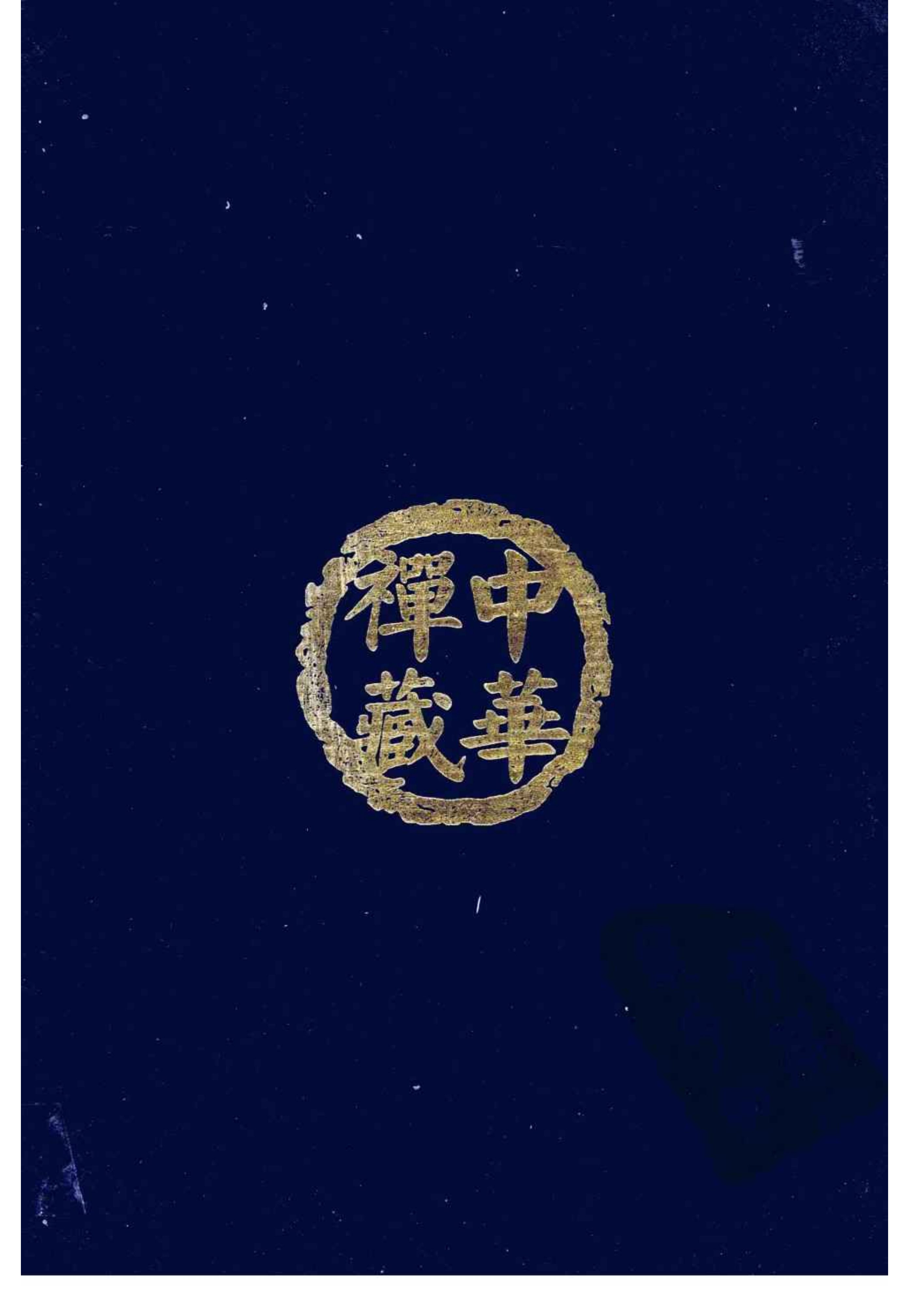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録部十六

（51）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　解題

編譯組

五十五卷。明．憨山德清撰，侍者福善錄，通炯編輯，劉起相重校。又稱「憨山老人夢遊集」。為憨山德清語錄的集大成本。

作者德清，晚號憨山老人。與雲棲袾宏、紫柏真可、蕅益智旭等三人被稱為明季四大師。治學範圍極廣博。除佛教經論之註疏外，另有關於老子、莊子、中庸等書之註解。頗有融會三教之志。有關其人之生平，可參見此夢遊集卷五十三至五十四之自序年譜，及卷五十五之憨山大師塔銘、傳記等文。

本書為憨山逝世後，其門人通炯所編，並經大儒錢謙益校訂。錢氏對憨山甚為推崇，並許憨山與紫柏尊者為明末兩大高僧。夢遊集卷首錢氏序云：

「嗚呼偉矣哉，大師與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資，當獅絃絕響之候，捨身為法。……昔人嘆中峰輟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而後，拈花一枝幾熄，由今觀之，不歸於紫柏、憨山，而誰歸乎？」

此書大致內容如次：

卷一：含錢謙益之序文、憨山老人自贊等四篇文章。

卷一至十二：為憨山對當時佛門緇素所開示之法語。

卷十三至十八：書信。

卷十九至二十二：序文。有為付梓之內外典所撰序，有贈友人序。

卷二十三至二十六：記。為佛教寺院等建築物所撰之記文，及遊記等。

卷二十七至三十：含所撰塔銘、傳記二十餘篇。

卷三十一至三十八：題跋、贊頌等。

卷三十九至四十：方世學之古文、疏文、祭文等。

卷四十一至四十三為楞嚴、法華等經之疏[illegible]。已收入卍續藏經，故此書僅有目錄而無文。

卷四十四至四十六：為作者對大學、老莊及佛教淨土教義之論說與義理發揮。

卷四十七至四十九：詩集。

卷五十至五十二：曹溪中興錄及其他開示。為憨山在曹溪時所撰、有關曹溪地理及佛教史之文章，並含復興曹溪道場之計劃，及所開示之法語等。

卷五十三至五十四：自敘年譜。

卷五十五：含吳德賓、錢謙益等人所撰之憨山塔銘、傳記、輓詩等。

憨山為明代佛教界有數之學者。此書自是研究其人之生平、學問、弘法、交遊等之最佳資料。此外，研究明代中末葉佛教史者，此書所含之史料，亦相當豐富。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

明・憨山德清 撰



目次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嘉興藏函止刻法語五卷丙申歲龔孝升入粵海幢華首和尚得余書棲稚告衆訪求鼎湖棲壑禪師藏本曹秋岳諸公偕寫歸吳謀益手自讐勘撰次爲四十卷大師著述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字句不免繁芿段落間有失次東遊時嘗以左氏心法序下委刊定見而色喜遂削前藁今茲讐勘僭有行墨改竄實稟承大師緒言非敢僭踰犯是不韙也既徹簡乃爲之序曰佛祖闡教以文說法慈氏之演瑜伽龍樹之釋般若千門萬戶羅綱交光郁郁乎燦燦乎千古之至文也大教東流人文漸啓遁遠濬發於南什肇弘演於北推輪大輅實惟其始隋唐以來天台淸涼永明之文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大矣哉義理之津涉文字之淵海也逮及有宋教殷而文煩其最著者三家鐔津以孤亢崇教其文裁而辨石門以通敏扶宗其文粵而麗徑山以弘廣應機其文明而肆夫文而至於辨也麗也肆也其城塹日以堅其枝葉日以富其撈籠引接日以博浩浩乎卮言之日出而岌岌乎津梁之日疲也繫辭有之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豈不信哉我大師悲智深慈眞參實悟惟心識智夢授於慈氏華嚴法界悟徹於淸涼破根應病橫說竪說千言萬偈一一從如來文字海中流出以鐔津之崇教者固其城塹以石門之扶宗者沃其枝葉以徑山之應機者暢其撈籠引接務欲使末法衆生語破其一言半句皆將飲河滿腹同歸於智海而後已雜華言金翅鳥王以淸淨眼觀察諸龍命應盡者以左右翅鼓揚海水悉令兩闢取而食之大師說法爲人欲搏生死大海水取善根衆生置佛法中亦復如是日者廣南譚寫書生陳方侯獨語悲悟放筆薙髮大師摶取深心光芒昱曜皮紙怪發善根衆生應機吸受如方侯者歷河沙劫猶未艾也嗚呼偉矣哉大師與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資當獅絃絕響之候捨身爲法一車兩輪紫柏之文雄健而斬截大師之文紆餘而悲婉其爲昏塗之炬火則一也昔人嘆中峰輟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而后拈花一枝幾熄由今觀

之不歸於柴栢憨山而誰歸乎後五百年魔外鋒起薰生二匠爲如來使佩大法印然大法燈殆亦儒家所謂名世間出者裨販剽賊之徒往往篡統系附師承竊竊然爲蚍蜉之撼當夫師之集行如日輪當陽魑魅斂影而屬寐者留讐而未寤也然則大師同體大悲如作易之有憂患者其何時而止乎斯可爲痛哭已矣夢遊集初傳武林天界覺浪和尚見而嘆曰人天眼目幸不墜矣亟草一疏唱導流通毛子子晉請獨任鍥版以伸其私淑之願子晉歿三十褒表晨聿追先志遂告成事其在嶺表共事搜葺者至兼當蔡諸生何雲族孫朝鼎也其次助華首羅羅散矣者曹溪法融海幢月池及華首侍者今種今照今光也皆與有法乳之勞法當附書上章困敦之歲仲冬長至日海印白衣弟子虞山錢謙益焚香稽首謹序

憨山老人自贊

威威堂堂澄澄湛湛不設城府全無崖岸氣蓋乾坤目撐雲漢流落今事門頭不出威音那畔無端爲俗爲僧冒頂不離窠窟若非佛祖奴郎定是覺場小販不入大冶紅爐誰知他是鐵漢只待彌勒下生方了這重公案

康居國會尊者像贊寄憨山大師并序

三國爲英雄之聚亦刀兵之聚慈悲般若無有入處而康祖一錫浮江三冊如來頓目流血舍利投瓶光燦六合澤歸于古當是時也吳之君臣莫不爲之動心變色即事徵理知有佛而不疑六度既譯安般門開無擇黑白得法眼淨與夫神思入微者不可計算皆我祖爲之嚆矢也憨山清大師因弘法成韋海善以慈心三昧普使枯骨生春聚華居士聞風感慕特寫祖影寄上曹溪以爲大師影響嗚呼曹溪肉佛所現自唐及宋飲曹溪而得道者代不乏人邇來曹溪涸矣寶林蕭然又藉憨師以諦成爲波瀾而曹源復活肅祖分身觸髏眼開恒沙難喻豈可以有思惟心測其功德淺深者哉達觀道人不解逆風把柁但解順水推舟爲之讚曰

康祖來吳。蒨公諦學。獨護大師金剛眼突。瘴海之慘。
骨剃魂驚。大師得戍。彌感聖明。曹溪蠱毒。飲者皆喪。
大師飲之。銷盡諸瘴。指撮舍利。康祖之貪。貪不爲我。
此心何慚。弘法得罪。命如單鷁。千里瘴嶺。芒鞋踏遍。
雷道岩羲。颶風正高。盂瓶孤逝。舌相昭昭。南粵嚮遍。
白日鼓掌。我若無心。菩薩影響。有心之康。祖愿璞章。
章甫適越。其誰不疑。石頭之別。肝膈冰冷。丁生吹火。
寫康祖影。緣影得心。心亡性冥。大用無常。蓮以取聽。
根塵主客。收放夢醒。掌擊寶塔。牟山之頂

蓮觀可道人撰

鋟夢遊全集小紀

丁酉人日。中丞譚公孝升過海幢。出宗伯錢公收藏書其於大師遺稿流通之心。真切無比。華首和尚觀之亦讚歎無比。既以海幢所藏者。節附嚴公矣。復刊布諸剎。爲博訪全收之計。又以入行致端州棲壑禪師。索其全集。禪師慮失原稿未發也。二月之望。前孝廉萬公履安來。以錢公曾有專囑。爲謀之方伯曹公秋岳作書重請。於是再奉華首書。遣喻如筏知客往。稿乃發。而曹公與憲錢公黍谷。各捐資爲繕寫費。適會城方有試事。諸士子之歸依華首者。聞之皆至。舐筆落墨。數日而畢。其司較對。則一靈種侍者也。時一儒生陳方侯於作字。須有所感觸。便求出家。即日剃度。法名古值。字曰瞿滴。余爲書助緣偈曰。靈山一部遺稿。能使陳郎出家。時節因緣相值。將鍼引綫無差。現前同學大衆。幫他搭起袈裟。且看曹谿一滴水。研池裏面涌蓮華。此不獨見大師心光。攝受無量。亦見諸護法。一片心光。與無情筆墨。同向花首堂前推出。諸僧作大佛事。而此僧承是心光。爲一切人作發起導師。又未可量。則是書流通功德。豈可量耶。因記之。以搏數千里外一彈指。三月初六日。比丘今釋書

夢遊全集曰鋟。編輯重較。諸名幸各存之。通炯號寄菴。爲大師首座。今海幢諸僧。皆其諸孫也。劉起相號中當。起家乙榜。任撫州司李。大師靈龕。遺曹谿。及收藏遺稿。皆與有力耳。今釋再白

憨山老人夢遊集目錄

卷之八

法語

卷之九

法語

卷之十

法語

卷之十五

書問

卷之十六

書問

卷之二十三

記

卷之二十四

記

卷之二十五

記

卷之二十六

記

卷之三十四

贊

夢遊全集目錄 終

已下古本卷一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校

法語

答鄭崐巖中丞

若論此段大事因緣。雖是人人本具。各各現成。不欠毫髮。爭奈無始劫來。愛根種子。妄想情慮。習染深厚。障蔽妙明。不得眞實受用。一向只在身心世界妄想影子裏作活計。所以流浪生死。佛祖出世。千言萬語。種種方便說禪說教。無非隨順機宜。破執之具。元無實法與人。所言修者。只是隨順自心。淨除妄想習氣影子。於此用力。故謂之修。若一念妄想頓歇。徹見自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淸淨本然。了無一物。名之曰悟。非除此心之外。別有可修可悟者。以心體如鏡。妄想攀緣影子。乃眞心之塵垢耳。故曰想相爲塵。識情爲垢。若妄念消融。本體自現。譬如磨鏡。垢淨明現。法爾如此。但吾人積劫習染堅固。我愛根深難拔。今生

幸托本具般若內熏為因外藉善知識引發為緣自知本有發心趣向志願了脫生死要把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時頓拔豈是細事若非大力量人赤身擔荷單刀直入者誠難之難古人道如一人與萬人敵非虛語也大約末法修行人多得眞實受用者少費力者多得力者少此何以故蓋因不得直捷下手處只在從前聞見知解言語上以識情摶量遏捺妄想光影門頭做工夫先將古人玄言妙語蘊在胸中當作實法把作自己知見殊不知此中一點用不著此正謂依他作解塞自悟門如今做工夫先要剗去知解的的只在一念上做諦信自心本來乾乾淨淨寸絲不掛圓圓明明充滿法界本無身心世界亦無妄想情慮即此一念本自無生現前種種境界都是幻妄不實唯是眞心中所現影子如此勘破就於妄念起滅處一觀觀定看他起向何處起滅向何處滅如此著力一拶任他何等妄念一拶粉碎當下冰消瓦解切不可隨他流轉亦不可相續永嘉謂要斷相續心者此也蓋虛妄浮心本無根緒切不可當作實事橫在胸中起時便咄一咄便消切不可遏捺則隨他使作如水上葫蘆只要把身心世界撇向一邊單單的的提此一念如橫空寶劍任他是佛是魔一齊斬絕如斬亂絲赤力力挨拶將去所謂直心正念眞如正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可謂向佛智矣修行最初發心要諦信唯心法門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多少佛法只是解說得此八個字分明使人人信得及大段要凡二途只是唯自心中迷悟兩路一切善惡因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蓋吾人妙性天然本不屬悟又何可迷如今說迷只是不了自心本無一物不達身心世界本空被他障礙故說為迷一向事以妄想生滅心當以為眞故於六塵境緣種種幻化認以為實如今發心趣向乃返流向上一著全要將從前知解盡情脫去一點知見巧法用不著只是將自已現前身心世界一眼看透全是自心中所現浮光幻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觀一切音聲如風過樹觀一切境界似雲浮空都是變幻不實的事不獨從外如此即自心妄想情慮一切愛根種子習氣煩惱都

是虛浮幻化不實的如此深觀凡一念起決定就要勘他箇下落切不可輕易放過亦不可被他瞞昧如此做工夫稍近真切除此之外別拙爭妙知見巧法來逗湊全沒交涉就是說做工夫也是不得已譬如用兵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人說參禪提話頭都是不得已公案雖多唯獨念佛審實的話頭塵勞中極易得力雖是易得力不過如敲門瓦子一般終是要拋却只是少不得用一番如今用此做工夫須要信得及靠得定較得住決不可猶豫不得今日如此明日又如彼又恐不得悟又嫌不爭妙者些思算都是障礙先要說破臨時不生疑慮至若工夫做得力處外境不入唯有心內煩惱無狀橫起或慾念橫發或心生煩悶或起種種障礙以致心疲力倦無可柰何此乃八識中含藏無量劫來習氣種子今日被工夫逼急都現出來此處最要分曉先要識得破透得過決不可被他籠罩決不可隨他調弄決不可當作實事但只抖擻精神奮發勇猛提起本參話頭就在此等念頭起處一直捱追將去我者裏元無此事問渠向何處來畢竟是甚麼決定要見箇下落如此一拶將去只教神鬼皆泣滅跡潛蹤務要赶盡殺絕不留寸絲如此著力自然得見好消息若一念拶得破則一切妄念一時脫謝如空華影落陽燄波澄過此一番便得無量輕安無量自在此乃初心得力處不爲爭妙及乎輕安自在又不可生歡喜心若生歡喜心則歡喜魔附心又多一種障矣至若藏識中習氣愛根種子堅固深潛話頭用力不得處觀心照不及處自己下手不得須禮佛誦經懺悔又要密持呪心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以諸密呪皆佛之金剛心印吾人用之如執金剛寶杵摧碎一切物物遇如微塵從上佛祖心印祕訣皆不出此故曰十方如來持此呪心得成無上正等正覺然佛則明言祖師門下恐落常情故祕而不言非不用也此須日有定課久久純熟得力甚多但不可希求神應耳

凡修行人有先悟後修者有先修後悟者然悟有解證之不同若依佛祖言教明心者解悟也多落知見於一切境緣多不得力以心境角立不得混融觸途

成滯多作障礙此名相似般若非眞參也若證悟者從自已心中樸實做將去逼拶到水窮山盡處忽然一念頓歇徹了自心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無可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不能吐露向人此乃眞參實悟然後卽以悟處融會心境淨除現業流識妄想情慮皆鎔成一味眞心此證悟也此之證悟亦有深淺不同若從根本上做工夫打破八識窠臼頓翻無明窟穴一超直入更無剩法此乃上上利根所證者深其餘漸修所證者淺最怕得少爲足切忌墮在光影門頭何者以八識根本未破縱有作爲皆是識神邊事若以此爲眞大似認賊爲子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刼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於此一關最要透過所言頓悟漸修者乃先悟已徹但有習氣未能頓淨就於一切境緣上以所悟之理起觀照之力歷境驗心融得一分境界證得一分法身消得一分妄想顯得一分本智是又全在綿密工夫於境界上做出更爲得力

凡利根信心勇猛的人修行肯做工夫事障易除理障難遣此中病痛略舉一二

第一不得貪求玄妙以此事本來平平貼貼實實落落一味平常更無玄妙所以古人道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更無玄妙工夫若到自然平實蓋由吾人知解習氣未淨內熏般若般若爲習氣所熏起諸幻化多生巧見綿著其心將謂玄妙深入不捨此正識神影明分別妄見之根亦名見刺比前麤浮妄想不同斯乃微細流注生滅亦名智障正是礙正知見者若人認以爲眞則起種種狂見最在所忌

其次不得將心待悟以吾人妙圓眞心本來絕待向因妄想凝結心境根塵對待角立故起惑造業今修行人但只一念放下身心世界單單提此一念向前切莫管他悟與不悟只管念念步步做將去若工夫到處自然得見本來面目何須早計若將心待悟卽此待心便是生死根株待至窮刼亦不能悟以不了絕待眞心將謂別有故耳若待心不除易生疲厭多成退墮譬如尋物不見便起休歇想耳

其次不得希求妙果蓋衆生生死妄心元是如來果體今在迷中將諸佛神通妙用變作妄想情慮分別知見將眞淨法身變作生死業質將淸淨妙土變作六塵境界如今做工夫若一念頓悟自心則如大冶紅罏陶鎔萬象卽此身心世界元是如來果體卽此妄想情慮元是神通妙用換名不換體也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若能悟此法門則取捨情忘欣厭心歇步步華藏淨土心心彌勒下生若安心先求妙果卽希求之心便是生死根本礙正知見轉求轉遠求之力疲則生厭倦矣

其次不可自生疑慮凡做工夫一向放下身心屛絕見聞知覺脫去故步望前眇冥無安身立命處進無新證退失故居若前後籌慮則生疑心起無量思算較計得失或別生臆見動發邪思礙正知見此須勘破則決定直入無復顧慮大槩工夫做到做不得正是得力處更加精采則不退屈不然則墮憂愁魔矣

其次不得生恐怖心謂工夫念力急切逼拶妄想一念頓歇忽然身心脫空便見大地無寸土深至無極則生大恐怖於此若不勘破則不敢向前或以此豁達空當作勝妙若認此空則起大邪見撥無因果此中最險

其次決定信自心是佛然佛無別佛唯心卽是以佛眞法身猶若虛空若達妄元虛則本有法身自現光明寂照圓滿周徧無欠無餘更莫將心向外馳求若捨此心別求則心中變起種種無量夢想境界此正識神變現切不可作奇特想也然吾淸淨心中本無一物更無一念凡起心動念卽乖法體今之做工夫人總不知自心妄想元是虛妄將此妄想誤爲眞實專只與作對頭如小兒戲燈影相似轉戲轉沒交涉弄久則自生怕怖又有一等怕妄想的恨不得一把捉了拋向一邊此如捕風捉影終日與之打交滾費盡力氣再無一念休歇時纏綿日久信心日疲只說參禪無靈驗便生毀謗之心或生怕怖之心或生退墮之心此乃初心之通病也此無他蓋由不達常住眞心不生滅性只將妄想認作實法耳者裏切須透過若要透得此關自有向上一路只須離心意識參

離妄想境界求但有一念起處不管是善是惡當下撇過切莫與之作對諦信自心中本無此事但將本參話頭著力提起如金剛寶劍魔佛皆揮此處最要大勇猛力大精進力大忍力決不得思前算後決不得怯弱但得直心正念挺身向前自然巍巍堂堂不被此等妄想羈繞如脫韝之鷹二六時中於一切境緣自然不干絆自然得大輕安得大自在此乃初心第一步工夫得力處也

已上數則大似畫蛇添足乃一期方便語耳本非究竟亦非實法蓋在路途邊出門一步恐落差別岐徑枉費心力虛喪光陰必須要眞正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所謂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其所行履可以日劫相倍矣要之佛祖向上一路不涉程途其在初心方便也須從者裏透過始得

示無生祿禪人乙未夏日在園中說

古人最初發心眞正爲生死大事決志出離故割愛辭親參師訪友歷盡艱辛心心念念只爲己躬下事未明憂悲痛切如喪考妣若一見知識如嬰兒得母儻得一言半句開導心地如病得藥若一念相當胸中了悟如貧得寶拚身捨命陸沈賤役未嘗憚勞若二祖之安心斷臂六祖之墜腰負石百丈之執勞楊岐之供衆凡名載傳燈光照千古者無不從刻苦中來乃至過去諸佛求無上菩提捨身命如微塵數無一類而不受身無一身而不苦行百劫修因故感天上人間無量供養乃至末法兒孫猶受用白毫光中一分功德不盡豈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者哉痛念末法去聖時遙法門典刑已至掃地吾輩出家兒不知竟爲何事生來祇知懼饑寒圖飽煖一入空門因循俗習遊談終日捧腹縱情徒騁六根備造衆惡不耕而美食不蠶而好衣虛消信施虛喪光陰竟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豈復知因果難逃罪福無爽一朝大限臨頭如石投水三途劇苦一報五千再得出頭知更何日興言及此痛可悲酸目擊時流滔滔皆是望吾人之修者如披沙揀金非日絕無蓋亦鮮矣嗟乎三界牢獄四生桎梏大火所燒生死險宅何由能逕猛啖離衆苦至無畏處耶非丈夫兒具靈根含

夙骨者不能奮發猛勇一超直入汝等幸爾生逢佛法形寓袈裟早值明師六根完具若不痛念無常深思大事思地獄苦發菩提心改往修來晝夜精勤早求出離因循度日縱放身心大限到頭悔之何及嗟乎行矣其無忘我臨岐叮嚀之言以負吾自負也

將之雷陽舟中示奇侍者

佛祖教人於生死中頓證無生法忍且每怪其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此語如對市人說夢事聞者非不明目張膽但未證眞耳要之所說非所聞所聞非所見也古人貴實證者直欲於生死法中親切勘破而已非別有奇特處也嘗見小兒怕鬼者每於夜中行恍然一物隨之大生驚怖雖慈母善諭本無亦未之信必待其自信不疑而後止苟自至不疑之地縱假鬼怖之將一笑而釋矣余昔遊塞上同健兒乘馬夜行道傍一石馬忽見而大驚幾墮地爾乃頓轡奮力鞭策遶石周行數十帀仍引熟視良久方縱逸而去馬自是遇物皆不驚余因是知道人遊生死險道歷境驗心必如是而後已是故華嚴以善財表證其所歷百城參多知識至於刀山火聚亦迴徊待勸而後入及入之果得淸涼大解脫門此其策馬繞石令其熟視之謂耶由是觀之佛祖殊無他長蓋能熟視世間相者耳世人所驚怖者非生死禍患乎佛祖乃欲令人於中證無生忍且又明言於無生中妄見生滅噫此果何謂哉苟非熟視自到不疑之地吾意雖慈尊善諭殆亦難免驚怖也余比以宏法罹難上干　聖怒如白日雷霆聞者掩耳自赦逮以至出離二百餘日備歷苦事不可言從始至終自視一念歡喜心竟未滅於平昔觀者莫不驚異爲非常然而生死禍患他人故爲余驚矣及視余不減歡喜心乃又驚余不驚其所驚而人驚其所不驚是或有道焉奇侍者不遠三千里赴難問余於幽獄已而荷蒙　聖恩貶竄嶺南奇乃伴行舟中遂書此爲別嗟乎生死險道正在所驚其無聞我歡喜心如夢事耶異時驗子於寂滅場中無以今日之言爲夢語

示無隱桂禪人

明桂西蜀李氏子年十七出家參伏牛法光和尙禮

清涼感文殊光相燒一指供養如京謁偏融禪師從古梅座主聽講復從大方宗師請益機緣訪余於東海海印道場受金剛寶戒余觀其骨氣孤硬可爲法門標幟第以名言厚習不能洞發性眞初聞余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因字之曰無隱每爲曲唱傍通方便調伏者期年一日聞唯心宗旨恍然自信遂誓歸依三閱寒暑相從於患難又期年丙申十月來五羊依棲於壘壁者數月余方觀楞伽擬令入室冀入第一義心忽有歸省之思余以爲忠於法門孝於師親其志一也因示之曰惟佛性之在纒如神光之在目雖明暗去來而照體獨立以障弱厚薄故智用淺深是故從上佛祖必經多劫事多知識入多法門然後得見性眞所以然者如人被縛自不能解必假手於他至若釋然解脫自在縱橫受用處又非解者所可與也卽稱上根利智有能一念頓悟自心不從人得者未必不由積累辛苦中來如萬里還家入門一步慶快平生迴視向之跋涉艱難閉關險阻依稀彷彿如夢中事然且大通十劫猶不現前身子發心中道退沮在聖尙爾況其他乎是知信向此段大事因緣能操久遠之志持畢竟之懷者從古爲難得歷觀前修拌捨身命親師擇友動則三二十年乃至盡形畢壽不以窮達改心易慮以極願力所持窮劫而不化千載如一日者所以光明廣大一發則爲人天師表非苟然也禪人以夙習般若聞熏之力不忘所先今幸爲佛子歷事法門殷勤若是苟能執金剛心盡此形壽乃至周徧恒沙以極究竟菩提不退初心將布法雲於火宅圓智種於覺園未必不以今日爲因地也子行矣卽歸峨嵋親見普賢徧問諸變化人報言南海炎方不減白銀世界無恙無恙

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

余少讀史竊慕程嬰公孫杵臼之爲人念曰持此心爲人臣子者可謂不忝所生矣及長出家乃曰吾佛爲三界法王四生慈父苟能持二子之心爲弟子者可謂不負已靈矣及讀傳燈諸祖機緣見神光之斷臂船子之覆舟百丈之於馬祖楊岐之於慈明歎曰苟忘身爲法若諸老之爲心者何患祖道之不昌法

門之不振乎嗟夫丈夫處世既不能盡命竭力以事人主榮名顯親即當為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易地皆然又何屑屑以事齷齪乎故予自知有向上事以來此心翩翩負超世之思即處樊籠遊廛市未嘗不置身冰雪千巖萬壑中也隆慶初予居龍河講肆識妙峰師於稠人中覩其貌悴骨剛知為法器雖未語而心許之矣萬歷癸亥余北遊上都適遇於長安市共坐龍華樹下一語而決生死乃結伴同參共遊方外過河中山陰檀越延之道院數月是時宗尚童年為沙彌明年余同妙師入清涼置身萬年冰雪中嚴寒徹骨幾死者數矣時予幸有自信之地越丁丑山陰檀越以書抵清涼屬宗從事法門因著入禮厥宗躍然負米採薪履水踏雪百務惟先日夜無隙衆皆推其精勤然殊無短長越辛巳冬奉　慈旨求　皇儲嗣　先帝建大會於臺山日集萬指宗獨任點茶湯晝則周旋不失一人夜則以餘力課誦余始心知其力能荷負第未察其信根耳明年壬午春臺山會罷余與妙師訣師曰某即不能荷錫相從柰何吊影長途乎乃目宗謂此子可代執役因命宗曰古人從師為法誓死為期爾其盡形竭力儻中道志沮當此生不面爾其志之明發即理策東西余同龍華老人養痾於大行之障石巖宗隻身以從百務惟勤凡操食時必侍立輟餐而後已察意之可否以為憂喜予飽亦飽予偶不欲食則涕泗交頤亦終日不餐也余每每私察久之如一日因謂龍華老人此子天性純孝人也子夏問孝孔子曰色難其是之謂乎明年癸未余即東蹈海上藏修於牢山深處人跡所不能至神鬼之鄉也余因入那羅窟而居之披莿榛臥草莽犯風濤涉險阻艱難辛苦不可殫述人不堪其憂而宗實甘心焉余亦將謂老死丘壑無復人世矣居三年丙戌蒙　聖天子詔為　慈聖聖母頒大藏經布天下名山及二年焉余乃喟然歎曰因緣障道往哲痛心福始禍先前修明誡意欲避之宗與同伴安桂二侍者進曰師即無意人世豈不上念　聖心所以隆重法門為斯民之福利乎余乃翻然念曰惟我　聖天子仁孝　聖母慈恩以法為社稷蒼生福某敢不

竭躬盡瘁以敷揚法化上報　聖恩法王忠臣慈父孝子實予所圖第此海嶠遐陬故稱蔑戾苟不等心死節何以轉魔界而成佛土爾輩試揣其衷果能以法爲心畢命從事則止之否則去之無使異日作世諦流布昧人天眼目也安等唯唯進曰師唯何人此惟何事願師安意以道自任爲法忘情我輩敢不視師爲行止余於是拜受慈命剏意建立經營事務無論巨細一切委宗而以安桂二人爲知事予但總其綱要耳上賴　聖慈寵靈不三年叢林告成法道聿興四方衲子日益至時則東海洋洋佛國之風焉天人冥會轉化之機蓋亦神且速矣山門供衆法物畢備秋毫皆出宗心建立規模居然不減在昔觀者以爲天降地湧將爲東鄙法幢盛世永永福田也豎立未幾狂魔競作己丑歲卽遭侵撓余所經涉無論汚辱卽祁寒溽暑奔走於風塵道路冒生死之際者不可指陳而此心一念孤光未嘗少易宗輩之志愈益堅三年如一日也或謂余曰古人言到處家山以師高致道眼視此不啻輕塵聚沫奈何惓惓於此余曰

嘗聞世之君子以身殉國則死國以身殉法則死法今蒙　慈恩以法見託而且表揚　聖孝其事雖異其命實均避難不義棄命不忠不義不忠何以爲法假而以此卽有封疆尺寸之寄苟臨難而去之又何以自處寧效死而弗去不爲苟生以失經或者唯唯頃亦魔風暫息矣又四年乙未春二月釁從中起以魔事爲借資致　聖天子震怒詔下金吾逮及者衆是時安已先去宗與桂共嬰此難余則以一死肩之荷蒙　聖恩　詔遣雷陽於是冬十月出長安與宗別余觀往事如夢遊亦未嘗一語及世諦常情也宗送余河梁余乃謂之曰丈夫處世固不戀戀爲兒女態況吾釋子學出情法者乎第爾從老人幾二十年矣老人固未嘗以一語佛法累汝不知汝於何處見老人乎宗稽首曰宗自事師以來自知愚鈍不敢外求上不見有佛祖下不見有禪道唯知作務供衆生於動靜閒忙疾病禍患死生之際止此一念直觀師心而已是故師生則生師死則死余曰我心無相汝作麽觀宗曰師心若有相弟子則無今日也余乃大

笑而別。獨攜善侍者而南。明春三月抵雷陽。頻歲饑荒。瘴癘大作。余坐尸陀林中。毒氣炎蒸。交攻而至。殆者亦數矣。秋八月。率撤來五羊。昔之在門者亦接踵而至。余見則訶罵曰。爾等各有出生死路脚跟。誰無一尺土。見我何為。皆痛斥而去。頃之宗亦自瀟中萬里相尋。躬事饔飧。無閒在昔。粵省會亦遭疫癘。骸骼蔽野。余命宗率人親撿埋葬。不下萬餘。作津濟道場以拔之。會罷。促宗歸。曰。爾何戀戀於此耶。余生平志在忘生。以學出情法者。今雖荷戈行伍。何莫非佛事。萬里比隣。太虛咫尺。以法界海慧觀之。了無去來生死之跡。又何嗟嗟作夢中顛倒耶。但冀爾誠心達本。以金剛燄爍破歷劫情塵。務使愛根習氣緣影蕩盡。毫無自欺。如此可謂不負佛恩。不辜本有。方是老人不負汝處也。否則抱佛而眠。猶不免為魔伴。況復守此幻身。而增空華障翳。究竟何為。且爾父母師長。今皆老矣。若棄彼取此。亦為法中之愚也。豈正信哉。爾其行矣。幸為謝諸故人。生當重相逢。死則長別離。異日常寂光中。回視今日。猶作夢中事也。爾其識之。無忘所囑。丁酉仲春二十五日書於壘壁之旅泊齋

示洞聞乘禪人

洞聞法乘。夙負上根。初脫塵緣。遇水潦鶻頃。覺其非。遂棄去。入天目山。與性融首座輩結庵居之。切磋已躬下事。堅忍數載。復參達觀禪師。親近有日。以厭喧求寂之念未忘。遂辭去。隱於羅溪。茲特謁老人於瘴鄉。求心地法門。老人遵梵網經。為授金剛寶戒。乘五體投地。如泰山崩。為法之勤。一至於此。老人以久飲瘴烟。四大違損。乃閉關卻跡。習靜以休。乘亦禮拜歸山。請授戒法。因示之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與一切衆生。鱗介羽毛。乃至地獄三途。以極空散銷沉。靡不眉毛厮結。不隔纖毫。其所同者。金剛心地。所異者。情想愛憎耳。由佛祖善用其心。故轉穢邦成淨土。化刀山為寶林。即劇苦辛酸。皆為極樂真境。此無他術。蓋於此心中。情想不生。愛憎無寄。譬如淨目。徹見晴空。又何顛倒幻華。自生起滅哉。衆生返此。無怪乎種種顛倒。自取其咎耳。佛祖憐愍此輩。特特出世一番。並無剩法與人。不過直指此心。令一切衆生。當下知歸。

故毗盧老子初坐菩提場亦不過宣明過去十方三世諸佛此戒法耳千華臺上葉葉釋迦亦不過稟明諸佛此心宣傳此戒法即四十九年搖唇鼓舌波波挈挈爲人委曲周旋者亦不過普令衆生信受此戒法及至末後拈花天人瞪目而不知者亦只迷此心戒耳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乃至二十八傳遞代授手達磨西來神光立雪無言無說盡亦分明直指此心戒耳展轉六傳至老盧俗漢子柴擔下聞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盡乃頓悟此戒不從人得不因師授性自具足者也又更有何奇特哉及至黃梅印正即解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因此黃梅老人亦不柰伊何只得無語歸方丈即三更密付大似烏豆換人眼睛豈此外更有奇特哉從此兒孫滿目遍滿寰中得之者死失之者生千七百人鼓簧播弄亦不過遞相發明此心地法門豈此心外別求妙悟耶若離此外別求即墮外道邪徑故梵網經云盧舍那佛心地初發心中所誦一名戒光明金剛寶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薩本源佛性種子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識色心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戒中又云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眞是諸佛子故五十五位進修未見佛性皆墮塗程及至末後等覺位中乃云是入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到此直入佛性海中由是觀之從凡入聖成佛作祖之要捨此金剛心外豈復更有剩法耶是知此戒不易悟悟則名爲住位不易行行則名爲行位不易通通則名爲向位不易淨淨則名爲登地位不易忘忘則名爲入佛位矣法衆今日誠當自揣以何心爲出家以何心爲參師訪友以何心爲樂求佛法以何心而願受此戒苟得其心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普及一切衆生一齊向老人一毛端頭放光動地則汝二六時中與諸聖凡眉毛厮結也此則是名眞持戒者否則險險則墮參參洞聞初禮鐵嶺蘭風爲師此云水潦鍋者指蘭風也

示優婆塞結念佛社

惟吾佛住世說法利生四衆人等各皆得度隨機教化各有方便普令獲益譬若時雨三草二木無不蒙潤隨分充足各得生長是故法有千差源無二致然

以佛性而觀衆生則無一生而不可度以自心而觀佛性則無一人而不可成但衆生自迷而不知又無眞正善知識開導故甘墮沈淪枉受辛苦耳所以盧祖初至黃梅問何處人答曰嶺南人黃梅道獦獠亦有佛性耶祖曰人有南北佛性豈有二耶自此一語如雷驚蟄流布人間知之者希悟之者鮮是則嶺南爲禪道佛法之源頭爰自盧祖演化道被中原而門庭之前竟埋荒草寥寥幾千載矣談者皆謂非善根地是不達佛性之旨耳余蒙　恩遣雷陽以丙申春至秋來五羊壘壁間注楞伽經完戊戌夏即爲諸來弟子演說每一座中見諸善男子輩亹亹而來余深嘉之未幾有善士十餘人作禮願乞教授優婆塞五戒法余欣然應請即爲羯磨自是歸心日誠聽法彌篤余哀其未悟愍其不達進修自度工夫因授以念佛三昧教以專心淨業痛厭苦緣歸向極樂月會以期立有規制以三時稱名禮誦懺悔爲行欲令信心日誠罪障日消必以往生爲願果能此道雖在塵勞可謂生不虛生死不浪死豈非眞實功行哉然佛者覺也即衆生之佛性以迷之而爲衆生悟之即名爲佛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彌陀所求淨土即唯心極樂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彌陀出現步步極樂家鄉又何必遠企於十萬億國之外別有淨土可歸耶所以道心淨則土亦淨心穢則土亦穢是則一念惡心起刀林劍樹橫然一念善心生寶地華池宛爾天堂地獄又豈外於此心哉諸善男子各諦思惟應當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日月如流時不可待儻負此緣當面錯過大限臨頭悔之何及各宜努力珍重珍重

示眞遇禪人

禪人眞遇生長盧陵棄妻子出家樂遠離行志向名山參訪知識幻人以幻業遷訛至嶺海禪人因得來參頃辭往普陀禮達觀師授以毗舍浮佛偈復持來五羊幻人於幻化場中作如幻佛事開諸幻衆說如幻法門禪人作禮請益幻人乃依如幻三昧爲說一切諸法皆如幻夢境界而開示之曰善哉佛子當善思惟一切諸佛依幻力而示現一切菩薩依幻力而

終持一切二乘依幻力而趣寂一切外道依幻力而昏迷一切衆生依幻力而生死若夫天宮淨土依幻力而建立瓊林寶樹依幻力而敷榮鐵床銅柱依幻力而施設鑊湯爐炭依幻力而沸騰鱗甲羽毛依幻力而飛潛蠢蠕蜎翹依幻力而動息以至三世諸佛之所證六代祖師之所傳總不出此幻網三昧禪人安得而逃之耶汝試諦思何因而落生死何因而入母胎何因而汨沒愛纏何因而頭出沈淪何因而發足超方何因而參訪知識何因而履名山登福地穿叢林入保社今年而南海明年而五臺後年而峩眉汝將遍歷寰中縱經塵劫窮盡十方微塵國土承事十方諸大知識總皆不出幻化門頭非究竟眞實處也然雖如是喚作迷頭認影不妨就路還家苟能一步踏斷幻結則無邊幻網一時頓裂無涯幻海一時頓枯無量幻業一時頓消無邊幻行一時頓得無量幻生一時頓度此則是名以幻修幻所謂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者也其或未然則縱經三生六十劫以文殊爲父觀音爲母普賢爲師而欲恃此親因以求出生死事遠之遠矣汝諦思惟其無謂我爲幻化人非眞實語也參參

示優婆塞易眞潭

佛性善根如草種在地但有土處莫不有之若遇時雨靡不發生第雨有早晩故生有遲速耳人人皆有善根種子若遇大善知識開導如時雨降則勃然生芽抽條長幹開花結實鮮不成就所謂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未有無因而招果者此從上佛祖教化門頭貴在觀根逗機善爲開導使其自性成熟非有別法以誘誕衆生也善士易眞潭生在邊地長於塵勞汨汨口體不暇安有留心出世切念生死事大乎自非夙種善根深厚油然於中而不容已者何乃遇緣即發不待教而能若是耳余初從雷陽來度嶺時談者謂邊俗好鬼而嗜血食絕無善人且據佛言邊地下賤爲戾車種以爲六難以其斷絕佛種破滅善根不聞三寶名字故余以爲實然頃過電白見潭攜善士數輩頂面作禮余甚異之及過苦藤嶺誅茅芟施茶結緣蓋潭創爲佛事集衆信而爲之者此則不

因開導而自爲之豈非善根純熟時節因緣已至有不能自止觸事而現遇緣而成者耶由是觀之佛性未必盡善魔性未必盡惡隨其所習故有異耳佛說邊地惡種蓋言其重者欲人生正信生中國聞正法故也余見潭純誠篤信創建善緣足見佛法廣大不難行於邊地乃作疏命潭與二三善友同心一力果朞年而功成三年而化行即今海外路人皆作佛事將轉魔界而成佛界未必不從此一人一事倡始也一陰以至堅冰一陽而炎赫日造化之機如此道化之機亦然佛言無佛法處建立三寶非菩薩入不能克成梵語菩薩此云大心衆生潭豈非大心衆生耶若從此增進信心不退善根轉深勇猛精進頓悟本心即永斷生死一超直入菩提彼岸未必不從今日出門一步爲初地也但辦肯心決不相賺勉之

示本淨貴禪人

禪人寶貴以守護佛法爲心初書金字法華諸經募造旃檀釋迦彌陀二聖像成居端州之鼎湖時往來五羊稽首請余予示之曰吾佛有言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是知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則雖有而性常自空性空則諸法本無自性矣故曰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能達緣起無性者則爲成佛眞種矣善哉佛子汝之所書諸經者法也所造旃檀如來者佛也以汝之信力爲因托諸所化爲緣是則佛從緣起而法亦從緣起於法性中法即佛而佛即法也第不審果了此法性空乎性不空乎若言其性空則現見佛之相好莊嚴畢竟光明熾盛巍如寶山而華嚴八十一卷讖文三十九品之文第五周因果之行布四十二位之森嚴不欠一字法華之三周授記懺法之諸佛洪名不少一人燦然滿目煥乎全彰謂之性空無物可乎若言其性不空方其緣之聚也則紙自紙墨自墨金自金而香自香如是紙墨皆爲世諦流布如是金香皆爲惡業莊嚴如是佛法之名又何從而有耶求其本無則性自空矣方其今之緣聚也即以世諦之金香而爲佛即以世諦之紙墨而爲經然紙墨之相不異當時體不增於昔日而佛法之名既彰則敬慢之心懸隔其

助成之人。雖不改於故武而善惡之機天淵矣。由是觀之。則一切諸法本無自性。從緣會而生者明矣。斯則能達此佛此法。本無自性則爲成佛眞種矣。而汝所作種種諸勝緣。不審達無性而作耶。不達無性而作耶。由作而後得無性耶。若達無性而作則佛法在已而不在物。若不達無性而作則佛法在物而不在已。若由作而後達無性者。則已與物皆無性矣。達已無性。則無能作之人。達法無性則無所作之法。人法雙空。是非齊泯。則已與物皆無跡矣。又從何而分別耶。如是則功德不可思議。菩提亦不可思議。佛子如是而知。則爲眞知。如是而作。則爲妙行。否則以思維心而作離思之佛事。譬如手把螢火而燒須彌。祇益自勞。又何從而究竟耶。善哉佛子。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應如是作。應如是持。可謂善超諸有矣

示法錦禪人

法錦自言性多躁。習老人因以方便調伏而示之以忍辱法門。更爲開導之曰。永嘉大師有言。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是知忍之一行。爲成佛之第一妙行也。故我師釋迦老子。生生世世爲提婆達多之所謗害。至於今生出世。種種破法。無所不至。甚而殺害其命者非一。及法華會上爲其授記作佛。且曰。我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勝妙功德。皆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之所成就。豈非以忍之一行。爲成佛之要行耶。又云。昔我於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由是觀之。一切衆生生死苦具。皆以有我而成。無上菩提福慧莊嚴。皆以無我而至。以我與物敵。故是非生。是非生則愛憎立。愛憎立則喜怒滋。自性濁而心地昏。心地昏則諸惡長。諸惡長則衆苦集。衆苦集而生死長矣。是皆從我之所致甚矣。我之爲害。譬如嚴城堅兵。豈易破哉。老氏有言曰。柔勝剛。弱勝強。此蓋忍行之初地也。衆生恃其我見堅牢難破。所以一言之逆不能受。一事之違不能安。一饑一寒之不能耐。一念之欲不能淨。斯皆不知忍之之方。徒增我見之執耳。所以佛教諸弟子修和合行。又曰苦法忍。苦法智。又曰無生法

忍入地乃得是知從生法忍忍至無生則妙行圓佛果成矣忍之一行豈淺淺哉故曰凡有所作當忍之是則擧心動念處以忍試之擧足動步處以忍先之折旋動容處以忍持之喜怒哀樂處以忍驗之如斯則心有不敢妄動身有不敢妄作事有不敢妄爲情有不敢妄發故老氏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卽忍之異名由不敢爲天下先故忍爲成佛第一行如此則忍大而我小故忍能衣被於我亦能衣被於物自利利他之德無出此者故曰柔和忍辱衣謂是故也禪人求法語故余題之曰忍辱爲衣禪人勉而行之其無以爲口頭話且又無以此爲博飯具也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法語

示性滈禪人

若論此事如青天白日十字街頭長安路上往往來來誰不覿面相呈何曾瞞昧絲毫又如杲日麗天山河大地草木昆蟲鱗甲羽毛飛潛動植誰不通同受用至若生盲誰從來不見亦未嘗不蒙利益也何獨於汝分上有所欠缺隱昧又勞汝費草鞋錢登山涉水遠遠迢迢尋師覓友偏向深山窮谷中求之而後得耶汝但自已不解向脚跟下一步勦絕命根被他無量劫來種種戲論習氣所弄恰似白日被鬼迷之相兩眼睜睜開口向人胡言亂語竟不知從何處發來亦不知誰之所使終日竟夜淹淹纏纏隨波逐浪波波劫劫更不知所作何事亦不知自已本來是甚麽人及至忽然夢省亦自大生慚愧甚至扼腕頓足

切囪椎心恨不能囫地跳向佛祖頂顙上行。及乎遇境逢緣。眨眼之間不覺墮入黑山鬼窟去也。此乃天下有志學道之人通病。豈獨禪人爲然。然其病根直在不了自心。但爲習氣所弄耳。老人生平有志此一大事。恨般若緣淺。習氣偏厚。又無如古之眞正明眼知識鑪鞴。且自發志出家。操方學道以來。以至入山冰雪寒嚴。一至萬死一生之地。於中種種伎倆知解。向者裏一毫用不著。唯獨於冷地納被蒙頭時。忽然覷得父母未生前一點消息。便回視昔之種種顚倒。皆夢中事耳。且復自恨爲他業緣牽。引墮入種種幻化境界。至瀕萬死而獲一生。所賴凍餓中博得一點孤光。處處受用。種種逆順境界。以此爲鑪冶鉗鎚。煅煉習氣。麤重緣影塵垢耳。即今生死關頭未知何如。禪道佛法未必能會。至若的信自心不向他求。一著以此爲消磨歲月之具。其他復何容啓齒哉。禪人今且行矣。即求老人法語。一似含元殿裏覓長安。若向自己腳根未動步一著。解提得起。放得下。乃至日用見色聞聲未開眼時。未入耳時。早能耳親眼辨。決不向生死窠中習氣隊裏頭出頭沒。此所謂不涉途程。一步早已超過。則佛祖亦無挨身處。閻老子豈奈伊何。如此方不負雪浪開導之恩。亦不負自己百劫千生帶來者一點種子。不被三毒習氣熏蒸爛。亦不負老人今日向戈戟場中爲汝出氣。其或未然。縱使學得三藏十二部。更有何益。如昔爲人。縱能穿衣喫飯。更喚作甚麼人。即老人今日之語。大以木人穿韡石女戴帽耳。古人云。初秋行腳。汝等諸人只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且道如何是寸草處。參參參

示妙湛座主

從上古人出家。本爲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爲開示此事而已。非於生死外別有佛法。非於佛法外別有生死。所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是知古人參求。只在生死路頭討端的。求究竟。非離此外別於紙墨文字。三乘十二教中。當作奇特事也。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只在了悟自心。以此心爲一切聖凡十界依正之根本也。全悟此心則爲至聖大乘。少悟即爲二乘。不悟即爲凡夫。若悟而不存。證而無

得即為超聖凡出生死之向上一路矣近代學人去聖逾遠不見古人眞實行履向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透過即此日用不離一法不住一法處處不輕放過便是眞切工夫即此目前一切聲色逆順愛憎境界一一透得過處便是眞實悟門即此悟處頭頭法法便是眞實佛法非是聽座主撞鍾擊鼓登華座開大口學野干鳴側耳低頭閉目披衣時方為佛法也所以善財童子南歷百城參禮佛刹微塵數諸善知識故得開悟塵塵刹刹諸解脫法門然法門固無論即善知識安得有刹塵之多多耶殊不知刹刹塵塵者乃吾人日用妄想念慮情塵也苟能於日用起心動念處情根固結處愛憎交錯難解處貪瞋癡慢種種習氣難消磨處就於根本痛處劄錐一一勘破一一透過如此便是眞實知識當下即登無礙自在大解脫無上法門捨此外更有何知識可參更有甚奇特法門可入耶

示靈洲鏡上人

余昔遊海門登妙高峯入無際三昧入棱伽室覩東坡老人代張方平手書棱伽經與佛印禪師留作金山常住是時擧身毛孔熙怡悅豫如春生百草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及後覽教乘印證乃知為習氣橫發於中薰然不自覺耳自爾行脚雲水閒此海潤天空虛明昭曠之境時時如大圓鏡懸於眉睫間也頃為幻業所弄直走瘴鄉舟行過曹溪口下湞陽峽經小金山而抵羊城未暇登眺戊戌秋日始得覽其勝與鏡心上人過東坡堂讀悟前身詩又爽然自失恍然若覩舊遊是知天地一幻具萬法一幻叢出沒一幻讀死生一幻場江山一幻境鱗甲羽毛一幻物聖凡一幻衆爾我一幻遇耳上人降心白法日誦金剛經以為定課舊染頓袪心光漸朗蓋肯於刮垢磨光非汎汎波流業海者比也頃持卷索法語為進修之資老人偶思昔遊海門故事今此地見東坡如前身因歎人生生死幻化去來夢事若以法界海慧照之則三際十方當下平等天宮淨土一道齊平心佛衆生了無差別鑊湯鑪炭實際清涼草樹庭莎風帆沙鳥煙雲變狀日月升沈擧目對揚無非普現色身三昧

也吾學道人所貴金剛正眼爍破無明癡暗煥發本有智慧光明拈向現前日用欬唾掉臂揚眉瞬目之際拈匙舉筯之閒頓顯自性無垢法身是稱爲得解脫人卽如空生悟般若時涕淚悲泣對佛自謂實無有得名阿羅漢也一切世閒所有諸法豈有過此般若者哉然般若非他卽吾人心鏡之光耳永嘉云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方剖析上人號曰鏡心是以心爲鏡耶是以鏡照心耶若以心爲鏡則老盧道明鏡亦非臺非臺則無鏡可寄若以鏡照心心本無相又何從而照之耶如此非心則非鏡非鏡則非心心鏡兩非名從何立如此則上人名是假名名假則眞亦非眞是則所讀之般若又豈有文言字句寄於齒頰之端耶上人苟能悟此法門則江光水色鳥語潮音皆演般若實相晨鐘暮鼓送往迎來皆空生晏坐石室見法身時也如此則東坡之所書楞伽佛印之役青衣木與老人今日荷三生之緣重過此山上人偶拈此卷以請益莫道又是前身夢語也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上人苟能不昧本因當習氣橫發試取此卷讀之不覺妄想顚倒情塵自然冰消瓦解矣

示歙生伯羽

嘗謂一切聖凡靡不皆以志願成就世出世業是知吾人有志於性命者志出生死有志於功名富貴者志入生死也吾師有言廣大智海變而爲生死業海寶明妙性昧而爲貪瞋癡慢生死之業性由是觀之吾人之性眞妄之源既已不二苟知由貪瞋癡而入生死卽可用貪瞋癡而出生死矣諺語有之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余居常每念勾踐因會稽之恥志復吳仇乃臥薪嘗膽二十餘年衣不重綵食不重味竟滅吳以霸吾學道人視歷劫生死幽囚困辱於三界牢獄豈直會稽之恥貪瞋癡慢奪吾妙性之光破我涅槃之宅豈直吳仇吾人怡然如飴而與之嬉戲遊宴於其閒略無慚恥奮恨之心可謂大不知本矣其自視也可稱大丈夫哉伯羽有志於此當爲切齒

示馮生文孺 庚子

學道人第一要發決定長遠之志乃至盡此形壽以

經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生萬生以至劫劫生生直是一定以悟爲期若不悟此心決定不休縱然墮落地獄三途或經驢胎馬腹誓願不捨此決定成佛之志亦不以苦故退失今日之信心譬如有人發心有萬里之行決定以所至之處爲的從今日出門發足一步直至入彼所至之門親彼所求之人以至升堂入室與之交歡浹洽以極忘形而後已如此方稱有決定志也苟無此判然決定之志只說出門要去週顧目前種種所愛放不下或因循延挨口去心不去或者幸有親朋大力之人促發出門及手上了路頭悠悠蕩蕩或遇歌管隊裏富貴場中貪戀耳目近玩忘却未出門的念頭遂然不知所向往或中道蹉撞遇惡友惡緣弄得囊空貲竭加之疾病纏綿進退回惶生無量苦或身體疲頓久沐風霜不禁勞苦便生退還之念或將近及門遇見一機一境一事之差或訛言誤聽以爲實使其將見而不及見其人臨門而不得入其室如此者舉皆枉費辛勤終無實到究竟之地蓋緣初發心時無決定志耳苟如此欲作世朋小小功名事業亦不能成何況無上佛道了死生證菩提乎故曰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豈可取近效求速就哉雖然如是有決定之志更須要眞實之見若知見不眞志其所不當志行其所不當行亦更枉用工夫吾人求道既有此志須要的信自心當體是佛本來清淨無物本來光明廣大如此所以日用現前不得受用者只爲彼此幻妄四大拘礙介爾妄想浮心遮障難得透徹過此生死關捩子不啻若干生萬劫之遠也吾人既知此心諦信不疑今日發心定要以悟爲期卽從今日發心做工夫便是出門第一步今日親承善知識開導便是促發之者至其促發上路途中種種境界種種辛勤種種邅回留連不留連退惰不退惰者在學人自己脚跟底本分上付屬者非善知識所可與也憑生文儒有志於此剔起眉毛且看脚跟下最初出門一步

示曾生六符壬寅

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以其王虛而應萬有也故老子有言不出戶知天下豈妄

想思慮識變智巧揣摩所能及哉所謂廓然大公聖人之心也古今智巧機變之士自謂思無不致智不可及故飾智自愚是心光未透本體未明墮於無明妄想網中而將以爲智大若持螢火而與赫日爭光也耆生志道當以此自勉

示贇侍者

侍者眞贇寫余小像焚香作禮請說法語老人蘸拈柱杖趁之曰爾朝夕執侍尙不自知生尊重想又何以紙墨畫像爲師範乎每親聞法教如春風度耳又何以紙上陳言爲準則乎爾自發心出家求出離相而不決志修遠離行果眞出家實爲生死乎爾自心癡迷向外馳求不知頭歇狂心爲成佛秘要區區執幻妄爲眞實迷頭認影了無出期卽老人坐向汝胸中爾亦作熱病想耳佛言狂心不歇歇卽菩提勝淨明心本非外得果能如此可稱坐參不勞遍禮知識自入無量法門也是則名爲隨順覺性又何以包裹老人爲爾自思惟二六時中除却穿衣喫飯迎賓待客折旋俯仰咳唾掉臂褉談戲論處如何是自己本來面目耆裏參透許汝親見老人一莖眉其或未然對面千里

示明哲禪人

余被放之四年已亥夏講楞伽新疏於五羊之靑門旅泊庵禪人不遠數千里參余於瘴鄉余視其謹愨命典齋食且將令知三德而調六和攝一心而修萬行也禪人唯命是聽勤力半載餘矣適飲瘴煙浸染成疾自視四大不支難堪衆務乃乞度嶺北尋樂地以休養辭行老人因而勉之曰爾豈以苦樂爲異地死生有彼此哉殊不知四大爲假借苦樂爲幻場死生爲夜旦亦不知心乃衆惡之源身爲衆苦之本也原自迷心爲識執妄爲身顚倒死生出沒苦道曾不知幾千萬劫譬如夢馳險道怖畏張惶求脫而不能欲避而不得憂愁悲楚望救無門疲頓精神暫息無術自謂終墮沈淪爾乃甘心汨沒矣又安知極力而呼猛然勃跳而大覺之則向之悲楚辛酸皆成笑具以今旣覺與向之求脫何異天壤哉卽爾而觀今之病苦呻吟作去就求脫之想正若夢中事耳不能自

呼而覺余爲大呼而汝猶不知是藹然長夜終無惺眼之時矣柰何以幻妄而甘苦辛認夢想而爲眞宅今旣遇呼而不覺捨此而誰又呼之耶嗟嗟蒙冥顚倒長夜欲求覩慧日之光如今日之緣者難之難矣爾試思之忽然猛省回頭轉腦生死情關頓然迸裂便是破夢宅出險道之時也

示舒中安禪人住山

舒中禪人將誅茆南嶽請益山居法要老人因示之曰夫道不在山而居山必先見道見山忘道山卽障根見道忘山觸目隨緣無非是道此古德名言永嘉之諦訓也子今志欲居山是見道而後居耶是居之而後見道耶若見道而後居居則有住住則道非眞道若欲居山而後見道道本無住住則道不在山也子將以何爲道而又何所居也子徒以山爲山殊不知日用現前身心境界皆山也教云生老病死四山所逼又云五蘊山又云人我山又云涅槃山然涅槃心也人我境也五蘊身心乃生老病死之窟穴也梵語涅槃此云寂滅幻妄身心境界總屬動亂原其本致則眞妄不二動靜皆如但以迷悟之分故有聖凡之別迷之則涅槃而成生死悟之則生死而證涅槃是知五蘊人我之山元是涅槃安宅也斯則一切聖凡出生入死未嘗不居此山而子之寢處長夜於此久矣夫何今欲居之耶若以欣厭取捨爲入道之資是猶避溺而投火也故曰我欲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又曰狂心不歇歇卽菩提入道之要唯在歇狂心泯見聞絕知解忘能所息是非寂滅此心政不在逃形山谷飽食橫眠恣嬾怠長我慢爲道妙也梵語頭陀此云抖擻以其能抖擻客塵煩惱耳但淨其心是諸佛道子其勉之

示極禪人辛丑

佛祖出世但以本法示人元無剩法亦無實法蓋欲令人人自知本有而已卽三藏十二部歷代祖師所指無非欲人頓識本有元不令向外馳求以世人不知本分具足將謂別有乃於一切言教中求公案上去參紙墨文字上覓以至種種伎倆思惟計較當作學佛法把作參禪了生死又作種種塵勞事業當作

出世功行今日正眼看來都沒交涉何也皆是以思惟妄想造作如夢中事耳以未離心識故古人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然無量劫來生死根株栽向識情窠窟且又溉之以愛水培之以欲泥熏之以無明之火增長諸苦之芽即有佛法知見皆墮外道戲論但增苦本非出苦之要也末法弟子去聖時遙不蒙明眼真正知識開示往往自恃聰明大生邪慢不但以佛法知見凌人傲物當作超佛越祖之秘且復以世諦文言外道經書惡見議論以口舌辯利馳騁機鋒當作撥天關的手段將謂閻老子定管束不得亦不復知有世出世間因果事此蓋由不識自心不知本法於己躬脚跟下一步了不干涉徒恃癡狂增長夢中顛倒耳禪人自出頭來便解恁麼親師擇友恁麼苦行種種因緣而求佛道是知本有而後發心耶是不知本有因發心後由師友指示而求之耶若知有而後發心則不是恁麼行脚若從師友指教而後知則又不必如此依然癡狂外邊走也即今掩關看經的事又作麼生且饒華乃入法界之經也且道以何為法界又作麼生入若能提起生鐵心腸睜開金剛眼睛一脚踢翻生死牢籠如脫鎖獅子自在遊行看他善財初發心時乍見文殊打破此關捩子便解搖搖擺擺南歷一百一十餘城參見刹塵知識然後毗盧老子亦不奈見便得與法界等與虛空等與毗盧等與普賢行願等若使渠最初不遇恁般人說破恁般事將恐至今埋在一微塵中牢牢緊閉猶如大鐵圍山又不止禪人今日之死關也安能一生成辦歷劫因果了却從前寃債哉禪人不信老夫之言試向一毛端頭拈起放下橫來豎去時親切著眼覷看若果一眼覷透方信老夫不欺汝亦信毗盧老子不欺汝歷代祖師亦不欺汝即汝自信本心亦不自欺也其或未然試聽末後句看

示宗遠禪人住山

余竄海外之五年庚子春宗遠紹禪人同慶堂福自南嶽來時梧心融佛嶺乾二子皆在伴老人以食息相與結夏壘壁將半復移居東華解制後各辭去宗遠稽首乞一語為住山法要老人揮汗以示之曰夫

入深山住蘭若。此從上佛祖第一入道因緣也。惟我本師釋迦老子。棄捨金輪。辭親割愛。走入雪山。萬丈寒巖。埋身千尺。以至鵲巢其頂。蘆穿其膝。猶不知六年凍餓。皮骨支持。苦空寂寞之狀。又何如也。一日覩明星而悟道。朗長夜而獨明。便見天龍拱衛。神鬼欽崇。爲天人師。作世間眼。至今光照四天。道流百億。聞名者喜。見相者歸。王臣敬仰。有識傾心。梵宇琳宮。莊嚴殊麗。無分遐邇。百代如生。如此澤流而無窮。功垂而不朽者。皆從雪山六年凍餓中博來。只今後輩兒孫。四事受用不盡。此乃開天闢地一箇住山樣子也。自斯已降。法道東垂。若遠公之蓮社。僧遠之胡牀。五祖之破頭。老盧之獵隊。西江之隱山。石霜之枯木。凡載傳燈。列名僧史者。未有一人不向深山窮谷。苦空寂寞中出。嗚呼。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凡托跡空門。寄形袈裟者。靡不假我偷安。罔然不知出家竟爲何事。將謂四事供養應當受用。更不思生死大事。爲出家兒第一要務也。古人出家。專爲生死一著。參師訪友。發明己事。然後向深山窮谷。草衣木食。支折脚鐺。煑脫粟飯。盡將從前業識影子。埽除蕩淨。不留一絲。單單的的。提持向上一路。身如枯木。心似寒灰。直至大徹而後已。如此方稱佛之眞子。方能報佛深恩。禪人今發大勇猛心。以住山爲志。只須放下諸緣。心如牆壁。單提一念。直欲上齊古人。必以發明生死大事爲期。不明不已。切不可效時輩作偷安計。爲養懶資也。行矣。爲我前驅。誅茅岳麓。待老人酬償債畢。以送餘年也。其念之哉。

示念松通禪人

昔中峰禪師居天目。久參高峰。大事未明。乃立懸崖。撫孤松七日。遂大徹。卽今崖松獨峙。而追跡中峰者。幾希。通禪人往於松下。誅茅結屋。居之三年。日誦華嚴爲業。其精苦固有之。其期則過中峰遠之遠矣。若夫發明箇事。則猶未也。達觀禪師字之曰念松。欲其不忘本耳。今禪人遠問余於瘴鄉。且別余去。將東遊。過支提。北入五臺。尋文殊。萬眷屬中得一侶。傍金剛窟。誦華嚴。滿百部。以畢餘生。臨行乞一語爲法要。余乃掀髯而笑曰。子作此見解。是猶涉海而求河浴也。

以狹陋之習而入廣大法界此其難矣古德云盡大地是一卷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盡未來際曾無間歇又何去來之相彼此之見哉華嚴以平等法界爲宗以無障礙爲門苟能悟此宗入此門無一物不播遮那之體無一聲不聞圓妙之音無一時不修普賢之行無一人不是刹塵知識是則光網三昧擧目昭然普眼眞經隨念具足擧足下步不離寂滅之場居塵出塵頭到般若之岸子將何處覓五臺以何法爲大經乎故曰我欲逃之逃不得太方之外皆充塞子如當念了却又何必登山涉水尋伴侶誦文言以了餘生乎若了生本無生則住無所住能悟無住之旨自不作去來動靜生滅之想六祖大師於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打落從前百千萬劫顚倒知見子當於此剔起眉毛高著眼看切不得錯落出門一步全身入却荒草也

示佛嶺乾首座刺血書華嚴經

余昔居東海那羅延窟禪人自五臺來謁及余度嶺之五羊復從匡山來慰余於瘴鄉余乍見如隔世親因覩人間夢幻如此乃於諸來弟子輩結夏壘壁間及解制日乾作禮白云某將歸東林尋遠公之芳躅效蓮社之淸修且願刺血手書華嚴大經以爲莊嚴佛土之淨業願乞一言開示余曰佛子諦聽爾以何爲大經以何爲淨業爾以書寫紙墨爲經乎語言文字爲經乎以運動折旋爲淨業乎以點畫分布爲淨業乎若以書寫紙墨爲經則市肆案牘無非大經若以語言文字爲經則談呼戲笑世俗文字無非妙理斯則本無欠缺又何庸書若以運動折旋爲淨業則日用尋常咳唾掉臂無非觀音入理之圓通若以點畫分布爲淨業則迎賓待客擧筯拈匙無非普賢之妙行如是則本自具足又何別求捨此而言法行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雖然盡十方是常寂光元無明昧極法界是淸淨土本沒精麤森羅萬象皆海印之靈文鱗甲羽毛盡法身之眞體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雨施雲行盡顯神通之妙用如是則無背向無去來無取捨無始終三際爲之不遷十世圓成一念此法界無盡藏也爾欲於無盡藏中徒以區區

生滅心行指色相莊嚴爲法行求淨土之眞因者是以牛糞爲栴檀魚目爲意珠也況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爾欲以有限之四大涓滴之身血剎那之光陰而欲寫無盡之眞經作難思之佛事是猶點染虛空捫摸電影也爾其參之如其未然試向五老峰頭諦觀山色湖光聽鳥語溪聲與毗盧老子坐普光明殿與十方無盡身雲剎塵海會說法界普照修多羅時有何差別參參

示懷愚修禪人

學人圖修自吳中一缽走瘴鄉侍余二載餘余於戈戟場中而作佛事修精持一念作務爲衆先晝夜無倦始終如一日余時時冷眼觀之頗有衲子氣息念末法向袈裟下提持此事者難得其人心甚愛之頃辭余欲參諸方知識臨行乃問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病在甚麼處老人曰病在沒有處因說此偈以助行脚四大本空空是病五蘊非有有成非兩頭坐斷無消息始信家山到處歸

示西樵居士吉水人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此語古德每每拈示學者多落思惟窠臼獨中峰各註一不字此金剛圈也

示陳生資甫吉水人

孔子曰知幾其神乎說者謂幾者動之微學者當於未動時著眼方乃得力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正好於六祖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同參

文者心之章也學者不達心體強以陳言逗湊是可爲文乎須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

孟軻云食色性也此言似千七百則註脚殊非章句家可知

古人云工夫在日用處此死句也今日坐在此語窠臼中縱是有志之士亦皆賣弄識神影子非言者之過執言之過耳

宗鏡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語非透出毗盧頂顎上行者定不知話頭落處

儒生有志於道者。獨向禪中求做工夫。却不知念茲在茲。便是上乘初地。夜氣淸明。攝心端坐。返觀內照。寂然不昧處。自見本來面目。毋自欺也。孔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足知天下不欺者鮮矣。

飄風驟雨。颯然而至。試觀風從何來。雨從何至。此觀識得分明。萬物在已。

譬如嘉苗。望其秀實。賊蟊不除。難其成矣。不獨世間。叢林學道亦然。

示離際鑒禪人

若論此事。本無向上向下。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況以有所得心。入離言之實際乎。禪人果能決定以生死為大事。試將從前厭俗心念。乃至出家已來。所有一切聞見知識。及發參求本分事上。日用工夫。著衣喫飯。折旋俯仰。動靜閒忙。凡所經歷。目前種種境界。微細推求。畢竟以何為向上事。再將推求的心。諦實觀察。畢竟落在甚麼處。凡有落處。便成窠臼。即是生死窟穴。皆妄想邊事。非實際也。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古人目為黑山鬼窟。正是參禪大忌諱處。何況以生滅心[illegible]浮想像。入究竟際。遠之遠矣。所謂舉心即錯。動念即乖。若將不舉心不動念。當作玄妙。又落玄妙窠臼。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是老僧。幾乎玄殺你。看古人一語。如金剛王寶劍。斷盡凡聖知見。如是觀之。此事豈脣吻能道。紙墨文字可能形容。只在學人日用舉心動念處。諦實觀察。但有絲毫情見。乃至玄妙見解。粘滯處。便是妄想影子。都落生死邊際。非離際也。離際之際。名為實際。實際無際。無際則不落聖凡邊際。聖凡不落。生死情亡。古人所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斷則無事矣。方名無事道人。事既無。又向甚麼處求玄求妙。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到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大似啞子喫黃栢。難以吐露向人。禪人但辦一片生鐵心腸。如此一直行將去。不必將心待悟。亦不必計其歲月日時。只須將前後無量劫數。直下拈在目前。任他生死去來起滅。即此現前一念。決定不為他浮光

幻影遷移縱是刀山火聚淨土天宮亦任他頭出頭沒此一念孤光畢竟不被他搖奪如此可稱大力量人方纔是眞正出家兒不被生死籠罩不被聖凡埋沒不被三際遷訛如此始得名實相應乃是眞實離際也禪人持此語請正諸方明眼知識切不可作禪道佛法會

示懷愚修堂主

古德云盡十方世界通是衲僧一隻眼虛空萬象鱗介羽毛洪纖巨細通是大毗盧藏一卷經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盡未來際不休不息此普賢大士一毛孔中最微最細少分佛事一毛如此況一一毛孔乎正報毛孔如此況依報世界微塵乎一塵如此況塵塵乎且塵含巨刹況塵塵之刹刹刹之塵乎以此深觀則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此普賢之眞經能見此經則爲文殊之智眼卽以此眼觀塵中之衆生一一衆生盡說此經使之一一聽者當下了知一切聖凡本來無二無別吾人卽具此眼轉此經度此衆生雖云使盡大悲行盡大願經刹塵劫了無疲厭縱然如是亦非衲僧本分事何以故以淨法界中本無動搖去來凡聖諸影像故此殊勝影像尚無況諸妄想知見佛法禪道種種取捨諸顚倒相虛妄影耶是知從上佛祖示人只教歇却狂心不從他覓所謂但自懷中解垢衣何勞向外誇精進又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卽墮羣邪以上神通妙用皆本分事無奇特故卽此一味平常何用別求佛法

示了際禪人丙午

予中興曹溪重修寶林禪堂以接納四來時量禪人發願行乞以供大衆當結制初禪人拈香請益予因示之曰諸佛利生妙行原非一種菩薩成佛妙門本非一路昔維摩大士以一鉢飯而爲佛事三萬二千有量之衆食其食者皆入律行且道至今鉢盂仍舊香飯如常食之者律行何居持米者神通何在若於此透得正所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若透不得更須參訪知識決擇疑情直至不疑之地始與本地少分相應其或未然未免隨波逐浪所以僧參趙州乃云

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僧云喫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禪人若於趙州說處者僧省處會得便與維摩方丈中諸上善人把臂共行去也

憨山老人夢游集卷第三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法語

示容玉居士甲辰

予居雷陽之三一庵化州王居士容玉請曰弟子歸心於道久矣第志未專一念生爲名教以忠孝爲先愧未能挂功名以忠人主傅儈石以孝慈親心有未安故難定志余曰然哉夫忠孝之實大道之本人心之良也安有捨忠孝而言道背心性而言行哉世儒槩以吾佛氏之教去人倫捨忠孝以爲背馳殊不知所背者跡所向者心也傳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者仁也性之德也由是觀之論事親而不知人不名爲孝論知人而不知天不名知人言知天而不見性則天亦茫然無據矣是則心性在我則爲本然之天眞也能知天性之眞則爲眞人以天眞之孝則爲眞孝子能以見性之功自修則爲眞修以性眞之樂娛親則爲妙行以是爲孝孝之至矣傳云以教爲重而口體爲輕者抑又末矣玉曰弟子服膺明誨見性之功誠大矣以此娛親固所願也第望洋若海渺無指歸捷徑之功乞師指示余曰古德有言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佛者覺也乃吾人本然天眞之覺性尤見性之第一妙門也原夫此性先天地不爲老後天地不爲終生死之所不變代謝之所不遷直超萬物無所終窮故稱無量壽此壽非屬於形骸修短歲月延促也吾人能見此性即名爲佛且佛非西方聖人之稱即吾人自性之眞而堯舜禹湯蓋天民之

先覺者斯則天民有待而能覺聖人生之而先覺此覺豈非佛性之覺耶孟子所謂堯舜與人同耳所同者此也能覺此性則人皆可以爲堯舜人旣皆可以爲堯舜則人人皆可以作佛明矣嗟嗟世人拘拘一曲之見未遇眞人之教而束於俗學以耳食爲至當無怪乎茫然而不知歸宿矣玉曰弟子蒙開示信知自心是佛自心作佛不假外求但不知作佛之旨下手工夫願求示誨余曰吾人苟知自心是佛當審因何而作衆生蓋衆生與佛如水與冰心迷則佛作衆生心悟則衆生是佛如水成冰冰融成水換名不換體也迷則不覺不覺即衆生不迷則覺覺即衆生是佛子欲求佛但求自心心若有迷但須念佛佛起即覺覺則自性光明挺然獨露從前妄想貪瞋癡等當下冰消業垢旣消則自心淸淨脫然無累無則苦去樂存禍去而福存矣眞樂旣存則無性而不樂天福斯現則所遇無不安惟此眞安至樂豈口體之能致富貴之可及哉此所謂心淨則佛土淨事心之功無外乎此淨土之資亦不外於是玉曰弟子聞教心目開朗如見歸家道路了無疑滯第以念佛爲孝何以致此孝耶是所未安願師指示余曰昔有孝子遠出其母有客至望子不歸口嚙其指子即心痛知母憶念遂即旋歸且母嚙指而子心痛以體同而心一也子能了見自心恍然覺悟自心即母心也以已之覺以覺其母以已之念願母念之母旣愛子之形豈不愛子之心耶母若愛子之形則形累而心苦母若愛子之心則形忘而心樂矣且母子之心體一也昔母念子嚙指而子心痛今子念母忘形而母心豈不安且樂耶第恐子事心之功不篤忘形之學不至不能如母念子之切感悅其母之心耳故古之孝子不以五鼎三牲之養而易斑衣戲彩之樂孝之大者在樂親之心非養親之形也世孝乃爾儻能令母之餘年從此歸心於淨土致享一日之樂猶勝百年富貴使母時懷戚戚之憂也是則彼雖富貴而親不樂即樂而有所以不樂者存今子以念佛而能令母心安且樂樂且久豈非無量壽耶母壽無量子壽亦無量是淨土在我而不在人佛在心而不在跡矣子其志之

示自庵有禪人住山

佛言一切衆生流浪生死者是妄想顚倒以爲根本顚倒想滅肯心自許便是了生死出苦海的時節也妄想不休生死難出故云狂心不歇歇卽菩提吾人果能頓歇狂心便是出三界破魔軍露地而坐稱爲無事道人鐵面閻羅老子縱有狠心毒手亦無打算摸索處往來縱橫自由自在一大解脫人恁麼時節卽喚成佛作祖亦不耐聽又肯向厠溷中與癡蠅作隊偷腥撲臭耶十方世界皆成淨土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充滿其中與十方諸佛把臂共遊得大自在此則庵卽是自自卽是庵庵卽是山山卽是人無內無外無彼無此恁麼則住無所住行無所行修無所修方稱自庵若養懶凝睡三生六十劫祇爲他人作奴郞耳思之思之

示慶雲禪人

出家兒要明大事第一要眞實爲生死心切第二要發決定出生死志第三要拌一生至死不變之節第四要眞知世間是苦極生厭離第五要親近絕勝知識具正知見時時參請承順教誨如教而行精勤弗懈不爲五欲煩惱遮障不爲惡習所使不爲惡友所移不爲惡緣所奪不以根鈍自生退屈如是發心如是趨造久久純熟自然與本所願求函蓋相合縱今生不能了悟明見自心卽百劫千生亦以今日爲最初因地也若不如是但以狹劣知見輭暖習氣因循宴安而欲以口頭禪狂妄心穢濁氣邪見根將爲出家正業以此望出苦海是猶適越而之燕却步而求前也嗟嗟末法正信者稀禪人旣知所向當審知本心以眞實決定爲第一義也勉之勉之

示如常禪人

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又曰斷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無爲法又曰薙除鬚髮而作沙門受佛法者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愼不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如是之法種種叮嚀苦語無非要爲佛弟子者最初出家便以離欲爲第一行耳後世兒孫身雖出家心醉五欲不知何患是遠離法何道是

出苦道纏綿昏迷而不自覺且又矯飾威儀詐現有德外欺其人內欺其心包藏瑕疵而不自覺欲求眞心正念者難其人也淨名云直心爲道場如常有志求出離法當以直心爲第一義珍重

示小師德宗

爾自從老人遊二十餘年不獨執事辛勤即罹患難走瘴鄉已三度矣前已遣爾歸家山事師長爾任心不歇復爲予來今聞爾師已作故物爾竟不能生執巾瓶死啓手足是可以稱弟子乎爾今即歸不思何以報師恩於冥冥乎古人參師訪友端爲成辦道業爾今從師二十餘年道業何在古人羞見父母師友爾道業無成幸爾無父母師友無寄羞地矣祖師云衆生與佛無別但衆生多習氣佛祖淸淨無垢耳爾事善知識親聞訓誨年亦老矣尙然悠悠如此竟不知此去他時後日又何面目見老僧乎萬一老僧如爾父母恐爾此生亦無寄羞地也念爾忠肝義膽不減古人昨讀達觀大師語以田光比爾如此則老僧何以報平生乎所謂諸供養中以法爲最今別復以此作供養以酬生平爾其再無忘今日重別之言臨歧執手叮嚀珍重

示慧侍者

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佛之知見即衆生之知見衆生知見即生死知見故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斯則聖凡知見無二而有迷悟不同者過在立不立耳祖師道若立一塵國破家亡以其知見本無凡聖但有立即有我有我則諸障頓起無我則萬法平沉是知我爲生死之本也豈特凡夫造貪瞋癡而爲我障即一切聖人諸修行者知見未忘盡屬我障尤爲生死難拔之根故二種障中麤細不同麤則易遣細則難除以其知見深潛根於心者難拔故經云存我覺我俱名障礙此正知見立知幽潛如命不能自斷者所以古人三二十年苦心參學縱然悟得自性具足如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此古人大不自欺處儻欺已欺人是自壞壞他也侍者福慧早從老人出家

初見老人時一蠢蠢物耳別去一十年茲來更蠢蠢也獨嘗喜其蠢蠢中有惺惺不蠢處此侍者以此蠢不蠢爲命根今來又五年其蠢日增其不蠢者亦潛滋暗長也由是人視侍者蠢侍者亦自視蠢更蠢而人人不自知眞爲蠢也今年夏老人從西學同山侍者忽出蠢狀老人大笑其蠢無出頭時私謂此蠢人立蠢爲已過也苟能以此蠢自爲受用地亦頗自足亦可了生死亦不負出家行脚事若以此更立其蠢則病不止知見立知也侍者若能推倒此蠢不患不與老人眉毛厮結

示鄧司直

佛祖出世說般若之法教人修行必以般若爲本般若梵語華言智慧以此智慧乃吾人本有之佛性又云自心又云自性此體本來無染故曰淸淨本來不昧故曰光明本來廣大包容故曰虛空本來無妄故曰一眞本來不動不變故曰眞如又曰如如本來圓滿無所不照故曰圓覺本來寂滅故曰涅槃此在諸佛圓證故稱爲大覺又曰菩提諸佛用之故爲神通妙用菩薩修之名爲妙行二乘得之名爲解脫凡夫迷之則爲妄想業識發而用之則爲貪瞋癡愛驕諂欺詐造之爲業則爲婬爲殺爲盜爲妄所取之果則爲刀爲鋸爲鐵爲磨乃至鑊湯罏炭種種苦具皆從此心之所變現正若醒人無事種種樂境皆在目前少時昏睡沈著忽然夢在地獄種種苦具事一時備受辛酸楚毒難堪難忍正當求捄而不可得時堂前坐客喧譁未息遽有驚覺呻吟而起視其歡娛之境居然在目而酒尙溫餚尙熱也枕席之地未離苦樂之境頓別要之樂向外來苦從中出由是觀之天堂地獄之說宛然出現於自心又豈爲幻怪哉是皆迷自心之所至耳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又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以此觀之豈獨佛法說一心從上聖賢乃至一切九流異術極而言之至於有情無情無不從此一心之所建立但有大小多寡善惡邪正明昧之不同所用之各異耳故曰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此皆般若之眞光吾人自心之影事也吾人本有之心體本來廣

大包容清淨光明之若此目前交錯森沓陳列於四圍者種種境界色相又皆吾心所現之若彼吾人有此而不知固可哀矣而且誤取自心以爲貪愛之樂地目悅之於美色耳悅之於淫聲鼻悅之香舌悅之味身悅之觸心悅之法又皆自心所出又取之而爲歡爲樂爲貪瞋癡爲淫殺盜妄而造作種種幻業又招未來三途之劇苦如人夢遊而不覺可不大哀歟以其此心與諸佛同體無二歷代祖師悟明而不異者獨吾人具足而不知如幻子逃逝而忘歸父母思而搜討之所以釋迦出世達磨西來乃至曹溪所說三十餘年諸於流行千七百則指示於人者盡此事也豈獨老盧即老人今日爲司直所說者亦此事也司直與諸現前共聞見者亦此事也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是知此一事外皆或魔說爲戲論耳是則諸佛全證若不出世則辜負衆生諸祖悟之而不說法則辜負諸佛凡有聞者而不信不解不受不行則辜負自己負衆生者謾負諸佛者豐負自己者癡斯則佛祖可負而自己不可負以其本有而不求具足而不善用譬如持珠作丐可不謂之大哀歟司直今者身嬰塵海心墮迷途忽然猛省回頭尋求此事是猶持珠之子恥與丐者爲伍必心向人求自足之方老人頃以此法直指向渠儼若指示衣底神珠原是司直固有亦非老人把似以當人情世態也然此如意寶珠隨求而應種種事業受用境界無不取足至若求其隨應之方又在司直自心善互精勤尅苦之力耳若果能自肯極力自求一旦豁然了悟則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與夫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及堯舜周孔事業一口吸盡不假他力否則依然一夢想顚倒衆生耳又何以稱爲大丈夫哉司直司直寧可上負佛祖下負老人萬萬不可自負負君負親也老人今日所說般若者從上佛祖心地法門即與六祖大師最初所說不差一字第最初聞者唯爾一人既以一人而當昔日千二百衆老人歡喜不禁故亦爲說般若之法如吾佛祖所云如爲一人衆多亦然鄧生持此自利利他未必不爲廣長舌也

示妙光予禪人

入道因緣門路各別。但隨夙習般若種性淺深不一。有先頓棄文字。單提古德機緣話頭而悟入者。有先從教中親習種種修行妙門。而後拋却葛毒專依觀行而悟入者。如永嘉大師於天台止觀頓見自心。如觀掌果。及見曹溪。如脫索師子。老盧盡神力剿道得个如是如是而已。此即從上知識第一个樣子也。玄禪人歷偏諸方。久依講肆。於佛乘教眼已窺一斑。若即其所窺。苟能剗去一切知見文字習氣於離文字外。佛祖向上一路。單提力究。日夜參求。參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著。冷地向自己胸中忽然迸出。如冷灰豆爆。是時方信一切諸法不出自心。轉一切山河大地草芥塵毛。皆為自己。如此任運隨宜作法施因緣。是則名為開甘露門。向佛祖頂𩕳上行也。若心志狹劣。將口頭殘茶剩飯。當作無上妙味。如此自綠不了。又安敢言佛法知見乎

示寬兩行人

昔人為生死行脚。今人但行脚而不知生死。可哀之甚也。所謂日用而不知者。此耳。其過在不知。本有若人知有。便知自重。知自重則不隨物轉。而能轉物矣。詩有之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要知非金剛心地。鮮不為物所轉者。既為物轉。則隨他去也。可稱行脚衲子乎。寬兩自北而南。來慰余數矣。不為艱難道路饑寒困苦所轉。老人但知其脚跟勁。故稱為鐵脚。今見其心不移。故復以鐵腸二字美之。然鐵腸乃老人所知。其行脚事。定非爾所知。若稍知行脚。便不恁麼驀直去也。老人愍其愚。而恐其所不知。故復以此書發付。再行脚去。若此後摸索鼻孔不著。他時異日。定難似今日相見也

示如亘禪人

佛言。薙除鬚髮而作沙彌。離欲寂靜。最為第一。是知欲乃生死路頭第一大事也。故切呵之戒之。離此便得安隱快樂。衆生所以沈淪苦海。不得速登彼岸者。獨欲為過患耳。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且三界為一切衆生所依止之宅。而以欲為基址。塵勞聒聒。皆此為喧閙耳。今欲一離。依止便無。所謂破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

是知五欲不離三界難破我如來悲愍可知要求寂靜解脫難矣如長少小出家多方行脚今遇老人發菩提心受沙彌戒志修離欲行此則願出生死第一妙行也第恐志不堅行不力耳佛言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當決定志直至成佛而後已此乃眞志離欲行也

示周暘孺

周子請益法相宗旨老人因揭六祖識智頌曰大圓鏡智性淸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此八句發盡佛祖心髓揭露性相根源往往數寶算沙之徒貪多嚼不爛竟視此爲閒家具曾無正眼覷之者大可憫也試謂六祖不識字不通教何以道此殊不知佛祖慧命只有八个字包括無餘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無一物以唯識故萬法森然蓋萬法從唯識變現耳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所以佛祖教人但言心外無片事可得即黃梅夜半露出本來無一物即此一語十方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在裏許壁不破故衣鉢止之即二派五宗都從此一語衍出何曾有性相之分耶及觀識智頌略爲注破若約三界唯心則無下口處因迷此心變而爲識則失眞如之名但名阿賴耶識亦名藏識此識乃全體眞如所變者斯正所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乃眞妄迷悟之根生死凡聖之本楞伽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絕時既云藏識即阿賴耶而又云常住則本不動也然所動者非藏識特境界風耳偈云前境若無心亦無是則取境界者非藏識乃生滅心耳此生滅心强名七識其實是八識之動念所謂生機若此機一息前境頓空而六識縱能分別亦無可寄矣若前五識原無別體但是藏識應緣之用獨能照境不能分別故曰同圓鏡耳分別五塵者非五識乃同時意識耳故居有功若不起分別則見非功矣由是觀之藏識本眞故曰性淸淨其過在一念生心是爲心病有生則有滅惟此生滅如水之流非水外別有流也但水不住之性見有

流相有流則非湛淵之水明矣故楞伽二種生住滅謂相生住滅流注生住滅此二種生滅總屬藏識生滅不滅則前七識生生滅若滅則唯一精眞其眞如之性自茲復矣復則識不名識而名智故曰心無病六祖大師所頌約轉八識而成四智大圓鏡智藏識所轉平等性智七識所轉妙觀察智六識所轉成所作智前五識轉以妄屬藏識之用故眞亦同圓鏡然六七二識因中先轉五八一體至果乃圓如此觀之識本非實而妄有二用故曰但轉名言而已換名不換體也且此體不在禪定修行唯在日用一切聖凡同時轉之唯在留情不留情之閒故有聖凡迷悟之別周子有志於此諦向日用轉處著眼試定當看

示舒伯損

舒生伯損有志於道請益因示之曰老氏有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學者增長知見以當進益殊不知知見增而我見勝我見勝則氣益驕氣益驕則情愈蕩情蕩則慾熾而性昏矣性昏而道轉遠是故爲道者以損爲益也吾人性本淸淨了無一物所謂纖塵不立性之體也由是習染濃厚發而爲貪爲瞋爲癡爲慢故縱情物欲物欲厚而性日昏所謂有餘之害也今之爲道者但損其有餘以復性之所不足性體若足則道日光由是發之而爲忠爲孝爲仁爲義推而廣之以治天下國家則其和淳而德大以致功名於不朽者皆損之之益也故在易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苟不自知所損徒以增長知見爲學則損益倒置又何能以盡性哉是故志道者損之爲貴

示文彬

仲尼有言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且曰富若可求不羞執鞭旣曰可求而又曰富貴如浮雲果有求耶果不求耶蓋曰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甚言必不可求也此君子有固窮之訓小人有斯濫之譏吾聖人教人以安命定志之本也嗟嗟世人不達大命之本而岌岌窮達之場未了性命之源徒懷得失之念得失驚心則取捨異趣而紛飛之念交錯

於胸中欲求志定而理明德新而業進其可得乎

示劉平子

向道不難而難於發心道不難學而難於外求道不難會而難於揀擇道不難入而難於自足道不難悟而難於求予學道之士於此一一勘破不被人瞞心曠神怡翛然獨步此之謂予通之士也

性相近習相遠此語直示千古修行捷徑吾人苟知自性本近唯因習而遠頓能把斷要津內習不容出外習不容入兩頭坐斷中間自孤自孤處正謂如有所立卓爾若到卓爾獨存之地則性自復

子輿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雖然亦有心未嘗不求而問學不明者何也病在不放之放求而不求依稀彷彿視之為匹似閒耳苟知不放之放則自不放求之無求則為眞求子輿氏見性明心單傳直指處唯此而已有志向道以此為準

道在日用而不知道在目前而不見以知日用而不知道見目前而不見道非道遠人人自遠耳故曰道在目前不是目前法亦不離目前非耳目之所到苟能透過目前逆順關頭毀譽境上不被牽絆橫身直過如此用心則聖人不在三代今古不離一念矣有志向道初發心時便從此入

示歐嘉範

世以忠臣孝子為第一義且曰忠出於孝而始於事親語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天卽吾人本然之天性也人之於世百凡可假獨事親之念最眞以出乎天性故也吾人既稟此性而為人不知天性之本然則不知人之所當貴也誠能知人之可貴則於一切虛浮襍染垢濁之事自不敢留滯於胸中以障本有之虛明一復本明則聖賢在我故曰道不遠人此之謂也

示李子晉

人性本明為物欲情塵之所昏蔽故於日用而不自知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吾人苟有志於復性工夫不必外求但於日用見聞知覺習染物欲偏重處念念克去克之既久物徹塵消本明自露譬如磨鏡垢淨明現然鏡體本明非待磨而有也凡有志向道工

夫當以克磨惡習為入門初地

示李子融

昔人云剃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言其切也故學道之士先須辦長遠不退之志下一分篤實苦切工夫如登萬仞高山不至極頂不已步步努力心心不退不為毀譽傾動不為是非搖奪不為困橫抑挫如一人與萬人敵小有退怯前功盡棄又豈可以不堅固心而至不退安樂之境界耶

示歐嘉可

語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言道在日用至近而知之者希古人謂除卻著衣喫飯更無別事是則古今兩間之內披穿衣喫飯瞞昧者多矣儻不為其所瞞則稱豪傑之士矣學道之士不必向外別求爭妙苟於日用一切境界不被所瞞從著衣喫飯處一眼看破便是真實向上工夫有志於道者當從日用中做

示梁騰霄

士君子處世當其未遇靡不志願匡主庇民建不朽之事業至一登仕籍但務立名為心忘其所以為功久則漸染時俗心神渾濁不覺流入富貴之途甚則名亦無所顧忌究其初心不可得矣何也以最初志願不從根本實際中來第為浮慕妄想而已原非堅固不拔之志安能立不朽之業哉梁生騰霄骨剛氣逸大非風塵中人每從予遊聞一字一句未嘗不驚心惕意閒嘗請益予謂學者固當求志於道德凡志於道德者必先究吾人根本實際要從真性流出此真性至廣至大光明清淨蕩絕纖塵此吾性之體所謂仁也此體之中一塵不立但有一念妄想即屬有我有我則與物對物我既分人我兩立人我既立則大同之體昏塞不得為仁矣本體昏塞則諸妄皆作縱有功名之志皆從妄想發揮凡有作為皆非真實根本既妄則脚跟不穩由是一入世緣頓染流俗宜矣梁生從今當做自性工夫從實際參究儻於自性未能的究根本但將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話頭蘊在胸中二六時中切切參究參到一念不生處忽然識得本來面目方見

老盧不吾欺也

示游覺之

般若體性人人具足但以習氣厚薄故有輕重之分則人有智愚之別是知貪瞋癡愛現前皆全體獨露之時第爲獨智流轉不自覺察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嗟乎聖人不異凡民獨其日用現前境界紛拏交錯之時一眼覷透不爲所瞞昧歎事耳由是觀之平等性智念念現前如大火聚自一切境界洞然矣

示優婆塞王伯選

古人多稱塵勞中人有志向上求出生死謂之火裏生蓮以其眞難得也以一切衆生無量劫來就湎五欲爲煩惱火燒日夜熾然未曾一念迴光暫得清涼直至如今能於烈燄叢中偪地回頭頓思出路豈非蓮花生於火內也伯選聞人來買於粵參禮老人求出離法老人憐之爲授五戒開示念佛法門專心淨土經云心淨則佛土淨以吾人自心是佛唯心是土淨穢不二心佛一如如是觀察作如是念念念熏修一心清淨光明映發十方蓮華佛土皎然在前何但火宅生蓮而已哉

示寂覺禪人禮普陀

寂覺禪人將東禮普陀乞一語爲行脚重老人示之曰古人出家特爲生死大事故操方行脚參訪善知識登山涉水必至發明徹悟而後已今出家者空負行脚之名今年五臺峨嵋明年普陀伏牛口口爲朝名山隨喜道場其實不知名山爲何物道場爲何事且不知何人爲善知識祇記山水之高深叢林粥飯之精麤而已走遍天下更無一語歸家山可不悲哉南海無涯乃生死苦海之波流也普陀山色乃大士法身常住也海振潮音乃大士普門說法也禪人果能度生死海覲大士於普門聽法音於海崖返聞自性不須出門一步何必待至普陀而後見其或未然悠悠道路虛往虛來卽大士現在頂門亦不能爲汝拔生死業根也禪人自定當看若大士有何言句歸來當爲舉似老人愼勿虛費草鞋錢也

示梁仲遷甲寅

梁子四相字仲遷從老人遊有年老人愛其心質直

而氣慷慨每見事不平無論可否或義有可爲卽放捨身命以當之老人每責其麤浮以有道體而欠涵養操存之功若駿馬而無銜轡終不免其蹶也老人將行相送韶陽舟中請法語以書紳乃書此寄之予謂梁子有道者心質直而不曲此道之本也慷慨近勇猛赴緩急近慈悲忘身以赴之是不量力不審權不探本而事末皆麤浮氣之所使非由道力發也古之聖人涉世有體用全彰故應不失時若明鏡之照妍醜權衡之定輕重殊非漫任血氣者梁子自今已往當先洗除習氣潛心向道將六祖本來無一物話頭橫在胸中時時刻刻照管念起處無論善惡卽將話頭一拶當下消亡綿綿密密將此本參話頭作本命元辰久久純熟自然心境虛閒動靜云爲凡有所遇則話頭現前卽是照用分明不亂定力所持自不墮麤浮窠界中不隨他脚跟轉矣卽讀書做文字亦不妨本參讀了做了放下就還他个本來無一物自然胸中平平貼貼久之一旦忽見本無心體如在光明藏中通身毛孔皆是利生事業又何有身命可捨哉如此用心操存涵養心精現前看書卽與聖人心心相照作文自性流出此是眞慷慨丈夫之能事所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卽建功立業皆成不朽梁子既有其本又何憚而不爲哉

示劉仲安癸丑冬

予居五羊一時從遊者衆覩劉子骨剛氣渾謂夙具般若緣種器近於道予將有南嶽之行劉子送於舟中特請益曰弟子道心甚切但爲宿習濃厚妄想纏繞不能直逃向上望師指示老人謂曰子知妄想則妄想自不能纏繞矣既稱妄想則本無實體譬如空花安能結空果耶由子不達妄想本無認作實法與作對待念念與之打交滾絕無一念休歇之時斯則但以妄想爲主而當人本體爲之埋沒所以見道之難耳豈不見僧問古德云妄想不停時如何德云妄想不惡六祖於黃梅會下剛只道得个本來無一物子從今日用做工夫只將本來無一句作話頭二六時中切切參究但看妄想起處切莫隨他流轉當下一拶自然掃蹤滅跡矣

夢遊集卷第四

十四下古本
卷二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法語

示觀智雲禪人

學道人第一要看破世間一切境界不隨妄緣所轉第二要辦一片爲生死大事決定鐵石心腸不被妄想攀緣以奪其志第三要將從前夙習惡覺知見一切洗盡不存一毫第四要眞眞放捨身命不爲死生病患惡緣所障第五要發正信正見不可聽邪師謬誤第六要識得古人用心眞切處把作參究話頭第七要日用一切處正念現前不被幻化所惑心心無閒動靜如一第八要直念向前不可將心待悟第九要久遠志不到古人田地決不甘休不可得少爲足第十做工夫中念念要捨要休捨之又捨休之又休捨到無可捨休到無可休處自然得見好消息學人如此用心庶與本分事少分相應有志向上當以此自勉

示了心海禪人

吾人出家單爲生死大事操方行脚參師訪友只爲決擇己躬下向上一路不明不已故善知識單以此事示人近來法門寥落諸方罕聞此風行脚到處但鼓粥飯氣息而已老人寓靈湖蘭若了心禪人來參入門見其有衲僧巴鼻似非尋常粥飯者今將返伏牛拈香請益老人示之曰方今海內禪林第一賴有牛山苦行非諸方可及學道之士苟能拚捨身命一生定不空過但日用工夫單提一念話頭最爲綿密所以不得超脫得大自在者以一向死守話頭念念不捨不知參禪最先要內脫身心外遺世界離念一著所以繫念反爲念縛不得超脫大自在地耳禪人此番入山幸仗規繩大衆夾持正好隨場下手著力但於念念中看觀念未起處由在離念一著久久忽然念頭迸斷心境兩忘如脫索獅子自在遊行他時再見老人決不似今日眉目動定也

示湘潭諸優婆塞

佛住世說法有常隨四衆出家二衆曰比丘比丘尼在家二衆曰優婆塞此云近事男優婆夷云近事女以其在家能持五戒可以近事三寶堪受法利故及佛法東來隨時受化代不乏人至有明心見性入祖師之室者近來法道久湮師承無眼妄禮三拜例得一名卽自稱爲弟子其實腥膻未吐素行未改致生譏謗全無利益大爲壞法之端故老人生平未敢輕許今觀湘潭諸弟子信心篤厚非泛泛波流故強允其請但念汝等素未聞法雖云善人不知如何是善今按唯識論說心所五十一而善法唯有十一餘皆惡心所也十一法者謂信精進慚愧不貪不瞋不癡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此十一法全具爲純善人但少一法卽爲缺德汝等但能依敎持此善法各各究明時時觀察提撕於何法上有未純熟更加切磋之功務要全美而後已如此用心是爲眞實善人所言善心者卽淸淨眞心也以一切衆生各各本具如來淸淨眞心但爲惡念染汚故隨情造業而不自知今能觀察善心則一切惡法自不現前心自淸淨矣苟能有志漸漸深觀只參六祖大師開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公案時時參究是謂向上一路汝等脚跟下誰無一尺土努力前行必不相賺若肯歸心淨土卽依此法一心念佛則現生可斷生死永絕沈淪但恐偷心自欺不能作眞實行耳老人強爲汝等作如是說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切不可作世諦流布話會也

示方覺之乙卯

覺之方子支離其形而天機妙發參老人於南岳老人見其心光炯炯是於般若有夙種者每以向上示之方子心領如飲冰焉今將別拈香請益乃示之曰方子無以天全其性而殘其形以爲闕也予知天不以形累子以眞厚其德耳世之形全者衆而以形傷生者多矣孰能離形釋智以全其性耶聖人謂形爲生累故曰大患爲吾有身故滅身以歸無以其形勞而苦息矣吾佛敎化衆生但以破我爲第一義入禪之要不依形骸不依氣息一切皆離其心自寂心寂而樂莫喻焉圓覺經云當觀此身四大假合堅硬歸

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方子從此二六時中但當作如是觀觀至一念不生處則外不見身內不見心身心寂然了無一法是時始知天奪子之假實全子之眞則子之至樂不待忘形而造乎極矣子但精進作如是觀一旦洞然始信老人此語不妄

示智海岸書記乙卯

老人至五羊說法一時法性弟子與緇素皈依者衆翕然可觀亦時節因緣也未幾時故多事法會難集老人入曹谿向在會者亦多退席唯智海岸修六逸若惺恫三人不離執侍及投老南嶽則岸逸二子相隨不捨是感法乳情深義至高也老人隱居湖東不覺三載居常極其淡薄二子恬然想陳蔡之從不是過耳頃岸以師老歸省拈香請益願乞一語終身奉持老人自念老矣出世法緣會合良難經云如大海中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豈易易哉嗟子行矣應諦聽之佛言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是知佛性在人各各具足不欠一毫然諸衆生所以流浪生死長劫輪迴而不返者直以背覺合塵順生死流隨逐魔網而不自知也以不自知自覺故枉受沈淪正似持珠乞丐不知懷中本有如意之寶棄之而甘受貧窶以是之故如來說爲可憐愍者老人居常觀子天性率直忘機近道但習氣深厚不能自持往往苦被宿習所牽一入魔冐則渾身墮落苦不自知及猛然想起即恨不能跳出生死忙忙打疊修行道緣未集熟境現前習氣又發不覺隨波逐浪及至回頭照管已經多時如此起起倒倒依傍老人二十年來畢竟已靠下生死大事茫無歸宿此何以故蓋有入道之資而無堅忍不拔決定之志故脚跟下站立不住胸中多生惡覺惡習不肯痛下毒手洗刷一番耳學道如此任情不但今生不辦即千生萬劫終無成辦之時也佛言佛法難聞知識難遇今幸遇知識聞正法若當面錯過再出頭來知是幾時求如今日未可得也子今生幸遇老人一向動定無恒唯今相伴二年喜子能忍苦可謂堅志今又告別恐離老人未必如今日也嗟予老矣求再侍老人如今日亦未可得也苟終身無成

豈不辜負此生一大事因緣耶。子今行矣。所可囑者。切勿再墮魔網。當堅持特操。不可久住王城。若以二載忍苦之心。侍六祖如侍老人。信自心是佛一語。如信老人。將從前習氣。忍而不發。心心措磨。念念省察。單提一句話頭。咬定牙關。不可輕易放過。如此拌盡此生。決志不改。是則不但不離老人一步。即與佛祖周旋。坐臥經行。不出道場之外也。不唯不負老人。抑且不負自己。

示劉存赤乙卯

頃予投老南嶽。甲寅冬暮。茶陵劉季子遠來參叩。雪夜圍爐。寒燈相照。因問子一向如何用心。對曰。昔蒙和尚開示偈云。蓮華火裏生。世人謂希有。不是火生蓮。惟在心離垢。每看此話於末句。頗得受用。老人深喜。因示之曰。子於心離垢一句得力。此語不虛。亦不易到。經云。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繇是觀之。衆生與佛本來無二。所謂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但心淨即佛。心垢即衆生。生佛之辨不遠。只在心垢滅與不滅耳。以此心本來清淨。但以貪瞋癡慢五欲煩惱。種種業幻垢濁障蔽。故名衆生。此垢若淨。即名爲佛。豈假他力哉。無奈一切衆生無始業障深厚。煩惱堅固。難得清淨。必假磨煉之功。故有參禪念佛看話頭種種方便。皆治心之藥耳。譬如鏡光本明。以垢故昏。必假磨煉之藥。然藥亦垢也。以取能去其垢。故鏡明而藥不存矣。又如眞金在礦。沙石垢穢。必須烹煉之法。金精而無用其煉矣。衆生心垢難離。必須工夫精勤調治。垢去心明。故說衆生本來是佛。非一向在煩惱垢濁之中。妄自稱爲佛也。參禪看話頭一路。最爲明心切要。但近世下手者稀。一以根鈍。又無古人死心。一以無眞善知識抉擇。多落邪見。是故念佛參禪兼脩之行。極爲穩當法門。若以念佛一聲。蘊在胸中。念念追求。審實起處落處。定要見箇的當下落。久久忽然垢淨明現。心地開通。此與看公案話頭無異。是須著力挨排始得。若以妄想浮沈。悠悠度日。把作不喫緊勾當。此到窮年亦不得受用。若以悠悠任妄想爲受用。此則自誤。不但一生。即從今已去。乃至窮劫。無有不誤之時也。子向於

念佛法門有緣試著實究竟果在煩惱垢濁之中一聲佛號如水清珠以此受用但非徹底窮源耳經云如澄濁水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子只將此佛語默默自驗萬無一失若得到眞離垢處如經云明相精純不爲客塵煩惱留礙如此不惟彌陀接引卽十方諸佛亦皆同聲稱讚矣幸與子窮年雪夜此段冷淡家風世所希有苟不負此嘉會但從此去念念不離冷淡中便是離垢一條徑路步步著力必有到家眞解脫時也

示鍾衡頴

茶陵鍾生明性詩禮世家往因患難走粵參予於曹溪老人曉之以善惡報應因果之說安其心以歸其難竟解所以解者皆非億想可到機緣偶會無心自至生由是故物無恙蹈安恬無事之境然竟茫然不知其故猶然以生平未愜心快意事將用心力以圖之若探囊拾芥也甲寅除日同存亦劉子遠來相慰伴予度歲老人噫嚱而歎曰子所志是將涉海渡河而求飲甘泉泉未必得而渴愈熾且苦跋涉之勞也向以因果報應之理喻子豈忘之耶夫善惡感應捷如影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故聖人不言因果但言爲善降之百祥爲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安命定志爲誠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聖人教人以安命佛教人以隨緣其道一也安命則一毫不必强爲隨緣則一念不容妄想故佛法教人一以斷妄想爲本妄想乃貪瞋癡種種惡業之本也卽菩薩修行以至成佛報得天上人間最勝莊嚴廣大福田皆從斷妄想始以妄想斷則惡業消惡業消則百福集此所謂自求多福也故示之以偈曰世事皆從妄想生妄心消處業緣輕不須更覓菩提路只要當人退步行退步者乃休心斷妄之最上工夫也以人心本來光明廣大爲萬福之源但由妄相惡業遮障故禍日生而福日減今苟妄消業斷則一性圓明受用無邊得受用處是爲眞福是知福由己作者政非智巧機詐可致耳且佛以斷妄心則感人天之福鍾生本有功名富貴之鎡基若能直下休心將前生平所作之業從頭仔

細一一撿點。但有斷心傷理一念不合大道處。盡是苦根。一齊吐却。從新別立根本。另作一番工夫。只在休心斷妄聽命俟時。一件把作標準。潛心自己固有之事業。不必別求。一念妄想之事。如此以補前行之失。一旦災消福至。則功名富貴逼拶將來。亦無迴避處。又何用種種妄想攀緣而他求哉。鍾生果能諦信不疑。執而行之。則佛果可期。況世緣乎。勉之勉之

示袁大金

世之士紳有志向上留心學佛者。往往深思高舉遠棄世故。效枯木頭陀。以為妙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輩。謂之焦芽敗種。言其不能涉俗利生。此政先儒所指虛無寂滅者。吾佛早已不容矣。佛教所貴。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薩。梵語菩薩。此云大心眾生。以其能入眾生界。能斷煩惱。故得此名。菩薩捨世間無可修之行。捨眾生無斷煩惱之具。所以菩薩資藉眾生以斷自性之煩惱。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耳。煩惱者。乃貪瞋我愛見慢種種惡習。而為自性光明之障蔽。非世間眾生一切逆緣境界。不能磨礪以治斷之。如詩所云切磋琢磨者此也。且佛制五戒。即儒之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但從佛口所說。言別而義同。今人每發心願持佛戒。乃自脫略其五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推禪定為上乘。以其能明心見性。而不知儒亦有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己者我執也。豈非先破我執為修禪之要。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豈非頓悟之妙。以天下皆物。與己作對待障礙。若我執一破。則萬物皆已。豈非歸仁乃頓悟之效耶。及直請其目。乃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所視聽言動者皆物。而非禮則我障也。今言勿者。謂不被聲色所轉也。於一切處不墮非禮。豈非入禪以戒為首耶。但佛多就出世說。至其所行。原不離於世間。即菩薩住世所行。亦不外此。佛者覺也。能覺此心。即名為佛。非離此淨心之外別求一佛也。良由眾生惡習障重。心難清淨。故設念佛方便。求生淨土法門。且曰。心淨則佛土淨。是知念佛固淨心之妙行也。然念佛本為淨心。苟念佛而其心不淨。何取於念。持戒而背五常。何取為戒。袁生有志

向道。結友同修淨業。蓋夙習善根所發。參見老人堅請授戒。老人示之曰。戒本自性具足。若諦信老人之言。自淨其心。則戒已受。禪已修。淨土已入。菩薩妙行世出世法。二利具足。槩不出此。生其勉之

示雙輪照禪人

雙輪照禪人來參。且云將隱居山中。單究向上事。乞老人住山之法。因示之曰。古人住山。乃大捨身命處。殊非細事。專要善用其心。用心之法。單提向上一念。直須向佛祖不容處。一著立定脚跟。次則要將胸中一切知見爭言妙語。譏毒一齊吐却。次則識得本體了無一法。不可被妄想習氣影子。發生種種境界。惑亂正念。次則要看本參話頭。如六祖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本來面目公案。極力提撕。但有一切惡習現前。即將本來無一語看破。切不可隨他相續流轉。咬定牙關。此處定要把得住。方不被他搖奪。如此用心乃是惺惺時著力處。若用心著力太過。則懈怠心生。便起昏障。此時只須快著精彩。不可落在昏沈窠窟中。急須持呪。仗此呪力。足敵此魔。以藏識中多劫惡習。今被話頭逼出變化無窮境界。一切魔境從妄想生。一切昏沈從散亂生。正恰用心之時。忽一念散亂即落昏沈。是須善知永嘉寂寂惺惺四料揀語。最為切要。古人用心。但只將一句本參話頭。靠定如鐵壁銀山相似。若到一念不生處。亦是得力。不可作究竟會。直到工夫任運不假思惟。一念豁然。身心如脫空。方是工夫入手處。亦未是究竟。但能至此。自然輕安自在。便生歡喜。然此乃是本分事。未是奇特。若生奇特想。便墮歡喜魔。便起無端狂知狂解。此關最險。此皆老人有所試者。古云。枯木巖前錯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非細事也。縱使有力打過種種境界。正好修行。正好保護。未是到家。若以此為足。便起世間種種五欲因緣之念。此關難過。過者百無一二。所以不到古人田地。正是得少為足之過患也。饒你學人苦心一生。得到此地。若被此等惡習所牽。仍是墮落生死坑中。前功盡棄。可不哀哉。如此說話。古人語中所載不少。老人略為拈出。以末法中難得真正學道之人。蓋亦曾為浪子偏憐客耳。大段古人住山。不是養懶

圖快活。單爲自已生死大事。所以走向萬重寒巖。作沒伎倆活計。若在此因循度日。虛喪光陰。豈不更可悲哉。雖然。用心差別。既已知之。其山中目前變幻境緣。即水流風動。猿吟鳥噪。雲騰霧擁。縱在前更爲喧雜。永嘉見道忘山之語。切須看破。老人初住五臺龍門時。萬丈寒巖之下。冰雪堆裏。如埋死人。徹骨嚴寒。五內俱透。唯有微微一息。視從冰中出入。至此返觀覺自心一念起處了不可得。此境正是助道之緣。又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日夜不休。及雪消澗流。響若奔雷。又如千軍萬馬奔騰之狀。如此雜亂境界。初最難當。因思古人有言。聽水聲三十年不轉意根。可許入道。老人遂即發憤。於獨木橋上坐立。終日聽水聲。始則聒聒難消。久則果爾忽然寂滅。自此一切境界皆寂滅矣。所謂萬境本閒。惟人自鬧。此又是道人住山第一著工夫也。禪人記取毋忽。

示顯愚衡禪人 丙辰

向上一路。乃出家人本分事。古人發足超方。只要究明此事。近代以來。衆不知出家爲何事。安可望爲古人乎。顯愚衡禪人。初依五臺空印大師。聽習經論。久之。遂屏去。單提一念。切究本分事。萬里南詢。過曹谿。謁老人。請益。老人謂此事若不放下身心。苦功根究到水窮山盡處。終無下落。縱到水窮山盡處。古人謂之靜沈死水。又謂之平妙窠窟。若不回頭轉腦。則面前如鐵壁銀山相似。祇是得力時。不是受用處。古人用心。不是死到底。須是死中發活。始得。要在回機轉位。所以道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全身。學人到此。只索轉身別行一路。方不被他作障礙。禪人唯唯。作禮而別。乃就誅茆南嶽。未幾。老人亦曳杖而至。詢禪人。則爲病魔所撓。業經寶慶就醫。老人聞之。歎曰。禪門下衰。眞實爲生死的學人最爲難得。今斯人而有斯疾。豈天厭薄法門乎。丙辰春三月朔。風雨夜半。忽禪人冒雨衝泥而至。老人相見大喜。曰。此豈病夫所能耶。觀其眉宇津津爽氣。是知其疾已瘳八九。因再拈香請益。老人特示之曰。子之病魔。乃子之大善知識。爲助道因緣。子知之乎。切以衆生之病。病在有我。以執

我故一切煩惱衆病以之而生病生則苦必隨之自古及今無有一人不病是者唯知病病之人不爲病耳且四大假合聚必有散縱使不病何嘗不病哉若了病不病者則病不能病之矣子知今日之病不知多生劫劫病病至今日矣子若不了今日病則從此已去不知病之底止也子知生死之病而不知要出生死之病大有過於生死之病也夫何故古人以參禪不出陰界墮於識情窠臼縱有妙悟皆成我見以執四大爲我病尚可醫今離四大復執有我此病則醫王束手最難調治諸佛諸祖特特出世單爲治此一種膏肓之病費盡多少心力求肯服藥而瘥者幾何人哉禪人身病已瘳切不可被禪病侵也雲門謂法身有兩般病其言透過法身若法執不忘已見猶存亦是病極言認執之病也禪人將前所蘊一切玄言妙語及參禪執守功勛一齊唾却只到一點惡覺惡習不留定不被他養成病根直使佛祖無立脚處豈不見善財童子南詢百城參五十三大善知識各授一種法門到頭只落箇與法界等與虛空等何曾有實法緊著耶又不見毗盧遮那法身非身而托普賢妙行爲身普賢無行但以衆生之行爲行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從上佛祖出世之眞榜樣老人因謂禪人四大病身非病魔不能治禪病刺心非衆生不能治從今日去只將身如大地等則病魔潛蹤心與衆生等則我見不立我見不立則禪病自消以心不自心則本不生不生則一法不立苟一法不立又有何法而作知見障礙哉古人云捨情易捨法難禪人捨身即捨情捨見即捨法情法兩忘豈不爲大無礙解脫之人哉嗟予老矣再晤爲難禪人勉之

示李福淨

零陵李生應禎請益心性之旨因示之曰夫心性者何乃一切聖凡生靈之大本也以體同而用異因有迷悟之差故有眞妄之別所謂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以迷一心而爲識識則純妄用事逐境攀緣不復知本有眞心矣若知眞本有達妄元無則可返妄歸眞從衆生界即可頓入佛界矣達磨西來單傳心印頓

悟法門正是頓悟此心此禪宗心性眞妄之旨也若夫吾儒所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之心性則曰唯精惟一以精一爲宗極而有人心道心之別此亦眞妄之分也但世教所原不出乎此其曰道心則不迷不妄之性也其曰人心則迷性而爲情世人但知用情而不知用性但知波而不知波原水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近則水原無波習遠則逐波忘水水尙不知而況了達濕性無二乎且如本一水也而以醎酸苦辣和之則淡性亡矣其濕性則本無二也是知衆味乃妄之變也其濕性不可變也不可變者眞可變者妄若達濕性無二則衆味不可得而有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同者性也不同者妄也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可爲者性也不可爲者習也人之所習苟捨汚下而就高明則曰遠所習而近於性是可與爲堯舜者亦此習耳習近於性卽禪家漸修之行也以世儒之學未離凡近去聖尙遠非漸趨無以致其極故聖人立教但曰習曰致曰克其入道工夫在漸從不言頓悟若夫禪門則遠妻子之愛去富貴之欲諸累已釋切近於道故復性工夫易爲力故曰頓悟以所處地之不同故造修有難易其實心性之在人本無頓漸之差但論習染之厚薄此入道要也若究心性之精微推其本源禪之所本在不生滅儒之所本在生滅故曰生生之謂易此儒釋宗本之辨也心性之說盡在於此若宗門向上一著則超乎言語之外又不殢心性爲實法也

示晏幻然給諫請益

諸佛出世無法可說祖師西來亦無實法與人但爲衆生種種顚倒執著之情隨宜擊破令捨執著頓悟本有而已以衆生癡迷執著之心堅固難破加以歷劫無明煩惱業障根深難得頓悟故費吾佛四十九年無量方便爲設斷惑證眞之法從凡至聖設有五十五位之階差非是世尊好作恁般去就費婆心也以衆生心病無量故設對症之方亦無量耳及至究竟實際直到知見盡泯一法不立始是到家田地若有纖毫知見不忘猶在門外止宿草菴遣之又遣至無可遣縱然如是猶是法身邊事未是法身向上事

止是教家極則達來是宗門極則處由是觀之修行一事豈是草草便以一知半解爲得哉且如宗門自六祖已前不說參究功夫只貴當下頓悟自南嶽靑原已下根機不一多在參求保養及至五家建立門庭施設不同就裏宗旨元無差別其於應機接物如秦鏡當臺照徹肝膽至若與人解粘去縛直指法身向上一路勦絕佛法知見不到窮源徹底斷斷不肯輕易放過其在禪道大盛之時天下明眼知識甚多學道衲子處處參請印證故悟者不落邪見及宋而元知識雖多學人邪見不少不墮生滅則落空見有體無用如二乘偏空甚至撥無因果墮落外道豁達斷空或悟心未徹才見影響便得少爲足自稱菩薩口口談空心心著有竟造生死之業而不自覺如是皆未得明眼知識勘驗提撕故致禪門凋弊古德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謂是故耳大段末法參禪得少爲足者多縱有眞正學人肯下死手做工夫十年五年不變其志亦有了悟自心一切皆空因無明師印證遂落空見或識神未破墮在光影門頭或習氣未

淨被工夫逼拶變現種種境界將爲神通妙用或見諸佛菩薩現身說法或使知他心宿命能見未來之事或起種種異見此皆習氣變現若認作奇特便落魔道可惜一往工夫爲害非細此皆不遇明師又不知佛教中修心方便故誤墮耳亦有眞參實悟明見自心了無一法不能開頂門正眼便坐在淨裸裸赤灑灑純淸絕點處此名拘守竿頭靜沈死水故云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全身又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正是教人不可坐在無事甲裏便說無佛可成無衆生可度此正墮在斷見不能離此空見耳縱然到此亦是法身邊事未是法身向上事豈不聞雲門道得到法身邊隱隱的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直饒透過放過卽不可此語實是修心照膽鏡也故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却應知佛祖說法一味遣衆生執情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卽受羣邪楞嚴經中五十種陰魔非漫語也今時修行既無明師指點若不遵佛祖言教印證將何以爲憑據

耶始因衆生著有故佛破其有見二乘外道著空故佛破其空見菩薩著空有二邊故佛說非空非有破二邊見及至入佛法中又遣其佛見法見所以還至無遣正謂不見一法即如來豈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大善知識已入五十三位法門入佛境界不說成佛之事但云與虛空等與法界等與毗盧遮那等及見普賢菩薩乃爲說十種行願此便是修行學佛之大榜樣不以悟後爲無事也今人修行縱能悟徹法界若不學善財修習普賢大行終是不免墮落空見外道可不懼哉此上葛藤特爲修行無多聞慧錯誤用心不能入佛知見故不免饒舌若視爲泛泛語言不唯有負老僧且自誤不少

示玉覺禪人

蘄陽慧玉慧覺二禪人參老人於黃梅紫雲山自云心中生滅念念不停猶如野馬特求開示云何降伏其心老人示之曰學人修行爲生死大事也以心中念念不停故生死不斷欲實爲了生死必要把一切萬緣盡情放下放得乾乾淨淨然有無始習氣種子不得乾淨必須參一話頭紙上都有但不知下手工夫難易訣法必須參善知識開示方便是他行過的曉得易入處如六祖昔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當下開悟世人不知當了个妙道理會元不是个妙因昔有住今聞無住故當時放下而得開悟有何个妙如永明大師昔以念佛用心不能造入後於韋馱前拈鬮得念佛參禪世人以禪當作道理講殊不知禪乃是自心經云不生不滅是也欲明生死大事知戒律尊崇決不敢犯先要信力肯心堅志把个言妙理世事人情都要放下此參禪一著元無有个妙奇特此事極拙汝肯信否若果肯信但把從前妄想一齊放下不容潛生緩緩專提一聲阿彌陀佛著實靠定要觀此念從何處起如垂綸釣於深潭相似若妄念又生此因無始習氣太重又要放下切不要將心斷妄想只把脊梁豎起不可東想西想直於妄念起處觀定放下又放下緩緩又提起一聲佛定觀這一聲佛畢竟從何處起至五七聲則妄念不起又下疑情審這念佛的畢竟是誰世人把此當作一句說話殊不

知此下疑情方纔是得力處如妄念又起卽咄一聲只問是誰妄念當下掃蹤滅跡矣佛云除睡常攝心睡時不能攝心一醒就提起話頭如此不但坐如是行住茶飯動靜亦如是在稠人廣衆中不見有人在諸動中不見有動如此漸有入處七識到此不行如此日夜靠定不計工夫一旦八識忽然迸裂露出本來面目便是了生死的時節方不負出家之志但參禪之時不要求悟任他佛來祖來魔來只是不動念念單提行將去中間再無疑難如是綿綿密密心心無間日用著力做去自有下落

示明益禪人

學人不知向上一路但求增益知見殊不知知見立知卽無明本此不知本有而向外馳求更欲增益其明矣苟明其明則明亦不立何益之有故曰爲學日益凡言學者則向他家屋裏求安樂窩縱然求得畢竟非屬己有既非已有則樂非眞樂樂既非眞又何從而安之耶向外求安自古學人之通病非特今也明益禪人請益將謂無益而欲明之耶有益而欲明之耶若言無益無益則不必矣若言有益既有益矣又何必明之耶試看明從何明益從何益若求明其明則失本明若更求多益則返成無益凡求益者如人食已飽而更貪其味則傷食而病成矣若能隨食而吐可勿藥而愈若護病忌醫終成痞滯凡病此者雖盧扁不能治何也以貪食不吐一病也養病諱疾二病也病成忌醫三病也或從而惡藥四病也或求速效不信治本之方卽疑醫棄藥五病也或更從庸醫誤服毒藥而至損生者此不治之科也學人自棄本明而向外馳求增益知見大都若此傷哉吾少每讀醫師喩未嘗不三復聖訓竊見近世學者初爲沙彌卽能誦此老不知宗竟致虗生浪死者無限此不明之過也亦有求明而誤以不明强自爲明者誠不達本之咎耳佛言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學人苟能息心達本明不必外求益不必多增自性具足曾何虧欠明益禪人果能知此頓將從前所求多處一齊吐却如傷食人中無宿滯則元氣自復學人剗却知見可稱無事道人矣試子細檢點從前滿腹餿酸

作何氣味參參

示慧棱禪人

禪人生長休邑少貿於江湖因厭塵俗至匡山禮續芳和尚薙髮老人自南嶽來休夏金竹禪人拈香請益因示之曰汝已能捨世間恩愛身雖出家而心未明出家之事昔吾佛世尊捨金輪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覩明星悟道成等正覺爲三界師六道尊仰人天供養普度衆生同出生死此是最初第一箇出家之樣子也如此看來豈是偷安養嬾貪圖現成受用便爲出家者乎定有一段本分事也從上諸祖持爲生死大事出家至於操方行脚參訪知識特爲發明心地將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拔頓盡超脫三界永離苦趣方爲自利後聽龍天推出建立三寶是爲利他二利具足始是出家本分事禪人今日出家曾知有此事否曾知有生死大事否如何是生死即今現前五蘊身心集下無量劫來種種貪瞋癡慢憎愛習氣種子日用心心起惑造業之心元是如來佛性光明種子今被無明煩惱蓋覆日用而不自知者是以迷此佛性便是生死悟此佛性頓斷煩惱脫離生死是眞出家兒如此看來出家乃大丈夫了生死事非享安逸貪圖自在而已也不肯修行不求明心見性是爲虛消信施返招來世酬償之苦何出家之有禪人何生何緣何幸得遇明師度脫安居名山道場法侶和合又何幸遇善知識指引開導若不深生慶幸大生慚愧決志修行求出生死是爲自棄如到寶山空手而囘豈不哀哉禪人若肯發志修行最先要將從前一切煩惱憎愛習氣一齊頓斷單單志求了生死一著單將一句阿彌陀佛蘊在胸中如已命根心心不斷念到花開見佛便是了生死眞正出家之時節也若不以老人之言發起眞實信心是爲避溺投火此生錯過豈有出頭時節汝切自思自勉毋忽

示半偈聞禪人

禪人少習舉子業有出世志四十棄妻子禮紫栢老人之弟子果淸湛公祝髮於歸宗歸宗乃昔諸尊宿建法幢之禪窟有如來舍利在焉是知禪人出家之緣勝所居之地勝第未發勝心耳歸宗久

廢紫栢大師過其地慘然悲酸見枯松半折斤斧大師怒而呪土壅之冀其重榮以卜道場之再建不數年皮骨皆完於是澁公毅然重興遐邇聞之莫不仰異景從居士邢來慈矢心唱導又數年感
今上賜御藏以光名山由是殿閣遂成而堅音長老募造毗盧大像以奠安之自此三寶已具其二獨僧寶未集不足以揚法道耳禪人出家之八年老人自南嶽來遊禮舍利於金輪峰頂覩其山川秀拔詢恢復之艱難殿閣雖成禪居未就愴然荒寂中也來慈固苦心護法其力行乃吾徒事若僧徒不勇往爲之則負建立之意恐紫栢寂光有靈定不瞑目也因是致懇勸發大衆而堅音與禪人爲之綱領禪人聞說頓發勝心普化大檀莊嚴佛土即荷錫出山濱行請益老人欲堅其願力乃歡喜而示之曰

汝雖出家然猶未聞出世之行昔吾釋迦本師捨金輪王位匿影雪山六年苦行以成正覺爲人天師其實久遠劫來廣修福慧故曰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爲衆生處至若施頭目腦髓如棄涕唾非一劫二劫乃至無量劫來世世生生如此苦行方纔博得相好身土微妙莊嚴即今末法弟子一鉢盂飯皆是如來身命骨血換來留與兒孫受用由是觀之吾徒出家衣食現成安居受用豈易消受哉苟不思報佛恩體佛心行佛行理佛家事則名雖出家實資三途之苦具耳所謂體佛心者大慈悲心是行佛行者忍辱心是佛家事者廣行六度成就二嚴建立三寶宏揚法化是若不如此非佛弟子是爲賊人盜佛袈裟自滋苦本如此出家有何利益所言福慧二嚴者以志悟般若種子了達自心妙契佛心此名爲慧廣修檀度莊嚴成就衆生此名爲福故曰福慧兩足稱二足尊故今勸禪人第一要志求般若了悟自心以出生死之苦海次要廣行衆行普化十方莊嚴佛土以成淨土之淨業除此二行無可修者然佛言教化衆生即是莊嚴佛土以大地衆生沒溺貪欲苦海畢造生死苦業長劫沈淪無由自出故感三界三途之苦具所賴三寶爲福田以種般若

之種子。以為他世自受用之因緣。然須必假信實以開導。故吾徒佛子。能化一人發勝心。破慳貪。則一人淨自心。嚴一人之佛土。化多人則嚴多人之佛土。苟能化大地。使人人發心。則圓成人人之佛土。是則轉穢土成淨土。變苦具為樂具。豈不為最上殊勝之妙行哉。禪人行矣。執老人片言以往。便是豪傑之士。頓發廣大之心。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亦如八歲龍女獻珠之頃。即證菩提。自有能破慳囊。扣揮糞土。成汝願力者。禪人勉旃。萬無忘情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六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法語

示歸宗堅音慈長老行乞莊嚴佛土

匡山金輪峰頂。有釋迦如來舍利。乃法身常住之地。從昔諸祖建大法幢。先後三十七人。其間發明心地。超脫生死。不知其幾。是知茲山之靈。誠震旦之祇桓。西江之鷲嶺也。法運遷訛。與時升降。以致琳宮梵宇。委墮荒蓁。往棠栢大師遊履其地。志興復之。精誠冥感。枯樹迴榮。兆亦奇矣。於是有弟子法湛果公。志存紹述。誓圖鼎新。堅強不拔之願。如康會之求舍利於建初也。未幾果感　今上賜御藏以鎮山門。時則舍利出現。大放光明。山川震吼。草樹呈祥。誠末法希有勝事。老人於丙辰秋。自南嶽來禮如來舍利。瞻依奇絕。俯仰興懷。但見殿閣莊嚴。大有未備。若中道而廢。無異昔在荒蓁也。豈龍神呵護之意乎。以本發心檀越邪。來慈者願大而力弱。是在吾徒沙門釋子之責。故勸堅音慈公發廣大心。作難遭想。當布五體。捨四大以作莊嚴。況有十方。昔在靈山受囑之宰官居士願王。在何不普請羣集。以成就勝事。庶不負慈父之以家業託也。慈公聞說。大生勇猛。乞老人一語以為前茅。老人笑曰。無庸此也。法界海會蓮華藏中。無邊

佛刹微妙莊嚴盡在大心菩薩一念中現圓滿具足
無欠無餘全在一念感發之力正如彌勒樓中含攝
無量佛刹所以善財至前而不見者要假大士彈指
之力耳是則老人之言如向閣前一輕彈指其莊嚴
佛土但肯開門一時頓現又何假余力哉公往矣幸
無忽

示王自安居士捨子出家

新都王自安居士有子懋辰幼業儒一日思生死事
大發心出家遂自剪髮走匡廬禮雲中敬堂和尚丙
辰夏予自南岳來茲山居士訪予至以天屬至情育
離割愛者予因而示之曰學世父母所望於子者欲
其榮名顯親也故以三牲五鼎之養爲盡孝殊不知
養愈厚苦益深是累其親非眞孝也故吾佛世尊薄
金輪而不爲捨父母棄王宮苦行於雪山六年成道
爲三界尊人天之所宗仰苟不捨王宮割大愛何以
博長劫不朽之業乎故稱之曰大孝釋迦尊累劫報
親恩此非以了悟無生普度衆生爲報地乎佛說大
戒首曰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
至道孝順一切衆生故眞學佛行者將視一切衆生
爲已多生父母豈一生之親而不報乎第恐出家不
知其本也今若子以志悟無生爲根地若果決其志
不唯報有餘即養亦有餘也世之所謂孝者將以功
名博牲鼎養以娛親也功名見制於造物牲鼎有待
於所遇無論得之而貧苦且舉世求之而未必盡得
得之而未必能享抑有功名而不祿者亦有父母不
能待者亦有待之而不樂者以其聽命而不由已也
今有志於大道者求之在我享之亦在我操必得之
策懷至樂之養此雖與世俗比也居士能捨其子聽
其志自今已往若子既潛形於山谷居士亦謝塵緣
從子於山中既能割愛又能超塵有所樂地即草衣
木食而錦繡甘旨不易也其父子日夜惟道是念朝
參暮叩即斑衣戲彩無加也水流風動經聲佛號非
繁絃急管可厭也明燈淸香昏曉不斷非腥羶臭穢
可比也千丈寒巖三間茅屋視高堂廣廈卑卑也父
子相度共成無上之道享不世之榮名此必得之事
也其視一官之封一言之褒而不能必者又如雲泥

天壤矣。居士所捨者小。而所博者大。若子所逆者薄。
而所順者厚矣。豈不爲世之大孝乎。居士欣然奉教。
請銘。名願執爲弟子。老人命之曰福至。言其福自今
而至也。字曰大來。謂所捨者小。所來者大矣。故書此
以爲若子法門券

示靈源覺禪人

禪人住廬山歸宗有年。謂自知根器下劣。不能一超
直入。但發願願此生盡命誦妙法蓮華經萬部。請乞
證盟。未審此行與參究工夫同異何如。願聞示誨。老
人因示之曰。諸佛說法。譬如食蜜。中邊皆甜。本無取
捨差別。但由學人欣厭不同。故有異耳。所以吾佛出
世。特爲開示衆生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單傳。
亦祇令人了悟此一大事因緣。所言一大事者。卽指
衆生本有之自心。名爲佛性種子耳。是知經乃佛所
開示之路。禪乃欲人循路而行。持經而不悟心。與參
禪而不見性者。總非眞行。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
轉法華。持經與參禪。豈有二耶。是在學人堅持久長
不拔之志。持經卽參究。參究卽持經。所以經中佛意。
若求末世持經之人。斯豈求循行數墨者耶。古人參
究。必拌三十年苦心。今經萬部。非三十年不足。禪人
苟能持此一念。三十年住山不異。佛祖定爲摩頂安
慰矣。但辨肯心。必不相賺。切不可作二法會也

示蘄陽宗遠庵歸宗常公

常公有志向上事。專持法華經。聞老人至匡山。匍匐
而來。相見於東林。自陳誦法華經。於十方佛土中。唯
有一乘法。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於
此懷疑。不知如何是一乘。如何是方便假名。願垂開
示。老人謂之曰。所云一乘者。乃一切衆生之本心。吾
人日用現前知覺之自性也。以此心性是一切聖凡
之大本。故說爲乘。乘者是運載義。故曰三界上下法。
唯是一心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卽吾人日用六
根門頭。見聞不昧。了了常知。不被塵勞妄想之所遮
障。光明普照。靈覺昭然。卽此一心是佛境界。則運至
於佛。若以此心廣行六度。攝化衆生。不見有生可度。
亦不見有佛可成。如是一心卽菩薩境界。則運至菩
薩。卽以此心觀諸四諦。能斷愛染煩惱苦因。高超三

界證寂滅樂如此便是二乘境界則運至二乘若以此心精修梵行四禪八定則是四聖四禪境界則運至梵天能修十善斷上品惡則感六欲諸天境界則運至諸天若迷此一心恣殺盜婬斷佛種性則感三途劇報則運至三惡道中是故佛說三界唯心除此一心無片事可得唯此一事更無餘事故說一乘非此心外別有一法可說也若心外有法是爲外道邪見非正法也若了此心則知三賢十聖及一切衆生皆一心之影響道是假名則知佛所說三乘十二分教隨機施設皆是假名引導衆生元無實法與人也種種方便皆爲開示此心不是更有異法爲衆生說也不唯佛是方便卽末後拈華迦葉微笑及達磨西來單傳心印亦是方便所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言直指早是曲矣末法學人不達自心專向外求到底絕無眞實受用及有志參究向上事不知本來無法不了自心一味眞實更要別求玄妙如此用心不唯正眼不明抑且墮落外道邪見名雖學道不知翻成地獄種子豈不哀哉老人嘗謂學人直責眞實用心自淨煩惱習氣業識種子破得一分業識便露一分佛知見達一分佛境界斷得十分業識便是十分佛境界豈有心外別將巧法逗湊將來可爲佛境界乎禪人更莫狐疑但只了知自心卽是一乘若悟諸法但有假名便是眞實工夫直須一切處不迷如此著力做工夫不必更作一種思量較計都是邪見種子也

示古愚拙禪人

古愚禪人自浮梁來參金輪請益做工夫老人因問汝日用如何用心答云作唯心觀又問汝作觀時還見有境否答曰到這裏總不見有境老人曰既不見有境將什麼唯心禪人曰某甲只是不忘能老人曰汝說唯心是以知見做工夫其實未達唯心境界古德云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卽不生汝於現前境界還生分別否若作觀時似乎忘境逢緣依然分別逐境生心如此該硬說唯心終是不得實證縱是忘得前境若執著唯心則是不能忘心乃忘所未忘能故心境不得混融是名智礙況未

得忘境强說唯心以作實法者乎古德云絲毫未透如隔千山直饒做到心境兩忘一法不立猶知見邊事況以思惟心作究竟想豈不爲自瞞者乎禪人今去南嶽萬峰深處諦觀水流風動鳥語山光觸目盈耳了無身心世界之相打成一片只這唯心二字亦須拋向十方世界外更有事在若墮唯心窠臼依然無出頭分

示袁公寥

佛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傳曰人可以爲堯舜由是而知靈覺之性物之本也人莫不具竊觀古今生人豪傑不少而聖賢不槩見者何哉蓋以習染之偏隨情逐逐而不返也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苟能自求知則聖不難矣故曰自知者明以不自知故迷日厚而心日昏苟有豪傑之士塞情而復性則聖可期而事業當垂不朽矣佛之十戒孔之四毋禪之一心皆復性之要有志之士可不勉哉袁子道生今素亮者往通問予於曹溪知爲上根利器及予過匡山生遠候予見其所賦骨奇性敏但習重而氣高故但任習而不見性苟能奮力遠情復性則不驕不背不逆寡不雄成則器廣而不溢志堅而不移心冷氣消則可坐進此道矣聖賢可期況事功乎老人愛之示究心之法大似圯上之教履耳因字之曰公寥冀其日淡於爽口也

七已下古本卷三

示參禪切要匡山禪堂小參

禪門一宗爲傳佛心印本非細事始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以楞伽四卷印心是則禪雖教外別傳其實以教應證方見佛祖無二之道也其參究工夫亦從教出楞伽經云靜坐山林上中下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此實世尊的示做工夫之訣法也又云彼心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相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此是如來的示悟心之妙旨也又云從上諸聖轉相傳受妄想無性此又的示秘密心印也此黃面老子教人參究之切要處及達磨示二祖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達磨最初示人參究之要法也傳至黃梅求法嗣時六祖剗道得本來無一物便得衣鉢此相

傳心印之的旨也。及六祖南還示道明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此是六祖第一示人參究之的訣也。是知從上佛祖。只是教人了悟自心。識得自己而已。向未有公案話頭之說。及南嶽青原而下。諸祖隨宜開示。多就疑處敲擊。令人回頭轉腦。便休。即有不會者。雖下鉗鎚。也只任他時節因緣。至黃蘗始教人看話頭。直到大慧禪師。方纔極力主張。教學人參一則古人公案。以為巴鼻。謂之話頭。要人切切提撕。此何以故。只為學人八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念念內熏。相續流注。妄想不斷。無可奈何。故將一則無義味話。與你咬定。先將一切內外心境妄想。一齊放下。因放不下。故教提此話頭。如斬亂絲。一斬齊斷。更不相續。把斷意識。再不放行。此正是達磨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的規則也。不如此下手。決不見自己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在公案語句上尋思。當作疑情。望他討分曉也。即如大慧專教看話頭。下毒手。只是要你死偷心耳。如示衆云。參禪惟要虛却心。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如欠人萬貫錢債相似。晝三夜三。茶裏飯裏。行時住時。坐時臥時。與朋友相酬酢時。靜時鬧時。舉個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向個裏看來看去。沒滋味時。如撞牆壁相似。到結交頭。如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要汝辦一片長遠身心。與之廝挨。驀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一悟便徹底去也。此一上是大慧老人尋常慣用的鉗鎚。其意只是要你將話頭堵截意根下妄想。流注不行。就在不行處。看取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向公案上尋思。當疑情討分曉也。如云心華發明。豈從他得耶。如上佛祖一一指示。要你參究自己。不是向他玄妙言句取覓。今人參禪做工夫。人人都說看話頭。下疑情。不知向根底究。只管在話頭上求。求來求去。忽然想出一段光景。就說悟了。便說偈呈頌。就當作奇貨。便以為得了。正不知全墮在妄想知見網中。如此參禪。豈不瞎却天下後世人眼睛。今之少年。蒲團未穩。就稱悟道。便逞口嘴。弄精魂。當作機鋒迅捷。想著幾句沒下落胡言亂語。稱作頌古。是你自己妄想中來的。幾曾夢見古人在。若是如今

人悟道這等容易則古人操履如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似這般比來那古人是最鈍根人與你今人提草鞋也沒用處增上慢人未得謂得可不懼哉其參禪看話頭下疑情決不可少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只是要善用疑情若疑情破了則佛祖鼻孔自然一串穿却只如看念佛的公案但審實念佛的是誰不是疑佛是誰若是疑佛是誰只消聽座主講阿彌陀佛名無量光如此便當悟了作無量光的偈子幾首來如此喚作悟道則悟心者如麻似粟矣苦哉苦哉古人說話頭如敲門瓦子只是敲開門要見屋裏人不是在門外做活計以此足見使話頭起疑其疑不在話頭要在根底也只如夾山參船子問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便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云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若是夾山在鉤線上作活計船子如何捨命為得他此便是古人快便善出身路也在昔禪道盛時處處有明眼知識天下衲子參究者多到處有開發況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今禪家寂寥久矣何幸一時發心參究者多雖有知識或量機權進隨情印證學人心淺便以為得又不信如來聖教不求真正路頭只管懵懂做即便以冬瓜印子為的決不但自誤又且誤人可不懼哉且如古之宰官居士載傳燈者有數人而已今之塵勞中人麤戒不修濁亂妄想仗己聰明看了幾則古德機緣箇箇都以上上根自負見僧便鬬機鋒亦以自己為悟道此雖時弊良由吾徒一盲引衆盲耳老人今遵佛祖真正工夫切要處大家商量高明達士自有以正之

示董智光

董生斯張生長富貴之室早發求出生死之心蓋夙習般若勝緣內薰之力也先參雲棲大師授淨土法門頃參老人於雙徑願受優婆塞戒且自發露罪業深重願求出苦之要用何修習以滅罪愆老人因示之曰學人即知罪根深重古德教人隨時消舊業切莫造新殃佛為業重衆生開懺悔一門最是出苦方

夜偈曰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是爲正行此外皆助方便也衆生自性與佛平等本來無染亦無生死去來之相但以最初不覺迷本自性故號無明因無明故起諸妄想種種顚倒造種種業妄取三界生死之苦是皆無明不了自心隨妄想轉如人熟睡作諸惡夢種種境界種種怖畏衆苦難堪及至醒來求夢中事了不可得是故衆生墮在無明夢中隨妄想顚倒造種種業自取諸苦醒眼看來諸顚倒狀豈可得耶即今現在無明夢中如何能得消舊業須是以智慧光照破無明的信自心本來清淨不被妄想顚倒所使則諸業無因以妄想乃諸業之因也此何以故由無始來迷自本心生生世世以妄想心造種種業業習內積八識田中以無明水而灌溉之令此惡種發現業芽是爲罪根一切惡業從此而生今欲舊業消除先要發起大智慧光照破無明不許妄想萌芽潛滋暗長若能於妄想起處一念斬斷則舊積業根當下消除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覺照稍遲則被他轉矣若能於日用起心動念處念念覺察念念消滅此所謂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以無明黑暗唯智慧能破是謂智慧能消除也若晝夜不捨勤勤觀察不可放行但就妄想生處窮究了無生起之相看來看去畢竟不可得久久純熟則自心清淨無物無物之心是爲實相若常觀此心又何妄想可容積業可寄耶如此用心是名觀照三昧若自心煩惱麤重無明障處不自覺知如此則古德有教學人參究即將念佛審實公案正當著力提起一聲佛號橫在胸中即便審究這念佛的畢竟是誰如是隨提隨審並不放空將此疑團橫在胸中如已命根更不放捨一切動靜閑忙去來坐立唯此一事更無餘事如此用心纔見妄想起時就將此話頭一撥則當下粉碎一切妄想自然掃蹤滅跡矣以此話頭如日輪當空無幽不照只恐心力懈怠不肯著實提撕故不能敵妄想耳若敵得妄想消處便是舊業消滅時也捨此一著便向心外別求則諸佛出世亦無懺悔處此在自力非他力可代也若惡習強猛力不能敵者在昔佛有明誨若修行人習氣不

除應當一心誦我無爲心佛所說心呪此實格外方便也以各人藏識潛流習氣深厚智力不到不到之地必須仗佛心印以密破之譬如難破之賊必請上方之劍此須早晚二時自取方便唯以參究工夫爲第一義耳老人以此指示大似與盲人拄杖子其實行在已躬非師友可代也以居士志歸法門故名之曰福覺要以覺照爲行本也字之曰智光非智慧光又何以破癡暗耶但須覺照不昧智光現前便是了業障出生死之時節也

示聞汝東

維摩居士住毗耶離城家居盡屏所有獨寢一室以示疾說法即文殊等三十二大士窮其舌辯不能當杜口一默此從古在俗第一善作佛事者也老龐盡散家資從馬祖得西來大意乃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此又善學維摩者也汝東居士其以二老作知識乎

示徑山堂主幻有海禪人

佛祖一心教禪一致宗門教外別傳非離心外別有一法可傳秖是要人離却語言文字單悟言外之旨耳今參禪人動即呵教不知教詮一心乃禪之本也但佛說一心就迷悟兩路說透宗門直指一心不屬迷悟要人悟透其實究竟無二如來藏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此豈屬迷悟耶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六祖云本來無一物即般若無五蘊根塵識界及出世三乘之法也以無所得故得菩提與覓心了不可得豈二法耶是知教說一心所多者凡情聖解耳參禪頓破無明是絕凡情也悟亦吐却是絕聖解也斯則禪呵知解而教未嘗不呵也今參禪人從教迴心者不能忘知絕解提話頭不能忘情絕跡皆在所呵何其毀教謂不足取耶今棄教參禪者果能先解本無凡聖不屬迷悟是爲見地依此參究當人一念若存絲毫情見及爭妙知解總是未透皆生死邊事豈可便以爲得耶今無明眼知識印證若不以教印心終落邪魔外道但不可把佛說的語言文字及祖師爭妙語句當作自已知見必要參究做到相應處如經云一切煩惱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如此便

是頓悟的樣子。不得將煩惱習氣。夾雜知見。當作妙悟也。亦不是別有。只是消盡煩惱習氣。露出本來面目耳。故云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豈不見夾山未見船子時。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是道吾在座不覺失笑。既見船子後。道吾遣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山仍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山仍曰法眼無瑕。僧回舉似道吾。吾云這漢此回方徹。此便是伶俐座主棄教參禪的樣子也。海堂主久親教乘。今棄所習。單求向上一路。且看夾山前後兩轉語一般。道吾爲甚肯後不肯前。試看不肯在甚處。肯在甚處。這裏定當得出。管取教意祖意一齊吐却。他日便可把一大藏教一口吸盡。字字化成光明藏也。葛藤不少。珍重珍重

示徑山西堂靈鑒智禪人

承教有言。一切法不生。我說刹那義。初生即有滅。不爲愚者說。古德云。悟無生者。方見刹那。然既悟無生。又何有刹那之可見。若見有刹那。則非悟無生。今何云悟無生者。方見刹那。是則無生刹那。一耶異耶。佛依不生說刹那。則非異矣。祖師云。悟無生者方見刹那。則無生刹那。又非一矣。若離一異求之。則無生意亦繫驢橛矣。潙山云。今人一念頓了自心。名之爲悟。即以所悟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然流識者。謂微細生滅。即刹那心也。言悟後而修。則是悟而後見也。且悟後方見刹那。則前悟者非眞無生明矣。今參禪提話頭。雖云著力。而微細生滅。流注潛行。如石壓草。豁然不見。若不斷生滅。如何得悟無生。若非無生。又何以敵生死。若悟而後見。則世尊依刹那而說無生。又爲剩法矣。西堂飽餐教義。今棄所習。單提向上一路。於此試定當看。但不可作義理和會。亦不可向意解中求。能於一念刹那中。頓見無生。則佛祖鼻孔一串穿却

示知希先山主

山主久棲講肆。從少林參諸祖機緣。今盡屏所習。單提向上一路。弔影雙徑。適老人來。因拈香請益。老人示之曰。此事人人本無欠缺。圓滿具足。所以日用不

知不得受用者。直爲無始惡習種子。積劫熏染根深。已是難拔。今又新熏言教文字。祖師公案。種種知見。更增一重障礙。雖要求明自己。轉求轉遠。此何以故。只爲昧却自己。向他取覓耳。以積生煩惱習氣。名煩惱障。予妙知見。名所知障。若二障消除。本體自現。今參究向上事。先要將從前所學。一切文字語言。予妙道理。名爲襍毒。盡情吐却。單提本參話頭。重下疑情。斬斷妄想煩惱根源。使內不得出。外不得入。前後際斷。中間自孤。只有一箇疑團。作自己命根。疑到疑不去。用力不得處。一覷覷定。看他畢竟是個甚麼。看來看去。拶來拶去。自有倒斷時也。但存絲毫知見。於中便隔千里萬里。但看初祖云。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便是歸家第一條路也。若心不肯死。疑不切當。則千生百劫。終在途路耳。山主但將精神收向此中。管取他日得處。定不是之乎者也。可到。萬萬勉之

示嵩璞恩山主

古德教人參禪做工夫。先要內脫身心。外遺世界。一切放下。絲毫不存。單提一則公案話頭。如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或審實念佛的是誰。隨舉一則。橫在胸中。如金剛王寶劍。將一切思慮妄想。一齊斬斷。如斬亂絲。內不容出。外不容入。把斷要津。築塞咽喉。不容吐氣。如此著力。一眼覷著這提話頭的。畢竟是個甚麼。如此下疑。疑來疑去。疑到心如牆壁一般。再不容起第二念。纔有妄想潛流。一覷覷見。便又極力提起話頭。再下疑情。又審又疑。將此疑團扼塞之。心念不起。妄想不行時。正是得力處。如此靠定。一切行住坐臥。動靜閑忙中。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睡夢中。亦不放捨。唯有一念話頭。是當人命根。如有氣死人相似。如此下毒手。撕挨方是個參禪用工之人。用力極處。不計日月。忽然冷灰豆爆。便是大歡喜的時節。若悠悠任意。一暴十寒。恐終無得力時也。山主有志向上事。當以此自勉

示粟密顯禪人

學人日用。觀四大如影。觀目前如夢事。觀心如急流。觀動作如機關木人。觀聲音如谷響。觀境界如空華。作是觀時。無我。我所。無動我者。無作爲者。去來坐立。

無起無止應念無生是名入無諍三昧

示曇衍宗禪人

宗禪人少遊講肆習性相義久之以不見自性起疑參究有日汞有所入遇老人至雙徑拈香請益因示之曰古人云不貴子行履只貴子見地所言行履者趣進工夫也見地者了達自心爲行本也行本不明則趣操失旨故參學之士以見地爲先所言見地者乃的信自心本來清淨了無一物不獨凡情聖亦不立但因無始無明自蔽妙明故起種種顚倒妄想分別造種種業譬如醒人無事而忽於睡中作種種夢夢中苦樂等事宛然現前及至覺來求之了不可得是謂無中生有豈實法耶但癡人顚倒執爲實有此乃見不徹也及佛出世說種種法乃破夢之具耳亦無本也而學佛法者又執爲已實有之法此乃夢中增夢耳今參禪之法無別妙訣直是打破夢想顚倒若了知本無的信自心清淨無物則達妄想非有了妄不有則知佛法破妄想者亦本非有佛法是藥妄想是病若藥病不立則本體安然如此則知藥病皆病今參究所提古人無字公案乃攻藥病之藥也是謂以毒去毒若知本無物則參之一字又下一毒也豈可將此作爭妙會耶若不信自心縱參亦是誤服毒藥禪人能信之乎當於一法不立處參

示顧山子

予居雙徑之寂照居士顧山子來參扣其業曰事形家次至化城因指點山水談造化之精妙超乎形氣蓋得其精而遺其麤者因詰之謂嘗見悟一篇是篇乃予門生周子所述予嘗序之曰一乃萬物之本造化之蘊也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爲天下正正則不滑於邪而固其本也然人與物理與氣心與形均一也一得而衆理歸之語云識得一萬事畢故吾徒參爭之士必曰萬物歸一一歸何處斯則歸一可知一之所歸則不可知也今夫人者萬務交固萬慮攻心紛紛擾擾竟莫之寧乃不識一之過也居士既能觀天地造化之歸一而不識身心性命之歸一是知二五而不知爲十也苟知性命之歸一則萬化備在於我矣可不務哉

示譚梁生

譚生根器最利。蓋從夙習般若中來。然般若乃衆生佛性。各各具足。而根有利鈍之不同者。良由五慾習氣有厚薄之不等耳。其利根者因久習般若淨除染汚習氣。及至今生聰慧明利。而人不知返將利根聰明作染汚惡習之資。是名顛倒也。以般若內熏。故時時有出塵志。且曰我至某時待世事了畢。卽去學道。此等見識。舉世皆然。以有將來之念。故目前種種應緣境界。由抱未來高尚之志。視爲不足爲。亦不屑爲。以此虛想。返增貢高我慢之心。謂他人無此心。皆庸品耳。而自己將目前放過。世出世間二者俱失。虛送光陰。及至將來。未必可如初志也。且又心不檢細行。情存鹵莽。以我見作高明。此尤誤之甚也。如此喚作有志氣。返不若三家村裏田舍翁。他無別想。歲歲生涯不缺。可不愧哉。聖人教人不躐等。故曰素位而行。老子曰跨者不行。惟今既有此向道之志。就從今日切切仔細。就規矩上做將去。將一片眞實心學道。不染汚的現前行將去。若目前時時刻刻不放過。則將來不脫空。若目前以虛想空頭。且待將來。是涉河求井而止渴也。豈不愚哉。譚生請直看目前不虛放過。一著便見平生下落。

示曹士居

凡民日用不離見聞覺知。而聖人亦然。其用旣同。而有聖凡之別者。在知與不知之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學人復聖工夫。只在日用不知處求其固有之知。若見本有之知。則一切聲色貨利。了然不被所感。如是遇境逢緣。如鏡現像。無一物可動於中矣。此入道之要門也。

示馮延齡

學人向道。第一要怕生死。次要知生死根。生死根者。卽日用現前種種憎愛取捨。我慢貪瞋癡業。是旣此是生死苦根。發心要斷。更無他術。只是起時就照見。定不容他起。當不起處。則當處消滅。消滅時更不相續。如此用心。念念不放過。心心不昧。其知自靈。知若靈。則觸境境不牽。心觀心。心不附境。心境不到。則生死無容寄矣。如此用心。不必別求玄妙

示寒灰奇小師住山丙辰

奇先證達大師求出世法師許可令參老人為之薙染依老人數載以刻大藏因緣復歸本師執勞此大役非一日矣今以老病覓大休歇場意卜之無當也老人來雙徑見奇氣雖弱而心力更强以向十餘年來得單提向上一路少有把鼻但欠一地一聲耳談及歸休地老人示之曰盡大地是寂滅場唯在學人肯放下處便是休歇地耳又何從他覓哉古德云不離真有立處立處即真良由自心生滅一向循情種種取捨故頭頭障礙三祖大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云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若不如則窮盡十方無可休之地矣老人觀雙徑乃八十八祖說法地大慧禪師亦歸宿於此即汝本師和尚脚跟遍海內立足無卓錐畢竟以刻大藏因緣故得埋骨與大慧同坑況汝隨本師願輪刻經於寂照開山皆汝用命之地即汝放捨身命處也老人知汝不能放捨者乃我見未忘非癩病也以淨法界中佛祖衆生大家有分獨我見者不能入若見有我則視佛祖皆是入相入與我相對如此則終無可避之人亦無可休之地矣汝自不休則無地可休汝若肯休則當下便休一切放下方為大休休則佛與衆生皆即避影亦無地可容渠矣汝求向上一路雖云奇特不若放下平貼耳古人云家邦平貼到人稀若到平貼地則佛亦不做更何向上可求耶

示石鏡一禪人

古人為生死大事不明走向山中吊影單棲專為究明己躬下事故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不是養懶圖安閒任意度時也必欲究此大事只可運糞出不可運糞入直須將妄想惡習文字知見一齊吐却放得胸中乾乾淨淨了無一法當情只是一個話頭作自己命根古人三十年不雜用心正是此耳若今住山任意悠悠隨情放曠妄想起來又要逗湊幾句詩作兩首偈當悟的道理消遣日子如此只是一個養懶的癡漢如何喚作住山道人不唯虛喪光陰抑且虛消信施挨到臘月三十日將什麼見閻老子不是將一首詩一首偈便可抵得他過也禪人當思為甚住

山畢竟要討個下落方不負百劫千生一遇之勝緣古德云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誠爲苦也可不念哉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六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七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法語

示太素元禪人

凡學人先習教乘迴心向上一路雖是有志無奈藏識中有新熏文字襍毒習氣舊熏貪瞋癡愛煩惱習氣內外交攻最難打疊要放放不下要斷斷不得要止止不住因此要提話頭如水上葫蘆過捺不下只管與之打交滾最是難下手及下手不得便打退鼓了也如此乃是沒志氣無力量人說甚參禪如今初心只管將心內外一切道理知見及妄想思慮一齊放下放了又放放到無可放處方纔提起一則公案話頭如趙州無字橫在胸中因甚道無重下疑情若疑情得力則妄想不起若纔見起時切不可與之作對將心要斷他亦不得將心止他亦不可相續他但只覷見便撇過一撇便消急急提起話頭深深看覷則彼妄想自然掃踪絕跡矣此是初心下手做工夫的訣若話頭純熟妄想自稀不作障礙久久疑情得力妄想暫歇時便得一念歡喜也得些歡喜處不可當奇特但從此好用功耳禪人棄教從禪初心最難故以此示之切不可視作小事

示恒河智禪人持法華經

禪人出家浮渡久執侍澹公得任持法門居化城有年化城乃刻大藏地爲海內法窟禪人力任常住綱維百務老人適來雙徑禪人作禮請益願持法華經老人因示之曰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一切衆生佛之知見令其悟入所言佛知見者乃衆生本有之佛性也今被無明封蔀而爲妄想知

見故日用見聞知覺隨情造業以取生死之苦不自覺知我釋迦大師特特出世一番單爲開示此事使之悟其本有不假外求若悟此本有則日用六根門頭應緣作用者皆佛智現前名佛知見非衆生妄想知見也若悟此知見則頭頭法法皆眞實用心凡一切動用諸行皆眞實妙行都爲成佛眞因矣故經云乃至擧一手或復小低頭乃至一香一華以此供養佛皆已成佛道徵因小善皆成佛眞因況身任衆務捨命爲法豈非成佛之眞種乎吾佛教人持法華經者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如來室者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謂人能奉如來三者之教乃名眞持經人若不能入此三法門則單持安樂行品念念思惟心心願入晝夜不忘如此則六萬餘言字字光明現於六根門頭矣若不入此法門縱能持百千萬部但是與義作讐家豈眞持經者耶若不信老人更當請問文殊彌勒

示王鹿年丁巳元旦六日

王生鹿年生長淮西來禮徑山謁老人乞語老人見其負義氣而有慈心因謂之曰子聞之古有大力之人乎敵人者愚敵已者智愚者常弱智者常勝之道也聖人教人以不用爲用故曰柔勝剛弱勝強易曰剛而能柔吉之道也項羽拔山擧鼎力雄千古及敗別虞姬噓唏泣數行下是能敵人而不能敵已者也聖示人直顯子曰克已復禮爲仁古今學者皆知克已之語而不能作勝已之業豈智也哉王生有力於此當不墮凡夫數可耳

示在順侍者

順侍者生於西蜀少沈賤役幸般若之因不昧少小即知參妙峰大師發出世心亦夙種內熏而使之然適遇澹居和尚入蜀時順執侍直指徐公素喜其信心遂命禮澹和尚求出苦法薙髮爲沙彌老人來雙徑順充侍者日夜精勤無怠老人初憐其蠢蠢時時激發順時聞老人開示衲子亦眉開津津動色是知衆生佛性種子待時而發也因請益老人乃開示以念佛審誰字公案教其參究順亦能領荷第恐無決

定爲生死心不能捹命到底又恐宿習惡知惡見中道遮障流入邪網除此二病則單一念晝夜六時緊抱疑團即二三十年不悟不休縱今生不悟將作勝因來世出頭便知此事雖經多劫終不失正因種子若立志不堅用心不切別起邪思不但辜負此生即千生萬劫亦無出頭分也

示在介侍者

紫栢老人全身荷負大法欲建法門中興之業故刻力刪大藏經此一段大事因緣非小小也末後全付擔於澹公一肩荷之經既刻而貯不得其宜則復化城之功又非小小化城復非一手一足之力侍者在介事事賈勇先登不避艱險其功居多此又衆中之尤難也嘗謂世人未有無所爲而樂用者即古豪傑皆然況其他乎漢高帝天下既定功臣未封忽見沙中偶語問子房子房曰此從兵戈中冒矢石經萬死一生者皆欲得尺寸之封今未見封故偶語耳於是即封之此古昔用人之格也今觀介侍者初心無他圖圖出家耳今奔走七年化城定矣大法已得所矣其居功者寧無偶語乎老人謂今當可以如來之賞而賞之也介侍者即以老人得如來之大賞若不能奉如來法持如來戒行如來事萬一破戒壞法如來亦有三尺在也愼之哉

示在淨沙彌

佛說二十難中云得人身難生中國難得遇佛法難親近善知識難生正信難此五乃難之難者沙淨彌已具其四所欠者唯生正信耳今幸出家得遇大善知識爲依歸又渾身跳在佛法大海此何修而得何緣而至若不奮發勇猛生大正信將此一片幻妄身心洗得乾乾淨淨捹一條性命志出生死廣修萬行結成佛無上之大緣豈不當面錯過失多生善根種子耶古德云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向袈裟下失却人身爲誠苦耳佛言心如絃直可以入道所言絃直者謂無委曲相也如何是委曲相謂機械巧心諂心乖心覆過心無慚愧心懶惰偷安心見人過失心貢高我慢心自是非他心不生孝順心慈愍心總之一切不善心皆是自心之委曲相也今要發心只須

將前一切心盡行掃除時時撿點念念照管不許放行恐不能頓斷將古人一則公案橫在胸中習氣發時便提此話頭與之撕捱久久純熟則心自條直而道念日增行門日進心地日明如此一生始謂不虛度也不然待生死到將何抵對沙彌當自思之切不可作等閒輕意放過

示性田徒海耕行者

歷觀古之豪傑涉艱難困苦操長遠不退之志者槩不多見其人若晉五臣從重耳亡在外十九年無怠心者蓋亦日夜望咫尺之封垂不朽於竹帛耳此乃名利牽心故忘身從事古今世人之常情也若田道人者從達大師二十餘年寢食俱廢一息未嘗少怠小有過差痛責重杖居常兩腿如墨竟不起一怨心出一怨言以至觸犯大難以死從事在寂寞苦空門中竟何所圖乃能精進堅强不拔如此哉由是觀之較古忠臣義士所絕少者今於道人見之矣及死得從葬大師於雙徑予謂此一坏土不但俗人卽僧徒亦不易得是於法國土中已得茅土之封也非亡身血戰何以有此臨終以此卷付其徒朱道人今濬公爲名曰海耕亦法門功臣世業之券也豈小緣哉

示朱素臣

士人學道多以讀書爲妨礙老人曰讀書何礙道但不讀書時多被無端妄想擾亂若就閑時能攝心一處把斷妄想不行心心在道念念不忘如此則學道時多讀書時少也老人嘗示學人當要念頭起處卽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果能如此用心則妄想自斷外事自然無擾道力自强工夫必易就耳

示沈止止

道不欲襍襍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入古云學道志當歸一吾所謂一者一其志耳今既知參究功夫卽將所參公案橫在胸中不論閑忙動靜迎賓待客日用云爲一切處提撕不得放過放過則被境擾擾則生厭厭則但有求閑之心無念道之心矣心志歸一則百事可做凡用心處只在念頭起處著力起卽看破看破卽當下潛消更不相續被他掉弄是參死訣法故曰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此正易處細處下

手便覺省力若捨此更待閑時靜時方做工夫如此則盡此生無入道之時也況生但就一念上做不必向外馳求即禮佛持呪也只在一念信力上做總之種種方便皆是攝心之法耳

示澹居鎧公

古之忠義之士非有大力不足以任大事力有心力有氣力語云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以形太勞則枯精太勞則竭神太勞則歇莊周言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此言過用而不知所養也故老氏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嗇者有而不盡用也養形謂治人養性謂事天吾佛所謂六根奔於六塵之境久而遂勞謂是故也是知古人任大事者未有不以有餘而從事於物也如漢高帝以力取天下百戰百不勝及一勝即成大事豈非善守有餘以治不足者哉先大師以法門大事付公一肩荷之不遺餘力當百折之衝秋毫皆窮神極力以赴之以其志有餘而不暇顧其形之易瘁也今也有形易化時往難復當及時休養以全其天和所謂本立而道生也以公生平所學以明心爲格若心廣而形眇則力全而任有餘未盡之業猶千里之行以暫息而至公必有以自處也何如

示念佛切要 在雲棲爲聞子將子與母氏說

念佛求生淨土一門元是要了生死大事故云念佛了生死今人發心因要了生死方纔肯念佛只說佛可以了生死若不知生死根株畢竟向何處念若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生死根株古人云業不重不生娑婆愛不斷不生淨土是知愛根乃生死之根株以一切衆生受生死之苦皆愛慾之過也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也不是一二三四生有的乃自從無始最初有生死以來生生世世捨身受身皆是愛欲流轉直至今日翻思從前何曾有一念暫離此愛根耶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無窮今日方纔發心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何曾有一念斷著既不知生死之根則念佛一邊念生死根只聽長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這等任你如何念念到

臨命終時只見生死愛根現前那時方知佛全不得力卻怨念佛無靈驗悔之遲矣故勸今念佛的人先要知愛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念要斷這愛根即日用現前在家念佛眼中見得兒女子孫家緣財產無一件不是愛的則無一事無一念不是生死活計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不知正念佛時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得下直如正念佛時只說念不切不知愛是主宰念佛是皮面如此佛只聽念愛只聽長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回光看看這一聲佛果能敵得這愛麼果然斷得這愛麼若斷不得這愛畢竟如何了得生死以愛緣多生習熟念佛纔發心甚生疏又不切實因此不得力若目前愛境主張不得則臨命終時畢竟主張不得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知為生死心切要斷生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方纔了得晚之晚矣所謂目前都是生死事目前了得生死空如此念念真切刀刀見血這般用心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故在家出家但知生死心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豈更有別妙法哉

示雲棲侍者

大師未入滅時前十九年起居食息侍者日夜周旋凡一切密行無不覩一切微言無不聞一切塵機無不達一切心事無不知是則大師之全身色相音聲無不昭昭於心目之閒即親近數千萬衆皆不如侍者之真知實見者也即今大衆人人見大師滅度只侍者獨不作滅度想耳末法修行淨土都要說想彌陀妙相以未得親見面目即想亦不真要聞彌陀說法則思亦不真我觀大師則彌陀之化身侍者執侍已久豈可忘卻大師又向他家求佛法開示我謂侍者更不必作別想只想大師如生前一一規模法範音聲語言作事威儀修行觀念利生慈悲細細從頭至足終日竟夜一一通想一過如此則念念想時就是彌陀出現時也纔有一念忘卻便是負恩德入生死之時老人無法可說但以大師全身安向汝心中不可吐卻便是我老漢隱身三昧也汝諦思之

示等愚侍者

自心念佛念佛念心心佛無二一念念不住能念不立所念性空性空寂滅能所兩忘是名即心成自性佛一念遺失便墮魔業

示玄津壑公

公受業淨慈乃永明禪師唱道地初薙髮禮永明塔於荒榛凡事一遵遺範手自行餘爲師承卜遷師塔於宗鏡堂後誓不募化唯行法華懺儀堅持其願而集者如雲塔工既成修宗鏡堂築三潭放生池皆永明本願也余弔雲棲大師將往淨慈公料理宗鏡堂爲駐錫所予入門禮永明大師塔觀其精妙細密經畫如法纖悉毫末咸中規矩予留旬日繞千百衆人人充足法喜內外不違諸凡井井顧指適可如不經意予以是見公才堪經世慈足利生不獨有深心實具無方妙行非乘宿願未易能也予既行公送別請益予因示之曰爲佛弟子人有眞僞行有理事才有體用心有廣狹均名僧也而就中不同如胥壞故善發利生之門有其多種佛呵聲聞爲名字羅漢斥非眞也佛所最重者唯末世中護慧命者爲極難其人以處剛强濁世自救不暇安能爲法門乎周身不給安肯愛護衆生乎諸大乘教中皆稱能護法者爲眞佛弟子以能克荷其家業耳佛憂滅度之後求持經者爲難然經即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也且法身流轉五道而爲衆生是知能護衆生即護佛慧命故般若教菩薩法以度衆生爲第一以不住衆生相爲妙行所謂滅度無量無數衆生實無一衆生可度是了衆生相空也然我即衆生之衆生也衆生既空我亦何有我人皆空中間事業誰作誰受物我兩忘中間自寂三輪若空則實相如如平等一照菩提涅槃皆如幻夢又何有佛法之可說禪道之可修萬行之可作哉所以法華會上讚持經者曰擧手低頭皆已成佛是乃以已成之佛心作現前之衆行故一一行皆是佛行行之妙者無踰於此如此是名眞佛弟子矣佛言慈悲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所以菩薩如大地心荷負衆生故如橋梁心濟渡衆生故毗盧以普賢爲身普賢以衆生爲身若以衆生爲心是爲荷擔如來矣公試觀予言以印證其心若

見自心果於法合則法外無法如空外無空若有草芥纖毫而不舉體全歸法性者則是心外有法法外有心人我縱然是非未泯捨此法門更於何處求向上一路乎佛元無法與人祖師亦願自度若存一法之見即是自心未度自不能度求甚佛祖作擔糞奴郎耶公自此以往更須高著眼睛自點撿看莫道老僧饒舌

示了無深禪人

佛言比丘心如絃直可以入道淨名云直心是道場聖人亦云人之生也直是知佛心無別妙處只是衆生中直心人耳直則無委曲相所言直者乃一塵不立方謂之直譬如弓絃之直能容何物哉纔有一念不直便是過錯能念念直則念念不容一物物不立處則本體自現故六祖大師云常自見已過即此一語便是成祖作祖之要訣所言過者非作事之差乃自心之妄耳以此心本無一物平平貼貼纔有一念則為過矣一念為過況種種惡習念念發現不自覺知豈能免過學人用心不在一念上著力則終身參學不能得真實受用以用浮想緣影為功故錯到底耳禪人初參老人於徑山老人即字之曰了無欲要著力於本來無一物耳送別舟中貽此勉之

示雪嶺峻禪人

學道人第一要骨氣剛次要識量大次要生死心切骨氣識量乃夙習種性苟為生死心現前立志三事具足是為向道至若用心參究古人教人最初下手便要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此語學者皆知及至用心纔舉一念便落意識窠臼如何離得以多生習氣一向在身心世界裏做活計墮在五蘊區宇被他籠罩超脫不得至做工夫現出種種怪事皆此過也是須要識量廣大見處超卓先將身心世界撇過舉起本參話頭如虛空中撇子相似久久忽然虛空迸碎便是大人眼界定不是尋常默照邪禪可比也此段力量須是一塊剛骨方纔立得腳跟穩當若是輭暖柔懦粥飯氣習者何敢傍其萬一至於看話頭最怕落在玄妙知見窠臼是為黑山鬼窟纔有絲毫玄妙知見挂在胸中或將古人言句蘊之不捨便墮外

道邪見以此中纖塵著不得著不得處便是得力時也只須徹底打破漆桶方是眞實又不可將心待悟作欄頭板也禪人只麽用力去他日自信老僧不欺

示劉道人

汝爲生死出家獨坐孤峰頂上十年於此何等眞切聞被魔害數十次其心不動衆皆勸往他處避之畢竟不去何等忍力此必於本分事上大有得力處既能一念如此當視四大如空花水月視死生如夢幻若果得解脫便坐脫立亡去如其不能就當一念不動任他刀割香塗節節肢解畢竟不動一念方是正見正行今聞欲絕粒而死此是魔所攝持即當看破此念決不可如此認著不唯可惜自己爲生死苦心抑恐令他入邪見網也

示非石玉禪人

末法學人多尙浮習不詣眞實故於佛法教道但執名言不達究竟之旨增益知見生大我慢是又以佛法結生死根良由最初發心不從生死上著脚亦不知生死爲何物將謂與己無干瞽然夜行故不得正修行路且佛教人言言句句乃出生死法豈意今人反墮耶此非佛咎咎在學人無正信正見向未親近眞善知識指點說破耳學人方玉昔參老人於嶺外眞實樸素老人東遊吳越刻楞嚴法華新疏命玉校讐參詳斟酌得老人言外之旨老人今歸匡廬休老異日玉能相伴於空閑寂寞之中參究向上事當不被宿習文字作所知障也老人行矣七賢峰頭有牛糞火煨芋以待子其念之

示吳江沈居士

一切衆生皆以我執而爲生死根本以有我則有物物與我對則形敵生以我招敵則衆忤皆歸忤則爲其所惑矣故眼爲色惑耳爲聲惑鼻爲香惑舌爲味惑身爲觸惑意爲法惑惑則擾擾則亂亂則失其正既失其正則被所傷者多矣世之人皆爲其惑而不自知爲其所傷而不知痛愚之甚矣且將以爲貪我也而又愛而執之取之又愚之愚者也惟有智者知其不我益也故遠而避之苟避之不若忘我誠能忘我則於衆敵猶夫衆箭攢空則無可寄矣有志道者

試從此始

示王子顛

世人一向在幻妄身心境界上作活計從生至死未曾一念返覺自心本來面目由其不覺故不知其病根所在以水火相違四大交攻是為身病妄想攀緣愛憎取捨是為心病然身病藥石可治而心病則無藥可治佛為世醫王及調治眾生心病種種方便究竟畢以覺破妄想無性為回生妙藥學人要求安樂法門先須識破身非我有但看父母未生前何曾有此血肉之軀及四大分離即今此身更向何處安立如此時時觀察久則忽然一念覺破即不為此身所苦是為治身病之妙藥一切病元皆從妄想心生只須日用念念觀察凡一切善惡念頭起處即是病根發現直須當念著力就在起處觀察看他畢竟從何處起畢竟是誰起滅及至妄想滅時定要追察畢竟滅向何處去如此追究到起無起處滅無滅處是謂起滅無從則心體安然得大自在如此把斷要關則前後不續中間一念自孤即此一念獨立處久久純熟則妄想病根自拔一切心垢亦無地可寄矣是為治心病之妙藥也子顛切志向上事但差在言語文字中求不知向自己心地上求以自心妄想已是病根又將他人言語把作實法是謂重增一重障礙耳從今但直覺破自心妄想不被牽轉但看妄想起處決不可相續佛言狂心若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無外得如此用心不退即此現前自心便是大安樂解脫法門老人因請益記其名曰福覺以其覺乃第一無量之福也其勉之哉

示旅泊居士沈豫昌

居士生十善之家居富貴之室以菩薩人為父母以善知識為眷屬以同行同願為奴僕以慈力示現為兒女而身處其中如青蓮出水挺挺淤泥既發信心修諸福德事事如意選宅湖池約數里許所養之魚稱湖沙數初請藏經過蘆洲滿蕩之魚夜乘紅光而盡生天其所遇福緣勝廣如是但以行道不力為愧請益老人老人因示之曰是誠可愧者矣何也以外施為易內施不足是捨心不若捨物之易耳雖然亦

丈夫所難也由歷劫生死情根深固難拔非發大勇猛決烈之志求其如法修行實非易易若老人正眼視之固不難耳居士諦信誠能以物觀身則身易輕以身觀心則心易忘以心觀情則情易折以情觀性則性易明以性觀念則念不生念不生則道在我而不在物矣如是則與池魚之望法影而頓脫生死何以異哉居士能信不疑則居家而入非家即世而能離世一切資財眷屬皆入如幻三昧又何道之難行情根之難拔乎居士欲入毗耶不二法門當從此入

示顧福堅

佛說世間無一法可堅固者謂無常苦空無我等法如夢幻泡影速起速滅無常生死敗壞之法皆如是也唯有佛性種子雖在生死之中歷劫不壞是眞堅固世人錯認無常爲常是以不堅爲堅名顚倒見然顚倒之根乃罪惡之性也何福之有今一念返醒於無常生死法中發心願求佛性種子則能捨不堅之財易堅固之法財捨不堅之身命求堅固之慧命此乃出世之福福之大者是故就汝歸依之信心諾其名曰福堅只欲發其堅固之心所謂自求多福耳豈虛名足尚哉

示顧汝平

汝平侍紫柏老人最久昔予被難繫圜中以書覆紫栢汝平侍側即以書付之囑曰執此他日必有見面之時以此爲左券越二十二年丙辰長至月予自南嶽來雙徑赴紫栢入塔之期汝平迎予松陵至陋巷頹生生宅因禮請益出此卷見紫栢手澤及予昔日書嗟乎法性海中聖凡出沒如大海之漚起滅無從去來無所即死生夢幻於湛寂中了不可得且予昔之死也不死故今之生也非生不死不生湛然一際是知紫栢今之死也豈眞死哉手澤宛然法身常住昔紫栢視今日如眉睫子今見紫栢當日之寸心耿耿孤光昭揭如日月既生不以形骸隔又安可以幽明間哉佛言觀彼久遠猶若今日不但予與紫栢如巨海之漚即一切凡聖若空中電影耳汝平久入紫栢之室於此一際平等法門必若入大海浴使百川之水浸透遍身毛孔耳紫栢老人或未拈及此故予

特爲點破令其自信此法得大受用其或未然試向父母未生前著眼看覷久久當知見子與未見時無前後際也

示顏仲先持準提呪

在家居士五欲濃厚煩惱根深日逐現行交錯於前如沸湯滾滾安得一念淸凉縱發心修行難下手做工夫有聰明看教不過學些知見資談柄絕無實用念佛又把作尋常看不肯下死心縱肯亦不得力以但在浮想上念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全不看見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豈可別求乎妙耶今有一等好高慕異聞參禪頓悟就以上根自負不要修行恐落漸次在古德機緣上記幾則合頭語稱口亂談只圖快便爲機鋒此等最可憐愍者看來若是眞實發心怕生死的不若持呪入門以先用一片肯切心故易得耳顏生福持開在家修行之要故示之以此觀者切莫作沒道理會以道理悞人太多故此法門尤勝參栢樹子乾屎橛也

示嘉禾棱嚴堂主

經云佛種從緣起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是知法界以緣起爲宗諦觀世出世閒未有一法不從因緣而起者棱嚴古刹創自唐朝長水疏棱嚴於此其來久矣以當王城闤闠之中向爲力者所侵五臺陸翁於此土受靈山付屬生以護法爲心達觀禪師乘時而出與翁有大因緣一見心相印契卽議欲復之而荷擔者難得其人密藏開公棄靑衿出家依達師爲入室弟子聞有復棱嚴議全身荷之禪堂告成議刻方册大藏以廣法運復蒙聖慈頒賜大藏而大殿未有成也不幸開公隱去未克卒業五臺翁復下世郡守蔡槐亭先生至則一旦興起得包心鉉居士爲領袖一時人心翕聚如響不期年紺殿巍峩金像晃耀何其偉哉揆之重興之議幾二十年時節因緣故有不思議者存焉予來雙徑爲作達師荼毗佛事回過棱嚴觀其規模宏敞眞塵中淨土其禪堂精潔誠幻海梵宮及見主者林公其人端莊循雅忍辱慈和可謂叢林之領袖也嘗竊悲夫五濁惡世佛事付囑菩薩尙不敢涉此利生而況博地凡夫乎以林

子之端雅故見者無不敬以林子之慈忍故歸者無不悅以人皆敬皆悅之心成未圓未就之事如順風揚帆而行安流其到彼岸也何難哉子謂獅絃將絕響矣而幸有子繼之亦因緣所屬耳唯在子堅忍不拔之願力以守難成不易之道場將為無窮不朽之佛事大法流通卽子之心光所遍也又何以不堅血肉之軀而為三寶所惜乎

示東禪湨崖羅禪人

金沙東禪寺太史念西王公之所建也以湨崖羅公主之適聞老人有雙徑之行特專詷南容公來請經晉安居將為老人林歇地九月既望老人適至見其精誠嚴整大衆清肅專以背誦法華為業期方七年而成誦者三十餘人此希有之事也居無幾何卽往徑山緣畢將歸匡廬長揖人世公懇留老人意未能已臨別貽此示之曰法界性中安有去來之相耶智眼未開情塵斯隔離合之見關心聚散之緣繫念非夫達三際不遷十方靡閒者未易臻無二之境也且法華以實相為宗過去之多寶現存卽今之釋迦不滅常住一心永劫不昧大通王子之因直至於今燈明授記之緣法爾現證由是觀之安有纖毫遷訛之相耶試觀白毫一光洞照無礙一切聖凡始終因果居然目前老人之去來猶長江之皎月東西各行而本月湛然苟一念純眞則心光交徹其無以世諦恒情作生死常見也願公以法華三昧究竟未來則與老人眉毛斯結同歸實際長劫相依久遠不離又何區區於幻化空身水月鏡像妄生彼此之念耶老人行矣公其勉之

示王聖沖元深二生

佛性之在人如水在高原有穿鑿者無不得之頁以吾人煩惱根深愛憎情固不啻高原之土也苟能力鑿深求施工不已務在拔煩惱之根裂愛憎之網則法性淵泉源源不竭溉靈根而沃智慧之芽不唯道果可期且將濬潛流而潤焦枯普益人天同歸法海涓滴而與渤澥同彼此豈外求之耶聖沖元深昆季久入紫栢之室哲人往矣恐性水涓流不無壅閼老人適來而為疏之今則開發源頭從此永無枯竭其

無以煩惱乾土投而濁之也

示孫詵白

無明生死根株只在現前一念如人周行十方盡生平力而不已者將謂已涉千萬途程殊不知未離脚跟一步也是知歷劫妄想遷流生死輪轉實未離當人一念耳若能日用現前見聞覺知念念生處著力覷破生處不生則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其實不假他力也佛說狂心不歇歇即菩提豈虛語哉老人指示父母未生前一句著力參看他日當有自信之時也

示姜養晦

姜生少年英發骨氣不凡非靈根夙植般若種子深厚未易得此美質也幼稚曾見紫栢大師即命之曰信光意謂性具般若之光也適參老人請益因字之曰養晦吾人日用見聞知覺皆智光煥發第被無明蒙蔽變為情識故暗而不彰苟能自信本有眞光不昧於現前境界愛惡關頭昏闇之中靈光獨耀不被情根之所蒙蔽是於晦而能養則光體愈明而眞元可復矣用其光無遺身殃姜生體此則廣大光明當發現於動作云為之閒功名建立皆不朽之盛業豈可自昧而不信耶但在我慢幢摧則光明自露耳

示衆

近來諸方少年有志參禪者多及乎相見都是顚倒漢以固守妄想為誓願以養孏惰為苦功以長我慢為孤高以弄脣舌為機鋒以執愚癡為向上以背佛祖為自是以恃黠慧為妙悟故每到叢林身業不能入衆口意不能和衆縱情任意三業不修以禮誦為下劣以行門為賤役以佛法為寃家以套語為己見縱有能看話頭做工夫者先要將心覓悟故蒲團未穩瞌睡未醒夢也未夢見在即自負貢高走見善知識說玄說妙呈悟呈解便將幾句没下落胡說求印正若是有緣遇明眼善知識即為打破窠臼可謂大幸若是不幸撞見拍盲禪將冬瓜印子一印便斷送入外道邪坑墮落百千萬劫無有出頭之時豈非可憐愍者哉此等愚癡之輩自失正因又遭邪毒縱見臨濟德山亦不能解其迷執豈不為大可憐愍者哉

禪門之弊一至於此諦觀從上古人決不是這等但看百丈侍馬祖每在田中作活如揷鍬子野鴨子公案便是眞實勘驗工夫處以此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誠楊岐之事慈明二十餘年行門親操執事百千辛苦未嘗憚勞故得光明碩大照耀今古若嬾融之負米黃梅之碓房歷觀古人無一不從辛苦中來何其今之少年纔入叢林便以參禪爲向上只圖端坐現成受用袖手不展一草不拈如此薄福絕無慚愧之心縱有妙悟只成孤調絕無人天供養況無眞實修行虛消信施甘墮沈淪者乎若是眞實爲生死漢子當觀本師釋迦文佛於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爲求菩提捨頭目髓腦處如此當發勇猛拼捨一條窮性命將這一具臭骨頭布施十方供養大衆一切行門苦心操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若於日用六根門頭頭頭透過便得法法解脫古人云從緣入者相應疾如此用心三十年不改縱不悟道再出頭來定是頂天立地漢子也老人以此示之遍告同參

夢遊集卷第七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八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法語

（已下古本卷四）

示歸宗智監寺

歸宗爲古尊宿說法地達觀師倡緣興復旣而湛公竭身盡力竟還故物今廿餘年湛公化去弟子修慈荷之予丙辰夏來禮金輪舍利始覩其寺規模甲匡山之勝因思輔弼者誠難其人衆中見禪人在智眉宇秀拔卓有骨氣因屬主者命爲監寺禪人善密行凡衆人盡日所務有不及者視其當務必通夕不寐一一親爲料理明發則事無不辦者予嘻噓而歎曰有是哉予嘗見叢林年少率無慚愧一味養嬾三業不攝禮誦不修甚至白晝安眠安肯終夜不寐身任其勞以備大衆之務乎昔佛弟子千二百人獨稱羅睺爲密行第一故爲佛長子此土前輩諸祖唯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遂爲叢林千古典刑永明每日

行一百八事行故閻羅殿上圖像供養佛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爲衆生處故感爲天中天是知從上佛祖無有不從行門建立世間福田功德祀禪人能以此心放捨身命荷負叢林卽是建立三寶三寶常住卽是續佛慧命慧命不斷卽是報佛深恩知恩報恩卽是慈父之孝子矣旣秉如是行願二六時中念念諦思我自無始生死以來捨此身骨如須彌山所飲母乳如四海水如此捨身受身皆造生死苦業何曾一日以此身命修出世行乎若果有之則吾今生定不如此在凡夫地矣今幸有此身發難得之志一生盡命不捨本行則是一生超過百劫千生矣如此乃謂不虛生耳禪人從此更發精進居一切時但將趙州狗子佛性話頭蘊在胸中隨說作處心心參究畢竟因甚道無一旦攄著抹著一念疑團迸裂從前生死頓然了却是可謂福慧二嚴一生取辦古人云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前三十六代祖師一齊在禪人眉毛上轉大法輪也

示自宗念禪人

佛教弟子修出世法唯自利利他二種妙行利他謂之修福自利謂之修慧菩薩發心勤求無上菩提菩薩雖知法性空寂而不捨有爲諸行知法性空是謂自利不捨諸行是謂利他從上佛祖未有不由二行得出生死者是以釋迦世尊歷劫勤修難行苦行我等曠大劫來於生死海頭出頭沒捨身受身不可思議皆是虛生浪死何有一毛眞實行門若有定行則定不似今生者頭面也回光返照猛自思惟豈不痛哉禪人今幸仗夙緣早得脫俗永離苦海又得安居名山諸祖說法勝道場地此萬劫難遇之緣正是饑逢王膳病遇醫王自當慶幸無量卽盡此形壽拌捨一生作此功德巳勝百劫千生空過無益也禪人當信老人言自今之後發堅固不退之心持勇猛剛強之志盡自巳色力量自巳才能辦一片肯心任緣隨願耐心耐煩忍苦忍勞卽一日成就一種功德巳勝一生空過矣禪人自說身弱神疲不能任事古人貴在心力強願力大不在色力健不健也今雖小恙不爲大苦若造惡業墮在三塗卽求今日以小病小惱

之身心求作福田之利益不可得也佛令衆生思地獄苦發菩提心正是今日策發精進幢也古德云寧有法死不無法生縱捨此身命作此妙行猶爲般若舟航可到彼岸苟不勉力强志可謂虛負此生既到寶山空手而歸豈不惜哉若能安心於無事則心空心空則神不竭神不竭則身不勞如此是爲無作妙行遇緣即宗定不爲日用所轉頭頭成就大解脫門矣當諦思之

示陸將軍名世顯號鎮湖

將軍爲濠梁世胄天性英傑其殺機固所賦也中年知向道入海門周先生宗先生拈古人勸君識取主人公之語示之老人歸隱匡山謁老人金輪峰下自知殺業太重願求懺悔老人喜其性直無僞固古豪傑忠肝義膽之儔第古今賦此天性者多盡錯用其心故以佛種子翻作地獄苦具耳佛性無二衆生與佛不隔一毫達性衆生即佛不達性佛即衆生如淸冷之水以之獻佛則淸淨以之洗穢則汚濁故佛之慈悲即衆生之殺機古德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又云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經云與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此釋迦老子勸人殺生之榜樣也以佛能如此殺生故號大雄猛世尊世人愚癡賦有雄猛之佛性而不自殺其賊翻以殺人劫劫生生酬償地獄之苦而自以爲功多豈不爲至愚至癡倒用其佛性者哉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自古罪之大者莫大於殺生其殺人以爲功殺生食肉恣口腹以爲快其愚等也將軍能同心向上自求多福從今日去以殺生之勇自殺其慾佛言貪慾瞋恚過於怨賊能自斷之是爲殺賊能破煩惱出生死苦是爲大雄以此直求無上佛果是爲大賞其殺之利有如此者而自棄不謀可謂智乎雖然殺人則易自殺則難故云出家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老人葛藤至此是謂法施慈悲將軍信此是眞懺悔

示慧成信首座

首座慧成中年棄妻挈子出家曾參達觀蓮池兩大師乃至南嶽湖東掩關老人將卜居南嶽成破關相

迎遂侍巾缾。一日作禮白言。某幸末法爲佛弟子。志出生死。親見三大師現身五濁惡世。衞護法門。行其難行。忍其難忍。調其難調。每見如來教中教菩薩法。將謂空言。今親承三大師之行履典刑。現在便可盡形壽依歸。誠難捨此別求怙恃矣。乃寫三大師之眞。終身佩奉。且生生世世。執此願輪。即往來人天。周流六趣。曾無厭倦。乞師爲我證明之。老人聞而笑曰。此固子之深心本願。雖然似矣。猶未探其本也。請試觀夫本師和尙毗盧遮那法身。非身以文殊觀音普賢三大士之行。以成其身。文殊智也。觀音悲也。普賢行也。捨此三者。則法身寂寥。亦無寄矣。故如來法身。若言其智。則徹法界理事因果。乃至草芥塵毛。無不盡其源底。盡衆生界。心念頭數。莫不徹其根源。若言其悲。則盡衆生數。皆爲已身。凡衆生之饑寒困苦疾病痛癢。乃至三塗劇苦。皆菩薩全身一體共受。故能不捨於一衆生。若言其行。則盡虛空徹法界。無一草芥塵毛。不是菩薩捨身命處。故普賢十願。一一皆言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行願無有窮盡。是故本師毗盧遮那。以此三法。成就一身。少一法。而法身不成。即一衆生而非自己。則法身不徧。乃至塵毛草芥一有不徹。則未盡無明。以至虛空盡處。而行願亦盡。則法身斷滅。雖然。於法界性中觀此三者。如首羅三目。即一即三。非三非一。於寂滅海中。猶似漚滅漚生耳。若有挺特沒量大人。能於毗盧頂額上行。回視此三行者。大似喚奴作郎矣。以彼區區介爾之行。較三大士者。又不啻奴兒婢子。豈能盡佛法身之量哉。苟能從此發堅固心。放捨身命。建立三寶。凡有纖毫裨法門。益衆生事。皆法界全體之德用。如由一塵以徧諸塵。始一毛而融多毛。從今生以極未來劫劫生生。不退此心。亦如普賢之虛空界盡。而行願無盡。生生世世。食息起居。行住坐臥。未離本師一毛孔外。三大老者。乃於法性海中。同出同沒。不出如幻三昧。逢場作戲。竿木隨身。說幻法以開幻衆。是則有之。何足以爲師哉。其無以限量心自隘如來法身境界可也。

示自覺智禪人

佛言汝等比丘每於辰朝當自摩頭此語最為親切老人每每思之吾佛慈悲痛徹骨髓常謂末法比丘多所受用安居四事種種供養各各自謂所應得者更不思我是何人物從何來為何而受所以知恩者希而報恩者少特未一摩其頭耳苟回光一摩其頭則不覺自驚曰吾為何薙除鬚髮不與俗人為伍耶苟知形與俗異則居不敢近俗身不敢入俗心不敢念俗如此則樂遠離行不待知識之教而自發勇猛入山唯恐不深矣又安忍混從市俗縱泯身心為無慚人作無益行耶自覺禪人向住人閒來匡山禮老人願枯心住山修出世行老人因示之以福慧雙修之行修慧在乎觀心修福在乎萬行觀心以念佛為最萬行以供養為先是二者乃為總持吾人日用一切起心動念皆是妄想為生死本故招苦果今以妄想之心轉為念佛則念念成淨土因是為樂果若念佛心心不斷妄想消滅心光發露智慧現前則成佛法身然眾生所以貧窮無福慧者由生生世世未嘗一念供養三寶以求福德直為生死苦身念念貪求五欲之樂以資苦本今以貪求一己之心轉而供養三寶以有限之身命隨心量力供養十方乃至一香一華粒米莖菜則如滴水入滄溟一塵落大地縱海有枯而地有盡其福無窮故感佛果華藏莊嚴為已將來自受用地捨此則無成佛妙行矣禪人如生疲厭當自摩頭則自發無量勇猛也

示龍華泰禪人

余往乞食長安時過龍華樹下主人瑞庵師物色余甚驩視猶多世親因也余覩王舍城中諸住剎者率多浮習獨師孤硬潔介遇物不假辭色心知其非塵中人也遂相與莫逆數往來諸弟子輩亦莫不以余為親故無閒然及師化去其孫潭公視余猶視師余被放嶺外愧生平竟無以報德者頃余出嶺之南嶽法孫泰禪人遠來相訊余見之不覺五內酸痛昔之與師音聲相貌居然在目及余之雙徑了達大師因緣禪人相侍既而余歸匡山則攜禪人與之同歸意念爾祖之德冀成就禪人出世之業為報地耳居期年以開荒之勞身心未及放下頃政為禪人指示

發覺初心方有趣向乃翁以書招之屬以他緣余刻意留之不可得禪人將別請益因示之曰吾出家兒先須急其大者略其小者何謂大生死是也何謂小世緣是也古德云除却死生眞大事其餘都是可商量以衆生沈淪苦海汨沒世緣積劫以來以至今日未嘗一念返省今幸爲佛弟子身著袈裟且又遇知識有入道之緣而不捽捨世緣苦心參究己躬下事切恐今生錯過縱出頭來未審可能如今日諸緣畢具否也禪人今以乃翁之命不敢違去則固爾當以死生之念爲急辦道之緣不可失事畢旋歸老人幸得活埋空山但存殘喘一日則與禪人切磋大事有一日之功老人以畢命爲期禪人以死心相待但得禪人當人一念光明煥發不獨禪人以了積劫生死大事亦是老人所以報乃祖之地不負此世際會因緣也禪人行矣其無久滯他鄉重增生死業累耳

示翠林禪人

佛祖教人唯在眞心實行爲出生死之要心眞則凡所動作言行舉措無一事而不眞行實則凡所云爲無一行而不實故眞實如好種子其餘作爲立行種種皆發生之緣以是之故抽芽發幹開花結實究竟不虛故佛說發心修行如布種子成就菩提以爲結果果者實也以始終皆眞實故故佛呵二乘爲焦芽敗種者以其心行不眞實故也從上諸聖教人參須眞參悟須實悟是知一切衆生虛生浪死者以其妄想顚倒用事劫劫生生未嘗一念眞實故於生死海中漂流難到彼岸所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耳況爲佛弟子身在袈裟之下豈可流浪一生念念妄想業識流轉曾無一念返省而求眞實履踐之行此乃向袈裟下失却人身最爲可憐愍者禪人旣不遠千里來參老人必發一片眞實信心以此空山寂寞之中非掠虛之地何所爲而來耶旣發眞實信心不是一見便了不求一段眞實之行亦徒然耳若求眞實之行卽從眞實心中發現果有眞眞實實爲生死之心必須將從前有生以來及出家以來從頭一一細思檢點何曾有一念一行是眞實事從前已是空過卽從今日已去發一片出世之心將一切世間情根妄

想攀緣一齊放下將此一把骨頭一齊抛却將此一條性命納向空山大澤之中任他日炙風吹一切安逸飽煖思慮盡情撇却單單直以死生一念掛在眉毛上將一則古人公案蘊在胸中日夜參究看他一念世間心起便是墮在生死處定要把斷不容毫髮如此參究不悟不休卽此一著便是爲生死眞實心卽以此心向二六時中一切動作云爲種種行門至禮拜三寶供養十方調和大衆看待老病一切行門無不親身竭力承事不生一念厭倦心不生一念人我是非得失心不起一念休歇止足想如永明大師每日行一百八件方便行盡形不改卽此便是眞實之行如此操心立行透出本地光明則將積劫所染一切貪瞋癡愛習氣種子一一消融化爲成佛眞實種子矣如是用心可謂不虛此生不負出家不枉遠犯風波參訪知識若仍前涉虛止作營情業垢罪垢種子但隨妄想而行不唯辜負此生實取窮劫三途之苦耳

示順則易禪人

沙門釋子乃出塵之人親近佛法乃出情之法實破我之具方今學者廣學多聞但增我見少能餐采法味滋養法身慧命者豈非顚倒之甚也易禪人以多聞無益志在淸修固已遠矣然徒以淸修爲行而不刻意究竟生死根株不深窮佛祖不到之地此其創志不遠是以一日之價爲得也可不負其本有哉吾徒所難得者厭世俗最難得者厭生死禪人今知其厭而不知究其所以厭是猶然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嗟予老矣餘日無多生死大患橫在眉睫恐厭之不極禪人年亦長矣能以老人之厭自厭倘不厭老人相與千岳萬壑之閒絕影忘言修厭離行從此長揖五濁永離四生同遊廣大極樂之鄉豈不爲最上因緣哉又奚止於裹糧千里之適視彼榆枋莽蒼者固未足與道也

示孚機參禪人

禪人以持明爲專行從事者三十年心地未有發明乞老人指示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修行之路方便多門歸源無二卽參禪提話頭與念佛持明皆無二法

第不善用心者不知借以磨煉習氣破除妄想返以執著之心資助無明故用力多而收功少耳此事如用瓦子敲門只是要門開不必計手中瓦子何如也以吾人無量劫來積集貪瞋癡愛穢染種子潛於藏識之中深固幽遠無人能破聖人權設方便教人提一則公案爲話頭重下疑情把斷妄想關頭絲毫不放久久得力如逼狗跳墻忽然藏識迸裂露出本來面目謂之悟道若是單單逼拶妄想不行何必話頭卽婆子數炭團專心不二亦能發悟況念佛持呪有二法哉禪人持明三十年念見効者不是呪無靈驗只是持呪之心未曾得力尋常如推空車下坡相似心曾滾將去何曾著力來如此用心不獨今生無驗卽窮劫亦只如此及至陰境現前生死到來依然眼花撩亂卻怪修行無下落豈非自誤自錯耶禪人從今不必改轉就將持呪的心作話頭字字心心著力挨磨如推重車上坡相似渾身氣力使盡不敢放鬆絲毫寸寸步步脚跟不空如此用力時只逼得妄想流注塞斷命根更不放行到此之時就在正著力處重下疑情深深觀看審問只者用力持呪的畢竟是个甚麼觀來觀去疑來疑去如老鼠入牛角直到轉身吐氣不得處如此正是得力時節切不可作休息想亦不得以此爲難生退息想及逼到一念開豁處乃是電光三昧切不可作奇妙歡喜想從此更著精彩拌命做去不到忽然藏識迸裂虛空粉碎時決不放手若能如此持呪與參禪豈有二法耶所以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便可證明卽親見佛祖亦不易老人之說也

示智沙彌

方今出家兒於末法鬬諍堅固之時有能決志爲生死大事單提向上一著以了悟爲期此上上根人誠不易見今亦有參究此事又惡覺惡習濃厚蒲團未穩邪見橫生多落魔道此其難也古德云未能參究向上且於教法留心時光亦不空過其留心於教亦有兩般一則根器稍利力窮性相宗旨深徹其源以多聞熏習之功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是則不獨目了心性抑且爲人師此亦報佛深恩不負出家之志至

若根器稍鈍不能廣親教乘卽持誦一門尤爲要行故天台大師以讀誦受持爲五品觀行之首卽法華所說持經法師現在父母所生肉身卽得六根淸淨此持經之功豈劣行哉沙彌旣知厭生死苦投佛出家苟無專心一行豈不辜負此生卽持經一行能專心一志如古人潛心理觀一旦忘言契會得佛心宗是由文字而得總持此所謂旋陀羅尼門由此證入歷劫生死根株仗此法門一時頓斷豈不爲無上菩提之徑路乎若悠悠歲月虛喪光陰墮於粥飯常流豈不虛消信施重增業累又何取於出家爲哉

示性覺禪人

出家本爲生死大事今出家兒不知生死爲何物但知隨波逐流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古人參方行脚訪尋知識單爲究明己躬下事今人行盡天下歷徧叢林唯鼓粥飯習氣竟不知善知識爲人處可惜奔波一生到底了無下落是爲可憐愍者至有一念爲生死心的不知修行之要或以禮誦念佛爲修行一生辛苦到底於己躬下事如黑漆桶相似於生死分上了沒干涉禪人發心眞實爲生死大事唯有參究向上一著爲眞實工夫先要辦一片長遠決定不退之志古人二三十年單提一念不悟不休第一不得指望速成就釋迦老子三大阿僧祇劫磨煉身心豈是鈍根耶古德參究機緣儘多唯有念佛的是誰一則審實話頭最易得力禪人今日發心參究但將此一則公案時時提撕先將身心內外一切妄想雜亂念頭一齊放下放到沒可放處卽深深提起一聲阿彌陀佛四字歷歷分明急著眼看看得少不得力又提一聲佛有力便下疑情審問者念佛的是誰審之又審畢竟是誰看得纔有昏散現前卽便快著精彩又提又看又審又疑疑到疑不得處胸中如銀山鐵壁立在心目之間如此便是話頭得力時也若到此得力處正好重下疑情於日用一切時一切處念念不移乃至久久夢中一似醒時一般若用力到此決不可退墮忽然疑團迸裂自然頓見本來面目若肯發此決定之志操不退之心但只一念直直行將去切不可求速效切不得將心待悟若工夫綿密自有打

破時節也如上所說參究一節最是易為省力是要放得下提得起靠得定疑得切不拘行住坐臥動靜閑忙都是用心的時節六祖云若論此事輪刀上陣亦可做得此之謂也禪人有志眞為生死便從此一路下脚

示寶藏相禪人禮普陀

觀音大士證圓通本根以法界身隨緣應現豈定居於普陀耶海喩生死山喩涅槃大士以法身普應生死海中即衆生日用尋常皆大士威神顯現湛然寂滅猶如寶山故以海中普陀象之由在衆生煩惱海中衆生有苦即大士之苦故一稱其名即得解脫乃衆生喚醒自心大士大士現前則寂滅現前寂滅則苦不能到故山在海中波濤不能撼動是故名為大士常居普陀非局指海中拳石為大士棲託也衆生迷妄不禮自心大士親踞寂滅道場巍巍不動如海中山爾乃跋涉山川必數千里外跆跰辛苦而向外求之迷之甚矣雖然如是經云歸元無二方便多門今大地衆生皆信大士於南海合就其機而引進之令其涉海登山一呼大士猛省自心則觸目波濤皆入圓通之門必使自信而後已同此行者但有一人能信老人此言則不負一翻行脚不然則空費草鞋錢也

示明輝禪少林禮祖

若論此事佛未出世祖未西來照天照地無欠無餘即黃面老子出世胡亂四十九年終日搖唇鼓舌亦未道著一字及末後拈花迦葉破顏微笑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今付與汝大似空拳誑小兒自是喚作教外別傳之道一似鉢盂安柄一人傳虛十人傳實達磨西來又說作單傳直指少室九年賺得神光癡種立雪斷臂將謂有甚奇特究竟到底直是个覓心了不可得從此承虛接響大家都架空中樓閣各立門庭二派五宗畢竟不曾為人拈出直至如今大地黑如漆致使癡狂之輩向鬼窟裏弄精魂自謂傳少林禪是某家兒孫如此誑惑愚人豈不痛哉禪人今日參老僧老僧此閒無佛法禪道與人說甚麼乾矢橛禪人又要走向少林禮鼻祖求佛法禪道

捨却自己脚跟下一尺土更向千山萬水之外向他家屋裏覓甚智也哉禪人試將己躬下理會看未出門一步與到匡山時是同是別卽今離匡山一步到少林往返歸來時是同是別若是別則未出門一步早已錯卻了也況千里萬里乎禪人如不信老人試到少室問取單傳堂前露柱看是个什麼

示法界約禪人

禪人生長建昌自離塵以來久走方外曾禮紫栢及老人於大都已三十餘年復覲老人於匡山因示之曰從上出家兒皆爲生死大事登山涉水求善知識決擇於一言一句之下斷絕命根將百千萬劫塵勞惡習當下頓斷如脫韝之鷹自此不復受人拘縶卽能掉臂生死路頭絕無顧盼諸觀傳燈諸祖爲人抽釘拔楔處有甚奇妙秘密耶只是學人一向單爲生死一著蘊在胸中呑不入吐不出扼塞不通如喪老妣相似偶因緣時熟忽遇善知識拄杖頭一撥便轉更有何疑慮耶唯的信自心本有而已今人行脚走偏天涯入偏叢林眼中到處熱烘烘便是好道場見粥飯精潔一頓飽齁齁的便是好知識從遇明眼知識都被熱瞞當面錯過如此行脚參方不爲本分事便是流浪生死一生空過時光枉費草鞋錢豈不大可嘆息耶禪人爲生死出家行脚參知識住名山行苦行種種法行一一經歷且道卽今生死事畢竟如何且道前見紫栢老人今見老人與未見時有何差別且道今在匡廬萬仞峰頭白雲深處與王舍城中萬仗紅塵裏境界是同是別若道是同且隔三千里外沒交涉若道是別衲僧行脚眼在甚處若向者裏定當得出三十年卽今日今日卽三十年前紅塵卽白雲白雲卽紅塵一切生死煩惱業行及種種差別境界無不觸目寂滅矣其或未然今日再行脚從頭起重到五臺峨嵋參見文殊普賢試問何等是平等一際寂滅法門待有話會再來與老僧相見

示崇觀禪人

觀禪人往來吳楚不遠數千里來參一見則知其有志而未能也老人愍其遠來且無可指示但因其名乃字之曰見微以衆生生死根株微細流注妄想昏

迷而不自知故吾佛大師設觀以照之良以微非觀照無以見生死之力大觀不涉微無以顯照用之功力能破幽微則生死可出此特教家之極則若是衲僧分上自有格外鉗鎚但能一念如鐵壁銀山塞斷咽喉無吐氣處直得死而復甦方有少分相應耳禪人方且波流識海未能勦絕命根他時後日苟能吐却襪毒放下身心再來參請有分

示六如坤公

從上諸祖教人參禪雖有超佛越祖之談其實要人成佛作祖耳未有欲求作佛祖而不遵佛祖之言教者捨教而言修行是捨規矩而求方圓也且佛教阿難開口便道應當直心淨名云直心是道場馬鳴大師開示修行切要須發三種心謂直心正念眞如法故深心要集一切諸善行故大悲心願救一切衆生苦故從上諸祖未有不發此三種心者學人祇知嘗嘗的去參話頭只要妄想貪求爭妙却不知是直心正念眞如祖師方便法門若說眞如二字學人早作道理會取去誰肯下死工夫做若只教去看話頭看到話頭逼拶歷劫情根忽然斷處從來一切妄想情慮當下消滅求一念生心了不可得到此便是離念境界正所謂正念者無念也若到無念則不求與眞如合自然觀體相應如此便是佛祖教人直心的樣子也是知參禪更無別樣巧法只是要人實實死做做到恁般田地豈有甚秘密巧妙哉此乃第一直心修行也第二深心要集一切諸善功德此諸善功德不是外邊有爲的事如達磨大師對武帝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是眞實功德是知達磨所說淨智妙圓正是馬鳴直心正念眞如馬鳴所說諸功德就是將直心正念去做以眞如徧成一切有爲事法今日要求證眞如不是在死眉死眼鬼窟裡求要在一切日用有爲萬行上求所以行上求者不是在事上別討出一个爭妙眞如來只是就將直心正念在一切事上驗看可與直心正念相應不相應若事事法法都與直心正念相應則目前無一法一事不是眞如境界矣所以馬祖與百丈諸弟子日用中搬柴運水鋤田插禾燒火煑飯事事上覿面勘驗尋常一言一句

冷言熟語都是要弟子入證眞如之門若勘到果然一切處不昧方許有爲人分若胸中絲毫未透未到無念境界起心動念卽被業轉墮在生死窟中故未輕許印正此傳燈千七百則葛藤皆眞實印正語非爭妙機鋒語如今學人都把作爭妙奇特言句蘊在胸中當作巳解日用頭頭未會一毫看破豈不誤哉第三大悲心願拔一切衆生苦如今學人見拔衆生苦是菩薩事待他日成了菩薩纔度衆生却不知能度衆生方是菩薩度衆生若不是有了神通妙用纔去度衆生却就是直心正念集諸功德處就是度生事業且如世尊教須菩提度盡衆生實無衆生可度乃至廣行六度更無一法可行乃至上求菩提佛果亦無所得且度衆生豈不是集諸功德實無一法可得豈不是直心正念眞如如此妙用乃自己日用神通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則何法而非功德事哉以衆生日用種種事法皆是煩惱現行今以眞如一念事事法法上印破都轉作眞如妙用便是度自心之衆生如此參學是名眞參實究者不是現成端坐養懶過了三年五載便誇大口說我參禪幾多時悟了多少妙處如此見識都閻老子前喫鐵棒漢反不如三家村田舍郞他到免酬信心檀越宿債老漢看來佛祖教人原是分分明明只是後人錯會所以誤耳禪人旣歸心老人須信老人言從今將抱守瑠璃瓶子一摻粉碎將從前參的都移在一片身心上向成就衆生門頭拌却性命去一一著實體驗過發廣大心能引一衆生發菩提心便是拔一衆生之苦自破一分我執損一分煩惱消得一分我見煩惱便是證一分眞如境界若從此以去更發長遠心卽三生十劫劫劫生生行到煩惱消盡處便是度盡衆生處若衆生煩惱一時都盡更要成甚麽佛祖

示西印淨公專修淨土

近世士大夫多尚口耳恣談柄都尊參禪爲向上事薄淨土而不修以致吾徒好名之輩多習古德現成語句以資口舌便利以此相尚遂到法門日衰不但實行全無且謗大乘經典爲文字不許親近世無明眼知識卒莫能迴其狂瀾大可懼也大都不深於教

乘不知吾佛度生方便多門歸源無二之旨耳世人但知祖師門下以悟爲上悟心本意要出生死念佛豈不是出生死法耶參禪者多未必出而念佛者出生死無疑所以然者參禪要離想念佛專在想以衆生久沈妄想離之實難若卽染想而變淨想是以毒攻毒博換之法耳故參究難悟念佛易成若果爲生死心切以參究心念佛又何患一生不了生死乎惟此淨土法門世人以權目之殊不知最是眞實法門諸觀普賢以法界爲身修十大願必指歸淨土馬鳴傳心祖師宗百部大乘作起信論究竟結歸西方東土傳燈諸祖雖不明言淨土但悟心旣出生死不歸淨土豈成斷滅耶永明會一大藏指歸一心亦攝歸淨土禪至中峯時在季世而極力讚揚西方況此法門乃本師無問自說十方諸佛共讚豈諸佛菩薩諸大祖師反不如今之業垢衆生而妄談耶淨公中年棄愛出家初參紫柏大師授參禪之指今於淨土一門願修而未決老人因謂之曰此事不必問人只看自家爲生死心何如若爲生死心如救頭然志要一生取辦譬若人患必死之病有人覓還丹可救一人授以海上單方足以起死回生只在病者有決定心信此可服更不必待覓還丹只服此單方頓令通身汗出絕後方甦是時始知其妙但諦信此法專心一志至臨命終時方自知其效耳又何必問取他人勉矣行之決不相賺

示沙彌性鎧

沙彌性鎧來參請益老人字之曰堅忍惟佛示弟子曰著忍辱衣名堅固鎧以鎧爲禦患之具譬夫大將臨敵不遭矢石之患而能全身保命有必勝之功者鎧之力也且吾沙門釋子蹈生死之場遇五欲諸魔之大敵非忍力堅固不足以勝之故曰忍色忍欲難忍能忍方能保全法身慧命以臻極樂之場卽吾佛亦曰種種諸難皆當能忍況末法險道多諸患難苟無堅忍之力又何以克全出世之業乎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八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九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法語

示夜臺禪人

文殊菩薩住清涼山與一萬眷屬常演說法故西域沙門稽禮此山爲金色世界華嚴經云一切處文殊師利從一切處金色世界而來由是觀之文殊果常住於此山耶蓋衆生界中煩惱所集爲熱惱地若行人能開智眼達本情忘知心體合則當下清涼如是則觸目無非文殊化境步步不離清涼道場此所謂一切處文殊金色世界也夜臺禪人久住臺山夜遊故得此名今來南方行脚參禮知識是必親從文殊指點而來如善財之南詢雖經百一十城未動脚跟一步如前周行十方世界未離金色界中在在知識逆順法門無非文殊智眼今見老人於五乳峯頭與金色世界是同是別者裏辨得許你親見文殊其或未然再買草鞋行脚去參參

示省然覺禪人

性覺禪人中歲出家遠來匡山求授具戒以有隱疾不能久侍辭歸請益老人因示之曰身爲大患之本衆苦所聚六道生死先要識此生死苦因所謂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是故佛說金剛戒心地法門乃斷欲之利具出苦之舟筏也汝今幸聞此法念念不忘心心不懈即此便是修行之要如圓覺經云當觀此身四大合成我今觀此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諦觀四大各有所歸今此妄身當在何處如是觀察念念不忘心心不昧久之純熟當見此身忽然脫空四大若空諸苦頓脫即此工夫便是出生死之第一妙訣也從上諸祖未有一人不從參究中來得了悟心性者未有不修而能得利益者汝當更念此身雖苦幸存一息尚可求能出之方若一失此身枉著袈裟則將來三途之苦動經長劫雖欲求出不可得也故云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勉之毋怠

示說名道禪人

道學人住參老人於曹溪特為發明金剛般若宗旨以吾人修行不仗般若根本智生死難出然此般若非向外別求即是吾人自心之本體本自具足故今修行但求自心更不別尋枝葉佛祖教人只是返求自心故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以我自心元是般若光明本來無物但因一念之迷故日用而不知但知有此幻妄之假我即不知有本來常住法身即今要悟本來法身即就日用現前六根門頭起心動念執著我處當下照破本來無我無我則無人無人則了無衆生衆生既空則生死根絕生死既絕則無壽命是則四相既除一心無寄豈非無住之妙行乎若不能當下了悟只將六祖本來無物一語置在目前但見一切境緣對待生心之時便是我執就此執處一照照破則當下情忘對待心絕即是無我無我則無人人我既空則日用身心了無罣礙以日用逆順境界皆是生死路徑若境界看破了無罣礙則生死根株亦從此倒斷矣知是豈非善修般若無住之妙行乎禪人有志要出生死必以此為第一義此外別求即落外道邪徑矣

示魏聖期

聖期居士頃以書來請益云某邇來雖惕然於生死大事欲隨處解脫惟橫逆忽來不能當下消受雖旋能覺知主人已被牽纏矣觀此來意乃真切有志於生死大事者第未遇善知識指點心地工夫故無把柄耳蓋吾人從來只認妄想為心不知本有佛性一向只在世情逆順境界上起好惡憎愛種種分別知見殊不知此等憎愛喜怒之情全是生死根株舉世之人未有不在此中一生交滾者古德教人參禪了生死不是離此別有〻妙只是在此等境界上憎愛之心看破便是了生死以此憎愛妄想從來習染純熟深厚若無方便法門豈能敵得所以參禪看話頭之說正是破煩惱之利具耳所以被他牽纏者直為無此話頭作主宰耳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即將此一無字懷在胸中作話頭下疑

情念念不忘心心不昧一切閒忙動靜應酬忽遽中只提此一語重下疑情審問疑來疑去只有一个話頭現前縱是看書纔放下書本回頭一看便下疑情此疑堅固切不可作道理思量解會只要一个疑念眞切久久純熟但見心中妄念起時如此一問當下氷消心中所起喜怒只是一妄想耳先有此話頭作主宰及境界至時一到即看破當下氷消全不用力如此做工夫不但敵破境界抑有了悟之時但切不可作个妙道理思量恐反誤也

示福教禪人

新安禪人遠參匡山求受戒法名曰福教字曰篤如篤者敦篤純一無僞精誠之至也然吾沙門佛子欲超生死證眞常求無上涅槃之福樂苟非精誠一念純眞無妄力破煩惱之魔頓拔愛憎之根而欲頓享無爲之福難矣千里之行在於初步從此戒爲基本乃趨菩提之初步即此念念向前心心不退單求一念生死情根搜拔起處竟不可得然不可得處便是生死無著處矣第恐志不堅行不力耳若恐不力但以阿彌陀佛四字橫於胸中以爲利斧久久根株自斷矣如是著力是名篤如勉之勉之

示福厚禪人

新安禪人來參匡山求授戒法名曰福厚字曰積如蓋出世人福由漸積而厚至佛乃足猶如積微塵以成大地厚之至也吾佛世尊從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積功累行乃得菩提菩提爲涅槃之安宅福樂之極地也苟不積何以至此哉然如者乃如如佛性吾人本有良由積劫煩惱侵蝕故煩惱情塵日厚而如如佛性薄矣今既知佛性本有不假他求從此日用念念知歸但見情塵起處以智光照之久久純熟則佛性厚而煩惱薄煩惱薄而業障輕業障輕而生死斷是由積眞如以斷生死求證菩提享常樂我淨之厚福豈非由積而至耶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禪人勉之

示同慶睿禪人

滇南同慶睿禪人遠至大都親歷講肆旣而棄所習南參知識遊新安之黃山愛其幽勝遂隱約其間

一笠往來無定棲止然以華嚴大經爲課誦壬戌仲夏來參匡山求授大戒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子以華嚴大經爲常課能知此經之綱宗乎惟我毗盧遮那曠劫因中稱法界心修普賢行證窮法界名爲報身號盧舍那具有佛刹塵數相好是爲正報所感二十重華藏世界無盡莊嚴以爲依報安住海印三昧稱普光明智爲地上菩薩演說此經名曰普照法界修多羅爲稱性法門種種微妙不可思議如此法門乃諸佛自證境界具在衆生日用妄想心中念念現前經云譬如一微塵中具有大千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人明見此經剖破微塵出此大經利益無窮然一微塵者衆生妄想心也大千經卷衆生本具性德也隱而不現謂衆生日用而不知也明眼智人破塵出經卽諸佛證窮此法開示衆生爲大利樂也是知此經所說乃說衆生日用妄想心耳大哉衆生之心具有廣大不思議力智用無邊而爲介爾妄想所蔽可不悲哉吾佛特爲此事出現世間故曰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以諸佛證此大事因此緣此特出世間爲衆生說更無別事以衆生迷此大事而爲生死故以生死爲大事也由是觀之卽八十卷之雄文所開示者乃吾人一念之妄想心耳故曰我今於一切衆生心中成等正覺所謂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道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故般若多羅尊者曰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苟能以如是眼轉如是經盡未來際無間斷時所謂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此乃華嚴法界眞經之大旨也禪人若悟此法則於未展卷前徹見無邊法界於撥火拈香謦欬彈指之間也雖然如是也要牛皮鑽透始得

示修淨土法門

海陽禪人遠參匡山求授戒法命名曰深愚拈香請益云弟子某發願求生西方淨土結法侶若干人同會一處專修淨業願乞慈悲指示法要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唯有念佛求生淨土最爲捷要如華嚴法華圓妙法門普賢妙行究竟指歸淨土如馬鳴龍樹及此方永明中峯諸大祖師

皆極力主張淨土一門此之法門乃佛無問自說三根普被四衆齊收非是權爲下根設也經云若淨佛土當淨自心惟今修行淨業必以淨心爲本要淨自心第一先要戒根淸淨以身三口四意三此十惡業乃三途苦因今持戒之要先須三業淸淨則心自淨若身不殺不盜不婬則身業淸淨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則口業淸淨意不貪不瞋不癡則意業淸淨如此十惡永斷三業氷淸是爲淨心之要於此淸淨心中厭娑婆苦發願往生安養立念佛正行然念佛必要爲生死心切先斷外緣單提一念以一句阿彌陀佛以爲命根念念不忘心心不斷二六時中行住坐臥拈匙舉筯折旋俯仰動靜閒忙於一切時不忘不昧並無異緣如此用心久久純熟乃至夢中亦不忘失寤寐一如則工夫綿密打成一片是爲得力時也若念至一心不亂則臨命終時淨土境界現前自然不被生死拘留則感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此必定往生之效驗也然一心專念固是正行又必資以觀想更見穩密佛爲韋提希說十六妙觀故得一生取辦今觀經現存若結淨侶同修任各志願於十六觀中隨取一觀或單觀佛及菩薩妙相或觀淨土境界如彌陀經說蓮華寶地等隨意觀想若觀想分明則二六時中現前如在淨土坐臥經行開眼閉眼如在目前若此觀想成就臨命終時一念頓生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唯心淨土之妙指也如此用心精持戒行則六根淸淨永斷惡業煩惱則心地淸淨觀念相繼則妙行易成淨土眞因無外此者若但口說念佛求生淨土若淨戒不持煩惱不斷心地汚穢佛說是人永不成就是故行人第一要持戒爲基本發願爲助因念佛觀想爲正行如是修行若不往生則佛墮妄語矣

示念佛參禪切要

念佛審實公案者單提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就於提處卽下疑情審問者念佛的是誰再提再審審之又審見者念佛的畢竟是誰如此靠定話頭一切妄想襍念當下頓斷如斬亂絲更不容起起處卽消唯有一念歷歷孤明如白日當空妄念不生昏迷自退

寂寂惺惺永嘉大師云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非惺惺寂寂是惺惺亂想非謂寂寂不落昏沉無記惺惺不落妄想惺寂雙流沉浮兩捨看到一念不生處則前後際斷中間自孤忽然打破漆桶頓見本來面目則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十方圓明成一大光明藏如此方是到家時節日用現前朗朗圓明更無可疑始信自心本來如此從上佛祖自受用地無二無別到此境界不可取作空見若取空見便墮外道惡見亦不可作有見亦不可作奇妙知見但凡有見即墮邪見若在工夫中現出種種境界切不可認著一咄便消惡境不必怕善境不必喜此是習氣魔若生憂喜便墮魔中當觀惟自心所現不從外來應知本來清淨心中了無一物本無迷悟不屬聖凡又安得種種境界耶今爲迷此本心故要做工夫消磨無明習氣耳若悟本心本來無物本來光明廣大清淨湛然如此任運過時又豈有甚麼工夫可做耶今人但信此心本來無物如今做工夫只爲未見本來面目故不得不下死工夫一番方有到家時節從此一直做將去自然有時頓見本來面目是出生死永無疑矣

示海澗禪人刺血書經

禪人發心書華嚴五大部經特禮匡山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毗盧遮那安住海印三昧現十法界無盡身雲說華嚴經名普照法界修多羅若正報身諸毛孔中放光明說若依報世界草芥微塵則塵說刹說如是演說盡未來際無間無歇如是之經充滿法界所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今子以有限之身心消滴之身血若爲而盡書之耶雖然此經果不能書則一切衆生絕分矣且曰法界之經則凡在法界無非此經若悟毗盧以法界爲身則自己身心亦同法界此則日用現前動靜語默拈匙舉筯欬唾掉臂皆法界之大用是則何莫而非書寫此經之時耶若身同法界則一一毛孔皆悉周徧如是則舉一滴之血當與性海同枯矣所以普賢大士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量等法界是則全經不出一字即書一字亦同全經何況百軸之文禪人苟能作如是觀則自

書者與見聞者及禮拜讚歎一香一華而作供養乃至執勞運力者無不同歸法界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禪人若無如是眼作如是行亦不免揑目見空華豈不重增顚倒想耶

示曹溪沙彌能化書華嚴經

佛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衆生正因佛性本具但以無明堅固不遇善緣終不能發如種子在地要假雨露陽和之緣方能抽芽發幹乃至開花結實耳老人未至曹溪諸沙彌所習世俗之業且不知有佛有僧安知佛法哉自老人開化種種方便誘引教導始則知爲僧矣既而以佛性難明先教書寫華嚴大經使知親近隨順佛法信心若發方可引入佛慧初則二三其人自是人人相望發心不十年間書此大經者已成十餘部六祖入滅已來千年今日之事從前所未有也佛性人人本有恒沙功德人人本具以無知識開導皆以性德而造惡業招三途之苦報若悟此佛性則轉惡業而爲無量淨土莊嚴今沙彌能化能以造業之心轉爲淨土莊嚴作成佛眞因所謂智種含於心地遇法雨慧日之緣故能發菩提芽生長善根抽功德枝開萬行花將來必成菩提妙果此正所謂佛種從緣起也老人往往開示曹溪諸弟子等若從此人人勇猛發無上心有志佛法究明已躬大事卽如六祖住世時發明自心者千人之中豈止三十餘人而已耶是在遞相轉教之功耳

示惺初元禪人書經

性元禪人來參匡山老人字之曰惺初發願書寫大經老人因示之曰出家修行佛說方便多門固在各各發心何如耳第一向上參禪求明自心志了生死次則深窮教海志願宏通護持正法續佛慧命又次則深厭生死專心淨業願生西方此皆理行爲最上者若夫事行種種至於書寫經典乃六種法師之一是佛稱讚者故法華說持經法師現世肉身得六根淸淨此豈事行可擬哉且云舉手低頭皆已成佛此稱性之行又豈可以描抹點畫致耶老人昔住五臺曾刺血泥金書寫華嚴大經每於書寫之中不拘字之點畫大小長短但下一筆則念佛一聲如是點點

晝晝心光流溢念念不斷不忘不錯不落久之不在書與不書乃至夢寐之中總成一片由是一切境界動亂喧擾其心湛然得一切境界自在無礙解脫門乃至一切見聞無非眞經現前以此證之則書經之行妙在一心不亂又豈若童蒙抹硃便以書經求功德耶禪人試以此行如是書寫如是受持似有少乃相應若以描寫爲妙行博名高爲求供養之資則又不若尋常粥飯爲無事僧也勉之

示昭凡庸禪人

庸禪人往參老人於五羊嘗示以無生之旨頃來謁匡山見其爲道之志彌篤而參究工夫未純以未把作一件眞實大事耳老人因示之曰古人學道第一要爲生死心切不是要求乎妙道理也所言生死者何即吾人日用現前種種塵勞境界中遇境逢緣若逆若順內心習氣引發現行起愛憎取捨等種種妄想分別心也以念念攀緣起善惡等種種業行都作未來生死根株以妄想無涯故生死無際所以衆生長劫流轉生死苦海無出頭時眞由不知自心之過也故云若不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古今學道人有志出生死者單要求明自心耳以此心一向靈浮如沸湯烈燄未嘗一念淸冷故古人權設方便將一則公案教學人念念提持參究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如永明教人審實念佛的是誰即此一無字誰字便是斷生死命根之利劍也然此參究審實只是覷此無字誰字起從何處起落向何處去只看者一念起落處要見起滅根源若參到極則處將一念生滅妄想迸斷打破漆桶頓見本來面目到此便將佛祖向上鼻孔一時盡在自己手中從此識得本來人更不疑張三李四恰元來是自己本命元辰如是有何乎妙可求又何必向他家屋裏求耶然此一著若不是最初發心爲生死切任你做盡伎倆都是鬼家活計縱有一知半見都是魔說凡有所作皆是魔業可惜百千萬劫難遇一段大事因緣也禪人果有志此事直須將自己胸中從前世諦伶俐聰明知見及種種妄想一齊折合歸向到一念上做將一句話頭作橫空寶劍斬斷從前妄想如斬亂絲果能如是

下毒手做苦切工夫。若無眞實悟處。則從上佛祖皆墮妄語矣。所最忌者。唯是無眞實心。只將參禪做面皮。說好看話耳。

示覆初崇禪人

禪人生長豫章。素有向上志。聞老人遇老匡山。遂棄世諦緣。潔心來參。因留入衆。隨侍入室。久之。察其多軟煖之習。而骨氣不剛。故入道之心不猛。居常策其不逮。一日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子有向道之志。而無振拔之氣者。以心力不純。故骨不勁。骨不勁。故無剛毅勇猛之志。所謂中無主不立耳。所以中無主者。以第一無眞實爲生死心。故無決定久遠不退之志。既無決定之志。則一切趨操無特達之行。所以因循舊習。悠悠日月。但守閒散。任意以爲自在。無拘於心。既不知檢。而於四大幻身亦無支持之力。故日用現前。全無眞實工夫。亦無眞實受用耳。從今日去。先要發一片眞實爲生死心。立一定久遠不退之志。盡此形壽。決定要究明己躬下一段大事。畢竟要齊古人。方不負此生平。要如古人。必以一則公案爲參究話頭。如永明大師念佛審實的公案。最爲穩當。即將心中從前一切夙習知見妄想思筭。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佛。即看此念起處。審實者念佛的是誰。且念且審。又審又念。靠定一念審實。得力處便覺心如牆壁。究到究不得處。便是得力時節。如此久久參究。參到心無用處。如老鼠入牛角時。忽然一念迸裂。便是了生死的時節也。子能如是用心。如此著力。自然骨剛氣猛。名爲挺特丈夫。視前軟煖之狀。眞日劫相倍矣。子其勉之。

示慧鏡心禪人

吾佛說法。以一心爲宗。無論百千法門。無非了悟一心之行。其最要者。爲參禪念佛而已。而參禪乃此方從前諸祖創立悟心之法。其念佛一門。乃吾佛開示三賢十地菩薩。總以念佛爲成佛之要。十地菩薩已證眞如。豈非悟耶。然皆曰不離念佛念法念僧。善財參五十三善知識。第一德雲比丘。即單授以念佛解脫門。及至末後參見普賢。爲入妙覺善知識。乃專回向西方淨土。云親覲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提記。

由是觀之即華嚴爲最上一乘而修稱法界行始終不離念佛十地聖人已證眞如尙不離念佛而末法妄人乃敢謗念佛爲劣行又何疑參禪念佛爲異耶是謂多聞不知佛意妄生分別耳若約唯心淨土則心淨土淨故初參禪未悟之時非念佛無以淨自心然心淨即悟心也菩薩既悟而不捨念佛是則非念佛無以成正覺安知諸祖不以念佛而悟心耶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亂煩惱消除了明自心即名爲悟如此則念佛即是參禪若似菩薩則是悟後不捨念佛故從前諸祖皆不捨淨土如此則念佛即是參禪參禪乃生淨土此是古今未決之疑此說破盡而禪淨分別之見以此全消即諸佛出世亦不異此說若捨此別生妄議皆是魔說非佛法也

示修六逸關主

余初度嶺至五羊時菩提樹下弟子修六逸公即相率同輩歸依乃至出嶺之南嶽遊吳越相從於艱難困苦中始終二十五年未嘗少閒及余歸隱匡廬公素爲生死心切志求向上亦相從於金輪峯頂閉死關三年單提一念事有自信之地今以省師歸故山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出家爲生死求向上一路乃本分事禪入死關三年其於放下身心抖擻客塵煩惱消磨習氣乃最初一步業已自信但於參究生死病根未能頓拔以參禪先須識取生死病根方能用藥調治耳何謂生死病根以貪瞋癡慢皆以我見而爲根本一切聖凡二種生死皆因執我然我依見立是則妄見乃我執之本稱爲法身之刺見刺不拔生死難出是以一切凡夫執身心人我是非之見一切外道橫執邪見二乘聖人執生死涅槃欣厭取捨之見一切菩薩執有生可度有佛可求之見等覺聖人未忘佛見法見故有二愚乃至祖師門下初學參禪者則多先起待悟之見於未悟中妄起未得謂得之見及有一念狂心暫歇處即執爲妙悟便生得少爲足之見即將古人言句摹扯回爲已解執爲奇妙之見以此蘊集於懷不肯唾却久之釀成毒藥以致悞墮邪見縱有一念頓悟自心本來無物則又墮在光影門頭以爲究竟之見所以雲門道只饒得到法

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謂之抱守竿頭則木無超脫之見總之但有絲毫情見未除皆是生滅邊收通是生死病根縱然悟得尚屬生死故云悟之一字亦須唾却何況全未了悟但依希恍忽便起知見自以爲得即將古人現成語句把作自己妙悟此皆墮自欺全非眞參實究功夫如此用心皆是未識生死病根之過也所以古德云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苟知見消亡不眞何待所以佛示阿難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此其究竟窮元單以見爲生死病根以從法身而起妄見見有身心世界而沈生死故今以離見爲出生死證法身之極則也馬鳴大師示人以離念爲眞修實證以因念有見若見謝則念自離妄自泯矣是知貪瞋煩惱之病根淺唯獨見刺之病根深最爲難拔故參究工夫煩惱易斷習氣難除習氣不除則妄見潛滋妄見滋則縱有悟處皆成習氣以成魔見矣所以楞嚴經中說見魔最深隱而難知也禪人有志眞參實究直須看破切不可墮在知見網中正當做工夫時只將趙州

無字與六祖本來無一物同參於未提起時先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透底看者無字畢竟有什麼氣息纔有一念起處當下一覷覷定看他畢竟是个甚麼如此安身立命在話頭上靠定深錐痛劄一念不移如老鼠咬棺材自有透脫時也切不得將古人公案言句蘊在胸中將來比擬以擬心即錯決不是古人見處至於尋常應緣時只將話頭靠定歷歷孤明自然不被境風搖奪乃至與人接談時切不可將古人公案作自己知見以資談柄此一種病根最深以正當說時直圖爽快全不知不是自己本分事以此縱心矢口全不曾回頭照看所以不知是病若養成此病則將爲大我慢魔乃在魔之所攝持今目中所見緇白好禪者比比皆然不可不懼也古人參禪無別奇妙只是肯將凡情聖解一齊掃却放得胸中空落落不留絲毫知見作主宰知見不存則眞見發光自然了無一物矣如此放下時則當人一念如大火聚一切塵情習氣一觸便燒如紅爐片雪絕無影跡可留回觀一切知見邊事

如說夢耳所以道參禪無訣法只要放得下若放下一念則一念眞實若念念放下則念念眞實若徹底放下則盡未來際徹底眞實矣公行矣能不忘此叮嚀之言則與老人眉毛廝結未常有絲毫間隔時也嗟嗟老人老矣儻負此緣錯過此生則再求今日之緣又不知幾千萬劫也

示慧予奧後禪人

東海佛法不行之地自靈山桂峯師開化令捨邪歸正者不少老人昔居海印寺歎師法利之盛其諸弟子能說法者居多今學人奧後乃嫡孫也老人別靈山二十有八年矣辛酉歲後來參匡山歿歲後辭歸故山請益修心法要老人因示之曰佛最所訶者煩惱所知二種障爲生死根本然煩惱障乃貪瞋癡愛爲凡夫生死根本所知障乃佛法知見爲三乘聖人生死根本苟二障不除則衆苦無由得出也嗟今世人不知佛法者固無足怪即學佛法人不斷除煩惱又以所學佛法爲所知障生長我慢重增煩惱心地染汚種子觸發現行放逸身心毫無檢束循情造業豈非大謬耶學人今聞老人開示知爲生死大事發心參求本地工夫此乃最勝願力但今參究工夫不用別求只要將胸中舊有習氣種子一一打點乾乾淨淨不許觸發現行就於日用對境逢緣起心動念處當下看破不許相續其用心下手只如楞嚴經所說觀音耳根圓通旋倒聞機返聞自性一則觀門最好用心若於日用見聞處果能返觀自性則不隨外境流轉如此念念返流則念念是歸眞之路如此用心若習氣不除觸發現行定不得力此全在遮現業一著爲最上行也然又必要爲生死心切乃肯下死工夫耳學人實爲生死眞切用心乃有受用不是說了便休作一種佛法知見也

示淨心居士

往老人過吳中淨心居士參禮請益老人示之以念佛法門以念佛如水淸珠能淸濁水故以淨心爲道號別數年矣今書來云念佛難成一片復請開示老人因示之曰修行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生死心不切如何敢云念佛成片且衆生無量劫來念念妄想情

根固蔽。即今生出世。何曾一念痛爲生死。日用念念。循情未常返省。今欲以虗浮信心。就要斷多劫生死。所謂滴水救積薪之火。豈有是理哉。若果爲生死心切。念念若救頭然。只恐一失人身。百劫難復。要將此一聲佛咬定。定要敵過妄想。一切苦念現前。不被妄想遮障。如此下苦切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相應。如此不求成片。而自成一片矣。此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告訴不得。他人全要自己著力。若但將念佛做面皮。如此驢年無受用時。直須勇猛。更莫遲疑。

示仁天老宿持法華經

仁天大德。誦法華經二十餘年。將行請益。因謂之曰。法華最上一乘。乃吾佛久秘之要。爲授記諸弟子之券書也。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不解意。與義作讐家。二十七祖云。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如上二祖所說。仁天畢竟如何持此經耶。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是則六祖縱許解意。亦未能持。又云。此經開方便門。以示諸法眞實之相。如是則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無非實相。縱若二十七祖。離出入息。亦未能持。然則仁天畢竟如何持耶。如佛所說持品。乃至展轉第五十人轉教持經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觀之。轉教之功。不論解義不解義。離息不離息。但能一念信心。自知本有。則慧命不斷。由是老人最讚靑蓮法社。以持法華爲妙行也。以一聞此經。便下成佛眞種。仁天以此轉教多人。能如佛所讚歎。更有何法過於是乎。

示沈大潔

禪淨二行。原無二法。永明大師示之於前矣。禪本離念。固矣。然淨土有上品上生。未常不從離念中修。若曰念佛至一心不亂。豈存念耶。但此中雖是無二。至於下手做工夫。不無巧拙。以參究用心處。最微最密。若當參究時。在一念不生。若云念佛。則念又生也。如此不無兩橛。念就參究念佛處打作一條。要他不生而生。生卽不生。方是永嘉惺寂雙流之實行也。何耶。若論參究提話頭。壍截意根。要他一念不生。如此雖是參的工夫。古人謂抱樁搖櫓。只者要他不生的一念是生也。豈是眞不生耶。只如念佛。若將一聲佛號

挂在心頭念念不忘。豈是眞一心不亂。古人敎人參話句不參死句。正在生處見不生意。如經云見刹那者方悟無生。卽此一語則參究念佛當下可成一條矣。道人諦聽參究念佛此中易落淆譌不可忽也。如何參究。卽念佛念佛卽參究耶。如今參究就將一句阿彌陀作話頭做審實工夫。將自已身心世界幷從前一切世諦俗習語言佛法知見一齊放下。就從空空寂寂中著力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歷分明。正當提起時就在直下看覷審實此念佛的是誰。重下疑情審之又審疑之又疑。如驢覷井覷來覷去疑來疑去疑到心思路絕處。如銀山鐵壁無轉身吐氣處。是時忽然磕著觸著眞無生意忽然猛的現前。時則通身汗流如大夢覺。到此方信生卽無生無生卽生。參卽是念念卽是參。回頭一看始知向來如在含元殿裏覓長安也。如此做工夫最怕將心要悟。才有要悟的心便是攔頭板也。只管一直做將去不計工程。卽到做不得時則打起精彩又從新做起。又切不可貪求爭妙。卽有一念暫息寂靜歡喜切不可當作好處。直須吐却。切不可將佛祖爭言妙語來作證。當作佛法。又不可墮在無事甲中以此爲得。總之一切聖凡迷悟都不管。單單只是追求一念下落。追到趕盡殺絕處。久久自見本來面目。如十字街頭見阿爺。更不向人問覓也。看來此事元是人人本分上事。更無甚奇特處。道人眞眞實實爲生死大事。試從此下手。決不相賺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九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法語

示本懷印禪人

昔吾佛於靈山會上。欲以妙法華經付囑有在。令於末世受持廣宣流布。無論人天百萬。卽得授記。諸弟

子竟無一人敢於娑婆世界流通此法者必待地涌之衆乃能荷擔持此法者豈易易哉以五濁惡世衆生薄福其性剛強最難調伏是以吾佛教持經者必以忍辱為第一行故曰如來滅後欲為四衆說是經者應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乃可為衆廣說此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乃可為衆說是法華經故佛自述其往昔求法之行如提婆達多世世之寃害及常不輕之禮拜四衆乃至辱罵或加刀杖瓦石種種苦事皆歡喜忍之無一念懈退此正教菩薩法末世持經之最勝行吾徒為佛子苟無忍行又何以持佛慧命使不斷哉及授付囑持經之菩薩則誓之曰種種苦事皆當能忍是以佛說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為求菩提捨身命處乃至頭目髓腦無有悋惜故教持經者先以忍行悲此法末非大忍力又何能護佛法續慧命乎老人每每以忍行開示禪人禪人能篤信老人亦能以忍力自持今不但卒保道場亦且成就已行切不可以世諦尋常觀之更於此外別求生死法也且此經乃吾佛世尊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乃衆生本有佛之知見也佛知見者以能見諸法實相也以衆生迷真知見但認五蘊幻妄身心而不見真實之相若見實相則三界上下了無一法又何生死可寄耶如此豈獨參禪能了生死而持經不能了生死乎若南岳天台皆悟實相之大宗師儼法社諸侶讀誦此經能有一人如天台悟入法華三昧者卽此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如是則護持之人具足恒沙功德不可思議矣佛為此法劫劫生生捨此身命禪人卽能捨此一生成大法益又何外慕別求佛法乎今縱不能了生死卽仗此法為舟航願力持之於生死海中亦必終有到彼岸時猶勝從前虛生浪死也禪人既信老人語從此發起大忍力大精進力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以成普賢大行切不可起生滅心立人我見而生退墮之想也

示新安仰山本源覺禪人

本源覺重興仰山道場三十餘年幻出種種莊嚴皆自心力誦圓覺梵行二經亦二十餘年精持淨行皆從宿習般若中今禮匡山請授大戒拈香請說圓覺大義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所謂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教授菩薩是故爲佛弟子若達唯心法門則一切染淨因果皆即現前念念轉變故曰心淨則佛土淨直如仰山因緣向者危石巉嵒荒榛茂草今一旦幻此道場如從天至皆從最初一念堅固信心故致如斯廣大佛事由是觀之則西方淨土又豈從心外得耶老人今爲禪人特授梵網金剛寶戒此戒名爲毗盧遮那心地法門經云若授佛戒即入諸佛位是知一念信心即開佛知見一切佛土應念現前故諸佛淨土皆從金剛心地建立禪人果能了知此法門從此向前日用頭頭一切運爲明明了知皆從自心流出則法法皆爲淨土眞因更能將一聲阿彌陀佛念念不忘心心不昧念至動靜無二寤寐如一則現前步步皆踏淨土寶地經行即此身心已坐蓮華胎中直至臨命終時纔捨此身即花開見佛如從夢覺到此始知生死如夢淨土如幻一念之閒永居不退此外更有何法出生死乎禪人久修梵行第未親聞善知識打破從前妄想夢但了法法唯心何用別求佛法努力珍重

示陳善人

楚沔稱名郡故文憲之邦但法門善知識過化者希觀智禪人杖錫於此掩關三年一時向化者衆適來善人乃舊歸依信心弟子也遠參匡山老人爲求開示以傳白大衆老人因示之曰在家男女能持五戒謂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食肉佛住世時常在法會稱優婆塞優婆夷此云近事男女以堪親近承事三寶故其所修者精持五戒免墮三途苦趣是爲天人之福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若持五戒第一要明信因果善惡報應如影隨形謂作善因福果定生人天若造惡因惡果必墮三途苦趣且觀世之高官尊爵富貴榮華者此等必是前世修福供養三寶齋僧布施印經造像修寺建塔濟貧拔苦之所

感招其長壽多男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友弟恭者必定從放生不殺持齋戒中來在家有能持此五戒者即五常備矣謂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婬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儒門能此者即成德之君子矣持齋豈分外事耶其中有上智高明之士既持此戒復念人世無常如風中燭怕生死此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如此思惟念生死苦求出離心切更宜發心持念阿彌陀佛將此一句佛橫在胸中心心不斷念念不忘朝暮禮佛誦經迴向西方求生淨土若念佛念到一念純熟一心不亂臨命終時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投托蓮花以爲父母花開見佛從此永出生死輪迴之苦長揖三界是名菩薩此念佛功夫古今在家男女行持一生取辦生西方者不少故曰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此外別求皆爲邪見邪行矣善人持此轉化同類一人一家以及一鄉一郡通都爲佛國矣但願努力修行只要信心眞切一念奉行不必別求希妙佛法

示盛蓮生

老子云吾所大患爲吾有身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合成當觀身中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如此諦觀此心久久純熟身相忽空種種煩惱皆從妄想顛倒而生如夢顛倒本來不有當煩惱時直觀此心妄想從何處生追到本無生處則妄想不生妄想不生則煩惱空身心忽空則一切煩惱當下消滅應念即入清涼極樂國矣此觀喫緊乃脫苦之妙藥然初心觀未易成但將阿彌陀佛審實話頭切切不忘若妄想起時提起話頭一拶則妄想自滅以尋常無有正念故事逐妄想流轉攀緣不停以滋苦耳一切諸法皆自心生心外無法若不觀心而求脫苦之路猶却步而求前也只須發勇猛心切不可說不能乃自畫耳

示吳啓高

啓高久歸三寶齋心有年今來匡山求授戒法爲法門弟子以結未來出世之緣因名福常號淨心居士爲授優婆塞戒復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一切

世間種種業行皆是無常盡爲苦因故感生娑婆國土衆生所聚故名堪忍愚迷之人以苦爲樂轉滋貪愛更增苦本不知出苦之要是爲顚倒故舉世之人但有一念知是無常苦空發心求出離者是卽大智慧人但有一念返省發起厭苦之心便是出苦之路但有一念求生淨土之願卽是成佛之本所以佛說戒法教人止惡修善以惡止則心淨善修則苦滅苦滅則福增心淨則爲淨土之因苦滅則爲極樂之本福增則爲常樂之果是知一念發起受戒之心則衆苦可斷衆福可集生死可出淨土可生皆從最初一念發心爲因地也居士今日既能知此事發此心故凡所作卽是出世之行雖未出家卽名佛子從今果以持戒之心念佛淨除心中夙染貪瞋癡愛種種煩惱則心地清淨以此淨心念佛念念不忘心心不斷卽日用現前事事皆是淨土之因卽所施種種四事供養三寶者皆爲莊嚴淨土之資所謂心淨則佛土淨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元不離當人一念是爲眞實法行所謂眞常之福從淨心中謂是故也居士果能諦信不疑何用別求佛法但不可作世間尋常事日之則道念自堅信心日長矣珍重珍重

示無知鑑禪人

出家人先須要知出家割愛辭親本爲求出生死若爲生死大事要知世間一切諸法皆是苦本身是苦聚必要發心修行求出苦之道先須看破現在身心境界當觀此身乃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成形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如此看破則不爲此身謀求種種受用之樂次要看破現前見聞知覺全是妄想用事總非眞心以此妄心造種種業起心動念無非是業無非是罪卽此一念便是生死苦本切不可隨他妄想流轉日用密密觀察妄想起處就要看破當下消滅切不可隨他相續攀緣往而不返若觀察不定無巴鼻時但將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緊緊抱定念念不忘有此話頭作主但見妄想起處卽提起佛來是爲正念現前則妄念不待遣而自消矣如此二六時中密密用心唯此一念爲主其餘一切妄想皆爲客客主若分久久純熟則妄想自消眞心自顯矣

禪人若果有志爲生死大事但以此一念爲眞其餘世閒種種伎倆作詩寫字乃至攀緣交遊放浪皆是顚倒癡迷之事也若不慕實行專事虛浮縱放六情遊談無根空喪光陰不唯虛生浪死抑恐惡業難逃千生百劫無出頭時也

示徐淸之

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言三界上者乃出世四聖謂佛菩薩聲聞緣覺也三界下者乃六道凡夫謂天人修羅三善道及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也是則十法界中一切聖凡善惡因果依正莊嚴皆由一心之所造然此一心非別乃吾人日用現前分別了知之心也既然一切由心非次第造乃日用現前念念所作之業於十法界流轉若一念由貪瞋癡所作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惡業則就三途苦趣之因若一念轉十惡而爲十善則爲人天妙業之因若一念善惡兩忘內不見有我外不見有人一心寂靜則爲聲聞出苦之因若觀目前苦樂逆順由因緣生滅流轉還滅則成緣覺之因若一念了知人法無我因緣性空無有作受者而不妨現行布施持戒忍辱六道之行化度衆生則爲菩薩之因若一念頓悟自心本來光明廣大無不包容無不濟度了無一法當情生佛平等卽爲成佛之因故此一心廣大無外本來淸淨圓滿光明若日用念念悟此則雖居塵勞而爲出世之人矣此所以維摩稱爲不二法門也居士若能體此而行則一切恩怨是非人我煩惱情根應念化成光明藏矣日用一切境界試此觀看念念覺察若不能安忍爲煩惱之所障礙纔見起處卽將六祖本來無物一句提起如金剛王寶劍則一切煩惱當下冰消身心化作淸涼池矣如此力行若能精進不退則頓證大解脫場又何此外別求佛法哉

示若曇成禪人

成禪人約同志於金沙之東禪結靑蓮社以持誦法華經爲業凡入社者必先熟讀此經能背誦而後入堂不數年閒能持者數十輩去住不一唯禪人一志不移遂以此爲盡形壽焉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此經乃吾師釋迦世尊特爲開示衆生佛之知見爲成佛

眞種。故述其往因。謂於大通智勝佛時。爲十六王子得聞此經。展轉傳持。故凡曾從聞者。必生生世世共生一處。以持此經爲行。故昔受化者。直至今生。於靈山會上。各各授記成佛。乃的示此經爲成佛正因眞種也。故委明持經之法師。卽於現世父母所生六根。必得淸淨。如經具明。金口親宣。非虛語也。此經自入中土。受持者多。獨南岳思大禪師。所悟精深。天台智者大師。讀誦此經。乃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思大師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故天台因之建立止觀妙門。發明百界千如實相之旨。向後依止觀而悟明一心者。如永嘉而下非一人也。是知此經爲成佛之妙行明矣。唯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此又示持此經者。第一義門。譚入今持此經。試向未展卷軸已前。突開頂門正眼。爍破無明。諸法實相。獨處洞然。則見色聞聲。目前現證。嘗轉如是一卷眞經。頓將八識田中。歷劫已來愛憎煩惱種子。盡化爲光明藏。如是受持。是眞精進。是明眞法供養如來。若徒以紙墨文言爲妙法。以循行數字爲持經。而心地未淨。煩惱未空。此何異以水泡爲摩尼。以蒸沙爲飯。本如是。則牛皮未透。豈圖遮眼而已耶

示觀智雲禪人

學道人以等心死誓爲出生死第一義。又放下爲入道之要。古人云。志當歸一。久而不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此五乳爲老人歸眞之所。禪人歸依老人之心。一生居半。今幸有此卓錐之地。正是爾等放捨身命處。生則同修。死則同歸。爾當放下諸緣。一心寂靜於此。集二三同志老者。專心念佛。精修淨業。誓死爲期。則法道常存。慧命不斷。是不負歸依之念也。應念爾祖樂天公與老人有三世之誼。自當以義爲質。絕無二念。若別存一念。則非眞實爲生死人。凡居常務要以法爲懷。綱維叢林。調和大衆。內外一體。賓主一心。兼忘人我。動絕是非。了得煩惱本空。便是出生死路。卽此心地淸涼。便是淨土之要門也。爾其勉哉勗哉

示凝菴通禪人

佛祖修行之要。唯有禪淨二門。兼以萬行莊嚴。是爲正修行路。比來學人參禪者。多被邪師過罨。引入邪

見獨林墮我慢魔增外道種是大可憂況十無一人得解脫處似此不唯自誤亦且誤人可不懼哉是故老人極力主張淨土眞修世人不知都輕視爲尋常不知念佛之妙故多錯誤耳且念佛即是參禪更無二法即念佛時須先將自己胸中一切煩惱妄想貪瞋癡愛種種雜亂念頭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歷分明心中不斷如線貫珠又如箭筈相拄中間無一毫空隙處如此著力靠定於一切處不被境緣牽引打失如此日用動中不雜不亂夢寐如一如此用心念到臨命終時一心不亂便是超生死淨土之時節也若但口說念佛心地不淨妄想不除只道念佛不靈驗如此縱到三生六十劫亦無出頭分爾其勉之

◎已下古本卷五

答德王問

承大王諭使者訪問山僧修行直捷法門云王已能持不殺戒齋蔬三年但念末後一著爲急有何法修持至臨終安樂後世不迷此乃大王宿習般若根深積生修習故今處富貴尊位不昧本來一念眞切參求法要山僧愚劣敢以實對惟佛說法度人如應病之藥方便多門不是一種自教流此土古今依奉修行者有禪與教兩門人人共由禪則傳燈諸祖直責了悟自心其下手工夫則心單提話頭參求直至明見自心而後已此獨被上上根人一超直入又須善知識時時調護提撕方得正路在昔王臣亦有能者葢不多見是乃出家人易爲行耳今大王尊居深密不易接見善知識故不敢以此勸進其有依教修行昔有天台智者大小止觀乃成佛要門其大止觀文繁難於理會其小止觀雖簡易其實要說解明白而下手安心亦不易入即能知能行亦難得親切日用現前境界逆順處多用不上況末後大事乎此法亦非大王所易行者亦不敢進今獨有佛說西方淨土一門專以念佛一事爲要以觀想淨境爲正行以誦大乘經爲引發以發願爲趣向以布施爲福田莊嚴此實古今共由不論貴賤智愚俱能眞實下工夫故萬人修行萬人效驗此願大王留意焉謹將日用修行規則條列如左

我佛為救度娑婆世界諸苦衆生專說西方極樂淨土法門但專以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彼國有彌陀經一卷便是證明其經中所說都是彼國及國土境界實事最是明白其修行之方亦有節次如僧家功課之法不必拘套但以念佛為主每日早起禮佛即誦彌陀經一卷或金剛經一卷即持數珠念阿彌陀佛名號或三五千聲或一萬聲完即對佛迴向發願往生彼國語在功課經中此是早功課晚亦如之如此日日以為定課定不可缺此法教諸宮眷如法同修更妙此乃我　聖宗仁孝聖母所行垂法宮闈至今不廢者是為常行也至若為末後一著大事其做工夫更要親切每日除二時功課之外於二六時中單將一聲阿彌陀佛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心心不昧把一切世事都不思想但只將一句佛作自己命根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飯食起居行住坐臥此一聲佛時時現前若遇逆順喜怒煩惱境界心不安時就將者一聲佛提起一拶即見煩惱當下消滅以念念煩惱是生死苦根今以念佛消滅煩惱便是佛度生死苦處若念佛消得煩惱便可了得生死更無別法若念佛念到煩惱上作得主即於睡夢中作得主若於睡夢中作得主則於病苦中作得主若於病苦中作得主則於臨命終時分明了了便知去處矣此事不難行只是要一念為生死心切單單靠定一聲佛再不別向尋思久久純熟自然得大安樂自在得大歡喜受用殊非世間五欲之樂可比也惟大王留意此法便是真實修行捨此更無過此直捷省事者也切不可聽邪見邪說而惑焉又大王若要末後知去向更有一妙法請為言之其法就在念佛心中時時默下觀想想目前生一大蓮華不拘青黃赤白狀如車輪之大觀想華狀分明仍想自身坐在華中鬚臺之上端然不動想佛放光明來照其身作此想時不拘行住坐臥亦不計歲月日時只要觀境分明開眼合眼了了不昧乃至夢中亦見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同在華中如白日明見若此華想成就便是了生死之時節也直至臨命終時此華現前自見己身坐蓮華中即有彌陀觀音勢至同來接引一念之頃

即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居不退地永不復來受生死之苦此實修行一生了辦之實效也惟此法門非是僧談乃佛經中處處開導直捷法門所謂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捨此別無妙法矣聞大王心不求長生但願末後明白除此再無可明白之法矣若怕疾病要學調息運氣求却病此非長法若氣不善運返至大病至不可療萬萬不可惑於此也若是念佛一法得入親切其餘總不必留心矣願大王著實諦信切莫懷疑

又

正月二十七日僧蘊眞奉大王令旨持睿語下問事件山僧伏讀再三足見大王體究生死大事要明性命根宗了達佛祖禪教旨趣山僧愚昧不敢妄譚謹按教典一一條牒來問對答分明陳列如左伏乞睿覽

一問三乘之道性命之原教禪之說達磨之道何曰無字心地何處用工人生到底怎麼下落又說有佛無佛端的何爲又說一靜之中無我無人猶如太虛到底如何可將上中下乘言語佛祖度衆生之念一一細剖解釋是所願聞

答佛教宗旨單以一心爲宗原其此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了無纖塵淸淨無物此中本無迷悟生死聖凡不立生佛同體無二無別此正達磨西來直指此本有眞心以爲禪宗故對武帝云廓然無聖若能頓悟此心則生死永絕只在當人一念頓悟即名如如之佛不屬修證階差不屬三乘漸次此禪宗目爲向上一路從前諸祖所傳即指此心以爲宗極是名爲禪此宗不立文字只貴明心見性其修進工夫當初達磨教二祖問曰汝作甚麼二祖云乞師安心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即與印正云與汝安心竟此心不可得一語便是西來的指二祖又問豈無方便磨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此便是教參禪最初第一著工夫達磨之道如此而已除此心外更無別法後來禪道既久學人不能頓悟故有參禪提話頭之說其話頭不拘是誰隨將古人公案一則蘊在胸中作話

頭下疑情即無之一字就是公案直者疑處便是參究參來參去久久忽然心地迸開如大夢覺即名為悟以參究便是用工夫以正參時心中一念不生了無一物故說無我無人猶如太虛悟處便是下落既得了悟自心則歷劫生死情根一齊頓斷既悟此心又說甚佛與衆生故從此已去三界往來任意度生永絕諸苦不被生死拘留是稱菩薩此便是參禪到底下落性命從此了却若不悟此心則被一生作下善惡業牽輪轉六道諸苦趣中到底沒下落所謂生死苦海無有彼岸正謂此也

一問三乘之道乃是佛度衆生隨機施設權巧方便之法門也一大藏經皆是此意原夫一心之法生佛同體本無身心蓋因最初一念妄動迷了此心遂結成幻妄身心即今人人血肉之軀名為色身即今知覺思慮者乃妄想心經說五蘊是也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肉身即色蘊心即受想行識之四蘊以身心知苦樂等為受分別貪求念念不斷為想此想相續不斷為行此三即知覺思慮之心其識即命根初未迷時但只云性既迷真心有此幻妄身心其識連持此身故名為命此性命之原也佛初出世只是教人了悟此心而已以迷之既久不能了悟故佛設方便先教人知此身是苦本其苦因貪瞋癡愛煩惱所集而生故要人先斷煩惱其苦可出有中下根人依之修行斷了煩惱果然得出生死之苦是稱聲聞緣覺為下中二乘因他但能自度不能度人不知同體之意只得一半故名小乘及有大心衆生既能自度又能度人自利利他廣修六度謂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有此六行其心廣大是名菩薩故名大乘又云上乘此二乘法一大藏經都說此事只是要人了悟此心末後會歸一心即名最上一乘是名為佛此教中之極則也三乘修行之法甚多說不能盡但依一法修行皆得出生死苦非止一端種種方便直是悟了此心方是末後下落處未悟此心俱在生死海中隨善惡轉若作善即生天上人中若作惡業縱貪瞋癡愛即墮三途受苦無量此三乘法若學中下乘修則一向愛戀此身貪著受用妄想之心不能

斷除故不能也若學上乘人修雖能布施持戒其後四行又不能全亦不能即出生死縱修善法生在天上福盡還墜如汲井輪終無下落若求悟明此心可了生死無奈如今現前事法交錯又不能下苦心參究縱參亦不得眞善知識指教恐錯用心返落邪道如此豈不虛過一生雖要求箇下落到底無下落以天上受福未免輪迴故也故佛別設直捷方便念佛求生淨土一門此乃一生成就臨命終時定有下落也今將念佛淨土法門爲大王陳之

一問淨土法門爲何而設因佛設三乘之法要人修行不是一生可以成就恐落生死苦海難領出離若要參禪可一生了悟得出生死又因妄想紛紛習氣深厚不能參究若未悟明此心不免輪迴故別設西方淨土一門此不論上中下根及貧富貴賤但肯依而修之一生可以成就所謂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更無巧妙何以如此以我今現住世界名爲娑婆乃極苦之處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乃至求不得苦寃家聚會種種諸苦說不能盡雖是王侯將相富貴受用種種樂事都是苦因以此極苦難得出離故說西方淨土名爲極樂世界以此國中但受諸樂故名極樂以彼佛國絕無穢汚故名淨土無有女人蓮華化生故無生苦壽命無極故無老死苦衣食自然故無求不得苦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故無寃家聚會之苦以彼國土七寶莊嚴故無瓦礫荊棘便利不淨種種清淨全不同此世界彌陀經中所說一一皆是實事今一切人求生彼國者更無別法但一心念佛以爲正行日日回向又心想蓮華身坐其中故臨命終時即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見大蓮華湧現在前見自己身坐於花上一念往生既生彼國從此永不復墮生死苦趣名不退地菩薩此便一生修行結果後世下落如此分明除此之外別說臨終有甚境界皆是邪說若不念佛及臨命終時隨造惡業惡境現前悔之晚矣此是最省要直捷修行法門是佛別設接引方便也

一修淨土不必求悟明心性專以念佛觀想爲正行又以布施齋僧修諸福田功德以爲莊嚴佛土之助

其念佛心中。雖發願往生。然必要知先斷生死之根。方有速效。如何是生死之根。即今貪著世間種種受用。及美色淫聲滋味口體。一切皆是苦本。及一切瞋怒忿恨之心。及執著癡愛之心。與一切邪魔外道邪師所說邪教之法。即如今一類邪人妄稱圓頓達磨等教。及妄立南陽淨空無爲等教。蹹家等偈。一一皆是近代邪人。望空揑作此等言語。惑亂世人之法。俱要盡情吐却。乃至全眞採取陰陽等術。內丹外丹之說。都是邪法。皆不可信。單單只是篤信念佛一門。每日誦彌陀經兩卷。念佛若干。或不計數。只是心心不忘佛號。即此便是話頭。就是性命根宗。更不必問如何是性命。當人本來面目。及三魂七魄元辰之說者。此全是在血肉軀上妄認妄指之談。俱無下落。若問在生怎麼樣。沒後怎麼樣。在生造惡的。沒時惡境現前。在生念佛求淨土的。沒時淨土佛境現前。以遂我所求。乃是好事。若不是所求。善心中來。都是邪魔之事。決不可錯信。誤了百劫千生也。但看楞嚴經中說的分明。若說有相。皆妄。此言是參禪門中的話。單單只求清淨眞心。不容一物。故說有相皆妄。以念佛淨土。原是想心成就。經云。想澄成國土。以參禪要斷妄想。心最難。故今以淨想換去染想耳。其蓮華現前。正是觀想成就。又何以妄相推之。修行各有門路不同。不可一槩論也。已上所答皆依佛祖經教中一一考正。不比妄談。若參禪則以明心見性爲主。若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不必明心見性。單單只是念佛。佛者覺也。若念念不忘佛。即念念明覺自心。若忘了佛。便是不覺。若念至夢中能念。即是常覺不昧。現在若此心不昧。則臨終時此心不昧。即此心不昧處。便是下落賢王如今國事萬機。決不能參禪。惟有念佛最好。不拘閒忙動靜。一切處都念得。只是一心不忘。更無別巧法。其前知乃神通之事。此不必求。當時佛不許學習此事。若成了佛。自然有神通。不待求也。其鬼神前知。非是人可學得的。切不可想此等事。若念佛到臨命終時。自然預知時至。亦是尋常念力成就。不可強也。已上數條。伏乞賢王詳察留意焉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一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法語

答湖州僧海印

問古人已稟單傳直指。復修淨業而欲往生者。為是悟後隨願起行耶。為是未悟二行兼修耶。若兼修者。墮偷心岐路。心工夫那得成片。如已悟。則塵塵華藏。在在蓮苗。十方無不可者。何獨樂西方乎

答。承教有言。淨土有三。謂常寂光土。實報莊嚴土。方便有餘土。若諸佛菩薩。與從上單傳悟心諸祖。皆受自性法樂。無一不歸常寂光土者。是謂惟心淨土。若塵塵剎剎皆淨土者。乃華藏莊嚴實報土耳。亦惟心所現。至若求生西方淨土者。名方便有餘土。乃華藏塵剎中一土耳。此是欲求往生者。論云。衆生初學。懼信心難成。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即得往生。常見歸依佛。故終無有退。此乃未悟而修者。即永明所云。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之意也。若兼修此行。如論所云。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此豈偷心。是未達念佛之旨。不知淨土之意也。是知已悟者。不待求而自然往生。未悟者。亦非偷心。念佛可生也

問。參禪貴一念不生。念佛貴淨念相繼。茲參究念佛一門。意在妙悟而得往生也。今念佛時。雖心佛分明。參時則二俱坐斷。故參功漸勝。念佛漸微。他時焉得亦悟亦生耶

答。參禪貴一念不生。是已。若言念佛貴淨念相繼者。此將四字佛號。放在心中為淨念耳。殊不知四字佛號相繼不斷者。是名繫念。非淨念也。乃中下根人專以念佛求生西方。正屬方便淨土一門耳。今云參究念佛。意在妙悟者。乃是以一聲佛作話頭參究。所謂念佛參禪公案也。如從上諸祖教人參話頭。如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狗子無佛性。放下著。須彌山等公案。隨提一則。蘊在胸中。默默參究。借此塞斷意

根使妄想不行久久話頭得力忽然囫地一聲如冷灰豆爆將無明業識窠臼一拶百碎是爲妙悟即參究念佛亦如此參但提起一聲佛來即疑審是誰深深覷究此佛向何處起念的畢竟是誰如此疑來疑去參之又參久久得力忽然了悟此爲念佛審實公案與參究話頭原無兩樣畢竟要參到一念不生之地是爲淨念止觀云若心馳散應當攝來歸於正念正念者無念也無念乃爲淨念只是正念不昧乃爲相繼豈以聲聲念佛不斷爲參究淨念耶此不但不知參禪亦不知念佛矣若參究果至淨念現前則淨土不必外求而一念即至得上品上生者此行所至也

問即心即佛不外馳求之理信得及見得徹了爲便隨緣消業不造新殃任運騰騰以待夫識乾自得耶爲當更起疑情窮參力究以求妙悟耶

答信得即心即佛攷只是空信須要行證若無行證徒信無益豈有但以信字便爲了徹耶古人云先悟後修是則悟後正好修行古德云學人但得一念頓契自心是爲妙悟向有八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名爲現業流識既悟之後即將悟得道理二六時中密密綿綿淨除現業流識名之爲修不是捨此悟外更有修也淨除現業乃爲隨緣消舊業全仗悟之之功乃能有力淨除惡習若但空信將何以消惡習乎所云疑情參究等正是淨除現業工夫若未悟時須究業習流識起處經云靜坐山林觀自心流注等若已悟後則惡習起處一照便消自然如紅爐片雪耳悟後消業與未悟時工夫日劫相倍不可同日語也

問參禪習有諸念不生時其話頭便提不起亦捺不落其應緣時若管帶又被古人訶斥任之不能相續只是動靜兩閒如何提究疾得相應

答參禪習有諸念不生時此非眞不生乃是話頭得力處耳此得力處不能久常及至遇緣便打失或被境界搖奪自然動靜兩般起滅不停耳若果能用心單在一念不生以前著力久久純熟一念不生本體現前常光了了明暗不迻動靜一如方爲打成一片

到此應緣不須管帶自然任運合道豈有古人訶斥眞無生意耶參禪工夫只在一念不生以前著力如此提究自然疾得相應若以電光三昧為得終落識情窠臼

問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雲居齊云不斷分別不捨心相似悟後有想念也又涌泉云不許走作仰山禪鬼不知及石霜一念萬年等竟似悟後無想念也豈應緣有而離緣無耶有無二義願垂一決

答古人悟的就是妄想妄想就是悟的元無兩般迷人坐在妄想中故望妙悟將謂別有耳楞伽云從上諸聖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豈有二耶但迷時用妄想悟時用自心豈有悟後又起妄想耶

問永明云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私契同一入信門便登祖位夫祖位甚深聞解便可登乎況雲門已透法身洞山必令盡識是證非解也茲解位稱祖當必有深義

答教有信解行證四門其解有解悟之解知解之解若以聞信入乃知解邊事若靈雲睹桃華香嚴聞擊竹頓了自心此解悟之解一解便徹自心即將解字吐却所謂入此門來不存知解便稱祖位若聞他家屋裡事解得當為已有豈可稱為祖師耶已透法身若影子不忘正墮識情全存知解是以古人不貴若眞實悟的豈特解不稱祖所謂初發心時即得菩提豈可與知解者同耶

問初祖示楞伽以印心黃梅令讀金剛而見性乃至俱胝準提首山法華似參禪不礙於持誦藥山不許看經趙州不喜念佛乃至高峰曰話頭綿密便是一卷不斷頭的經又似禁絕誦持而責在單提心印從來以參話頭為主兼持華嚴及念佛為課今欲止其課一其參惟存願力未知得否

答初祖黃梅以楞伽金剛印心乃禪道初來恐學人用心差錯故以經印正其心不致誤謬非是以經為已解也俱胝準提是以呪為話頭參究亦從緣而入者若首山法華乃悟後聊以作佛事耳所謂心悟轉法華非以誦經作功行也其不許看經念佛者正恐學人迷却自己把作實法會耳若參禪人未悟時不

妨持誦乃借法力加持以爲助行如三期懺悔古人必不可少若悟後誦經則字字心光透露甚爲妙行豈比循行數墨春禽晝號者耶

問但愁不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訓也今之學者不務眞修而務機鋒轉語過矣然自知未悟時切提撕只因見地未明恐是盲修瞎煉故以師資道友閒問答酬唱此亦無傷乎儻學力不通商量必俟悟後吐語則見地尙斷從誰起行耶況陶鎔理性決擇是非如三登九上一句千山俱在悟前耶

答古時悟心之士稱爲明眼人若作家相見如兩鏡相照不拘有語無語自然目擊道存不是定要酬酢機鋒相尙爲高也後之學者狂妄馳騁口舌便利誠不足取若是參學有疑明眼人前眞誠請益披露本心亦非以口舌相見至若廣參知識只爲決擇此心何妨落草盤桓平實商量方是本色道人若務機鋒應酬乃門頭戶底非眞實也眞參實悟之士決不墮此

問見自性者得自由於生死作得主者能轉業於臨終彼諸祖得自由者勿論其草堂靑印禪師等耶隔世便迷耶豈悟有淺深習有重輕乎抑亦大悲增上本高迹下而人自不知乎不然學者奚取信於見性法門耶

答古人所云一悟便了生死者乃悟自性法身耳尙有積劫無明習氣種子皆生死苦因未得頓盡故須多劫修行方成佛道且如七信菩薩已悟自性位登不退者又歷四十二位漸斷無明習氣方成佛道豈可以七信之悟便爲究竟了生死耶是知變易生死尙與微苦相應故云菩薩有隔陰之昏所云轉業但是道力殊勝故能轉非定消定業也其實悟有淺深習有厚薄但悟後處生死而不被生死拘留來去自在故稱變易生死是悟心之人在生死中縱迷亦易覺必不至大顚倒耳經云一成眞金體不復重爲鑛豈可預憂其復迷而輕見性法門耶若本高跡下又不在此論然佛不能逃定業又非悟心之咎也

答段幻然給諫

問曰圓妙眞心未有不由五陰而障入如來地未

有不由破陰而成。楞嚴五十五位行布詳矣。由淺淺而深。深必由破某陰而後躋某位。以破障對位次。諸家解尙未分明。豈學問難思。推敲難到。故置之耶。經云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可見破色陰。決在三漸次無疑矣。且又修習眞修。增進諸功。皆在色身而起。其破色陰一一可徵。獨以受想等。攝入六十位中。尙未決別。而經云又以識陰若盡。如淨瑠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等。可見五陰。該在行布中。但後人未細心耳。某陰未盡。則不能超十信。某陰未盡。則不能超十住等。至於識陰。鎖落六十位次。始超。今若云破陰自破陰。何必併歸六十位位次。自位次。何必併歸破陰。是有二種門頭矣。且歷位而不併入五陰。則行布內少破魔之功勳。行布不成行布也。破陰而不併入三賢十聖。則破陰中缺修證之位次。破陰不成破陰也。望師一一分疏。開我執迷。今掠宗抄案之徒。只貴眼明。不貴踐履。謂毗盧頂上行。有何五陰。有何行布。大妄語成害。將何極至。於宗門得道之祖。亦謂一了一切了。不歷三祇。今無論十地。神通。卽願心。往菩薩能遊十方所往隨願。傳燈高賢。有此手段否。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恐只收入初乾慧中。未必是金剛乾慧後心也。次又見孤山註識陰盡文。諸根互用。卽圓教相似七信界內思惑已盡也。能入金剛乾慧者。從相似位超入等覺後心也。天台明圓教利根。一生有超登十地。與此符合。甫閱其文。不覺鼓掌曰。識陰若盡。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回向十地等覺。云云。超字又不歷五十五位者也。然則三漸次以後。卽破五陰。陰若破。則五十五位可盡超乎。若然。是行布外另有一種門頭也。望師詳以語我。困農望雨。以日為歲。此番請益。更切更深。惟勿靳金玉是禱。武昌段然頓首

答。讀來問楞嚴破陰淺深。與五十五位相對。同別。此乃諸佛菩薩。自住三摩地中。親證境界。非凡情所可妄測。此義從前諸師。亦未疑及。卽宗鏡深窮性相之原。然亦未談及此。學者一向槩未留心。卽山野通議

但於三漸次及結位之文小有發揮亦未詳配位次如來問云云深爲有見山野膚淺暗昧且禪定未深五陰未破定中境界安敢妄言以居士爲法心切問意懇到故敢依聖言量略陳其槩所言五陰乃一切衆生通受生死之苦具修行之士未有不破五陰而能超生死者故如來出世單單只是破衆生五陰生死之具即一代時教盡是破陰之談散在五時無處不說但未次第唯以楞嚴經一經收盡一代時教統攝述悟修證因果備彈聖凡二路以便修行者爲一路涅槃門故修證位次始終詳悉且又特申定中破陰境界者以此經冥修專以禪定一門深入而以破陰驗其淺深故其位次不同華嚴瓔珞等說以華嚴圓圓果海一位具足一切位雖設行布不說斷證要在藉顯圓融故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是以果覺爲因心也瓔珞位次雖詳意在分斷分證故約見思塵沙無明以定列行布如天台所明此經與彼二經迥然不同單約楞嚴大定頓悟漸修故以不生滅心爲本修因是先悟妙圓眞心爲本發心即以此心漸斷習

氣以定位次淺深正起信論發心修行以悟眞如爲本至其斷惑論又多依相宗斷證特約六麤三細以定位次是謂先悟後修故論就破惑定位則易明此經以破陰定位則難合何也若約論則信位斷執取計名字起業三種麤惑三賢斷相續智相二惑爲麤中之細細中之麤初地至七地斷三細中現相八地至等覺斷轉相金剛最後斷業相此經中斷證之明文也今若以五陰對惑合位高下則經義大不然矣以經有明文則曰理須頓悟乘悟併消此則不歷諸位矣事須漸除因次第盡此又約斷以明位也此經先悟後修正與論義相符若約論義先斷惑業在三賢後斷無明在登地與今經少異詳今經文三漸次中即獲無生法忍從是漸修安立聖位然無生法忍乃登地已證平等眞如方得此忍是經意以三漸中專以眞如爲行本且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寶月後文云識陰若盡如淨琉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以至等覺圓明入於如來妙莊嚴海以此佛語證之則在三漸次中

已超諸位應於未登位前已破識陰又不待相似信位矣又何敢妄以破陰次第配諸位耶諦觀佛意必不然矣此經正義大與諸經不同者以諸經盡隨時隨機對談修證中一段義其所破惑亦隨機偏重乃一時應病之藥耳此經總收一代時教無機不攝重在單破生死根本專指婬習爲生死之根大定乃破敵之具故經特出發業潤生二種無明是以大定直破八識根本無明而以定研窮縱八識未破而見思塵沙麤惑任運先落至若以不生滅心爲本修因正是以金剛心爲禪定本故經云是名妙蓮華金剛王寶覺由是觀之則初修定時在三漸次中以定研窮已破八識透出金剛心地正是理須頓悟乘悟併消則能超越諸位矣若云從此安立聖位則是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乃約侵斷歷劫無明習氣特就厚薄輕重約位以判淺深高下耳斯約頓悟漸修則由破陰而入位元無二路也此義正與溈山云若人一念頓了自心是名爲悟即以所悟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非此外別有修也以衆生隨生死流流有四種謂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今三漸次中慾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乃斷欲有見三流也名乾慧地者言乾有其慧未與如來法流水接是無明流尚未乾耳此無明流乃金剛心中無明流宗門目爲眞常流注故經結位文云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此言從前漸次得乾慧以來直至等覺金剛心中無明習氣之流才得乾耳由是觀之於三漸次中已破八識頓悟自心從入信以來直至等覺通斷無明習氣正是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也所以無明必歷諸位而後盡者以從眞淨界中瞥生一念無明遂起生死無量劫來起惑造業皆是無明妄想之咎以遭曠劫生死時長染著愛慾習氣深厚必須以金剛心重重磨煉方始得還本源心地故從信位即云圓妙開敷中道純眞末後乃云如是重重單複十二者正顯以此大定消磨習氣之功也且如經云五陰各各皆是妄想爲本若破陰對位則經初信文中便云即以此心中中流入一切妄想滅盡無餘又安可以帶陰而入諸位耶若帶妄想而修則不名爲眞修矣且

三漸次中愁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此則已出三界生死矣後文識陰盡則超命濁豈但破色陰耶受乃執受四大有苦樂等若受陰不破則不得正受若想陰不破則難入妙奢摩他若行陰不破則生滅不停非爲正定若識陰不破則未悟眞心難立諸位由此證之則在三漸次中已破五陰決不帶五陰而入諸位也明矣豈可單破色陰耶由五陰俱破方名眞悟由破八識進修乃名眞修是則破五陰乃頓悟其理其後諸位但約大定以消磨歷劫無明習氣正謂事須漸除至若五十五位諸妙功德以如來藏中具有恒沙稱性功德向被無明變作恒沙生死業習今以金剛如幻三昧磨煉業習化作神通妙用耳以所化者淺故其位下所化者深故其位高圭山云覺前前非名後後位以此觀之此經大義單以觀心研窮進破無明約位以明證入之淺深非分斷分證之可比由先破陰而後八位非約破五陰以配諸位也明矣又豈可執定破陰以併行布位次耶然破陰之說佛恐諸修行人得少爲足錯亂修習故特申明以防邪誤非就此以明位也且識陰未破墮落二乘則可知矣若禪門頓悟自心頓出生死則不落階級乃是三漸次中頓破八識自然超越諸位然祖師雖云超越但云素法身佛未必具有相光莊嚴神通妙用即諸佛如來未有不悟自心而成佛者若一悟便了無事則諸佛又何假更歷三大阿僧祇劫耶今人蒲團未穩以世智聰明掠古人公案自逞知見妄言證聖自爲超佛越祖乃是憎上慢人未得謂得墮大妄語可不懼哉此輩豈可以破陰不破陰與眞修之士同日而語耶昨東行見禪者甚多而墮上慢者不少山野特舉破陰以印正之聞者憮服頗折其邪見白衣談禪多墮此病惟今眞修但以三漸次行頓悟自心頓出生死一著爲急務若自心一明識陰自破則前四陰不待破而自破且如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豈色陰能礙也又云老僧能轉十二時又云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豈在受想行陰裏六祖臨終自知去處豈非隨願所往如是殆非妄言證聖者可擬也吾人只實究明自心求出生死一

著且不必論破陰與位交合不合以理揆之聖言證明確劣之見如此高明有以教之

西堂廣智請益教乘六疑

一問古人判教云雙垂兩相二始同時初說華嚴本被大乘二乘絕分鹿苑轉四諦時身子目連尚未捨邪出家何故華嚴結末文中有聲聞舍利弗等若據結文二乘得聞華嚴何故斥云二乘絕分文義俱違願垂分析

答教中說十方諸佛一身一智慧故十方佛土中唯說一乘法所以菩提場中初成正覺即說華嚴為最上一乘法獨被大根眾生是謂稱實智說爭柰眾生根機不一有中下劣解不見不聞則為絕分故隨劣機感現小化身八相成道於鹿野苑說三乘法所謂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以但隨機感故現身耳其所說法為權智也華嚴會上逝多林中文殊象王迴旋則舍利弗等六千比丘成道於言下是亦地上菩薩名大阿羅漢今佛既現小應身示生人閒而諸外道堅執我見未易攝化故舍利等亦隨現聲聞輔揚法化為影響眾所謂內祕外現之儔非實聲聞也其斥二乘絕分者乃斥實行執相聲聞而舍利等受呵正為鼓簧法化耳大似優戲場中各作一脚以發悲歡離合之情及至散場則了無干涉故菩薩利生如嬉戲然調而應偶而會豈實法耶

二問華嚴經中普眼不見普賢如是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不見却來白佛佛教靜三昧中起念便見普眼纔起一念即見在虛空中若普賢之身是一真法界應在三昧中見何故不見若普賢是色相身未入定時應見何故佛教起念方見耶

答法身無相饒他普眼亦莫能覷於定中求而不見者以法身無彼此迭相見故是知可見者乃就第二門頭故起念方見耳

三問起信論中真如內熏故有妄心厭生死苦要求涅槃妄心有二一者凡夫二乘依事識熏修二者菩薩依業識熏修今之學人參究但依事識不能依業識參禪本是大乘法門若依事識而參返

成凡夫二乘之行若參時二識同用又違古人云
離心意識參願垂開決

答教說凡夫二乘依事識修菩薩依業識修乃約就依識發心取證耳今參禪人發心雖是事識而用志直要打破業識漆桶直透向上未迷已前一著不落二識巢臼若得少為足便不能離心意識矣

四問古人云不貴子之行履祇貴子之見地又云見地不明墮落坑塹今諸方解說有二一說博學經論依解名為見地一說悟明後方為見地若學解為見地何故宗門不許看教若悟後方是見地即今初心操履以何法為見地免離墮坑之患耶

答解為見地有三種不同有學解有信解有悟解若從教上或祖師公案上解得佛祖究竟處不落枝岐此雖是名見地謂依地作解其有未親言教但只決定信自心了無一物是為信解若參究一旦明本有是為悟解此三皆名見地但依他解多落知見障信解如此亦要操修以臻實證其悟解雖一念頓悟尚有無始微細惑障亦要淨除是三種見地雖貴若不

行履終難究竟今古人所貴見地者但就根器為本非金不行履古人一期之語不可作實法會也

五問古人云參究在搬柴運水行腳處參今之學者要在靜坐參功有力若在四威儀中與物交接心念紛飛話頭沉沒若惟靜坐又違古人操履若與物交終日散心如何令學人日用中動靜無違也

答古人做工夫要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看取不是教你死死枯坐也以初入禪心多散動姑就靜坐籍心其實要將靜中做的主動處驗看如何若用心綿密自然動靜如一打成一片矣今對境心念紛飛是於話頭全不得力豈真參之人耶為今只要話頭得力不拘動靜自然不被他轉矣

六問又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又云佛界等眾生界等又云度盡眾生方成佛道若生佛平等佛無度生之義如何度盡眾生方成佛道若佛菩薩度盡眾生佛界似乎漸增眾生界似乎漸減云何謂生佛平等耶

答心佛衆生本來平等以衆生是佛心中之衆生故佛度自心之衆生若衆生相空是爲度盡衆生卽成自心之佛縱一心盡作衆生乃衆生自作自心之衆生而佛界不減縱衆生界盡只是消得各各衆生界以心平等故而佛亦不增佛觀衆生界空若衆生自心不空則衆生亦不減譬如長空雲屯霧暗而空亦不減雲散霧消而空亦不增雖終日暗終日消而空體湛然此則佛界豈有增減耶

答大潔六問

一問持律曰初學不知持律恐擧動卽錯受有次第決無莽獵然其閒大小區乘權實應用雖根因利鈍機隨淺深不無弊端幸提執則使利者仰遵而鈍者拓武乎

答佛所設戒律部載之詳矣本意爲衆生有八萬四千煩惱故設八萬四千律儀爲對病之藥欲令煩惱病除法身淸淨因機有大小故戒有三品曰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以沙彌比丘二種戒乃因事而設名爲遮戒謂遮止過非雖大小同遵而多爲小乘但執身不行有能執心不起者卽爲大乘亦在事相戒至若梵網經所說十重四十八輕戒名爲性戒乃我本師盧舍那報佛所說諸佛心地法門名金剛寶戒命釋迦文佛展轉傳化所言性戒者謂了達自性淸淨本來無染頓悟本有淸淨法身性自具足故名爲戒經云若人受佛戒卽入諸佛位故釋迦四十九年所說者但傳此戒法而已末後拈華所示者亦示此戒性而已歷代祖師所悟者亦圓此戒光而已故觀一切衆生佛性種子本來平等以同具平等法身故以佛性而觀衆生則凡起一念殺盜婬妄乃至說四衆過自讚毁他謗三寶者卽斷佛慧命與殺佛無異矣故列十重之科若以平等法身而觀衆生則無可殺盜婬妄乃至毁謗者以乃圓滿頓戒然所重者獨在佛性種子卽佛之慧命故不獨上根利智能受卽黃門二根婬男婬女乃至鬼神但解法師語者皆堪受之只要信一切衆生佛性種子卽是平等法身苟能作如是觀則於一切日用現前所遇境界盡是戒光明地如此不獨執身不

行而於殺盜婬妄。觸目念念佛性現前。則頓化爲光明聚矣。又豈特執心不起而已耶。然持之之法。在遮戒固難。端在撿束三業。制伏過非。唯此性戒實難。要以一片金剛心持之。勿失但一念。昧却即全身墮落。豈細事哉。故華嚴十信初心。持此戒者說淨行品一百二十大願。則日用無滲漏處。尚隨事相。至若十住初心持此戒者。有梵行品審觀離相。便是持此戒之方法也。初機常持此二品經。則久久自然相應矣。所云弊者。在遮戒有執相。自是多我慢自高。憎毀戒者之弊。持性戒者。有未得謂得。縱放任情。認賊爲子之弊。袪此二端。無問利鈍。皆名眞持戒者。

二問參禪。日守律而不如自性。終屬顢頇。欲求見性。無過參究。其關疑悟交關。子賊難判。幸垂永鑒。免墮迷坑。

答。佛說沙門所習戒定慧三學。然律即戒學。其參究即定學也。惟教中所設定學。乃三觀妙門。爲悟心之捷徑。後因禪道東來。重在直指單傳。見性爲禪。而不言定。然禪即定也。初達磨示二祖。只是个覓心了不可得。名爲頓悟。乃至六祖。只是教人不思善不思惡。那个是自己本來面目。即此返求自心。便是參究工夫。初無看話頭下疑情之說。後至黃蘗以下。乃教人看話頭。以古人一則公案爲本參。相傳爲實法。及至今時。師家教人。但參公案。不究自心。因此疑誤多人。故今參禪者。多未有得正知見者。且又自以參禪毀教。蓋爲非眞參禪也。殊不知古人爲學人難入。特以一期方便。權宜只要人識自本心耳。佛祖豈有二心耶。殊不知提話頭。堵截意根。不容一念生滅遷流。即是入定要門。而今別作奇特想。故多自誤耳。唯今參究不可無話頭。以初心散亂難制。要此作巴鼻。當未提時。須要先持身心。內外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從此綿綿極力提起話頭。返看起處從何處起。畢竟是个甚麼。因未明見自心。故下疑情。云如何是我自已本命元辰。如此追求。是名參究。要念念不昧。心心不移。日夜靠定。廢寢忘餐。忽然冷灰豆爆。本體一念現前。是謂悟自本心。到此依然只是舊時人。更無一毫奇特處。若得一念歡喜。便自爲足。是名認賊爲子。

矣何況作種種知見說偈說頌爲奇貨耶切不可墮
此魔網

三問公案曰話頭破碎後一千七百葛藤勢如破竹然一則稍謬一齊雲霧從前破碎方信鬼關不識此弊而掉弄精魂三途潛伏矣

答學人果能明見自心到不疑之地則與十方諸佛歷代祖師一个鼻孔出氣又說甚公案不公案此事不是初機分上事且姑置之不必在念

四問印教曰不向教上印證者不得正知見此和尙舊訓也然義路是宿習宿習難消如油入麵萬一印處有一絲意識則悟者轉落陰魔資發邪見爲害匪細幸揭關頭

答老人尋常要修行人以教印心者謂是爲自己所知所見一向無明眼人指示邪正要以佛經印正如楞嚴楞伽圓覺經中所說皆禪定工夫悟心之要將自心對照看如佛所說不如佛說故云以聖教爲明鏡照見自心不是將經中玄妙言句冏爲己解也如子所問者正不知話頭落處也至若吾人種種心病唯佛披露殆盡如楞嚴七趣升沈之狀五十種陰魔之形楞伽外道二乘之邪見非佛細說又何從而知懼耶吾所謂印心者此耳只要以教照心不在義路不義路至若宿習種種又不止義路也

五問闡教曰法布施者大法供養者最因悟印教即印闡教似乎契佛知見大轉法輪然悟非眞悟以印自信印非眞印以闡自任抹却諸註獨逞已明是獅是狐易於自惑是闡是謗難於自知幸垂精判永奉蓍龜

答爲佛弟子念佛恩難報唯有替佛傳法爲眞報恩者故古之宏法諸師有三種不同一自悟本性妙契佛心於佛言教如從自己胸中流出四辯無礙且又深入教海波瀾浩瀚如淸涼圭峯天台諸大祖師是也二雖未悟自心依佛言教印定自心廣探教海如所解說不謬佛意此雖未超言象而不敢妄以己見縱談依教敷演如從前諸大法師是也三有夙習般若種子如有禪定工夫自明己心妙契佛意但未廣涉多聞而正見不謬雖有以淺爲深之過而無謗法

之極其所宏揚皆以法施爲心不求世間名利恭敬如靑溫陵寂音諸老是也此皆法施之大者至有聰明利根但恃已見爲得排斥古今縱口橫談唯以宏法爲利者此則不唯破壞佛法抑且誤墮後人如是豈可以闡法稱乎此了然易見不問可知

六問頌古曰古人悟後頌古如描畫虛空不落色相今人悟未能徹輒易頌古句出詩想機同滑稽以爲悟語悟境膾炙人口一轉墮狐恬不知懼此末法流弊乎吾輩易失此坑幸發鍼砭曾荷深慈

答頌古從上有之不過發揮古人作略聊示門庭施設以彰大機大用且出自已縱奪殺活之手非徒矢口縱情搆畫爲得也此頌古闡教二事皆非初機所急何須預設古德云但得了悟自心不愁不會說法如是初心唯以究心求明已躬大事爲急切不可懷此見也吾人苟能了悟自心縱不闡教不頌古亦是眞實出家不負在袈裟下也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一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二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法語

寂照鐙公請益八則

問經云無礙淸淨慧皆由禪定生如何南岳謂馬祖曰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作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此二說若爲是非

答祖師門下不論坐禪作佛只貴見性若見自性了了分明自無取捨纔有取捨便落是非

問圓覺經云我今四大所謂堅濕煖動各還地水風火故曰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審此身未死各離耶抑死後各離耶

答要未死前撇得下故臨行不被他累及至臨時要離如生龜脫殼難之難矣古人道閑時做下忙時用正謂此耳

一問楞嚴經云阿難白佛言本發心路從何攝伏入

佛知見佛言汝等若欲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為同為異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未審即今為出生死參禪學道是生滅心否

答學人參禪先斷生滅心及發明時乃見不生滅性若以生滅心參但逐妄想流轉非參究也

問百丈海禪師曰參見善知識求覓一知半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宏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成正等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禪理獨存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耽玩故今參禪學道者如何出得此魔入正修行路

答諸修行人只為心見不忘故動隨魔網若心見消忘則佛亦不立

問破四大五陰孰有先後否

答教說五陰漸破必先破色陰若參禪打破漆桶則先破識陰識陰既破則四大無依故如劃水吹光了不相關

問金剛四句古今未有明言者或指色聲香等為四句或指眼耳鼻舌四句或指諸相非相等或指有諦無諦等至天親則曰吾升兜率陀天請益慈氏則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是也六祖則曰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也雙林大士又曰經中持四句應當不離身愚人看似夢智者見惟真自古迄今不曾有定辭何也

答佛說般若如雪山衆草件件是藥拈來便用必定除疾故古人指出何為四句者各拈雪山一莖草耳

問古人云直得純清絕點猶是真常流注直得無一法當情猶遭仰山撿點直得通身是照猶在衲僧家垂手直得七佛已前威音那畔薦取猶是話會在今之學者果到此境界否

答古人垂語只是怕人落在途路邊學人縱到此亦是途路邊事況未到此便開口說禪總是欺心

問圓悟大師曰有祖以來唯務單傳直指以言遣

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支分派別。各擅家風。須是向上根器。有紹隆佛祖志。然後能深入閫奧。始可印證。舍此切宜寶祕。勿作容易。今見學者多不審自己根器。便要參究向上事。果不論根器否。

答祖師取人論根器。即教中佛論種性。若不是者般種性。終是粘皮搭骨。今人根器不淨。定與此事絕分。若肯留心此事。從此不退。久久可許造進。此在不定性攝。

王芥菴朱白民請益

問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是同是別。

答佛祖出世。本無法可說。然法本無說。何有頓漸差別。言頓漸者。特為機設。非干法也。然教有頓漸者。如毗盧遮那初成正覺。於菩提場說華嚴經。頓示平等法界心地法門。直示無遺。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後判教者稱為圓頓法門。此佛之頓法也。然此頓法。惟被地上一類大根衆生。於中行布四十二位。是即頓之漸也。其餘劣根在座。如盲如聾。絕然無分。此則法雖大而攝機不廣。所謂唯有一門而復狹小。如此豈佛說法獨為一人哉。所以現應化身。隨三根施設。說三乘法。初從漸修證。所謂教之漸也。後至楞伽法華涅槃。頓示佛性種子。是為由漸而頓也。此乃教分頓漸也。其禪一門。教中處處說菩薩六度中有禪智二度。判教菩薩由二度開止觀二門。為修行之本。此教中用頓而漸修。是禪為頓中之漸也。其達磨之禪。乃世尊末後拈華。迦葉破顏微笑。佛乃示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遂為教外別傳之旨。西域二十八傳。達磨東來。六傳曹谿。而下傳燈所載諸祖。乃單傳直指一心之禪。又非六度之禪可比。以此單示一心。更無別法。直下頓見自心。不屬修證迷悟因果。特顯佛未出世一著。是謂向上一路。名為頓教大乘。此禪之頓也。至若歷代祖師頓悟此心者。雖一言一句一棒一喝之下直捷了悟。此蓋多世修習般若。根深因緣時至。今日成熟。亦有今生參究二三十年工夫。然後得悟。如此雖頓亦從漸來。至如溈山云。學人但能一念了悟

自心識得自己本有是名爲悟尙有無始無明微細流注卽將悟的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非此外別有修也以此觀之頓中未嘗無漸也予嘗觀楞伽分頓漸四門一頓頓二頓漸三漸頓四漸漸知此不可執一而論雖頓悟而不廢漸修佛祖之心本無二也

問佛說諸經俱是稱性之譚了義之旨何謂達磨獨讚楞伽云此經是我心要至黃梅則指金剛餘經有何差別耶

答佛說諸大乘經雖是稱性了義之譚卽其建化門頭不離迷悟性相對待定要返妄歸眞皆有和會方顯一眞至若楞伽一經直指一心雖有眞妄以示識藏卽如來藏不必和會單顯自覺聖智境界但了自心現妄想無性卽是聖智不用更轉卽其修行但直觀自心流注妄想現量頓達自心亦不立地位階級故判教者名爲頓教法門是故達磨以爲心印以此經示禪宗要訣以此經難明劣解難入傳至黃梅則以金剛印心其金剛乃八部般若之一文有六百卷唯此卷獨合祖師心印以般若乃入大乘之初門正如楞嚴所說菩薩以不生滅心爲本修因而般若乃佛之根本實智正是不生滅心也此經以無住爲宗斷疑爲用以二乘妄起衆生見佛見法見種種住著重重起疑此經盡拔疑根直到不疑之地知見消亡不立一法遣盡住著之心正與宗門解粘去縛手段相同斬斷意言分別正是宗門不許擬議不著思惟識情乾枯透法身向上故黃梅以此印心良有以也諸經都有些粘帶獨此經斬截參禪了此則易入耳

問云有如來禪祖師禪二禪果有同異否香嚴擊竹有省呈去年窮未是窮之偈與仰山山云且喜師兄會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依此語則見有如來禪祖師禪異也若從迦葉傳至初祖西來祖祖相承諸宗始祖卽是釋迦何得有異也

答如來禪祖師禪本來無二但如來禪就迷中說悟要修而後入祖師禪直指不屬迷悟一著不假修爲要入直下頓了自心凡落迷悟關頭便是第二義也所以古德云修行卽不無其如染汚何是故宗門向上一路須是个裏入始得楞伽四種禪中最上一乘

禪即祖師禪其實本無異也若根器不淨妄逞聰明知見把作會祖師禪如此連如來禪亦未夢見在譬如貧人妄稱帝王自取誅戮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示蕭玄圃宗伯 天啓癸亥冬十月初六日從此絕筆

入道先要了悟當人心體本來光明廣大包含無外圓滿清淨聖凡不立不爲身心世界之所拘礙此即向上一路西來心印唯此而已既能悟徹此心則於日用應緣一切境界如鏡現像來無所粘去無蹤迹如此則凡所施作皆從眞心實際中流出一一皆眞實不朽之事業不但與日月爭光也較彼區區迷夫妄想機械所爲者豈可同日而語耶此段光明人人具足本無欠闕但以我見堅固凡有所作必以爲己功執所見爲必是是非交錯終無一定之論所以然者以無廓然大公之心而欲建千秋不朽之業難矣

又

吾人心體本來圓滿光明即今不能頓悟不得現前受用者蓋因無量劫來貪瞋癡愛種種煩惱障蔽自心故斷修之功不可少耳潙山云學人有能一念頓悟自心但將所悟的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不是此外別有修也若學道人但求頓悟便了將謂無功可用此則習氣深潛遇境竊發久則流入魔界矣然漸修之功亦非有次第但日用中向未起心動念處立定脚根返觀內照於一念起處即追審此一念從何處起追到一念生處本自無生則一切妄想情慮當下冰消矣然所忌者無勇猛力不能把斷咽喉不覺相續則流而不返也

示周子寅 以下海印寄稿

山居今日大衆請制海印撮要說法華經爾時足下手書至且有佳果足占足下亦法會中人乃先得道果者此非瓦卜也前書云云日業正此不爽亦可漸入不二法門但其中日用頭頭念念皆生滅心行安能寂滅爲樂若求心地一段受用更須向讀書作文已了時種種應緣處當下著實猛地返觀內照觀此種種作爲生滅之心畢竟向何處起即今滅向甚麼處去如此深觀久久漸入細密若更此中一切習氣潛流處煩惱無故生起處著實一一覷定看他畢竟

是何物向何處起滅追到掃踪絕迹處如沸湯鍋裏點片雪相似如此日用念念不得放捨纔有絲毫一念懶墮懈怠偷安圖快活受用之心生時此正是病根發作便向者裡猛然剔起眉毛不可被他纏縛住纔見纏縛切不可和身放倒與之打交滾也切忌切忌大段一聲菩薩或一聲佛死急靠定與之厮挨若遇種種惡習起時卽將此話頭奮力提起望空一揮不管是魔是佛是煩惱習氣是善惡思量一切情塵一齊頓斷如斬亂絲如此做工夫不妨讀書不妨作文讀書處看此書讀向何處寄著作文就看此文從何處流出也不妨迎賓待客喫茶喫飯痾矢放尿一切處無用纖毫縴繂如此安心再與永嘉所說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是一般不是一般足下不知能信海印老人不虛誑否請自試看足下儻見信不謬始知顚子心齋三月大爲可笑圓覺經一部足下讀熟每日早晚以當功課俟來春面時相與決擇尋常與足下書不免稍帶情識自愧爲足下未徹非不徹恐足下信心未徹耳今見足下信心漸增日近淸淨此時若不將此赤心剜與足下何時得徹若足下因循不徹則海印自徹去也何如何如人世可悲斯道可悲望足下心更可悲耳

又

來書請益甚是眞切但足下於空幻二字未得諦當故於心境不無其礙所以工夫難做今爲足下說破則了然無復疑慮矣所謂空非絕無之空正若俗語謂傍若無人豈傍眞無人耶第高學著眼中不有其人耳所謂幻者非變怪之幻乃有而不實之謂也譬若市如弄筒子撮出許多人物一般然此筒中本無所有而忽然有之雖有而非眞實也既非眞實卽是本無由本無故說空耳故曰譬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眞人也人既非眞豈不是空耶佛說空字乃破世人執著以爲實有之謂非絕無斷滅之謂也誠恐世人淪於斷滅復說幻字以遣其斷滅之見是則一切身心諸法因幻故空由空故說如幻耳此二字相須而觀則頓見其妙所言空卽幻有以觀空名曰眞空所謂有乃本無之幻有名曰妙有由眞空

故心非斷滅由妙有故境是無生境既無生則心何取著心既非斷則妄念何存妄念不存將何心而取境境本是幻將何境而牽心斯但心不取境而心非斷滅境不牽心而境自如如心境如如於何不樂此所謂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者但只看破如幻不實名曰若無而靈心獨照妄心頓歇名曰亦無耳是所無者妄心耳豈絕無眞心哉何以爲妄心耶境執著不化者是何以爲眞心不取身心境界之相了了常知靈然寂照者是如此用心有何罣礙故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尙不生幻法云何立正所謂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愛憎何由起斯則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物既不能礙人人又何礙於物耶世人所以不得自在者唯其不達心境無生如幻不實耳若了達一念無生如幻則一切苦樂憂患得失愛憎取捨情狀當下瓦解冰消矣故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此所謂一念頓到佛家非虛語也足下但觀一切妄念起滅處一切境界起滅處無非是幻化不實則心自然不奔境境自然不牽心矣往來應緣則一念虛明靈然獨照照見現前身心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野馬陽燄如此把定金剛眼睛再莫動轉任他一切境界觸之即消惡他甚麼妄心一覷便滅如此用心又有何妄心可以自擾又有何妄境而可擾心者哉此番說話乃海印極力爲足下通身吐露徹底掀翻足下更莫懷疑切不得思前筭後種種思量皆惡覺惡習俱是障道因緣也必若老人此語目前即是極樂人矣信手呵筆不覺郞當如許婆心漏逗如此珍重

又

一別恍忽數月流光迅速日月欺人每聞足下精進倍常歡喜沃灌心田也初意擬尊人行後必得入山一晤相與印證既往工夫而決擇之此想實眞不覺形諸夢事可笑道人亦墮情見乃爾來書所云因坐以求靜因靜以求心此乃入道初門最爲切當但坐中未明肯綮所以坐久而疲由不達心體之妙故靜久而欲有鬧且又疑泛然若無所歸良以能求之心

未得祕訣所以求之一念返覺爲易是以心覓心正如渴鹿逐陽燄耳傳曰知止而後有定以足下心未知止故不得定承索所以治心條目如四勿三省者引此心而入持此心而定此足下精心苦切處乃鄙人所大有望於足下者今既肯心自許返乃祕吝乎第恐足下始於吾佛法中未得多聞至於名言之中多分轉爲昔日見聞之陳習致使甘露之藥不能近取還顧之効耳從上佛祖教人之法門路雖多不出戒定慧三學所謂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其節目之詳經不過楞嚴至若祖語無如永嘉集一書足下熟讀玩味至於其中入定用心之訣如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又云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眞空的的此用心之神符也如四勿三省者正乃戒耳此中具悉其實修心工夫條目不出止觀等持三門而已此集中奢摩他止也毗婆舍那觀也優畢叉止觀雙運定慧等持也姑以此塞請集中紅圈者留神消息如不解者不嫌數數寄問至於止觀捷徑之法容再書

斬當作漸

一紙以償今日之欠耳

又

此段因緣乃至易至難之事以無量劫來生生世世襍染流轉習之深且厚矣卽今一念信心始發斬於旦夕而欲遏永劫之長流其勢誠不易易卽此一念回頭之心亦深難發此是積劫善根靈苗遇時而萌芽始抽而開華敷實全在時時栽培而保護之否則頓見枯焦矣遇境遇緣以事處事久久純熟更加止觀之功則可漸臻解脫然以吾人本自解脫所以煩惱不解脫者非法之咎乃自心縛著不解脫耳良以向來世情濃厚習染純熟熟處難忘故觸之便發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若以彼易此則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生則疎疎則遠遠則澹澹則忘忘則不暇求脫而自不縛矣久之而此心泰定則目前千態萬狀視之若空華水月陽燄冰河本無可縛著又何求脫耶云肇公物不遷語得力此非足下大根器不能入此老門閫獨於日月麗天句不徹若此不徹則知肇公不徹不徹則非眞得力也此語老人疑之數

年畢竟於吾心中獨然自省自爾以來應緣得力處多借此老之語足下出門即見信誠非小緣老人不惜爲說破第恐足下後日罵老僧也足下但將此句橫之在心於一切動作云爲處一切聲色貨利處一切逆順境緣處一切喜怒哀樂處一切愛憎取捨處凡係流動之境即便以此印一印印定看他如何是不遷處如何是常靜處如何是不流處如何是不動處如何是不周處如此看來看去忽然爆地看破此語則知老人不欺足下而始信本眞不自欺也

示黃惟恒

足下雖云向道而此中眼目未得明徹往往將世法佛法與宗與教不免話作兩橛若此處話作兩橛則一切憎愛逆順取捨好惡窮達動靜等宜乎一一皆作兩橛也海印頻頻爲足下道佛祖元無實法與人但只爲人說破各各分上本有之事耳宗鏡云以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特由吾人不能知一心故佛說教以指之吾人不能見自心故祖假禪以示之二者皆不得已也足下今云習教不免精神疲倦由宗如乘順風此足下多生般若習氣之深如此大段海印分上二皆虛誑總無難易之說苟足下不達自心則宗爲邪解邪染皆墮識情窠臼而教亦妄知妄見盡落言說話柄皆非究竟眞實處殊不知教乃佛眼禪乃佛心二非兩般豈有彼此海印教人看教參禪皆不是者等知見足下今日作此解不獨辜負海印抑且辜負已靈耳嘗記古人有問者云古人饑時喫飯困時打眠便是道今人饑時喫飯困來打眠爲什麼不是道答曰古人喫飯只喫飯打眠只打眠所以是道今人喫飯不喫飯打眠不打眠胡思亂筭所以背道耳由此看來足下日用只將眉毛剔起叱咤一聲只教神驚鬼怕天魔膽碎陰鬼魂消一喝喝退落得本地靜靜悄悄寸絲不挂赤力力淨裸裸將此一段家風要讀書便讀書不讀則拈向一邊不許挂一字要作文便作文不作便拈向一邊不許胡思筭乃至喫茶喫飯就喫茶喫飯要打眠便打眠要痾矢放尿便痾矢放尿撞著便了更不許過後思量如遊魂鬼子一般乾乾淨淨潔潔白白亦不許坐在乾淨潔白

理如此單刀直入。一念向前。則讀書親見古人作文也。只向自胸中一口吐出。更無前後。醞畜時便是吐露時。吐露時便是醞畜時。如此不爲動靜明暗所轉。不爲種種皮膚所移。此之謂挺特大人。沒量漢也。足下信然之乎。若果見信。便擔起向者裏入。珍重珍重

示馬居士

學道人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第二要知身是苦本。心是妄想造業之本。第三要眞眞看破世間功名富貴。聲色貨利。都是虛華不實。第四要怕今生造下惡業。將來一墮地獄。受種種苦。無人救護。第五要知現在命根只此一息之間。若此息一斷。則再求今日參禪學道作福之事。永不可求。況受用富貴乎。學道人但得此五種心。時時刻刻蘊積在懷。則目前一切虛華境界。自然冷澹。心地自然淸淨。將從前一往所學知見學問口頭伎倆。一切放下。發菩提心。永斷酒肉。不貪不愛。持戒修福。作諸功德。以爲載道之本。仍讀大乘經典。助發自心。開佛知見。方可作觀。但觀此心廣大圓明。湛淨空寂。一法不可得。妄念元無。亦無生滅。而此根身。一切動作。猶幻人。元無心識。目前一切境界。猶如空華。忽起忽滅。本來不有。唯只圓明一念。歷歷不昧。此念亦無。是名正念。如是用心。二六時中。動靜閒忙。如如不動。逆順好惡。冤親平等。隨順世緣。所作功德。一事一法。皆成圓妙淨行。如是行者。名菩薩行道人。果能如此用心。可謂不出塵勞而作佛事。現宰官身而說法。卽此是名報佛恩。報國恩者。公稟性靈明。發心向道。故特此示之。乃贈以號曰淨妙居士。公其無負已靈。無忘此說。珍重

示王生求受戒更字

王生名廷佐。字子贍。生意謂名俗而字犯古。請幻人更新之。幻人喜而告之曰。異哉子之質也。傳有之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子志願祛故吾而大新之。不獨新子之名。抑且新子之心。名者實之賓。心者德之實。苟不務實而尙虛名。非德也。由是觀之。非獨子俗於名。抑且俗於心。所謂俗者。非衣冠言貌之謂也。所謂狎習染汚於性德者之謂也。吾人性德本明。由日漸染嗜欲。目蔽邪色。耳蔽淫聲。鼻蔽臭香。舌蔽爽

味身蔽妄觸心蔽邪思六者交蔽汨昏其中熏陶漸染習以成性將謂之本有謂之固然是以大馳於昏迷之境本明之德翻視爲異物安知有故吾故吾哉聖人所悲悲在於此故設戒本以洗滌之且夫戒者非他物也乃自心本有之智光即儒所謂明德也今夫人者智光不朗故明德日昏今復明德而返天眞必須朗智光而破昏蔽昏蔽破本體現智光朗諸障消此吾佛所以戒殺生以成仁戒偷盜以就義戒邪淫以立禮戒妄語以敦信戒飲酒以明智五戒具而五常足六情斂而三業淸此所謂滌舊染進日新捨故吾而造新化也故幻人亦更其名曰言字曰子綸將其奉佛戒如君命也子其勉之

示周子潛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此老氏之戒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孔子之戒也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言綺語不兩舌惡口不貪瞋癡此佛之戒也噫以吾人之性本自靈明淸淨但以習染之汚日就汨昏沈迷而不省者唯在耳目口鼻身心之閒與聲色香味觸法相對膠固綢繆接搆心關長迷而不返也故聖人愍之切爲之戒且將欲祛舊染斷塵習而復乎本然淸淨眞心也由是觀之戒在我而備在心修之以身是謂道不遠人故曰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吾人欲造大道之原者唯在謹謹奉持於是而已矣周子少年切志向上歸心於此故因書此以示之

示祖定沙彌

予嘗見世之市肆羅列割烹而過者靡不刮目垂涎希一嚐之味此恒情也每見吾徒稱沙門釋子者身處旃檀之林足履淸涼之地歷大法之肆羅無上醍醐甘露妙味則邈視之如鴆毒可不悲歟雖然蓋不知味之過也藉使知之豈讓嗜嚐之情哉吾佛最初出世即揭波羅提木叉以示人此即以甘露陳於闠道冀人人而味之同入不死之鄉矣過而味之者幾何人哉予隨緣入王舍城止慈氏園林適開甘露之

※冀一作異

肆有沙彌祖定從吳興來參問莊嚴佛土最上法門因指入林中卽得餐釆此甘露法味所言甘露法者卽四根本重戒也嗟乎入者久矣沈酣生死之場成就鑊床苦具靡不依此婬殺盜妄四者而立至於諸佛淨土莊嚴亦皆從斷此四者而成就故曰永斷淫心方成佛道等今沙彌將欲闢瓦礫作叢林轉穢邦成淨土若不翻破四根作四面清涼池豈能化三毒而爲三種解脫地耶是故海印老人諄言佛子若欲成就無盡功德法門應當善學此波羅提木叉爲第一義諦一切法門因從此入

示吳公敏

空生問佛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答以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又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信心清淨卽生實相然實相無相於何有生良由生卽無生則住本無住信心如此則五蘊清涼一念頓空諸妄圓滅如是降伏卽非降伏是名降伏也公敏信心甚篤從余乞授菩薩戒且問持心之方余卽告以調伏之法如此又更其字曰調伏至若相卽無相則不可以無相爲無相故又刻之以定課日用不移久久純一泯絕諸相頓契無生是所謂信心清淨卽生實相也

示澄鉉二公

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中無主不立外無正不行此言雖小可以喩大矣是以世出世學聖賢之道未有不自正心誠意修身而至於致知格物明心見性者故孔氏爲仁以三省四勿爲先吾佛制心必以三業七支爲本歷觀上下古今人物成大器宏大業光照宇宙表表爲人師範者未有不由此以至彼由麤以極精由近以致遠也今之學者多以口耳爲實學以已見爲眞參以游譚爲順物以縱泯爲適情以弔靡爲容衆以恣肆爲養志以安飽爲調身以緣想爲正心以束斂爲苦形以端莊爲恃傲以克念爲自苦以精持爲矯飾以道業爲長物以身世爲金剛以生死爲餘事身之不立心之不究道業之不成學問之不精此其所以世愈下而道愈衰心日昏而志日喪風日靡而行日薄教日頹而法日毀也

捕風捉影後學無憑望吾人之修而見淳全之質者其可得乎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是以周公之夢鳳鳥之歎有志君子豈容情於自已哉二子勉旃

示江吾與

與足下苦語十年如教酒人齋莊非不儼然肅恭要之肅恭亦酒態也今讀足下手書始恍然從醉夢中覺令人愴然心悲復欣然大喜以擧世皆醉假而人人如足下則不責我獨醒耳嘗謂蘇子一口舌之夫耳其所志富貴則奮發無當每治縱怠則懸梁刺股竟醻其志況出世聖賢豈値一夫無上妙道豈多金比越王遭會稽之恥志報吳讐乃臥薪嘗膽二十餘年其竟以覇然歷劫貪愛豈値吳讐幽囚生死困辱形骸豈直會稽之恥苟足下不懷切齒之恨而忘臥薪嘗膽之心不能以懸梁刺股自勑又將何以醻初志雪大恥乎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足下誠能以太上自勵則貧而可樂其他又何以嬰心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亦云苟有道義之樂則形骸可外形骸可外此外則無事矣又何可嬰心處之而不泰然耶願足下勉旃

示王牧長周世父

嘗謂天生萬物唯人最靈此古語也予則謂之不然何也蓋人與萬物皆具靈覺之性此性均賦而同稟者也曷嘗有人物之別畢竟所以異於物者以其物具而不知人則知其所具者耳知其本具而盡之者謂之聖知其當盡而不能頓盡謂之賢知而肯求其盡者謂之智知而不肯返求者謂之愚知而不眞而求之太過者謂之狂知而不明執一介爲必當者謂之狷至若不知而妄求者謂之怪與夫不知而不求則物而已矣嗟乎此人與物殊惟知與不知求與不求之閒雖相去毫釐其失則千里矣竊觀三齊之君子孰不心憤憤口悱悱眇視千古咳唾風雲雖伊周事業猶不足觀及扣其心性則瞠目結舌及與談心之妙亦未嘗不謦欬擊節及與之言佛則望望然不顧噫知有心而不知有佛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是以道術不明而英明豪傑之士亦不免坐蔽於此此非知之過其實不知之過也又非不知之過其實不信心之過也予竊謂非眞不信心蓋未有以眞心告之者假而朝夕以眞心實語熏陶漸染之雖不能自信抑將與之俱化矣世之君子生而聞見乃耳目之常卽天縱之聰明且將亦與彼俱化故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斯言可畏哉嗟乎長夜之歎爲誰而興余今置身東海空山大澤之閒冒險阻履危機幾不免虎口者葢亦數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所以抱長夜之歎而歔泣與東海競流也雖然一管灰飛而大地春生一葉辭柯而滿空秋至第感之不深故應之不至耳年來茲土二三君子具丈夫骨見信自心者津津汗浹兩腋而陽和之調將見予將骨化長波又復何憾王生牧長周生世父以習予深歎其爲奇男子矣雖然牧長牧長世文世文皆知其本有而肯求之者矣予則有望於二子不望子作佛而願其現宰官居士身而說法將見般若根深習俗濃厚熏蒸變化此土羣蒙若人若物皆位之育之而生極樂之鄉也子其勉之子其勉之何以稱子

示杜生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隱居求志果何求歟軻之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此聖賢教人披肝露膽處也夫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此其志果何如哉吾嘗觀世之學者每日有志於功名或曰有志於富貴或曰有志於忠孝擧似可佳及乎稍遇挫辱憂患飢寒貧病不如意事則氣消神沮呻吟困苦不可言稍有忤逆則忿不顧身酒色淫蕩則樂以忘生是則居常所云志者未見如孔之所教不可奪孟之所持之也此無他蓋隱居未嘗求之耳嗟乎挫辱憂患飢寒貧病拂忤酒色不大於車轍而人不小於螳螂也竟無一怒以當之此何以故學者深求此可與言志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二

已下古本卷六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三

侍　者　福　善　日錄
門　人　通　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書問

與達觀禪師

某鈍根下劣屈于塵習適特地走人間自以無謂不期錫杖落此豈知吾師精進力所攝持耶昨禮座下辱法愛連宵徹夜眞言密語如呪病龍心心在雲雨耳即殑伽能頒深恩矣惟師一一辛苦中來某一旦坐受其惠竟何以報想十方諸佛定爲此會生歡喜發讚歎耳此緣殊非小小某愚癡向謂琬公亦靈山會上人耳匪蒙攜過雲居親見肝膽則某此生幾不知此公矣承命作復琬公塔院記初不自量將謂易易遂率爾承當及至雷音覩其眞迹不覺氣縮即以虛空爲口大地爲舌猶不能讚其功德況方寸流注乎因懇祈請法力加庇而爲之尤難措辭馬上至潭柘思已過半及覩師手書二經莊嚴妙麗讀願贊則沖然具足矣十五日暮歸慈壽次日焚香禮禱而後操觚盥艸剛完使者持法音至諷誦數過歡喜絕倒謗法身特現塵中盡似慈悲太煞使某何以當此敬謝無量塔記謹此報命其文千二百餘言但某心血止此有則盡吐之矣其間但欲點染虛空自覺少光燄耳願師印證不吝郢斲無使琬公見屈抑令觀者增深佛種惟慈攝受之某和南言

附達大師答書

眞可和南辱塔記即率衆焚香頂禮諷疾讀三四過令人無地可以寄口舌贊歎也苟非眞得琬公之心骨之苦處安能吐辭等刀鋸剖痛情哉寧惟使琬老朽骨生春即某足賴之不朽矣如是扶植法道將何以報海印主人咄一棒分死活時決不敢作世諦流布某再和南

又

憨山大師侍者某此回出山諸人以爲突出意外那羅堀主此回來燕圓成無量功德豈惟諸人慮不及此即堀主亦不意憨頭憨腦闖入是非鬧籃

做許多好事發古悳之幽光解衆人之紛糾而道人亦得託不朽于寸管是無上供養慚何以消怖懼怖懼懷靜送經圓贊弁小叙謹奉命即著如奇呈正超如所持偈不遑一爲發揮行恐觸境逢緣終被物使奈何奈何道人行蹤主人既還東海即亦往石經矣然再必一晤而別尙有數語似不可少者某再和南

又

承慈遠問悲欣交集病病之心知在法眼望色決脈于十年前矣惟神明之祕久默斯要今豈逃洞見肝膽耶但今道人受病之原初爲客邪所干中傷眞氣以致君火太盛銷鑠肺金內外交攻上下否塞梔子貝母不用而用貝母轉使大小便利不通固結日甚庸醫誤入肉寇熱勢益增幾悶致死賴甘艸解之而揀去肉寇得椒通和周身汗出道人幸佐以軍薑得蘇其同病者竟誤中狠毒良醫束手幸元氣未損必不傷生須徐徐調理但眞陰水生心火漸降客邪消伏眞君泰然則可保復元氣全生性矣感荷慈念遠問受病之原其狀如此惟賴白毫遠照自受病以來雖大火猛燄炙身而五內淸涼略無一念疲厭之心其視三界牢獄四生桎梏端若天光雲影耳向來所入海印三昧俱成水月道場空花佛事矣幸得情關迸裂識鎖頓開時將長策象王而逐金毛回步旃檀之林饑餐紫柏渴飲曹溪吾生之願遂畢于此更不敢勞移步趾耶再施甘露但願安隱那伽深入無際以待圍繞三帀耳使回謹此奉慰慈注

又

世相空花醫目顚倒已不足論而成住壞空往來代謝有爲如是法性湛然復何加損第念法緣未薄願力未周向爲智礙今則從空霹靂一聲種種幻化雲霧蕩然且幸而今而後方爲無事道人此正火聚刀山成就淸涼如幻解脫斯實　聖恩于我不薄其他一切是非泯然殆盡又何足道若能成就無上道力一切佛土隨願往生又何區區拳石勺水間邪知師同體之愛愛踰骨肉同心之憂憂入肺腑故敢以此奉慰非妄語也不慧出期不遠儻幻緣有待尙圖荷

棄雲山優遊末歲其法喜之樂又當如何此又天龍
所遣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也

又

不慧障緣深重辱師同體慈力而攝受之所秀神用
種種甚微細智固超情表豈容言喩旅泊話別挂颿
而西以新正五日抵桐江冒雪弔健齋晤見臺公詢
休郎動定云業已束裝明發有九江之行尋即遣書
至吉水邀過桐江相聚舟中歡然道故宛若多生熟
遊菩提分法人也爾瞻聞之即迎過鐵佛菴中相見
機語甚投此君根器猛利況得休郎爲前茅不一言
之下則向之堅壁旂鼓不覺自偃頓然翻案大非昔
日鄒君也不慧過上元方行休郎送至廬陵會王性
海此君天然道骨不意末法塵勞中有此上根利智
將來成就法緣不淺因留連二日而別休郎即放舟
東下想見知忍則可委悉因緣矣不慧于二月三日
過庾嶺旅邸壁間忽見師留題恍對法身而臨寶鏡
歡喜踊悅因書偈曰君到曹谿我不來我到曹谿君
已去來來去去本無心誰知狹路相逢處飽餐而去

六日至曹谿禮六祖眞身頃即出山至五羊謁總鎭
王公囚服見之此公意氣甚高親見降階釋縛乃云
公物外高人況爲　朝廷祈福致此奇禍何罪之有
吾輩正中心感重豈可以尋常世法相遇固讓不可
竟留款叙移時齋食而退且又遣力護送往戍所途
涉千五百里道殣相望雖三尺童子亦操戈挾刃殊
不辨其盜非盜也至電白其程猶半迤南山林蓊鬱
咫尺迷蹤曠野高原迥無煙火窮日粒米不糝終朝
滴水不啜雷地饑荒尤甚業已四年瘴癘大作時疫
橫行毒氣熏天炎蒸蔽日枵腹罹災死傷過半悲慘
之狀大不可言況復海岸腥風嵐煙烈日觸鼻透心
神昏意醉此爲業鄉誠非虛設私謂自非徹骨冰霜
何能消此酷毒也仰庇諸所堪能調伏無生忍地即
荷戈行伍不異道場但泉涸艸枯無薇可采資非禪
悅何處不爲西山餓夫惟不慧道愧先德遭時過之
此業力所勝死生又何置念直以本願未酬佛恩未
報爲慚愧耳竊念諸佛以不思議神力調伏衆生非
以一方便而折攝之欲其情枯智竭須知極境窮源

冥益鈍根眞慈不淺儻法緣有在異日天假有緣與師對談夢幻法門豈不以今日因緣爲實證也惟師智光圓照天南萬里不隔纖毫仰願無緣慈力時以攝之

又

江頭一別瞬息三年無時不寄情霄漢間也丁卯冬初覺音來得奉手書并荷慈惠法寶盈篋種種功德眞灑甘露于焦枯布慈雲于火宅也康祖贊點開獨體金剛正眼讀之令人徧身毛孔熙怡喜不可知此非無緣慈力何能至此覺音云杖錫有遠遊之念自爾不知所指此心逐逐妄想每與右武聚首未嘗不對妙音色相也右武眞奇男子前冬別時頂門一鍼渠自云痛徹至踵頓然飜案不慧因贈之曰覺非居士今已大非昔人矣此公別去時復寥寥所幸諸緣屏絕四大輕安無所損惱得以閉門穹廬究竟未了公案楞伽幸巳脫艸去夏攝引初機數輩演法華于武場以酬師之大願有擊節數紙此皆支離糟粕殊非眞知見力但念此餘生置身于無事甲裏彌感聖恩難報聊復以此消磨歲月且仗諸佛神力持以洗汚教之愆故不惜世諦流布也適接法音不覺歡喜絕倒瞻金剛塔如對法身讀諸祖贊如聽梵響㕧陽羨春茶如灌醍醐念此瘴鄉何緣得此普令見聞隨喜獲益大義重來此亦僧中程嬰也此子信根原深第習氣不淺今幸撇來亦大損減又荷師法力攝持卽此可望上進覺音此來大爲抖擻胷中頗有樂地惜乎志有餘而力不足亦不負此生可作金剛種子再出頭來必不負善知識因地也渠聞師在匡廬函欲一見遂遣先歸以報計大義入夏可至至時又當委悉

又

前大義來接法音歡喜無量知動定如宜甚慰遠懷比來爲曹谿因緣想聞之必大撫掌先心尙欲令義郞自燕而晉及臨行念其二十年來跉跰他方今其師物故已二載餘甯忍不拈瓣香撮培土乎因是遂立促還家山由楚而歸不及布體座下今夏幻軀幸無大病第爲孟枝魔發偏體疥瘍又爲假曹谿粥飯

僧魔妄作鬼祟。是故養病廬廬。此時正欲入山。且幸某公發大道心。願作檀越。第其人清澹如水。志大力微。師能以無作妙力。遊伸右手。過百一十城。竪此金剛幢。手不知上方佛土寶威意如來何日爲衆生說法。令我遙聞謦欬彈指之聲也。新歲三得中甫問慰。安情至深。感道義同體。知應徵車。計秋中可抵薊門。侍座下耳。學孝廉馮生昌歷。乃此中弟子上首。近書來云。已入丈室。何幸如之。第不知此子去就何如。儻在都門。願時時拔濟。知二護法大著勇猛力。必致感應。但聽時節因緣耳。

又

堪忍土中事。種種幻化。正宜法眼視之耳。若入鶖子之目。亦未免作淨穢見也。昨永順持法音來。知杖錫有靈岳之行。回書徑往報之矣。旃檀如來因緣已悉前問。蓋佛神力不假于他也。持去楞伽筆記。奉入慧目。以作法供養。某下劣。深知此一段大事因緣。皆如來所遣。聖恩所賜。卽此可爲報恩地。但願此法普徧微塵刹土。一切見聞同入自心現量。卽不慧委塡溝壑。則此生千足萬足。夫復何憾。第不審就中有少分相應否。願大施金篦。拔刮瞖膜。其幸不在區區耳。

又

春三月。促覺音負病歸。是時尙想紫柏與五老爭雄。遣八行往訊。忽顚禪人持禿筆字來。則知已拖泥帶水。向萬里無寸艸處去也。笑老癡爲底事如此忙碌碌耶。昨有人說長安路上有个沒料理漢。竊官家一坏土。揑作丈六金身。令無量人生顚倒想。復將丈六金身。擲向十字路上。令往來驢馬踐蹋。若紫柏老癡過此。又作麼生耶。嘗憶老趙州將一莖艸作丈六金身。老雷陽則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此个公案是同是別。知在萬仞峰頭。必發一笑。老紅爐近來毒氣熏得耳聾眼花。鼻塞咽悶。不知何時向白銀界裏翻身一吐此惡習也。

又

紅爐去紫柏萬里。時聞說法音聲在鼓聲刁斗間。如塗毒入耳。轉令瘴煙毒霧化作甘露。日夜飽餐。故當死不死。更見鉢沿蝨蚋。貪涎流溢大千。何時三災火

起燒爲煨燼毗藍颶去光音霔雨一洗劫灰淨盡無餘也曹谿舊稱西天寶林比爲魔宮鬼堀可笑紫柏老人神力不大暫求一宿不能安今天遣紅盔特來灑埽八年之內極盡神力一洗殆盡魔黨盡驅今將化穢邦而成淨土變業海以作蓮池老盧埋沒千年今日始得轉身吐氣將來絕後再蘇頓見光明赫奕但閣門堅閉不能頓現無量莊嚴佛土只待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餘城聊藉彈指之功便見重重無盡境界假使十方世界一一善財如佛刹微塵數衆生參禮時可使一一頓入毗盧法界也此蓋老紅盔鎗頭上佛事旂竿下工夫較老紫柏端居淨土坐蓮花中吐廣長舌爲諸化身大士說利生法門時同別何如某禪人遠來相問不減契順走惠陽老紅盔且無覺範刖胡强伸氣習也某舌端時時現出紫老法身居然在目敬持梵香一炷用伸供養唯慈照之

與妙峰禪師

某切自念鈍根下劣結習濃厚乘夙善緣天幸吾師辱以眞慈拯拔曲盡心力善巧方便面命耳提日夕無間者數年居常切覩我師默造之心恨不能迸身躍入我心頓令取目動定若有靈聖者但土木坯胎終難變化雖然薰之既久入之既深不無感通冥應某情雖鹵莽而于潛滋密化未嘗不由吾師幻網三昧加被之力也雲聚清凉月明空界自爾形分影散隱顯同時雖于妙音聲欬勢阻關山然其實相眞身儼含心水別經五稔猶同一日道越三千不隔寸絲是則深居寂寞之濱益入圓通之境可謂迹逾疎而心逾密聲日銷而實日彰某之形神未嘗去吾師一念也然某自知形器穢濁謂斯朽骨惡氣衝天非寥廓大谷不足以藏之塵勞塞漢非汪洋巨浸不足以洗之故甘心拌命擲此山海窮鄉而置蠱絕之地且將無復人世矣不意默承護法菩薩運通寶藏頓使一光東照大破暗冥可稱萬世希有功德原其所自與者受者又皆盡從吾師圓妙清淨眞心流出也客冬某持法旨至接讀十數通深見師心不覺涕泣交頤即所云喜心翻倒劇嗚咽淚沾襟耳然所悲者非屬于情而在出于常情者擧目寥寥豈容多見是不

容不感悲且痛也嗟乎某此生已矣竟同艸木枯槁無疑至若報侍左右之心有懷未即惟願我師眞慈不棄心心圓照而攝受之令凝子不入顚倒狂途而安步歸圓覺路也時幸託此一枝頗稱幽勝儻識海波澄意吾師心月能自忍留光而不落影于此中乎

又

不慧平生每自尅念于此長夜得值吾師可謂再逢親友矣故自緣會三十年前即知有向上事二十年中常勤除糞此一念苦切之心未嘗去于眉睫但恨積習深厚不能頓淨現業流識有負師友法恩大爲慚愧爰自離析以來忽十五年實已臥薪嘗膽痛自策勵未敢少惰第以幻翳未消猶沈幻網心知被縛力不自由良以慧劒不利不能頓裂此知痛處敢欺吾師及幸以法爲緣知報佛恩即以幻網爲佛事其荷負之心實持九鼎而法執之病益增七重將謂不負所生敢追先哲此實狂愚非謂慧也幸亦心知非正如夢渡河念蒙　聖主隆恩惠以金剛錟爍破重昏使歷劫情根一揮頓裂回視昔遊皆同夢事是故不慧以此慶快平生心知吾師必爲我賀今雖遠投瘴海如坐道場飽飲炎蒸如餐甘露荷戈之暇惟對楞伽究佛祖心印始知從前皆墮光影門頭非眞知見力是知諸佛神力調伏有緣衆生非止一種方便若逆若順無非令入清涼大解脫門火聚刀山無非究竟寂滅道場地而今而後或可謂不負已靈亦可謂不負師友矣于會心處隨筆記之今將卒業此雖非正順解脫聊以法自娛適足以見光陰不虛度耳意吾師聞此必發一笑也大義萬里遠來以得法音爲喜第念此子持吾師一言付囑于不慧者已十五年心如一日辛苦萬狀然于禪道佛法竟未啓齒此眞出世丈夫法門奇事今復依依萬里至此豈不慧所堪況彼師親皆老何獨我爲是以促歸且以不慧行藏奉慰知已慈念也第緣有聚散法無起滅在正眼視之了無眹迹刹海不隔劫念圓收又何有去來彼此之相吾師處此久如諒不以天涯罪夫勞靜慮也儻天假以年猶當白首同歸以讎初願惟禪悅滋神以道自愛

又

惟師以法界爲心以行願爲身卽彌綸華藏莊嚴塵刹當無疲厭此遐荒雖遠正不出吾師毛孔也其攝受之心如珠網交羅光光相照更不容妄想于其間耳鈍根年來坐此瘴鄉所作佛事亦不出師幻網三昧第以情生智隔不能餐師法性之樂然亦賴此爲消熱惱作淸涼地師其以爲妄乎古人爲到處家山隨緣樂地不慧卽不能全體適足以自娛楞伽四卷誠以印心吾師慧目肅淸必深照洞徹其原卽此生無對面之期而世世常爲法侶矣

又

自入瘴鄉六年不知霜風作何狀今正月六日南征宿新州客邸寒風刮面不減塞上夜深擁衲夢想正在萬丈冰雪中忽推門扣見者大義也乃驚喜絕倒所負北來諸故人書首開吾師函恍若對面坐五臺拄地菴中枕膝夜話時也歡喜可知復詢吾師種種功悳種種莊嚴此家常事不假稱揚嘗讀楞嚴經見阿難望佛惠我三昧之語將謂虛談以今觀之不但身坐瘴海卽入鐵圍必蒙吾師足光先照矣所謂因緣會遇窮劫不磨豈妄語哉不慧今年五十有六不覺老至形容透俗心地日開常自私語若此形不化足以甘心苦海爲人天作橋梁臥具此狹劣之見始由吾師擴之今更見其眞耳大義之走瘴鄉誠以爲苦今遣歸家可以休熄狂心作已躬下事望吾師惡辣鉗鎚銷鎔習氣是以不負吾輩亦不負其先心耳

又

不慧以業力遷謫斷此嶺外不減曼殊在鐵圍師以慈善足光時時照拂亦不減菩提場中初成正覺時也大義來具荷攝受感不在言惟師願輪日廣三昧日深顧此區區穢軀親近隨順如夙昔豈能再得不慧處此業鄉三年餘矣禪定解脫未知何如但所喜者學成眞正俗人其所消磨日月者重增文言陋習皆多生積障今日盡發不知何日得三币座前求懺悔耳先具數種師其爲我印正之遙憶多寶妙塔涌現虛空但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分身盡集而塔戶一開多寶出現吾師分身當何時而集耶令遙聞者不

禁瞻慕之思也即有可散之花亦無神足可遣耳

寄蓮池禪師

往者某居金色界時吾師因禮曼室來承以無緣慈力攝受我于冰雪中使某得以坐瞻光相深慰夙心信宿而別自爾傾注之懷蓋亦勤矣某去臺山將南歷百城擬參座下復爲業力牽之東海戾以耽著枯寂遂置身窮陬蔑戾車地因之天心建立三寶上報佛恩亡軀盡命鬱鬱十年于茲向以道力孱弱大爲魔擾者日月居半以致取辱法門見呵智者今且猶不自量乃戀戀堀中以臂當轍心心不退豈宿習然哉切念道法垂秋正宗澹薄賴吾師乘大悲願輪高竪法幢宗說兼暢止觀雙運毗尼獨揭淨土專門使狂子知歸遺風可挹禪者自南中來無不備詢起居知法體輕安色身康健樂說無礙應機不倦微細之制不減迦維何幸衰世末流遇斯弘範每一興懷五體勇悅毛孔皆香深愧業繫不前未遑瞻覲茲門人肩鑑特致問訊薄具名香三色奉爲說戒時供養普熏四衆伏希慈納

又

惟吾師踞寂滅場以佛性戒而爲末法衆生種金剛種子此等最上因緣乃毗盧之所願釋迦之所贊宜爲天龍八部之所欽也若不慧者以穢濁之質點汚法門以業累之緣罹斯罪垢實受諸佛所呵乃辱吾師攝受豈非以平等大悲普視有情者耶不然何慈音無遺一至于此肆郵拜辱手書不啻足輪光照鐵圍令有緣謗法者先蒙益耳不慧向沈幻網今幸荷諸佛神力以金剛烈燄而銷鑠之今則罪性了然且賴此作懺悔地年來奔走之餘所作佛事書述數種乃藉佛祖心光以爲破障之具以孤陋之見處僻遠之鄉不識果與此法少分相應否敬持獻座下乞師法眼爲我印決儻不遑增益謗或可聊弭夙愆顯罔極耳

與五臺月川師

不肖鈍根波流幻海花落寒空不啻曳尾泥途自甘逃逝已也回視金色界人端居靈山一會惟時白毫東注幽鑒蒙光豈不見此頭陀如是度衆生而行善

薩行耶數辱慈念惠問勤勤以人境兩奪故無片言以報諒知已者一體同觀定不心口異視也往承以駁物不遷見示鄙心將謂足下偶爾成文試入遊戲三昧故未敢加答恐當實法流布忽忽業已三秋適幻師遠來下問窮陬詢及起居具悉悲戀之情深感無已且出尊駁艸本不意刀刀見血如此不肖愚昧雖非楊修幼婦而一覽頗識其妙第愧不足以當足下心由辱見信之深不敢有負所望略爲陳之愚謂所駁若按名責實雖肇公復起不易其詞若忘言會旨即清凉再出亦當追其武也諺曰駟不及舌誠有味乎然彼造論覃思立意命名不曰無見且以不遷當俗不眞爲眞由是觀之是物不遷而非眞不遷也以其物有遷流故今示之以不遷爲妙若眞已不遷不遷何足云故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旨良哉若以高見所摘論文皆遷流之語駁之字字無差言言有據即肇公對語亦俛首無詞但彼亦自解云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意恐足下責之以言而未諒其心耶抑所見未同耶故曰正言似反誰當信者

若足下猶不信而信者誰其人歟且肇公明指不遷在物而足下以眞究之斯則爲門不同故道路各別宜其相左聞足下始因不肖舉清凉謂物各性住于一世之語濫同小乘無容從此轉至餘方之說遂有此駁然不肖所以舉此者意有所爲蓋緣尋常以物不遷意詰諸方大意都謂物遷而眞不遷人人話作兩橛然清凉疏中自有二意且云覈文似同小乘云云其實意在大乘生即不生滅即不滅遷即不遷原清凉意正恐後人見此論文便墮小乘生滅遷流之見故特揭此表而出之欲令人人深識論旨玄悟不遷之妙耳然鈔文但舉小乘一意辨之未竟大乘之說但結文此約俗諦爲不遷耳一語義則長短相形但文稍晦耳不肖在昔舉此正恐足下有今日之事是時交臂而別彈指已經八年將謂足下力窮不遷徹見諸法實相不意云云若此竊謂足下此見不獨不得肇公立論之心而亦全不得清凉表白之心不獨不得清凉表白之心而亦未得區區蓬心也此足下與肇公正謂所造未常異所見未常同也嘗見如

此亦未敢爲必當聞常于此酒神有日頗有自信之地即每每舉之亦曾爲浪子偏憐客之意耳以不肖愚心願足下善自寬姑捨是而勿較但試于諸法上努力著眼覷之果遷果不遷若于江河競注眞个不流野馬飄鼓眞个不動直下便見不許攀扯性空果如是則肇公此論皆爲剩語又何區區據蝸角而力爭尺寸耶適足以見不肖非扶同硬證也呵呵

與五臺空印法師

萬里炎方眞同燒煮每一興念舊遊則千尺寒冰稜稜在目頓見徹骨清涼也第目極雲中而金毛師子不現令人熱習難忘耳昔調達推山壓佛身嬰劇地問之則曰如四禪天今日始知非大言固本分事耳且火宅中人念淨土則清涼豈淨土中人念火宅不增煩惱耶自愧下劣向從法門龍象之後志期稍有建立拈一莖艸供養十方豈知定業難逃沈淪至老自達師化後此心已殞無復人間妙師撒手而歸光前絕後可無遺憾即今人天眼目惟師獨立光明幢耳儻有餘年仰仗法力得遂一晤之緣以畢此生實爲厚幸若機緣不偶殆將不久人世即爲永訣是有望于龍華三會耳顓愚有志衲子可惜而有斯疾儻可得瘳亦座下之白眉也近刻三種寄請印正但老子一書古無善解苦心十五年似可爲後學發蒙其金剛決疑法華品節儻有當心幸命流通亦法施也

與雪浪恩兄

前歲侍者南來手教諄切誨弟以法門爲重弟鈍根下劣向耽枯寂日沈孤陋雖一念生死之心耿耿不昧第習染深厚不能頓契無生上友古人中心慚愧有負初志比見法門寥落若吾輩天然兄弟尚參商一方不能時復促膝究心鼓篋斯道況悠悠者乎弟自奉教以來利他之心亦漸開發惟時自忖宗欠明悟教未精研且末學膚受貴耳賤目取信不易移風易俗之懷似難頓伸居常深思吾佛立教以三學爲宗弟每見後學如兄所云最難樹立者多不揣其本即一二根性稍利又爲狂魔所附以至慢法輕師至于身心略無檢束根本不堅又安望其枝葉榮茂乎此正吾兄所謂千人之中無一二可語者惟此未嘗

不遜下也弟奉吾兄大教業二十年今春始强勉開堂照常爲衆講演開堂之初第一瓣香先供養本師守愚大和尙弟每念剃染之初卽蓋膺華嚴主席猥辱先師法愛不減于兄但弟之所以報先師者實無一也曾憶昔年弟初行脚時與兄別于雲溟嘗叩吾兄志向所在且云待老師百年後爲立一碑建一塔以彰法乳足了生平此其本願其他一切可任緣無羨斯言猶在耳弟明記于心亦時復以此學似知已者但不知吾兄此願業已遂否切念與兄年登知命幻化如斯卽未死之年亦漸趨衰老縱利生之願未艾而涉世之念已灰此時若置勝緣不但泯先師之惠抑且滅法門之光使後學無憑不知所自源遠流長古德所重家聲不播昔賢所恥若吾輩兄弟竝名宇宙苟寥寥如此況其他乎願吾兄及時努力謹薄具名香一炷石資若干以爲先登卽兄不奈緣恐建塔爲難若刻一八楞方幢更見古雅其文不必假手于他願吾兄親操是所至望

又

弟不肖罪戾無狀取辱法門爲師友憂大負慚愧先心擬遊家山將布五體仰藉慈力攝受作懺罪窮磨辱吾師兄暫出那伽移步江上隣而教之使飽餐甘露頓覺五內淸涼身心俱化罪福皆空此善財南遊所以從大塔廟前爲初步也別後于新正六日抵同江都南老迎于錢佛菴中首出吾兄手書諸祖機緣卷展之光明赫昱照耀心目踐語縱橫殺活儼然據坐揮麈鄒君寶此卽法身常作菴中主也鄒君根最猛利幸與弟夙緣有在一語投機盡翻前案誓將迎吾兄演化西江大爲開導此蓋渠信心肝膽傾有問至兄當善調伏使其增崇正信作成佛眞種因緣不淺經廬陵會王塘老所養甚佳其信向淨土精專觀其立言似非本指耳二月三日度庾嶺六日遊南華禮六祖覩其山川形勢絕勝無怪其千七百人從此流出吾徒不可不一瞻依也十九日抵廣州訪陳東山已作故物始聞歐倫老尙在及將買舟造其舍則報云化去三月矣遐方失二知已良可悲悼向傳南海生機繁衍風氣渲厚今則涼薄太甚値歲饑異常

米穀涌貴民不聊生從去秋七月至今不雨野無農夫戶有盜賊而雷陽尤甚會城到戍所路經千五百里雷地已凶三年民物凋殘今復瘴癘大作死傷過半道路枕藉悲慘徹心季春炎蒸猶如流火弟私謂初心不以道緣不知朔雪之寒今非業力安知炎方之熱世態二途弟已極盡然非彼不足以破此也弟至卽從行伍寄身古寺宛是頭陀荷戟轅門居然馬卒始知幻技兒幻出種種相耳且死生患難弟心何所不安但念與兄多劫親因今幸再値以未盡宿緣弟恐沈淪瘴海永爾修途儻岐路過逢安得如今若昔諒吾兄智光圓照必以平等慈力而攝受之定不捨此業幻衆生爲罪垢耳其他復何所云慨斯末法念報佛恩願兄努力爲法自重自愛

又

自江干一宿蒙以甘露見灑卽走入瘴鄕皆藉以驅炎蒸消熱惱耳吾兄惠我三昧何深也弟生平于大法緣薄劫而無聞老無所知頃于荷戈之暇力究楞伽筆之成記將以此謝謗法之愆弟恃孤陋之見旣不蹈襲陳言又未及請正法眼竟爲好事災木可謂騶不及舌矣敬專侍者持請印正不識就中果有少分相應否儻于性海掠一滴之味眞空通芥孔之光差不負此平生亦不累及法座若一言無當卽爲付之水火決不敢以此傳虛名增業種自蔽妙明更障後人眼目也慨此末法正因者希弟幸與兄同生斯世同覆一門苟于此法印可其心弟卽不敢稱摩耶同胞適足以結究率共座之緣耳

與少林無言宗師

伏念祖庭秋晩學目寥寥可爲垂涕者非一端也幸座下乘願而來鼎力荷擔正當揮戈駐日之時去秋天假良緣聚首王城一語而別及歸卧海上以觀世相若此諸念皆灰無復興起度生事業惟兀兀空山與諸幻衆種田博飯以消磨白日送餘年耳比來風聞法雨普潤四衆雲蒸想雷電之機將破重昏而啓聾蒙也痛念世道交衰人多薄信一槩不以根本爲懷且心器不淨又安可以注甘露瘳大病乎惟願座下深思顧命之言廣闡最初之制使初機之士追風

受勸大步隨鈎然後戳眞風于性天撒迷雲于蘊谷特本分尋常輕車熟路耳狂愚之言高明以爲何若

與愚菴法師

佛說四十里外不問法者墮慢法罪鄙人知法座咫尺而不親聽聞亦墮此罪非本心也蓋爲障障此緣耳昨承枉過一見甚喜既而且悲座下過苦如此然精進堅確固乃弘法者前施而棄本取末亦不智之第一也蓋身爲道本重爲輕根而座下以一食之故欲損生爲衆苦形以博名殊不智之甚此正不知輕重者耶古人有一念純眞日用斗金非分外座下見解如此豈自不安于純眞耶維摩道于食等者于法亦等此語座下把作不偏衆爲等之耶若以不偏衆平等至若供養我者不名福田此又何謂也永嘉謂幻化空身卽法身座下今自損法身斷慧命可稱知法者乎不知法而說法將何以模範人天用規來學乎有意不偏者謂曹山之不受食耳若以座下而觀假如曹山之語將欲奉行者豈將與夷齊同貫而後爲得耶可笑座下說法不知法爲已不爲人知輕不知重計亡不計存是皆顚倒見耳鄙人此謂大似雪上加霜今奉世資若干爲座下開齋之需座下若不食當不與之斷面矣且不及親往特遣如珊代爲禮三帀勸轉法輪也

又

鄙人以苦言慰座下者以重法情深故也悲此末法寥寥舉目無親幸賴座下懷揮戈駐日之心嘉歎不容已但此中悽惋處非常情可知乃鄙人慣會爲旅偏憐客耳念座下以二施之力一肩荷擔日月無常色力有限第恐精神不足則法喜不充將何以飽飫人天哉身爲法本此非浪語心知座下就裡密意正不在言至若幻化門頭亦借色力勇健爲增上緣耳古人未有不假借藥石榮衛四大者以四大幻物元其家具耳讀法言霜雪凜凜松柏委也但雪解而松柏振色此不假陽春而發越乎但願座下暘春滿屋則使艸木皆春矣是大有望座下爲法門重者故敢忉忉如此

又

別來忽忽四年矣誠萬里寸心千秋一日也所幸髮白而心日赤形日化而念日消昔聞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今見老胡眞不吾欺也自入瘴鄉不數日即念楞伽爲寢食烈燄毒霧中有此家具眞水淸珠令此身心如火浣布耳每坐菩提樹下深念老胡攜此一枝種子航海而來幸得賣柴漢栽培灌漑令其扶疎廕庇人天今二千年來無復爲之料理者罪夫荷戈之暇即鬢其下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漸覺油然生意而發茂矣曹谿源頭拋塞乃復爲疏濬其志有若干言寄法眼照之足見罪夫此中不敢忘家業負至恩耳昔被遣之日紫柏老人在匡廬對三寶立願願誦法華百部以求加被今還著于本人因率諸弟子了願于穹廬誦持之餘爲衆敷演標其大旨名曰擊節併持請正以見天涯火宅紅盌下生計耳一笑

與交光法師

朽夫罪累爲法門辱自知慚愧無地懺悔所幸諸知識力加被之致得久活瘴鄉每思貌座萬指圍繞震海潮音作師子吼普警羣迷慧光所及靡不蒙益況在法親有緣者乎頃大義回家山聞公尙駐錫中條必得瞻禮光相小刻數種奉塵慧目略見萬里懷人之意儻蒙解脫向期把臂于孤峰月下一笑長空洗此半生塵困耳

與隱菴上人

吾佛以生死喩海喩河是則我居海濱公居河滸然海水無涯河流迅駛我已觀海十年于此未知公觀河幾時也每念令師逝而不返令人悲愴不已心喪三年又不知還念令師如區區否欲公念令師并欲公效俗情也乃欲公念生死如河耳仲尼有言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公將何憑截流而過其爲我言之以慰懸懸也茲因便致名香三種願以此熏足下信根耳此香一熏足下即汗流沾背是足以供十方諸佛矣海印以此望足下足下何以報我耶

與靜修上人

承惠乃祖蒻笠子精妙絕倫鄙人時時戴之如天雖居丈室亦常目在之也公戴乃祖物如鄙人乎吾曾

去佛三千年即今日心存目注如覩面金容若存想不眞依教不篤則非佛弟子公能三十年存想乃祖若我輩所以想世尊乎鄙人見佛易見公等難不是我身不能到人世即是公心不肯如海印以身心相離故難之耳人生浮脆流光迅速公能揮戈駐白日可許不懼無常虛死也悠悠笑談作何究竟惟深省之

寄松谷師

聖人不出世萬古如長夜此語流布雖久證驗者希往不肯養痾窮谷每見毫光東照莫不皆從吾師眉間而發故使十方尋光而至者皆有所歸依即散花供養者盡成佛事然法門有此瑞相十方諸佛豈不共生歡喜讚歎今春不肯坐惡劫中衆苦音聲痛徹心府又聞吾師疲于津梁掉臂而去此之痛處著錐也私謂吾佛居舍衛國而城東老母不願見之後之具正令者謂此婆子有大人相今觀五濁惡世諸苦士中著一明眼人不得不肯亦謂此土衆生亦皆有大人相也言及至此吾師以為何如不肯業緣深重比又牽之入此闤闠無奈狹劣之習不忘大菩提心未發然日前不見吾師而他方貧子堆集于長者之門無恃怙者正如衆星中無明月耳故十方暗冥豈獨佛祖無光實使覺場洽濟如此大地凝寒豈不凍殺法身耶令人悲酸不已豈直長夜之歎而已哉此心無地可寄但于吾師水月光中合掌作一讚歎耳遙觀明月山前光明石上對主山神衆說自證法門使聞之者聾見之者盲此吾師自性法樂定以此消磨日月破孤內耳

與靜堂師

十年剛一見復交一臂而失之然此心月婁婁不挂于階前長松之下憶吾師每率諸弟子逍遙食息乎其間豈不為音詠之資禪定之病耶大師無縫塔想呈樣矣行實當誰為之成時幸以見寄別後有作惟願書紙百尺頓令入我海印之光作幻人之伴也

與萬安上人

惟公為法門樞機荷負甚重乃秉夙願力實非淺尠一自淸涼別後朽夫雖妄生于人世亦未常忘情于

公所憂非在公身而在公身所繫耳非虛語也昨以大事因緣入舍衛一見公喜不自勝此心釋然冰解始知龍象遊行固不可以蹊徑量浣慰何言周旋月餘察公眉睫間煙霞之氣栩栩然有塵垢粃糠獨世之意語默炳炳乎三昧此乃公宿植靈根般若內熏之所發所欠外緣助顯向上第一義耳良可悲悼蓋吾人所賦獨靈于萬物者豈止口體安飽而已哉眞大有富貴于富貴求之在我而不假于人者存焉卽所喩如摩尼寶珠者是以吾佛世尊蚤見于此故不戀安富貴尊榮爾乃甘心寒巖以六年苦行博廣大之受用所以一覩明星卽如在掌握吾人固有而不見故甘心馳逐以一息之危生博無量之苦惱所以纔遇愛緣卽棄如涕唾至若較其輕重不啻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者此也公自視何如哉願公自重而保持之萬勿自輕自棄沈酣酖湎爲親友所惜也朽夫自顧樗朽不材無敢旁景人世念與公見面之難且感高誼留意于朽夫者獨厚且重故敢以言爲報耳流光難繫日月欺人但願努力寸陰自重自愛

與梅翁本師

弟子某自省罪原不通懺悔以自受身于父母受恩于　君受教于師受知于朋友受法于知識受食于檀越惟此恩惠殞身以報未足以醻萬一拔毛以數其罪不能計其少分也卽今投荒萬里猶在盡載之間而四事安居上賴　聖主下資檀越不致饑寒流離者皆仗如來白毫光中一分功惠也名雖罪鄕均霑造育此人間華報猶尙可逃恐地獄眞因又何以免此某日夜所痛心者也別師以來忽忽四年雖坐戈戟場中未嘗一念忘其本事向于楞伽一卷句不能讀幸藉此地足可究心初至戍所坐屍陀林卽安心觀照隨以所得筆而記之不覺終軸今夏爲衆敷宣一周其聞者亦無多舛自信頗不妄談卽不敢以著書見志聊足爲懺悔之資且見某于造次顚沛亦不敢忘佛事敬持一部上供師前以酬訓誨之恩願藏之房中以爲子孫之寶且爲異日之話柄也

囑弟子語

子行矣善自寬毋以小害大毋以人廢言其言曉曉

將以其信求其信果若我信子其勉之無順氣無恃志順氣傷恃志狂小不忍則亂大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小事當懲細行當勤天命可畏聖言可尊定志凝神無以為易其心戰戰兢兢守口如缾防意如城惟學日積惟悳日新流俗已深上求友于古人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如鳥擇木似虎靠山世路最崎嶇舉步宜籌難是以聖人生于憂患死于放逸切問近思博學篤志逢人若愚處世如寄無恃口無飭服恬澹寂寞身如虛舟心若空谷是信我信子其勉之

與曉塵上人

足下踞天目之師子還記落掌懸崖撒松立雪之事手想孤峰絕頂覓得古人行履處也儻持片雲不妨散我炎荒作甘露清熱惱耳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三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四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書問

與棲霞嬾菴師

吾師高臥煙霞燒松葉煮鹿泉蓋三十餘年矣其視塵類如絲鉢蟲耳況此瘴鄉逐客乎楞伽筆記書紅盈下驢前馬後生涯奉供山中諸大士聊以洩此中毒氣耳來首想發一大笑也

與密藏開公

昨日侵晨繞塔畢即抽身覽經及至奇哉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此中可容無數分身諸佛是故遊戲林間相與磬欬彈指必聲震大千但此中衆生不覺不知耳公法緣若畢可來共坐食頃若未畢當究竟真實無以疲勞生厭倦世法身不動於何不樂某和南

與悟心首座

昔調達害佛。佛以慈心三昧攝之。竟以成就佛之忍力。達磨初至少林。中毒者五。思大師以弘法被害者七。此佛祖之槩可見者。況吾輩生末法。道德愧不若佛祖。其時又更遠。何足怪哉。但老人本心爲曹谿祖庭。生平切以六祖不欠汝命一語。作如幻三昧。觀其定業。必欲醻償。期于生死路上無少罣礙。果若欠渠宿債。亦任醻之而已。若其不欠。如以禮從人。其人不受耳。此中大光明藏。纖塵不立。方是眞實大受用處。子其安心勉力盡道。

與體玄小師

朽夫投身火宅。眞成毒海。自非鐵石肝膽。冰霜心地。何以坐消白日。諸所堪能。惟浮漚脆質。幻化死生。不議可能苟存一息。以待諸子掀髯長笑於高空明月間否。顧多劫塵習。非此不足鎔治。儻仗諸佛神力。於此煆煉薰修。使金剛種子。脫體光明。直令微細緣影。蕩然淨盡。成就最上因緣。彌感　聖恩。何惜一死。公萬萬勿以常情爲朽夫憂也。

寄無相禪人

佛言人身難得。中國難生。正信難發。正法難聞。今座下生塵勞中。具此正信。臨於晚年。爲佛弟子。得遇善知識。幸聞正法。此難中之難。蓋無量劫來善根種子薰發。故遇緣而熟。非偶然也。今後將念佛話頭把作命根。一息不可放過。閒忙動靜。一切不失。乃至念得夢中純熟。即於大限生死頭上。少分相應。切要從前一切世俗煩惱習氣。一齊斬斷。於二六時中。切不可橫發。縱然發時。就要照破。決不記憶再結生死。囊又作地獄種子也。

與龍華主人

嘗聞菩薩捨身喂虎。割肉喂鷹。臨當捨時。實爲難割。乃作種種觀門。所謂觀身如幻。觀世如空。百千方便。而後捨者何也。以其苦行難行耳。今者賢師弟子。捨此身肉手足。喂諸菩薩之貪虎。飼諸知識之餓鷹。此身有限。食者無窮。且又歡喜無厭。不假方便。不生一念退墮之心。若非賢師弟子以此求無上道。即是來此末法醻償宿債也。若醻之過當。返徵其剩。是則將來諸方知識。定作今之龍華主人。而賢師弟子。定作

諸大知識也此乃諸佛誠言非虛語也唯海印一人怕結來生債時時思算現前醻償當願以法供養而準折對之所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此本懷也但此時法力未充貧於法財待積畜三年定箕踞龍華樹下作師子吼以謦欬之聲振動三千世界也是時譬如然香燒指無始宿債定要一時醻畢呵呵

與月淸上人

生滅去來聚散起止皆病眼空花苟幻習未除不無顚倒見耳朽夫生平志向上事於徹骨冰雪中死者不一唯博得胷中無事此外更無所有將謂修行無靈驗及經此段因緣於痛徹骨髓處拶破從前關捩子於生死臺前如入黃檗之室及遠投萬里飲瘴煙面忍飢虛日坐屍陀林中唯披閱楞伽忽見從上佛祖不是恁般知見始知從前皆沈幻化光影門頭惟此足超三十年行脚看來古人出家了生死不是等閑事作眞佛弟子者亦不是等閑人說禪道佛法亦不是兒戲朽夫所謂因王法而入佛法者是知諸佛神力調伏衆生不止一方便今日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也萬里無可爲信特此報公歡喜耳其佗復何所云

與印庵法師

臨行相視於圄中悲喜之狀宛然在目別來雖坐瘴鄉飲毒霧時復以此高懷消熱惱耳罪夫年來此中法味不少古人云鐵輪旋頂定慧不失罪夫何敢有此蓋三十年中歷此工夫差亦可見公知我者諒不以爲妄也

與方山禎雲師

惟座下踞棗柏之室受天人之供把性海之波運悲花之機蓋已十年於方山石堀閒也其所享法樂逼於四禪尙以智眼視迷方之客乎不慧身臨瘴塹心入寒空遙聆梵音嘹喨幾墮無想若非座下聲震塵剎則是不慧耳聞十方也不慧墮此炎荒不減鐵圍昔聞菩薩亦向此中作大佛事而如來光照兩山黑暗之間皆成淨土此非諸佛大言也近於穹廬中所作公案聊持一葉奉供九會之衆想十方諸佛見此希有事亦再嘆奇哉天南雁飛不到尺素難通獨有

文殊右手可伸而至黨不捨有緣惟願證之

與幻一律師

古云剃髮宜及膚剪爪宜親體蓋爪髮疎而膚體親也憶下劣被罪之秋法門震蕩神鬼驚泣座下辟穀飲水再四周旋恨不得以身代之非有切於肌膚者又何以至此哉是所謂關心法門有同體之休戚者是以法爲懷願以法謝楞伽一部是足以畸之

與廬山圓通寺大衆

曹谿糞埽頭陀敬白廬山圓通合山大衆惟吾曹谿六祖大師法道由南岳馬祖大唱於江西至有宋時最盛於廬岳而圓通甲於諸刹爲第一弘法之所訥師峻節大覺高風迄今五百餘年水鳥樹林谿聲山色不異當年諸老陞堂入室時也況殿宇巍峩鍾鼓交參向來無恙惜乎聖人已遠此道無聞汝等諸人墮於流俗但知粥飯氣息不知有從前佛祖向上事黑業更深心光埋沒以致龍天見怒回祿生瞋一旦遂爲煨燼使琳宮梵宇委爲荒榛是雖五運使然寔由汝等業火所燒變淨土而爲火宅也汝等能知及此乎所幸佛祖有靈先得總持作汝等依歸心忘人我力合異同令汝等各捨貪癡共爲一命從前法道盛時不過合千萬人如一身耳今既如此又何患叢林不重興祖道不再振耶苟從玆以往心心不退念念專精一直向前至死不二卽可化穢邦成淨土變火宅爲蓮池況片瓦根椽咸出十方之力復何難哉所大患者心不等誓不堅耳總持長老來曹谿具述大衆懇意欲老夫權爲汝等作導師此雖法門所當爲吾徒分內事但老夫夙業未消罪根未拔安敢率意妄爲重爲法門笑具儻蒙佛祖冥資 聖恩浩蕩使老夫頭顱光爍此時第一瓣香以祝吾 皇聖壽第二瓣香以報佛祖深恩第三瓣香則當供養南岳廬山諸大知識定當薰及圓通是時汝等聞香悉知憨山老人降生出胎時節也汝等勉力幸勿遲疑珍重珍重

與宗玄禪人

公靈根夙植不失正因閉關藏修屛絕外緣正是吾輩眞實行履但不審曾蒙善知識開示得正修心法

門否關中定非悠悠歲月者比也書中具云因看老人金剛決疑夜夢通身骨肉俱被換却但求換心不可得此是公夙習般若靈機強發因公靜中妄念潛消不覺夢中現此境界耳雖是夢幻正是用心得力處若以此夢時時參究向心不可得處著力看覷覷來覷去久久自有眞光獨露時也豈不見二祖侍達磨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祖於言下大悟遂受西來衣鉢公求老人換心正好與此公案同參卽今老人問公將心來與汝換公又作麼生把作夢中語會耶不作夢中語會耶豈不見佛言生死涅槃皆如昨夢政恐公將夢中事作實法會耳金剛以六喻爲入般若之玄門且夢爲六喻之首公能以此夢事例觀諸法則法法如夢畢竟不可得不可得處爲般若歸極公若未了但將二祖問達磨公案時時參究自有忽然夢破時節也

與雲棲寺大衆

老朽仰慕大師三十餘年向以業牽未及一造丈室自恨生平闕緣昨持瓣香贍禮龕前儼在常寂光中與諸法侶周旋謦欬想大師必發一熙怡微笑也老朽自還匡山緬念大師存日說法不減靈山其調衆條章因事制宜卽乘時律部精詳曲盡惟諸大德受化日深根已淳熟況枝葉不存唯有眞實故叢林安逸四事无盈宛然大師踞華座時不減毫髮故大衆身心恬怡寂靜如明鏡止水何容纖塵妄想念慮哉誠如世尊言末法比丘能奉波羅提木叉如親我無異由是而知山中法侶從今日去至盡未來受用大師白毫光中一分功德猶不能盡何所欠少所欠少者一片休歇心耳若人人放下身心各各畢求大休歇地則大明國裏無容更覓佛法禪道矣此中纖塵不立若生一念無慚愧心則不惟負恩而自負多矣聞惠文法師在山與古德法師二友相與夾輔叢林調和大衆如侍大師白椎之日但願在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一語覿面不昧卽大師日夜放光動地也老朽老矣後會無期故增切怛言不盡意

與巢松一雨二法師

頃入來知公閑關誦華嚴經數卷尚有餘功閱疏鈔此等精神入法性海舉世讓公一籌矣念老朽老矣棲息空山舉目寥寥以是於二公伯仲不能去於寤寐也自恨生逢盛世竟未覩其盛豈特佛前佛後之難今哲人俱往獨遺朽物且幸有伯仲在況復各天欲一言笑而不可得抑恐終身無再見之日老朽此際諸念皆灰獨以伯仲爲懷者所重在法門也老朽山中雨雪連月擁衲石牀纂華嚴經要至十地品夢中偶有一偈最可爲公道或佛神力故假老朽以發伯仲悲願也別錄寄覽用發一笑只作夢語看耳頃檢楞嚴通議前卷中破執文中似初機難於理會儻於中果有不通處願公爲我通之以法忘情正不當有人我見耳匡山景物最是愜心第助緣爲難頃於七賢峰下如蓮華中結一草廬可稱極奇絕處思二公相對一談亦萬古快事也有懷不禁燈下草草

與黃檗無念禪師

心光洞照爲日久矣不慧忝在法門道不勝習泛泛一生無所建立至於曹谿爲六祖道場又以障重不能卒業往承師重念祖道託梅公爲護法此時不慧已之南岳機緣不偶有負慈念今來曹谿但了人情非敢妄意有爲況年已衰時已過縱有夙願亦待來生耳昨過廬陵諸君子皆以青原未了公案切切痛心頃聞梅公轉虔臺舉皆相慶意將仰借文殊遙伸右手一摩其頂令其速證此莊嚴佛土大解脫門然曹谿青原嫡骨父子惟師以未盡曹谿之願施之於青原師以荷擔此道爲心安住平等法界必不恪一彈指也何如

答博山無異禪師

老朽自愧道不勝習無補法門向爲業力遷謫於海外者二十年所還託異國若無聞見即令師大建法幢竟未一通消息丙辰夏避暑匡山因頑石乃能悉其道妙一班且恨未及見也頃聞令師入滅傷嗟乎法門薄枯哀悼久之比知座下開法於博山喜不自勝辱書幣遠及以令師塔銘見委喜懼交心義且不敢固讓因念我　明二百年來禪道寥寥傳燈闕典何幸得令師蹶起一代之衰所係匪細苟不能開正

眼綱宗則使後學無以接響此再四鄭重而不敢輕學者也然老朽自信不謂非令師之知已故深入其三昧而略其麤迹況爲文之體亦不能冗載銘中但舉其正令其餘實行別作一錄可也深愧不文聊足以寫萬一其中無一字敢苟且恐將來爲傳燈所采自有具眼者幸諭諸弟子不可妄意增換不唯傷文體且滅令師之光明是可懼也幸心諒之在老朽爲法門義當讚揚辱來義重疊增愧多矣敬爲莊嚴三寶以重法乳之誠不盡

又

咫尺相望如在眉睫音聲相及不隔一毫乃辱惠問勤勤復承慧炬遠照破我暗冥相對灰心益我三昧法愛之厚無踰此者念茲末法宗門寥落正賴維持所悲後輩澆薄眞實者少多恣黠慧偷心更甚非大冶紅爐不能鎔此陋習更願不倦津梁益加鉗錘是所至望所云若而人者以老朽爲法門故嘗有口業無怪爾爾曾賢以虛空舌稱讚諸佛固其本行豈在報乎公當默然再不必以此置脣吻也

與雲門湛然禪師

西來一脈至我　明百餘年一絲垂絕久未見有力振者何幸得公蹶起東南建大法幢獨揚單傳之道以開群蒙使法門後進頓捨陋習而歸之如水赴壑誠一代之偉事也老朽昨遊吳越幸覩光儀慶法道之盛讚莫能已老朽愧辱法門一毫無補且今老矣比匿迹匡山以送餘日閉關絕緣一息待盡而已廬山故稱西江名勝不惟蓮社肇基卽歸宗自晉開山有唐赤眼禪師大闡宗風下至佛印眞淨諸大老三十七人皆傳燈盛烈墮荒榛者百餘年矣近以達師發起因緣重興以來二十餘年鬱然故物老朽但有慨嘆而已護法汪公邢居士援奉迎座下以光揚道場老朽聞之歡喜讚歎惟公正當盛化之時名山勝地地靈人傑因緣不偶想必欣然命錫大千掌果定不以山川遠近爲懷也

答四一授公

投老匡山掩關養痾僅存一息遠遺手書以經論二疏見示辱委爲序衰病連年眼目昏花頭重眩暈不

敢展卷久視日唯昏睡是以未能盡閱始終不得妙指安敢妄擬以此不及奉命儻天假之年衰病少愈尙當讚嘆有分

與關主修六遇公

昨來一場惑亂想已平貼此事不是挾帶做得的要須斬斷命根處下手一直做將去更不當佗如何我又如何纔有絲毫存在胸中便被佗掉弄矣今日此段因緣乃百千劫求不得的若是早有今日之緣則不流浪到今日矣今日幸有此大因緣豈可輕易放過百年光陰頃刻耳偷此三年工夫眨眼便過咬定牙關轉頭便是得做且做待三年後憑佗如何縱不悟道也了此學道初心乃是出生死第一步又豈可出門便打退鼓也從此著實放下更莫管佗如何就是刀鎗劍戟中也須放身命況平地白日見鬼作頭倒想耶切莫狐疑直須斬斷快著精彩不可被佗纏繞也

又

久雨苦人不能遣訊此心未常一念放下也知公安居寂靜身心泰然妄念久自銷落矣但當妄念銷落之中自一輕安快活不可以輕安爲受用也若以此爲得則從此墮於任病只圖幽幽綿綿以無事爲妙殊不知此病最毒久久抱守則毫無增進滷長無明流注業識命根不斷終是以壓捺死水銀絕無用處當此妄念銷落時正好著力提持話頭切切參究重下疑情若疑情得力靠定話頭晝夜審究愈究愈深終有冷灰爆豆之時若認定無事不起疑情終非眞實工夫也高峰語錄正好爲師且不作玄妙道理會也勉之勉之

與漢月藏公

聞公以向上一路極力爲人此末法中最爲難得但衆生識情深固茍學人以思惟爲參究以玄妙爲悟門恐不能透祖師關亦難出妄想窠堀也公如眞實爲人切不可以偈語引發初機直使死偷心泯知見爲第一著庶不負此段因緣耳若曰如來禪祖師禪如何如何皆飯飣耳聞寒灰同居誠爲益友幸同以此見勉

已下古本卷七

答頑石上人

善知識爲人。如師子調兒。雖一欠一伸。必盡全力。老朽向爲公者。誠不惜眉毛。所幸入博山之室。將謂脫體俱化矣。適見來書。猶然故吾。悲矣。足見入道之難也。若此爐韛不化。則將爲不祥之金矣。公其勉力哉。所須無足以當法眼。姑置之。幸以本分著力爲望。

上山東德王

伏惟賢王殿下。聰明天縱。善果夙培。慈德內融。仁恩外著。深居宮壼。存想山林。此實般若因深。誠福慧兩足者也。切念貧道雲外野人。屢荷垂慈。眷顧殷勤。馳情再四。感激甚深。慚愧無地。昨幸親覲威光。仰勞玉體。問道談心。超塵脫俗。此實千載奇逢。三生慶幸。雖瞬息片時。已勝多劫矣。且感信心彌篤。采納不疑。句句投機。心心在道。況以有限生死爲懼。無常病苦爲懷。此在富貴所不留心者。賢王今所刻意。斯實迥出濁世之表。歸依淨土之門。若非多生善根。何能如此。伏承問日用工夫。敬陳如左。

戒殺生可以延年。壽寡婬欲可以卻疾病。息妄想可以明眞心。斷煩惱可以出苦趣。念佛可以生淨土。寬仁可以治國家。懺悔可以滅罪障。慈悲可以養臣民。歌唱盈耳。不如念佛千聲。嬉遊終朝。不如靜坐一日。此上功德。乃卻病延年。多嗣永祚之妙法也。眞心本來清淨。因妄想染汚。而苦惱旋生。佛身元是自心。因無明障蔽。而光明不現。卽心是佛。自心作佛。念佛念心。觀心觀佛。一念妄心起。佛做衆生。一念惡心起。佛卽造業。一念覺心起。衆生卽化佛。一念善心起。地獄卽變天堂。所以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造天堂。心造地獄。心淨則佛土淨。心穢則佛土穢。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是故心想穢濁。則夜夢夢顚倒。心想淨則夢遊勝景。然而生死如夜旦。境界如夢幻。皆從自心之所變現。若人心心念佛。念念淨土。則現前觀想成就。過去罪業消除。臨終病苦不纏。一念往生淨土。卽得見佛聞法。親近彌陀。與安養極樂世界諸大菩薩。同遊蓮池海會。將來垂悲願力。轉去十方度生。不被生死拘留。往來得大自在。此修行直捷法門。除此心外。皆是邪魔邪法也。故曰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

陀佛切不可錯認識獨五欲之樂遮障本有淸淨眞
心失却本有淸淨極樂也

與蒲州山陰王

憶念往昔乞食人閒持鉢大檀之門卽辱法眼相看
忘形屈勢使野人區區自不知其固陋出入朱戶側
傍玉頭若遊蓬華而狎鷗鷺自非達人深證無生兩
忘物我者不能如此德香薰人不覺點染心骨別來
十載端若須臾縱居冷地徹髓冰霜時或隱隱妄想
潛興妙音色相儼然現我心鏡也自入臺山深賴妙
師砥磨之力然雖上愧古人要且不失初心頗有自
信之地未敢有負知己自爾雲散淸凉妙師振迹蘆
芽山野潛形東海亦復數年日坐海印光中安居澂
平世界塵境幽然身心日遠是於大檀音問竟歸寂
滅矣適萬固老衲隨緣海上入我堀中詢及大檀所
證法門且云日深如幻三昧務有併空寸心無住山
野喜不自勝嘗聞經拱璧驪馬而重坐進此道至有
善入塵勞而作佛事者未見其人是今見之大檀足
不負我輩知己者耳然雖山川幽邈且心光炤明纖
毫不隔第恐情生故自隔耳嗟乎此生已矣言笑無
期惟願大檀安心一境平視死生是則把臂寂場至
無盡際豈直千里同風者比哉未遂接足故託此寂
音以扣玄默冀神珠朗炤不在多言

又

不覩光相屈指十五秋矣人生悠悠夢幻顧如此耶
惟妙契忘言眞俗不二若檀越之於貧道兄弟者法
親骨肉兩閒屬目難再其人每妄想一興心光瞥爾
頓現法身是知三千里外不隔寸絲殆非虛語龍華
譚上人來得奉法言手之三復足見深入無量義處
但貧道黃楊木禪進寸退尺乃不自知量偶落語人
閒遂爲好事揭露不意遙塵天眼實增慚愧何敢更
辱印證過譽如此儻不吝法愛弁流無窮使千載之
下想見同風豈直音聲相和已耶妙師齎藏往雞足
此誠一椎兩當但萬里雲遊此心不無縣縣向未有
問達師當代師子也向云遊目三秦觸過門下一會
未審至否然此師風骨眞橫空寶劍使人一傍則愛
根永斷豈但能輕萬戶耶嘗謂像代可無臨濟德山

而末法不可無此老也

又

數年不通音問。想檀越鬓無遺墨矣。人生夢幻如此。豈不重增悲慨耶。妙師造無縫塔。已呈其樣。必收檀越祕密藏中。他日儻至借觀。不識如何拈出。山野住那羅堀中。修行無力。被山鬼搬弄。直嚷動三十三天。致驚天王震怒。擲於大鞴爐中。通身鍛鍊一番。且使身心俱化。骨肉全銷。以至家破人亡。迄今投之瘴海。孤征萬里。且喜火枷脫卸。慶快行脚。將補三十年前未完公案。意檀越聞之。必心生痛癢耳。今已長發就道。恐檀越愛心不斷。必作天南地北夢想顚倒。撓亂禪悅。特此問訊。乃報喜非報憂也。惟檀越與妙師眉間光明。炤萬八千土。然此萬里。猶在眉睫間。不知何以攝受我也

又

一往夢事。前書具見。既皆顚倒。夫復何言。第在世相有成虧。於法性無加損。智眼明炤。諒不以之撓泰定耳。山野以幻化空身。投之蠻煙毒霧中。如坐千尺寒巖萬年冰雪。卽有骨未融。而亦爲之銷鑠也。不審異日賢王於何處索空生耶。山野近在五羊。得奉法旨。讀之深委慈念眷注之切。細披諸作。皆精心中出。自當光耀千古。比於邸報。見斷髮表誠疏。此實賢王歷劫菩提習氣。於此感發。亦乃負荷衆生願力所持。山野以爲賢王果能親生死如一髮。則必能以一髮引千鈞。以此上爲社稷。下爲蒼生。致君堯舜。夫復何難。是不待越三界而取菩提。儻或習發於忠。以忠資習。是不免於佯狂。雖博名高。難收實效。而世出世法兩皆失之。意賢王必有所以自處矣。便當幸以教我。翹首德音。慰此縣切

又

塞北天南。相縣萬里。在智眼圓觀。曾無間隔。而妄情自蔽。寧無去來之思乎。不審比來檀越以法自娛。能無衰惱耶。嘗聞佛爲波斯匿王指不遷之見。以觀河印之。惟我賢王終日臨流。睹逝者如斯。而見未嘗往者乎。昔者每聆談者。謂四大無常。而佛性眞常。則以爲祕印。今則謂之不然。何也。以法性徧在無情。而法

法皆眞是則五蘊元虛四大又何加損觀佛骨金剛舍利之光是以無生之念熏有漏之軀而成佛性常住不壞者比贍六祖全身信乎佛言不妄矣賢王以此視幻軀如水月鏡像乎果於是中見之而不得回視目前皆曰幻化而憂惱之情亦無地可寄矣鈍根未入此爐鞴未免墮半生半滅之見今入楞伽法性海中則洞達昔之知見正若眚魚目耳由是知古人不肯輕易可人必到窮原絕迹之地殆非以知見湊物殊非把住放行之說此皆戲論觀永嘉之見六祖則一切狐疑頓然冰釋矣賢王智炤以此爲何如耶楞伽筆記皆鈍根年來懺悔公案寄上賢王同妙師判之若此中有容鍼地則鈍根又當貶入鐵圍矣

又

計與老居士一別幾三十年瞬息頃耳信乎念劫同一時也第恐人生浮世幻影幾何良友勝緣不能再得況參復商異路宛如隔世縱精神洞達而形迹靡從言之令人悲慨耳前大義自河中持法旨來今忽屈指又三年矣日月欺人亦至於此讀札語知法體耐老筋骨益強此老居士多劫以般若熏蒸金剛種子以爲胚胎況爲造物遷流者而作眞宰於何不健深以爲慰山野幻軀入此爐治所賴　天恩陶鎔渣滓漸見消落撫心感愧無以報稱雖坐瘴鄉不敢一念忘　君恩佛慈也

又

人生天地閒忽如遠行客況以一息餘生持浮脆之軀而爲客中之客當此炎荒瘴海毒氣熏蒸者乎知賢王以此念我而不知我以此念賢王也自入罪鄉三接法音琅琅在耳回想舊遊不隔纖毫是知古人不遷之旨即在當人日用中也山野年來此中法味不淺但不得與知已共之耳昨某來具悉賢王起居狀備審長殿下仁孝純至此自般若種性中來況今得入聖胎又得滋培長養之力何慮不臻其妙且又喜以貧養志以恬養知此又從願力而得醍醐火宅中求此清涼人物豈易見哉惟賢王幻遊浮世百無可心可心者惟此淡薄滋味耳妙師無縫塔一手託出其樣子又在賢王幞頭角邊即今如從地涌而分

身之衆未知集否又不知誰爲彈指開寶塔戶普集人天巍見多寶全身也又不知幽暗衆生可能盡睹此段光明否

與曾見齋太常

惟公信心篤厚念道情眞殊非蹔音色相者比至若冥二利之行藴護法之心而以斯道爲任若公與二三君子者無多讓巳末法之幸何幸如之鄙人私念塵中作主最難得人以其現處五濁煩惱深坑今欲就路還家不離當處而證菩提非勇猛丈夫不敢自視若果眞爲生死大事者第一要具金剛正眼覷破目前種種幻化不爲五欲技兒之所引弄不爲是非人我之所障蔽不爲功名富貴之所惑亂不爲身心世界之所籠罩不爲妄想憎愛之所牽纏如是則處世如空居塵不染可謂善入無礙大解脫門所以慶喜示溺世尊獨以如幻三昧示之正謂此耳惟公特爲生死事切願試入此三昧若入得其眞則如大火聚獨處洞然彼何物而敢攖傍耶世人學道舉皆捨却目前別求玄妙不知妙在目前往往多作障礙不得眞實受用且又別生無量聽見橫談竪說殊不知即在見聞覺知之閒但只識破虛僞不被其瞞昧耳佛祖說法如猜謎之技止以空拳示人昧者不知謂將果有奇特之物生無量圖度之想若智者看破殊發一笑由是觀之則佛祖亦無奇特止是不爲諸幻誘惑之人耳故云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欣厭看破則無欣厭無欣厭則無取著無取著則無障礙無障礙則得解脫得解脫則無法無縛無法無縛則不被生死拘留如此可稱具金剛眼大智人矣不出生死而證眞常不涉程途而登佛地豈非雄猛大丈夫哉鄙人憶昔偶以無礙大解脫門一語突出公前然公著意扣之鄙人常數舉其訣觀公眼目動定似未全身擔荷故雖去百餘城而法愛之心撲落不下不惜遙伸一手再爲學之殊不覺舌長拖地也

又

緬惟道誼眞期頓超色相妙契忘言初無彼此甚以獨居幽眇寂寞情深心境寥寥豈不依依法中骨肉

頃月清上人來振動定勝常知已善於日用工夫漸增綿密逆順境緣無非佛事第恐於佛事中增益知見以為病刺耳看來此事原一平等真際任運現前了無遮障吾人所以不得真實受用者誠所謂四相潛神非覺違拒者也悲夫末法五慾熾盛盡被燒然孰肯留心冷地惟公力荷擔之自非般若緣深何能篤信如此更冀順時勉圖志登彼岸庶不負法門知已所望也那延僻處東鄙為茂戾車衆埋沒倒置久矣鄙人不自量適當其衝非敢振起名山抑願度諸難度自非內恃寸心外仗諸大知識神力所被則所不敢留影石室也

又

十月得接西來法音儼如色相臨我石室不獨憶念精真抑及道心濃厚皎然徹見高抱矣忻躍何如悲夫世道交喪人心汨溺火馳而不返緊不知其誰為已有也豈得挂留於生死大事哉惟公所云以此事為大且痛切如此實雄猛丈夫之所能者但不知於日用一切順逆境緣能招破否於一切煩惱習氣能消磨否然此事鄙人早年切切用志將謂萬分奇特只今十五年中窮歷冰雪冷地看來原無異樣願公但只於此身心世界圓觀一念照破如鏡中像來無所黏去無蹤迹直令此智現前如大冶紅爐一切境界煩惱習氣妄想觸之如片雪輕霜不可依傍又如太阿當空誰敢攖其鋒者此則名為大自在人矣何者良以吾人本體原是妙明真心圓照法界本無身心我人世界生死之相因最初一念妄動而有生因生有滅既有生滅即名生死既有生死則有身心世界虛妄之相宛然具足被其籠罩所謂迷本圓明是生虛妄者也由是吾人認以為實不能照破故為生死拘留故於一切境界若功名富貴人我是非喜怒哀樂妄想情慮兒女眷屬種種意態諸生死業皆在目前念念與之打交滾矣安有一念暫息哉一念暫息且不能又安能圓觀洞照當下消滅如片雪紅爐者乎是則雖為生死而不知生死之根本也由其不能於此照破加之求道之志與之角立便起無量欣厭思算之念思算日深則厭離日切苦惱日重將謂

必待捨離而後能。若終身不能。則終身於此絕分矣。豈不虛生浪死哉。此蓋世有志者之通弊也。至若有志於塵勞境緣上作工夫者。又以見聞覺知昭昭靈靈緣塵對境生滅之念。認爲眞實。都謂卽此便是。此又病中之病。最難治者也。良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此正所謂識神之影明。妄想之機關。生死之堀穴。所知之大障。此尚非眞。況彼緣塵擾擾者乎。由其無眞知見人與之決擇。大都流入此弊。見之不明。炤之不破。若是則雖爲生死。而實重增生死。豈不謂病中之病也。惟公既爲生死痛切。則願不可坐在此中。亦不可思算厭離等待將來。但只日用工夫。將一切境緣煩惱身心世界。一一炤破。目前無有一法當情。單單的的。於一念妄想未生以前。一覷覷定。任他種種變幻起滅。切不可追隨。譬如明鏡當臺。雖現色相而無去來之迹。如此鑑炤。久自圓明。圓明則生滅無寄。生滅無寄。則生死何從而寄之耶。此則雖非要妙。乃初心第一步之要緊處也。惟公以道相看。卽道中骨肉。既爲生死痛切。就當隨處下手。更不可思算等待。虛拋日月也。信口不知所裁。願公朗炤而力圖之。

與汪南溟司馬

某憶往昔參長者於毗耶離城。辱慈光洞炤。不以下劣。授我金剛如幻三昧。是時猶住音聲色相閒。雖其心領神會。尚成眼鈍頭迷。至於廣大自在無礙解脫門。深信長者獨證之餘。皆無入者。某固識之而未能也。蒙以法示我。動之以定。拔之以智。喫喫相爲。恨不能令我七日掩關。一超直入。爾時某雖暗鈍。豈不勇猛躍然。良以絲毫未透。如隔千山。此古人親證實到眞切語也。既而長者隱宰官身去。復教某善事良友妙峰禪師。長者無他念。蓋悲法門寥落。屬望區區。將有以負荷耳。臨行迴旋說偈。叮嚀懇懇。言外不啻骨肉。斯豈常情哉。盡皆法愛也。淸涼分錫。某傾一命以事知識。如妙師者無二志。是故十年巖穴。耿耿孤明。一念冰霜。心心獨炤。雖痛徹骨髓。有愧古人。至若此比小歇場。亦頗自信。此皆自我長者大智光中所流出也。敢忘所自。有負於知己哉。比知長者深證無生。

遊戲人世某固願一振錫走繞禪床三帀以謝慈惠長爲宿業所引至於東海愛此深山大澤志卜納此枯骨以休其於長者妙音色相未嘗去於三昧也曇室老人豈不時時遙伸右手過有餘城爲一摩頂攝受乎

與周幼海天球

往從長者遊王舍城嘗坐四衢高樓共談不二爾來瞬息十年都成夢幻法門矣鄙人居五臺十七年寒徹心骨幻體不禁遠尋東海暘谷結廬以居所居二年東海名勝乃佛經所載古那羅延掘者鄙人卜於最深幽絕處其形則背負衆山面吞滄海羣峰擁抱中藏一菴天然奇妙建立禪堂數楹聊爲裝點化工容此幻衆上倚重霄下臨無際儼如蜃結長波入座魚龍繞階而梵侶經行影沉空水端入琉璃之鏡竊憶長者年高苦無濟勝之具似不能入此海印三昧敢求妙書數篇縣之高閣再得長題數篇競秀乾坤則是長者法身常住此中矣長者能如願乎

與瞿太虛

貧道往持一鉢走王舍城首參長者重辱慧眼相招頓入不二法門連牀促膝每爲終夜之談令諸初心大士皆發無上菩提此一段般若勝緣皆吾長者宿願所持也慨玆末法斯道寥寥求之眞諦凡在色相之閒者宛若陳人未嘗不撫髀深悼若夫揭疑霧於性天索玄珠於智海非長者罔象之手誰可當之西郊慰別雪滿祇林片言見心痛徹骨髓直使大華錯落釋梵欽崇慧日圓明魔宮震坼惟此因緣又非淺尠也別後三千里外跬步不移百萬法門寸心無住在路沿緣長至日方抵白下諸凡無恙所持大藏入寺之期舍利散於重霄祥光現於塔表光光北向綱網交羅瓦礫叢林普皆金色人天瞻仰不可勝計感應之徵一至於此豈非長者末後半偈預爲授記耶期月效事即歸海上逼除二十五日業以入堀與諸龍象誦長者無盡義各各皆發正等心但不審維摩室中諸大士身心能無疲厭否

與顧朗哉

別來坐此瘴鄉飡嵐煙而飲毒霧頻與嚙雪呑氈同

味每念龍華樹下細語論心海印光中長吟發嘯此境此時但一興懷炎蒸頓失是又足下洗我此心也斯又夢想所不到耳長安火宅不減炎方誰與足下清涼熱惱耶山野此中冰雪心腸受用不盡者具在新刻數種之中願與足下共之

謝毛文源侍御

鄙人初念世道寥寥自知飄落甘伏巖穴尋見末法之餘人心不古大都皮膚損益倒置故遠遁海上以自休焉不意　聖澤無私法雲廣布光被海宇蓋及草茅降斯盛典置此名山以垂萬世然而雖爲正治之餘實所謂治天下者將以爲眞治之事爰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悚人微事重不能敷揚教化誠恐有負聖心湮沒聖典懼徹心骨比者天幸明公現宰官身而作佛事一彈指頃頓令海印發光須彌涌動天人忻悅磨幻傾摧使我法王正令全彰羣生向化非夫妙契靈山亦乃乘宿願力以緣會象形鼓簧斯道者耶誠可謂世出世法眞俗交歸人非人等歡喜無量恭惟盛世功德實並山海同其高深明公法身當與　社稷相爲常住矣嘗建之業奉承法旨獨撤鄙人一力任之此實省煩費所司尤爲便益但寺居深山道路隔絕凡百運用不無艱難幸馬卽墨力任持之邊鄙書刻無人多不如法止完三碑尙有一後序卽續圖之其木植南方求之未至天氣逼寒碑亭竢於春融興造姑此先報以了現前公案惟此勝緣不易願乞明公會同大中丞各垂一機以當法施不獨山靈增重萬世之下猶聞妙音色相於孤峰片石間也草牘威嚴不勝惶悚

與張守菴

嘗聞佛說學般若菩薩卽爲擔荷如來今見我公如是用心求無上菩提誠信世尊言不虛也切念末法法門衰替若非我公全身擔荷何得慈尊光炤十方且如天人多受欲樂不肯發菩提心又非我公天鼓音聲無思說法何由能解佛之智慧耶是則公爲眞報佛恩者不知誰爲報公之恩耳嘗念常不輕菩薩授記人人成佛卽有以惡罵捶打菩薩皆悉能忍此乃吾佛觀此末法衆生多剛强難化若菩薩願於此

時弘通佛法者須具堅忍力精進力大慈悲力方能善入塵勞而作佛事若此三力不充但生一念退墮之心則不能頓超五濁矣鄙人自謂世尊現身東方安坐海印道場日每諷誦華嚴六時不斷且又善巧說法而以種種譬喻因緣演說諸法頓使天龍欣悅頑石點頭十方雲集菩薩推擁不開但毗耶室內多有小乘每於齋時見鉢中無水竈裏斷煙人人皆生疲厭望食之想鄙人雖善談不二愧無維摩神通遣人前往香積請飯以解大衆之飢耳承慈恩重會普光明殿昨構木南方今已登彼岸其法海無涯全仗神運耳喜不可言鄙思再得充滿三千則可三展淨土可容十方分身諸佛矣若少一毫端則不免又勞彈指也

又

昔人多爲法忘身未見實事今于公見之矣今目前誰不强口高談向佛門中做地獄種子及拔一毛皆生死相關何人能似公生平解脫視生死如遊戲一切禍患了然不動於心古佛大力量人便是此等樣子也嘗聞菩薩爲一切衆生甘受三途之苦公爲大地衆生捨此身命猶是本少利多也記得與公別時語云願老和尚說法利生我安心歡喜爲法門死只此一言入在貧道金剛心中窮劫不壞直至成佛亦不能昧此非大菩薩人安能如是貧道自入瘴鄉因此一言不能傾刻怠惰專以度生爲事以佛法爲命也今將三年內所著諸書皆發明佛祖心印究明大教旨趣以此祝　聖壽無疆報護法之德萬分之一也但願公仗此法力早蒙解脫尚冀未盡之年廣作無邊佛事耳

答龔修吾

尋繹所問三則皆從山僧無念一語中來然非公眞切工夫於本分事者究論不能至此大段今人作工夫多墮識情窠臼錯認光影門頭但以昭昭靈靈爲妙悟却不知昭昭靈靈者正熠熠妄想耳且又將心待悟以謂此中實實有箇光景爲所得之地此皆未達究竟心原而以有思維心圖度無思維境界也然山僧所言無念如空者非是斷滅無知豁達空也論

云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以其吾人心體本自靈明廓徹廣大虛寂本無纖毫妄想情慮清淨光明了無一法永離諸見本無身心世界之相但有一念妄見即是生死根本何況種種思算計較耶吾人做工夫第一要諦信自心本來清淨光明廣大而觀此現在身心世界皆是幻化不實如夢中事如太虛浮雲倐起倐滅起滅自彼而吾心體寂滅湛然不動雖有種種分別計較之心總是妄想以清淨心中本無此事由其心本無生所以山僧說無念耳是則所無者但無一切分別妄念耳豈是斷滅頑然無知耶故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是以山僧示人作工夫先有的的信得自心如此而於一切時中但任運觀之凡有一念起處即是妄想當下一觀觀定勘此念畢竟向何處起不知起處莫道不疑疑至極處當自了知不知亦不許思算亦不得相續攀緣如此看來久久純熟自然心體靈明寂滅現前一切妄想情慮如湯消冰應念化為真心矣到此方信自心真個如此廣大靈明寂滅始信心佛衆生本來平等了然不疑無復他念耳若果無他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至此亦無光景可得即此便是工夫不用別求主宰然此段工夫切不可將心待悟亦不可向光影門頭把作實事亦不可將他古人言句存在胸中當作自己知見亦不可作道理玄會亦不得除去目前別尋好處心境本來一如不可話作兩橛亦不可說心在腔子裏黑漫漫地古人目為黑山鬼窟若墮此中最難出頭若心體離念即是常寂光土何用別求淨土若一念圓明心體離念觸處逢原可謂大自在人耳公果的信山僧此說則前來三疑頓斷不必分星擘兩也若一一搜求差排更增馳求妄想耳惟公為道真切但願從今以去將前一切伎倆知見放下再將求玄尋妙佛法知見一切放下若一切聖凡情盡非真而何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四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五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書問

與陸五臺太宰

伏惟老居士親授靈山付囑。來此末法。現宰官身。匡持像教數十年來。法門九鼎一絲。唯老居士一身擔荷。山僧居常獨處山林。每感護法深恩。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往以未得瞻禮爲闕。春時祇園暫對。業已慶快生平。旣而東歸海上。復聞闡提作大法障難。心甚驚怖。賴我老居士以衣覆被。不獨彼法門安堵。抑令大藏表顯人天。無復驚疑。某每對三寶。然香煉臂。以醻法施之心也。致謝無量。其臺山大藏因緣。料已不二藏公。向未有聞。想奉持之心益堅固矣。

與李廓菴中丞

憶昔長安月夜。促膝談心。香積夏期。飽飡不二。回首風塵。從茲隔絕。一別幾十年所矣。念忠懷道誼。耿耿精明常目在高空雲漢間也。嗟嗟。獨世道與時遷薄。福衆生不能睹麟鳳之祥。惟無長者政。若驪龍失頷下之珠。不獨九淵無光。抑且孤負貧濟。又安能望蘇涵樂以享四事之豐乎。況復魔黨橫行。夜叉四出。而噉生人之肉。可謂無安猶如火宅。不獨炎洲赤土也。伏惟長者凝神澹泊。遊刃玄虛。引松竹之清風。發氷霜之高韻。不減羲皇太古。山僧比業重。惡墮茲瘴海。僅持一息。聊復四年。朔雪炎方。相縣萬里。追憶舊遊。豈可再得。雖絕徼遐荒。而草木有知。安能一日忘於陽春惠澤。不識白毫光中。曾一照及罪垢頭陀以業因緣而行佛道否。

答許鑑湖錦衣

辱垂問法語數則。鄙人鈍根庸流。安可以副高望。聊竭此量奉醻。來旨所云。西來意者。畢竟西來有何意耶。若果意自西來。則祖師未來以前。此土人皆無佛性耶。殊不知此意人人本來具足。不欠絲毫。似衣底明珠。向自有之。佛祖但一指示。原無實法與人也。若作實法會。則遠之遠矣。所云坐禪而禪亦不屬坐。若

以坐爲禪則行住四儀又是何事殊不知禪乃心之異名若了心體寂滅本自不動又何行坐之可拘苟不達自心雖坐亦剩法耳定亦非可入若有可入則非大定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又何出入之有心本無相有相則非眞心矣斯皆妄想攀緣影事豈可當以爲眞乎所云念佛者卽是念自心也若心淨則佛土淨心土若淨無生死亦無去來所云看話頭可以入道者若道屬話頭則可人人易入亦有看之而不入者殊不知此乃古人一期方便如敲門瓦子所謂借路經過耳豈實法哉然誘引初機須是從者裏鑽過始得下手工夫古人自有方便直以單提一念爲主如寶劍橫空佛魔俱斬情塵何敢攖傍如是用心若一念精純諸緣頓脫所謂一門深入久久當自信耳

與孔京之

念與足下同鄉土豈獨同五濁穢土耶推之本鄉實同一法淸淨土中來山野自知歸路忍拋足下事不把臂乎昨臨行作數語屬弱生留別足下且引王維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之句此蓋就文士痛處劄錐足下卽不能於此悟入願歸命三寶前受持圓覺經一卷精心熟誦字字不忘待三年後見山野以此當供養聞足下道伴信心淸淨願足下敎之以念佛法門求生淨土一門可以深入也計高遷在卽臨事薿善保重且五濁惡世非體菩薩大悲心決不能使衆生歡喜願足下體此

與郭美命太史

承命爲勉師塔銘業已草草報覆惟依樣畫葫蘆不敢妄意增減但於公所謂見悲於法門者數語此瀝公肝腸之苦第勉師無以爲辭惟是時不無流稀之嘆鄙人特爲表而出之使後之觀者亦足以感發於公今日之心也公亦以我爲增益誇乎其銘則脫然翻案此則不敢讓公矣

與吳運使

承示名公書記欲山僧印證大段世俗之學佛法者多耳敲不精雜以著相定於是非之辨若非久留心佛法禪道歷參眞正知識以淘汰滓穢蕩滌塵習而

但取依稀彷彿學相似語資談柄作影身草者斷斷難窺實際即有眞心爲生死大事且又執我見立牆壍者又沒交涉今所謂名公者多矣雲外野人又何敢妄擬其優劣幸有管東溟居士法眼存焉東溟先執業於楚侗公今觀此書所以力救楚老之弊不避斧鉞此正謂當仁不讓於師非具正法眼秉慧劍稱雄猛丈夫者不能也山僧就中略視一過已見大意然管君見性亦未放許透徹要之秉教奉行苦心深慮言言有本事事有君殊非漫語且就此中亦不能見管君長處公儻若留心此法請讀圓覺經千萬徧字字融通心地以至忘言契會自有一念相應處是時公自有分曉不必廣求佛法亦不必多起知見定不隨他人脚跟轉矣古語有云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此非虛談公若果趨向此事切須眞實爲生死大事一著喫緊萬萬不可作戲具增口過以公眞心待三寶故山僧亦披肝露膽不避譏嫌爲公道耳

與黃子光

時來安坐海印光中與諸幻衆揮麈默談頃聞賢伯仲氏炳然現我三昧也惟幽居遠市閉戶究心山色在目溪聲滿耳未必不對法身而聆長舌耳春來動定勝常知坐進此道歡喜無量且云燗然於中有難對俗人言者誠哉此事惟在自知自信正如啞人食甘飲苦耳其實何可吐露耶寄去大慧語錄幸時披剝冀足下時與此老把臂共行直使佛祖避舍三十日來所作水月道場空華佛事隨見影響候莊嚴有緒當迎杖舄共升法殿也右臂不仁久矣不能公布作書一語普告

與黃梧山

惟足下夙植靈根但今成熟未深所賴信力堅固不被諸煩惱魔之所傾動時方息肩苦趣正當頓響先登以策萬里高步駕此津梁不意天摧法幢一旦分崩離析遂至於此朽夫法眼而觀了無塵迹所苦正在諸同志者道力孱弱失此依怙爲悲戀耳朽夫雖朽惟以利生爲事業若忘足下輩則忘自願力耳此語非妄此行萬里其別諸君語遞相發明幸同觀之

*其一作之

與黃柏山

吾佛出世全在機感因緣淺深以彰法之久近感深則久住緣淺則易壞此理固然今海印道場之在東方如日月光於幽谷耳長松巨石稠林陰翳終天莫睹今觀其不能久住者殆非佛日韜臨不深實在機感者煩惱稠林障翳不淺耳又何以常情論成壞去就乎所願障翳頓除何患慧光不朗朽夫此行萬里長空一般風月有何去來之相惟尊人無恙子光得所足可安心異日感應道交依然海印三昧也

與江吾與

善知識出現世閒遊行自在如大獅子所作皆奉如來所使教化成熟一切衆生以此爲事乃至爲一衆生不避三途劇苦刀山火聚不以爲患以朽夫今日之事觀之但願得一人能不退菩提心成就最上因緣者則朽夫實所甘心否則七寶莊嚴皆屬有漏業因耳又何取焉今朽夫鄉身魔界僅僅一紀而其開發信心知有此道者多但緣未熟耳以今視昔之東鄙猶古今異代矣且一時從遊者惟足下習染最重今見足下書翻然改圖是不負此心雖萬里如面豈不欣然就道耶

與印墨父老

離合之情悲喜自昔去來之想夢寐爲勞蓋心苦於知己念切於有緣在古聖賢猶然況恒品乎聞之一飲一啄皆屬前緣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若山野之於諸君子一紀之歡不減骨肉之愛萬里之遣重遺手足之憂其不稱千載之知己多生之有緣乎諺語云得一世之榮不若得一世之名即山野之於山海固不能流芳適足以貽笑不知兒童稱說父子相傳於幾百年也況復布慈雲於邊地明佛日於重昏開性海之原轉文機之軸下成佛之種子孕作聖之胚胎山野心知此段公案深信上天之載自有無聲無臭者存焉又何以論空華凋謝瞥眼較得失乎苟知去彼取此則諸君子可稱出世知己矣

與陸太宰長公

惟太尊人乘悲願力現宰官身作大佛事爲一代人天眼目世出世法打成一片總歸金剛心地即山野

所習知者自出世以來乃至末後垂手之際未嘗一念捨護法心度生之事業也比雖順世無常隨乎幻化而法身體堅卽三災彌綸湛然常住不獨社稷之勛澤及億世而法門之功當與須彌共峙矣嗚呼法幢既折四衆何依一利大檀誰許白牛之駕悲在法門實能令人痛絕也所幸居士爲克家之子不獨世其世家而亦世其出世家聲也所悲在彼所喜在此耳山野遠處遐荒身嬰罪地恨不能持瓣香詣龕室作梵唄以讚功德而此一念業已飛越碧海長天矣遙持半偈以供眞前想在寂光必歡喜攝受願居士念此片心聊引侍者代繞三帀於座下幸無以荒唐而拒之也

與汪仲嘉

憶往昔從賢伯仲遊尙在兒童一別三十餘年不知日月向何去頃貧道以業風吹墮羅剎鬼國昨南來眞州驀地相逢恍然如夢以情視之不無悲慨以法眼觀之自不見有絲毫去來動靜也貧道坐此瘴鄉一息千日若從前造道如此可不讓古人今將總洗前愆不敢不勉力自策故於荷戈之際力究此心始知從前知見多落光影門頭苟不蒙 聖恩大施鉗鎚安知有今日事回觀 天子爪牙不險於黃檗拄杖愧鈍根不若臨濟當下三拳一掌耳

與管東溟僉憲

憶昔山樓對坐每聽玄論是時尙在顓蒙雖不知維摩室中之祕蓋亦心知其爲不思議人也別來三十餘年謂如食頃信乎如來出世始終不出刹那際三昧也貧道每自尅責徒生斯世枉入空門雖有志齊古人然恨不得古之知識如臨濟德山雲門諸老爲之師匠模範卽能以般若之火鎔佛性之金而欲求爲眞正佛祖面目者蓋亦難矣是以二十餘年苦切山林個中未敢輕放一綫種種幻化之緣擧皆空中佛事亦未肯以空華翳目此一念孤光惟有如來神通天眼盡知盡見者是可與知己者道耳頃荷諸佛神力哀憐而以不思議事顯之貧道一遭世變卽私自欣謂鐵圍重關非此鉗鎚不足以摧碎之也爰自歷難以來獨以金剛正眼視之從始至今就中歡喜

之心不減乎昔且日益過之所以彌感　聖慈深荷佛力此心又惟佛可知也貧道常謂古今異代聖凡異路然雖出處不同事行各別亦各有其志莫不因言宣志即事見心易演於羑里騷發於江濱道德著於出關南華作於遯世是雖性情殊途而志則一致擧皆心假言詮志藉事表若夫貧道者自知習氣所鍾鍾於忠義居常私念丈夫處世既不能振綱常盡人倫所幸身託袈裟即當爲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所以三十年來苦切此事至若千尺寒巖萬年冰雪中徹骨徹心嚬一生九死者又不止今日事也所恨歷劫習氣欲頓盡於一世固其所難要且自知妙悟萬不敢望於古人而此一念精眞即窮劫不退此非妄語痛念生此末法澆漓之世偶被業風吹扇好事者即以法門人數口之愧理不充行不備不足以取信天下後世復遭此逆緣類墮俗數其迹既眇其心益微尤難見信於一時至若生死大事實在已躬報佛深恩寧無有地聞之人子之事親也以不辱其身謂之孝今貧道斷髮毀形既不能爲世間孝子而罹罪

辱行又不足以終出世事業眞僧俗兩失之矣豈不虛此生哉實欲於九鼎一絲之秋以程嬰公孫杵臼之心匡持佛祖之命脉庶不失爲法王之忠臣是故當捶楚之餘擲此瘴癘之地不敢一息忘於度生之事一入瘴鄉不數日即以楞伽爲佛事三年之內手著諸書在干戈壘壁間不敢一息懈怠所以急欲了此公案者自念久居塞北走盡天南人間極品炎寒俱已備歷顧此叢脆之軀何當受此燒煑志有待而形已消日雖長而生已短苟不努力强持一息以法爲命誠恐一旦委塡溝壑即與草木同枯朽矣況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儻或緣差異路換面改頭即欲以今日之身作今日之事持今日之言求正今日之知識豈可復得是以不知羞慚亦不計其可否但任因緣而就儻一言有契佛祖之心當知音之賞則夕死亦足何暇顧雌黃審得失以適衆口之辨哉明公知我者其不以我妄乎聞之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適衆人之情未聞天下能通聖人之志衆人能適聖人之情者也但稟於心不假於外耳細誦來教溢美過

情深感護法精心悲在同體不敢以世諦查也卽荷尊慈所以屬望於下劣者正如啞人吃黃柏難以吐露向人或於楞伽案頭幸一印正則千里覿面夫復何云第不審未死之年可能接足承顏如今日之談否

與馮具區太史

憶昔對坐龍華樹下一別二十餘年人世幻夢於此足觀矣貧道向沉幻網荷蒙法王正令以金剛寶劍而揮裂之不然何以有今日是故彌感　聖恩不淺也年來瘴鄉兀坐窮廬惟以楞伽究祖師心印所幸智竭情枯於此法門頗有一綫之路蹤所遊目自心境界筆而記之不覺墮增益障意將以此爲報恩地久就下劣慧目未清不識可與此法少分相應否古人以此向上一路偏歷百城恨以業繫不前不能三帀座下謹遣侍者持請印正仰願慧光洞照徹祕密嚴大施門開顯示寶藏實所至望耳

與唐抑所太史

仰辱同體眞慈多方護念向聞炎方眞同火宅饑饉餓殍枕藉道路山野私念極境窮荒爲道緣鑪鞴苟能假此鎔治塵垢消亡精眞獨露斯實　聖恩所賜良不負此生平適足以報知己耳又豈敢以逐境生情重取法門之玷幸爲謝諸故人仰惟炤鑑更願以道自重自愛

與王衷白太史

嘗謂一切聖凡皆依如幻業力而得住持則去來起止聚散隱顯無非夢事今山野萬里之行良足證之在智光圓照不隔寸絲妄想營輿森漭雲天蓋不知何方何地所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非虛言也山野仰藉慈被諸凡無恙惟粵中連遭饑饉乍冒炎蒸蹈湯赴火誠可爲喻山野諸所堪忍惟以幻化浮身難禁銷鑠恐卽塡溝壑不能再睹天日幸爲謝諸故人努力以道自重玉磐諸公不及別裁惟慈遠鑑

又

世相空花衆生顚倒所搖目者惟智眼明見端然寂滅之境耳想別來密證之功已深入無際聞之菩提所緣緣諸苦趣憶昔長安深夜燈前一見忽若再生

觀座下驚喜之狀足知未見之心與別後之懷耳古人雖云以理折情若情與理則大有不可折者此其同體之悲入於眞知之境如月印寒潭人臨寶鏡自不能逃其形像耳王城比來法社零落知已星散能無寂寞乎洞觀近日入都想重見故人心相印可自有不能言者矣下半年來處此瘴鄉所託光攝四大清涼無諸熱惱昔談淨穢隨心苦樂在已今實證之以法界海慧照之則又了無陳迹矣

與高司馬

承垂情遺草尤辱知已之眞可稱千載旦暮之遇第山野人匪戴髮言不關風竊恐有玷明德耳自惟早棄筆研志探玄理窮究性原者有年至若詩文原非本業即有一二口頭語慨以應化之迹殊非作者壇場也惟禪門著述頗有數部草刱疾此行南中荷戈之暇輯集成編寄請印正儻其半偈可投幸附不朽則法施之隆未必不自長者眞心流出也

與曾見臺太宰

往者同江雪夜一夕千秋臨別教言泰山九鼎不獨感道義情眞實荷慈悲慨切令此枯朽得植根株於炎方瘴海之間不爲境風搖奪者皆仗老居士一語之力也恭聞法體日益康健此天佐以黃髮耆頤之福願加珍衛愼起居節飲食省思寡慮此爲太上延年之術第念佛一門尤爲晚年凝神極樂之祕訣出世之上策也惟翁居人臣之極而世間相已視如浮漚矣其出世之功儻稍留心於此未必不爲此生究竟樂地也

與王性海大行

廬陵米價竟無可𢷎淨土勝緣業已深結承禪悅飽飡當不負空生託鉢也別後抵戍所其地瘴煙復逢饑饉惟此苦趣觸目心悲痛徹骨髓恨不能偏身毛孔一一如空流出利生四事耳斯實與發道菩提分法爲增上緣承以楞伽見委疾幻軀得所暫息塵勞定當窮研必不負囑累因緣耳

又

前北來僧乾峰已託問訊併致楞伽筆記奉求印可惟法屬有緣事如有待此經入震旦千有餘年況經

三譯之手自昔弘法諸師若清涼圭峰不少其人所註疏者汗牛充棟而獨不及此使達磨心印暗而不彰以至今日被座下拈出於急流中一語拶破入山野鈍根之手播弄一番誠非小小因緣也豈與座下同受靈山之囑將鼓簧此法以救末代之弊耶不然何以有此難思之事乎就中不知究竟何如一旦以此大寶和盤託出光照人天未必不假神力也願指點瑕疵如奪秦庭之璧是在座下勇健耳

與傅金沙侍御

念此萬里之行得盛使周旋直登彼岸何莫而非法力此感不容聲矣自入瘴鄉心知罪狀日夜精勤懺悔不敢上負　聖恩辜知已坐毒霧中以法爲懷日夜無懈頃乾峰上人來幸接法音喜不可言具聞聖心有此回向法輪大轉光被海宇而玄樞默運仗智力居多慶躍何如旃檀如來下劣荷擔艱難之狀種種不能委悉今蒙大悲手眼拔出沈淪使法身不迷而下劣之心即得解脫無復成佛之想矣又何以來去見如來住相爲布施哉種種因緣而求佛道皆分內事第恐當面錯過耳

又

惟如來出世本非一種因緣必感應道交機宜冥會而後現豈獨佛界然哉法法皆爾以旃檀如來一事觀之實有不可思議者存焉但佛如來出於山野未來之前座下出於山野既放之後然此佛事非山野無以成始非座下無以成終諦視此段因緣若落衆生手則不免於枯木朽株竟入丹霞火爐即墮落長老須眉又復何益又安能現身兜率降迹皇城使無量人天發希有心作苦海之津梁耶以此而觀諸法蓋不可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境界也前作書致南韶祝觀察爲護法昨有報云已檄南雄擁送過嶺矣第中使者汗漫伴行者無乃隨脚根轉耳不識何時至都門突出眉間白毫相光徧照東方萬八千也就光中種種因緣行菩薩道者縱有彌勒機疑賴文殊智眼必一一洞徹無餘不族疲極之人喋喋也奉寄楞伽一葉以供慧目蓋此經洞明吾人日用現前境界頓令實證所謂頓教法門者也願座下二六時中不

可暫忘此法耳

與張大心

老人自歷難以來直至於今返求本心中一念動心悔心了不可得何況是非得失恩怨成壞見耶老人出世以來七歲即知有生死大事三十年來歷盡沐霜嬰盡辛苦單單博得此一念奈何向沈幻化網中若非　聖恩一椎打破不知又向驢年去也年來坐瘴煙中住清涼地日以楞伽印心此實　聖恩所賜也想居士聞之必大生歡喜矣君甫年來德業何如凡百誠以清淨寡欲勿生分外貪求馳逐之想將來受用自有廣大處閒中收攝身心當以學問爲事異日成就立於人前可省慚愧耳老人回觀往事眞同夢中無復一二諒在大心中凡所眞實功德必不退初心也

答柯復元孝廉

聞足下病甚此心日夜縣念不已吾佛所言一切諸病從妄想生既妄想爲諸病本即知斷妄想爲一妙藥也足下有志了生死大事惜乎入此法門不深前會時草草放過將謂因緣有待不意生死逼之速如此耳足下清癯骨立即無病亦病狀況久病乎計其調理極難苟不以生死關捩子一口咬定一切世念情塵妄想思慮一時放下定難取效如燈燄燄祇見其焦枯耳當此之際只是死心一著工夫最爲省力其他伎倆都用不著一切學問文字皆使不上若將從前胸中所有之物一齊吐却則病根盡拔枝葉自然不生矣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此眞語也

又

佛言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切諸苦可苦者五蘊身心耳若五蘊皆空又何苦之有然五蘊身心本來自空但吾人未親看破若親看破則一切所有如空中花能見此身心如空花者即名觀自在菩薩矣凡在病苦中者應當作如是觀若爲苦惱逼迫心地不得清涼但就逼迫不著的一眼覷定此處著力恰似與閻老子作對頭一般定要觀透若此處一透則百千萬劫生死機關一時頓裂如此掉臂而行是名大自在人也古人皆在疾病禍患死生關頭做出

來故得如此穩穩當當光明廣大也勉力圖之

與丁南羽

往昔未面足下已見其心江干既見足下則睹其神矣三世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向足下一毫端頭放光動地無怪乎其然也向以大士如幻三昧惠我每蒙甘露見灑頓令熱惱清涼既而覺音持康祖道影來展之瘴煙毒霧中令人血淚迸流徧身毛孔也惟康祖吾長干祖也舍利吾師之骨肉也且貧道忝爲克家兒孫既不忍祖翁田地爲荊榛又豈忍睹現身於瘴海乎居士其重我之悲願哉達師之贊實有以啓之耳時時瞻其像誦其言眞足令人化血肉之軀爲金剛骨也此段公案無物可讎舊端研一隻可以供足下乎若令此研磨穿則足下身光當與楞伽寶山並峙於性海中矣

與遊二南

人生聚散如雲世事如夢流轉勢速如電此身不實如芭蕉此三世諸佛入理之門吾人日用現證而不覺是與足下別來親切境界不審法眼觀之作何滋味

與屠赤水

嘗謂向上事屬上上根人即有志者其根未必利根利者其志未必精貧道私念捷疾利根眞能一超直入者多惜以無上妙慧作世諦流布耳間者晤德園居士於王城靡不以此與慨貧道比以夙業重愆取辱法門遺師友憂蒙　恩譴炎海於丙申春仲抵戍所時值其地連遭三災眞同火宅日坐屍陀林中披閱楞伽於無生之旨脫然自信始知此事不從外得本自具足回視昔日工夫大似含元殿裏覓長安即此萬里調伏差勝三十年行脚古人以火聚刀山爲道緣爐鞴非虛語也彌感　聖主恩大難讎於此經有當於心者筆之成帙名曰觀楞伽記今已脫稿暇則檢點髑髏眼開識乾者亦不減維摩丈室中人也然此雖爲撮摩虛空適足以消炎熱報罔極讎知已耳時與丁右武聚首五羊每談明德必出手書光明煥發恍若入寶林而覩滿月淸涼悅懌不言可知因知居士長齋繡佛與德園居士伯仲結制西湖之上

切究此事喜得蓮師爲證盟貧道遙空合掌讚歎不已竊念利根大志如居士友如德園師如蓮池可謂諸緣具足何患不一超直入眞宇宙間千載奇事古人云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慨斯末法此會此緣難可再見諒不虛負矣讀普陀志護法眞情字字皆從光明藏中流出貧道三復不覺感激塡心也嗟乎唯我　聖慈一代弘誓累劫津梁非藉圓通手眼幾乎沈埋佛祖矣念此曹谿爲祖庭重地法海源流惜乎荒穢寥寥殆難擧目海門居士攝南詔時屬貧道纂其志安得居士俯垂一機擊塗毒鼓使鏌腹降心爲祖道之光耶

與王念西太史

般若種子在五蘊中如玉在璞珠在淵任其埋藏深厚光明自然發輝昔與座下晤語祗園眞不減荊山合浦也別來幻化如斯在智眼觀之了罔陳迹然性海波瀾惟遊泳者識其深廣耳山野年來坐此無多增進但於今事門頭目前無異法耳古人謂淨穢隨心苦樂在已心外無法眞不吾欺所入楞伽境界殆非尋常恃佛法知見可能湊泊卽山野生平行脚到水窮山盡處方見佛祖鼻孔只在衆生穿衣吃飯中也寄入慧目略見此番行脚不敢辜　聖恩負知己也法華擊節亦自偶爾狹路相逢處拈來蓋發前人所未發雖出一已之見實可諸佛之心願座下試並披剝儻有一得幸廣法施令一切見聞頓入自心現量徹諸法實相則眉間白毫相光突出於座下一毛端頭也此中生涯具見於此無餘蘊矣勺原同處經年亦深用錐劄雖識痛癢猶未徹心酸鼻大段佛性義自有時節因緣耳惟法界海慧自他不隔卽此觀面無容贅談第願以法資神無忘度生事業是所至禱

與徐明宇侍御

違得手書知信道之篤其於安隱快樂之地自得受用無量矣歲除前二日行脚僧自東海持尊翰到知已還鄉秉得中丞訃音悲痛五內既讀札中語知中丞末後一段光明全在公柱杖頭放出百千萬劫大事因緣何幸於宰官身中僅得再見不覺化悲爲喜

然此事雖是生平道力亦重賴善友提攜公念道情眞目前有此榜樣足徵佛法靈驗矣昔歐文忠公問一僧云古人臨生死之際有談笑脫去者今何寂寥無有僧云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此語正吾人學道之標的也承示平時頗自檢點及至當境習念又生此正公念力眞切處方能見諦如此夫子亦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學而時習之此習字豈但文字之學所謂習於性耳性本無物淸淨虛明爲物欲染習故汨昏而不明試思吾人自有知覺以來以至今日習於世故染於物欲日夜火馳未嘗暫止較自悔悟知非以來念道工夫比於欲習久近何如生熟緊慢又何如夫子嘗論弟子中能三月不違者獨顏子一人其餘則日月至焉由是觀之以日月之工夫敵多生欲習而欲勝之是猶滴水救積薪之火勢不能也古人明言學道無他伎倆只是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久久純熟打成一片自然念念彌陀頭頭極樂矣來帋索書謹錄淨土詩二首願公留心淨土一門倘肯於念佛公案得力久久自有受用地往時每到中丞公坐席中見其銜盃之間念佛不離口雖唾嗟談笑不覺佛現舌端足見此老生平以此爲祕密行正當五欲烈燄中投此一念當下五內淸涼若甘露灑心耳竊見近世學道之士祇知貪求玄妙不知向根本處下死工夫平居無事談論爽口豈不爲快及臨榮辱禍患生死之際便見手忙脚亂此非他人誤已乃自誤耳此事一毫假借不得正似鍮石眞金入火自見惟公靈根宿植今旣秀發願以念佛三昧水時時灌之久久純熟開花結實自有時節耳感公見信貴道之眞且篤且恨晨晤之難不覺漏逗如許貧道年逼六十有漏之軀難堪十年瘴煙埋沒今鬢髮浩然無復故吾休息之心不離一念但業繩未解不敢高枕山林且於曹谿有休老之志欲借搯土掩此枯骨以了此生不知緣分何如以是與公會晤更難但有風便不妨數數致問也

又

往於海上有緣幸得一接光容睹其貌粹骨剛心知

爲最上根器第機緣未熟徒有赤心一片未敢遽然吐露譬若宿種已深特時節未至必待時雨漑灌而後發此必然之理也自爾鄙人以業力所使不得自由一墮瘴海忽忽八年時時私念此生恐無復與公結出世緣顧鄙人悲願習氣似深凡遇具有般若種子者一見卽如磁石吸鐵欲自解於心必不可得又安能忘於公乎辛丑七月望後馮王二生歸自都門持手書至不覺喜心倒劇嗚咽霑襟蓋以人生知己會晤良難至於道緣知識尤其相遇之難而信根難發又難於遇知識也以其知識固有而求其大發眞實信根爲生死事切如公之痛懇猛利者萬萬難得然此般若種子卽吾人本有之心光一旦迷之而爲業識纒綿於軀殼之中從來止知有此血肉之身而以種種聲色香味諸塵境界埋沒如萬里奔濤杳無涯際愈濶愈深而愈見有味安肯急流中猛省回頭望彼岸乎自古迷中倍人未有不如此者公旣知已躬下本有的萬古靈明之性是則此性在我本有不假外求又何懼其不能得第恐信之不篤見之不眞求之之心不切耳功名富貴求之於人此個事求之在我孔子所謂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雖然求之在已第一先要認得眞說得透看得破方不錯用心萬一知見不正見理不眞不遇師友將所疑之事一一說得透或目前人我是非毀譽得失計較之心不忘或舊染習氣濃厚不能頓淨遇境觸發都把作正經道理會此便是墮疑網生退屈的時節也以我等本性原來清淨只是無量世來生生惡習染至於今熟不由人而留心此事幾曾若今生自幼至今讀書做事及日用飮食男女聲色貨利之熟哉故學道人必定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便是入門下手初步其次消磨習氣必定要念力爲主或古人話頭或單提一咒切切記心時時在念久久此念純熟中心有主則於遇境逢緣內不出外不入中閒一念炯炯孤明一切應事接物如鏡現像不將不迎來無所黏去無蹤跡此便是最初得力處也若於微細情想潛滋暗長不自覺時或已知已見悋惜護痛不肯一刀兩段此便是因循輭暖自恕自欺處者裏最要吃緊著眼決不

可放過亦不可被他瞞過若輕放恕過便是自欺故孔子曰毋自欺也此便是教吾人行路把手拖步一般以吾人情昏智暗一向只在光影門頭識神影子裏弄聰明至於本地眞實處不相干若者裏認得便是披沙揀金砂土若去金體自純不患不到精耀時節公留心此事較之他人更易以其根利而困橫已多一切世念已被不如意處消磨許多已得便宜不少世人以爲失公必以爲得如老子所謂去彼取此是亦天之所造也且如鄙人處瘴鄉八年於此其實從前未證法門參透許多此難與俗人言也其修行之方諸經俱有只是不要作玄妙話會若作話會多一重障耳六祖壇經最爲心地法門之指南但中下根人不能湊泊以無工夫故耳永嘉集一書實是壇經註脚若見解依六祖用工夫如永嘉何患不一超直入只恐作話會耳楞伽最是直捷只是難看獨此二書可爲羽翼願公留心念之

與陳劍南貳師

承示近日於楞伽壇經探討工夫頗進此則大爲足下慶幸古人云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以諸苦皆生於有故佛說三界苦趣謂之三有所言空門非空無之空乃剝空之空龐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謂內空諸想外空諸緣內外皆空心境俱泯則諸苦自絕此禪門出生死之捷徑也所云淨土文此又出苦海之要津安可以淺近視之試爲足下略言之佛者覺也卽吾人本有靈明性耳吾心本來是佛卽六祖所云本來無一物若了此本來無物卽頓見自心本來佛性是名成佛頓教法門此外非別有佛可成也言淨土者有二種謂事土理土在事則涉有相修爲種種行門卽龍舒淨土文所說乃接引中下根人之祕訣所言理土乃諸佛諸祖自受用之境界名常寂光言常則不變寂則不動光則不昧卽吾人自性之本體也故云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又云心淨則佛土淨又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乃上上根人所證境界壇經淨土之旨盡謂此也所云修淨土者以念佛爲主盡淨自心之方法耳吾人日用萬苦交錯穢濁本心如汚濁水若急流猛燄念佛一聲

則五內清涼諸苦頓歇此即佛救衆生之苦也以念佛故心垢頓除一念清淨所遇之境無非極樂風聲月色無非眞境觸目無非淨土舉念皆見彌陀又何待三寸氣消過十萬八千佛土之遠哉此種法門第一要決定志第二要放得下第三要隨得緣然隨緣即安命也第四要認得眞即不惑也第五要厭苦切然厭苦心切則慾念自除不退屈也以此五訣單持一念如大將身陷重圍決志突出一人單刀與萬人敵勇決如此則生死怨賊衆苦魔軍不戰而自退此所謂眞將軍也佛經云與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勛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此正所謂向空門而消豪傑之氣者也貧道自幼離俗即切志此事生平所遇魔壘甚多皆力戰而退然雖未出重圍今可自稱佛門上將不啻李廣飛騎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安敢向俗人道以此事臣不得獻於君子不得獻於父又安敢爲世俗友人乎今足下猛然發此信心蓋宿種有在只待時而發今見淨土一書蓋春雨也如膏之澤潤已蕉之芽此造化之機甚微是亦足下受福之始也貧道嘗謂吾人處世日用不過一飽食一安眠耳此外皆長物也今既不得飽食安眠且又拌死營營以求悅人之耳目以增自己之苦海此可稱智人乎既不得世閒受用而出世之樂又茫然不知誠可憫耳世閒事求之於人出世事求之於已在我所可必得者捨之而不爲可爲擬之至矣如所云云者皆貧道生平出家所證實到境界殆非常流口舌者比今計從十九歲出家至五十八歲四十年來皆此一念即今遭此大譴於大苦猛火烈燄之中得清涼地者非別有方法耳此事非足下有此大緣必不敢道恐掩口而笑耳只如向來文字語言種種皆從此中流出自知就裏之妙亦不能言世人以文字目之特淺淺耳舉世法眼者稀貧道年來混俗和光此四字從小知妙生平力學近於十年之內苦心操切又今三年之內稍得相應可見涉世之難至人不易學不易至也此獨與足下道耳較之此事全在逆境中做出更見受用且功更大日劫相倍此須大力量人乃可爲之昔人有言有將相之骨無出

家之福此語不淺然出家之難亦非細事貧道生平之苦不啻足下萬倍然受苦之志則與足下霄壤矣貧道自出家以來凡所稱謂與人未嘗言兄弟二字何也其心志在於獨行獨步不與世俗爲伍此乃向上出世志也今三年之內方與交遊稱兄弟正是混俗和光得力最初一步工夫是知菩薩應世之心妙在無方無住爲最上乘六祖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頓悟本來曠劫生死苦輪頓息此豈小丈夫哉此則貧道自知向皆住於偏枯空寂之地即若世人住於煩惱海中無二致也足下乃向住於有者與貧道住空無異今能翻然一蹋便破即頓超貧道三十年工夫可稱一超直入此非拋却現前境界別求出路若捨却目前別求解脫則非愚即狂永嘉云棄有著空病亦然猶如避溺而投火正謂此也以與足下見面時難前札盡先已作臨封復讀足下來書感激過越乃對使摞案草草不覺葛藤如許盡慣會爲侶偏憐客耳足下發此無上心乃出世因緣也又安可以世俗泛泛而應故披瀝如此足下以此剎參之以消日月未必不爲清涼散也

又

前得來書有歸心淨土之說足下猛利如此因而對使摞案草草盈紙不知所云大段極言勸足下著實在不如意中討個安樂地所遇境緣難處就在難處中放下身心任他呼牛呼馬在我無可不可此段受用惟老子能之即夫子未得此法門未免處世爲難及見老子之後被他痛處一錐直透到底當便得無量受用至若對門弟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夫空空如也此段皆了悟後的話頭決不是在前頭巾語也吾人心中不淨只是者些人我是非執情放不下意必固我定要依我方是好事且我既要依我而人豈不要依他人乎此皆苦海穢土中事只放下此心心中便乾乾淨淨快活無喻何爲而不可坦坦蕩蕩即此便與佛心相應以此心念佛則心心皆彌陀念念皆淨土也

又

在省臨行種種夢事據其所述了然目前雖未盡信

蓋於言外已得其微旨大爲快事自古操行之士慮其人品未定罹患難者恐其功罪不明貧道今已兩得之幸之幸也卽老死溝壑又何憾焉是故休老曹谿志願益堅儻徼六祖之靈借一抔土掩此枯骨更復何慕以此修崇之舉其功雖鉅不以歲月計其速成此心頗覺自寬且法門佛事如空中雲原無定相如亢陽禱雨以精誠之至無不尅應天時人事其致一也曉公天性敦篤忠實君子卽名教中所難得者惜乎氣過於躁而心過於慈故於小人之言易動而無斷貧道感知已之遇且爲地方作福横身於百折之鋒而與生民除其害之大者幸亦僅僅自免今區區力已竭矣而事方無涯安能以有限之精神泛無涯之毒海豈有智者所甘心耶去歲非貧道在則地方大有可畏者今秋極欲邀貧道往故力辭之耳貧道自視此身爲法門所繫將徼佛祖之靈託之以爲萬世功德是大有過於此者敢不自愛今多方委曲始遂藏迹之計況自今以望故吾不遠豈忍蒙不潔又爲淨土之汚辱乎鳥不厭高魚不厭深曹谿將爲邱隅也足下知我者以爲何如承示念佛須持數珠此繫念工夫最親切向日不敢言者恐足下有恥心在耳今旣須之謹將自持伽南香珠一串奉上但把持已久香氣雖無而精神已滿知足下得此必能頓入歡喜藏也

答楊元孺元戎

古人云熱亂場中難當冷眼以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入其中者靡不爲其燒爇若從烈燄中覓得一片清涼地非冷眼人不能得苟能當下一念清涼頓見大地皆冰自不在身心世界中作歸宿也此從上大力量人遊戲生死場中能轉塵勞作佛事化煩惱作菩提者特仗渠一隻冷眼一片冷心腸耳更有何神通妙用哉此言甚易知甚難見且如佛祖單以諸法如夢一則語爲出世要路而世之智愚例皆能言人生如夢耳其語雖似其意則非其實未曾眞眞實實一眼覷破人生如夢也若果覷透則自然能與一切榮辱利害得失是非關頭掉臂而去矣又誰敢攖其鋒哉其實就中無甚玄妙至於最初一步不無其方

吾人處世先要將夢中事試舉向目前細細觀察定要的看到不覺發一大笑處到此則頓覺尋常說如夢話頭迥然不同矣即將一同處一念轉將目前境界置向夢中細細觀察看到昏沈沈重顛倒時忽然猛覺來如此則回觀生平向來歷過一切種種境界諦實求之了不可得了不可得處即是諸佛祖師出生死第一關也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五

◆已下古本續入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六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校

書問

與周海門觀察

頭陀蒙以甘露見灑淸凉心骨頓啓沈痾此段因緣實非淺淺別後之懷大似空生晏坐石室時見法身不離心目間也嘗謂個中事須是個中人嶺南法道久湮幸得大悲手眼一發揚之使闡提之輩頓發無上善根此雖入室者希而知有者衆歸依者日益漸佳如菩提樹下與曹溪諸僧最難調伏近來回心信向者蓋已十之二三矣惟此一段眞風皆從大光明藏中流出足證居士此番宦遊實是龍天推出乘大願輪而行也曹溪志今始刻完幸垂一語置之篇首發揮六祖光明點開人天眼目庶不負此嘉會也

又

柯孝廉於五月省中相見如再生人此君根性猛利能於憂愁疾病關頭頓然打破生死窠窟眞豪傑士憶居士云人人皆上根第無大爐鞴耳此君非座下何能一開發如此非上根又何能猛勇如此將來海表正法命脉實賴此君願佛力加持以色力康強不患不如古人山野年來說法如與木人聽方外弟子中近得一二人稍可鉗錘俗諦中一時信向而眞履實踐者獨順德馮生昌歷此子少年靈根頗深鄉黨一時歸重無問老少及門者咸師事之其眞誠動物

故予教如此觀此子決志則將來不退可起江門之續斯盡嶺表法道機緣運轉之會也近聞與陶石簣太史遊此公氷雪心腸非一世清淨戒中來與山僧相會時借機緣未深耳若得周旋更大快事屠長卿近與德園同志亦當時導引入此向上一路也鄭崑崖中丞公蓋眞爲生死人近在林下深知愜懷第與山僧會時此向上一竅尚未開發居士能以此事委曲遙問相慰足荷慈悲不淺也此中法緣漸開弟子中受化之機前書已具聞之尚有二三未成熟者儻天假之以三年或稍有可成就者足以不負此行諸佛所護如來所使併法門知已所望耳

答任養弘觀察

此段工夫只在急流中石火電光裏手親眼快方是大力量耳承示此中得大清涼安隱便是頓證菩提之第一義也第恐照力不堅被他流轉而不覺知若覺知則雲散雨收光風霽月其樂自不可喩矣

與祝惺存觀察名以豳

我聞佛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憶昔奉教周旋今則恍忽如夢別後曹溪如命種種皆如幻事今則視之如泡然妄想心中但如影耳惟大智觀之豈外此耶曹溪中興一段因緣秋毫皆出慈心三昧卽山野無量苦心總皆悲願攝持功雖未竟而大槪規模聊爲中興祖道一代事業在山野固不足錄惟尊慈一段護法光明終不可泯茲弟子輩手錄一往實事列爲十款敢乞法施爲文作金剛幢當與六祖法身相與無窮實千載之下中興一大事因緣惟願出廣長舌徧覆大千令見聞者普入大光明藏也

與丁右武大參字覺非

公與山野此段因緣固自大奇海內識者亦莫不稱奇良由我輩皆墮世出世間二種知見我慢大障習氣種子覆蔽本有智慧光明公墮此故鎩羽中途不展搏風之翼山野墮此故法輪中折不克振佛祖家聲賴諸佛廣大眞慈不思議神力同以迅疾法雷而擊破之彼此人事不同而所遭爐鞴同既而所投苦趣同且竟以性命相依同豈不欲出生死同證菩提同耶故共將一筏東之一齊拋擲東洋大海直欲吾

輩頓將歷劫粗浮習氣人我是非恩怨得失種種垢濁一洗殆盡耳不然何其同死同生亦至於此耶嘗謂此則公案古人難調伏者都用此一機如昌黎東坡吾門覺範諸老皆是物也若昌黎之固執非大顛不化東坡之我慢非儋耳不消覺範之見習非瓊崖不泯然此數公陶冶皆同而所遇不同故不稱千古奇事惟公固非昌黎而山野竊不敢望崖頭老山野雖有愧覺範而公不讓東坡即其今日因緣大越前修眞千載一時慶幸多矣若公無禪喜見志山僧無楞伽印心仍循故道而歸豈不負此良緣有孤天造耶所以同處經年不敢以此向上一著略露微芒者以公之上根利器自可一超直入正如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殊非區區者比蓋入道因緣固自有時節耳不意遽爾言別眞念百劫難逢今幸相値豈肯輕易放過故山野不自知固陋而於風波之末若冀承歡喜一決死生無三水之猛省回淇之堅誓山野定不捨跬步必追至曹溪原頭水窮山盡大休大歇而後已也所以然者惟公以菩薩信山野之心以骨肉待山野之身海內知已皆以出世奇公與山野之遇苟山野不以此段大事因緣剜心摘膽以呈公又何以慰知已之望報公非常之愛哉公不以荷擔如來爲已躬眞切事亦非所以愛山野酬知已也此段工夫萬萬不難惟公眞心本體般若光明堂堂獨露所以胸包星象氣蓋乾坤直以粗浮瞋慢習氣時時發現自障妙明故吐盡肝膽而人或不見信費盡慈悲而人或不知感公諦思此外更有何事愧於人哉吾佛有言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此普賢菩薩利生之大息以瞋與慈悲不兩立耳唯今但願消得一分習氣便露十分光明除得一分瞋慢便立百分功德古人所謂不用求眞惟須息見又云不必別求放下便是又云看得破佛也做永嘉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消融頓入不思議於此足見古人無他長只是肯將胸中不可人意的事一齊放得下只是人所不堪忍處自已忍得過始也生忍若忍至無生則頓登佛地又有何微妙伎倆以塗人之耳目哉前曾有聯云念

頭起處卽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此言雖小可以喩大此後願公第一入忍辱法門做省心工夫作放下事業回視從前半生行脚都是夢事一口吐盡不留絲毫赤力力踔跳打起精神踢翻窠窟揭出斬新日月別立生涯如此方始是大丈夫蓋天蓋地不負生平之氣象自有天龍拱手魍魎潛踪此正修天爵則人爵自至以此較之虛浮想相與作眞實不朽之功德者盡膏壤矣如是可名覺非居士孟浪極此高明以爲何如儻知已不以爲欺則芝蘭不足比其契金石不足方其盟是乃金剛種子歷劫不磨願與公生生世世同爲出世津梁共作慈悲眷屬度盡衆生而不相捨離也山野今日之言方畢露肝膽痛絕常情出世之盟訂之於此若果見信乞將從前與公札子一火燒盡不餘一字則百念成灰請從今以去凡與公書非藥石不發字字願效吾佛眞語實語不妄不綺之戒公之所敎但願以別後日用工夫省力費力處易過難過處互相激揚以成一代偉績願公先向生死關頭作一關吏耳此關一透則可掉臂遊戲戈戟場中是非堆裏處處頭頭放光動地現宰官身作大佛事如是可稱出世雄猛丈夫殆非古今世諦豪傑可比萬一也別離不遠生死情長悵望名天葛藤徧地願慧劍一揮不留毫髮惟高明努力圖之

又

別後日復一日杳無音問去人滋遠思人滋深每見惟吾未嘗不驚咤相問以何因緣而消息頓斷如此忽得手書雲中冉冉而至開函恍見顏色且字字皆從眞心實際流出悲喜交集及觀照心時現行住坐臥不離者個數語不覺喜心倒劇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也嘗謂此道在人本自具足根不論利鈍悟不拘遲速只在當人自信自肯耳所謂一念回光便同本有豈向他覓第開發自有時節因緣向所得三吳諸故人書企望居士頓入此道以同體念切故有許多擔憂似乎居士習氣偏勝於此爲難獨山野觀居士脫體瑩徹如駭雞犀枕卽有所偏皆屬客邪所感非本然也以入道如一鏃破三關耳但肯心一發則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當之勢又何敢較其

遲速分其利鈍乎是則爲居士憂者如爲郊邯鄲之步者憂其不成武耳從古自有出格沒量漢安可與尋常比耶大概此事直是貴在勇猛一踏到底若習氣忽發但猛的一拶如霸王之力拔山舉鼎一齊用盡又如一聲叱吒千人皆廢如此又何患習氣不能消磨纔有一毫不能消磨之念便墮怯弱就覺不丈夫氣矣此事端在關心愛憎最難打破處著力一椎若此處一破則百千萬種關棙子一時齊破若難處不破縱將百千萬種佛法知見道理一口吸盡都無半點實用世出世間通無利益何以故以病根未拔猶如鼠毒遇雷便發若病根發任作多少功名事種種伎倆都是病行大非雄猛丈夫行也既行非丈夫又何以稱丈夫負超世之量哉竊歎居士人品才華功名事業天資學問件件過人若病根不拔但能陵轢一世不能陵轢千古若肯將生平所負聰明力量一齊收束聚精會神攢簇於此一大事因緣上一旦打破則將從前萬劫千生種種恩怨榮辱是非得失煩惱業障一齊化成無上菩提光明種子矣從此一番出頭來凡有所作所爲纖毫事業皆從此段光明種子中發揮事事法法皆成不朽此吾釋迦老子棄捨王宮割斷恩愛雪山六年苦行博得底在居士一旦席捲而囊裹之豈非一大雄猛丈夫哉常笑勾踐以會稽之恥乃二十餘年臥薪嘗膽其志止於吞吳而已何其陋哉山野每謂煩惱之賊歷劫侵吾正信不止一吳以之隳法淨土破涅槃城置身苦海漂流無涯不止會稽之恥吾人苟能切齒立勾踐之志以復歷劫生死之讎正不必二十年之功也以彼爲之在人而此爲之在我既爲之在我又何憚而不爲耶

又

承示當此逆境大得受用極爲歡喜大段於逆境中得大受用皆大丈夫之能事特家常過活耳無甚奇特處只是日用現前順境熟習慣便處不覺發現被他瞞過此處爲難耳且如目前無論大小不如意事此逆境也觸著便怒即被他觸動動則有苦便不受用此正是熟處難忘耳生死機關只在此一轉處此處轉得過立地便是聖人若轉不過依然墮在煩惱

窠窟裏此急流處一撥轉關棙子便是撥天關之力量非居士大力量人金剛心地斷難施展古人所謂佛法無多子正此謂也大槪煩惱處得受用快活方爲眞受用耳居士生平煩惱極大而快活處亦大卽今若能將煩惱窠窟一椎打得粉碎全身跳入快活場中回視百劫千生習氣影子一口唾盡此眞是天上天下第一自在沒量大快活人也居士能以此爲孟浪否乎今日完滿道場目前無量快活事恨不得與居士共之聊以此報平安耳

又

貧道此萬里之行仰仗諸佛慈力　聖主弘恩坐此瘴鄉得了此一段大事眞百千萬億劫最上因緣也惟念居士與貧道同此甘苦豈不能同此法味乎諺云日出事還生塵海茫茫終無究竟得偷閒處且偷閒念此丈夫之軀撐拄乾坤除却世間事更有出世間無窮樂地豈可以目前幻化世間妄想便爲究竟乎居士別來二載想於看破處脚跟一步必能漸入佳境矣居士金剛心中一咳唾耳何如

與湯海若祠部

長干一別眨眼十年舍利身光居然在目卽種種幻化之緣皆屬空華佛事耳山僧坐此瘴鄉賴三寶眞慈攝受之力無諸煩惱且以法緣消磨歲月刁斗不異折脚鐺耳無奈歷生文言習氣橫發於無事甲裏千日之期除奔走行伍供役之暇諸著述不下數十萬言雖無補於至道聊見區區一念孤光不昧於羅刹鬼國耳諒知我者不以此爲迂也

與劉存赤

吾人多生積劫五欲淤泥七情業火深而且熾豪傑之士靡不爲其陷溺燒煮求一念回心了不可得況望其生遠離心求出苦道專念棲心於淨土乎此又不獨蓮出淤泥而又根從火發也何喜如之吾人欲出生死者要知生死之根欲求淨土之本殊不知淨土之本卽生死之根也是在此心一念轉變之間不遺餘力耳願公諦於日用現前境界妻子團圞之際朋友交接之間義利交攻之處喜怒未發之前預先著眼覷定眞眞實實諦諦當當要見如何是生死根

卽當極力拔之然而吾心本淨其所以穢濁者實此根株之弊垢也苟能力拔其根則淨土不求至而自至矣所謂一根旣返原六根成解脫者正此謂也若於根本一念觀透則日用頭頭無非解脫之場盡歸極樂之境斯實身雖未到蓮華內先送心歸極樂天矣

與鄭金吾

貧道下劣無似第一朽株耳昨者雷霆震驚時望者如傍劫火乃承座下橫放身心攘臂而援之種種方便救濟志在必生而後已不減長者之於火宅諸子也別來兀坐瘴鄉每生疲厭則輿懷座下不覺頓增無量勇猛度生之願今蒙 聖恩所賜餘年卽其所說之法所利之生皆出於座下之金剛心地行願無窮而功德亦無盡矣下劣走入瘴鄉瞬息千餘日愧有漏之因不足以酬無相之施願以法謝謹持近來所作佛事法言數種奉慰慈念以報知已更試省覽聊見空中鳥迹以尋道人行脚事不離車塵馬足間也

與何金吾

嘗憶古人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與夫不言而道自存者有之至若當患難死生之際睇盼於縲絏桎梏不言而心識者蓋亦希矣何者人易感於心知恩難施於不報耳往者山野以無狀上干 宸怒下鎭撫鞫時雷霆在上鼎鑊在前卽昭昭耿耿之懷無容見白執事奉 節監刑且低回猶豫於捶楚之間藉令形如金石豈能當其爐鞴耳幸賴足下一言而洪之眞若漉霈雨於烈焰投甘露於枯腸頓令五內淸涼躍然生色亦不自知在刀鋸閒也在 朝廷三尺之法未少假藉第側觀足下不忍之心油然現於眉睫蓋已深知足下爲仁人君子矣徒銘感於心然不知足下爲誰氏也山野深入瘴鄉當饑饉之餘瀕九死之際念足下高義未嘗去懷頃値貴僚友詢之始知足下爲何君也謹修尺素用布懷德之私

答鄭崑崖開府

遠蒙白毫東照萬八千土光中苦行頭陀儼如面禮慈容親聞妙義復荷甘露見灑塵習頓空踴躍之懷

非言可喻貧道聞菩薩妙行妙在歷境驗心煩惱空處不用別求般若諸塵透處即此便是玄門伏誦實際一語眞習目之金篦也親承有願接足無時妄情依依益增傾倒惟眞慈攝受不捨有緣風便更希遙垂一手是所欽渴

又

五羊久稱蔑戾所居壘壁非蘭若也貧道仗 聖慈以萬里爲調伏兢兢執役爐錘閒且幸以毒除毒其於狹劣習氣似漸銷鎔誠如飲水然終似陸魚濡沫耳嶺南曹溪乃六祖演化地禪門洙泗肉身在也貧道竊願持一培土以徼靈於寂光潛消舊業初不敢放捨身心第恐失伍時復往來行閒今賴當台寬假似可息肩頃乞食湊江忽奉瑤函自天而下如天鼓音三復慈旨眞無邊大悲不捨有緣於微塵毛孔耳猶隱一語誠痛處劄錐感激熏心頂謝無量承示隨處安心此正塵塵解脫願善調伏以廣舟航是所至望

答葛自修

承示自幼即知自問心是何物將謂肉團是心死後身尙在如何不靈於此覓心不得數語不覺驚歎不已以山野自入法向道入山修行以來今已三十餘年所閱海內緇白中初心向道者蓋未見有此等發覺初心也良以一切衆生佛性是同但以宿習般若緣分淺深不一及多生所近知識聞熏種子邪正頓漸之不同故入道之志有邪正誠僞遲速之不等耳足下所言皆多生親近眞正知識聞熏無上般若種子習氣內發故自幼不覺失口吐露且此種子根深故切切橫在胸中扼塞不能暫捨是以吞不下吐不出大似一物梗概於中只是覓不得耳由把作一物却覓不得生平思慮不能自信自決但逢人即向他尋覓見指點虛空便只當虛空會及聞一喝又作一喝會且虛空是色一喝是聲由多生在聲色裏流轉習熟所以今又被他流轉將去所以被他流轉者只是將此心當作一物把聲色當作聲色所以日用見色聞聲便與心作寃對耳此正謂含元殿裏覓長安如何能得脫樊籠哉豈不見古人道喚作一物即不

中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又云見色非關色聞聲不是聲又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等言句雖能令人死亦能令人活大概生者令死死者令活耳足下自謂覓心不可得此等最是親切處如何不信自心反更別生種種思慮而他求耶豈不見達磨面壁時二祖神光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光良久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自此以後此語流布人間謂之單傳直指六祖以下南岳青原以至五家千七百則普天匝地說禪說道了生死者不可稱計是皆從神光覓心了不可得一語而來足下必謂心是一物可向人覓而師資亦可授手者且看達磨將甚麼物親手遞與神光又親手接得個甚麼來且入觀光覓心了不可得一語與足下語一樣如何神光便是而足下不信若謂足下志與神光有二則衆生佛性有二若與神光無二如何神光不疑而足下更疑若謂卽此不可得者就便是悟如何神光一悟永悟而足下聞喝之後既云疑團不知向何處去何以今日於祖師公案上又不通而文字又作障礙耶但看過在甚麼處且當正聞無念喝時如何得疑團頓去見個甚麼便得瀟灑今日爲何又不灑落卽看不灑落處是誰拘縛文機不通處是誰障礙足下但著力就在痛處下錐錐到沒下落處忽然親眼看破方信此心不是物不假外求始知從前錯錯到底不錯不錯到底如此時節方信山僧今日之言大似揚聲止響畫蛇添足也語不及意信筆草草不覺葛藤遍地足下覽過卽唾却燒却又不可留與後人作話欛起疑團也

與胡順菴中丞

法駕東歸之計知公肝膽決無遺策斯亦下願耳但人生福祿皆自前世預定豈可以人勝天萬一不能如此又豈可坐待解脫方能進道卽今外居軒冕內蘊佛心至若遇物臨機興慈運悲所謂觸目皆是成佛種子無盡福田但能稍加留神卽一日之間所作功德尤較區區千萬什倍且公權如天地生殺所在善惡之機諒能明察而幾微之間所係極大運籌安攘之略在公大智之中猶一顒耳但以慈爲根以悲

濟物廣行方便安然取乎大定之中如此卽是現宰官身而作佛事豈可與爲一身之榮者同年而語耶藉斯梏桎轉爲濟勝之具矣又何汲汲却跡逃形而坐馳日月也千里之思無以爲獻此腐言用發公一唾何如

又

山野生平以直了生死爲念二十餘年若志山林卽不能徹證上齊古人至若生死關頭頗以自信一切魔寃皆究竟菩提莊嚴佛果其佗禍患得失是非毀譽付之自然又何攖寧故自罹難以來一念淸凉心地未嘗暫移從去冬十月於濟城馬首南向徹骨氷雪於臘月至白下迎老母於江上歡然作別八日卽揚帆而西也所賴情枯智竭幻影全消明鏡止水聊以自適此段因緣從大冶爐中煅煉將來幸無爲我縈抱但願靜養天和以胥至樂儻天假生還尙圖了未盡因緣相伴餘年也

又

貧道自涉難以來實瀕九死直今正眼覰之然未見纖毫動靜相卽萬里相懸其實不離跬步也念與居士忘形半生諒能入此法門久矣豈復效常情馳去來想栩栩然作夢中悲酸耶貧道此段因緣不獨超三十年行脚適足以超曠劫修行雷陽炎蒸如火鑊瘴癘死者澤若沃焦貧道兀坐尸陀林中飮瘴烟如灌甘露忍饑虛若飽醍醐苟非智竭情枯何以消受近得大將軍爲護法已借一枝於會城壘壁間荷戈之暇閉門枯坐諸緣頓斷唯披閱楞伽究西來心印了未了公案福善金剛心已化作光明幢可不忝門牆古人嘗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貧道所幸不墮此語矣佛謂以七寶施滿恒沙不如持此經四句知居士不忘貧子敢此以慰其他復何所云

又

山野坐壘烟瘴霧中且喜生緣日薄道緣日厚形骸愈苦心地愈樂是則何地而非　君恩何莫而非佛力耶此可與知己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不審法體何如摩詰有言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況百歲光陰如撚指能幾何哉居士春秋日高前景日窄從來濁

世滋味備嘗殆盡。諺云到底鹽如此鹹。醋如此酸。到了作何究竟。古人云來時盡好。只恐去時不如來時。此非虛語。居士諦思從前功名事業。與夫兒女計。皆是他家活計。如何是自家活計耶。若一念猛省至此。不覺失聲。自然著急打整自已脚跟下生死大事。若不著急打整。還是不曾猛省。不猛省一下。又大非居士此等豪傑丈夫事。山野二十年前。即證居士言此一著。故不惜身命。願與之遊。然雖半積陰功。半養身混到今日。就中一點赤心。大似張良始終爲韓之意。與居士相與談笑十餘年。只是虛華境界。人情佛事而已。其實未曾打破肝膽。然與居士一寸心腸。炯然相照。亦未嘗不知山野此段衷曲。將期白首同歸。共了此事。豈其一旦分崩離析。亦至於此。即此可以觀生死矣。況今同在乾坤之內。縱隔萬里。天眼看來。猶比隣耳。不能一承顏接色。歡如昔日。何況生死長途。一別杳冥。相逢何日。儻山野不能生還。是與居士長別。再出頭來。不知可能如今生今日也。興言及此。大可悲酸。山野受居士知已之義。非此不足以報居士。信山野不至此地。又非所以答知已也。

與周礪齋太史

向雖心竊嚮公雅量。未得深語。昨持鉢王城。幸接公於龍華樹下。睹其道念精眞。喜徹心府。然古人輕千金而重一諾者。士誠貴在知已耳。自爾山僧當盡命山海。無復他慕。賴公法眼圓明。何當復答瞶瞶者。私念東方文運。啓自我公。而法運或當屬之鄙人耶。世出世間。交相爲用。是亦兩間奇事。此非狂言。實所望公以道自重者如此。

答周子寅伯仲

世間聚散起止。成住壞空。有爲法中。理合如此。何足爲悲。可悲者長夜冥冥中。失此慧炬。使諸佛子無所依歸。將智種靈苗。日爲五欲烈燄之所焦枯。不能圓成勝果耳。惟六塵蔽乎性天。愛草荒乎心地。煩惱翳功德之林。貪瞋攻涅槃之宅。伐之以酒色之斧。縱之以猿馬之蹂。將日見荒蕪。竟爲鹵莽。願足下心心念念。以此自悲。而滋培耘耨。戒勒提防。將鮮敷覺華。莊嚴寶地。冀普使天人各懷智種。蠢蝡翹蚑。齊登覺岸。

以足下不獨振家聲於永世適足以洗法門今日之羞非此何以望足下伯仲間也行役萬里足下體此猶比隣耳

與焦從吾太史

念此末法寥寥龍天推公現宰官身建大法幢以作當代人天眼目非小緣也睽隔多年昨樹下相逢儼如異世人生悠悠夢幻如此且瞻道貌天形誠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者自非心光密迴何以圓照如此安可以音聲色相耶歡喜無量某愧鈍根下劣二十年來苦心山林猶坐竿頭殊無放捨之地然大事因緣誠不易易別時承教一語感荷無涯歸來兀兀虛巖心心獨照敢負知己時復海湛空澄法身頓現此中豈非感應道交耶閱拔老莊翼乃集諸家之大成雖註疏多岐乃人人老莊非老莊老莊也惟公入此三昧甚深何不徹底掀翻耶某常論此老出無佛世竊且以類辟支如莊則法執未忘自入遊戲神通變化多端眩人眼目自非把臂共行鮮不爲其播弄若觀破底蘊眞有別解脫門此老萬世之下與公可謂旦暮之遇也某昔行脚中嘗以二老爲伴時時察其擧動頗有當心者但難以言語形容耳內篇曾有數字點掇尙未錄出容當請正

與楊復所少宰

讀曹溪通志序言言皆從大慈眞心流出比見聞者莫不大生歡喜況千載之下不知喚醒多少夢中人也惟我盧祖大寂定中必現熙怡合掌讚歎耳黃生來復接法言且云猶有所未安第揄揚山野者似已太過惟海門公爲入曹溪室中人敢微一語更增光談耳

答載給諫

承示因果之說了然不疑毫髮無爽所謂影響耳但前知惡人之說此理最幽而難明亦易信爲必然者惟聖人之心洞然朗照前觀無始後觀無終如大圓鏡照徹十方一切精麤境界無不分明影現雖八萬劫事猶未爲奇況數百千萬年乎所言善惡之人所作善惡之事此正因果昭然而易信者然百千年後惡人雖未生而其人惡業固已造就於多生之前寃

對酬償固已分明定於先世矣業因未熟惡緣未至其人雖在十方世界輪迴顚倒之中不自覺知而聖人蚤已照見於大光明藏中及惡緣一熟寃家會遇惡果成就卽惡果之終一如惡因之始不待生心動念自然了知所謂觀彼久遠猶若今日此聖人眞常之心也且夫因果無差不昧分毫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此必然之理也明公能諦信於此乎由是觀之不善之人非天定也乃自作耳

與殷參軍

與足下別來忽忽兩歲聞此時從征尙在黎中蒸暑已過玉體無恙此輩非黠鼠皆天民也殺戮過情大傷和氣知足下必不以此爲功高也昨鎭府標總劉晴海去已屬之再三矣萬無以殺爲功見時當浹洽耳舊有望瓊海拙作盡言黎乃太古民也書之箑頭以見意

答鄭孝廉

頃辱書來乃知潛心此道且云於日用中善念現前吾人性自本善但爲塵習所染故蔽其靈明於日用中祇用情習不用性眞耳此所以凡民日用而不知知則聖賢可立待也公卽於日用善念現前不昧處便是本來面目發現時也若時時現前念念知覺覺至純善之地則性眞自復本體光明自然披露耳

答鄒南皐給諫

山野向在絕緣頃復幻病相仍養痾深居其緣益絕此實天賜爲閒人回視塵寰擾擾勞生求無事人能得幾想知已必時爲一鼓掌也賴此護法得以安禪寂靜於楞伽三昧所入益深頃王光祿同丁大參赴端州制府約得書云大有流言於制府中傷山野者甚衆二公爲之力辯幾於髮豎眥裂此果何謂哉以此知娑婆穢土土石諸山難與淨土地平如掌同日語也向北來徒輩相從者以無門托鉢今盡遣歸惟山野單丁寄此旅泊尤爲愜快枯木寒岩不減在昔非此無以破炎蒸消瘴毒也時惟國事艱難蒼生引領大慈悲者而津梁之願努力加飡爲國自重爲道自愛

又

屢荷手書辱慈念拳拳周至委悉自非同體大悲等心愛物者何能切切如此山野處此患難幸得以參塵中知識兢兢自持所入法門不淺年來寂寞苦空不減深山窮谷屏絕諸緣迹不入俗城中知已獨王勛丞一人經年不三過其門所幸與右武時相往來眞天涯骨肉一食不忘非獨道義相裨即所資給亦損口分衞性命相依此段因緣大非淺淺此公肝膽照人猶如秦鏡遇物應機洞徹五內其爲載道最稱上根利器此番天德陶鑄所進益大非尋常異日莊嚴佛土成就衆生不可思議面時想當歡喜無量也

又

粵中自庚子歲世相一變日見險詖苦海波濤望無涯際貧道隨風漂泊略無寧止始知古人以塵中作主大非細事隨緣解脫誠不易得每憶別時叮嚀之言及接來教切切以此再三致意諺語有之要知山下路便問去來人自非居士深入如幻三昧何能徹法如此嘗聞煩惱烈燄正是聖賢爐冶種種執著之習非此不足以銷鑠之苟非　聖恩何以臻此久而愈見　恩大難酬也此中轉塵勞爲佛事更爲六祖曹溪作無量功德此蓋從眞切苦心中來較之昔日依無憂樹喫大家飯者實霄壤矣曹溪祖道源頭雜穢充塞久爲魔窟今已灑掃潔淨尙有未了公案奈此中力竭正欲遣致尊慈作金剛幢適辱使者至斯豈祖意攝受哉敬以此中因緣述其大槩持入慧照儻念末法斯道寂寥望震天鼓音聲普告有緣一覺夢幻耳何如

又

憂患人情皆本體也非握至眞之符又何能轉煩惱作菩提轉生死作涅槃惟居士年來所處如此足知大有所轉矣非此又何以消遣哉從來學道人皆在生死關頭掉臂而過前輩不能盡知近年若羅近溪則其人也貧道身在瘴鄉心存左右無時不共周旋是故居士種種三昧洞然無隱耳嶺南自曹溪偃化大顚絕響江門不起比得楊復老大樹性宗之幟貧道幸坐其地歡喜讚歎不窮也諸生俗習稍稍破執

此亦開化之基昨復老爲作曹溪志序眞赤心片片可謂舌長拖地也呈上幸覽爲此羣蒙歡喜耳

與岳石帆

別來兩奉手書知有鄒魯之鬩嗟夫直道既不容於朝廷復見棄於鄉里世道可知已聞避地會城亦非久計聞之菩薩攝伏衆生深入如幻三昧原非實法公久入此法門幸無深搆當有排解者一笑而釋可也山野卜隱匡山甚得其宜但所云護法者荷擔有心這門未闢未見拮据儻得文殊遙伸右手則可頓見樓閣門開也公其能無意乎

又

往辱顧視司城獄中不減慶喜之問調達於鐵圍也是時以醍醐灌口甘露灑心竟作兩間奇事屈指塵寰豈能再見比於座中覩金剛烈焰閃爍入目別來畢竟忍俊不禁蚤爲吐露不識遛於寂滅海中時復漚生漚滅否貧道走入瘴鄉所賴佛祖神力攝受以車塵爲華座以馬捶爲拂子時向羅刹鬼國談無生話令無數髑髏眼開光破黑暗誠不自知爲業力所使又不知爲願力所致耶諒知我者聞之必資一唾耳

與虞德園吏部

遙望居士踞天目之師子叱露地之白牛遊戲於西湖三竺之間水足草足況復師彌勒而弟無著聆性戒而覩華光其寂滅之樂知廣長舌相不能宣其萬一矣若貧道者以空華而邀空果持罪藪而入罪鄉雖於法性無虧第妄想者不無顚倒見耳如居士以法眼視我者能幾何哉覺音來持至言盈尺深荷慈念之至覩護法精心眞能令人毛孔酸澀嗟此末法佛性之在吾徒如神珠之在溷則不獨光明不露抑且惡氣逼人又豈直作夜合花美人子哉

與樊友軒侍御

先後接手教累帙具悉起居比柯君來更審善安隱樂此中三昧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柯君別經年亦能長進如此足見憂患困阨皆助道具耳座下瘴鄉得此良友蓋天緣也楞伽新疏因緣皆從無相心中變現功德今仗加被業已苟完先致一部求正諒靜裏

遊目不無漏逗萬乞指摘金篦更爲一大法施也聞門下諸生日益進我聞如來不捨一衆生以大悲爲首惟韋鄉正坐下悲願地冀無倦津梁爲斯道幸

與邢海陽孝廉

江州爲匡山諸祖近寺檀越地般若種子於此偏多或焦之者衆獨足下抽芽發榦敷華秀實傑出前輩此非願力之深亦不能固蔕如此也達師往來層雲五老之間非足下同遊山靈何以生色貧道嚮慕久矣恨無緣一把臂耳

與瞿洞觀

中甫文卿二友入京妙師已至法喜遊泳諒不索寞念茲末法二諦無人惟公現宰官身主盟斯道可謂法施無窮願以無限大悲度諸未度令其見聞獲益下智種於今生證菩提於後世是時回視昔因未必不自今日始也前所見諸公皆信心眞切者願公時以法水漑灌靈苗不負其夙種耳是須以幻網三昧普入其身以一切智善巧回轉是則非公其誰哉鄙人深知滅裂有藍褰褰然切不敢增慢所幸辱在心知眞期不二慶慰何言歸來諸念皆灰一心無寄日沈枯寂臨別數語實自圖之時方火宅燒然五熱正然願公爲道自攝無疲津濟是所至望

又

承慈眼相視共以五燈會元即公惠我三昧也山僧時時參請深愧鈍根下劣不能親見古人然亦略領剗除知見邊事恨不固地一聲以爲慶快生平耳從此拈轉話頭他日或當有報知己豈敢有忘因地耶惟公塵塵按指海印發光遇物擧揚無非佛事但不知新發意中亦有堪能大事者否願公不違本誓隨宜調伏令種金剛種子耳每想威音餘賚智勝遺塵偶遇靈山一會意非此類則如來出世誰爲當機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尊慈以爲何如嘗來多寶問訊世尊無多憍慢嫉妒衆生否是當以此訊足下願時時爲道珍護

又

龍華一別直至而今回視世間眞同夢事思晤語印心如初會者豈能再得惟居士利生之願日廣入理

之門益深福慧兩足自他俱利之行直進乎金剛心地矣山野爲業風飄鼓一至於此且幸如幻三昧拔理障之坑此荷諸佛神力爲之勸橋想居士知我者必大爲之慶快矣丙申冬被放荷策南來時於都門別天池居士前擬取道黃岡入維摩之室不意路頭緣差竟過南康自入瘴鄉仗慈被頗能以冰雪心腸飲嵐癘之氣比及三年可免四大增損耳曾憶與居士夜談三教之宗以唯識證二氏之旨辱心印相可是時還海上偶筆之成書曰觀老莊影響論今始畱木楊少宰稱千古定論楞伽每慨讀不能句鼻祖指此爲心印而宗教兩途竟爲皆雠山野頃荷　聖恩賜以空閒之地深悲無以贖壞法之愆荷戈之暇力究此經凡一言有得遂筆以記之不覺終軸謹併前論持請法眼決擇儻其不謬則山野不獨不虛此行實以不虛此生矣顧此乃文言之末不足以發當人之性源若夫於佛祖建立門頭曲唱傍通聊可以引一綫耳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六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七

侍　者　福　善　日錄
門　人　通　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書問

與汪靜峰司馬

憶昔長安大道把臂同遊策蹇長驅風餐旅宿此段因緣眞兩間奇事邇來倏忽幻化如斯惟正眼觀之端若空花夢事耳惟三昧神力無不深入諸法夢幻實際也山僧自入瘴鄉仗光被諸緣寂靜種種皆爲助道具彌感　聖恩裂破幻網重重可勝平生行腳諒知已必不以此爲妄語耳惟馬祖唱道西江而廬阜諸剎皆從上家傳演化地座下生長於黃梅開化於青原今且復爲匡山主此等行腳皆從馬祖解制時來能不重此本願乎聞歸宗近蒙　聖恩頒賜大典今日因緣大非昔比地主得座下則人又非昔比也西江道法之興是有望於座下願以金剛心地爲護法檀度位看無盡法輪皆在一微塵內轉也

又

菩提所緣緣苦衆生惟居士以大悲願力置身苦衆生界即夢想中無非利生事業知菩提種子日夜增長當無量矣華嚴五地菩薩純以利他成已妙行豈堅固我相及孤調解脫者而能及哉是則紫雲千峰未嘗不列几席間也江頭晤別及濱行叮嚀首座之言字字入我甚深三昧山野二十餘年沉淪苦海即寤寐山林如想極樂世界何幸仰仗慈力攝持置身萬仞峰頭一夕之安日劫相倍到此水窮山盡處豈容更著一毫妄想耶此吾本分事是不敢旁多囑也仰承檀施為山林護法五乳數緣去冬已就安居何意餘生得遂高臥萬山積雪一徑雲封不減清涼寒巖徹骨時也感念護法之心真不可以言謝

又

自聞警以來此心無日不坐馳塞上也當此小劫恨無神力以消衆生定業唯率衆日誦華嚴經以祈邊境靜謐切願老居士早遂歸來之志同究竟此生淨土之願新歲聞法駕業已抵家喜而不寐此荷聖

特

恩恃出望外誠感佛祖神力加持以為法門證信耳豈小緣哉每思老居士坐此二載靜觀一念不啻鐵壁銀山即三十年行脚未必有如是真得力處過此一關則掉臂淨土又超日劫矣是知此番因緣皆助出生死海之迅駛也何快如之山野仰仗慈庇山居不及三載經營聊爾可栖即將常住交首座為十方獨此一身閉關絕緣隨衆粥飯自中秋至今已及五月三十年所求難得之緣一旦遂之餘生豈忍輕放將一切禪道佛法置之度外單修拙度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日持彌陀五萬聲以終餘生所幸衰朽色力尚可強行夜坐不臥精神覺無疲倦即一日皆老居士之惠我也

與鄒覺休

與居士多世法親支離岐路今他鄉蒞直喜慰何如西江一帶法緣所賴智推先白即以貧道聊藉經過深仗旁通助顯此其王重仙陀佛欽內秘而調應偶會之機妙在節拍成令耳私謂在莬失緣假令人人啐啄同時如居士者當使法幢光明照耀大地矣別

後因緣具悉南皐居士書中但念居士扁舟東下見諸故舊不能無懷又不知達師錫住何方可能一親承接足否貧道身嬰罪藪難傍孤雲儻杖屨乘秋發興而來固所大願但跋涉艱難恐不勝其勞順耳若有緣共坐五羊江頭相與披剝萬象亦奇事也

又

貧道以夙業力隨幻化緣濫膺形服實不稱實有點眞淨頭荷諸佛慈悲不棄而投之紅爐烈焰中頓使積習垢纏銷爍殆盡自慶此段因緣可超生平行脚耳近於會城棲遲壘壁間日惟閉門枯坐搜究佛祖心印了末了公案惟嘶末法苦海波濤將求自度安敢望中流轉舵揚帆彼岸乎以是塵尾堆眾口角生謀比幸勻原听夕往來可謂世外奇逢此公天然道骨凡所云爲皆從金剛心中實際流出然雖道不勝習且喜習不障道更自奇特此蓋般若久熏根本脫黏略無沾滯道品中固稱勇猛丈夫上根利器若一撥便轉可日劫相倍此番造物鎔冶成就不淺觀其翫隸榮辱塵垢死生碩物慮懷委蛇濁世大非疇昔意與居士再晤之日或不復以兄事之也居士東歸吳中計此時返櫂南州儻有達師起居幷諸故人消息幸示以慰爾瞻起居何如聞雲居已復江左祖道中興法輪機軸在此一轉今居士力荷擔之豈非前身爲知事適來了此宿願乎右武去就因緣渠自有報可省繫念第貧道幻影浮蹤尙託乾城猶然未登初地也

與賀知忍中翰

度嶺以來杳如隔世道義之知豈能忘於一日自癸卯冬聞達師訃音則山僧此心與之俱死法幢旣折有識何歸不止痛心而已切念達師生死之義將期解脫之日親往致一瓣香爾後山僧日益多難足無停影直至癸丑冬出粵擬過南岳一赴故人之約取道東歸豈期忽忽又復三載人生幾何況今年踰七十目前光景無多頃聞業已入塔益增惶懼恐即塡溝壑何面目見達師於寂光乎玆將扁舟東下秋冬可抵雙徑以踐生死之盟生前面許塔銘此願豈可再違但達師半生以前行脚事跡都所未悉須與諸

法門高第探討商榷以便執筆遮師一座無縫塔樣先從諸公筆尖托出山僧不妨作依樣葫蘆也

與于中甫比部

一晤千日如食頃耳雖心光洞照不若時復謦欬爲佳達師西遊無問令人重增妄想也鄙人去秋以乞法因緣幻遊王城幸接洞觀健齋諸居士極盡法喜之娛惟蓮華座畔獨少一跏趺人爲缺典耳想足下入部法門增色然長安塵聚塵塵皆是入正定處足下一一能入之乎所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是則恐其不堅密耳鄙人時來癡憨日長懶惰益增頹然無事憶足下定中觀之未必不煕然一笑何時暫得眦離相與欵談不二耶陸海無涯願智楫嘗橫無疲津濟是所願也

又

往一交臂之頃鄙人卽敢以知足下自許然未敢許足下知鄙人既讀手書具見眞心兩相照耀若秦鏡交光肝膽盡露不獨見匠氏作者之妙蓋亦深見足下天然本色全無刀斧痕也較之鋸解不開紐理橫紋雖有犯鼻之斤亦無容施其巧矣惟念世衰道微愈流愈下非特求眞實以生死爲急務以道法爲已任若古之挺然傑出者固不可得至若具正信明白黑直心熱腸橫身以當塗轍者亦不多見況夫卓然頓超濁世若足下與同參大衆一時疊疊者乎鄙人私謂時雖末法猶正法也自爾吾輩有高深堅利恃爲外護然雖將頭不猛亦足以使魔外喪魄我此涅槃大城可保坐令安堵況復經營日新有身董其役者乎吾道之幸幸何以喻常竊論吾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一大事者果何事耶古德云除却死生眞大事其餘都是可商量是知眞見生死了然不變而不避者方稱堪任大事耳然能果了生死不變則餘不足論以此事爲大則他皆細故是則忘生於道法與傷生於物欲者必有辨矣然用田程之心以爲法則法無不振使蘇李之志以降魔則魔無不服則安攘法士之功莫大於是此足下深抱而同參大衆共有者鄙人似深知之是故荷擔之任不容不屬之足下且令自負之矣吾輩雖堂堂直泥木

之佛豈不巍然可觀是足以受燒香散華而作供養但不能度水火耳侍者歸極口足下妙契言外且辱委心相可是則凡在周防法幢者足下定以法眼洞照未然而神運力持矣茲特遣迎龍華師歸窟中且留達師主寂場是二老把住放行又在足下之手耳呵呵一笑千里同聲併入慈照

又

山野以業風南吹初擬過故都見故人豈意溯流而西竟失良晤幸江頭與達師抵掌信宿而別屈指倏忽幾四年矣世相遷流剎那不住惟道眼諦觀了無去來之想耳始至雷陽以有漏之軀水火似不相入第以性融之則平等寂滅及回五羊得右武爲侶朝夕無閒此君光明種子甚深第爲習氣所蔽山野時時鍼劄不透直至臨行痛下毒手項門一鍼渠自謂一劄到底始知回頭轉腦因贈之曰覺非居士又爲銘以銘之渠亦自發大願此後若不痛自策勵則不當以人數目之此語出自痛腸第此事須時與善知識抉擇提攜乃能合轍否則惡習一發不覺墮在黑山鬼窟此從來學道人所難者要在金剛心地立定脚跟方不被他掉弄耳比得手書知座下年來所遭憂患如此人所難堪苟非以理折情何以過此一關此中波瀾皆性海汪洋料沐浴洪流優游巨浸而無涯之量自能飲縮百川吞吐日月耳即以來劄示右武讀至叮嚀語不覺舌短蓋眞氣逼人自當點首即宇宙內以此實事傾倒者亦不多見也頃楞伽已成特遣侍者賚往請正但此經境界非攀緣可到座下當哀毀之餘理極情忘必於此門深入儻有一語當心願告同志廣其法施雖此不獨區區報　君恩即座下亦可罔極矣

又

別來忽忽如許歲月不知落向何處世閒夢幻亦至此耶瘴鄉炎蒸毒霧冒觸難禁所賴一點淸涼地作隱身草耳炎荒朔雪火水異勢自古皆然獨去冬寒氣不減薊北新歲南征宿新興旅邸寒凛肌骨凍不能寐夜半扣門驚起則見大義持北來諸古人書首函達師及尊札讀之恍若冰雪墮牀頭舉身毛孔淸

徹宛在千丈寒嵒破衲蒙頭睡醒時也四月自雷廉回時法音再至手之字字心光流溢迸灑奪人居士坐此憂患病苦中而細細作書如此足見三車長者之心無時不在火宅中也年來生事何如令甥成就何似惟此末法劫火洞然此中能得一片淸涼地即火裏蓮花也右武自珠江臨別頂門一錐透至脚底賴此機緣即年來居家杜門謝客修忍辱行皆仗此法門威力也第習氣勇猛不能頓入微密耳劉貽哲根器近道頓悟快便第般若不深天壤閒此等奇氣目所稀覯每相見但說眼前淡話從來未敢舉著此事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料不負雅望耳得達師長安消息甚慰鄙懷從前門庭亦折合過半惟此不獨爲達師福亦是法門厚幸末法中有此宗匠可追傚法第叢林凋弊後生薄福不識可能蒙化否曹溪傾頹之極苦心欲爲料理去秋入山路爲整頓似亦可觀所謂水月道場空華佛事觸處皆然何必以有所住心作無相福田乎此在護法心精所樂聞者贅發一笑

與吳本如祠部

奉違光相倏逾一紀別來法門日見凋弊知識星散痛念法幢摧折慧日西沉言之痛心想在同體可勝悲愴耶昔稱寂音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今於阿師再見之矣貧道庸鄙愧無荷法之責而有破法之愆然在金剛心中不知作何懺悔也浮沉瘴海不敢有負本懷所幸諸苦能安足慰慈念向在曹溪作六祖奴郎以供洒掃爲淨心地仰賴法庇諸路有序唯念業繫未脫初服未遂不敢安心寂定耳儻如所願得以休老埋骨此中足了生死大事斯實惟天能育惟慈能贊之也不識文殊右手能伸過此百城乎

與曾金簡儀部

那羅延窟古佛道場毗盧親口授記處沉埋海隅千百年爲蔑戾車之所倒置山僧初以避魔至此然不知撞入魔界信乎業屬前緣無逃者此時更無神通法力可使唯只拋擲身心隨順忍受不與魔冤作對耳又何敢誇禪定解脫融通理事無礙哉嘗思法華囑累末世利生第一當起大忍力大精進力悲夫黃

面老深有懼於此時也。然山僧自揣非大忍力大精進力。又何以拔魔幟樹法幢哉。承足下見示縛解之意。信乎法性原無彼此。嘗謂世出世間。乃生與無生之異耳。然日用現前種種業幻。諸流轉者。皆生死因。若不爲所轉。不忘境界有可忍者。謂之生忍。不見可忍。亦無忍者。爲無生忍。若忍至無生。則無不忍矣。心境如如。亦爲寂滅。然所稱魔業。不獨冤對爲然。即凡當人起心動念。不順解脫。戕害法身。逼惱正性者。皆魔屬也。吾人有志做工夫出生死者。不能忍此。又何以稱有力大人。我輩生居堪忍中。若此處不破。則無可破者。固當直以大忍力大精進力爲第一義諦耳。無論道緣前定不前定。功力齊不齊也。足下其信然之耶。見面爲難。不覺漏逗至此

又

昔承螢光照臨海印。眞不世良緣。頓成金剛種子。永劫不磨。終當透骨而出。此大丈夫之能事。非居士大力量人。一肩擔荷。孰敢正視。別後因緣。無從委悉。起居之狀。諒已深入如幻三昧。當動靜不二也。貧道向爲山鬼所弄。加之夙業障緣。致茲嚴譴。是雖有玷法門。且幸增上道力。所云大火所燒。此土安穩。非妄語也。古人每以苦事爲助道增上緣。得力處正在於此。居士聞之。將爲塗毒鼓耶。今業已荷戈半載。適當歲時大凶。疫癘交作。民物凋殘。良可悲愍。是故於菩提心轉更增勝。第此幻化空身。居然火宅中也。毗耶法會。對談不二。端在何日。惟同體之悲。定惟此枯朽頭陀。時時嘗興妄想也

與馮啓南孝廉

老人與足下遊。將二十年矣。如在水月光中。一切逆順境界。光中之影耳。諸子同入而受用不同者。正似天人一器受食。而精麤各別。此其佛性實緣種也。老人與足下諸子多生。一遇猶時雨也。各各種子因而發生秀實。存乎人耳。今老人去粵。則似未至之時。幸有足下爲之灌溉。不至焦枯。此段因緣。誠非小小。二乘但畏衆生難度。故絕分菩提。足下豈存衆生於目中耶。大段此事在人之自肯。肯處便是入處。古人拚捨身命。只是一肯心耳。但願足下以肯爲人。則無不

肯者但思今生錯過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此則不容不肯耳老人心知法緣爲難此行蓋爲山林狹習所使及至任心頓歇觀南岳之靈爲諸祖所拔今已竭矣生氣爲難今寓湖東如生公住虎邱時也善孫從此回不久將同叢禪入粵可一悉也知足下善病此是足下慣熟法門病室中不少師子座令諸來者同入幻病三昧則此病爲精進幢也

與龍元溫

老人初入粵時足下最先入法門爲居士長同遊二十年來不在音聲色相閒老人今去粵賴足下居然爲法門長也惟足下護法精心如金剛幢但以護念付囑爲懷種種方便引攝有緣直使慧命不斷爲第一義妙在離言之指自有撩天鼻孔豈爲老人一整眉穿卻耶昔世尊不許阿難以緣心聽法宗門不許語言轉正要顯出當人作略耳奚以實法綴人哉老人感足下殷勤爲法惓惓苦心豈忍忘情但願此道不墜即千載如一日也又何有於去來南岳山靈已竭一切道場皆委荒榛殊爲酸心恐諸老復起亦未易舉也嗟乎道與時也安可強乎

與元溫起南

足下念老人與諸子周旋十八年來大似幻師於四衢道作諸幻事雖有種種妍醜欣感之狀總之皆歸幻化人今日觀之又夢事也老人初心妄意南岳爲大休歇地及至乃知山不宜老種種不易皆爲身心之累且衰朽又無行腳濟勝具只得隨緣放下將就湖東幸一二檀越助營菟裘去冬誅茅結廬於逼除日已就安居當下狂心頓歇生平所志願者一旦得之二十年中跉跰辛苦化爲無上妙樂之境矣信乎淨穢隨心苦樂在已一切處無非寂光真際也最可喜者已蒙　聖恩浩蕩還我本來面目無復他慕其山門應接賴有湛公荷擔老人自此閉門飽食高眠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閣今日乃爲天地閒一無事人即此一日之安尤勝碌碌一生也諸子聞之豈不爲我大生歡喜乎修公同居時時提撕此事恨不與諸子共之古人謂道路各別養家一般諸子果能日用於一切處以老人之樂爲已樂則老人所有亦諸

子之所有老人所無亦諸子之所無也所謂一身一
智慧力無畏亦然此語豈黃面老子自道哉莫謂老
人今日之事與諸子絕分但於日用妄想交錯煩惱
固結處便是老人現前時節若當面錯過卽隔粤山
楚水也今歲正是諸子願力成熟之時嘗憶文殊詔
中一萬眷屬常空數十座且人人脚下一片雲豈肯
讓人乘之耶但有疲於津梁者啓南上座當爲大衆
白椎耳

答李湘州太史

貧道一入空門卽抱向上志十九披緇遂棄筆硯畢
究已躬下事荏苒十年未有開悟遂匿迹五臺冰雪
中刻苦身心甚至一字不識之地忽然四大脫落無
依回觀從前山河世界皆夢中事由是得大快樂一
切應緣如鏡中像了無滯礙如此八年先是諸經實
未通達因思佛楞嚴以一心三觀爲宗向以文字障
礙貧道澄心諦觀只以理觀爲主理觀一通餘文可
略嗣隱東海潛心力究忽然有得遂直述此書自爲
必信卽法門疑者不無久慕玄解特請印正當有面
決處此時苦以病魔作祟儻秋爽有期當與掩關十
日一決生平之素庶此道寥寥天壤不孤耳明發湖
流回首徒有瞻依

寄高瀛臺太守

頃時事驚心公壯心勃勃讀尊草委悉近況然臣子
爲國攄忠固本分事第非其時似違用舍之戒況當
垂老之事居固窮之地正壯士失色之時豈不爲身
心大累乎杜智者之於重輕必有一以審處矣山野
年近八十衰病日至幸藏迹空山苟延一息待死而
已枯朽之懷無以爲知己道者儻公能降心寂寞享
清修之樂作出世一段因緣大爲奇事古云生平無
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此實意之所望者

答談復之

頃就湖東尺地結廬於灌水之陰業幸就緒於月之
十八日入室高臥夢想頓空足可娛老且喜得如足
下信道之士相與精神流通可謂不索寞矣行者來
得足下書中語似於知見上做工夫此足下信向之
篤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此謂衆禍之門也

又云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是謂衆妙之門也此中云知見大非凡情妄想思算境界皆從實際工夫眞參實悟處做出殊非口頭戲論當作佛法也足下信心固篤入法未深便作如是種種知見語皆成戲論其在善知識分上不是以佛法作人情便以冬瓜印子許可也老人所云衆生知見即佛知見者蓋推本未迷以前言之耳不是迷中妄想知見當作佛之知見也若以妄想爲佛知見則大地衆生皆已是佛又何用參行耶若以尋常妄想情慮當作受用境界則一切世間淫殺未除貪嗔放逸者皆是佛矣若作此解即是魔說豈可以邪見作正悟耶來語種種皆非眞實受用處足下但將從前知見一切剗去纖毫不留於一念不存處稍見影響方可以言個中事若以聰明伶俐知見把作正解恰似認驢糞作明珠若在善知識門下存此知見則善知識亦成邪魔種類矣老人於足下大生法愛故不惜眉毛以酬來意足下試自點檢果於知見上有何實際當不落此戲論場中以爲入道眞種耳深切思之

又

向上一路親近者稀不是眞正奇男子決不能單刀直入此事決不是世間聰明伶俐可能湊泊亦不是俗習知見之乎者也當作妙悟亦不是記誦古人玄言妙語當作已解只須眞參實究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若有志參究只須將從前知見盡情吐却即上大人孔乙己字脚亦不許存在胸中吐到乾乾淨淨一物不留處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方是入手時節此時正好著力做工夫做到做不得處如壁立萬仞纔是得力時節如此用心辟如逼狗跳牆定有從中迸出一段光景方是眞受用處殆非泛泛可到此地苟非眞正丈夫有決定之志者不能至也世間多少聰明伶俐漢都納降款於五欲場中高者納於功名路上如此而已幾曾有自己活計哉以足下之根器加之篤實信心已具根本最爲難得若效當世口鼓子禪但資說鈴不究實際豈不孤負己靈哉以足下信老人心決定無疑故不敢負足下歸心之望前書僭妄以特知己故不惜眉毛不是披

剎足下願足下諧眞實際不欲向門頭戶底墮恒品耳足下自謂向棒喝下承當足見大力量處要知古人棒喝不輕施即承當亦未可草草願足下從今一切知見盡行放下就放下處提撕便見眞實受用以所望足下不淺故不惜忉怛政以足下有此大力量故以千斤擔子累足下耳讀書之下試請大慧書問一看便見老人不妄與也

與穆象玄侍御

山野向有休老南嶽之志去冬被棄而來山居之緣未就頃者暫寓衡陽之湖東亦古道場地也勤公來得悉明公此來大作佛事頓開人天眼目聞之喜不自勝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一段般若光明多被世緣蓋覆盡力納向功名富貴門頭肯於自己性命根宗向上一路著脚者甚自難得以此大事因緣乃大丈夫究竟歸宿之地明公顧能向此回視功名事業特塵垢粃糠欣羨何如第恨不能相與決擇向上事以此爲闕耳聞明公精持金剛般若頃有決疑一本奉爲法施

答劉玉受鐫部

蕪關幸入維摩之室自叡音問時通第未聞公歸命之念此爲抱愧別入匡山棲遲六年壬戌長至月復有嶺南之行辱惠辛酉閏月書至癸亥二月方得開誦一書之達如此況人生多世之緣乎所示病紀細細披讀雖是病態要自參究習氣中發非業習也試中見公歡喜不無但以爲實證則未可也且楞嚴明訓若從眞實參究禪定中來亦不敢作證若作聖解即受羣邪況病態乎雖然過此一番公當自信其心埽除從前知見不患不到家邦平貼地耳

答杭城諸宰官

山野自愧薄劣爲法門罪人漂流瘴海二十餘年骨殞神銷僅存一息將匿影窮山畢命斯世第以法門之故與達師有死生之義悲蓮師有慧日之沉特不遠數千里持瓣香以弔茲已了雙徑之願擬過殘冬有雲棲之行必取道錢塘一入毗耶之室何意辱諸大長者先施慈命昭玄律法師委悉法會之盛何幸餘生再見今日感不能言揣慚無地謹此致謝容當

敬受羅何以銷狹劣

與蘄州荊王

恭惟賢王殿下睿德天成靈根夙植內蘊眞慈外現國主身處塵勞心存淨土山野枯朽山林仰德欽風爲日久矣自分無緣一瞽徽問去秋遊目匡廬濵行適歸宗老納持令旨至伏承香積之惠匆匆行脚未遑啓謝今夏復還匡山擬休老計幸故人汪司馬公以法眼相看願結十賢同入蓮社欲賢王爲上首曾託左右致意想未達睿聽然惟匡山卽靈鷲蘄黃鄉僧衞豈捨賢王於法門乎將期始終金湯耳頃拜使者之辱彙領法施深感慈念致謝無量且聞冢嗣之變知賢王以天倫至情難免憂苦但人生修短各有定分本屬前緣往者既不可留來者尙圖厚望豈可以不作之魂而傷生者之性此在達人以理自遣萬無以擬念重勞玉體也唯望三寶慈悲足以利存亡耳願賢王厚自保愛

答荊世子

先王上御國事多艱殿下冲齡方在勤學其內外事體者在國太一身擔荷憂勞之念又當何如山野以此不忘於心也然須自知保重節憂省惱以靜持心以慈御下以綏天寵萬無過傷以慰羣望其於念佛誦經禮拜乃切已大事又不可以艱難退心捨此一念無可以感佛天加護者惟有至誠可以格天耳

答無錫鄒兆吉廣文

公道念精純人倫師表願開示來學務眞參實究不墮光影門頭爲第一義大抵聖學一宗果能參究禪門工夫方有實際且近習多好談宗門爽悟語句大爲流弊誤人不少以在口頭非眞知見也至若楞伽楞嚴金剛三經乃發明最上第一義願以文字視非正眼也願公留心時時披究當得眞正路頭以末世無明眼人賴此爲印證耳

與聞子與

念足下爲生死心眞實如救頭然五欲泥中不若是堅强勇猛誠難頓拔其根若於熱惱中發一念淸凉便是火裏生蓮但惜足下稟氣柔弱心力骨剛第色力不充耳居常善病足下識此病源乎他人之病從

世間貪癡起足下之病從爲道貪癡起病雖不同爲病則一足下憒憒要出生死將謂脫塵網爲出生死不知離妄想網爲眞出生死況父母之恩未能頓報若以遠離爲報則重增父母之憂是返苦於親也何報之有以不得脫離日夜癡癡妄想以爲不遂其志則道未辦而苦芽先增長矣豈非大癡耶足下當自思維妄想乃生死根即於病中觀此妄想了無根蔕則念念頓拔生死即此坐進此道法身日健心地日明不待脫而自脫矣老朽感足下信心時不能忘聞足下病尚未安故以此奉慰

與金省吾中丞

在昔豪傑之士負經世之材者但知建功立業於不朽豈知眞不朽之業哉以不達本有捨已從人故功未必成即成而未必不朽即有虛名垂之後世名存無益而黑業隨之因果昭人之耳目者古之將相類墮於此孰能如裴張白楊諸大老在世出世者乎是知有先具性眞而推緒餘於功名者亦有功成身退而歸根於性命者雖蚤晚不同而超然獨得世難與比者則一也惟翁當功成身退之日即能放下諸緣潛心一眞之地其所謂至樂於已者九鼎不易也豈非大豪傑哉惟翁即在放下處著力放到無可放處自然不被生死業繫矣即修淨土一門最要放下染緣而淨業方成然於放下處求生淨土是以彼易此博換之法耳雲棲道場清規肅靜如金剛圈但願大衆一心依教奉行即蓮師法身儼然踞獅子座也唯衆護法大檀時時加被以增精進耳復何所云

與嚴天池中翰

還山後業已具報奉慰慈念山居卜地最爲幽勝拮据誅茅數椽十月望後已就安居將三月矣歲窮則無所不窮唯有千峰積雪萬壑松濤盈耳眩目時蟠然一老鬅鬙鬆頹然兀坐擁衲圍爐燒榾柮火邈爲不知有人世而人世亦不知乾坤之內有此物也積劫塵勞可一洗殆盡況二十年炎蒸毒霧乎想老居士聞此必無一撫掌

與王季和

居士言近來日多懈怠無精進力此自知之明經云

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以知爲懈怠則定不爲懈怠轉矣古德云心不與世情和合是眞精進近聞同元初讀書洞庭山中塵境遠離六根無據置身於三萬六千頃寒波浩渺之中如坐大圓鏡裏且與勝友對談不二此中何處更容懈怠乎第恐妄想不休如白日作夢自生顚倒耳

與顧履初明府

居士天然道骨稟出塵之度養素山林固稱高尙但於性命根宗超出生死一著似未留心居士根器已具所欠知識與之切磋盎亦時節因緣未至耳山野卜居匡廬之南七賢峰下與五老相對揖讓雲中吞吐彭蠡波光雲影不減太湖雖花果難爭鄧尉而幽勝過之山野幸託棲遲逡老且願效遠公東林遺事將期邀域內高賢同修蓮社之盟居士肯留心此中幸約同契勝友各標志願族結搆道場落成他日歸來如久客還家共老煙霞同歸極樂豈不爲最上因緣乎居士若果惠然以爲先導無族山野饒舌也

與虞素心吏部

往晤公於東禪覩其道貌天形敦篤厚重心知其爲有力大人所爲公惜者有道器而未聞道恐臨大事人不勝天耳苟不奮發眞實信心於佛法中精心著力深窮超生死之學爲眞實處世俗口耳皆非究竟地也出世眞修唯楞嚴一經應世之妙無逾道德一書願公早發信心於此用力久之當有自得處也

與熊芝岡侍御

前過武昌得瞻光霽辱不鄙而厚遇之飽餐香飯深領至言歷談處遂一段精神所謂威行蠻貊氣欲吞胡載戢干戈嬰兒強虜事事全出大光明藏金剛心中聽之不覺毛孔熙怡私謂菩薩現宰官身定國安邦盡屬神通遊戲嘗聞其語今見其人即以此心成佛眞能一超直入誠雄猛丈夫哉別後光儀時現心鏡頃聞潛心佛事此又超出世閒一步古語有之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惟此空門實豪傑退步若肯放身此中以大智火銷鎔意氣畜此無生利器稱師倚爲劍天長劍把定乾坤眼睛他日神通回視向者直一唾耳實所望焉高明其有意乎

與蔡五岳使君

往幸有緣。一接光容。即辱法門心契。承為六祖護法。雖闡提作障。而金剛種子已不磨矣。既而曹溪因緣。亦以獅蟲嚼食。竟違本願。又作未來公案。山野亦脫然謝去。未幾即蒙　恩度嶺。初擬南岳休老。未遂復有雙徑之行。了達師未了因緣。所經叢林。處處皆公心光照耀。而禪宗向上一著。莫不推為上首。末法宰官能真參力究如公者。指不再屈。想年來履踐真切。當過關掉臂。逢緣自在。一切幻化。皆證般若智燈矣。

答王於凡

曇公來。辱惠手書。以生死一事。拳拳於心。發此大心。甚為希有。但以念佛有漸次。欲求頓悟之說。此乃近世士大夫學佛者。喜為爽口之食。非應病之藥也。以未實有為生死心。但徒說玄妙道理。口說為生死。且亦不知何者為生死根。所言生死根者。即是吾人日用種種妄想。人我憎愛。貪瞋癡等諸煩惱業。此業若有一絲不斷。即是生死根本。如今說要參禪頓悟了生死。請自討量。果能一念頓斷歷劫煩惱。如斬亂絲。否。若不能斷煩惱。縱能頓悟。亦成魔業。豈可輕視哉。從上諸祖頓悟。亦從多生積功漸修中來。故頓悟一著。說則似易。其實為難。苟無二三十年死心工夫。如何得向熱惱中一念頓悟。亦要在自知根器何如耳。至若念佛一門。世人不知其妙。視為淺近。其實步步踏著實地。何也。以吾人有生以來。念念妄想攀緣。造生死業。何曾一念回光返照自心。何曾一念肯斷煩惱。今果能以妄想之心。轉為念佛。則念念斷煩惱。若念念能斷煩惱。則是念念出生死。若此一念不亂。到臨命終時。惡業消滅。佛境現前。一念隨佛往生淨土。永超生死。登不退地。所謂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又何必論頓論漸。又管甚三品九品哉。譬如世登黃榜。即末後一名亦可。又何必要鼎甲哉。苟如所云參禪徹首徹尾。則五濁十方無非淨土。此語甚痛快。第恐不能如此。豈不自誤此生。又墮長劫生死。果能以念佛之一念不移。一心不亂。比參禪更有下落。總之惟在一念真切耳。但參禪定要死盡世心。不容一念妄想。其念佛是以淨想轉染想。以想除想。乃博換之

法試吾人根器易爲耳其實心心念佛心心不昧此心妙樂有不可言者足下請試爲之幸無以老朽爲劣解知識也此不欺之言惟心諒之淨土三品之說嘗備淨土會語論中足下無惑於邪說請細披之無俟多贅

謝吳曙谷相國

頃承諭教知明公時中以楞伽印心昔張方平偶得其本恍是前生手書此亦明公懷中故物耳但此經文險義幽山野不揣妄爲註記不能發揮萬一承問此經何以不立九識蓋佛應機說法教有權實以初出世時化機未熟不堪受大姑爲小乘劣根說六識三毒爲生死本即八識祕未敢說直至三十年後根機漸熟方說唯識以八識爲迷悟生死之本猶恐不信佛性故於八外又別立第九名無垢識以引進之此亦未盡大乘了義過此以後觀機已熟乃說楞伽直指識藏即如來藏爲頓教大乘此經不立修證漸次名位但了一念無生頓同佛體故經雖有種種言說都是破外道小乘執言之病只教離言說妄想頓契本心故達摩西來以此經爲心印全不同餘經之說也明公但觀經中識藏即如來藏一語便是究竟極則不必更求九識爲實法也大段此經只是要離言說妄想爲入門工夫開卷即一切俱非便是佛祖正令妄意如此惟明公留意焉

答阮澹宇太守

客歲聞挂冠東歸喜慰無量惟菩薩度生固是本行當劫濁時衆生垢重即釋迦不免㷔額奈何能盡願力乎靜山白雲晚年淸福較之尤多若精修淨業以長揖堪忍又爲丈夫最上緣也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七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八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書問

與王醒東侍御

壬子冬別後次年大病幾絕更生及冬即度嶺之南嶽初有休老意因緣未果且達師有未了公案至丙辰夏即有吳越之行覓公音問竟不可得先至廬山結夏見其幽勝遂有終焉之志了達師事即於丁巳五月還歸匡廬卜得山南五乳峰下一區一壑足了餘生其結構之緣皆賴護法今幸已得安居二十年所慕垂老始遂足知人生山林之福未易得也去夏若公來遠辱書惠始知公內艱家居計釋服在邇入都可期舟過落星舉首雲山一牛鳴地佳會之緣日夜望之每念嶺南法道千年以來老朽雖未大振賴公入社諸子一時之盛得馮龍二生表率人人可觀嗟哉二子繼逝斯道寥寥獨恃公荷負之力奈不能久與諸子周旋散而無統大為可悲不意興衰之速如此惟公天縱有餘所恨法門未能深入則護法有心而於的當放捨一著似未打破故於世法佛法不無町畦若得大開重門內外洞然若揭日月於中天則曹溪衣鉢豈容陳腐若公大力量人不發無上菩提之心則大重昏終無慧炬矣老朽老矣餘日無多恒思此段因緣深為痛悼公其念及此乎修六閑死關於金輪峰頂甚為有望若惺今留山中姑為打葛藤且令入智慧門二子異日得公為護法大弘此道則老朽死且不朽多劫之緣亦不虛矣他復何言萬里如面惟公鑒之

答陳無異祠部

山居與世益遠每聞時事驚心痛徹五內不意一變至此惟　沖主子立政出多門所謂醫多脉亂無怪其然即盧扁亦當束手為之奈何比者前車已覆惟今只當慎行謹守以固藩籬培養元氣為上策若拘拘破器而以必完爽口快意為尚所謂病不死人而醫死之矣此外更有何術朝廷一時固多君子縱能

執經按脉恐出奇多方亦未必能取捷公釋服在邇當即出補不必以治亂爲行止所謂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世事如奕棋當局者迷若有明眼傍觀即指點一著率收全功又何在於對奕耶第不宜攘臂其閒令奕者厭此吾佛所說責善巧方便行耳如何如何承示孤明時復透現第承當不勇若言透現乃自知之明若云承當不勇乃自信不及耳然透現乃念念透現豈但時復第看破透現處本無一物則念念現前者即本來面目如此念念著力念念無生全體出現又何有承當不承當耶以當人一念自信不及故起將謂別有之心所以當面錯過卻道承當不勇此病在別求之心凡向道者皆以此誤公直就一念現前處看破無生無生則本來無物是則遠從無始一念未移從今而後只此一念更何別求既唯此一念更教誰承當耶六祖云若論此事輪刀上陣亦可做得願公諦信此心看破念念現前處則念念精進如此則一切處無非大解脫場又何有治亂之分耶因對晤時難不覺漏逗

答曹能始廉憲

山野早慕匡廬之勝垂老方投往丙辰歲一登此山則知有大宰官知識爲護法幢及閱龍藏募疏則心折於摩詰有斲取大千之神力也比即誅茅五乳爲休老計乃峰下倚天際七賢而望雲中五老居然眉睫爲我山門護法矣藏公爲道場拮据足無停影喜無知厭且尊慈有大願力將建法筵此爲匡廬曠大因緣惟是必仗法身親臨此中乃可振大法鼓否則以一糞埽頭陀安能施無畏於十方雲來海衆乎此廣大心中必能建是希有之事也

答徐明衡司馬

日承枉顧荒山一見慧光獨露表裏洞然如冰壺玉鑑自是般若中人非一世二世善根熏修者及聞妙論所吐一片金剛心地發爲忠肝義膽但有忠君愛國一念不復知有身家計眞乘願力而來救苦衆生誠現宰官而作佛事者也遠惠德音知法體多病且云心強骨弱此在有漏形骸本來浮脆理固然也顧此血肉之軀原是妄想凝結念念熏蒸故少乖調攝

則大不知惱況外慾薄觸增益病本唯佛一人純一
以金剛心地念念熏變故令此身全成堅固舍利得
不壞耳嘗聞聖道之眞以治身其土苴以爲天下國
家此乃本末之論惟今志欲利人先立其本在所養
堅固深厚而後忘身從事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必有道矣惟座下志大願大必心大身
細而後可此在中有所守而外以事試之則漸入佳
境譬如架閣必先因其基耳愚意願座下從今發心
單持一呪或準提或金剛穢迹含之於心二六時中
念念不忘久之發強剛毅之氣自然熏發不待強而
自強矣知高明信心篤厚故敢妄談

答王東里明府

別後恒如霜天月夜對談時也此景此時都在睡夢
中誰能醒眞與世外人茗碗爐香說無生話也承諭
近日閱楞伽有會心處甚喜以此經離文字相離心
緣相唯忘言妙契方有入處從此不疑當有深證也
別論一照即覺亦能轉境言打成一片則猶隔鐵圍
此當自知不成一片過在何處以古人一片之說不
是小事從初發心參禪即將一則公案作話頭如趙
州狗子無佛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等語以此橫在
胸中塞斷意根再不放行著實疑情晝夜咬定牙關
一念不捨久纔純熟方即打成一片動即十年五年
此是話頭成片未是悟成一片也知公雖諦信此事
已有解會處但未下死工夫如古人參話頭雖會得
此道理猶在光影門頭其生滅心未曾暫歇一念故
閒時無事見有道理及對境遇緣便被奪轉去是知
此事不是以知見道理當得實用也又云作一合相
觀以見破見以相離相以識去識以執破執此言固
有理在但一合相不以兩頭湊泊可入者以心境兩
忘正是悟到一片處不見有少法當情作礙頭頭消
歸法法顯露如此方可入一合相今若以見識相破
正如油入麪何能破得況見識乃病根非破敵之具
如此作觀似有淆訛若依經教中入必如金剛般若
六喩即一觀純熟自有十分相應若從楞伽入但於
靜坐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方是工夫入頭又云妄想
無性一語中得力便念念消歸若宗門中參只依六

祖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此最眞切日用做工夫如此時時不忘不必求一合相忽一念相應則忽然墮入一合中矣惟今願公不必求一合相亦不必怕境轉但時時隨心拖一則話頭日用中單看一念起處當下咬斷便消得去若妄想消得便不被一切境界轉若八識迸破大徹一番則無境可轉矣無境可轉則心境一如此眞一合相也

又

東行幸見公眞正道人可謂不虛往矣山野老年棲息靑山白雲之中與世日遠公利生之願正弘晤言未有日也喜公進道工夫甚銳誠一日千里但趨修固易而忘功絕證爲難以耽著玄妙靜沈寞日久之不覺墮落知見魔網此從古學道之難過一關也若透過此關是爲百尺竿頭進一步到此一味平常更無甚奇特所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如此則通身毛孔渾放光明決不是思量境界決不坐光影門頭此處只貴步步埽除自然得到大休歇耳

又

奉手教辱法愛惓惓心神契會不隔絲毫光明藏中本非形骸可隔信非虛語委悉近日工夫日見平貼已蹈省力安樂之境足徵大精進力所云舊時鼻孔一毫著不得正是得力處但就中一毫著不得處更有諸譌在直須透過古人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正恐坐在無事甲裏若不勘破將來轉身更難豈不見雲門道有二種光不透脫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似的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邊法執不忘已見猶存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卽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古人初以見道爲難及乎見道而法執最難遣多墮在此所謂認著依然還不是此中工夫雖無著精彩處而捨法見一著不可不知也高明以爲何如昔從念念捨去捨到無可捨亦不坐在無可捨邊自然不被見縛則通身如大火聚矣

與鮑中素儀部

黃山白岳久在鴻濛何緣山靈現瑞感大護法使蒼巖翠壁一旦幻出梵宇珠宮致黃金妙相從空而來貝葉眞詮自天而降頓令無佛之國土涌出華藏之莊嚴攝化無量人天同入極樂世界如此妙用全在尊慈一念眞心流出其功德利益豈小小哉山野欽聞遙空讚歎第恨衰老無能一瞻禮耳頃卜匡廬一壑以送餘年幸陳赤石公作山門檀越將邀海內高賢重刻蓮花之漏書來云荷長者爲祇園首唱念匡廬名勝得高賢擊節岳壑生光第山野有愧遠公不堪作東林社主耳

又

新歲承使者遠至辱慈念惓惓欲山僧一行以結法喜之緣初心欣然前已具悉頃得汪司馬公書云遼警甚急昨二月廿日出師四路大將已喪其三八九萬生靈一旦虀粉大可寒心止留李將軍一路遼極難支恐其長驅大可憂也　廟堂紛紜無畫一之策徵兵轉饟急於星火此何時也吾徒山林所賴太平念此人心洶洶之時屛迹傾誠誦祝之不暇又安敢輕事遨遊乎此其一也且聞京師震動南北禁僧而遊食之徒無措足地儻聞山野所至望風而趨難必其不來恐地方不便此其二也始以一行爲快嗣有一事可虞故不敢輕進特此奉啓伏乞慈諒姑徐圖之以俟後期

又

承示近來做工夫於本地漸有入處欲得祕密一語以爲捷徑原夫此事本來無密不密但在當人一念上做卽看話頭一著亦是不得已而用之但要一識破日用現前知覺之心盡是妄想用事縱有道理玄妙之知見盡是識神影子皆心意識邊事總之不曾了知離心意識一著故凡舉心動念都落妄想窠臼耳所以佛云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此卽馬鳴所言一切衆生從本以來未曾離念是知衆生日用種種妄想究竟只是一妄念耳然此一念卽是最初起迷之源從無始至今但只是此一念更無第二卽心意識總屬一念上起惟今做工夫能將此一念看破則一切妄想情

慮當下冰清矣此所謂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然因衆生祇見得心中妄念紛紛紜紜如此之多其實不知只是一念今無奈離念紛紜故古人教人提一話頭做工夫究之即話頭亦是妄念以但將此一念話頭堵截雜念歸之於一若窮究此一念深深觀之觀來觀去原無起處本自無生若一旦了悟一念無生則永劫情根當下頓脫此名爲悟非是別有玄妙可悟也惟今老居士做工夫提話頭著力處只看此一念著力深深追究忽然看見此一念本無生處若了得一念無生則從此一切念念皆無生矣此六祖所謂無住生心也若求玄妙便是有住矣如此直捷處最爲有力不在多求知見此中一字用不著只是先要將胸中一切妄想知見一齊放下放得心中空空地灑灑落落一絲不留看他一念起處便著力追究如此是爲單刀直入更不容思前算後種種計較纔有思算遠之遠矣老居士有志此事試如此下手何如

答錢受之太史

山野深愧破器有玷法門況復久沉瘴海甘塡溝壑不謂天賜餘生尚有今日向以衰殘多病將匿影窮山適以雙徑有未了因緣義干生死不得少此一行故踉蹌而來雖不敢言善財南詢且幸得以徧參知識久嚮居士爲當代表揚法門保障且知慈念慇懃準擬一詣丈室昨云慈航曾待於錫山當面錯過大爲悵然適辱慈音遠及法供種種捧誦再三彌感情至益令妄想飛越足不容緩但雨雪連綿少晴出山尚有雲棲一行湖上無多留連歸次吳門必入毗耶之室先此致謝不宣

又

山野居常恒憂法門寥落即外護金湯難得眞宰荷擔之人昨幸見居士大慰夙心現宰官身竪正法幢斯時大有望焉若山野朽株爲法門棄物承法愛之深自信夙緣虞山之會匆匆未盡所懷辱聯舟遠送更感惓惓別後仲夏望後抵匡山卜居山南七賢五乳之間誅茅數椽聊爾棲息前寄八行時尚未得定止也一向老病相侵幻軀故有溼疾作楚冬來方覺小可護法編時對披讀諸老塔銘言言指歸向上一

路得宗門正眼我明法運大開賴有此爲衡鑑若刻施流通利法不淺其稿俟明春當專持上

又

向致楞伽筆記此經的爲心宗正脈未審曾留意否近來東南衲子中參究向上者多苦無明眼宗匠指示都落光影門頭捍弄識神破冬瓜印子印壞又不肯親近教乘求眞正知見實爲難得宰官中向三十年來護法大心者不少而求眞眞潛心本地功夫者亦不多得大段士大夫太煞聰明無論若禪若教一狀領過從前目中數大名者可槩見矣此時不但世諦即法門中更難言之爲可流涕方今世道澆漓法門寥落之秋非大力量人出誰爲匡持嘗謂匡世道在正人心護法門在正知見然正人心必以正知見爲本所謂不偏不黨王道蕩蕩非至公無我之心何由一羣情而定衆志哉然無我之學必從法中參究功夫將身心世界大破一番揭露本有大光明藏方能觀身世如空花泡影視功名如夢幻水月自然齊生死一是非超毀譽如此方敢言視天下爲一家視羣生爲一身廓然大公斯則人心自正世道可這而致君澤民之效無越於此矣諦觀宋濂溪之學實出於此故能羽翼 聖祖開萬世太平之業讀護法編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季世末習大有不可挽者必若人然後可言太平之治且天道運而不息豈斯世而絕無斯人哉山野自愧爲法門棄物生無補於世而憂法之心如出諸已故所望於居士者重且大切願乘時深畜厚養以膺 天眷其於 社稷蒼生引領翹足極矣安忍不發深心重願乎護法編文章不必重加批點但就諸祖塔銘開正眼處略發一二則已爲贅幸蚤刻之爲望近拙述楞嚴通議先巳令致覽此經廣博包含一代聖教迷悟因果理無不徹向來解者未盡發揮山野此作大非故轍似更易入其法華通義亦盡翻舊案不知法華則不知如來救世之苦心不知楞嚴則不知修心迷悟之關鍵不知楞伽則不辨知見邪正之是非此三經者居士宜深心究之他日更有請焉

又

護法錄卽禪宗之傳燈也其所重在具宗門法眼觀
其人則根器師資悟門操行建立主若末後一著尤
所取大今於毫端現身爲出不獨文章之妙其於護
法深心無字不從實際流出其於教法來源顯密授
受詳盡無遺此古今絕唱一書非他掇拾之比今但
就宗門諸大老塔銘中者以正見正行爲主如居士
之見者大同亦不敢更增染汚其於碑記序文特文
章耳則不必也今以後寄底本覆上若早刻一日則
法門早受一日之惠也山僧向讀　高皇文集有闕
佛教及諸經序文幷南京天界報恩靈谷能仁雞鳴
五敕建寺中各有　欽錄簿中所載要緊事蹟意要
集成一書以見　聖祖護法之心若同此錄共成一
部足見昭代開國君臣一體亦古今所未有也惟居
士乘此留意一尋最爲勝事實山僧所至願也

又

辱手教委悉近況且述眉公札中末後句此山野久
所切心不待今也養老社蓋自慧誠首座願力山野
贊歎願捨所居而已此何時也求安且不暇又何以
多事自擾乎況年來衰病日至足有濕疾行履多艱
山居草草聊爾棲息且懼餘日無多生死心切閉關
絕緣單提一念待死而已昨於中秋業已從事念二
十餘年苦海風波靑山白雲時在夢想今幸一旦遂
之又肯作等閒看耶今關中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
閣一味守拙每想古人有晝夜彌陀十萬聲今愧衰
老色力不充自試常能强半特効遠公六時蓮漏以
香代花數月以來身心自臻極樂知垂念之深故敢
以告

又

侍者回得法音知近日心地脫灑此非眞實工夫不
易得也甚慰甚慰承示不二法門之要無越高座一
機非特一法而已心法序誠孟浪之談辱大手改正
頓成佳語眞還丹點化之工非敢言必傳但存一種
法門耳承念國事艱難無肯出死力者此言固然但
觀從古捨身爲國之人非臨時偶爾而發蓋此等人
品有多因緣非容易可擬也一則當來生大難之時
自有一類大悲菩薩發願而來至其作用皆神通發

現非妄想思慮計較中來無論在昔即如我　聖祖同時英雄皆其人也二則天生應運匡扶世道之人內稟般若靈根外操應變之具先有其本及臨時運用如探囊中百發百中此留侯諸葛與平原忠定諸公即其人也三則亦自般若願力中來負多生忠義果敢習氣剛方中正確乎不可拔者勘定大事堅持不易如文信國明之孝孺諸公生性一定而不可奪者即其人也方今日中天下人物有一於此者乎觀其發言議論有能一定戡亂扶危之識見者乎無其本而欲責其寔豈非過耶故古之忠臣有一定之材操有必可為之具不用則已用必見效即如當世才具兩全者誰其人哉故古之建不拔之功者皆預定於胸中如范蠡子房武侯進退裕如豈以空談為寔事哉即如東坡亦文章氣節耳惟今居士乃一時所屬望者第自揣其具孰與於諸公耶其所存者特一片赤心耳苟材具不充何敢言天下大事哉此山野向者切切望居士深所養者此耳以老朽觀居士之心審處諸公可為之事業志能為之至若戡亂扶危操何術以為之是豈旋旋從中煅煉而能者耶即今之事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在惟願居士當早畜其具幸無以軀命付之為全策也天下皆迷豈一呼能覺以知居士將有出山之意故特遣訊幸緩前緩操具待時天必有意成就大業萬勿輕脫若素養已就相時而出一見便為如蒼鷹拏兎不留影迹方是大手作略豈為以顯面從人而以軀命付之為得耶高明以為何如

又

自得居士去秋出山手書云養身有待數語極慰鄙懷不意國運多故外患內憂朝野惶惶　沖聖子立鉅肩為難幸一時夔龍濟濟上賴祖宗之靈下慰蒼生之望如居士正宜堅秉願力以負荷為心障回狂瀾切不可以慷慨意氣為任又難以隨時上下為善權方便也此山林疏笋心腸在大光明藏中必有以寢處也所謂大道之妙難以言傳耳山野年來衰病日作意非久處人世者此生無復再晤之時矣言之悲酸山野所悲不獨時事即法道寥寥目中所賴護

法之心如居士者指不再屈豈特金剛幢耶山野嶺南之行所得印心弟子一人爲馮昌歷者即四先生逃書之一也惜乎早逝書尾附數行

與徐淸之中翰

承委悉近況深慰惓惓之念聖人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丈夫處世以多難成其志居士經歷此番過則骨剛氣柔心强力健以成福壽之晩操是則彼困横者皆天之所以造就皆我善知識也如是則慶且有餘又何有以芥蒂乎語云人有可忘不可忘然有德於我者不可忘有怨於我者可忘況人生福祿秋毫皆前定其損益非彼皆我之固有也此後正宜精持道力遠無益之友省無益之費凡所摯念但作未來之福爲心此誠沒量大人也何如何如

復段幻然給諫

連奉手書具見老居士憂國憂民及憂法門之心且辱問慮於山僧者情何至也山僧人雖草木素抱懷出世願爲法王之忠臣慈父之孝子此非虛談蓋有所試至若奉佛定業之訓生平蓋有年矣今不幸垂老眼見世亂此乃擧遭劫數即完業安可逃哉顧逃之而不得者乃名定業若可逃而不逃乃愚癡況不以法門爲重而固守愚癡豈智耶屢接明誨深感護法盛心非特爲山僧一人也然所教者若一聞亂即推倒禪牀竭散大衆遂抽身而去此蒼皇失措似非智者所宜有山僧不能一也若云一鉢孤遊固是高傑但山僧年近八十有愧趙州二不能也若云秋月爲養老可歸即可逃名聞秋月山場數十里果木養生之物滋設且恐力不能守乃投獻於王府求遍於宰官彼既好名如此豈避名之所宜耶若往則彼以我爲奇貨且老悖不字此四不能也然近名爲避名我到人到如鼈龜曳尾此五不能也老居士之愛我憂我固切且深在山僧有不能奉教者五故趑趄不能自決耳前云曹溪亦不可隱若以地言之誠不可隱若以理揆之此老居士所未知也然云不可隱者以海寇爲憂然曹溪去海將千里揚颿不至此無憂者一也然山雖不深而地處偏安即天下大亂乃不必爭者此無憂者二也然道場今已千年屢經更代

大亂不過唐之五季而黃巢最慘且親兵至此感六祖之靈捨營地爲供贍田至今爲黃巢莊是以魔王爲護法無憂者三也且祖庭禪堂乃山僧所興之叢林生平功業惟存此一事色色皆我之固有往如歸家不勞遠遯終南此無憂者四也且曹溪之兒孫皆山僧作養之弟子今彼思我如慈父往則如父覩子不必投人此無憂者五也然所養贍不但舊日之檀越卽現在之山田可耕蔬菓可食不必遠求於世亦不必待他人此無憂者六也且六祖道骨如生乃法身常住若依此中則與法相依爲命若法身壞而衆生乃死此無憂者七也聞之忠者以身殉國若死於封疆則死且不朽今山僧願爲法王之忠臣以佛祖慧命爲重若在匡山眞非送老之地卽守定業亦死之無益若於曹溪以一日之暇開導來學以續慧命使佛法不斷山僧於此縱遇大亂卽定業難逃死且不朽政若以身殉國者死於封疆則死亦得其所矣可不幸哉況遠五可憂而得七無憂抑乃取之於固有又何憚而不爲耶彼中方伯監司已三致書請回山三年矣今本府具書出帖差僧來請坐守於此山僧情不得已應命而往誠恐老居士聞之以我有違大教故敢一一備陳奉慰護法之深心萬萬不必以流言悚聽也惟心諒之

答袁滄孺使君

屢承手書知歸心淨土決定無疑不疑則決定信矣幸甚幸甚且云但於天如淨土遠近如想天竺之喩未決然此喩原不親切至引夢喩最切且又未分別淨穢之想所以於唯心之旨不明耳惟佛說諸法如夢幻又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又云淨穢隨心又云晝爲想心夜形諸夢故以夢喩唯心之旨請試言之然想有染淨皆生死本故曰一切世界惟想所持然參禪要離想而淨土要顧想蓋以想除想乃博換法耳以衆生日用念念染想但造生死苦業今要出苦故念念淨想想佛淨土淨想勝則染想消染想消則淨想純淨想純則變穢土而爲淨土矣如人想淫則夢有欲事然欲事雖假在夢不無卽以爲眞若人白日專想淨土則夜夢化臺寶地極樂境界受用自在

即爲實事此則淨土但在夢覺之分豈有近遠之實哉所以佛說唯心淨土者專在一念淨想所感變耳故曰想澄成國土然娑婆穢土全是衆生染想感結純一穢惡而蠡髻梵王見之純一淨土正如恒河人見之是淸冷之水餓鬼見之而爲火是以二乘人見娑婆是穢土深生厭患以不了即穢是淨故佛於法華會上三變娑婆而爲淨土要指目前日用行履步步頭頭皆是淨土如此豈有十萬億之遙耶然經說十萬億者乃佛指華藏世界娑婆之西越十萬億佛土有極樂國乃阿彌佛所居實報土令人知所歸向耳若言唯心即華藏亦是唯心況極樂耶請以近喩唯心之旨山野少年聽華嚴經聞五臺山萬年冰雪因而切切想住此山因而日夜想之久久但見目前一座雪山經行坐臥皆在此中縱經鬧市亦不見一人但在雪山中行及後到五臺儼如昔所想以此觀之則淨土遠近可知矣然五臺尙要身到而淨土只要心到若是專心念佛念念觀想淨土境界久久純熟則現前日用步步頭頭如在淨土中坐臥經行即

耳聞一切音聲皆是念佛之聲矣如此念到命終時則一切世閒雜念都不現前惟有一念阿彌陀佛則精進不亂目前但見淨土境界或蓮花現前阿彌陀佛與諸菩薩親來接引神識安然直隨佛往生當下便登極樂國如前夢境無異如此豈有十萬億國之遠耶此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乃是眞眞實實地非是說道理也只是要一念淨想純熟博換得過穢想則自然變穢邦而成淨土矣然生淨土如夢之說不是譬喩乃是實話以菩薩修行乃至七地以前皆未破無明之夢一向教化衆生成就淨土皆是夢中佛事故八地菩薩如夢渡河猶未存覺直至於佛方稱大覺此乃明言具載華嚴經明明證據只是從來說者未曾拈著老居士於此會得則淨土遠近一切疑淨盡無餘矣然念佛法門彌陀經中所說只是一心不亂是究竟語其實此語亦不易到老居士自心試驗生淨土準不準只在一念亂不亂上看則默然自信如人飲水自然精進矣來云久在台宗今要淨土台宗三觀和會此事妙宗疏最是分明台宗

參觀一本在知字下

家事所云觀雖十六言佛便周是以觀佛爲總觀也卽此觀佛念佛則念存三觀矣謂正當念佛觀時要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絲毫不存心地如空不見一法卽是空觀卽於此空心中提一聲佛隨舉念處卽觀佛像如觀目前歷歷分明不昧卽是假觀然於正觀念時返照能觀能念心體空空寂寂當空寂中又觀念不忘如此不忘不著一心靈然卽中道觀然此三觀不用安排但只舉念則三觀一心一念具足此中又不可將昔日安排三觀措心則不妙矣請試於此著力何如

又

知老居士爲已躬下一著決志甚急此念生死事大當急時也但參究工夫一向都說提公案話頭若大慧禪師極力主張是知從前禪門悟心者皆從提話頭工夫做出但於中用心有多不同今時說提話頭更錯用心甚遠以祇知提起不知放下爲要妙古人放下一著最爲入道要說是知提之一字乃是放下處爲提不是只想著話頭爲提也馬鳴云心體離念等虛空界又云離念境界唯證相應以心體本來離念今人不知離念爲正念故執持提起一心是以轉增迷悶耳何以放下處爲提起只如以阿彌陀佛爲話頭當未提佛時先要將外境放下次將內心一切妄想一齊放下次將此放下的一念也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方於此中著力提起一聲佛來卽看者一聲佛從何處來今落向何處去把定金剛眼睛一覷覷定覷到沒著落處又提又覷又追到一念無生處便見本來面目也初則用心覷追追到一念兩頭斷處中朗自孤更向此孤處快著精彩直追忽然迸裂疑團則本來面目自現卽此便是一念眞無生意也學人但得此一念無生現前則一切處得大受用乃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近世不知向放下處求離念一著死死執定話頭故返增障礙加之更起種種思想先存玄妙知見此是障道根本卽老居士參究心雖切以未經說破放下一著也只被玄妙習氣影子作障礙故不得受用耳百千方便惟有放下一著最省力當此省力處做則日用念念卽眞實受用也高明省

之

與袁公寥

嘗謂自古豪傑之士能建大功立大業者皆自忍辱中來卽成佛亦以忍行爲第一故曰無生法忍一切聖賢未有不成於忍而敗於不忍也老朽少年讀史記至韓信漂母傳見其人能建大業看他畢竟從何處來因細詳其行事忍於淮陰市上受惡少胯下之辱信熟視之遂出胯下於此見史筆下一熟字寫盡生平學力及圯橋之履三進老人乃可之其博浪之椎折於一草履是知古人得力處老朽生平以此入佛法故前書云云乃淮市之胯圯上之履耳

與周海門太僕

別來忽忽二十年矣音問不通者亦十餘年精神固無間然不若承顏接響之爲快也去春之雲棲準擬奉教於湖上久候不至悵然還山貧道天假餘生得待死於匡廬深爲厚幸念此末法獨老居士一人爲光明幢貧道老矣無復奉教之日所期當來龍華三會耳貧道荷蒙　聖恩假以萬里之行於法門無補纖毫卽向上一著亦不堪舉似向人所幸於教眼發明直指之宗若楞伽楞嚴法華三經大翻文字窠臼皆已梓行託汝定請證惟瑯琊山中野狐潛踪敢乞金剛正眼一爲照破暗冥又爲此法大助緣也

與賀函伯戶部

山中得奉手書知道味日深世情日遠且以楞伽究心遊泳智海觀察流注妄想久之澄徹淵源是則借彼逆緣爲進道之資矣所不足者苦無明眼知識相伴提撕恐於文言滯礙大段此事以教印心如蜂採華但取其味不損其色故凡有看教典及古德機緣會心處領略不會則置之勿自穿鑿久自融通則言言冥合眞心矣政不必以不會作障礙也公賦性高明當此妙齡精力有餘能蚤收攝如此不唯蹈大方坦途且爲福壽之資天之所以成公者大矣幸自保愛以副區區厚望

答吳觀我太史

吳越之緣草草了事以不耐應接故卽歸匡山而山中安居殊未易就投閒入山而返爲山累衰朽之年

大不宜此耳浮渡令姪肩之當省老居士之憂喜師蟲已淨繼者果得人乎法門寥落不但明眼宗匠難求即衲子中眞心實行者亦不易見奈何法門澹泊至此老居士淨業精純法味日深心見發光當洞十方矣儻有緣徐會一談亦此生之餘幸也

又

年來山居雖與世遠每聞東西多警不無驚心然在別報固有定業但衆生劫難苦不忍聞況身經塗炭者乎惟老居士心棲淨土能無悲憫耶天造大運惟我　聖祖德侔三五功超百王　社稷靈長當享無疆但衆生業感自不能免耳每思法門一日陵替至此回望興盛之時難再得也切念華嚴一宗爲吾佛根本法輪淸涼爲此方著作之祖其疏精詳眞萬世宏規但鈔文以求全之過不無太繁故使學者望洋而退士大夫獨喜合論明爽率皆讎視而義學亦將絕響矣嘗謂論固直捷唯發明大旨至於精詳文義或未及的指說者之意也切慨此大法失傳其如將來法眼何不但心遊法界安於理觀即文字師亦絕無人矣山野自少留心於此法門今嗟老矣掩關山中注意研窮欲單觀疏文提挈綱要去繁取簡務明大旨在不失作者之意既去其鈔又刻其科直取發明本文似爲易了雖不能如論之宏肆而因疏明經適有以通說者之意或於疏義不續者閒亦出愚意但取脈絡貫通亦不敢附贅此亦山野老年作懺悔地且爲來者申法供養耳前二年因病不能致力幸今年無恙其功已完七八恨不能與老居士一面證之敢此附聞發一歡喜耳

又

辱示朗公因緣山僧向慕其爲人惜未一見久聞末後一著心甚偉之第未知始末今讀塔銘行實諸書果愈所聞辱命爲傳豈能更著一語然法門之誼固不敢辭但就中以蘭風爲心印恐非所聞山僧昔曾見其人號爲鐵棠一時皆以外道稱之宗門所不收即觀機緣一語未爲超絕不若法有所住爲佳然此亦非可以盡朗公之生平也但遇紫柏之事爲法門一變而晏然不動且讚紫柏爲希有以此一節乃朗

公之深心於法門有王蠋存齊之意觀末後踞華座而逝正與紫柏一鼻孔出氣故傳中獨歸重於此即明公寂光必以我爲知己也然傳志不朽須有不朽之實者存老居士其然之乎

答吳生白方伯

曹溪僧持法旨至拜展三復深荷尊慈所以念祖庭法道愍愚僧而拯名山者心何切至也讀之不覺痛徹五內念山僧漂零苦海二十餘年今幸投老匡山以境幽心寂諸妄皆息無復他念矣今仰體尊慈以祖庭法道爲心誼不容已但匡山道場迺諸宰官檀越特爲山僧建立爲逸老地經營尚未結局難以恝脫若安頓不妥大負一時信心有所不忍以此趑趄未能判然先遣報命容料理得宜當就道也

答李三近

來云修行感賴師友自古皆然要之力行在己師友但助發耳至若一鍼一錐即能透悟者此非師友全力乃本分功純遇緣觸發啐啄同時譬之鐘鼓應擊而鳴若夫木石則徒勞耳若夫靈雲見桃花而悟道香嚴聞擊竹而明心何借師友哉大都學道人之病在操志不剛次則我見堅固有此兩者如病者忌醫則盧扁束手矣

答沈大潔

鄭白生來云足下有薙髮之志鄙意未敢必然不意果能勇決如此然請親命許可此是佛法中正義最難欣許此菩薩助成也覽來問六則惟首二條爲急餘似可緩力疾勉答未審能決疑否所云即欲回鄉踐拂水之約此雖護法有地第恐落窩臼耳足下志願廣大且不必上來古人但能取法雲棲四十年如一日則末法望足下又一大光明幢也

答郭千秋

承以令師塔銘見委愧昏耄疎陋不足以當盛意但在法門所係甚重誠不敢不申讚歎又不可以荒唐謬悠之言取罪以塔銘即世之僧史取信千載之下古之僧史列傳則有禪師以六祖之下五宗血脈爲主有法師以賢首清涼天台教觀爲主有神僧以佛圖澄諸梵師異行爲主有高僧以遠公支公生公肇

公高操爲主四科之外其餘建立有爲功行者不與也令師淸修苦行山野仰慕久矣覽持來行似非所聞不敢以虎飾有累實德故單取本色住山苦行淸節生平以念佛爲法門當與遠公並駕宜在高僧之列乃敢略載其正行以取信爲主殆非敢妄意貶損惟高明裁之儻不可采不刻可也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八

已下古本卷十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九

侍　者　福　善　日錄

門　人　炯　通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序

刻方册藏經序

萬曆丙戌秋達觀大師密藏開公遠蹈東海訪淸於那羅延堀具白重刻方册大藏因緣方且訂盟於堀中爾時淸以荷法情深心重然諾豈不荷擔以洞門未開荊榛未闢意將有待而然也已而達師西遊開本二公從赴淸涼以卜居質疑於曼室大士即蒙印許以金色界未幾諸緣畢集越庚寅秋幻余本公間余來入海印出所刻棗柏大論若干卷示淸乃焚香稽首再拜受之喜徹藏心法香熏徧毛孔及讀諸大宰官長者居士緣起語備殫始末字字眞心信乎無不從此法界流也且曰方册類俗諦固以流通爲大方便第恐執梵筴而致疑者頻頻解之至詳且盡夫復何言嗟夫人情之惑久矣迷方者衆顧玦數擧而不能悟一愚羽況大道乎嘗試論之始吾佛聖人說法也以法界無盡身雲稱性而演普門法界修多羅塵說剎說熾然說斯豈紙墨文字而可涯量見聞知覺而可流通者哉今所傳者特大小化身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隨機施設方便法門集之龍宮六通大士猶不能盡其名目量出少分釐爲三藏二十部廣布西夏流來東土者又且多之一葉耳付囑流通諸弘法者隨方建立曲就機宜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或現已身或現他身或示已事或示

他事種種所行皆菩薩道。觀夫雜花所出諸善知識。同具生身各各法門。無非毗盧遮那海印三昧神威所現。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法本無住。遇緣即宗。至若水流風動。聲演圓音。鳥噪猿吟。皆談不二。翠竹黃花。般若斯又豈區區華梵可分紙氈長短可較哉。雖然語固有之。人情安於常習。惑其希睹。復何怪哉。譬令始也。契書華筴而梵策。又以彼此爲是非。信乎。是謂朝三也。是以世尊利物。妙在隨順機宜。應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即隨所應而度脫之。故順之則依。逆之則違。此常情耳。今夫斯藏所詮。乃佛眞法身。一切衆生自性也。悲夫人者。沈酣衆苦。彌綿昧之久矣。故世尊自矢之曰。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非此又何以見佛身。了自性。出苦得樂。住佛所住。以適其願耶。以此而度。非隨順方便又何以令諸信。令人人由之而悟入耶。況衆生有種種欲。種種好樂。苟弘法者。順其欲。投其所好。無不信樂歡喜者。今所化之機。有四衆。計緇白之分。若牛緇角而白毛。能化之法。若獨擅。是則投緇而拒白。其猶

取角而棄毛。何其一體異視。而示吾法之不廣也。如此欲令人人而得度。復何望哉。且眞丹云多思維。思維多則惑重。惑重則智輕。智輕則根鈍。擧皆是也。何以知其然耶。嘗試觀夫世智辯聰。率多殉耳目。陸沈欲泥。閒有靈根宿植。負英傑之氣者。大都發於功名去此取彼。即般若內重。又道不勝習。奈之何躊躇生死。良亦可痛。況茲末法。奉教例多傭人。豈稟鈍根。法門所繫。九鼎一絲。外患內憂。猶楚入郢。悲夫悲夫。當是時也。孰能力起而振救之。若大師者。斯刻之擧。不啻秦庭之哭。眞有破軍拔幟之意。其恢復法界之圖遠且大矣。睹其金湯外護。高深堅利。若諸宰官居士者。豈非地涌之衆。親受付囑而來耶。不然何以勇健如此。故吾觀眞諦。眞諦不有。吾觀俗諦。俗諦不無。是役也。吾輩且息肩。其猶庖人不能治庖。尸祝將越尊俎而代之也。以彼易此。兩其無幸哉。雖然勿謂無人。自顧所積。何如耳。聞之大塊噫氣。萬竅怒號。由其聲大而響齊。故一唱而萬和。同聲相應。豈成虛語。是知斯藏之役。將計日獻捷。斯刻之功。將浩劫而不窮。直

使人人因之而見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法界於毫端覩毗盧於當下斯可謂人天共仰眞俗交歸隨順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諦廣大威德法門也或曰方册滅敬將無慢法之罪耶予曰性性湛然般若圓明諸流通者譬若分燈卽大地俱焚曾未撣薪而本火固然不增不減試將以此廣大法炬徧週沙界窮未來際燒盡闡提卽使衆生界空而本法猶湛然常住也二公勉矣前旌嗟予小子慚愧形服以禪弓不張慧劒不利怯弱不敢先登敢辭執鞭之後

淨慧寺喬宗紹公請方册大藏經序

達磨航海西來由至五羊而入中國盧祖崛起新州衣鉢終止於曹溪般剌臂裹楞嚴房公筆授於制止是則南海爲禪道佛法根本地也夫何千年以來道化不敷宛若佛未出世時不知三寶爲何物始予蒙恩以逆緣來因開法於靑門一時緇白翕然歸向而法性諸弟子率爲上首不數年閒教化大行信乎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也於時淨慧弟子喬宗紹公發心結社效東林故事專修淨業十餘年來如一日也頃者公以教化未廣見聞不博願請大藏普利人天適予初歸曹溪公作禮拈香具白其事予聞而喜曰佛性之在人心如大地之水空谷之響此不待別求本自有之雖然水固本有必鑿而蒙潤響雖無形必呼而後應又如貧子衣底之珠味而不覺須賴親友指示使自披襟而得利益是則公之結社念佛如鑿井之人今請大藏若指珠之親友也若各得利濟之益要在人拂襟解帶之閒非公與之實公指之耳如是展轉無窮將見迦維之化周徧炎海之隅較其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

首楞嚴經通議序

首楞嚴經者諸佛如來大總持門祕密心印統攝一大藏教五時三乘聖凡眞妄迷悟因果攝法無遺修證邪正之階差輪迴顚倒之情狀了然目前如觀掌果可謂徹一心之原該萬法之致無尙此經之廣大總備者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閒捨此別無開導矣判教者局於一時一教豈非管闚蠡測哉自入中土解者凡十餘家如會解之外近世緇白各出手

眼而宏通者非一披文釋義靡不參詳精確發無餘蘊又何俟蛇足哉但歷覽諸說有所未愜者獨理觀未見會通故言句雖明而大旨未暢學者未免摸象之嘆余昔居五臺冰雪中參究向上以此經印證堅凝正心以炤燭之豁然有得及至東海枯坐三年偶閱此經一夕於海湛空澄雪月交光之際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花影落是夜秉燭述懸鏡一卷乃依一心三觀融會一經謂迷悟不出一心究竟不離三觀以提大綱但以理觀爲主於文則略如華嚴法界之設意在得義而言可忘也說者又以文字爲障不能融入觀心猶以爲缺故予久有通議醞籍胸中及投炎荒雖波流瘴海而一念不忘者二十餘年萬曆甲寅投老南岳寓靈湖之萬聖蘭若結夏學門人超逸侍予最久甘苦疾病患難靡不同之入室請益懸鏡獨發先心遂直筆成帙廣發一心三觀之旨題曰通議蓋取春秋經世先王之法議而不辨之意所謂議其條貫而通其大綱是於向上一路實以爲贅其於初機之士可以飲海一滴而吞百川之味也或曰佛不思議法可得而議之耶曰不然法本離言而堅執邪見者非言不破佛說優波提舍名爲論議以折邪慢之幢且以此經摧九界之邪鋒折聖凡之執壘靡不畢見於廣長舌端種種堅壁一鏃而破之直使智竭情枯降心歸順而後已以經盡發其情苟不議明正令無由以淨法界之妖氛彰覺皇之大化是可以文字目之哉得意遺言是在金剛正眼

妙法蓮華經通義後序

予十九薙髮即從無極先師聽華嚴玄談於法界圓融宗旨諦信至海印三昧常住用恍然契悟遂歸心法界之宗既而聽法華經因聞此經純談實相乃不知實相爲何物且謂若了實相則文字可略矣以此懷疑甚切每叨副講終盲然也及北遊行脚凡參耆宿必以如何是實相請益然竟無有啓發者向以志慕參禪專心向上一路遂棄文字入五臺習枯禪力究己躬下事八年少有自信之地復之東海一日衆請說法華經至方便品感佛恩深不覺痛哭流涕者

再於實相之旨恍然不疑。猶於經文言未大透徹。似有礙眼無幾。何乃因弘法上觸 聖怒。遣戍雷陽。達觀大師與予期禮曹溪。乃先遲予於匡廬。及聞予罹難。報初意其必死。乃對佛爲許誦蓮經百部祈庇予南行。過龍江。師候別予於江上。告以許經之故。予丙申三月至行間。越戊戌乃結法社於五羊。靑門壘壁間。集弟子數十輩諷誦法華。以了前願。衆請講演。至現寶塔品。了然如睹家中故物。卽信此爲示佛知見。及至神力後八品。古判爲流通。予深見其非也。遂以開示悟入四字。判其全經。後乃入佛知見也。時會聽者各各踊躍歡喜。罷講。請筆之。因爲擊節。遂以四字通一經始終之旨。法門開有許可者。予以文遠義奧。恐初學難窺。越壬子歲。粵弟子衆請益。仍爲品節以會其義。明年冬。予赴南岳故人之請。遂去粵至衡陽。止於靈湖之萬聖寺。一二護法爲僧安居於寺右。落成。欲顏之未就。夜夢一僧告予曰。何不云曇華。覺而知有宿因也。粵弟子通岸超逸二人相從。先於甲寅請述楞嚴通議。募成。衆請就講演一周。逸輩復請述法華通義。將會品節以通全經也。予自念老朽無益法門。儻一言有當。嘉惠後學。於入佛知見。未必無助。於乙卯六月朔屬草。至八月朔擱筆。但宗華嚴始終融之以理觀。統一代時教而歸之性海。以見吾佛出世以大事因緣之本懷。其後六品判爲入佛知見。雖違古作。而理實有宗。非敢妄談。以信佛心則不必取準於人也。其文多率意矢口。殊爲草略。弟子性融乃久踞法壇者。相與校讐三越月而成。然非敢爲妙契佛心。至於文字般若。亦讚嘆持經之一端也。智者苟不以人廢言。請虛懷以觀。予有望於知言者。

合刻法華文句記序

毗盧遮那證窮法界。踞菩提場說。普照法界修多羅。示佛境界。佛知見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故劣根在座。如盲如聾。以是獨被上根。羣機未盡。因垂小化身入娑婆界。現老比丘八相成道。與民同患。五性周旋。三根普被。故曰吾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然佛知見者。以徹盡法界草芥微塵。無非成佛眞體。了無剩法。是爲諸法

實相普令衆生知此見此同入平等法性方稱如來出世本懷嗟乎衆生垢重信之者希況入之乎是以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猶費鼓擊四十餘年至法華會上方信佛心始有歸家之分一一授記豈細事哉及化身既隱此法獨存千年之下大教東來此經流傳三百餘年無能識者天台智者大師持此大經一日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求證南岳岳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自是大師以三觀釋經於是九旬談妙故有玄義文句口授門人章安記之唐有荊溪釋籤以發其趣意指百界千如備彰諸法實相之旨顯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之說觀者了然自信其於佛之知見豁然而入得此開示無餘蘊矣即以觀心而見佛心豈假外耶向以經記各刻學者智劣難於會通前有會玄籤而略句記義有未盡紹覺法師通會一律草成未行智河行公深悲末法理觀之不明以覺公原稿合刻於經使後之覽者理觀分明由觀以達諸法實相悟佛知見其於入佛境界是猶乘萬派順流而入於海固無難矣但大師舊判經後八品爲流通分予少從講習即有疑焉及住山多年偶爲學人演說至現寶塔品恍悟示佛境界即以此爲示佛知見因以開示悟入各從品目則以後六品爲入佛知見此似與流通相左諦觀所流通者佛知見也惟佛知見非觀不入不入將何法以流通乎意蓋大師引而未發者也然則言似左而義實符學者苟不以人廢言了此則誠不敢是今非古以啓謗法之罪也居士顧廣膺發心力荷而刻之是與智公與先會合者皆智者之功臣如來之遣使豈同靈山一會之人耶其法施功德當與實相等矣

重刻心經直說小引

棗柏謂無明十二緣生即普光明智以是而觀則般若無明觀體無二如乳之爲酥酪醍醐不從外得蓋得酵爲轉變之力耳今觀自在修深般若其功惟在照之一字而已以迷般若而爲五蘊由照五蘊皆空即成般若則觀照之用得非五蘊之酵麩以用之者希故迷之者衆假而大地人人皆用則大地通成般

若普光明藏矣。噫。聖凡之分。一念轉變之力。豈細事哉。永爲楚南鄙。其俗能敦詩書者則爲上。至佛法則從來未聞。予隱南岳。會參知馮公守茲土。邀予過遊九疑。一時諸子翕然信向歸依。予爲開示般若之旨。聞者躍然如大夢覺。豈非般若種子純熟。遇緣而發若時雨化。門生陳某等。刻而傳之四衆。將爲諸人佛種之酵歟。佛言驢乳不成醍醐。特爲不信者言之耳。

金剛決疑解序

般若眞智。爲衆生佛性種子。各各具足而不知。故我世尊特爲此事出現世間。而開示之。欲令悟入以脫衆苦之縛。良由衆生垢重。初聞驚而不信。以其出情之法。不涉名言思議。而常情所執我法封蔀。向以名言習氣深厚。動則隨語生解。潛起意言分別。是以隨說隨疑。不能頓悟離言之旨。勞我世尊多方淘汰。決斷羣疑。直使了達般若本智。以爲成佛之眞因。故此經爲入大聖之初門。以拔二乘偏空之疑滯。以實相眞空爲宗。以斷疑生信爲用。空則空其所執之情。信則信其本有之智。以空故行無所住。信則心無所疑。不疑則的信自心與佛無二。無二則生佛平等。我法雙忘。斯般若之玄門。成佛之要訣也。是知從上佛祖教人了悟自心。直到不疑之地。自然默與本智相應。故六祖初聞無住生心一語。當下頓斷歷劫之疑。所以黃梅單以此經爲心印。然信爲入道之根。疑乃害信之毒。故此專以斷疑爲第一義也。昔西域無著菩薩。入日光三昧。上昇兜率。請問彌勒。爲說八十頌以解其義。無著以一十八住判一經之旨。以授其弟天親。天親依偈造論。約斷二十七疑以釋。最爲顯著。既而長水作刊定記。文頗浩瀚。初學之士似難領略。卒莫定其旨趣。予蚤年誦習。向未徹其源頭。於曹溪偶爲衆演說。竊觀於意云何一語。乃即就空生隨聞其說。隨起疑情。蹤當下剿絕。不容擬議摶量。以破意言分別。如宗門所謂截斷衆流。直使纖疑淨盡。方與本智相應耳。於是怳然了無剩法。始知其疑不必拘其二十七則。卽於隨聞所起言外之計。預揭於前。則本經文以爲破敵之具。如此始終一貫。直至情忘執謝。般若玄旨。燦然若眡白黑矣。門人如繹法性弟子超

遏通烱各捐貲重刻以廣其施余因序其始末將冀見聞隨喜同悟般若之正因以爲歷劫金剛種子若夫得意忘言又在具正眼者決不作區區文字見也

刻金剛決疑題辭

般若爲諸佛母菩薩之眞因衆生之佛性生靈之大本也由向背之分故有聖凡之別是知衆生日用現前見聞知覺皆般若之光燄在信與不信耳故曰諸佛智海以信得入靈山一會得度弟子雖出生死而不信此法無成佛之分勞我世尊多方淘汰種種彈訶而劣解之徒展轉生疑以爲非已智分以疑根未拔故本智不現及至般若會上如來以金剛智而決斷之直使聖凡情盡生滅見亡而本有智光豁然披露始信自心淸淨了無一法爲已障礙此金剛般若直拔疑根爲發最上乘者說殊非淺識薄德之能解故黃梅以此印心以其一法不立是爲宗門正眼也昔天親列二十七疑解此一經以疑消言外而此方義學執筌失指從前得意忘言者希予自幼能誦而長不解每思六祖大師一言之下頓了此心何世無超悟之人由正眼不開返爲性障因住曹溪偶爲大衆發揮一過恍然有悟而言外之疑頓彰心目信乎此法離文字相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因拈示一班以當法施初刻之嶺南再刻於五雲又刻南岳學人方玉見而信受茲復刻於吳門將廣願四衆同開金剛正眼的信自心則成佛正因將以是爲嚆矢也

春秋左氏心法序

春秋者聖人賞罰之書也何名乎春秋古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蓋象天地之生殺而順布之故春秋者賞罰之名也賞罰明而人心覺覺則知懼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周道衰諸侯僭禮義亡而綱紀絕人之不淪於禽獸者鮮矣天生德於仲尼蹶然欲起而賞罰之故曰必也正名乎然而世卒莫之用也乃因魯史以見志故曰吾志在春秋春秋云者亦曰賞善罰惡云爾善惡之機隱而彰賞罰之權志而晦慮後世之難明也故經成假手於丘明以爲之傳冀來者因傳以明經因經以見志而善惡之機凜焉則反諸心而知懼一懼而春秋之能事畢矣由是觀

之丘明之心卽仲尼之志也不求其心而求之事與
詞之閒無當也先儒有言左氏豔而富其失也異識
其好言鬼神卜筮之事斯言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之爲言懼也卜筮
鬼神吉凶之先見善惡之昭明天命也君父大人也
經聖人之言也易尊卜筮春秋尊君父皆聖人之言
也易治之於未萌春秋治之於既亂易言神道之吉
凶以懼之於幽春秋言人道之賞罰以懼之於顯二
者相須如衣之有表裏如木之有根株豈有異哉故
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今而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誠知言也左氏
以春秋之事詞闡易之旨其所深譏者違卜蔑祀與
僭君叛父同歸於敗善惡必稽其所終禍福必本其
所始所謂俟諸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知
者畏之以爲天命而不知侮之以爲異悲夫左氏之
心不明而聖人之志隱亂臣賊子復何懼乎某以丁
年秉詩書從竺乾氏業將移忠孝於法王慈父也既
因弘法罹難幾死 詔獄蒙 恩宥遣雷陽置身行

伍閒不復敢以方外自居每自循念某之爲孤臣孽
子也天命之矣因內訟愆尤究心於忠臣孝子之實
偶讀春秋忽於左氏之心有當始知異之爲言未探
其本也觀其所載列國及諸大夫之事委必有源本
必有末吉凶賞罰不謀而符俯而讀仰而嘆不啻設
身處地每於微言密旨欣然會心輒援筆識之勒爲
一書命曰左氏心法非左氏之心法也仲尼之心法
也非仲尼之心法也千古出世經世諸聖人之心法
也何以明之心者萬法之宗也萬法者心之相也死
生者心之變善惡者心之迹報應輪迴者心之影響
其始爲因其卒爲果如華實耳不出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人倫日用之際而因果森然固不待三世
而後見也楞嚴殫研七趣披剝羣有而總之所以澄
心春秋扶植三綱申明九法而總之所以傳心易之
吉凶利害憂虞悔吝楞嚴之四生十二類生天墮獄
左氏之興亡善敗與奪功罪總皆一心之自爲感應
而已乃獨以左氏爲巽豈不冤哉某用是深慨憫末
學之無聞特攄愚見著爲是編昔我 高皇帝以春

秋本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難究始終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傳名曰春秋本末某服膺聖訓惜未見其書竊師其意妄以王霸二途通纂爲七傳周王道之大統也魯王國之宗臣也五霸雖假其意在於宗周也晉乃宗藩故列五伯之首以親非以功也天王命二文事征不庭命魯公夾輔周室故晉主盟而魯主會凡討罪必書公如晉以魯先之如伐鄭之事仲尼之本意也背於桓而服於襄百七十年左氏因而終始之此其凡也暨於一國興亡之所係一人善敗之所由得失之難易功罪之重輕有一世二世而斬者有三世五世而斬者有百世祀而不絕者皆令皎然如眡黑白其中報應影響之徵鬼神幽明死生之故隨事標旨據案明斷使亡者有知爽然知聖人賞罰之微意以服其心後世觀者凛然知懼又不待辭之畢也其或事涉數國所重在一條但以當國爲主或事在彼而始於此或始於彼而終於此者不避混淆併載以見其因果若他國之事無與者則略而不錄恐其枝也以意在心法不在史故不必具也舊例附傳以通經今則分經以證傳以重在傳非敢亂經以取戾也注則因之斷則不敢讓知我罪我無辭焉始於晉而終於周猶糞枝之歸本也亦如變風之終於幽言變之可正也或曰禪本忘言何子之曉曉乎某曰不然禪者心之異名也佛言萬法惟心即經以明心即法以明心心正而修齊治平學是矣於禪奚尤焉夫言之爲物也在悟則爲障在迷則爲藥病者衆惟恐藥之不瞑眩也迷者衆惟恐言之不深切也某將持一得之見以俟天下後世之知言者雖多言庸何傷萬曆乙巳孟夏日書於瓊海之明昌塔院

刻起信論直解後序

直指之道不待達摩西來吾佛世尊特爲此一大事出現世間所謂惟以佛之知見開悟衆生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由是觀之四十九年所說一大藏教何莫而非直指一心之法耶但衆生根鈍惟佛大慈悲故婆心太切曲垂方便種種開示無非指歸第一義諦嗟乎衆生之迷也固矣當佛入滅未久而

邪見橫興破壞正法無論外道即佛弟子親習權乘執爲已見自滅正法況其他乎故西域性相二宗各立門庭甚至分河飲水其來已久當六百年有馬鳴大師出蹶起而大振之乃宗楞伽等百部大乘奧義著起信論以破邪執大開一心法界之門攝性相而會一源引三乘而執至極約及萬言即學室復起亦不能增一語可謂修行之圓鑑也嗟夫馬鳴爲傳心印之宗師乃宗楞伽以著論達摩乃禪宗之鼻祖亦指楞伽以印心所以然者正恐末世修行正眼不明墮落邪見以破壞正法耳夫何近世親教者不務明心但執文言爲究境參禪者槩以盲修爲向上痛斥教乘甘墮愚迷固守偏執爲必當即此一論乃教禪之指南一心之明鑑視爲文字而讎之詎非大迷也哉嗚呼西域性相之執馬鳴既力破之即此方教禪之偏執圭山著禪源詮以一之永明又集宗鏡百卷發明性相一源之旨如白日麗天而後學竟不一覩此豈眞究大事者哉予蚤年即棄講義初聽諸經不知爲何物切志參究既性地一開回視文字眞似推門落臼於楞伽則有筆記於楞嚴則有懸鏡是皆即教乘而指歸向上一路奈何世之習教者槩以予爲不師古參禪者槩以予爲文字師予雖舌長拖地莫可誰何無怪乎視馬鳴龍樹圭峰永明爲門外漢謂一大藏經爲揩膿涕帋也且斥發明一心之說爲文字而執諸祖機緣爲向上機緣豈非文字耶予謂固守妄想增長我慢爲參禪又不若親持經論爲般若之正因種子也且參禪勤以離心意識既能離心意識求向上豈不能離文字悟言外之旨乎法門此弊非學者之過良由師承正眼不明妄執已見之過耳此論舊遵賢首疏而長水記更繁衍學者望洋杳莫可究予向纂舊疏去繁就簡爲一貫既而語似欠順故祖疏義爲直解就本文而疏通之直欲學者從此一門而入則教可離言得義而禪亦不墮邪途是救末法之大關鍵也此解見者多喜其直捷既刻之於嶺南安成今復刻之新安其倡導助緣者皆一時四衆法侶也

註道德經序

子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命脉故略得離言之旨及搜諸家註釋則多以已意爲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翫莊語則於老恍有得爲因謂註乃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爲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思過半矣空山禪暇細玩沈思言有會心卽託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年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粵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以文太簡故不厭貫通要非技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爲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黃道重無爲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誹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論則駭俗故爲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禮則嘆爲猶龍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爲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尤以無爲爲宗極性命爲眞修卽遠世遺榮殆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眞妄之塗雲泥自別所謂眞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信非誣矣或曰子之禪貴忘言乃曉曉於世諦何所取大耶予曰不然鵶鳴鵲噪咸自天機蟻聚蜂遊都歸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道況釋智忘懷之談詎非入禪初地乎且禪以我蔽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登矣若夫玩世蜉蝣尤當以此爲樂土矣註成始刻於嶺南重刻於五雲南岳與金陵今則再刻於吳門以向之者衆故施不厭普矣

紫栢老人全集序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粗謂靈根之有閒哉惟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刹說熾然說卽水流風動皆演圓音況寓泰定而照羣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如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卽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西來大意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達摩西來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爲今時或上堂入室示衆擧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緝爲錄大槪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峰至我明楚石皆其

類也蓋借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拳猶揮駐日雖未犂庭埽穴而一念孤忠與嚙雪吞氈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眞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頷手雖未踞華座竪椎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稱性衝口曾無刻意爲文也一唾便休弟子筆而藏之者伯什師初往來於金沙曲阿之閒與于王二氏法緣最深于潤甫居士每得師片言隻字藏貯如拱璧及遊匡廬主邢孝廉來慈長杉館師之法語留邢氏者亦多師化後潤甫屬緣過金沙之東禪潤甫捧師集示余稽首請爲其序余三讀其言喟然而嘆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拔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人也睹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往往獨露於毫端如巨靈揮斤眞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言聲音色相求之者耶佛說欲爲生死根師凡所舉必三致意痛處劄錐直欲斷絕命根即此可當金鏡矣又何庸夫門庭施設哉昔覺範禪宗妙悟超絕語言典則所著自目之曰文字禪故予題曰紫栢老人集蓋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視之於言外則思過半矣

雲棲老人全集序

言以載道文以達理其治世語言雖聖經咸稱曰文獨佛語不然以世出世閒情與出情之異耳蓋佛所說以實相印印定諸法凡所語言皆歸實相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可得而思議者爲以文求之譬夫執冰而求火也豈特佛經即從上諸祖靈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況本於文而超於情者乎予讀雲棲大師集三復而興嘆焉師以儒發家中年離俗單究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著徧參諸方有所發明遂挂

瓢笠匿迹雲棲以恬養知非有意於人世也況爲文乎久之聲光獨耀緇白問道而來者初則屨滿次則林立久則雲屯霧集皆自請焉以師所造者隱密所居者平常故於應機接物無門庭絕城府無崖異如鑑照物妍媸順應故無臧否無指謫一任其本懷故來者如蠡飲海應量而足諸弟子記其語者謂之文嗟乎豈以是盡大師哉予少依講肆聞說者談佛應機之妙不知其謂何及老年讀金剛般若諸弟子從佛持鉢乞食歸來飯食洗足敷座而坐從生忽嘆希有世尊予忽然如大夢覺是知世尊處世與人周旋前二十年無人知爲何事者空生今日始乃窺之固知孔子之嘆莫我知也即顏子高弟但曰鑽之仰之而竟莫能入然則諸子所記之語豈盡孔子哉於戲聖人影響於世豈常人所能盡知耶信乎文者糟粕耳然禪門載道之言除佛經諸祖傳燈直指向上特其言者大有徑庭不近人情故望洋者衆即文字之師稱述佛祖之道而溺於情讀者如絮沾泥求其平實而易喻直捷而盡理如月照百川淸濁並映能領之者如飲甘露無病不瘳如是而爲佛祖之亞者予於雲棲之文見之矣議者謂師爲老師宿儒予嘗謂師爲法門之周孔也若以文視師則贅矣嘉禾嚴君某慕師而未親炙故梓其全集以照後世其亦斯道之功臣歟

方外遺書序

昔唐宋諸賢宰官棲心禪悅者載之簡册如裴楊張呂諸公與黃檗大慧諸大老遊戲法喜皆扣關擊節無不發明向上一路惟在一言半句如探竿影草至若刮垢磨光敲骨打髓用本色鉗椎煅煉習氣則施者不易而受者良難故不多見丁巳吳春子玄馮延齡送我吳門舟中乃祖開之太史所受達觀蓮池二大老遺書皆手蹟不惟叮嚀法門克荷大事其於應病施藥如扁鵲之醫洞見肺腑而調劑之方不特砭膏肓起廢疾而已以此傳家子孫寶之當爲慧命非獨墨寶手澤已也

雲棲大師了義語序

了義語者乃直指一心究竟顯了之說也吾佛出世

特爲衆生開示一心使其悟入徹法無遺從淺至深始於執相破相以至性相雙融三乘之設皆是遮護名爲覆相之談俱未顯了至於分明指示一心了無剩法令其直下頓悟方名了義以迷有深淺故教分頓漸至末後拈花直指離言之道達摩西來單傳此道名爲禪宗頓門然此頓宗之旨非獨一禪諸教中顯密所談罔不一而是以執教者迷宗執禪者毀教皆不達佛了義之旨耳非獨於理至若所設六度萬行皆是求明一心之行較之於禪但頓漸不同及其成功一也至若淨土一門修念佛三昧此又統攝三根圓收頓漸一生取辦無越此者從上佛祖極力開示已非一矣無奈末學志尙虛玄以禪爲高薄淨土而不爲時當末法衆生垢重豈得人人皆稱上根以多自欺而不量已之德器但隨聲妄和曾無實行豈非自誤也耶嗟乎宗門久無明眼知識莫與正之至若義學之徒虛事浮談多乖實際不惟無禪而教眼不明亦無甚於今日也雲棲大師蚤悟唯心因極力主張淨土以救末法之弊自建叢林身教弟子日夜無替者幾四十年故海內緇白信從者衆大師所著彌陀疏鈔發明殆盡至於尋常開示言句提唯心以闡淨土之旨居多心空居士朱君爲入室弟子所錄此語目曰了義誠禪宗之圓鑑一心之指南直抉末法瞽眼之金篦也頃宦遊星渚入山過訪以稿見示予三復三嘆僭爲代一轉語於編首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九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校

序

淨土指歸序

淨土指歸蓋指修者歸於淨土也吾佛世尊攝化羣生所說法門方便非一而始終法要有性相二宗以其機有大小故教有頓漸之設末後分爲禪教二門

教則引攝三根。禪則頓悟一心。如一大藏經。千七百公案。其來尚矣。若淨土一門。普被三根。頓漸齊入。無機不攝。所謂橫超三界。是爲最勝法門。從上諸祖。悟心之士。未有一人不以此爲歸宿者。如龍樹馬鳴。極力而稱揚之。說者以爲俯提中下。非知淨土之旨者。何耶。良以十方世界。一切衆生依正二報。雖有勝劣淨穢之殊。皆從一心之所感變。故云心淨則土淨。所謂唯心淨土。是則土非心外。淨由一心。苟非悟心之士。安可以淨其土耶。斯則禪家上上根。未有不歸淨土者。此也。中下之士。修持淨戒。專心注念。觀念相續。臨終必得往生。雖有去來之相。而彌陀相好。寶樹華臺。實由自心之所感現。譬若夢事。非從外來。至若愚夫愚婦。但修十善。精持五戒。專心念佛。臨終必得往生者。此以佛力加持。行人念想。增勝此以勝想。彼以大願。願與念接。自心與佛。默爾相應。雖淨土之境未現。而往生之功已成。實由自心冥感之力。亦非外也。若十惡之輩。臨終業勝。在獄苦事。已現在前。但爲苦逼。極脫苦心。切極苦之心。而成念力。極盡悔心。悔心已極。即此極處。全體轉變。一念與佛相應。故佛力加持。應念現前。化刀山爲寶樹。變火鑊爲蓮池。故此惡輩。亦得往生。然此淨土之境。良因自心全體轉變之功。實非外得。由是觀之。三界萬法。未有一法不從心生。淨穢之境。未有一境不從心現。所以淨土一門。無論悟與不悟。上智下愚之士。但修而必得者。皆由自心。斯則唯心淨土之旨。皎然若睹白黑矣。以佛體如空。自心空淨。與佛冥一。惟發一念願力莊嚴。而淨土之境頓現。不借功勛。是爲上上。殊非淺智薄信者可到也。中下之士。依觀念相續。不爲愛緣業習之所傾奪。根雖少劣。而志實上上。且修之惟難。以斷愛根爲難耳。惡輩往生更難。雖云帶業。亦由多生夙習善根內熏。所發根雖惡劣。即一念勇猛之心。超於上上。較彼放下屠刀。便作佛事。又差勝矣。然此萬萬無一。世人若必待此而求生。謬矣。以愚所觀。根無大小。究竟必由向上一念而得成就。故此法門。豈特權爲中下而設耶。貳師將軍愛柏徐公。以文武發家。說禮樂而敦詩書。談兵之暇。留心淨土法門。所謂以慈用兵者

也纂輯指歸一書宗於十六觀經以至發明難問以顯念佛本源次引蓮宗及龍舒諸說以示信願正行次列遠公以下二十六人以爲實證後開勸念以至發揮念佛之義因果畢備較前修要門盡萃於此誠所謂淨土之指南矣予謂是集也理事雙修因果並顯觀者以此爲指歸則妙樂之境昭昭心目之閒不必求之十萬億土之外而受勝妙樂現諸日用行事之閒不待報謝神超而後爲實證也是書之利眞苦海之慈航長夜之慧炬也豈小小哉

刻瑜伽佛事儀範序

吾佛設教以一死生之理通幽明之故達鬼神之情無生不度無苦不拔故曰慈悲所緣緣苦衆生非衆生之劇苦無以見慈悲之廣大此瑜伽之教有自來矣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心境表裏如一也然教有顯密顯則直指衆生本元心體令其了悟以脫生死之縛密乃諸佛心印是爲神呪誦演則加持令諸衆生頓脫劇苦皆度生之儀軌也眞言本自灌頂部中其所以拔幽冥拯沈魄始於阿難尊者夜坐林中見面然鬼王遂啓施食之教至於呪水呪食普濟河沙皆出自西域神僧而流於震旦傳爲故事從不空三藏而宣密言漸至於梁武帝因郗氏夫人墮蟒身求度帝請誌公和尚集諸大德沙門纂爲水陸儀文則通三界幽顯靈祇靡不畢申其情自此僧徒相因爲瑜伽佛事其來久矣至我　聖祖制以禪講瑜伽三科度僧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以試禪講以燄口施食津濟疏文以試瑜伽能通其一方許爲僧今南都之天界爲禪報恩爲講能仁爲瑜伽遵國制也此後流俗漸弊槩爲非破律儀視爲嬉戲然深失如來度生之本懷卽其疏意達孝子慈親之情悃而祕密眞言演諸如來之心印一偈而變地獄爲淨土一語而化鑊湯爲蓮池法音及而罪卽滅鐘聲至而苦遂停豈細事哉失其旨不惟無益而自損之莫之省也楚僧某以瑜伽發足嗣參雪浪諸大講師聽習經論了如來度生之意及歸乃慨其流弊遂本水陸儀文纂集科儀以隨時變分條析理章章不紊使有所稽者各據其情盡其誠而沙門釋子亦得展悲心披誠欸

而不失其本此利他之勝益集成公謝世門人某善繼公志欲刊行以廣其傳使爲佛事者無紕繆靈神之慼有懇切精誠之旨令世之孝子慈親各盡心以達神明其功德固非淺淺乞予爲序而傳之予以爲凡有益於利生者皆爲妙行故告以瑜伽之所自令知吾佛度生之遺意也

千佛懺序

原夫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故衆生日用現行無明煩惱即諸佛之根本實智所謂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道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斯則衆生與佛不隔一毫但以無明深厚不自覺知逐妄迷眞起惑造業長淪生死而不能返誠可哀哉我世尊捨自法樂現身三界與民同患而度脫之四十九年所說諸法具有種種無量方便法門皆爲衆生出苦之具耳菩薩修行不出自利利他二種行門利他之行至廣而自利之行最捷無非了達自心以爲要妙至若了心之行有頓有漸頓則無踰參禪漸則不出止觀即此二行若上根利智業輕惑薄者自可直入中下之士積劫生死業重罪深即有志出苦而爲惑業之所障者必積懺悔之功消惡業障方可得入是知懺悔一行最爲修行出苦第一法門無論上中下根未有不從此爲發軔者也即如華嚴圓頓法門普賢爲法界導師而所修十願必首以禮敬諸佛次重懺悔業障楞嚴爲顯密圓宗而必先以建立壇場禮十方佛勤求懺悔懺至罪滅慧生諸佛現身感應道交可許入道法華爲實相大乘天台釋以百界千如具德圓宗列爲止觀而必精嚴懺法以踐眞修宗門永明禪師親證法界圓融而時禮法華懺儀終身不懈是知懺悔一門最爲末法入道之第一行也嘗聞釋迦本師因聞五十三佛名字發心修行得成佛果展轉開示得三千人一一皆得成無上道所以稱三千諸佛是也其有已成未成而名號具彰藏典愧未盡探其始末因緣近世之禮千佛名者但有佛號而無披露之文梁朝一懺自昔流傳陳情之文雖備而三千佛號未圓嘗謂末法衆生罪深業重如世人犯法投託王家亦可獲免地獄衆生以苦逼一稱佛名得生淨土何況

現前禮敬諸佛以同體大悲感應加庇故其出苦之要無越懺悔一門矣吳門某所集千佛懺法祖梁朝之舊章增未列之佛號采教中之成言敘披露之情悃始終條貫如出一轍述而不作無胸臆之論觀其利濟之心良亦勤矣閒有議其非者皆未原述者之心亦未信夫自心者也苟信自心是佛爲恒沙業垢之所障蔽則禮恒沙之佛以消之未見其多法本是心則何法而非妙行耶幸無以佛多而生疲厭也三千諸佛皆吾本師開導法味既同而同一禮敬則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如鏡交光互相攝入實借多佛之慈光消我多生之積罪又奚止赫日消霜露哉十日並出大地焚燒三千佛現罪垢頓滅不待求證而必信無疑矣觀者但自求出苦之心真信禮佛滅罪之功大而不必計作者之與否也特序之以爲真修者勸

楞嚴接光錄序

如來始從鹿苑終至雙林四十九年所說一代時教無非開示此心之指以衆生惑有厚薄根有利鈍故設三乘之漸次以十善而免三塗之苦以明有以締緣而拔三界生死之纏以明定以三觀而破定有之執以明中然雖巧設多方必以頓證法界一心爲極則故以楞嚴大定爲究竟圓滿歸趣此我本師出世一大事因緣始終之化法也是知三觀之設散在五時而教海汪洋末法行人難究其趣若夫廓法界一心攝一代時教揭三觀妙門顯一心之旨無尚此大佛頂首楞嚴一經矣大哉頂法真頓證一心之懸鑑也以十二部經之廣演而收於十軸之文詳十法界之因果而敷陳於六萬餘言之內以無量行海攝歸三觀妙門以曠劫難成之佛而圓滿於首楞嚴一定可謂至簡至要最深最奧之法門也此經自入震旦古今解者不啻數十家雖知見不一而各有所長或尅文言而昧其通途或尙理觀而略其文言要之無非欲明佛意惟佛智海十地望洋況居有漏乎故探教者如飲海魚龍蟲蚋亦各盡已量豈能盡海水耶然一滴已具百川之味矣予逃老匡山閉關枯坐四一授公以所著楞嚴接光錄見示且欲予一言以弁

愧予老矣目已憒憒智乏藻鑑思不關微安能發其幽奧勉力一閱則見其提掇首尾指點血脉批導文字如遊刃焉以公廓達之才縱橫之筆脫落畦徑似不拘拘矩矱若以楔出楔亦從前所無憑謂有便上智圓機恐淺識者重增瞖膜也是在觀者別具超方之眼獨得於文字之外由此悟入實非小緣倘一言有當如食金剛功德又可思議耶

重刻六祖壇經序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乃云未說一字末後拈花迦葉破顏微笑於是有教外別傳之旨西天四七祖祖相傳是爲心印達摩東來直指一心不立文字六傳至曹溪衣鉢乃止以其信心者衆矣六祖得黃梅心印以悟本來無一物遂爲的骨子開法於曹溪以無說而說門人吠聲逐塊緝之曰壇經其所指示雖般若一心心外無法則口說者如天鼓音空谷響耳豈實法哉余蒙　恩於嶺外幸作六祖奴郞聊爲料理廢墜之緒因見經本數刻多有改竄不一蓋以後世聰明君子將謂老盧本賣柴漢目不識丁怪其所說無文彩故妄易之耳嗟乎大音希聲至文無文況闡無言之道假舌相以宣鳴乎夫水流風動皆演圓音又何文之有予偶得古本乃爲勘訂其所記參差者復爲整齊分爲十品以雅稱經名也刻於山中適大將軍張君樂齋先開府於粤閒訪予於山中嘗以此經贈之別十年公歸林下予過錢塘公一見歡若更生談及此經已重刻行感公力能荷法乃序之以見公爲禪將軍其有以發見聞之勇猛於此事者勸

刻法寶壇經序 東海遺稿

或謂吾佛四十九年末後拈花且道未談一字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目爲單傳此經豈非文字乎然殊不知此事人人本來具足不欠一法不立一法既本具足是則佛未出世塵塵刹刹未嘗不熾然常說祖未西來物物頭頭未嘗不分明直指如是觀之世尊終日直指達摩九年說法又何有教內教外單傳雙傳耶若人頓見自心者則說與不說皆戲論矣此壇經者人人皆知出於曹溪而不知曹溪出於人人自性人人皆知經爲文字而不知文

字直指自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一味平等。原無纖毫迴避處。悲哉人者。觀面不知。知則諦信不疑。本來無事。無事則又何計佛祖出世不出世。說法不說耶。是則此刻。刻空中鳥迹耳

因明入正理論䟽言序

原夫一切法界。統惟一眞。了然而無諸相也。由迷之而成色。心執之而為我法。依佗妄起。種種徧計有無之見橫生。圓成之性昧矣。故我世尊特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以直示之。是為宗極。大若標月之指耳。迨自金輪掩耀。玉毫收彩。不百年間。依然邪見參天。性相割據。爰有應眞大士龍樹陳那諸師。蹶起拔幟立論。摧邪顯正。其猶建瓴之勢。以大破之。既而商羯羅主。撮略諸論要義。提挈綱維。名曰因明入正理論。𢿱實邪正。量定因果。三支綺互。一性圓成。務使離過絕非。因是以明正宗之楷式。可謂法界之關鑰。實相之神符也。得之可以闢幽扃。佩之可以禦大敵。諸法空座。非此不足以據之。慨夫東西異路。南北殊涂。且文略義深。即匠石斫額。嗟乎斯人。望洋之歎久矣。吾法

已下古本卷十一

兄雪浪恩公。按響先登。蘊樸愚公。從而步武。萬歷庚寅秋。公挂錫薊門。一夕感夢金人名七。銀人勝十。告以遇田分介身有官而註焉。覺即探即金勝二論。深窮力究。既而求遇界公新解。值虞公長孺激發矢心。遂倚雙林而搆思。斯兩月而遹成。宛與夢符。詔曰䟽。言蕬識夢也。噫。徵夫那蘭紀歲。略史質疑。由是觀之。愚公豈無謂哉。余來自海上。公脫稿示予。予雖不敏。不能洞見玄微。彈花摘實。至謂異品無其所立。遮實自相相違。改品以釋。是非番我。以明集聚。斯皆出過深潛。亘是寤其幽䟽。然因正因不待全提。緣了思已過半。語固有之。因修者易。草剏者難。且夫託鷄鳴而過關。假弄丸而破敵者。談何容易。觀者若因是以明宗。由指而見月。直欲睹纖塵而知大地。闚一隙以見太虛。則於法界之功。匪直排布之方也。即隱几據梧。將仰天而歎。豈可以呻吟沈酣者較哉

二十五圓通圖序 為王憲長弘臺題

毗盧遮那以法界為身。則根根塵塵。皆徧法界。於身舉一毛孔。徧則毛毛皆徧。在境則拈一微塵。徧則塵

塵皆徧於心則念包十世古今劫念同時則念念皆徧如是則無一法而非圓通又何根塵識界七大之限量可局乎惟此乃普眼大人之境界豈劣解者可能入哉是以楞嚴會上世尊特借二十五大士晉爲諸人傍通一綫大似含元殿裏指長安蓋曲爲鈍根拈弄耳雖是門門有路處處皆通正眼看來未免瞖目生花居士一齊折合卷舒自在若放行則山河大陸鱗介羽毛同放光明若把住則二十五人不免向弘臺居士手中乞命如是縱饒觀音大士善入圓通不免拖泥帶水也亦一場敗闕仔細簡點將來畢竟有甚氣息明眼人自能看取

刻十無盡藏品序

毗盧遮那法界爲身以華嚴莊嚴而爲報境由往昔因中稱法界心而修稱爲藏者以此心在衆生名爲藏識在佛名如來藏心故在依果名華藏世界蓋藏者含攝有餘之義如王家寶藏無物不有應用無盡是以菩薩修行名無盡藏以即心妙行而爲功德法財充滿心量名無盡藏行惟此華嚴所宗法界心體而以妙行爲莊嚴圓滿具足故名爲佛然所修因行有十住十行十向十地之別此品當十行滿心將趣十向故修此十無盡藏行蘊積一心即回向三處謂衆生菩提及以實際積行以成藏行散而果成故趣佛地住行如積回向如散所謂積而能散由散以成德譬夫聖人損有餘以奉天下盛治之事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以吾佛世尊以盡法界之法藏濟脩自性之衆生資以莊嚴唯心之果報觀夫華藏莊嚴之妙事豈向心外求之哉第以衆生狹陋自私不能擴自心之量耳予掩關靈湖之曇花精舍門人觀衡遠來相訊見予批閱此品歡喜稽首而讚歎曰大哉妙行普照迷方誠如慧日之朗重昏也請序之刻以別行予喜作法施願見聞隨喜者即此以見自心無盡之妙行苟信而持之則華藏莊嚴步步可登而佛果菩提念念可證其狹陋自私之習亦將化爲無盡功德藏矣詎不成一大事因緣哉

重興靑原山七祖道場序

佛法託之像教禪道寄之祖庭故瞻梵刹而三寶現

前指道場而慧燈發燄葢由道假人弘事因理顯是以諸祖法嗣之不可泯者若人身之血脈不可一息閉也任道君子可不爲之留心哉惟禪宗鼻祖西來直指最上一乘令人當下成佛此道六傳於曹溪而靑原南岳爲的骨子兩人執幟大盛於江西湖南其下五燈分燄皆以二老爲燧人此道昭昭如中天日月千百年來闇然而愈章者是知茲山爲人心世道所關最重予少年嘗禮七祖見其僧非拔俗寺委荒榛惟諸賢祠宇尊祀其中時則慨然歎曰諸天奉佛諸賢事天然各尊其道理或宜然恐神有所未妥也徘徊而去間嘗與紫柏禪師言謂禪宗寥落必源頭壅塞當同疏導之師大以爲然師先候予於匡山及乙未予年五十以弘法致譴放於嶺外因得重濬曹溪之原以爲禪道重興之兆辛苦八年而祖庭始開功雖未間中興之機已見辛亥秋日安福鄒匡明子尹氏發心重整靑原持鄒給諫公書爲先談且云子尹爲七祖忠臣予聞之躍然乃先囑其妥神祠爲第一義是時因緣未遇遂寢越癸丑遂之南岳踐金簡

嘗儀部約公欲振之力未能也丙辰予弔紫柏有吳越之行至雙徑見禪道大振參究者衆予歎曰此曹溪一派重衍也丁巳夏歸匡山作休老計見東林蓮社重開石門禪期已結予大歡喜不三日而給諫公書亦至云大修靑原冀得一指點葢子尹夙心述予之本願其祠已妥而首爲檀度願成主佛者則劉晉卿張壽長郭陵騔也予乃浩然歎曰六祖有言葉落歸根禪道自曹溪一脈始於靑原而傳燈諸祖至中峰之後漸微我國初不多見矣予自濬曹溪不數年而此道復振於越之天目雙徑之間今且引歸匡山石門適靑原大興千年之後復見今日豈非應葉落歸根之讖哉惟昔盛時莫盛於西江馬祖今也重振再見於靑原是知道運旋轉與造化同流信夫意者將來八十一人同出馬駒之下者是有望於今日斯役也檀度之功任之者衆不俟予言故特述禪道隆替之由以告諸同志不在莊嚴佛土而在光輝佛燈以助堯天舜日期與斯民共享無爲之化也又豈可以尋常建一剎飾一宇爲佛事者同日而語耶萬歷

四十五年仲夏十日

續華岳寺法派序

達摩西來單傳直指以心印心妙悟者爲的骨兒孫原無名字及六傳曹溪下從南岳青原道分兩派以各從授受亦不拘拘及五宗各立門庭則稱某宗某宗者但以建立宗旨命知歸趣亦非以假名爲道脉也自後禪林日衰師資口耳天下叢林但於開山之祖原系某宗下各尊爲鼻祖以五家獨臨濟道偏天下故海內梵刹多推之特世諦流布其來尚矣衡州華藥寺本從臨濟出以重開山僧紹秀爲始祖立二十字曰紹宗希普導正克嗣通玄圓明眞性海法衍復崇源今已盡矣適予來寓靈湖且將東遊時寺住持等領大衆焚香禮請立其派予無復異即以源字爲始起續四十字偈曰源自曹溪濬燈從南岳傳廣開清淨理妙悟祖師禪頓了唯心旨歸依實智詮西來微密意福慧永無邊是足以嗣宗風乎特以假名說實相令不昧其本源耳後之子孫其尊奉毋忽

南岳重興天台寺建諸祖影堂序

昔天台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求證南岳思大師師曰此法華三昧也於是智者乃著止觀妙門西域梵師曰此與西域首楞嚴經大旨相同大師聞之日夜西望禮拜一十九年願見此經今南岳天台寺即智者大師拜經處也千有餘年拜臺現存曾儀部金簡欲石刻楞嚴經於臺上以滿智者之望大願未果此天台一段因緣也予與曾公爲法門知已久期終老南岳癸丑冬月長公扶搖攜乃翁書迎予往湖東予應命至則見諸祖道影八十八軸乃達觀禪師命丹陽弟子賀知忍賁請丁南羽高士名筆也有三堂其二置五臺峨嵋此一專爲南岳者向久藏賀氏庚戌閒曾公遊南海道過曲阿賀君囑其請歸南岳向以山中無可置之地故存湖東予於是展禮道容如入諸祖丈室也比即發心願建影堂以奉之乃爲募疏太僕蔡公槐亭身爲行先願竟未果丙辰東遊吳越隨投老匡山越六年辛卯弟子如繹書來云已復天台欲重與之適曾長公遵先人遺命以祖影送入天台供養及予前疏併付之予

聞而喜曰此予末後未了願也嗟乎法緣與時互相為顯晦亦運而已矣惟佛所說萬法統乎一心故有性相二宗本乎一致佛滅未幾而性相角立分河飲水從來舊矣無論西域即此土教由天台說三觀以明一心禪自拈花二十八傳達摩東來為鼻祖五宗列派各立門庭互相詆訾率莫能一今也諸祖道影畢集於斯即楞嚴一經統教禪而會歸一心此二宗之究竟歸趣不期會而自會矣予居湖東欲奉諸祖而願未滿第著楞嚴通議以發明佛祖向上一路會三觀一心之旨以暢智者未見之懷如釋今得居其地復奉諸祖於其中不但了余未了之緣抑滿智者未盡之心也幸何如哉釋也果能竭力忘身從事於此予即老矣尚能坐拜石演楞嚴代我廣長舌相使千峰點首萬象低眉虛空結舌異幟盡降智者大師定側耳於常寂光中習氣猛發亦當起舞於蓮花藏海與諸祖一時謦欬彈指也其募疏已有前作故但述道影之因緣併釋興建之始末告諸檀越以為開導前茅也是為序

焦山法系序

傳燈所載諸祖法系惟以心印相傳原不以假名為實法也嗟乎禪道下衰真源漸昧自達摩西來六傳曹溪一法不立及五宗分派蓋以門庭施設不同而宗旨不異及宋而元燈燈相續至我明國初尚存典型此後宗門法系蔑如也以無明眼宗匠故耳其海內列剎如雲在在僧徒皆曰本出某宗某宗但以字派為嫡而未聞以心印心由此觀法則大可悲矣學世皆然豈止一方而已耶況佛制四民出家同一釋姓如衆流入海今推原五宗真傳則法眼早入高麗溈仰絕響雲門在宋尚存而曹洞則少林獨擅方今天下僧寺法系多稱臨濟一派盛行至若正枝旁出可莫可考蓋隨人自立譬夫王綱失紀而僭者橫出迷方者衆誰得而正之哉京口焦山某禪人遠來匡山以法系字派為請且云茲山十葊原自始祖覺初祖心禪師本臨濟旁出為買菩薩者近代兒孫皆迷其源禪人憂之乃考十葊先後之次緝為譜系正名分以垂後裔然雖假名是亦因名立教儻亦賴此以

存僧徒上下之分無敢僭越而不至於蔑倫犯義者允足以保我子孫亦存羊之意尚亦有利哉其先十六傳已盡故爲續其三十二字以從俗諱若指此爲宗則臨濟自謂正法眼藏早滅却矣

鼎湖山詩後序

鼎湖山白雲寺其來久矣昔曹溪法道盛時出其門者皆洞明心印入天師表志常禪師乃與靑原南岳諸老同侍巾缾者二老道化一方常師遂隱此山以終爲梵輪猶存靈骨藏之於此信其爲法門巢許也余少能讀書時則知有蒼梧之埜鼎湖乘龍之故事將爲好事者寓言高學以爲美談及丙申春蒙　恩遣雷陽又二年戊戌冠巾說法於五羊之靑門戈戟場中時門人寶貴字本淨者充第一座會罷作禮云且將隱於鼎湖余驚喜不已扣其遺迹則云久廢蕃伯王公昔爲郡端州時命父老重葺今又圮矣余因力贊貴公以居之且囑其死心定志以盡生平若果余當休老焉貴公以余言遂忘形事心以常公爲任苦心勞力不堪其憂者又三年庚子余入山禮常公塔乃爲貴公作經始計定其規模務在妥神靈以藏修足矣不期年而三寶重成佛像莊嚴煥然光奕余喜而嘉之癸卯秋日之曹溪且訂明年鼎湖結夏之盟甲辰季春出山謁制府卽將有雷陽之行以病作不能就道遂維舟江滸且冀避暑山中俟徂秋而往不日乃奉按臺檄不敢少留悵望雲山眉睫閒不能一至豈非緣哉以一至而不可得以此觀夫常住茲山者淸涼之福豈啻人天倍萬劫耶余病小可卽以登途貴公時相慰舟中余且愧見笑於山靈而不忍別遂賦詩五章託公以謝且問訊於常公異日者儻天假之緣吾當爲公暨窣堵波於荒榛草莽中也

徑山志序

域內名山大川方輿載籍志之詳矣及佛法入中國則琳宮梵宇皆託迹於名山勝地者在在星羅此蓋道脉潛流殊非探奇仰異者比古稱方志爲野史而佛刹之志則僧史也維雙徑乃東南奇勝自國一開山昔稱法崛以其山自崑崙而東走雄峙五岳而南幹自衡湘迤邐數千里直聳黃山白岳而蜚涌二目

融結茲山以鍾靈秀故佛刹始剏唐某年閒而歷宋元我明上下千載其閒相繼雄長法門者八十一人非山川蘊結之厚何能若是之悠久耶國初尚不乏人頃百年來法幢傾圮僧徒寂寥萬歷己丑閒達觀禪師蹶起立宗門赤幟時剏刻方册大藏初議五臺僧徒往請者疊足數千里未幾遷於山之寂照殿宇亦因是重新乃法輪再轉之機也居頃之馮太史復議啓古化城爲藏板地當道潘臬諸公深心恢復達師入滅弟子澹居鎧公克荷其業而達師竟得塔於鵬搏峰下與大慧同條是豈小緣哉然昔之住茲山者雖善舉揚宗乘但引法海之一滴耳今則全攝如來藏海而注於茲爲法門之全提則因緣勝前萬萬矣黃貞甫有言蕭何入關子女玉帛秋毫無犯惟收其圖籍卒以王漢今大藏乃法界之圖籍也盡收於此而拓法王之疆土者必大賴於是矣非此山之鍾氣博厚又何能負重法哉於戲因修者易剏業者難今中興法門之大業非圖籍班班後世將何考焉是徑山之志不得不作非徒紀勝而已故重緝之以便考覽而特爲之序

菩提菴妙明堂序

余坐菩提菴新搆丈室主人請堂名余題之曰妙明大衆請開示老人意取楞嚴經中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二語也以滿慈聞前根身器界一一清淨本然因起疑曰既是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法邪將謂清淨界中不容生此諸物也世尊到此實難措口故舉尋常所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二語雙關以詰之然上句不屬迷悟天然妙性本自靈者故云性覺妙明下句乃從迷中不失而修成者故云本覺明妙謂今雖修成而不從外得是各人本有之覺耳以此二語詰之者佛意將借迷悟關頭以開發之滿慈果認本覺明妙一語爲得將謂性覺本自靈妙而明不假更明者斯則但有能明之明則無所明之覺耳意在有所明之覺乃恰當耳殊不知纔有所明之覺則能所對待無窮妄法從此而生矣以一切衆生生死死生法法皆從清淨界中無故强起一念要明其覺然有明有覺能所宛然故向下發明能所之

妄法歷歷分明則深窮法性之源也茲彙名菩提梵語菩提此云覺以人人皆知修成之佛不知本有之佛老人意在眞修先要了悟不迷之性故雖修萬行不落常情則是不離當處而頓證菩提是在先悟妙明爲初心耳故以名堂

五臺山觀來石金蓮社序

淸涼乃金色界文殊一萬眷屬常住其中卽雜花所載東北菩薩住處也自漢開山以來震旦歸依爲人間淨土歲往復者百千萬計至則蹈冰躡雪無厭其勞非眞慈攝受何二千年來歲無虛日其山境殊勝名花異草間錯開敷如七珍布地金蓮茂發妙麗相鮮信非塵寰有也高人勝士棲眞養道者徧滿山谷列刹星羅鐘鼓相聞梵音敷奏與松響泉聲廣長舌相晝夜無間豈非人間一眞淨土乎山中在在叢林向無以社名社自普門棲賢始近有觀來石鏡亭山主結金蓮社蓋由宰官李公所剏公諱茂春河南杞縣人初母夢三僧入室因叱之二僧卽去惟一不行乃曰吾五臺僧欲結緣耳是夜卽生公公生而善啼母時呼曰爾僧也至七歲猶常啼不樂母每以僧呼之卽止公長而問母母言其初夢所以後登癸未進士官至鴈平兵憲因遊樓煩忽自憶往事乃曰遠公生於此而結蓮社於匡山我何忘其故鄕耶遂願結金蓮社於五臺先聞妙峰大師遂往歸依建靜室於靈鷲以寄焉既而欲自爲念佛社因五臺僧幻住談臺山勝處言觀來石主人鏡亭有苦行公遂歸心卽捐貲屬修蓮社效匡山故事修念佛三昧余有雙徑之行鏡公特訊於山中且徵余敍其事余喟然歎曰寥寥宇宙泛泛波流往而不返者衆矣能知歸宿者幾何人哉淨土爲苦海之彼岸若夫操舟揚帆截流而度者上下千餘載幾何人斯遠公剏匡山蓮社先後集者約一百二十三人且獨稱十八高賢現生西方遞相接引此自道法東來第一勝事李公與於百世之下抖擻濁惡揭厲樂邦非具宿世根力現宰官身何以有此余知斯社之與將與一萬眷屬同駕慈航揚帆安流而徑登彼岸又何以百什計哉是在長年捩柁不惜餘力耳

重修湖州天聖寺因緣序

雜花說十方佛土如帝網孔挂於虛空成者住者壞者空者俱同一際一切諸佛與諸菩薩海會說法教化衆生種種神通妙用處處同時充滿亦如網珠交光相羅彼彼無雜亦無障礙而一切衆生於一切佛心智光中莊嚴佛土調伏衆生及造十惡五逆三界六道善惡業行而不自知故曰佛境界不可思議衆生心行不可思議今於湖之天聖寺具見之矣甲午歲暮寺僧祖定訪予京之慈氏樓閣偶談寺之因緣則曰其殿廣博猶如空虛莊嚴密緻斗栱攢簇鱗蹋重疊猶如羅網此其作者不可思議一也蓋始勑於唐其原先不可考歷宋及元至今幾千年矣而各道之上梁栱之閒絕無纖塵故名之曰無塵殿此不可思議二也其兩楹露柱雕木爲龍頭角須眉爪牙飛動宛若生龍左右升降嘗遊戲池中寺僧見而叱之其龍歸殿而左右錯盤又名之曰錯盤龍殿此其不可思議三也其殿壁縱橫二丈有奇向爲粉地昔趙孟頫讀書其中而心悅之兩壁畫瀟湘煙雨圖二幅夫人管氏畫竹一幅前此數百年豈無丹青妙筆而必待子昂夫婦點染其中將爲今之存亡擧耶此不可思議四也其殿中之佛乃以銅錢累砌成形此固成者之心不可思議矣明嘉靖閒有人毀其佛者剔筋折骨坼錢網肉劈羅漢燒羹而食之其人竟感以鍼箆搔癢徧身皮肉盡脫見骨且遭刑而死然世人畏神而敬佛雖顚人醉酒倘悚然知歸而若人者乃醢之而甘心焉此又壞者之心不可思議也故其今也悽然草草寥落如空太宰五臺陸公過而慨焉卽與郡宰官敬菴許公繼山沈公具區馮公輩發願修復命比丘祖定爲倡導建立之初思求所以勑業爲根據者是夜大風折古桑一株旦而發之根柢得古負重斷碑披而讀之乃唐中和閒居士吳言捨宅爲寺其基廣九十三畮時刺史王公表請額爲景淸禪院而天聖則宋時重建以年爲號者非此莫知其源斯則木石無情乃應緣而成事此情與無情感應道交如水澄月現又大不可思議者矣由是觀之其佛土成住壞空業已不可思議卽其人而知施者作者

成者。住者。莊嚴者。破壞者。善惡心行。種種不同。今一旦炳然齊顯於諸佛大智光中。如鏡現像。纖毫不昧。因果昭著。總之皆不可思議也。始也成者之心。固不知有壞者之心。而昔壞者之心。又安知有今日成者之心。斯則成者壞之因。壞者成之緣。若即境觀心。正所謂交光相羅。如寶珠網。淨穢齊現。善惡同彰。過去未來。一際平等耳。況佛境如空。無所依。至若因緣成就。如雲起長空。又豈可得而思議耶。今此丘定者。苦心窮慮。欲建空中之樓閣。嚴象外之法身。演無字之眞經。作難思之佛事。譬若睛空。望彼纖雲。豈不證目成勞。吾意空花亂起。必彌滿太清。滴水爲嚴。必橫流大地。是將見妙莊嚴剎。建於一毫。清淨法身。顯於一念。必使諸佛讚言。奇哉奇哉。吾今成佛時。普見一切天人。修羅。宰官。長者。優婆塞。優婆夷。四衆人等。各各心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使一切見者聞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向之成者住者壞者空者。一齊同入蓮花藏海。此段廣大功德因緣。其實種種不可得而思議也。海印沙門。聞此因緣。歎未曾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法空無相。畢竟無起滅。但以因緣故。成壞各不同。
佛身如虛空。智光如滿月。其空徧一切。月光與空等。
不擇淨與穢。是水皆現影。豈待清淨池。而後方照矚。
一切衆生心。與佛智無二。善惡隨因緣。業行固不同。
一切佛境界。生於衆生心。譬如空中花。依空而出現。
初成即有壞。本自空中生。如何今日空。不能成勝事。
天堂及地獄。貴賤衆果報。苦樂諸受用。無不從心造。
自作自受用。莊嚴自法身。直從有相中。即登常住果。
善哉諸佛子。決定信自心。各捨所愛珍。莊嚴佛自土。
世間皆是苦。無常復無我。生無一物來。死無一文去。
來去本是空。如何苦貪著。遇此大因緣。而不發勇猛。
一破慳愛根。頓成無上覺。凡是有緣人。缺文

第三潭護生隄引

佛說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順一切衆生。然則奉佛戒者。不能推及衆生。自昔隋天台智者大師。唐惟宣律師。宋永明大師。至我明。獨雲棲大師而已。其放生池。除城中上方北園。其

外則自贖萬工池而弟子居士虞德園同大壑法師濬西湖三潭其廣大之心足以度恒沙衆生矣予至湖心寺知舊有三塔久廢今欲重建與所度之生作光明幢昨偶有聚沙之夢已有成議矣又觀三潭之隄甚單薄不能與所放之生作金湯外護恐春水一漂則已度之生尋復漂流苦海矣斯則不惟虛其前功抑終不能收其後效大可憂也又且聚沙不可以旦夕計正在躊躇偶至長明寺會湯養恆居士乃雲棲之內親也言及無子將求度脫予歡喜而策之曰昔佛無子以視三界衆生如一子至今人人皆稱爲慈父居士何不以念子之心念一切衆生則將來慈父之稱尤滿十方世界矣爲今當念已度之生在三潭者能築保障以防護之使其中衆生如極樂國則彼現前皆稱慈父矣又何俟於將來乎願居士一倡而願爲慈父者衆矣是則天宮淨土又何捨目前而別求乎諸有智者一聞萬感不俟言之畢矣老人大有所望焉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一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校

序

贈無盡上人授僧錄覺義住持平陽淨土禪院序 園中作

聖天子在宥之二十三年以四方饑饉東西多故司農告匱 命大開恩例令草野之民凡有懷材抱藝願效一割之用者聽循例輸粟各授職有差無論方之內外即二氏之徒亦預焉無盡上人晉平陽楊氏子丱歲祝髮於郡之淨土院每志向上乃擔簦百城徧參知識調練牛峰發明少室遯迹終南接納五頂結法社五十三人窮教海一十二部究徹一心備歷萬行因過故里其鄉宰官長者居士四衆人等願請說法乃各捐金遵 明例輸授僧錄覺義爲淨土院住持上賴 國家名器爲護法地將以廣布津梁大開覺路都城名藍知識若淨莽潔上人輩咸爲一方

法道賀之不慧爲文以贈之曰粤大雄氏之御世也迹現迦維道被三界其設教也主淸淨出世以廣大圓融無不合攝故不擇類而應身在隨方而利物機感交映如水澄月現不涉思惟若觀音之普門善財之徧禮由是觀之其出世之法果離世哉故不壞假名而說實相者妙在圓悟一心頓融萬法卽世諦而證眞如因衆行而躋極果固不以端居無爲沈酣寂滅者爲得爰自法派東流由漢迄今二千餘載無論象敎遐敷卽依法修持權實並運而彰明其道者又非一也故歷代君天下者崇其敎重其人其制不一惟我　聖祖神宗剏業垂統其法度品詳該羅纖悉其徒繁衍乃立官以綱領之兩京設僧錄以統諸郡邑郡邑各設僧綱正會以領諸寺其品有差遷道行俱優者次第授職各有攸司所以然者蓋藉世法以護持佛法正要卽世諦而證眞諦尸其任者大都以弘法利生爲能事卽古以道扇一方者爲之殆非以名位爲榮也今無盡上人抗志塵表迹超方外其所以發明向上第一義諦者固在所祕卽其四衆歸望之誠如器中鍠聲出於外豈無實而然哉是必有過人之行詎可以執假名而昧實相者比耶經云若以音聲色相求法者非見法也余故曰今此四衆若以聲色求菩提有負上人上人若執假名而說法有負四衆聞之負師者墮負衆者慢有一於此又何以明佛日報　朝廷護法之恩乎上人行矣儻道經金色世界其以毗耶病叟之言質諸曼室將以普告大衆願各各卽假名而證實相藉此津梁頓超彼岸也時諸比丘聞此語已作禮而去

送建上人遊八桂序

上人出家有年始因參老人發無上菩提之心比與諸同業延歐伯羽氏共結曇花社於菩提樹借庇蔭日就淸凉之樂每月半旬請老人坐樹下據菩提座揮麈爲衆說修習趣進無上菩提之法行自春徂夏已四越月矣上人作禮言將往八桂訪故人於青山白雲之閒且因行脚隨方遇緣而度欲令聞者見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爲出世津梁之初步也老人歎喜而語之曰善哉佛子應知諸佛菩薩凡有所作常

為一事者謂以此菩提心教化眾生故為一大事也即出生入死因此緣此除此一事更無餘事雖身經險道備歷三途但有能使一人發菩提心者即嬰眾苦亦所甘心故聖人所行不虛其事皆實以世出世間無有一法過此菩提心行此菩提行作此菩提事者也所言菩提者乃梵語也此云覺也覺者乃一切眾生本有之佛性靈知寂照故曰眞覺了然自悟故名獨覺朗然大徹照破重昏故稱大覺日用而不知故云不覺不覺則為凡民凡民即眾生也以眾生各各具此靈覺之性第日用而不知嗟乎具有而不自知可不哀與不知即不能用不能用則如持珠作丐懷寶迷方枉受辛苦驅馳生死甘墮苦海可不哀與是故聖人不哀其所不哀特哀其可哀所以出現世間種種方便而開導之所謂自覺而能覺他即先覺覺後覺也夫自覺者則於物不迷覺他者則於物不弃不迷則會物歸已不弃則捨已從人由歸已則不見有物從人則不見有已不有物則萬物皆妙不有已則一已非眞知已非眞則已即物知物皆妙則物即眞即物即眞則物非物而已非已矣物我皆非去來無相萬緣冥寂一道虛閑此大覺氏之心宗諸菩薩之妙行也如此則二覺具二利足是所謂以寂滅行現諸威儀隨事利他而為菩提妙行者也否則驅馳險道跋涉山川勞筋骨苦形體增熱惱損善根長苦趣而非所以成就菩提教化眾生之事業也上人行矣遡流而上者蒼蒼雲山滿目皆眞境猿號鶴唳滿耳皆眞經獞猺猩猩所遇皆眞佛水流風動皆廣長舌天青月白皆清淨身如是而覺則處處菩提場步步極樂國念念皆眞修事事皆眞行又何計其世出世間之分自利利他之別哉上人能信能受老人之言乎儻有所疑路經湘山請以質之無量壽佛

壽僧綱一山敬上人序

余被放嶺海之四年己亥秋七月望乃法性寺住山僧綱一山敬上人六十有一歲也爾時城中宰官居士及諸比丘四眾人等各持香花而作供養以祝上人時屬休夏自恣上人亦建盂蘭法會飯十方僧效目連故事以此為報親恩罔極也余時為眾講楞

伽新經罷正以此爲佛事聞上人發如是心歡喜讚歎而作是言曰夫世人之壽不出我人衆生所謂壽者相也吾佛不取而僧亦不住然佛所取者慧命所住者法臘故古之高僧曰世壽又曰法臘蓋不拘歲年而以初入受持戒品三月安居戒體無虧爲一臘由以臘不以年故有年高而臘少者有童年而耆壽者凡重臘是以戒爲本也以戒爲本卽佛之慧命所係矣是故戒根淨則慧命朗戒本固則慧命長經云若人受佛戒卽入諸佛數且佛壽無量而曰纔登戒品卽頓獲之豈不以自性淸淨而爲佛達自性淸淨而爲僧耶所謂續佛慧命以是故耳惟吾佛說法四十九年末後拈花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摩航海而來初至五羊先是宋求那跋陀攜楞伽四卷至卽建糊戒壇於其地達摩來必依止之及傳二祖且指楞伽爲心印及智藥攜菩提樹來栽於壇側且曰百六十年有肉身大士於此樹下出家演最上乘及六祖果發迹於斯若合符節迄今宗分五派道被寰中皆以此寺爲初地卽達摩之道法不泯六祖之眞身猶存豈非以戒根堅固慧命延長由古及今以至永永無窮耶故經云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今上人住此地統此僧見六祖如生豈小緣哉余初入粵至其寺叩其門至再呼而不應者今予居此不三年而諸僧濟濟一時翕然無論老幼皆發菩提心煥然一新耳目是豈諸人佛性昔無而今適有耶蓋佛性人人本具但無知識開導耳開導之功又在主之者力行則四衆歡感如時雨降油然榮茂而不自知其然矣今上人年六十一一旦發如是心作如是行以佛事而報親恩以淨戒而爲壽本又能親近知識隨順修行後之弟子苟觀上人心效上人行從少至老由子及孫如此則化化無窮源源不竭萬一有六祖者出翻然如昔之盛時則此法中興之機又在今日上人功德無量卽上人之慧命無窮矣又豈以區區世壽爲匹哉乃命弟子述岸居士歐起鴻輩各持香花重宣此義爲上人壽

送蘊素穩禪人還金山序

余少負遠遊之志以病未能隆慶己巳買舟過金山

余愛其萬里江流，拳石撐空，孤標獨立，真若丈夫挺然頂天立地氣象。山主同公、旻公款余居二載，諸弟子從遊者衆，每飯食之餘，與一二高士振衣濯足於高空明月之下，秋水長天，空洞一色，真若履玻瓈而臨懸鏡。自爾一別，四十餘年，恍忽思之，端若夢事。深沈瘴海十有二年，飲蠻煙而飡毒霧，馳火宅而坐炎蒸，每一興懷，則肌膚生粟，毛骨清凉。時特以此片石長流，枕漱於蘧廬壘壁之間，為消塵解煩之利劑也。惜乎遠隔萬里，親舊凋疎，音問寥闊。嘗念妙高峰頂，善財石上，月色潮聲，可似當年風味否？然亦無從問訊也。丁未春，莫予蒙　恩在宥，走端州謁制府，奉檄雷陽，以了前件，歸五羊謁臬司，以聽從事。維舟珠江之滸，適有上人從豫章持大參丁公書來謁，開函發讀，知為金山虛舟鉉公之孫也。予感舊興懷，誠所謂喜心倒劇，嗚咽霑巾者也。嗟乎！人生一世，歲月遷謝，回首人間，居然夢幻耳。余事竣還山，隱公相隨曹溪，今且言歸，余因敘往事，記別後之懷，以謝諸故人，且託問訊於山靈海若：余將返棹楊子江頭，重訪三山故事，幸為驅風伯以清江流，掃浮雲而放明月，延我於妙高臺上，坐楞伽室，以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了蘇公與張方平未了公案。隱公持此，其無乾沒於飯籮瓦鉢間也。儻有問者，為我報道：今已鬢髮皤然，無復似當年粥飯氣矣。

送吳將軍還越序

將軍少從父行入粵，志在疆場，經涉山海，擣平寇盜，無役不有，無戰不克，視險如夷，復淵如陵。凡諸島嶴情形，備殫。東倭發難，談者望重溟若登九天，視其谿如入火聚。兩粵節制司馬公日與群僚計畫，咸束手無策。時薦將軍往偵之，具得底裏，東事遂以平。還報，業已失故主，將軍功竟無以自鳴，惟步趨行伍，無復敢言天下事矣。然皆上下舉知將軍能，卒不能以振將軍也。每遇盜賊盤錯，則當事者莫不力言將軍，將軍恨不以將軍坐隗上。事既，則曰：非我不能也。時若有言將軍者，則亦皆曰：將軍將軍哉！故將軍竟以名生忌，以能致禍，幾不免者數矣。時則向之稱將軍將軍者，則又皆以繩墨自多，且恐入將軍不深也。嗚呼！

世故如此豈復敢言丈夫事哉南夷犯順諸肉食者色沮愚將軍時在囹圄中予思有以任疆場之肩負者舍將軍指不再屈遂力請出將軍多方調護置之前鋒將軍犯重濤陟峻嶺連戰及花封攻巢破穴楊大將軍知將軍故不蔽其能而斬馘俘擄之功最於行間將軍竟以忘身一粉心膂俱竭事竣一病而死者幾矣由是而知將軍數亦奇矣將軍至是亦深知其不偶也乃負妻戴子而歸將爲五湖之遊矣將軍塵埃中人也余非以意氣許可將軍者蓋蟷蠰怒臂以當車轍孰不知其力不足哉然而一怒以當之非在力也余以是知將軍若九方之相馬豈可以牝牡驪黃以盡其質哉余以是感慨世之皮相者規規乎毛色之間非余所以稱將軍也行過曹溪將別余適遇於江上留連信宿乃爲詩以言別非以將軍能高學也辭不及意笑不在言

周子悟一篇序

周子希顏字如愚泰和人三世孤貧篤孝苦心堪輿海內名公大人莫不折節傾心信若谷響以其言有徵而事不爽故聽若聲音奇驗非一己卯秋杪因韶太守任使君入曹溪曹溪爲六祖大師法身住處其山剏開於梁初神僧智藥大師謂與西天寶林無異不世道場也余以凋弊竊疑之質諸周子周子曰陰陽不經故也以其左來而右去故始大而終小即此一言疑滯頓釋由是而知周子之言形家非直形也及出悟一諸篇益見周子之得於自性之眞精藉形以發其奧耳嘗讀王維詩云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且眼不能著纖塵而曰容山河法身不可以色相而曰包世界繇是觀之又奚可形色言之哉此理之微誠不可言傳而在妙悟故周子之論山川必本諸眞氣眞氣聚而成形譬若人身必有周身之血脈脈之融會而爲穴故凡人之生也病苟砭得其穴則足以啓死生人之死也葬若阡得其穴則足以化凶吉固其理也語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是則大地一形也陰陽一氣也死生一致也以一氣而視大地則目無全牛以一穴而視死生則脉無遺變若從一葉以視陽春則化工不易一縷矣由是而知周子之視形

非在形也在使其形者也原夫四大各偏五行互融皆本於性情由性昧而爲空太極也空暗而結色四大五形於是乎變形之本也性變而成形天地而位矣傳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理之至也內外五行原出於一情與無情共一體也人之生也動而有知得天地之中者則於一身爲聰明利達故其死也靜而有靈得山川之和者則於子孫致福壽康寧天人合德其理至微所云葬乘生氣者其是之謂乎予以是知世惑於堪輿而妄爲禍福之論者皆不識一之故也周子之悟一非特爲形家言而其術亦非爲求形者說蓋本諸身而求乎性也故其名曰悟一旨哉是則有形之論前無周子不能發古人之祕後無周子不能知陰陽之實余謂其書可傳故三復深飫而致意焉特序以發之

贈太和老人序

老人不知何許人掀髯瓌瑋肩橫一杖足徧諸方隨身佛事到處指迷見形而歸心聆音而解縛者不知其無量億衆矣雲行鳥飛飄然度嶺來遊於粵余睹其短髮蕭騷雙瞳炯炯燁若明星聲音如鐘聽其議論風生機鋒電捲隨其所應而爲現身說法察其根性應以何法而得度脫卽其所應而度脫之於儒則揭盡性之旨於老則啓玄妙之樞於釋則無非佛事乃至邪魔外道鐵腹水潦靡不迎刃摧鋒望旌息鼓故其道不虛授言不虛發如養由之射師文之琴拈矣應茲理徹出水若此者亦不計其幾百千衆矣且其胸次豁然了無滯礙其來不將其去不留如古所稱得無礙解脫者非歟余與老人遊戲於溽濊之墟逍遙於曠蕩之野不知此身之在天地外物之在此身也神怡心醉如兀如癡老人方將曳杖而遊於寥廓余蘧然驚覺追之水隤乃歌以送之歌曰雲之旌兮前征雷之鼓兮無聲風飄飄兮吹衣樹渺渺兮含情君之心兮不生我所思兮紳征望不及兮天際重歸來兮夢驚

壽曹溪前住持東湖賢公八十一序

曹溪前住持東湖賢公生於前丁亥歲今歷四百八十甲子矣七月二十三日乃出胎時也山中諸大弟

予獨稱公爲最上耆年感公德教素孚於衆心各各歡喜燒香散花而作供養一時作禮請予作具壽因緣以壽公余欣然爲衆而作是言曰夫壽者相出於我人衆生也故吾佛世尊斥而不許且云童壽又云無量壽是又以獨稱何耶蓋童壽者謂童年而有耆德也是以德不以年曰無量壽者是以心不以形也以其此心先天地而不爲老後天地而不爲終超四時而不遷括十方而無量故古之眞人悟此心者萬古不磨千秋若在是以吾佛自謂我處靈鷲山常在而不滅若吾師六祖道骨凝然法身常住斯豈以形骸之可拘拘色相之可擬議者哉是故吾徒爲佛祖兒孫者端在悟明此心不以世數爲久近也歷觀傳燈所載千七百人盡出曹溪一脉是皆悟明此心者故以心印心如續長夜之燈以證不生不滅之果斯實由生以入無生因滅而至不滅不滅則法性常生無生則眞常寂滅斯則寂滅而生則無生不生卽生而滅則滅而不滅此實千聖之眞傳一心之要旨也由是觀之則人同此心心同此壽無疑矣惟公生於曹溪而長於法門老於佛事由先以已身爲衆身故今得以衆壽爲已壽且茲山之衆千人人各有心心各其壽誠以衆壽壽公則復以公壽壽衆如是展轉以歷無窮如以一燈傳千燈燈相續而無窮無盡此則衆心之壽固無窮而公之壽亦無量矣以是而知八十之年如馬體之一毛太倉之一粟也今也集衆心以祝公期公以此心而爲壽以公之歲歲歲如今壽公之人人人不滅回睹世尊拈花之日非遙六祖揮麈之時不遠斯較童年而耆德者猶以蠡醯而注滄溟也大衆聞說歡喜作禮持此以壽

贈良醫杏山梁先生序

予放嶺海十有八年驅馳炎荒飽飲瘴煙顧有穢形骸自非金石日見衰朽諸病交作癸丑夏六月偶患背疽若覆盂楚痛難堪醫者束手談者皆推梁先生先生天性好飮凡以病告初不計利終不伐功居鄉里循循謙讓有古人風予病篤時市人告予僕曰聞尊者恙得梁先生卽愈矣言未訖而先生到若神靈所邀卽請先生視之曰此蜂窠疽也形如蜂竇竇曰

生三子若日久則層疊侵骨不可治矣幸早發藥可無慮先生治之之術多方言痛痛止言腫腫消言腐腐潰隨病應手無不立效藥無金石咸用衆草予視先生之治病瘍洞見肺腑技若弄丸尅期收功若有神焉初先生治數日或擧他醫先生欣然讓之無難色既而他醫治不可先生復來無異辭是知藝高而心虛時從醫未決請禱再三獨許先生誠天假也感先生之治予病因思古語丈夫處世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方今天下之病百孔千瘡不啻予之一身也醫治者誰耶即有盧扁之手擧之未必信信之而未必用況諱疾忌醫欲求完復太和元氣而收回生之功難矣先生之活人若有神回生之功非一初不責報積爲陰德願先生之子若孫推先生之術以治天下國家應手而捷則先生之澤流無窮又不止今日之活我若人也先生向未生子醫予之次月二日擧一男咸謂冥德之報也故喜爲先生賀而贈之以言

別陳生明瞻序

萬曆初余乞食長安市會夷山陳先生衆中一見即識予爲畸人遂與莫逆予時先知嶺南有歐楨伯與先生同客燕市自爾余謝人閒世先生亦遊宦途無聞焉丙申歲余奉　詔遣嶺南二月至五羊訪先生則成千古時晤明瞻爲愛弟也夷山先生豪擧超卓翩翩有出塵之思明瞻則精敏沈潛循循雅飭溶溶漠漠澹然了無世俗態余器重之每見默無一語且於予言無不悅及乃兄勛卿菜峰公挂冠歸卜西園於龍津與浮丘光祿惟吾王公密邇時時招余齋食兩園之閒一飯必以明瞻先明瞻從二老無外遊惟二老節義爲一代人倫冠不獨重嶺南明瞻生於重而長於重且習於重不獨知所重而固有所重也明瞻八歲能擧子業十歲能誦古文辭其父見背菜峰公以子視之及長而菜公且投閒日與明瞻討論古今上下人物咸指其所重者昇之以融其性習此又明瞻養得其重矣無惑乎明瞻不屑屑以輕於浮俗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知君子之學固以重爲本也嘗試論之人生之性也本直質而無

僞第以前識導情浮華誘志故本喪而質渝明消而暗長是則不惟托根失地抑爲所附匪親故曰流於淫下淳滀其汚濁致使不磷之體漸磨不淄之質暗垢頓瞑而不寤火馳而不返者衆矣此聖人所以貴親仁釋老所以重離欲也余目睹明贍於此十年如一日始終如一念毁譽如一心不以離合異情不以去就貳志即其攻苦茹淡孝弟篤誠此固天性㒵然而實以親習有本傳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聖人之學得其重而輕則隨之專其靜而躁則化之此仲尼輕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老薄萬鍾如敝屣也苟能得其重則窮達一致死生同條古今一貫以此足徵方外之學非妄談西來之宗非迂怪也余與明贍遊一紀未嘗一言及於禪以明贍早以重自珍又何禪之有今言刖亦不外此明贍志之

方子振奕微後序

余少知方子振童年以奕鳴而未見及余乞食長安市所遇靡不亟稱之殊無議其短長者私識其人誠若李本寧太史所言非特奕也及余被放嶺海丙午秋杪子振同蕭觀察來粤過訪曹溪一見居然心鏡中人異哉迺出近與黃石甫所布奕微余固不測識及觀與蕭公對局則知子振之爲奕以道而進乎技也嘗試論之道在天地凡得其精而神其化者謂之聖道德無論已若夫藝者左馬以文聖鍾王以書聖芝素以草聖何獨藝而技亦然若市僚之丸養由之射與秋之奕諸皆有述焉奕爭道也凡爭者以名相軋軋則氣勝而實德尠子振獨不然循循雅飭不以長自多臨局若無意遇敵若不知敵虛而必告以實處勝而若不爭意氣閒閒笑傲自適胸次翛然局若澄波心如皓月機先而預定神動而天隨客往而不追敵來而順應因是而知其微乎微矣說者以奕喻兵余則謂奕可類禪葢處乎不動而運乎動者也余固謂子振之奕以道而進乎技也余觀子振非獨技而其人亦然老氏有言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斯其品異而技亦神矣彼矜矜操刀而割者又何以稱哉予雖不知奕今見子振對蕭公局愧不若浮山之對歐陽公因棋而說法也

送堅音慈公住金沙東禪寺序

金沙東禪古刹也自達觀大師重興弟子孫氏伯仲剏其始太史王公成其終先得湏崖耀公住持莊嚴畢備乃聯諸同志結靑蓮社皆誦妙法華經遵戒定慧三學以爲梵行不數年而能誦者三十餘人往耀公與諸檀越特建佛種堂迎予休老丙辰冬予東遊而來睹其規矩雅肅安居精潔四事豐美人境俱佳爲末法一最勝道場也讚歎久之予了達大師末後因緣卽投老匡山耀公涕泣留之未能也及予入山之二年耀公以障緣去一時檀越皆望予令人以主之居無何堅音慈公至一衆歡喜懇請公初以歸宗爲家山未安乃還安置今應命往過別五乳予喜而謂之曰大哉法界以緣起爲宗也故一切諸法皆緣一心之所建立佛土淨穢隨心感變而成壞亦以之是以吾佛於菩提場初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謂以金剛心之所感結故菩薩修行必以此心而爲行本所言金剛心者卽梵網所說金剛寶戒名爲諸佛心地法門故命千百億釋迦流傳此法所謂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閒蓋特傳此金剛戒耳惟此一戒爲成佛之緣故曰佛種從緣起吾徒爲佛子者苟不遵此戒則凡所建立世出世法皆不成就以無根本故耳卽此社規遵三學之制三藏之中經宗法華律宗梵網論宗起信是則此三皆最上一乘發明一心之旨成佛之要無出此者乃目前現成公案也公今往矣若秉佛心而爲住持卽其地爲金剛所成身心寂然是爲入如來室若以法華爲佛種子則一瞻一禮舉手低頭皆爲妙行則一切因緣無非佛事了無疲厭若以智照一心了達無明則煩惱不生諸障自息日用頭頭皆眞解脫且公素持行願普門二品以專淨業苟以大悲爲心則普視同體冤親等觀了無人我之相若以普賢爲行則捐捨身命以供大衆滴水普沾何有一己之私若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十方聚會箇箇無爲又何有於子孫之業公以如是住如是持如是安居則當下轉穢成淨三學圓於一心萬行成於一念所謂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如此則不負檀那亦不負自己出

世一大因緣也當以此語揭之佛種豈未必不爲廣長舌相

送無言道公住持少林序

世尊出印土踞靈山以優鉢羅華爲菩提種子旣達摩以震旦少林爲菩提初地十方無盡法流源源從此而出其如派多而源混故我雪庭大師總衆流而歸之其心大矣歟功懋哉自是當家種草代代而生以不生者世其業無言道公承二十五世幻休潤大師法流令人天推擁而住持其家諸大比丘剎利宰官居士衆皆歡喜讚歎予來自東方那羅延堀亦隨喜合掌而言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現成家業人人具足由其具足而不知故黃面碧眼忍俊不禁特地出身爲人說破靈山百萬衆傳燈千七百都皆一喚回頭頓知本有此則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矣噫佛祖元無實法與人豈期人人病眼空花且又邀花結果佛祖之心然哉此則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也吾人若不重刮金篦何以世其家業嗟乎難矣然佛祖以法界爲家大地爲業虛空爲量若不立一塵則不能現身若立一塵則不能度生今公以赤身而全荷其業挽百川而歸源豈易易哉公且行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若不立一塵則負佛祖若立一塵則非佛祖所以望公者公其勉諸

送仰崖慶講主畫諸祖道影序

昔世尊居忉利三月優闐王思之不已乃命工者持旃檀香往刻其像鶖子慮衆工凡品無足盡其妙好遂以神力化三十二人各注一相相成請歸王城觀者與生佛等及世尊從天宮來乃拜之曰吾滅後賴爾度生無量其像亦垂手而答之故凡雕刻彩畫種種莊嚴徧十方界者皆自旃檀始噫夫豈佛然哉吾意諸祖皆同一身一智慧力無提亦然故曰心如工畫師畫出諸形像夫形像可畫而神通妙用及度生事業又安得而畫之哉居常闕然及讀達師述丁生畫諸祖道影序并送慶公求畫是知神通妙用度生事業皆不離一毫端三昧耳嗟乎鶖子極盡神力以多人而方成一像今丁生以無作妙力從一手而現多身慶公於一念頃圓成度生事業而達師一彈指

閒頤使法身彌布如雲起寒空影羅秋水如斯妙用乃法爾神通如是耶抑因緣會合而然耶觀者儻能覿面不疑始信各各當人自性本來具足如此也公行矣無倦繁興藉使於一身復現多身將逼塞虛空光流大地又不離丁生一毫端公其持此爲我告之

賀僧錄左善世超如應公住持大慈壽寺序

聖天子臨御之初年正沖　太上母憂勤鞠育惟祖宗社稷天下重器所寄思無以上酬厚德下福蒼生乃薄供養損膳羞出其貲建大慈壽寺將賴三寶弘護陰庇窮壤寺成選古風𨗨和尚爲住持居三年謝世上命其孫本在授僧錄左善世繼其寺事在師任事十二年上祝　萬壽下接四來無厭朝莫卽慈雲法雨徧滿寰區無不從此流出而師舒忠效力竭躬盡瘁以事煩務劇致形勞神枯四大交病卽臞然骨立猶不忍弃事達觀禪師隨緣過慈壽見而驚曰公何爲至此哉吾人固重以忘身爲法其如生死大事何師潸然泣數行下曰在非戀戀浮名第念　聖恩隆重香火無託故苟延耳禪師因問孰堪荷寺事者師卽舉其弟子監寺圓應禪師請見乃大喜曰是豈乘願力而來者耶令解衣盤礴如九方相馬云此足當千里矣幸有此兒顧復何慮師聞已判然自決明日卽以其事奏　聖母可之旨下大宗伯撿應仍授僧錄左善世爲第三代住持諸名山大知識各各聞而歡喜屬不佞讚歎之曰惟吾佛世尊以法界爲家以戒定慧爲業以弘法利生爲務以慈悲喜捨爲範以教理行果爲綱維三學具四心圓四維張教乃昌夫此家者以無心而住無我而持任因緣爲進退順機宜爲調伏此至人之能事豈常人可及哉故正法之代四維張而法道昌諦觀諸祖無論董著一言之下克紹其業像法之世教流東土歷漢至唐代有其人葉葉相鮮花果茂實且曰無果至於末法則秀實希者以教理存而行果闕綱已半弛將何以綱維家業撈漉人天哉今躋末法六百餘禩矣當世尊將涅槃時有六萬億菩薩願於末法影響流通且又將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故歷代相承惟我國家崇其教重其人上下一體至我　聖母弘通三寶超越前代

琳宮紺宇棋布星分獨此寺爲天下大觀無盡法藏從此而出一切功德從此而入爲法門之樞紐知識之蘧廬當其任者持大敎之綱維爲四海之觀望殊非細事應公年甫二十卽掌監寺職山門衆務一切以身任之不私已不憚勞不辭怨不識身之有世不知心之有身不識不知泛應無機所謂年童而德耆外實而中虛忘機類無心汎應類無我不計利害類任緣此眞住持之能事觀禪師所稱乘願力而來者非歟余嘗私謂在師爲舟應公爲水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應公業已能負師十年有徵豈不能自負哉應公勉矣願造其眞履其實爲佛眞子住持其家將此身心祝我　聖君慈壽如天如地普覆無窮果如是則香幡影動鐘鼓聲飛塔殿橫空鈴音鐸響晝夜無閒者廣長舌轉法輪時也公其勉之

贈大輪端上人住持廣濟寺序

王舍城北有大精舍曰廣濟乃大知識寶藏和尙說法之處和尙初隱終南發明心印後攜其弟子雙谿平公翟止於此豎大法幢人天衆集和尙據師子座平公卽領住持事接納四方名傾海內三十餘年和尙臘高八十而道風與日俱大振平公謝幻緣去復以其徒端公繼山門事都城耆年龍華瑞菴上人輩咸皆歡喜乞一言以讚歎之聞之佛住迦毗羅國祇桓精舍其弟子千二百衆各推所尙爾乃以長老稱空生空生問佛所住世尊乃告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且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果何住耶雖然豈以無住爲住哉抑聞佛住大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圓滿修多羅門乃曰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所謂住寂滅場修無作行又豈以有所住而住哉雖然上人親授法於寶藏和尙和尙得法大川禪師據臨濟正令揚眉瞬目一棒一喝之閒五敎齊敗千門頓會人境俱奪理事雙忘此又豈可以王城精舍圓覺伽藍而擬議其精粗優劣耶上人果以此法住持是將可以續佛慧命上報　國恩誠所謂佛子住持善超諸有也耆年聞說皆大歡喜卽持此一葉以問訊上人上人其無謂我毗耶病夫非奪鉢之手也是爲序

送方山暎川法師幻遊序

幻人往遊都市遇方山子於大幻場中相與莫逆於心已而幻人從幻緣去方山子即入如幻大解脫門依寂滅場現諸幻事揭大藏於龍宮受天人之妙供幻人方避影東海據長空大谷與煙霞麋鹿爭雄方山子聞而喜之即杖策而來搜我於窮髮幻人相與把臂而遊登金剛之峰入那羅之窟秉堅固之筏泛海印之光捫摸虛無指揮萬象倦則鋪瑤草而臥長林饑則飲醍醐而飡栗棘時或鼓腹措頤擗髀雀躍吸鯨波而呑滄海叱大塊而噫長風直使萬竅齊鳴殊流競騁曾不知爾我之在乾坤朝昏之爲日月也又何浮光幻影野馬塵埃而點太淸之量哉方山子喜而忘歸不覺兩更四序一瞬矣時則方山子蹶起而謂幻人曰聞之不死之鄉非蜉蝣之所擬廣漠之野非蟭螟之所知信乎顧當與子死此耳幻緣未盡姑捨子去終當攜手同歸焉幻人于徐而進之曰譆有是哉子作去來之想耶嘗試觀夫片雲起而太虛彌布纖塵擧而大地全收不分而徧則霈澤普施不散而周則山岳競秀由是觀之則諸法未嘗離於起立處耳子當勉矣無作去來之想也雖然空花結實瞽目之所愚水泡穿珠癡兒之所惑子其行矣試爲彈而刮之若珠破瞥除其無忘我交臂之盟誓當與子死於那羅延堀

◎已下古本卷十二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一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二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記

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

昔嘗閱藏教睹南岳思大師願文願色身常住奉持佛法以待慈氏斯已甚爲希有矣及觀光上國游目小西天見石經何其偉哉蓋有隋大業中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尊者忍三災壞劫慮大法湮沒欲令佛

種不斷乃鋟刻石藏經板封於涿州之西白帶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滿由大業至唐貞觀十二年願未終而化門人導儀暹法四公相繼五世而經亦未完歷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閒高麗沙門慧月大師尙未卒業其事顚末具載雲居各樹碑幢閒惟我
明無聞焉何哉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佛種從緣起其是之謂乎初達觀可大師於萬曆丙戌秋訪淸於那羅延掘北遊雲居至琬公塔一見則淚墮如雨若亡子見父母廬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去南遊峩嵋回至金壇爲報父母恩手書法華楞嚴二經完越六年壬辰六月走都下屬太僕徐君琰造琅函將送置蘆芽萬佛塔因暫憩潭柘 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遣侍臣陳儒齎齋具往供儒隨師再過雲居禮石經於雷音寺時忽光燭巖壑及揭殿中拜石石有函函中得銀匣銀匣盛金匣貯金瓶藏舍利三顆燦若金剛恍如故物一衆稱異悲喜交集已而再禮琬公是時塔院業已爲寺僧賣之豪家公骨將與狐兎同巢矣師愴然而悲卽以 聖慈所供齋襯金贖之不足中貴人楊庭屬弟子徐法燈者助完之師因避暑上方山淸亦來自東海謁師於兜率院談及此搤掌痛慨食頃師上足密藏開公持牘院券同琰至師躍然而喜卽拉淸同過雲居禮讚焉冒雨衝泥窮日而至右繞三帀默存儼然凛凛生氣嘆曰公其不朽哉因感遇與琰君共捐金贖地若干畝爲守奉香火資達師命淸記其事顧淸何人唯唯而作是言曰盡大地爲常住法身唯至人能知一微塵有大千經卷唯智眼能見以如是身說如是經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信之者豈易易哉是以吾佛世尊於曠大劫觀十方界無芥子許不是捨身命爲衆生故而求此法處剛求而得之卽於一毛端頭現寶王剎一微塵裏轉大法輪是則所說三藏十二部言言字字皆吾佛骨血心髓也故曰此經在處皆應起塔供養不須復安舍利以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故是以能持此法者則爲報佛深恩矣靈山會上佛欲以此法付囑有在是時人天百萬無一人敢吐氣荷擔者顧此大衆豈非英傑丈夫哉況親承佛教心領佛恩而猶遂

巡畏縮如此必待從地涌出六十二億恒沙衆者此何以故且又但許如來滅後五百歲如是而已況待慈氏彌三災歷窮劫乎足見持法之難也如此由是觀之能起一念護法深心者則爲諸佛護念矣良由佛非法無以成正覺法非佛無以度衆生生非法無以明自心心不明無以護正法法不護又何以報佛恩稱弟子哉惟其佛滅而法滅法常則佛身常住矣佛以常身據法界建大業至若守護封疆者固其多方惟我南岳大師總持以願論不若琬公見之於行事雖然佛業固大非南岳無以振其綱岳願固弘非琬公無以續其業琬公固高非慧月無以繼其志於戲因修者易莫剏者難續燄傳燈代有其人若夫崢嵘法界一始終同休戚苦心深慮克紹如來家業者除慶喜去童壽唯我琬公一人而已噫公功大矣窮劫衆生受其賜微公佛亦左袵矣是親承密印而來耶抑六十二億之一耶何其願力廣大如此也慨夫濁世知公者希則公者貴至若知公則公又唯我達觀大師一人而已唯公與師正謂千載旦暮之遇也嗟乎世不知公則不知佛然不知師又何以知公哉愚謂公心卽佛公骨卽經廣長舌相不滅不生佛法不朽賴公骨存骨與法界相爲始終今師與公生死而肉骨之業既往而又復之則是重剖一塵而出法界之經也豈小緣哉嗚呼公之骨託於師師之心刻於石後之覽斯文而不墮淚者猶人聞父母心血骨髓而不動色斷斷乎非眞子也淸固謂吾徒有淚定當灑於琬公之骨

涿州西石經山雷音堀舍利記

有明萬曆二十年壬辰歲四月庚寅朔十有五日甲辰達觀可禪師自五臺來送龍子歸潭柘　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遣近臣陳儒趙賓等送齋供資五月庚申朔十二日辛未師攜侍者道開如奇太僕徐琰等至石經山雷音堀堀乃隋大業中靜琬尊者刻石藏經所師見堀中像設摧敝石經薄蝕因命東雲居寺住持明亮芟刈之是日光燭巖壑風雷動地翌日啓洞中拜石石下有穴穴藏石函縱橫一尺面刻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八日甲子於此

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計三十六字。內貯靈骨四五升。狀如石。雜異香馥郁。中有銀函方寸許。中盛小金函半寸許。中貯小金餅如胡豆粒。中安佛舍利三顆。如粟米。紫紅色。如金剛。開侍者請至師所。師歡喜禮讚。既而走書付趙。賚屬徐法燈者。請奏

聖母皇太后。太后欣然喜。齋宿三日。六月己丑朔。迎入慈寧宮。供養三日。仍於小金函外加小玉函。玉函復加小金函。方一寸許。坐銀函內。以爲莊嚴。出帑銀五十兩。乃造大石函。總包藏之。於萬曆二十年壬辰八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復安置石穴。願住持永劫。生生世世。緣會再睹。命沙門德清記其事。清一心合掌而言曰。原夫舍利者。乃吾佛因地最初發金剛心。演戒定慧光明。薰蒸有漏無常三業。變化所成。而有生身法身全分之別。始從發覺。以至習漏淨盡。三德圓滿。故隨緣所現色身。相好光明。絕如寶山。閻浮檀金。紫磨光聚。三業六根。內外瑩徹。即無常身。證金剛體。故大般涅槃。諸大弟子。諸天大衆。各執旃檀沈水爲積。以焚其軀。則皮骨血肉。髮毛爪齒。隨火光流

一一化爲金剛種子。最極堅固。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水銀。隨地顆顆皆圓。名曰舍利。此云骨。生此生身也。分見而已。是故其色但隨皮骨血肉。髮毛爪齒。而有紅黃白黑色。色不同。小者大者。圓者直者。如露。如珠。如粟。如菽。又因禪定行道願力三種所薰。故有流動不流動。現異不現異。其禪定者。凝然常寂。其行道者。宛轉餅盤。終古不息。其願力者。有求必應。若曰我處靈鷲山。常在而不滅。豈非法身全體耶。噫。永嘉所謂幻化空身即法身。豈虛語哉。由是觀之。則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無明業行所薰。而成無常敗壞之身。即日用現前。念念潛注。眞光獨露。迸灑八萬四千毛孔。一一光明。照耀無盡。即此無常身心。而爲常住金剛矣。若演此光明。普照大地。則一切山河草芥。纖塵無非成佛眞體。畢竟堅固。不動不壞。一一皆爲法身舍利。豈有量哉。但以隨衆生心緣力所見。故擧世尊生身全體。止獲八斛四斗耳。且分爲三。而天上人間龍宮。各取建塔而供養之。其流布人間者。即阿育王以大神力。遣使鬼神。所建窣堵。滿

閻浮提而我震旦可目而數者一十有九則明州育
王適居首焉蓋亦二智所薰者是耶其我金陵長千
神僧康會所求豈願力所薰者非耶至若代代高僧
凡三學圓滿者間多有之但曰堅固子耳嘗謂震旦
故稱赤縣神州況其士人多大乘根器而吾佛舍利
無數其所及者豈止十數而已哉竊自疑焉及讀舍
利感應記見隋神尼智仙得舍利一顆文帝初生尼
即擧而育之及文帝長負大業思報神尼尼但以所
藏舍利付囑之曰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用是
盡建浮圖足矣何報我爲帝受之如命凡今域內名
山所至塔廟故大隋居多愚謂此堀所藏舍利者豈
琬公親荷文帝授手而來者耶抑我世尊願力所持
經藏將示少分眞身欲令衆生頓見全體耶今我可
禪師一至而舍利即出因以授受　國母豈亦夙緣
所逮也耶不然何其感應道交昭著之如此也竊謂
當三吳時江左佛法未至而舍利何緣先在地中光
騰霄漢僧會尋光而來吳尙異之及談此舍利且期
三七懇求而至吳人由是棄幻怪爲尊信法道流通
爰自此始代代相承千有餘年至我　聖祖神宗尊
崇敬事超越百代且賴此爲金陵定鼎萬世洪基迄
今浮屠光明照耀莊嚴妙麗與佛身等豈細事哉且
此石經乃我琬公乘南岳願輪以待慈氏經三災歷
窮劫豈値億世惟此舍利埋之久矣今我可師一至
不待求而出現惟我　聖母尊居九重不期見而自
至豈非吾佛以大願力弘護三寶應時出現以延我
宗社福庇蒼生永永無窮使正法流通佛種不斷
故耶抑考琬公所刻石經由隋及元六百餘年甫成
其半洎及我　明則闃然無聞豈我世尊示此少分
如華一葉見無邊春欲令衆生從此經藏遠續如來
法身慧命於窮劫者耶不然何其出現易易之如此
也故淸得以詳記始末以昭後世使見聞者知聖不
虛應應必有由矣豈徒然哉是爲記

大都明因寺常住碑記

惟吾佛世尊降神靈鷲說法度人而諸弟子輩非出
尊姓淨行者不度非入無生者不住故所住無常但
誡之曰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以示旅泊殘生一往不

復初非有意人世高廣安居豐美口體之謂也既而王城利物以給孤長者將請佛說法乃就祇陀乞園林造精舍以延之不惜布金徧地而重閣講堂於是乎啓大衆安居亦自此始然猶逐日行乞四事未嘗豐美也後因老病不能行乞者立常住是則常住蓋為老病者設豈圖今日之事哉教法東流琳宮大剎碁分星布煙火相望鐘鼓相聞去聖逾遠本旨大乖故百丈禪師起而大振之立清規以夾輔毗尼冀返初制嗟乎人者居之豈盡尊姓遺榮操淨行而契無生者耶是故建之者不無給孤應之者未必如佛居之者未必盡老病無生者也故曰不納客僧吾法當滅是則不但非福地且翻為毒海矣惟此未嘗不涕泗霑襟也都城之南有寺曰明因舊名三聖蓋雲崖大宗師所建也師生於保定甫七歲即披緇十八遊方徧參知識初五臺道場為羣寇盜其咽喉歸依阻絕先是有無住定大師以少林業依舊路嶺關盜巢而建剎曰龍泉寺為往來休息曼殊法道於是乎大昌大師年登二十即輔定師以開拓之厥功大矣豈非夙願耶公居龍泉十載始入大都登壇受具即置三聖寺以納四方又五歲入選為大宗師奉欽命登華座傳毗尼法有年其道昌於萬曆三年復修明因寺又十年而大師入滅又五年其孫仰崖慶公世其業然公以學行重當時據龍泉以說法內感 聖母捐金重修其寺額曰護國明因蓋功德本於大宗師也萬曆壬辰秋余隨緣王城會達觀禪師於大慈壽慶公從禪師謁余曰明因固吾祖所剏也慶因屬目諸方梵剎往往居之者不體先聖所以建立之意至若鬻身守綱者奈業累何慶願以此為永永常住自今而後凡山門一食與衆同賢者可得而居之老病者安之往來者內之凡常住所須執事者許增而不許損凡我子孫許住而不許分凡所施利許公而不許私凡所田產許守而不許賣願世世香火如日月鐙明以紹隆三寶將以報佛恩祝 聖壽緜遠無窮屬余紀其事余聞之歡喜踊躍而讚曰公以如來心為住持以百丈心為常住令後之居者以無分別為妙行借使天下聞風而興起者處處不減祇園矣

正法嘉謨將或見於今日也公之功德可量哉聊以公心刻諸貞石以昭後世云

開錦屏山觀音洞碑記

中國名山多奇勝而太行為天地脊自首陽抵山海秀氣盤結於京師故京之西山一帶梵宮梵宇如鱗砌然皆因人力裝點化工至若天然奇秀不假雕琢而妙出恒情者唯錦屏山觀音洞一境而已山去京西百里許洞踞山之胸一聯三堀如摩醯目其中玲瓏凝聚水乳成形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山勢環抱名花異卉開若錦屏一水淵源來自深谷曲折周遭激渟山足故其群峰森挺如出水青蓮也父老相傳往往見雲霧中時有觀音大士現故以為名余於癸未春杖錫遨遊諸名勝辟穀三學洞中飛木厰王公玨謁余談及此遂往觀之余一見而深愛焉公遂請開拓先捨地三十畝為香火前導搆茶菴一所以濟往來是時余方厭遊人世未暇經營乃付法侶九峰眞玉上人以主之卽東蹈海上矣既而某官某公奉命來督厰事力為開山檀越掌厰某公輩同心助成拓土鳩工鑿空虛實將高就下歷數年成殿岸數十丈洞外又搆禪室兩楹昔日荊榛今為寶地矣余於壬辰秋持鉢王城再過此地乃喟然而嘆曰信乎境隨心變道在人為也嘗聞觀音大士圓通普應無處不現盜住感應道交如水清月現耳況人人本是佛不修行無以成處處皆是道場不施工無以見此山固靈異若非王公與諸公仗因託緣熾然建立縱七寶莊嚴皆委荊棘又何敢望變荊棘為叢林哉今也鐘聲梵響共談般若蒼崖石壁皆顯法身聞者不迷見者卽悟因此地證圓通者不可勝數其倡者施者作者助者之功皆永永無窮將以祝 聖壽衍慈風以綿綿無盡矣濟印道人不忘其始不計其終乃為銘以銘之曰

大地法身原無寸土峨峨蒼崖有目共睹落落圓音本不有聲湯湯流水有耳皆聞處處道場無往不在有力量人將金作由圓通大士隨類現身豈獨於此偏憐有情洞中本虛千奇萬狀自是圓通根本模樣時之未至久被塵埋時節適逢一擬便開聲振天門

光騰大地見聞功德不可思議上祝　皇圖奠安社
稷　聖壽無疆千秋萬祀

修五臺山鳳林寺下院方順橋大慈宣文寺
碑記并銘

五臺爲文殊道場有一萬菩薩於中說法應化無方
靈異多端爰自漢永平摩騰著迹沿及三國六朝歷
唐宋元累代國家帝后妃主崇奉之典班班可指我
　成祖文皇帝延大寶法王居之以後琳宮梵宇歲
歲增崇及我　今上御宇萬曆初我　聖母慈聖宣
文明肅皇太后爲資　先帝保　聖躬大作佛事天
下名山自五臺始延高僧十二員以鳳林寺二虎禪
師爲首座師名德胤字徹天山西太原人始終發迹
修行緣山素著中外　聖母爲建鳳林寺以居之寺
完以臺山去京千里山深數百里仍就保定府滿城
縣方順橋邊置接待寺一所額名大慈宣文又置贍
寺地十頃餘畝以護香火將垂永久仍度沙彌明理
爲給侍師道重方外名達內庭　聖恩隆重超越常
流若供奉徐公清明王公時及諸搢紳先生大司馬
吳公輩皆深重師故其道場隨處成叢林晨鐘夕梵
香火星羅將以上祝　聖壽無疆保　皇圖億載固
皆我　聖母慈恩曠大實師有以感之也今斯地爲
衆僧資色身與慧命堅牢其功德福利豈可以數量
計哉惟我　聖母慈恩與天地同其博厚而此功德
亦將共其悠久必有鬼神呵護於其間後之近此地
守此土者豈不推聖心所自敢忘君親之惠而取鬼
神之責乎寺落成命沙門清紀其事謹稽首爲銘以
銘之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峨峨太行爲天地經卓彼清涼
惟聖道場羣靈堀宅爰枕北方外護藩籬內拱神京
珠宮梵宇隨處叢林惟我　聖母育成　帝德凡所
施爲無非爲國建此名藍以延梵侶從十方來如雲
若堵思修慧命必藉色身不勞持鉢香積盈盈有士
如膏有衆如雲　聖母聖心以士爲金此地常住惟
功不朽祝我　帝鞏天長地久

伏牛山慈光寺十方常住碑記

自迦維降迹梵刹始興白馬東來僧居肇啓歷代修

崇之典十方海會之林由百丈弘律制之規伏牛設練魔之業無非精修一心調伏三業雲來者以法為心安居者以和為事世衰道微去聖愈遠不但法無專門抑且人存我相使二利之語徒存四事之緣虛費此世尊所以攢眉至人因之發慨者也恭惟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承悲願力現國太身興隆三寶建大法幢使域內名山皆成寶地寰中勝迹盡化伽藍乃捐膳羞之資命近侍太監姜某於伏牛山建造慈光寺為十方海會叢林置太河川黑峪保莊田二所為永遠供奉香火命僧智明住持寺事明初受業於京西天台寺寶珠和尚以苦行聞當代
聖母素所崇重者明行日和尚因誡之曰爾以一介凡愚叨承 慈命撫心自省豈不永懷爾其以佛為心以法為命以十方為常住以衆僧為叢林一食必與衆同一事必通衆議以道德為首領以公廉為執事毋執已毋慢人晝夜六時磨鍊三業精勤萬行屏絕諸緣將以祝 聖壽無疆報 慈恩永劫其無忘我今日之言明奉戒而行以此聞 聖母且以修途為遠慮仍 命太監姜公料理之冀道場與二室爭光叢林比牛山並峙也工竣始末業已具載於功德碑記茲以智明所以住持其業者併誌之以垂範叢林永為後誡將來住之者又以此誡復誡後人其如薪火之傳永永無盡也是為記

重修之罘山神廟記并銘

登郡城東南十里許有之罘山山有神曰浮佑侯是無所考嘗周覽方輿大概自崑崙東折而渤海注焉扶桑日出光影上下蓬萊三山隱隱雲霧閒宮闕恍惚金銀而神仙率都居之稱不死之鄉秦皇以是東遊黃腄而窮成山登之罘以臨朝陽刻石記焉則茲山始封其來尚矣迄今千五百年雖往來代謝觀其故事如指掌維是黔首歸依歲時伏臘而山亦產英效靈風雨時若使物不癘而年穀熟故廟祀不絕至眞高常淸者居之幾三十年躋九十而色若孺子郡人多雅事若戚將軍者尤善事之將軍視其神宇頹然出貲若干鳩衆命工而一新之經始於萬曆丁亥秋殿四楹左右廊廡畢備不期年落成嘗淸杖策過

海印請予爲記廼爲之銘曰
造化胚胎大塊以成山川鬱秀育靈產英惟茲大鰲
百川以歸崑崙東指之罘巍巍秦始來登蓬萊彷彿
漢武神人大言恍惚惟山之靈千秋萬祀奠我邦家
百祥無射惟民是福惟穀是登珠宮貝闕載緝載新
鯨鐘鼉鼓朝唄莫吟祝我　帝釐山高海深

住京都吉祥院無極信禪師道行法原碑記

無極禪師者臨濟二十六代孫也諱明信順德沙河宋氏子年八歲父母即捨出家禮郡之天寧深公爲師稍長以生死爲憂年十三即請本師以行脚事往牛山入大火聚精勤刻苦日夜煆煉者二十餘年塵勞雖覺豁謝然未有所悟入因覲省歸至郡之西山上棲坪迴絕人迹潛居六載一食朝昏諸念頓息頃之即參諸方知識北走京師登壇受具復隱銀山之中峰避影三載日以橡栗爲食專注禪觀時忽心境皆空根塵頓脫豁然開悟自覺當體無依翠峰大和尚據臨濟正令開法於都門師往求印證機緣契合尋即謝隱京西之金山吉祥禪院以長養爲懷堅持孤硬澹然若無所寓納衣穀食二十餘年內府太監張公遇翟聞而謁之捐金重新梵宇諸方學者日益進居無何師念家山寥落有歸歟之嘆杖策西遊祖塔以謝度脫是時二三耆宿進曰惟我虛照祖翁遠承曹洞正脈其字派曰洪子有可福緣善慶定慧圓明永宗覺性今將已矣師何以續之師因說偈曰智能廣達妙用無方蘊空實際祖道崇香諸弟子唯唯志之未幾尋歸吉祥滅影入世接納四來道風日益大振一日無恙召衆說偈安然危坐而逝萬曆二年二月七日也世壽六十有三法臘三十有奇得度弟子某等奉茶毗禮收師靈骨葬於西嶺之隱寂石洞其徒某皆參少室小山和尚嗣曹洞血脈即今開法故山之天寧乃因龍華瑞菴大師持師狀乞記乃按其實以序之曰嘗聞吾佛世尊度生已畢宜乎說法四十九年未談一字末後拈花爲別傳之旨自靈山迦葉破顏之後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所施不可以限量計而竟不許其枝流深有旨焉及六傳之後南岳青原下則分爲五宗其門庭施設建立不同猶耳目

口鼻之於身雖用各有異豈可以用異而異其體哉由是觀之所散未嘗一所歸未嘗二又豈可以門庭用異易其指歸然而後世悟之者雖各因所入至若曹洞臨濟機緣迄今不泯其故何哉惟具正眼當於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以前剔眉以視則靈山一會少室九年皆爲餘事是則君臣互換棒喝交馳函蓋乾坤投機暗證之說不啻若太虛閃電石火光中而趁師子遊戲也禪師其於寂滅定中振聲一喝直使大地耳聾諸有聞而不驚怖者斯卽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矣不然則竟以何法而續之耶是爲記

重修悟山觀音菴記幷銘

牢山之西南濱海羣峰衆岫奔騰齊峙而臨巨浸者一峰傑出曰悟山父老相傳昔有高僧藏修悟道之所因以名之　明嘉靖中有僧名近悟就址結茅以居重修觀音大士殿三楹左右夾以耳室窗呑雲霧門引長波儼然坐蓮花而觀水月也菴構成乞余爲記因歡喜讚歎而銘之曰

圓通大士隨處現身一微塵裏轉大法輪苦海無涯奔呑識浪大士觀之如鏡中像我依大士如幻三昧亦來於此證三摩地一草一木盡屬法身是名常住傳無盡燈照破暗冥水中火發火裏蓮生是眞實法永劫歸依如是讚歎見聞之者齊登彼岸

重修巨峰頂白雲菴玉皇殿記幷銘

牢山居卽墨東南根盤二百餘里跨平原而枕溟渤岡巒起伏龍蛇透迤衆草連芳長林蓊鬱幽潛祕處石室巖龕故往多眞人高士咸搆迹焉羣山競繞中則一峰傑出曰巨峰當二牢之尻上挿重霄下臨無際最爲奇絕頂有菴曰白雲故稱古刹就廢至我明嘉靖閒全眞郭一句重起其徒李陽輿繼業至孫高來德而大新之依巖鑿石嵌壁甃垣丹宇圜宇左右畢備中建玉皇殿三楹邑人周氏某率萊中丞拙齋劉公助成之經營有年至萬曆己卯甫就余癸未夏遊目海上探索形勝策杖其顚適卜居太淸乞余爲記嘗閱之海山有三山曰閬苑蓬萊方丈宮闕咸金銀而神仙在焉故居塵埃而處混濁者聆之則神

思藝勤願超脫高舉即離人世及至何無階焉以其
望洋森漠無津涯非羽翼莫能之竟恣爲荒唐豈是
然哉蓋欣厭相敓耳目貴賤者也若慈峰之秀洞宇
可以息形芝朮可以充餌幽深杳渺塵氛懸絶加之
殿舍莊嚴羣靈託迹慕之者可望而不可即能至而
不能止信目前之眞境入世之蓬壺藉能頓解天叨
坐隳桎梏何必駕長虹而挾羽翰假安期而探秘術
者哉無建立功德自與山海共之又焉用記乃爲之
銘曰
天地鍾育山川是府羣靈以歸衆甫之祖唯山之高
唯海之深允茲上帝實梁苦津紺殿崢嶸白雲繚繞
爲彼瞻依斯民之保莫匪爾功莫匪爾德志彼滄疊
塵機永息仰矣穹蒼俯兮谷王配言聖壽億兆無疆

重修靈山大覺禪寺記

即墨當三齊之東披山帶海是稱雄邑左天柱而右
馬嶺俯華樓而負靈山殊大觀焉靈山去治北三十
里顚有大覺寺蓋唐宋古刹其來湮沒不可考至我
明成化間始遷山之北麓當社之乾肘故里俗休
祥以之歲久殿堂日就傾圮法身頹然荒草中里人
張某輩聚族而謀之曰大覺吾之望刹也憶昔盛時
晨鐘夕梵惺吾之昏督吾之勤吾生是賴今闃然矣
誰爲吾津梁之非大善知識又無以自樹立乃僉議
禮請桂峰禪師尸之禪師諱性香先出平度巨族少
負奇氣爲人魁梧倜儻始從學周孔家言自視生如
浮切有志方外少焉棄所習扣黃老逃形之術乃曰
猶在爐錘閒耳遂矢心釋氏禮邑之某寺某師已而
躡屩擔簦西遊上國初從曙堂曉法師受天台賢首
宗旨再參少室小山書禪師傳達摩心印學究華梵
宗通性相一時義學之士莫不虛左斂衽遂東歸舊
業隱約數年聞有茲山之請忻然起曰昔吾大覺氏
降迹靈山法幢竪而邪風墜吾志在是矣即杖錫至
院披草萊翦荊棘日與諸弟子講明所業未期年道
風大振邪宗異端及門揮斥而規正者不可勝計師
自居是孜孜建立捐衣鉢節飲食焦脣瀝胃儲積數
年計貲若干乃出與張子輩構材鳩役開林拓土以
某年某月首某年某月落成殿堂廊廡方丈廚庫山

門鐘鼓百凡具備飛暈奪目煥然一新爲羣之巨麗焉余癸未夏避名海上訪師於靈山之下因屬余爲記嘗試論之曰齊俗尙功利喜誇詐自古槪稱之矣然其民性郭朴可教故曰一變而至魯再變而至道也吾佛氏遠自西竺來至東夏以及九州之外教法流布寰區千有餘年歷觀方策所載於齊之東則蔑無一人其俗之功利誇詐豈天性然哉蓋未善導之耳禪師承百世之弊起偏僻之隅苦心勵志以吾道任孑然而立不數年閒頓令改觀東海洋洋是稱佛國之風可謂一變而至道極其速化者也後之居是剎者安禪宴寂朝參莫禮將以祝吾 君福吾民衍慈風於億世輝佛日於重昏使後之睹是剎者卽事明心望風易慮闡玄音於絕響闢枳棘於康衢則是師之法身常住於溪聲山色中也余方抱幽憂之病且與師先後步武寂場故詳爲之記

旃檀如來藏因緣記并讚

震旦財富聚東南而鉅商大賈稱淵藪歙郡之溪南吳氏最著康虞居士生長其閒獨傑然志向上事苟非夙習般若根深安能抽蓮花於慾泥耶士久執業蓮觀禪師是於法門有聞余向深知而未見也乙未冬余將之雷陽道過眞州居士延之丈室偶出旃檀如來藏瞻禮之其藏本以海岸旃檀香一枝高五寸徑二寸許中分爲二裂而爲三鏤諸佛如來祕密藏其像二百有奇通爲十方佛剎含攝其中其裂鑿半最下半寸許刊七寶池池中蓮花閒數白鶴孔雀鸚鵡舍利共命等鳥狀如巨蟻无雜花閒池上峙金剛臺於蓮花中欄楯行列亦高半寸許臺上結金剛座衞之以二力士次第三級級置樓閣一重下二七楹上一五楹各高一寸許中央設毗盧主佛一尊身量如欖核伴佛十一先後圍繞以象八方上下二重閣中亦各設伴佛十五以象上下二方證法者此上餘寸半許其狀如空空雲重疊每列十佛共三十軀以象此方主剎三世十方雲來集也其兩邊柱闊二分許豎鏤香水海雲雲中星羅十佛以像伴剎圍繞者各各身量大小如菽如麥舉皆鱗次重重以彰無盡此正半也其次半又分爲二卽爲兩門闔則爲一闔

而為三以象總持製與正等其最下方與蓮華海會相若則各鏤一寶舟舟中各坐五大士合而為十以象十地菩薩濟度五濁惡世者此上樓臺三重每重兩瓣各列八佛共四十八以象大願此上與虛空等亦各雲中列十五佛合為三十以象他方伴刹三世十方雲來集也閣外有諸天八部持香華雲冉冉而來各各種種吉祥供養輪圍邊輻諸宮殿雲充滿羅列其異生衆內外雜沓合三十二以象隨應諸如是等身量各有差如芒如芴咸皆合掌相向曲盡威神王若樓閣莊嚴微妙纖悉靡不具足不可名言總之囘裏十虛包容三世取象三德祕藏為主伴重重如琉璃缾盛多芥子無邊海會炳然現於方寸之中此其幢也其下建立香水海中七寶輪圍衆山之上山高二寸許七寶閒錯以為莊嚴海水漩澓金沙布底宛若悉香婆竭跋陀二龍王從海涌出手執香花而作供養以摩尼寶雲而覆其上種種雜寶而校飾之雲中結一龕室高寸許安置毗盧變象三首六臂坐蓮花臺端嚴自在以象尊特總之佛境重重精嚴妙麗居然廣大佛刹攝入方寸閒此皆狀其可狀而不能狀非可狀也嘗聞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行不可思議今以不可思議業力而作難思之佛事觀此雕鏤密緻之技深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矣識者謂非神力不能致此美觀余謂不然夫聖人所作常為一事大都因物設象因象見心故棗柏論大經歷事表法深有旨哉然以旃檀象法身葢取淸遠潛通深入無閒之意耳故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是以衆生本有法身為無明業力所薰變成五蘊幻身故於日用而不覺沈冥久矣殊不知方寸覺心含攝難思佛事也余觀作者特以旃檀五寸而表示之然離之為三合而為一重重佛境具在其中正令觀者心存目想即此五蘊幻妄身心於一念頓見本眞薰變三毒而為三德祕藏直使十方佛土了然心目閒也嗟乎觀者苟能藉此薰修一旦轉變自在睹華藏於目前見法身於當下斯則作者神力大有不可思議者存焉原此幢不知所由來意非天府不能有向在居士從子家藏久矣余謂是必出於西域巧幻術

者之手或自晉唐梵師所持來者想至宋末散失流落江南民間沿緣今日以得現身於居士前耶不然何以有此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居士得此豈非慈善根力所攝持耶非苟然也余瞻禮殷勤慶讚不已故詳記始末以俟觀者冀即境明心以作金剛種子斯則居士寶於佛性海中轉爲度生事業矣異日儻能破一微塵而出大千經卷不獨以見作者之心將亦自知功德妙利較之區區毫末大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焉余欲重宣其意以偈讚曰

諸佛妙法身　墮在五蘊中　廣大神通力　變爲妄想業
流轉生死海　荼毒苦無涯　爰有大智人　巧施方便力
乃以旃檀香　修成祕密藏　無量諸佛境　含攝在其中
種種妙莊嚴　不可思議者　我今觀此幢　居然華藏海
只在一微塵　含大千經卷　況以五寸香　而不具法界
唯以智眼觀　了此難思業　攝念樓閣前　頓見諸佛境
借此彈指力　其門忽然開　頓見虛空中　充滿十方剎
始知眉睫間　方寸覺心地　現此希有相　不生奇特想
丈夫善勇猛　而於五欲中　力破生死關　如蓮花出水
能以功德財　建此難思事　安置生死堀　爲出世因緣
日用當現前　明暗不捨離　不動跬步間　徧參衆知識
無量法門海　攝在一微塵　願轉此法輪　直至未來際
見聞瞻禮者　讚歎及稱揚　一念隨喜心　頓成無上種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二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三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記

觀楞伽寶經閣筆記

觀楞伽寶經記蓋爲觀經而作也以此經直指衆生識藏即如來藏顯發日用現前境界令其隨順觀察自心現量頓證諸佛自覺聖智故名佛語心非文字也又豈可以文字而解之哉故今不曰註疏而曰觀經記蓋以觀遊心所記觀中之境耳此經爲發最上

乘者說所謂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以文險義幽老師宿學讀之不能句況遺言得義以入自心現量乎昔達摩授二祖以此爲心印自五祖教人讀金剛則此經不獨爲文字且東之高閣而知之者希望崖者衆矣惟我　聖祖以廣大不二眞心禦寰宇修文之暇乃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試僧得度如儒科特
命僧宗泐等註釋頒布海內浸久而奉行者亦希淸幼入空門切志向上事愧未多歷講肆嘗見古人謂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貴在妙悟自心心一悟則回觀文字如推門落臼固不難矣因入山習枯禪直至一字不識之地一旦脫然自信回視諸經果了然如視歸家故道獨於此經苦不能句萬曆壬辰夏余居海上偶患足痛不能忍因請此經置案頭潛心力究忽寂爾忘身及開卷讀百八義了然如睹白黑因憶昔五臺梵師言遂落筆記之至生滅章其患卽愈及乙未春因弘法罹難幽困之中一念孤光未昧實仗此法門威德力也頃蒙　恩遣雷陽丙申春過吉州遇大行王公性澥於淨土中請益是經因

出前草二章公首肯遂以正受註并三譯本稽首屬余請卒業焉余攜之以行是年三月十日抵戍所於四月朔卽命筆時値饑癘死傷蔽野余坐毒霧屍陀林中日究此經至忘寢食了然如處淸涼國至七月朔甫完卷半與柯孝廉復元率諸父老掩胔骼至四千頭有奇建盂蘭會說幽冥戒普濟之時天迺雨而癘隨止遂令蔑戾車地大生歡喜心無迺借性澥一滴潤此焦枯手已而奉鎭撫來五羊憩東郭壘壁間又首事於十月朔至明年佛成道日迺擱筆爲愚竊思多生以謗法因緣今感此報荷蒙　聖慈以萬里之行而調伏之使入其難入期年之內奔走居半而能了此積劫廣大因緣非荷諸佛神力加持何能以思維心測度如來自覺聖智境界乃爾以是彌感
聖恩析骨難酬也稿成觀察海門周公欲梓之以入
賀未果戊戌冬侍御樊公友軒以建儲議謫雷陽與余同伍道過仙城問雷陽風景何如余笑曰在人不在境因出草示之曰此余雷陽風景也公嘆曰信光明幢哉願廣法施遂爲疏募衆梓之諸宰官長者

居士各歡喜成之願將此勝因回向楞伽法性海中仰憑慧光圓照破此夙惑蚤登解脫冀見聞隨喜同入自心現量共轉此法輪直至未來際以斯功德上報　聖恩下拔苦趣齊登湼槃彼岸耳此經單破外道二乘偏邪之見令生正智以一心爲眞宗以摧邪顯正爲大用其所破之執各有所據皆載彼宗瑋嚮苦無經論參考即所引證咸以起信唯識提挈綱宗務在融會三譯血脈貫通若夫單提向上直指一心技詞異說刷洗殆盡冥契祖印何敢讓焉因爲述其始末如此萬曆己亥季夏望日海印沙門德清記

南華寺修建華嚴道場千日長期碑記銘

曹溪爲天下禪林冠一脈派五宗源如洙泗第僻處嶺外道路閉關故高人上士足迹罕至其徒見聞狹陋以種田博飯無復知有向上事其習俗久矣余素與達觀師深有慨焉常有願而未能及也丙申春蒙恩遣海外取道覲六祖肉身覩其香火崇祀之嚴叢林凋落之甚不覺涕下罷衣一食而去居無幾何制臺左司馬陳公深念名山寥落欲以余託迹爲余自知取辱法門且在行閒安敢事事既而觀察海門周公惺存祝公皆力致之余始翻然猶未遑安處戊戌秋九月淨空上人同寺僧行裕眞權淨泰輩謁余於五羊余一見豁然而喜上人云某生西蜀近峨嵋效普賢願力因徧歷諸方以飯僧爲佛事比自北而南謁六祖於曹溪願就勝道場地結飯僧緣十萬八千計以疇本願余欣然而起曰大哉上人願力普則普矣而所施之地猶未然也且結衆緣須天下之交路人半僧之所可耳今曹溪遠隔嶺表衲子畏途足迹罕至安以一飯之故而踏山川之險乎且不爲食來聖訓在耳法食平等摩詰傳心上人其以法爲導而以食爲資是所謂由香飯而入律儀此吾佛利世之嘉謨菩薩所修之妙行也上人聞而歡喜躍然從事乃與裕權泰輩竭力經營志結千日長期糾實行僧四十八人跪諷華嚴大經若干部卽卜是年十月爲始至辛丑十月望爲終當結制之初刹竿方竪遠近嚮風金粟雲委六時禮誦鐘梵交參雖無華座之師而音聲色相足以感諸天而驚四衆三年如一日

矣自非六祖大師寂光朗照山靈呵衛何以至此斯亦法道之前茅也上人喜大願已醻將杖錫遠遊又願以此施者受者著名貞石用以彰往開來以垂不朽余時方執修崇之役畢期入山睹其列者如林歡喜合掌而爲之讚曰

清淨法身草木瓦礫觸目常光見者不識寶林之山其狀自別曹溪之水其味更列祖師未來山水已開祖師既至其道乃熾祖師滅度山水露布飲啄安居不知其故不聾不瞽如盲若癡採薪汲水用之靡宜叢林秋晚草枯水涸我念歸依思之如渴枝葉雖凋逝者如斯我卓錫來將欲濬之爰有上人亦隨我願引華藏流先開一綫積粒粒米如香飯界勺滴滴水灌華藏海食者之腹量等虛空施者之福福更無窮上人志滿我願未足一口吸盡祖師乃出

重修彭城洪福寺記

佛法引攝衆緣若合殊流而歸於海故曰辟如四海以海爲極惟黃乃四河之一從崑崙東注眞丹始也洪流滔天爰有神禹鑿龍門疏九河導百川而下抵徐開呂梁引衆派而歸之海逝者如斯則治之功終古一脈耳吾法自西至東亦猶是也竊觀中國名山大刹珠宮梵宇凡所以流通道脈源源不絕者其開剏之功豈直神禹且禹之所治者非性水也有爲之迹況乃胼胝剝膚三過其門而不入必辛苦憔悴而後成功今也吾人鑿無明之堅礙疏法性之洪流擧差別之機緣而會歸覺海豈易爲力哉非等心死誓斷斷乎難矣彭城當黃河之要衝天上傾流建瓴至此可謂極矣其奔騰迅駛孰能當之故其爲害不淺卽有神禹獨且奈之何哉東坡居士曾守是郡懷終古之憂乃築黃樓以彈壓之葢黃土也取克治之義城北乃建黃福寺以枕洪流託之棲禪然居士深有見於性相之源義取相融融則不相陵奪則滔滔安流將爲有土蒼生永永之福故今之傳者亦曰洪福其旨微矣寺今亦爲河水漂突豈非妙達性水眞空者主之耶達觀可禪師北遊頻駐錫於此深慨焉因大開法社屬闍黎慈峰朝公令其精持性戒卽爲疏攝衆緣普會而一新之將使往者過來者息各各同

入法性海中以導西來一脈期為大地衆生永永之福惟師之心神禹哉晨亦苦矣諸大宰官居士一時同發無上道緣此猶三門既開七井既鑿中流砥柱砥立頹波而千里安流風帆往來舟楫上下則引攝之功亦易易耳朝公乘橇跋涉當不惜胼胝必等心死誓極力而丕圖之無淹歲月雖然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嘗謂滴水入海與渤海同枯苟不讓細流漸成深廣以此前驅則萬鈞易舉異日輪奐莊嚴如祇桓精舍吾當以廣長舌吐無盡流籌量此會人天之福

萬曆乙未長至十日余以弘法罹難　詔戍嶺海達大師躧足數千里北走唁余期會於此及余至大師已買舟南下矣主人出其疏讀之憮然長慨遂秉燭信筆書此以結他日之緣語似不倫亦慣習為旅偏憐客耳

剏建長壽菴記

粵城西三里許曰小圃園負山帶海為叢林奧區其地蘊靈秀由來久矣萬曆庚辰有禪僧如受者自楚中來衍化及此一時富商大賈及居人之有名行者率多歸依咸願請為唱導師各布金建精舍為說法所購士人潘氏地輸財鳩工不日成之額曰長壽菴上下殿堂兩翼方丈齋廚禪室輪稛連楹丹飭煥然又以銅範如來諸大士像香華鐘磬鼓樂莊嚴靡不畢備淖音梵唄日夜交參居然地涌祇桓一勝道場也如受化去其徒性亮繼之庚寅亮復拓地範圍門牆巍然一新丙申春余　恩遣雷陽道經此菴信宿而去明年丁酉夏余奉鎮檄去五羊亮乃率諸檀越弟子稽首作禮乞余記其事余欣然攝衣據席揮麈而普告之曰諸佛子善哉諦聽山河大地無一處非道場鱗介羽毛無一物非佛性況茲粵地為兩間之鉅麗顧斯人類為萬物之最靈詎不頓現淨土而見法身者乎憶昔世尊與帝釋行次偶指其地曰此處宜建梵刹乃我昔為然燈布髮掩泥之所時長者卽拈一草插之曰建梵刹竟諸天讚歎諸佛子由此觀之隨所行處皆是如來因地隨所施為卽建道場況夫瀝膏剔髓汗血泥塗而為輪奐莊嚴者乎固在施者受者何如耳苟施者不著相則功德如空應量無

際而果報不可思議如是則束草滴水粒米莖菜皆法界性與虛空等否則計功思利雖施七寶滿恒河沙適足以增有爲業果況得無上福田爲菩提種子乎苟受之者不滯迹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觸目無非極樂如是則高巖深谷樹下塚間皆常寂光等否則假我偷安雖居兜率住梵天亦祇以增生死業果況能自他二利開人天眼乎諸佛子施者受者能忘緣離相則心境俱空而所作功德亦如空所護果報亦如空是則此菴雖小可以含法界包虛空晨鐘夕梵水月松風皆演無盡法音以祝我　聖天子無疆之壽以培斯民無窮之福推之以盡大地無一處而非樂土廣之以極十方無一人而不證眞是則菴卽極樂場人卽無量壽如是其志之曰長壽宜矣否則水土木石有爲四相代謝遷流不啻陽燄空花又何長之有諸大衆聞說歡喜作禮而退遂以此書

重修英德縣堯山天心寺記并銘

嶺表僻處東南與諸羌接周秦貢服不稱今也不獨爲文憲大雅之風洋洋中國卽琳宮梵宇在在稱雄爰自梁朝達摩航海來於西竺有唐六祖衣鉢著於曹溪而禪林道化爲東土宗斯豈以天地限其道山川私其氣哉固在弘之得人行之以時耳韶之英德去曹溪咫尺府治之西百里許曰堯山天心寺蓋亦剏自前代豈曹溪之苗裔耶湮不可攷　今上識東宮大禮先有採珠之令特遣　乾清宮近侍御馬監太監李公乇粵督其役以萬曆戊戌秋七月至青齋未幾復以　兩宮三殿災方事大工東西軍興司農告匱再下開礦之命總歸於公公奉　命唯謹入海犯風濤陟山冒虎兕事上育下以忠愛爲心安靜無擾邦人受公之惠亦已厚矣己亥秋行部至英德深窮礦所道徑廢寺公乃愀然謂父老曰神者山川之靈禍福之宰也況佛㘴爲世所尊梵刹爲民之福田安可荒涼若是乎遂捐廩金若干復以疏付士之艮民募衆力以成其功未幾而緣果集鳩工緝梓首事於是年冬落成於辛丑秋風聲響應百力駢集殿堂廊廡山門僧舍煥然一新公屬爲文以勒之貞石用垂不朽余因感公德意嘉惠斯民乃爲銘以銘之

銘曰
天地種靈山川含英鬼神來舍禍福無淫大哉慈氏
兩足稱尊含齒戴髮各稟性眞洋洋道化雲行八表
有識歸依如風偃草顧嶺之東惟韶之陽載英之土
天心惟皇惟皇於何大哉大覺釋梵之雄金口之鐸
琳宮淨土在在有之蒼梧之野實惟建之歲月遷謝
風薄雨蝕有形皆化況茲朽植像教日頽孰導迷途
日惟我公握天之符山靈海若載欣載犇過茲窮髮
投誠布金赤幟一立其應如響妙麗莊嚴地平如掌
神欽鬼伏天人普集福被河沙功超百億鐘聲梵唄
朝昏柷釐願吾　皇壽與天地齊惟公功德山川共
久帶礪同盟咸皆額手

忠勇廟碑記并銘

粵居嶺表山海故多盜賊往往鉅奸大猾雄據崇山
峻嶺長波巨浸環紆襟帶諸島星列恃爲金城天府
從來舊矣無論倭夷內侵即此輩跳梁接踵而發若
吳平曾一本猖獗於嘉隆間橫行海上黃纛赭衣竊
號靜海虜我王師干戈歲無寧日而海畔蒼生死者
澤若焦矣及一本就擒其餘黨若鄭大漢林道乾朱
良寶許俊美林鳳紅老輩各蜂分一隅更爲流毒時
越人吳天賞者先藉名諸生閒屢試不售遂棄舉子
業從史椽奉部檄爲制府記室司馬殷公心識其能
因引爲參軍時與籌畫諸巢穴部曲事每發無遺策
司馬公大奇之遂力薦之　天子先後七疏始報可
部議擢賞於行間起爲招討將軍領白鴿寨軍事而
將軍父子兄弟皆在軍旅從事焉先是以將軍策大
樹赤幟自閩廣一帶環海之涯嚴守備設方略即大
將軍下無論諸將領士卒皆知將軍能無不嚮將軍
意指者因而羣盜日就擒獨道乾乘大艘逃暹羅將
軍之子汝實尾其後追之未獲所遺者唯鄭大漢據
柳杜澳紅老據珠池未下仍以實提兵千人襲紅老
遂斬老及黨三百餘級而鄭大漢則以將軍及弟天
祥力當之大漢者廣人魁梧奇偉身長八尺勇冠羣
盜卒徒皆精銳梟悍凡轉戰無敢當鋒者將軍以撫
民二千人皆素不識兵者軍杜澳曾戰天祥賈勇先
登陷陣遂力戰而死將軍奮怒一呼鼓而乘之大漢

遂就擒餘黨潰散自是海上瘡痍方瘳蒼生始可安食矣司馬公大奇將軍功而哀祥死乃具報　天子上嘉之下大司馬紀其勳將叙續焉時杜澳士人感祥以死易其生乃立廟貌歲時祀之額曰忠勇頌以倭奴犯東鄙連兵數年將軍子實猶爲兩廣制府參軍以司馬公命往日本間諜之關白果死實乃攜碧蹏所亡火器歸諸執事奇之未及報　命而朝鮮倭已退後司馬竟寢之且以廣海兵分屬實以禦倭奴遊盜而柳杜適其其部實因感往事痛叔祥死而草血未乾旌旗居然在目不覺髮上指冠也蒞事之初即走余乞一言以紀其事余聞士人備談其故事因嘉實之功而壯祥之死乃爲銘以銘之曰

皇皇上天福善禍淫彼桀黠者胡爲有生桀黠既生長蛇封豨嚼腦吸膏曰無寧巳於赫　皇威爰整其旅桓桓虎將郊壘是恥窮獸逃林猛虎突犇驅市而戰祥用先登以虎博虎其力兩當牙銛爪利禿者先傷禿者既傷亦折其利遺臭流芳處死則異其芳愈流其榮愈久廟貌如生童犇婺走童犇婺走生氣益靈歲時伏臘山傾海呑餚山醞海飲之啄之千秋萬祀其福無涯

電白苦藤嶺化城菴記

萬曆丙申春二月予之雷陽道過電白西二十五里許曰苦藤嶺見茅茨施茶結緣者余以乍入瘴鄉炎蒸毒人心悶力疲適見津梁欣然如入化城也乃解衣盤礴熟睡而起詢其所因乃善男子易眞潭集善士十餘輩同設以茲地爲離旁後戶昔未平時盜賊出沒道路阻塞今雖平猶爲畏途況當瓊雷喉舌地行者戒心下有湯泉滾滾履如蹈鑊故藉茶以慰往來非演法也且云期以三年余誡之曰愼無以限量心行難思事他日將建梵剎於此爲終古淸涼地也秋八月制府檄回五羊越二年戊戌施茶期滿行者二人謁余於壘壁余與授具戒仍令回其所隨具疏令眞潭等募爲興建貲不二年而告成額曰化城意取前往寶所中路以止疲極之意也今年庚戌眞潭年七十婚嫁畢乃禮曹溪願乞披剃爲佛子余欣然爲薙染焉法名福城意取善財南詢參訪知識爲發

足地以茂戾車有人能垂老披緇信根不易見也以此道場始終於眞潭一人仍令回菴專修淨業禮誦六時是余南來立一莖草度一頭陀將期傳慧燈於炎方灑甘露於瘴地作苦海之津梁濕火宅之乾燄以衍無窮之利益也故特具始末以垂貞石冀不朽云

法性寺優曇華記幷銘

萬曆己亥春王二月朔余遷粵之四年先是釋楞伽成爲菩提樹下諸弟子演法華楞嚴唯識經論各一而緇白傾心翕然嚮風是時法性寺主延歐生伯羽爲諸沙彌教授師具禮余主盟斯道時時激揚之乃立法會於毗盧殿之玄冥所建會之先二日余適至弟子通炯告余曰庭除湧金蓮華一朶請師觀之余見而喜曰此余所聞者一而見之者今再矣斯爲法道之應其華產於蕉本抽莖而挺生其中宛若芙蕖而色若黃金其葉堅厚倍之瓣瓣叢簇含裹香蕊狀如玉簪中虛而體潔盛甘露漿吸而飲之香沃肺腑葢世所希見者如佛所云優曇華解之曰瑞應豈是之謂乎經云佛現於世閒譬如優曇華時乃一出正猶麟鳳芝草之生於嘉運耳昔姚秦時連理華生於殿庭占之謂有西方聖人至因訪襄陽之道安安薦羅什萇遂與鐵甲之師十萬以呂光爲大將伐龜茲而求什什至而秦之佛法自此興葢連理華卽俗所稱並頭蓮耳嘗憶余髫年初棄家吾祖西林大師延守愚先師住奘師塔院先是三年殿庭忽湧金蓮產於蕉本觀者日數十萬指識者謂爲法道之瑞未幾而迎先師居其院江南法道之興果自此始余法兄雪浪迄今名播寰中不忝慈恩之窺基此余聞此華而徵之者一也及余年二十五臥病三月先於庭前手植蕉一樹其葉扶疏高丈餘其中抽金蓮華一朶大倍今之所見者每侵晨接甘露盈杯飲之清涼五內如是三月不萎疾竟以瘳長老咸謂宛如奘師塔院者余私喜曰斯豈佛法之兆耶是年冬予卽棄家從遠遊以至今日而今之所見此華者再也豈無謂耶且夫麟鳳芝草爲造化之精英天地之正氣鍾之在物爲嘉祥之瑞應在人爲羣生之利見故如來出

世如優曇華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由是觀之瑞不虛應應必有由矣昔者禪脈東流其於粵也跋陀建金剛於法性智藥種菩提於戒壇且曰百六十年有聖人出及達摩初至於五羊盧祖露穎於風旛寶林開基曹溪衍派光昭日月道被寰宇而此地寥寥幾千載矣豈非枝之大者披其本耶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嗚呼優曇再現佛日重輝曹溪涸而復漲覺華凋而再榮是有望於今日也廼記其始末而爲之銘曰

耿耿景星煒煒慶雲瞻彼至人我心匪寧鳳兮在郊麟兮在野邈矣至人我思曷已彼曇者華爲蓮之瑞從空湧見豈曰無謂閻浮之金華色如之甘露之漿其味若斯運理於庭鐵甲於疆至人實來斯道孔章航海越漠於茲立幟拔者伊何獵人之隊幟之拔矣逝之極矣無往不復優曇出矣優曇載出於窪之隆我生三見斯道何窮

重修龍川縣南山淨土寺記

南粵名山多福地其源自衡岳而下度庾嶺至韶石結爲曹溪開禪源一脈又東千里經會城而出羅浮仙蹤峯槪爲鉅麗焉又東數百里適潮惠之中曰龍川古循州也其治據惠上遊當甌粵之衝地接虔漳崇山峻嶺獞猺雜處往多賊巢民獷猂而難治昔之蒞茲土者鄙視爲傳舍坐瘴煙毒霧中憂悲眩瞑將自治之不暇又何暇治禮義興教化哉其俗自漢趙佗歸仁始知有君至唐韓公祭鱷始知有文其化自六祖傳衣大顚振錫始知有佛是知天地有常經造化無常準山川之待人若形之待心心眞則形化人傑則地靈良有以也若循之山川猶故吾民俗猶昔人往時以遷客名未聞以吏治振者今孫公之治茲邑不三年而化成摩民以義導蒙以漸因事以權置學田建梅閣造橋梁築新城皆捐俸廩爲之至若修南山佛刹則皆亡夫人之簪珥奩具盡捨以作莊嚴將資淨土以修冥福是皆神道設教卽事見心爲苦海之慈航長夜之慧炬也其山當邑南面巘峰而環大江山川奇絕林木蓊鬱其寺始於唐意觚自大顚禪師法盛時也後因故址爲二賢祠以祀宋門下侍

郾蘇公轍諫議大夫陳公次升後爲羅姓者踞爲墓地嘉靖己亥督學吳公復爲祠并宋丞相吳公潛而祀之曰三賢則寺之名幾漸滅矣公政暇每出遊其閒流觀俯仰素有慨焉及夫人卒於官邸臨訣時神情靜定端然念佛而逝超然蓮華中人公有感遂傾奩以重新其寺別祠宇爲殿三楹塑蓮池海會諸佛菩薩八部諸天像森羅雲列莊嚴妙麗光明燦爛儼然淨土眞境也其左右配列齋厨禪室靡不具備延僧某住持朝參莫禮鐘梵交音斯則西方淨土端在目前神識往生不離當處語曰境隨心變地以人靈以其大墜山河不出此心之外也由是觀之則公之心高揭於山川夫人之靈常居於淨土上祝　國釐下爲民福公之功德將垂之無窮豈區區福田利益而已哉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舊稱南山今名淨土志本因也公姓孫諱雲翼字圖南金沙人記之者白下長干僧德清也

休糧山社記

余昔行脚時同妙峰師過平陽之墟結霍山之陽遥望羣峰蒼翠秀拔雲漢煙林蓊鬱意必有聖道場者師曰此休糧山也昔有道者啖柏於此因以爲名後建梵剎曰慈雲予未及登覽而過焉予居五臺去東海之嶺外迄今三十七年居常恍然心目閒也壬子春清涼竹林空印師遣弟子悟慈持書訊余於瘴鄉因詢師法道之盛且云諸弟子輩久受法利者皆各散隱居擇名勝以養道緣因出師休糧山社約及本寧李太史序予讀之喟然嘆曰嗟乎山川之勝待人而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無謂哉緬惟釋迦降神迦維應眞英傑之士萃於靈鷲因緣唱道祇桓雞園皆隨緣應化之迹此蓋法社所由啓也道法東垂凡域內名山在在皆爲唱道之所從古至人未有不踞勝槩託靈秀而能永垂法化者清涼觀國師剏演華嚴於五臺道被寰宇爲有唐七帝之門師自爾以來寥寥千載今空師重開竹林大弘圓頓之教十方雲集萬指圍繞豈非一代之盛歟今其徒能以體道爲懷志尚幽棲心存白業追休糧之遺事布法雨於慈雲集諸緇白勝流開不二之門建平等之會六時蓮

漏一念精修畫則講演以明宗夜則安禪以息念戒
幸波離行選般若頓使嚴樹庭莎猿飛鶴唳皆挺法
身而宣妙義向者幽陰窮寂之鄉煥爲耀古輝今之
地豈非山靈有待於人道與時行機緣會合而然耶
抑唉柏之心不泯於今日也耶余因昔過其地觀望
其形勝今居瘴鄉遙聞斯舉心地淸涼想見其嘉會
略記廢興之槪以結異世之緣若夫建立之規自有
主者約法在

重修海會菴記并銘

嶺南與楚接壤曹溪望南岳相去千里皆崇山峻嶺
岡巒盤鬱處處多佳山水自六祖大師道振嶺表弟
子讓師開法南岳自是名僧大德肥遁之所在在有
之凡經單棲者久而遂成寶坊福地爲一方觀望隨
地有焉宜章當兩山之中近韶石而隷衡陽往來通
途所必由去治五里許有山名厚培峰巒奇秀叢林
鬱茂居然一勝道場也近爲里人李君業乃捨爲菴
延大用弟子眞獨居之以爲十方雲水高流暫息之
所名曰海會葺始於萬曆己卯迄今癸卯又爲風雨
所薄蝕獨之徒如堯復重新之上有佛殿山門各三
楹左右方丈齋廚諸所畢備有田百畝可輸糧二石
其所可給十餘人往來雲水一飡一宿可無外求斯
則灑然一化城也余居嶺外八年當道延入曹溪爲
六祖大師執灑埽役菴僧如堯謁余請記因直記其
事乃爲銘以銘之銘曰
於維南岳奠彼荊湘抽枝發幹裔彼遐荒蜿蜒千里
庾嶺高盤寶林中峙曹溪水寒曹溪之水源從西竺
爰有至人擢斯道骨道骨如生水流不息散作醍醐
爲霖爲澤宜章之陽厚培之麓乃涌化城爲斯民福
化城不遠實處所近接彼疲息齊來歸命歸命我師
得禮眞容願保斯土福祉無窮

南雄水西集龍菴記

庾嶺自衡岳聳幹東走而下南浦領江湖而北朝宗
其淩水則背馳而逝入南海雄府據上流綜百粤控
其咽喉屛翰中原實東南都會挈建瓴而督百川此
其要也郡城負嶺襟江兩河合抱居然雄峙望大海
若空中乾城迴流而上者若登天摩雲可望而不可

即此其山飛水走停蓄不滀則生理不留故民生遑遑逐利如逐波濤求其殷實集諸以備一歲之不時者鮮矣故天地山川如四時之不齊難得而完固必賴人以裁成是以補天之說非誣也觀昔之治茲郡者稍具法眼則不免乎蒿目之憂而有魏顏波障百川之志則必爲之假人力以補之凡有事於此者則必建廟貌竪浮屠設鐘鼓以當之往往奏捷如聲響而人竟莫知其故請試言之凡物之靈而變化莫測者爲龍故人君象之聖人猶龍而雲行雨施萬物資焉至若堪輿家言九流之不齒也且曰尋龍而鍼其穴得則煇赫如燎然何耶蓋鍼灸而得其脈則擅起死回生之功如人之疾在膏肓者藥飲不能達則必以鍼艾而達之是知截風龍注地脈則必建廟貌竪浮屠設鐘鼓猶夫治膏肓以鍼艾也且而天地一身也陰陽一氣也山骨而川脈夫龍德而隱者也性啖而莫能制昔之豢龍者必有術焉操其術則望影而伏凡術之靈者必至要不知者以爲神奇然物有所好則必有所惡如人惡濕鍼惡燥水火相制寒暑相

剋固其理也復何難哉夫龍好隱而惡顯畏金鐵而懼鐘鼓是以身觸則戢耳觸則震心觸則伏故古人降龍者必以鉢盂錮鐵也故能馴其性而匿其形故以聲而隨入之則化是可以留掌握伴形影而不離此其祕者無他得其性也故地亦以之嘗竊觀夫雄郡之勢山水躍如飛龍也豈易制哉故東河上流則鍼以延祥之塔此百會也西河右腋則鍼以仁和之塔此腰腧也至若水西則命門也菴曰集龍豈無謂哉蓋若周身之脈而綜於命門包氣海而注精華最爲要者惜乎規模狹小而不足以當之如體大氣薄疾深而劑微況復尾閭以洩豈易捷耶故昔之幾廢而再振勢使然也今夫三峰水口猶尾閭也比建塔院以鎮之如扞門然噫斯舉也非夫具法眼而操降龍之術者何以與此此塔之施艾如塞尾閭以收命門實精華而保元氣實於雄郡生死相關者也豈特休戚已耶儻能拓其基址弘其規模考伐其鐘鼓諷誦其經聲輸精誠以達神明使龍聞而伏天聞而悅人聞而感化物沾而敷榮雨暘時若災祥殄若福斯

民於億兆祝　皇圖於永固保斯土於無疆由是觀之福之聚龍之集也菴名集龍以龍之集集於是耳菴之椒其來不可攷隆慶初僧眞亮苦居之以誦經貲置贍僧田若干畝未幾化去其徒不能守予居五羊門人如鑑至此憩息跪誦襍華經精苦三年郡人信禮之欲行而固留乃大更新又三年而功苟完越癸卯冬余往曹溪執役六祖親過此菴知不獨為一郡要且為嶺外雲水衝也余又將聚雲水為龍之命脈山川之靈得人以參贊之又澍法雨於恒沙潤靈根於浩劫斯其福利又不獨為一郡一人而設也周覽茲土旬日而得其槩因茲菴之小以喻山川之大直發其藴以告未聞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三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四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校

記

瓊瀣探奇記

予被放之十年萬曆乙巳春三月自雷陽杖策南遊天池探瓊瀣之奇且踐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之約寓於明昌塔院院乃許公議建以補郡城艮方之不足獨立中天高標雲漢登覽四顧若御泠風而遊空瀣潮音動天水色澄虛又若鈞天而臨明鏡巍然一大奇觀也居旬日諸弟子日益進盤桓閣上相與論道有閒陳生於宸邀予尋毗耶之金粟求蘇公之白龍具得其眞樂而忘返又數日劉參軍邀遊西湖覿玉龍泉乃欣然命策孟夏之十日也湖去郡西二十里許岡巒蔓衍一望蒼翠指石山而南二十里出郭三里許郵園蔬圃連絡鱗次礧礧落落疊石為塹壁土為畦骨露肉藏外瘠中腴秫黍菽麥嘉蔬細菓五穀

咸備觸目燦然儼若薊門西山也迤邐曲折漸入深林行數里蓊鬱蔽野不辨高下穿雲躡石步出小溪清流照人可鑑毛髮心脾一洗炎蒸頓蘇不數十步則臨大溪度石橋俯流濯髮肌骨生粟乃拽杖散步聞雲中犬吠不見煙火小轉即入郵墅居人環堵盡壘石爲壁形樸色古蒼蘚青藤延蔓交絡如珠瓔之挂天冠也余喜而忘倦因倚杖入門良久一老人出修眉龐首著牛鼻褌敝衣垢面捉襟肘現望之若不見問之則不應儻然若忘掉頭而入余是知秦人不在武陵也佇立須臾余掀髯長嘯出郵舍西石漸巨林益深石岸夾溪則見沃壤平疇禾稻如雲流水灌注滌迴周币如渭川淇澳恨無入雲修竹耳椰櫻檳榔處處撐天此世所無淇澳所不易者余曳屐沿流穿田度塢不辨東西行又數里許過小溪登平岡則知爲西轉也棘刺牽衣林草塞路披雲撥霧攀巖躡磴神怡足健經過十餘里皆礧石爲塹如丸如拳如毬如案大者小者欹者側者方如切者斜如壁者砌爲隄環密如羅紋天然峭列無不中度大如丈室殿如宮牆至有萬夫不能舉者纍纍垂垂疑其爲鬼工也登高遠望連阡徧野處處皆然異哉徘徊矚眺隱隱出灌木末參差列如層城四顧茫然寂無人聲幽深窈窕非人間世矣又小北轉遙見雲中華表從者指爲石湖心竊疑之其石鋪地面一平如掌色如古鐵形狀巧妙大似蓮盤小如蜂竇奇形異態行行不見其蹤小轉入石門仄徑逶迤始知爲一石天成周數十里四面皆高中凹一湖如照天明鏡又若生盤池中著玻瓈盞耳不知誰爲鑿之也相傳此地昔爲居人一日風雷大作龍從石出大水沸涌屋宇盡沒爲湖天旱水涸石有龍形嘗大旱現夢於郡守曰吾石湖龍也禱之當得雨太守往禱輒應建廟貌以祀之至今率爲常入石門百步渡小橋連一池池上古木如張幕下有古殿三楹棟梁皆石殿後有池額曰玉龍泉池上有古廟三楹即玉龍之神女像也左有龍泉自石罅中出噴薄如珠大如車軸注於方池池上有亭址池下有長灣皆有故事今亡矣池東隔小石嶺嶺下有溪曰篁溪溪下望之嵯岈嶔岑石空洞

中如盤池者多奇絕林草蘙薉不能入而水滙爲流曲折隱伏會歸一竅且曰出前郵之石橋從之環繞萬山脚穿田過峽從石塔山外過郡門入南渡響水橋則直東而會大河傾瀉入瀰矣余與參軍湯黃二生躍足淌流散髮披襟盤礴池上淌風四至毛骨淸涼如坐廣寒對冰壺而臨玉鑑殊不知爲炎荒瘴瀰也日莫返策因循水道望之則自源頭出谷曲折由西掠南直東入河似與郡城無繫屬焉窮日而歸臥高閣而恍夢遊覺而紀之因論之曰瓊自中原來脈從南岳轉西粤抽枝下桂林左右兩江夾送而南至蒼梧貫水過峽蜿蜒出雷欽入瀰爲蓬壺轉珠崖突然湧出五指參天北向中原爲南甸鎖鑰環三千里眞天壤一大奇觀也　聖祖有言南溟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豈非天眼哉嘗歷覽方輿南衞而下脊分五嶺山水背中國而南犇入瀰故按環瀰大形左朝緬而右安南若兩翼然日本呂宋暹羅諸島列於外瓊甸適當百粤之捍屛實瀰外一大都會也五指回拱特起中天爲瓊之祖龍山北向而水北流腰結定安水左旋右折衞龍而趨橫跨郡東而直入瀰山則右犇邐西瀰而北結石山舉首開口中吐眞脈盤而東斷回顧若遊龍頷下之明珠結爲郡城石山爲首左張翼入瀰爲後託小水隨之右拖長嶺方數十里中爲石湖委蛇而南橫嶺爲郡案嶺後爲白水緊纏幹龍由石塔繞城西南隅過門而左低瀦爲南湖而石湖水外流包內案度響水橋古從禹坡遶東北過繞脊牛館梁東湖之迴西北轉自新橋會白水抱城東而旋今則返跳直入河如弓以背向郡城而不顧如形家所謂氣散矣許公建明昌塔於艮方以塞水口議將引石湖之水繞城南抱東郭會白龍金粟過明昌而始入河以完生氣居然一天造也竟不遂豈搤於人哉余坐閣上每夜登塔望山川之氣索然指謂從遊諸子曰瓊必有災以山川寂寥而城若空無人者是無氣也時以爲妄余孟夏既望乃渡瀰北歸未幾月而地大震東門地拆城陷屋宇轟塌官民驚處而塔亦側其半余居之閣亦傾搖颺不安者半年至今記余言者以爲徵因併記之

瓊州金粟泉記并銘

瓊郡距海可十里城東北隅岡足水趺有泉涌粟粒粒燦然如珠汎海眼入取而試之去殼出精宛如北方之布穀至冬日氣斂泉溫其粟出芽如秧鍼刺水是則實非幻出也時人恠而異之不知所從來概呼爲粟泉萬曆乙巳春三月予自雷陽渡海訪大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且探瓊海之奇陳生於宸博雅士也謁余於明昌塔院邀宗伯公同過天寧方丈茶話及此因杖策而觀之令僕探取沙泥中果得粟數粒撚皮出米如新穫者余甚奇之因命名金粟泉意取維摩金粟如來李白自稱爲後身今於宗伯學士若有當也汲水烹茶味甚冽啜之毛骨淸涼如在毗耶方丈吃香積飯也陳生益疑避席而問曰粟產於北土泉涌於南天相懸萬里且隔海津胡爲乎來哉此智者所必疑常情所未測也敢問其故余曰噫嘻此蓋難與俗言也請試論之大地浮水上如一葉耳水之潛流四天下地如人血脈之注周身出生於心而養五臟外達四肢徹於皮膚下至涌泉上極泥洹髮毛爪齒靡不充足不充則不仁矣由是觀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體也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風雲呼吸潮汐呑吐乾坤闔闢晝夜往來無一息之停機如人日用食息起居耳復何怪哉昔有神僧從西域來飲曹溪水香美而甘驚曰此吾西天寶林水也中山大悲閣閣高百尺像高八丈有唐異僧偏化金錢銅木在在納於井中及歸而取之盡從井出以足其用至今尚有一木存焉由此觀之大地之水未嘗不通物未嘗不達斯實事也昔蘇長公居儋耳嘗品三山泉謂與惠山相通因名惠通泉是則太虛寥廓萬象融通人特有心限礙耳竊觀瓊海地發於西北氣結於東南如人一指之甲耳甲乃筋之餘也血以養筋筋固則甲厚凡人甲厚者必多壽故地土厚者必多材說者或謂中原土厚故將相多出於其間余則謂不然瓊居南離離乾體也以吸一陰外剛而內柔虛而靈照文明之象也地浮海中火金生水故晝炎而夜寒以乾坤之眞氣極於斯而鍾於斯故山川之金銀明珠文禽名香珍奇異獸寶藏興焉百物備焉人則仙靈

文名忠臣義士往往出焉此天地之一隅如太虛之一塵造化密移味者不覺聊道一粟以示之如從一葉以辨春秋耳復何怪哉宗伯聞說躍然歡喜再歎曰奇哉時在座有沈生成德等相率再拜稽首請銘之以曉未聞乃爲之銘曰

大地一塵滄海一粟充徧十方何所不足似毛在體如血周身觸處即見於何不眞坎離水火乾坤在我交姤發生有何不可地氣自北而鍾於南物亦隨之涌現其間人疑此粟不知所從來處不知何以明宗造化密移不屬聞見聊借一粒以觀其變苟知一粒芥子含空水火過徧何不相容血脈周身自頂至趾上下周流終而復始大道循環無往不復道脈潛通若此一粟淵泉混混而時出之道脈南來可卜於斯

遊景泰寺記

粵之山川發於衡岳折庚嶺而下腰結曹溪逶迤而南直抵五羊五羊之主山曰粵秀粵秀之祖龍曰白雲白雲固多奇勝而景泰爲最以踞白雲之腹而撫仙龍之城兩翼合抱如老蚌含珠孤峰絕磵深林蓊鬱奇葩異草煙雲出沒菖蒲生於石隙樛髮披於林表大海如鏡壁立於眉閒明月如珠光流於唇吻信天壤之奇觀南海之鉅麗也初寺以山名我明景泰間　奏請賜額如故制府馬公昂率諸屬以新之余居五羊三年戊戌携禪侶遊觀極爲佳勝丁未春仲奉詔還山寺僧正裔持此圖以請聊爲記之

端州寶月臺記

按志郡北百五十步爲寶月臺平地突起高二丈周一里許望之如臺是則天成非人爲也不知命名之始高岸深谷遷變不常今爲平湖陂也殆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山川故吾無復眞宰矣萬曆甲辰嶺西憲副陳公治郡政暇歷覽形勝登高望遠慨然而歎曰吾今乃知寶月之臺當平湖之心也本之形家居必憑倚星巖固爲郡之屛障以前逼而後脫天造斯土爲嶺表喉舌百粵要衝揆之風氣豈若是之疎且漏耶故知斯臺之於郡城爲形家之鬼託無疑矣是可以終亡乎遂建議於湖心培隄築臺以實之鳩工集事不日而成華亭馮公元成以浙憲長量移茲土登

臺周覽曰美則美矣猶未盡也且以隄爲臺名實未副月圓矩方形似失眞是則人未合天也且山有仙則名水有龍則靈言得其主也故凡建久遠不拔之功者必人爲而神守恃有常主不失其祀故能與天地相爲悠久也公乃捐俸就臺殿之中楹造白衣大士像披珠纓而臨空水坐火宅而灑淸涼端然如淨琉璃含寶月也予謁公見招因與公議將補前之缺略後建閣五楹前列鐘鼓二樓蓋取形圓象月勢高若臺藉大士之靈以主之始謂天人合德以還造化之全功也公慨然捐俸庀工首事始於萬曆丁未冬十月落成於戊申秋七月規模壯麗宏敞高出中天畫棟連雲丹楹映日余時登覽撫景四顧超然遐想曰美哉山河之固異哉天造之奇也因思臺始命名必形家之具法眼者閱嘗閱覽東粵來龍遠宗衡岳抽幹而下越懷四注鼎湖爲端郡之祖龍挺挺雲霄蜿蜒西走列障橫開明堂廣衍垣應紫微融結七星奇峰洞宇千態萬狀文殿錦石雲蒸霞爍拳砆片石足爲世珍此造化之精英山川之蘊奧也星巖羅列蛛絲遊蟻點綴平川東折羚羊峽爲端捍門左逆水上遊由黃岡而西結爲郡城按形察理則回龍顧祖轉望七星志稱斯臺平陽突起非若驪龍頷下之珠乎意取明月之珠爲世至寶故名寶月有旨哉且夫天然之巧能取而象之固已奇矣神珠旣失罔象索之得於重淵以還化工又一奇也缺而補之引而伸之神以明之以爲常守惟斯舉也諸子大夫萃美一時顧盼之閒美流萬世所謂待人而興仁智之實也豈偶然哉水有龍以靈龍有珠以神若騎龍犄角搤頷批鱗而奪之者則其人也故茲土之爲靈也久矣臺翼二刹左慧日而右靜明若日夜相代照迷方以破重昏鐘鼓交參潮音迭奏上祝　聖壽下福斯民忠孝節義乘時而興起者實憑大士之靈也若夫奠斯土以鎭華夷布慈風以翊　皇度誠萬世無窮之利矣値遊觀之美而已哉是爲記

夢遊端溪記

萬曆巳酉仲夏五月十有二日余以重修寶林構材於端州往來期年事竣還山時當溽暑霖雨大作江

水泛瀰兩涘渚涯不辨牛馬於是乘流放舟下羚羊之峽過端溪之口倏忽四山雲合風雨颯來波濤洶湧舟不能進乃維以避之神搖目眩隱几假寐而夢遊焉於是乎仰望峰巒奇秀上干重霄怪石巉岈下臨無地遠聽溪流砰湃激隙衝巖如考洪鐘而擊鼉鼓其聲自天隱隱窿窿不知所從將謂蛟龍之堀宅神人之洞府空谷之足音也余蘧然而喜乃呼漁父刺船入溪以遊目焉少焉風雨驟止霧斂山雲余乃攝衣跣足拽杖穿雲緣溪小轉百餘步歷山之麓有神壇焉謁荒榛中少憩石上數十步近聞異響若空中發延佇良久四顧茫然窺懸巖瞰幽壑始究聲之所從出漁父曰此端溪小巖也即名硯之所產者巖穴水盈一竅如口乍闔其聲若獅子吼衆音雜沓若號譽走巨者細者如雷如霆如崩如犇如簧如笙金石鏗鏗若和鸞之夜鳴者洞中流泉淙淙之聲也余躡足而立傾耳而聽掀髯而喜曰噫斯莊生所謂地籟者乎何其殊音妙響若是之奇也徘徊久之左陟層巔望山腰如雉堞者採石之署基也東過小嶺數

百武一澗相隔雙嶺若翼翮之兩垂碎石磊磊如羣星錯落裂錦紛披者鑿石之場也其有小者大者如掌如指如耳如齒如蜂如蟻如翅如尾而不知其幾千萬落諦視其狀若切烏玉以截瓊枝剪雲霞而散綺縠者丈石之棄滯成才之土苴也可翫而不可把可愛而不可拾目擊心怡足躡神曠攀援而東披荊棘履巑岏下嶺入溪淸流如鏡毛髮可數一碧涵虛羣峰倒影捫蘿俯視峭壁臨流淵深瀞默若神龍蟠屈於其下者漁父指顧謂余曰此端溪大巖也但見蒼藤翠篠蔭蔽其上幽澹杳渺莫辨其戶漁父曰門居水底亂石封固即官家採取亦待三冬水涸而啓之其中深不可測鑿空虛實積水成潭濶數十丈杳不可渡上通衆竅下接尾閭潮汐盈虛與時消息雖萬夫之力不易竭也即有事於此以車出水子夜施工以及亭午略見崖際石工編筏而取之不易得也由是而知端硯注水而不飲者生於水也巖面而上兩山合抱中若掌心望之若古墓焉高不能上乃命童子往視有碣苔封不辨歲月但識陳孟輔之墓傳

說先朝採使卒於役遂賜葬於此若使其神守焉者余慨然曰山川如故人壽幾何此其驗也呼漁舟渡淸溪探巖下亂石壘疊於水底者洞門也波光蕩漾若流靈散綵於水面可觀而不可掇者石之餘烈遺輝也余解衣磐礴披襟散髮濯足淸流刺船少進則頹波激湍觸石濆珠濺面溼髮毛悚肌栗水淺舟大膠不可上遂捨舟入溪援据攀援數羣石而嬉遊焉亂石如蟻蟻齒齒巨者細者如羊如牛如豚如狗如賓如斗如拳如手然其大者肉銷骨露天然渾圓小者鎚鑿之餘靈磨光瑩而與頑石同波者難以名言咸撫摩玩弄而洗濯之拔髮刮垢凝脂膩潤粲然可觀余慨然歎曰信乎美器造物惜之是知山川之精文物之英上天所禁恒民不可得而襲取也漁者網罟樵者斧斤時過懵然而不顧者以其無所可用也其有墨卿翰史求之而不得慕之而難見者以託身邈遠不易見知於世也亦有得其形似用不稱職名不及實而遂誣之者紫奪朱也余於是乎力命童子批沙掘泥擇而簡之大者堅不能舉小者盈把可十數片懷而歸之若採紫芝而拾雲英信可樂也然皆剝啄猗斜之餘不堪雕琢知其無用而費之者以其德合君子具體而微聊足以寄心且闖化工之一班也頃忽風雨驟至雷驅電捲余知山靈之不我與也遂沿流出溪而歸舟爲忽疾雷破山遽然驚覺顧失向來之所有推蓬太息四顧萬山煙籠雲幕羣峰插天森然若戟彷徨躑躅魚蹤鳥迹恐尙奇者欲譚辭費不可得而憶焉遂託之於筆

廣州光孝寺重修六祖殿記

昔佛未出世時舍衞國王祇陀太子有園林豐美足備遊觀及佛出世卜壁開講堂遂還爲精舍至今稱爲祇樹園葢人以勝地名也趙佗爲南海尉選調林以爲園及東晉隆安中罽賓國沙門曇摩耶舍尊者從西域來愛其地勝遂乞以建梵刹名王園寺至晉永和初求那跋陀三藏持楞伽經自西國來就其寺建戒壇以待聖人梁天監初西天智藥三藏持菩提樹一枝植於壇側且誌之曰百六十年後有肉身菩薩於此開法度人無量有唐貞觀中改王園爲法性

寺高宗龍朔初我六祖大師得黃梅衣鉢隱約十有五年至儀鳳初因風幡之辯脫穎而出果披剃於樹下登壇受戒推為人天師以符玄識自爾法幢豎於曹溪道化被於寰宇至今稱此為根本地然佛祖之道原不二則祇樹王園亦一也豈非人以道勝地以人勝耶嘗閱玄奘西域記云祇園精舍今為荊棘之場今見訶林覺樹猶聞鐘梵之響豈南學蠶異於西天祖道有逾於佛法耶蓋人相傳應運出世授受之際間不容髮第願力有淺深故化緣有延促譬若四時成功者退是則化聲相待待而有待有待而又有待也無待則應緣之迹斯亦幾乎息矣惟今去我六祖大師千年傳燈所載千七百人其化法之場隨時隆替在在淪沒者多學之梵宇百不存一獨曹溪流而不涸覺樹榮而不凋詎非斯道有所託而然耶此又地以道存人依法住也余少事枯禪因法獲譴丙申春初謁六祖大師於曹溪瞻覺樹於光孝訪其遺事其迹邈然而人不知偕期年而乞食行三年而齋戒修放生學五年而曹溪新戒壇復十年而教法廣信道眾益大運然也昔人以菩提樹下為大師薙髮之所因建殿以奉法事其來遠矣風雨薄蝕亦因時興廢今偕遁維率弟子行佩輩募眾而重新之余為清其眉宇擴其門廡使道容闇然而復章慧燈朗然而不昧此又事賴人為人因事重也然佛以六度攝有情而檀波羅蜜為第一且即非莊嚴是名莊嚴苟事相與法性融通則世諦與真如交徹斯則燒香散花皆為妙行矣若通維者刻桷雕棟豈非淨土之資乎昔立壇植樹既有待於六祖今迹存而事修人亡而道在豈無待於後人耶且王園之勝較之祇園彼往而此來又有開矣是為記

衡州府開福寺因緣記

開福寺居府城湘江之南岸里許唐大歷間無著禪師開山於此禪師法系載傳燈錄初與法照禪師結念佛社於湖東後皆遊五臺親見文殊事具清涼傳師與其弟無絕同建道場師䊵開福絕於西鄉金蘭里與大悲寺實一時也開福始制規模弘敞宋這熙閒丞相趙忠定公汝愚謫永州道經衡病作為守臣

錢鏐所窖暴卒殯於此因立祠歲時祀之後郡守向子㦖公有惠政歲荒全活數萬人百姓感之亦立祠於此歷久寺廢胡元元年有福海禪師重興并新大悲寺我明宣德間寺又廢士民建小菴於荒址地僅一區殘僧數輩守至今幸不沒於民間也隆慶壬申郡善士綦遐等重緝其菴以僧如祿守之萬曆庚戌孝廉杜君友桂居與寺比隣一夕夢老人擁上馬曰予開福土地神也是年杜君舉鄉進士乃以夢語其親曾儀部金簡公公曰考郡乘開福乃福海禪師重建君今號馥海豈前後身耶君宜新此以志不昧本因也杜君欣然約鄉善士劉子濂綦遐文學劉鳴鸞等併力鼎新郡司馬尹公雅重三寶力爲之主以其地久廢多沒於民間基址迫狹二祠亦湮沒無能恢復其舊經營五六年間始建佛殿三楹湖東開福相望咫尺曾公重建湖東迎予主之癸丑冬予自粵中至其營開福諸善士來請予往視之愍其心而嘉其志乃爲之記曰自古佛祖說法地所建道場爲結金剛界皆有龍神護法以守之雖窮劫不泯也昔世尊與帝釋行次指其地曰此過去七佛說法處宜建梵刹時賢於長者即揷一莖於地曰建梵刹竟此其證也震旦自有佛法以來天下叢林在在琳宮如星羅棋布雖墮荒榛其名不朽即有興之者發其幽隱如覩故物葢在因果不可泯如許詢建浮屠未終而逝後裴度爲相謁其寺主者一見而言曰許玄度來何莫昔日浮屠今如故度聞語遂修之塔內石刻果有緋衣宰相之讖由是觀之開福無廢千有餘年而尹公與曾杜二公唱導興復皆於佛地有大因緣非偶然者昔者無著法照發迹湖東皆遊五臺並得親見文殊予今發迹五臺投老湖東適遇開福重興之日是諸人者往往來來彈指出沒曾不離文殊尸利竹林寺金剛掘中前三三後三三因緣會合豈可思議哉諸善男子其尸祝尹公於其寺又將爲後之玄度徵杜君馥海之兆桑中之環益較然不爽矣予故槪記其始末以告來者諺云千年田地八百主人今之讚歎隨喜者豈非後之護法福田功德固有不亡者存可不信哉

遊芝山記

余歷衡之鹽湖有談永州芝山之奇勝予心慕焉乙卯秋九月參知馮公從武陵移鎮湖南駐節永州招予爲九疑之遊以是月晦至則見永郡山水淸勝若仙都洞府未可以塵寰擬視也寓瀟江之西滸石上小樓坐覽江山之勝如在几席冬十月九日孝廉唐還和文學呂旭谷邀潭州周伯孔四明張漢槎嶺南弟子釋超邁同遊芝山寒雨連朝時則小霽乃擕杖從西江之岸沿緣里許就山麓逶迤而上又里許登小嶺望羣峰崒嵂不可攀援乃下嶺入谷二百武小轉而西則奇峰獨聳縣巖秀削梵宇飛甍依巖結石曰芝山寺乃萬曆乙巳比丘明畬開山剏建寺前無餘地爲龍首遮障不可縱觀又轉而西爲觀音閣倚高巖之下則閑敞昭曠衆山羅列如在眉睫下則平疇沃壤溪流曲屈羊腸九折如天衣飛帶飄颻到懷由山足入江又西轉數武爲殿一楹舊縣塑三大士爲闡提所毀其地最爲幽勝後有祠宇可坐數人又西轉穿石磴斫從隙中登陟而上紆盤數十級爲山巖平地數丈前太守王公建一虛亭遊者至此可坐而樂焉奇峰怪石森列左右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如纍纍太湖堆積疊甃瓊花玉蕊密葉繁榮亭左緣巖而上洞心駭目若披靑蓮而捻蕊珠不能細數又上有兩石如手名合掌巖下有洞門天然透漏度門而上則爲玉皇殿至此一覽則四面山川盡在眼底城郭舖舒宛若圖畫永之全勝畢見無遺矣竊謂柳司馬居永十餘年無幽不討而足不及此何蔑如也或指此爲西山柳文有記從染溪而西又曰特出似今目爲眞珠嶺也又或指爲羣玉山志云宅仙洞下此山無仙洞是二皆非予謂茲山不遇柳不幸也柳不至茲山未盡窮也或造物祕護而有待於今日乎予與諸子相和而歎曰山川留勝蹟我輩復登臨徜徉徐行尋柳巖而歸

宜章高雲山藏經閣記

域內名山英靈奇秀鍾天地之精者五岳居尊支分四出而曹溪源根於南岳南岳曹溪相望千餘里諸峰綿亘羅列星斗自六祖開化讓師分流道脈實中

而韶陽上下肉身大士以十數迨今如生者詎非山川之蘊奧故道脈特有託焉宜章介曹衡之中治西三十里有山名高雲觀融之孫也爲靈久矣嘉靖甲戌居人歐陽氏刱蘭若迎沙金海公居之擴建梵宇以安廣衆通邑歸依爲福田資置香燈糧八斗未幾完於回祿海公去隱於閩之支提山弟子悟丹輩一力重修壬午歲工落成建塔於龍首迎海公靈骨歸藏是爲開山祖弟子曰益進十方往來於曹衡者莫不過而止焉邑人袁氏文憲施田三十畝供雲水齋粥需由是諸方咸稱之僧既集深山窮谷之氓皆知有佛若僧矣第僧尚未聞有法也有法孫性成者志求大藏經於金陵苦心一十二年頗始就萬歷已酉夏六月迺迎大藏歸四衆歡睹若白馬自西來也第居山頂林木蓊鬱雲霧蒸溼慮經藏之難久法孫員桂等議擬建閣於山之麓曰南莊時大尹鄭公守戎董公爲檀越倡導之出信疏以告四方聞者歡悅來歸者如市工始於某年月落成於某年月將啓法會供水陸儀以宣利濟居然一大道場也事克成公弟子悟紹從余曹溪乃乞余言以記之曰古德云盡十方是常寂光土徹大地是普眼眞經斯則佛土不修而自淨經卷不展而自明雖然良由心淨而土現眼明而法彰此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高雲之道場東來之大藏非海公之成始諸孫之繼業檀越之成終又何能使披荊棘而爲寶樹變沙礫而成梵宮哉法幢既竪道運弘開則青山白雲法身常住猿吟鳥噪妙偈恒宣而水流風動居然出廣長舌與此境中人疇唱無盡凡在見聞隨喜者如善財之入彌勒莊嚴樓閣也惟此功德又奚可以一毫端頭而能具其涯量耶是爲記

麗江木六公奉佛記

予將逸老南岳適隱衡之靈湖馮元成先生量移守湖南過訪永州談及往遊滇南諸勝事出武陵稿予讀六公傳乃知金馬碧雞之西有異人木六公焉公守麗江奄有疆土六傳而至公稱六公云其先在國初以忠順發家武功最著至雪山公遂以文名雅歌聲詩翩翩有凌雲氣楊用修太史大爲稱賞相傳至

玉龍松鶴辭翰逸格而蓮社淸修發軔覺路至六公則迴超前哲特出風塵之表矣公天性澹薄於世味一無所嗜好忠孝慈愛唯以濟人利物爲懷歸心三寶刻意禪那愛接方外法侶相與禮通精修頹然如糞埽頭陀尤廣檀度是皆富貴之所難能而公特爲家常行履豈非多生久植善根乘悲願力而影響攝化應現者乎予初入空門不知佛法之廣大將謂單棲弔影於窮山絕壑草衣木食守枯禪而爲上乘及親大教日深讀雜華觀普賢妙行無一類而不現身無一事而非佛事以不捨一衆生乃見佛慈之廣大不棄一塵一毛方識法界之甚深由是凡對宰官相與語者不更窮玄體妙唯以了悟自心廣行萬行即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今事門頭不捨一法若夫浮慕虛尙高談脫屣而膠固貪癡綢繆世態者與夫身居世網志出塵埃冥心絕域若蓮出淤泥皭然而不滓者安可同條而共帶耶是知佛性雖一而習染厚薄有迷悟之不同故論種子從貪瞋而發者資貪瞋從般若而發者資

般若般若深則貪瞋薄般若現則貪瞋消如神奇化臭腐臭腐化神奇體一而用異擧凡由是而分焉了心廣大則形骸不能拘觀法界空則萬有不能礙所以達人無累於情者以其智勝而習薄也故古之悟心之士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豈有他術哉唯得自心之妙稱法界之量心外無法故也公刻華嚴大疏於雞足其有得於此惟是道路閒關無大手宗匠開公頂門眼故公志慕方外欲事遠遊參訪知識以世法纏牽而不可得愚意則不然即公能靜坐觀心六根消復則虛空殞亡洞觀法界則山河不隔將視華藏於毫端攝淨土於塵芥不動步而遊履十方不起坐而承事諸佛此自性天然本元具足曾不假於外也且公有土者也以山川之廣人民之衆即推其佛心而教化之語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公以精誠格物以佛事化民使家喩而戶曉人各知有佛心各知有慈不令而民從不威而民服熙熙皡皡含哺鼓腹窮荒邊徼洋洋佛國之風公如坐蓮花而端居極樂即太古之治在掌股間又何勞跋涉山川視浮

◆已下古本卷十三

光泡影而爲究竟佛事者乎予因先生而知公居遐陬八難之地定爲悲願之應身第恨老矣不能持一鉢以南詢望耽耶之室如眉睫間願與公結異世緣當龍華三會中予定知公爲釋迦末法中之宰官佛子也公其無意乎

法相寺長耳定光佛緣起記

杭之山水甲天下古聖示迹刹竿相望者如林亦域內無兩法相寺居南高峰下幽深杳眇林木蓊鬱泉石清奇蓋昔人迹罕至五代有異僧棲遁於此後遂爲道場師名性眞閩泉州陳氏子母夢吞日而孕師生異狀兩耳垂肩下可結頤人皆怪之七歲不語或指曰此兒啞耶師卽開口曰不遇作家徒撞破額顱耳長出家參雪峰存禪師發悟遂行脚至四明隱於山中爲鬼神說法諸天散花猿鳥獻果旣而出山至錢塘隱於南高峰顚秀塢初無水師至卓錫有泉迸流時乞食於市人皆異之小兒叢逐見師耳長左右扯之師隨轉但頹然嘻笑而已人問作何事爲好師曰作福可遮百醜乾祐三年吳越忠懿王誕日飯僧永明寺時智覺壽禪師正開大法師赴會偏身疥癩徑坐上座衆皆惡之王見之大不敬遣之卽歸山中晏坐一室齋罷王問壽曰今日齋僧有聖僧降否壽曰長耳和尚乃定光古佛應身也王悔趣駕往禮曰弟子肉眼凡夫不識古佛願求懺悔師曰彌陀饒舌言訖坐逝王回禮壽壽遂化王因是建寺留師肉身至今存焉王有感以二師事併奏聞請謚賜永明宗照大師師曰宗慧大師嗚呼佛說法時往往以後五百年像法已壞衆生濁惡最難教化且曰我遣變化人處處爲諸衆生開示演說此法而度脫之是知逆行順行皆大權示現方便利物或語或默無非演說最上之法觀二師同時出現蓋可知矣永明悲末法性相難明故設宗鏡揭一心之旨使見聞者靡不躍然而入其長耳者以異狀利生始終無法可說惟以慈心三昧攝化衆生以衆生生死愛爲根本而以男女爲愛根欲以愛治愛故令無子衆生求者必應至今世之乏嗣者無不求之求而必應捷如影響此不說之說其說熾然而道場晏然香火縣遠則窮衆生

界受根未盡而法音常然豈不信哉是爲記

嘉禾金明寺大定堂記

金明爲嘉禾名刹其後爲范蠡湖今爲郡城滄海桑田也寺始於宋乾道間靜慧禪師開山爽廢不一而伽藍之地鬼神護之然竟未爲草莽也向殿宇雖頹而僧不乏紀頃於庚子歲秋潭枕公始重新佛閣未就而化禪人道顯以受業願繼其功閣竟成而佛殿觀音大士閣及天王殿併一新請耶溪法師講楞嚴經遂成叢林其寺右有地十畝許舊爲禪堂址向爲有力者所據居士包心兹沈汝納王季常沈爾侯仲貞諸君捐資贖之詞請玄津法師講法華圓覺金剛諸經歸信者益衆復構禪堂齋寮厨庫先所闕略者一時完足爲道場之偉觀予來雙徑雲棲弔二大老先過吳門會耶溪法師見其道貌蒼然喜法門東南有師表焉予往居南岳著楞嚴通議成刻之姑蘇法師適應講期見而歎曰此揭義學之重雲也願請卒業以廣法施罷講歸過金明顯公向依法席執弟子役法師遂願於此弘演之及還山旬日遂物化嗚呼死生夢幻豈必於人乎觀爾志而往則有不往者存焉玄津法師耶公之適嗣實繼志而述事者予寓淨慈玄爲日過主及予還匡山玄送至金明予見其寺感其事遂命顯請玄以滿前志予因題其堂曰大定蓋首楞嚴大定之名也此云堅固不壞然佛始坐菩提場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故名阿練若正修行處以此地經五百年成住壞空已經劫矣而畢竟爲道場至其實也以楞嚴爲始今已成以楞嚴爲終然楞嚴修證以金剛心地爲本始至其所證者證此而已以此觀之若心若境等爲金剛常住不壞故予名其堂曰大定信矣其居是堂者以此心而住其說法者以此心而說其聽法者以此心而聽即鐘鼓交參梵唄相和以及市井囂聲男女戲笑皆入大定之門又豈有靜亂之分山林城市之別乎諸子相送至麟溪趨沈爾侯居士齋益亦成始成終之緣會也故爲之記如此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四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五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記

廬山五乳峰法雲寺記

廬山自南岳發脈。逆轉湘山。界西粵。北轉星子臨武。界東粵。至桂陽。界吳楚。庾嶺分派。抽幹東走。經武功一帶。綿亙二千餘里。直抵潯陽。前彭蠡而後九江。盤踞二百餘里。如出水青蓮。高揷雲漢。南臨吳越。北挑中原。直與五岳爭雄。誠寰中一鉅麗也。其來脈至圓通。過峽突聳馬耳諸峰。蜿蜒東走二十餘里。特起一峰曰桃花。上倚重霄。為茲山主中主。由是中分兩大幹。其一東行。列九奇如障。至含鄱口。北轉起乾剛嶺。賓中主。其勢盡東北。江湖合抱。迴旋盤紆。其嶺首抽東南一大幹。為五老峰。回望彭湖。為西江捍門。盡三疊泉。最奇絕處也。峰下諸蘭若。中淨妙。前五里曰白鹿洞。為晦菴書院。傳有李靑蓮書堂。不可攷。五老首拖岡嶺。迢含鄱分水。遶西而南。下至星渚。為南康郡城。此五老之南面也。其乾嶺北行。至松光嶺。分二派。東北一幹。為蓮花峰。下走為吳障山。直抵湖口。內有慧日諸蘭若。外衍平岡十餘里。為周濂溪墓。南面蓮花峰。又二十餘里。為九江郡城。其嶺北幹西折。為烏龍潭。下抽一枝。十餘里入平原。為太平宮。委蛇左轉十餘里。為東林遠公蓮社處。回望香爐峰。白香山草堂在焉。基尚存。其烏龍西行。經獅石大林水口御碑亭。竹林佛手巖。講經臺。香爐諸勝。結天池。回顧桃花。故為山之主刹。巖下為石門。即一山之水口。其山之中。曰黃龍潭。如花心一蕊。諸刹蘭若。列布如蕊香幢。此盡東幹之形勢也。其桃花南發大幹。逆背來龍。西走中夾一谷。最高者曰大漢陽峰。為南面之主山。雄峙中天。面吞兩湖。遠挹江南一帶。諸峰羅列天際。如星拱北。一目千里。直抵湖口。回抱五老。此實東南一大觀也。漢陽之西盡處。為谷簾泉。前下平原。為柴桑淵明故里。從半中而下。南抽一枝。腰聳一峰。孤立高數百尺。如空中浮屠。曰金輪。晉梵師耶闍尊者。負鐵

建塔藏佛舍利於峰頂下二里許爲董奉杏林至今稱之峰下平原爲歸宗寺乃王右軍守江州時建宅於此後遇梵師跋陀多羅遂捨宅爲寺今有墨池鵞池故寺與東林角勝自唐赤眼禪師說法於此相繼三十餘人在昔西江法道獨盛故爲茲山首剎此匡南之大勢也其五乳則自大漢陽峰南面正中特抽一枝起伏數節即大開一障左背桃花曰石人諸峰東走而下外結爲棲賢對五老由含鄱分水而下繞棲賢曰玉淵潭水滙爲河入星渚左障內抱如倒捲蓮花中有石佛竪竹寶慶三蘭若而寶慶爲昔大慧杲英邵武月公晦寶峰說元首座諸大老隱居處久廢今重修又西爲臥龍岡岡下一谷谷中有菴朱晦翁守南康時往來其中刻出師表於石菴廢石刻尚存此漢陽前左障也其右障列果子纍諸峰至黃巖瀑布從空而下注爲潭潭上大石多古名人刻前爲開光寺乃李中主買建伽藍爲諸祖說法處山谷書七佛偈於崖石王陽明破宸濠有題寺左轉過一岡爲萬杉寺此漢陽前之右障也其障正中獨抽一枝

如馬鬣下垂峰腹特起一峰如麟角曰胡鼻左曳如屏七峰幷峙上插重霄曰七賢昔唐高士劉軻讀書於峰下後晦庵攜其子與門人陳正思陳彥忠俞季清甥魏愉時遊其中故以爲名士人俗呼七尖譌也七賢之下有五突如乳故名五乳上下相連東抵臥龍潭分水而下此五乳之左龍也由胡鼻拱揖一峰連起曰石鼓冉冉而下蜿若雲中遊龍曲折線亘數里單提環抱中開一掌爲古寺基倚七賢而面五老如戟枝蓮其寺深藏如蓮中之蕊爲山南半腰最幽處也其中衆水歸壑繞寺而下出石罅中約五里至山足會玉淵河流內繼玉京山入湖山乃淵明舊居處詩云我昔家玉京是也五乳水口有石峰高數丈上有磐石方丈名劉軻讀書臺至今土人稱之誌載軻有書院後改爲淩雲菴在七尖下古寺兵燬事迹不可攷遺礎存焉後見崖刻至正壬申四月重修工完其寺山場田地至嘉靖初始爲民業萬歷丙辰歲予自南岳東遊避暑於金竹探幽及此愛其一邱一壑意將息焉且卜居適黃梅孝廉邢懋學用值購之

爲予逸老地時黃梅大司馬汪公可受願爲興建檀越浮梁俞寶陳公大受約某某捐貲鳩材寺遂成金沙於公玉立居士繆公希雍捐置香火田故得安居工肇於丁巳落成於己未郡守裴公懋貞爲文以記之由是四方衲子日益至遂成叢林居然蓮花一葉中也寺左嶺舊有望湖亭乃晦菴建基尚存其谷有蘭若一在石鼓峰下曰沖默齋予有銘最幽勝高敞望湖外諸山一目千里羅列於前如坐華臺出廣長舌十方雲來聽法衆也一在七賢峰下曰芙蓉菴面五老而踞臥龍羣峰羅列如在几席由菴入數里大谷中名香谷有石屏前一大石面如几石下一洞巽香從洞中出冉冉襲人不絕一在近寺龍水崖曰木石菴蓋見志也予亦有銘是皆區內若花心蕊也其寺左谷中有觀音菴遺址誌云有古井二口不知所在今得之荒榛中又左臂爲歸一菴卽接臥龍分水會歸大河又一區也東坡云不見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以山似蓮花居者如坐花中故面目惟在山南獨五老七賢爲最勝其寺居墅中倚漢陽諸峰爲屏障回觀七賢五老坐於雲中彭湖繞其外湖外雲山千里內拱暗列於前儼一華藏玄都也梵侶日誦華嚴經聲琅琅鐘鼓交參與松濤泉響共演潮音又與玆山啓生色第未能効遠公刻蓮漏禮六時耳

西湖淨慈寺宗鏡堂記

武林西湖有山曰南屏有寺居其上曰淨慈宋高宗南渡崇五山十刹而首玆焉寺始於周顯德吳越錢忠懿王建初爲永明院迎智覺壽禪師爲開山第一代住持改今額大師得法於天台韶國師爲法眼的骨孫妙契單傳心印博通三藏達佛一大藏教特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旨以佛滅後西域唱導諸師以唯心唯識立性相二宗冰炭相攻以至分河飲水破壞正法及大教東來不三百年而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於是遂有教外別傳之道六傳至曹溪而下南岳靑原次爲五宗由唐至宋其道大盛於是禪教相非如性相相抵是皆不達唯心唯識之旨而各立門戶自梁唐而宋四百

年來海內學者曉曉競辯卒不能起大覺以折中之於是大師愍佛日之昏也乃集賢首慈恩天台三宗義學精於法義者百餘人館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爲書百卷名曰宗鏡錄因以顯堂意以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撤三宗之藩籬顯一心之奧義其猶縣義象於性天攝殊流而歸法海不唯性相雙融卽九流百氏技藝資生無不引歸實際又何敎禪之不一知見之不泯哉良以衆生之執迷久矣雖性相教禪皆顯一心之妙但佛開遮心病末後拈花自語而自異卒無以一之由是執筌之徒認指失月孰能正之世尊入滅二千年矣自非大師蹶起而大通之竊恐終古曉曉究竟了無歸寧之日也是知大師厥功大矣集吾法之大成使釋迦復起功亦無越於此者豈非夫子賢於堯舜遠耶或曰從前諸祖皆了悟自心者乃云向上一著三世諸佛不許覷著又曰一大藏經是揩瘡膿故紙又見世尊初生指天指地卽要一棒打殺乃至

上堂示衆未嘗不痛斥文字不許親近教義大師今以和會性相强合一心豈非有違達摩西來之指耶抑諸古德有違一心之義耶曰此正以西來大意不明互起偏見故作今生之事耳卽古德機緣皆顯如來之大機大用未嘗非佛之作略卽如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鐵圍山中又文殊亦嘗持刀殺佛其諸弟子入維摩丈室種種受呵是皆諸祖之機用但爲遮遣調伏衆生之法藥耳非實法也但今初心淺智不悟如來平等法界故不能達離相之旨惟如來說法以海印三昧印定諸法謂虛空爲帝青寶虛明如鏡大地山林草芥人畜森羅萬象靡不現景於空鏡之中而大海波澄虛明洞徹則空鏡之景現於海中猶如印文如來說法以平等大慧圓照法界衆生心念皆知頭數閻浮提雨皆知其滴如此是名海印三昧由是觀之則無一物不是佛心無一法而非佛事無一行而非佛行一切諸法安有纖毫出於唯心之外者乎是知宗鏡之稱以以一心照法泯萬法歸一心則何法而非祖師心印又何性相教禪之別乎是則

毀相者不達法性斥教者不達佛心不豹佛祖之妙用而執為實法所以正法眼藏難明也可不痛哉今也寺面西湖湖水如鏡四山羅列六橋花柳樓船往來人物妍媸歌管遠近鐘鼓相參晝夜六時古今不斷於湖上而殿中如來安然寂默如入海印三昧時未嘗纖毫出於宗鏡卽今松風泉響蚓吹蛙聲猶是大師坐宗鏡堂揮麈會義說法時也又何庸夫筆舌哉是知茲山之地甲於中州寺首於諸剎法超於教禪心境最勝到宗鏡之堂當與湖山相為終始矣大師入滅四百餘年骨塔沒於荒榛萬歷某年寺僧大壑求而得之移置於堂後斯實大師法身隱而復現當與茲堂常住不朽矣堂無記壑乞予以志之

徑山淩霄峰記

按志龍遊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檐外日淩霄之閣是峰頂有閣又記峰頂時見五色毫光因有寶光殿似閣前有殿今皆廢矣昔圓照禪師居峰頂十年有坐斷淩霄已十年匡宗扶教且隨緣之句既而古鼎禪師亦居十年由是觀之則先代住山靡不愛其孤絕但峰頂無水風高迥絕非藏修地也月庭法師亦嘗於此為衆說華嚴經以此峰乃五峰之主雙徑之祖龍也頃梵懷慧公結菴於頂居十三年矣向苦於水公鑿石得泉可供百人大旱不竭手植引路松翼化龍也予於丁巳新春登之四望寥廓一目千里予因題其菴曰空中居志超世也時有詩以記之泉味甘冽以從空中出如天甘露因以名泉

海虞尊勝菴記

海虞僻處東隅佛化固未易及也予頃過而觀焉則彼從事三寶者獨盛於他比閭相尚薦紳先生素為護法有以觀感而興起者信乎佛性本有法化普周草芥微塵皆成佛種第在開導者何如耳今尊勝菴乃月輝法師明公所剏公為邑之陳氏子幼卽喃喃唱佛名及教習諸業皆不諳獨志出世年十七禮玉峰菴一源和尚為師禮雲棲大師授具戒復詣南都親雪浪法師講肄習賢首教義苦志七年己亥秋歸省母氏於虞山踢露臺掩關三年參究西來

祖意壬寅復往諸方所至見老病者叢林多不納無所依歸因發願儻有把茅當與十方老病共之惜未就因循十年壬子秋邑孝廉翁兆吉願捨寺前空地約十畝建十方禪院及養老靜室公喜以爲得地可藏宿願邑乘載有尊勝菴久廢開基入地丈餘得古井一口水甚甘冽疑即舊址也滄海桑田豈劫運哉啓工於萬歷丁巳夏落成於戊午秋以公生平持尊勝咒遂以尊勝名走書乞予以記之曰大地衆生無一人而無佛性十方世界無一塵而非道場第在機緣會合感應道交則彈指出現以翁君之捨地何必祇園以明公之建化何俟百丈即以禪侶安居六時禮誦經聲佛號鐘鼓交參使老者佚病者安愚者智惰者勤勞者息飢者食渴者飲何莫而非尊勝功德耶使雲棲之淸規不墜靈山之法道常存若天帝拈一莖草爲梵剎殊未可以思議較計求之也且以上祝　堯年下與斯民共躋仁壽又爲大海滴流潤澤無窮予也不敏何得而名焉

錢吳越忠懿國王造銅阿育王舍利塔記

昔世尊入滅荼毗得舍利八斛四斗分作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建塔供養爾時阿育王親受一分散閻浮提震旦國得一十九座而明州阿育王塔乃其一也其式亦出自西域而舍利燦爛光明變現隨人各見不同亦有不見者蓋因障有厚薄耳二千年後五代時錢吳越忠懿國王承先業敬事三寶如式造小銅塔八萬四千座埋藏國內名山世未有知者我明萬歷初常熟顧耿光造其父憲副塋地中掘出一小銅塔高五寸許如阿育王塔式內刻款云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年記一十九字外四面鏤釋迦往因本行示相前則毗尸王割肉飼鷹救鴿後則慈力王割耳然燈左則薩埵太子投崖飼虎右則月光王捐捨寶首四事文理密緻滲以金飾顧爲錢太史之母舅因公爲忠懿王後遂以塔付之公得此自號聚沙居士志因也乃送奧福蘭若予東遊訪太史過洞聞上座覩其塔奇其事因記之曰佛以法界爲身即草葉縷結皆成佛眞體況託象者乎良以衆生迷本法身變爲三毒成八萬四千煩惱佛

以普光明智薰三毒爲三德祕藏故變煩惱爲八萬四千功德育王所造蓋表功德之數量也吳越王倣造銅塔如其數盡埋地中意表功德藏於衆生心地冀啓一塔則見一種功德卽睹法界之全身如從一隙見無際空是可以色相視之哉法身堅固歷劫不磨隨緣應現太史此塔豈從因地示性空之一隙邪

萬歷四十五年佛生日記

讀異夢記

幻人東遊吳越西還匡廬舟過蕪關關尹玉受劉君邀留信宿適吳門曾茂才席之從別道來詰朝席之先至舟訊幻人卽談玉受異夢事幻人驚異之及卯玉受出乾城遊草讀記異夢甚悉初玉受奉黔中聘道中病臥下雋驛亭夜夢一偉丈夫長喙突入似有所求而意氣尙陵厲不平揖玉受與之坐問其族氏其人抗聲應曰余宋將軍曹翰也以江州之役多殺不辜自貽伊戚今復何言玉受夢中未悉江州本末但憶翰與曹彬同將乃曰公受曹樞密節制仁厚不殺安所貽戚其人曰余憤江州久抗王命先殺守將胡則尋屠其城取快一時何知死受冥譴一時同事諸人幷落異道余獨爲豬蓋余生時性多怒罵舌鋒猛毒旣得豬報聲多嚄嚄或見擒捉呼號四徹冥中譴罰尺寸不爽乞公拯之玉受聽之悚然因云余倘凡夫何以脫公其人云公性慈悲每見予輩雅相憐愍可憶往年有所見夢荷公再生者卽予也蓋玉受嘗於戊申春家奴以其租負數有豬償者夜夢一人乞命卽命奴畜之踰年自斃夢中明憶往事卽應曰實有之但不知是公耳今則余安所覓公其人云業報無定昨償一近縣人債不意有緣於此得復遇公今番又不知業運何所言下泣甚哀徐收淚云某幸在唐太宗朝爲一小吏聽一法師說四十二章經某爲設供感世世爲宰官及宋初而報盡遂作惡業轉受此果然幸有夙種善因今得遇公自今乞公凡遇我輩或見執或聞聲或見食余肉爲持準提呪或稱彌陀號余暫堪忍其苦定脫此報生人中誓不更造惡業負公也玉受曰此余夙心也矧奉教敢負約其人喜拜謝而去嗚呼異哉業報昭昭不爽如此觀曹

諭之始爲小吏以聞佛法作一飯僧功德遂世世受福及至善報將盡且爲大將而恣殺業豈惡習隨福報而大耶夏可畏也以殺業之慘歷受刀磔之苦又六百餘年仍以夙種善根兩現夢於劉君竟乞脫其苦趣然而劉君豈諭初身說經之法師耶觀曹諭之惡報不爽而劉君之善根亦有自來矣幻人初聞其說驚異之及觀劉君乾遊草中異夢記故爲之說普告人天以崇放生戒殺之德彰明較著者也且聞聲見肉而持呪念佛尚冀堪忍脫其苦報況出眞慈戒殺放生者乎予是於雲棲之放生所深有感焉敬書此以告本寺知事當依規則凡在所放皆有緣者時看養殷勤說法開示念誦送死皆眞實事幸勿疲厭若以佛性而觀則資糧亦彼當有分者幸無匱乏令彼飢虛也

太和縣眞如菴記

太和之西北四十里早禾市有眞如菴者乃雲棲弟子廣果所建也果吉安人早歲茹素敬事三寶中年挈妻子出家祝髮於廬山淨業堂受戒於雲棲大師復從古心和尚調練具足歸鄉至太和孝廉羅紹奎捨地五畝建菴請居之以接納往來八年於茲矣久之雲集日益衆建殿二座雲堂齋厨諸所畢備儼然一道場也慮無以贍大衆乃集信心作百子燈會儲其資買田若干畝爲常住將以永供大衆四事無缺可以安居精修淨業無外募也事既就緒果走匡廬乞予爲記予因謂之曰嘗聞十方淨土唯心所變心淨則土淨譬如夢事貧人夢苦事而呻吟貧人夢金寶而欣悅覺後雖空夢時未嘗不有也所謂生死甚槃猶如昨夢況世諦有爲莊嚴功德乎昔達摩對武帝云有爲之行實無功德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雖然未悟空宗之體而棄有爲之行詎非枵腹以待王膳望濟其飢乎所謂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眞擬之則聖果難克苟能達性空而建萬行可謂理事雙修眞妄一契者也又何以建立爲事行哉若果禪人居然一俗士也中年挈妻子同出塵勞頓修淨戒不十年而道場隨建豈非淨土唯心哉且此菴昔爲荒壟今爲道場實成於一念由是觀之則西方

淨土不離於目前詎不信哉

清暢齋記

京口為山川都會而曲阿尤異奧區惠山負郭枕流林木蓊鬱湖光瀁瀁一碧如鏡岡嶺逶迤萬松叢翠天風時吹萬籟齊發洞心徹耳此塵中最勝處也圖南居士誅茅結廬宴坐其閒顏曰清暢意取晉徐邈節儉清修之意予丁巳初夏過惠山居士周旋問法及予歸匡廬居士走書乞記予因謂之曰夫暢者鬱之反也故天地鬱而厲氣發糞壤鬱而毒菌生人情鬱而百病作是知暢乃氣之和而情之適也嗟彼沈湎富貴躭荒物欲取快一時而為暢是以鬱為暢者也譬夫食毒爽口殊不知積久毒發而戕其生也昔有宦於西粵者嗜鷓鴣味以地多產此足充其欲非此不下食既而宦歸疾作舉體腫潰良醫束手有識者曰此半夏毒也謂鷓鴣以半夏為食嗜久而毒充五臟殆不可救世之嗜美疢而發毒者皆鷓鴣類也居士軒冕桎梏富貴浮雲博學强記潛心佛理究性命之源達死生之故放情霄漢寄興雲林而與造物者遊其所暢者六通四達將廓太虛以為舍潛極樂以為家又豈特節儉清修而髣髴其神理者哉居士課子讀書於其閒將以此暢世其業也予特為之記

放生功德記

佛說法身非身以眾生為身菩薩妙行以度生為行故總萬行以六度而首之以檀然住相之施如來所呵以其物我未忘不能平等一視所作之功多成有漏如仰箭射空固其所矣惟其離相之行體合真空即種種莊嚴無踰放生功德為最何也以彼胎卵溼化蠢蝡蜎翹一以佛性視之愍其沈淪苦道而必拯之刀砧火鑊捐靡焦爛之地一旦出其籠繫置之飛空潛淵優遊極樂之鄉慈出無緣悲非愛見同體等觀了無一念望報之心故其功德福量猶如虛空不可思議豈非最上殊勝妙行者乎然人與物鉅細雖殊佛性等也且夫人也一飯千金壺漿死報感恩懷德固所不忘況脫湯火於必死之地乎苟觀佛性而施必稱法性而報因果皎然若睋白黑固其理也況人有限物無窮今輟一飡之食而活億萬之命其所

施者又豈可得而較計耶故佛教弟子以護生爲勝行此猶拘拘世外若夫涉世間統貴賤定智愚無若放生爲妙行也近世雲棲特標此行戒殺放生功德感應著之篇章海內奉行甚廣予往過皖城觀其俗多奉佛蓋由宰官吳公身以倡之家諭戶曉洋洋佛國之風矣可鏡湛公奉雲棲法擧放生社置恆產以長轉無盡大悲法輪予聞而壽之曰昔智者大師以海爲放生池既而天台一宗盛行海外諸國識者謂是所放之生感報地湛公引一時宰官居士之法流度無量衆生同歸性海果眞常不昧則蒙恩者轉蜺爲人將見忠臣義士孝子慈孫萃集於一方同心護法城塹三寶建大法幢又不止諸鬘奉法而已惟是可徵於一紀二紀之閒收功不遠必有目睹其驗者功德又何爽焉

歸宗寺復生松記

佛說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成佛眞體共轉法輪意顯三界唯心之旨及於無情成佛世所難信是不達唯心之義耳廬山歸宗寺乃赤眼禪師說法處相繼者明眼知識三十六人其地踞匡山之勝爲蠹久矣既廢之後琳宮梵宇委之草莽獨寺前古松一株挺立撑漢其根下爲樵人剝劉已去其半枝柯枯悴勢將摧折時達觀禪師過而問之歎曰此歸宗惟存此一剎竿耳奈何遭於斧斤無此則道場之迹泯矣乃率諸弟子運石甃圍以土培之爲之呪願誓曰若寺當重興此松復生如故徘徊賦槃丸翁而去不數年果重長皮膚完密枝葉榮茂未幾歲大饑寺有殘僧以松易米而食匠石睥睨顧將伐之適有丐者息蔭其下願乞米以贖匠氏感之乃已不數年閒果淸湛公重興其寺竟感　皇上頒賜大藏一時當道爲建殿宇翻瓦礫爲淨土其轉變之機豈不先見於一枯株耶若謂無情能若是乎雖然草木無知是在精誠感變而唯心之義彰明矣觀孟宗哭竹而冬抽筍生公說法而石點頭以法非心外感變由人卽枯龜告人以吉凶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唯在志誠其應如響所謂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人物同體共轉法輪於是乎徵矣因記之以告來者知此松爲法身常住也後

世儻有損其一毛即為戕等法身斷佛慧命可不念哉

廬山金輪峰釋迦文佛舍利塔記

佛法自漢永平始入中國吳赤烏間西域梵師康僧會至建康設像行道求舍利於長干里吳王建塔以藏之剏建初寺此江南塔寺之始也東晉成帝咸康中梵師達摩多羅持禪經至時王右軍羲之守江州見而異之乃舍宅建歸宗寺以居之義熙中遠公至廬山開蓮社於東林梵師耶舍尊者至遠公邀入社乃以所攜釋迦文佛舍利建塔於歸宗金輪峰頂身負鐵以為浮屠此西江塔寺之首焉至唐元和間赤眼常禪師得馬祖心印開法於歸宗而匡南諸名剎皆門下高弟一時之勝號稱法堀西來單傳之道大振於茲山自此相繼說法者三十餘人皆載傳燈及五季而宋道漸衰寺漸頹宋景德皂祐間再重修之元豐中僧文淨復振及元末燬於兵自是塔寺廢山場田地盡為民業矣萬曆癸丑達大師弟子果清湛公因禮塔過而歎焉遂啓恢復之志徧謁諸薦紳檀越同時一力致感 皇上敕頒大藏一部剳其徒修慈為住持當道建殿宇黃梅孝廉邢懋學捐資盡贖其山場田地居然一大道場也癸丑湛公欲重修其塔購鐵數萬斤未果即遷化甲寅修慈於吳中造毗盧大像回時塔舍利放光者三度照耀山谷寺後松結子如塔狀者五高八寸許各十三級遠近咸異之乙卯春慈秉師遺命治鐵鑄浮屠十三級重開塔藏見舍利數百粒五色瑩光眩曜人目瞻見者敬禮無不感悅是年秋九月安藏之期山谷震吼如雷者七次聞者皆知其為舍利瑞也慈恐鐵易薄蝕外以磁灰米汁擣而護之取堅密可垂久也予於丙辰夏自南岳來瞻禮見其奇峰峭拔獨立撐空狀若浮屠峰頂不二丈許石穴數尺僅容塔藏蓋天造地設非偶然也予為記之曰昔釋迦文佛入滅荼毗得舍利八斛四斗天上人間龍宮各分建塔阿育王分布閻浮於我震旦者一十有九惟明州建康者名最著其他未顯聞焉此豈其一耶舍利乃戒定之餘薰凝四大所成者以其血肉毛髮齒骨之不一故有五色之異

其體堅剛能貫金石光明奪目超越世實有堅凝而不動者有流動上下其狀變化不一者蓋各隨感而然也噫諸佛衆生同稟此心衆生以無明三毒妄想所熏故其體臭穢終成敗壞諸佛以金剛心戒定所熏故其體堅固光明照耀常住不壞正報如此依報亦然衆生依報感五濁惡世雜穢充滿諸佛淨土七寶莊嚴故雜花云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是所謂唯心所變豈他力哉佛非淨土不居故舍利非勝地不載維此金輪匡廬南面傑立霄漢勢壓羣峰即人世空居而佛法身舍利常住其中豈小緣哉雖眞常不壞而世相變遷故其浮屠興廢不一欲垂永久原其建立者之心與恢復者之志必有願力存焉是爲記

明州鄮山阿育王舍利塔記

梵語舍利羅此云身骨惟我世尊於曠大劫以金剛心熏修金剛三昧直至成佛會無異念故變緣生五蘊幻身成金剛體即如來法身常住不壞永無生滅佛十身中有力持身此其一也如來應現娑婆示生迦維說法四十九年化緣已畢於拘尸羅城娑羅林雙樹間入大涅槃時彼國王如法荼毗得舍利八斛分爲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起塔供養而人間八國分之摩伽陀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有八萬四千顆至阿育王有大神力能役鬼神乃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徧散四洲而南閻浮提爲身教地故塔居多其來震旦者一十有九惟金陵長干與明州鄮山顯赫最著予幼出家長干屢睹光瑞種種不可名言雖未至明州亟聞感應之徵今見理公所寄育王山志讀之感而歎曰此我本師現在世間說法處也夫舍利者何乃一眞法界常住眞心廣大光明之體也諸佛證之爲清淨法身菩薩修之爲金剛心地衆生迷之爲阿賴耶識其不壞者爲佛性種子名佛知見以其衆生本具故佛出世特爲開示使其悟入祖師西來指之爲心印是知衆生與佛無二無別第染淨熏變之不同耳以衆生無明業力念念熏蒸故感四大五蘊腥臊臭穢不淨無常敗壞之身其不壞者爲輪迴業果歷劫不忘菩薩以之爲定慧熏習得意生身調伏衆生淨佛國土其不壞者微妙功德成就莊嚴

惟佛證之爲淸淨法身常住寂光身土不二其現大身則無量光明相好居華藏莊嚴名實報身其現小化則丈六金身示生人間與民同患而衆生見者但見緣生之佛不見法身眞體將顯法化無二無常卽常故入般涅槃而留舍利攝受衆生名力持身以示金剛不壞法身常住世間本無生滅去來之相故所現光相種種瑞應不可思議隨衆生心感而應現者卽法身應機說法以離言三昧直指衆生本有佛性欲令見者當下了悟自心頓見法身不生滅性此與靈山踞座末後拈花有何異哉故佛出世說法無非指示此一大事而於法華一會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以此知見卽法身慧命故云此經在處應以七寶起塔況佛知見又爲文字所障至若諸祖直捷示人而形於棒喝譏呵怒罵之間而人又以機鋒目之將謂別有玄妙故悟之者希今者親見法身如來覿面爲說不生滅法而人不悟諸己慨以光明瑞相視之誠謂當面錯過矣可不哀哉嗟夫吾人沈淪多劫流轉生死今者何幸何緣一遇希有難遭之事猶自迷頭

認影豈不上負眞慈自昧本有可不爲之大哀歎昔佛於法華會上自說法身壽量常住不滅此但託之空言未有若此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惟普賢以十大願顯示法身乃曰請佛住世勸轉法輪常隨佛學之三者義昭於此初僧會至長干吳主孫權命求舍利期以七日不應展三七日中夜猶不應會稽首哀請曰佛以慈悲爲心苟不應則使此方衆生斷滅佛種矣於是痛擧佛號三稱徧身毛孔血汗迸灑卽聽缾中鏗然有聲光燭天地啓之則舍利宛在缾中矣劉薩訶身陷地獄將無出期乃聽梵僧指求舍利爲懺罪地故感寶塔從地涌出是知康爲人劉爲己均皆普賢勸請之意也若夫種種莊嚴供養守護讚歎者豈非常隨佛學者歟且也佛性之在衆生固其迷矣若夫般若光明常照而不昧者發於行事若世之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凡所施作致君澤民而爲不朽之事業者豈非法身所流衍乎其歷代帝王崇奉興隆者詎非法王之利見乎總之無一衆生而不具有此性故見聞隨喜禮拜供養者無異親承接足卽

布身命齋所有竭內外施而為莊嚴特為自性受用地耳若夫一睹舍利頓破無明了悟法身長揖生死永出迷途者是在上根利智夙具聞熏緣熟於當下者不無其人也由是觀之累代王臣興建於前太宰陸公重興於昔司馬郭公再振於今且託法身於毛端三昧以見不朽是又皆普賢願輪所持也理公豈佛稱空生身子為長老乎予自信靈山一會儼在目前說法音聲熾然無間故特書此以告見聞隨喜禮拜供養者不得以色相求之也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五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六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記

廬山大悲懺堂記

唯佛法身無際全體而為眾生眾生妄想無際全體而為生死之妄業妄業不消故眾生苦海亦無際而終莫知出自非大悲願力無由以竭苦海消妄業而出生死證本際也是故觀音大士稱法界心行大悲行潛入一切眾生妄想海中而為之濟度設陀羅尼令其持誦熏修欲令眾生出苦海見本法身登涅槃岸此大悲懺法所由立也其呪本出灌頂部乃中道法身所流是為毗盧心印始於四明尊者準大悲經之所叙立其來尚矣良以眾生藏識幽關非祕密心印不足以破之是為脫苦之良藥也直指滿公受教於雲棲藏修南岳志以懺法為佛事信奉者眾既而之廬岳結隱單棲願廣此法以度四眾故建懺堂以示熏修之儀堂既成乞記於老人乃謂之曰一切眾生皆本法身既迷而為生死業海令以法身心印而熏變業性是以水投水似空合空但有信者於生死苦不期出而出矣公以大悲心為苦海舟航之慈楫以入人本有之法而指示之如以甘露灑焦枯而清涼心地不待告而自知矣法性無盡眾生界不可盡

此法亦無盡又何以永永爲計哉

廬山雲中寺十方常住碑記

廬山禪林綦布山之絕頂九奇峰下最爲幽勝俗呼仰天坪以其高而無上也昔爲虎狼之巢有雲中寺乃敬堂忠公所剏建也師諱法忠本歙人年十九禮杭之靈隱達機和尚爲弟子執爨三年思大事未了遂依講肆聽了義諸經猶以文字爲障礙渡江之少林依大千和尚參達摩西來之旨居十載尋之京師復禮徧融諸大知識印決心要因之五臺會予與妙師心知爲法門之傑予去東海妙師歸蘆芽因拉師同往居三年諸所建立多咨之頃又棄去入牛山未幾而轉匡山初結菴講經臺居三年以往來爲煩仍遷五老峰又四年至雲中愛其高絕乃誅茅縛椽以居之草衣木食十方英靈衲子多集師脫形骸無爾我以道相忘不設規繩無約束人人自律不以世俗標榜四事任緣闕則親行乞以供之雖寸絲粒米咸以衆爲懷精練三業稟明一心居二十二年遂成叢林後爲圜瓠以供宴息山門榜曰雲中志最高也師好栽松計十餘萬章冀化龍以紀年也予自南岳來遊茲山師與予夜話因謂予曰某老矣幻化人世任緣住此山三十年矣今浮光不久即此道場雖幻緣所成本意爲十方龍象設非爲區區一已乞師一言以爲志予喜而歎曰大哉師之心乎經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是佛以十方爲懷也西江有言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是祖以十方爲心也惟師生平志在無我故隨所建立皆無我今一旦而委之十方是究竟無我其有能克紹其業亦身擔荷者能以師心爲心苟志於道豈無豪傑之士心空及第者乎是則山色湖光水流風動皆演無我之法音師廣長舌相常住而不泯也其常住相代別有券非予所筆略記師生平始末以告來者

廬山萬壽寺莊嚴佛像記

廬山之南剎竿相望其谷之大者曰棲賢巖壑嶔岑林木蓊鬱太乙漢陽桃林諸峰叢列雲中衆水會於巨澗中有寺曰萬壽蓋唐僧德英所建爲禪堀也歲

久而毀我　明正統閒僧明安重修今亦圮矣禪人慧楞緝而居之古殿數楹不蔽風雨佛像金容塵坌薄蝕淒然蒼蘚古瓦閒也楞因發願重新乞予為疏遣其徒本聖走故鄉新城行乞焉孝廉涂君世延以前身為僧因字曰悞來志不忘本也見疏興心遂先倡於衆施金若干聖持歸以莊嚴金像殿宇煥然一新山光掩映若睹毫彩於靈鷲為人天說法時也仍乞予記之曰夫佛者覺也為生靈之大本即衆生知覺之自性也人有此心則人皆有此覺覺則衆生即佛不覺則佛即衆生故曰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今之莊嚴此像匪直飾金木之幻形實所以開自心之佛性也若涂君者宿生為僧是欲望躋覺路者也今稱為此身是欲覺而復昧如人酣睡將醒而復困特傍無一呼振起者耳傳燈諸祖大開爐鞴陶冶羣迷或一棒一喝之閒使人頓盡凡情立登覺地即所謂一呼而醒大夢者由是觀之則予之一疏不減臨濟德山之棒喝涂君一觸而悟本來即能現八相於目前圓三祇於當下可謂捷疾利根者也斯則同施善男女等即靈山四衆之儔共結佛種之緣將來世世生生於夢宅中遞相呼斥必皆至大覺而後已是所謂一大事因緣也又豈值施不慳之財飾幻化之像而已哉此佛性之緣經說如人食少金剛終竟透皮而出甚言性眞之不昧也請記之以為他日法門券

嘉興平湖縣紫清寺齋僧田記

平湖紫清道場乃見全慧公所修置齋僧田七十畝以永供三寶是為常住丁巳歲慧公入寂遺囑弟子智達無替乃業達來匡山受戒且請老人為記之曰凡世之稱田者以種子有所託而不朽者生生無窮也故孝順父母為敬田拔濟貧苦為悲田供養三寶為福田世人捨此而修性命之福者無地矣慧公所遺之田三者具而世出世命實所係焉後之守此三田而不力耕有所荒穢者失敬則逆失悲則盜無福則佛之慧命斯斷絕矣其有不及念及此者不為非人亦非佛弟子矣然而食此田者亦當知推此心則智種靈苗日夜秀發而菩提之果可冀否則墮為焦

芽畋種矣

全椒縣三汊河建昌化菴記

欽惟我　聖祖龍飛淮甸肇迹滁陽山川之靈固已久矣全椒當郡之西雖彈丸黑子僻在一隅爲滁之輿圖寸土也藏輝斂潤向含而未暢若陽春之發育蓄有時焉我　明二百餘年嘉隆之際文運始開時猶朱明之會也今則洋洋佛國之風矣不惟附郭之閒鐘鼓相聞即窮鄉下里奉佛齊心者蓋連比也豈非天地大化之運乘時而昌者邪邑城之水自西而南二十里與黃山水會三汊爲邑之水泄當河之左有山蹲峙若捍門而右隄平衍則水泄無制氣散而中虛若天有闕也里人夏讓性篤善而喜奉佛發心建佛刹於河北之滸正殿山門齋堂廚庫居然一勝道場其形勢則與山相雄峙而制其波流使滀不傾而施有餘也菴既成走廬山言其事且問額於予予桑梓也稔知其故乃題之曰昌化意謂法化之運由此而昌即以此而祝　聖壽保斯民亦大昌於王化同躋仁壽而登極樂之鄉也故略記其事且爲銘曰

聖祖龍飛於滁之陽維茲椒丘當西之岡外礦中腴蘊靈抱奇如石之玉含潤藏輝天道默運如春在花三陽交泰發英吐葩文運一轉法化同流天機人心如水載舟三水會合捍門爲峙獨有一拳如闕右臂爰有斯人天光忽發於河之滸建茲梵刹殿宇巍峩斯民保障鐘鼓鞺鞳法音嘹喨見者歸依聞者欣悅願胥斯民於極樂國道化旣流文運寶昌莫茲遐福山高水長

金沙重興東禪寺緣起碑記

十方世界盡常寂光無一處而非道場諸塵旁門爲普賢行無一法而非佛事要在緣會方興得人乃見此五濁世中建立法幢之不易予觀金沙之東禪概可見矣按邑乘治東三里許有古刹舊名新興禪院肇建於唐光啓間及宋建炎中因張忠穆公改爲忠顯慶院後名東禪廢於元末　國朝重興久亦墮於荒榛茂草萬歷庚寅冬達觀禪師書經於于王二氏園偕太史損菴王公輩過而慨焉草莽中得斷碑湊而讀之乃知爲大觀間貢士路亦臨所撰鐘樓記也

達師補其文而存之於是遂發興復之願達師去弟子堅音修慈古潭如淸願肩爲十方院時麥浪中敗屋三楹爲黃冠耕藝所也淸公卽就處水齋以發衆信頃之遠近果集居士孫雲翼雲仍造禪堂三楹卜萬曆辛卯八月二十八日上梁雲翼登鄕薦報至遂捐坊資充修造壬辰雲仍特選應貢及癸卯太史從子懋錕捷壬子懋鋙捷坊資各如例於是建禪堂五楹伽藍祖師堂各三楹先因達師弟子密藏開公募供禪侶遂成道場淸公力守之環寺經行持呪種松冀成叢林未幾淸公去繼者或去或化乃請蜀高原法師原又去遂以偏弟子浪崕海耀爲住持耀則有志蠢命豎立爲會修茲至遂與法侶海印道成輩議建法社遵佛三學宗經律論經則法華律則梵網論則起信先以讀誦受持爲業熟則如說修行然定主止觀妙宗專於淨土社名靑蓮耀公主之此末法一最勝法緣也約既就太史從子鏡承父宇望遺命捐百金以助粮始庚戌閒太史乏嗣欲捨宅爲寺乃賫別業千餘金悉捨爲修建資凡造正殿三楹西方殿三楹新禪堂五楹其制則四合一局規模軒豁一目洞見居然一大道場也殿成其像則耀公監製倣唐貫休畫本漆布爲質脫沙爲之精妙絕倫爲世一代申品初以舊堂爲主坐北遂以正殿坐東其山門利在北以太史精於形家故也癸丑秋太史不幸捐館遺命以已像供於寺願爲伽藍如南宮之於鶴林也丙辰春耀公集諸檀越致書請予主其社以休老焉予以弔達大師未了緣喜而應之以是年冬十月至居無何卽之雙徑明年丁巳春予志投老歸匡山耀公涕泣攀留竟不可會耀公以他緣欲去予在匡山聞之亟遺書留本懷印公守之未幾堅音慈公自晥城至衆信喜爲本發心人固留居之居士雲仍爲開山檀越備述始末因緣乞予爲記且請爲定規繩立法約永爲十方常住予爲憮然而歎曰自古建立成功之不易也豈獨天下國家爲然而叢林亦以之且夫法王御世以安樂行爲家範以梵網戒爲條約賞罰森嚴何昭著也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者其人存政擧固在得人何如耳沙門釋子苟知吾佛歷無

數劫捨身命而求菩提即今出世猶受雪山六年凍餓博得人天供養以贍後世兒孫即如茲利建立艱難纖塵滴水皆信心之膏血一思及此身毛皆豎雖粒米莖菜皆金剛屑何忍不懼泥犁妄造黑業乎後之居此者但求明信因果不昧初心精持三學守奉經律念念以生死大事爲懷又何庸別求佛法哉是爲記

新安仰山寶誌公畫像感應記

新安四塞山奇秀甲東南而仰山特幽勝乃梁開山爲寶誌公道場顯名於唐寂禪師久廢無聞爲里俗素不知佛特奉誌公甚嚴凡禱雨祈闇災祥求之立應故崇祀不絕隆慶初守靜暄公習頭陀行精苦異常遠近皆化源中巨姓聚族而謀請公興復仰山公從之及入山則見故址墮草莽荊榛中而區內山場皆歸有力者公乃先募衆姓山下田以易其地率弟子性玉性覺櫛風沐雨披草萊剪荊棘而爲之不十餘年撤舊鼎新遂成一大道場如天降地涌四境之內人人知有三寶矣寺既成父老相傳有誌公畫像三幅流落民間不知其所萬歷辛丑金陵報恩修舍利塔匠氏得於金頂寶缾中乃梁張僧繇手筆卷而懷歸其人乃新安績溪李氏也有三子各分其一未幾李卒仲季二子日就貧知誌公道場在仰山遂獻之玉覺二公得之以爲神物久之伯子家火速戒家人棄像而搶券及撿之像存而券燬如是者三遂怪以爲鬼物越數年伯子遠行歸途失道誤至山下葬所時僧俱赴齋而靜光禪人獨留頃之一客揖而問路光指之客感而問其名報曰靜光客愕然光不知其故遲數日衆赴齋光又後頃之前客至光與之坐客曰先人爲石工修報恩塔得誌公大士畫像三幅分兄弟三人前兩弟者已歸上刹矣小子所藏者家三被火棄之而不燬以是知非我所宜有也今送師將與前二合併耳光受而展之則見額識武帝敕賜大士弟子靜光供養者因知其人前所愕者怪其名同也泰昌改元嘉平月靜光來匡山授戒具悉其因緣予聞而甚異之惟大士應身無量然皆一過而化獨現誌公此丘身久而益著初武帝命張僧繇寫大

士眞屢易不肖大士以指劙破面皮現觀音大士相乃知其爲化身也傳載存日多往來於潛山太湖之閒然未聞在仰山也大士入滅武帝以二瓦缸爲龕葬於鍾山之陽我 聖祖定鼎建康親卜壽宮於山中 上自定之啓土得瓦龕開視見肉身如生叉髮長滿手託一板題曰梁寶誌公 聖祖大異之乃移葬於山東之靈谷建塔寺以奉之立像於城中雞鳴寺設春秋祭祀以麵爲犧牲太常典禮至今如一日不謂於仰山荒榛荊棘中放光現瑞足見至人應化無方神妙而不測也予循覽三像因緣前二像其一乃生前封號敕其一乃身後武帝讚必僧繇手筆其後一額有金字敕載大士滅後武帝思之乃賜銀十萬八千兩命工部侍郞吳世良同聖師弟子靜光造歷安奉乃命刻殿式及武帝御臨上香并大士爲諸臣說戒三圖合一板成止許印二幅其一留宮中供養一賜大士之弟子靜光禪師復賜田若干未載其地是則三像原非一處也然梁至 國初已千餘年所存不一而仰山父老何從聞而知之耶此其可恠

一也況千百年閒更朝換代兵火離亂不知其幾公府民業遷散不常何三像竟歸天府毫無虧損此二也報恩塔建於永樂宣德閒內藏豈無他寶而以三像置於空中且像既歸塔頂仰山父老何從而知之乃傳言於今日耶此其三也然像安塔頂無復再見人間之理何仰山重興之時適當修塔之日此其四也縱像從塔出藉使一落他人之手則仰山何望焉豈期石工爲郡人此其五也雖像集新安二子縱歸山中而伯氏不遭三災亦竟無合併之日矣此其六也且像始於大士生前身後而歸亦如大道場成而圖乃現藉使靜光之名不同亦無以發伯氏之信心此其七也故予聞而甚異之感歎無已以見至人潛形爲物法身湛然徧十方而不分經三災而不壞歷千古而不泯常住於蒼崖石壁以發茂戾之善根新安佛刹特興於仰山僧實始現暄公而誌公畫像完歸則在玉覺二公及靜光諸孫梵刹重新之日孰非我大士法身常住慈悲威神攝受之力也哉予故委記之以示永久使觀者因三像因緣知大士感應之

妙庶有以發信心而續慧命也

廣東光孝禪寺重興六祖戒壇碑銘并序

佛法入中國教自白馬西來從陸而至雒陽禪泛重溟由水而至五羊豈以性海一脈灒流於大地耶自晉耶舍尊者乘番舶抵仙城建梵剎種訶子成林故號訶林宋求那跋陀攜楞伽四卷至止訶林立戒壇於林中讖曰後有肉身大士於此授戒梁普通間梵師智藥三藏攜菩提樹植於壇側記曰百七十年有大智人於此出家及我六祖大師出黃梅衣鉢剃髮菩提樹下實應其讖遂從智光律師登跋陀壇受滿分戒乃歸曹溪禪宗實自此發源也戒為成佛之本大師開化於曹溪則以戒壇為根本地弟子往來於其中故今寺僧皆從衣鉢中出千百年來香燈供奉如生造化密移世道不古久之僧不知有戒人不知有壇清淨覺地化為狐堀歲月更歷幾易其主矣萬歷丙申春予蒙　恩從海外開法於曇壁開樹下弟子通炯超逸數十輩皆從授教博士弟子亦多歸焉越七年壬寅諸弟子相率而歎曰戒壇乃吾祖師根本地奈何湮沒蕪穢忍坐視乎炯逸募貲鳩材居士王安舜等相率而謀贖壇基一隅不期年而落成予去五羊越八年逸老匡山炯逸從遊未離猶然依棲樹下時也一日二子作禮請曰戒壇因緣賴師始終之師老矣廣惠一言以記之予為之言曰法性海中本無出沒常寂光土安有去來人世變遷任運佛國淨穢隨心所謂道在人弘法因機感此千載一時起廢光前自有不期而會者矣安知今之興者詎非在昔之人後之來者寧無今日之衆耶此佛種從緣塵劫不昧燈燈相續而無盡者也乃為銘曰

大海灒流四天下地禪宗一脈自南而至爰有至人訶林肇開戒壇預立待聖人來菩提無樹根栽於戒佛種從緣枝葉是賴百七十年符讖不虛從獵隊出培此根株袈裟出現須髮自落堂堂應眞光明透脫法雷一震法雨霶霈流潤大千重長枝柯覆蔭旣繁集者益盛聖凡不分龍蛇乃混枝柯旣枇根本不固故金剛地棲此狐兔大運循環無往不復昔人適來還我故物實掌一開取如探囊法幢重建斯道用光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實我祖師將心自剖此壇既復如出礦金盡未來際將傳此心虛空可殞心光不昧惟此道場如是如是

武昌府雙峰接待寺大光月公道行碑記

楚爲漢南一大都會當天下之衝方外缾錫往來四大名山之所必由向無息景之地則長途困頓風雨饑寒孰得而問焉非月公以身命布施則曷能爲此傳舍哉公諱眞月晉之汾陽人也姓燕氏父維時母宋氏感異兆而娠年三十頓棄妻子出遊方外先至武當參不二和尚開示念佛法門遂薙髮詔名眞月執侍未久即入終南百草坪巖居菜羹飲水面壁九年未有所悟入尋出山行脚徧歷諸方參請知識者二十二年復之伏牛煉魔場打長七三月至是心有發明乃乞印證諸方萬歷乙未至襄陽潭溪遇無聞和尚心相契可以大光字之時歸依焉公自以爲行不踐實仍打餓七者三不米食者期年已而隨師禮普陀歲丁酉至武昌因見十方衲子往來無所棲泊遂志建接待處乃持鉢行乞至東郭雙峰之下有古剎盡廢唯白衣大士像塑泥土中公悲痛良久即稱名祈禱願興復焉於是坐荒榛中不食者二七日絕而復蘇復水齋百日人見其精誠無不警動公律已甚嚴自甘淡薄粒米莖菜與衆同之接納無倦出入施利因果皎然毫髮無爽一方檀越日益信重不十年閒遂成叢林予丙辰夏自南岳之雙徑舟次江上見其爲人端嚴誠慤信其爲四衆依歸也予嘗閱華嚴知菩薩利生行非一種率以廣大深心視物同已以身爲大地荷負衆生以身爲橋梁濟渡衆生乃至頭目髓腦而無悋惜雖百千劫而無疲厭始而驚異終則信其爲眞實行也原夫衆生所以常寢生死者以其有我而爲障也菩薩度生須先度我我度而衆生自度矣我人既空則衆生界盡衆生界盡則煩惱業果何從而寄耶成就妙行無踰此也一切聖凡因果依心建立隨願所成心空願固則應念現前淨土莊嚴本非分外故如公者始以如絲一命以願繫之而竟成如許廣大佛事豈非從空建立由是觀之則此有作幻化因緣又何足以盡法界之量耶雖然嘗

一滴以知大海睹一隙以見太虛由是有以知公矣因感公之行遂記之以勸貞石爲法門將來者勸

都昌縣重興佛殿山長慶寺記

都昌治東七十里許有山名佛殿奇絕處也有寺名長慶剏始於唐長慶楞禪師過化於此遂爲名刹相沿至胡元燬於兵久廢爲民業我明萬曆己酉有僧名性念者遊方至此睹其山境淸絕發心重興比有塘西劉氏捨其基園洎棠山劉氏施材鳩工始剏蘭若爲藏修所越四年壬子念請達觀禪師之法孫古愚拙公遂禮爲師公竭志重建卽率其徒性聽等苦心戮力募化貲佐頌之拙公之父與其弟素業儒一旦發出世心盡捨其家貲數百金以助莊嚴遂成道場佛殿禪堂齋廚山門無不畢備既而公之父弟俱薙髮披緇父名本能字學南弟名大哲字安行相與精修白業而歸依拙公者日亦至若性恐悠感忠慈想等皆其徒也咸有力焉寺成予至匡山拙公來參問法要仍樂單棲誅茅結廬於五老峰下獅子巖望五乳眉目間也以不時得扣謁焉一日拈香作禮具述因緣乞予爲記予喟然歎曰法界皆從緣起也故曰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則生本無也世出世法莫不皆然是知大地山河皆一眞法界處處無非道場唯在緣之會不會耳茲山當長慶未至時奇峰絕壑唯草木蒙茸猿鶴嘯嗥蛇虎縱橫而已及長慶一過遂卽建法幢使見聞瞻禮頓發無上菩提之心向之山林草木一切音聲皆爲廣長舌相演說無生無二佛法矣及緣散而滅猶然長慶未至時也今此道場之興剏始由於性念緣會由於拙公克成則實資於學南父子一家際會豈小緣哉經云想澄成國土今之興者施者助者居閒而效力者苟非同一金剛心地安能頓成不朽之勝事使山林草木同放光明超越前修而若是耶後之居者守者能知建立之心一草一葉盡爲金剛種子則此山此地松聲泉響皆演法音永爲菩提道場晨鐘夕梵永祝　聖壽無疆矣如是建立又豈可人天有漏而擬議耶因述其始末因緣以昭來者

吳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記

雜花云毗盧遮那徧法界身以智悲行而爲莊嚴我震旦五臺峨嵋補陀三山爲三大士攝化地舉國男女之有知者靡不歸心爲寶所其南海又近而易至者是以十方僧徒往來繩繩不絕如縷而中途疲乏非化城暫息無以濟其飢渴勞苦此接待之設尤爲第一最勝行也吳江爲南北孔道津口接待寺適當其衝寺建於宋紹熙間僧寂照開山額承天萬壽元至正間僧正壽增修改名接待萬曆初僧了空重開接待院尙書五臺陸公中丞太素沈公善士吳氏等捐資建禪堂立永遠十方常住了空後得無邊海公繼之至庚戌海遷化邑縉紳居士延念雲勤公居之勤乃達觀禪師之法孫密藏開公之上首也以禪師久過化於此法緣最熟勤公立行端確不忝其嗣一方推重之叢林日益振念法門之老者無所歸乃設養老延壽二堂建普同塔此爲最勝悲行也諸護法者爲久遠計設長生田歲計三百六十畝於是寺有恒產以供來者緣既具勤公走書乞予以記之曰自古叢林非建立之難而守業之爲難也以佛教菩薩專以利他爲任故百丈立清規凡在伽藍衆僧之物秋毫皆爲十方常住設非若世俗子孫之業此其戒亦何森嚴也乃曰十方僧物猶如鴆毒纔沾著則通身潰爛極言其不可輕易染指也粒米莖菜尙不敢私況其多乎以乞者初心元爲衆僧而施者發心本爲福田種子佛說食者苟非良田則不免復身酬償之苦況以養貪毒滋泥犁之業乎此因果皎然之不爽者可不爲之寒心乎惟此道場之建立也苟勤公之心不普必不能成此業後之守者非若勤公之心必不能繼其緒若果潔己盡力以奉佛戒則使往來雲水飢者食勞者息病者安老者佚死者歸豈不爲永永福田爲苦海之津梁乎若明察秋毫不昧因果則爲文殊之大智守之勿失行之無倦則爲普賢之大行利濟無窮悲田益廣則爲觀音之大悲三者具足爲因圓滿毗盧法身之果是則成佛妙行無越於是矣又何庸登山涉水廣參知識別求玄妙佛法乎予昔東遊弔達師信宿其地且知勤公之操心立行歎此功德最勝故詳爲之記

普度菴記

番禺之東南沙灣宋丞相李忠簡公之故里也居族最鉅煙火萬餘家居士李宜楨字彥周幼業儒懷材不售每念人生虛幻徒碌碌耳思所以求出苦之方發心向道歸依三寶見龍舒淨土文歎曰此迷方指南也隨得雲棲彌陀疏披閱再三益諦信不疑即發願長齋繡佛屏絕家緣專修淨業三年於茲矣因思法門廣大以普度爲心建精藍一所奉觀音大士像額曰普度願同里長幼各各發隨喜心同結出苦之緣非漫爾也予初至曹溪居士遠來參禮請爲之記予聞而讚曰善哉廣大之心也惟此佛性聖凡同稟蠢動含靈皆共有之第迷之不覺日用而不知將此佛性變爲妄想造貪瞋癡盜殺淫妄種種惡業自取三途惡道之劇苦百千萬劫無由出離且如殺他生命取其血肉以資口腹即一食之間一器之內傷百千命若計償因果不爽其一日之業已招百千萬生之苦矣何況一生所作耶殺業一種已無涯矣況多業乎積業既深且廣是爲苦海苟無舟航濟度何由而至彼岸耶誠可哀矣是以諸佛菩薩悲愍愚迷出於世間現種種身而爲度脫我觀音大士三十二應隨類現身應以何身度即現其身而爲說法令其出苦由是觀之居士之心即大士之心以慈悲而度衆生即大士之應身也此方居人不下十餘萬儻因此菴而得度脫即佛法化一里由此擴而充之達鄉比邑至於通都將周一國以及天下若使人人改惡遷善皆爲極樂國土矣則此普度之設如陽春一槖耳人同此心凡見聞隨喜者豈不躍然從之耶此亦一大事因緣也是爲記

寧都金蓮菴記

章貢之寧邑當三省都會山水奧區去邑之西四十里有山最高者曰蓮花峰逶迤而下突起一巒曰寶峰林木蓊鬱清泉繞帶千峰環翠居然最勝處也其地高敞先是父老傳聞忽生金蓮數朵知可爲道場萬曆丁未了此曉公愛其幽寂因建蘭若於上額曰金蓮公一日感病恍然如夢忽見地獄種種變相頃即化爲西方淨土境覺而歎曰天宮地獄善惡隨心

感變耳因而發大誓願切志修持專心持誦華嚴大經日夜精勤無倦由是一方感化予居匡廬之四年庚申冬公同難名道公來謁乞一言以紀其事予謂之曰山河大地觸目道場淨土娑婆隨心轉變故古人拈一莖即建梵剎況修崇殿宇僧坊種種具足者乎此實從金剛心之所建立也然既能以一心變荊棘而成寶坊亦可以變道場而為業海若後之守者能體作者之心於中精勤三業專淨一心則是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永永常住不動不壞若以安居如意四事現成縱放身心貪緣俗業以致外侮見侵損壞常住者是以袈裟換毛角以寶地易泥犁可不懼哉了此俗姓廖氏為邑之望族十八出家法名如曉其弟子某等併記之

揚州府興教寺放生社建接引佛閣

維揚東南一大都會也法門之剏自晉謝安捨宅為寺延覺賢尊者譯華嚴經故名小興嚴比尊者翻譯時感二童子日汲水問之曰龍孫也由是道場始開相沿時代改名興教嘉隆閒我先師無極和尚弘法於江南四方學者多往來首座寶堂璋公挂錫於此璋法孫靈裔燈公往受業於先法兄雪浪之門精修白業一時鄉薦紳先生雅重之由是引攝於慈悲之行結念佛放生社以月八日為期建接引佛閣以示歸心有地冀且垂化於永久也乞予為記予聞而讚歎曰此吾佛所設自利利他最勝之行也聞之佛者覺也即吾人本有知覺之性上與諸佛下及眾生均賦而同稟者裴休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眞淨妙明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此性不迷而為佛迷之而為人顛倒而為物惟吾佛證此愍物迷之特現世閒普為開示使令悟入方便多門唯念佛最為簡捷然念佛非他乃呼自性天眞之佛也一念覺而一念佛念念覺則念念佛若常覺不昧則為常住佛矣自利之功無越此者然而自既覺矣愍物更迷若夫飛潛蠢蝡何能使其自覺耶故推我同體之悲以拔之仗佛眞慈以攝之故念多佛以故多生然放一生即成一佛是則顧使胎卵溼化無量無數無邊眾生皆悉入於無餘涅槃實無有一眾

生得滅度者。如此豈不爲最勝二利之行耶。是則以
我之願。仰憑佛力。故設接引之像。建閣以奉之。令見
聞隨喜者。一瞻一禮。興起普濟之心。則同體之悲益
廣。而成佛之眞種益深。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
是爲記

高郵州北海臺菴接待十方常住記

惟三大士現身十方。普度衆生。無處不偏。在我震旦
國中。以三大名山爲法身常住道場。而峨嵋僻處西
蜀。遠在一隅。唯五臺普陀對峙南北。爲十方衆僧之
所歸宿。往來道路不絕如縷。當淮揚之衝。高郵之間。
運河之畔。縣絕中途。雲水所過。足無停景。路長人倦。
日莫途窮。風晨雨夕。躡雪履冰。有漏之軀。飢渴所逼。
形骸所苦者。不可勝紀。行脚之無告者。非一人一日
也。有居士陸賡者。發心建接待菴一座。爲暫息之所。
廬供瞻無恒。募衆置田百八十畝。取所穫以充鉢盂。
於是來往緇流。勞者得息。飢者得食。渴者得飲。故至
者如歸家。想此人間世第一殊勝福田也。予遜老匡
山。居士來歸乞爲之記。予欣然爲之言曰。一切衆生

皆執我相。唯以利己爲心。雖草芥纖葉。視如九鼎。靡
不爲子孫計。孰能存一念利濟之心乎。惟吾佛說菩
薩大心。純以利他爲任。所行六度。以布施爲第一。其
所施有內外。竭盡三等之別。外則資財。內則身命。竭
盡則無遺餘。此非無我之至。孰能爲之。方今末法衆
生。薄福慳貪日重。此行爲難。有能一念推及於此者。
則爲大心菩薩矣。予謂三等之施。皆一心也。以衆生
視財爲命。故捨財卽捨命。苟貪心不竭。則一毛難拔。
捨心纔發。則爲竭盡無遺矣。然心佛與衆生。是三無
差別。故一念捨心。則盡法界之量。而爲成佛之體。能
令受者。一念歡喜之心。亦入法界。是則此心與佛及
衆生界皆平等矣。所以施爲成佛之本也。苟能以此
捨心利物。念念不斷。則念念中與一切衆生皆成佛
之時。大經云。我今於一切衆生心中成等正覺。謂是
故也。故菩薩萬行。攝於六度。又以施爲總持。以其心
大而難能。故德廣而益大。所以文殊之智。普賢之行。
觀音之悲。皆與法界等者。蓋推無我之心之極致也。
是則此菴雖小。足含法界。卽三大士常住此中。而福

已下古本卷十四

田利益豈可得而思議哉故予詔居士之名福田志其行也是爲記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六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七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塔銘

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夫大地生死顛瞑長夜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有能蹶起一擊碎之掉臂獨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老咸其人哉余今於達觀禪師見之矣師諱眞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稱尊者重法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世居吳江太湖之灘缺師其季子也母夢異人授其附葉大鮮桃寤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人天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耆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蓋實錄也年十七方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閶門遊市中天大雨値虎邱僧明覺相顧盻壯其貌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飡驩甚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汚在此中耶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剃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即兀坐達旦每私語三嘆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趺坐主人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即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邱歸即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閫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僧咸畏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嘗至常熟遇相國嚴養齋翁識爲奇器留月餘之

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跪看良久歎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辯覺曰吾當去行脚諸方歷參知識究明大事遂策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顯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到處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淩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匡山窮祖宗奧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竪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至京師參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淸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褫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笑領之遂留掛塔知識嘯巖法主暹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復歸虎邱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吳縣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子不擇子一日擷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花問公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德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　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林介如輩往參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眞傳師恥之歎曰西來意固如是邪遂不入衆尋卽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翕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靑衿出家披剃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郡城楞嚴寺爲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弔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囑開公任恢復之事而屬太宰爲護法太宰公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既成請師題其柱師爲聯語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眞修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自是接納往來後二十餘

年太守槐亭蔡公始克修復蠹師願力所持也師見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重多遐方僻陬有終不聞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即有謗者罪當自代遂與太宰公及司成馮公夢禎廷尉曾公同亨冏卿瞿公汝稷等定議命開公董其事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居四年以氷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續藏其役者弟子寒灰如奇奇子幻予本及最後弟子澹居鎧也初桐城吳公用先爲儀曹郎參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長浙藩用馮司成初議修復化城爲徑山下院藏貯經版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讖云師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得度師覺公覺已還俗以醫名聞師來慴甚師僞爲賈人裝僵臥小舟中請覺診視覺見師大驚師涕泣曰爾何迷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立命剃髮載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來之日覺夕飡飯盂忽墮地迸裂其誠感如此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

族而歸之至曲阿金沙賀孫于王四氏合族歸禮師於于闐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願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聞妙峰師建鐵塔于蘆芽乃送經安置塔中且與計藏事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萬曆丙戌秋七月也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內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慈聖皇太后爲保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皇上頒降海內名山首及東海予以謝　恩入長安師携開公走海上至膠西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既渡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欽服予在長安聞之亟促裝歸彙程至即墨師已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師即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訪石經山禮隋琬公塔念琬公慮三災劫壞正法斷滅創刻石藏經藏於巖洞感其護法深心淚下如雨琬公塔院地已歸豪右矢復之而未果乃決策西游峨嵋由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荊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

株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伐之丐者憐而乞米贖之
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樹根爲樵斧剝斵勢將折師
砌石塡土呪願復生以卜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
復其舊力固如此江州孝廉邢懋學延居長松館師
爲說法語名長松茹退鄒給諫爾瞻丁大參勺原留
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阮君自華請遊皖公山
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屬建梵刹江陰居士趙我聞
謁請出家遂薙髮於山中師銘名曰法鎧所謂最後
弟子也師復北遊至潭柘　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
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師固讓曰自慚貧骨難
披紫施與高人福倍增儒隨師過雲居禮石經於雷
音寺啓石室佛座下得金函貯佛舍利三枚光燭巖
壑因請舍利入　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于石窟以
　聖母齋襯餘金贖琬公塔遂拉予偕往瞻禮屬予
作記回寓慈壽同居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
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偏融老已入滅爲文弔之有
嗣德不嗣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
客至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

痛責三十棒輕則陪之知事愕不知爲誰頃師授杖
自伏地于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無始
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
師與予計修我　朝傳燈錄予以禪宗凋敝與師約
往濬曹溪以開法脈師先至匡山以待癸巳秋七月
也越二年乙未予供奉　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
成以別緣觸　聖怒詔逮下獄鞫無他辭蒙　恩免
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在匡山聞報許誦法華經百
部冀祐不死即往探曹溪回將赴都下救予聞予南
放遂待於江滸是年十一月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
執予手歎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
孫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
之再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遂
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上以三殿工權礦稅中使
者駐湖口南康太守吳寶秀劾　奏被逮其夫人哀
憤以縲死師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其如世道何
遂策杖赴都門吳入獄師多方調護授以毗舍浮佛
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蒙　上意解

得未滅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
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憨
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
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
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計偕者招
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
發震動中外忌者乘閒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
聖上以輪主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偶汗
下漬紙疑當更易遣近侍曹公賫於師師以偈進曰
御札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
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
及 旨下云著審而已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
無他辭送司寇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
久住何為乃索浴罷囑侍者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
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
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訖端坐安然而逝御史曹
公學程以建言逮繫問道於師聞之急趨至撫之曰
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癸卯十二月十七日

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
十有奇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快便一著
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
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毗舍浮佛偈示人予問曰師
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
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 命六日顏色
不改及出徙身浮葬於慈慧寺外次年春夏霖雨及
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啓之安然不動予
弟子大義奉師龕至經潞河爲侍御經綸以感師與
李卓吾事心最慟因啓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
曲阿諸弟子奉歸徑山供寂照庵師臨終有偈云怪
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辰
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葬師全身於雙徑山
後司成朱公國禎禮師塔知有水囑弟子法鎧啓之
俗弟子繆希雍相得五峰內大慧塔後開山第二代
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毗廿三
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閒聞師訃欲親往弔因
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

而預定祭日盡精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閾則終命立不近閫秉金剛心竊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剎荒廢必至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重興梵剎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及蘇長公易解盡搜出刻行於世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容足地最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芾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劒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旣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體豐面目嚴冷其立心最慈每示弟子必令自叅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入如蒼鷹攫兎一見即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下直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暖然師實有焉於戲師豈常人哉即其見地直捷穩密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有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綱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潙仰則相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其門人爲先師雲谷和尚與則尚存五十年來師弦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遂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誠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濂雒諸儒遙續其脉以此證之師固不忝爲轉輪眞子矣姑錄大略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參請機緣開示門人緝之有內外集若干卷行於世入室緇

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鷲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黃梅夜半。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獦獠。南嶽靑原。擦膿滌漢。多少癡人被他誑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南薰條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獨者先亡。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單命在一絲。有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爭。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爲法力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羆化爲骨。逼塞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雲棲蓮池宏大師塔銘

師諱袾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所歸也。俗姓沈氏。古杭仁和人。世爲名族。父德鑑。號明齋先生。母周氏。師生而頴異。世味澹如。年十七。補邑庠。試屢冠諸生。以學行重一時。於科第猶掇之也。顧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從遊藝。必折歸佛理。業已棲心淨土矣。家戒殺生。祭必素。居常太息曰。人命過隙耳。浮生幾何。吾三十不售。定超然長往。何終身事齷齪哉。前婦張氏。生一子殤。婦亡。即不欲娶。母强之議婚湯氏。湯貧女。齋蔬有害者。欲得師爲佳壻。陰開之。師竟納湯。然意不欲成夫婦禮。年二十七。父喪。三十一。母喪。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答時也。主是長往之志決矣。嘉靖乙丑除日。師命湯點茶。捧至案。盞裂。師笑曰。因緣無不散之理。明年丙寅。訣湯曰。恩愛不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爲計。湯亦灑然曰。君先往。吾徐行耳。師乃作一筆勾詞。竟投性天理和尚祝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就壇受具。居頃。即單瓢隻杖。遊諸方。遍參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隨衆煉廣。入京師。參偏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語。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師以母服未闋。乃懷木主以遊。每食必供。居必奉。其哀慕如此至金陵瓦官寺。病幾絕。時即欲就茶毗。師微曰。吾一

息尙存耳乃止病閒歸越中多禪期師與會者五終不知隣單性字隆慶辛未師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山故伏虎禪師刹也楊國柱陳如玉等爲結茅三楹以棲之師弔影寒巖嘗絕糧七日倚壁危坐而已村多虎環山四十里歲傷不下數十人居民最苦之師發悲愍爲諷經施食虎患遂寧歲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衆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民異之相與纍纍然挈材木荷鋤钁競發其地得柱礎而指之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自此法道大振海內衲子歸心遂成叢林師悲末法教網滅裂禪道不明衆生業深垢重以醍醐而貯穢器吾所懼也且佛設三學以化羣生戒爲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思行利導必固本根第　國制南北戒壇久禁不行予卽願振頹綱亦何敢違憲令因令衆半月半月誦梵網戒經及比丘諸戒品由是遠近皆歸

師以精嚴律制爲第一行著沙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經疏發隱以發明之初師發足參方從參究念佛得力至是遂開淨土一門普攝三根極力主張乃著彌陀疏鈔十萬餘言融會事理指歸唯心又憶昔見高峰語錄謂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此師之純鋼鑄就者向懷之行脚惟時師意併匡山永明而一之更錄古德機緣中喫緊語編之曰禪關策進併刻之以示參究之訣蓋顯禪淨雙修不出一心是知師之化權微矣萬曆戊子歲大疫日斃千人太守余公良樞請公詣靈芝寺禳之疫遂止梵村舊有朱橋潮汐衝塌行者病涉余公請師倡造師云欲我爲者無論貧富貴賤人施銀八分而止獨用八者意取坤土以制水也或言工大施微恐難竣事師云心力多則功自不朽不日累千金鳩工築基每下一樁持呪百遍潮汐不至者數日橋竟成昔錢王以萬弩射潮師以一心力當之何術哉師道價日增十方衲子如歸師一以慈接之弟子日集居日隘師意不莊嚴屋宇取安適支閣而已其設淸規益肅衆有過堂若精

進若老病若十方各別有堂百執事各有寮一一具鎖鑰啓閉以時各有警策語依期宣說夜有巡警擊板念佛聲傳山谷卽倦者眠不安寢不夢布薩羯磨學功過行賞罰凛若氷霜卽佛住祇桓尙有六羣擾衆此中無一敢諍而故犯者不盡局百丈規繩而適時救弊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者具如僧規約及諸警語藹如也極意戒殺生崇放生著文久行於世海內多奉尊之曾講圓覺經於淨慈聽者日數萬指如屏西匝因贖寺前萬工池爲放生池師八十誕辰又增拓之今城中上方長壽兩池歲費計百餘金山中設放生所救贖飛走諸生物充牣於中衆僧減口以養之歲約費粟二百石亦有警策守者依期往宣白卽羽族善鳴噪者聞木魚聲悉寂然而聽宣罷乃鼓翅喧鳴非佛性哉噫佛說孝名爲戒儒呵有養無敬師於物養而敬且有禮者也非達孝哉師道風日播海內賢豪無論朝野靡不歸心感化若大司馬宋公應昌大宰陸光公祖宮諭張公元忭司成馮公夢禎陶公望齡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百計皆扣關擊節徼

究大事靡不心折盡入陶鑄監司守相下車伏謁及賢豪候參者無加禮不設饌皆甘糲飯臥敗蓆任蚋緣蚊嘬無改容皆忘形屈勢至則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何能至是哉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猫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侍御左公宗郢問念佛得悟否師曰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仁和令樊公良樞問心雜亂如何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曰事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曾見而預道之畢竟向觀終場能增減一齣否　今上慈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偶見師放生文甚嘉歎遣內侍賚紫袈裟齋資往供問法要師拜受以偈答之師極意悲幽冥苦趣自習焰口時親

設放嘗有見師座上現如來相者蓋觀力然也師天性朴實簡淡無緣飾虛懷應物貌溫粹弱不勝衣而聲若洪鐘胸無崖岸而守若嚴城禦若堅兵善藏其用文理密察經濟洪纖不遺針芥即畫叢林日用量施利酌厚薄嚴因果明罪福養老病公衆僧不滲滴水自有叢林以來五十年中未嘗妄用一錢居常數千指不設化主聽其自至稍有盈餘輒散施諸山庫無儲蓄凡設齋外別持金銀作供者隨手散去施衣藥救貧病略無虛日偶檢私記近七載中實用五千餘金不屬常住則前此歲歲可知已師生平惜福嘗著三十二條自警垂老自浣濯出溺器亦不勞侍者終身衣布素一麻布幃乃丁母艱時物今尚存他可知已總師之操履以平等大悲攝化一切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佛事不作佛囑末世護持正法者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歷觀從上諸祖單提正令未必盡修萬行若夫即萬行以彰一心即塵勞而見佛性者古今除永明惟師一人而已先儒稱寂音爲僧中班馬予則謂師爲法門之周孔以荷法即任道也惟師之才足以經世悟足以傳心教足以契機戒足以護法操足以勵世規足以救弊至若慈能與樂悲能拔苦廣運六度何莫而非妙行耶出世始終無一可議者可謂法門得佛之全體大用者也非夫應身大士朗末法之重昏者何能至此哉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入城別諸弟子及故舊但曰吾將他往矣還山連下堂具茶湯設供與衆話別云此處吾不住將他往矣中元設盂蘭盆各薦先宗師曰今歲我不與會矣有簿記師密題曰雲棲寺直院僧代爲堂上蓮池和尚追薦沈氏宗親云過後始知其懸記也七月朔晚入堂坐囑大衆曰我言衆不聽我如風中燭燈盡油乾矣只待一撞一跌纔信我也明日要遠行衆留之師作三可惜十可嘆以警衆淞江居士徐琳等五人在寺令侍者送遺囑五本次夜入丈室示微疾瞑目無語城中諸弟子至圍繞師復開目云大衆老實念佛毋捏怪毋壞我規矩衆問誰可主叢林師曰戒行雙全者又問目前師曰姑依戒次言訖面西念佛端然而逝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也師生

於嘉靖乙未。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師自卜寺左嶺下。遂全身塔於此。其先耦湯氏。後師祝髮。建孝義庵。爲女叢林主。先一載而化。亦塔於寺外之右山。師得度弟子廣孝等。爲最初上首。其及門授戒得度者。不下數千計。在家無與焉。縉紳士君子及門者。亦以千計。私淑者無與焉。其所著述。除經疏。餘雜錄如竹窗三筆等。二十餘種行於世。率皆警發語。師素誡弟子。貴眞修。勿顯異。故多靈異不具載。嗚呼。我聞世尊深念末法衆生。雖度恐斷慧命。靈山會上。求護正法者。卽親蒙授記。亦不敢入。惟地湧之衆力任之。且曰。我等末世持經。當具大忍力。大精進力。卽有現身此中。亦不自言其本。泄佛密因。但臨終陰有以示之耳。覩師之行事。潛神密用。安忍精進之力。豈非地湧之一乎。抑自淨土而來乎。不然。從凡夫地求自利。尙不足。安能廣行利他。護持正法。始終無缺者乎。予有感而來。略拾師之行事。以昭來世。其他具諸別傳。乃爲之銘曰。

三毒焰熾。五熱周章。孰能藥石。頓使淸涼。欲海橫流。波浪滔天。誰能濟度。篤大法船。惟我大師。實乘願力。放身其中。隨宜調適。亟斷愛根。如獅脫索。纔出塵勞。便露頭角。開淨土門。混法界網。撈漉三根。其赴如響。以金剛鎞。刮瞖眼膜。根本不生。枝葉自落。大冶紅鑪。慈悲忍力。入此陶鎔。凝狂頓息。毛孔光明。通身手眼。從無用中。法輪常轉。若非付囑。定是地湧。豈屬尋常。具大勇猛。師徒空來。亦從空去。雖善藏身。欲隱彌露。鐘鼓交參。雲霞綺互。塔影高標。法身常住。

勅賜淸涼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師塔銘

諸佛法身。托於文字般若。故如來應世。獨重持經法師。欲其慧命不斷故也。爰自白毫歛耀。像季弘經。則馬鳴龍樹。無著天親。性相標宗。各擅其美。及大法東流。惟淸涼大師。潛法界之源。綱維教網。撈漉人天。以其自性宗通。而弘四辨之說。無礙圓融。圭山而下。雖其人矣。近代遠紹芳規。傑然師表者。惟我竹林空印澄公大師。諱鎭澄。別號空印。金臺宛平桑峪李氏子。父仲武。母呂氏。初夢一僧持錫入室。覺而遂生。幼聰慧不羣。爲兒嬉。喜佛事。亟有出世志。年十五。卽投

禮西山廣應寺引公爲師得度爲沙彌服勤三年登
壇受具一江澧西峰深守菴中諸大法師弘教於大
都師尋依講肆參窮性相宗旨融貫華嚴靡不該練
如是者十餘年復從小山笑巖二大知識究西來密
意妙契心印一時義學推爲上首先是予遊京師法
會衆中獨目師當爲法匠既而同妙峰禪師結隱五
臺將建無遮法會集海內耆碩囑妙峰力招師果至
予大喜爲臺山得人時萬曆壬午歲也法會罷予與
妙師分携獨行不忍與師別夜談連宵力勸師曰時
當末運法門寥落撐持者難得其人公愼勿住人閒
當留心此山深畜利器他時當爲金色主人師問其
故予曰昔司馬頭陀相潙山以形與山相稱耳師欣
然應諾予卽以所居紫霞蘭若居之師住此壁觀三
年大有開悟塔院主人大方廣公請修淸涼傳隨留
講諸經聲光赫奕四方學者日益集未幾與雪峰創
獅子窟建萬佛琉璃塔遂成叢林於中講演華嚴大
經學者數千指坐寒巖氷雪儼在金剛窟中也聖母
皇上爲國祈福注意臺山聞師風雅重之　特賜大
藏尊經安供尋復命師於都城千佛寺講師自著楞
嚴正觀復於慈因寺講演諸經時妙師造千佛銅殿
安置大顯通寺　上嘉其功行命重修改賜額永明
建七處九會道場延諸大法師講演華嚴以師主第
一座會罷師以古竹林寺文殊現身處也廢久復緝
所用多出內帑未幾幻出一大道場乃集諸弟子重
講華嚴疏一周復修南臺爲文殊化境師自是疲於
津梁矣遂謝諸弟子單提末後一著默然兀坐衆有
請說法者師曰吾隨幻緣力任大法恒以生死大事
爲念今老矣人世幾何學者以究心爲要豈復以播
弄唇吻爲得耶爾輩當以此自勉吾將行矣居頃之
示微恙危坐三日夜談笑如常中夜寂然而逝萬曆
丁巳六月十四日也師生而安重寡言笑律身嚴御
衆寬不肅而威說法三十餘年三演華嚴雖登華座
萬指圍繞意若無人天厨日至而麤糲自如居嘗專
注理觀脇不至席淵沉靜默老無惰容受法弟子以
千百計出其門者率皆質樸無浮習蓋有以師表之
其於講演提綱挈要時出新意北方法席之盛稽之

前輩無有出其右者所著有楞嚴正觀金剛正眼般
若照眞論因明起信攝論永嘉集諸解行於世師生
於嘉靖丁未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奇全身塟
於竹林之左　上聞師遷化賜帑金建窣堵波額曰
空印大法師應身之塔惟我　國初禪講諸師多啓
宸衷膺　寵渥二百年來未有福德深厚上致　眷
顧隆恩之若此者豈非曼室應身而來者耶抑淸涼
之影響耶師得度弟子惟𫄨等七人受法門人遠淸
等數百人多能開化一方明年戊午冬法孫方茂門
人大謙持師行狀遠來匡山求爲塔上之銘予與師
稱法門知己銘奚予孰爲之乃爲銘曰
法身無形遇物而彰文字煥發般若之光故持經者
慧命是託了達性空說不可說西天此土代不乏人
爰有淸涼曼室化身性海波翻義天星燦法界圓融
炳然齊現居金色界據寶華座出廣長舌雜華紛播
千載而下適生大師芳規遠紹獅子的兒高踞窟中
發大哮吼百獸震驚聞聲奔走雙提性相大開寶藏
一雨普滋三根應量名聞九重隆恩眷顧梵刹聿興
法幢高豎三十餘年誨人不倦以知見力隨順方便
律身精嚴潛神澹泊迴彼狂瀾還醇返樸示幻此身
人天師表於末法中實爲僧寶塔影撑空法身獨露
風動水流圓音彌布千尺寒巖萬年氷雪日月無窮
光明不滅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七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八

侍　者　福　善　日錄
門　人　通　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塔銘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亘古營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
昧唯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其不思議力性
自具足禀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
近代寥寥不曰無禪直是無師其果無也予於壽昌

禪師見其人矣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父某母某氏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娩因名經師生而穎異不羣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師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向道志年二十遇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輙終卷欣然若獲故物卽與士言其意士奇之由是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亦聽之蘊空忠禪師說法於廩山遂往依之詢其本名曰慧經執侍三載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傅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爲夙習般若熏發也時年二十有四一日閱大藏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閱月若無聞見時以爲患癡久之有省於是切有參究志遂辭廩山欲隱遁乃訪峨峰見其林壑幽邃誅茅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無知者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卽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因呈廩山山知爲法器師生而孱弱若不勝衣及住山極力砥礪粥自耕作鑿石開田不憚勞苦不事形骸每聞空山境喧乃曰老僧不采無窮遂居不閉門夜獨山行年二十有七向未薙髮人或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剃染受具影不出山者二十有四年如一日也邑之寶方乃宋師寶禪師故刹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廩山掃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却來時道之句時師年五十有一萬曆戊戌歲也師住寶方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形枯骨立不厭其勞不數年百堵維新開田若干佛殿三門堂厨畢具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漸集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雲棲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入五臺參端峰和

尙峰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甲於古德公案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峰曰請道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個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爲汝看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峰云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更請益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遂相印契峰返詰師各以頌答語載別錄末後趙州頌云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機貴回互妙叶五位是知洞上宗風由此必振自是師心亦倦遊矣乃返錫寶方始開堂說法以博山來公爲第一座師資雅合簧鼓此道激揚宗旨四方衲子望風而至者益衆戊申邑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久頹衆請師居之舊傳有讖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爲竺再來云師住壽昌不攀外援不發化主隨緣任用數年之閒所費萬計道場莊嚴煥然鉅麗叢林所宜纖悉畢具不十年閒千指圍繞豈師以無作妙力而幻成者耶惟師之生也賦性直質氣柔而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幅不修而容儀端肅嚴霜加日不怒而威衲子一見失其故又隨機善誘各得其宜每遇病僧必親調藥餌遷化則躬負薪茶毗凡叢林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淨穢必盡心力而爲之胸次浩然耳目若無所睹聞者迨七旬尙混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率開田三剎歲入可供三百衆故生平佛法未離钁頭邊也四十餘年曾無一息以便自安雖臨廣衆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酬偈誦法語川流雲湧誠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圓照無思而應者耶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無礙解脫其不疲萬行者獨永明一人然未及其蠡若師者可謂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發强精進之若此耶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因嘆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丁巳臘月七日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誠語諄諄後云此是老僧最後一著分付大衆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

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衆環侍。欣若平昔。衆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奚爲老病死慌。七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贊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惜常住如命根。老僧不惜命根爲安常住。十四日寫書遼近道俗。且勉進道。十五日。吉水蕭孝廉來參。師開示。但看個萬法歸一。勉其力究。十六日。分付茶毗。自作舉火偈。命侍者徹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費常住薪水也。誡衆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茶毗火光五色。心髒如蓮花。其細瓣如竹葉。眞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五色。塔於某建窣堵波。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法弟子若干人。其上首元來。今開法博山。其餘守三山常住。有三會語錄。予鬻聞師風。丙辰避暑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眞者。予展之。即知師爲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爲之贊。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博山見之。以予爲法門知師之深者。乃具述師行狀。請爲塔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獅絃將絕響矣。今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辨自在。不唯法眼圓明。一振頹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大精進忍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者耶。觀其昭然生死。實踐可知。因次序其實行。乃爲之銘。

銘曰

大道廓然。如太虛空。聖凡幻業。影落其中。即有求者。竟不可得。擬議思量。棹棒打月。瞿曇熱亂。達摩忙來。到頭落得。一隻皮鞋。建塗毒鼓。全彰正令。如有聾者。喪身失命。不用命者。時來一擊。三日耳聾。晴空霹靂。身心俱碎。魔佛潛蹤。摩尼光耀。八面虛通。惟我壽昌。誤中其毒。遍身毛孔。三昧出沒。化生死窟。作光明聚。日用頭頭。無處不是。提起钁頭。似金剛劍。煩惱稠林。佛祖出現。四十餘年。舉土掘地。瓦礫荊棘。純七寶砌。身心世界。碎爲微塵。塵塵佛刹。坐臥經行。佛法禪道。拈向一邊。有來問者。直指目前。如大圓鏡。五色齊至。不出不入。死生遊戲。自墮其中。未常住世。即今便行。

亦未嘗去不信但看草芥纖塵何有一物不是全身青山塔影松風長舌說法音聲常無閒歇

九華山無垢蓮公塔銘

公諱性蓮字無垢太平僊源王氏子生而不羣幼喜爲佛事蚤有出世志顧其地佛法未流時諸外道羣聚宣揚其說公每往觀聽一日謂衆曰此夢語也其如生死何因決志出俗年二十有二遂棄妻子破家散產而去之金陵攝山棲霞寺從素庵節法師薙染受具依棲講席習諸經論義置卷歎曰吾爲生死大事故出家此豈能了大事乎遂棄去復得故鄉之牛頭山誅茆以休刀耕火種專以己躬下事爲念久之未有所入遂棄去至滿河謁法堂和尚授以念佛三昧乃深信入尋參遍融老於都下融一見而器之遂留入室久之妙峰和尚開法於蘆芽公特往見大有所陶冶復歸故鄉之大山四方緇白聞風而至歎曰吾出家豈爲滴水波流把茆遮障此生乎復棄去誓歷盡名山遍參善知識多方行腳備嘗辛苦如是者七年偶冬日涉河氷裂作聲墮水寒徹忽然有省乃曰眉元來橫鼻元來直渴飲饑飡更有何事於是生平之疑泮然氷釋即歸卓錫於池陽之杉山十方衲子日益至公遂開梵刹以接待爲事至者無他技但精潔粥飯茶湯而已了無禪道佛法覩者諦信不疑九華聚道場地迎公爲叢林主公治己精苦忘身爲衆凡化惡性必委曲方便跪拜周旋甚至詈罵必俟大信而後已時人稱爲常不輕如是幾廿年遠近緇白傾心如佛祖故凡所須未常發一街坊化主應時如響凡足跡所至或一食一宿之所皆爲道場若池陽之杉山九華之金剛峰觀音山之金堂大山之草菴蓮嶺之靜室金陵之花山餘若秦頭峰婆娑龍岑峰洞白沙山吉祥諸天隨地各建蘭若數十所以修隱靜者居之咸有其徒主其業豈非忘身爲物無心而成化者耶丙申仲春二月應衆請於三祖之皖山不數月百廢俱舉遠近風動公復歸九華越明年皖山四衆固請公去公首肯曰去即去矣尚須三日明日偶過九龍訪一庵主四顧欣然乃謂衆曰吾至此山大事畢矣衆不解其意二日示微疾竟終於

此全身塔於蘭若之右萬曆丁酉九月三日也公生於甲辰之四月八日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二十有五公弟子甚衆各領其叢林事其優婆塞就乞佛法者獨邵季公兄弟查汝定蕭伯穀相與莫逆為方外死生交公遷化月餘汝定卽走嶺南訪余於行間持公行實乞為銘以余三復感公之操存可謂精於忘己者也故為銘曰

忘身為物如蟲禦木視物為已水不洗水物我兩忘不犯鋒芒石人晝舞金烏夜光惟公之身飄若行雲惟公之心止若谷神不來不去誰死誰生九華參天觀者耳聾皖山漫漢聽者眼盲亭亭一塔卓彼虛空覓公行處問取九峰

棲霞影齋珠公塔銘

攝山自梁武開山至唐而盛往諸名德說法其中荒廢久矣嘉靖中五臺陸公遊目慨然屬僧統請先雲谷大師習靜其中嵩山善公重興其寺延素庵法師大開法席海內學者一時雲集座下弟子若干人其上首則影齋珠公也公安陸李氏子生而穎異父敬事三寶公幼從父入寺聞僧誦華嚴經有感遂請出家禮邑之月公為弟子執事數載有遠遊志乃棄去之金陵棲霞從素庵弟子錫法師受具戒聽講諸經論窮性相宗旨精心教觀十有五年一日向師請問教外別傳之旨師曰此向上事自有師承幻休老人正主法少林汝可往參公遂之少室見休卽問如何是向上事休曰五乳峰頭月單傳殿內燈公不契乃請益搭同衆久參入室一日舉石霜公案有省呈偈曰出門便是草寒林花發春歸早堪笑無足人解行卻把須彌橫踏倒休曰聲前一句妙叶潛通劫外眞風幽微綿密從上佛祖授手之事非思量意識可到又非玄路可通子無以世諦流布也公作禮凡執事四年復歸棲霞自爾心不涉緣跡不入俗日夜精修一心無懈一日無疾索浴更衣儼然而逝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也公世壽幾十幾歲法臘幾十夏得度弟子若干人全身塔於山之某處予少事雲谷大師每過棲霞愛公道骨崚嶒知為法器竟不負生平得向上巴鼻是豈可以尋常學解束縛死生者同日語哉

乃爲銘之曰

山川精英人文斯著道脈潛流雲來聖起蓋嶽之靈久蘊其妙爰有哲人緊開一聚法化斯彰玄風日扇遹生殊公高標靈燦教海義龍宗門神駒顧盼千里雷捲星馳提向上符執言前機匿曜韜光深入無際抱道凝神蒼巖翠壁坐脫其中孤光赫奕塔影撐空長風披拂法身堂堂雲霞出沒

耶溪若法師塔銘

公諱志若字耶溪山陰姚氏子母晏氏初禱白衣觀音夢洗足頭陀謂曰吾與汝作獅子兒覺而有娠生而穎異幼喜趺坐念佛父早喪母孀居甫七歲母病日夜悲泣母臨危囑曰汝宿僧也無負本願言訖而逝師以母遺命尋禮會稽華嚴寺賢和尚出家年十七始薙染居常切念生死大事即之牛頭山立志參究未幾從莿山法師聽法華經於天台即隱山中憤力向上事單棲六載偶觸境有省年二十六聞雪浪恩公開法於南都乃瓢笠而往先從棲霞素菴法師受具遂依雪浪座下執業十有二載研窮諸經論深造玄奧萬曆己丑檇李楸蘋華庵沈司馬岳水部延公居之庚寅公年三十六陸太宰五臺曾僉憲東溟劉柱史子威請講楞嚴於吳門壬辰講法華於杭之靈隱明年講楞伽於淨慈壬寅棲息武林之飛來峰北有永福寺故址廢入民間潘太常買建佛閣禪堂以成菴居三吳兩浙皆宗公教化隨在列刹開演諸經論者三十餘處會五十餘期稱一代師匠云予與雪浪爲同門兄弟恩兄開法南都公爲上首弟子予聞其夙解有年矣丁巳予以雙徑因緣過吳門晤公於如意視其蒼然道骨喜法門尚有典刑也及公歸予往弔雲棲抵武林月之九日公先示微疾手予書日本意追大師歸今予將長往不能待矣囑弟子曰我留最後供必爲獻之明日索浴自起更衣端坐而逝嗚呼公乘夙慧童眞出家即志向上事及有發明力窮教典爲人天師豈非願力然哉生平清節自守應世皭然三衣之外無長物臨終脫然無罣礙蓋般若根深入未易察識也嗟予老朽三十餘年慕公止一面且末後不忘非宿緣哉乃敘公行履之槪而爲

之銘曰

死生膠固靡不牽纏公何視之如此脫然以般若種
生生熏習是故去來全不著力戒月悲華慈雲法雨
自利利他潔無塵滓洞契佛心播廣長舌法音經耳
功報彌劫嗟哉末法公爲法幢願久住世魔外自降
生死去來法身寂滅公實灑然是眞解脫塔倚孤峰
松聲不絕日夜圓音熾然常說

雲中普興禪院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鏡玄公塔銘

日月麗天生盲獲益春回大地幽谷陽生故吾佛世尊法身彌綸凡在有情無不具足雖邊地荒戾苟因緣會遇無不使令入佛知見轉腥羶而爲淨土者是在開化之功何如耳予於玄公深有感焉公諱義玄別號古鏡雲中賈氏子父林母李氏生有異徵髫年厭俗禮郡定盛和尙出家志向上事長辭師操方初至京師於萬壽戒壇受具足戒徧禮海內名山參訪知識決策已躬下事有所發明念福慧未圓功行不具中年還鄉廣作佛事結飯僧緣不以數計造滲金像莊嚴佛土繪水陸以拔幽冥修橋梁以濟厲揭建窣堵以標人天跪誦往生呪三十六萬遍以資淨業凡在利益靡不精心竭力以導利多人由是四衆歸依王臣敬仰雲中邊地逼虜民情慓悍以公之敎化轉殺機爲善種詎非現比丘身說法者耶公體豐厚而性柔和見者欣說景從內典外書無不該涉學富而行高故感 代藩國主三世崇重吉陽端惠諸王咸爲外護建普興禪院遂爲開山第一代住持公生於嘉靖丁亥入滅於萬曆乙巳世壽八十僧臘四十有奇塔於雲中郊外予於丙辰長至月弔業栢老人於雙徑大都龍華故人月淸潭公走書持狀乞銘乃爲之銘曰

法身普遍無處不周如月現水淸濁同流是故衆生
有情皆具善惡雖殊其性不二轉化之機係於善導
以水投水不妙自妙是故至人隨處示現若是無緣
對面不見倘以妙用入衆生心如月在水愈淸愈深
能以善化轉彼殺機以無我故知之者希日照中天
春回大地時若至時無處不是公以緣現而以緣滅

生滅去來了不可說表刹凌空法身常住是知我公眞機獨露

勅賜龍岡寺大方遷禪師塔銘

禪宗傳燈所載皆本五家法脈修短不一其系自有元雪庭禪師揭洞上一宗於少林二十四傳至大章書禪師中興其道今遷公爲的嗣也師諱如遷字大方別號松谷陝西鳳翔岐山人族李氏父諱鐸母張氏師生於落星里幼喜佛事每至佛寺則如舊居愛戀忘歸蚤入社學肄儒業心不喜每向父母曰兒聞佛教乃出世因志願出家年十七父母不能回其志乃捨禮本郡無踪本公爲師剃染居三載發志操方遠訪知識決擇己躬下事首參倪菴喜和尚授具指示向上一路尋入青峰山弔影單棲有所開悟聞大章宗師開堂少林往求印證嘉靖辛酉謁章於立雪庭遂留依止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乃蒙印可有針頭玉線海底鐵牛日夜辛勤記伊保守之囑由是知洞上宗風五位正偏之旨至是猶未泯也師得法已腰包一鉢遍遊海內名山回至京師歷諸講肆深窮性相宗旨後至懷慶鄭世子識嗣潛修白業聞師至致禮參請深相印契乃建精舍於龍岡延師晏寂時四方學者聞風遠至萬曆丁亥應大都慈雲菴請學揚宗旨戊子千佛寺請講諸經日遠萬指庚寅奉聖母慈聖皇太后懿旨於慈壽寺開淨土法門在會者千二百衆　欽造鍍金大佛像　賜大藏經護勅御書大法寶藏四字甲午春請回龍岡創寺安供戊戌秋八月十有一日先示微恙端然而逝師生於嘉靖戊戌世壽六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全身葬於寺之西原師歿後二十二年萬曆己未弟子海雲走匡廬謁予求塔上之銘予昔晤師於大都慈壽見其孤標凜凜如立雪長松衲子參請不假辭色拈提宗教必指向上爲極則應機接物純一至誠動止未嘗少怠有先德典型與予對談旬日夜無不抵掌擊節居恒謂學人懃師當代宗門正眼也予被放嶺外師歸故山時對弟子言有萬里之思故其銘待予有以也予感師爲法門知已乃爲之銘曰

一花五葉二派五宗門庭施設各擅家風洞上眞源

機貫回互玉線金針正偏不住雪老重拈書師纘業
至我還公親承骨血海底鐵牛當機印定遇緣即宗
全提正令隨方指示明鏡當臺妍媸不隱八字打開
二十餘年和泥入水把手為人渾忘自己名達九重
道光末運法藏自天龍神欽敬忘功罷業休老林泉
身心寂滅慧光渾圓幻緣已盡撒手便行本來不滅
又何有生塔鎖龍岡法身常住問末後句天曉不露

廬山千佛寺恭乾敬公塔銘

公諱仁敬字恭乾別號幻識襄陽吳氏子生而不葷
髫年有出世志於伏牛山福田寺禮高菴法師祝髮
受具聽講經論參窮性相宗旨日夜無怠者三載於
教觀深有信受師曰學者志宜遠大無以管窺蠡測
為自足也遂如京都東園暹理諸大法師皆一時師
匠公依講肄盡得其奧義大章宗師闡達摩單傳之
旨於少林公盡棄教義復往參究依棲十餘年歎曰
此口耳也道在心證奚事空言哉遂棄去之伏牛煉
魔場大爐鞴中放捨身心打長七者三年有所悟入
隨遍參知識以求印證道過金陵守心禪師隱居弘
濟操履密行為一時推重一見大奇之乃為公曰道
在心悟守在靜密登山涉水徒費草鞋錢耳乃留公
閉關相與切磋日造深奧盡掃其支解如是者三年
及破關即判然入廬山將結隱以終身焉時萬曆七
年己卯歲也公初入山卜地至金竹坪見其寬衍歎
曰此五百人安居處也因與山靈誓願以身命布施
於此以結十方諸子緣遂誅茆縛廬弔影居之負舂
執役弟子智聯為之助公得以絕跡者三年明年庚
辰達觀可禪師來遊見而異之曰公能安心寂寞如
此其所操進當不可量遂為莫逆盤桓月餘而去歲
癸未應黃梅五祖寺之請演法華經又三年乙酉應
興國吳公國倫請演楞嚴經彼方素稱剽悍人多感
化焉吳公首唱為建殿堂經營五年歲己丑三殿禪
堂廚庫告成公之南昌募造千葉寶蓮毗盧大像太
史定宇鄧公為唱導功未及半公示微恙遷化萬曆
十九年辛卯歲六月初七日也世壽五十有一僧臘
三十有奇聯自山中奔赴哀號不欲生鄧公勉以繼
志述事卒乃師願乃完大像負師靈骨還山塔於寺

◎已下古本卷十五

後時萬曆丙申某月某日也公得度弟子九人獨聯侍公最久公之願輪有所托焉入滅二十八年歲丁巳諸孫各捐衣鉢建窣堵波請予爲銘銘曰

大道如空無處不通但離窒礙靡不包容淵深若海潛流大地有鑿之者必至實際故載道者在乎形器心量若空其道自備我觀我公忘己爲物布心如地其願乃足相彼空山誅茅一把擬覆十方任其來者有願未終賚志而訣有子克家卒振其業梵剎聿奐集者雲趨飢飡勞息莫知其故公心常住法身不滅直窮未來石爛海竭塔影高標松聲泉響如是法輪在知音賞

廬山雲中寺敬堂忠公塔銘

佛以無數方便調伏衆生菩薩以種種因緣而求佛道是知爲佛弟子續佛慧命者非特踞華座拈麈豎拂爲向上事即抗志煙霞潛行密用未嘗不以泉響風聲爲廣長舌相也若雲中忠公者豈非白毫光中晏坐山林而求佛道者耶師諱法忠別號敬堂新安歙縣曹氏子母程氏公生而穎異齠年好端坐不與羣兒嬉戲冠厭儒業不喜治生產函有出世志年十九遊錢塘靈隱寺遇雲山僧大機和尚即求出家爲剃染執侍三年二十一登壇受具即依講肆久之多所參承然未自信遂行脚至少林大千潤禪師開堂說法師依之扣單傳之旨未幾走長安謁徧融月心二大老指示心要尋歸五臺予同妙峰禪師居北臺之龍門師訪於氷雪中一見而心相印契乃留居期年萬曆壬午妙師與予別之蘆芽拉師同往尋開叢林諸所創立師有力焉居三載棄去入伏牛火場鍊煉三業南還登匡廬愛其幽勝遂誅茅於講經臺居三年復還五老峰弔影四年一日登覽仰天坪乃匡山絕頂喜其高勝遂居之單丁數載漸緝屋宇久之衲子亦漸集師手植松十餘萬本冀成叢林師居恒坦夷無緣飾御衆不立規矩凡細務必以身先至老不倦隨緣自守一衲之外無長物粒米莖菜必與共之視衆如一平等行慈無論智愚賢不肖浸久默化而不自知故來者如歸家侍父母凡出語句懇切痛至聽者無不心領神會是以雖不上堂入室而一衆

森嚴儼然一大爐鞴蓋以身教也予於丁巳歲投老五乳訪師於雲中欣然道故師一日過予連牀夜話屬予撰十方常住記越三年庚申秋示微疾臨終端坐謂其徒曰吾見紅日當空金蓮遍地吾其行矣言訖寂然而逝時七月廿一日也師生於嘉靖辛丑世壽八十法臘六十晚年得度弟子三人能幻能握皆歙人能撑虔州人握奉師荼毗收靈骨塔塟於桃花峰下持狀請銘予撫然而歎曰當師訪於五臺時見師飄然如凌風孤鶴心甚愛其高擧比卽堅留且云能同埋此中乎師曰有緣必遂自後別去將謂無復再晤之期豈意垂老同歸且爲述師之生平耶銘曰

大道如空萬法體同能善用者遇緣卽宗逆順隨宜
了無虧欠是在智者種種方便松聲泉響出廣長舌
況復當機豈弄善說是故至人以身爲教密行全彰
事事皆妙壘土掘地搬柴運水大用現前何拘彼此
有緣而遇無心而作法法頭頭都成解脫弔影重巖
如臨廣衆二十餘年巍巍不動通身毛孔遍布十方
有入之者脫體淸涼刹建雲中僧來世外粥飯如從
香積世界是在吾師無作妙力用而不藏從空一擲
大願未終幻緣消歇掉臂而行了無言說一塔撑空
靈跡是寄法身常住盡未來際

宣城華陽山道者法振鐸公塔銘

公諱大鐸字法振宛陵某氏子生而超羣神淸韻朗幼從鄉校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乃曰道何物耶聞而可死遂大疑之每每以此問諸先達皆不愜意一日逢行脚僧問曰如何是道僧曰此吾佛氏無上妙道非世之仁義禮智而已也公由是篤信佛道遂禮其僧薙髮時年甫二十其僧囑曰吾非爾師當往參雲棲公徑造焉得沙彌戒依衆未幾卽從雪浪法席參諸教義居恒求悟自心不得其指復歸雲棲進具戒請益修心之要示以念佛法門以一心不亂爲的旨付禪關策進一書爲參究之訣公佩服還本郡石瀧嚴閉關三年單提一念久之有省復往雲棲求印可遂依衆淘汰數年辭歸本郡之華陽山誅茅以居華陽祖於黃山白嶽縱廣一由旬周環四邑巷當萬山之中最爲幽僻公居之唯種芋栽茶拾橡栗

採松花以充食竟絕意人間唯一沙彌智浩執侍焉浩讀楞嚴至徵心處問曰七處徵心皆不可得畢竟心在甚麼處公擊几一下良久問曰會麼浩曰不會乃示二祖公案久之令浩參諸方去公單居焉緇白請公說金剛般若要義公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問衆曰會麼衆曰不會公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乃曰大衆各自珍重吾將行矣即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逝時萬曆戊午七月十八日也公生於萬曆甲戌八月二十四日世壽四十有五僧臘二十有八塔於菴之某處智浩參方歸省公已入寂三年矣浩乃詣匡山乞予爲塔上銘予覽狀知公始以聞道可死一言發心願棄人間世雖親教義不向名言絕意於空山寂寞之濱單提一念以死生爲大事至其操行孤絕超然似古隱山之流此末法之難能者嗟乎若公之風可使吾徒之貪者廉狂者息躁者靜也又何事踞華座爲說法哉予有感於斯乃爲之銘曰

般若靈根如種在地遇緣而發若時雨漑聞道一言夙習固然偶一觸之應念現前死既可矣復生何戀願捨世緣入山修懶不事語言單提向上一念孤明吾我俱喪橡栗松花以療形枯浮雲幻化視之若無寂寞空山孤風絕侶莫問其實看主中主死生不變太虛閃電寂滅空中超情離見撥起便去似不曾來空花翳目野馬塵埃塔影團團霞蒸霧鎖問末後句青山朶朶

比丘性慈塔幢銘

比丘性慈號竣潘氏子性愛離俗童時聞月珠法師講楞嚴遂發心出家禮宇光法師於華山求剃度授以淨土法門專心一志雅修梵行喜看老病心無厭倦誓音聲佛事後遇滇南僧性玉結伴遊南海誅茅同居十餘載玉患病頻年慈看侍殷勤如事父母略無怠容玉竟無恙萬曆己未同禮匡山授具戒回普陀而玉病復作慈益加調護庚申歲慈感法乳復來省匡山舟次荻港偶微恙遂坐脫於舟中囑同行三人茶毗於紫沙州萬曆庚申五月一日也玉聞之乃奔負靈骨歸塟普陀復走匡山具述其因緣乞志之

予聞而感之曰詩云兄弟鬩於牆世有骨肉而仇讎者多矣況二姓乎若慈與玉也蘧爾相逢以道相親一心莫逆看病十年如一日慈能盡心力於生前玉乃感恩義於身後誠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耶予故文序其事又以啓法門之義當以看病爲第一行也慈生於癸巳年正月十七日世壽二十八歲玉爲滇南昆明徐氏子世業儒故併記之乃爲銘曰

宿具道緣無心而遇形異心同難兄難弟視身若己死生不二出情之情故乃如是骨埋白花心凝實際試問大士果何來去

新安黃山擲鉢菴寓安寄公塔銘

公諱廣寄字寓安衢州開化余氏子生而聰慧有出塵志年十五白父母聽出家投郡張公山無爲法公爲沙彌好學多能博雅游藝恒往來於休婺之間一時士大夫無不器重樂與爲忘年交年二十四歎曰人生過隙駒耳泛泛若此何以出家爲遂決志遊方參訪知識屢行爲親知羈留不果乃宵遁單瓢隻杖徑造雲棲大師見而器之爲授具戒開示念佛法門曰念佛無他伎倆專在一心不亂公服膺遂以充維那居常刻意精修單持一念謹束三業嚴整威儀調和內外悅可衆心大師一日臨衆曰朝廷設官以稱職爲最豈惟國家叢林亦然梵語維那此云悅衆若寄維那可謂稱職矣由是一衆咸推重之一坐八年以省師歸故山閉關三年萬曆庚戌入黃山之丞相原誅茅藏修精進自策一念不移若忘人世久之一方緇白歸信者衆圖南汪公爲結菴以居之一坐十二年偶嬰眞疾竟不言動止如常人莫知之久之病篤鄉人請醫診視公曰死生如客耳當行即行又何爲乎竟勿藥唯安然端坐如不有身一日召弟子曰吾行矣末後一事汝等識之言訖跏趺而逝時天啓元年辛酉二月二日也初弟子不意公遽化未理龕室乃置坐於几上且恐形變急積薪荼毗值天大雪不能動轉如是者七日遠近緇白聞而破雪奔弔見公顏色如生喜容可掬脣紅不改手輭如綿咸曰此生人也安忍化圖止之乃借佛龕收斂供於所塋之丈室雪乃止弟子相謂曰此豈末後事耶於是亦不

致火經夏秋炎熱形氣不變意欲奉三年乃塟明年壬戌三月弟子大守走匡山具白其事且請爲銘予聞而歎曰吾沙門之行貴眞修實證不在衒名聞立門庭爲得也以公之高明多藝博識廣聞一入法門卽盡情屏絕精心爲道如愚若訥居常一念密密綿綿見人不發一語問者唯唯一笑而已至若處同袍忘人我脫略形骸無不愛而敬之豈非威儀攝生正容悟物無言而說法者耶嗚呼若公之於生死神往形留化臭腐爲神奇豈非戒定熏修精心融貫而然耶卽佛祖之金剛不壞常住不朽亦由是而致否則不崇朝若豚子之食於死母也予於是有感焉乃爲之銘曰

三界萬法爲心所造壞與不壞總在一竅螢火蚌珠其光雖小亦是精妙圓明之寶何況佛性寶覺明心在我固有豈不甚深戒定所熏金剛種子故舍利羅其義如蟻既有幻形寧免幻病果縛現存業由前定如公形骸久而不臭想是其中心光無垢從此精練生生不退決定至於金剛之地或焚或存無可不可且待三年再來報我我作此銘非爲公立普告諸人大家努力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八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九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塔銘

徑山化城寺澹居鎧公塔銘

歷觀古今豪傑之士有戡亂之才而不能降心有拔山之力而不能割愛是知能透情關掉臂生死者非宿種深根雖丈夫亦未易爲力也予於鎧公有異焉公諱法鎧字忍之別號澹居江陰人姓趙氏世稱巨族母夢僧趺坐於堂上遂生公公生而穎慧爲兒嬉喜佛事倜儻逸群長習舉子業才名奕奕乃塵視世榮志性命之學父母爲聘竟不願父卒乃杖策孤遊登太和山遇羽士授長生之術過武昌遇講艮知學者皆掉頭棄去一日入僧舍見金剛經讀至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忽有省乃曰是吾所歸也還過浮山坐三曲洞瀝血寫孝經癸巳遊皖城達觀禪師過江上公往參未面門外作禮再謁乃見求度未許師登馬祖菴公偕阮公自華至是夜師夢披白鎧人侍其側及公至著白衣懇求剃度師許之因命今名薙髮授具戒時年三十有三師命參己躬下事公即辭入天目誅茅於分經臺弔影藏修單提向上極力參究蔬食不繼單衣露肘每降妄心燃香爇臂如是者三年大有開發石帆岳公入山見公獘衣鬔頭垢面跣足腰鐮採薪因問你是澹和尚甚麼人應曰我是他使的岳公大笑曰眞道人也久之下天目復過宣城掩關於西業乃習荷重負肩試四十斤經行以苦筋骨調昏睡其道益進後出關行脚至匡廬每過叢林坐廊下忽焉達旦寤寐一如也辛丑至都門省本師於慈壽初入室便問某甲爲生死大事願師指示師即痛棒如是者再一日又問曰永嘉云了即業障本來空只如師子尊者二祖肇公等是了得也未要未絕師連棒曰會麼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本來空是甚麼乾屎橛公猛省但點首而已自是見地即穩密壬寅秋南還入浮山會聖巖乃宋遠錄公與歐陽六一因碁說法處久爲俗業皖城澹宇阮公聚族復之請

公以居。重新達公塔。瀝血書梵網經。日課金剛般若為母壽。戊申。應太史觀我吳公請住持浮山大華嚴寺。居常以本分為佛事。四方衲子至者。唯示直捷處。乃集諸祖入道因緣梓之。初達師刻大藏。以雙經寂照為刻場。師靈龕亦歸之。公欲滿本師願。遂往庚戌。公至山見多霧濕。下有化城故址。乃宋佛日宣禪師道場。太史具區馮公。議修復為藏板處。公簡得其手札。示左方伯本如吳公。吳公按址畫界。奪諸豪右之手。仍為佛地。又贖臨安太平寺田百畝。供贍常住。於是藏事有歸焉。甲寅。吳公開府於蜀。公以刻藏因緣往議。遂登峨嵋禮普賢。乙卯春。同直指若谷徐公出蜀。是年秋。還徑山。大師靈龕已入土。司成文寧朱公禮師塔。按形家言。知地有水。議改葬。公與師護法弟子仲淳繆公。行求善地。改卜於鵬搏峰之陽。丙辰冬。予自南嶽來赴弔。盡法門死生之義。至金沙為文以祭。預定於長至月十九日。及至會是日。荼毗。予因舉火。請靈骨入塔。以酬生平知己。達師末後一段光明。公之力也。諺曰。棒頭出孝子。公實以之。予歸匡山。公被於津梁。以寂照付杲公。以化城為十方接待常住。囑諸弟子曰。汝等袈裟下各有一坐具地。何戀戀於此耶。辛酉秋七月。遍辭諸檀越。過白門。以藏事托本如吳公。冬十月。歸雙徑。一日倚杖立堂下。顧謂衆曰。羚羊挂角。不出十二。衆罔測。至晚爇香禮佛。沐浴更衣。趺坐。默然至旦。忽脫去。天啓辛酉十二月十三日也。弟子某某等。荼毗葬於某某處。公生於嘉靖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二十有八。予每見達師門庭峻絕。恒思後難其人。及至雙徑見公。貌粹骨剛。稜稜英氣。四方會葬者。麕至百凡。蝟集。公舉畫遊刃。指揮如意。意氣閑閑。不動聲色。其於以送死復生。盡形畢命。繼志述事。光前絕後。斯為達師末後弟子無忝。的骨者也。私謂公之才。足以應世。力足以荷擔。其為道也。艱難辛苦。靡不備歷。其於事也。見義勇為。不避刀鋸。其視利養。如空花水月。死生之際。超然如脫弊屣。憩非大丈夫夙根披露。心契無生。寢處於有形之外者。曷能如此哉。公弟子元亮具狀走匡山乞予為銘。予念法門之誼。乃為銘曰

叢林秋晚大法頹綱歲寒霜雪棨栢用光其道既光門庭益峻壁立懸崖大有徑庭望之者慄親之者退棘棒一條全無忌諱窟中獅子爪牙纔露是獅子兒略無回互一棒之下翻身踍跳大步遊行迴途復妙渾身荷擔不遺餘力恒沙法藏信手揮斥法輪無窮轉之未㦲津梁既疲隨緣究竟旅泊安居乾城行處一切盡爲十方常住生前不有末後亦無一塵不立本自如如羚羊挂角分明指示拈起便行撒手歸去一塔孤標空中建立法身彌露風聲月色

南岳山主瑞光祥公銘

蓋法界量無一物而非法身諸塵勞門無一行而非佛事況乎調練三業精專一心遠離世閒而勤淨土之行者乎故吾佛白毫光照東方萬八千界光中菩薩種種因緣而求佛道若南岳祥公者豈非光中所現攝念山林一心勤求佛道者乎按狀公諱法祥字瑞光別號隱南越嶲縣周氏子生而超曠棄儒不第慨然有出世志從其叔遊京師往參嘯巖老人嚴示以向上公曰弟子塵勞中人未敢承當巖曰即念佛法門最爲捷要公領之居頃南還決志出家禮本邑壽菴愷公薙髮時年三十有二矣謁棲霞素菴法師受具依棲講肆三年遂棄去北遊大都參遍融和尙一見問曰汝作麼生公曰某甲爲生死出家一向修念佛法門不審是第一義諦否融曰更不容念佛外別求第一義諦公領旨作禮　慈聖皇太后大作佛事建淨業期請居首座三年期罷遊五臺之伏牛遍參諸老宿時栢松和尙牛山者舊也公見與語心契留住石室弔影絕跡木食三年一日趺坐雪積滿床火絕衣濕侍者往見驚走報松松往視見公定乃擊磬警覺問曰煙寒灰冷作麼境會公曰山原是石冰原是水雪飛滿崖不知所以松曰此是暫息塵勞得輕安耳若耽著此境即墮偏空勿滯於此宜行腳去逢南即止授以鉢袋囑曰禪和往南走報道七十九我也不多時大家相廝守公遂孤笠徑造峨嵋禮普賢住大峨石入越月苦切參究心地未安因憶松栢逢南之記遂之南嶽登祝融峰頂望古大明山林棠茂即往卜居未幾赤帝峰僧差然請主閱藏公至一

宿夜半恍惚夢中告曰。此非師所居。速去。詰朝將他往。適僧大覓留住側刀峰。公應諾。行三日。藏經破燬。公以[illegible]嚴開示念佛法門。志終身從事。欲以豆為數。覓願无化主募豆四十八石。公從此放下身心。影不出山。日夜精勤。以豆為珠。淨念相繼。至終身焉。由是稱為豆兒佛云。公住山絕無外緣。聲光日露。十方衲子遠歸之。四事不思而至。叢林不作而成。南嶽寂寞多年。得公一振起。居常誡諸弟子。汝剃除鬚髮。不知有生死大事。但倚墻靠壁。業識茫茫。喚作甚麼。豈非吾佛所呵。衲衣在空閒。假名阿練若。苟不專心淨業。大限到來。將何抵對閻老子乎。聞者感泣。公雖絕意人世。當世君子聞風景仰。廣西方伯劉公謁廟。遣書請一見。力謝不往。衡州郡丞盧公祀廟。點失期者罰。約三十餘石送公。公曰。老僧豈以一鉢飯歛衆怨乎。竟不納。長沙吉王嚮公。差內使往請。公曰。山僧行脚。倦遊息肩於此。誓死效遠公跡。不入俗。不敢奉命。王遣前使賫送華嚴經二部。大疏鈔一部。齋資百兩。公領令旨。以齋資散合山。以廣王惠。餘留鎮山門。王益加重焉。公接納往來。不擇臧否。一味平等。慈悲薪翼。大盜賈二唐九等七人被捕。急來歸。發露懺悔。哀乞活命。公憐其誠。納之。冠以道巾。令隨衆作務。捕官至。見公慈心藹然。又聞念佛音聲。有感。乃解腰纏三金。辦齋而去。其盜亦化為苦行僧。辛丑歲饑。大衆絕糧三日。采蕨而食。公日夜禱于護法神。有少年僧於山下檀越家化米豆百數十石送至。詢問前僧。無有也。公自居側刀峰。精修淨業三十餘年。未常暫輟。居常脇不至席。不設方丈。唯坐一龕於佛殿。不安庫房。脩無長物。滅之日。唯胡椒一瓶。舊布數片而已。無旁侍者。不發化主。不結外援。不交權貴。所食齏糲。常以糠麩為餅充飧。僧有投之地者。公拾取煨而咲之。每經行念佛。必躬勤。出遊。凡見遺穢。必以土掩之。或曰。師何過勞如此。公曰。一片清淨地。恐山神見穢矣。公生平隨衆。年七十餘。尚無法嗣。臨江居士傅某。向買於江湖。一旦棄妻子出家峨嵋。名同融。萬曆壬寅冬來參。心相印契。即付衣鉢。偈曰。西來大意問如何。直至於今見牠麼。心上不生何有見。囉嚕悉唎娑婆訶。融

卽依棲以終焉公向與衆周旋無倦一日栄浴禮佛告衆曰瓜子熟也正落蒂時堂中無知之者時融居毗佛祠乃遣人往喚融至峰前聞音樂聲入室寂然公趺坐融作禮公曰我行矣先以鉢袋累汝今以念珠柱杖留別善自護持良久令首座領衆念佛公趺坐諷衆曰毋得虛張揑恠誑惑世人獨一味老實念佛言訖合掌端坐而逝萬曆庚戌二月初六日寅時也公生於嘉靖壬辰九月望日世壽七十有九法臘四十有三大衆供於堂中七日顏色不變全身葬於峰之右建窣堵波憶昔在東海時儀部曾公爲言公苦行高操不減古人予時心識之矣公入滅後十有四年癸亥予歸曹溪融公具狀來乞塔上之銘予撫狀喟然而歎曰嗟乎去聖時遙法門凋獘叢林典刑幾至埽地汎汎彼流率汩汩於勢利以喪本眞法道之衰亦至於此若夫淸操苦節一念終身始終不易如公者可謂以身說法矣又何俟登曲录木拈槌豎拂爲向上哉觀公死生去來了無罣礙豈非以念佛心入無生者耶愧不能發公之蘊秘乃爲之銘銘曰

十方世界法身普應諸塵勞門是爲妙行何況一心淨念相繼始終不移日夜無替嗟哉末法逐物失眞何如我公爲道忘身一入千峰如履刀刃故得三昧名爲無諍迥絕外緣以豆爲珠光明歷歷心境如如影不出山跡不入俗苦節稜稜淸風拂拂四衆來歸隨緣粥飯一味平懷人人自辦以念佛心直入無生故末後句擡起便行赤律一身寸絲不挂七十九年脫體放下來無所粘去不留跡故我稱爲眞善知識塔影橫空光流南嶽廣長舌相熾然常說水流風動念佛念法此是我公迷津寶筏

勅建大護國慈壽寺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風這公塔銘

世尊說法三藏所談則曰隨類現身皆爲實相拈花示衆迦葉微笑則曰靈物明心單傳直指古之學佛者明此可謂具正法眼若古風禪師者始以居士身終爲比丘相隨緣利物人莫測其潛符此豈可以二諦求之哉謹按師狀諱覺這保定新城人也父宋欽母張氏師生卽性不茹葷酒爲兒好趺坐及長不喜

治生產業父母爲娶師雖强從即善觀空修離欲行每集諸善男子作般若圓覺法會師爲衆中長天然穎悟年二十七棄家遠遊如京師登壇受白衣戒大善知識寶藏成公開法於王城師往參謁有所感契即從披剃執弟子業師最居下板雖執爨負舂未嘗不以身先成公有不可師事志益堅居三年公方命其受具從守心無礙二法師聽華嚴圓覺楞嚴諸經於四大分離妄身何處之語有所領契自爾隨處建立華嚴圓覺道場歲無虛日王城感化若迦維改觀洋洋中外如此者十餘年嘉靖辛酉司禮監黃公錦衣焦公叢重修普安寺迎師居之幾二十年師唯據丈室延一江大千止菴諸法師弘天台賢首兩宗旨隆慶壬申　先帝始崇佛道就普安建吉祥道場師主壇筵精誠感格　恩渥頻隆齋襯盡從中出　今上元年　兩宮聖母爲社稷祈福大作佛事凡建立齋壇多就師所嘗賜千佛錦袈裟凡內經廠諸效爲佛事者率皆從之萬曆丙子今上奉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德意　勅建大慈壽寺成即選師爲住持命度沙彌一人爲弟子及　勅授續入大藏師首領之凡所弘闡佛事無不稱　旨是時海內法門盡皆知師爲大法幢矣居常接納四衆但學圓覺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之偈及楞嚴如幻三昧或拈提古人向上公案以警發之暇則行住坐臥每咄咄作私語見聞即爲之改容畢莫識其爲密行者生平履歷不離當處而大播宗風竟莫究其涯涘多稱爲肉身大士一夕召諸弟子告有微恙端坐三日默然集衆念佛隨聲寂然而逝萬曆九年四月十有七日也師生於正德辛未卒於萬曆辛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度弟子十五人孫八十餘人本在爲欽依僧錄善世領今　慈壽住持奉師全身葬於寺之後園　聖母悼之乃　賜金若干建塔以表旌之銘曰

法身如空非聲非色應物現形如水中月觸處皆然何眞何俗即此丘身亦同空谷伊維古風聿生像季卓爾標期作大佛事眞俗雙彰形神俱妙不離市鄽而弘至道感應昭昭天人彥彥欵還環擾龍降虎伏

稽格　紫宸誠迴北斗法道用昌和盤珠走梵刹縹
與琳宮初建風滿寰區翕如雷電一管春生葭灰
起大地揚輝寔從茲始師維何人爲化爲幻詎受密
遺求行方便七十餘年師如食頃觀者痴疑熱夢未
醒彈指歸空破顏微笑萬丈深潭只垂一鈞長刹凌
空長松帶霧月色風聲眞機獨露

金臺龍華寺第八代住山瑞菴禎公塔銘

師諱廣禎字瑞菴金臺孫氏子生性多奇齠幼不羣
羣兒中見者異之心喜佛事時喃喃作出家語龍華
榮菴茂公居僧錄左闡教有重行偶從孫氏齋次見
師甫七歲有奇氣因乞爲沙彌遂命與上足璽公爲
弟子少長卽喜以音聲爲佛事調練三業精修六時
居常切志向上事年三十登壇受具大通法師教化
昌隆勤事之多聞法要隆慶改元大宗伯擧爲龍華
住持師大開法社延禪講宗師集四方學士披閱大
藏閱少室天台兩宗旨若大千潤禪師中興曹洞凡
爲諸方師匠者多發跡於斯妙峰登禪師微時以大
藏因緣謁師師爲引重於公卿閒道風大著妙師爲
法門推漸亦藉資焉　今上崇尚三寶海內名藍知
識凡爲佛事者多出師門大都稱爲功德藏丁丑春
妙師與予隱居淸涼師傾心慕之遊五頂搜訪於冰
雪中居無何被錫南遊禮普陀大士入天台隱於通
玄峰頂鳥棲鷇食者三年專精一行三昧有所發悟
尋謝去回策東吳禮長干舍利泝長江陟九華登匡
廬馴黃龍白鹿揖五老而望香爐遶文殊經臺三匝
滌除玄覽以休過黃梅求印證焉復遊日武當抵南
岳求悟法華三昧處回入伏牛鍊磨衆中居三月以
歸萬曆九年辛巳春師年五十有四矣居頃之妙師
與予建大會淸涼師與雙林平公撫遮允公齊入法
社壬午春會罷師復與予結隱太行及冬初師還故
居明年予亦東蹈海上且誓與師同歸又明年甲申
奉　聖母慈聖皇太后命同妙師飯僧秦晉伊洛諸
名山因出關走蘆芽渡河登華嶽覽長安閱雁塔留
影尋草堂羅什翻經處結夏圭峰望太白太乙路嶠
函而東再入伏牛訪嵩少參鼻祖單傳奘潤公扣白
馬以歸居無何復奉　慈旨賚大藏往天台廬嶽復

遣清涼還報師喟然歎曰一介微僧數叨 慈命撫心顧德愧何以當乃引疾獨居屏人絕跡山門事久付弟子輩居常自足無意於世生平後已先人不以物爲事戒珠心月秋露寒空貌古神清長松孤鶴凄然暖然可親而不可近可慢而不可忽難非法眼之英固一代叢林師表也蓮觀可師嘗謂予曰吾門之龍華猶如秦鏡眞能照人肝膽又若槖裏如意信手取之無不足者一時賞鑑如此師抱疾期年予從海上往問之師把臂泣謂予曰死生夢幻去來夜旦非予所悲但不能與公同歸有負山海之盟一旦長訣當引領望公於淨土中至若所棄土苴諸弟子輩屬當事公如我生公其視我不死耶又曰法門寥落重予所悲妙達二師密藏諸公輩皆當代俊逸爾我眞期願當忘心爲法幸爲我謝居無何召諸弟子曰吾賴爲佛子愧無補法門但生平此心不敢辜負佛恩耳生謂我不足死當我有餘爾其勉之予行矣爾其無忘東海也爲我裁衣以謝言訖而逝萬曆十有七年五月廿三日也師生於嘉靖戊子世壽六十有二法臘三十有奇得度弟子二人孫智潭奉師龕窆全身葬於京西北海店之隆禧寺左是歲冬十月智潭奉師命持衲衣一襲匍匐海上訃予聞之嗟乎悲哉生耶死耶師何人耶因具述行實如左乃爲銘曰

盡法界身修普賢行海印威神炳然齊映或現頭陀或居鄽肆廛市山林無非佛事日惟我師化比丘相戒目悲華爲人榜樣圓覺伽藍十方衆會來者應知無內無外如如意珠似功德藏出生妙利恒沙供養上方擎來香飯一鉢見者聞者皆蒙度脫擘破天台踏翻廬嶽如蓮華開似大夢覺歷遍寰中囊收沙界赤手歸來無錢買賣六十餘年死生夜旦喚不回頭先登彼岸撒下髑髏埋之沙聚塔表長空影沈秋水是師常身昭然若此

五臺山龍泉寺正光居士徐公願力塔碑記

銘

觀夫眞界凝然應化之徵靡一聖凡異路利他之跡有殊所以幻影多端浮光萬態至若運願力以持心假窣波而表願者是於正光居士見之矣居士姓徐

氏霸州保定縣人父伸母高氏士生而有異徵週歲
能言前世事動止度若天人嘉靖三十四年甫七歲
應選進入宮闈列內翰局讀書進局官教內則纔掌
秘閣即能明習故事隆慶改元陞 御前勤愼有功
萬曆初 今上御宇紀勛陞 乾淸宮內奏事牌子
歷事三朝小心翼翼奉 聖母起居朝夕惕厲調和
樞紐贊理化機有大力焉德位日崇篤信三寶於都
城崇文門外建明因寺一區印施佛大藏經一部延
沙門永慶爲住持於山西五臺舊路嶺重修龍泉寺
奏聞 聖母度沙彌遠健授僧錄左覺義爲本寺住
持又於眞定曲陽縣北重修鳳祥寺一所置地三頃
餘畝以供龍泉香火接待十方域內名山大刹凡
聖母功德所被者靡不默助 皇猷敷揚 慈化一
雨普霑含生獲福矣居士雖處深宮衣唯布素甘心
蔬食每厭生死志求出離朝參慕禮寒暑不易刺血
書金剛般若經普賢行願法華心品若干卷建窣堵
波於龍泉之東南麓以表願力持心功流浩劫溼斯
猛燄永宅淸涼期來世以歸依效一生而取辦以爲

金剛種子靈苗福田常住矣噫若居士者非夫親承
付囑而來耶抑以幻化人天而作佛事耶何其智深
志固之若此也功德既成乃命家臣程進持袱稽首
海印道人乞紀其事乃爲銘曰
乾坤造化氤氳產秀乃降哲人扃分左右哲人伊何
唯徐之子氣宣丈夫幻形維女維女謂何內訓實嚴
不有其人孰匡 聖母歷事 三朝位班九列贊化
調元著茲偉績蕩蕩慈風輝輝佛日率土普天無非
爲國在在道場處處寶所但願莊嚴孰分人我身處
塵勞志求淨土稟受三歸普修六度書寫受持大乘
經偈誓捨此身徑登佛地嗟彼夢夫長夜冥冥偉矣
達人視死如生跡繫王宮心存丘壑勁節凌雲長松
孤鶴偃師化人誰假誰眞獻珠龍女其事若神塔表
長城奠安 畿輔上祝 聲靈天長地久

普濟菴始祖寶藏成公塔銘

寶藏大師者諱自成山東德州劉氏子幼習爐業在
鉗鎚閒即知以念佛從事如佛教金師之法如是用
心有年父蚤喪其母孀居天性至孝供養竭其心力

年三十有出世志從本省鐘樓寺潭公薙染即立禪習止觀門師將志行脚母老無養師以具稱其母荷擔之遠遊四方每乞食奉母於崗下塚閒上壽爲歎不減鼎俎後至京之西山百花中峪往來數年士人重之其供養日益贍師惟以一瓢之外無餘緣以此終母天年以荼毗法葬之建窣堵波以表孝義今尚存焉已而結庵居大峪岳家坡中貴傅公集衆請師住都城之普安寺未幾白衣檀越張某建普濟菴於阜城關外四里園接待十方往來嘉靖庚戌秋八月大虜犯京師都城三面無隙率多奔潰唯西郭一面將合圍適虜酋引胡兒數千騎馳至菴首歆馬盤礴酋騶入菴衆擁其後師望之頹然憨笑且罵曰酋奴毋妄動我物師預羅鮮菓於堵下酋長見柿如火欣然取啖師大罵曰此不可食酋將爲賣已强食之甚苦澁師乃奪其柿以頻梨與之虜啖而甘之驩呼以爲不欺已嚙指誠衆曰有人於此毋妄殺也乃插令箭而去頃一虜追王氏子入菴其人奔潛佛座下虜覓得之刃將下師以手掣虜奪刃擲地其人竟以生

居頃虜亦稍稍引去達觀可禪師常贊之曰師以一身當虜一面指麾談罵所全活者數萬是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豈直一大將摧之力哉杭人韶善士者夢伽藍爲師催供養傾心歸依建彌勒菴以延師師居常不事口腹衲衣糞掃一鉢無餘每得施利米麵盡皆傾囊以濟貧者若空無一粒亦不往自檀越唯以坯堵門面壁忍餓而坐久有知之者爲送供食盡則堵門如故率以爲常後修普安寺成師復歸院弟子日漸進初渲公執業甚勤師於衆中獨苦渲公祁寒溽暑陸沈賤役唯公以身先之百不一可無人識其意者師將終日顧謂衆曰吾之有渲猶樹之有幹至若枝葉繁茂扶疎而庇蔭多矣汝等知之乎未幾無疾而逝嘉靖三十九年二月朔日也師世壽八十有九僧臘五十有奇公滅後渲公大興普安於先帝顧命之時今上　聖母建慈壽寺成延渲公爲住持以公弟子了寧爲替僧公化後又以其孫本在爲住持在以疾告退院又以其徒圓應世其業　聖慈復建慈恩寺爲在別院以休老焉公之子孫枝葉

繁茂。一如公言。豈非天道冥冥報德之驗與。萬曆甲午冬日。余隨緣王城。其孫了鑑與在等。持狀乞余爲銘。乃爲之銘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明明在上。豈曰不眞。維眞不朽。視身非有。不有至人。安見其久。伊惟我師。積彼孝思。出塵離俗。其德實基。應化門頭。其功匪一。以異方便。著茲偉績。因悟不生。所以不死。技幹扶疎。實由種子。覆庇人天。埋根千尺。一剎義然。千秋萬禩

慈慧寺無瑕玉和尙塔銘

公諱明玉。字無瑕。西蜀安岳龍居劉氏子。公生不愛治生產業。性倔強。不與世情和合。長娶汪氏女。舉三子。長兒聰慧篤孝。公雖心愛之。亦不爲兒女子計。居常以佛爲事。每供養二老。必以齋蔬爲盡孝。二老以此自安。公以超塵脫俗爲念。無頃刻置也。二老謝世去。公年四十六。卽判然棄妻子。從方外遊。是時長兒年十二。躑躅相隨。至播州之樓頭山。於東洋海菴主所。父子俱薙髮爲沙彌。授具戒。隆慶三年五月五日。北自爾公攜長兒行脚。卽督課業爲弟子。父子相從。雲遊萬里。遍歷名山。參叩知識。苦行絕倫。每日中一食。糠菜不糝。樹下塚閒。隨遇順適。自是終身脇不至席。萬曆初。謁普陀。過金陵。至都下。遊履五臺。寓三塔寺。禮華嚴經。經六十萬字。一字一拜。每晝夜必稽首三千。如是者。經三匝。至十二年。復至京之碧峰寺。禮法華經。六萬餘字。一字一拜。晝夜不倦如前者。十二匝。長兒爲沙彌者。年德日亦長。多親講肆。聽習華嚴法華楞嚴圓覺唯識諸經論。善開曉發蒙。而事公日益謹。一時稱詫。謂有師弟子如此者。業已風動中外矣。十七年。內官監太監王公耆。欲開精舍。延公弟子爲弘法所。且爲公休老地。乃卜阜城關外二里許。捐貲創寺以居。寺成請額 聖母嘉之。賜曰慈慧。大宗伯棠軒李公記其事。一日公謂弟子曰。吾以業繫娑婆七十二年。侵尋老病。久住何益。吾將歸矣。爾當以法爲懷。勿生愛戀。遂不食。念佛不絕者旬日。聲響如鍾。顏色若壯。弟子請問生死大事。公但曰。嘻嘻呵呵。呵呵嘻嘻。不是妄念。不是眞知。良久云。你說是個甚麼。自代云。大通橋上交糧客。原是南方送米人。臨危

索浴更衣端坐持珠念佛益哀促連大叫佛佛佛倒駕鐵牛歸佛土聲絕而逝萬曆乙未春王正月十九日也公生於嘉靖甲申七月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二十有六以某月某日奉全身於黃村塔弟子一人眞貫卽今爲慈慧法師者子持鉢王城住慈氏樓閣貫持行實哀乞海印狀其事公生不識一丁臨行快便如此豈非脚跟線斷就路還家者耶乃爲銘曰

生死機關只在一竅善來善逝木人戴帽父子團圝形影相顧世出世閒有何回互昔日老龐破家散宅今日看來大似未徹何如此公一竅不通生鐵強直出樊籠龐不嫁女公不捨兒一般主意各得便宜七十二年半僧半俗今日風光千足萬足一塔凌空十方常住空壞塔存法身彌露

三角山勉菴幻法師塔銘

謹按狀師諱如幻字勉菴莆田林氏子父環師倜儻負奇氣幼業儒年十四卽列諸生里有夏生治時者通內典師與遊從最善生一日謂師曰公唇掀齒露非壽相也師驚問何爲而可生曰聞之誦觀音大士禱無不應第持其號自當驗師遂依持勤懇二年而唇果脗合年十九倭夷寇閩父母俱喪於兵師大泣曰人命固如是乎何戀戀鄕井爲遂拂衣遨遊江湖閒二載入廬山參徧融大師融問曰大德何處人來作甚麼師曰小子閩人來爲求長生融曰有長必有短何不學無生曰無生作麼學乞師指示融曰汝試剃除鬚髮屏息諸緣咬嚼一句無義味話久久得箇下落乃可爲爾道無生師卽剃染命名如幻依棲頭之遂去蘄水馬牙山參無爲藏主居三載次曆斗方山又五載遂荷策北遊上都謁諸大知識依還理二法師聽諸經奧義諸老皆深器之已而有田將軍者蘄人也見師雅量因漫之以世諦業師笑曰海龍肯入溝渠遂拽杖歸九峰衲子駢集每以楞嚴爲衆發明心要翰林郭公正域以太夫人憂居謁師於九峰相得歡甚公因進而請曰竊見常世談禪者動以棒喝機鋒爲向上自多及察其操存則末也若是又不若守教乘精戒律離欲苦行以慈利物若師之爲佳耳師曰然非禪之過乃學禪者之過耳奈何去聖愈

遠法門下衰誠若公言可爲流涕也師律身淸苦生平無嗜好有所施輒以施人每有所往唯一鉢三衣跣足草屨而已楚藩臬大夫沈君與師交最密弟子輩欲置香火地以券白師於沈公師大斥曰方寸福田不力耨區區安向沈官人弟子不聽私請之師知之卽拽杖去九峰走武曲憩吉陽寺閉關誦華嚴經三載往潭州三角山爲馬祖門人總印開山處不幾年煥然一新法席大振師一日謂衆曰趙州八十尙行脚我脚底豈乏草鞋一具耶遂拂袖之匡廬入黃龍寺留講楞嚴至二卷終師謂衆曰姑舍是無論且有末後一句子當與大衆商量卽示恙六日告終衆有請留偈師曰辭世本無偈痴人覓夢踪虛空無面目面目問虛空弟子有問師靈骨可更之斬乎師曰愛重娑婆苦無情極樂天何須懷舊影寂照滿三千言訖遂逝時萬曆十九年某月日也師生於嘉靖癸巳世壽五十有九僧臘三十有奇門人火浴遂以骨石瘞於黃龍山之某處弟子性詮以遺命走江夏郭太史乞狀其行實萬曆壬辰秋九月因郭太史紹介於余爲塔銘乃按狀以敍而爲銘曰

大海汪洋味全滴水娑竭噏之爲雲爲雨惟此一滴無內無外卷入毛端散周沙界霈然雱霔乾地普洽三草二木酸甘苦辣各得生長抽芽發幹除非無根自遭塗炭曰惟我師娑竭之子毒氣逼人觸之者死噓氣成雲縮氣成冰或寒或熱順時稱尊以身爲水以水爲命變化無方去來不定流行坎止遇緣卽宗不是如幻安能合空來無所從去無所著倒騎黃龍踏折三角潭州之水匡山之雲彌滿六合是師全身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二十九

※已下古本卷十六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傳

南京僧錄司左覺義兼大報恩寺住持高祖

西林翁大和尚傳

祖翁諱永寧別號西林六合縣郭氏子幼出家禮報恩無暇玉公爲師翁生性耿介持重言動不妄少即爲衆所推年二十卽持金剛經至老不輟　武宗駕幸南都　駐蹕本寺大宗伯慮僧無可承旨者遴選皆不稱先是翁與僧名惠遠者號東林相與莫逆兩人狀貌魁偉喬白晳爲大司馬久與翁善遂舉兩人宗伯大喜卽以遠爲僧錄右覺義以翁爲本寺提點及　上駕駐寺明日登大殿禮佛畢百官朝罷　上論作誦經佛事命呈疏草宗伯議須翰林祖翁曰佛疏別有體制須僧家當行可耳卽舉遠公具疏草呈　上覽之喜曰朕家有此僧耶宗伯卽以僧錄印付遠掌便行事也　上至塔殿見地下一孔問執殿役僧曰此何物應曰金井　上不懌祖翁跪奏曰此氣眼　上曰何用祖翁曰有佛舍利藏於塔下留此以通氣耳　上意解做道場七日其主壇場法事皆遠公其承　旨內外一切事宜皆祖翁至　上駕行竟無一缺繇是宗伯甚重之嘉靖十年衆舉爲本寺住持綜理山門事二十年陞僧錄右覺義又五年陞左覺義先是江南佛法未大行翁雖居官秩切以法門爲憂每見僧徒見輕於士林歎曰爲僧不學故取辱名教玷汚法門耳初請先師雲谷和尚住三藏殿教諸習禪者於是始知有禪宗數年先師去隱棲霞適守愚先師南來五臺陸公爲祠部主政謂祖翁曰頃見高僧守愚法師講演甚明當請主寺教習僧徒翁卽禮請先師居三藏殿設常住供贍選僧數十衆日親領往聽講從此始知向佛法雲谷先師居棲霞陸公遊攝山見而雅重之卽欲重興請師爲住持師堅辭不可乃屬祖翁舉嵩山善公爲棲霞住持由是重興道場復寺業開法社爲接待叢林自是禪道佛法乃大行方知有十方接待皆吾祖翁力興起也先是僧多習俗不能對士君子一語翁居常謂僧徒以禪教爲本業然欲通文義識忠孝大節須先從儒入乃延儒師教某等十餘人讀五經四書子史某所以識知讀書文義及披剃卽知聽講習禪卽雪浪中興一代教法皆翁慈心攝持教養之力也翁掌僧錄印二

十五年諸山一體奉法惟謹山門事務一草一葉不
敢輕棄視常住如眼睛故山門興而法運昌也每率
衆僧上殿祝延　聖壽見僧有懶墮不至者翁切責
之曰此殿乃天宮淨土爾等懶慢如此他日求一瞻
禮不可得也翁於嘉靖四十三年臘月除日集諸子
孫敘生平行履因屬後事乃撫某背囑之曰吾年八
十有三當行矣門庭多故一日無老人則支持甚難
此兒雖年少饒有識量我身後汝等一門大小凡有
事當立我像前聽此兒主張庶幾可保無虞耳少祖
艮山厚公以下皆唯唯受命明年正月七日翁具袈
裟巡寮遍謝合寺耆舊十日持僧錄印詣禮部大宗
伯請以老辭大宗伯慰留不允翁歸即封其印明日
示微疾請醫進藥翁曰吾已矣竟不藥某侍翁病中
聞誦金剛經不絕至十五中夜令舉衆大小圍遶念
佛某扶翁坐懷中寂然而逝十四年正月十六日也
翁素無蓄積簡篋不滿三十金喪禮葬送約費三百
餘金皆借貸既葬合房舉無所措少祖憂之乃集大
小於祖翁像前議無所出於是某立主張將翁所遺
衣鉢什物凡可值者計之盡估以償貸者儻不足當
以田變價盡償之苟無負累則衣食易爲耳衆如議
乃設齋盡集諸貸主各執券照子母分給所負貸券
一夕盡焚於是率保其房門子孫不散少祖始稱翁
爲知人是年二月方丈燬明年二月十五日大殿災
奉　旨以本寺官住頭首執事下法司者十五人以
本寺爲朝廷家佛堂凡物皆出　內帑事干重典法
當論死合寺僧懼盡逃去某獨身往法司看管豎棻
饘粥荷擔往來於中多方調護設法解救竟末減坐
罰囚糧於是合寺安堵皆感誦翁爲知人翁生於成
化癸卯世壽八十有三今西林庵乃存日所修退居
也全身葬於智安寺某年十二蒙翁度脫出家乃命
以梅齋俊公爲師教習經書十九披剃侍翁十年行
事微細多不能記憶但見逐日侵晨持誦回向西方
未嘗少廢每隨行履見其端莊挺特足不挽衣鐵面
威嚴未見輕一啓齒笑容奉雲谷守愚二先師如對
大賓至敬盡禮即諸山尋常僧來謁不整衣冠不見
其撫某等讀書如慈母之嬰兒也懷感祖恩五十餘

年向在東海記翁行實甚詳因兹難失草今老矣忘者十九切念後之子孫不知先人所自記其大略以詔後裔庶先德典刑世世如在也

贊曰天道循環與時升降而法道亦然故道將興也必應眞乘時以啓之非偶然也觀江南佛法草昧如舍利未湧出時今則法雨无滿洋洋佛國之風孰致之耶吾翁雖非任道而道實因之詎非功倖作者耶

雲谷先大師傳

師諱法會別號雲谷嘉善胥山懷氏子生於弘治庚申幼志出世投邑大雲寺某公爲師初習瑜伽師每思曰出家以生死大事爲切何以碌碌衣食計爲年十九即決志操方尋登壇受具聞天台小止觀法門專精修習法舟濟禪師續徑山之道掩關於郡之天寧師往參扣呈其所修舟曰止觀之要不依身心氣息內外脫然子之所修流於下乘豈西來的意耶學道必以悟心爲主師悲仰請益舟授以念佛審實話頭直令重下疑情師依教日夜參究寢食俱廢一日受食食盡亦不自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復請益舟乃蒙印可閱宗鏡錄大悟唯心之旨從此一切經教及諸祖公案了然如覩家中故物於是韜晦叢林陸沉賤役一日閱鐔津集見明教大師護法深心初禮觀音大士日夜稱名十萬聲師願効其行遂頂戴觀音大士像通宵不寐禮拜經行終身不懈時江南佛法禪道絕然無聞師初至金陵寓天界毗盧閣下行道見者稱異魏國先王聞之乃請於西園叢桂庵供養師住此入定三日夜居無何予先太師祖西林翁掌僧錄兼報恩住持往謁師即請住本寺之三藏殿師危坐一龕絕無將迎足不越閫者三年人無知者偶有權貴人遊至見師端坐以爲無禮譏辱之師拽杖之攝山棲霞棲霞乃梁朝開山武帝鑿千佛嶺累朝賜供贍田地道場荒廢殿堂爲虎狼巢師愛其幽深遂誅茅於千佛嶺下影不出山時有盜侵師竊去所有夜行至天明尚不離菴人獲之送至師師食以飲食盡與所有持去由是聞者感化太宰五臺陸公初仕爲祠部主政訪古道場偶遊棲霞見師氣宇不凡雅重之信宿山中欲重興其寺請師爲

住持師堅辭舉嵩山善公以應命善公盡復寺故業斥豪民占據第宅爲方丈建禪堂開講席納四來江南叢林肇於此師之力也道場既開往來者衆師乃移居於山之最深處曰天開巖弔影如初一時宰官居士因陸公開導多知有禪道聞師之風往往造謁凡參請者一見師即問曰日用事如何不論貴賤僧俗入室必擲蒲團於地令其端坐返觀自己本來面目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臨別必叮嚀曰無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功夫難易若何故荒唐者茫無以應以慈愈切而嚴益重雖無門庭設施見者望崖不寒而慄然師一以等心相攝從來接人軟語低聲一味平懷未常有辭色士大夫歸依者日益衆即不能入山有請見者師以化導爲心亦就見歲一往來城中必主於回光寺每至則在家二衆歸之如遶華座師一視如幻化人曾無一念分別心故親近者如嬰兒之傍慈母也出城多主於普德臞鶴悅公實稟其教先太師翁每延入丈室動經旬月予童子時即親近執侍辱師器之訓誨不倦予年十九有不欲出

家意師知之問曰汝何背初心耶予曰第厭其俗耳師曰汝知厭俗何不學高僧古之高僧天子不以臣禮待之父母不以子禮畜之天龍恭敬不以爲書當取傳燈錄高僧傳讀之則知之矣予即簡書笥得中峰廣錄一部持白師師曰熟味此即知僧之爲貴也予由是決志薙染實蒙師之開發乃嘉靖甲子歲也丙寅冬師愍禪道絕響乃集五十三人結坐禪期於天界師力拔予入衆同參指示向上一路教以念佛審實話頭是時始知有宗門事比南都諸刹從禪者四五人耳師垂老悲心益切雖最小沙彌一以慈眼視之遇之以禮凡動靜威儀無不耳提面命循循善誘見者人人以爲親已然護法心深不輕初學不慢毀戒諸山僧多不律凡有干法紀者師一聞之不待求而往救必懇懇當事佛法付囑王臣爲外護惟在仰體佛心辱僧即辱佛也聞者莫不改容釋然必至解脫而後已然竟罔聞於人者故聽者亦未嘗以多事爲煩久久皆知出於無緣慈也了凡袁公未第時參師於山中相對默坐三日夜師示之以唯心立命

之旨公奉教事詳省身錄由是師道日益重隆慶辛未予辭師北遊師誡之曰古人行脚單爲求明己躬下事爾當思他日將何以見父母師友愼毋虛費草鞋錢也予涕泣禮別壬申春嘉禾吏部尙書默泉吳公刑部尙書日泉鄭公平湖太僕五臺陸公與弟雲臺同請師故山諸公時時入室問道每見必炷香請益執弟子禮達觀可禪師常同尙書平泉陸公中書思菴徐公謁師扣華嚴宗旨師爲發揮四法界圓融之妙皆歎未曾有師尋常示人特揭唯心淨土法門生平任緣未常樹立門庭諸山但有禪講道場必請坐方丈至則擧揚百丈規矩務明先德典刑不少假借居恒安重寡言出語如空谷音定力攝持住山淸修四十餘年如一日脇不至席終身禮誦未嘗輟一夕當江南禪道草昧之時出入多口之地始終無議之者其操行可知已師居鄕三載所蒙化千萬計一夜四鄕之人見師庵中大火發及明趨視師已寂然而逝矣萬曆三年乙亥正月初五日也師生於弘治庚申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弟子眞印等荼毗葬於寺右予自離師遍歷諸方所參知識未見操履平實眞慈安詳之若師者每一興想師之音聲色相昭然心目以感法乳之深故至老而不能忘也師之發跡入道因緣葢嘗親蒙開示第末後一著未知所歸前丁巳歲東遊赴沈定凡居士齋禮師塔於棲眞乃募建塔亭置供贍田少盡一念見了凡先生銘未悉乃槩述見聞行履爲之傳以示來者師爲中興禪道之祖惜機語失錄無以發揚秘妙耳

釋德淸曰達摩單傳之道五宗而下至我　明徑山之後輒茲將絕響矣唯我大師從法舟禪師續如綫之脉雖未大建法幢然當大法草昧之時挺然力振其道使人知有向上事其於見地穩密操履平實動靜不忘規矩猶存百丈之典刑遍閱諸方縱有作者無以越之豈非一代人天師表歟淸愧鈍根下劣不能克紹家聲有負明教至若荷法之心未敢忘於一息也敬述師生平之槩後之覩者當有以見古人云

勅建五臺山大護國聖光寺妙峰登禪師傳

師諱福登別號妙峰山西平陽人姓續氏春秋續鞠

居之後也師生方七歲父母值凶歲亡無殮具薦席而已師失怙恃年十二投近寺僧出家不得善視年十八遂逃攜一瓢至蒲坂郡東山有文昌閣萬固寺僧朗公居之師至日乞於市暮宿於閣朗公憐之居無何山陰王出遊見師奇之謂朗公曰當善視此子他日必成大器公遂留為弟子居頃之值地夜大震民居盡塌師被壓將為必死朗公亟搜之幸無恙王因謂師曰子臨大難不死此非尋常何不痛念生死大事乎師時年二十二即奮志遠遊王曰未可姑就中條山之棲岩寺修蘭若令師閉關師請益近之法師示以法界觀於關中依習禪觀日夜鵠立者三年心有開悟乃作偈呈王王見之曰此子見處早如此不折之他日必狂因取敝履割底封寄之乃書一偈曰者片臭鞋底封將寄與爾並不為別事專打作詩嘴師見之對佛作禮以線繫於項上自此絕無一言矣三年破關往見王則具大人相王甚喜乃曰子雖知本分事但未聞佛法恐墮邪見介休山中有講楞嚴經者促師往聽授具戒師年二十七王謂師曰子

為僧未出山門如井蛙耳南方多知識子當往參他日歸來可當老夫行腳也乃親為師緝理操方具解自著衲衣襪外裰以藍縷手授之曰此防寒也師受教即單瓢隻杖南詢遍參知識至南海禮普陀回寧波染時症病幾死旅宿求滴水不可得乃探手就浴盆掬水飲之甚甘詰朝視之極穢濁遂大嘔吐忽自覺曰飲之甚甘視之甚濁淨穢由心耳即通身大汗病乃痊而遍體疥癩至南都時隆慶元年冬月也適先大師講法華經於天界予居副講師執淨頭役予每早起見廁潔即知行者為非常人宵偵之見師執燈灑掃洗籌杖近窺之乃一黃病頭陀耳心異之久之師病臥於客寮予往視則瘡癩遍身手不能舉因問師安否師曰業障身病已難當饞病更難治予曰何謂也師曰但見行齋饅頭恨不都放下予心知為有道者明日袖餅果往候以手投師欣然咽之大快予笑曰此真道人也因坐談師曰每聞師講心開意解英年妙悟如此予曰此非本分事志將從師遠遊參究向上一著耳不旬日覓師不得知潛行恐以予

為累也師歸王見甚喜且詢所見法門人物師述先德知識在初學則以予為一人王繇是亦念之師既歸無意人間世乃於中條最深處誅茅弔影以居辟穀飲水三年大有發悟即以宗鏡印心深入唯心之旨王曰重三饗於南山建梵宇成延師居之且欲求北藏經於　大內促師親往師居山日久髮長未剪乃隨宦遊者至京師時予已乞食長安師於馬上偶識予於燕市舍館定乃物色於西山一見曰識得麼予熟視之見雙瞳炯炯忽憶為天界病行者也曰識得師曰改頭換面也予曰本來面目自在師笑而作禮齋罷別去明日往候連床夜談具述求藏因緣予曰自別師無日不念今特相尋適來觀光上國以了他日妄想耳師曰儻不棄某當為師前驅打狗耳即別隆慶壬申冬月也明年春三月予遊五臺志居之以不禁冰雪復回都門行乞左司馬伯玉汪公語予曰法門寥落大自可悲觀公骨氣異日當為人天師幸無濕遊小子視方今無可為公師者捨妙峰公無友矣予曰夙有盟公曰果同行小子當為律之是年秋師造藏完已束裝予適至師即命登車未一言遂同行及至蒲王見甚歡安藏畢乃留結冬萬曆元年癸酉也師居常以二親魂未妥欲改葬山因國主分守査公平陽太守順庵胡公各助葬明年甲戌春正月予同師結隱五臺東行便道過里合葬二親予為卜城東高敞地葬之作墓誌銘事畢遂至臺山卜居北臺之龍門冰雪堆中得老屋數椽共棲之越三年予恒思無以報二親乃發願刺血泥金書華嚴經師亦刺舌血硃書各一部經將完師欲建無遮大會遂下山募資具期年緣畢集欲演大華嚴擴萬曆九年辛巳冬日開啟先是　慈聖聖母為薦　先帝保聖躬修五臺塔院寺舍利塔時工將竣求　皇儲遣官於五臺時會方集於新寺予與師議曰吾徒凡所作為無非為　國報本也宜將一切盡歸之實方外臣子一念之忠耳師然之以是年冬十一月啟會明年壬午春三月圓滿期百二十日九邊入省緇白赴會者道路不絕每食不減數千人會罷將所餘金穀封付常住與師一鉢飄然長別矣予東蹈海士師往

蘆芽結庵以居期年　聖母以求儲因緣訪予二人
獨得師就蘆芽　賜建華嚴寺頃成一大道場於山
頂造萬佛鐵塔一座高七級初蒲坂萬固寺爲師故
山有唐聖僧舍利塔十三級高三百尺及大佛殿皆
傾圮鄉大司馬見川王公議重修延師居三年塔殿
鼎新頃之三原大中丞廓菴李公請建渭河橋梁師
往二年工既竣回蘆芽過寧化見石壁千仞一平如
掌師喜之乃鑿爲窟深廣高下各三丈五尺雕華藏
世界十方佛刹圖萬佛菩薩像精密細妙遂成一大
道場居無何宣府西院議建大河橋師應命至度之
水濶沙深乃建橋二十三孔亦竟成師素願範滲金
三大士像造銅殿三座送三大名山己亥春杖錫潞
安謁瀋王王適造滲金普賢大士送峨嵋師言銅殿
事王問費幾何師曰每座須萬金王欣然願造峨嵋
者即具輜重送師至荊州聽自監製用取足於王殿
高廣丈餘滲金雕鏤諸佛菩薩像精妙絕倫世所未
有殿成送至峨嵋大中丞霽宇王公撫蜀聞師至請
見問心要有契公即願助南海者乃采銅於蜀就匠
氏於荊門工成載至龍江時普陀僧力拒之不果往
遂卜地於南都之華山奏　聖母　賜建殿宇安置
遂成一大刹師乃造五臺者所施皆出於民閒未幾
亦就乙巳春師躬送五臺議置臺懷顯通寺　上聞
遣御馬太監王忠　聖母遣近侍太監陳儒各賫帑
金往視卜地於寺建殿安奉以丙午夏五月興工鼎
新創立以磚壘七處九會大殿前後六層周匝樓閣
重重聳列規模壯麗　賜額　勅建大護國聖光永
明寺工竣乃建華嚴七處九會道場上下千二百衆
請十法師演華嚴經所費皆出內帑道場之盛蔑從
前所未有也師初入臺山以道路崎嶇於是溪設橋
梁石鋪大路三百餘里修阜平縣橋　賜額普濟建
接待院爲往來息肩之所又於龍泉關外忍草石建
茶菴　勅賜惠濟院捨藥施茶歲常賜金若干隨蒙
頒賜龍藏建磚閣安供後創七如來殿又於阜平
立長壽庄奉　聖母建殿閣前後七層範接引彌陀
像高三丈六尺山門鐘鼓兩廊寮舍規模宏敞又爲
一大道場　賜額慈佑圓明寺置供贍田數頃師居

五臺當建立時亦應他緣山西撫臺請修崞縣要路滹沱河大橋晉王請修省城大塔寺殿宇完修會城橋長十里工未成壬子秋九月師以疾還山乃料理所建道場上下立為十方常住各得其人向來眷屬各令歸故山不留一人臘月十九日卯時端然而逝師生於嘉靖庚子入滅於萬曆壬子世壽七十有三法臘四十有奇師既化　上聞之賜葬建塔於永明之西閣師功德未完者悉令完之　聖母賜千金布五百匹為葬事初侍御蘇公雲浦按山西因入山訪師問心要相契往返酬酢多語句未錄師示恙公遣醫致藥石及遷化公為製塔銘常日人以妙峰師為福田善知識實不知其超悟處也嗚呼師果何人哉起於孤微卒能於天人中作一代廣大佛事以予蚤歲物色師於陸沉賤役中及年三十同行脚刻志修行既而臺山一別三十餘年始以小王助道終至
聖天子　聖母諸王為檀越凡所營建法施應念雲湧投足所至遂成寶坊果何緣而能致耶苟非心遊法界圓融性海所流不思議力而能若此也耶師自發跡操方住山行履從來一衲之外無長物恒隨侍者無一人如所建立皆秉明一心而金錢施利曾未染指隨立隨去略無介懷所成大剎十餘處無一弟子為居守住則隨緣一毫不私去則若忘寸絲不掛飄然若浮雲之聚散孤鶴之往來豈非深證唯心遇緣即宗者耶師貌古骨剛具五陋面嚴冷絕情識孤勁無緣飾終身脇不至席予深感切磋之力名雖道友其實心師之也雖別三十餘年時時居然在目如臨師保生平不忘所自豈非宿緣哉悲予老矣不能致瓣香於龕室以因緣障道世多肉眼槩以福田視師而不知其密造故述師生平之槩使後世知我明

二百餘年其在法門建立之功行亦唯師一人而已豈易見哉

贊曰古人一得金剛正眼則能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非分外事然於法性空中特野馬塵埃師之自視也亦若是而已予常竊謂假能以似師之緣識歸一際作助道具建剎如那蘭陀性相並樹禪淨雙修則四十餘年足不離影而於法門之功當與清

京東林比隆矣獨目華藏淨土莊嚴又不止三山十剎而已也嗟乎往矣其或俟師再來耶

雪浪法師恩公中興法道傳

自白馬西來像教東興羅什淨名振其綱遠公涅槃挹其緒而大法始昌明於中夏六朝盛矣然其眞宗猶未大樹立自天台標三觀以成一家有唐賢首始開華嚴法界之宗淸涼獨擅其美玄奘闡唯識之旨竅基尊業其門由是性相二宗之淵源一心三諦之旨始橫流於大地吾佛一代聖教如大海潛流於四天下教義幽宗如揭日月於中天矣自是著述多門標定非一無非探其本源而攝歸眞際總皆遊泳如來之性海撈摝法界之魚龍不異覩白毫於靈山聽圓音於覺苑也自達摩西來立單傳之旨直指一心不尙文字由是教爲佛眼禪爲佛心禪教齊驅並行不悖及六祖而下禪道大興則不無尙執之呵而教禪始裂圭峰力挽未能永明會性相歸一心目爲宗鏡而佛祖全體大用彰明大著矣惟我　聖祖龍飛廓清寰宇開萬世太平之業初　至建康劒甲未解即崇重佛氏洪武三年　詔天下高僧安置於天界寺建普度道場於鍾山靈谷名流畢集大闡玄宗　御駕躬臨　親聞法喜而法道之盛不減在昔何其偉與由是於一門制立三教謂禪講瑜珈以禪悟自心講明法性瑜珈以濟幽冥乃建三大剎以天界安禪侶以天禧居義學以能仁居瑜珈汪汪洋洋天下朝宗自　北遷之後而禪道不彰獨講演一宗集於大都而江南法道日漸靡無聞焉正嘉之際北方講席亦唯通泰二大老踞華座於　京師海內學者畢集而南方學者習於軟暖望若登天惟我先大師無極和尙自淮陰從師一鉢往依焉飲冰嚙雪廢寢忘飡者二十餘年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既而南歸至金陵魏國公子見而悅之遂爲檀越請講圓覺經唱而不和聽者寥寥祠部主政五臺陸公往謁謂先太師翁西林和尙曰頃見北來高僧無極眞人天師也聆其講說妙義深契佛心吾念報恩乃　聖祖所設之講教僧徒居此安可絕無聞乎公爲住持誠能禮請歸寺大演法道開誘羣蒙法門之幸也師翁唯唯即

盡禮致啓敎講時嘉靖三十二年也師至安居於寺之三藏殿以玄奘大師髮塔在焉常住歲設常供太師翁乃選寺僧數十人躬領座下日聽講諸經附近諸山耆宿稍有應者久之則京城善士日集知供四事善化之風漸開時有居士黃公某者夫婦久持齋一日公攜幼子六郎往設供六郎即雪浪法師恩公也公生性超邁頭爽不羣唯好嬉戲作佛事及入社學先生訓句讀略不經心督之第相視而嘻固無當也是日設供値講八識規矩公一聞即有當於心傾聽之留二三日父歸喚公公不應父曰若愛出家耶公笑而點首父强之竟不歸父歸數日母思之切促父往攜之父至强之再三公暗袖剪刀潛至三藏塔前自剪頂髮手提向父曰將此寄與母父痛哭公視之而已由是竟不歸父回告母遂聽之公時年十二也從此爲沙彌出入衆中作大人相一日大衆齋公先至飯堂坐第一座頭首座至咄曰小沙彌何得居此座公曰此座誰當居座曰通佛法者公曰如是則我當居之座曰汝通何佛法公曰請問座曰且問今日法座上講箇甚麼公隨口而應了了大意一衆驚歎曰此子再來人也公每聽講即嬉戲及問之無遺義焉公出家之明年予十二歲亦出家太師翁攜予參先大師公坐戲於佛殿一見予而色喜若素親狎人視爲同胞然予以幼從讀誦未知義也公少居講肆見解超羣一衆敬服年十八即分座副講聞者悚悟然公天性不羈略不爲意予十九薙髮先大師於本寺演華嚴玄談予即從授戒聽講心意開解如夙習焉時公器予即以法爲兄弟莫逆也公獨未習世俗文字予偶作山居賦一首公粘於壁公姪博士黃生見之羨曰阿叔有愧此公多矣公曰是雕蟲技耳何足齒哉公年二十一佛法淹貫自是勵志始習世間經書子史百氏及古辭賦詩歌靡不搜索遊戲染翰意在筆先三吳名士切磨殆遍所出聲詩無不膾炙人口尺牘隻字得爲珍秘嘗謂予曰人言不讀萬卷書不知杜詩我說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常閱華嚴大疏至五地聖人博通世諦諸家之學方堪涉俗利生公之肆力於是豈無意乎予從雲谷先師習禪

於天界切志參究向上事公每見予枯坐即呵曰用
如三家村裏土地作麼頻激以聽講予曰各從其志
耳古德云若自性宗通回視文字如推門落臼固無
難也公曰若果能此吾則兄事之自是予於山林之
志益切以始閱華嚴知有五臺山心日馳之年二十
五志將北遊別公於雪浪菴公曰子色力孱弱北地
苦寒固難堪也無已吾姑攜子遨遊三吳操其筋骨
而後行未晚予曰三吳乃枕席耳自知生平軟暖習
氣不至無可使之地決不能治此固予之志也公曰
若必行俟吾少庀行李之資以備風雨予笑曰兄視
弟壽當幾何公曰安可計此予曰兄即能資歲月計
安能終餘日哉公意戀戀不已予詒之曰兄如不釋
然試略圖之公冒大雪方入城予即攜一瓢長往矣
公回山不見予不覺放聲大哭以此知公生平也予
遂孤杖北遊公亦遊目嵩山至伏牛結冬而歸居常
曰清兄去吾無友矣既聞予在都下公瓢笠而尋至
則予行脚他方公遂留京師及予同妙峰師入五臺
結茅以居公聞之即登臺山問予於冰雪堆中夜談

因扣公志公曰吾見若此心如冰誓將同死生耳第
念本師老矣奈何予曰不然人各有志亦各有緣察
兄之緣在弘法以續慧命非枯寂比也江南法道久
湮幸本師和尚受佛付囑而開闢之觀座下似未有
能振其家聲者兄乃克家的肖子將來法道之任匪
輕且師長暮年非兄何以光前啓後幸速歸無久滯
他方也公即理策歸濵行予囑之曰兄素未以法自
任此回乘本師老年就常侍座以收四方學者之心
他日登壇則吾家故物耳幸無多讓公既歸則挺然
以法爲任久參夙學皆却步矣先師弘法以來三演
大疏七講玄談公盡得華嚴法界圓融無礙之旨遊
泳性海時稱獨步公素慕禪宗大章宗師開堂於少
林公束包往參竟中止既而遙菴昂公從少室來至
棲霞拈提公案公折節往從商確古德機緣得單傳
之旨人或恥公公曰文殊爲七佛師何妨爲釋迦白
超自爾凡出語言頓脫拘忌從此安心禪觀及先師
遷化公據華座日邊萬指一旦翻然盡掃訓詁俗習
單提本文直探佛意拈示言外之旨恒教學人以理

觀為入門由是學者耳目煥然一新如望長空撥雲
霧而見天日法雷啓蟄羣彙昭蘇聞者莫不歎未曾
有先是講肆所至多本色無文所入教義如抱樁搖
櫓略無超脫之機及公出世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
隨方而應一雨普霑三草二木無不蒙潤且以慈攝
之以威折之一時聰明特達之士無不出其座下始
終說法幾三十年每期衆多萬指即閒遊山水杖錫
所至隨緣任意水邊樹下稱性揮麈若龍驤虎嘯風
動雲從自昔南北法席之盛未有若此先師說法三
十餘年門下出世不二三人亦未大振公之弟子可
數者多分化四方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公門除耶溪
三明明宗已往現前若巢松浸一雨潤大唱於三吳
蘊璞愚晚振於都下若昧智獨揭於江西心光敏宣
揚於淮北海內凡稱說法者無不指歸公門非具四
攝之力何能有此嗚呼豈尋常可測哉公每撤座則
修壁觀嘗於長興山中結茅習靜入定二日林木屋
宇為之振動此人所未知也天性坦夷不修城府不
避譏嫌以適意為樂來去翛然如逸鶴凌空脫略拘

忌達觀禪師頗有嫌於公予曰師固不知雪浪吾觀
其因地聽唯識而發心向藏塔而剪髮此再來人窺
基後身也達師首肯曰吾自今不敢易視此公矣嘉
靖末年本寺雷火災殿堂一夕煨燼予與公相對而
泣曰嗟乎佛說大火所燒淨土不毀何期與之俱化
耶傷哉難矣方今之世捨爾我其誰歟惜乎年輕福
薄無道力從此決志修行他日長養頭角崢嶸終當
遂此興復之願由是予北遊固志在生死大事其實
中心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忘即五臺東海皆若子房
之始終為韓也不幸而竟以賈害信乎大事因緣固
未可以妄想求也及予罹難被遣過故鄉公別予於
江上促膝夜談及初志予曰事機已就若不遭此厄
指日可成今且奈何予往矣兄試相時先唱當躬行
乞於南都以警衆之耳目予早晚天假生還尚可計
也公領之明發遂長往萬曆乙未冬十一月也予度
嶺之三年戊戌公見本寺塔頂傾側遂奮志修理一
時當道助發給諫祝公首唱公親領衆數百次第行
乞於都市一時人心躍然興起金錢集者動以千百

計大役遂舉塔高二十五丈其安塔頂管心木約長七丈架半倍之則從空而下如芥投針其勢難矣公心苦極忽嘔血數升時管木即入在架之人如鳥棲柔條竟無小恙豈非心力所致哉會計所費數萬緡唯 聖母賜三千金其餘皆出民間未動公家一髮也公生於富室人皆視為性習軟暖及中年操履篤於苦行於江東大市立捨茶菴公自擔水日供不倦門人相從說法不輟即弱骨者日益强矣居常思結十方粥飯緣暮年就吳之望亭開接待院接納往來躬操薪水執作具須學人作務日則齋飯晚則澡浴夜則說法二利並施三吳之士翕然信向即闡提亦轉為護法未幾示微疾一日告衆曰汝等善自護持吾將行矣弟子乞師垂示公曰如空中花本無所有說箇甚麼問曰師即不諱用坐龕用棺木公曰坐死用龕子臥死用棺材相錫打蘸且莫安排言訖頃即索浴更衣端坐而逝弟子輩迎葬於雪浪山化之日悲感載道學人如喪考妣也公生於嘉靖乙巳九月九日入滅於萬曆丁未某月某日世壽六十三歲法臘四十五夏得度弟子雖多獨孫慧經字緣督者盡得心要且善相宗其唯識一論實從開發惜乎早夭傳法弟子出世者如前所列隱約者尚多多也嗟乎予與公猶同胞也三十睽攜老未合併時為永歎每思當世知公者希況沒世乎因述公生平之槩為法道中興所係且令後之學者知大法因緣有自來也

贊曰聞之菩薩往來人天留惑潤生尚有隔陰之昏而不通於宿命唯自驗之於夢中智者觀之以習氣毫無爽也予以公出家因緣是知必為再來人至人潛行玩世逆順無方豈常情可測哉龍象蹴踏固非跛驢所堪無怪乎肉眼忽之也苟非乘夙願力豈能光流末世起百代之衰哉觀其生死脫然可知矣

皖城浮山大華嚴寺中興住山朗目禪師智公傳

公諱本智初號慧光曲靖李氏子先為金陵人後徙居滇南生而倜儻不羣負出塵之志曲城之陽有朗目山公之父出家居此號白齋和尚公年十二即往依出家遂薙髮為驅烏後行脚遇黃道月舍人輿講

投機為更其號曰朗目云白齋以華嚴為業公以聞熏發起卽從事焉居常以生死大事為懷切志向上年十九受具白齋將順世公請益齋曰是惡知不旦暮為人垢也公發憤卽決志操方北遊中原遍歷名山參訪知識足跡半天下氣吞諸方八九矣南北法門諸大老若伏牛之大方印宗南岳之無盡廬山之大安徹門之遍融月心皆一時教禪師匠咸及其門經爐冶鉗鎚故若宗若教得其指歸第於參究已躬一著以未悟為切於是立禪一十二載始得心光透露由是機辯自在行脚北遊過六安大夫劉公為新中峰華嚴蘭若居之未幾去白下給諫宇漚鍾公為人傲物素少法門無攖其鋒者一日至天界寺問主者曰善世法門可有禪者麼主者推公出見請問禪師天界寺還在心內心外公曰寺且置借問爾把甚麼當作心鍾默然公曰莫道天界卽三千諸佛只在山僧拂子頭上鍾良久作禮自是始知法門有人矣陶公允宜宦此部相與莫逆陶左遷廬州別駕署篆六安創鏡心精舍以待公皖之東九十里曰浮山昔遠公與歐陽公因棋說法處有華嚴道場古剎為一闡提所破廢太史觀我吳公每慨之欲興而未能也公自淝水飄然一錫而來吳公一見與語相印契再拜而啓曰浮度固為九帶宗乘近為古亭和尚演化地華嚴道場卽重竪剎竿也今為有力者負之而趨其如茲山何古亭為滇南人師豈後身適來豈非理前願耶公聞而愕然曰予少時每對古亭肉身瞻戀無已抑聞開法浮度不知卽此山也因思華嚴乃出家本始皆若宿契遂欣然心許之於是拈香禱於護法善神遂腰包而去太史猶未知所向往也公至淮陰汎水劉中丞東星建節於淮夙慕方外友邂逅於龍興寺覩公機警喜愜素心乃館之公舍暇與語閒及浮度因緣劉公欣然曰此彈指之力耳卽檄下郡邑令一行闡提儑伏盡歸我汝陽之田百五十年之廢墜一言而興起之豈非願力耶寺既復遂北入京師會神廟為慈聖皇太后　勅頒印施大藏尊經公乃奉　璽書持大藏歸浮山始自戊戌迄於壬寅五年之閒而浮山護國大華嚴寺巍然如從地湧豈人

力也哉叢林就緒即付囑其徒圓某感劉公護法之
恩走沁水致弔焉瀋王為佛法金湯剎利中最聞公
入國欲致一見公語使者曰佛法付囑國王久嚮賢
王深心外護法門若以世法相見則不敢辱王之明
德使者覆王曰願聞法要也詰朝王坐中殿延公入
長揖問王曰善哉世主富有國土貴無等倫作何勝
因感斯妙果王曰從三寶中修來公曰既從三寶中
修來因何見僧不禮生大我慢王悚然下座請入存
心殿設香作禮請問法要因問華嚴梵行品云身語
意業佛法僧寶俱非梵行畢竟何者是梵行公曰一
切俱非處正是清淨梵行王即歡喜遂執弟子禮所
供種種獨受一紫伽黎及水晶念珠留鎮浮度山門
王亦竟為華嚴檀越公遊往來都門與紫栢老人未
接面於癸卯冬老人示寂王難惑者驚眩公歎曰紫
栢不唯逆行方便超脫生死甚為希有即以一死酬
　世主四十年崇教之恩法門無此老豈不盡埋沒
於一鉢中耶識者謂公親見紫栢吳太史曰知師者
何必在弟子耶自法門一變京師叢林震驚人人自

危即素稱師匠者皆鳥驚魚散獨公晏坐金剛地為
魔陣之殿然竟無知公微意者詎非代紫栢一轉語
耶居二年乙巳冬　慈聖聖母周三百六十甲子建
法會於都南之廣慈為增上祝延　懿旨請公講演
楞嚴公初不應命强之及講二軸未終至同別妄見
處忽告衆曰生死去來皆目眚所見耳吾行矣華藏
莊嚴吾所圖也今歸矣踞座端然而逝時萬曆乙巳
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公得力俗弟子唯墨池居士王
舜鼎官兵部職方郎中先三日前公以書報別云行
圖一晤了此寥廓且托以後事王答書有云滴水滴
凍時目下如何逾日而化訃聞　聖母悼惜有加
賜金若干返靈骨於浮度妙高峰之南麓從公志也
始末因緣具載吳太史塔銘予居嶺外聞公名動一
時往來衲子喧傳悉公八品魁梧奇偉胸中無物目
中無人自少行脚橫趣諸方如脫索獅子豈矩矩屢
包篛笠者比觀其機辯迅捷蓋夙根慧種亦秉願輪
而來耶以遠公開浮山百餘年而墜久則古亭振起
之古亭振百年而公適中興之由是觀之古亭非遠

公之後身公非古亭之影響耶觀公之行事若幻化人太史公云古亭歸路為來路遠錄宗乘入教來此實錄也然公雖未匡徒卽末後一著而舌根不壞矣

贊曰聞之諸佛不捨衆生界菩薩不斷生死根故孤調解脫受焦敗之呵豈以守斷滅爲眞修耶況善財所參知識皆毗盧遮那眉光所現是以華嚴法界草芥塵毛皆菩薩行是知從上佛祖出沒三有之海以一滴而見百川之味也以是觀公始終以華嚴爲究竟能幻化死生是則從緣無性以達無生者公實有焉

淨明沙彌傳

沙彌錢唐黃生也以臨終求剃髮作僧形坐脫故得沙彌稱俗諱承惠字元孚允皈依雲棲大師法名淨明生平性介不合俗不治生產居鄉里多忤衆卽親友會獨頹然瞪目而已澹無嗜好山水翰墨外無事父死無遺資僅能贍八口性至孝事祖母生母嗣母卽窘不能繼甘旨多方爲之盡心焉祖母死病篤臥床蓐閒極力治喪事盡禮鄉人稱之性好施隣嫗寒無衣卽解衣衣之隣人貧無食傾囊止百錢錢與之其妻弟聞某見其孤硬可與入道願說之喜而不入因導歸雲棲得名焉壬子冬得吐血症積三歲不痊乙卯春病劇厭家居乃移於城東邵氏園聞氏兄弟引之念佛意不屬以素無志於此會未甘死心也聞撫然厲聲曰汝眼光落地後卽今知痛知疼的畢竟落甚麼處生悚然起色曰將奈何聞卽力敎以念佛生曰教我念自性彌陀耶念極樂彌陀耶聞曰汝將謂有二耶明矍然有省請慧文法師至設觀佛像爲說淨土因緣法音入耳生甚欣然乃亟請聞主張剃髮受沙彌戒披法服引鏡自照曰吾今得死所矣因屏家屬極力念佛默觀蓮花經七日舉族皆聞蓮花香臨危忽破顏微笑口喃喃說偈曰一物不將來一物不將去高山頂上一輪秋此是本來眞實意乃命家人作齋供佛請淨侶念佛回向願文至放光接引垂手提攜歡容可掬乃起端坐開眼諦視佛像安然而逝時某年某月某日也

幻人曰聞之般若如大火聚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

能泊於火聚之上眾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是知火宅中人性剛介而不與世情合者此夙習般若內熏之力然也第迷不自照耳觀黃生素不念道及病苦之劇使親知力指歸正道臨危遂發心出家作沙彌披法服就死念佛七日即能感佛接引端坐而逝此非般若熏習之驗與所謂一念回光頓同本有生實以之孰謂生死難出哉

聞仲子小傳

仲子姓聞氏名啓初字子與浙之錢塘人孝廉啓祥之弟也仲子幼善病故早罷舉子業素有出生死志無意於室家乃歸依雲棲受淨土法門篤信而力行之予弔雲棲仲子作禮白言某為生死大事願薙髮而從知識後予曰不然佛性四大不能拘豈毛髮可礙乎況親在不可遠遊佛子容為不孝乎仲子遂已此歸匡山知仲子病篤且死心甚哀之及讀伯氏傳乃大喜曰信哉雄猛丈夫也初仲子自恃信力強勝雖久病心力甚壯決以為往生無難及至臨危方生方死之際積習現前心神恍惚方知淨業未純往來不易乃蹶起大呼曰亟請知識念佛助我知識既集念佛連日而習境昏擾乃復呼曰生死根株知非他人可能拔也遂立起著衣盥洗對佛焚香煉臂懇倒懺悔苦切哀誠徹夜無倦頃則自知夙障冰消心安神逸淨土真境朗在目前怡然靜定急令剃髮披袈裟為僧伽相安然別眾端坐而逝嗟乎此豈常人所能哉常聞涅槃諸佛之安宅也非僧祇勤苦而不能證至若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便登淨土眾生之故家也至有身陷鑊湯一念回光即變而為八德蓮池二者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予觀仲子臨終習境現前詎非惡道之先見歟何其勇猛蹶起大呼一怒而拔歷劫生死之根變苦趣為淨土豈非烈丈夫哉斯道也又可以音聲笑貌為之耶仲子行事具載伯子傳故特表著大略令談往生法門者於仲子有良驗焉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一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題跋

題瑞之鱗禪人刺血書華嚴經後 在閩中作

雜華統法界之經也。直指毗盧果海。性德圓融。無礙廣大。自在細微。莊嚴以示衆生日用現證平等心地法門。欲因之以廓塵習。昭真境。不離當處。頓得無量受用耳。觀夫佛等衆生等。剎土塵毛染淨等。劫念往來三際等。迷悟因果理事等。法爾如然。居然自在。其所以不等者。良由吾人自昧於一念之差。究竟有天淵之隔。所謂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執著。則自然業智當下現前。如一微塵具含大千經卷。智人明見。剖而出之。則利用無窮。由是觀之。無論衆生心具不具。只在當下眼明不明耳。豈更有他哉。是以文殊舉之以爲智。普賢操之以爲行。善財挾之以發心。彌勒帶之而趣果。四十二位之各證。五十三人之全提。月滿三觀。星羅十門。行布圓融。事理無礙。以極塵毛涉入。依正互嚴。種種言詮。重重法象。火聚刀山之解脫。臥棘牛狗之堅持。乃至異類潛行。分身散影。無非遊刃微塵之利具也。由具利則塵易破。塵破則經卷出。經卷出則性德彰。性德彰則果海足。果海足則無不足矣。斯則六千道成於言下。猶是鈍根。三喚普賢於目前。豈爲智眼。信乎塵習封蔀。識情衆生日用而不知也。知則根塵識界草芥塵毛。通爲法界真經。屈伸俯仰。咳唾掉臂。總是普賢妙行。以如是經海。墨積書而不盡。以如是行。日用現前而有餘。只在當人一念回光返照之力耳。今鱗禪人用滴血書此經。是明見而後書之耶。抑因書而後明見耶。猶然書之欲見而未及見耶。若明見而後書。則不待操觚。全經已具。如臨寶鏡。又豈淋漓翰墨。區區於簡牘文字之間耶。若因書而後明見。則現前日用妙境全彰。似懸珠網。又豈昏沉業識。茫茫於水月空華之界耶。若書之欲見而未及見。則析骨爲

筆剝膚爲紙刺血爲墨點染太虛揮灑金屑豈不重增迷悶枉歷辛勤一葉落而天下秋同管灰飛而大地春起是則書與不書全經自在見與不見明昧一如悲夫夜壑藏舟力者負之而不覺覺則透出毗盧全彰法界昭昭然毫端眉睫之間物物頭頭而與普賢交臂也休師有言華藏性海與我同遊者舍子其誰歟否則暫閉閣門試誦迴途重參曼室大士子行矣無忘所囑

題書華嚴法華二經後

毗盧遮那證窮法界富有無量功德之藏是與一切衆生同有而應得者故視一切衆生如一子地必欲全付自得所有而始快雖衆生茫昧而不覺乃設無量方便種種調伏必使諦信不疑而後已譬如長者具有無量富饒止有一子幼而逃逝子雖背父而父未嘗一念忘子也日月既久子以傭賃歸來而不識其父父既知子必降身辱志與子同事相親而漸通其情實直至心相體信父子情忘然後親爲囑書全付家業而後死方無憾也由是而知雜華乃我如來法界藏中之典記法華如長者委付家業之囑書入此二種法門方爲克家之子也善男子吳大靜手書二經豈非能知本有料理如來家業者耶由是必有應得之日矣

刺血書金剛般若經跋

般若出生諸佛故爲諸佛母而爲衆生之佛性是則般若所流源源無盡如海水潛流四天下地諸佛衆生觀體無二是知衆生四大根本身肉骨血皆般若所流遡其本源一體無二居士賀學仁氏刺血書寫金剛般若以報其親如引細流而歸於海可謂善於返本而報本者也世之言大孝者能有過於此者乎

又

梵語般若唐云智慧此乃一切諸佛衆生之大本也迷之爲生死悟之爲涅槃諸佛證之爲根本智衆生背之爲無明流其實體一而明昧異耳故我世尊出世特爲開示此智以法大機小不能領荷故二十年後方說此經業已多方開示必欲諦信此智而不疑用爲成佛根本而此經以金剛名者以智乃佛之所

證金剛心耳方將以果地覺爲我因心故以般若爲入大乘初門是知特以金剛名經非假喻也嗟乎一切衆生迷此本智流浪生死其來久矣觀者但以經義深奧文字重複爲不易入殊不知以空爲宗以顯斷疑根直心正念爲本原無文字可立故黃梅以此印心我六祖大師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能頓破歷劫疑根及見黃梅卽能道本來無一物是乃從此經得入之第一榜樣也是則此經爲禪宗的訣學者槩以文字目之故知之者希惜哉末法正眼難逢今愈見其難也經云若有讀誦受持書寫者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萬億佛所種諸善根由此觀之卽信受書寫亦非淺淺因緣也曹溪沙彌方覺刺血書此卷冀終身受持焚香作禮請予題記因感而言曰六祖入滅千年曹溪道場化爲狐窟卽出家兒爲樵兒牧豎矣予來力救其弊辛苦十年修崇梵宇漸次可觀而魔儈作孽內自破壞人且謂佛祖無靈卽予亦無以自解也今見沙彌方覺乃能刺血書此經則予心渙然冰釋矣何也以經云若人以七寶莊嚴恒沙佛土不如受持此經一四句偈以彼有爲功德終成敗壞不若無爲之勝益也以此般若爲成佛眞種子故佛言若使一人發菩提心寧可我身受地獄苦以其信心難發也今覺沙彌一人能以般若爲心是予十年辛苦所致又何以修崇有爲功德爲重而以成壞爲念乎因有感於此故併記之

題三峰禪人血書法華經

衆生迷佛知見遠逝五道周流惡趣其來久矣釋尊出世特爲開示使其悟入警其歸志政若慈父念子望其委付家業故說此經使人速達故鄉耳昔有老宿繫蓮經七軸於梁間人或問之答曰此家書也常熟三峰比丘刺血書寫此經豈特見家書而思歸者邪眞以幻化空身卽法身此經已有如來全身今以血書如世之眞子辨嫡父血滴枯骨必見滲入是則楮乃法身之枯骨乎因贊以偈輕拋故國不知年一紙家書特特傳囓指忽然心痛處思歸徹夜不成眠

題公全禪人血書法華經後

惟我本師和尚遠自大通智勝佛時為十六王子講說此經已下一乘成佛之種而諸聞者迷淪塵點劫來流浪生死直至今日靈山會上方乃悟入各為受記將來成佛是為一代時教究竟之極談譬如窮子久逝他方今始歸來見父心相體信堪荷家業此經大似長者委付家業之囑書故云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是以天台獨重五種法師受持讀誦書寫者皆為成佛之真種以其一悟此心從真所流則凡有所作皆真實行殆非妄想攝持者比也今公全禪人發無上心刺血書寫此經則使幻妄身血滴入法性海中等同一味莊嚴毗盧法身之果而又發願更書華嚴大經以為究竟莊嚴是猶窮子既得家業之囑書則披閱庫藏之典記按圖求索是則華藏世界無盡妙好莊嚴皆禪人本有受用之大業如此豈非究竟一大事因緣哉禪人親持所書之經具陳本願請益老人故為具述本末因緣如此

血書梵網經跋

梵網經者乃我法王應運首創之露布也即其所制皆性戒耳故三藏之設從凡至聖所歷諸位皆依金剛心而建立之此戒即所謂金剛心實成佛之大本緬惟吾人遭此末法去聖時遠苟願出生死證真常非此戒不足以證之然此戒非金剛心又不足以持之蓋一切眾生所以久沉生死而不能自出者良由著我以我見重故諸業交作業作故苦即隨之如影響形聲理不可逭故修行要門無論大小三乘皆以破我為本我空而業無所繫然破我之具非金剛心斷斷乎難矣諦審佛意既曰戒乃自性清淨心又何持犯之有第迷之而為幻妄蘊蓋情塵所蔽不得不揭而祛之此戒乃裂見網之利器不得不施於最初之劍而初學菩薩即上根利智不得不秉此為最初地也學人真照以夙習般若緣深自願出家依吾法兄雪浪聽習有年謁余於那羅延窟余玫悲末法為本者希乃為諸弟子誦梵網戒照聞而有感遂哀請授戒且發深重大願刺舌根血書此經志畢命受持余深慨焉因謂吾本師盧舍那佛從初發心以至成佛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為布施剝皮

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爲重法故。不惜身命。于苟知生死難出。愛根難斷。佛果難期。依佛所行。如佛所願。又何患不成佛。從此以往。生生世世。以此身血。書寫此經。當布滿大千。又不止如須彌之高廣。卽見聞隨喜發心修學者。當如菽粟。遍十方刹土。又何止此一會一人一衆而已耶。子宜勉旃。特書此以證子之願。仍願此經至盡未來際。當處處現身如多寶。迪子其志之

重刻華嚴經題辭

毗盧老人。於一微塵裏。冷坐不禁。於靑天白日。忽爾鼾睡。墮入緣生妄想夢中。引起歷劫情塵。種種幻網境界。盡無盡大光明藏。重重交羅。如天地巔珠互遍影像。炳然歷別。且自生大奇特想。亦乃驚怪。普告十方一切天人。極十虛爲口門。以大地爲長舌。說夢中事。使諸聞者。瞪目相視。有眼者盲。有耳者聾。其登地大士。自負親爲當家長子。親履其中。尋無一物。了不可得。轉展告之傍人。但云如空中鳥跡耳。禪人乃又顯於一毫端頭。欲令人頓入此中。蓋亦難矣。雖然大地衆生。無一人而不沉埋此一塵也。只須大智慧人。冷眼生華。妄想意歷。如是如是。種種奇特莊嚴。且在一切衆生日用妄想網中。種種光明。時時顯現。各各日用而不自知。所以不知者。但夢未破耳。今於路傍草莽間。猛地一人。踍跳攘臂大呼。頓使十方世界。六種震動。同時各各相謂歎曰。奇哉奇哉。不知此中果有如斯大希有事。遂剖而出之。大家攜手。通同遊戲。自在無礙。無所希求。竟亦不知誰之力也。知恩者。當自重之

菩提心願文跋

一切聖凡。皆本自住金剛心地。具足如來不思議智。但以習氣熏發轉變之力。而得成熟。故一切衆生。各各八識田中。具十法界種子。特隨緣熏發。故先後遲速不同耳。華嚴經云。菩薩有十種習氣。見佛習氣。於淸淨世界受生習氣。行習氣。願習氣。波羅蜜習氣。思惟平等法習氣。種種境界差別習氣。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永離一切煩惱習氣。得如來大智慧習氣。非習氣智。故知染淨二業。昇沉兩門。皆從熏習而生。不

是無因而得是知從上佛祖善知識教人原無實法與人亦無法可傳可授但凡有親近者獨觀其染淨習氣之厚薄因其病而調伏之惟執勞辛苦三二十年耳提面命朝夕參承乃至困辱萬端逆順千狀種種施設無非以大般若光明熏蒸無明業習令其轉染成淨使其自知本有耳苟能自知其本有智光內自熏發日增月盛一旦如大火聚則向之煩惱業習燎之如紅爐片雪如此則日用頭頭遇境逢緣皆大智用是所謂轉染汚業習而為般若智習矣若轉之淨盡徹底窮源與十方佛祖轉處無別則但印可之曰如是如是惟此而已豈此外更有別法耶由是觀之則從上三賢十聖皆能轉之而未盡者故從般若所發十種習氣為金剛種子以之劫劫生生熏變無明不淨不休終竟透皮而出此所以毗盧世尊重願行也德宗始發跡於瀟從法親妙峰師因得事老人於清涼以至海上將二十餘年矣所歷辛苦不可殫述為法懇誠之心未嘗一念稍間老人唯以不思議智炬照之而已竟未一啓齒向上事也待其自信自肯方不自負已靈耳渠以本願請老人為敷揚者有年老人未之首肯甲午冬日從老人於京之大慈壽寺雪夜請益哀泣自叙其志願云云老人為信筆書此明年春二月老人即以弘法因緣致　聖天子怒逮及於渠實出九死余戍雷陽宗復自蒲萬里問老人於瘴海間相値五羊乃出此卷老人展之則見其光明奪目也遂贅之以此

普賢行願品題辭

毗盧遮那如來居華藏界菩提場中為地上菩薩說華嚴經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即龍勝大士盡出世間智不能數其品目而此品者略本之略本也惟我盧舍那如來曠劫所修廣大因行所感華藏世界殊勝莊嚴其因地本行不出普賢十種大願而此願者乃稱法界心極法界量包攝無遺故曰願王然修行之要成佛之速無越乎此所謂一念消滅無量惡業一念成就無量善根者譬若金轉輪王夢入阿鼻地獄受大劇苦無可哀救怕怖憧惶奔馳狂呼欲逃而不得一旦叱咤極力猛醒

向之苦事求之而不得現成受用種種本自具足此所謂夢幻法門以智而入唯在自心不假外求故曰心淨則佛土淨門人鄭攢發菩提心歸依淨土余教之以專誦此品一旦生死夢破何患不覩華藏現成受用乎

題安樂行品後

予少讀四教儀見天台大師判五種法師爲觀行位竊有疑焉既見法門之有以持經爲行者動則誦法華經百千部及察其律身持心多未能與經溜合是知持經之難矣及予述法華通議至佛讚法師之功德有供養者其福過於供佛有毀謗者其罪重於謗佛此我世尊金口誠言及見持經之法師現在父母所生肉身即得六根清淨按六根清淨當在七信菩薩不退者以永不退墮生死也何持經之功一至此邪是知持者不在紙墨文字而在離言妙契佛心佛之慧命由是相續而不斷者宜其功德殊勝然矣某人受持此經於安樂行中有所契入故專持之此乃世尊教諸末法持經弟子第一妙行即如來之家法也從是而入法華三昧悟佛知見固無難矣

題刻藥師經後

經以藥師名者蓋依本佛而稱也至聖無名以德彰名然佛爲三界醫王善治一切衆生心病故稱醫師是則一大藏教乃對症之妙藥而衆生之病以痴愛爲根病根不除而欲出生死渡苦海者詎可得乎問曰經云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求安樂得安樂皆衆生之痴愛也佛意本欲衆生離之今有求而必遂者豈非增益痴愛耶答曰非增益之實欲離之耳以衆生不信自心是佛故顚倒迷途溺於愛河佛以廣大慈悲而拔濟之不能頓出特設方便以引攝之即其所愛而誘進之所謂以楔出楔以毒攻毒故云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則世間之愛可潛消而默化矣衆生始以不信自心之惑如貪財者而夢金寶生大歡喜致大欲樂且金寶欲樂豈自外至耶衆生處此夢宅種種希求佛以如夢幻法門而調治之痴愛重則信佛愈極信至極則自心痴愛化而爲佛知見矣又如置酵於乳而成酥酪必

轉醍醐此經是佛以醍醐甘露之藥施衆生。能服之者。豈不頓袪百病。獲長壽哉。居士劉嶠刻經以施多人。正若長者於四達通衢以妙藥施人。但能信受而服之者。則心病頓瘳。而隨求必應。其藥師之號。豈虛稱哉。旣信自心。則觀此經。不屬紙墨文字矣

白衣陀羅尼經後跋

白衣陀羅尼經。乃我圓通大士從大悲心中實際流出。故世之善男子女人苦於無嗣。志心持此。求無不感應。如響且往往應之者非一。而不信者亦非一。又有持而不應者亦非一。此何以故。以我大士依本師觀音如來授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現三十二應身。十四無畏功德。與十方三界六道衆生同悲仰。故法界衆生。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生者皆白衣重胞。以示大士不誑衆生之驗也。雖然此男者果何自而來耶。若卽大士現身。而大士不迷。安得所生之男一一如慈悲現身之士。若非大士現身。又何以求大士而得生。此理難窺。故信之者希。不知大士旣與一切衆生共一悲仰。是則大士悲仰之心。卽衆生願求之心也。其求者果如大士之心。而大士之心亦卽求者之心。如鏡交光。影影互現。又如谷響。聲叫聲應。未有自心而不應自心者。故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是則所求之男。實是求者自心所變現。不如是求。故不應耳。所以求而得智慧福德何也。葢尋常男女純以婬慾之心求之。故多愚痴。原非智慧心所生也。今不以婬慾心求。而求之於大士。則是原出智慧。智慧福德之本也。所生福德智慧之男。所謂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其理無疑也。子寅屑伯子。篤信此法。一日入山焚香作禮。乞書此經。然我亦從大士耳門而入三昧者。第恐子寅不能作如是觀。故書寫已。又從而解說之

跋姜大隱百城煙水卷

余嘗讀淸涼傳。至無著入金剛窟。與文殊茶話。間見諸大士自雲中冉冉而下。因問此衆龍象何自而來。殊曰此吾窟中一萬眷屬。各於十方世界利生。緣畢而歸也。又問世何不知。殊曰或現帝后妃女國太母身。或現宰官居士黃門長者比丘僧尼。隨類皆入化

化無窮安可以迹較之耶今觀　聖慈御筆賜姜常侍百城烟水卷及諸大宰官題詠詩則不必更疑文殊也姜公別號大隱爲慈寧宮侍中其所以荷擔如來輔弼聖化建立三寶者功最居多故能獲此密印不減髻珠之賞公當持此以爲利生之券他日歸來當中想文殊見之必合符驗也

佛頂尊勝陀羅尼呪跋

諸佛同證秘密心印得成無上菩提含之以爲三德秘藏吐之以爲萬行莊嚴持之以爲利生事業誦之以爲潔已妙行是故一切諸佛因之而成道一切菩薩因之而轉邪此則凡所謂密呪者皆稱尊勝而此呪者出自毗盧灌頂爲法身所演又尊勝中之尊勝者也若書之幡幢風之所到影之所諳觸之者皆能離苦得樂又況行之持之於心含之而爲心印者耶故首楞嚴曰若有衆生欲習難除但當一心誦我佛頂光聚秘密神呪婬火頓除如湯消氷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噫一切衆生皆以婬慾而正性命今一持此呪則命根頓斷生死永離又何況彼區區貪瞋癡慢不化爲無上菩提眞種子耶行人明寬持此有年今乞海印老人書寫此卷將終身佩帶持誦不忘老人嘉其志行助其堅强乃爲書之又贅之以此將以槳前程示來學者

八大人覺經跋

此八大人覺經予昔居海上時時書示弟子輩持誦今來忘矣昨達觀師偶以元雪菴大師擘窠大書刻本寄予讀之恍然如覩故物一向藏之篋笥未嘗拈出示人茲小金山鏡心上人偶持此册來乞書法語余乃躍然爲書此經一過因歎曰此足以占感應道交時節因緣所會耳佛爲衆生說法唯待機宜故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予初入寥未見有僧徒酷嗜佛法者偶一日過金山上人乃持所請諸名公共書四十二章經一册請予跋語自是緇白弟子書四十二章經者數人予因爲菩提樹下新學沙彌講說一周得聞此經者不啻百什人矣其機蓋自上人發也此經乃一切世間諸天及人所希聞者予生平喜以此經施人而獨於此地其機

不發今又因上人而發之其事蓋亦奇矣何也以佛說法唯待機而動迫不得已而後應如洪鐘蘊受隨扣而響是知此段因緣非特爾也良以一切衆生寢此大光明藏而沉瞑於長夜之夢從來不覺久矣非大覺不足以破大夢非破大夢不足以稱大人不唯能覺人者爲大人而能奮力勇猛自覺者亦大人也是則能大覺而後爲大人唯大人而後能有大覺以一念之覺而破永夜之夢豈細事哉嗟乎予觀大地衆生同稟此覺無非大人第無大人以開覺之耳吾佛世尊獨稱大人其靈山一會英傑之士與夫拈花之破顏少林之面壁以至六傳五派千七百人皆所稱自覺覺他而爲有力大人者也是皆與人同耳嗟乎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所以迷悶而不入者非覺違拒諸能入者要之於此八法不能覺悟故於生死關頭不能掉臂由此甘受沉淪驅馳苦趣伶俜辛苦客作賤人不能得稱爲大人耳上人能傑然獨發此機豈非千金之子流落窮途一旦而發思歸之念者耶今吾所書此八大人覺經實爲是家音展之即得故鄉消息試時時展之勿暫忘歸計致慈尊聆聆於常寂之鄉而倚般若之門也

釋迦觀音志跋

釋氏之學以全體大用盡法界量爲極則所謂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之力平等顯現是故一切諸佛之始終一切菩薩利生之事業乃至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無不從此三昧流出而有廣大不思議力福慧莊嚴者悉具足乃見法界之妙且一切聖凡統不出此是知吾祖乃三昧中之一人所輯釋迦觀音二志乃述三昧之境界轉爲利生之方便即述一代時教之法門又爲三昧中之三昧豈可以世諦文字目之哉智者觀之豈不躍然入此三昧嗟予小子亦從三昧而興讚歎者也詎可以恒情而擬議耶

題普念佛求生淨土圖

世人歷劫久沉生死苦海輪迴三途皆因自心妄想煩惱造種種業故無出頭之時佛說西方淨土一門引攝衆生出離苦趣是爲最妙法門一生取辦楚僧海慧單勸十方眞實爲生死人一心念佛更無別緣

以衆生煩惱深重妄想甚多皆生死根然非多多之佛不能度多多之人今聞汝東居士刻接引彌陀佛像一尊通身約圈一千八百每念佛千聲以朱塡一圈念完佛身則計念佛一百八十萬聲雖積劫百八煩惱仗佛消除而淨土可期生死之苦可永脫矣且願所勸念佛之人亦如念佛之數更望大信心檀越施紙印散亦相若惟此功德圓滿則施者念者同登極樂無疑矣

題化城募緣疏

刻藏盛舉乃自佛法入中國二千餘年一段大事因緣令末法無量衆生種成佛眞因乃至深山窮谷無佛法處亦得共覩釋迦如來大事全藏惟此功德實震旦第一希有之勝事非大悲願力者不能發此心然又非大願力者不能克全其業今方過半已費數萬計故非一人一手一足之力也刻板之地始議五臺苦冰雪次遷徑山苦霧濕皆非久計末遷化城可謂得所其建議始馮太史恢復得吳中丞克荷者末得澹居鎧公皆莫大之願力也但貯板之房須高敞架使離地透風不致易壞即板成而安置之功殊非一人一力可措也今觀馮吳二公疏意甚至頭目髓腦之不惜此何等苦心哉予嘗謂世有一代之人皆同心夙願業已久在如來光明藏中所謂緣熟即現今行乞之僧大似執籌券以訪同願固知一見而與起者皆往昔同盟且謂當來同會也其所施又何計金錢幣帛哉心與此法量等虛空而福亦量等虛空界矣

題雲棲大師小像

至人無身以願力爲身至人無事以利生爲事故身非我有事非已爲此所以身不能拘事不能累觀師住世八十餘年建立度生事業者過半知其未出世前皆操爲人之具也即其法門攝受無量衆生而同出生死者不知其幾何人是則師雖隨緣去來幻化死生而法身常住與山川相爲悠久又豈可以此色相求之哉瞻者當如空生晏坐石室眞見如來必致天帝散花而與讚歎也

放生文跋

聖人之教以五常治世仁爲首不殺曰仁佛設五戒以不殺第一是知聖人之心以慈爲本經云孝名爲戒斯則戒以孝爲本以一切衆生有知覺者皆有佛性若殺生則斷絕佛性又不止於寃債相尋而已是故凡在長劫生死之中往來六道何趣不至何身不受卽其所殺之生皆過去多生之父母兄弟妻子六親可知也今殺其命而食其肉豈非骨肉自相呑食乎佛以孝爲戒故知不殺則孝之大者豈止惜物命已也悲夫世人之迷相習食噉而不悟豈不痛哉故聖人戒以不殺以全佛性此又不止世間之孝而已此蓮池大師所以普勸放生以稟佛之心人能遵而行之非特得師之心適足以盡大孝全佛性而爲成佛之因矣豈細事哉刻此書以廣化多人此不獨廣大師之心實廣佛之慈悲非世之尋常口語也宜篤信之

題殺生現報錄

佛言一切衆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云衆生從無量劫輪迴生死無一類而不受生身是則現見諸有命者非獨慧命皆過去之親因迷而不知也衆生痴迷又不唯食噉而且以他命網利以養己養親是所殺者豈唯斷佛慧命抑殺害親因向說報在來世今觀此錄則明明目前現報人人共所見聞斯則非斷他慧命殺已親因實殺己身而自速其死也何待未來可不懼哉觀此錄卽佛說此是花報果在地獄能持而奉行之卽奉三世佛法矣

刻五大師傳題辭

予頃讀錢太史集護法錄見宋學士作　國初高僧傳法門之盛何其偉歟恭惟我　聖祖開基創業建立三寶崇重法門超越百代而一時名德光揚佛祖之道不減在昔蓋千載一時自此而降漸漸寂寥而嘉隆之際極矣何幸　先皇太聖母身式　聖主興揚佛事遍滿宇內四十餘年未嘗暫息亦從前所未有也若法門龍象五大師際會一時雖體用不同理事各別其所以扶樹宗教開人天之眼目作長夜之智燈未嘗不與佛祖同途合轍況巍巍堂堂爲大光明幢哉予幸從諸師之後獨愧薄劣不能拈一莖草

第申讚歎願流光不昧照耀末世故作三銘二傳以俟後之執僧史者有所采焉

題法雷遠震卷贈五臺空印法師開化雲中 以下東海遺稿附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塵未剖大地凝然萬象露法身之體虛空演無字之經見之者盲聞之者聾靡不悶悶靈明昭昭業識若昏夜而履磋巖亦身而臨毒壑慈眼視之有不堪其憂者躍然而起影落此中則萬死一生甘苦同受忉忉三藏廣長舌爲之乾焦咄咄一拳老婆心爲之滴血此我大師不得已而臨莅三途現身異類或師子頻伸或象王迴顧將無作有弄假成眞幻化人天顚倒豪傑此甘露門以之而開大法雷因之而振頓使寒谷生春萌芽漸發三草二木引蔓抽條上中下根花果敷實者不可得而勝數矣卽應緣施設皷唱齊行節拍成令無非將機就機以楔出楔豈有實法與人哉後之觀場者認不眞爲眞執無說而說然而舌亦爲之乾焦心亦爲之滴血悲夫識者諄諄聽者莫莫且而恃爲眞宰將伐全功竟無尺寸之賞方嬰長劫之黷者此何以故蓋亦將無作有弄假成眞以不知幻化人天以致豪傑顚倒耳醍醐毒藥生死由誰惟此未嘗不涕下也嗟乎吾師之心誰能師之吾師之行孰能行之後師者謂之慈父孝子能行者謂之法王忠臣親親尊尊此余生平扼腕而求之者雖見其人惟法師澄公者宜其人也公早禮空王不就人爲長超諸有嚴淨毗尼翩翩濁世挺挺靑蓮寂寂空山崚崚氷雪滿腔肝胆生鐵鑄成三藏微言一串穿却與文殊爲友故棲遲於文殊之場以師子爲兒乃戲遊於師子之窟釀慈雲於空谷垂甕醴於淸涼今也一管灰飛不萌花發將見春回大地欣看草木皆榮法雷振於雲中甘露灑於劫外吐靑蓮於舌根溉醍醐於心地直使盲者明聾者聽昏者惺死者生花者實枯者榮不恃不伐不攝不驚執金剛劒擽涅槃城使諸魔衆盡稽首而歸命此何以故良由師吾師心行吾師行知將無而作有解弄假以成眞故亦能顚倒豪傑幻化天人望受繫珠之賞將解長劫之嬰可謂慈父之孝子法王之忠

臣苟如是始可報吾師之恩與公把臂同遊於不死不生不然則但聞其聲不見其形又何稱爲有力大人公其不然請聽空中十方諸佛謦欬之音

題國朝高僧行脚卷贈慧菴鑒上人

古人爲生死事大故割愛遺榮登山涉水參訪知識相求於苦空寂寞之濱決擇已躬發明向上每於明眼人前揚眉瞬目一棒一喝之下忽然迸裂身心脫落如冷灰豆爆使無量劫來生死情根一時頓拔當下如斷索師子跳擲縱横自在遊戲了無纖毫羈絆所以稱爲大力量人此吾出家兒發足超方第一步行徑也自鼻祖西來首行此令瀛寰中如唐之馬祖南嶽臨濟德山趙州雲門宋之永明大慧元之雪巖中峰諸大老一脉相傳如閫外將軍風行萬里故每過鉗鎚遭毒手者靡不通身粉碎骨肉俱融悲夫去聖時遙此道寥寥知音者稀惟我朝漠然無聞居常以此痛心將謂獅弦絕響矣偶乞食王城幻住慈氏樓閣一日居士閻君持國初尊宿送僧行脚偈十八首觀季潭泐大師上堂數語風規自足不減古人余歡喜贊歎何幸二百餘年生此末運獲覩先覺廣大三昧於一毫端頭豈夙緣也此卷業已進之秘府因跋數語願將此話流布人間適唐抑所袁玉蟠王衷白三太史公過訪談及將欲修國朝高僧傳正博采法門行脚事遂將此托之時慧菴鑒公見而悲之惟公幼入黃門錦玉叢中志痛生死一旦棄如涕唾遠遊名山參訪知識廣求抉擇今隱居伏牛意其必曾遭毒手如古人者故見此語相親乎不然則如嚼木札羹咬鐵釘飯耳公將歸故山余亦東還窟中不惜疲勞爲書一過公能於此一言洞見古人方始不負出家之志可作出塵標格不然不但不重已靈抑且累及海印也

題竹林大師示門人振宗法語後

宗禪者多毀教習教者多昧禪是以禪教話爲兩橛古之師匠竟不能一其指歸即圭山和會宗教猶以爲隔羅見月上下千百年來學者無能一其趣向此無他乃乏正眼師承爲之剖破藩籬所謂不是無禪只是無師以禪宗者乏多聞宗教無正眼此大道所

以雖明也清涼竹林大師踞華座萬指圍遶善說法要號當代義龍尋常履踐不涉玄途觀其示門人語句大有宗門作略苟無正眼安能出詞吐氣如是之雄健乎可以文字師概目之耶嗟乎學者久墮知見網中非金剛王劍不能一揮裂之大師以此示振宗學人是必為當家種草定不負此一段因緣若以尋常葛藤視之不唯當面錯過抑且辜負法恩多矣

題三山眞侍者行脚卷後

此國初十八高僧示行脚僧語也余竊謂禪源一脈自中峰後聞其無人空谷而下多帶廉纖無復古人作略如說案獅子也甲午冬寓大都慈壽方丈西雲閣公持所錄前偈致予予讀之三復歎曰人天眼目猶在不滅惜乎不見諸老手澤遂記而藏之明年三月予即以法罹難遣雷陽於是年十月出都侍者福善收予海印草負笈隨度嶺就行間往來章海及曹溪者十有五年矣庚戌春王正月予喜謝曹溪負身得自由善欲歸省上元後五日持予數年積草於濠江舟中檢拾殘稿偶得此卷讀之慨憶當日題墨未乾即有萬里之行詎意今忽得此故物耶古人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豈非佛祖冥加以神力而攝受之耶不然何以始終見此如出方網三昧彈指謦欬時也燈下展卷喜而不寐乃為侍者重書一過嗟予老朽固不堪與諸老把臂共行善當不滅三山眞侍者行脚事也古人開垂一言半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老人信手拈來於一毫端作大佛事則諸大老似掩耳偷鈴老漢未免畫蛇添足善侍者縛作一束擲向東洋大海尤較三山百步否則未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也

題達觀禪師送三禪人遊方卷後

從古出家兒為生死大事不能自決故辦草鞋登山涉水訪求大知識決擇之然其大善知識如踞地師子一毛不敢攖傍纔傍則命根頓斷凡垂一言半句如晴空霹靂閃電使人耳聾眼花自救性命不暇況又敢弄佛法禪道乎此中利害知之者希嗚呼二百年來行脚僧不少犯此令者幾何其人今某三禪者以行脚事自負其志可嘉既見達觀禪師爪牙已露

命根不斷又欲別求知識余見此卷而笑曰三禪者持此卷行脚如請上方劒討賊不知他時後日何以繳報

題達觀大師祭徧融大和尙文後

昔延陵季子挂劒於徐君墓謂心許於生前報知於身後以爲義高千古世諦如此況出世乎古人爲生死事大割愛辭親參訪知識而決擇之每於一言啓廸施者如天普蓋受者如地普擎投機於石火電光之間而生死情塵迸然雷裂豈偶然哉故其恩深似一滴入海當與之同枯矣豈値生前身後而已耶予觀達師祭徧老文深有感焉噫且一飯千金莫報以爲奇事一語窮劫不泯又豈等閑嗚呼徧老度生六十餘年法施將滿大地至若知恩報恩人間幾幾藉令人人如達師者則大還之因地又不必取於墨劫之前也然其徧老之不朽者賴一語一語之不朽者墨點存焉觀者知此可謂不辜本有矣

佛奴歌跋

吳年少比丘大川發大心願以一鉢供十萬八千衆其行最苦是故諸長者居士聞而歡喜咸皆讚歎唯顧實甫歌有蕭梁求爲佛家奴之句蓋標其能忘身三寶以略耻天下之自重不若蕭梁者達觀可禪師見而異之乃盡力奴狀聲爲歌以發之余長歌三疊而歎曰藉令黃面碧眼觸此亦當捧腹絕倒況奴奴者乎以宗門向上事不涉玄塗尊貴無匹卽以尊貴自居猶是奴兒婢子呼爲頂墮況種種意想攀緣流注諸行耳雖然少年比丘何爲處此常憶昔有富主性不易事唯一奴當心其晝主極欲以使奴奴苦無當其夜主夢爲奴奴夢爲主亦極欲以使奴奴亦無當然夢覺等而苦樂異復何怪哉今此比丘將以白晝之奴求爲夢中之主其所供十萬多衆豈亦白晝之主將爲夢中之奴耶噫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比丘知此可以滴水供養十方恒沙世界諸佛衆生受用無盡矣何區區十萬八千爲其無以限量心自劃如來無量境界也

壽昌語錄題辭

壽昌老人生平行履惟放身捨命於空山寂寞之濱

塵土地博得滿腔氣息尋常潑撒向人天衆前如過毒鼓使聞聲者鑿中毒者死而中毒者幾何人哉憶昔黃面老子在靈山會上領一隊憎憧漢逐日著衣持鉢沿街過巷乞得一摶冷飯歸來飽飧後洗鉢收衣趺座而坐閒打葛藤如此以爲家常過活若是者三十餘年而人天大衆瞢然畢竟不知所爲何事偶於一日被空生覷破遂發歎曰希有世尊世尊見其眼目動定遂爲盡力胡亂一上直使空生纖疑盡淨命根斷絕而後已故空生感悟切心涕淚悲泣痛哭稱歎而不容口至此黃面老子氣悶少舒始不負從前一片婆心今覩壽昌钁頭大似黃面衣鉢此語不減靈山葛藤當知此話大行如毒鼓聲不知中其毒者能幾何人至其感悟流涕如空生者又不知能得幾何人也諺語有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後之讀此語者若作言語話會則有負壽昌若不作言語話會則有負自已若兩不相負當於未舉以前把钁頭處薦取始得

跋可禪人行腳卷

昔法照齋次見萬佛菩薩現形於鉢中不知何以故乃問僧云此五臺文殊化境也遂發足履五臺願見文殊乃至果見文殊授以念佛法門照可禪人先從雲棲得念佛三昧今欲往求文殊印證則可倘問南方法衆不可被前後三三當面瞞却也

又

照可禪人初住黃山以華嚴爲業所謂於一塵中入正定也今從他方起處欲破塵出經將誅茅於西湖之上意須長者插一莖草老人直謂之不然以無礙法界遇緣卽宗隨處具足但稟明於心又何假外耶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一

◎已下古本卷十八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二

侍　者　福　善　日錄

門　人　通　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題跋

題壇經首示智境禪人

從上佛祖爲生死大事出現世間靡不大捨身命歷盡艱難自萬死一生中來觀吾本師和尚釋迦老子曠大劫來爲此法故捨頭目髓腦不啻恒沙卽此翻出頭猶向雪山凍餓六年以至馬麥金鎗何所不受剛剛博得四十九年粥飯氣息而已猶未見有奇特處且又末後惹得一場笑具至今流布寰區乃教碧眼特特西來把作實事賺他神光誤墮一臂及至老盧俗漢子被他一語謝弄剌向黑漆桶中悶絕至死者又不止萬萬也自黃梅夜半放下腰間石頭拾得一些子破落索當作奇貨豈料被他累至於死者又萬萬矣且幸自獵叢跳出滿目羞慚每每向人申說平生負墮處卽以太虛爲口猶吐露一點不出直令話柄流落江湖傳者又爲實事悲哉余亦爲此法故上干　宸怒實出九死幸爾絕處再甦蒙恩貶雷陽以萬曆乙未冬日出　帝都冒雪南行至白下攜弟子智境如廣作形影及至雷陽瘴癘大作飲者萬萬無完人余與從者俱冒毒癘病而廣竟不起境則再死而復生苟非仗諸佛神力加持及自願持之蓋萬萬無遺類矣境病稍瘥余卽遣歸廬山省乃師且以借萬頃湖光千尺瀑布以洗未盡習氣也臨行無以爲屬案頭驀拈此卷遂以付之將見古人大死後如此消息但非眞死者莫可得境當持之於孤峰頂上萬丈巖前試在措手處定當看苟能眞個大捨身命如古人則不但不負老人今日之事抑且不負自己萬劫千生種來最勝金剛種子也爾其勉旃無忘所囑時萬曆丙申長至月十九夜燈前記於五羊東郭之壘壁間

觀楞伽記略科題辭

科以分經從古製也昔道安法師以三分科經時人譏其離析經義及親光論至梁以三分斷其全經時

乃歎其雜合蓋經經各有綱宗科乃提綱挈要使觀者得其要領庶離言得意而悟入之令捨筌蹄殆非支分節解逞臆斷也後之義學味於離言之旨各恃已見騁技其說以取謗法之愆使學者莫之適從正所謂以多岐亡羊耳楞伽以離言說第一義爲宗文博義幽舊解但科其文而未盡挈其義於通途一貫之旨未暢使觀者徇文而失義以致修心三觀不得其門而入雖古今講演流通盡大地而依之造修者鮮知其要有負如來開示正修行路也今予妄爲通議直欲發心條貫使學者一覽便見指歸其略科但先撮要義以示文外之旨使知問答來源融會一貫了然心目冀可忘言得義不以文句爲障礙耳然卽此已爲剩法後之學者切不得以此爲矢而更增益其說自取謗法之罪不淺矣萬曆戊戌孟夏佛成道日沙門德清題於五羊之靑門壘壁間

題金剛經註解後

佛性之在纏如珠之在襪水之在地然雖固有不指不知不鑿不得也是則善友知識乃指珠之人無量法門特穿鑿之方耳豈實法哉如來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佛知見者乃衆生之佛性卽般若之眞智也且此眞智吾人本自具足曾無增減正猶衣底之珠本無明昧地中之水源有淺深此其法無頓漸悟有易難由根有利鈍障有厚薄耳上根利智障薄德厚者一觸便了此悟之易故稱爲頓如六祖大師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頓悟本有便悟無生是多劫般若緣熟當機一觸卽了然自信如披襟見珠原自本有不假外求此豈易見哉嗟乎人者無明之地堅固法性之水益深疏鑿之功未著求其乘順流而歸智海蓋亦難矣是以聖人不得已而施設因五性而立三乘循利鈍而開頓漸此八部般若之談猶爲創入大乘初步而此經者特八部之一所稱金剛取其能斷耳蓋直指當人佛性堅固不壞頓斷無明離一切相如如不動正若衣珠從來不昧第指示須人悟之在已是則經乃指知之方註特穿鑿之法耳若夫吸滴水而獲淸涼除熱惱而解渴愛爽然意消神釋遽是飲者自知殆非可以向

人吐露也蘇君叔達夙具般若種性生平酷嗜此經與焦太史諸大知識遊自信彌篤得此註本如獲至寶即壽諸梓以廣法施余見歎喜合掌而讚曰婆竭龍王能以滴水霪滿閻浮潤焦枯而成百物斯特業力變化乃爾況般若神智所熏發乎因是而知蘇君法施之功大矣

書金剛經頌後

右金剛頌十七首蓋余己酉季秋在曹溪寶林爲諸來弟子講金剛般若而作也嘗念六祖大師聞此經一語即見自心如觀掌果直到不疑之地故從黃梅已來畢以此經爲心印予向隨波流未達彼岸以不知話頭落處槩以文字目之故反爲作障礙耳頃於空生嘆希有處猛然勘透始信古人不欺之地皆從現前日用疑根發耳靈山會上諸大弟子親近如來晝夜無間者三十年竟如盲若聾故於世尊日用揚眉瞬目行住坐臥中未覩一毛至於種種開示皆墮疑網若非空生今日看破則終當面錯過矣何況末法中志求道者親近師友豈易信哉六祖一入黃梅之室徹信不疑臨濟初入黃檗之室三度喫棒正似靈山三十年前弟子也及從大愚處命根斷後再見黃檗便能道只爲老婆心切一語此正若空生冷地看破世尊便歎希有時也嗟乎自古師資授受之際誠不易易所謂見過於師方堪傳授似水投水如空合空覩空生對世尊時莫道不疑只是就世尊舉揚處如良馬見鞭影而行此未開眼時天淵矣此頌在空生分上大似畫蛇添足且喜見空生肝膽如空生見世尊處不異如爲幻人歌者擊節耳善侍者執侍老人二十餘年其爲日用舉揚此事不減靈山而從患難艱虞又與空生遠矣若此心不似空生見處何能消受種種苦惱耶時以魔業繫芙蓉江上一葉舟中寒夜書此付之大似寒空鴈影耳

物不遷論跋

予少讀肇論於不遷之旨茫無歸宿每以旋嵐等四句致疑後有省處則信知肇公深悟實相者及閱華嚴大疏至問明品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淸涼大師引肇公不遷偈證之蓋推其所見妙契佛義也予

嘗與友人言之其友殊不許可反以肇公爲一見外道廣引教義以駁之卽法門老宿如雲棲達大師諸老皆力爭之竟未迴其說予閱正法眼藏佛鑑和尚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兩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於不動去法眼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原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兎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湏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云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然趙州法眼皆禪門老宿將傳佛心印之大老佛鑑推之示衆發揚不遷之旨如白日麗天殊非守教義文字之師可望崖者是可以肇公爲外道見乎書此以示學者則於物不遷義當自信於言外矣

重刻佛頂首楞嚴經跋

首楞嚴經者乃無上頂法文該三藏教攝五時徹迷悟之根源究聖凡之要路眞修妙門無尙於此故參禪之士不入此法則正眼不明採教之徒不通此經則重關莫闢自入中土解者固多而通途大旨總未究竟近有邪解之徒甚至曲引玄言以附外論壞正見世莫能辨爲害非細荷擔慧命者爲之寒心頃楚萍圓上人久居豫章攝受有緣深悲邪見之難拔乃集緇白法侶捐刻本文梵册將以豎正法幢冀諸有志法門賢哲之士深究佛意不墮闡提則法海津梁此爲帆楫其護法之功豈小補哉敬題此以爲先唱

刻起信直解題辭

此論乃禪宗關鑰爲大教之宏綱也親教者非此無以知宗要參禪者非此無以開正眼實性相二宗之指南也文簡義深法界一心理事因果修證頓漸包括無遺故法門學者捨此而求悟入是卻步而求前也賢首舊疏精詳委悉而長水記亦浩瀚無涯淺識者茫無歸宿予先取本疏略去繁科纂成疏略業已刻行時爲初機指點猶以爲艱故復用疏義隨文直解貴在一貫不假旁引枝蔓而一心眞妄迷悟之義

了然畢見如胝白黑其實祖述前意不敢妄越但取隨文易會不煩鈎索而直達本源以爲新學之一助云

刻百法論八識規矩跋

百法八識乃相宗指南爲入大乘之門也以佛說惟心唯識道理遍該一大藏經而彌勒約爲六百六十而天親約爲百法識論百卷三藏法師約爲頌四十八句可謂至簡至要乃法界之綱維也以一切衆生迷一心而爲識無明障蔽現前日用而不知自心之善惡樞機若親教者展卷則見文字遮障而不知所說皆自心本有之佛性參禪者抱持妄想盲修瞎煉而竟不達生滅根源是皆不知此論之過也然論約剛五百言而頌止四十八句統收一大時教世出世法無不該盡若教若禪無不揭示正修行路學者有志不費期月之功而通徹無遺嗟無志者不能潛心於此而甘爲愚蒙可不悲哉此論古今解者多引識論本文初心難入且不便於俗諦故予取其義而變其文以便初機使其易入文似闕而義實具是亦隨順說法非敢妄損古德成言以取謗法之愆也

書四十二章經題辭

此經乃吾佛世尊初成正覺所轉根本法輪也其旨以一心爲宗故曰識心達本號爲沙門以斷慾出塵爲用故曰離慾寂靜最爲第一又曰愛慾斷者如四支斷以酪爲教相以醍醐出於乳酪而無上佛果皆本於眞妄一心也良由心爲法界之本欲爲衆苦之源今將離苦得樂故以斷慾爲先世出世間修行之要無外乎此故爲根本法輪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且順親爲孝敬長爲弟吾佛亦曰孝名爲戒孝順三寶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豈非以隨順覺性而爲復性之本耶嗟乎一切衆生皆以婬慾而正性命顚暝於此其來久矣然性與欲若微塵泥團耳苟非雄猛丈夫以金剛心而割斷之可以出大苦得至樂乎孔子曰人有欲焉得剛不剛則於此法門猶望洋也是以吾佛出世最初說此離欲法門是猶痛處割錐耳故經中以此再三叮嚀致意焉凡學佛道有志於究明此心者捨此而言行是猶却步而

求前也

題十六妙觀後

十六妙觀始因韋提希夫人爲逆子阿闍世王所苦求佛哀救故佛親詣幽宮放眉間一光遍照十方佛土令夫人自擇隨願往生夫人獨愛西方極樂世界是以世尊特爲說此十六妙觀以爲往生之資但得一觀成就必得如願是故淨土一門最爲超脫生死之徑路古今造修而取證驗者不可勝數或者槩以爲中下根設非也佛以一光顯照十方佛土了然目前豈中下根人之境界且一生頓脫無量劫之生死豈中下根人所能哉嗟乎末法人多妄誕但縱口耳以資談柄雖上上根人何益耶語曰藥不必扁鵲之方愈病者良況法王親垂證驗之法門韋提已效之妙行修行捨此而別求玄妙非愚即狂實是自作障礙耳悲夫吾徒沙門釋子身既離塵而心源混濁日夜馳想於五欲場中曾無一念回光返照於自心且又妄談般若輕欺法門甘心泥犁而不省者豈不悲耶門人某請益老人特書此頌以爲淨業之資將期實行實證庶不負此生出家之行脚事耳若捨此法門別求向上則佛豈誤人而永明大師又豈欺人耶

題諸祖道影後

諸祖乃傳佛心印之宗師也意昔世尊說法靈山常隨弟子千二百五十人及佛末後拈花迦葉破顏微笑遂傳心印爲教外別傳之旨是爲禪宗二十八代至達磨大師遠來東土六傳而至曹溪下有南嶽青原以分五宗由梁唐至宋元得一千八百餘人皆世挺生豪傑之士塵垢軒冕薄將相而不爲故歸心法門一言之下了悟自心使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遂稱曰祖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嗟此末世去佛時遙旣不預靈山嘉會而此土諸祖出世又不能親近入室故沉迷至今而不返者亦可悲矣久聞大內藏有僧繇道子偶得內稿本八十八尊達觀禪師命畫四堂其一置西蜀峨眉其一置金陵祖堂其一置匡山五乳一置南嶽曾儀部金簡居士請歸湖東觀察備兵吳公生白一日過訪隨喜見而歎曰此眞光明幢

也會荊門畫士史宋善肖像遂命臨一冊竊觀公手彩高遠有翩翩出塵之度故望影而歸命蓋亦曾親近入室中來昔裴休見壁間高僧眞儀問黃檗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檗呼曰裴休休應諾不覺豁然遂大悟予想公夙種般若深根悟心不在裴丞相後故爲集諸祖略傳各爲贊以致公將爲家傳心印也

題所書佛心才禪師坐禪儀後

余每向學人說修行法唯教以放下妄念擺脫情根不隨生滅心轉如此二六時中一切遇境逢緣逆順關頭愛惡貪瞋習氣發時當下一念回光返照決不爲他遮障遷流一口咬定如咬鐵釘相似如此是謂具金剛心名爲狠心漢即此可名參禪人手段如力士打拳渾身上下左右都照管到一些滲漏不放空如此乃可謂善用其心是謂勇猛伶俐衲僧此老人尋常以此一段說話示人恰似十字街頭賣牛頂冠一般數十年來空受了許多起早睡晚不會博得一文錢買冷飯喫今日看來不如才老佛心禪師說坐禪儀大似狀元郎教童蒙上大人丘乙巳相似如此工夫東道不少果能學得不怕不到狀元地位回看老憨依舊還是一老骨董也具出世志正好放下心腸依此老榜樣死做一番豈不以今日此一片紙作破魔軍出生死一道符驗耶快參快參

題寶貴禪人請書七佛偈後

此七佛偈乃佛佛傳受心法也一大藏經千七百則公案乃至一切衆生日用現前境界以及蠢蝡蜎飛凡有識者皆向此中流出自有佛法以來聞見不少而知之者希但益多聞增長知見未有一人能向此中著脚者洪覺範禪師被放海外無佛法地寓於廢寺破壁間見一毗舍浮佛偈範持之久自云平生學道獨於今日得大歡喜方到休歇安樂之地由是觀之佛法信乎無多子學者政不在廣見博識增益多聞障耳昔山谷老人善擘窠大書凡有以佳紙精素求書者必書此偈以遺之足知古人於此中得眞意者別自有解脫門非言語可到也余於辛丑夏日病起趺坐藤床寶貴以此紙求書七佛偈余是夜夢侍一偉人作書予初握管自會有矜持狀其人笑謂之

曰書法政不爾字始於蟲文鳥跡原非有意求好也余在夢中覩其用筆之妙運動之勢非凡情可想象者覺來猶恍憶遂乘興書此乃學夢中人也

又

余始學佛法謂諸法如夢幻觀乃入道第一妙訣枯坐山林三十年來未曾離此一念今觀此卷恍如夢事以此印心則諸法皆然即此而推水月鏡像空華陽燄種種境界頭頭皆解脫門也嗟嗟塵俗中人欲以有思惟心不淸淨見求入諸法妙門難矣自無受用地安能令人歡喜乎後之觀此卷者能作如是觀不獨入書法亦可入佛法矣寶貴裝演卷成見有餘地復作書尾

又

余每謂此七偈乃佛祖相傳心印也極喜書施諸方不下數百幅矣往往自爲題跋以示爲禪門關要但未知飜譯來源今於護法錄中見宋公此跋足爲禪門千古公據故併書之以曉近日參禪者懷增上慢不親教旨之輩爲秦鏡云

丁右武大參浮海四詩跋

聞之古人有言曰兕虎不能撓其神獵士之勇也蛟龍不能動其色漁父之勇也死生無變於己達人之勇也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海內識者皆以右武剛腸直烈雄才大略稱知己余觀右武當百折之餘投之海涯曠然不恧於色及赴廣海戍度崖門風濤大作桅折蓬飛顚覆萬變傍人束手公方倚舷謌詩諸豎子譁起而譟曰舟覆矣公曰且住且住待我詩成頃四詩剛成而舟膠於沙遂得無覆公乃大笑曰豎子幾悞乃公詩癔此豈剛腸直烈雄才大略所可及哉是有大於此者率然臨之而本體自現在公寢處谿亦不自知其安也故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此之謂歟予因爲公刻此詩於海珠而書其後如此

爲右武書七佛偈題後

七佛偈乃從上佛祖授受心印也古人悟此者如大火聚一切死生禍患情塵燎然不可攖觸是稱雄猛丈夫秉般若鋒執金剛燄者也右武居士賦性如此

豈非多生習此法門乎余同難行間相與旦夕遊戲以法為娛偶索書遂以此狀其本色

得包公硯書心經䟦

往聞包公守端州一硯不留之說視為漫談及予來粵詢之父老云昔包公治端革貢硯之獘偶得一美者攜之歸過羚羊峽口風波大作公云吾生平無愧心之事無虐民之政何以有此因視其硯云豈山靈恪此物耶遂投之水中風波乃止自後時時光怪發於水上為漁人網得之自爾光怪不復見羅生持此硯至余撫摩良久喜而歎曰神物隱顯固自有時得欣賞者亦非偶爾語曰至誠可以貫金石視此頑石包公心光能煥發於此況般若所熏乎其歷千劫而不朽者宜矣因試墨遂書心經一卷以付羅生

題東坡觀音贊

曹溪云佛性無常業栢䟦東坡觀音贊亦云苦樂無常然苦樂乃佛性之變也聖凡又苦樂之聚也以佛性有受則苦樂以之不受則聖凡泯矣斯則佛性隨苦樂現故衆生之苦樂以不受者受之則知苦樂者苦樂所不到也衆生有苦以不受者而呼則同不受者而應如空谷答響人若以不受者而遇苦則如湯消氷應念化成無上知覺何假他力哉是則受以不受為母生以不生為君重生知所重則超苦樂而生為贅矣

題鬼子母卷

我觀鬼母愚癡無比秖知貪他不顧自己己之所愛不捨一絲如何於他絕無慈悲一切母子本同一體若能等觀癡心早止若非如來拔其癡根直至窮劫向墮沉淪縱有神力總出瞋癡用不得處方乃自知愛力極處癡心頓歇鑊湯爐炭當下消滅

書元旦大雪歌䟦

予昔同黃龍潭徹空師居五臺叶斗峰前之龍門時多大雪風捲埋屋積丈餘擁衲對坐只覺夜長及起開門則雪堵矣急撥火取燈相視而嘻將謂活埋適北臺主人探而知之乃領行者數十操作具裹乾糧而來救除隧道而入入門相見其樂融融如在黃泉之下也自予放嶺外二十年中每一思之頓破炎蒸

甚熱者仗此一念氷心也頃予遇老匡山初得懟宗珏公指五乳以棲之公乃徹師之的骨孫公視予如若翁予每一見公即如對徹師於雪窖時也天啓改元歲旦大雪三尺萬山連凍不減窖中予自別五臺三十餘年未見此境故感而爲之歌即以書似珏公葢不忘徹師相與死生之際也今珏世黃龍之家聲能體現前事事皆從乃翁忍凍餓中來則何熱惱之不淸涼何道業之不成辦哉諺語有之創業非難守業難苟知祖翁田地時時耘耨不致荒蕪則知我本師釋迦和尙百千萬刧捨身命財在雪山六年凍餓博得四事供養以貽兒孫吾徒日用所食粒米莖菜皆我本師之通身毛孔滴血也審此又能甘心虛度此生乎然因寫雪詩而及此者大似因漁父而得見大海波濤也公其志之天啓元年立春日

題從軍詩後

雷陽正當南極東坡題曰萬山第一所謂水窮山盡處也形家稱爲盡龍故古之忠臣義士被謫者多在於此氣使然也寇公居之未久至今父老侈談昔東坡謫儋耳子由亦遷至而西湖遺事寇公有祠蘇公有亭山川之勝景物依然然僧來戍者昔宋之大慧徙梅陽覺範戍珠厓噫二老去余五百年矣今余蒙
恩遣至此蓋亦上下千載奇事惟我聖朝僧戍者獨我始祖南洲洽禪師爲護　建文駕獲罪　成祖赦之以其弟子德銖戍於此尋即放還及某二百餘年矣頃亦爲　國祝釐獲罪而至此豈無謂哉余至主於城西古寺坡公亭中士子爭談坡公如昨日及訪覺範故事則杳然矣天南風物迥異中洲四時之氣亦不與天地準如乾之純陽變而爲離離火方也萬物皆相見鬱爲炎熱鬯爲文明人但見景物之鬱不見通暢之妙故於文章詞賦不能盡其造化之微余初至時遭瘴厲遂於此中註楞伽經自謂深窺佛祖之奧蘊實有資於是也向不求工於詩自從軍來此詩傳之海內智者皆以禪目之是足以徵心境混融有不自知其然者由是亦知古人之詩妙在於情眞境實耳紫垣君侯出册命書之聊書之以供覆瓿弁發一笑

題十二首臥病詩後

沙門從戎。昔亦有之。如大慧禪師。戍梅陽。冠巾說法。寂音尊者。戍崖州。箋註楞嚴。二大老。以如幻三昧。處患難如遊戲。予少年。聞鳥鳥時。即知其事。想見其人。不意予年五十時。亦遭此難。蒙　恩賜譴雷陽。其地蓋在二老之間。自慚非其人也。然恒思其風致。初至戍所。即註楞伽。蓋有感焉。所寓之時與境。未審較昔何如。而以僧體慧命為懷。一念保持。兢兢弗忘。自謂禪道佛法。不敢望二老門牆。至若堅持法門。孤忠耿耿。實有嚙雪吞氈之志。而山林故吾之思。形於聲詩者。眞繫鴈足帛書也。千秋之下。讀此詩而想見予者。能若予之想二老乎。嗟予老矣。書貽侍者廣益。持此足見家範也。

六詠詩跋

佛法宗旨之要。不出一心。由迷此心。而有無常苦。以苦本無常。則性自空。空則我本無我。無我則雖當生死者。此一大藏經。佛祖所傳心印。蓋不出此六法。總之不離一心。若迷此心。則有生死無常之苦。若悟此心。則了無我。無我則達性空。性空則生死亦空。殆非離此心外。別有妙法。而為眞空也。從前有志向禪者多槩從心外覓玄妙。於世外求眞宗。所以日用錯過無邊妙行。將謂別有佛法。殊不知吾人日用尋常應緣。行事種種。皆眞實佛法也。但以有我無我之差。故苦樂不同。而聖凡亦異。端在迷悟之間耳。以我為衆苦之本也。明府索書禪語。故錄舊作六詠詩。復記其事。且為他日證此法門之左劵云。

書懷李公詩後

右詩十首。作於乙巳長至月望。明年丙午孟冬。時在曹溪。喜重修祖庭。翻然一新。禪堂乃六祖大師說法。南嶽青原諸大祖師安居之所。世代變遷。化為鼠壞狐窟。今余力求以復舊制。規模軒豁。不減昔時。而經營佽助。則林參軍知足居士一力以肩之也。因思昔日東海莊嚴妙邊。將興法道之際。而余遂嬰難。放流嶺外。豈意又復幻此道場。以開幻衆。作如幻佛事。度如幻衆生耶。況蒙恩詔湯網大開。當初執縛之始。卽今解脫之終。一期周圓。平等無二。所謂東方入定西

方起比丘身中入正定居士身中從定起是名方網三昧者非耶余今難忘李侍御公最初一念歡喜心適遂書懷李公詩以付居士以是見區區不爲險難傾奪不爲境界遷移不以殊形異趣不以去就介懷不被惡魔之所搖動者如此非夫踞忍辱地坐寂滅場者何易致此哉箇裏機緣又爲老人傳家之秘殊非文字所能述居士其能得此乎

書山居十首跋 此詩書於入滅十日之前乃絕筆也

此詩蓋作於匡山五乳在壬子春日也侍者深光即以此卷請書老人慵於筆硯故束之高閣及復之曹溪濱行付侍者廣攝持來藏之久矣癸亥秋九月光以書來省因督攝未完時老人以足疾攣痛且苦於應答攝乘間頻請老人因念老矣恐作未來之欠故勉强力疾書之以歸可謂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豈非婆心哉若以詩字觀之則辜恩多矣時癸亥冬十月朔日

紫栢老人戲病偈跋

紫栢老人居常以無性義示人如弄丸之手觀者莫不心駭目眩此指自雪巖中峰諸大老後知者尠矣惜乎道與時違未遂振起之願此老人生平之所苦心者嗟乎哲人往矣後生晚輩安能復覩宗門之標格乎峨嵋海默禪人持觀病偈予見之不覺潸然泣數行下手澤依然寶之當作光明種子也

書范蠡論後

此論蓋予於己酉秋日舟泊珠江之滸李參軍以范蠡歸湖圖請贊余因是有感而作也嘗謂古之文人評論古人物若三蘇之作燦然槩不及此何哉是知求知己於千載之下古人所難而期有旦暮之遇者非偶然也蠡之心固難見以予言而發之則蠡亦將瞑目矣奚有古今去來哉余謂丈夫處世抱超世之見者必不易見知於世故龍與麟舉世三尺之童皆知其爲神且瑞此豹不見而爭誇之也即旦見龍人將以爲蛇麟一出必見災於虞人又何怪哉余居曹溪之十年蓋嘗一龍一蛇矣唯不免一災時有匡人之圍者兩旬當己酉寒露降霜之候清夜興發侍者某偶於篋中檢出此素卷余乘興捉筆其論適在案

頭遂書之併識其意如此

題書法華經歌後

余少時即知誦此歌可謂深入法華三昧者每一展卷不覺精神踴躍頓生歡喜無量往往書之以貽向道者頃來曹溪爲六祖整頓道場業將十年忘形從事百廢具舉山門改觀不意魔僧內障自壞法門顚倒狂惑搆訟公府以致予覊棲郡城悠悠二載時在郡歸依護法者獨黃居士二年一日朝夕無間祁寒溽暑奔走不爽毫髮予因感昔覺範禪師遣海外親知朋友鳥驚魚散獨胡强仲一人爲之周旋送至韶陽師爲序以別之即今讀其文想見其爲人今予以流離患難之身孑然處汚辱是非之場有居士爲之木舌公庭之事了然如揭日月此緣豈淺淺哉今事竣將行予乃爲書聽誦法華經歌一首以貽之令其諷習以結法喜之緣且以此紙傳之子孫使後世亦知乃公能與憨山老人眉毛厮結即以此善根福及子孫世世享之可謂不虛此會良緣矣故併記之

又

予放嶺外親友疎絕如隔天上萬曆己酉夏日大都慈善寺長老義天孝公特來相慰於曹溪松下一見悲喜交集如異世人也憶予昔乞食長安時過公宣明室洗滌客塵今在炎荒火宅每一思之頓入清涼地嘗茲塵土欲求滴水盥身心豈易得耶秋初予有事於端州因拉公同行登寶月臺納涼旬月復之五羊食鮮龍眼飽飡而歸信可樂也舟行北風泝流艱澁公出此卷乞書遂寫此歌公避日令諸弟子一一如盤陀石上之僧誦白蓮經以爲常課不唯不負修雅則老人八千里外猶然如在月明松下側耳聽誦時也

題雪浪恩公所書千字文後

予與雪浪恩兄生若同胞少共筆硯予嬾且善病竊慕枯禪兄苦志向學無論刻意教乘即遊心藝苑博聞强記食息不倦染翰臨池晝夜無間者二十餘年及登座說法迴邁前修而辭翰揄揚亦稱二妙我明二百餘年緇衣之駿指不再屈此予生平心服而敬事者自愧福輕業重至老暌携惜兄耳順之年竟成

千古嗟余苟延七十無補法門偷生何益予隱居南嶽非石禪人携此卷來予一見之不覺興悲三復長歎嗚呼其人往矣手澤如生覩此端若寂光覿面也

題筆乘顧寶幢居士事後

記云金陵顧寶幢居士名源字淸甫少豪雋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絕然實自古法中來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己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修因晩節與名僧學西方會社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而瞑舉室聞蓮香三日始歇居士嘗手書數絕句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塡如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香滿衣雪寒豪士古長飢明珠不換黃虀瓮涕唾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鑱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慚愧人傳粉墨痕碗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魯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葅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靑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披髮曾爲授記人草衣隨處屬閒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同酬野寺春雲裏靑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投蹤跡瓦鉢依稀在手中此焦氏筆乘所載也余髫年聞寶幢居士初爲諸生時氣甚豪宕才情敏捷中年一旦盡棄所習遂長齋繡佛前構一小樓獨坐其上唯小童奉香花淨水家人女子絕不見面親知杜絕往來居然一深山頭陀也每夜五更擊大木魚高聲念佛居士家近市多屠者有一惡少年每聞魚聲即起宰殺一日遲責其妻妻曰道人打木魚念佛爾聞殺牲自不悟乃責我耶少年即折刀杖改心爲善一時屠兒回心者衆士曰我抱木魚終夜打驚回多少夢中人予年十九依長干西林祖翁出家雲谷先師當代法眼也住棲霞與居士往來特密即乘中所云名僧者師爲予談此事因問居士何如人師云今時龐公也一日偶與同儕閒行松園

望見一道者入山門貌淸古而雅甚閒閒如孤鶴翔空超然塵表及近而覿之其目不瞬若無意於人間世也余驚喜曰此何人斯若是之都也識者曰此竇幢居士也余欲作禮而懼焉乃隨而覘其所之則見其入寺殿廊之披門禮如來舍利塔也余竊覩之五體翹勤懇倒不可名言及觀塔殿巍峩入雲五色相鮮返照同光赭如寶錯忽悟此境殆非人世也而猶未知所以然旣而余問雲谷先師師云此居士觀此作西方淨土境將以資觀行耳自後因先師而得入室焉及臨終時與先師同數名僧相對念佛數晝夜懸西方境於室中余隨衆中正作佛事時居士內人報云滿宅聞蓮花香衆皆驚喜居士恬然無異也此筆乘所載皆余目擊其事也居士有子皆諸生素不信佛至是乃涕泣牀前叩首而請曰父卽超生死居淨土豈不念及兒孫輩作度脫乎何無一言相囑居士笑曰汝輩將謂我生耶死耶而獨不覩於日乎日出於東而沒於西是果沒乎果不沒乎吾之生死亦猶是也拈筆書此擲筆端然而瞑此余所親記乘不及此一日偶展乘簡見此因緣遂感而更筆之且以告知言者

題南皐居士書萬法歸一卷

從上佛祖原無寔法與人就向衆生妄想夢中一椎打破使其囫地一聲忽然夢覺兩眼睜開回視夢中境界了不可得若於不可得處措心亦是夢事由是觀之豈有一法可當情耶所以道不見一法卽如來此則名爲觀自在故云離相離名不墮諸數若喚作一則墮之又墮矣南皐居士潛符此道受用自在蓋已有年切念知音者希特拈古人此則公案往往擧以示人欲人自知落處覩者若向居士未擧以前快便薦取猶在半途若更向萬法一法上圖圖大似癡人面前說夢慧菴主久參居士時入方丈聞說不二法門蓋已習熟且道此則公案與維摩默然處是同是別參

題圓覺頌

鄒太史公世講陽明之學其子子胤得家傳衣鉢癸丑春謁予於五羊之靑門問西來大意予令其屏胸

中宿習知見默坐七日乃爲發藥子胤一聞頓契忘言之旨自信向璮光影門頭躍然而歸及余之南嶽得乃兄子尹書來企稱子胤悟脫近不幸往矣予愴然心悲者久之及予遂老匡山越九年辛酉冬乃郎育侯寄所著問覺頌一編予閱之是知子胤雖長逝端然未出大光明藏可謂深種般若正因矣倘天假之年其所造進未可量也惜哉

題幻予本公塔銘後

幻予本公先參本師雲谷和尚與予同條生也辛巳歲相晤於五臺見其道貌淸臞弱不勝衣其心如大地有荷負衆生之力故能忘身爲人未嘗一念存我相也以善醫視病僧至割內爲劑可知已予坐氷雪中一日凍餓而死師急救而生之予則以醫王頌公別來三十餘年公入滅廿三年矣向以刻藏因緣故留靈骨於雙徑之寂照丙辰冬予以達大師入塔因緣至公之上足杲公亦乘此葬之予是得以爲公卜地層骨入土憩此大奇事豈非宿緣哉讀洞觀居士爲公塔銘恍如坐金剛窟對談時也乃詩以挽之曰

寒巖凍餓有誰知絕後重甦賴阿師今日五峰窺塔影恍然猶對坐談時念茲山爲東南法窟八十八代知識說法其中公何夙緣得從達大師後究竟歸寧於此愧予與公同條生不同條死安能得此一坏土覆枯骨乎想公將來出世不知爲何代主人倘得宿命必見老朽於除夜篝燈書此語也

廬山金竹坪千佛寺接待題辭

廬山甲江左之勝自晉遠公開山及唐宋諸祖說法道場獨勝於天下其山形似水上靑蓮而金竹坪宛坐花蕊昔爲荒榛近日燕乾法師結茅單棲弔影寒巖其徒續芳聯公苦心竭力以供事之每行乞郡城日往夜歸風行露宿飢寒困苦靡不備歷不十年開荒闢土始建屋宇而乾師謝世聯公守其遺訓忘身豎立遂成叢林三十年中與衆同甘苦共臥起粒米莖菜不私作務以身先之至今老矣坐長連牀絕無寢室眞得古人匡衆之體故十方衲子至者如歸然公不以佛法禪道標榜唯以一味平等慈悲以法門爲心未嘗以粥飯氣息鼓諸方矜已能此又深得無

我三昧者。是故親近隨喜者。無不觀感而心化也。每歲食指數千計。公澹然無懷。不以四事為已憂。不專化主。但在叢林少有願心者。無不自肯奔走效力。行乞以募十方。風聲感召。歲計亦未嘗少缺。此又深得吾佛隨緣之至教。當此末法。諸方建立其人。或指難再屈也。老人適來隨喜。讚莫能窮。且見諸行者。行乞歸來。絲毫不昧因果。不負檀越信心。諦觀諸方幹蠱叢林之行人。亦未有如此之眞實者。此蓋主者眞心所感。以致龍天響應。非偶然也。老人感念無已。故槩書此以告諸檀越。至若四事供養。七寶布施。如須彌山亦可消受。自有大心菩薩在。非老人所敢必也。

題臺山竹林師卷後

老人昔居金色界中。獨與竹林老漢眉毛廝結。臨行將把糞埽箒子委托。叮嚀為作曼室奴郎。別今三十餘年。及老人業遘炎荒。已二十餘年。雖萬里相懸。出息入息。未嘗與這老漢絲毫相隔。今忽見此卷。竹林老漢身在老人眉毛上。放光照耀。誰謂這老漢入滅。殊不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臺山入宗匡山起。正是這老漢家常茶飯。且道竹林來也。好著為諸人依前埽糞。學人持此日用一切處。不許汚却箒柄。始是知恩報恩。

題璧光童子沈大裕傳後

衆生本有佛性。名般若。具大光明。常然不昧。良由無始無明。故昧而不覺。無明深厚。故常寢生死而不自知。所以菩薩修行。但以智慧光照破無明。卽為出生死時也。故修心之士。名為習般若行。世之人智慧明利者。從般若中來。發而為忠為孝。性使然也。以至死生不見去來之相者。常光然也。觀沈童子大裕。出世八歲。種種云為。皆前世習般若行。至臨終一念烱然。常光不昧。此般若現於方死之際。足見般若強勝之力也。嗚呼觀此。豈墮生死之人耶。而父母以愛視之。是返轉般若為生死根。豈不為童子所笑乎。本以見度。而更見累。自負童子來意多矣。丁巳三月六日。其父爾侯居士以此傳相示。憨山老人題之。以此是以楔出楔也。童子有開定發一噱。

題血書金剛經後

此經乃華亭康孟修妻張氏安人刺血所書者。安人王司馬公元美之甥也。公之姊適張氏。生安人早逝。王太夫人自育之。幼延女師。習詩書。工翰墨。事康母孀居卄年。敬順如一日。天生篤孝。雖產富貴之室。性澹泊。不事鉛飾。康母老年奉佛益謹。禮達觀大師。安人從事齋素喜捨。王太夫人命司馬公兄弟視安人如己子。所分家貲以萬計。皆悉捨為福田。歸心淨土。如蓮花中人。晚年刺血書此經一卷。臨終命舉家高聲念佛。連日夜安然而逝。余被放嶺外。康君弟季修與余為方外交。頃入粵。季修走書以安人所書此經屬題。予視其手澤。端嚴精楷。筆意師古。纖毫不苟。絕無軟暖氣。此亦丈夫所難者。撫卷三復。喟然而歎曰。斯蓋心光流溢也。夫般若名智慧。乃一切聖凡均賦而同稟者。諸佛證之為金剛心地。現為神通妙用。衆生迷之為生死根本。發為妄想塵勞。性同而相異。若欲轉塵勞妄想而為神通妙用。非仗般若勝力不能也。故曰。若有能信此經者。已於無量億佛所深種善根。由是而知安人生平住世。猶如蓮華處淤泥而不染。篤信三寶。諦奉此經。受持不疑。自非多生久習般若純熟。何能精進之若此。悲夫。世人咸稟靈明之智。負此丈夫血肉之軀。但恣貪瞋。造無涯之黑業。以取沉淪苦趣者多矣。誰能灑滴血於智海。而與法性同流乎。金剛以不壞得名。文字般若即法身常住。光明赫奕。照耀無窮。所謂金剛種子。歷劫不磨。豈直為傳家寶已耶。

題朱太史修南潯報國寺疏後

湖州南潯報國古刹。始建於宋。五百餘年。殿圮久矣。緇白過而不問。無唱導者。寺沙彌某發願重修。誓斷一臂以堅衆志。朱太史為文以鬯之。寺僧持過徑山。予三復之。大有感焉。謂帝王陵墓多屬丘墟。而佛刹雖頹尚在。即金谷銅駝類可知矣。諺云。千年田地八百主人。誰氏之子能守數百年之業者乎。抑有後能如沙彌之捨身世業而重輕者乎。經云。佛刹堅固。金剛所成。以有龍神守之。弟子世之推原其始。皆衆施貲財。即千秋不泯。以較世業之久近。皎然明甚。人皆知沙彌斷臂誓興佛刹。殊不知沙彌一臂為衆檀那

世守不朽之業也明哲君子能捨不堅之財置堅固地則後千百年功德不朽賴沙彌一臂以守之尤勝子孫伯什也況福田如空乎公云荒塚賴佛寺以久存誠爲法眼予知達人先唱則衆起而響應觀此金刹立成當若天帝之拈一莖草卽是沙彌現千手眼也

題華山隆昌寺銅殿二碑文後

予友妙峰師早從法界觀入道故生平建立皆從普賢行願法界心中流出無論一往功德卽銅殿因緣可見矣以峨嵋普陀五臺三山乃三大士菩提場爲眞丹利生最勝處各範銅殿一座以奉尊像其南海偶以緣阻遂置於金陵之華山葢賴　聖祖寵靈故感　聖母　聖上洪慈爲布金檀越得與三山並緣亦希有其莊嚴妙麗殿堂廣博予以業力遷謫未獲瞻禮適於焦太史黃祠部二宰官碑文毫端三昧具見一毛端頭現寶王刹詎不信歟三災彌綸行業湛然葢願力所持當與法界等矣

題盂蘭盆眞慈達孝卷

經云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以釋迦多世修行之時皆是報親之地故梵網經云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乃至一切衆生然戒爲成佛之本而孝又爲戒本是知諸佛菩薩救度衆生出諸苦惱皆修孝順之行也以衆生歷劫生死出沒六道捨身受身無一類而不經過是無一類而非曾經之父母且衆生度盡方受證菩提故所度衆生一一出苦皆菩薩所盡孝道之心也又豈可以一生一身而言哉卽目連所救一生之母未盡如來之達孝也教有水陸齋會爲報親設以盡法界所有水陸空行乃至三途六道無不願出苦論此雖像教是行如來大孝之本也京僧離幻持建盂蘭盆卷請益予題之曰眞慈達孝葢盂蘭以廣戒本之意緇白知此豈可以泛泛世法觀之耶

弔遼陽將士文題辭

幻入衰朽骨立匿影空山掩室以休適豫章陶君相如過訪語及時事及出和張太史弔遼陽將士文且囑爲引幻入三復而歎曰此古今豪傑忠義之士精神相感於形骸之外固非世諦恒情也故日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者何也即此心之性眞也光明廣大終古常然若認假而失眞則與草木同腐朽雖生不生何益哉苟能守志忘形形忘而心存當與日月爭光矣此古忠臣義士以身殉國則國爲身以身殉天下則天下爲身所以忠義之氣充塞宇宙凛凛而不昧者固其所也今觀兩將軍之死得其所則能與一時仁人君子之感不奪者志不晦者心所謂求仁得仁雖死可無遺憾矣予讀太史之文心血迸灑慷慨悲歌激烈之氣蕭蕭如在易水之上也將見豪傑之士由此一鼓而興起者竦動義概竭忠効死以捍社稷端有望於今日也豈直爲文而已哉

題龍樹庵主濟川傳公傳後

歷觀古豪傑之士以一身殉國家之急卒以忠義表於世以丈夫稱者古今不多見豈獨方內然哉方外亦以之予讀傳公傳深有感焉若夫伽藍所在乃法界之封疆也吳門之華山封疆之一隅也時公爲居士遂毅然棄妻子薙髮爲弟子以身殉佛土竟保全以棄去豈非丈夫之事哉若夫功成而不居又古之所難也語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公實有焉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二

已下古本卷十九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三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贊

然燈古佛贊有引

然燈古佛釋迦之師也往昔有緣無心而遇因布髮掩泥持青蓮花而作供養得蒙授記遂證菩提今睹光像欽渴翹仰焚香作禮以偈贊曰

稽首然燈吾師之師妙用無極故我歸依白日麗天萬象斯鑒滿月寒空衆星齊現明所不明照其不照惟此智燈光明朗耀秉法王令佩實相印磐石晏安十方鎭靜其心如空靡所不容有扣之者響若洪鐘

其容湛寂。恬然凝謐。瞻之仰之。諸障頓息。緣會而遇。無心而得。紺髮滿頭。青蓮一葉。布髮掩泥。志誠歸命。持花作供。貴乎清淨。無上菩提。當蒙授記。罔象玄珠。不容思議。心心相印。光光互融。慧命無量。功德無窮。

貝葉佛母贊有引

粵東爲法道源流。達摩航海而來。六祖應識而出。盍喇剌臂而褁海。眼跋陀忘形而挾楞伽。皆首出仙城。初開法運。自爾以來。寥寥千載。豈出彼沒此。古人獨負而今人絕分耶。固在導之者何如耳。故曰。不是無禪。只是無師。斯言有味哉。余家　恩竄嶺海。觀察海門周公以視鹺至。公當代搢紳中具正法眼人也。與余以法相親。每談必以第一義示人爲事。仲春十之三日。同查汝定過朱氏草堂。劉萬諸子畢集。大爲發揚此事。諸子各發無上道心。季子乃曰。向不知佛。今也知心。既心即是佛。吾當以佛爲事。仲子請越之高士蔣不任寫此像。余歡喜稽首爲贊曰

佛體如空。無處不容。牆壁瓦礫。遂之者通。秋水澄澄。朝霞燦燦。景落彼心。光浮素練。識之不見。見之不識。翳目空華。太虛鳥跡。貝葉無文。法身非有。萬壑松聲。作獅子吼。碧眼𩕳腮。維摩病骨。漏逗形骸。分明眉目。暎百花深處。鷓鴣唬一聲。叫破春山綠。

西方三聖贊

稽首寂光主。無量壽大師。能以寂滅心。現形十方界。偏入有情身。而作生死宰。辟如日月光。無心而成照。蒙光照燭者。無不遂其生。又如慈乳母。能達嬰兒心。飢飽各適時。不以乳爲病。我觀世間人。病痛必呼母。以母爲自心。不呼不自解。是故三有中。凡在有情者。苦樂不自釋。適然念我師。以師慈力光。先入衆生心。故能一照間。必出生死苦。況復有大勢。而復得大悲。相比而化物。物無不化者。刀山并劍樹。忽變作寶林。鑊湯及爐炭。偶成八德水。皆以自心爲。轉變一念中。如酵入乳酪。醍醐不外求。何況荊棘林。不爲清淨土。是故念我師。必若子憶母。子母相憶時。無不相見者。念極諸想滅。身心頓脫空。寂光忽現前。照用一時發。即此苦穢軀。便成極樂國。始知日月中。無不極樂者。

化佛贊

似人非人。日面月面。從何處來。者裏出現。見時不識。議時不見。病眼空華。太虛閃電。逢人個個歎奇哉。看行一味行方便

雪山苦行佛贊

肝膽冰霜。形骸土木。生來俊俏天然。奇骨不是不捨皇宮。祇因不愛喫肉。走入萬疊寒嵒。受盡淒涼寂寞。一朝餓得眼睛華。錯把明珠換魚目。渾身惹得是非深。直至而今抱冤屈。幾度逢人話本懷。纔欲開言雙淚濮。雙淚濮。不知那個是知音。但得相逢心願足。

又

不戀王宮。不住兜率。脫却珍御衣。埋身千丈雪。瘦骨如柴。剛腸似鐵。六年凍餓口難開。幾度思量心未瞥。一朝驀地睹明星。從前妄想都休歇。便欲挨身入閙籃。滿目風塵徒鱉躠。返惹時人話短長。誰知弄巧翻成拙。直至而今怨未申。通身是口難分說。休分說。費周折。肝腸瀝盡空饒舌。無限春光百鳥啼。杜鵑叫徹空山血。

又

身墮雪濤。心寒龜水。內外洞然。又何彼此。思之不及。類之難比。夢想不到。誰能議擬。若欲求之。是非鋒起。但莫思量自然法爾

又

骨如柴。心似雪。念如冰。面似鐵。不是剛腸疾惡人。怎肯拋家輕失業。幸賴明星換出頭。免教笑折傍人舌。

又

世念已枯。諸緣盡撤。千尺寒嵒。萬年冰雪。一片身心放下。時從前妄想都休歇。都休歇。但看幾點疏星。一輪明月

又

骨瘦心寒。冰枯雪老。不是者翻。畢竟不好。六年凍餓實難當。可幸明星上得早。當初錯愛者些些。使得兒孫臥荒草

又

拋擲金輪王。如弃捨殘涕。埋身雪山中。絕無一毫事。端坐苦思惟。不知竟為誰。只待明星上。當頭下一椎。

何似當初未醒時倏倏月挂珊瑚枝

舍那如來法身贊有引

余寓旅泊菴中爲諸白衣談楞嚴適門人王安舜持舍那如來畫像一幅高三尺許偏身衣紋并項上圓光通書華嚴經一部字如鍼鋒芥孔而點畫分明行如遊絲飄如散髮其身當胸闊一尺二寸則計字二百二十行有奇其圓光邊約二寸圍則字幾百行其微密細緻又過於身眞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焉以色古而不可讀侍者諦視於左臂辨出一一塵中一切佛則知其經爲雜華無疑矣余見之歡喜踊躍而歎曰此非蒙如來甚微細智而加被者決不能至此然豈麤浮想像而可得耶因焚香稽首以偈贊曰

我聞諸佛微細智以此證得妙法身徧在衆生心想中而能造作難思業今見衆生微細智徧入如來法身內於一微細毛孔中莊嚴難思法性海一毛一塵本性如具含無盡功德藏猶如淸淨瑠璃缾內盛微細多芥子炳然顯現無障礙無壞無雜各安立假離婁眼極最明窮盡目力不能辨始覩法身本無相今見佛以法爲身法身本不離衆生故從微細想中現是衆生心與如來無二無別互相入如是微妙淨功德久墮沉昏諸暗冥譬如微塵含大經苟非智眼不能見善哉佛子智力雄一見卽生眞實信剖破微塵出此經令我頓入華藏海佛心旣卽衆生心我入卽同衆生入我身與佛及衆生互相攝入如珠網如此圓滿大法界全憑佛子信力持以此信力作佛事展轉攝化廣無邊見聞隨喜禮念閒彈指卽能成正覺是故我贊佛子德廣大如空不可量我願法界諸衆生普入佛子信心住

思惟佛贊

稽首吾師何爲獨步三七思惟如何可度不用思惟但行平等儻遇知音自然猛省

思議佛贊

默然思惟所思爲誰思之之地人孰知之十方一念衆生一心但有知者卽是知音明月在天影現衆水不出不入無彼無此如雲浮空無心而徧於一毫端

十方齊現。一切圓成。萬緣具足。但不思惟。即如如佛。

無量壽佛贊有引

余昔誦十六觀經。以佛觀爲第一。故修淨業者。靡不從事。至若工繪家。各有所本。而於佛像尤難之。蓋以垢濁心鏡。現妙相影。豈易致哉。越人蔣生太清。英年而獨精此技。豈夙觀行所致耶。余入粵之二年戊戌春。蔣生亦至。所繪佛菩薩不滿十幅。獨遺蓮阜居士陳元譽三聖像。精妙絕倫。蓋居士長齋繡佛有年。亦精神感通而致耶。嗚呼。蔣生尋與物化。睹此遂成千古矣。居士焚香稽首請贊。余遡爲興懷。贊曰

稽首無量光。徹照十方際。湛然不思議。永破癡暗冥。
我觀寂滅境。清淨絕纖塵。大地及山河。竟從何處起。
刀山及劍林。是誰之所造。良以自心迷。堅固妄想結。
譬如水成冰。業風鼓扇力。於受想夢中。屬此燒炙苦。
我師冷眼看。自心不耐。細現此比丘身。急過塗毒鼓。
令諸耳之者。一觸生死絕。猶如妙蓮華。扶疏出秋水。
又以大悲勢。左提而右挈。直使恐畏途。翻成極樂土。
妄想歇滅處。正覺即現前。猶如湯消冰。但由轉變力。
奇哉善男子。夙習般若深。能以一毫端。現此希有事。
儼若大願時。翹勤共悲仰。皎如淨滿月。遊於畢竟空。
心水垢濁澄。光影一時現。熱惱即清涼。諸想頓寂滅。
眞常妙樂地。本不假外求。即此幻化身。便登安養國。
具此難思力。是故我歸依。願此盡未來。永作大依怙。

又

稽首無量壽。端居常寂光。普照法界空。攝受有情者。
衆生迷本有。逐諸生滅轉。輪迴六趣中。如亡子背母。
慈母憶其子。未嘗一念捨。子若暫迴光。無有不見者。
以我出苦願。入佛攝受心。猶如空合空。似以水投水。
衆生無明暗。即是常寂光。妄想一念歇。常光當下現。
生滅無去來。法性本不動。見此法性身。無量壽常樂。

接引佛贊

稽首慈尊大光明。聚淨法界身。不可思議。諸苦衆生。入大悲眼。眼淨無塵。圓明赴感。入衆生心。如月墮水。心水澄清。故無彼此。不接而來。無生而至。是故我師。常住在世。

又

冷地不禁入塵垂手分明示人人不知有但肯一念暫迴光蓮華頓現非夏久

又

稽首寂光主淸淨妙法身如月現星中湛然即衆水以愍衆生故不受法性樂示現微塵剎屈垂方便手俯提弱器者同歸極樂土以衆生即心土亦非心外惟以心印心如以水入水是故見聞者一念即歸依但即自心觀本無心外佛色相如空華猶是瞖眼見惟以淸淨空寂然了無相以此見自心即見如如者

又

踞常寂光坐淸淨土垂手入塵爲衆生故以本法身現衆生心故十方界悉知其名憑悲願力普皆攝受故稱念者必得成就九品蓮臺爲衆生毋不借他緣作賓中主

又

稽首無量光徧滿法界身普接諸衆生同歸寂滅海土本無淨穢淨穢從心變心垢若消除淨境應念現佛在衆生心以垢蔽不現垢除佛現前不用他接引自佛自度生原無彼此相若能平等觀即是寂光土

臥佛贊

無事打眠快活欲死十方界中誰能如此

阿彌陀佛贊

心似寒空面如滿月坐寶蓮華出廣長舌水流風動熾然常說六道四生無機不攝但有稱名即得解脫只爲當初願力深十方盡是無生國

又

稽首大師光明無量具足二嚴號尊中上以慈攝心心包沙界衆生即心本來無外是故稱名即求自己願見我師如是而已

長齋繡佛圖贊

神存理觀妙契法身想澄淨土即俗而眞不住於相解脫諸塵應如是住降伏其心是則名爲無事道人

釋迦佛贊

稽首本師面如滿月淸淨法身湛然常寂是身若空其心若水空水連天月光如洗月不離天水不離地

以空合空上下無際雲起長空風行水上彌滿波瀾廣長舌相不信但聽海潮音翻出龍宮祕密藏

又

唯我世尊妙功德聚如空中華隨緣應世法音若雷聽者心碎不是王宮割捨來誰作利益人天事

又

從兜率來不是無因爲一大事特現此身纔出母胎大驚小怪走向雪山翻成納敗幸有明星一聲喚醒若不回頭幾墮陷穽復到人間漏逗不少本大利微空懷懊惱末後抓翻和盤托出得遇知音方纔雪屈舌上蓮花目前生事肝膽相投虛空粉碎是故智者深知苦心故拌身命常轉此經

又

法身之光如日之影照破世間令人夢醒明瞎一空聖凡一覺不透頂顙是爲法縛

刺繡釋迦佛贊

稽首大能仁救護衆生者現身濁惡世如蓮花出水妙相三十二功德悉莊嚴是故見者悅如覩慈父母巨與衆生心平等無差別故從巧思惟儼隨指端現衆生妄想絲織成惡道形佛在妄想中化出微妙相手引妄想絲鍼刺光綫索鍼鍼見法身念念成正覺於此和合緣頓見不思議是知法界空佛種從緣起我願諸衆生從妄想鍼綫念念見法身無不成佛者

毗盧佛贊

於一毫端現微妙相如空中花似鏡中像欲隱彌彰纔收便放是知我師光明無量

觀佛贊

稽首淨法身無量光明聚最勝蓮花王故號聖中聖湛然寂滅海應現微妙相端居極樂國攝化諸衆生以一心普印一切衆生心是故衆生心即是如如佛心佛與衆生三本無差別見心即見佛念佛即念心一睹殊勝容便悟眞實性故從一毫端現此希有事禮念暫歸依頓獲常住果

經行如來贊

惟我大師胡爲現身爲衆生故作主中賓廣長舌相如風行空雷音長夜喚醒羣蒙來無所從去無所至

要見我師如是如是

又有二弟子隨之

如來宴坐何爲經行瞥然念起爲度衆生尊者隨之
捕風捉影衆生度盡熱夢未醒

栴檀毗盧佛贊有引

曲阿長者孫雲翼字圖南宦遊南海適遇栴檀香
一枝徑可尺餘長八尺許世爲希有喜而購之意
效優闐故事持歸施置邑之廣福道場比丘涵滌
荷擔遂成毗盧妙相建閣以奉復請大藏經一部
共成莊嚴余時休老南岳滌持書乞贊余雖未面
長者喜其功德難思乃略述其事以贊之曰

海岸栴檀其價無外一銖之微值大千界何處移來
至震旦國但有聞熏無不欣悅爰有長者無心而遇
欲效優闐作妙相具傾心易之願即成佛擇地而施
遂蘐廣福時有比丘具大信力發荷擔心衆妙嚴飭
三十二相手出一人如從兜率示現威神圓滿毗盧
大功德聚無量光明徧一切處如剖微塵以善方便
一時涌出大千經卷佛本無相隨心而成法本無住

應緣即形以長者心乘比丘願世閒三寶於是出現
法界蒙熏觸者離垢凡有歸依頓空諸有法身常住
國土豐樂鱗甲羽毛俱蒙解脫草芥微塵同歸華藏
故我如來現尊中上

熾盛光如來贊

稽首熾盛光明王普照十方塵刹中所有日月四天
下一切衆生皆蒙益有情無情共一體同入如來光
網中身心毛孔及微塵一切洞然無不徹衆生夢想
顛倒心盡是如來光明藏是故七曜及四餘二十八
宿各分布共作衆生有相身生死去來皆寂滅衆生
之苦即佛心佛即衆生煩惱海以斯二者無分別是
故苦樂隨念轉善哉佛子契佛心能持如來祕密印
念念常放大光明能破無始煩惱暗一切妙用悉現
前流入如來大願海普使見聞及稱揚盡場涅槃常
樂地

睡起彌勒贊

終日沿街走兩脚不休歇困來樹下眠肚裏黑如墨
被誰喚醒來夢語尚未徹通身疲倦背頭酸左右欠

伸消不得。者等郎僧賴斷筋。如何喚他作彌勒

行脚彌勒贊

橫擔拄杖。挑箇皮袋。一包破碎絡索。當作奇貨買賣。逢人就乞一文錢。不知都是來生債。指著龍華樹下。莊折合將來還欠在

坦腹彌勒贊

爲甚開口。大笑不敢。坦腹赤肚。想是怕熱

布袋和尚贊

諦觀胸中不有。看來手中不無。生成如此能藏。翻却笑人糊塗。肩頭橫擔拄杖。脚跟自在無拘。若不被小兒搬弄。則可稱雄猛丈夫

辟支佛贊

磐陀之上。長松之下。端悟無生。水流花謝

三大士贊

惟三大士。隨類現身。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如月處空。影落衆水。水有清濁。月無彼此。智度爲母。故多其子。慈能與樂。如如意旨。大願無盡。眞經非字。大士之心。如虛空是

文殊大士贊

金色界裏月。五臺山上雪。雲端獅子兒。空中霹靂舌。誰識飲牛翁。原是甘露滅。宴坐金剛窟。似踞猛虎穴。玻瓈一盞茶。聊清煩惱熱。借問窟中多少人。前後三三非浪說

又

居寂滅地。建大法幢。擊塗毒鼓。聞者心降。七佛之師。衆生之父。如獅子王。大方闊步

普賢大士贊

蓮華半卷。經峨嵋一輪月。世界燦如銀。頭顱白似雪。萬壑吼松風。盡是廣長舌。法界任掀翻。空花從起滅。佛刹入毫端。十方置眉睫。香象奔騰踦步。行蹴蹋盲驢與跛鼈

又

稽首普賢。法界爲身。塵毛國土。坐臥經行。於法性空。大雲彌布。以普徧故。了無去住。故微妙相。會無隱顯。若有見者。須是普眼。乘大象王。其體純白。以本無染。是眞淨潔。一切聖凡。不離毛孔。通身徧身。如海潮涌。

大士觀我。我觀大士。以空合空。本來無二。故我敬禮大法界空。願一切時。處處相逢。

又

稱法界身。萬行之宗。毛孔剎土。何所不容。象王遊行。十方無礙。稽首如空。廣大自在

普賢洗象圖贊

法界爲身。何所不往。乖此象王。番成鞅掌。象體純白。本來無染。無故洗之。更增塵點。水不洗水。白不染白。二者求之。了無分別。何勞奴兒。枉費其功。有不到處。轉見不通。以我觀之。現成最好。人象兩忘。聖凡齊掃。

又

象體潔白。何處染塵。眼中著屑。其汚遍身。以水洗之。返增其汚。不洗自淨。莫知其故。水不增潔。潔不用水。兩不相到。本來若此。大士三昧。圓融法界。何於此塵。而生障礙。存之非染。去之非淨。此幻法門。是名無諍。

普賢乘象贊

大行闊步。十方踏徧。毛孔微塵。何處不現。獨行獨坐。何等輕快。要假他力。便成狼狽。腳下蓮華。鼻孔繚繞。不是者些。被他累倒。身命相依。往來已熟。雖是累他。却閒我足

普賢大士加持象贊

惟我大士。法界爲身。有持經者。即現其形。不是神通。亦非好逞。要使衆生。當下猛省

大悲觀音像贊

我聞大士本無住。但在衆生心想中。衆生既即大士心。如何顚倒若不見。若言大士心顚倒。如何能化顚倒人。衆生若是不顚倒。何勞大士強說法。嘵哉人無智慧光。猶如白日酣酒臥。種種夢想恐畏途。怕怖獰惶不能脫。驅馳逃遁不可得。又如渴鹿奔陽燄。愈奔愈渴心力疲。猶不自知在夢想。惺眼觀者悲愍生。極力叱之苦不覺。不但不覺苦生瞋。又復夢見追逐者。畏前怖後盡力呼。一呼忽然攘臂起。從此一覺視夢中。始信自心生顚倒。如是大士能救苦。大都亦似惺眼人。縱能恒順諸衆生。疑者反更生驚怖。當人若肯暫迴光。猶勝大士千手眼。善哉佛子何顚倒。若不自求向他覓。若從覓處見自心。我亦名爲觀自在

又

至人無名名之在人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六用唯一
一亦不立徧界徧空無處不入皓月在天光印百川
如草頭露顆顆皆圓於一毫端現微妙身坐微塵裏
轉大法輪火聚刀山鐵牀銅柱絕叫一聲忽成淨土
不擇淨穢何分男女若欲求之在我而已

又

我聞大士化身萬億眼見耳聞不知誰是有苦便叫
叫即不受不見去來不知誰救我今思惟大士無我
六根門頭觸者如火火不燒火塵不染塵無彼此故
名觀世音

又

惟大士身在衆生心參而不雜雜而不分故我有求
隨聲而應匪大士來實我自證我不知苦何以能求
即知苦處是爲返流我流旣返大士即我以我求我
於何不可

又

我觀大士身本離一切相以本離相故故能現衆身
譬如摩尼珠隨緣明衆色是故佛菩薩及六道衆生
乃至異類形一切無不入如何男女身而作分別見
若見大士身平等無二相了知法性空光明如滿月
能令煩惱暗一切當下除故我依大士頓出生死苦

水月觀音贊

身若浮雲心如水月不動而應無言而說呼之有聲
覓之不得凡有苦求皆得解脫

又

水月之姿空花之表谷響之聲摩尼之寶到處相逢
即現形往來六道無香噢一片身心只爲人若簡阿
師何處討

又

鏡像水月太虛閃電觸而動之豁然影現

又

一塵不染十方露布通身手眼不須回互

又

心本無事爲誰苦思有來問者自亦不知

又

大士無心。如響應聲。凡有求者。隨叫隨應

又

以無相身。應有求心。無處不現。名觀世音

又

水流在海。月不離天。不思而應。爲自在禪

又

無相之相。相不在我。隨應而現。如薪遇火。三十二應。猶是瑣瑣。百千萬億。有何不可

又

大士身心。衆生卽是。所以願求。隨感而至

又

至人無形。眞悲無聲。感應道交。沙白水清

又

以慧爲命。以物爲心。尋聲救苦。名觀世音

又

身心洞徹。猶如琉璃。表裏得淨。如月臨池。不感而應。不求而至。是故我師。名不思議

又

無聲而說。有求而應。如答谷響。似臨寶鏡。是則稱名觀世音所修三昧名眞淨

又

以寂滅心。現微妙相。滿月寒空。光明無量。我以精心。如澄濁水。水淸月現。不須議擬。月不離水。水不離月。以無去來。兩皆寂滅。我心既寂。大士卽我。故我所求。應念而果

又

如鏡中像。如水中月。視之似有。取之不得。以海潮音。出廣長舌。此我大士說法之則

又

法身如雲。充滿十方。從空中生。如水月光。以身無外。故心無礙。所以應物。得大自在。三十二應。人謂是實。在我大士。如海一滴。衆生煩惱。如火之狂。甘露見灑。應念淸涼

又

我觀大士。如水中月。楊柳一枝。稱甘露滅。十方世界。普霑濡。能解衆生。三毒熱

又

無慮而應。不思而徧。春到花開。水清月現。手捉足奔。眼聞耳見。遠而愈親。淡而不厭。丈夫若下苦心腸。相逢即遂平生願

又

大士之身。本來無相。隨心應現。不狀之狀。電影空花。鏡像水月。作如是觀。忽然超越

又

畢竟空中。縣清涼月。影沉衆水。不容分別。故大士身。與物無二。隨所見聞。無處不是

又

大士本無身。身隨衆生現。如月映衆水。不分垢淨。故昏明在清濁。非月有揀擇。是故現大士。應以淨心觀。觀者心既淨。衆苦悉皆空。若知救苦心。應即是觀者

又

大士無思。其思以慈。爲衆生故。兀兀如癡。癡與衆生。膠漆附離。兩者相合。俱不可知。故能救苦。影響同時。是故大士。悲深願重。衆生界空。其癡無用

又

我觀大士。如月在空。凡有水處。皆現其中。不擇淨穢。原無彼此。以水性空。故無壓滓。衆生心水。亦復如是。故有求者。應念即至。以有衆水。如月普照。以有衆生。見大士妙

觀音大士化比丘像贊

有爲而然。無方而應。何故捨他。現此眞淨。以佛非法。非法誰傳。若無傳者。聾瞽皆眠。是故比丘。即法即佛。以心如空。似響出谷。以空無形。盲者能視。其響無聲。聾者得意。視聽不住。聲色兩忘。以三昧力。醒彼癡狂。塵中作主。火裏生蓮。稱名禮敬。應念現前。我師方名。得自在禪

蓮葉觀音贊

苦海無涯。誰爲彼岸。一葉紅蓮。隨流汎汎。以此舟航。無處不徧。萬類有求。隨感應念。是故稱名。普門示現

又

苦海無涯。欲流不竭。至人所憑。靑蓮一葉。彼岸非遙。途程不涉。身若雲空。心如水月。能如是觀。何法可說

慈聖聖母刻瑞蓮觀音贊

聞彼優曇華千年一現有聖人出以為瑞驗惟皇聖母闕產此華以此徵德又何以加

蓮華觀音贊

至人應物如優曇華見之者稀故以為誇青蓮出水根從淤泥見之者衆不以為奇是故我說法身周徧十方皆稱普門示現如此周帀人何不識只在目前建大法幟苟非眞淨無以致此故大士身聊復爾爾

又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至人處之如清涼國五欲淤泥猶如糞壤蓮華挺生枝葉自長摩尼寶珠體淨圓潔墮溷迹中光明不缺佛性在纏染而不汚泥中之蓮廁中之珠日用行藏昭昭不昧火裏蓮花故稱為瑞

禪定觀音贊

以思惟心入衆生想打水成痕鑿空作響參而不雜離而不兩雪裏鷺鷥珠中象罔以如是觀名尊中上

又

以如幻觀無作妙力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又

大士無心何有寂亂衆生無情了無干絆應緣而度原非有心諸苦無住如空谷音是故大士其悲最廣如空合空似響答響本無去來亦無起滅大士神通故不可說

白衣觀音贊

衣白心赤已無他有使一切人念不下口

又

本來無染今亦無垢能如是觀十方通透

又

無形之形隨感而現只在一毫光明普徧

又

折竹之枝當吉祥草坐斷十方海枯山倒

又

海竭蓮枯塵消覺證全憑楊枝灑掃清淨

又

我觀大士心欲潔衆生染故自白其衣遮護衆生短如水但洗塵水不自洗水大士與衆生其實無彼此

若見自己心便識大士面壁破一微塵大士光明現

又

大士中赤而外白與衆生心全不隔聲叫聲應卽現前猶如濁水涵明月衆生心垢不易除大士以身爲洗潔日用如觀大士容色相求之卽不得只在聲前一句明耳見眼聞不可說

又

大士潔白以本不染故入衆生其心不淺如水淸珠投之濁水珠不留影水淸見底明月在空水淸卽現不邀而至不應而徧故衆生苦爲大士身凡有所求卽大士心身心無外彼此不二應念現前名不思議

又

湛湛寒空澄澄秋水大士法身實同於此月不離空空不離水似有兩般實無彼此心本無染衣非愛白以不白者贈之卽潔大士無心衆生有想相從想生如月在掌是故有求隨念卽應原無去來自心現證

又

惟我衆生苦卽是大士悲由苦與悲合故我願無違假使百千億隨求一時應何況智慧男於我而獨恪如水銀墮地顆顆思皆圓我所求一事事事亦復然我觀大士身如空谷覓響大士觀我心事如視諸掌

魚籃觀音贊

籃兒在手脚不住走十字街頭要人知有

又

手中一物常放不下赤心片片爲人不假是故我說眞慈悲者

又

手提魚兒街上賣眼裏尋人只圖快中心不愛半文錢多因要了慈悲債

紫竹觀音贊

紫竹林七寶地普陀岳金剛際十方坐斷鎭常開有求之者隨聲至不是吾師觀世音誰能箇箇皆如意

又

紫竹無林大士非身今所見者皆出自心

南海觀音大士贊

碧海蒼崖黃花翠竹魚籃蛟龍夜叉鬼窟隨類現形

沿流出。沒如空在地。無處不足。此是觀音自在身。不枉稱爲過去佛

又

踞磐陀石。觀寂滅心。即彼羣動。出微妙音。法離諸相。眞經無文。惟我大士。現身如雲。有求必應。無類不往。以大悲心。全同妄想

巖龕大士贊

蒼巖片石。苔封雲護。大士法身。於中顯露。觸目分明。略無回互。而人別求。此何以故

又

片石孤峰。清池白月。自在法身。原無起滅。形不自形。本來如幻。瞖目空花。晴虛閃電。非關大士。有心要爲。實由幻者。妄想思算。欲見大士。眞本來面。但莫思量。全體自現

巖樹觀音大士贊

瞻彼蒼崖。巍巍不動。實我大士。法身孤迴。盼彼崖樹。枝葉扶疏。維我大士。慈蔭開敷。晏坐其中。無說無求。示三十二。妙應普周。羣蒙驚起。不出大定。拔盡諸苦。

悉令清淨。我觀大士。了諸無相。於幻化身。號尊中上。出廣長舌。山高水深。日夜常說。名觀世音

觀音大士應變相贊

大士之身。如摩尼寶。五色互現。隨緣即了。在天而天。在人而人。既稱隨求。何不現形。若有求男。便應男子。福德智慧。莊嚴無比。只在求者。一心顯現。是故名爲。不思議變

自在觀音贊

稽首大悲主。圓滿自在身。鏡像水中月。而作難思事。微細法界塵。一塵一切剎。剎剎如塵衆。無處不現形。衆生一念閒。一時平等應。如圓通所說。猶是分量數。惟我心自知。大士全不覺

又

月影鐘聲。妙音色相。耳視心聞。功德無量

御刻觀音大士贊

惟我大士。法身普應。從耳根門。圓通妙證。十方擊鼓。十方齊聞。於法界空。現形如雲。天上天下。無類不入。是故求者。隨心自足。惟我聖慈。宿秉悲願。如大士心。

廣行方便以此妙相普施羣生令有所願如響應聲

普陀觀音大士贊

我聞大士不思而徧應微塵國廣行方便衆生即心心即衆生故有求者聲叫聲應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苦劇悲深應接不暇踞補陀巖住生死海虛空縱銷此心不改

又

踞補陀巖觀寂滅海普震潮音名觀自在出廣長舌十方周徧故有求者應念即現衆生具足何勞往救水澄月現不前不後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三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四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贊

天衣觀音大士贊

稽首大悲主圓滿具足尊晏坐法界空皎若星中月普應衆生心如月臨衆水衆生日用中不知大士力欲現微妙身故借畫工手畫工與大士同入不思議影現一毫端如春在百花於最微妙中全體一齊現莊嚴極妙麗瓔珞百寶光天衣覆其身如薄霧籠月宛在白毫中覩此希有相故我一瞻依頓入寂滅海是知求者心清淨如止水感此微妙身隨念悉成就以此願所生同證金剛體常住照世間解脫一切縛

草衣觀音大士贊

大士無相胡為示俗草衣蒲團隨意具足鬚髮抓搔不是不剪故意留之刺俗人眼大士非俗俗在觀者如空中花瞥之過也能除我見大士即我既隨類應

有何不可又如痛處痛者自知若知大士眞俗皆非

海潮觀音大士贊

森羅普印性海湛然境風一擊波浪滔天圓滿法身端然常住於波浪中光明彌露是故衆生識浪作惡法身潛爲見聞知覺是故智者於見聞中一念返觀業海頓空大士救苦匪從外來自心顯現不假安排既唯自心何用外尋但聞聞性名觀世音

海月觀音贊 海中一月大士坐於滿月之中

惟我大士圓通妙應入生死海如月普印清淨光中法身湛然煩惱波浪一任滔天煩惱愈盛法身益顯故於衆生隨順不遠如水涵月月不離水光光相照原無彼此我觀大士不離此心故求之者如響應聲常光不昧死生不隔寂滅現前自然超越

空海大士贊

生死若海世界如空一片身心放諸此中空水混融波濤不惡此唯我師是眞解脫

現天大將軍身贊

諸佛所證圓通門實從衆生六根入六根一際有淺深獨有耳根最圓滿大士故從耳門入根塵兩忘觀亦捨生滅滅已寂滅現一念與佛衆生等法身平等無不融十法界身一齊現但隨所願即得見猶如空谷答衆響是知天大將軍身求者有心即應手一身即具一切身如海水具百川味智者能離色相觀一切根塵俱寂滅

降伏六魔大士贊

我觀大士不思議常在生死苦海中身心普入諸有情降伏魔冤利含識諸魔不止八萬餘都以六根爲橐籥六門寂滅妙用全即是大士威神力魔與大士本不二猶如虛空與日光若空與光有差別大士即爲魔所羅是故禮拜及稱名不思議力應念現蒼崖翠竹等法身如如不動眞解脫

降十二魔大士贊

佛未出世魔界空佛一出世魔即有佛魔本自無差別但從衆生顚倒見根塵對待魔壘封心境兩忘魔隊滅是故觀音妙智力降魔但只淨根塵六門洞達法界空佛魔一時俱不現我今頂禮不思議願以無

畏施衆生令我頓入圓通門常使諸魔爲法侶魔能
隨念建法幢始感大士威神力

圓通大士贊

惟大士身無處不在故大士心圓通無礙十方衆生
原非分外色裏膠青水中土塊既無彼此離分疆界
所以應求如此便快

刺繡大士贊有引

嘉禾夏母范氏年五十二持齋三十五年日夜誦
金剛經偶患瘻疾苦劇婦馮氏性至孝願以身代
乃刺繡觀音大士三年無懈成二十餘幅母疾果
愈步履勝常婦竟病且死母思婦言笑如生其子
錫書乞爲之贊贊曰

以無緣慈其身普徧入衆生心如鍼引線媳代姑病
刺大士身隨手而應若影與形姑病既愈其媳亦死
足見體同原無彼此媳託大士死亦不滅絲絲縷縷
出廣長舌

又

法身本無形形隨衆生有衆生妄想興法身即出現
故此有心人不憶念別事專注妙法身皎潔如光素
乃以觀念針牽引妄想絲念念透法身絲絲成妙相
精誠入微細毫髮無滲漏儼於一真地幻出無相身
圓滿淸淨心成就圓通根是故我贍依頓入不思議

繡渡海大士贊

三毒海中波濤正惡頂顖上行全不濕脚入衆生心
無處不徧從妄想絲法身出現念念不空心心要透
普門示現自然成就

千手大悲菩薩贊有引

古婁居士正法以夙習緣一心頂禮千手大悲菩
薩心持神呪精勤有年冀仗威神一生取辦因思
諸佛菩薩救護衆生原無定法如溺大海隨得何
物倚憑必登彼岸又如雪山衆草無不是藥是知
衆生有能願出生死者不論參禪念佛持呪誦經
苟能的信自心堅强不退未有不出生死者況特
大士同體大悲加持之力及神呪力豈不一生取
辦乎居士來參匡山請益老人無法可說乃爲作
此贊貽之若了明暗不二之旨則聖凡路絕生死

情枯則日用頭頭通身毛孔皆大士手眼光明赫奕時也居士應如是觀一心具足不假外也贊曰

衆生煩惱八萬四千以黑暗故六道周旋在大士身變成手眼毛孔光明隨黑暗轉是故衆生有苦必呼隨呼而應其暗頓無衆生大士原非兩般明來暗去應念現前諸有智者但求諸已凡聖二途本無彼此如燈破暗兩不相到以無二故乃見其妙能如是觀大士即已禮拜持名如水入水但從衆苦極處一提光明照耀日夜無斷

四臂觀音大士贊

通身手眼何只有四於無盡中聊爾如是寶杵空魔眞經無字總是神通不思議事

禮空中如來大士贊

空中如來從何出現恰與大士當頭覿面自蚤成佛何必禮他將他顯已畢竟如何示現不一禮念不二普現色身眞不思議

火光三昧大士贊

般若光明如大火聚大士此中入清涼地衆生煩惱乃般若光是故大士妙應無方

寶掌菩薩贊

問師是誰自稱寶掌伸手摩空忽然作響空響何聞手摩何觸倘遇毒龍一時難縮

準提菩薩贊

我聞諸佛出生處本從微妙祕密印密印即是諸佛心散入衆生妄想夢夢想若破諸佛現猶如寒空見日光若破衆生煩惱雲現仗如來密呪力持呪即持諸佛心我心原是祕密呪三緣會合本不二是故一念悉具足但能日用常現前如子得母不捨離佛心既入持呪心不用求佛自解脫

日光菩薩贊有引

曲阿邑東之觀音山廣福寺者有宋神僧寶日光菩薩所建也菩薩初示逆行比丘不撿戒律時人眇之且責以建立道場乃處處現身一時募化尋其跡者猶然未出山門也四方感而異之遂成寶坊臨終自露其名至今號爲日光菩薩寺廢住持通濲新之立相安奉請余贊曰

惟日在天光明朗耀山川幽谷無處不照垢不能濁
晴不能昏如水中影似影中痕心在衆生至神至靈
與佛無二況比丘僧蓮出淤泥香潔不染摩尼處穢
光明不滅是故至人超乎垢盡不處形骸豈拘凡聖
破壞威儀示同遊戲肉眼著相不知誰是不出戶庭
身徧十方本無去來如日之光卽生盲人賴以成事
色相莊嚴猶是唾涕其跡如空其應如風隨處示現
不約而同一日千古一心萬劫是故大士其神不竭

維摩大士遊戲園林贊

不見淨土故不愛住不見穢土故不厭居僧俗相狀
是實是虛男女雜遝是有是無口大如空舌大如口
不會說法以默遮醜身不是病以病病身苟非借用
可笑殺人文殊未至安排等待及至到來一場敗壞
千古被瞞見者圖度不是世尊大難摸索三十二人
都被掉弄幸有文殊朋撕打閧我不識渠渠不識我
且待彌勒下生勘破方纔散夥

陳如尊者贊

象王遊行象子隨至聲氣相求緣會而聚以寃最重
為道至親如車合轍是必有因

三十三祖道影贊

初祖摩訶迦葉尊者

金色之形金剛為心奉持慧命常轉法輪世尊拈華
破顏一笑至今令人思議不到

二祖阿難尊者

多聞如海飲縮法流諸佛出沒不離舌頭鼓簧法化
節拍成令是故我師為偏中正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般若靈根夙生已證故師將出瑞草先應以心印心
如火投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一入心空魔宮震動握金剛鋒誰敢輕弄若肯回光
狂心頓歇禮拜歸依諸罪消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已悟本心如日照夜示生死夢光明超越師法本無
我心不有如空合空舌不出口

六祖彌遮迦尊者

都因此來不爲別事鬧市相逢自示其器縣見未然
盃知今日當行買賣不論價值

七祖婆須蜜尊者

從熟路來忽逢親友一言論義頓知未有乞甘露味
示虛空法若謂有得落七落八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不是不言言之不及不是不行本無蹤跡今遇其人
乃可開口從此便行不墮窠臼

九祖伏䭾蜜多尊者

住母胎中經六十年只待師來方遂前緣頂上光明
原是本有一刮便透如獅子吼

十祖脇尊者

指地變金隨手而現聖人即至何等快便似乎空谷
應聲答響是知我心本無來往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佛不識佛眼不見眼更向他覓故遣撿點將謂渾全
盃被解破猛省將來方知話墮

十二祖馬鳴大士

中多上書藏置字

馬之悲鳴故自有因地涌女子原非其人魔本非魔
佛亦非佛正眼看來竟是何物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從異中來得正知見路逢毒蛇慈悲心現吏問毒龍
都要調服眼見心知如響出谷

十四祖龍樹尊者

龍中化龍以毒攻毒尊者妙手一言調伏佛性三昧
體若虛空百千法門盡入其中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以鍼投鉢妙契亡言示佛性義滿月現前至長者家
將鍼引綫假他因緣爲已方便

十六祖羅睺多尊者

尋流得源水窮山盡忽見其人知其爲聖香飯擎來
分坐供食大衆同飲甘露如蜜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不樂王宮天開一路直抵窮源不知其故集雲之下
聖者所依果得童子會諸佛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七日而生不墮諸陰其體香潔本來淸淨扣門一語
答無者誰猛然喚醒當下知歸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旣生天上不應起愛一念未忘便不自在以般若力
復升梵世故來傳燈是其家事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無生本具不用求眞遇緣而發如花逢春求之太急
去道轉遠當下知歸就路而返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明暗同體聖凡一路來處幽微莫知其故熟處難忘
更求伴侶忽爾相逢肯心自許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從受記來不爲別事同類相從緣會必遇嗟彼鶴衆
蜚鳴旣久一言之言頓知本有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從須彌頂持金環來嗟彼鶴衆其情可哀得獅子兒
作大哮吼有氣貫天試驗其後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

相見索珠開手便有以先所付別來不久知有夙欠
特來奉酬將頭臨刃白乳橫流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秉般若劍握如意珠雖云暫到此行不虛偶遇惡人
恰得好伴因邪打正兩得其便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從刹利種續傳燈燄眞贋不明幾乎失陷從鬧市中
忽逢故人函蓋相合乃得其眞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莫謂無因相逢便見來處自然不假方便今因其珠
乃得其人開池得月買石饒雲

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大師

師心甚急其來太早一語不投此心不了冷坐少林
幸得神光一臂墮落其道永昌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航海特來多少苦心大唐國裏祇得一人覓不可得
如水任器以此傳家是爲第二

三十祖僧璨大師

通身是病不知來處忽逢醫王孟省其故心空骨剛
且便行脚遇有力者一擔付託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少年出家利根捷疾六十餘年脇不至席學侶雲臻
何待小兒以有夙約觀者不知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來歷不明出身恰好一件未完兩家都了破頭山中
黃梅路上往來自由具大人相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樵斧纔拋以石墜腰靈根久植從此抽條源出曹溪
橫流大地直至如今無處不是

十八尊者贊有引

昔李龍眠白描十八尊者精妙入神觀者目眩獨
趙松雪做之逼眞近代歙人丁南羽畫諸祖道影
不讓古人而白描亦稱擅美余嘗請作厲揭圖竟
未能得頃在五羊南海侯約我王君出此卷索贊
展之光明奪目神情超越如坐蓮華藏中聽如來
說自性法門時也詰其作者乃黃梅伯羽汪生敬
焚香稽首總爲之贊曰

清淨界中出生衆妙大地山河總歸圓照鱗介羽毛
普現三昧何獨應眞爲希有事諸阿羅漢皆幻化身
見之不識豈得其眞遊戲神通咳唾掉臂俛仰屈信
皆成佛事師子嚬呻凝神壁觀林下水邊生涯無算
攔拳手酸降龍費力但歌安心自然閒寂抱膝凝眸
看他作怪不若持珠念佛自在坦腹熙怡貝葉在掌
揮麈默談談空作響聽之如聾說者似啞不比尋常
之乎者也倦倚長松瞌睡打盹伸手從空忽然提醒
骨瘦眉長腰曲脚直勤步全憑荷負之力晏坐林間
心閒不過偶爾看經便成話墮鉢盂具蓮華七軸
即此是寶何須別物自受用處唯此而已天龍恭敬
不以爲喜由人愛憎任他束縛一味隨緣自性解脫
只在毫端現此神力水底魚蹤空中鳥跡鏡像空花
乾城水月作如是觀妙不可說

又

業識不枯飄流毒海魚鱉蛟龍夜叉鬼怪可笑齷齪
一味駕空不敢類墮謂是神通苦被佛呵怕見摩詰

幸爾此閒。槃過黃葉。渺渺長波。滔滔巨浪。不肯放身。是何模樣。自己占乾。教他下水。縱是便宜。能得幾幾。雖云遊戲。終成虛誑。喚不回頭。倍增惆悵。看爾歸到。龍華會中。將甚鼻孔。見我本師和尚

又次依第合贊

人持一經。俱在目前。道路各別。養家一般。踞地而坐。兩眼瞪空。有何所見。樹此門風。懸崖之下。以杌為几。香篆騰空。如雲作雨。骨瘦如柴。精神已竭。還要看經。此心不歇。背癢難抓。聊假一手。在恰好處。妙不容口。有何神通。龍藏在缽。手鬆放出。任其飛騰。猛虎踞地。威不可觸。用盡神力。如貓捕鼠。經非文字。當人不少。莫道眼困。昏沉不奸。耳中作聲。似有一物。及乎取之。拳圈不出。明月當空。抱膝而坐。如是消閒。何等快活。眉長累墜。時時遮眼。老手無力。翻費撩捲。肚大難遮。甚是襤褸。只須放下。方得輕快。破衲藍衫。費心遮補。一鍼一綫。十分辛苦。手持明鏡。自照其醜。忽遇獅子。一聲號吼。同行渡水。腳跟到底。何必又要。累人累鬼。

又園林遊戲圖合贊

吾師神通。自己有限。全仗大家。團頭聚面。龍不可撓。賴此一缽。不是者些。縮手縮腳。手掐數珠。假此念佛。捨已從人。轉見忽突。持一瓣香。供養者誰。有為功德。不若無為。擎拳合掌。遞相恭敬。臨鏡見頭。空響谷應。手執如意。非無意手。觀未執時。本來何有。猛地迴頭。為何顧位。待伴同行。便非大步。軍持之中。不見傾注。想是玻璃。內盛甘露。少不努力。老不歇心。撥起眉毛。還要看經。以我觀來。都成漏逗。雖會騰雲。未離窠臼。前者已去。後者未來。趁步不上。未免望懷。急走不動。恐天落雨。先戴箬笠。又添辛苦。貝葉無文。真經無字。只解口持。不知心悟。為他有塵。故持白拂。彼淨此污。兩皆不足。擎拳合掌。同行獨往。看他如意。好借爬癢。白羽扇頭。皎潔如雪。已斷煩惱。如何又熱。為問缽盂。有無齋飯。若遇肚饑。施主更辦。猛虎爪牙。大開血口。幸遇我師。馴伏而走。一卷真經。有無量義。未展開時。先已見諦。種種遊戲。皆成虛誑。試看虛空。是何模樣。

又渡海圖贊

苦海無邊。惡浪拍天。橫身直過。誰敢當先。惟諸尊者。

神通自在拌命不顧往而不害以我空故無害我者內外無物故無可捨視淵如陵履險若平隨心而至寓目不驚縱有蛟龍夜叉鬼怪皆爲我用以絕對待是知至人處生死中不與物忤物無不容由是觀之法本寂滅但不生心稱爲妙絕

又各隨其狀而贊之

一右手擎金剛塔左手豎掌如作觀想

以金剛塔聊表此心豎掌諦觀想念甚深

二老病擣梧童子擣藥

此身不有病從何生對證之藥不知何名

三手執如意安然晏坐

手執如意如意累手默然自觀畢竟何有

四擎鉢伸空若有所乘

本來無物何空妄求求無所得豈不含羞

五六老清癯若不勝衣倚賴少年扶曳而行

老瘦難行自宜休息何苦累他拖曳費力

七手持貝葉迅疾而行回顧老者若有所待

獨行快便替人著急手中貝葉幾乎打失

八九老前行扶仗童子少持香相隨作供旁有鬼若歸依狀

步履艱難所賴童子此一炷香非爲山鬼

十飛錫陵空驚起山神尊者徐行回頭顧盼

飛錫陵空山神驚起吾師且住法幢在此

十一降龍

因龍性猛師乃現龕但調其性不爲其珠

十二老邁無力手撫孤松

一生行脚於今老矣身若枯松心如止水

十三伏虎

猛虎在山威振林木吾師道高自然馴伏

十四看經

眞經無文牛皮遮眼若鑽不透終難放膺

十五自在安禪獼猴獻果

寂然澹泊胸中無物獼猴最狂亦知歸服

十六朝陽補衲十七坦腹相對笑覩而已

鍼綫工夫固是綿密大眼看來終是費力

十八端然禪定

大休歇處安閒自在冷眼看他都是揑怪

又

可笑此僧奈閒不住兩手捉摩不知何故
佛戒威儀端嚴瀟灑張拳舞脚甚是不雅
枯坐壁觀是渠本分如此欠伸想是心悶
雄猛到此弓折箭盡猶張空拳徒勞發憤
袈裟著身本來自在又假按摩似爲揑怪
伸手縮脚左撈右摸原有一物竟捉不著
乞食街頭失却一物尋覓不見搥胸頓足
不愛打眠去弄石頭儻磕破手惹一場愁
反手搥背想是脊痛少年不覺老來沉重
挺挺孤松是僧榜樣如此兒戲是何相狀
雙手抱頭老大龍鍾不是偏風便是耳聾
尊者容儀甚爲雅肅但露脚跟者些不足
瞌睡起來夢境未撇兩眼睜睜望空著㨕
是誰趁渠惡氣滿肚忙忙急走恐怕捉住
不善經行平地喫跌縱跳起來已成敗闕
四肢如拳百骸似綿想遇天寒凍餓使然
請問尊者耆年幾何但看兩眉世上不多
本來安穩自討事做如浪中船是誰之過

又

一對經卷爐香兀然端坐

兀爾忘緣無思無慮經卷爐香是閒家具

二看經

持一卷經貴圖遮眼牛皮若透將長補短

三橫擔拄杖而行

拄杖橫擔獨行獨步但驀直去何須回顧

四倚仗觀瀑布

倚杖閒看千丈瀑布問從何來不知其故

五撫麋鹿坐觀蛺蝶

麋鹿忘機閒來伴坐蛺蝶蘧蘧熱夢未破

六手執如意坦腹而坐

坦腹頹然百無所有可惜未忘執如意手

七手執經卷而行

既登解脫無礙無罣手中者些翻成話欛

八坐桃花下回首看經

花下諦觀想不爲別要使人知空卽是色

九伸手鉢中撈月

鉢中有水水中有月伸手捉拏畢竟不得

十遙空作禮

平地作禮目前無物莫認虛空是法身佛

十一降龍

雲中之龍變化自在何故降他翻成揑怪

十二撫樹觀泉

獨撫枯樁靜觀流水盡世閒人閒不過爾

十三仰觀高山流水

流水高山知音者少吾師得之出入意表

十四策杖閒行

策杖閒行信步騰騰世閒少有此無事僧

十五騎虎而行

猛虎難馴見之者避吾師跨之視如兒戲

十六坐觀水月

皓月寒潭光明徹底此中著脚翻成塵滓

十七以指點空

以手指空空中何有雖爲點破似揚家醜

十八持杖坐磐石上

已到忘懷快活無那手中拄杖何不放下

又金畫騎獸十八尊者遊戲贊

三毒已除生死不繫故得神通自在遊戲猛獸獰龍各各馴伏信意乘之任其馳逐以已忘機物亦忘我兩得其忘如火入火十方遊行往來無礙不相識者見之驚怪但瞞愚人難逃智眼若遇維摩定遭檢點於虛空中妄生分別縱是金塵亦眼中屑

十六尊者應眞圖贊

欲行不行若有所思所思爲誰吾師自知

拄杖橫擔腰包肩荷猛地回頭恰是者箇

嵬然而立望之若遺遙空擧手對面是誰

骨瘦如柴衣寬若袋不是忘形誰堪標識

鉢中之水空中之龍拏雲之手別顯神通

兀然而坐。半恨半思。鉢水湛然。投鍼者誰
瞋然若狂。愕然若怒。縱是無心。也落顧位
猛虎易馴。迷心難解。不是吾師。幾成敗壞
骨瘦神疲。眉長累極。終日撥之。手酸無力
怯寒擁衲。抱膝若思。掉頭不顧。思之何爲
物之在空。與爾無競。無故索之。豈稱爲聖
鞠躬低首。合掌向空。見法身故。作禮眞容
篛笠如空。拄杖如龍。逍遙物外。頭脫樊籠
瓶本無物。何來光怪。自放自收。無人管帶
雙手徒搏。兩脚急走。雖爲他忙。却揚自醜
衲被蒙頭。冷眼偷覷。香煙起處。只者便是

十四尊者贊

一衲被蒙頭合掌低頭

一衲蒙頭。諸緣坐透。合掌稽首。如是信受

二降伏獅子抱獅子兒引之奮迅

獅子奮迅。大威猛力。奪獅子兒。豈不返擲

三卓錫擎拳獨行獨步

一錫撐空。兩拳搦骨。法力無邊。稱南無佛

四三人共坐如說法狀

無舌而說。無耳而聽。法音如雷。無人肯信

五默然端坐

歷劫妄想。忙中不見。正默坐時。一齊出現

六禪定

衲被如空。脊梁似鐵。坐斷十方。翻成點額

七擎鉢

雙手擎鉢。滿盤托出。汝試諦觀。此中何物

八大肚坦腹

肚大難遮。脚長難縮。爾自生嫌。非關我錯

九月下看經

月明如晝。老眼不困。起來誦經。聊當解悶

十坐具敷坐

展開坐具。略放一線。不爲坐禪。和身打欠

十一布袋行脚

肩上郞當。手中襤襶。如此行脚。可憎可怪

十二手持如意

手執如意。如意累手。身著袈裟。聊遮其醜

十三持珠念佛

佛自念佛向何處躲以我求我於何不可

十四折蘆渡江

苦海無涯脚跟難站憑此一葉便到彼岸

又

苦海無際蓮葉爲舟倚他當命老不知羞
蘊空愛身心空有質如此顚倒莫道不識
手中如意脚跟蘆葉忙忙碌碌幾時休歇
怕海中怪踏金剛杵張拳努目如見老虎
空中放光脚下踏經笑人長短豈稱爲僧
蠡中測海枝頭尋春覿面不見何名應眞
倒海移山伸手縮脚自在神通誰人敢說
自踢實地看他下水穩穩當當乖不過你
神龍之性原不可觸先奪其珠故不敢忤
大海之中卽得淺處念彼觀音時來救護
快活不受被人拖帶老老大大不會自在
衲被蒙頭快活欲死任他神通總不如爾

十二尊者厲揭圖贊

一攬衣渡水

行脚遇水路頭差錯沒處迴避直須要過

二能涉負不能涉者

膽大不怕膽小怕倒幸肯負戴兩家都好

三四先登彼岸以杖接不能者

十分過九一步不及賴他拄杖甚是得力
已到彼岸復顧其伴極處一提何等方便

五既涉濕衣童子扭之

不知淺深信步奔行濕透衣裳返累別人

六已到樹下卸衣結束

衣衫絡索泥水汨沒雖是拖過翻勞結束

七跣坐樹下作嚏解盹

費盡力氣閒坐打盹鼻孔撩天一噴頓醒

八神疲力倦仰視盹者

神思雖疲兩眼尚開看他昏者甚是癡獃

九繫裙

正涉水時怕他纏身既脫又著枉費精神

十倚杖箕踞而坐

箕踞石上神精軒豁忘却疲勞十分快活

十一閉坐以如意爬癢

自己癢處他人不知如意在手任我爬之

十二倚杖危坐回看行者包裹衣缽

到休歇處何不放下累他包裹好沒傝㑩

補衲尊者贊

破落偏身從新要補鍼線工夫不辭辛苦

又

一領破衲百綴千補一鍼一劄甚是辛苦鍼鍼要透不透不休縱然補得只好蒙頭

看經尊者

自己不明却鑽故紙淸淨界中翻成渣滓

又

生不識字强要看經耳聾眼花說與誰聽梵筴多年蛀蟲鑽透字脚不眞都是漏逗

降龍尊者贊

多瞋之物捉拿不住一味慈悲觀想凝注

又

驪龍正睡珠被師偷若値醒時怎肯甘休

伏虎尊者贊

惡性難調威猛無敵放捨全身費盡神力

又

爪牙已露猛氣未逞不是吾師幾驚市井

調獅尊者贊

法窟爪牙誰敢摩觸吾師神通視爲玩物

浮海尊者贊

業海無邊滔滔不竭直登彼岸靑蓮一葉此身非身荷擔錫杖空水連天無相之相空非有外水外無流誰能一喝截斷兩頭踏破太虛踢翻滄海線斷脚跟心無罣礙

渡江尊者贊

越無明流猶在半途妄想未斷水上葫蘆截流而過自可超越何故又憑貝多一葉芭蕉虛質雖是速朽不是借他幾乎出醜脚跟未穩瓦器不堅搖搖蕩蕩幸爾兩全獨往便休何爲迴頭若等箇件就不唧𠺕

貝葉在掌碧眼撐空高蹈獨步吾師猶龍

燒香尊者贊

老不歇心少不努力撥火燒香不放一息本來沒事自尋忙如何到得無生國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四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五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贊

達摩大師渡江贊

十萬里西來端的為何事老蕭乍見時胸中尚疑似一語不投機掉臂且休去折得一莖蘆欲將橫大地九年面壁坐寥寥沒意趣博得神光臂一支通身化作光明聚相逢不必問前程丈夫自有沖霄志

又

不是徒來胸中有事不遇其人吞聲忍氣撩起便行絕無顧佗滔滔長江截流而渡折蘆一枝五葉浮空聊以代步豈是神通前程未定不知何往誰料少室巖前又落九年妄想

又

特來覓知音相逢不相遇一語不投機抽身便休去折蘆渡長江脚跟不點地不是少室巖幾乎大失利幸得赤心兒聊以遮羞愧賺殺後來人喚作西來意

又半影贊

狀似蒼鷹心如攫兎不是無身不欲全露

又西歸贊

來太忙歸太速憔悴精神慚惶面目落得一隻破鞋恰又有皮沒骨看爾回見尊堂將甚言句報覆阿呵呵屈不屈惹得兒孫望空哭

又

此事人人有分何勞特特西來只道將本求利誰知返見疑猜歸去淒涼無限思到家始恨手空回

又繡像贊

本無面目枉費針線貫穿將來一毫不欠縱是全身只得一半梁王殿上少室巖畔決無如此許多思算人道是鼻祖西來我說是婆心出現

又達摩大師贊

一片苦心腸遠來當大事不遇箇中人好生沒意趣九年面壁坐冰枯雪巳老不得斷臂漢此心終不了只爲當初自著忙今日始知來太早

又

其來甚遠其心甚苦不遇作家多遭輕侮其道既光其澤愈溥懸絲命在一莖蘆博得兒孫不可數普天匝地盡皈依此是吾師眞鼻祖

又

有事在心忍俊不禁十萬西來誰是知音一語不投九年面壁不是神光幾乎狼藉苦海無涯掀天波浪擬之即墮蹈之即喪五葉浮空一花不改是知我師至今如在

又

氣蓋乾坤心包六合十萬里西來特特爲者著不是不肯承當止因不愛摸索一語不投便渡江過水何曾不溼脚九年面壁冷愀愀識得神光一臂落至今大地血橫流無限家私都拋却人道是直指單傳我道是閉家過活

又

碧眼胡碧眼胡十萬里來胡爲乎一語不投忙折蘆掉頭不顧羞殺吾嵩山石室冰雪枯九年面壁嘴盧都不愀不采心何孤忽睜兩眼雙糢糊問道立者誰之徒擬待開口喪其軀一臂墮落心膽蘇滴血橫流滿江湖且道此事誰人無問君不竟胡爲乎

又

特特而來尋人不遇忙折一蘆抽身便去少室巖前全無滋味賴有神光少吐其氣剛留一隻臭皮韈惹得兒孫爛破碎何似當初未到時長空明月無纖翳

又

其往太速其來太早知之者希空增懊惱不是少室巖前幾乎此心不了雖云直指單傳畢竟門前之遠兒孫至今播揚狼籍家私不少咦東風歙破樹頭春

落花滿地無人埽

又石室達摩大師贊

蒼巖石室九年面壁非是無心祇爲不識太無聊沒端的直待神光雪沒腰平空一語成很籍五葉花開大地春至今滿眼生荊棘

又贊

既赤手來包裹何物把作贓私便成塗毒分疏不下至今負屈

六祖大師肉身贊

一陽來復煖氣漸臨三陽滿足萬物皆春一陰初至流火內凝三陰始交草木頓零有力造化向使枯榮何況無生念念熏蒸以有入空四大俱融以空入有有則不朽空有兩忘適同金剛山河大地盡常寂光是故我師爲法中王

永明大師贊有序

滿幼讀心賦唯心訣卽知師爲光明幢也既而從雲谷先師聞說大師日行一百八件方便行將謂尋常勤勞事耳竊慕而行之因是寓目無遺法以爲善用其心矣及垂老至西湖淨慈入宗鏡堂禮大師塔影訪其行事弟子大壑出自行錄清展卷默然自失歎曰此廣大無邊微妙法行誠非金剛心普賢願不能持其萬一也況揭心宗而鎔教海示法性而攝羣情非稱法界三輪何能臻其閫閾哉清感歎難思稽首爲之贊曰

稽首大師光明幢普照法界清淨藏秉大願輪示三業特爲羣生開正眼親傳佛祖祕密印融通教海歸一心陶鎔聖凡非比量頓入實相三昧海百千妙行顯唯心萬善同歸一眞諦思惟自有三寶來此土唯師能護法是故華夷悉歸仰盡入慈悲心念中飛潛動植攝無遺卽以已身代受苦若非寂滅平等觀何能了無彼此相悲哉末法諸愚蒙不知盡被願力攝懸此宗鏡照萬法目前何法非佛事卽此放生一種德便入毗盧法界門自心先入衆生心衆生何能逃淨土我以湖山爲筆研不能寫師一毛孔普願隨喜見聞者同證吾師大心力

諸祖道影略傳贊

康祖僧會贊

法身舍利。普徧大地。光明照耀。無處不是。爰有至人。尋光而來。懇求出現。梵剎初開。

天竺佛圖澄和尚贊

至人隱顯。其行莫測。透體光明。其用自別。出入帝庭。如狎鷗鳥。脫然歸去。由來時道。

廬山東林遠公贊

曠志高懷。遊心淨土。創開東林。以爲初步。蓮漏淸華。流頌至今。凡有聞者。靡不歸心。

寶誌公贊

至人潛行。跡不可知。從何處來。爲鷹之兒。遊行世間。人莫能測。擘破面皮。又何必說。

傅大士贊

道不在冠。儒不在履。釋不袈裟。無有彼此。但能不生分別心。三教宗師。卽是你。

章安法師贊

影響法化。雲龍風虎。凡立轍者。必有其伍。一家教觀。至師大昌。入多聞海。源遠流長。

法智法師贊

台之一家。遠宗龍樹。教觀分明。觸者多悟。五百年來。其維不張。實生吾師。大振其綱。

不空三藏法師贊

毗盧灌頂。是爲心印。正令全提。佛魔聽命。犇走龍神。潛消百怪。是故智者。得大自在。

賢首法師贊

大法界網。聖凡羅列。獨有一綱。惟師能挈。引萬派流。同歸性海。五教齊收。終古不改。

淸涼國師贊

秉大智印。範圍法界。入總持門。具四無礙。九尺長軀。百年住世。七帝門師。事不思議。

圭峰禪師贊

萬里封侯。投筆而取。吾師一投。直出生死。性海同遊。眞子之印。入法界門。是稱亞聖。

法照國師贊

曼殊大士。將期一見。故金色界。鉢中先現。及至入門。如從舊遊。直指極樂。是所歸投。

玄奘三藏法師贊

大教東流。其法未普。爰有應眞。委命往取。般若流光。相宗大啓。苦海舟航。利濟無已。

窺基法師贊

唯識幽宗。義深且玄。惟師揚之。如日麗天。定從兜率。預稟彌勒。不從中來。安知其訣。

道宣律師贊

如來設教。三學爲師。定慧所發。以戒爲基。大法東流。此教未光。南山傑出。一振其綱。

一行禪師贊

顯密之宗。讖緯之故。大衍一成。陰陽合度。世出世法。靡不該練。五地之行。於師乃見。

南嶽懷讓禪師贊

氣概冲天。心虛沒量。攬曹溪水。興波作浪。睡著馬駒。一蹴打起。蹴踏橫行。觸者皆死。

靑原行思禪師贊

天然尊貴。不落階級。一語投機。如蜂得蜜。曹溪一脈。枝分脈衍。從此兒孫。雷驅電捲。

永嘉無相大師贊

金錫孤標。生龍活虎。不是老盧。幾遭輕侮。言前薦得。一宿便行。縱然超越。猶是兒孫。

西江道一禪師贊

馬駒如龍。牛行虎視。百三十人。一脚踢地。法流西江。百川東倒。一滴彌漫。潤茲枯槁。

石頭希遷禪師贊

獦獠佛性。原自有因。一尋思去。卽得其眞。踞坐石頭。其路甚滑。縱能行者。也喫一蹋。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贊

自持寶藏。更向他求。一言指出。應用自由。越有大珠。圓明通透。隨方照耀。不落窠臼。

天皇道悟禪師贊

那邊不住。從何處來。一見石頭。八字打開。以此示人。只貴知有。顚倒拈來。如弄丸手。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贊

百丈壁立。來者望崖。惟師直入。撥火心開。作水牯牛。異類中行。仰山勘破。父子家聲。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贊

乘日光來。依自性住。故纔出頭。天然妙悟。巢居長松。人道是險。但看他人。不自檢點。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贊

大雄山下。有一大蟲。哮吼一聲。聞者耳聾。疾雷之機。掣電之眼。西來門風。從此太險。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贊

黃蘗師子。爪牙纔露。大愚之機。如鷹拳兎。脇下三拳。腮邊一掌。適犯其鋒。非爲鹵莽。

端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贊

本來面目。一摸便見。無情說法。似乎還欠。旣見雲巖。掀翻窠臼。過水覩影。方始通透。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贊

越格之資。不存名跡。超方之眼。一見便識。五位虛玄。宗旨綿密。是故至今。猶黑似漆。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贊

熟處難忘。疏箭習氣。鐘梵經聲。聞之心醉。師棒如龍。友嘴如鐵。故此出身。自然超越。

雲門禪師贊

纔見睦州。閉門推出。挨身一拶。頓折一足。從此轉身。蓋天蓋地。雪峰未見。早已心契。

法眼禪師贊

一切現成。了無顧佇。萬象之中。堂堂獨露。一味平懷。目前即是。纔涉思惟。便落第二。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贊

七軸蓮經。持之已久。一言放下。即知本有。不說之說。舉著就見。拂袖而行。何等快便。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贊

本性慈悲。來酬夙帳。見了魚兒。隨手便放。一出塵網。便登覺地。擔折桶脫。虛空粉碎。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贊

西河逆機。見者不識。親遭掩口。鼻孔打失。其機迅發。脫不可羈。明眼稱之。眞獅子兒。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贊

西河獅子。父子門風。倒握太阿。誰敢當鋒。師一摟之。聖凡情盡。室中三關。全提正令。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贊

荷擔大法。綱維叢林。狹路相逢。一語見心。異時兒孫。徧滿天下。源遠流長。根深枝大。

舒州白雲寺守端禪師贊

久把明珠。祕爲奇貨。及遇作家。一笑便墮。看破笑處。自亦絕倒。信手拈來。無非是寶。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贊

出門不利。卽擔擔板。逢人便問。祇好遮眼。幸遇作家。一椎打破。掉轉頭來。方知話墮。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贊

乘大願力。出爲法瑞。總持門開。衆行畢備。懸一心鏡。朗照萬物。佛日中天。無幽不燭。

天目高峰禪師贊

雪巖之險。壁立萬仞。惟師登之。得其捷徑。死關之險。又踰於巖。故望之者。猶如登天。

天目中峰禪師贊

天目窟中。眞獅子兒。爪牙纔露。百獸奔馳。孤峰凜凜。法海洋洋。是故我師。稱僧中王。

又

踞天目之高峰。透空中之鐵壁。破佛祖之重關。小剎塵之知識。示如幻之身心。展那伽之定力。打碎衆生生死窠縱。是相逢無處覓。

千巖禪師贊

問佛何在。尋之不見。鼠翻猫器。忽然出現。躍身如空。應聲若響。不是者番。幾沉妄想。

佛印禪師贊

文字習氣。生來漏逗。橫口說禪。不落窠臼。預畫笑容。不知何爲。軒渠而化。只者便是。

徑山無準禪師贊

一語投機。十方通透。舌根雷奔。衲僧雲湊。兩入內庭。提挈萬乘。不假他力。全憑正令。

寂照圓明禪師贊

世道交興。眞人應運。雲龍風虎。莫之能禁。眞金出礦。古鏡生光。精明旣發。照用無方。

白雲覺禪師贊

坐白雲峰。轟霹靂舌。性海波翻。義天星列。奔走龍神。

潛消魔壘。一點清涼。破除瘴熱。好箇阿師。十分標格。若不是者滿嘴鬍鬚。入定認作靈山迦葉

金剛塔贊

稽首金剛幢般若光明聚一切衆生心故稱諸佛母。普入微塵中。能作利益事善哉妙智人。從微細心想。建此最勝幢猶若蓮華藏幢依微塵立一塵書一字。塵塵世界周字字光明現。即於此一幢一一微塵聚。具足般若緣。不增亦不減是知衆生心各各皆具足。我觀我此身不異此勝幢日用微細心盡憑般若力。若一念瞻依。一切皆具足念念不離心功德皆圓滿

三教圖贊

即一而三赤子身穿花布衫。即三而一。沒韻曲吹無孔笛。說謊面不慙。瞞人心似漆。莫道肝腸有兩般。誰能識破眞消息。一腔心事總難言。杜鵑血染春山逕

文昌帝君贊

造化之精。煥而爲文。炳乎長夜。日月代明。莫匪爾極。寂然爾寧。有叩之者。如篁斯聲。淵淵不竭。若谷似盈。帝出乎震。此之謂至神

老子騎牛贊

紫氣東來。青牛西逝。不是尋人。端爲何事

老子出關贊

心存太古。道違薄俗。光而不耀。虛而不屈。致虛守靜。少思寡欲。恬惔怡神。蕩然無物。羣雄競爭。方事馳逐。鼎沸中原。緬懷西竺。纔駕青牛。便騰紫氣。關令早知。眞人將至。拜命瞻依。請發幽祕。垂五千言。道全德備。不居物先。不爲禍始。謙道無我。知足知止。混俗和光。莫知其紀。故稱猶龍。爲柱下史

孔子贊

百王之師。千聖之命。萬古綱常。羣生正性。一力擔當。全無餘剩。不是吾師沒量人。誰能永使人倫正

彭祖贊

色若嬰兒氣若哇。吸風吹露但餐霞。蟠桃一熟三千歲。曾記爲童倘折花

呂純陽贊

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稟三才之至粹。得二氣之精純。負青蛇而遊戲無礙。見黃龍而妙悟乃眞。朝遊蓬島。

暮宿崑崙壽同天地德比陽春夫是之謂人中之聖抑仙中之神者也

漢壽亭侯贊

凜凜若生明明若在耿耿孤忠堂堂氣槩面上精神胸中磊塊處處逢人愛現身多懸未了英雄債

淸凉山玉峰和尙半影贊

明月半輪浮雲一片雪老冰枯水淸沙淺人傳作鼻祖兒孫我說是文殊侶伴八十年苦行無窮百千劫圓成一念不知那世舊冤家來此人間償夙欠晩得箇俗不俗阿郞却做出眞不眞皮面咦今朝一笑再相逢直待龍華初會見

寶峰和尙贊

是眞非眞無相不相如珠中色似鏡中像大千遊徧沒行踪十方壁落無遮障爲打陝府鐵牛觸折邛州竹杖塞北山寒雪正飛天南地煖花初放相逢不肯露全機只道有無俱是謗借問何處者沒巴鼻阿師人道是天子門前寶峰和尙

紫柏大師贊

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適生大師力振其綱踞獅子窟斫旃檀樹奮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毒鼓釀甘露漿飮之者醉耳之者狂寂滅性空轟霹靂舌奔雷捲電觸者褫魄以大地心堅金剛骨眼裏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不死黃檗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大方闊步不存軌則翻身踏過須彌峰一拳趯碎無生國

又

獨坐孤峰披襟藏海咄醒魚龍潛消鬼怪拄撑如意雙眼空十方世界無遮蓋莫道春風處處同冰枯雪老寒巖在

又

定乾坤眼如懸寶鏡有臨之者姸媸莫遁倒握太阿與人不恪魔外攖之喪身失命無手行拳拳不在手無舌解語語不在口鬚眉略露其形似有若扣其中自不能剖

又

面如月心似鐵短髮長鬚丰神自別拳頭一捏雙眼空脊梁纔豎諸緣歇趯碎金剛圈圓成甘露滅十方

世界沒遮攔一道神光陰不徹驀地相逢鼻孔破心中有痛難分說

又

通身血汗如獅攫絆迸斷情根卸却重擔外離城府內無崖岸兩眼睜睜只見者漢

雲棲大師贊

乘願力來居堪忍界開淨土門了慈悲債建光明幢稟金剛戒八十年餘半利生臨行落得空無礙若識吾師住世心是則名為觀自在

又

我觀大師渾身活潑諸毛孔中光明透脫不見面目如何描摸縱饒畫得畢竟不著晏坐如空說法如風捕風捉影不得其蹤聞空中風見水中影多少癡人開眼打盹

又

以空為居以慧為命入眾生心行普賢行不論鱗甲羽毛同入平等法性一味慈悲十分清淨若問吾師甚法門此中三昧明無諍

又

心若空中月形如鏡裏像此是吾師四十年隨順眾生真榜樣

又

其容寂其心密無內外不出入百千三昧眼裏空花一切行門空中鳥跡不信分身萬象中癡人却向毫端覓唵

無明和尚圓相贊

久嚮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生涯在钁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沒弦弓慣用石鞏箭只要射箇人應弦早奔竄忽撞頑石頭鏃羽一齊陷拋出鐵渾崙見者絕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只許言前薦若問當陽向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辨

無邊和尚贊

剎海無邊一塵不立脚跟到處因緣會集隨身叢林家常茶飯來者充足任意幹辦一踢吳江剎竿纔豎龍象奔騰全無回互雙徑雲生單傳月朗誰入大呼師答其響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八十八代都沒合殺

道運全機賴師一撥。鼻孔半邊。誰會摸著

清涼山空印法師贊

金色界中。當隨萬衆。唯師匡徒。潛施大用。五頂峰高。經行顧注。萬壑風森。法音彌布。遊寂滅海。坐雜花林。如師子戲。顧欠頻伸。名聞九重。風淸寰宇。十方歸依。如海吸水。形不象心。眞不混俗。但見其皮。誰得其骨。法幢既傾。教網不密。師振其綱。如天絲織。哲人往矣。寂寥千載。天實生師。儀形未改。千尺寒巖。萬年冰霽。我居其前。師躡其後。我以業驅。師以願持。炎涼雖異。此中不移。劫火洞然。冰枯雪老。幻瞖既除。空花亦了。浮雲散盡。碧天高一輪明月當空皎。試問金剛窟裏。人前後三三是多少

又半身贊

問者老漢。從何處來。不知爲甚。滿面塵埃。千尺冰雪。凍不死。留得一半。令人猜。可怪獅子項下。鈴自繫自解。眞奇哉

紹覺法師贊

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三界爲家。以衆生爲性。其形骸也槁木。其三昧也無諍。火宅寒灰。塵勞冰釋。以城市爲山林。從語言入正定。故熾然常說而不休者。以智海橫流。自不能禁。無怪乎阿師口門不正

靈徹法師贊

骨崚嶒。心寥廓。鼻孔昂藏。眉毛卓索。湛若碧沼靑蓮。挺若長松孤鶴。舌根不動。語如雷。時人莫道無言說

自光長老贊

從金剛窟來。王舍城更無別事。只爲衆生。一身叢林。十方粥飯。來者同餐。不分主伴。以無我心。作衆佛事。遇緣卽宗。平等無二。若求其眞。眞不在此。但看現前。卽眞佛子

大歇耆年贊

蚤年卽知離俗。老年方能出家。以溫和爲妙行。以佛事爲生涯。五濁世中。了無半點罣礙。淸淨界裏。只有一朶蓮華。此便是優婆塞衆中。第一作家

定宗老宿贊

少入千佛巖。卽依千佛住。起坐常不離。人不知其故。雖過八十年。猶是最初步。步入雜華林。始是歸家路

雪嶠山主贊

坐斷雙髻峰。揑出秤椎汁。打破金剛圈、咬碎鐵栗棘、幾番凍餓死復生。剛博得些閒氣息。不是殺父冤讎、爲甚著者死急、落得一條性命。却又東拋西擲。走向雙徑峰頭、不解掃踪滅跡。露出者箇形容。也是眼中著屑、縱饒雪上加霜。須知炎天赫日。試看端的。橫眉鷲鼻、杜鵑聲裏雨如煙。東風歛落花狼籍。赤脚鬔頭下翠微。相逢誰是眞相識

靈霄峰梵懷慧山主贊

從空中來。求實處住。故向凌霄別行一路。身已在空足未離地。若欲超然。必須粉碎雲山。滿目葛藤不少雖無干絆。終是纏遶。一物不將。只須放下。小處不存乃見其大。不向外求。不從人覓。本有現前。一切眞實知見消亡。玄妙不立。一念直透。銀山鐵壁

衲雲師贊

其脊如鐵。其心如空。一衲如雲。萬事如風。早入方山之室。晚荷清涼之宗。老而愈壯。淡而不窮。非窟中萬人之一。安得振如此之高蹤。是以思之而不見。寫之而難形容。依稀彷彿。似池上放牛之翁

虗谷公贊

外若浮雲。中如谷神。心爲常住。故以爲身。七十九年若夢。百千億劫如生。留得一片淸淨田地。傳之子子孫孫。咦。珊瑚樹上撑明月。海底波斯夜嚼冰

月岸公贊

其出也不來。其沒也不去。生平覿面人。無覓處。雲歛月運。舟行岸鶩。咦。一聲長嘯海空秋。金烏夜半啼天曙

雪嶺公贊

面如滿月。骨似冰雪。望之稜稜層層。其中必定崎崎嶇嶇。咦。白雲橫斷曉峰靑。杜鵑啼徹春山血

澹居鎧公贊

骨稜層。心寥廓。氣昂藏。機活潑。那一半。沒描摸。佛祖郎當。衆生絡索。拌命橫身。一力擔。不負家傳者。一著

自贊

看教不徹。參禪未瞥。一味癡憨。十方蠢拙。沒量如空。剛腸似鐵。且喜早入寒巖。滿拌放身休歇。忽遇一陣

黑風飄墮羅刹鬼國拋入大冶紅爐擲向炎方火宅仰仗佛力加持者條性命拾得滿面風塵一腔冰雪不爲行脚操方多是醻償夙業就中一片苦心開口向人難說只待龍華會中那時方纔明白縱饒描寫將來不是孃生骨血

又

坐楞伽山踞磐陀石聽海潮音入無生國早從金色界中來老年誤作雷陽客馬後驢前風餐露食歷窮火聚刀山且喜干戈寧息感荷　君恩復放還一條性命拾得翻身直上萬峰頭晝夜打眠無閑歇衆魔心空諸佛耳熱時人若問箇中機鼎湖山上雲長白

又

形似片雲太虛不住來去無心隨風一度坐鼎湖之高峰笑曹溪之露柱任他苦海波翻自信肝腸鐵鑄回看火宅炎蒸何似白雲深處

又

爲僧久慣還俗了欠習氣難忘修行不辦幸入　聖天子大冶紅爐鑄成一箇生鐵羅漢拋向火宅炎荒大似鑊湯爐炭煉得通身骨肉銷剩得慈悲心一片深知恩大莫能酬要報須憑眞實願

又

心非在家形還混俗眼裏有珠胸中無物聞名時是是非非見面後嚷嚷咄咄任他描寫百千般只有一點畫不出

又

非俗非僧不眞不假肝膽氷霜形骸土苴一味癡憨萬般瀟灑若不是　聖天子破格鉗鎚如何得隨伴著將軍戰馬看他別有一種精神恰不屬之乎者也

又

拄杖長戈體盂刀斗一等生涯何分妍醜但看水月空華此外於吾何有

又

少小自愛出家老大人教還俗若不恒順世緣只道胸中有物聊向光影門頭露本來面目鬚髮苦費抓搔形骸喜沒拘束一轉楞伽一炷香到處生涯隨分足

又

心不在髮形不在僧入不足道名不足稱百無可取一味可憎忍辱法門唯此獨能

又

愛山不高愛水不深僧不去髮俗不冠巾文不識字武不談兵實無可取虗有其名此箇沒用頭阿師只宜貶向雷陽隊裏著他驅前馬後者一著最能

又

獨行獨坐快活無那凡事無心佛也不做萬里雷陽一擲便過若有相逢問是誰兜率殿中第一座

又

心不在道形不入俗脚無干絆口無拘束如風行空如響答谷一味癡憨千般埋沒幸籍菩提樹一枝此生千足與萬足

又

少小出家老大還俗裝憨打癡有皮沒骨不會修行全無拘束一朝特地觸龍頭貶向雷陽作馬足而今躲懶到曹溪學墜石頭舂米穀

又

此老無狀是何模樣打之不痛抓之不癢罵之不羞謗之不枉兀坐不會參禪一味胡思亂想作佛無分作祖有障只好發付無事甲裏做箇老軍隊長

又

俗不知名僧不在數佛祖隊裏不容衆生界中不住白手操戈赤身露布怕死入地無門要活上天無路都道是沒伎倆的阿師誰知是不識字的大措

又

霜鬢蓬鬆冰心冷淡鉗口結舌奔雷捲電作東西南北之人受百千萬億之難號是憨僧呼爲鐵漢形影相看瘴海濱莫道斯人無侶伴

又

出世六十年當軍三千日住山二十秋畢竟沒巴鼻爲僧不解修行涉俗又無拘忌是何等業緣作者般蟲豸最喜是一片癡心把佛祖門庭當自己家事煩惱無邊苦海無際歷盡風波隨行逐隊荊棘林裏橫身戈戟場中作戲到如今不肯回頭閻老子豈不生

氣想待彌勒下生那時方纔理會咄春山夜雨子規
嗁聲聲叫人且歸去

又

其狀龍鍾其中空空佛祖界中不住衆生隊裏難容
諸緣不會一法不通只將尋常茶飯當作豎立門風
枉費癡心沒底落得煩惱無窮不若貶向無生國土
披白雲以高臥抱明月而長終一切不顧依稀成就
箇眞正憨翁

又

爲六祖而來因讓師而去來去雖似奔忙法門本來
無住祇爲撐支父子門庭不是妄生閒氣歷盡艱難
參殘竹篦落得滿面風塵當作西來祖意到底一片
金剛心尙留再布曹溪地

又

兀兀無知百無所思全沒伎倆一味憨癡豈是人天
眼目原來粥飯阿師只有一種奇特處皎皎月上珊
瑚枝

又

晉向鉢中見有萬衆問是文殊被他揑弄直到五臺
親承奉重聞說淨土法門恰似開眼作夢想是此老
前身今日重來打鬨

又

七十年來夢遊入世隨身叢林空花佛事不顧危亡
全無避忌一朝觸犯龍顏撈得虛空粉碎擲向萬里
炎荒依舊逢場作戲只至弓折箭盡那時方纔歇氣
而今正眼看來落得一覺熟睡

又

月挂長松影沉秋水有相可窺無物堪比不可得而
親豈可得而取引萬里之長風縱洪波之一葦大似
少室巖前不是匡廬城裏淸絕塵埃了無渣滓聲吼
泥牛花開碓嘴從他相識滿乾坤脫體承當能幾幾

又

如鏡現像似雲浮空虎谷聲響止水魚蹤有眼不見
有耳如聾既無可以贊歎又何可以形容喚作一物
即不中此其所以爲憨翁

又

威威堂堂澄澄湛湛不設城府全無崖岸氣蓋乾坤目撐雲漢流落今專門頭不出威音那畔無論爲俗爲僧肩頭不離扁擔若非佛祖奴郎定是覺場小販不入大冶紅爐誰知他是鐵漢只待彌勒下生方了者重公案

又

五臺冰雪枯東海波濤惡炎荒瘴癘深曹溪緣分薄只待心疲力倦赤身走歸南嶽七十峰頭睡正濃醒來兩眼空落落坐倚長松獨自看白雲一片生幽壑

又

不屬聖凡本來面目從何處來向毫端出水澄月照面雲開山露骨要知淵默雷聲大似響傳空谷有人若問西來的意但向伊道即心即佛

又

面闊口窄眉橫鼻直任爾描摸全無氣息文彩未露時那箇知端的不向人天路上來問君何處曾相識

又

此老其中空無一物不聖不凡非心非佛兎角杖撈水月蹤龜毛繩縛虛空骨喚作憨山則背不喚作憨山則觸仔細撿點將來恰以枯樁榾柮只是別有一種惺惺畢竟描摸不出咄咄咄月落不離天鳥歸樹上宿

又

坐五臺之冰雪聽東海之波濤飲炎荒之瘴毒臥南嶽之高峰拈雙徑之竹篦吹雲棲之布毛且看者些行脚恰似月上松梢若問大人作略全沒半點求其衲僧巴鼻絕無一毫只有一副肝膽痛癢不在皮毛再三捫摸仔細抓搔求之不得切處難撓且道畢竟如何咦巫峽猿啼霜夜月斷腸聲使夢魂銷

又

四十七年前曾向江心住今過七十二重來第二度如空雲去來竟莫知其故相逢舊時人請問歸家路識破夢幻身便是第一步若問末後句看燈籠露柱

又觀海圖贊

巨石長松洪波冥壑仰之彌高望之彌闊中有一人神情軒豁時聽潮音說普門親證耳根眞解脫

又行脚贊

錫杖無環草鞵沒綵十方往來隨足所至世出世閒兩不相似水月道場空花佛事若問生涯如是如是

胡中丞像贊

僧不僧俗不俗一樣心腸兩般手骨若問宰官比丘恰似生米作粥今朝狹路相逢依舊二三如六不拘南北東西觸著如釘入木往來生死路頭不知何處歸宿但願同生兜率天此心千足與萬足

王宗伯像贊

水月襟懷空花眼界鐵石肝腸風雲氣槩記得未入胞胎不是者箇襱襶就中沒處描模看來有些古怪當初不合杜口毗耶今日却來酬償夙債塵勞中轉無盡法輪毛端上現百千三昧捨已爲人將金博塊時人盡道宰官身我說是名觀自在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五

已下古本卷二十一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六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頌

佛祖機緣三十則

釋迦牟尼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瑯琊覺云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頌曰

纔出頭來便著忙虛開大口說行藏祇知要吐心中事番惹旁人說短長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佛勅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頌曰

地獄天堂有甚差　受恩深處便爲家　人生適意即爲樂　何用閒情撿點他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來合歡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兩手盡空未審更放下個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下其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無一可捨是汝免生死處志忽然大悟頌曰

擎來平地起干戈　放下教伊沒奈何　直到水窮山盡處　縱無一物也嫌多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與汝汝當護持傳授將來勿令斷絕頌曰

分明大地露堂堂　一片袈裟豈蓋藏　纔說密時原不密　舌頭遍地太郎當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座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勅出此女定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頌曰

佛前女子路頭差　不是文殊力不加　縱有拿龍捉虎手　無如打鼓弄琵琶

達摩初至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摩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摩云不識帝不契遂折蘆渡江至少室面壁九年頌曰

遠來一片熱心腸　只道他鄉是故鄉　豈料相逢不相識　掉頭冷坐最淒涼

二祖至少林參承達摩立雪斷臂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摩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摩曰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摩云與汝安心竟祖於是悟入頌曰

齊腰大雪臂摧殘　特地將心強要安　借爾拳頭築爾

囑何曾添上一毫端

六祖大師參黃梅五祖著入碓房舂米一日因五祖索偈欲付衣法師書偈於壁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默識之夜呼入室密示心宗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南歸書溪頌曰

碓頭柴斧有何差又向晴空眼見華剛道本來無一物如何又拾破袈裟

未到黃梅早已知三更入室又何爲祇將衣鉢爲奇貨引得兒孫箇箇癡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諸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頌曰

三呼三應太分明辜負何曾有重輕試向未呼前勘破長風日夜吼松聲

南嶽讓禪師初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染汚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

頌曰

遠來意氣甚揚揚問著何如雪上霜早向太陽門下立何須撥火更澆湯

馬師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頌曰

大將登壇八面風捲旗息皷四壘空太平氣象淸如許方見王師大戰功

馬師不安院主問和尙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頌曰

病在膏肓不可醫閉門暗地自尋思傍人不解難禁處纔問如何已失時

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後有僧擧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頌曰

斜陽芳草正萋萋漫把王孫去路迷多少迷中留宿客五更夢破一聲鷄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頌曰

趙州一味澹生涯但是相逢請喫茶若問墻花深春色一枝墻外過隣家

遠來經涉路迢遙壘塊填胸氣正驕不用靈丹并妙藥只須一碗熱湯澆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頌曰

大千經卷剖微塵臘盡陽回大地春拈出庭前栢樹子西來祖意又重新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即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鞋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頌曰

太阿出匣絕無情觸著須教斷死生偶遇白拈誇好手却將驢糞換雙睛

趙州示衆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頌曰

長江無際渺風波一任輕帆帶雨過到岸回頭看白浪愁心轉比在船多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師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果三年而沒頌曰

閒看師子漫調兒頭欠頻呻力盡施獨著翻身那一擲低頭歸去令全提末後句莫狐疑自在遊行更讓誰萬古長空風月在三年未必是歸期

德山因郭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麼去師曰作麼作麼郭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明日師浴出郭過茶與師師撫郭背曰昨日公案作麼

生廓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師又休去頌曰
慣戰深藏陷虎機窮追焉敢犯重圍縱然保得全身
去折盡旗鎗已喪威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玩月次祖曰正與麼時如
何丈曰正好修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
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頌曰
月到中秋分外明幾家歌管不停聲漁翁歸去蘆花
宿睡熟江天夢不成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
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
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閒題
取一篇頌曰
黃鶴樓前江水深風波日夜吼雷音百千諸佛同搖
舌覿面何勞別處尋

夾山參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
不住住即不似子曰不似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
前法師曰甚麼處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
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曰垂絲千尺意在
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
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便打
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
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罷釣時如何師曰
絲懸渌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
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
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蘭橈獨倚把關津鈎線閒垂釣錦鱗偶遇獰龍纔一
撞滔天浪裏解翻身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頌曰
長江一望渺寒煙極目中流思惘然可惜夜深明月
下更無人問渡頭船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老僧在青
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頌曰
路到懸崖沒處行轉身一步脚頭輕要尋挂角羚羊
跡有眼饒君亦似盲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師曰待
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頌曰

扁舟使盡一帆風到岸何勞又轉蓬若問漁翁何處宿放歌歸去月明中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頌曰

天寒霜落月沉西淸夜迢迢鶴夢迷海底日輪紅似火行人猶聽五更雞

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仔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頌曰

天街華月影珊珊沉醉東風獨倚欄朝罷九重人靜後六宮猶整舊衣冠

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尙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頌曰

寒巖雪壓一枝梅無限春光不放開却被東風輕漏泄暗香吹入夢中來

潙山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喚作甚麼卽得頌曰

馬腹驢胎佛祖家大人行處路途賖牯牛若較潙山老頭角崢嶸更讓他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頌曰

山河國土露堂堂瓦礫叢林總放光若使一塵當面立恒沙諸佛盡遮藏

金剛經頌十八首

世尊著衣持鉢空生歎希有

著衣持鉢只如斯飯食經行有甚奇何故空生歎希有令人特地更生疑

應如是住

窮途白眼正悽惶忽漫相逢大歇場放下便爲安樂地何須切怛費商量

如是降伏其心

壁間燈影弄孩兒黑夜翻疑有鬼隨試到天明親看破許多驚喜向誰提

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夜來夢到鬼門關無數羅叉擁鐵山喝罷寒雞天大曉回頭一笑破愁顏

不住於相

乾闥婆城落鏡中樓臺殿閣滿虛空但看無數登臨客倚檻披襟送去鴻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鳥跡魚蹤莫浪尋電光石火豈容心時人但聽春禽噪誰信頻伽轂裏音

無我人衆生壽者

傀儡登壇待鼓鑼大家相聚聽高歌不知線索經誰手線斷羞慚最懡㦬

四果不作是念

長途客店暫招商一宿休閒豈久長夜夢忽登兜率界回頭空費好思量

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少攜書劍走他鄉主意將來赴選場偶向街頭遇占卜報言當作狀元郎

持四句偈其福甚多

年年鬼祟請神巫送退還來作穢汚太上老君如律令諸邪從此一齊驅

須菩提感激流涕

心頭痛處有誰知國破家亡說向誰回首故鄉消息斷不堪重聽雁聲悲

歌利王割截身體

穆王心愛偃師人歌笑歡娛當是眞一怒頓教支解後始知膠漆合成身

一念信心卽得菩提

莫道夷門薦狗屠一言然諾許金軀提鎚直入中軍帳奪得將軍肘後符

三心不可得

寥空落落雁孤征望眼昏迷里數生自是本來蹤迹斷勸君不必計途程

無法可說

幻戲場中伎倆多歌聲不斷舞婆娑可憐觀者增悲喜曾見其中一線麼

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畫工隨意寫形容狀貌衣冠各不同好醜任他分別盡到頭不是主人公

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

貴賤原無定準程從來白屋出公卿一蒙天子親宣詔便是當場第一名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夢向華胥國裏遊到時歡喜轉時愁一聲雞唱霜天曉枕上空華落兩眸

淨土十六妙觀頌

第一日觀觀落日如懸皷

白日西沉寄所思夕陽盡處有心知一從別後無消息自此常如見面時

第二水觀觀大水澄清凝冰映徹作琉璃想

清涼心地碧澄澄瑩徹猶如水結冰一片琉璃光潔地休教埋沒老胡僧

第三地觀觀冰琉璃成就地想

遊心何處可經行寶地琉璃一掌平未動脚跟前一步看來原不涉途程

第四樹觀觀琉璃地上作寶樹想

行樹重重七寶林目前羅列氣陰森花含無量摩尼聚風動常宣妙法音

第五池觀觀七寶池中有八功德水想

如意珠王出涌泉水含八德注花開金剛池底金沙布念念心開七寶蓮

第六總觀作寶樓閣想

寶殿樓閣影重重無量諸天集此中不鼓自鳴天樂動法音盈耳樂無窮

第七座觀觀七寶蓮華中含金剛臺想

七寶華含七寶臺摩尼華蕊結胞胎隨心一片光明藏自身金容出現來

第八像觀觀一佛二菩薩想

相好光明水月身恰如亡子見慈親從今一識娠生面不作悠悠行路人

第九佛觀觀佛相好想

毫若須彌目若蓮重重相好總無邊通身毛孔光明聚照徹三千及大千

第十觀音觀作大士形像佛立頂冠想

長大無邊大士身頂光化佛等微塵細看毛孔含生土觸目分明是故人

第十一勢至觀作端坐手執蓮花想

光明色相總非差頂上天冠百寶華華裏淨含諸佛土不知誰是主人家

第十二普觀作自身往生蓮華開合想

心想蓮華量若空託身深處密難通光明照破華開後醒眼依然似夢中

第十三雜觀作佛大小不定身想

百川月落影參差來去隨人任所之只道兩頭分二路誰知動處不曾移

第十四上三品觀

心想遙登兜率宮莊嚴妙麗境重重親聞彌勒談眞諦只恐相逢是夢中

第十五中三品觀

天子求才選孝廉鄉評大小共稱賢一朝特地登金殿白屋公卿豈偶然

第十六下三品觀

劍樹刀山在目前回光一照變金蓮椎埋拜將英雄事始信爲官不是錢

本住法頌壽黃檗山無念禪師八十有引

上御宇之三年癸亥仲春二月十有七日廼黃檗山無念禪師四百八十甲子之辰也惟師少志向上早悟自心開頂門之正眼豎無畏之高幢法門歸重衲子趨風莫不指歸第一義令入自信之地誠末法之津梁長夜之慧炬也宗門寥落賴師獨振其家聲不慧雖未承顏而心光相照不隔一毫以法忘情無彼我相爲日久矣嗟今老矣愧不能一接塵尾以結法喜之緣耳今幸値師示生之辰十方宰官居士緇白衆等各持供養而興慶讚不

慧聞而歡喜私謂悟無生者離壽者相非四相之可遷安可以世諦而擬之耶乃說本住法頌敬遣侍者齎持香花用申讚歎是以滴水而稱大海以一隙而視太虛非敢盡其涯量聊見微忱以法供養之意耳而說頌曰

諸法自性常寂滅湛然不動如虛空世界森羅及萬象唯此一法之所印佛未出世祖未來此本住法無欠闕草芥塵毛體自全白牯黧奴亦知有何況衆生各具足而與諸佛性平等平等自性無生滅又豈四相之可遷不來不去無始終是故名爲本住法若人悟此體如如一超頓絕凡聖見正眼開時生死空迷悟兩關當下關已過關者掉臂行獨蹈大方無滯礙猶如師子自在遊非是野干可隨逐揭開五蘊封蔀茅露地披襟坦然坐是名無畏解脫人從此常依本法住唯師了此本住法獨踞黃檗最高峰巍巍不動若須彌萬象森羅齊頷手日月遊行若電光世界山河鏡中影良以心空身亦空混融萬法無起滅是故一塵與空合即與虛空共一體一切微塵亦復然身與微塵等無二身塵既入法界空自性體與虛空等此空即是本住法入此法者壽無量空中世界任起滅一切聖凡從去來是法不動相常住此是大地衆生壽衆生既與諸佛同吾師豈與衆生別但願吾師常化生證入衆生無量壽

箴

座右箴示黃生

欲不可縱志不可蕩性不可僻心不可放身不可逸學不可浪理不可蔽思不可妄勿佚豫而外馳勿嗜好而內喪恬憺自居百骸無恙不爲物誘其神自王

定志箴示江生

勿汩汩於物欲勿鬱鬱於亂想勿矯矯於浮雲勿逐逐於世網宜定志以素居冀凝神而靜養藜藿澹以自茹山水清而獨賞披玄易以窮化覺春秋而鑒往誦南華以銷憂叩西境而破障觀世態若陽焰聽是非如谷響視衆物如蟲臂看此身如鼠壤富貴於我何求得失於人翻掌明明在前昭昭在上不妄不虞何惚何恍形似木雞心如象罔孔子曰不忮不求何

用不臧此之謂善長

我箴

一切愛憎皆由我障我障若空光明無量逐境心亡隨情動念心境兩忘物我無辨物無姸醜由我是非我心不起彼物何爲動靜等觀貴賤一視凡聖齊平名不思議

身箴

敬咨爾身爾何爲者四大合成內外虛假聚沫芭蕉塵埃野馬衆苦稠林生死曠野昧之者多識之者寡一息不來聱兇土苴

心箴

爾胡爲心恍惚杳冥爲物之則爲人之靈昭昭不昧耿耿常惺善惡之府賢聖之庭無爲欲蔽勿使妄縈恬憺寂寞其神自寧

性箴

爾體圓明爾形精奧不動不遷無相無貌如水之溼如火之燥萬化不移名言不到去住來今閒忙靜躁卓爾獨存是名眞道

命箴

咨爾何從實唯天顧壽夭窮通聽其所遇不忮不求無怨無惡鶉居鷇食龍雲豹霧信乎爾神浮沉有數安以俟之無容外慕

銘

母子銘幷序

清因弘法致雖上干聖天子怒聲若雷霆私念老母聞之必驚絕矣乃蒙恩宥不死遣戍雷陽道經故鄕迎老母於江上一見歡喜談笑音聲淸亮胸中略無纖毫滯念因問老母聞兒死生之際豈不憂乎乃曰死生分定耳我尙不憂何憂於汝但人言參差於事無決定見爲疑念耳相與侍坐達旦卽作永訣老母囑曰汝善以道自愛無爲我憂今亦與汝長別矣欣然就道了不相顧余因感天下之爲母有如此者豈不頓盡死生之情乎乃爲之銘曰

母子之情磁石引針天然妙性本自圓成我見我母如木出火木已被焚火原無我生而不戀死若不知

始見我身是石女兒

澄心銘示丁右武

眞性湛淵如澄止水憎愛擊之煩惱湧起起之不休自性渾濁煩惱無明愈增不覺以我取彼如泥入水以彼動我如膏益火彼亂我眞亂實我生我若不生劫燒成冰是故至人先空我相我相若空彼從何障忘我之功在乎堅忍習氣纔發忽然猛省省處即覺一念回光掃蹤絕跡當下淸涼淸涼寂靜挺然獨立恬澹怡神物無與敵

觀心銘

觀身非身鏡像水月觀心無相光明皎潔一念不生虛靈寂照圓同太虛具含衆妙不出不入無狀無貌百千方便總歸一竅不依形氣形氣窒礙莫認妄想妄想生怪諦觀此心空洞無物瞥爾情生便覺恍惚急處迴光著力一照雲散晴空白日朗耀內心不起外境不生但凡有相不是本眞念起即覺覺即照破境來便掃掃即放過善惡之境隨心轉變凡聖之形應念而現持呪觀心如磨鏡藥塵垢若除此亦不著廣大神通自心全具淨土天宮逍遙任意不用求眞心本是佛熟處若生生處自熟二六時中頭頭盡妙獨處不迷是名心要

師心銘

人性本大超乎形器直以有我自生障蔽習染濃厚故為物累問學不廣故多自是見理不明驕矜恃氣輕內重外逐物喪志嗜慾戕生不知避忌業已忘眞孰稱為智達人虛懷應緣無滯與時逶迤龍蛇玩世得失靡驚貴賤無預恬憺怡神省思寡慮力其未能謹其未至學其無為行其無事聽其無聽視其無視返觀內照念念不住諸妄消滅精一無二此乃至人師心之祕在我求之恢有餘地不如是觀名為自棄

覺非銘

萬里之行步步皆非維人不覺寸步不移人生百歲念念不住昧者冒然孰分新故善惡迭遷如環無端莫知其極誰使之然使者不知愈新愈迷脚跟罔措舉足成疲疲之既久失其故有變怪百出不見其醜以迷為覺大地皆錯嫫母效顰恬然自樂霎時臨鏡

忽然猛省。但歇狂心。不勞施粉。天然秀媚。眉目清明。本來面皮。毫髮無爽。無論美惡。不須雕琢。只任現成。自然還樸。覺不覺是。不知知非。是非俱唾。萬物齊歸。

夢覺銘

善惡無端。一心返復。聖凡不隔。唯存夢覺。以覺入夢。顚倒滋重。以夢入覺。當下解脫。夢覺俱非。寂爾靈知。不生不滅。何慮何思。幻化百千。唯在一念。念起不覺。太虛閃電。煩惱不結。業即不生。愛憎堅固。實生死根。因果報應。捷如影響。根若不生。枝從何長。業有多種。以殺爲先。好生惡死。彼此皆然。軀殼雖異。佛性是同。但平等觀。殺念自空。心鏡塵埋。習染旣厚。以覺消磨。光明自透。漸磨漸落。念起即覺。覺至無生。心境空廓。妄想馳逐。究竟無益。諦審思維。死生迅疾。生死來往。大夢冥冥。但隨業轉。如不有生。有生不著。須從夢覺。醒眼看來。無繩自縛。念念迴光。心心返照。但不隨情。是名要妙。

忘緣銘

情有智愚。性無明昧。凡聖之分。實存向背。如臣事君。如子侍父。一念精眞。不容顧佇。顧佇則移。移則造迷。迷之旣久。其神日疲。不移即悟。悟則不顧。獨立湛然。妙用常住。應緣若響。處世如空。逍遙物化。頓脫樊籠。不出不入。無去無來。空華世相。水月襟懷。

觀世銘

四大幻身。本無一物。愚者執之。愛憎桎梏。妙圓覺心。彌滿清淨。妄想積迷。顚倒增病。渴鹿逐燄。愈逐愈渴。看破即休。始知是錯。遊戲神通。不離日用。貴賤好醜。任其搬弄。達人大觀。洞然明白。離合悲歡。了不可得。六塵境界。如夢聚寶。無量貪求。一覺便了。音聲色相。風月行空。於斯不著。豈是盲聾。以此處世。有何罣礙。身雖凡夫。名觀自在。

六根銘

身爲業媒。心爲業種。從六情根。貪奔愛涌。眼流於色。失其眞明。耳流於聲。遺其本聞。舌非爽味。實多妄語。恣意縱情。識風內鼓。習發竅鳴。如簧有聲。不知所自。聽者震驚。出口入耳。愛憎斯起。聲已消亡。禍方貿始。如雷擊蕈。忽生毒菌。愚者食之。誤傷其命。維鼻合身。

同爲一覺總是浮塵身多過惡意乃樞機波流毒海爲彼所漂汨其眞宰是故世人雖生不生若能返觀各得精眞精眞若復六根無物似雲浮空如響出谷不被形拘不爲心礙逈出情塵超然自在

念佛三昧銘

念佛念心念心念佛佛不外心心不是物自性光明心心照燭妄想潛蹤形骸空谷淨土不離目前蓮花常襯兩足何必待身後方生卽現前不出不入此正是普光三昧只在當人一喙

正心銘

心本光明欲蔽故暗天然之體隨情耗散今欲正之祛慾制情一眞既復諸妄不生

誠意銘

意乃妄根乘虛日鑿密察其原潛乎不覺覺則不妄妄息卽眞至誠無息其善乃敦

修身銘

只體之慾縱情之本酒色之迷陷身之穽迷欲不返身心不固徒有此生誠爲虛度

齊家銘

齊家之要惟儉與勤義豐若豐澹薄自醇勤儉傳家澹薄寧志是乃聖賢處世之秘

六妙銘并引

雲嶠山主結廬雙徑之朝陽峰下千峰如指故顏曰千指前峰緊抱彎環如角予名之曰麟角且喻獨也菴前有池俗呼洗硯蓋東坡嘗三遊茲山特附諱乎予易曰來月古人喻道曰池成月自來池上有齋予扁曰洗月喻心境也齋後有泉味甘冽而醇予題之曰過乳以昔聖言劫初之水味過於乳以從金剛際來今峰頂之水其源必深可喻道脈欲知本也菴後有石予名大歇謂阿蘭若眞修行處爲寂滅場乃大休歇地也此景天然故題稱六妙而卷首書曰六通四達欲此境中人老人隨不爲妙縛也直須雙奪故曰通達耳手而各爲之銘志不忘也不作境會不落言思是在賓主自得耳

千指菴

千峰卓立。直指此菴。此菴如空。了沒遮闌。問菴中主。不出不入。有來參者。空中一咄

麟角峰

羣走奔騰。一麟自足。惟麟所重。在乎角獨。片石如麟。萬木若毛。可笑騎者。不動一毫

來月池

月原不來。水亦不去。驀爾相逢。不知其故。水底之天。池中之月。去來之相。了不可說

洗月齋

月本無塵。水自清潔。從何處洗。求之不得。月墮水中。水涵月影。可惜觀者。熱夢未醒

過乳泉

水中擇乳。須是鵞王。此不須擇。在乎善嘗。不許入口。要先知味。惟知味者。飲之心醉

大歇石

石不善走。爲何要歇。歇之大者。爲本寂滅。趺坐此中。不動不搖。吐廣長舌。松風夜號

般若軒銘并序

軒因閱此經以得名也。爲吳門居士朱鷺王在公棲息所。鷺故奇士。在公舉鄉進士。爲郡司馬。唾軒冕。棄妻子。結隱於天目。無何。復過雙徑。居此軒。閱般若。經大有省。發予自南嶽來。以達大師末後因緣。得至此山。居士見而歡喜。執弟子業。予歎曰。非大力量。欣寂滅之樂者。何能頓脫塵累而至此耶。因名朱曰大力王。曰大鏚。顏其軒曰般若。乃爲銘以紀之。銘曰

咄哉此軒。光明透脫。內外洞然。了無縛著。六根門頭。圓通廣豁。世出世間。一齊拋却。此軒之味。恬憺寂漠。軒中主人。身心快樂。一切情塵。火聚太末。問此法門。名不可說

毗耶室銘有序

居士管覺僊。生長吳門。早歸三寶。不畜妻子。不治生產。唯結一室。顏曰毗耶。以延十方。以無法可說。但以香飯而作佛事。老人過其室。因請銘之。銘曰

毗耶離城。堅固綿密。雖居市廛。而無塵跡。中有居士。獨寢一室。門不通風。六窗虛寂。唯有十方。不時雲集。

※已下古本卷二十二

有問法者。止是一默。香飯不請。隨緣摶食。座不用借。露地爲席。諸有屛空。一塵不立。身心兩忘。世界齊鎖。萬累俱捐。諸緣頓息。在塵出塵。斯爲第一

鐵如意銘并引

予別雙徑雪嶠山主。以鐵如意并香奩爲供。感而爲銘

維此如意。代我心口。我不能談。借爾善吼。爾言不無。我法非有。兩者既離。一亦不守。唯法身香。與爾作耦。託此金剛。用垂不朽。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六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七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偈一七十二首

唯心偈

淨妙不思議。圓滿眞實心。廣大具威神。變現無量事。其體離諸垢。不捨染淨緣。世與出世間。成就衆善業。衆業若空華。本來無所有。以無所有故。故說即眞常。善達業性空。不爲幻技惑。不著亦不厭。如理諦實觀。起處即無生。當念自空寂。了無前後際。一念若須彌。動靜平等如。境界風不動。寂滅妙常樂。淸淨若蓮華。深入塵勞泥。不染世間垢。懷此如意珠。隨求無所乏。神光照暗冥。普覺諸含識

居山偈

借問山中人。居山有何趣。日飽三頓粥。長伸兩脚睡。磐石作禪牀。雲霞爲蓋被。微風歛幽松。發明西來意。撥落雲裏華。刮除眼中瞖。一念絕中邊。了無前後際。覺來雙眼空。回視夢中事。撈摝水底月。却翻成鈍滯。凡聖一齊拋。方脫嬢生袴。一物不將來。猶是第二義。逃出無事關。始遂居山計

大澤禪人三度嶺海參禮因示

萬里爲誰來。來復爲底事。靴裏摸指頭。原不在別處。若向外邊尋。走盡天涯路。來來去復來。此法原無住。

試問曹谿僧。菩提可有樹。若不得一枝。枉費賣單布。

示道脈源禪人

參禪無祕訣。要為生死切。生死挂眉毛。念念不暫輟。提起金剛圈。脊梁勁似鐵。努力望前追。直使命根絕。妄想頓潛蹤。身心當下撤。要見本來人。如空中釘橛。打破黑漆桶。方是大休歇。

題恒河圖示恒一林禪人

佛住恒河岸。常對河說法。至法難思處。即以河沙喻。若以沙數多。猶未盡佛意。直以此法身。乃顯真實義。法身常不變。隨流性不遷。雖以種種穢。體性常清淨。乃至劫火燃。究竟體不壞。是故法身常。自性無生滅。佛子識此義。了悟自性身。如彼恒河沙。永劫性常一。是名金剛地。佛子善安住。

觀緣偈

諦觀此身無始來。皆從顛倒妄想生。輪迴六道苦趣中。性返人天無量劫。妄念不止苦無涯。妄境不空業如海。若能一念暫迴光。當下即令登彼岸。妄業積聚如須彌。人我是非苦堅固。結成生死鐵圍關。百劫千生不能出。鑊湯爐炭本來無。只從一念瞋心起。若於起處即消除。火裏金蓮真解脫。現前境界若空花。鏡像水月不可喻。世人癡迷無慧目。錯認為真顛倒見。妄將四大以為身。六識三毒為主宰。貪瞋我慢不自知。妄逐驅馳諸苦趣。自性清淨即彌陀。六塵不染蓮花土。一念不生生死空。日用現前真極樂。

示念佛

念佛本為超生死。先須要識生死心。癡愛便是生死根。不拔其根難解脫。癡愛即是念佛心。即將念佛斷癡愛。癡愛若能念念斷。心心彌陀全身現。即此便是真精進。不可一念暫忘卻。淨土就在淨心中。不得向外別尋覓。

圓明偈示畢一素失明

心光圓明本無量。苦彼浮塵眼遮障。隔紙不能觀外物。返視何曾見五臟。譬如白日麗虛空。人處暗室如生盲。暗中人亦有兩眼。如何不與日光通。我此四大如茅屋。心在身中鳥在籠。誰能撤去茅屋封。光明照耀原無窮。若能自見心光滿。了了常明不用眼。此是

無生無滅光不與四大同流轉君今何幸天見憐特拔遮障天光全不須白晝怨不見只如有眼黑夜眠夜眠有眼亦如此心光圓明宛自然若離明暗見自心圓明頓發超生死舉世誰知無眼好昔人曾恨盲不早頓拋四大光明全此是吾家如意寶

登崐山示同遊諸子

崑山城中一拳石大似須彌納芥子我來策杖一登之頓入蟭螟眼孔裏時人一望忽不見紛紛四衆皆驚起忙來試問空中人依然指出舊時底

梁壓譚生示之以偈

屋梁倒塌壓譚生譚生被壓何不死梁若到身身即碎身若到梁梁不避兩者既到何不干試問不干之所以目前境界不比梁譚生何苦先惶憧若要不惶憧看逼狗跳牆

示福智字本明修淨土

但觀一句彌陀佛念念心中常不斷若能念念最分明即與彌陀親見面只想淨土在目前日用頭頭無缺欠佛土全收一念中便是往生眞方便只在了了分明時不可更起差別見

觀身

是身如水泡乍現亦不久癡兒以爲珠取之不盈手況復於此中多貪爲罪藪唯在智眼觀畢竟何所有

觀心

此心本無形視之不可見起滅了無端迅若空中電妄想逐塵勞渴鹿奔陽燄堪嗟今古人都壓良爲賤

示衆

幻海無涯沒盡頭塵勞妄想幾時休應知世相空中電須信人生水上漚唯攝一心歸淨土全憑萬行作眞修目前總是菩提路念念常登般若舟

示無相老納

見爾初年六十餘別來十載近何如光陰有限頻頻覺妄想無邊念念除淨土蓮華禪水灌心田愛草慧刀鋤百千萬劫俱空度莫使今生又涉虛

示沈生成德二首

濕寢人必病鰍得方不死物性各有宜苦樂何憂喜物本無可欲而人自欲之甘苦味不同嗜者以爲奇

示六一居士二首

世事忽如夢。人情空若雲。誰知塵市裏。心靜即離羣。

迹近寧違俗。心空豈在家。但看汚濁水。湛湛出蓮華。

示普聞禪人

不辭行脚苦。萬里涉山川。今到曹谿路。誰酬不借錢。

示金山貴禪人三首

白髮愁難解。紅塵路不通。身居人境內。心在萬山中。

日日塵勞裏。朝朝愛惡場。不知因甚事。專一爲他忙。

苦海深無底。浮生事有涯。不知三界內。何處是歸家。

贈本淨禪人結茅白雲

獨坐千峰裏。慵披百衲衣。靜聽流水響。閒看白雲蜚。

示本昇字俛無

有我必自高。驕矜還恃氣。俛而至於無。便入清凉地。

示慧珊字海月

大海聚衆寶。撐拄唯珊瑚。明月時來往。清凉並夜珠。

示淨堂禪人

一鉢隨孤杖。三山結衆緣。曹谿涓滴水。酬盡草鞋錢。

示劉生四休

一味常知足。多求總是差。飯蔬食飲水。只此了生涯。

菩提菴八景有引

菴在嘉禾之石門。顏生生居士所建。爲智河行公安居。予之徑山過此。因而有題。

菩提山

不到菩提山。安識菩提境。獨有山中人。忘言心自省。

翠城

蒼翠繞法城。宛似金剛圈。佛魔俱不入。其中空空然。

古觀音像

觀音有後先。法身無今古。以絕去來心。故能常救苦。

羅漢松

挺挺孤松樹。堂堂應眞相。若問涅槃心。枝頭明月上。

蓮花灣

蓮生淤泥灣。其性本香潔。瞻彼花中人。端坐無言說。

放生池

一片無生心。全彰放生處。令彼鱗甲類。盡蹋無生路。

漚生塔

漚生本不生。漚滅原不滅。獨留無縫塔。寒空照明月。

槵樹

以患能除患槵樹愛生長見此槵子珠頓發離患想

山居示衆二十五首

獨坐一爐香倐然萬慮忘靜看階下蟻畢竟爲誰忙」
寂寂離知覺昭昭泯見聞三更天外月一片嶺頭雲」
世事一局棋著著爭勝負黑白未分前幾箇能惺悟」
淸淨光明藏俄然一念興無邊生死海盡向此中生」
紅塵路更長靑山閑不了試問往來人誰識山中好」
湛湛靑蓮花居泥而不染明明出世心雪在玻璃盞」
傀儡夜登場觀者生欣歎秖合醉中心難禁醒眼看」
四大衆緣合妄自分姸醜試看幻化人情識從何有」
微塵含世界不信盡包容莫道微塵小應知世界空」
枯木巖前路行人到此迷纔登別峰頂更上一層梯」
岸樹懸崖坼枯藤古井深那堪二鼠嚙況被急流侵」
炎炎火宅中熱惱無迴避一念放下時頓得淸涼地」
擧世要多求求多轉生惱唯有知足心便是如意寶」
淨土唯心現蓮花性地香目前常不昧卽此是西方」
妄想沈淪趣淸心解脫場迴光時返照覿面禮空王」
逐逐奔陽燄行行入火坑儻能開隻眼當下了無生」
世路多纏縛虛名最困人脚跟絲綫斷方許出紅塵」
山林多寄興寂寞幾能甘不到眞休處終成落口談」
我相眞難破他非甚易求一生閑檢點到底沒來由」
自性天眞佛都爲妄想纏但能一看破立地證金仙」
萬法唯心造千途一念差不知未起處苦海正無涯」
寂寂忘緣處心心放下時西來無別意只在自知之」
大海一滴水具足百川味法性本自同味者見各異」
人道百年長我道百年短枕上夢三更醒人未轉眼」
一片閑田地多爲蕪草侵但能時剗却便是出塵心

示衆十首六言

死盡偷心活計做成沒用生涯收拾無窮妄想換將一朶蓮花

四大支持骨立寸心寂寞寒空獨有緜緜一息龜毛綫繫長風

却說百年如夢誰會兩眼睜開縱是機關使盡到頭總是癡騃

可惜淸涼心地無端迸出貪瞋霹靂心中火起燒殘

自性天眞

身是衆緣假合四大團一虛空動作呼爲眞宰不知誰在其中

陷阱機關自造刀林火鑊誰當只道目前慶快安知身後苦長

貌是超塵儀表衣爲出水蓮華試看胸中何物莫教妄想輕遮

蠶繭自生纏縛燈蛾誰使焦然將謂投明用巧豈知業力相牽

名是假名非實毀譽入耳如風試聽呼爲賊草猶人漫罵虛空

荊棘林中掉臂是非場裏抽身落得無窮冷澹耆般全不饒人

偈二三百八首

圜中讀圓覺經四相章

我相

鐘鼓鈴鑼不斷聲聲聲日夜說無生可憐醉夢傷生者鏡裏相看涕淚傾

人相

突兀嶒屼鐵城刀林劍樹冷如冰誰知火向冰山發燒盡冰山火不生

衆生相

鐵門緊閉杳難開關鎖重重亦苦哉可怪呻吟長夜客不知因甚此中來

壽者相

一條血棒太無情觸著須教斷死生痛到徹心酸鼻處方知王法甚分明

出圜中過長安市四首

長安風月古今同紫陌紅塵路不窮最是喚人親切處一聲雞唱五更鐘

體若虛空自等閒纖塵不隔萬重山可憐白日青天客兩眼睜睜歎路艱

飄風聚雨一時來無限行人眼不開忽爾雨收雲散盡太虛原自絕塵埃

空裏乾城埜馬人目前彷彿似煙郵直須走入城中看聲色原來不是眞

過吳山經堂寺遇明通禪人禮華嚴因示

到處山河即本眞。大千經卷一微塵。閒來剖破輕拈出。莫道文殊是智人。

過錢佛莽贈鄒爾瞻給諫

江上青山不斷春。門前流水淨無塵。開門忽見莽中主。恰是金剛不壞身。

示沙彌照理

出家本意緣何事。割愛辭親覺等閒。不向袈裟求解脫。松門翻作鐵圍關。

題東山寺壁

咫尺東山入翠微。深林晴日雨霏霏。市鄽流水聲相和。觸目分明向上機。

中盤旅邸壁間見達師偈併題

君到曹谿我不來。我到曹谿君已去。來來去去本無心。誰知狹路相逢處。

避難石

無端一念惹膻腥。從此形骸累不輕。十載巖叢張網處。石頭滿眼盡無生。

命小師大義讀楞伽

玉綫金鍼不易穿。休從明月問青天。玄關路斷無消息。爾去逢人莫浪傳。

問丁右武大參病

舉世誰知病裏身。維摩獨坐見偏眞。從教大智懸河辯。一默昭回萬象春。

示果弘福堂二侍者歸故山

萬水千山枉問人。脚跟一步最爲親。莫教錯落懸崖去。縱出頭來已失眞。

瀰茫煙水望何孤。底事逢人問有無。回首萬山清徹骨。尙餘春色滿平蕪。

贈蔭亭上人請藏經歸南雄延祥寺

一自南能度嶺時。曹谿御墨尙淋漓。於今重載琅函至。佇看炎荒雨露垂。

送詰禪人歸慈化

杯浮一葉淼無垠。煙水茫茫苦問津。歸去家山生意滿。百花深處鳥嗁春。

示查汝定

涉水登山亦壯哉芒鞵遙自敬亭來入門一笑忘賓主莫道維摩口不開

題雪山苦行佛

萬山冰雪連根凍一片身心徹骨寒不是死中重發活如何能得識情乾

無端棄却金輪位特爾令生大地疑自是九重深密事從來不許外人知

輕拋兜率入王宮一顧迴頭思不窮走向萬山千丈雪埋身八面不通風

心似冰霜骨似柴六年凍餓口難開誰知忽睹明星上落得盈盈笑滿腮

答定齋賀明府

函蓋乾坤一句新晴空霹靂淨煙塵箭鋒拄處難回互狹路相逢是故人

青獅白象駕雲中金色銀光出處同若問無生端的意空山風雨吼長松

示歐生羽仲傳經訶林

斯道幽微若一絲全憑信力以維持苟非一片金剛地難使菩提葉葉舒

送樂天法師還匡廬

山色湖光一鏡開曼殊誤落此中來莫教獅子輕彈舌恐震當年舊講臺

贈西來梵僧

十萬西來碧眼胡渡江曾折一莖蘆只今石室猶留影試問前生是有無

輓本來和尙

五年三度叩禪關此日尋師去不還不是白椎兜率院多應聽法五臺山

送如證禪人造旃檀像還五臺

火雲赤日滿炎荒金色光含古道場不是曼殊親出現誰知隨處是淸涼

海岸旃檀淨法身無邊相好隱微塵分明剖出諸人看覿面當機一句新

寄大千法師

三十年前同法席別來消息斷他鄉忽聞近住千峰裏想巳心空聞妙香

示曹谿塔主

香火千龝似一朝兒孫終夜守寥寥茶湯宛若生前
供不負當年石墜腰

勉曹谿諸弟子十首

千僧和合似靈山大衆依歸豈等閒不是曾蒙親囑
付如何得入祖師關

肉身現在卽如生朝暮茶湯出志誠鍾鼓分明常說
法不須苦口再叮嚀

福田種子要深栽因果如臨明鏡臺親到寶山千萬
次者回不可又空回

辛勤作務莫辭勞可想當年石墜腰一息不來千萬
劫善根不種苦難消

莫教輕易過平生如箭光陰實可驚只恐氣銷三寸
後幾時再到寶山行

功德園林不可輕脚跟步步要分明莫教錯落隨他
去免使盲人又夜行

寸椽片瓦衆緣成信施脂膏不可輕切莫貪他驢糞
橛等閒換却一雙睛

信心膏血重須彌粒米莖薪不可欺但看披毛幷戴
角酬償夙債苦泥犂

幸生中國遜離塵身著袈裟遠六親受用空門淸淨
福如何能報祖師恩

少小能存向上心毫芒終長到千尋只須歷盡氷霜
苦始得成材出鄧林

示曹谿沙彌能新智融達一淨洗通文方覺

書華嚴經七首

剖破微塵出大經無邊刹海遞相形松風鳥語分明
說只在當人著意聽

佛境重重不可量毫端三昧豈尋常須知擧手通身
現觸處全彰海印光

行行雁影落寒空直竪橫斜但信風莫問普賢求妙
行先須識取主人公

毗盧樓閣幾時開彈指感須待善財頓見閣中無盡
藏重重佛境甚奇哉

福城東畔禮文殊知識遙參到海隅五十三人同一
調不勞遠涉費程途

海波爲墨亦須乾。筆若須彌舉不難。描寫毗盧華藏界。最初一字許誰看

紙墨文言總不眞。眞經全在剖微塵。但能字字光明現。莫道文殊是智人

輓萬固寺一山和尙

二十年前問起居。相逢猶是在生初。只今遙望中條月。獨有淸光照竹廬

寄高常侍

憶昔長安話別時。雪中把臂立臨岐。而今萬里炎荒外。一念淸涼君獨知

贈訶林裔公

菩提樹下久棲遲。時復經行繞樹思。遙想當初栽樹日。曾經親手一封泥

贈顧杏園醫士

雪山衆草鬱菁葱。信手拈來用得工。不是等閒醫國手。肯教狼藉怨春風

贈太和老人

金剛堀裏舊相逢。雪鬢鬔鬆氣更雄。一盞玻璃茶尙醉。依稀猶記放牛翁

送暹侍者遊五臺兼訊空印法師

遙從火宅入淸涼。萬里休言道路長。儻見文殊問消息。堀中今空幾禪牀

過法性寺菩提樹下禮六祖大師

菩提樹下舊相逢。千載重來氣尙同。鐘鼓寥沈香不斷。兒孫何故覓玄蹤

送離際禪人參方

汝持一鉢曹溪水。偏灑諸方五味禪。莫道老懃無法說。而今不直半文錢

送若惺炯公禮普陀

波流不動白華山。滿月寒空大士顏。若向巖前相見處。瞻依須聽普門還

喜法住行廣至

憶昔離家別祖年。爾應猶是未生前。今從萬里相看處。一笑還追夙世緣

問游石陽病

借問毗耶病裏身。就中檢點孰爲眞。只須剝盡重陰

後。始見陽和大地春

送惺來喬公行脚

瀰漫煙水淼無窮。回首山城歷百重。祗爲尋師參底事。德雲不在妙高峰

懷大都千佛寺

憶昔千花七寶臺。一花一葉一如來。不知近日花開佛。可似當年震法雷

示能哲禪人

爾到曹谿路不差。眼前行脚未爲賒。試看初出門前望。芳草漫漫何處家

寄王居士

淸涼雪夜共談禪。一別於今二十年。常憶耽耶眞面目。寒空明月幾回圓

再過法性寺喜炯公禮普陀歸

三年不坐菩提樹。一念常懸般若燈。莫謂頭陀慵說法。道緣不似獵叢僧

詠楞伽室寄天與孔居士

滔滔毒海渺無涯。夜刹羅叉此是家。獨有楞伽無價寶。光明日夜照恒沙

八面光明體最圓。金剛雖利不能穿。時時安置心王殿。照破三千及大千

曹谿雪茶寄金山珍公

摘得先春葉一枝。寄將鶴骨病阿師。試烹一盞親嘗過。可似初參趙老時

甲辰春奉檄還戍舟泊支江邀炯二公啓南羽仲仲遷諸子過訊因示

暫繫孤舟傍柳陰。端居恰似逝多林。菩提樹下常隨衆。怪道能來問法音

示堪輿梁生

山河大地一微塵。法眼圓明始見眞。自是要求歸著處。肯教埋沒世閒人

示羅浮山主印宗

羅浮山下繞恒河。河畔祇林似普陀。若問華中觀自在。試看明月墮淸波

贈周相士

落魄江湖一删緱。相心神術自壺丘。逢人若問榮枯

事。一段眞光在兩眸

示性如濟禪人

底事南遊學善財。爲尋知識久徘徊。妙高峰頂無蹤跡。莫道文殊錯指來

示普陀勝林禪人

普陀山下白華郵。日夜潮音說普門。試問莽居何所有。但聞鸚鵡報黃昏

聞惺來裔公於雲棲受具歸以偈訊之

一條拄杖活如龍。相伴曾登天竺峰。自向雲棲聞法後。諸緣可頓一時空

山中夏日

竹牀瓦枕足松風。午睡沈酣夢想空。四體百骸俱作客。不知誰是主人公

靜夜鐘聲

鐘聲淸夜響寒空。一擊如吹萬竅風。不是朋催龍聽法。多應喚醒主人公

示泰和周生

大道從來在目前。却於死處覓枯禪。誰知日用頭頭事。盡是無生最上緣

道力何如業力强。就中生熟好思量。臨機遇境能回互。頓息迷途演若狂

示圓通總持長老

西江一派自曹谿。馬祖頭疼孰可醫。若向圓通覓生藥。死猫頭話最堪思

示龔生伯起

數千里外訪知音。只爲從人覓此心。及至相逢親見面。始知昔日費追尋

示慈明賢禪人

一錫遙從多寶來。南詢煙水獨浮杯。歸途若過曹谿路。路滑休行雨後苔

戊申夏日重過羊城偶成

仙城巳度十三載。人世今過六十年。回首塵寰如夢事。不知究竟屬何緣

當年一鉢歷諸方。到處名山是道場。喫盡檀那無米飯。至今酬價費商量

五臺千尺雪蒙頭。只道寒灰死便休。誰想一星星火

種焚燒大地更橫流

東海曾衝萬里濤奔雷破石浪頭高輕乘一葉隨風去直踏三山釣六鰲

示正位侍者

極盡懸崖百尺竿動移一步最爲難只教撒手翻身去不作貍奴白牯看

示悅禪人誦華嚴經

百城煙水望如天何處相逢問普賢想向妙峰山頂過不知曾說此因緣

示飯頭

德山托鉢幾時來去米長沙莫浪猜休向上方香積借火爐邊事亦奇哉

寄五臺妙峰師

玻璃世界水晶宮金色銀光處處同獨跨金毛獅子步遊行八面不通風

氷霜鶴骨髮如銀誰識曼殊最後身一自堀中相別後至今不隔一微塵

拄杖橫挑刹海遊無邊刹土一塵收閒來擘破微塵看落盡空花剩兩眸

千丈寒巖百尺氷當年相對坐崚嶒即今火宅清涼界一个維摩一个僧

寄五臺空印師

遙思遊戲蓮花林獨坐旃檀寶樹陰不動舌根常說法萬人時聽海潮音

示曹谿紫筍莊主

一自拋身瘴海瀾蠻煙毒霧盡加餐歸來渴飲曹谿水不滅清涼徹骨寒

一夕東風紫筍肥無邊春色到柴扉桃花滿眼無人問誰薦當陽向上機

寄枝隱

白門深隱一枝安山水娛情世念殘曾入維摩方丈內百千三昧一毫端

示杲禪人閉關

六窗緊閉不通風何事藏身入此中試向文殊彈指處直教拶破太虛空

贈融禪人住持泰和大司馬郭公忠孝寺

脫體原從瘴癘天。三生又結宰官緣。維摩丈室渾無語。莫道無言不是禪。

示懷愚修堂主

向上三玄動步疑。言前一句許誰知。若非撒手懸崖去。辜負孃生兩道眉。

寄靈山桂峰師

靈山一會儼然存。松柏雲棲滿鹿園。自是法身常說法。分明鐘鼓報黃昏。

寄東海劫外法師

親受靈山付囑來。法筵今向海濱開。楞伽山頂魔羅衆。幾度聞經到講臺。

示南禪人

爲問毗耶病裏身。不知誰是病中人。二時粥飯三餐藥。契得分明意最親。

寄賴古軒居士

長齋一室事空王。心地時焚般若香。遙想日長趺坐處。靜聽鳥語出山光。

寄謝青蓮居士

常憶青蓮居士身。夢魂時對鏡中人。知君深得無生意。自信居塵不染塵。

鼎湖山居

歷盡風波總是非。此心久已習忘機。翻身直入千峰裏。坐看閒雲白晝飛。

寄明宗法師

曾從兜率白椎來。一受金篦法眼開。會向今時傳露布。只教平地淨塵埃。

寄蘊法師

江頭促膝別君時。回首青山入夢思。爲問花臺千百衆。言前一句幾人知。

寄巢法師

披雲帶月飽風霜。淸夜迢迢鶴夢長。讀罷楞伽香篆細。知君無物可思量。

寄雨法師

久從鷲嶺現當機。誰問雲輿花雨飛。莫道法筵今寂寞。堀中君作衆歸依。

示中孚表禪人

世緣看破解歸來。火裏蓮花不易開。直把根塵都洗盡。莫教再入者胞胎

示無知鑑禪人

明明佛性本無遮。自是從前一念差。失脚久沈生死海。者回切莫負蓮花

示微密禪人

鉢囊遙自伏牛來。度嶺寒梅花正開。若問曹谿親切句。菩提無樹鏡非臺

示凝知瀚禪人

圓頂方袍八寶身。出家本意要超塵。若為煩惱輕埋沒。再出頭來已失真

寄湛禪人住伏牛

曾持一鉢到曹谿。跋涉寧辭獨杖藜。聞道萬山深隱處。夕陽斜照鳥爭嗁

寄題郭次公如是院

舍衛曾開祇樹林。君今重擬布金心。法王如是全提處。獨許文殊是賞音

答郭允叔

曾向曹谿問上乘。西來密意屬南能。莫言杜口維摩詰。不是當年有髮僧

寄題郭叔子太乙囊泉亭

清池明月影沈沈。囊水江湖濟度心。試問遊魚真樂處。濠梁未必是知音

示弘範禪人

禮謝千華寶座前。却從臨濟覓三玄。今來更問曹谿路。雲滿青山月滿天

寄衲雲法師

當陽剖破一微塵。拄杖閒提用處親。明月夜深崖下虎。歸依猶似昔時人

送僧造旃檀像歸茶陵

南海旃檀香一枝。法身隨處現雙眉。迎歸寂寂松陰下。猶似拈花不語時

贈郭生凌篤

長齋繡佛禮空王。火宅翻為選佛場。夜剔明燈心寂寂。蓮花不必想西方

將之南岳留別嶺南法社諸子十首

一落風塵二十年。相逢須信是前緣。自從衣鉢南來後。今日重拈直指禪。

底事分明在已躬。不須向外問窮通。但能觸處囘光照。莫被塵勞困主公。

大道從來絕本眞。多因分別强疎親。直須看破娘生面。方是塵中特達人。

瘴煙飮盡齒猶寒。不記從前道路難。此去萬山深密處。雲霞五色座中看。

廿載驅馳走瘴鄉。年來不覺鬢如霜。今乘一葉扁舟去。蹤迹應從萬壑藏。

塵勞混迹久和光。只爲拈提此事忙。千尺釣竿幾斫盡。海天回首更茫茫。

一自歸依繞法壇。時時爲乞此心安。莫言別去三千里。明月中天覿面看。

時把綸竿見素心。竹枝唱罷幾知音。扁舟歸去霜天夜。明月蘆花何處尋。

寒空歷歷雁聲孤。蹤迹從今落五湖。無限烟波寄愁思。片帆天際是歸途。

爲法寧辭道路賒。豈云瘴海是天涯。頻將一滴曹谿水。灌溉西來五葉花。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七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八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偈一

示鄒生子胤十首

此事明明絕覆藏。普天帀地露堂堂。男兒不突金剛眼。覿體相看若面墻。

見聞知覺總空花。瞖未除時見轉差。只待晴空淸淨眼。方知別有好生涯。

聲色場中豈偶然。自將荊棘苦參天。何人一擲翻身出。始信隨緣自在禪。

妙性圓明自本眞。從來皎潔絕纖塵。不教妄染輕遮

障便是超凡大力人

道心原不離尋常待客迎賓底事忙試看个中關捩子何曾移動一毫芒

五蘊山中寂滅場六窓虛敞夜生光只須喚醒莽中主莫使昏沉自蓋藏

湛湛心光本不迷祗因情想自睽攜但看起處無消息一任猿聲日夜啼

性天雲淨月輪孤身世何須問有無但得塵緣蹤迹斷不勞名字挂江湖

世緣逐逐幾時休弃卻家山向外求衣底明珠任埋沒長途空自抱窮愁

太虛閃電不留情憎愛何容逐隊行擘破孃生眞面目肯教埋沒過平生

寄袁生

曾將書札寄南能問法遙參最上乘三昧知從文字入不知可記昔時僧

示水天禪人

知識相逢豈易哉个中消息口難開妙高峰頂經行處不是平空賺善財

示譚復之

曾從授記向靈山今日重來一扣關爲問拈華當日事頭陀不是易開顏

示鍾生衡頴

曾過曹谿已十年相逢知識總前緣阮生何必窮途哭自有西來最上禪

示方生覺之

心光獨露形骸外祖意能參機語前想聽匡山蓮漏熟故來重理舊因緣

示常達禪人

南岳曹谿一脈來相傳明鏡亦非臺金剛正眼人人共須向磨甎一句開

示宗立禪人

幻成五蘊本來空必欲求之似捕風試向渾身消散後應須識取主人公

示南岳庸質山主

萬山深處一茅菴朝暮雲霞當小參最是谿聲關不

住廣長日夜語喃喃

南岳山居

七十年來夢裏過江湖蹤迹總蹉跎而今喜得閒田地莫問從前事若何

脚跟踏徧水雲鄉未離淸涼古道場筋力漸衰心已倦安眠飽食是行藏

大休歇處不尋常妄想消時世已忘都向別求眞極樂誰知當下是西方

但見無生寂滅心了無妄想敢來侵根塵總是空花影佛祖何須向外尋

觀心生處了無生閃電光中眼倍明爲問西來成底事今人都只解貪程

示廬陵僧密潔公

廬陵米價近如何問著休全學似他一粒但能輕嚼破始知佛法總無多

示杜言禪人

西江一派馬師禪聞道而今久失傳莫謂磨甎堪作鏡自然不墮路途邊

示定水禪人

久依華座覓眞詮鐘鼓分明句句玄若問西來端的意從前佛祖未曾傳

示量空禪人接待武昌

聞開梵刹向江湄來往風帆正渡時爲問華亭垂釣者離鈎三寸幾人知

題方覺之離垢菴

一芥菴中絕點塵從來無物可相親靜觀寂滅淸涼地頓見如來妙法身

題羼提菴

物我如空不可求無邊大海一浮漚但看起處無蹤跡苦樂從教當下休

示天淵禪人

已躬下事甚分明不用尋師費遠行只向目前親薦取是誰見色與聞聲

示六義禪人

死生大事莫商量說起愁心可斷腸無量劫來都錯過者回豈忍負空王

寄若昧法師

蓮華峰下住菴人日與雲中五老親瀑布從空霏玉屑恍如賓主對談論

示雲居常元禪人

出世原爲究此心非圖名字挂叢林頭話參到無心處不向他家外面尋

寄海會菴主

十方海會此爲家來往經過路不差香飯飽餐回首去出門煙水更無涯

答雨法師寄法華新疏

靈山一會費商量四十餘年久覆藏今日通身全吐露分明只在一毫芒

閤門緊閉不通風多少躊躇歎路窮不是輕勞彈指力安知裏許量如空

窮子歸來見父時此心相委信無疑縱將寶藏全分付若不掀翻總不知

無邊剎海總蓮華可歎從前盡數沙君向毛頭親點破自今常御白牛車

示素璞禪人有引

禪人向參予於曹谿尋歸吳門頃巢雨二法師以予與若師雪浪爲法門兄弟命禪人持書遠走南岳迎予終老予感二公高誼念禪人遠勞因成二偈用以志懷

曾禮曹谿走瘴鄉歸依三帀繞禪牀分明一句無生話莫道當時有覆藏

遙持一紙故人書特向空山問卜居一片身心全付託餘生不必問何如

答巢雨二法師

法門義氣信非常自是青山骨肉香擬向通玄峰頂上忘言相對一繩牀

吳門山水最幽清二明高峰久著聲儻得煙霞期共老安眠飽食送餘生

示浮剎禪人

遙向千峰問懶殘口邊寒涕未曾乾火中黃獨初煨熟把似君前不易餐

示大智禪人

竹杖芒鞋過萬山。遠從南岳扣松關。石頭路滑難移步。莫道參方是等閒。

題別峰相見卷

百城南望盡煙波。峰頂相逢事若何。不是善財無面目。祇緣知識信諸譌。

訊尊愚衡公病

四大久觀如泡影。病魔何處可潛蹤。古人自有安閒法。只在無生一念中。

示若拙禪人

行偏天涯覓此心。從來都向外邊尋。縱然未出門前路。須信漫漫草更深。

寄徐蓁莪

時問維摩病裏身。門開不二露天眞。飽餐香飯忘言後。方信離情道始親。

示心聞禪人

本來自性量如空。見色聞聲樹過風。但使浮雲消散盡。幾曾一物著其中。

示三昧眞禪人遊峩嵋

歷偏諸方好歇心。不虛名字挂叢林。歸來滿面峩嵋雪。雲白山青何處尋。

示徑山靜主

電光石火豈爲眞。聲地相逢未可親。若是本來消息斷。大千隨處現全身。

若埜音禪人從黃梅走南岳復參雙徑示之以偈

遠行南岳覓行蹤。喜得黃梅一綫通。別向五峰相見處。萬山雪擁白頭翁。

示無瑕禪人

策杖迤來雙徑深。別峰相見是知音。故人若問餘生事。萬疊雲山一片心。

示念西居士

南詢煙水百城過。知識相逢事若何。更向五峰深處覓。須知佛法本無多。

示勤如禪人禮峨嵋

遠從雙徑禮峨嵋。涉水登山爲阿誰。儻見普賢眞面目。莫教辜負一雙眉。

示徑山堂主

雙徑單傳佛祖心。蒼崖翠竹古叢林。應知正令常新處。鐘鼓時宣妙法音

輓幻予師

寒巖凍餓有誰知。絕後重甦賴阿師。今日五峰闌塔影。恍然猶對坐談時

示仁安法師

身心一片似冰壺。試看其中是有無。妄想不來消息斷。何須此外覓工夫

過菩提菴喜逢智河禪友

原是菩提樹下人。到來恍忽見前身。谿聲常說無生法。可惜時人聽不眞

樹下相逢舊有緣。別來不記幾生前。入門一笑心相契。始信無言是祕傳

示詢南禪人看病

出世何爲最勝因。目前看破病中身。知他痛癢相關處。萬行無如此念眞

示德門禪人校經

海眼從來絕點塵。大光明藏可安身。只須仔細從頭看。纔著纖塵便失眞

示非玄曉禪人

曾向慈恩理教綱。釣竿拋却歷諸方。於今若識孃生面。不必將心問法王

過甘露接待寺

登山涉水總迷途。未審前邨是有無。驀直忽逢甘露灑。纔沾一滴破焦枯

示承拙禪人持明密行

烈火炎炎妄想流。醍醐須灌頂門頭。會教一滴周毛孔。始是持明祕密修

澹泊齋示雲山居士

鄽中一室冷如冰。趺坐長明午夜燈。來往應眞時滿座。人人知是在家僧

示蓮西居士

妄想生時當下休。了無一念挂心頭。忘機便是眞安養。極樂何須向外求

題達大師書經墨光亭

聞道蓮華筆底生。墨光猶自照虛明。閑來爲聞華中
主。滿耳秋濤說法聲。

示曹生錫鄉

丈夫立志豈尋常。刺股懸梁苦備嘗。但使六根無垢
濁。管教心地自生光。

遊浮山於妙高峰下聞智燈禪人誦法華經
因題於壁

水上蓮華舌上經。一菴深鎖萬峰靑。松風日夜常宣
說。可惜時人不解聽。

示眞嗣沙彌

生死無常一息閒。好將心志在靑山。但能不作紅塵
業。贏得終身物外閑。

匡山喜陳赤石大參過訪

萬疊靑山一片心。目前處處是雲林。不須更問西來
意。水鳥時宣妙法音。

示修六逸公掩關金輪峰

萬仞峰頭獨坐時。身心放下是全提。銀山鐵壁須鑽
透。徹底分明不許知。

送悟心融首座還京口

空山擬伴老餘年。何意東歸上法船。好待海門孤月
上。話頭一爲老僧圓。

示達本禪人

勘破塵凡萬劫心。歸來遙向白雲深。金輪峰下松濤
急。日聽無生妙法音。

示本懷禪人

身心久在白雲中。何事隨緣任轉蓬。收拾歸來全放
下。萬山高臥日頭紅。

示行素侍者

抛却身心禮法王。前程不必問行藏。但能識得孃生
面。草木叢林盡放光。

示頓利禪人遊五臺

一條拄杖曳單瓢。參禮休辭萬里遙。儻遇曼殊齋會
日。休教惡水驀頭澆。

示寂知慧林二禪人

學人不必苦馳求。妄想消時得自由。但自披衣閑處
看。心心不斷是誰流。

空山寂寂絕諸緣不學諸方五味禪參者不須求向上但能放下自天然

示恒一禪人

此事從來不外求見聞知覺有來由但知日用頭頭現莫落隨緣第二籌

示克文禪人

空華起滅本無端爭奈人人瞥眼看須信晴空無處覓丈夫切莫被他瞞

示巨堅禪人

坐斷千峰不問禪爐香經卷是生緣但能此外無餘事自是塵中極樂天

若惺炯首座遠來相訊因示

苦海相從二十年重從廬岳禮枯禪相看莫問餘生事五老雲還在目前

念雲禪人遵乃祖命接待吳江今逢六十初度偈以壽之

塵中覺路敞雲堂徧布身心滿十方一片祖翁常住地願教永劫作津梁

示眉子

火宅炎炎不易清六根銷歇可憐生但能一念如冰冷便是超凡第一程

送昧法師應講維揚

偶乘一葦截江流法鼓雷鳴彼岸頭無數羣生開大夢歸來毫相不曾收

示鄭白生居士

一片身心放下時直教內外似琉璃其中無著纖塵處日用頭頭只自知

示曹谿堂主悅無昂公

常想新州戴髮僧不知一字有何能肩頭柴擔腰間石博得西來無盡燈

示見空禪人

道場不必向他求只在當人一念頭自性但能全體現何愁法海不橫流

出塵本意在山林四十無聞愧此心今喜脚跟絲絡斷萬峰深處更宜深

示禪人禮峨嵋

無邊法界以爲身。觸處相逢意最親。若向峨嵋峰頂上。雲霞滿目更迷人。

西望峨嵋雪似銀。普賢端坐一微塵。無邊剎海都含攝。應現隨緣喜見身。

示冶師鑄鐘成

天地爲爐萬象銅。鎔成衆竅吼長風。一聲響徹三千界。喚醒人間大夢中。

示李生

浮世光陰苦不多。已躬下事竟如何。今生若不求歸宿。依舊從緣墮愛河。

示朴行者乞食

市遠山深乞食遙。單持一鉢路迢迢。莫因曲折生疲猒。應想黃梅石墜腰。

示無隱法師

昔依華座繞空王。文字時生般若香。今向一毛觀剎海。逢人不必細商量。

示幻宗老衲印造華嚴經

剖破微塵出大經。法門珠網還相彤。分明託出蓮華藏。觸處令人夢眼醒。

贈堪輿峩山老衲

大地山河入眼空。一條拄杖活如龍。分明指出無生路。直與西來一派通。

示體具禪人

趙州無字死生關。鐵壁銀山冷眼看。但向未生前覷破。自然不被舌頭謾。

示悅禪人清涼菴捨茶

楊枝甘露灑焦枯。一滴纔沾熱惱蘇。直指西來端的意。相逢但問喫茶無。

寄博山無異來公

襟期不隔一毫端。千里雲山覿面看。最是思君親切處。夜深明月照人寒。

示壽昌長老

瓦礫翻成大道場。祖翁田地莫教荒。應思冒雨衝寒句。粒米莖薪可斷腸。

示壽昌聞然禪人

壚中師子久調完。轉擲翻身未易知。莫使楚城飛遠

近叉牙切記在當時

示頑石禪人

埋身入面不通風。死盡偷心始見功。但向未生前著力。方知海底日頭紅。

示碧霞老衲

他方行徧久歸來。梵刹家山坐地開。衲子入門無別事。喫茶洗鉢亦奇哉。

示玄樞禪人

巳躬下事要分明。一念單提莫記程。但使妄情消盡處。管教心水自澄清。

示靳陽歸宗老衲

觸目明明般若光。六門常放未遮藏。若能當念根塵斷。日用端居大道場。

示慧鏡禪人

心見光明不在根。從來諸暗不能昏。三千世界如觀果。那律親登此法門。

示六如坤公掩關

收攝身心緊閉關。塵中不異在深山。好將妄想都拋却。從此勤求出世閒。

示戒深濬侍者

憶昔攜缾逐披蓑。幾回爲法到曹谿。今來直入千峰裏。更向堂前乞指迷。

示有明了重禮五乳

昔年參禮禮淸涼。一見文殊返故鄉。不識三三多少衆。故來重請爲敷揚。

鄭白生重參五乳因示

昨來問法過匡廬。一句全提會也無。但只不忘歸去路。自然超出聖凡途。

聞沈明倩掩關城中寄示

鄽居一室豁如空。凡聖交參落此中。獨有主人常寂寂。十方坐斷不通風。

示丹陽觀音山慧空禪人

祇園門外即迷津。來往風波過客頻。高揭慧燈常不昧。直須照破一微塵。

示岸度禪人

幻海無涯浪未收。全憑智楫駕慈舟。中流高桂輕颿

去直到菩提彼岸頭

寄金貞度

同坐祇園飯食時別來每憶善思惟法緣應似維摩
詰不二相談近是誰

寄普陀昱光禪人

白花山下久跏趺水月光中一念孤正使十方俱坐
斷海枯石爛恰如無

酬心光法師

空山一室白雲封鳥道玄微入萬重不是直通霄外
路安知步步絕行蹤

示深光侍者省親

爾別慈親巳廿年要明父母未生前而今復作思歸
夢此去應須斷愛緣

示姚星陽居士

心在塵中願出塵直須不昧本來人時時常想歸依
處八寶花開有後身

示了此老衲增臘

濁世浮生莫問年法身三際不能遷但須一念常光
現華藏莊嚴在目前

示護關侍者

擎茶奉水要眞知動靜週旋看是誰須向目前三喚
處莫教辜負一雙眉

犀牛扇子骨皮全急喚將來不解拈一語痛如三頓
棒幾能脇下會還拳

示新安仰山本源禪人

割愛應知出世因肯教心地著纖塵直須念念回光
照莫昧當人淨法身

圓明一念沒遮藏觸處逢緣盡寂光拈起一塵含法
界更於何處覓西方

寄雞鳴寺沖虛上人

湖光山色照牀前樓閣渾如出水蓮遙憶故人行樂
處花中白日坐安禪

寄黃檗山了心上人

禪從黃檗最難參纔著言詮落二三唯有風光留一
掌至今山水語喃喃

寄樊山主

隨緣示現小王身。心似蓮花不染塵。宴坐深宮常說法。直教不昧本來人。

寄袁居士

一向此身都是客。而今掉臂始歸家。回看奔走紅塵道。何似棲心白藕花。

示明海禪人

袈裟之下豈尋常。不自求心最可傷。曠劫漂流至今日。者回眞是好商量。

示心悟禪人閉關九年

閉關枯坐九年期。好似嵩山面壁時。縱有齊腰三尺雪。安心一語幾人知。

示性通行人

負舂腰石似黃梅。夜半何曾正眼開。但信本來無一物。方知明鏡亦非臺。

送克文禪人少林禮祖

斷臂殿前雪尙紅。西來一脈許誰通。此行但得安心法。便振當年鼻祖風。

輓巢松法師

原從兜率白椎來。此去還應坐講臺。若待慈尊下生日。知君重理舊胚胎。

寄融首座

西江不斷往來船。別後音書竟杳然。唯有牀前松上月。夜深影落在君前。

寄孫圖南居士

久落江湖不定蹤。削來今已臥千峰。誰知破盡人間夢。唯有空山靜夜鐘。

示深愚字以訥

大道西來本絕言。好從愚訥遡眞源。直須參到忘緣處。方信毗耶不二門。

寄三白禪人

何時杖錫過東林。入室重論出世心。莫負千峰秋夜月。淸光獨照影沈沈。

示廣鐙侍者持法華經

一自親聞墨劫前。是時已結大因緣。從今重理多生句。字字心開舌上蓮。

示海藏行人禮法華經

多寶如來舊法身。從空涌出示諸人。若能當處無生滅。法法原來總是眞。

示江州孝子左福念

佛本多生孝道人。常持一念奉慈親。若將孝道求成佛。萬行無如此念眞。

示鳴明禪人

遙來爲法到匡山。幾度晨昏一叩關。若問西來端的意。白雲飛去又飛還。

示明華禪人字道果

一葉西來五葉花。從茲道種自生芽。但將智水勤澆灌。果證菩提定不差。

示歸宗堅音長老

荷擔正法古叢林。須用金剛護法心。但得光明全體現。頭頭物物盡知音。

示王居士

父子家傳淨業禪。曾從瘴海問眞詮。而今重入匡山社。見面還如未別前。

武夷默初禪人遠來禮請病不赴因示

遙來爲法到匡山。瞻戀殷勤重往還。莫道老僧慵說法。白雲不放出松關。

莊嚴華座擁諸天。只待光臨啓法筵。莫謂法身曾不動。舌根蚤已徧三千。

寄示觀智雲禪人

遠持一鉢走他方。到處隨緣是道場。莫謂塵勞非佛事。原從苦海泛慈航。

示鏡玄禪人

當體圓明般若光。六根門首没遮藏。若能念念無生現。觸處無心解脫場。

示禪人八首

當人一念要精持。歷歷孤明不昧時。獨有未生前一著。從來不許老胡知。

死生大事最堪悲。急下功夫蚤是遲。但向自心求解脫。不須此外更尋思。

往來生死久竛竮。未悟無生不暫停。暫向此身塵度脫。莫教回首再沈冥。

圓明一性絕纖塵。只爲從前錯認眞。但使斷除顛倒

障自然得見本來人

欲海波騰無盡流誰將彼岸一回頭直須高挂輕帆去不到窮源未肯休

世緣無盡苦無涯一念回頭便到家識得本來眞面目方知不負此袈裟

此心不必外邊求只在當人一念休身世但從空處看恰如滄海一浮漚

六根門首六塵多舉世人人沒奈何但肯心心常照破自然日用不隨他

示修淨土六首

衆緣消盡絕疎親老眼何容著點塵莫使六時蓮漏斷華中已有未來身

初因愛念感娑婆淨土應須出愛河要得蓮華爲父母全憑念念見彌陀

見聞知覺盡常光心地蓮華暗吐香若使六根無染著自然觸目是西方

眉閒一道白毫光諸佛衆生總覆藏但得現前常不昧蓮華心地暗生香

五濁塵勞可厭離西方淨土是歸期直須念念光明現便見華開七寶池

淨土原來不外求當人一念要知休回觀妄想消融處便是西方第一籌

大雪

萬山冰雪連根凍一片身心徹骨寒回想六年飢餓處令人不覺鼻頭酸

答劉三畏大參

千里雲山見此心聊將一語寄東林黨君不負蓮華約白社幽期尚可尋

華宇居士持華嚴經令甥覺之來請因寄

華藏莊嚴妙絕倫無邊佛刹一微塵若能念念光明現便是隨緣解脫人

示在珍行童

生死途中苦最長好從知識覓良方若能掉臂安然去須向空門禮法王

蘊眞禪人時從五臺來參雙徑

金剛堀裏舊行蹤別後雲山隔萬重今夜長空千里

雪當年曾把洞門封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八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九

已下古本卷二十三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說

雜說

滾滾紅塵。漫漫世路。多少英雄。盡被擔誤。賞心樂事。詩酒忘憂。琴書雖雅。猶讓一籌。金谷蘭亭。於今荒矣。縱有虛名。與人俱已。竹下逢僧。目中何有。豈但偷閒。徒爲借口。是知出世。最上一著。可惜時人。昧而不覺。

五欲場中種種惡緣。如沸湯裂火。能發一念爲生死心。如火中生蓮。甚難得也。苟不深生厭懼。求出離道。難免燒煮。

世之聰明之士。生來但知世間功名富貴妻子愛戀之樂。以爲人生在世。止此而已。不知大有過於此者。古之豪傑之士。直出生死者。無他。特看破此耳。

佛言。我於然燈佛所實無授記。若有授記。卽爲著我。作佛猶恐著我。況生死事業乎。

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此語不獨爲老龐家傳之祕。佛祖皆然。

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若妄有性。則佛祖無出頭處。刹那刹那。生滅之稱也。悟無生者。方見刹那。此語疑殺天下人。

如幻三摩提。金剛王寶覺。彈指超無學。此法神速若是。仰山夢升兜率天白槌。與文殊貶入鐵圍山公案。是同是別。世尊偏向魔王宮中說心地法門。可笑別無淨土耶。

一切諸病。從癡愛生。癡愛不生。顚倒想滅。名爲涅槃。

一切法不生。我說刹那義。當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是可與愚者說耶。

夢幻泡影露電陽燄鏡像水月乾城芭蕉。此十種喩。爲入道基本。知之者希。

妄想興而涅槃現煩惱起而佛道成此法唯五眼圓明方許知見

三寸氣消誰是主百年身後漫虛名此語如來二十年破執之談無以過之

眞歇了禪師臥病詩云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誠哉是言也

性本非水火寒熱自然生此予昔居海上時病中詩也今寄居海外故病忽作宛若舊態豈病不因境異情不爲境遷而趣味自別難以語人

東坡云凡有所好必有所蔽余讀居儋耳集覺範後至海外就舊館訪其遺事有老嫗答曰蘇相公無奈好作詩何老嫗尙知其好豈非蔽耶

東坡初被放至嶺外食荔枝美因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常作嶺南人余始誦之將謂其矯余居此幾六年矣每遇時新一度不覺誦此什伯過

余平生愛書晉唐諸帖或雜事之末之四家猶未經思及被放海外每想東坡居儋耳時枕椰葉中風味不覺書法近之獻之云外人那得知此語殊有味也

書法之妙實未易言古來臨書者多皆非究竟語獨余有云如雁度長空影沈秋水此若禪家所說徹底掀翻一句也學者於此透得可參書法上乘

昔人論詩皆以禪比之殊不知詩乃眞禪也陶靖節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末云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此等語句把作詩看猶乎蒙童讀上大人丘乙巳也唐人獨李太白語自造玄妙在不知禪而能道耳若王維多佛語後人爭誇善禪要之豈非禪耶特文字禪耳非若陶李造乎文字之外

余少時讀陳思王洛神賦覩若驚鴻婉若遊龍只作形容洛神語常私謂驚鴻可睹遊龍則未知也昔居海上時一日侵晨朝霞在空日未出紅萬里無雲海空一色忽見太虛片雲作與海水倒流上天如銀河挂九天之狀大以爲奇頃見一龍婉蜒雲中頭角鱗甲分明如掌中物自空落海其婉蜒之態妙不可言世間之物無可喻者始知古人言非苟發因回思非特龍也佛之利生威儀具足故稱大人行履如龍象

云

知止

吾師佛聖人出家學道乃止雪山修行及成正覺卽據菩提場中說法蓋雪山淸涼處也意其衆生同處五欲都爲煩惱之火晝夜燒爇熾然不息而吾人獨欲出離非夫置於盡絕之地埋此身心於萬仞冰雪之中使之徹骨嚴寒以之凍餓大死而復蘇者又何以止烈燄免銷鑠哉吾師止此而修行菩提覺場且曰其地金剛所成乃極堅固處也其所說法乃性海法門原夫智海無性迷之而爲業爲識故曰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悟之而爲覺爲智故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意顯衆生同此法性之原妄有動靜迷悟之別欲令吾人卽動以觀靜卽迷以照悟不爲魔外之惑所傾不爲境界之風所動非夫據乎最極堅固之地又何以摧邪外建大業哉故吾師據此而說法由是觀之吾師之所據欲吾人之共據也故予有意於那羅延那羅延堅固也處臨大海儼乎法門居名海印炳乎三昧語曰於止知其所止吾人止此可謂止其所止矣又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緜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吾將三復斯言

安貧

語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驕則失富諂則獻貧是故未若貧而樂也貧而樂則無不樂是以顏子之陋巷原憲之環堵子路之縕袍榮公之帶索豈無所樂而樂哉苟得其樂則雖天下不易已也噫宜乎許由務光嚙缺披衣而荷決絕之行爲孔子亦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學要

嘗言爲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此三者經世出世之學備矣缺則一偏缺二則隘三者無一而稱人者則肯之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要要者宗也故曰言有宗事有君言而無宗則蔓衍無統事而無君則支離日紛學而無要則渙散寡成是故學者斷不可以不

務要矣。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務心之要在參禪。參禪之要在忘世。忘世之要在適時。適時之要在達變。達變之要在見理。見理之要在定志。定志之要在安分。安分之要在寡慾。寡慾之要在自知。自知之要在重生。重生之要在務內。務內之要在顓一。顓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稱理而涉世。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不忘不有。則物無不忘。物無不有。物無不忘。物無不有。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會萬物而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噫至矣盡矣。妙極於一心而無遺事矣。是故學者固不可以不知要。

牧心

安心在乎虛。持心在乎平。用心在乎照。悟心在乎忘。心體本虛。物欲交錯。妄想集積。了無一隙。是以氣蒸體昏。熠熠炎炎。而不安矣。故曰物撤疏明。不撤則不虛。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安。故安心在乎虛。心本如如。內外平等。其不平者。由乎重輕。是以愚者重其外。智者重其內。聖人重兩忘。重外者墜。重內者矯。兩忘者平。平則無不中。故持心在乎平。心體本明。無所不照。由其汨昏。故有所不照。觀夫世人日益其汨昏。誰用卒無以自鑒耳。故用心在乎照。心本不迷。由失照故迷。迷祛則照泯矣。故悟心在乎忘。

觀心

觀心第一微妙法門也。夫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明。欲身正而行端者。鮮矣。是故世間一切種種苦惱。皆從妄想顛倒所生。若顛倒不生。則生無生矣。無生則雖生而無生。生而無生。則念亦無念。無念則顛倒何起。有起則非正觀也。正觀則無不正。

讀莊子

眞宰本無形。超然塵垢外。忽爾一念迷。闖入者皮袋。如被裹猿猴。左右不自在。起坐要奉承。飢渴索管待。名利爲他忙。田園盡典賣。更有一種癡。將臉要人愛。脂粉摸臭皮。恰似精鬼怪。箇箇都爲他。惹下來生債。傷嗟今古人。誰肯自驚駭。惟有漆園生。此味少知解。

圓扇說

予己丑夏日。偶爲狂士所贖。寓墨之東郭。有出扇索書者。因信口爲說以記之。

大火橫流銷金鑠石甃牖兩閉者尠不爲其燒羡矣嗟乎人者苟得吾皮骨以自持之則食息起居唯命是聽使淸涼之樂頓生於肘腋炎蒸之狀卽解於肌膚蚤蚋之隊指揮而立退喁噆之苦擘畫而潛消又何誇生羽翮以御冷風乘飛雲而遊六合悲夫涼颷一至委成棄捐霜露纔輿視爲長物是豈非爲而不宰功成而不居者夫何以與此哉

寂寞說

寂寞之爲言易而履之爲難其自得於心尤難於履行爲卽滔滔世故無論其低昂然在古豪傑士或出或處行顯而心隱誠難以概迹見非夫具超力之眼而持圓照之鑑者又何以壯其形容哉噫宜乎楚狂行歌於仲尼許由掉頭於堯舜雖然豈二子之是而三聖之非耶是各是其是而以是爲得者原於大道皆影響耳惡影而和響者其難語寂寞之旨向道君子有寢處焉

誠心說示曇支

心不誠不明性不靜不定精不聚不完神不凝不遙志不壹不篤氣不養不和忿不懲不平慾不窒不寡學不講不博問不辯不通節不立不堅操不持不勁是故君子之學在重其人所輕益其人所損取其人所棄得其人所無故道大德弘身裕名貴超然而無對者也

澤山說

聞之莊生有言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盍言有所藏則有所負無藏則無負矣雖然以無藏爲至愚意有所藏則較不藏者勝焉故曰山懷玉而草木潤川貯珠而岸不枯豈非內有所藏而外有所光者耶是故君子貴藏器於身待時而後用也且夫山之積也厚故高而衆美具澤之積也深故下而衆德歸取象君子又有以焉

覺夢說

幻人方乘一葉而泊幻海之隩將與窈森之衆居廣漠以休焉適有浮遊先生者觸而問曰噫異哉吾覩子之難窮也望其形也飄若雲目其容也凄若氷叩

其中也空空卽之也溫繹之而淵且深緘乎若悶汎乎若乘疑之而似人非人何居何事而至此乎幻人無以應唯唯默默無知無識無示無說與之寢息坐臥飲食起居寤寐無閒者旬日先生心樂意消而將與之俱化先生且行有請於幻人曰子風波之民也願假舟楫卽浮遊而之彼岸者以憑師無意乎曰居是何說也子獨不見夢人乎方其長夜之寢也必況酣顚瞑精神惛瞀魂慮變摺形若尸解而心若翺翔居不移席而百怪生焉時不加頃而千載邈焉至其冥冥漠漠徬徨四顧或登無極之顚或臨不測之淵毒龍在前猛兕在後進之而履危却之而迫險入之而無歸升之而若墜且將攀枯枝而挹朽藤加以蜂蠆攢眸蛇蝎繫足當是時也窮心困智出之而無方脫之而無術救之而無人呼之而誰與爲親是何惶惶業業現諸形色而發乎呻吟卽有覺者竟何以寧惟其猛然叱咤躍然而起一覺而大寤之回視夢事若依稀彷彿然求之而不得語之而不及也是必將與覺者一笑而釋之矣噫豈獨夢人哉世盡然也先生試將持此自覺以覺諸夢者

醫說贈李高士

余被放之八年癸卯冬偶自曹溪隨緣乞食於淩江水西適有丈人厖眉晧髯訪余於旅泊覩其狀貌偉然知爲隱者也扣其業則曰岐黃余是知爲達士也或曰昔人有言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余謂不然蓋達爲醫而不達爲相耳何者夫相之任燮陰陽而葆元氣劑衆物而仁羣生致人君於泰定措天下於乂安此其職也而未必盡卽盡而功未必忘以其先己後物因利輸忠且必外假人主之權資衆多之手以濟其事況兢兢於得失是非榮辱之場終身卒業而道未必光日夜營營勞神焦思以至戕生傷性老死而不悟者衆矣奚其達若夫醫則反是其職也以命爲任以仁爲心以義爲質以物爲己以去邪爲務以正氣爲理以經爲度以權爲用故其治也必致心君於晏然措四肢於調適凡遇危履困運獨斷之智持特立之操不惑於衆口不避其羣邪多方綏急進退合宜以大中爲準以至靜爲先及其奏效也不

計其利不伐其功斯豈爲而不宰功而不居者耶非天下之至達者又何以與於此由是觀之忘已之功大忘利之名高不忘者顯報而幽罰彙忘者先微而後著足知忘功者後必大也嗟乎人者苟能操良醫之心以治國則何國不治持忘已之心以御物則何物不容物容則并包國治則彙善此聖人之成功丈夫之能事也斯則術異而功一名異而實同又何以顯晦計其等差貴賤擬其神明者哉以丈人高其行而神其醫余因論醫之祕以贅丈人之行李冀觀者不獨知丈人之醫且因醫以進君子之業將施之於天下國家共覩軒黃之化也丈人達者也知丈人之心則無往而不達矣

此光樓說

曲阿日鶴溪爲紫柏大師演化地居士賀氏聚族而事師最謹有雲峰長者先於丁亥歲建樓一區以奉三尊越丙申大師過而眉之曰此光又二十年大師入滅已一紀老人自嶺外走雙徑會大師入塔期取道溪上諸長者居士見老人如見師悲喜交集齊款連日有長者子懋謙得承此光未達本有作禮乞說志不忘也老人欣然謂曰此大師以斯樓作廣長舌也且盡十方是常寂光一切衆生用此光於六根門頭照天照地是故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芥人畜鱗甲羽毛無不從此光中顯現斯則樓即此光光即此樓包含萬象無不融攝居此樓者敬事三寶禮念皈依磬聲佛號乃至妻子團圞食息起居十二時中折旋俯仰戲笑譏呵一切動容無非此光之妙用雖夢想顛倒皆是此光之所發揮苟能一念知歸則此光固是吾家本有天然自在不從外得如是現成一切受用豈可自昧甘爲光外之人耶懋謙日用眞見善能應用不孤本有不唯大師法身常住說無盡法門盈耳洞心即可不出塵勞端居極樂矣又何於光外別見此樓耶即老人此說大似日下挑燈畫蛇添足耳士其識之

無情佛性義說

予養痾匡山閉關謝緣空一子扣關而請曰某甲乞食人閒聞士君子談佛性義有不信無情說法者有

謂衆生佛性各各分具如大海漚不信圓滿具足者願請大師爲決所疑予曰固哉此義甚深難解難入非夙具上根種子者未易信也即其所見亦佛所說但非了義之談耳苟不證信了義大乘參請明眼知識未悟唯心之旨者則鮮有不作如是解也無情說法教有明言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云辟如諸天有大法鼓名爲覺悟若諸天子行放逸時於虛空中出聲告言汝等當知一切欲樂皆悉無常虛妄顚倒須臾變壞但誑愚夫令其戀著汝莫放逸若放逸者墮諸惡趣後悔無及諸天聞已生大憂怖慚愧改悔且天鼓音豈有情耶而能說法覺悟諸天至若光明雲臺寶網各出妙音說偈讚佛乃至塵說剎說此又誰爲舌相耶即光音天人全無覺觀語言但以光中出音各各辦事且光中之音豈從口出耶是皆無情說法之實證也又若宗門香嚴聞擊竹以明心靈雲覩桃花而悟道又從何善知識口門而入耶又云衆生佛性各各分具此亦教中有說但爲三乘劣機覆相之談非究竟一乘極則語也即如華嚴經云我今普見於一切身中成等正覺且毗盧遮那一佛也一切衆生非一人也若衆生佛性各各分具則一切衆生各成一佛是則齊成有多佛矣若止一佛且是各具又何言一切衆生身中成正覺耶又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然如來德相法身全體也衆生具有豈分具耶三祖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此言人人與佛同體非但言佛也圓覺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非特具也故阿難云我與如來寶覺明心各各圓滿所謂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一室千燈光光交映如此圓滿廣大法門昔二乘在座如盲如聾宜乎曲見驚怖其言而不信也惜乎俗諦學佛法者多習口耳知見未有眞參實究工夫未悟廣大圓明之體即有所見但認昭昭靈靈識神影子把作實事且又執定血肉之軀封爲我相其實未開隻眼故生種種分別以權說爲了義以已見爲究竟耳今不必論無情說法不說法佛性各具不各具豈不聞法界觀頌云若人欲識眞空理心內眞如還徧外情與無情

共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但將此偈蘊在胸中一切日用六根門頭見色聞聲處一印印定久久純熟自然內外一如有情無情打成一片一旦豁然了悟是時方知山河大地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心外無法滿目靑山到此方信趙州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古德示衆云大衆見麽卽今十方諸佛歷代祖師一齊向老僧拂子頭放光動地斯乃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又何向含元殿裏覓長安耶空一子聞說歡喜踊躍作禮而退

四願齋說

四願者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之四者乃吾佛弟子修菩薩行者之所發也然菩薩非別人乃大心凡夫於塵勞中有志上求作佛者承敎有言若要上求佛果必須下化衆生欲化衆生必先志斷煩惱欲斷煩惱必先廣學法門故此四事相與而有衆生乃佛之對也煩惱者衆生之本也法門者治煩惱之藥也以衆生無邊者因煩惱無盡也以煩惱無盡故法門亦無量也難度者願度難斷者願斷難學者願學三者旣能則佛道雖無上亦可成矣是所謂四弘誓願有大心者方能發此大願具大願者方能建大業立大功成大名是皆以大行實願非虛願耳是四者非假外求乃求諸己而已矣何以明之以吾人自心本來是佛與衆生原無二體也因一念有我我一立則敵我者皆人人又一我衆我聚而衆生成矣衆生所本本乎煩惱煩惱堅執則我相益固我相固則人不亡我喪則人不立人不立則煩惱空是則我心煩惱若盡則返觀人我如空花耳我若空花則覓衆生若遨空花而結空果彼此求之了不可得矣所謂煩惱盡而衆生空斯則不度而自度矣是相與而無也然舉世之人莫不有我有我者皆以煩惱煩惱用事非眞心也然煩惱者情也若斷煩惱而以煩惱之心斷之是借賊兵而齎盜糧也以情入情如以火投火名曰益多求欲斷之不可得也故不得不學法門耳法門者乃出情之法爲消煩惱之具所謂空法也空法者佛

之心也所明之事佛之行也學佛者以吾人之心體佛之心以日用之事効佛之行是以自心之佛心學自心之佛行斷自心之煩惱度自心之衆生則如湯消氷不勞餘力矣是則四願固難若返求之吾心中無不具足自不假於外也若知不假於外則吾人現前此身是有我也近而一家之兄弟妻奴遠而天下國家生民物類皆衆生也返求自心現前日用若以煩惱之心而爲之然於自身六鑿相攘況家齊而國治天下平乎苟即此一念現前以空法而用事則念念煩惱轉爲智光照了衆生同歸自性則與佛同體此則煩惱空而衆生盡衆生盡而佛道成民胞物與浩然大均又豈願爲徒設哉由是觀之出世之法在即世而成吾人自今已往凡所作爲無論致君澤民未嘗一事一行不出四弘誓願無非成佛之行豈特爲操虛尙事耳目寄與而已哉某以此見志其有得於此乎

感應說

佛說一切世閒善惡因果報應如影隨形毫不可爽而世人不信者謂爲虛談孔聖安命之說世有信者每每推算但求福利勝事則喜而惡聞其災患此惑之甚也殊不知死生晝夜三世輪迴如昨日今朝之事耳請以近事喩之譬夫請客凡設席之物無論精麤豐儉色色預備現成則臨時陳列一一具足若少有欠闕必不全美此一定之事也人生一世正報身命延促依報家產資財功名貧富貴賤秋毫皆是前生修定今生所受用者不從外來盡是自作自受耳故曰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世人自恃智能才技可以致功名富貴殊不知功名富貴非才智可致以吾前世修定今世偶因才智會合而然故得之而喜者惑也又吾固有之富貴功名而爲人之所破壞者則疾怨其人深恨其事殊不知我之福量所包者止此其破壞者皆非我分之所宜有亦或少欠彼人而失之以爲憂者則反怨天尤人以致結寃而不解者過也是知孔聖之安命即吾佛之因果若知安命則貧富得失一切委之前定皆我自造則窮達壽夭皆吾命之固然若明信因果

則今生受用一切皆我前世修成原非他人之可與亦非智力之可能卽有才智而致之者亦是我分之固有也如此又何計較得失而勞苦心慮妄積恩怨於其間哉若明智之士的信因果報應不必計其前之得失但稱今生現前所有以種未來之福田如世之農者擇良田而深耕易耨播種及時則秋成所獲一以什伯計此又明白皎然者但在所種之田有肥瘠之不同耳佛說供養佛法僧三寶爲勝田孝事父母爲敬田濟貧拔苦爲悲田吾願世之智士不必計已往之得失但種未來之福田苟能省無益過度之費節身口侈靡之財種之於三田之中不惟增長未來福德莊嚴則將現世亦身安心樂爲第一福人也若能種福於三田再能留心於佛法以念佛而消妄想以慈悲而轉貪瞋以軟和而化強暴以謙光而折我慢如此則是大心菩薩之行也居士果能信此當稱最勝勇猛丈夫

張孝子甘露說

余嘗讀方外志謂混沌初分而人始生體有光明蜚行自在吸風飲露不產五穀泉涌露降凝結如脂名曰地肥味若醍醐人食之甘嗜而無厭其體漸重不能自舉故地肥薄而五穀生五穀生而地肥絕矣人始穀食而情竇鑿欲火生故醇氣澆而露不甘泉不醴俟聖帝明王出天德合而醇氣守者故甘露降醴泉涌時則爲禎爲祥爲靈爲瑞感於人而應於天由是觀之今之瑞古之常也堯舜之世數致焉三代無紀春秋不載至西漢武帝降始以爲年嗣是代有之我明洪武八年　聖祖詣齋宮祀上帝甘露降於圜丘之松杪凝枝垂懸其狀如珠其甘若飴乃敕羣臣採而啖之命爲詩歌制論以紀之　世廟亦然是知甘露之瑞皆見於王者之德而未聞降於野今龍山張子鳴球以篤孝感甘露降庭槐香美異常經旬不散其故何哉嘗試論之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德至而中和之氣育中和育而醇氣守醇氣守而天德合天德合而禎祥應故甘露降醴泉涌也夫孝一也自天子以至庶人本無二致第心圓而氣足者應之速久近亦然余故謂張子之孝自有所

不知故禎祥應之如此久而說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嗟乎人心之溺也久矣然靡不有此形有此形靡不有此性性旣盡而孝德全而禎祥應而人有若張子者一孝與於家百孝與於鄕千萬億兆與於國以及於天下則人不減聖事不減古而天下國家可登於太上混茫均享華胥之樂吾將必謂露皆甘泉皆醴而飮啖隨宜不俟謳歌鼓腹又何以瑞應爲哉

不遷字說

門人梁四相稽首作禮乞表其字余字之曰不遷意取肇公論旨也余少讀肇論至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麗天而不周茫然莫知所指萬曆甲戌行脚至河中與道友妙峰結冬於山陰道院因校刻此論恍然有所悟入及揭簾觀風吹樹葉飄颻滿空乃自證之曰肇公眞不吾欺也每以擧似於人咸曰遷中有不遷者余笑曰若然則爲理不遷非肇公所謂物不遷也然旣曰卽物不遷豈捨物以求理釋動以求靜哉梁生諱四相然萬物靡不爲此四相所遷而不遷之物非常情所可測識獨肇公洞見肺肝今梁生歸心法門其有志於此乎苟得不遷之妙則日用現前種種動靜閑忙逆順苦樂得失勞逸利衰毁譽以至富貴貧賤大而禍患死生則了不見有纖毫去來相也卽釋迦之分身觀音之隨應普賢之萬行莊嚴乃至世出世法一口吸盡又奚止於現宰官身而說法者乎由是觀之堯舜以之垂拱伊呂以之救民顔子以之簞瓢孔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嗟乎夫子此語眞長夜夢中木鐸也肇公引而伸之老人以此字梁生能無負此語可稱聖門的骨子況法門乎

黃用中字說

黃生元衡余字之曰用中因爲之說夫中非有體安可用耶以衡視之其中自見然衡爲天下平萬物之準也人之所必信可不言而喩惜乎人知衡之可信而不知其用中在是猶凡人知食之可飽而不知可飽者味耳以味精而食麤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知味則不知精不知中則不善用能用其中始

稱大用黃生志之

歐嘉可字說

歐生與際遠來謁余少年勤苦余見而嘉其志因字之曰嘉可凡曰可者訓爲僅可僅則有所未盡非也夫人之欲於心者可則嗜之不可則厭之且心之嗜慾不盡不止亦有欲盡而不止者豈曰僅哉是古今之人雖在可中而不知其可也獨禪門向上一路以心印心謂之印可在聖人則曰無可不可然無不可者則無有不可者矣故擧世之人與物世與時時與命皆有確然不易之可苟知其不易之道則窮達一際險夷一致出處一時如斯則無不可者矣人能洞見此可則無往而非所遇也歐生知此之際名爲實際實際豈小可哉

士修字說

鄭生尙志問字於予予字之曰士修蓋志於道非修不足以盡道然道在吾人本來具足無欠無餘良由物欲蔣蔽而失其固有以致六鑿相攘六官失職此愚不肖者所不及卽有志者又或賢者行之過智者知之過聖人所以折衷之抑其太過引其不及歸於大中至正之體以完其本有不失其天眞故謂之修耳非舍此之外別有修也故曰修道之謂教是知聖人教人非有益於人也但就其所賦而裁成之因其所志而引發之以至於日用見聞知覺之閒起居食息之內無非本明獨露之地苦於夙習而障之故卽其所明以通其蔽如目爲色蔽卽色以通之耳爲聲蔽卽聲以通之舌爲味蔽卽味以通之鼻爲香蔽卽香以通之身爲觸蔽卽觸以通之意以知蔽卽知以遁之洗其夙習而發其本明譬如磨鏡垢淨明現然鏡明本具非因磨洗而增益之也以其所習者道故用志以啓之苟無專一不拔之志必爲習染所奪而日流於顚瞑逖然而不知返不足以爲人矣又足以稱士哉故予曰士貴乎志志貴乎修也爲士修說

徐子厚字說

徐生天載作禮請字余字之曰子厚因爲之說曰天乃吾性之本然者而言載者義取性能載物也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中乃性之體和乃性

之德也。吾人能致盡其性。則體周而德廣。則能位天地育萬物。此特性分之固然。第止性雖本具。苟非所養。則不能極廣大以盡精微。故余取其厚者。意欲深其所養。以重其厚。方能持載而不遺。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然吾人本具性德。雖天然廣大。自非積養深厚。則負大任也無力。是故古之豪傑之士。賦特達之才者。靡不刻苦勵志。以淬其利器。以待天下國家之大用。以建千載不朽之大業。所以光照百世。澤流無窮。所謂源遠而流長。厚之至也。以其性為天地萬物之本。故能盡其性。則可與天地參。方盡丈夫之能事。能事畢。則可名為人。否則與物同腐朽。又何以稱丈夫哉。是以聖人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去華取實。厚之道也。故余字之曰子厚。子其勉之。

容我字說

天地至大。萬物無所不容。而且曰容我。豈我獨不能見容哉。雖然必有說矣。昔人有云。誰云天地寬。出門惟有礙。是亦有不能見容者。非天地不能容我。由我不能容於天地耳。是以聖人幷包萬物而不為已有。不為已有是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物與敵。無物與敵。則物我忘。物我忘則物皆我。物皆我則我混於萬物矣。以其混同。故能容我。此聖人之能事也。唯忘機者似之。故以此字李丈人。

謝汝忠字說

章貢孺子名曰上嘉。請余為字。字之曰汝忠。謂移孝於忠。固上之所嘉者也。以孺子得丙而生。丙火象君德也。陽明而剛正。外剛而中柔。德之實也。故曰柔嘉。謂陽剛而陰柔。君剛而臣柔。此上下之正。天地之和也。以大來而小往。陽求陰。陰入陽。故在卦為離為火。在人為心為目。心精而溢於目。目視而主於心。內外一也。故君之求臣。如心之於目。臣之事君。若目之於心。是則內外一而用不異。德合而功成。故可嘉也。否則殆已。所謂耳視而目聽。則天君失守。五官失職。求其嘉也。詎不難乎哉。是知人臣之事君。若目之聽命於心者。忠之至也。故予因其嘉而益嘉之以忠。固可嘉也。予觀孺子神邁而骨駿。氣和而心泰。大人之質

也語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其實則預隶大人之象業已見乎儀容體貌之閒卽仲尼之爲兒戲陳俎豆設禮容豈非天有所授而人有以成之耶先生以是月送孺子進小學卽諾此名予字之曰以忠先生欲予書此藏之珍襲將爲孺子之左券云

覺之字說

方遺民氏從父宦遊衡禮予問出世法因請法名諾之曰福心以心爲福田之本衆善之所歸如膏壤而生百穀也復請字字之曰覺之以佛者覺也古德云卽心卽佛以此心本來是佛因迷之而爲衆生是迷覺之變也吾人日用現前一念覺則一念佛念念常覺則爲常住佛不覺則永墮迷途失其故有如人有目而居暗室一無所見所謂顚瞑而不自覺者也以心是福田以覺爲種子日用不覺如有田不耕安可以望有秋乎吾故曰覺之覺之者種福之本也方子能覺則不幸本有乃福之大者也

讀遂師洞聞字說

洞聞之語則遵文殊擇圓通以觀音耳根爲勝又以普賢心聞洞十方爲準則一以耳圓一以心洞也若在老憨分上看他虛空與眉毛厮結比比說法萬象皆聞則三大士一場懡㦬而紫柏此語亦無地可寄矣此處透得方稱洞聞

與堂主天香更字無隱說

堂主明桂舊字天香請海印老人易之以其近於俗也老人笑而應曰名是假名況眞非可名凡可名者皆俗耳因而罷去一日偶詣丈室白曰弟子夜來夢師爲更其字及問字何乃忘之矣老人復大笑曰生死涅槃皆如昨夢然所可名字者皆夢語也善知識法如夢則一切名字語言無非夢事苟觀法如夢則佛法常現前因諾之曰無隱意取分明目前六根相對無非佛事且如靈雲見桃花而悟道香嚴聞擊竹以明心此皆卽聲色門頭而實證者山谷道人依晦堂和尙乞指捷徑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問曰聞木樨華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

拜曰和尚恁麼老婆心切此乃者俗漢從香塵而得悟入者堂主莫道從香塵而入者可字無隱其他又有隱耶仲尼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參

虛懷字說

五臺竹林大師入滅之明年戊午門人大謙遠來匡山求予爲塔銘公受業京都西山碧雲寺碧雲爲王城勝刹四事之豐第一享僧中最勝欲樂者公能捨此而之寒巖冰雪中親近知識潛心佛法竹林門人以千百計獨公以末後光明不朽爲念其存心重本可知已及予與坐談扣其所蘊專注理觀謹於律行則其所趨又非世諦碌碌者比予甚嘉之先字愈光予嫌其衒也乃爲更之曰虛懷葢取其虛心而能受益也良以衆生長寢生死而不寤者直以沈瞑五欲積習濃厚塡滿胸襟故凡所擧措皆爲業資以其執而不化其所有則積垢益深垢益深而業益重積迷不已而苦道愈長終無返省何光之有究其所以其心不虛之過也聖人虛己以遊世者以能捨其所執耳所執旣捨則心自空心空則境自寂心空境寂則物我兼忘我忘則無能執之心物忘則絕所執之境斯則心境求之了不可得虛之至也其懷若此則超然獨立而與道同遊又何一物之可拘纖塵之爲累乎然以無有入無有妙行冥符橫身爲物所謂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此至人涉世之能事又豈止勞謙而已哉葢光而不耀者也

善應如字說

善生遊於達觀禪師之門師字曰應如予觀其字因知師所以授生者最上法門也乃爲之說夫如非相似之說葢直指吾人本體而言所謂眞如者乃一心之異稱也然眞則不妄如則不變故名眞如以其心光明廣大湛若虛空其體寂然乃至日往月來昏明相代雲行鳥飛風動塵起四時循環日夜無隙種種變幻起滅不停而空體凝然寂然不動吾人稟此眞如之性賴以成形而爲妄想遷流榮辱憂喜好惡喜怒疾病禍患乃至死生代謝種種變幻而爲遮障是則自體本如而今不如矣故禪師因其固有而導之

曰子應當如故曰應如謂本來自如而今不如欲復本有不必外求但當如耳苟如其本如更何如哉是知吾人聖凡不隔端在迷悟如與不如之間不如則凡如則聖矣般若云所言如來者卽諸法如義由是觀之不獨心體本如而一切諸法近取諸身則四大六根細而披剝則三十六物內外皆如遠取諸物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草木微塵極盡世閒一切相狀靡不皆如故曰青青翠竹總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以此而觀則諸法本自如如諸法旣如又何好惡當情取捨而爲生死之業所留礙哉所謂萬境本閒而人自鬧若人轉物卽同如來物轉則心境皆如物我兼忘聖凡平等生死去來如夢如幻與吾靈覺之體有何交涉是故吾人有志出生死者應當如也故曰應如子其識之

何希有字說

何生字希有篤志向道人能向道誠希有也若眞能見道則更爲希有余嘗讀金剛經至空生歎世尊曰希有余甚疑之及尋其未歎以前並無甚奇特亦無玄妙語惟言世尊著衣持鉢飯食經行洗足敷座而已更無別奇特也空生何所見而驚歎若是此語千載上下佛祖註解不破忽被空生看破世尊行履處不覺失聲乃爾何生希有果何所見而希有耶苟如空生看破世尊處看破自家屋裏此葢家常日用過活事耳更指何法爲希有法何事爲希有事耶儻未著眼但以文字相而爭誇讚歎之恐他日回頭一覷則見又不希有矣何生乞法語以老人無法可說故因其說而說之以此

香林字說

大都慈善長老名眞孝達師字之曰香林請余爲說余居五羊時見西洋番舶載旃檀至詢其所產則曰產香之國最毒熱而多巨蛇其蛇自毒熱莫可解獨賴此香以解之故盤附其上以得淸涼香因蛇毒而亦盛且其樹孤生生處不生衆草獨香成林故古德云旃檀內絕凡材今達師以香林美孝字豈無謂哉惟我釋迦本師出世說戒定慧三學獨專於戒戒品甚多獨尊梵網大戒此戒乃是教菩薩法非金剛心

不能持之伏覩經開戒品以孝爲本故經云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順一切衆生且律載戒品羅列五百細則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佛獨指孝字爲本意謂佛子能盡此孝則一切戒品一心具足此豈非若旃檀孤生三毒熱惱燒炙身心無可解救至依於戒乃得清涼豈非若旃檀能消蛇之大毒耶孝生於衆生熱惱心地自體清淨以消煩惱煩惱逼而戒光圓豈非若旃檀生於毒熱之地自體清涼而因熱毒以成其香耶一孝全而衆戒滿戒滿而孝愈眞如旃檀林故曰香林以之爲名不亦宜乎此乃達大師不說而說也余說爲贊

堅白字說

壽公爲京都住持雅志向上喜近知識雖未游歷百城而諸方名行尊宿至者無不隨喜可稱坐參往親吾法兄古梅法師師深器重嘗以堅白字之予因爲之說曰佛性之在纏如摩尼之墮溷蓮花之處泥不爲煩惱穢濁所昏不爲五欲淤泥所汚蓋其自性天然本然清淨光明皎潔若此也而人者見穢濁而不知摩尼之光明見淤泥而不知蓮花之香潔是以汨汨塵勞而不知自性之圓明也公生長塵中嬌嬌有出塵志心期極樂厭離生死是果一念孤明應緣常照方且即塵勞作佛事轉穢邦成淨土又豈直以堅白同異目之哉雖然志不磨不堅心不洗不白吾人志不堅磨以忍心不白洗以戒若忍圭無生戒歸自性自性清淨即所謂磨之不磷者是也若磨之不磷則涅亦不緇矣堅則不壞白則不渝不壞不渝實相常住淨土無量壽義在是乎公果以吾言觀自心則懷中之物當自現前是不負其親友也不然則不獨負他人抑且自負公其勉旃是爲說

自性說

嘗謂人生而主之者性性一而品不一至有聖賢之分者以有生知學知困知之不同由夫習之厚薄故成有難易生知之聖故不世見學困之知正在習之厚薄耳故曰性近習遠其是之謂乎吾人多在學地其用力之功不必向外馳求當知自性爲主於此著力不能頓見自性當驗習氣厚薄切磋琢磨於根本

處著力譬如磨鏡塵垢若除光明自現吾人日用工夫最簡最切無過於此故曰學道之要但治習習盡而性自盡耳以其自性本明更無增益唯在人欲障蔽貪瞋癡愛而爲種子沈湎其中故爲所困是知困非窮困之困蓋爲惡習所困耳孔子曰不爲酒困此特被困之一端凡厥有生所困非一不爲諸障困便稱大力量人故學道人第一先具勇猛根骨如一人與萬人敵大似李廣單騎出入虜庭吾人果於聲色貨利物欲場中單刀出入足稱雄猛丈夫以此言學但於不困處便見自性非是離困之外別求學知之功也所以禪家言立地成佛者乃頓見自性而已非是別有一佛可成佛者覺也即自已本有光明覺性能見此性立地便是聖人到此則不見有生學困知之異始是盡性工夫此性一盡則以之事君爲眞忠以之事親爲眞孝以之交友爲眞信以之於夫婦爲眞和施之於天下國家凡有所作一事一法皆爲不朽之功業所謂功大名顯者無他術由夫眞耳已酉冬暮予舟次芙蓉江上章含黎子見訪覩其光儀瑩然冰玉溫厚和雅是其多生遊心性地習氣消磨故發現於形儀之表者如此即從此增進用力不已直至私欲淨盡之地聖賢不期至而自至耳若夫功名事業如響應聲似影隨形猶欬唾之餘耳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是皆自性之眞光非分外事也君其志之

今已下古本卷二十四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三十九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烱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疏

五臺山造沉香文殊菩薩像疏

伏以淸凉勝境爲萬聖之道塲大智文殊乃七佛之師表迹垂震旦道化娑婆作衆生之福田開人天之眼目歸依者福等恒沙禮讚者德超塵劫況復鏤形

範像布施莊嚴者哉山僧某盋叨形服幸託靈山居中臺之極嶺開十方之梵剎感大士之威光裂多生之業網由是發心願造沈香菩薩一軀請置本山供養前來南粵時歷三秋弔影南遊途經萬里愧福輕而緣薄且事重而人微荏苒因循向無寸効今日幸逢南華之勝會仗六祖之慈光攝四衆之高人結十方之善果伏願貴官長者達士名流頓開智眼剖破慳囊捨心香一寸而價重三千嚴法身一毛而福延萬劫儻三十二相而多人共成則百千億身而一時頓現如是則人人盡歸金色界個個同熏般若香功德難思福緣無量謹疏

廣城西小福園募齋糧疏

切以出塵離俗不妨迹繫人閒借假修眞自信心超世表但以五行現在四事應須無能感動天人必欲仰資檀越山僧某挂錫五羊城外藏修小福園中六時禮誦刻白社之蓮華三業精勤揭青林之貝葉惟以杜緣日久時值歲凶貴賤同災賢愚一劫閉門連日獨看瓦釜生塵兀坐經旬誰問香厨絕粒既難分衞未免循方是以不惜千里辛勤普化十方長者幸生歡喜大破慳貪即一粒而至百千萬粒共積須彌以一人而引百千萬人徑歸寶所即摶食而爲法食功德難量變熱惱而作清涼福田無盡金剛種子普布人天般若舟航齊登彼岸逆來順受虛往實回若能滿載而歸不負望風而至勝緣儻遇嘉會不常願隨發心諒無虛棄謹疏

造旃檀香佛疏

伏以法身非相托有相以明心妙行無爲在即爲而見諦苟非藉假修眞何以轉凡成聖惟我如來應世道化無方捨已從人隨緣利物建言靈鷲開優鉢之名華遺範閻浮刻旃檀之瑞狀遂使見聞瞻仰同出迷途禮念歸依共登寶所爰自金光東曜白馬西來覩像教以興心用莊嚴而表法所以琳宮徧支那之境紺像滿祇樹之園尊崇者自天子以至庶人悟道者若王公及乎羣彙靡不布金殿重割愛投誠修行八萬四千門作福第一南朝四百八十寺靈隱居先山從西竺飛來猿向洞門呼出境同兜率勝出人寰

山僧某蚤離塵俗託迹名山樂蘭若之淸修志頭陀之苦行但以根機下劣未副上乘仰蓮社之高風效優塡之故事敬刻栴檀香像安供菩提道場借以熏修依爲淨業像高尺六表丈六之法身普化十方植三祇之佛種然雖人人卽佛須見佛而發心縱使個個有緣必遇緣而成就山僧不辭萬里遠至五羊跋涉艱難辛勤勞頓顧茲南粵嶺表名區奇珍畢集乃商賈之稠林山水鬱盤實文章之淵藪況此殊勝功德計所費不多豈無英靈豪傑脫體承當定遇勇猛丈夫全身擔荷由一人而勸十人百人衆擎易舉從一分而至百分千分聚少成多雖因一佛以化多人多人各成一佛伏願貴官長者達士高流共生懽喜各發誠心直須打破慳囊勿使當面錯過捨身外之浮雲作自心之眞佛但能一念肯迴光返照便見四八妙相端嚴優曇華再現三千菩提果頓超曠劫功非虛設福不唐捐惟決信不疑徑登寶所

修南華寺祖塔疏

佛土莊嚴雖是人天善果淨土布施卽爲般若根基若非推果尋因須要求田下種但看目前世事豈有我作他收何勞分外馳求定是自修巳得千年田地曾言八百主人三寸氣消始恨一生空過何如六祖眞身直至而今未壞十方常住應知歷劫不磨香煙塞漢顯自性之光明寶塔凌空現唯心之淨土但以煙雲幻化誰保精色窮年風雨摧殘頓見柱根破敗若不乘時急救誠恐異日難支苟能革故鼎新便見轉凡成聖切念功非一力假衆力以合成事屬多人種各人之福果一甎片瓦皆爲最上良因粒米文錢盡是菩提種子只願隨心原無定法儻有勇猛丈夫亦任一肩擔荷將小就大接短補長同成一味醍醐圓滿十方海會便見七層妙塔涌現在於空中多寶全身入禪定於座上人天歡喜鬼神欽崇祝　聖壽以無疆鎭　皇圖於億載頓使西來祖意重拈出於天南東粵宗風再闡揚於嶺表優曇華現於三千金剛種培於百億功勛莫算福利何窮願智者早發誠心冀功果速完當下敬持短疏普告十方儻遇有緣請題芳姓

重修曹溪祖庭殿堂疏

伏以如來出世從兜率而降王宮法運開基自竺乾而來華夏菩提樹下爲成道之場祇陀林中乃說法之所黃金布地開檀度之門白馬馱經闢香衢之路開三寶之良謨設一乘之軌範雖云極則猶在半途既乎䟦提示滅化緣將終乃偃建立之旗翻繫塗毒之鼓驀爾拈華發揮要道直指當人之觀體頓見自心播揚向上之家風發明本性禪道由此興爲佛法因茲備矣西天四七般若之道大通東土二三達摩之宗始著自嵩少以濬源至嶺南而衍派從此道被寰區化霑海寓者皆我曹溪六祖大鑑禪師之力也恭惟禪師德秉生知道光前聖遠自䟦陀懸讖菩提樹植於宋朝智藥尋流寶林山開於梁代曹叔良效布金之遺事梵剎聿興陳亞仙捨坐具之福田叢林大振由是天王降紫泥之詔光昱林泉名儒施彩筆之文翰垂竹帛華夷瞻覩史之天龍象蹴經行之路偉哉勝事駕曠劫之津梁壯矣雄模立萬年之香火真天下之奇觀實寰中之勝槪也自爾慧燈高照破永夜之重昏法鼓長鳴醒羣生之大夢從來歸依如市崇祀若神歷代相沿千秋一日奈何盛衰有數興廢由人法化寢微道緣漸㵼僧徒遭魔障以壞清修殿宇被風雨而㵼壯麗柱根腐敗梁棟摧斜慨將傾之大廈殊非一木所能支嗟未合之良緣必假多人而可就寺僧某等生叨盛世早入空門託迹名山忝承末裔朝參夕禮奉真像於當年暮鼓晨鐘繼香火於晚歲覩生龍白象風氣宛然悲此破瓦敗椽殿堂頹毀使大士歆煙嵐之障蔽如來披霧露之衣裳山色蒙清淨之身鳥語說無窮之偈青蘚徧長廊豈是莊嚴佛土蒼鼠竄古瓦雖云極樂道場境雖觸事而真人乃即真而俗若不亟其乘屋將恐倏爾傾欹苟能革故鼎新便見轉凡成聖是以弘發誓願運廣大心特重開寶地新佛日於中天冀再轉法輪駕慈航於苦海是以謹擇二十六年十月望日先啓華嚴勝會選戒僧五十三人坐千日之長期次化當代名公修殿堂一十二座祝萬年之　聖壽使處處盡是道場願人人盡成佛果竊念非常之事須待非常之

人希世之功必有希世之哲是以敬持短疏徧告大檀同修淸淨之因共結菩提之果伹以法無定相弘之由人財不拘多施之在已嘗聞一滴之水與渤海之潤性無差芥孔之空與太虛之容納匪別離相者福報難思滯迹者功德不廣儻歡喜發心頓見一毫端頭現寶王刹若謦欬彈指卽能一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是則使曹溪涸而復漲慧燈暗而又明優曇華現於三千般若種培於百億寶林倍價於當年鷲嶺重新於此日贊助者福壽等於高深護持者功德同於帶礪布皇風於八表灑甘露於十方見聞隨喜齊登仁壽之鄉禮念歸依共到菩提之岸願心旣廣福德無邊仰望仁慈同聲唱和謹疏

修曹溪五代祖師影堂疏

南華禪寺寶林道場六祖眞身現在達摩衣鉢儼存由二祖以至黃梅五代之傳至此自唐以至於今日一派之水隨流爰立五祖之堂用表授受之緒茲者年歲旣久苦被風雨摧殘月化日遷頓見柱根腐敗若不乘時亟救誠恐異日難支苟能革故鼎新便見煥然奪目莊嚴樓閣涌現在於目前五祖全身入禪定於座上人天懽喜鬼神欽崇祝　聖壽以無疆鎮皇圖於永固功勳莫算福利何窮願智者丞發誠心冀功果速完當下

書華嚴經接待十方疏

不動一步而心徧十方謂之坐參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名爲妙行是在當人自信不須向外馳求恭聞華嚴大經乃毗盧根本之法輪曹溪古刹爲六祖禪宗之正脈法界是衆聖之玄都叢林作十方之歸宿自古及今雲水高流禮祖而至者無時不有終年竟歲飲食安居因人而施者一向全無顧我老朽自到茲山最初以此爲念於山門外立十方堂一座貲以接納四來其飲食所需皆出禪堂常住奈何一向執事不得其人混集庸流翻成穢土不唯有負初心抑且虛消信施茲者弟子明中發廣大心修普賢行願就本堂安居書寫華嚴尊經一部借此法恩收攝身心卽以接待十方賢聖老朽聞之讚歎歡喜而謂之曰昔善財童子參五十三諸善知識猶歷百城今子

不離跬步而普禮十方世界諸來賢聖可謂最勝功德何幸生此末法住如是道場書如是大法修如是妙行積如是勝因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矣所願見聞隨喜者福等恒沙贊助稱揚者功超曠劫何況施七寶而作莊嚴列四事而爲供養者其福又不可得而思議矣

高州電白縣苦藤嶺建施茶菴疏

伏以人天路上全憑作福爲先生死途中惟以濟人第一嘗聞侯門似海獨愛富而不敬貧聖道如天但周急而不繼富所以飢者易食故一飯而感千金之韓渴者易飲故壺漿而致扶輪之報此但有情人事尙乃感報如斯何況無爲福田功德豈可思議者乎茲者高州之北神電之南崇山揷漢峻嶺橫霄爲海外之咽喉廼羅旁之門戶當年客旅車軌不得並行今日經商足迹焉能獨往誠名利之畏途實盜賊之淵藪所賴嘉隆之歲以後王師破賊以來變險道而爲坦道易頑風而嚮　皇風雖往來有跋涉之勞且進止無豺狼之戒第以炎方赤徼瘴癘煙嵐加之以毒氣蒸蒸又值溫泉滾滾以致天涯行客如蹈火而赴湯遠戍征人若錯焚而履鑊摩肩接踵聊乘袂以成雲陟巘攀林誠揮汗而若雨唇乾舌燥思勺水如大旱之望雲霓咽燄腸枯得涓滴若消渴而飲甘露況百里而傳一舍窮日而得半飡僕夫汗血輿馬沾濡擧目無親此苦莫告斯皆貪名逐利見得忘形祇知拈土作金誰解抛甎引玉況夫邊地下賤及蔑戾車俗好鬼而尙淫祠民輕生而喜殺盜雖尺布斗粟而妄取於人豈粒米文錢而樂施於已此其菩提種子轉見焦枯善根萌芽日歎腐敗是故惡者愈惡而貧者愈貧迷轉積迷而化更難化比者幸逢當道諸大宰官博愛施仁濟人利物以斯道而覺斯民繼往聖而開來學刱浮屠於郡邑樹最勝之法幢建赤幟於祇園作難思之佛事可謂不世之舟航迷津之寶筏者也山僧某因弘法而罹難蒙　恩遣於雷陽投萬里之遐荒乃荷戈於電白爰登苦藤之嶺渴乏高原因思甘露之漿低回險道偶見苾蒭二衆築室道旁乃持香茗一盂肅恭馬首某也欣然飲泣愴爾興

悲誰知瘴癘之鄉偶值天台之侔卽稍憩於林閒遂勒銘於石上（比時有茶菴銘書之於壁）由是發願願於此地大建精藍將卽事以明心欲藉茶而演法自爾歲月云徂倏經二載乃於戊戌之夏遇高州司理萬公邂逅仙羊之城對談靈鷲之緒言及至此大歎奇哉遂乞爲護法之津梁敢請作慈悲之檀越期重建其化城引衆歸於寶所且欲就穢邦而變淨土將瓦石以易草茅縱不勞金碧交輝亦要使法食兼濟但念功非一力必須緣結多人是以敬修短疏普告十方託善男某某稽首貴官問訊長者經商客旅士宦高人伏願發廣大心作難遭想且人人是佛只要自肯承當法法皆眞何物而非布施不拘多寡無論精麤墜露可以添流輕塵而能足嶽雖權設門外三車假名引導使直透向上一路實是慈悲但能打破慳囊頓見莊嚴佛土往者過而來者息聊進一盃趙老盞中汎輝之白雪渴者飮而飢者飡强呑七碗盧仝腋下起習習之淸風除熱惱而得淸涼解疲勞而消困頓且以法水而漑菩提之種增長靈苗將善根而栽般若之田克成聖果從此襟懷灑落去住翛然可謂極樂之道場名爲懽喜之佛事布慈風之浩蕩掃盡瘴海之嵐煙懸佛日之圓明照破昏衢之幻夢使闡提之輩消除殺盜之邪淫蔑戾之儔不墮羅刹之鬼國一人善而多人善善滿邊邦一家安而大家安安攘海宇同躋仁壽之鄉共覩熙皞之化以斯功德祝　聖壽以無疆將此身心蘄　君恩之罔極福非虛設事豈妄談惟願贊成無勞顧佇謹疏萬曆戊戌仲秋朔旦書於仙城之旅泊齋

重修南雄府太平橋普濟寺疏

伏以嶺表名區一綫引華夷之命脈太平古渡飛虹鎖百粤之咽喉寰中商旅何莫由斯海外珍奇必經於此悲夫迷津浩劫寶筏誰憑苦海狂瀾慈舟可渡恭惟太平鎭橋普濟寺者緬規往代事仰前修面迎淩水儼含衛之恒河背負梅魁宛迦維之祇樹控南海之源頭據雄關之勝槪誠終古之津梁實長途之利涉也但以日來月往雨薄風殘世異時遷梁摧棟廢幻華易謝陽燄難留使三寶闇而不彰衆心歸而

靡託今者幸逢仁人在位欲革故而鼎新君子存心將救偏而補弊山僧某敢執鐸以揚聲士庶高人冀承風而接響惟其人性皆善必待感而遂通然雖佛化有緣豈不求而自應是以敬持短疏普告十方伏望富貴者竭力用醻前世之恩貧賤者施工希植未來之果但願慳囊破處金剛種子露光明愛水乾時般若舟航登彼岸不拘過往無論經商菩提種個個圓成極樂國人人可到休言福比河沙且喜心歸寶所功超有漏德載無疆祝 聖壽於河山播流光於日月普願霜露所降咸服慈風舟車所通齊瞻慧日如斯利益贊莫能窮請註芳名冀垂不朽

重建祇園寺疏

伏以十方世界處處盡是道場具眼者能見八萬塵勞種種無非佛事達心者自知況有布金之規範遵爲古佛家風嘗思留帶之嘉謨正是宰官令則但以事隨機會道假人弘時節難逢良緣偶合茲者祇園古刹粤自唐朝誌載分明尊崇與祝恨山靈之不守倏墮荊蓁仗護法之有知忽開茅塞向遭五逆之子佛祖幾以無依今賴三尺之天神人幸而有託但以殿宇傾頹金像淒淒風雨香燈泯沒梵音寂寂朝昏山僧如鑑偶來乞食挂錫淩江開精舍於恒河繖竹林於負郭但廣大厦非一木之可成必假衆賢合衆力而易舉拈寸草而作梵刹自是天帝之爐錘剖微塵而出經卷除非普賢之作略伏望共出手眼各騁神通聚少成多由小至大直使鬼神輪運不讓須彌頓見金碧交輝宛成淨土轉變隨心受用在已感報以此爲徵功德共垂不朽

湖心寺重建放生普願成佛塔疏

佛大慈悲普度十方盡法界衆生悉皆成佛故曰如一衆生未成佛者誓不取菩提此佛度生之願也般若云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俱得滅度實無有一衆生得滅度者此衆生成佛之實證也古今修行願成佛者多而現在度無邊之衆生者少以各各作念待成佛後方纔度生殊不知卽今現在能以佛心而度衆生者乃眞成佛之妙行也廣度衆生之行無踰放生一門在昔天台大師次則永明大師嘗爲吏時將

官錢買生放以致不死此目前衆人皆知者自後至今唯雲棲大師能效二師之行其西湖古爲放生池今但瀦三潭築隄作池取多分之一耳且西湖從昔以來爲歌舞地賣酒池肉林之所今湖中有此三池所放衆生充滿其中是從業海中變出極樂佛國也而樓船歌舞過其池者曾不返省一覩是豁然醉夢中也一心淨穢苦樂以之如唯與阿相去幾何哉其池有湖心寺寺有三塔寺已建塔未造隄未能防水也予隨喜池上讚歎玄津法師之慈悲慨其功未底績大有憾焉歸夜臥夢行隄上其沙礫足粒粒方面皆有佛字比隨行者不敢措足予曰爾等知大地是佛無下足處此正是汝修行時也因論衆曰若聚此沙爲佛塔則施者與所施共登極樂淨土矣覺而思之遂發普度之想謂彼所放之生願彼脫苦成佛也且彼蠢蠢以佛視之況現在人人最靈最明者豈可以衆生視之乎何不願目前易度之衆生先作成佛之想以衆多之願度彼多多之衆生如是不唯所度更廣以合衆心守此池則所守益堅如此行願豈非心佛衆生等無差別之觀乎故設普化之方人施十錢一錢念佛百聲合衆心於一佛集多人成三塔所施者小所成者大是爲福聚功德之海此則以沙數之佛度沙數之衆生其力更大豈不爲最勝之佛事乎若由此而興起意將來盡此湖爲蓮池則此方衆生無論富貴貧賤一齊同生極樂佛土矣豈不爲妙行哉

重修龍華寺疏

古杭山水靈秀有宋建刹星列鍾鼓相聞而龍華居南屏之西南蕭梁朝傅大士開剏千餘年矣司馬溫公昔有祠於此今皆廢矣其地不唯居山水之勝而爲普陀天台之要衝十方雲遊必過之所惟錢塘刹竿相望求行脚息肩之地不易有也前伏牛三空和尚至而慜焉江干居士洪雲泉延之於此剏未成而集者常滿居頃尋罷禪者廣坤發廣大心志願興建爲接待道場丁巳春予偶過此見佛像微妙莊嚴重生渴仰徘徊形勢背御塞而面錢塘最勝處也十方行脚至此正力倦神疲求一暫息而不可得苟獲住

足安身滴水雲屑如灌醍醐而飲甘露結此功德最勝緣也且見禪人慈悲慨切一時發心善男等各各踴躍乃最勝因也但寺功大而費鉅日月長而衆多若非廣大檀那作難思佛事未易滿禪者之本願也予感而讚仰爲之開導凡宰官長者居士善男女等果能發希有心生難遭想割破慳囊莊嚴佛土是以不堅之財作不朽之業即捐身捨宅而龍神守之萬世不絕較之塵世之業千年田地八百主人者何啻天壤哉況作淨土之因緣成當來之佛種冀彌勒下生龍華三會中爲上首眷屬豈不爲出世第一最勝功德哉以人人有佛性各各具夙因定見今日之緣不肯當而錯過豈忍寶山赤手歸乎是在諸有智者頓發無量歡喜快著勇猛之力耳

刺血和金書華嚴經發願文

稽首遍法界十方及三際蓮華妙莊嚴清淨微塵剎大覺無上尊分身徧一切演說清淨海圓滿修多羅性相了義詮離諸文字相七處九會中文殊諸大士剎塵數知識清淨賢僧衆我今布三業敬禮畢竟空惟以無緣慈照我眞實願念我無始來流浪諸生死展轉處苦趣猶大旋火輪捨身與受身不可思議數所作諸惡業唯佛自知見今承三寶力儻來人數中六根賴完具心識多闇冥以宿微善根早出恩愛海猶入俗稠林如避湯投火內假善力熏心心願遠離外得法雨潤忽生清淨芽塵習熾盛故時復見乾枯良哉大善友與我如天授以此大因緣得出離熱惱同歸清涼界親禮曼室尊樂住阿練若最深寂靜處心想如猿猴轉見攀緣相般若力微弱難敵生死軍以是因緣故見行諸事行稽首蓮華藏圓妙最上乘誓發歸敬心盡形頂戴受旨聞普賢行廣大不思議六種受持中書寫爲第一骨筆血爲墨經於微塵劫積累如是經量等大千界我聞如是願難可與等倫但取血爲墨與金共和合書寫大經卷一字法門海以此殊勝因苦海爲舟楫願我此身血滴滴稱法性融入華藏海普潤衆生界我以手書持點畫心自在願此虛幻身恒得金剛體身似紫金山端嚴最無比聞名及見形心生大喜悅手如大寶聚恒出世資財

七寶及四事。種種皆充滿。十方法界中。所有諸衆生。
貧窮及病苦。所求皆如意。願我成佛時。國中極清淨。
純一上乘人。無諸惡道苦。恒演此法輪。極盡塵界劫。
我生末法中。信心力微少。恒與癡蓋俱。難逃生死業。
善根未成熟。儻落輪迴中。仗此殊勝因。不墮諸惡趣。
常生淨佛土。不離三寶前。早悟自性空。頓超諸有漏。
凡所作所爲。永離三毒障。我以願力持。直至未來際。
願我此經卷。三災不能壞。彌勒將下生。光從此經出。
普照十方界。六種大震動。彌勒下生已。初坐龍華樹。
此經從地出。踊在虛空中。字字出妙音。說我本所願。
天人百萬衆。咸稱希有事。我時在會中。爲演眞實義。
佛佛出世間。最初三七日。咸演大華嚴。我當機第一。
我身雖幻妄。從父母所生。依此虛妄根。作成眞實事。
願父如淨梵。母如耶夫人。諸佛下生時。依我父母出。
師長度脫我。法恩最上尊。願諸佛會下。我師爲導師。
我友最誠諦。提挈行正道。願友如文殊。作第一知識。
檀那大信力。廣施大資財。願此諸智人。永離慳愛苦。
諸佛出興世。最初請說法。不惜身命財。廣修衆善業。
我作如是行。仗諸執持者。願此諸賢聖。生生常不離。
隨在何佛國。共興揚佛法。凡諸見聞者。讚歎及稱揚。
纖悉善因緣。同歸華藏海。我發如是願。廣大不可窮。
極盡未來時。究竟心圓滿。

放生文

生自生矣。何以放爲。又何以放生爲佛事耶。裴休有言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故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以性即佛。故殺生者。即爲殺佛。非曰殺佛。然殺生者。無慈悲心。即爲斷佛種性矣。然彼蠢蠢之生。將謂可殺。殊不知自己本有明明佛性。豈可斷耶。以不殺之心。慈悲心也。慈即名仁。悲即不忍。不忍之心。仁之端也。故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聖賢之首唱。奚獨佛氏哉。儒以素位。故但遠庖廚。佛以平等行慈。故普及一切。第放生者。有執相忘相之差。而効之者。不無放生殺生之弊。故法重忘相。妙在隨緣。宗本無住。功嫌有漏。果能遇緣即宗。則觸目生機。逢場佛事。物物頭頭。皆喜捨之門。念念心心。盡慈悲之境。又何必拘會約以執功勳。設限期以嚴規則

哉明禪人久含此願願以此行之則慈悲日溥化境日寬持之十年當有無量童子而作供養復何疑哉

祭陸太宰五臺居士文

嗚呼受靈山之密囑來濁世以利生其來也不來故不露本來之面目即其去也不去唯留生鐵之心腸八十餘年逢場作戲恆沙妙德遇佛即宗以佛心而事君唯君為佛以眞心而愛物惟物即眞故生平向上事不離幞頭角邊臨行末後句委付兒女子輩惟公現宰官非宰官之身愧我作比丘非比丘之相然雖道路各別其實養家一般感公將行未行之際飛半紙嶺南之書令我於空不空之中引一滴曹溪之水作甘露之供獻灌頂之尊嗚呼平湖滿月觀淸淨之法身天樂盈空吐廣長之妙舌納斯法味用鑒蓬心尚饗

祭大中丞順菴胡公文

嗚呼痛哉公其生耶死耶反復求之而不得其故也忽聞公訃適言公死及讀公易簀詩則公明以不死告人而人不知唯我明明知公不死言之而恐人之莫我信也嗚呼悲哉顧我與公偶爾値於大化之中三十餘年如一日蓋亦奇矣始而遇公於首陽之野一見而心莫逆聯爾語公以一禍福齊生死時則公已怡然有當於心既而再索我於淸涼之山跏趺於千尺寒巖之下談笑於萬年積雪之中嚼堅冰而飡糲糒浩劫一息時公已有登天撓霧之思超然遐舉之想矣第未知其祕也未幾余因訪公於雁門坐談門如處空谷連牀共被三月不違日夜發以緒言時則公已了然默契於心由是而知視軒冕如塵垢身世如蜩翼也遂相期我於東海之上飡朝霞而結樓居已而公果以我脫塵鞅我則以公忘去就當是時也與公遊戲於海印光中萬里長波皎然一碧儼若臨寶鏡而履琉璃坐蓮華而居淨土不知此身之在天地外物之在此身其樂殊未央也俄爾天帝怒我以輕鑿混沌散樸澆漓乃罰我於九死放我於瘴鄉時與公永訣矣公以我為必死將託處些以招之忽爾十年如一息時時知公思我結想於寒雲哭我積淚如長河而殊不知我之與公遨遊如宿昔居然眉

睫寤寐無間於毫髮也嗚呼悲哉是歲五月公走尺素慰我於萬里我遣侍者訊公於七月我樂讀公詩則曰酷似維摩病裏身書至而公已示疾矣公把我書誦我詩時公在口期月而逝是我慰公以生平公永訣我如對面斯亦奇矣我昔訣公不若公今訣我也使我思公哭公豈不若公之思我哭我耶公之生也不偶然負高明之見抱不世之才忠在社稷心在蒼生公之世有盡而才未盡形化而心不化也如公之臨終詩曰靈根常傍月華明以此觀之視死生如夜旦千古如一日也惟公神遊太漢驂鈞天而居賓府侶飛仙而壽無極其視昔也如糞壤孰知公今之樂殊絕勝於疇昔耶公既樂矣余復何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達觀大師文

維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朔越十有九日丙戌前海印沙門德清謹陳香積之供致祭於紫栢尊者達觀大師之靈曰嗚呼惟師之生也不生乘願力而來師之死也不死順解脫而去去來不落常情生死豈同世諦以師之住世也秉金剛心踞堅固地三十餘年家常茶飯脊骨純鋼千七百則陳爛葛藤鼻孔殘涕推倒彌勒釋迦不讓德山臨濟爲人極盡慈悲臨機絕無忌諱誓護法若惜眼睛求大事如喪考妣不與世情和合便是眞實行履晏坐水月光中獨步空華影裏初訪予於東海也頓脫形骸既再晤於西山也搜窮骨髓當予禍之未形也備告以隱微及予難之既發也將爲我以雪洗且讎宿約於曹溪將扣閽於帝里冒炎蒸於道路兮望影響而進止乃設法以多方冀出予於九死嗚呼師之爲法門也實抱程嬰杵臼之心師之爲知己也殆非管鮑陳雷之比予荷　皇仁之薄罰兮在師心猶未已予被放於嶺表兮師位候於江滸一見悲歡而交集兮如九原之復起予與師作永訣兮甘爲炎方之厲鬼師囑予以寧志兮冀幽扃之再啓予揮涕以臨長路兮師執手含悲而不語維時關山一別兮日月若矢心知師之不我忘兮每丁寧其無以師以願力所持兮誓不負其本始乃斂太阿之光燄兮不願放於

塵滓冀和璧之必信兮不惜隋珠之輕抵將扣君門兮九重候颷風兮四起陸海波騰龍蛇披靡玉石俱焚法幢傾圯師登八道之康衢兮忽遇長蛇與封豕皇天實鑒其衷腸兮唯見逞於庸鄙幸此心之一白兮聊以發其蘊底師實曠然何憂何喜逆順隨宜死生遊戲何夙負之相尋兮信前緣之固爾悲五濁之不堪直一行之可恃乃緊激以趺坐兮遂寂然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師既不以禍患攖寧又何以去來爲事撒手便行全無議擬惟師以金剛爲心故留不壞之體有予弟子奉師以旋兮就雙徑以歸止予聞訃以摧心兮望長安而殞涕欲親禮於龕室兮奈業繫之羈縻擬生還以慰師靈兮忽星霜之踰紀匪此心之暫安兮第因緣之不我與頃幸遂其本懷兮始得陳辭而致誄嗚呼痛哉師何死兮我何生我不來兮師不寧形骸異兮共此心幽冥隔兮終合并誓同歸兮踐深盟寂光朗兮師安住我頂禮兮展哀慕陳香積兮灑甘露師臨機兮願來赴光明兮照耀翹勤兮延位哀哉尚饗

祭雲棲大師文

嗚呼師本不生亦無所去以力持身願因緣故欲海波騰火宅燄熾師展願輪特來救濟出示塵勞早歸慈父一登覺路如白牛步視愛如唾觀親若寃彼闔衆者孰不瞿然法界爲家含靈是宅物我等觀無二無別開甘露門指歸淨土鱗甲羽毛一齊頓赴悲正法眼翳彼戒根以金剛篦刮垢剔昏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於二六時悉令清淨身爲衆目心爲大宅十方來者癡狂頓歇四十餘年法輪高豎一雨普滋藥草諸樹纔霑一滴枝葉並茂但有得者畢竟成就我觀吾師如獅子王高臥堀中羣走獐惶我又觀師如藥王樹凡有親者必瘳沈痾嗟我末法慧日久沈師於長夜持大智燈佛本無心心付在師薩埵無行行託師持故師應世一味無我即住百劫於何不可嗚呼師以緣現緣滅即去悲此羣盲失所依怙我數千里遠持瓣香展布五體敬禮寂光師悲同體以我知音願鑒我誠來格來歆嗚呼尚饗

祭金竹續芳聯公文

嗚呼公秉願輪生堪忍界蚤遇明師頓離恩愛發堅固心償慈悲債放身空山飢寒是耐敬守師訓躬身負戴志供十方平等無礙翦荊棘以成叢林驅狐兎而揚梵唄衲子雲臻天龍拱衛飯積如山來者飽飡如量如空居者無外具精進力至老不懈一身如寄毫無沾帶擬將攜手同歸何期先行不待撥起便行何等慶快遺金剛幢常住不壞法身湛然寂光自在惟靈不昧鑒此感慨嗚呼哀哉尙饗

結社念佛修四十八願同生淨土文

伏以惟心淨土處處道場自性彌陀人人具足只爲塵勞遮障人我是非故感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使本來清淨之體昧却當人圓滿智慧光明一毫不現終朝業識茫茫逐日境風浩浩但知受用目前誰解修因身後故我樂邦教主阿彌陀佛因地發心厭斯堪忍立四十八願願願度生修十六觀心心作佛令人人知心是佛豈向外求使個個了願即眞盡歸自性推倒人我之高山感實地一平如掌打破塵勞之幻夢生蓮華廣大如輪我心清淨彼土現成休教過後追思只在現前結果不分男女總證菩提但是有緣皆登實地但以天生彌勒猶須授記靈山自然釋迦也要莊嚴佛土痛念生居五濁命不保於須臾罪業多端苦難逃於長劫雖父慈子孝只顧各人兄愛弟恭豈能相代縱有富貴榮華到底總成一夢深思至此實可悲酸是以發願修因必欲一生取辦既知諸行無常豈可仍前貪戀已悟自心是佛只須直下承當攪長河爲酥酪原在當人變大地作黃金實由自已伏望願心如佛即是佛心因果皆眞必成眞果發一願而四生九有同出苦輪施一滴而八難三途通歸樂土花開見佛如母子之馨香妄盡還源似氷霜之皎潔一心清淨萬德交歸大地山河總成極樂者矣

祭匡廬徹空師文

惟師之來也何事何爲惟師之去也何心何處現比丘身坐斷乾坤作師子吼驚走狐兎當衆我於清涼也雲滿溪山復歸師之舊隱也月圓蓬戶尙把九曲之珠擬待師而暗度何其一旦長行哀音忽訃嗚呼

使我有口難開含寃莫訴以其同生而不同死同歸而不同住賴有匡廬山高法身徧覆彭湖水清三昧昭著然雖倒却刹竿且幸扶起露柱頓令五老長呼千峰率舞白鹿悲風黃龍泣雨愈卷愈舒欲隱彌露是則可贊而不可歎可笑而不可哭嗚呼師且暫休聽末後句打破寂光掀翻淨土再來撞著惡辣闍梨拖住定不放師歸去惟靈尙饗

對曾九龍居士靈幃小參文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廿六日當曾居士五七之辰同社友各肇香作禮請憨山和尙爲居士小參居士聽麼佛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居士會麼居士住世三十七年所作諸行正當作時是無常耶作後是無常耶直至今日是無常耶若言今日是無常則墮斷滅若言作後是無常則不待今日若正當作時是無常則舉世皆無常矣何獨居士居士會麼若了作是無常則無常無性誰爲生滅無生滅者又何得而生死哉居士了此則今日正受寂滅樂時此則悲居士者皆生滅見也

爲達師荼毗舉火文

性火眞空性空眞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躱恭惟棠栢尊者達觀大和尙偶來人世誤落塵寰赤力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爍爍露出本來面目荷擔正法純鋼煉就肩頭徹底爲人生鐵鑄成肝膽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半開半掩六十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則兎角龜毛拄杖饒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露尾撤下贓私誰料落在憨山道人手中今日特爲人天衆前當陽拈出大衆還見麼（以火把畫○相云）拄杖挑開雙徑雲通身涌出光明藏珍重諸人著眼看者回始信無遮障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一　首楞嚴經懸鏡

明東海那羅延窟海印沙門釋德清述

將通大義總啓二章（三分大義別具通議茲不繁列）

初大開修證之門（從初啓請至結經名）

次曲示迷悟差別（從精研七趣至五十重陰魔）

初中略有四意

一示三觀之體　二示三觀之相

三示三觀之用　四結三觀之名

初開修證門中有四意者。良以眞源湛寂絕生滅之端。法界幽玄泯聖凡之跡。本無修證。豈屬悟迷。今依不迷之迷。故立無修之修。斯有無證之證矣。蓋迷眞逐妄。遂沉生死之流。今欲返妄歸眞。須建依眞之行。而此經者。蓋以一味清淨法界如來藏眞心爲體。依此一心。建立三觀。依此三觀。還證一心。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以阿難示同未悟。不達此心。故一向多聞。未得無漏。不能頓拔生死之根。遂溺摩登婬舍之難。由是殷勤啓請三觀妙門。故我世尊先示一心。照明萬法。而首告之曰。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又曰。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觀此二語。足見全經之旨。豈非欲令先悟一心。依之建立三觀。修此三觀。還證一心者乎。洎乎一往所答。雖多方決擇。委曲搜揚。無非顯示一心之源。密陳三觀之體。（從初卷至四卷中）因之起行造修。勾引二十五聖。旁通悟入之方。敕選耳根。正是最初方便。（從四卷半至六卷初）是使初心創志。則知觀相分明。然後任運一心法爾。淺深具有斷惑證眞高下之用。（從七卷初至八卷中）修斷已極。故結指觀門。使始終一源。不出楞嚴大定。故以經名而繫之終焉。此實通途之大旨也。

初示三觀之體。而此體者。所謂常住眞心性淨明體。即一眞法界如來藏心也。先示此體爲所觀之境。要依此體。啓大智用。故然此藏心具有三意。一空如來藏。二不空如來藏。三空不空如來藏。

一空如來藏者。謂此藏性其體本空。一法叵得。如摩尼珠。其體空淨。了無色相。雖有隨方之色。色不離珠。以即珠故。眞心本淨。了絕妄緣。雖有隨緣之妄。妄不

離眞以卽眞。故名曰眞空。故爲觀者先示眞心以爲觀體。能觀此體名眞空觀。（經名奢摩他亦名證眞止）此從經首阿難啓請世尊許說曰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起一往七徵八辯。始則決擇眞妄。且云妄不是眞。以明五蘊身心不有世界本空。破我法二執。以顯本覺眞如。以至三科七大會歸藏性。然後眞妄和融。方顯妄卽是眞。從淺洎深大段總顯空如來藏理。（從初卷啓請至第三卷終）二不空如來藏者。謂此藏體雖空。具有恒沙稱性功德。包含融攝纖悉不遺。如摩尼珠其體雖淨。具有圓照之用。而能隨方現一切色。色卽是珠。以珠現故。藏性雖空。而能隨緣顯現十界依正之相。相卽是性。以性起故。名不眞空。故爲觀者示此藏性以爲觀體。能觀此體名不空觀。（經名三摩亦名方便隨緣止）此從富那執相難性三種相續深窮生起之由。委明循業發現之義。總顯不空之體。（始從四卷初至本卷故發眞如妙覺明性有半卷經文計一千五百餘言）三空不空如來藏。謂此藏性其體湛淨能應能現。如摩尼珠其體淨圓。淨故非色。以卽珠故圓。故能應非

不色以卽色。故非色非珠。而此藏性其體淨圓。淨故非相以卽性。故圓故能現非不相以卽相。故非相非性。名空不空非相。故空非性。故不空非卽非離平等如如名曰中道。故爲觀者示此藏性以爲觀體。能觀此體名中道觀。（經名禪那亦名離二邊分別止亦名等持此從四卷中而如來藏非心等起至卽常樂我淨等文有二章幾三百言）然上三諦體雖不二。舉一卽三。終帶名言。猶存歷別。未及一心之源。難契圓融之旨。必若離卽離非是卽非卽。則藏心妙性徹底窮源。絕諸對待。良以雙離則雙泯。雙是則雙存。存則三諦宛然。泯則一心無寄。寂照同時存泯無礙。唯在忘言者可以神會。絕慮者可以心通。可謂妙契寰中。泯同法界。矣圓融圓融。深思深思。驀然不昧。故佛開示已畢。乃總告之曰。上來所說藏性之理如此深妙。如何汝等以所知心而能測度世間語言而能入哉。且此妙理人人本具。然雖本具隱而未現。譬如琴瑟雖有妙音。非妙指不能發。衆生雖具妙心。非妙觀不能顯。且如我今證此眞心。安住大定圓照法界。凡有動作皆是大用現前。汝等迷

之舉指云爲皆是塵勞業用故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此無他故蓋由不肯勤求得少爲足耳當機遂請何因有妄要顯妄元無因使悟妄不離眞亦似頭非外得然此天然妙性不假修成但能一念回光方悟神珠本有故隨結責戲論切勸修持乃曰汝雖憶持十二部經不如一日修無漏業如何自欺尙留觀聽而不修之是以阿難聞說疑惑消除心悟實相遂乃請入華屋攝伏攀緣冀得陀羅入佛知見等由是觀之大衆一往開示藏性豈非欲令先悟一心依之建立三觀妙行然後行成解絕頓證一心者乎

初示三觀之體屬見道分竟

二示三觀之相者由前開示一眞法界如來藏心而此心體具有廣大智慧光明義故說名爲智今以卽體之智還照寂滅之體理智一如離念離相名一心源了無說示今約眞妄生滅之門會取返妄歸眞之路方便施設亦有三重以智照理故曰以觀名約妄相以明故曰觀相

且先略示觀門

一奢摩他空觀　　二三摩鉢提不空觀

三禪那中道觀

一奢摩陀名空觀者謂了一眞法界如來藏心本無生滅亦無諸相蓋因一念不覺而有無明因此無明生起三細六麤四大六根種種諸法而此諸法唯心所現本無所有但是一心心體圓明離一切相如珠中色本來不有以卽空故故曰色卽是空以色非色故色不異空故名眞空作是觀者名眞空觀

二三摩鉢提名不空觀者謂了根身器界一切諸法旣是一心心體圓明淸淨本然周徧法界隨緣顯現此則諸法當體虛假如幻不實如珠中色分明顯現全珠卽色以卽色故故曰空卽是色以空非空故空不異色故名不空作是觀者名不空觀

三禪那名中道觀者謂依此寂滅一心照明諸法諸法法爾當體寂滅寂故名空照故不空如珠與色非色非珠名空不空非寂非照如如平等唯一心源湛然不動離卽離非是卽非卽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心

心無間。任運流入薩婆若海。作是觀者名中道觀

次正示觀相文中大科爲四

初總示迷悟之根　二正示一心三觀之相

三略示解結之方　四廣示最初方便

初總示迷悟之根者。由前阿難聞佛開示已悟如來藏性妙覺明心圓滿周偏備在於已。不假外求。良以一向徒事攀緣不能攝伏。今將思而修之不知造進之方。故有請入華屋之問。冀得直捷之門。即可乘便而入。因相而修故此科名三觀之相。然世尊所示別無其方。先令決擇眞妄分明。然後隨宜調治。故欲返妄歸眞造端不出二決定義。意者蓋原迷此圓明湛寂之眞心。結爲四大妄。分六根。根塵和合虛妄生滅。引起五濁業用煩惱。使妙圓之體隔越而不通。若琴器參乎太虛湛淵之心渾濁而失照似塵沙投於清水。此則本不分而分元不濁而濁矣。今欲即生滅以證眞常。旋虛妄而復妙覺。要先以此不生滅心爲本修因照破生滅之原。次審所結之根誰是煩惱之本。若生滅入照則當下眞常。若煩惱知根則迎刃而解。

斯則能照之一心心心寂滅。所照之萬法法法圓通。是以頓超五濁旋復一元。若依此爲因心可圓成於果證。然則所迷之一心雖是本圓周偏。能迷之六根現前力用不齊。今若即迷返悟。就路還家。固爾門門皆可窮源。處處盡堪合轍。良以初心昧劣不解圓觀。必須直指當陽。要在一門深入。由是備顯六根優劣。令審誰淺誰深。淺則逆離而難通。深則順合而易入。果能入一無妄則六湛圓明。諸妄消忘而一心清淨。如是則吾家之故物可歸諸佛之涅槃可證矣

此後重徵一六。意顯粘湛而妄發深窮生滅之根元。再起斷見之疑。驗出眞常之妙性。斯已密揀耳根以爲初心方便。若一心守眞常而棄生滅。則無上知覺應念圓成。得一旦常光顯現。而生滅圓離。則根塵識心應時消落。此實圓觀之祕訣。破妄之神符。還元之旨始在茲乎。是所謂返妄歸眞無出二決定義也

二正示一心三觀之相

阿難聞前第二義門生滅即常之說遂起何名結解之疑。意謂生滅不常可說爲結。今既常矣將何物而

名結。結既尙無。從何物而名解耶。蓋前以當爲斷。此則執妄爲眞。皆由不了迷悟同根。眞妄一體。故致斯問。此實初心所混。故須甄明。令其覩相分明。不墮空有之見。要顯中道之旨。方契一心之源。故爾諸佛因而同告之曰。使汝生死涅槃者。皆汝六根所致也。豈又更容他物哉。直由迷悟之分。故有結解之異耳。如此明言。當機猶自未悟。世尊因而解之曰。根塵識性同一眞源。縛脫兩途。元無二致。蓋因迷一眞而妄見六根。知見立知。卽名生死。了六根而本同一體。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此實結解之元。豈可更容他物。然此雖明空有。未極一心。何則。蓋一眞之性。不屬生死涅槃。如來藏中本無去來迷悟。至若有爲起而無爲滅。俱是緣生。如目前之幻化。無爲起而有爲滅。豈爲不實。若眼底之空華。況非眞與非眞。何有能見所見。能見六根所見六塵 然而根塵之間。元無實體。處有其相。故若交蘆。是以結解同根。聖凡無二。汝試但觀交中。識生卽第八阿黎耶識 空有何名。蓋由明昧因依。眞妄互立。迷之而六妄同生。悟之而一眞何寄。良由此體甚深微細。熏發難思。執之則眞已非眞。取之則非幻成幻。苟不取而非幻。尙無不執而幻法何立。如是則六根圓湛。空有雙袪。三諦圓觀。是非齊泯。妙圓之旨。盡在玆乎。此則是名金剛三昧。如幻摩提。修之而一念頓超。擬之而諸佛同證。此所謂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欲徑登彼岸。直造妙嚴。唯此大定法門。故應修而證入也

三略示解結之方

上來已示一心三觀之相。乃佛佛成道之門。今將思而修之。爭奈初心不知直捷之方。故有六解一亡之問。遠啓選擇之談。故我世尊精宣妙旨。巧示玄機。聊綰華巾。將成六結。以明依一巾而有六結。結若解而巾亦不存。要顯依一眞而分六妄。妄若消而眞亦不立。何則。良以眞淨界中本無此事。生死涅槃皆卽狂勞顚倒華相。故須眞妄兩忘。方可會歸中道。直造一心之源耳。故隨請解結之方。審明下手之處。除結當心。以顯二邊無力。當陽直入。必須中道收功。斯實入圓之要術。破惑之利具。唯其法門甚深。恐難諦信。世

尊因而失之。曰我此說者。乃出世微妙之因緣。非世俗和合之麤相。況我世出世法。一一皆了元因。矧此修行。豈不知其節要。加茲功用。不勞彈指而頓證無生。不涉途程而徑登佛地。是故阿難隨汝心中選擇。恐在何根用此妙術。解之諸妄何愁不滅。恐汝不能圓觀頓脫。是須次第銷鎔。先且選擇一根。以爲最初方便。若得此根初解。五粘隨脫。而先得人空。從此觀智增明。然後成法解脫。若所觀人法雙空。則能空觀智亦泯。斯實藥病俱遣。眞俗兩融。三諦嶷然。一心無寄。如斯圓照。任運冥樞。是名從三昧以契無生。卽六根而證常樂。直捷之指。無尙此矣。初心方便。妙在茲乎。

四廣示最初方便　二十五聖。一一皆是最初方便。但觀音耳根一門。堪合此方之機。故曰廣示。

阿難聞前開示。觀相分明。已悟隨根皆可證入。然猶不知隨處下手做作之方。抑又未達的指何根堪作此界當機最初方便。且將刻志進修。冀成道果。庶不失此嘉會。辜負密言。亦爲遠益未來成就。最後開示。故有請惠祕嚴之問。然此祕嚴之旨。乃吾佛自證根本法門。甚深微妙。難解難思。果海離言。了無說示。今茲曲垂指示。須藉旁通。故假二十五聖各說最初方便。意顯三科七大。隨處皆可還源。大小三乘。遠近一齊趣入。且令諦信不疑。托此將爲證據。是以諸聖奉敕。用解先登。或析色體色。以取單眞。或卽俗離俗。要歸中道。偏圓互煥。星月交羅。深淺齊驅。牛羊共渡。斯則門門總是圓通。法法盡成解脫。苟能入此三昧。證是妙門。隨處而常光普照。應念而諸佛現前。水流風動。共演圓音。世界山河。普現三昧。至此始知自他不二。依正互融。消習漏於剎那。廓衆塵於一念。無作之行芬披。眞常之樂自現。然此祕嚴利器。付之勇猛丈夫。有何堅而不破。又何結而不解哉。然雖正偏兼到。順逆皆通。不知此界當根。誰爲要妙。若是塵中作主。非大智無以潛辟鬧裏奪尊。非大悲不能下手。故敕文殊揀選。誰合此方之機。唯獨觀音耳根可作最初方便。何則。原夫覺海澄圓。圓澄元妙。本無世界及與衆生。直以一念纔興。空漚頓起。諸緣不息。三有齊生。

是以六處妄分。諸塵妄隔。使圓通妙體不得而圓通。常住眞心莫得而常住矣。若約妄法全眞斯則歸元之性不二。奈何根機不一。是以方便之路多門。在乎聖性順逆皆通。惑之初心不無遲速。今者若就六塵而入六塵之體本非常住。若依五根而入五根之性匪涉圓融。若憑六識而六識生滅宛然。若假五大而五大無知昏鈍。若擬見性雖則都攝六根然尙在能所未能忘照。若觀識性雖則包含萬法猶存分別難以契眞。今若逈合此方教體的示機宜速取三摩實從聞入。何者。良以聞根圓妙十處周聞圓處虛融牆垣莫隔。音聲生滅聞性恆常。寤寐一如身心不及。此則可由聞性以證眞常。從耳根而入妙覺矣。況復此界衆生此根最利。投機之指莫尙於茲。良由迷本循聲。故此流轉生死。果能旋流無妄。豈不頓契無生。此是金剛三昧如幻妙門。如斯祕密絕要眞修。何不將聞以自聞。聞豈背奮圓而成過誤。況聞非有體因聲以名。若旋妄遺塵則性何名狀。此所以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也。其如六根幻翳。三界空華。今聞復而翳除。則塵消而覺淨。淨極光通寂照含虛。根境皆空猶如夢事。安有夢中之境而能留汝形骸耶。大衆世間男女皆如幻。以幻成雖見搖動全一機抽。由機息而幻消。則情忘而執謝。圓明妙體當下現前。諸佛衆生應時平等矣。如斯妙利眞實圓通。何不旋倒妄之聞機返自聞於眞性以成無上之道哉。此是微塵諸佛一路妙門。三世聖賢修行捷徑。非但觀音獨擅。我亦從中證入。是若將救末劫求出生死之人欲速成就菩提無過耳根爲最。斯乃大小共由之門。淺深同說之法。但依此修超乘餘根。眞實心要莫斯爲妙者矣。於是當機開說自心了然。明見還家歸眞道路。斯則觀相分明現前無惑。奈何末來末法邪道亂眞。其有依教信行之輩。如何攝心軌則得正憑修安立道場遠諸魔事。故發度人之請。遠益未來之機。通會長途猶惑行門之事。然世尊所答別無其方。直以毗奈耶中三決定義。所謂攝心以戒定慧是生。三者圓明可超諸漏。然前見道明心已開慧性。修道方便定相圓明。至其戒爲基本尙未明言。今若得正憑修須憑

定慧皆欲達制行業必稟戒輪且夫生死之海滔天始於濫觴之念煩惱之林蔽日生於萌蘖之根今若絕末停流端在塞源拔本戒雖多品四重爲根根本不生支流自絕然而眞修以離欲爲本故先婬欲首懲生死以冤負相牽故次殺盜隨舉妄言矜俗貪愛潛滋委論酬償殺盜相若爲其永殞善根不成三昧故例載重尤是須併斷若欲圓成修學必先持此冰清果能四事不遺自然遠諸魔事正行可成正定可入然而現行易制宿習難除是須誦我無上佛頂心呪此則顯密雙修三慧並運庶幾三障可破三惑可除而三界可超三身可證矣況此神呪功力速疾冥資但能依教加持破惑如霜遇日是以略陳軌則令依清淨之師若要詳悉壇場必使衆緣具足身心俱淨事理齊修庶指日以取菩提刻期而成聖果妙圓之行誠在斯矣歸眞之要妙在茲乎是故宣揚神呪使衆咸聞廣顯功能策令諦信方盡修道之門統收妙圓之行耳

二示三觀之相屬修行分竟

三示三觀之用者上來所說觀相分明得倚圓根即可乘便直趣而入依之造修任運一心法爾不無斷惑淺深證眞高下之用是故阿難聞前顯密開示得正熏修身心快然獲大饒益然猶不知如是修證未到涅槃始從凡夫終至佛地中間漸次名目以何而至是故請問五十五位眞菩提路要顯圓妙觀行有此能斷能證之力用轉凡成聖之功能故名三觀之用也然世尊所示先明二種顚倒妄類之因後示五十五位眞家之路所以然者何也良以妙性圓明眞源湛寂本無迷悟安有聖凡蓋由一念纔興則三有之空華亂起寸心方歇則一眞之幻影全消是所謂生滅名妄迷之則生死無端滅妄名眞悟之則輪迴頓息然且生死界寬總之不出一十二類涅槃道遠要之不過五十五程實由迷一眞而爲六想則二種顚倒相因悟六想而本一眞則二種轉依是號是故汝今欲修三昧直詣涅槃先當識此顚倒之因斯可圓成眞三摩地何則良由迷眞覺而成不覺故號無明遷無生而作衆生是稱顚倒此則本不生而生斯

有無生之衆生。本無作而作故有無住之世界。是以迷輪不息則生死之業何窮。妄念不休則遷流之世何已。且既能以一念之迷妄動而六想橫發輪迴於十二類生。則可以一念之悟無生而三觀齊修證取於五十五位。由是觀之。則衆生實約四蘊之心。世界端指色蘊之質。此則全遷正報以顯悟迷。總屬衆生以明眞妄。是所謂使汝流轉生死速證妙常皆汝六根更非他物。意此豈非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者乎。細尋大旨。詎不信哉。然全妄即眞顚倒具於妙圓眞心。全眞即妄修證本於元所亂想。故三種漸次因之而建立。五十五位由是而進趣。何也。蓋六根相續端由婬殺爲因。諸苦長淪直以盜妄爲本。今將長揖三界。永越四生。必痛絕助因使正性剗而不發。制止現行令根境偶而不行。如是則根塵泯合。心境俱空。身土倏然。自他圓證。此則始從觀行以至分眞。永斷無明而躋妙覺。然重重觀察位位研窮。莫不皆以首楞大定三觀妙門單複圓修漸次證入者矣。三觀之用無尙此耳。一生取辦其在茲乎。修斷已極故結歸觀心以終其請。故曰是種種地皆以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喻奢摩他中用諸如來毗婆舍那清淨修證漸次深入者也、

三示三觀之用處證果分竟

四結三觀之名者。由前一往開示。令其先悟妙圓心體。依之建立圓妙行門。藉此妙行圓修。還證妙圓之體。此則背塵合覺之行。既終返妄歸眞之路明矣。故文殊請問經目。意在結指觀名。何者。蓋約世諦而談則名無得物之功。是即有名無實。若就勝義而論則理有當名之實。斯即有實有名。良以上來所詮之義若理行因果俱屬圓融。然則能詮之文若教相名言皆歸究竟。由其理趣深玄。故一言難盡。偏圓互煥五目方周。意者前來開示要妙法門。若剋體而名乃是如來藏心一實相印海眼眞經。故名大佛頂。薩怛多鉢怛囉無上寶印十方如來清淨海眼。若就用而言則凡在有緣皆堪受度。惑無不斷。眞無不窮。故名救護親因度脫阿難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佛知見。若的指因果皆眞則佛佛資成之始無非究竟指歸。故

名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若合論體用廣大因果同時則含染淨而不易自在難思具性德而無遺出生無量故名大方廣妙蓮華王十方佛母陀羅尼況若據法身所演中道名言契之而頓紹佛家修之而不出大定故名灌頂章句諸菩薩萬行首楞嚴斯皆稱實以彰名隨德以立號要之不出一心統之不離三觀此所謂言雖請問經目意在結指觀名是則教理行果皆歸大定之源眞妄悟迷總入如來藏心者矣大事因緣莫過於此開示悟入無尙玆乎

四結三觀之名竟

上來七軸半文通科判爲大開修證之門開此四章良有所以顧初心草創誠昧細詳若論宏綱畧題大要冀潛修之士同志高人先請熟讀經文然後安心觀法覽斯文而通會忘言象以冥符願一旦常光顯現使根塵識消則佛法身心皆爲餘事矧此妄識依通豈非剩語者哉

巳上大開修證之門竟

次曲示迷悟差別

上來開示一心眞源巳徹三觀妙旨大通迷悟之狀悉陳凡聖之情盡矣然迷唯一念因情想亂發而取七趣之升沈悟止一心因妄見橫生而取五陰之魔擾所謂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故我世尊眞慈痛發摘膺剜心精研七趣因情想而分內外多少之不同詳辯陰魔約妄見而顯心觀淺深之不一所以然者直欲吾人思地獄苦發菩提心知有涅槃不戀三界嗟乎人者苟能執此金剛寶劍如幻定門斬愛根於當下則三有之空華影滅世界平沈拔見刺於剎那則一心之幻翳全消虛空紛碎直使纖塵不立一念不存成佛果於今生消習漏於曠劫此所謂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矣如是信受如是奉持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可謂雄猛丈夫大自在安樂人也有何恩而不報有何德而不酬耶不然則墮復墮矣豈不痛哉

首楞嚴經懸鏡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二：妙法蓮華經擊節

明海印沙門釋　德清　述

原夫世尊唯以此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一切衆生各各本有佛之知見令其悟入卽得現前實證唯此一事更無餘事悟此知見卽登佛地故名一乘既如來出世唯爲此一大事故所說之法唯有一乘更無餘乘而一代時教其所顯者唯一乘理行因果而已由前四十年中根機未熟故所開示者特三乘理行由顯理未圓故行匪眞行而果非眞果皆非究竟佛慧但爲資發前導皆爲方便權設以爲入佛智慧之門耳然言雖方便而意實指歸一乘寂滅場地如標月指故云我今知諸衆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方便力而爲說法如此皆爲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是則凡所言說皆爲一乘奈彼劣解之機如言取執不得離言之旨故佛於般若會上多方淘汰根機漸熟故前此於楞伽會上說離心意識自覺聖智境界以破外道妄想之見以袪小乘名言之執直示究竟一乘實相離言之道直欲衆生現前頓證諸佛自覺聖智之地今則已蒙直指人人本有佛之知見卽是諸佛自覺聖智則諸聞者易信易入根機已熟故於此法華會上依前智境直示妙行以爲眞因將欲依此眞因頓契眞果故最初建言卽云說無量義經入無量義處三昧於無量義者殊非多多之謂也蓋顯示此一乘自覺聖智境界離心意識限量故此則頓以離言之智直示衆生令其默識而悟入之可謂先以定動者矣然此智境非中道妙智不能入故放眉間白毫相光要顯示衆生日用根塵識界卽諸佛自覺聖智境界故光照萬八千土然生死涅槃本來平等故光中圓現法界事相生佛始終昭然在目意在顯此實相心境乃諸佛所證衆生所迷卽今欲令衆生現證故直指現前纖毫不昧至若天雨四華地搖六震可謂通身吐露徹底掀翻意要人人不言而悟當下薦取由吾人未離心識依然眼鈍頭迷難免分別不能諦信以依識分別故彌勒騰疑所以必問文殊者意顯此實相妙境非智莫證故也及啓問文殊迺引燈明

之本始說今日之端相此則曲唱旁通已爲指點分明說破可謂後以智拔者矣奈何吾人知見未忘故於不言之道終難領會仍須復以言說而開導之是則凡涉語言皆方便也故世尊出定不得已而又假言說以欽啓之爾迺明告之曰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不獨一往四十年中所說皆爲智慧之門卽今日入定放光現瑞之事皆入智慧之門也惟此離言之道唯佛與佛乃能究盡殊非心識思量分別可到既曰無量豈心量可知耶昔時曲說容可不悟今特直示尙爾瞢然信乎此智慧門眞難解入也何者以前無量無邊方便譬喻因緣種種言詞皆爲顯示一乘欲令究竟皆得佛智慧故奈何聞者隨語生解畢竟不能悟入今日之事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勢不容已故如來極盡神力而大發揚之直欲衆生明見自心了悟實相見本法身各各現證盡捨如言之執究竟自覺聖智離言之處故始於一光東照顯法界之眞機終於四法成就證普賢之常德由是觀之則全經二十八品通爲發揮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四字而所敷演者皆光中境界而已此外何有剩法耶所以然者由衆生本是佛之知見奈何本有而不知觸目而不見今欲返妄歸眞必須先悟本妙明心故先示理境然後依理起行淨治塵沙無明之惑方能證入然此眞理非智莫照故先依文殊大智以創始非行莫證故後以普賢妙行以成終故前二十二品皆顯示一乘圓理意將依此圓理而爲眞因後六品皆顯示一乘妙行意將依圓理而起妙行依妙行而成妙德智行冥合理智一如方證妙果故以普賢四行以收功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故華嚴以信解行證爲成佛之基此經以開示悟入爲成佛之本由方便言說開示而發信從信而發解依解而起行行成解絕方能證入二經始終一貫意實相符由是觀之其顯理之文皆信解之旨也

然顯理有二十二品其序品者乃總示法界之眞機令其開悟而證入者也其從方便至法師九品經文雖曰三周說法授三根記其實則爲大開一切衆生

平等佛慧也。以此佛慧各各具足。無欠無餘。但能知此。無不頓證。故曰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若有以此法而教人者。即爲大法師。意顯此事雖則人人具足。故如高原。凡有鑿者。無不得水。此但正因佛性耳。是須必藉緣因。方能顯了。而法師者。即緣因也。但能心契佛心。行契佛行。所謂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意顯能信解受持此等法者。即是法師也。故曰隨順是師學。得見恒沙佛。是則緣緣之中。慧命不斷。則可終期實證。至若譬喻因緣種種之說者。皆欲顯此常住佛性。第一義諦。一心之妙。皆光中之境。吾人日用之事耳。故但有能信此法者。即入法位。所以乃至持一偈一句一念隨喜者。我亦與授菩提之記。故皆一一授記成佛。唯是但因方便開曉令生信耳。非由解行而證入也。故唯授記而已。然雖授記。而又經多劫者。蓋顯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所謂頓悟漸修者也。以一念頓悟自心與佛無二。即名見性成佛。尚有無始以來歷劫塵沙煩惱無明。未能頓淨。故須經歷多劫。方能究竟。苟能當下一念頓斷無始無明。即名歷多劫矣。所謂觀彼久遠猶若今日。以此法中一念不生。三際頓斷。古今一際。凡聖齊平。故法師已前十品經文。總爲大開衆生佛之知見也

然但以言開曉。聞者唯信其言而已。未能明見自心之妙。即有所悟。乃應化之跡耳。非見法身境界也。所謂猶處門外。止宿草菴。終滯權跡。故須宣示法身實報眞境。使令頓見自心之妙。方爲實證。是則現寶塔品。乃頓示自心。以顯法身之象也。所謂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欲令衆生知此見此實相眞境耳。吾人苟破無明。頓開心地。即此五蘊身心。便見法身眞佛。故見七寶妙塔。湧現其前。高五百由旬。此眞實相妙法。乃法身所演。以說無所說。故於塔中出大音聲。以妙契法身。故多寶印證。宗本無住。故塔處虛空。聞無所聞。故怪未曾有。以此佛性常住不滅。故塔中有如來全身。以體即無生。故凡有說此經處。即皆現證。以淨智妙圓。故白毫光照十方。以此智性人人本具。各各不無。故分身諸佛一一蒙光照燭。以心心寂滅。故徹照

十方世界盡是寂滅道場以法法皆眞故三變八百萬億多國通爲一佛淨土到此則根境雙亡善惡齊泯故三途頓空天人不見恒沙性德本自圓成依正互融自他無礙故十方分身諸佛齊集其中然雖如是猶在半途以生滅之見未忘取捨之心未泯此所以願見多寶而未及見也此正古德所謂直饒做到如寒潭皎月靜夜鍾聲隨扣擊以無虧逐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何以故由生死幽關未能迸裂是須以無依智隨順覺性而開發之此所以釋迦住虛空中以右手指開七寶塔戶也直使無始無明一念頓破囫地一聲虛空粉碎故如却關鑰開大城門如此則本有法身一念頓現故多寶如來全身不散如入禪定以感應道交故爲聽是經而來至此以生滅情亡眞應不二故釋迦多寶共同一座惟此因緣人人本具各各不無故大衆願見多寶第以生本無生非情識可到故佛座高遠以住本無住故接大衆皆在虛空此乃衆生之性德故直示如此令其共知共見現證不疑斯則諸佛之本懷已露利生之能事已畢然雖如是廼空華佛事水月道場豈實法耶故即便唱言如來不久當入涅槃欲令此法常住終古同遵意在得人期慧命無窮永永無盡故曰佛欲以此妙法付囑有在由是觀之則現寶塔一品正乃直示一切衆生日用現前佛之知見也

然此甚深妙法乃諸佛自證境界無上第一秘密之藏所謂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者此也故偈文廣讚此經最爲第一若有持者即得佛道方是眞佛弟子且曰能解其義者則爲人天眼目況實證乎斯則由信發解因開示而了悟此心故此已下從提婆達多至如來壽量五品經文皆發悟自心之象也然其此法已蒙開示人人本具各各不無奈何迷之已久煩惱根深我法纏眠頓難悟入是必借因緣而悟苦求而得是則提婆達多品乃顯悟無易難亦無愚智至若如來大智尙從多劫勤苦中來此悟之難也若龍女八歲當下頓證又何易易意顯有求者徒勞多劫亡心者悟在刹那只於生死海中一念轉變之力耳唯在法愛情忘分別念息自然了

悟。便登不退。故龍女獻珠之頃。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也。若夫憎愛之念未忘。取捨之心未泯。斯皆法執未盡。我見未消。是故不能悟淨圓覺。此其鶖子智慧。難免懷疑。故說持品。以顯上乘不堪受持此法。難於涉俗利生。意須上根利智。廣大悲心。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妙契無生。不言而喩者。方堪涉俗。故如來默視八十萬億那由他菩薩。此正激發小機。昭廓大見耳。而此菩薩。頓契佛心。便師子吼而願往返十方世界。如法修行。種種苦行。皆當能忍。且曰佛自知我心。所謂師資雅合。水乳相投。是則已得其人矣。雖有堪荷之人。若求而不得其方。亦不能悟。以煩惱根深。最難調伏。故說四安樂行。以示悟之之方。意令悟此法者。先以三業淸淨。性戒爲尊。必須心契佛心。以大悲爲首。故要入如來室。行合佛行。以忍辱爲先。故要著如來衣。然佛智如空。無所依。是必住依佛住。安住法空。故欲坐如來座。方能頓悟此法。故涉俗無難。煩惱方能易破。故如戰勝有功。而得髻珠之賞也。是須自信自心。自參自悟。方堪紹佛家風。故

從地湧出品。乃顯自心開發之象也。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所以他方來者。雖是菩薩。猶尙不堪。故云不須汝等護持此經。我自有六萬恒河沙衆。是時大千國土。應聲震裂。而無數菩薩。同時湧出。惟此恒沙性德。本自圓成。只在人人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應用不缺。故有六萬恒河沙衆。身有無量光明。以根塵同源。縛脫無二。故先盡在此世界之下。以中間無實。故若交蘆。故云虛空中住。以現前煩惱。皆從法性所流。故云先所敎化。以事事皆眞。頭頭盡妙。故云大衆皆是唱導之首。以一行偏融一切行。一法徧含一切法。故一一皆有多多眷屬。凡有所作。皆回向法身。故各詣虛空。奉覲多寶釋迦二佛。頭面禮足。以此妙契佛心。故問訊世尊。種種安慰。而世尊印許。如此方能得聞是經。入於佛慧也。斯乃法身邊事。非心識可到。故彌勒與八千恒沙大士。皆起疑心。而如來至此。方大開秘密。直示本元常住心地。故云如來今欲顯發宣說諸佛智慧。諸佛自在神通之力。諸佛師子奮迅之力。故說壽量一品。

以示法身壽量堝盡不壞。以顯妙明常住眞心不動周圓徧十方界。隨緣普應。妙化無方。修短隨緣。隱顯無礙。以明如來智慧甚深無量。以種種方便示現利生。以明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之意也。且云我處靈山常在不滅。大火所燒此土安隱。以顯實相眞境。此非佛之知見。又何能知此見此哉。此佛之眞知見力自覺聖智境界。所以大地三乘以思量心不能測度也宜矣。是則提婆達多持品。安樂行。從地湧出。如來壽量五品。經文皆令衆生悟佛知見也。明矣。若夫分別功德。以極顯妙悟自心無爲功德之勝益也。然持經功德勝利寶施福者。此激勵小乘起慕大之心也。多劫修行五波羅蜜。不如聞如來壽量之功德者。此策進權教菩薩。令其捨權證實也。其有一念隨喜功德福報難思者。正顯此法以信得入也。其有一念毁謗之罪。窮劫不盡者。所謂不信之罪。衆罪之上。此勸發闡提外道。令發大乘正信也。若有修行之功。其福又不可量者。意在專令凡夫一生取辦。不生佛道長遠之怖也。若能精持流通此經之法師。則得六根淸淨

之功德者。此廼揭示現證之一班。以明精持利益。又過於一念隨喜者也。若常不輕。可謂了悟平等眞如深造而自得者。故以佛性種子普覩四衆而授記也。到此揀擇情忘。是非執謝。可謂妙悟之極。如此方能堪荷大事。故說神力品以顯悟心功德難思之象也。故地湧之衆至此方誓持經。如來極盡神力而大發揚之。以顯悟心功德廣大不可思議也。吾人苟能到此徹悟唯心境界。則無一事而非佛法。故如來於大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天也。無一色而非佛身。故遍身毛孔放無數色光遍照十方諸佛之身也。至此境界則依正互融。自他不二矣。所謂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故十方諸佛亦復如是放無量光也。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故諸佛亦現神力滿百千歲也。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咳唾撣臂皆冥眞際。故謦欬彈指之聲偏至十方世界也。到此則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有情無情齊成佛道。故彼十方八部天人皆遙見佛說此妙法華經也。苟能了悟自心。則轉煩惱之具皆作成佛之眞因。故所賦嚴身之具皆

成寶帳徧覆此間諸佛之上也。心境廓徹。限量消忘。故十方國土通達無礙。如一佛土也。然吾佛極廣大之神力。盡衆生之界。門若欲以此顯示妙悟之功德。經無量劫。猶不能盡者。以顯自覺聖智殊非心識之境界也。以如來一切所有之法。一切自在神力。一切秘要之藏。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此所以極言一切有爲莊嚴功德。總不若受持此經之勝也。然所以廣讚持經功德之勝如此者。言雖顯法勝妙。其實發起二乘樂大之心也。直欲人人極證心源方堪荷負大法耳。故云是人於佛道決定無有疑。故此以後。即說囑累品。以終如來出世說法之本意焉。然世尊從法座起。即以右手摩從地湧出無量諸菩薩頂。安慰而囑之曰。我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應當一心流布此法。廣令增益。如是三摩諸菩薩頂。囑當受持廣宣此法。令一切衆生普得聞知者。以一切衆生各各本具佛之智慧。如來智慧。自然智慧。一向迷而不知。今如來於此經中盡與開示。無

所秘吝。所謂如來是一切衆生之大施主也。且云未來世中若有一人能信如來智慧者即當演說此經使得聞知。故爲令其人即得佛慧故也。苟能如此方便度生。可謂報佛深恩矣。由如來叮嚀之意也故菩薩奉持之心也切。故菩薩各各歡喜。益加恭敬。乃至三反俱發聲言。如世尊勅當具奉行。願不有慮也。是則如來出世。本爲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令其悟入。而已今重重開示已至忘言。而聞者解悟之心。亦已洞徹。此則衆生悟解之心已極。在如來之能事已周。若夫起行造修。是在各人自肎耳。故令十方諸佛各還本土。各隨所安也。尚有行證未圓。故留多寶佛塔還可如故也。此其二十二品通擬開示悟門。以成信解之資。故後六品通是以行成德。是所謂先依圓理以發圓行。後依圓行以證圓理。解行相資。方克究竟之果。以顯入佛知見之極致也。

藥王菩薩本事已下。至普賢勸發六品。經文皆明以行成德。以顯入佛知見之象也。然發行之初。必以藥王發揮者。以觀智之藥。治煩惱之病。智起惑亡。應念

化成無上知覺得大自在故稱藥王衆生所以不自在者以有我法二執爲礙故也二執有二一分別二俱生今旣悟妙心以卽心止觀之力淨破分別我法二障卽登初地故藥王然身破我執之象也喜見然臂破法執之象也欲破二障非淨智不能故所師之佛名日月淨明德了悟本有法身證平等眞如故得現一切色身三昧此從初地以至七地之象也以此眞如內熏故服諸香油以顯捨藏識故光照八十萬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歎如此方名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也然前七轉識旣消則根塵俱泯故其身火然千百二歲此則入正法位不離佛家故復生於日月淨明德佛國中以常光照明故云彼佛今故現在此入八地之象也然而至此雖破俱生我執尙有俱生法執未忘而法身之見未泯故自言世尊猶故在世以法身不許彼此迭相見故雲門云直饒透過得到法身邊若法執未忘已見猶存亦是光不透脫此亦須泯故本佛於夜後分入於涅槃而喜見菩薩卽捨兩臂此分破俱生法執之象也所謂分別二障極喜無法執俱生地地除以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故兩臂還復如故此皆貪法華實相三昧之力故廣讚此經功德眞實妙利凡有修者無不獲益故如寒得火如裸得衣如病得醫也

若此法華三昧止觀之力深進不已從八地出當九地十地居法師位說法利生妙應無方所謂淸淨妙法身湛然應一切故說妙音菩薩品以示現一切色身三昧之實證此示妙行出眞入俗之象也問曰說此品時釋迦牟尼佛放大人相肉髻光明及放眉間白毫相光偏照東方百八萬億那由陀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過是數已有世界名淨光莊嚴其國有佛號淨華宿王智者何耶　答曰此舉果以驗一乘眞因之象也按楞伽說如來最上一乘禪已乃云若聲聞緣覺能除一切過習覺法無我是時乃離三昧所醉於無漏界而得覺悟旣覺悟已復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滿足衆具當得如來不思議自在法身此法身卽意生身也又云有三種意生身一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初地乃至八地盡眞如際已捨藏識斷俱生

我執安住心海起識浪不生自心寂靜住三昧樂知自心現境界無性是則前喜見者乃住三昧樂意生身之象也而彼現一切色身三昧者乃了唯心境界之象證三昧樂之意生身也此但能受三昧中樂故不能現一切身二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謂從八地觀察覺了如幻等法悉無所有身心得如幻三昧及餘三昧門無量相力自在明如妙華莊嚴迅疾如意猶如幻夢水月鏡像非造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種種支分具足莊嚴隨入一切佛刹大衆通達自性法故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三謂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所謂覺一切佛法緣自得樂相是名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由是觀之而妙音菩薩品乃示第二覺法自性性意生身之象也然眉間白毫者表中道妙智乃因心之象也頂上肉髻乃無見頂相無上果覺之象也以八地菩薩證一心眞如進至九地發眞如用得如幻三昧現身說法居法師位故名妙音以眞因心契會果覺故肉髻白毫二光齊放以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故光徧照東方百八萬億那由陀恒河沙等諸佛世界以法報齊證故名淨光莊嚴以清淨眞因妙契果體故其國有佛號淨華宿王智因果冥會則能以一音演無量法得十無盡句故此國菩薩名妙音也此位得如幻三昧及餘三昧門故得妙幢相三昧等百千萬億恒河沙等諸大三昧也以果地覺爲本因心故釋迦牟尼佛光照其身也以此位菩薩能憶念本願隨入一切佛刹大衆化通自性德故願往娑婆見釋迦佛及諸菩薩也以此地菩薩能現無量自在神通如妙華莊嚴迅疾如意故不起于座身不動搖以三昧力先於座前化作八萬四千衆寶蓮華也此菩薩非身現身猶如幻夢水月鏡像非造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種種支分足具足莊嚴故目如廣大靑蓮華葉正使和合百千萬月其面貌端正復過於此身眞金色無量功德莊嚴威德熾盛光明照耀諸相具足如那羅延堅固之身也以此地菩薩十方諸佛所有法雲法雨悉能含受故所師之佛名雲雷音王以根根塵塵周遍法界具足法樂普於塵勞隨根示現故萬二千歲以十萬技樂幷奉八萬

四千七寶鉢而能承事十方諸佛淨佛國土故親近供養多佛也不動本際而作度生事業故現種種身處處爲諸衆生說此經典此正當九地十地以極等覺之象也以此示衆生日用現證之象故與俱來者八萬四千人皆得現一切色身三昧而此娑婆世界無量菩薩亦得是三昧及陀羅尼也以用不離體故還歸本土圍繞自佛也然此神通妙用只在四大根塵之間身心轉變之力故四萬二千天子皆得無生法忍此正覺法自性性意生身之象也以出入三昧故有往來之相若夫觀音普門示現齊觀並照則無彼此去來之跡是則觀音妙應乃示種類俱生無作行意生身之象也然此意生身乃從等覺入於妙覺果海已得諸佛自覺聖智善樂深入妙莊嚴海逆流而出現十界身無思而應所謂妙相莊嚴理種類身一時俱現猶如意生身土自他無障無礙故云種類俱生無作行意生身此乃入妙覺後大圓鏡智平等顯現故名普門示現神通之力也由觀音大士以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力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

然大將已下三進故三行文一本無

然超越世出世間即得上與十方諸佛同一慈力下與六道衆生共一悲仰故能以一身普應一切故能三十二應四不思議十四無畏十九說法八難二求無不感應此妙行圓滿法華三昧之成功妙極於此矣冥心聖旨可謂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喩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信乎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惟深造自得者諦信不疑耳由是觀之至此妙行既圓因契佛心故感三種加持防非離過使行人外魔無擾內習無餘方能得二轉依克全妙果故說後三品以終其會也三種加持者謂神力加持法力加持現身面言說加持如次三品當三種加持則陀羅尼品迺神力加持之象也楞伽唯二種加持謂現身面言說及手灌頂神力以此經由開示悟入故須法力耳梵語陀羅尼此云總持謂總一切法持無量義乃一心之異稱而云神呪者乃一切諸佛秘密實相心印即如世之大將兵符耳然大將而能風行八表坐靜妖氛掃除蕩淨而能致太平氣象者兵符之力也且知淮陰之智勇非握高帝之符又何以破秦楚而成

定漢大業之功哉是故上根利智修行之士能一超
直入奈何無始習氣微細幽潛雖以止觀之力而消
磨之葢有深固幽遠殊非智力可到者苟非仰仗諸
佛如來秘密心印呪輪而攻擊之倘內習一發則外
魔易侵如此又何能出生死證眞常而入寂光淨土
哉是故修行者無有一人不仗秘密神呪收功故也
葢行有顯密前正觀之力所謂顯行此陀羅尼乃密
行耳首楞嚴云若修行人習氣未除應當一心誦我
悉怛哆鉢怛囉秘密神呪此所以法華三昧妙行功
圓世尊憂愍末法復說此陀羅尼品以深防邪誤是
所謂以神力加持也首楞嚴云十方如來因此呪心
得成無上正徧知覺十方如來執此呪心降伏諸魔
制諸外道十方如來乘此呪心坐寶蓮華應微塵國
十方如來含此呪心於微塵國轉大法輪十方如來
持此呪心能於十方摩頂授記十方如來依此呪心
能於十方拔濟群苦十方如來隨此呪心能於十方
事善知識四威儀中供養如意恒沙如來會中爲法
王子十方如來行此呪心能於十方攝受親因令諸
小乘於秘密藏不生驚怖十方如來誦此呪心成無
上覺坐菩提樹入大涅槃十方如來傳此呪心於佛
滅後付佛法事究竟住持嚴淨戒律悉得清淨又云
汝等衆生未盡輪迴發心至誠取阿羅漢不持此呪
而坐道場令其身心遠諸魔事無有是處噫諸佛尚
然況此末法業垢衆生乎以此神呪廼佛佛心印故
皆云六十二億恒河沙等諸佛所說而說呪藥王爲
初者以此密印爲妙行之首故次即毗沙門說者以
天王爲護世四王乃生死界之主毗沙門乃北方之
天王也北方之卦爲坎坎者陷也以一陽陷於二陰
之中以示生死險難之象故行人於生死險難之中
而欲頓證菩提非神力加持又何以濟衆難出險道
乎次即持國天王者持國乃東方之天王東方之卦
曰震震者動也東爲群動之首易曰吉凶悔吝生乎
動也論云動必有苦是則行人於生死動亂之中而
作至靜之行苟非神力加持又何以臻寂滅之境哉
至若南方之卦爲離離者麗也虛明之象西方之卦
爲兌兌者說也若夫虛明悅豫之境則無庸加持故

彼二天王不須說耳而此繼之以羅刹女者羅刹乃幽昧之鬼且飛行而食人肉者女則陰邪之至此示無明羅刹業習戕害法身今以止觀研窮化無明而作妙明心光故羅刹女亦以身自擁護受持讀誦修行是經者頓令無明三毒淨盡無餘所謂令得消衆毒藥也以妙契法身潛通法界故香供爲尊一切煩惱應念化成無上知覺故種種諸燈供養而爲第一此則六根清淨八識圓明故六萬八千人皆得無生法忍此皆神力加持之益也神力加持外魔既消苟非法力內熏又何能淨除內障證二轉依哉故說妙莊嚴王本事品以示法力加持之象也楞伽經云若不以神力建立者則墮外道惡見妄想及諸聲聞衆魔希望不得無上菩提是故初地至七地有相觀多若不加者則墮外道惡見其八地已上無相觀多若不加者則墮聲聞二乘之地九地十地等覺不加不能入妙由是觀之則前神呪加持迺從初地至七地之象也故但言遠諸魔事今此品者迺九地已上入妙之象故言二子轉父邪心而同出家乃本覺出纏之象也何以明之妙莊嚴王者乃如來藏在纏之象也今顯發本眞故曰本事以如來藏本是妙嚴果體故今迷之而爲阿賴耶識名八識心王由此而有前六七轉識造種種業受種種苦若轉六識而爲妙觀察智則藏識無染汚可受故名淨藏若轉七識而爲平等性智則分別之見卽消見分亦泯卽得法眼淸明故名淨眼此轉染令淨之象也轉此二識全仗止觀之力故淨德夫人者止觀之象也以夫人坤德也柔順之至多內助之力又始覺之象也以止觀內資隨順覺性淨治無明名曰淨德故所生二子能轉父王之邪心耳蓋以此止觀之力乃法身菩薩得無分別心與諸佛智用相應唯依法力自然修行熏習眞如滅無明故故所師之佛名雲雷音宿王華智其國名淨光莊嚴也以無依智淨自心體故二子涌身虛空現諸神變轉父邪心也以六七因中轉故二子先請出家而藏識中種子習氣蒙止觀熏習之力皆轉染令淨故王後宮八萬四千眷屬皆堪任持妙法華經也然如來藏所以不出生死苦趣者皆由六識所

造業力牽纏故也。今六識既轉則八識之生死因絕。以本來無染。故淨藏菩薩已於無量百千萬億劫通達離諸惡三昧也。所謂無作無造無受者。以本無性故。以始覺有功本覺乃顯。故其王得諸佛集三昧。能知諸佛祕密之藏。以六七既轉而五八一時俱轉。則四大根塵無不轉者。故與王及群臣。幷四萬二千人。一時共詣佛所也。由轉染令淨。解脫纏縛。故解頸瓔珞以散佛上也。以妙契法身常樂我淨涅槃妙德。故於虛空中化成四種寶臺。臺中有大寶牀。敷百千萬天衣。其上有佛結跏趺坐也。蓋虛空恒一。眞常德也。天衣適體。眞樂德也。有佛趺坐。眞我德也。放大光明。眞淨德也。四德之象居然可見。至此止觀功圓。同時出纏。故王與夫人二子眷屬。一齊出家。此蓋借法力熏習眞如。乃緣因佛性耳。故云二子以神通變化轉我邪心。令得安住於佛法中。得見如來。此二子是我善知識。爲欲發起宿世善根。饒益我故。來生我家。此其善知識。是大因緣。所以化導令得見佛。此皆顯示資緣因熏習之力也。圓覺經云。譬如銷金。礦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一成眞金體。不復重爲礦。故云我從今日不復自隨心行。不生邪見憍慢瞋恚諸惡之心也。一切塵勞應念淸淨。故爾時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然非法力內熏。又何以臻此哉。故此品爲法力加持之象也。明矣。今行人既仗神力加持。令外魔無撓。資法力加持。令內障不生。內外淸淨。身心解脫。妙行功圓。則所證眞如與法界等。是皆借果德以爲因心之力也。因心既圓。果德亦滿。故說普賢勸發品以終其會焉

普賢勸發品。乃現身面言說加持。以顯入佛知見之象也。以稱法界心修普賢行。初發心時即仗此爲眞因。故終得妙契常果。然普賢有二。一謂道前普賢。乃等覺位。謂行彌法界曰普。隣極亞聖曰賢。此因位也。二道後普賢。謂稱眞法界曰普。彌綸萬化曰賢。此入妙覺果海。不住涅槃。逆流而出。雖居果位不捨因門。廼今之普賢也。以初發心時即悟此體。依此起行。行起解絕。故曰勸發。然此普賢以法界爲身。遍在一切衆生動亂妄想塵勞之中。與一切人天神鬼諸魔眷

屬而爲勞侶故從東方而來與無量大衆各現神通
之力到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也以法身眞際
乃離心識處故云在寶威德上王佛國此離言之道
今以法力熏習而由言說通達故曰遙聞此娑婆世
界說法華經與諸大衆而來聽受所謂雖復不依言
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故云唯願世尊當爲說之也
然而普賢如此請問世尊更無一言加答者正顯離
言之道不容聲矣此正忘言絶證之象也故普賢卽
問於如來滅後云何能得是經向來一往諸大菩薩
但問讀誦受持而已然未聞有言得之者今普賢卽
云得是經者足知由前解行於此證入所謂此品顯
入佛之知見明矣然世尊所答得處不多亦不在多
劫修行唯在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當得是經如此
而已四法者一諸佛護念二植衆德本三入正定聚
四發救一切衆生之心如是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
必得是經且旣曰當得而又曰必得是眞實決定不
易之辭也然此四法者果何意哉而成就之速如此
耶起信論云發趣道相者謂一切諸佛所證之
道一切菩薩發心趣向義故略云發心有三種一者
信心成就發心二者解行發心三者證發心由前云
汝等若能信受是語一切皆當得成佛道又云汝舍
利弗尙於此經以信得入然而此經諸佛知見甚深
秘藏非心所測唯許以信得入由是觀之此四法者
乃信心成就發心者也華嚴云知一切法卽心自性
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卽得菩提此信心成就之謂也
論曰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心略說有三種一者直
心正念眞如法故此所謂爲諸佛護念也二者深心
樂集一切諸善行故此所謂植衆德本也三者大悲
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此所謂發救一切衆生之心
也又云如是信心成就得發心者入正定聚畢竟不
退名住如來種中正因相應此所謂入正定聚也旣
許以信得入是則以文殊大智止觀之力照自心源
諦信唯心無外境界以此研窮是謂妙行以此妙行
契乎妙智智行妙圓所謂正因相應其必得是經也
宜矣是則前開解行不出信心信極道圓入乎妙覺
正所謂啓明東廟智滿不異於初心此妙符華嚴始

終無二故此普賢所勸發者唯此信心故言得經之道而如來示之以此四法而已又云是菩薩功德成滿於色究竟處示現一切世間最高大身謂以一念相應慧無明頓盡名一切種智自然而有不思議業能現十方利益衆生故如來滅後有能持是經者我當守護與大菩薩衆而自現身供養安慰其心其人若有忘失一句一偈我當教之還令通利也論云如菩薩地盡滿足方便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故云得見我身又云菩薩從初發意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名爲報身此所謂以一切衆生所喜見身現其人前而爲說法斯正現身面言說加持也又云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矣故云以見我故卽得三昧及陀羅尼名爲旋陀羅尼百千萬億旋陀羅尼法音方便陀羅尼此究竟之實證也梵語陀羅尼此云總持謂總一切法持無量義乃一心眞如之異稱也論云心眞如者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眞如此所謂旋陀羅尼也又云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此所謂百千萬億旋陀羅尼也又云言眞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眞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皆同眞故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眞如此所謂法音方便陀羅尼也旋者楞嚴觀音耳根圓通云旋倒聞機返聞自性旋漩也水之急流最深而有洄旋謂之漩澓以當急流而力能迴流漩澓淵源也謂念念生滅急流中而能念念隨順眞如不隨妄念流轉故如水之漩澓也論云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爲得入然無念者正念也故終誡以應當一心受持讀誦正憶念如說修行正憶念者萬行之本信心之至也故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說修行當知是人行普賢行也以一乘實相佛之知見備殫乎此法身慧命不外乎是故普賢願以神

通力守護是經於如來滅後閻浮提內廣令流布使不斷絕而如來卽許之曰若有持受讀誦正憶念修習書寫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則見釋迦牟尼佛如從佛口聞此經典以極種種讚歎迺至不久當得菩提其効之速既如此若有不信輕毀之者其所得惡報之重又如彼是終許其以信得入也所謂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惟此甚深秘藏無上法門唯許以信得入正謂發心畢竟二無別如是二心先心難故此經以文殊爲唱導之首普賢爲勸發之終此如來說法始終一貫之極致也

法華經擊節終

萬曆乙未春予以弘法罹難被逮園中達觀禪師在匡盧聞報驚歎乃願誦妙法蓮華經百部以求諸佛神力攝受之也頃予蒙恩宥遣之雷陽是歲冬道經白下達師遲予於江上相晤于旅泊菴中夜談及此且曰願以我之心用公之舌可乎予笑而唯唯及丙申春抵戍所正値饉劫居不遑處且卽從事楞伽而又奔走行間未暇了此公案然在白毫光中不離無量義處三昧也戊戌夏日菩提樹下弟子來從遊者十餘輩相與結夏於穹廬同誦此經幾二百部予時爲舉揚此事以開示之休夏自恣日弟子性澄請益其綱宗予因提挈吾佛言外之旨以示之且將以報達師知予所轉妙法華經如是而已老盧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然不涉唇吻一句正不在紙墨文字間也時會聽者各各歡喜信受奉行梓之以廣法施普願見聞隨喜者同得現一切色身三昧云

萬曆戊戌除日憨山道人德淸書於楞伽室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三：楞嚴通議補遺

明南嶽沙門憨山釋德清述

首楞嚴一經統收一代時教迷悟修證因果徑斷生死根本發業潤生二種無明結生相續頓破八識三分故設三種妙觀攝歸首楞嚴大定是為最上一乘圓頓法門直顯一眞法界如來藏性稱為妙圓眞心據此大定列為三觀者以如來藏有三種義謂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由此藏性迷為阿賴耶識變起見相二分藏性在識名自證分由本性不染名白淨識為證自證分按論眞如生滅二門此證自證分即是眞如其自證分即迷中本覺見分即前七轉識相分即虛空四大在外為世界山河大地及五塵境在內為根身為有執受五蘊之色受二蘊見即七識意根及六意識及前五識與同時分別意識今修楞嚴大定端在直破八識但此識體久迷由相見二分結為五蘊根身及外世界五塵為分別俱生麤細我法二執以執五蘊根身為我執貪外五塵為我所受用及計有所作為法執由此二執纏綿生死故今願出生死先破二執為最初方便也故阿難特請妙奢摩他三摩禪那為成佛之要佛特許以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此乃歷別而請佛據一心圓融大定而說也是知此經始終不出三觀究竟不離一心耳其經文雖未明言指歸其於破顯之文皎然明白第流通者未之究耳三觀者經妙奢摩他即當空觀三摩即假觀禪那即中道觀也皆云妙者意顯圓融三觀妙契一心舉一即三言三即一離即離非迥出思議之表也今議此經通以體相用標顯者意在先悟後修故首標觀體欲令先悟藏性三諦理體依之建立觀相所謂先悟毗盧法界也次示觀相者意謂無相眞心今全迷為識結成五蘊根身器界有相之法要在即相而修故修道文中單指五蘊六根次即三科七大一一皆是悟入之門也證果分中以觀用標者正顯所修三觀有能斷能證之力用也故愚所謂始終不出三觀者此也

問曰三觀以體相用分之者何也　答曰名雖三觀爲約如來藏三諦之理須以三觀證之其實總是一心故佛以首楞嚴大定許之意謂三觀不離一心也按起信論云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總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故不名心而名法然有法必有義以體相用三爲一心之義所謂三大是也以此眞心其體廣大故言體大以此本來無相今現十法界依正因果事相皆是有相之法故相亦大以迷此心而成六凡悟此心而成四聖皆一心轉變之妙用也故用亦大謂令先悟此心之體佛謂開示此體以便造修故首明觀體也既悟此體了知根身器界一切妄相皆依一心建立今將所悟之體一一照破妄相本是妙明眞心故修但依妄相而修故云觀相正當修道之要也其五十五位皆依觀心建立要顯此三觀有能斷惑證眞之大用故爲三觀之用也以論勘經明文昭著妙契佛心故予判列無疑以見如來說法之本意且與行人易入也

問曰三觀體中[illegible]經三卷半文且空觀一科即該三卷經文至若三[illegible]七大本如來藏似顯空理其初以徵心辨見發揮以至二種妄見種種徵辨者主何意耶　答曰此經純收五教即此一空觀體備該五教空理徹一代之談文簡義幽殊難領會故予通議備列破顯題綱使知節要至於破妄顯眞經文止有卷半其義已收四十年前所說教義非淺淺也以吾佛出世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單爲破衆生我法二執耳二執若破即證涅槃涅槃者即如來藏寂滅一心也以衆生迷此如來藏心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成阿賴耶識此識具有四分謂一證自證分即一心眞如二自證分即迷中本覺當論中覺不覺義三見分即前七轉識四相分即外器界經中地水火風虛空乃外五大爲世界內之根身即五蘊衆生以衆生既迷此眞心但認五蘊幻妄身爲已身心妄執爲我名分別我執外世界五塵爲我所受用名分別法執此分別二執皆六識所計以七識乃六識之根依內

外門轉。其實二識通計也。又有俱生我法二執。此單屬七識計八識見分為自內名我執。修行妄有證得為法執。此二微細名俱生二執。若二種二執破盡。乃可證入一心之源。是名為佛。阿難既迷眞心。正為二障所纏。必須破盡。乃是眞菩提路。故此三觀乃破麤細二執之具也。其經文徵心辨見。乃通破麤細二種我執。二種妄見及後破和合。乃通破麤細二種法執。以此楞嚴大定。乃圓斷五住煩惱。齊了二種生死。不比諸經有先後也。以統收五教頓證一心。故不證先後耳

問曰。諸教別說先斷分別二執。次斷俱生二執。此言總斷者何耶　答曰。七識乃我法二執之根。依內外門轉。若依外門與六識作根。則有分別二執。若依內門。則執八識見分為我。此乃俱生我執。此執至七地中乃斷。八地以上猶有俱生法執者。以七識具染淨二分義。故七地斷者乃染分末那。向執八識見分為我者。今此染分一斷。則捨藏識名。而此八識即轉識。眞如名白淨識。尚有淨分末那執此眞如謂我所證得。是為微細法執。即後經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猶屬生滅。以執眞如有所證得。能所未忘。觀智未泯。尚為微細法執。此執若斷。方入妙覺。證一心源。此義全合起信。勘定甚明。故云頓斷頓證

問曰。此經破執之文。向所未明。從來傳者但云徵心辨見而已。至於二種見妄。亦不知為何而說也。今通議雖明列破顯之科。正當破執之義。先後次第猶所未明。請細言之　答曰。所言精麤二執。義關眞妄二途。總不出八識五蘊耳。一代時教所破者。唯此而已。以迷一心成阿賴耶識。此識具有四分。其前三分即五蘊身心世界。其證自證分。即所證眞如。今麤細二執唯破四分。唯識攝歸一心為極耳。故勘定經文按此而破。先破五蘊。屬分別我執。其破識蘊。而俱生我執即兼帶其中。其二種見妄。乃破分別法執。此凡夫二乘之所共執者。故破二妄之後。即顯本覺眞心。以此故知俱生我執已帶破在前矣。至次章云汝雖先悟本覺明心。汝猶

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非不和合等此正破俱生法執即此經後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猶屬生滅故此執二破則頓歸藏性矣故下文發明一一皆如來藏者意顯前破所顯者乃但空耳下會三科七大之文乃顯妙有實相眞空義耳此實破妄之關鍵也細心深思乃見其妙

問曰破執經文科雖分截但通途次第尚未了然請詳言之　答曰分別二執即一切衆生所執五蘊身心世界此屬八識相見二分是也其俱生我執乃八識自證分向被七識內執爲我我者經中見精即自證體乃迷中本覺佛性故經中二妄既破即顯此本覺眞心此屬緣因佛性從斷所顯者未是離障眞如也以淨分末那猶執此覺爲我所證得此正微細法執所謂法執不忘已見猶存華嚴八地菩薩迷於眞如理中必待三加七勸方能捨者以異熟未空顯最難斷也即從八地進入等覺勘此經文二妄之後佛言汝雖先悟本覺明心汝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意在破和合覺謂始覺合乎本覺名究竟覺猶屬和合對待故此和合一破即顯如來藏性頓證一心之源矣是知八地以上乃破俱生法執耳論說佛有淨分末那義在此也其破分別二執之文從初請定直至破見精後通破五蘊身心而俱生我執亦在所破二妄之文單破分別法執其旨甚明

問曰初破五蘊而如來乃首約徵心而科云乃破色受二蘊意猶未明請直示之　答曰八識相見二分相乃四大見乃轉識以最初見分搏取四大少分爲我根身論中所指乃受執處遂成五蘊之衆生故經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者此也以色受二蘊正是執受所依之處名雖徵心意顯此根身本空非可依處欲修大定先須內脫身心故先破色受二蘊色身既破則無所執受則妄心無依故後進破六識爲想蘊耳

問曰徵心之後阿難重請奢摩他路如來放光復詰其心科爲破六識想蘊者何也　答曰初徵心爲破色受二蘊正破小乘身見意顯欲修大定必

須內脫根身也。以凡夫但認妄想爲心。外道依此妄計。小乘但斷六識。上二界天人但滅六識。故佛最初即云。一切衆生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爲眞實。雖云修行不成聖果。故修大定必首破之。以此妄想一向執此根身爲所依處。舉此執心在此身內。被佛徵詰。故有七處展轉之執。今皆被破。已顯四大本空。則色受二蘊已空矣。唯此妄想乃生死之本。故次破之。意顯此想非空觀不破。故阿難重請開示奢摩他路也。未破之先。佛放光明者。意以此光爲定體也。了此光明則妄想頓破。不待言矣。良由衆生昧此光明。但用妄想種種顚倒。故先標二種顚倒以爲所破之本。意謂顚倒不生。即是如來眞三摩地。故下所破者二顚倒耳。仍詰其心者正顚倒之心耳。以顚倒心起顚倒見。故舉拳雙驗心目所在。阿難但執能推妄想爲心。故佛咄斥其非心。結云皆由執此生死妄想等。此正破六識當想蘊也。下文隨破顚倒之見。故阿難重請發明妙心。開我道眼。意在破妄見耳

問曰。破見之文不知歸著。請詳示之　答曰。見乃八識見分。爲前七轉識。七識爲七識意根。故七隨內外門轉。外轉在六識爲分別見。內轉執八識爲我爲推度見。但有麤細不同耳。先破凡夫常見。二乘無常見。外道斷見。皆破分別見也。屬第一顚倒猶係六識。故此後文乃屬七識行蘊。破推度見屬第二顚倒。然分別見乃分別我執。推度見即俱生我執。直至破識精俱生我執方盡破耳。彼二種見妄乃破分別法執。二妄之後。破和合章乃破俱生法執也。以證眞如但能所未泯。有所證得爲微細法執。科名拂迹入玄者。意在泯觀心絕對待耳。然此二執一破則頓歸一心。故下文三科七大一一皆本如來藏也

問曰。破見之文科連六七二識。似乎繚繞。學者難分。幸指示之　答曰。八識三分。各識皆具。以見分爲前七轉識。故論云。能現能見能取境界。是以六七二識皆有見也。前凡夫二乘外道之見在六識者。正能取境界者也。謂分別見。論爲疏所緣緣。其

七識約八還以辨者。正指能見謂推度見。的指對相分而言者也。其破見量乃約能現。蓋能現相分而起見者。故猶屬七識。此量一破。方泯二分而歸見精耳。佛意甚深微細。非微密觀照。不了此以在破妄門頭。故應委曲搜揚耳。殊非繚繞之說也

問曰。破見文中先約八還以辨。科云揀緣。後顯見精亦科云揀緣。經義不同而科同者何耶　答曰其科揀緣雖同而義亦攸別。前揀緣者乃見分離於緣塵之中一向能所不分。故揀七緣乃所緣塵境。其分別緣故特分能所。各有所還而見性不無。意指諸可還者皆非是。見其不還者乃見性耳。此但且分能所。尚未的指見性為見精也。其次顯見精而揀緣者。乃單揀相分。乃八識所現之緣影。不言見分。意謂種種物像皆八識體中所現。如鏡中景。景鏡不分。故揀去親相分之緣。而見分自泯。識體猶存。故為見之精者。即識精圓明者也。此在通泯相見二分。獨指識體為見精耳。此意幽深非麤心可領。須細觀之

問曰。其見量似屬八識現量。故此一破即云身心圓明不動道揚。於一毛端則能含受十方國土。已至極則。何以又有後文約八識破我等耶　答曰。見量雖似八識現量。以能現見相二分者。識論說為親所緣緣。若見相未泯。對待未忘。故應在七識耳。其顯真之文身心圓明。正約破染汙無知則不執取身心。故云圓明。一毛含受十方國土。正顯離量故無障礙。此乃分見真理。其實未是極則也。議疏甚明。宜細詳之

問曰。佛指見精為第二月。且云雖非妙淨明心如第二月。何以見精方顯八識未破而經即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於一毛端即能含受十方國土。斯則顯理已徹。何以八識未破而能如此耶　答曰。此非淺智可知也。只如初地菩薩纔破分別二執。而藏識全在。即能見百佛世界。此後地地增進。所見漸漸廣大。豈非一毛含受十方國土耶。且此識體本是真如。但為見相二分障礙。今二分既泯。識精圓明。十方國土皎然清淨。毛含十方更復何疑。

問曰。若能轉物之轉與轉識成智之轉。為同為異。

答曰。轉雖同而所以轉則大不同也。轉識成智之轉。乃八識各有所轉。次第先後。單約識說。此經轉物之轉。不說轉識。但約轉物。以物轉則見分亦泯。見分一泯。前七識一齊頓轉。原無先後次第也。以見乃八識了別之行相。前七輪識依此見而立。故見泯而七識齊轉也。所以然者。相宗以識為本。此經會相歸性。特現唯心境界。以一心眞源為本。以迷一心眞如而為阿賴耶識。故有見相二分。由相分既立。引見分取相分而為衆生。所謂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今見分既泯。則離執取。故法法本眞。一一本如來藏。不待轉而自轉矣。所謂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見分一泯。則相分自轉為一心眞如。故即同如來也。所謂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此意幽潛微密。觀照乃能知之。

問曰。已知破見之意矣。其破八識之文。初云破我。則令即物以推之。又令文殊約是非以揀之。其破自證。則約自然因緣以破之。其破識精。又約明暗色空以揀之。且皆科云以顯一眞。豈非重複耶。

答曰。非重複也。以如來說教。特為破衆生之妄執。前云種種顛倒。則衆生之妄計非一端也。其教不比禪宗一悟便了。教中必欲委曲搜揚。其妄中自有種種妄計。故須一一說破耳。其破我者。以此八識。二乘執為涅槃我。其未悟時。又計蘊即離我。外道計為神我。其未通計為生死我。故今欲破此識。故先破其我見也。此正俱生我執耳。然即物以令推其是非者。以此識體全變為根身器界之妄想。本無二法。故今即物以推其是非。要顯本為一眞。故令文殊發揚。以絕是非之見。以悟一眞之理耳。其破自證。乃以因緣自然破之者。以外道不知此識乃妄。計諸法自然而生。謂之自生無因生。又計諸法因緣和合而生。謂之共生他生。皆不知八識之自體本是妙覺明心也。故約自然因緣以破之。此計一破。則精覺自顯。其破見精。正是前所立二顛倒中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故追破諸妄至此乃破。又約明暗色空者。正顯此識精能生

諸緣緣所還者。故揀緣以破。要離緣以顯眞心。斯實破識之極則也。且節節皆科云顯眞者。皆就破彼妄計則顯其眞。乃分顯耳。非全體也。佛言阿陀那識甚微細。故非麤心可易會也。宜深觀之

問曰破見精文中又約前塵明暗色空以破。且曰說我能見。及科顯始覺文中又復揀緣。是則此與前破見分揀緣何別　答曰此文似同而義迴別。深所難明。請細陳之。前破見分對揀緣者。乃見分執取所緣之境。一向混而不分。故今將破見分必先揀去妄緣。妄緣既離則見無所執。此見不泯而自泯矣。以相與爲有。相與爲無也。二分既泯則見精獨存。故的破之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而科云的示始覺者。以此見精乃是根本無明。言眞見見此見精之時。眞見不是見精。意謂眞智照此無明之時。無明不是眞智。且此無明乃眞智所變。切近於眞而智尚離之。故云見猶離見。豈彼執取之妄見而可及乎。故云見不能及。此智起惑亡。故科云的示始覺。然破見精而猶揀緣者。乃揀見精離緣也。前云識精元明能生諸緣。故今離緣方顯見精。此緣乃八識親相分爲親所緣緣。前見分所揀之緣。乃疏所緣緣。前乃變帶此乃挾帶。了此相宗則此中理趣了然矣

問曰見精既破始覺之智已顯。五蘊八識俱破。諸妄已離。而阿難何以又於因緣自然和合之計。心猶未開。而於見見重增迷悶。以此重請向下世尊徑說二種見妄。不依所問而答。而科云以破法執。此義深潛實所難會。請詳示之　答曰此中密意。從來所未曉也。以教說五蘊有假名有實法。前來一往所破五蘊身心。但說破執蘊之執情。其所破者乃假名耳。而此五蘊實法尚存。故仍懷因緣自然和合之疑。心猶未開。至於見見非見重增迷悶者。以見精乃八識自體。爲根本無明。故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此世尊一向不輕談者。故二乘一向迷於此也。今云見見非見。謂眞見見此見精乃眞智照此無明也。此豈二乘可知也。且如明來暗去。智起惑亡。眞妄不

容兩立。經云此無明者非實有體。豈有實實無明以當其智哉。阿難意謂實有箇見精與眞見可見。今覓見精而不可得。故迷悶耳。況此極則殊非二乘境界。安得不懷疑漠漠乎。向下世尊答辭不循所疑。直說二種見妄者。以知阿難未了根本無明故。五蘊實法未消。五蘊既存則世界山河大地礙眼。此正法執未亡。已見猶存耳。若單就無明則只用世尊說此無明者非實有體一語可了。今意在破身心世界之法執。故設燈上毛輪以喩五蘊是假。蓋由眼中有眚所見。今不必責毛輪是有是無。但只知是眼眚則無見病。意喩但觀五蘊身心是假乃因無明妄見而有。若了無明本空則身心自泯。所以喩中但言知是眚者則無見咎。卽此一語的破見見之疑矣。若了身心本空則可例觀世界亦似身心同是妄業之感耳。又何有因緣自然見見之疑哉。此所以有進退合明之說也。所以二妄一破則本覺眞心頓顯。故經結云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清淨本心本覺常住。科云本覺離緣眞如出纏。豈漫然哉。佛意甚明。第觀者智暗不易了耳

問曰。後章經文從來說者都云重破和合。而此科云拂迹入玄。況經中猶擧見精言之。此前大有徑庭。請示其要　答曰。議中甚明。此正始覺有功本覺乃顯。論云始覺合乎本覺名究竟覺。今尊顯一心眞源。絕諸對待。直須觀智俱泯。能所兩忘。故至此乃破和合之覺。此正微細俱生法執名生相無明。論云此無明者唯佛能了。非他境界。故佛無問而自說也。但觀經云汝雖先悟本覺妙明。則許前已悟矣。次云汝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等義。極顯了。下云猶以世間妄想而自疑惑證菩提心。此乃的破名言習氣。故云以世間妄想而疑菩提。所謂以生滅心而辨圓覺而圓覺性亦同流轉。故須泯此知見。乃入一心相源。以眞心眞智難以措口。特借見精以例破耳。既破和合。而阿難又作不和合見。故復疑曰如我思惟此妙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非和合耶。觀此直須心境兩忘言思路絕

乃入一心之妙耳

問曰前會五蘊中首舉色蘊依妄見而有故說目因勞而妄見空華今說六入復拈前彙目與勞共爲眼入意旨何如　答曰此最極微細非前喻可比也以此中乃說最初六根之元因見分取相吸習中歸和合結成五淨色根爲浮塵所依本來無入今始有也彙目即今眼根爲相分勞即見今以此二分本無所有同是菩提瞪發勞相意顯識體依覺故迷故云菩提發勞二分依識而顯爲識之行相不離自證原無二體故云同是故約以成六根自體爲喻蓋言本無六根因最初見相和合而成淨色故雙舉之以明六根初結之始故離須會耳

問曰處者何義　答曰處者唯識說有體實相分色爲見分所處託處不拘親疎爲所緣緣以皆有對待俱有所依今言二皆無體唯一眞如故本如來藏矣

問曰起信三細謂業轉現如是次第今經三細以見爲轉相列於第三是則先現後轉豈失論意耶　答曰不失論意各有所主也論意單說心法生起謂眞境界中始因一念妄動即轉圓明眞心而爲無明由此無明乃現分別相續等相若能離念即證一心今經重在衆生生起之元故因最初一念妄動即轉無相眞心頓成有相之妄相故虛空四大自此而形是爲有所有相因有所相即轉本有智光而成妄見爲取相之妄知由是見相同一元明覺體今涵雜而不分遂成有情所謂色心和合而爲五蘊之衆生其意重在妄見執取而爲生死病根所謂數取趣也故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故祖師云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論獨轉心故眞修端在離念此經轉境故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故眞修端在不取即斷生死根本故破妄直專揀緣經重所取故先相論重能取故先見故爲門不同而修斷亦別也宜深槪之

楞嚴通議補遺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四：楞伽補遺

明　德清　補遺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者楞伽寶名具云釋迦毗楞伽此云能勝義云堅固阿跋多羅此云無上謂此楞伽乃無上寶也聞之梵師云此寶八楞視之渾圓其體光明瑩徹最極堅固不可鑽穿世間之寶無過勝者目能勝一切故云無上寶也西域南海有楞伽寶山居大海濱目山純此寶所成故山以寶名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城亦名楞伽寶城無門可入爲夜叉王所據山形下細上大因名不可往有神通者乃能入此經發起因佛于大海龍宮說法七日迴過山下顧謂衆曰過去諸佛皆于此山說自證境界我亦當說時夜叉王目神力故知佛言念故往請佛入城演說此經是則山目寶名經目處名通取爲喩乃單喩爲題也然單約喩明經者第一義如來藏心亦名寶明妙性又云寶覺明心是爲堅固法身不動智體名自覺聖智寂滅一心名大寂滅海亦云智海覺海寶明空海下經云藏識海謂衆生本具如來藏清淨法身迷之而爲藏識變成五蘊之衆生自覺聖智變爲妄想煩惱寶明空海成生死之業海夜叉乃惡鬼飛行而食人肉者故山高五百由旬居大海中而爲煩惱生死夜叉所據也佛在此山說自證境界者謂目自覺聖智而觀識藏卽如來藏生死卽涅槃煩惱卽菩提現前五蘊身心卽是如來常住法身頓證一心更無別法此乃最上乘非心識思量境界唯許上上根人一悟頓悟不悟則不許意識湊泊故山名不可往有神通者乃能入故寶乃無上之寶處乃不可往之處通喩此經顯示第一義心乃離心意意識境界爲無上法門也此經發明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直顯離心意意識境界故達磨指此爲心印是則全經旨趣在此一題目喩發明及夜叉王發起因緣已盡甚深妙義矣約天台五種釋題此經目單喩爲名寂滅一心如來藏性爲體自覺聖智爲宗專破二乘外道邪執故目摧邪顯正爲用目無上頓教大乘爲教相以此經顯示五性三乘無性闡提皆許成佛爲法華開顯之前茅故判爲法華先導也

佛語心品者此經直指寂滅一心爲宗以自覺聖智證入爲趣以此心不屬迷悟了絕聖凡十法界依正因果一法不立所謂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以此四門皆迷悟邊事所以大慧讚佛偈云若有若無有是二悉皆離以有是生死法無是涅槃法此二皆離則法界性空寂滅一心顯矣故云佛語心品謂佛所說者唯此一心法耳故禪宗指此爲心印謂之佛祖向上一路名頓教大乘

大慧讚佛五偈半極盡一心之旨故後顯一心文云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故初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此讚佛能證一心空義曰明了偏計本無也言世間即該三世間謂智正覺世間有情世間器世間通該十法界依正因果曰此三種世間皆生滅法也曰唯心所現本無生滅但依偏計而有以性空故故如空華即此一偈已超迷悟因果直示一心之源矣唯佛自覺聖智證窮此心故云智不得有無之相今愍物迷此故曰同體大悲出現世間而開示衆生故云而興大悲心故今所說正示此一心耳

次偈云一切法如幻遠離于心識此示一心本無生義也併後一偈以明了依他無性從緣而有意謂世間現有生滅何以言空故云以一切法本自無生但依他有故如幻耳幻喻生本無生若曰妄心分別則見有生滅若遠離心識分別不生則當體無生了無一法當情豈非空耶

三偈文例應云世間恒如夢遠離于斷常此顯無二也意謂世出世間一切諸法唯心所現外道二乘不了唯心依他而起故妄分有無起斷常有無二見若了唯心則遠離斷常了無二見矣

四偈顯離自性意謂衆生不了唯心則妄執人法二我爲二障根本則起惑造業妄見生死之相既了唯心則人法雙忘二障頓淨唯一圓成則生死之相不可得矣此上四偈讚佛超世間生死有法也然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故乃當經一心之旨後文自顯曰三性釋者乃淸涼意故引義曰證之

五偈讚佛超涅槃法意謂一切諸法既唯一心則本來寂滅不假更滅故云一切無涅槃然諸法既曰本

之彌字疑徧

自涅槃則法法皆眞盡是法身眞體如此又何則有涅槃爲佛所證耶故云亦無涅槃佛斯則法身常住又豈有佛更入涅槃耶何耶以遠離覺所覺故謂唯此絶待一心本無能所對待故也唯佛證此所㠯若有若無有是二悉皆離也故二譯載夜叉王首即問佛云何捨法云何捨非法佛答以外道見生死爲法涅槃爲非法是二應捨故大慧讚云有無倶離是則全經之旨不出夜叉發起一問幷大慧偈讚而已故向下所破者乃有無二見耳

悉檀離言說梵語悉檀此云徧施謂佛以四法徧施衆生四者一世界悉檀令衆生得歡喜益二爲人悉檀令得生善益三對治悉檀令得破惡益四第一義悉檀令得入理益謂佛雖以四法徧施衆生然但應衆生之機本來離言說相意責大慧不達離言之旨故有此問我令特爲顯示建立數句離言之旨故向下一一皆曰非

大慧聞一心眞如離一切相了無說示是知十法界相皆唯心所現唯識所變乃生滅門事故即問諸識

之大字疑夫

有幾種生住滅也七種自性魏譯云外道有七種自性講者槩以正教道理釋之昧之甚矣殊不知此經專破外道不知唯心唯識道理故別立異法㠯爲生因㠯迷眞妄不一不異唯識眞因故立異因佛前文責外道墮斷見論故特出所計生法異因有五言勝妙士大自在時微塵等乃外道所計之法爲生因者故隨後即出所立妄計各有確定自性爲宗有七耳既出邪宗故後示正教云我有七種第一義也經文上下血脈佛語昭然而昧者妄擬謬之甚矣若七種自性已立正義又何下文重出七種第一義豈不贅耶

七種第一義心境界者謂佛㠯法界一心爲自境也慧境界者慧光無量炤徹微塵刹土也智境界者謂㠯權實二智窮盡眞妄聖凡也見境界唐本云二見境界謂雙炤眞俗二邊也超二見謂窮盡一心中道也超十地境界者謂等覺後心極盡因門也如來自到境界證窮法界自覺聖智究竟果海也意謂我所建立乃稱一心眞如平等佛慧以二智見二空證眞

如以至等覺入佛果海目爲法門蓋依性自性第一義心而建立故不與外道惡見共也此七第一義心乃單示佛境界不說因心若說因心則失旨矣

問曰說三種識即結果者何耶　答曰前三種識中最初顯識生之由以無明熏眞如爲現識生起因取種種塵等爲分別事識生起因佛意顯此藏識依眞而起乃眞妄和合故特指阿賴耶識爲生死涅槃因立此眞因將破外道無因邪因故即辨明邪正目示唯心如幻觀門顯直觀藏識頓破根本無明頓證一心爲究竟極果故隨便成立唯心一番因果目結三種識相也

問曰生滅章中大慧初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答目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種相今前略有三種識已竟而大慧復問廣說八種相中先敘世尊所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相且云一切諸佛菩薩所行自心見等所緣境界不和合顯示一說成眞實相一切佛語心然後方請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者何耶　答曰此通涂問意血脈幽潛最難理會請試言之此經單示寂滅一心離一切相故云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故大慧初問百八句蓋約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目問故佛指寂滅一心目答故云一切皆非是則直指一心一法不立則不容有說矣此顯一心眞如離一切相也故大慧隨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是約心生滅門容有言說矣然生滅門中先問諸識者以五法三自性二無我三門皆依八識轉變而立也故先問諸識一門未及問五法三自性二無我後三門義佛答謂諸藏識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種相今前答略說三識單顯第八識自體已竟故大慧重請有八種相故問藏識海浪乃問前七識生起之由也然請辭先敘所說心意意識五法等乃至成眞實佛語心者乃通牒前問答申領佛意目啓前七識生起之問也然五法等乃依八識之所建立也世尊答云一切皆非此已領佛示眞實佛語心矣及問生滅門世尊略說三種識世尊說不思議熏變乃八識生起之由且云眞識現識乃題識藏即如來藏已領其旨矣意謂五法等皆依八識建立但不知

前七轉識因何而生。又不知如何生即無生。故問藏識海浪即法身境界。又不知五法三自性二無我因何而立。故因請八識之相。合問四門之義也。故世尊向下先答八識生起之由。後又重申問五法自性。佛一一答畢。末後結歸二無我觀。以成唯心觀門。為眞實佛語心也。故答意從此直至後文結果章中。以通明五法自性。顯正智如如。方盡從生滅門入眞如門究竟之義也。大科甚明。當通觀之

問曰。大慧問藏識海浪。乃問前七識也。而云法身境界者。何耶　答曰。大慧述領一心之旨。意謂佛上來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皆空。乃是一切諸佛菩薩自心現量所緣境界。一法不立。絕諸對待。故云不和合。如此說是已顯眞實佛語心。此已領前識藏如來藏眞妄不一不異之旨矣。但不知前七識生起之由。所以生本無生之義。故請說藏識海浪。即是法身境界也。故下答文中示四因緣。故眼識生。以緣生性空。以顯生即無生之意。即法身境界也。合業生相者。然業即業識。生謂生相。無明。起信云。以依阿賴耶識說有無明。初無明熏眞如成業識。既成業識。則生相無明即依業識。故云合業生相。以生相無明即熏業識。遂起染心。則深生計著為我。此即七識生起之相也

八識偈中佛顯八識即眞本來一體。雖異而不異。以示海浪法身境界。故以海水波浪。喩浪異而水不異也。大慧遂以日月喩佛說法應當與一切衆生說平等眞實之法。何以世尊一向與二乘人只說六識為生死本。何故不說八識即眞之眞實法耶。佛答以彼衆生心不眞實。不堪受眞實法耳。非不說也。譬如海波下十句喩顯其法元有頓漸之不同。故說亦因之建立。然說雖有頓漸。其實無有一定之次第。意謂我說六識漸時。未嘗不兼帶八識。而說但衆生聞者不解耳。又設畫師喩以明說法應當隨機先後次第建立也。彩色無文二句喩法本離言。但為悅衆生。不得不隨機施設。非我不說實也。下文更顯深義。謂不但說權法為不實。即說眞實法亦無實法與人。以眞實離名字種種皆如幻。故末後云聲聞亦非分者。足徵大慧意疑佛不與二乘說八識眞實之法也。哀愍者

指佛謂今日乃說自覺之境界也。

長行結示。欲知自心現量自覺境界。須要眞實修行自悟。乃可相應。非是說了便休。故後文示聖智三相。爲修行之要。成立唯心第二番因果也。

問曰。佛一往已爲大慧開示八識因緣。已顯離心意識境界矣。而大慧至此問聖智分別自性經。且云爲百八句所依者。何也。　答曰。此經直指一心爲正顯。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以爲宗體。且大慧初以百八義請問者。乃通依五法自性八識無我而問。皆屬迷悟邊事。故佛曰以一切皆非。此直示一心眞如。一法不立。是則五法自性八識無我蕩絕無遺矣。故大慧隨問諸識生滅。言雖問諸識生滅。意實不知空遣。故佛爲示生滅因緣。隨示以直觀藏識。教以離心意境界。是則八識之相已遣矣。尚不知五法自性無我。因何建立。如何空遣。故特問聖智事分別自性經。意謂空此諸法。乃自覺聖智事。非三乘比智可能耳。言百八句分別所依者。正顯所問百八義皆依五法自性而問也。然舉果意轉得如來法身者。乃顯上佛示離心意識所轉果意。意在離此五法。乃得如上之果。是舉眞果以證眞因也。此問意乃經中之血脈。學者縱能通達文字。而不知血脈。亦無歸宿。此旨甚微。故特示之。佛答中即舉外道有無二見者。正顯外道不了唯心。故於名相上橫計而生妄想。乃正破名相妄想也。

離異不異者。謂妄想與名相元別。故異。今妄想乃依名相而起。故不異。以有心境對待故也。今言離異不異者。正教以遠離心境。絕諸對待。心境皆空。則五法自性皆空矣。此正空名相妄想之要旨也。顯正智章中以三佛說法頓漸。以明正智者。蓋因前八識頌中。大慧責佛既云唯心頓現一切諸法。則佛當爲衆生直說眞實頓法可也。何以又說三乘漸法耶。佛答謂因衆生心不眞實。難與說實。恐其不信。則說之無益。以隨機不同。不得不施漸法耳。故此顯說頓漸之所以。以四漸喻機。以四頓喻佛。在佛以平等大慧教化衆生。雖漸亦頓。在機有利鈍不一。雖頓亦漸。故以法證佛。則有三身。故法亦有三乘。此化儀之必然者。以

衆生根本實智迷之而爲自心現流。故淨現流以成正智。然迷雖頓。而淨則漸也

頓喻四。中明鏡喻頓示衆生一眞法界清淨圓明心體。日月喻頓破衆生無明業識。顯示本有不思議業用。藏識喻頓令自心衆生一時成熟。究竟佛果。自心所現根身器界。喻自心之衆生法。依佛喻頓目普光明智。炤一切衆生心地。頓令五性三乘。破滅無明。頓見本有平等法身。三身佛說法。乃以法證佛也。法依佛者。乃依法身所垂之報身佛也。說緣生者。以顯緣生無性無性緣生。乃頓漸漸頓之法也。即華嚴經所說四十二位。行布圓融之旨。法身佛說離心自性法。乃直示頓法也。化身佛所說。乃六度權行。單漸法也。結歸法身佛者。乃示此經爲頓頓宗也。後聲聞外道破邪因以顯正因。此又漸中之漸。意謂有機如此。不得不施漸之漸也。然在經文。其義甚隱。諦觀佛意經旨理實昭著

破二種邪因。科在二乘。云即二乘邪因以示正因者。目聲聞乃證聖智差別相。但示究竟。故即彼所證以示究竟眞因。故云即在外道。云目聖智破邪因者。目外道所計常不思議。乃別立異因。以無常爲常。故佛目眞常聖智。破妄計。故云目

舉果驗因者。謂舉今現證之果。目驗昔日之因也。目聲聞所證涅槃。以非眞滅爲滅。足驗昔因未得聖智究竟相也。謂外道今取斷滅爲果者。蓋昔以生法爲不生。特以無常爲常。故今墮斷滅之見耳。五無間種性一章。重明爲機稟佛性是一。因聞三乘之法名言熏習。故種性有五。前頓漸章明法一。機異。故有三乘即一乘法分別說三者也。今五無間性。乃因聞前三乘法。不得離言之義。執文言熏習成種。此又顯機之所稟佛性是一。故云。無間因熏各別。故有五種性耳如來無間種性。有四種。一權教事六度。二乘乘空慧。三實教。四即圓教。四位菩薩釋者。諦觀經大明標如來種性。意指如來果法。非說因位中。故若以菩薩釋之。失本指矣。蓋目直指一心眞如。若悟唯心。即頓登佛地。即圓教之三賢。此亦不立。況權教空慧乎。若目前三位菩薩法釋之。則聞熏但成前三菩薩種性。非

如來種性矣
結二無我末觀成得果一節此結酬前請也因大慧初聞分別自性觀察無我淨除妄想照明諸地乃至逮得如來法身故此開示五法自性二無我已畢乃顯眞因故卽證成必得如來之果勸今應當修學乃總結四門番顯正智如如以空遣五法自性證二無我通示三番因果也
結示五法自性二無我果相已竟而大慧陡問建立誹謗二惡見者何也　答因初問五法生起之由世尊卽說外道有無二見爲名相妄想之因故今開示已明今卽問彼二種惡見從何而起也佛答二種惡見從非有而建立也蓋非有乃無也建立爲有也意謂外衛不達諸法本無則目有爲實有及至壞滅則目無爲絕無故有爲建立無乃誹謗此二見所由生也此問來意幽潛若不知來端則經旨血脈不貫也
問曰示二見已後乃重都結前果者何也　答曰佛意總顯唯心無外境界其五法自性二無我等從迷中來皆因外衛有無二見爲生死本是爲大過故今通遣已畢乃結眞因得果成佛之後當單爲衆生說唯心法目破外衛有無二見爲化儀此所目爲頓教法門此經頓宗但破外衛二乘偏邪之見不說別斷煩惱目識藏卽如來藏故但了妄想無性則生死涅槃平等更無煩惱可斷故但離二見卽頓證法身故都結成四番因果也

下第二卷

問曰顯理中示寂滅一心已歸究竟然目如來藏幷上一心總爲顯理且大慧又目外衛我見爲問似與一心之旨不同何以總爲一科　答曰此有深旨目經初夜叉王問佛云何應捨有無佛旣答已隨卽示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此則總標一經宗本要顯寂滅一心不屬迷悟究竟不生然所目有聖凡生起者皆如來藏隨染淨緣轉變爲生因耳然前百八義一切皆非目顯一心寂滅無生之旨矣次大慧隨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雖問識之生滅然尚未審識生之因且于一心究竟處建立誹謗章中云非有因建立因直說初識前無因如此一心豈不

墮于畢竟斷滅耶故此大慧隨問如來藏者㠯前雖明一心之旨尙未明如來藏之義方今將顯如來藏隨緣爲染淨生法之因要明識藏卽如來藏故後文如來藏爲善不善因㠯如來藏卽前三種識中之眞識也㠯此經不說無明爲因生八識直指如來藏卽藏識要顯妄卽是眞實斯經之宗本也不同諸教然大慧疑世尊說如來藏同外道我者正是佛說阿陀那識甚微細習氣種子成瀑流我于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㠯外衜向執藏識爲神我故今將㠯如來藏眞我㠯破彼計是則外衜計有無二見則前㠯寂滅一心破之矣向執我見未亡故特㠯如來藏眞我破之㠯盡破彼計圓滿一心故總科爲顯理究竟義旨深濳誠非麤浮可見也細尋佛意微妙難知總示正行章破本無四句可離頌中如是觀三有究竟得解脫末後結云爲淨煩惱爾燄二種障故譬如商主次第建立百八句無所有足證前百八句乃依三界作四句妄計而立然無所有則皆非也

問曰當轉二性教中一向說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成菩提此中但說轉二自性者何耶　答曰此經不同三乘別教直指一心不屬迷悟㠯生死涅槃本來平等更無可轉但以外道不了言說性空妄計言說有實自性起種種偏計二乘不了諸法緣生無性妄執諸法有實自性以此二種障正知見意謂若了言說性空則徧計情亡若了緣生無性則依他泯性二計既亡則圓成自顯所㠯但轉二自性計著也後廣辯四行禪蓋依此而立也

略示邪因果相章末示感應二徵結示果相至究竟地得灌頂位二加持者此正示㠯眞因所得之果如此方爲眞修也

問曰四種禪皆依惑亂爲所觀者何耶　答曰㠯前云惑亂起聖種性及愚夫種性故愚夫乃外道二乘其禪皆惑亂也觀察禪二種㠯能觀正智觀所觀惑亂㠯對待未泯故爲漸次其攀緣如禪然攀緣卽惑亂也乃名相妄想耳觀名相妄想本如故名攀緣如禪此二種禪㠯分頓漸名三乘禪故觀察禪果相則從解行入初地漸次上進其攀緣如禪則頓登八地

此頓漸之分也然觀察義禪能觀者正智所觀者妄想名相故眞妄雙舉此乃對待而觀故要離四句目外道妄執四大名相以妄想分別作四句見耳其攀緣如禪則直觀五陰本自如如絕諸對待故爲頓悟于中主意專破外道計四大造五陰目神我爲主諦若觀四大本空五陰無我卽此五陰本自如如矣

問曰示正果中說妄想識滅名爲涅槃不說轉藏識單說滅六識者何也　答曰此經宗旨說識藏卽如來藏不必更轉其藏性寂滅之體所目不得顯現者但因妄想攀名相之過也目藏體本是湛淵之心猶如湛海雖云前七波浪其實只因六識攀緣外境界風鼓動波浪卽七識亦因六識所起之波浪其體同是八識精明故本不生是故三性之中依他元自無性其過在偏計執性耳然妄想乃偏計執性正是六識攀緣種種如幻依他境界增長習氣長養藏識故今特辨妄想過重故六識滅則內外心境一切皆寂滅如來藏性應念現前所以特說六識滅爲涅槃也此經宗趣與相宗逈不相同故不立七識所目世尊

隨節說妄想分別通相以顯卽妄卽眞爲如來最上一乘禪也

經旨來意從二卷初示正行科中四方便爲能觀之智二種自性指所破之惑無四句可離無聖智可得乃所顯圓成之理及離過絕非一科四節立定自後略示邪正因果及廣辨邪正因果總是廣釋卷初四節之義其觀察義禪觀察覺卽前能觀之智妄想攝受計著覺卽釋前所破之惑攀緣如禪卽顯前圓成之理末後如來最上一乘禪卽釋前離過絕非細觀經旨前後名應其理昭然

下第三卷

初三種意生身五無間種性乃示因圓宗說二通乃示果滿目果海離言故

問曰斷證科初明妄想不實破我執言說性空破法執者何也　答曰目外衞妄想專目執我見爲本而二乘雖離五蘊假我猶執涅槃爲我故亦云心惑亂故云煩惱障然依言說爲法執者目內教學佛法者不能離言得義但執言說爲實法故今教以離言觀

心爲破法執斷所知障也然我執外衜居多法執學佛法者居多若起信所說我見亦依所聞佛法而起此經專破外道神我故經論意異耳

問曰其破法執經文指語義而說其旨甚明若約妄想爲破我執意旨未顯曰大慧但問妄想

答曰一往所說妄想多指外道而二乘但兼帶而已然外道妄想所計者一我見耳然大慧雖通問妄想生處惟世尊約指攝所攝寧有無外道見計著我我所生此所曰妄想爲外道我執之本也其凡夫二乘計五蘊爲我者經文長行未顯至頌中云施設世諦我諸陰陰施設其旨的然明矣更復何疑

問曰大乘教中皆說二執有分別俱生麤細不同且云分別二執從三賢至初地斷盡俱生二執從二地至七地斷我執盡法執至佛地乃盡今經說麤細二執一時斷盡未明其旨請問其詳　答曰此經頓教大乘意在頓破無明頓證一心故二障亦頓斷耳大經云不了第一義故號爲無明第一義者卽此經所說第一義諦寂滅一心也然不了二字卽無明也了乃知也經中頻言知自心現量者謂了第一義心也且麤細二障因無明而有今言頓了自心現量則頓破無明無明既破則彼二障又何從而有耶曰眞知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說名爲智此卽自覺聖智也若曰卽心正智獨焰一心寂滅之體則一切皆離今因不了則妄起分別執著故名妄想是曰此經不說斷無明單說斷妄想妄想淨處卽頓證一心故無漸次先後耳所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故爲頓教大乘

問曰轉變章言轉變者乃一切衆生生死往來捨身受身之情狀也而獨指外衜者何耶　答曰佛說衆生生死往來受報好醜乃隨善惡業緣故說如乳酪酒果等熟但是異熟隨緣耳因外衜妄計有作者爲轉變主宰此邪見妄計故特曉之曰如是凡愚衆生自妄想修習生實無有法爲生滅主宰者但如幻夢色生言自妄想修習生此云邪師邪教乃分別我執以一往所說乃分別法執也

問曰相續章乃大慧因聞前佛說轉變相故卽問生

死相續義狀生死乃煩惱障招而但約言說而問且舉極果之爲目請者何耶　答曰此經旨幽潛殊非淺識所易窺也此由前辨果地覺中佛說覺人法無我了知二障斷二煩惱離二種死是名佛之知覺故此斷證科中約破二執斷二障目顯眞因也然所知障單約執言說爲法執故大慧以言說爲問而所答十一相續皆執言說目爲所知障目取變易生死者乃俱生法執也以障有二故生死亦二故末後總以愚夫三相續乃煩惱障招俱生我執是乃總結二障二死皆七識執取所招故歸過于三和合計著識爲相續生死之本也佛意甚明第淺識者未易見耳

問曰前世尊說妄想識滅名爲涅槃且云七識不生今者何目俱生二執歸過于七識豈不自語相違耶

答曰觀佛立言各有所主非相違也以初云藏識因境界風吹故起前七識浪爲生滅耳今顯藏識自性本來涅槃但因境界風吹故有生死若無境界風吹則自性爲常住涅槃矣然境界乃五塵境界也且此塵境惟心所現本自如如若無六識攀緣執取則諸法如如不動矣但因六識不了唯心妄自攀緣執取則識風鼓扇返吹藏海起七波浪是則起境界風全是六識之過而七識不預以此識依內門轉故云不生此所以六識一滅則八識爲自性涅槃矣今言俱生二執歸過于七識者目無始來一向七識單執八識爲我名我愛執藏集諸種子相續生死名爲結生相續長劫不斷乃此識之能而六識不預焉以造業者乃六識受報者八識相續生死者七識耳是各就勝能而說非前後自語相違過也

問曰經中一往節節大慧問中多舉果惪以請然世尊結顯果惪已非一矣然與正顯果惪有何別耶

答曰大慧前于節次問中所言果者乃爲請說法利特舉果以顯法益也世尊卽說果惪者乃爲破邪以明眞因乃舉果目證驗眞因皆在因門非正說果惪也今因行已圓二障已破五住已亡永離二死歸極一心因窮果滿目顯究竟一心之極果此是正說果惪說二轉依以顯法身出纒證眞常樂我淨四惪此返妄歸眞之極則也

下第四卷

問曰當明法身常住生死涅槃平等處返妄歸眞業已究竟一心眞原矣大慧乃問剎那者何耶　答曰此正原始要終結歸一心之極則也以初問百八義佛目寂滅一心而答曰一切皆非故大慧卽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是則迷悟修證皆生滅門中事也然大慧初問百八義總該十界依正迷悟因果不出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四門攝盡故今徵詰諸妄了悟一心目顯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究竟歸趣一心眞原以顯法身極則目示生死涅槃平等此是從迷返悟總屬生滅遝收皆不出大慧初問二種生滅也意謂目有相生住滅故有凡夫外道二乘偏邪之執以有流注生住滅故有七地已前菩薩之見意顯縱悟法身亦未離生滅妄見所謂菩提心生生滅心滅猶屬生滅今顯生滅本不生滅義若了本不生滅則前一往所說皆夢中事乃妄功用中有修斷耳故前夢中渡河之喻以顯有所修證皆夢幻法門方顯法身向上極則也以此足見吾佛說始終不說一字乃頓宗之極則也

楞伽補遺終

[illegible]已下古本卷二十九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四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大學綱目決疑題辭

余十九棄筆研三十入山絕文字五十被譴蒙　恩放嶺外於今十四年矣往來持鉢五羊諸子謬推為知言時時過從問道余卒無以應若虛來實往愧矣愧矣間有以禪視者余則若啞人喫黃蘗耳己酉秋日偶乞食來諸子具香齋於法社余得捧腹是諸子果我也食訖請益余但吐粥飯氣耳含羞而別舟還曹溪思諸子飽我非一日矣竟莫酬嘗有以顏子問仁章請者余嗚嗚而已即有言不能徧徧亦不能盡而求悅可衆心者談不易也以諸子之食難消腹猶果然舟中睡足聞侍者讀大學聒我疑焉因取經一章按綱目設問答以自決且引顏子問仁章以參會之如鼓刀然兩牛餉而卒業讀之不成句非文也諦思自幼讀孔子書求直指心法獨授顏子以真傳的訣餘則引而不發向不知聖人心印盡揭露於二百五言之間微矣微矣豈無目耶嗟嗟余年六十四矣而今乃知可謂晚矣恐其死也終於泯泯故急以告諸子諸子年或過余半未半者幸而聞此可謂蚤矣如良馬見鞭影一息千里有若鷄王擇乳豈不以此為粥飯氣耶是特有感於一飯而發願諸子持此以餉天下之餓者非敢言博施也己酉中秋前二日方外憨清書於須暘峽之舟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謂此乃設量大人之學也道字猶方法也以天下人見的小都是小人不得稱為大人者以所學的都是小方法即如諸子百家奇謀異數不過一曲之見縱學得成只成得個小人若肯反求自己本有心性一旦悟了當下便是大人以所學者大故曰大學大學方法不多些子不用多知多見只是三件事便了第一要悟得自己心體故曰在明明德其次要使天下人個個都悟得與我一般大家都不是舊時知見斬新作一番事業無人無我共享太平故曰在

親民其次爲已爲民不可草草半途而止大家都要做到徹底處方纔罷手故曰在止於至善果能學得者三件事便是大人　兩個明字要理會得有分曉且第二個明字乃光明之明是指自已心體第一個明字有兩意若就明悳上說自已工夫便是悟明之明謂明悳是我本有之性但一向迷而不知恰是一個迷人只說自家沒了頭驢求不得一日忽然省了當下知得本頭自在原不曾失人人自性本來光明廣大自在不少絲毫但自已迷了都向外面他家屋裏討分曉件件去學他說話將謂學得的有用若一旦悟了自已本性光光明明一些不欠缺此便是悟明了自已本有之明悳故曰明明悳悟得明悳立地便是聖人此就工夫爲已分上說若就親民分上說第一個明字乃是昭明之明乃曉諭之意又是揭示之義如揭日月於中天即是大明之明二意都要透徹　問如何是至善答自古以來人人知見只曉得在善惡兩條路上走只管教人改惡遷善此是舊來知見有何奇特殊不知善惡兩頭乃是外來的對待之法與我自性本體了不干涉所以世人作惡的可改爲善則善人可變而爲惡足見善不足恃也以善不到至處雖善不善故學人站立不住以不是到家去處非可止之地以此看來皆是舊日知見習氣耳今言至善乃是悟明自性本來無善無惡之眞體只是一段光明無內無外無古無今無人無我無是無非所謂獨立而不改此中一點著不得蕩無纖塵若以善破惡惡去善存此猶隔一層即此一善字原是客塵不是本主故不是至極可止之地只須善惡兩忘物我迹絕無依倚無明昧無去來不動不搖方爲到家時節到此在已不見有可明之悳在民不見有可新之民渾然一體乃是大人境界無善可名乃名至善知此始謂知止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　一節

定字乃指自性本體寂然不動湛然常定不待習而后定者但學人不達本體本來常定乃去修習強要去定只管將生平所習知見在善惡兩頭生滅心上求定如搦猻入布袋水上按葫蘆似此求定窮年也

不得定何以故病在用生滅心存善惡見不達本體專與妄想打交滾所謂認賊爲子大不知止耳苟能了達本體當下寂然此是自性定不是強求得的定只如六祖大師開示學人用心云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學人當下一刀兩段立地便見自性狂心頓歇此後再不別求始悟自家一向原不曾動此便是知止而后有定的樣子又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見心體此便是知止的樣子所以學人貴要知止知止自然定　靜字與定字不同定是自性定體此靜乃是對外面擾擾不靜說與定體遠甚何也以學人一向妄想紛飛心中不得暫息只管在知見上強勉遏捺將心主靜不知求靜愈切而亂想益熾必不能靜何以故蓋爲將心覓心轉覓轉遠如何得一念休息耶以從外求入如人叫門不開翻與守門人作鬧鬧到卒底若眞主人不見面畢竟打鬧不得休息若得主人從中洞開重門則守門者亦疾走無影而求入者眞見主人則求見之心亦歇滅無有矣此謂狂心歇處爲靜耳若不眞見本體到

底決不能靜故曰定而后能靜　安字乃是安穩平貼之義又如安命之安謂自足而不求餘也因一向求靜不得雜念紛紛馳求不息此心再無一念之安而今既悟本體馳求心歇自性具足無欠無餘安安貼貼快活自在此等安閒快活乃是狂心歇處而得故曰靜而後能安　慮字不是妄想思慮之慮亦不是憂慮之慮乃是不慮之慮故曰易無思也無慮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百慮而一致又曰不慮而徧正是者個慮字謂未悟時專在妄想思慮上求即一件事千思萬慮到底沒用也慮不到多思多慮於心轉見不安今既悟明此心安然自在學心動念圓滿洞達天下事物了然目前此等境界不是聰明知見算計得的乃是自心本體光明炤耀自然具足的故曰安而後能慮　得字不是得失之得乃是不滲漏之義聖人泛應曲當羣情畢炤一毫不謬徹見底原一一中節故謂之得非是有所得也初未明明悳時專用妄想思慮計較籌度縱是也不得何以故非眞實故今以自性光明齊觀竝炤羣情異

態通歸一理故能曲成而不遺此非有所得蓋以不慮之慮無得之得故曰慮而后能得言非偶爾合節特由慮而合故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一節

此釋上本末先后之序以驗明明德親民之實效也就成己工夫上說則以明明悳爲本新民爲末蓋從根本說到枝末上去今就成物上說故從枝末倒說到根本處來以前從一心知止上做到慮而能得到此則天下事物皆歸我方寸矣今欲要以我既悟之明悳以揭示天下之人願使人人共悟蓋欲字即是願力謂我今既悟此明悳之性此性乃天下人均賦共稟者豈忍自知而棄人哉故我願揭示與天下之人使其同悟同證但恐負此願者近於迂濶難取速效且天下至廣豈可一蹴而徧故姑且先從一國做將去所謂知遠之近若一國見效則天下易化矣昔堯都平陽舜宅百揆湯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古之欲明明悳於天下之君也孰不從願力來余故曰欲願力也　身爲天下國家之本經文向後總歸結在修身上可見修身是要緊的事而此一件事最難理會豈是將者血肉之軀束斂得謹愼端莊如童子見先生時即此就可治國乎豈是身上件件做得模樣好看如戲場上子弟相似即此可以平天下乎故修身全在心上工夫說只如顏子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爲仁此正是眞正修身的樣子隨告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便是眞正治國平天下的實事若不信此段克己是修身實事如何顏子請問其目孔子便告之以四勿乎且四勿皆修身之事也克己乃心地爲仁之工夫也克己爲仁即明明悳也天下歸仁即新民也爲仁由己此己乃眞己即至善之地故顏子隳聰明黜肢體心齋坐忘皆由己之實效至善之地也夫人之一身作障礙者見聞知覺而已所謂視聽言動皆古今天下人人舊有之知見爲仁須是把舊日的知見一切盡要剗去重新別做一番生涯始得不是夾帶著舊日宿習之見可得而入以舊日的見聞知覺都是非禮雜亂顚倒一毫用不著故剜心摘膽拈出箇勿字勿是禁令驅逐之詞謂只將

舊日的視聽言動盡行屏絕全不許再犯再犯卽爲賊矣此最嚴禁之令也顏子一聞當下便領會遂將聰明滌了將肢體黜了一切屏去單單坐坐而忘忘到無可忘處翻身跳將起來一切見聞知覺全不似舊時的人乃是從新自己別修造出一箇人身來一般知此豈不是新人耶自己既新就推此新以化民而民無不感化而新之者此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正修身之效也不如此何以修身爲治國平天下之本耶　心乃本體爲主意乃妄想思慮屬客此心意之辨也今要心正須先將意根下一切思慮妄想一齊斬斷如斬亂絲一念不生則心體純一無妄故謂之誠蓋心邪由意不誠今意地無妄則心自正矣故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　知與意又眞妄之辨也意乃妄想知屬眞知眞知卽本體之明悳一向被妄想障蔽不得透露故眞知暗昧受屈而妄想專權譬如權奸挾天子以令諸侯如今要斬奸邪必請上方之劒非眞命不足以破僭竊故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知乃眞主一向昏迷不覺今言致者覺達也

譬如忠臣志欲除奸不敢自用必先致奸邪之狀達於其主使其醒悟故謂之致若眞主一悟則奸邪自不容其作祟矣故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　物卽外物一向與我作對者乃見聞知覺視聽言動所取之境知卽眞知乃自體本明之智光此一知字是迷悟之原以迷則內變眞知爲妄想故意不誠不誠故不明外取眞境爲可欲故物不化不化故爲礙是則此一知字爲內外心境眞妄迷悟之根宗古人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衆禍之門是也今撥亂反正必內仗眞知之力以破妄想外用眞知之炤以融妄境格卽禹格三苗之格謂我以至誠感通彼卽化而歸我所謂至誠貫金石感豚魚格也且知有眞妄不同故用亦異而格亦有二以妄知用妄想故物與我相扞格此格爲鬭格之格如云與接爲構日與心鬭是也以眞知用至誠故物與我相感通此格乃感格之格如云格其非心是也且如驢鳴蛙噪窗前草皆聲色之境與我作對爲扞格而宋儒有聞驢鳴蛙噪見窗前草而悟者聲色一也向之與我扞格者今則化爲我

心之妙境矣物化為知與我為一其為感格之格復何疑　問真知無物可對如何感格於物答真知其實內外洞然無物可對而感物之理最難措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知體也天下之故外物也感而遂通格物也感通云者不是真知鑽到物裏去以真知廓然無物當前故也真妄心境不容兩立外物如黑暗真知如白日若白日一昇羣暗頓滅殆約消化處說感通耳以暗感明則明成暗今以明感暗則暗自謝而明獨立故雖感而本不相到而重在明也物體本虛以妄取著故作障礙今以真知獨炤則解處洞然無物可當情矣以寂然不動之真知達本來無物之幻物斯則知不待感而自炤物不待通而自融兩不相解微矣微矣故學人獨貴在真知真知一立則明悳自明元無一毫造作大學工夫所以言明言知而修齊治平皆是物也

問始綱領說明悳親民止至善分明是三件事今條目上只說明悳於天下終歸到致知格物上若一件事是何意答聖人此意最妙千古無人會得此中八件事單單只重在一箇知字此知字即明悳乃本體也前云第一箇明字有二意吾向所解致知格物乃用前悟明一意工夫已在知止中止字即寂然不動之知體知止知字即第一箇明字乃工夫此一段已知致至極處知體既極則誠意正心修身之能事畢矣如此則明悳與新民分明兩事今欲明明悳於天下乃用第二揭示昭明之意則致知格物亦可就新民上說且知止而后有定是已立謂知所止則自己脚跟已立定矣慮而后能得是已達謂已於一切事物通達而不遺目前无一毫障礙則法法皆真豈非已達耶其所以立所以達皆仗真知之力也故今做新民的工夫就將我已悟之真知致達於萬物之中萬物既蒙我真知一炤則如紅爐點雪烈日消霜不期化而自化矣故云致知在格物物自化故謂之格彼物既格則我之明悳自然炤明於天下民不期新而自新矣所謂立人達人也如此則明悳新民只是一事三綱領者一而三三而一也故此八事只了明明悳於天下一句且從家國而後及天下者知遠

之近也明甚　問如何格物就能平得天下答且道所格之物是何物即天地萬物盡在裏許豈除了天地萬物外別尋箇物來格耶若格物平不得天下如何孔子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且道天下又是何物歸仁畢竟歸向何處去參參　問致知格物與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消會答克己即致知復禮即格物天下歸仁即物格　問學人不會答己是物克是致知復禮則己化化己豈非格物耶天下歸仁何等太平氣象是謂物格　問正心致知何辨答正心乃四勿先將視聽言動絕其非禮但可修身正己不能化物若致知專在格物則達人其功最大所以大學重在致知　問格物物格先後之旨答前八事著先字總歸重在末後致知上此是說工夫今從物格說至平天下著後字亦是提起知字要顯向後七事都是知字的效驗耳學人要在此知字上著眼前云致知格物者是感物以遂其知此格字乃感格之格今言物格而後知至者是藉物以驗知體意謂彼物但有一毫不消化處便是知不到至極處必欲物消化盡了纔極得此眞知如此則物格之格乃來格之格所謂神之格思的格字正是天下歸仁之意物都來格方是知之效驗所以格物物格學人須要討分曉若物都來格了則一路格去直到天下平方纔罷手聖人意旨了然明白只是要眞實工夫做出乃見下落　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旣云只一知字如何歸到修身上答不從修身上做起不道向虛空裏做所以聖人分明示汝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以己即己身乃是我最親之一物此外物不同克己乃是我致知先致在己身一物上若將自己此物格了然後格天地萬物何難之有故通以修身爲本　問格有三義謂扞格感格來格答三義通由一人而發也請以喻明昔杞梁之妻善哭夫死哭之初哭則里人惡其聲厭其人故聞其哭則掩耳見其人則閉目以其哭異乎人之哭也其妻亦不以里人厭惡而不哭哭之旣久里人不覺而哀痛之亦哭哭則忘其厭惡也厭惡忘則心轉而憐之矣其妻亦不以其人憐己而不哭終哭之不休久則通里人

人皆善哭矣人人皆善哭則忘其哀痛而不見若人之爲哭者人人善哭哭久則通里以成俗俗成則人人皆謂自能哭矣人人自能哭則視杞梁之妻猶夫人也不異已而與之周旋密邇則無不忘也且杞梁之妻之哭非哭其夫也哭其天也天乃終身所依賴者失則不容不哭也慟則終天之恨也以知天不容已故哭亦不已奚以人厭惡而可已耶藉使通里之人日日而詢之哭更哀也殆非有意欲人憐已也豈詢而能止之即自刃在前鼎鑊在後威而止之不能也何耶以此天外無可哭者矣初哭而人惡之者以哭之痛特異於人也扞格也哭久而人人皆痛者以哭之痛切於人心故人人皆自痛非痛杞也感格也蓋久而通里善哭以成俗則不知哭痛自杞出抑視梁妻直類已焉耳斯則來格也此言雖小可以喩大

此　憨山大師所著大學綱領決疑也大師居曹溪章逢之士多負筆問道大師現舉子身而爲說法今年過吳門舉似謙益曰老人遊戲筆墨猶有道心要非衲衣下事也子其謂何益聞張子韶少學於龜山闚見未發之中及造徑山以格物物格宗旨言下扣擊頓領微旨晩宋稱氣節者皆首子韶繇今觀之子韶抗辨經筵貶謫橫浦執書倚立雙趺隱然視少年氣節殆如雪泥鴻爪非有得於徑山之深而能然乎今之爲子韶者願力不同其以世諦而宣正法則一也扁鵲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今世尙舉子故大師現舉子身而爲說法何謂非衲衣下事乎子韶嘗云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戸一踏而開今之學子能作如是觀大師金剛眼睛一一從筆頭點出矣

萬曆丁巳四月虞山幅巾弟子錢謙益焚香敬題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四

已下古本卷三十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五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觀老莊影響論

敘意

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須善自他宗此方從古經論諸師未有不善自他宗者吾宗末學安於孤陋昧於同體視爲異物不能融通教觀難於利俗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窮教典苦於名相支離難於理會至於酷嗜老莊爲文章淵藪及其言論指歸莫不望洋而歎也迨觀諸家註釋各狥所見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深引佛經每一言有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以爲必當深有慨焉余居海上枯坐之餘因閱楞嚴法華次有請益老莊之旨者遂蔓衍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於眞人以爲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發藥居多而啓膏肓之疾者少非不妙投第未胗其病源耳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空谷傳聲衆響斯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

論教源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而造乎妙者不可以言傳效之者亦不可以言得況大道之妙可以口耳授受語言文字而致哉蓋在心悟之妙耳是則不獨參禪貴在妙悟卽世智辯聰治世語言資生之業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妙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說法華則純譚實相乃至妙法則未措一詞但云如是而已至若悟妙法者但云善說法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而華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於陰陽術數圖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然後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現十界形應以何身何法得度卽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佛法豈絕無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而自畫於內外之差耳道豈然乎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在此則曰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異端

也大而觀之其爲貴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蓋古之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不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譬夫場人之欣戚雖樂不樂雖哀不哀哀樂原不出於已有也哀樂不出於已而以已爲有者吾於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論心法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旣壯師佛不知佛退而入於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旣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法法皆眞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者能之

論去取

吾佛經盡出自西域皆從翻譯然經之來始於漢至西晉方大盛晉之譯師獨稱羅什爲最而什之徒生肇融叡四公僧之麟鳳也而什得執役然什於肇亦曰余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蓋肇尤善老莊焉然佛經皆出金口所宣而至此方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有之以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差文在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文皆雅致以有四哲左右焉故法華理深辭密曲盡其妙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語其理自昭著至於肇四論則渾然無際非具正法眼者斷斷難明故惑者非之以空宗莊老孟浪之談宜矣淸涼觀國師華嚴菩薩也至疏華嚴每引肇論必曰肇公尊之也嘗竊論之藉使肇見不正則什何容在座什眼不明則譯何以稱尊若肇論不經則觀又何容口古今質疑頗多而槩不及此何哉至觀華嚴疏每引老莊語甚夥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宗鏡闢之尤著然上諸師皆應身大士建大法幢者何去取相左如此嘗試論之抑各有所主也蓋西域之語質直無文且多重複而譯師之學不善兩方者則文多鄙野大

爲理累蓋中國聖人之言除五經束於世教此外載道之言者唯老一書而已然老言古簡深隱難明發揮老氏之道者唯莊一人而已焦氏有言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斯言信之然孔稱老氏猶龍假孟而見莊豈不北面耶閒嘗私謂中國去聖人即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去老唯莊一人而已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即諸子百氏究天人之學者唯莊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眞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蓋吾佛法廣大微妙譯者險辭以濟之理必沈隱如楞伽是已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以有四哲爲之輔佐故耳觀師有言取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肇必捨此而不顧矣由是觀之肇之經論用其文者蓋肇宗法華所謂善說法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敕淸凉則渾融法界無可無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有所主也故余以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即現其身而爲說法至於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蓋此方老莊即西域婆羅門類也然此則爲現身說法旋即斥爲外道邪見何也蓋在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無礙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深生執著故爲外道邪見是以聖人教人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非正見也

論學問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如攔路虎必驚怖不前及教之親習則曰彼外家言耳掉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必引佛語爲鑒或一言有當且曰佛一大藏盡出於此嗟乎是豈通達之謂耶質斯二者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是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以難明也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以三事自勗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

知此可與言學矣

論教乘

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然乎曰若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聖本來一體無有一人一物不是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恒殊不捨緣而卽眞聖凡平等但所施設有圓融行布人法權實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融通無障無礙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同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矣然此五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條然不紊所言人者卽蓋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其所修以五戒爲本所言天者卽欲界諸天帝釋所統原其所修以上品十善爲本色界諸天梵王所統無色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所修上品十善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爲本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聞所修以四諦爲本緣覺所修以十二因緣爲本菩薩所修以六度爲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悟一心妙契三德攝而爲一故曰圓融散而爲五故曰行布然此理趣諸經備載由是觀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行良由衆生根器大小不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無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躐等之意也由是證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淸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眞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則一切無非佛法三教無非聖人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爲佛故圓融不礙行布十界森然行布不礙圓融一際平等又何彼此之分是非之辯哉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豈非吾佛

密邇二人而爲佛法前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建化門頭不壞因果之相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以及深由近以至遠是以孔子欲人不爲虎狼禽獸之行也故以仁義禮智援之姑使捨惡以從善由物而入人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迹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倫之節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故在彼汲汲猶難之吾意中國非孔氏而人不爲夷狄禽獸者幾希矣雖然孔氏之迹固然耳其心豈盡然耶況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觀其濟世之心豈非據菩薩乘而說治世之法者耶經稱儒童良有以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迹以挂功名堅固我執肆貪欲而爲生累至操仁義而爲盜賊之資啓攻鬬之禍者有之矣故老氏愍之曰斯尊聖用智之過也若絕聖棄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甚矣貪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爲教也離欲淸淨以靜定持心不事於物澹泊無爲此

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於天由其言深沈學者難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深故其言之也切至於誹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絕聖棄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爲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隳形泯智意使離人入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之大界寓言曼衍比事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其說人天法而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也粃糠塵世幻化死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嘗謂五伯僭竊之餘處士橫議充塞仁義之途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吾意天下後世左衽矣當羣雄吞噬之劇舉世顚瞑亡生於物欲火馳而不返者衆矣若非此老蹶起攘臂其間後世縱有高潔之士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均之濟世之功又何如耶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

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茫然不知所歸趣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宜乎驚怖而不入也且彼亦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然彼所求之大聖非佛而又其誰耶若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矛斯言信之矣世人於彼尚不入安能入於佛法乎

論工夫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雖各事行不同然其修心皆以止觀爲本故吾教止觀有大乘有小乘有人天乘四禪八定九通明禪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莊子亦曰莫若以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又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承蜩之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舉皆釋形去智離欲清淨所謂厭下苦麤障欣上淨妙離去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無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又曰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名爲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衆爲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一切煩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眞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禪至於澄心不動湛寂生光倍倍增勝以歷二三四禪精見現前陶鑄無礙以至究竟羣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名色究竟天此其證也由是觀之老氏之學若謂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於有智故釋智以淪虛此則有似二乘且出無佛世觀化知無有似獨覺原其所宗虛無自然卽屬外道觀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歸有無雙照又似菩薩蓋以權論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據實判之乃人天乘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是也所以能濟世者以大梵天王爲娑婆主統領世界說十善法救度衆生據華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至其梵衆皆實行天

人由人乘而修天行者此其類也無疑矣吾故曰莊語純究天人之際非孟浪之談也

論行本

原夫卽一心而現十界之像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之影響也豈獨人天爲然哉究論修進階差實自人乘而立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故裴休有言曰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獝狘之悲修羅方瞋諸天耽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以人道爲鎡基人道以佛法爲究竟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之謂也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閒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識不知無貪無競如幻化人是爲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卽此世界爲極樂之國矣又何庸夫聖人哉奈何人者因愛欲而生愛欲而死其生死愛欲者財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構攻鬪之禍以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先王之賞罰不足以禁其心適一己無厭之欲以結未來無量之苦是以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乃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於人閒者正示十界因果之相皆從人道建立也然旣處人道不可不知人道也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而以淨梵爲父摩耶爲母者示有君親也以耶輸爲妻示有夫婦也以羅睺爲子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非無君親也割君親之愛也棄國榮而不顧示名利爲累也辭妻子而遠之示貪欲之害也入深山而苦修示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徧處定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入王宮而昇父梠上忉利而爲母說法示佛道不捨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也假王臣爲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垂誡後世之弘範也嗟乎吾人爲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閒世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法則儱侗眞如顢頇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墻幾如檮昧與之論教乘則曰枝葉耳不足尙也

與之言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為也與之言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為也與之言四禪八定則曰彼外道所習耳何足留也與之言人道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行也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為借資竟不知吾佛教人出世以離欲之行為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最為第一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以知人欲為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以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故歸命佛

論宗趣

老氏所宗虛無大道即楞嚴所謂晦昧為空八識精明之體也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為第八阿賴耶識依此而有七識為生死之根六識為造業之本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是則十界聖凡統皆不離此識但有執破染淨之異耳以欲界凡夫不知六塵五欲境界唯識所變乃依六識分別起貪愛心固執不捨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所謂人欲橫流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為隄防使思無邪姑捨惡而從善至若定名分正上下然其道未離分別即所言靜定工夫以唯識證之斯乃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以祛鬬諍之害而要歸所謂妙道者乃以七識為指歸之地所謂生機道原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至若老氏以虛無為妙道則曰谷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以絕聖棄智忘形去欲為行以無為為宗極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脈破前六識分別之執伏前七識生滅之機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即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以為妙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以此識乃全體無明觀之不透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以此識體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曰玄之又玄而稱之曰妙道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故曰天地之根眾妙之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莊稱自然且老乃中國之人也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可謂捷疾利根矣借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豈不頓證眞無生耶吾意西涉流沙豈無謂哉大段此識深隱難測當佛未出世時西域九十六種以六師為宗其所立論

百什至於得神通者甚多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乎吾佛出世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昔之工夫有在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在點化之間以破其執耳故佛說法原無贅語但就衆生所執之情隨宜而擊破之所謂以楔出楔者本無實法與人也至於楞嚴會上微細披剝次第徵辯以破因緣自然之執以斷凡夫外道二乘之疑而看教者不審乎此但云彼西域之人耳此東土之人也人有彼此而佛性豈有二耶且吾佛爲三界之師四生之父豈其說法止爲彼方之人而此十萬里外則絕無分耶然而一切衆生皆依八識而有生死堅固我執之情者豈只彼方衆生有執而此方衆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彼外道者或執之爲冥諦或執之爲自然或執之爲因緣或執之爲神我即以定修心生於梵天而執之爲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而入無色界天伏前七識生機不動進觀識性至空無邊處無所有處以極非非想處此乃界內修心而未離識性者

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至於界外聲聞已滅三界見思之惑已斷三界生死之苦已證無爲寂滅之樂八識名字尚不知而亦認爲涅槃將謂究竟寧歸之地且又親從佛教得度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至於法華會上猶懷疑佛之意謂以小乘而見濟度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方捨此識而猶異熟未空由是觀之八識爲生死根本豈淺淺哉故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此之謂也噫老氏生人間世出無佛世而能窮造化之原深觀至此即其精進工夫誠不易易但未打破生死窠堀耳古德嘗言孔助於戒以其嚴於治身老助於定以其精於忘我二聖之學與佛相須而爲用豈徒然哉據實而論執孔者涉因緣執老者墮自然要皆未離

識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方徹一心之原耳此其世出世法之分也佛所破正不止此卽出世三乘亦皆在其中世人但見莊子誹堯舜薄湯武詆訾孔子之徒以爲驚異若聞世尊訶斥二乘以爲焦芽敗種悲重菩薩以爲佛法闡提又將何如耶然而佛訶二乘非訶二乘訶執二乘之迹者欲其捨小趣大也所謂莊詆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欲其絕聖棄智也要皆遣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執謝其將把臂而遊妙道之鄉矣方且歡忻至樂之不暇又何庸夫憒憒哉華嚴地上菩薩於塗灰事火臥棘投鍼之儔靡不現身其中與之作師長也苟非佛法又何令彼入佛法哉故彼六師之執幟非佛不足以拔之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嚮之信乎遊戲之談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耳今以唯心識觀皆不出乎影響矣

此論刱意蓋予居海上時萬曆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爲撫掌庚寅夏日始命筆焉藏之既久向未拈出甲午冬隨緣王城擬請益於弱侯焦太史不果明年乙未春以弘法罹難其草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遣侍者往殘簡中搜得之秋蒙　恩遣雷陽達觀禪師由匡廬杖策候予於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於旅泊菴夜坐出此師一讀三歎曰是足以祛長迷也卽命弟子如奇刻之以廣法施予固止之戊戌夏予寓五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爲衆演楞嚴宗旨門人寶貴見而歡喜願竭力成之以卒業焉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區區片語誠不足爲法門重輕刱意於十年之前而克成於十年之後作之於東海之東而行之於南海之南豈機緣偶會而然耶道與時也庸可強乎然此蓋因觀老莊而作也故以名論萬曆戊戌除日憨山道人清書於楞伽室

病後俗冗近始讀　大製書谿通志及觀老莊影響論等書深爲歎服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及孔子人乘

之聖老子天乘之聖佛能聖能凡能人能天之聖如此之類百世不易之論也起原再稽顙

道德經解發題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妙道此卽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尙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則取之爲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爲冥諦此則以爲虛無自然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煑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刧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淸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卽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眞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於此故謂之天地之根衆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眞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於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眞眞實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棄形釋智方知此老眞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人情一一覷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眞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眞實話

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已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疎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冀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於首篇將觀無觀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爲病根卽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爲百世子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已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既正意既誠身既修以此施於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卽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似於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於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已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已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毋者禁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黏去無蹤迹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卽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卽此之教便是佛老以無我爲宗也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卽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使其絕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

出破衆生麤細我法二執而已二執既破便登佛地即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即孔子之四病尙乃麤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顯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淸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即意必也所遺之形即固我也所離之欲即已私也淸淨則廓然無礙如太虛空即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老子顯於忘世佛顯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奈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已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無名體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唯天唯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有我私爲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化以經濟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故無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由無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衆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衆生發菩提心寧使我身受地獄苦亦不疲厭然所化衆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爲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有心要爲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但用處大小不

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姑從一身以及家國後及天下故化止於中國且要人人皆做堯舜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以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不大但局於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故切近人情此體用之辯也惜乎後世學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學佛者隘此學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即大家矣

發明歸趣

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決不快活若不知佛決不奈煩老子若不知孔決不口口說無爲而治若不知佛決不能以慈悲爲實佛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衆生愚意孔老即佛之化身也後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單將佛法去涉

●已下古本卷三十一

世決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說玄妙如貪死猫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機終是閒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弟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佛教獨行於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迹也以迹求心則如蠡測海以心融迹則似芥含空心迹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憨山緒言

有物者不可以語道夫萬物紛紜非有也有之者人也人不有則萬物何有凡有物者必殉物殉物者幾亡人人亡矣孰與道哉物與人也甚矣夫忘物者不足以致道夫不有物者達物虛物虛則不

假忘而忘矣而云我忘物已我忘物已有所可忘非
眞忘故云不足以致道

論虛者未足以盡道夫心不虛者因物有物虛而心
自虛矣心虛物虛則心無而有物虛心虛則物有而
無如斯則又何滯哉而必以虛爲虛取虛爲極是論
虛也何盡道

忘與不忘俱忘忘忘矣而必拘俱忘忘矣而不拘俱
難應至矣哉安得無忘而無不忘無俱而無不俱者
而與之言忘俱耶

今夫致道者在塵必日動易體出塵必日靜易造以
動易者如實石火以靜易者如可急流石火似有急
流似停易此者是不達動靜之原生滅之本也

被物動者我之招也不有我孰能動哉觀夫長風鼓
於天地木折而竅號於太虛何有焉故至人無我虛
之至也以其虛故不動

心體原眞習染成妄故造道之要但治習治習之要
純以智嘗試觀夫融冰者焉火勝則冰易消智深則
習易盡

我信人不信非人不信信不及也人信我不信非我
不信不足信也故我信信心人信信言言果會心則
無不信矣

銖兩移千鈞之至重一私奪本有之大公私也者圖
明之眚生死之蔕也是以得不在小失不在大聖人
戒愼恐懼不睹不聞之地

勞於利勞於名勞於功勞於道其勞雖同所以勞則
異也是以有利不有名有名不有功有功不有道有
道者道成無不備

陸魚不忘濡沫籠鳥不忘理翰以其失常思返也人
而失常不思返是不如魚鳥也悲夫

趣利者急趣道者緩利有情道無味味無味者緩斯
急也無味人孰味之味之者謂之眞人

心本澄淵由吸前境渾濁其性起諸昏擾悶亂生惱
推原其根其過在著

一瞖在眼空華亂起纖塵著體雜念紛飛了瞖無華
銷塵絕念

至細者大至微者著細易輕微易忽衆人不識聖人

競競由乎競競故道大功著萬世無過物無可欲人欲之故可欲欲生於愛愛必取取必入入則沒沒則已小而物大生輕而物重人亡而物存古之善生者不事物故無欲雖萬狀陳前猶西子售色於麋鹿也

吾觀夫狎虎狼者雖狎而常畏恐其食已也故常畏色欲之於人何啻虎狼哉人狎而且玩食盡而心甘恬不知畏過矣乎虎狼食身色欲食性

色欲之於人無敵也故曰賴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無能爲道者吾意善敵欲者最以智助智以厭厭則懼懼則遠遠則淡淡則忘忘之者望形若偶人視味如嚼蠟何欲哉

難而易易而難衆人畏難而忽易聖人畏易而敬難是以道無不大德無不弘功無不成名無不立

世之皆以功名爲不朽謂可以心致故勞心謂可以形致故勞形且夫盡勞而未必樹樹而未必固吁去聖人孰能固哉不固則朽何固哉吾謂不朽者異夫是知吾之不朽不朽矣

榮名者踐名榮位者踐位旣踐矣辱何加焉故曰踐者不立不立者無本無本而名位之競競乎得失也何榮哉

富不大以其蓄有蓄則有亡故不大貴不至以其高有高則有下故不至是知達人無蓄故富莫大焉無高故貴莫至焉

藏迹者非隱迹隱而心未必忘濳名者非顯名顯而道未必著故隱非正顯非大吾所謂隱顯者異乎是吾所謂隱顯者隱於體而顯於用也體隱則廓爾太淸萬境斯寂用顯則森然頓現一道齊觀如斯則逆順隨宜窮通一致矣噫處此者博大眞人哉

君父之命不可逃況大命乎嘗試觀夫負小技而不達大命者居常爲失意當分爲棄時故踔踶之心憤激託言而要乎世噫過矣夫達士觀之猶人酣酒夜行而射額於柱抱布鼓而號救於天也雖然布鼓存焉知命者不取

以機爲密非密矣以道爲密密也夫吾嘗觀夫弄弩者岌岌然百發而數獲此善者也而況不善者乎善

爲道者能有物不發而物無所逃故密莫大焉勁莫
至焉
天地循環千變萬化死生有常人莫之測不測其常
狥物而忘率人返物故乃昌
人棄我取故人之所有我不有我之所有人不有人
非不有以其不知有故不有設知有我何異哉
鑒垢汚指必濯而後快貪嗔害德而不知祛是視德
不若一指也指汚有生德害失性
負重者累多知者勞累久則形傷勞極則心殆殆已
所以殆者事外也是以重生者事內不事外循已不
循人志存不志亡
變通難言也人莫不以趨利避害爲然而吾實不然
亦有夫利害當前而不可却者變也何通耶衆人隨
之君子審之聖人適之適之則不有以其不自有故
不有
人謂之盜物者爲盜非盜也吾謂之盜心者爲盜雖
已夫夫盜盜物未必盡有禦必不入設入必獲獲則
死無容旣死矣奚盜哉夫盜盜心必盡失禦急而愈
入設獲且生而多又縱之尤有誨之者愼之哉
道盛柔德盛謙物盛折是以柔愈强謙愈光折愈亡
古之不事物者故乃長
密於事者心疏密於心者事達故事愈密心愈疏心
愈密事愈達心不洗者無由密是以聖人貴洗心退
藏於密
一刺在膚側掉而不安衆刺在心何可安耶刺膚膚
潰刺心心亡
大威可畏觀夫天地肅殺者大威也萬物雖衆靡靡
然孰能當之故夫人有威者承天也天威至公人威
効公天威愛物人威主生
化人無功化已有功已果化而人不化自化矣徵夫
覩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信夫
治逆易治順難逆有對順無知故有知者遇逆如甘
露畏順如鴆毒愼之至也以其愼故守不失愼也者
成德之人歟
心體本明情塵日厚塵厚而心日昏矣是以聖人用
智不用情故致道者以智去情情忘則智泯矣忘情

者近道哉

智鉅事微善達事者莫若智故智之器挫銳解紛無不利嘗試觀夫片雪點紅爐清霜消烈日以其勝之也故自勝者孰能禦之

人以大巧我用至拙人巧以失我拙以得故善事道者棄巧取拙無不獲

順我者喜逆我者怒喜怒迭遷好惡競作日益其過推原其由本乎不覺不覺即忘返也

恣口體極耳目與物銷鑠人謂之樂何樂哉苦莫大焉隳形骸泯心智不與物伍人謂之苦何苦哉樂莫至焉是以樂苦者苦日深苦樂者樂日化故剡道之人去彼取此

天地不勞而成化聖人以勞而成功衆人因勞而遂事事遂者逸功成者退故曰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

多財者驕高位者慢多功者伐大志者狂勝才者傲厚德者下實道者隨

不了假緣橫生取捨識風鼓扇浩蕩不停如海波澄因風起浪風若不起波浪何生識若不生萬緣何有故致道者不了即生了即無生觀善哉

源不遠流不長道不大功不固是以聖人德被羣生功流萬世以其道大也有大道者孰能破之

目容天地纖塵能失其明心包太虛一念能塞其廣是知一念者生死之根禍患之本也故知幾知微聖人存戒

自信者人雖不信亦信之矣不自信者人雖信亦不信之矣故自信敎誠人信易欺誠者日精欺者日淪

智照識惑惑起千差照存獨立故致道者以照照惑貴智不貴識

觀夫市人幷行失足於塗然必惕然揮臂以自誓者爲嫌其汚屨也今夫人者處下德而晏然不惕不誓是自短於市人而土苴其道德也悲夫

人皆知變之爲變而爲之變而不知變有不變者存焉苟知其不變則變不能變之矣苟不知其不變雖無變何嘗不變哉請試觀夫聖人身循萬有潛歷四生紜紜並作而無將無迎者是處其不變而變之也何變哉若夫人者形若槁木而心若飄塵物絕迹而

猶呻吟是無變也何嘗不變哉

寢息坐臥所以逸身也止絕攀緣所以逸心也身逸者志墮心逸者志精故養道者忘形師心道乃貞

天地大以能含成其大江海深以善納成其深聖人尊以納汚含垢成其尊是以聖人愈容愈大愈下愈尊故道通百劫福隆終古而莫之爭

視民爲吾民善善惡惡或不均視民爲吾心慈善悲惡無不眞故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之謂同仁

見色者盲見見者明聞聲者聾聞聞者聰是以全色全見盡聲盡聞無不融聲色俱非見聞無住此之謂大通

衆念紛紛不止無以會眞若以衆念止衆念則愈止愈不止矣若以一念止衆念則不止而自止矣吾所謂一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雖然實無念者贅也夫曾不知其爲槪也

心體元虛妄想不有若了妄不有雖有而不有也不了妄不有雖不有猶有之也故妄想如空花其根在眼眚了眚花不無空體常寂滅

夫平居內照似有及涉事卽無者直以心境未融前塵未了而爲留礙也故造道者不了前塵縱心想俱停猶爲趣寂故於至道不取

體寂用照用不失體卽照而寂體不離用卽寂而照是以體寂若太虛用照如白日故萬變無虧無幽不鑒

前無始後無終萬劫一念六合一虛人物齊軌大小同狀晝夜不變死生不遷此之謂常然體此者似人而天誰爲之悳

事小理大事有千差理唯一味善理者卽事無外隱顯存亡莫之二是以至人愈動愈靜無不寓

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求有心執有無心著無是二俱非則超然獨立所以大人無對者以其無可當情也

念有物有心空法空是以念若虛谿逢緣自在心如圓鑑來去常閑善此者不出尋常端居妙域矣

大忘不忘無不忘用意忘者愈忘愈著執著者未喩道果喩道何不忘耶故曰魚相忘於水人相忘於道

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藉若知道豈爲凡民哉吾意善體道者身若魚鳥心若海空近之矣

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揚眉瞬目或飮與啄左之右之無時不察察復念裂劃然自得自得者自知人莫之識

天地之功不捨一草滄海之潤不棄一滴圓明之體不離一念是知一念之要重矣夫

眞心至大此身至微是以明眞心者返觀此身猶若片雲浮於太淸任往任來翛然無寄由無寄故處世若寄焉

爲有爲無能爲爲無爲能有爲是以聖人無爲而無不爲也吾所謂聖人無爲者蓋卽爲而不有其爲非若寒灰枯木而斷然不爲也

太虛游於吾心如一漚在海況天地之在太虛乎萬物之在天地乎此身之在萬物乎外物之在此身乎嘻眇小哉以其小故大

天地寂萬物一守寂知一萬事畢處此道者常不忒以其不忒故作做云爲俱不失不失者謂之眞人

超然絕待大同也夫不同則物我二物我二則形骸生有形骸者待莫甚焉何絕哉吾意善致道者貴兩忘兩忘則物我一物我一則形骸忘形骸既忘誰待哉絕待故大大故同大同者謂之聖人故曰會萬物而爲已者其唯聖人乎

山河大地一味純眞心若圓明天地虛寂故遠此者外觸目無可當情中返觀了無一物如斯則空空絕迹物物徒云身寄寰中心超象表矣

靜極則心通言忘則體會是以通會之人心若懸鑑口若結舌形若槁木氣若霜雪嘻果何人斯願與之遊也

其形似拘拘其中深而虛虛眼若不見耳若不聞昏昏悶悶人望之而似癡若亡人而不知偶誰吾請以爲師

世間所有杳若夢存夢中不無覺後何有故不覺何以超有不超有何以離世吾所謂離世者非離世離世在卽世而離世也卽世而離世者謂之至人

知有爲始極盡爲終策知以智運極以權權也者涉有也涉有處變古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根本存焉今夫不本而誇善變者是由自縛而解人人見而必啞雖孺子大笑之

直達謂之頓密造謂之漸直達詣眞密造除僞眞不詣僞不除僞不除眞不極由是觀夫僞也者眞之蔽歟道之害歟德之累歟

圓融該攝廣大交徹全事全理隱顯莫測一多互含多一互入畢一通收不妨羅列小大不殊凡聖不隔常泯常照常起常寂心不可思言不可議日用尋常昏無欠闕常在其中不勞途涉此之謂至極

大言載道小言載名至言忘言載名者近載道者遠忘言者通是故近則易親遠則易毁通則莫測以其至故莫測居莫測者謂之神化

孤掌不鳴不虛無響絕待無言由是觀之言者有待而然也雖然言言於無言即無言矣無言者言之不及也吾意善得無言者在遺言言既遺而無言者得矣何言哉

聊城傅光宅曰世之謂子書者則老莊非其至乎老言簡而意玄莊語奇而思遠後之談道者歸焉荀楊而下未足擬也茲緒言將非老莊之倫耶其爲文俊偉明潔而其意旨難以名言或老莊猶有所未及耶疑者曰子是過矣老莊何可及也余曰老莊誠不可及也乃所稱谷神和同與疑始玄珠之類則似有言而未盡又似欲言而難於言者道信無窮極也西方聖人無法可說而有說法言之盡矣故觀老莊而知諸子未盡也觀西方聖人而知老莊未盡也緒言則旨出於西方聖人而文似老莊者也故曰或老莊猶有所未及也然是亦有言也有言則緒也故以緒言名即其言而求其所不言是存乎人矣不然謂憨山今人也緒言何奇哉豈唯不及老莊亦復不及諸子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五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六

侍　者　福　善　日錄

門　人　通　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徑山雜言

師在徑山與諸弟子接見散口而談日出皆證後利生最親切者不宜散落某生平能領旨不能記誦師言波浪深闊而某又十日後方起此念不復能憶全語始次標目記其大略前話幷續別開示者一一綴入爲徑山法話以便刻施普及不枉大師唾沫之蒸澹居師及大衆同此一心

弟子朱鷺記

此一大事須平實商量方得受用第一不得好玄妙唇舌波浪謂之弄精魂

此事不從參究入者不得力不向教上印證者不得正知見不從境緣上打鍊者亦只是光影門頭事及臨逆順八風境界便被搖奪將去都透不過以宗入以教印以日用境緣爲驗但於境上輕脫無滯著心即是用心得力處能以境緣自勘亦不必全靠善知識說話爲實法耳

較定話頭不是要明話頭只借話頭發疑斬截妄想其參究須離話頭處參究下得疑方得力古德云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前人志之矣疑至情識不到語言不通時拶逼極處迸出些子光影謂之電光三昧正好進步不得歡喜若認此爲是則得少爲足貼體都被者點光覆住不復能出過後發出都被所使矣八識中含藏尙有多生習氣微細種子忽現前用力不得處須借呪力以消之

問智識不同處但最初一念現量即是智纔轉第二頭便是比量落情想矣又曰黏帶情來底是識不黏帶情來底是智咬住話頭正是把住情識來路不起第二念

參悟亦非甚難事三個月一住氣定見下落第一不得先存待悟心纔待悟即爲等待他悟即此便是攔頭板則工夫再不得入矣又曰者事須是勇猛漢子做

利根人多生得夙慧今生遇緣當下便了有不從參入者但要保任去透脫去如六祖便是其人鈍根人如何只要自肯鈍根不巧就從鈍處得力

咬定話頭一切時中都用得著便刀山火聚上去也用得著者便是得定力處若有絲毫迴避便全身墮落矣

參禪人不得坐在潔白地上此是千生萬劫陷坑我欲爲衆說破故作擔板歌

教眼宗眼原無二眼永明師提宗全撫教語印入恐人一向無義路邊錯下脚若不得教眼便落邪見我註金剛法華楞伽楞嚴等經書從情識不到處沒義路邊迸出者拈取却欲以教印宗學者當自得之

在東海時一夕坐入身世俱空海印發光河山震動境界得相應慧有頃悟入楞嚴著緊處恍然在目急點燭書之手腕不及停蕭五鼓漏而楞嚴懸鏡已竟矣侍者出候見殘燭在案訝之

菩薩全以利生爲事若不透過世閒種種法則不能投機利生

學佛先發大悲心破我執爲主

舊公案在今時人以妄想量度則鍼鋒不對矣縱會得說得亦於已分上無力

動中會易入靜中入無力

從外知見入者無力自性內會入者得力

問從緣薦得者如何緣有二一見聞緣有退失境界緣無退失虛實不同故

衆生欲忍二乘生忍菩薩無生忍佛寂滅忍

只一佛知見是正却有菩薩知見二乘知見衆生知見外道知見諸皆淆譌所以世尊種種方便只要了一心入正知見名佛知見

了得生滅心寂滅即了得生死

如何是向上祇有箇放下

祖師語句句活學人富實法則句句死

日用工夫只消看破妄念不被他使無別用心處

一切空不下時如何只了知是假一切能空一切能輕

菩薩住在極樂做甚事我要扯他出來

念阿彌陀佛句原同一話頭今人却便會到西方去也

一切是幻人人曉得須有主張幻的作用方不爲幻轉在海印時偶想六祖夜半人來斫頭公案便欲學其定力每夜開門習觀想假若有人來要借頭便歡喜捨之今夜然明夜亦然久之覺有定見力在忽一夜報盜入予曰第呼來明燭正坐無怖怯心其人及門乃匍匐不敢入一長大漢也予呼謂此門無所有命取庫中二百錢與之若先無主張便惶遽了也

住五臺山中喧聲如百萬鏖戰無有一息能安者一日聽泉極衝激處頃之忽然不聞纔擧念何故又聞乃向極沸處坐若干日坐久之水聲寂然自此水聲不斷如不聞也此後安住山中不復爲喧嚷動矣

在東海時值　皇太后遣內官齎銀若干至弗敢拒也度不可濫承當念地方饑荒可借以普　太后之施內官不可予告以各縣該地方受施者造一册還報如之其後　兩宮聞而大喜及至被難時竟得此一事力乃知臨財不可苟也

在嶺南時人情未熟崖岸在不能使人狎無可親者有小孩兒欲近之輒畏我去一日學獅子調兒法勉自倒身戲狎之與之果蓏日狎一日遂不我畏自此人不我避忌日來親也

初參謁某總府持揭庭下移時不命起去心解得應自呼名稟見耶顧不能出諸口如千鈞重無可奈何時奮自稱名某稟見乃得起去明日參謁復然竟一歲不少假借旁謂武人何知破常格待善知識也最後約同謁撫院曰總府備一舟裝齋飯果品如賓席邀請過舟作禮揖上坐曰非我不能假借公知公有傲骨聊以相成也驩談促膝以別乃歎宰官中大有深心人在何問武耶

讀書不細心體認不得其用予註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吏數日思其合處不可得乃從他借一弓幷弦張而懸之壁閒坐臥視之又二日忽悟張字對弛字說弓弛時弰高而有餘弰下而不足則無用也及張而用之則抑高擧下損弰補弰上下均停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爲用主施而不主受適合之也重

爲經根二句亦稽數年不敢草草解正當南行之日孤坐舟中情景無聊輕重靜躁之解恍然目前始悟太上語旨蓋身試之而後見未可謂紙上陳言無眞味也故道德一註歷十三年乃脫稿非草草也予著經必是凝神入觀體契佛心機倪忽自迸出者方劄之紙若涉思議即不中用

今已下古本卷三十二

化生儀軌

語曰聖人不出世萬古如長夜故我本師釋迦文佛示現王宮出家雪山六年苦行悟道成佛於鹿苑說法度生當佛未出世時西天外道有九十六種各立門庭皆稱師長及佛成道說法之時諸外道一一歸依出家爲佛弟子依教修行證阿羅漢果故今靈山一會一千二百五十餘人皆是外道之儔也當是時也有信佛者則歸依佛法依教奉行其不信者則生驚疑乃至種種魔害毀謗墮惡道者不可勝數是知今之佛法未行之地皆以佛未出世之時智愚賢不肖雖有疑信之不一是皆不知我佛出世之本懷及度生漸次方便之軌則也故今略述化生方便之次第使未聞未信佛法者知我等爲僧化生之法門非是一事一行一門而可入也故曰方便有多門歸源性無二要之四十九年皆隨機大小淺深之序所謂教不躐等也幸宜委悉勿謂常談

一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所謂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使其悟入惟此一事更無餘事所云一大事者謂要衆生知生死爲一大事也佛知見者乃衆生各各本有之佛性也由迷此佛性而成生死今要出生死苦必以悟佛知見爲第一義如此豈非佛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出世間是則禪道悟心一路不待達摩西來然佛特爲此事而出世也爭奈衆生歷劫以來貪瞋癡愛煩惱惡見迷之已深不堪頓示悟心之大法故將一乘法分別說三以此故有三乘漸次之設所謂小乘中乘大乘也至有不堪小乘之法者則設五戒十善爲人天善果且免墮三途地獄餓鬼畜生之苦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今爲佛弟子遵奉

佛教以度生爲事業若不漸次方便誘引入道一日

示之以大法則反使横生疑謗自取三途之苦是以
醍醐爲毒藥矣乃不善導之過也故今遵
佛所制在家善男子名優婆塞善女人名優婆夷當
持五戒以修人天善果在家五戒者

一不殺生　此戒感將來長壽及如意眷屬和合現在子孫昌盛之報

二不偷盜　凡不與而取皆名爲盜此戒感來世得大富饒衣食豐足所求如意之報

三不邪淫　非己妻妾妄生淫欲名爲邪淫此戒感來世得妻妾貞良父慈子孝眷屬六親和合之報

四不妄語　凡言不實鬪搆兩家名爲妄語此戒感來世智慧過人言語眞實聞者皆信依敎而行之報

五不飲酒　酒能昏迷亂性發狂生禍爲衆惡之本此戒感未來智慧明達識見超越之報

右上五戒乃我
佛出世初爲世間在家之人特設此教令人依戒修
因則不負此生免墮惡道能感來世不失人身得長
壽大富子孫家道豐盛文明特達之報凡今高官尊
爵富厚豐盈聰明利達之人皆從修持五戒中來然
此五戒卽儒門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
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故佛法有裨
王道者以五戒化人則無詞訟省刑罰家治而風淳
矣此吾
佛最先所設化生之儀也今世俗之人不知
佛法全無好善之心而返生謗佛謗法謗僧之見是
自甘愚迷自取苦趣耳又有一等之人雖能喫蔬而
不知
佛法正修行路聽從無爲外道邪人不敬
佛祖天地不孝父母不燒香禮拜三寶專一味邪行
邪說盲盲相引相聚妄談以爲傳法全不知有正修
行路而返謗佛法僧堅執不化此乃最愚癡人是可
憐者卽今奉
詔旨所當禁者是也唯願當世高明君子辯白邪正
是非凡遇此輩卽當開示令其捨邪歸正不但護佛
法是亦有助於
王化也然學邪學正總是一念善心可惜不知是邪
而誤墮今若知非又何不捨彼邪徒而爲眞正善人
爲
聖世之良民乎

右上五戒乃佛教修人道之因果又設十善業道爲人天之因果所言十善者

一身三惡業謂殺盜淫若斷此三惡則名三善道

二口四惡業謂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若斷此四名四善道

三意三惡業謂貪瞋癡若斷此三名三善道

如上十惡乃常人日用而不知者今若能斷此十惡則名十善爲生天之因是爲純善之人此十善法卽儒門正心誠意修身之道也若果能修此則現世爲聖爲賢則定感來世生在天宮受勝妙樂此萬萬眞實之行世人何故愚迷不知而專向邪道爲得豈不辜負此心哉

如上五戒十善乃吾

佛特爲世間在家之人所設之教要人依此修因不失人天之福此金口所宣不妄之談若不遵此修總是邪道非正行也總肯苦心修行都無利益反增苦果是謂以苦捨苦吾

佛已深痛之矣今世間五部六冊之說乃外道邪人妄稱師長偷竊佛祖言句雜集世俗鄙俚之言以惑愚民所謂邪道亂眞者卽今

聖旨所禁皆此輩也在家之人旣有好善之心何不歸依

三寶而必墮此邪法豈智人哉

又觀今世好善男子已能歸依

三寶以自恃世智聰明伶利之見便生下劣魔心薄五戒十善而不爲以好禪爲上乘三業不修乃以祖師現成公案看了幾則記在胸中便逞利口動使機鋒當自已妙悟以此爲是全不知非又且誹謗大乘經典爲文字不足取又笑眞修實行之僧爲小乘妄起種種邪見全不信有因果罪福甚至慢佛慢法慢僧殊不知自墮愚迷業障坑中妻子聚首衆苦熬惱交煎且妄指目前是道如此愚癡之人是爲大可憐憫者旣有一念向上之心何不眞眞實實做些著落工夫所謂說得十分不若行得一分如此妄談譬如貧人妄稱帝王自取誅戮可不哀哉奉勸世之善士聰明利根有志出生死者當自量根器參禪固是向

上一著以此乃佛祖專為上上根人說在諸人試自點檢果是上上根人否果能一一頓悟否果能當下便了百劫生死否如其根非上上即宜量自己力專心修淨土門回向西方願生極樂永捨娑婆之苦此一法門從古修因僧俗依之出生死者不可勝數所謂萬修萬人去最是穩穩當當一毫不錯之大法門也祖師云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以此法門全不誤人若能放下身心依此修行所有應行規則略示於後

一淨土一門往往士大夫談說專為中下根設殊不知此門三根普攝無機不收最為廣大且又簡而易行即古之祖師悟道之後回心向淨土者不少如永明中峰諸大祖師非一人也但修行念佛有上中下三根不同故淨土九品亦因根有別也

然淨土有三種者一常寂光土二實報莊嚴土三方便有餘土此即凡聖同居土且此三土修因不同故所感各別試略言之

一常寂光土即圓覺經所云大光明藏此中聖凡平等依正不分唯佛法身湛然常寂乃諸佛所證法身境界此唯從上諸祖一念頓悟法身妙契同體入佛境界者所居此正上上根人之淨土豈可輕視為中下人設也

二實報莊嚴土此即二十重華藏世界乃我
盧舍那佛曠劫修行感稱法界量無盡莊嚴之妙土即華嚴經所說重重無盡世界莊嚴者此乃報身佛所居單為十地菩薩轉大法輪之淨土即二乘聲聞不見不聞此即法華會上諸授記之人待多劫修因將來所感此中一分之淨土此殊非尋常易易可到也

三方便有餘土亦名凡聖同居土此正九品分別乃阿彌陀佛之化土也以華藏世界有二十重從第一重有一佛剎微塵數世界圍繞下小上大如倒浮屠從此以上倍倍加增至第十三重然此娑婆世界乃十三重之中心主剎其極樂土與娑婆正等從中至西花藥邊際故云過十萬億佛土之外與娑婆並列者以十方佛土獨有娑婆為穢惡土石諸山雜穢充

滿三途八難衆苦所聚名爲堪忍衆生剛強最難調
化故我
釋迦文佛縱以十善化導人天亦在生死之中未出
輪迴若參禪悟心又難頓悟故設念佛求生淨土一
門名橫超三界以仗
阿彌陀佛因中願力云十方世界衆生有能念我名
號不生我國者誓不成佛以仗此願力凡念佛者彌
陀定來接引生彼淨土故易生耳然此淨土開有九
品者若參禪悟心未能忘心境者則生上上品有念
佛一心不亂者則生上中品有參禪未悟持名精純
萬行莊嚴則生上下品若修萬行持大乘經專持名
號志願往生則生中三品有精持五戒十善專心念
佛發願回向不論僧俗多生下三品此雖未斷煩惱
以但得生彼國見佛聞法居不退地永不落三界生
死從此發願再來三界度生則來去自在不被生死
苦惱羈留所以永明禪師說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
悟是也此一法門一生精誠可辦一得生彼頓脫生
死永出輪迴如此直捷法門又何患而不修且薄之

耶然參禪了生死難念佛了生死易只要當人一念
眞實肯切苦心耳從古生淨土者無量無數皆世人
眼見而不信又有何法可信耶今奉勸高明智士當
信自心不可謬信邪說也即在法門中有禪淨兼修
之士甚多如永明所說念佛參禪參禪念佛所謂有
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世爲人師將來作佛祖此
亦最上之行也與夫妄稱悟道墮大妄語者天淵也
惟夫一切衆生自迷本有之佛性墮落三界生死輪
迴六趣苦難之中長劫沈淪不得出離者皆因貪瞋
癡愛以資淫殺盜妄諸惡之業捨身受身皆以淫欲
而正性命生生世世父母妻子六親眷屬恩愛牽纏
三界大火所燒無有一人能免之者故我
本師釋迦文佛於常寂光土興起大悲救苦之心捨
自性法業從兜率降皇宮入母胎捨父母妻子割斷
世間深重恩愛頓棄金輪王位走入雪山剃除鬚髮
六年凍餓苦行修持乃至悟道成佛此乃是第一箇
爲生死出家之樣子也及成佛後又遭魔害受金鎗
馬麥之難種種堪忍摒捨身命受盡無量魔怨之難

說法四十九年。只是一念慈悲。爲度衆生。救令出苦而已。惟此一事。更無餘事。故靈山會上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皆一時英靈豪傑之士。學佛所行。各各捨離世閒父母妻子恩愛。依佛修行。了悟恩愛。得出生死。證阿羅漢果。如阿難爲佛之弟。亦隨出家。隨衆受苦。此乃吾

佛所度弟子出家之榜樣也。佛在世時。投佛出家之弟子。不知修行之法。故佛因事設戒。令其止惡防非。得正熏修。故初出家者。名爲沙彌。則設有十戒。及至比丘。則設有二百五十戒。女人出家名比丘尼。則設有五百大戒。乃至國王大臣宰官居士。與在家出家四衆人等。進修菩薩大戒。則有梵網經。說十重四十八輕戒。此諸戒律。乃吾

佛法門之家法也。故云若人受佛戒。卽入諸佛位。若爲僧不受戒者。名爲禿賊。盜佛袈裟。裨販如來。非佛弟子。此爲僧奉法之不易也。然佛在世時。人壽百歲。

佛當壽百年。以念末法弟子無福。止住世八十年。留二十年未盡之福。與後世兒孫。故今之弟子。供養四事。皆受用吾佛白毫光中一分功德。卽施主粒米莖菜。分毫之施。利皆 佛所留之福田。今人在法門爲僧者。竟不知 佛是何人。亦不知已爲何事。不知爲何捨父母棄妻子。剃除須髮。不在俗家。而住寺中。亦不知不耕不織。衣食從何而來。只道是自己有能。化得施主供養。更不知施主信心膏血難消。將來掩犨拽耙銜鐵。負鞍償債之苦。此其大家一齊迷悶而不知者。若是如此受用。有能嚴守戒行。持經念佛。守本分者。猶自可也。況又全不知僧體。不受戒行。縱放身心。攀緣俗親。出入不忌。不避譏嫌。乃至違法犯禁。全不知非者。又非一種矣。竟不知爲何出家。爲何捨俗。爲何剃除鬚髮也。不但不知修行之事。卽燒香禮佛。敬奉三寶之心。絕然忘之。混混一生。醉生夢死。全不知有出家正修行路。卽有見者。返以爲非。此爲最可憐愍者矣。佛言三途地獄。未是苦。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始爲苦也。總之不知僧爲何物耳。故四十二竟經云。

佛言。汝等比丘。每於晨朝。當自摩頭。若肯自摩頭。則

返省自己。為甚無髮髮也。以不知佛法出家規矩。故師不成師。而弟子亦不成為弟子。上下絕分。鳥獸同羣。但知衣食為急。全不知有生死之事。不怕將來有三途之苦。世間以此習俗成風。以為常事。至有離鄉行脚操方者。亦止知有叢林粥飯。茫不知有佛法禪道。此又大可憐愍者矣。嗟乎。去聖時遙。法門頹弊。一至於此。不可救也。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今在在諸山。豈無英靈豪傑之士哉。每於一方。但有一二肯發心興起者。自然有轉化之機矣。故今惟望住剎有志之士。各宜思省回頭。當念生死大事。痛改前非。發起一念向道之心。發心之初。先要參請善知識。秉受沙彌十戒。若持十戒無犯。則進比丘二百五十戒。一一戒條。委細檢點。乃至進受梵網菩薩大戒。以佛設教。以戒定慧三學。為成佛之本。所謂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是為三無漏學。其諸戒相。具載戒經。請自檢閱。不必細列。既能受戒之後。不論獨居隨眾。定要半月半月對佛誦念戒品。有毀犯者。對眾懺悔改過自新。則身心清淨。業障消除。乃為出苦之要也。既能持戒。為修行之本。則當親近佛法。縱不能出門。他方聽講。亦當自己發心。專一持誦大乘經典。或華嚴法華圓覺楞嚴諸大乘經。以種般若因緣。或有志專修西方淨土一門。則以念佛為正行。誦大乘經為助行。六時發願回向。求出生死苦趣。如此方不負出家之莫大因緣。亦不虛度此生矣。若有上上根人。發心脫離俗業。操方參請知識。志究己躬下生死大事者。只須單提一念。更不外求。此又最上一乘之根器。然但發肯心。定有發明了悟之時。是在各人根器志向何如耳。如上所說持戒修行。誦經念佛。雖不能頓悟自心。亦不空過時光。亦不負出家之緣耳。若夫悠悠縱情。至死無成。可不大哀也哉。空過今生。墮落三途。則將來又不知何時出頭也

如上所說在家出家修行之法。雖淺深不同。乃我佛出世。初二十年所說之法也。然佛說法四十九年。所說之法有三乘。謂小中大。初二十年。但說有教名為小乘。謂有三界生死之苦可出。有二乘涅槃可求。有善道人天因果。有惡業三途之因果。一切諸法皆

是實有故云四諦之法諦者實也四諦者乃苦集滅道四法也謂實實有苦可受集者貪瞋癡愛煩惱也言此煩惱爲諸苦之因能招苦果故謂實實有煩惱之集可斷也滅者出三界外二乘偏空涅槃以出生死證此涅槃樂故謂實實有涅槃可證也道者乃修行之方法乃二乘人所修厭苦斷集慕滅修道謂八背捨五停心觀謂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又有總相念別相念等觀此名小根所修出苦之法也名小乘教又有一等根器少利者名爲中乘即廣前四諦說十二因緣之法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是名十二有支此十二支該三世因果謂過去二支因乃無明行現在五支果乃識至受現在三支因謂愛取有未來二支果謂生老死憂悲苦惱緣者引也謂三世輪迴因果相緣引而有也以中根人觀此十二因緣有流轉還滅二門謂從無明至老死等爲流轉門若無明滅則十二有支齊滅爲還滅門逆順觀之則悟無生證辟支佛獨覺之果爲中乘之法也此二乘法說二十年以根機鈍劣不堪受大故爲權耳從此二十年後機漸通泰方說大乘菩薩所修六度之法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此六乃大乘菩薩所修名爲大乘若修此六度單爲下度衆生上求佛果此六度法以般若爲主故佛第二時說般若經有二十二年其經最多來此方者有八部般若共六百卷此經純談般若眞空智慧破前二乘生死涅槃之有見廣說六度乃至四諦十二因緣等法皆以般若眞空爲極則淘汰前執有之見即如金剛心經皆般若之宗極也以前二乘所執之空乃偏空所謂斷滅之空今此般若乃實相眞空以佛說空假中三觀乃成佛之妙門惟此般若經一部單說一空觀故爲入大乘之初門爲菩薩修行之妙法梵語般若此云智慧故菩薩利生以智慧爲首所謂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然此空觀一門雖載八部般若之中其實捷要只在心經一十四行業已該盡心經一卷又單在照見五蘊皆空一句已盡其義此一句之中若下手

做工夫又只在照之一字而已此最簡最要之法門然禪門修行最初用心工夫只一照字卽此一字法門在吾佛直待三十年方說以此看來修心之法豈是尋常凡夫易說易行哉此一字法門是謂教菩薩乃大乘之法也惟

佛出世本懷直是要令一切衆生成佛更無別事卽四十九年所說一代時教今爲一大藏經總是學成佛之法門成佛之方便雖有六度萬行種種多門正意只是三觀爲成佛之本三觀者乃空假中道三觀也一代教中總只說箇三觀若從前來說到般若方纔說了空觀一門以此故知法不易說亦不易入也然般若會上其在會聞法二乘之人皆以般若非己智分全不餐采況親受佛教三十年尚且不信不入如今惡業凡夫口口談空妄說空法無佛無祖無修無證便自稱爲上上根人豈非大妄誕人也惟佛已說般若眞空觀然後纔說假觀此一觀門所說之經乃解深密經所說唯識法門所謂迷如來藏名阿賴耶識依此賴耶具有三分變起根身器界一切山河大地衆生世界之假法乃唯識所變之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有而不實故名爲假問曰然佛因何而說假觀耶答曰由前二乘之人執涅槃以爲實有是墮偏空故佛說般若眞空以破執有之見故令觀般若實相眞空又有一類樂空增勝菩薩執但空而不能涉有不肯度生故佛說一切衆生身心世界皆唯識變現全是假法以此唯識法門和會空有要顯卽空之有卽有之空直觀唯識以證眞如此乃教前菩薩出空入假度生之法門也故此一觀門在經有深密密嚴等經當說此經時在菩薩大根已能信受其小根二乘畢竟不敢入俗利生故佛說維摩一經以淨名居士示現處俗有妻子眷屬假託問疾因緣與文殊對談不二法門以呵斥二乘激發入俗度生之心其教名爲彈偏斥小歎大褒圓爲小不思議法門以袪二乘狹劣之見此乃吾

佛深慈大悲爲小根人種種方便權巧引入大乘之意也是知菩薩涉俗利生之事誠非小根劣解之所能堪已經四十餘年教化之功尚費如此方便神力

如今現在五濁煩惱生死苦海之人口口談空談禪說道動以向上一著爲已任蔑視正法不懼因果不知尚已妄自狂誕之如此耶以覩吾

佛利生之方便權巧費了多少苦心不敢輕易說教人成佛一字今人動說超佛越祖非妄而何可不懼哉

唯吾

佛出世說法四十九年所集諸經有一大藏始終只說了八箇字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從初至此已經四十年才說破萬法唯識一句之義然猶未敢顯示唯心之旨以唯心乃萬法之極則也從上以來諸大弟子已聞唯識法門故此以後乃說楞伽經顯示三界唯心法門直欲令人悟此一心以爲極則若攝前二空假泯絕二諦總歸一心然後圓滿一心融歸中道爲理究竟故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謂識藏卽如來藏非空非有直指一心離名絕相泯絕聖凡不屬修證階差頓觀藏性名爲自覺聖智境界直離一切攀緣妄心但了妄想無性卽悟無生是爲頓教法門達摩祖師傳二祖可大師以此經爲心印故此經獨被上上根人其二乘絕分祖師門下故初學參禪要離心意識參離妄想境界求出凡聖路學是乃純以此經爲宗極也此教乃說一心之極則已經四十餘年多方開示歷過多少法門今方說此經小根尙爾絕分而今之僧俗教猶未明修行無路盲然無知自己心中妄想攀緣全然不知起滅頭數日夜未嘗一念淸涼卽以向上攀心意識一著以爲已任話頭亦未夢見便開大口說禪其自欺之心何如哉可謂大無慚愧人也可不懼哉且今不但俗人無知妄談卽吾法門後學僧徒全未聞佛教修心法門全不知用心工夫但只妄想幾時全無正見便稱悟道自以爲足此又誰之欺誰之誤耶戒之戒之愼之愼之在

佛過此四十年後方示一心法門足見法不易說不易修不易悟也

唯吾

佛世尊特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世間一大事者所

謂衆生佛之知見也以衆生本具佛之知見今迷之
而爲妄想生死之知見歷劫以來迷而不知譬如窮
子持珠作丐枉受辛勤故佛興同體大悲特特出世
而爲開示衆生本有佛之知見使其悟入猶如指示
窮子衣裏之珠令其自知得受用耳然佛知見者卽
是楞伽所說一心名自覺聖智是也一向不敢頓說
以觀衆生根鈍不堪受此法故久默斯要不務速說
直至四十年後多方淘汰根機已熟且化緣將畢故
說楞伽經示一心法門以爲顯理究竟此後卽說法
華經示諸法實相以顯事究竟此佛說法之次第也
以理事究竟方盡一心之極則故諸二乘人到此始
信佛心決定不疑亦悟各各自己本有佛性一向不
失譬如窮子久逃他國今始歸來見父亦信父家業
原是已有心相體信堪紹家業故長者委付嘗謂此
法華一經如長者委付家業之囑書乃佛利生究竟
之本懷故佛謂諸弟子一一授記將來必定成佛且
云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此一大事因緣已畢故
爲終教過此不久卽入涅槃然在法華一時已盡吾

佛出世利生之本懷至於涅槃一經顯佛性義以收
法華未盡之機以破前來弟子未盡之疑以佛說凡
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此恐弟子前聞闡提無信之
人不許成佛於此生疑故此經說闡提亦有佛性故
假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此則的信凡有知
者畢竟成佛決定無疑如此方盡如來出世一番化
利衆生之能事至此已畢故此卽入涅槃也如上所
說乃吾
佛出世一代始終化生之儀軌漸次修因之法門雖
觀衆生本有佛性各各具足無不願成佛者但以煩
惱障厚罪業根深不堪頓示大法故將一乘法分別
說三此乃一乘三乘之所由設也故楞伽以前乃三
乘之權教楞伽法華乃一乘之實教故天台判爲開
權顯實之教是知四十年前所說皆爲權設故爲根
機不等故也
此上所說頓漸不一通爲教義然楞伽頓示一心爲
如來清淨禪而教豈非禪宗也至若
世尊自云我四十九年未說一字末後拈花示衆人

天百萬罔然不知獨迦葉一人破顏微笑世尊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用付於汝是為教外別傳之旨從此二傳阿難以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達摩西來目為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單傳法門故自曹溪以下二派五宗傳燈所載千七百人皆悟心大士凡有言句稱為公案以禪本離言但留此一言半句為心印之證據如世公庭之案牘非是要人以此為實法口耳流布以當自已之玄妙知見也然吾

佛業已說了一大藏教至若一心法門何所不具而必以拈花為心要者以一心之旨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以從前聞者雖悟本心然有未能離相故假末後拈花為遺執言說之習氣乃治執名言之病以此為金篦耳今人不知教禪一心之旨乃吾

佛化度衆生之方便各人妄執一端以為必當故執教者非禪執禪者非教然執教非禪者固已自誤而執禪非教者又誤之更甚也以執禪者執愚自是妄認已見以為自誤非毀大乘了義為文字以致究竟無成更可憐者觀今末法之世講席已微無大師匠故伶俐少年無多聞慧至有志向上參禪又無決定久遠之志以無明眼知識但只循情欺誑以致誤墮者多此可大為流涕者也且又有僧徒妄自以為悟道者誑惑世俗愚夫貪求供養有歸依者即開示參禪為向上一著有信之者話頭未熟妄想縱橫熱沸便以印正以為有悟入處以致誤墮邪見如此為害更甚此尤不可不知懼而自省也愚見不是不要參禪但說參之不真又無久遠決定之志妄自為悟誤人甚多愚意假若看教不能參禪與參禪之無決定者總不若專心淨業且不空過一生也智者自能鑒之請各自思幸無自欺自誤為望

竊觀宰官士大夫參禪了悟者從古不少歷歷傳燈所載非一人也今世宰官中有志外護法門多以參禪為向上者此不比尋常一概固自有說蓋昔有法門參禪之士未大悟徹即發願護持佛法者亦有諸祖有大願力度生及菩薩示現救世者亦有昔在僧中參究未透而以習業牽引故今出世者雖在俗諦

塵勞之中而宿習一念般若種子光明透露不能自掩故發為文章功名事業以為外護法門者種種方便作用不同其行門亦非一種有專向上者有事功行者有建立

三寶證願護法者有單為自己生死者有發而為忠孝者種種所行皆菩薩道不可以僧中行門一概視之然在僧中不知禪教二宗亦有苦行頭陀者亦有事修淨業者亦有真實行門者亦有隨緣佛事助揚法門者亦有持誦書寫經典為求行門者此皆在佛白毫光中種種因緣而求佛道者亦不可以一概而取故宰官中凡有護法深心者但取僧中一行為得亦不必定要箇箇參禪方為正行耳然參禪雖妙其實非小根所能然在

佛世人天百萬獨迦葉一人達摩西來只得二祖黃梅七百餘人唯六祖一人印心豈細事哉若在僧中但有一行可以為法門正事可以教化眾生即是菩薩故曰種種所行皆菩薩道苟一事可取則已超乘粥飯常流空過時光者萬萬矣所謂短中取長則無棄人長中取短則無全人自古世出世間全人之難得也如上葛藤乃至

佛化生儀軌之次第在佛豈不要人頓悟自心當下成佛但眾生根鈍不得不施權接引耳古人云僧徒不能了悟自心且於教法留心時光亦不空過予則謂今之僧徒縱不能參禪看教有能持戒誦經作福護法者亦說勝尋常魔種萬萬矣在居士中但能持齋念佛助揚三寶者皆真實行也是在諸佛之所望也願諸方高明達士當自信之慎無以愚言為妄也

化儀之餘

示宜華眾道人

老人於癸丑冬日自粵東杖策來南嶽道經宜章善男子鄺紹楨等二十餘輩迎老人於經堂殷勤頂禮而作供養求請開示略說法要一宿而行既而老人隱寓靈湖蘭若建諷誦

華嚴道場乙卯夏六月紹楨等遠來瞻禮正值老人為眾講說金剛般若隨喜聽聞大生歡喜拈香請示在家修行捷要老人因示之曰宜章當深山僻地無

善知識經過在家善信雖多未聞正法今衆等各宜精持五戒以爲正行此五戒者乃吾　佛專爲在家善男子說此五戒卽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也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是故在家善士應當奉持既持五戒不可聽信邪師邪教妄說法空撥無因果斷滅佛種造地獄業只當專依　佛教修西方淨土法門一味以念佛爲正行然淨土一門接引衆生利益最廣古今念佛得往生者甚多但以專精爲主不是一月一兩會念佛幾千聲如此便作正行也第一要發心深厭娑婆是苦志求捨離存想西方淨土蓮花化生念念定要往生彼國親見　彌陀以爲本願每日早晚要刻定功課或持金剛經或持彌陀經或持往生呪定要念佛回向西方發願往生以此爲定規二六時中無論閑忙動靜將一聲阿彌陀佛持在心中念念不忘心心不斷乃至睡夢之中亦不忘失如此打成一片無有閒斷名爲一行三昧此念純熟一切境緣不被打斷開眼合眼一聲阿彌陀佛明明現前將一切世間父母妻子種種恩愛妄想業念都放一邊佛號消磨淸淨如此卽得自心淸淨經云心淨則佛土淨如此念佛如此用心念到臨命終時單單只有一聲阿彌陀佛現在目前一心不亂自然得見阿彌陀佛親來接引一念之頃卽得往生淨土從此卽得永脫生死之苦高登極樂蓮華化生便是一生念佛之效驗也如此精專若不往生則諸佛墮妄語矣若是悠悠歲月口說念佛心無實行是爲自瞞自欺豈有效驗之時耶善男子等既發信心當行實行萬勿自欺

涌泉寺湖心寺十二時念佛規制

佛說衆生生死長時以積日夜以至劫數輪轉不休不息由念念妄想攀緣曾無一念之暫已者以妄想不斷故生死無窮長劫迅輪無暫停寢職此之由也佛說種種制心之法皆止輪之要耳法門雖多以衆生垢重識昏難以攝入故唯念佛一門最爲捷要所謂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以衆生一切妄見皆屬生死獨許見佛之見爲出生死法然見佛必從憶念而至妄念日夜無閒斷時特以念佛斷之此遠

公之匡山蓮社六時刻漏所由作也。是時社中百二十人稱高賢十八而已。斯則眞實念佛者又不多得。今之祝念佛爲末品。豈眞知也哉。近代唯牛山以念佛爲行。且以煉魔爲名。則苦於鉗鎚太緊。雖日夜不斷。歲止三冬。而人非一律。亦難於長久。頃雲棲力主念佛。雖日以四時。然於夜有睡眠。又費呼喚警醒。法欠微密。今法師佛石立津各發心以十二時爲請。此法固綿密而動靜飲食似難歸一。若調理有度。設法得宜。此又古今之良規也。請益老人因爲叙立規制。庶事不繁而人心一致。此乃微密妙行也。乃爲之制條謀如左。凡念佛會建立隨人隨願。廣狹不一。若力大則堂多。力微則堂一。人亦如之。但人不論多少。均派六班。晝夜班各二時。照香輪流。出班禮誦。行道懺悔。而餘皆靜坐。隨聞默念。或習觀門。願者隨之。此則靜多動少。不繁不亂。而佛聲不斷。則妄想不生。如相呼相喚。不昏不散。入則動靜一如。自他不二。寤寐恒常。此則不起於座。頓見彌陀。是爲第一如意妙行。至若飲食亦宜如法調之。務使內外一如。則人我兩忘。是非俱泯。而道場之安恬寂漠。亦無如此之妙者。老人深思此法。愧脚跟未措。尚未遂心。故特示之。代爲前驅。他日觀聽者衆。必處處建立。而淨土將徧震旦矣。是有望焉

宗鏡堂結修證道場約語

佛說一大藏教備列衆行。總歸修證以爲究竟。所謂依一心以建立萬行。以萬行還證一心。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原夫法界不屬迷悟。聖凡良由無明不覺迷此一心。從迷積迷。造種種業。自取輪迴生死之苦。所言修證者。但以淨除自心之三障。復還自心之本體。故名爲證。非離修外別有證也。是以佛祖教人修行之訣。必先了悟一心。淨除三障。以心難悟。故設觀以通之。障難除。故設懺以淨之。即華嚴法界圓宗。尊普賢爲毗盧長子。而十種願王。以懺悔業障爲前列也。是以從昔以來。若天台親悟法華三昧。獨尊懺法爲妙行。設有儀軌。即永明大師乃淨土中人。尚謹遵而力行之。況其他乎。嗟哉末法。去聖逾遠。衆生垢重。積迷逾深。旣無了悟參究之功。又

之懺摩悔罪之行將何法可望出生死乎唯永明大師銘一大藏歸唯心之旨著書百卷名曰宗鏡至今堂存淨慈其書廣明一心如揭日月於中天朗萬法之幽邃學者苟能親習則徹見自心不俟更悟證入之要無出此矣大師生平自行日課誦念法華經一萬部秉天台法華懺儀依法修持率以爲常故現住世時則冥府帝君圖其像以瞻禮之以其行超生死實證唯心者乃其人也今也其書現行堂具存孰能過而問焉者乎茲玄津壑法師乃其的嗣自幼出家於其寺薙髮之日即問大師之名何如人遂發心願禮其塔是豈往會親近爲侍者乎大師塔已湮堂已圮公能力起而恢復之大師之眉光復放於山川草木之間者非無因也今諸緣小集公願暢明宗鏡之旨精懺悔修證之業將結眞實法侶一十二人效圓覺之軌則誓爲長期歲分四時每時發二十一日爲懺法遵法華懺儀餘則日披宗鏡錄了悟唯心疑則爲衆發明的旨不假枝葉但取直捷爲本參冀其實證其以入期之衆爲表率將引本山弟子爲禪雜調其羽翼雙學飛騰法性空遠登覺大而朗慧日在斯學矣其結制規約因事施設務簡而易行眞而無僞以踐實地然四事所需力不自持以安居不能效如來逐日行乞之軌又不敢覬天人送供之儀而冢名取實發心供給則有望於發心之檀越今有居士譚孟恂力任先登則一切有緣靡不歡呼響應矣以諸法從緣生佛種從緣起是則今日之緣雖近而成佛之遠蹈實借此爲最初之方便也諸人聞而歡喜遂破其端則究竟之果是在諸同緣同行同事同心一發勇猛之力耳若以世閒生死之心而易出世之心以滋罪之財而養定慧之命諸有智者何慮而不爲耶苟生一念疑心則當面錯過百千萬劫矣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六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七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心已下古本卷三十五

夢遊詩集自序

集稱夢遊何取哉曰三界夢宅浮生如夢逆順苦樂榮枯得失乃夢中事時其言也乃紀夢中遊歷之境而詩又境之親切者總之皆夢語也或曰佛戒綺語若文言已甚況詩又綺語之尤者且詩本乎情禪乃出情之法也若然者豈不墮於情想耶予曰不然佛說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故佛祖亦夢中人一大藏經千七百則無非寱語何獨於是僧之為詩者始於晉之支遠至唐則有釋子三十餘人我　明國初有楚石見心季潭一初諸大老後則無聞焉嘉隆之際予為童子時知有錢塘玉芝一人而詩無傳江南則予與雪浪創起雪浪刻意酷嗜遍歷三吳諸名家切磋討論無停晷故辭動一時予以躭枯禪迸謝筆硯一鉢雲遊及守寂空山盡唾舊習胸中不留一字自五臺之東海二十年中時或習氣猛發而稿亦隨棄年五十矣偶因弘法罹難　詔下獄濱九死既而蒙恩放嶺海予以是為夢墮險道也故其說始存因見古詩之佳者多出於征戍羈旅以其情眞而境實也且僧之從戍者古今不多見在唐末則谷泉而宋則大慧覺範二人在明則唯予一人而已谷泉卒於軍中所傳者唯臨終一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而化大慧徙梅陽則發於禪語有宗門武庫覺範貶珠厓則有楞嚴頂論其詩集載亦不多顧予道愧先德所遭過之而時且久所遇亦非昔比也丙申春二月初至戍所癘飢三年白骨蔽野予即如坐屍陀林中惟其死而無聞也遂成楞伽筆記執戟大將軍轅門居壘壁間思效大慧冠巾說法搆丈室於穹廬時與諸來弟子作夢幻佛事乃以金鼓為鐘磬以旗幟為幡幢以刁斗為鉢盂以長戈為錫杖以三軍為法侶以行伍為淸規以納喊為潮音以參謁為禮誦以諸魔為眷屬居然一大道場也故其所說若法語偈讚多出世法而詩則

尊爲隨俗說也雖未陞法堂踞華座拈槌豎拂而遠塵勞混俗諦頓入不二法門固不滅毗耶特少一散花天耳其說不純以對機不一乃應病之藥固無當於佛祖向上關其實爲上下千載法門一段奇特夢幻因緣及蒙賜還初服之南嶽匡廬又若夢遊天姥也二十餘年侍者福善日積月累門人通炯從居五乳編次成帙向有求者未敢拈出恐點淸淨界中新安仰山門人海印請先以詩次第梓之予知醒眼觀之如寒空鳥跡秋水魚蹤若以文字語言求之則譬目空華終不免爲夢中說夢也天啓元年歲在辛酉春王正月上元日匡山逸叟憨山老人釋德淸書於枯木菴中

征途述懷十章章四句

矯矯冥鴻載飛且鳴哀哀求侶悲此遠征一火雲若流白日如矢遐征不歸誰其念只二濯泉洗耳采薇充飢我豈無心彼何人斯三紫芝英英白石燦燦邈矣懷人夜以達旦四誰云滴水可以穿石孰云忘憂我心如織五曰亦可冷風亦可繫憂從中來不知所自六亭亭長松猿鶴依只悠悠白雲我心逝矣七載飢載渴易飡易飲嗟彼醉夫難以獨醒八有酒有旨宴爲友朋惟玄惟漠尊罍久空九嗟彼行人往來相顧扣其所以莫知其故十

感時詩十五章章四句有序

頃聞四方連年水旱加以蝗災民生惶惶朝不待夕有司請告　皇慈愍之內外公府齊發金穀出賑百僚仰德各捐俸一年以助昔所未有感之以詩

上天好生胡爲其愆斯民逑安曷爲不然一滔滔洪水禹則治之淫雨橫流孰能禦之二甘露瀼瀼時雨如漿片雲不興我民惶惶三雨澤愆期民之瘁矣剝此旱魃爲祟甚矣四蝗飛蔽天胡爲而然唼膏食脂使民瞑瞑五民之所親食逾父母易子而食斯言良苦六維皇之天斯民是愛斯民之命皇天是賴七皇仁浩浩施金與穀誰能噀水使天雨粟八以敬其天雨暘時若以哀其民所施逾博九報功之資上天所司匪曰同胞孰能畀之十邈矣上古嘉禾自生哀哉

末運播植不登。[十一] 蠢蠢之生。予寔冋之。皇皇上天。予共戴之。[十二] 安得地肥不勞民力。安在軒皇任其食息。[十三] 康衢之民。無時不有。陶唐之化。孰云匪久。[十四] 時之往矣。不可挽也。民生苦矣。不可緩也。[十五]

咏懷圜中作

大塊總微塵。滄溟一滴水。茫茫宇宙間。代謝無停止。
達人縱大觀。上下千萬紀。歷覽在目前。賢愚可屈指。
美惡不足稱。是非安可擬。仲尼重知命。老聃責忘已。
惟我大雄尊。超然出生死。世界等浮漚。身心類塵滓。
幻化祇如斯。榮辱何憂喜。顚倒任空華。吾視此而已。

廬陵淨土菴受王性海諸居士齋因懷汪使君

廬陵一粒米。價重過須彌。須彌尚可碎。此粒無壞時。
化爲香積飯。轉作淨土資。拈來信口湌。一飽忘百飢。
如食金剛屑。終竟逬出皮。此土多蓮華。衆妙香芬披。
一人坐一華。左右相追隨。光明映日月。彈指超僧祇。
華中少一人。悠悠勞我思。

廬陵喜再逢王塘南翁有引

余二十五歲。嘗遊青原。晤翁。時年五十。今復晤之。又過半矣。宛然在昔。以翁精心白業。色若嬰兒。感故念今。喜而賦贈

人生一百歲。四分二十五。初逢半之半。再會十之五。
君已過三分。宛然似初覩。面如嬰兒色。骨似金剛股。
心想入蓮華。音聲出天鼓。端坐七寶臺。經行衆香樹。
不離五蘊身。便是淸淨土。打破頻伽瓶。即見華中主。
與君雖別離。恰是相逢處。

六詠詩

心

金翅鳥命終。骨肉盡消散。唯有心不化。圓明光燦爛。
龍王取爲珠。照破諸黑暗。轉輪得如意。能救一切難。
如何在人中。日用而不見。

無常

法性本無常。亦不墮諸數。譬彼空中雲。當體即常住。
聖凡皆過客。去來無二路。是生不是生。非新亦非故。
智眼明見人。此外何所慕。

苦

夢入大火聚。怖多憧惶。正當苦惱時。滴水便清涼。
水盡火復然。念慕何慨慷。及至醒眼觀。向者誰悲傷。

空

須彌橫太虛。大地浮香海。六塵蔽性天。四大遍法界。
劫火洞然時。此箇壞不壞。何必待燒盡。然後無障礙。

無我

一水作眾味。酸鹹苦辣具。以本淡然故。而能成眾事。
若實不隨者。安肯隨他去。唯有不隨者。誰能識此趣。

生死

生死不流轉。流轉非生死。若實不流轉。生死無窮已。
諦觀流轉性。流轉當下止。不見流轉心。是眞出生死。

苦熱行

人世苦炎熱。余心何清涼。直以無可觸。故能安如常。
譬若火浣布。得之愈增光。視彼區區者。錯然誰敢當。

月夜過三峽

扁舟載明月。隨流競奔馳。帆影似轉變。月光無去來。
心境本寂滅。死生安在哉。所寓卽常樂。此外俱塵埃。

懷淨土詩四首

嗟哉堪忍土。多慮而爲人。憂來百念結。綢繆役其形。
衆苦集微軀。臭腐摶青蠅。憒憒不自知。瞢瞢竟朝昏。
明潔日以斷。汩沒疲精神。安能滌情垢。一旦返而眞。
長揖大火宅。從此謝囂塵。逍遙清淨土。其樂方無垠。
我聞至西極。有國名極樂。妙嚴飾宮殿。寶網珠絲絡。
天人普集會。光明相暎奪。園林敷雜華。空中散天樂。
蓮開八德池。香浮七寶閣。微風吹簷端。雲間響金鐸。
衆鳥相和鳴。法音恣宣說。凡情一經耳。業若當下脫。
極樂本非遙。駕言十萬億。但能一念淨。觸目現前是。
蓮華生欲泥。清涼發焰熾。瓦礫等瓊瑤。寶林出荊刺。
念結阻山河。想銷破幽滯。險道登坦途。情根證初地。
誰知微密中。淨穢苦樂具。試觀空中華。起滅了無際。
苦因憎愛生。樂從清淨得。譬若夢中人。貴賤匪外覓。
情想本無端。苦樂非預設。瞻彼晴空雲。倏忽多變滅。
愚者執爲眞。逐境勞欣慼。達人貴朗照。了罔淨陳習。
一悟永不迷。靈淵常湛寂。願乘白毫光。端居極樂國。

采珠行

灼灼明月珠。產向深淵底。從空撈摝之。魚龍盡驚起。

斂人相抱泣洒淚。忽成雨腥風撲遠岸。鯨波奔萬里。
慘網垂天雲。輕帆展鵬翼。一擘川后愁。再擘海若徙。
盡剖蚌蛤腹。不補蒼赤髓。安得如意珠。持歸報天子。
神光發中夜。龍顏大欣喜。七寶隨所求。四時盡豐美。
展轉濟孤貧。利樂無窮已。用賞戰勝功。傳爲灌頂祉。
罷此批鱗役。聊以釋附髀。滄海不揚波。溝瀆清塵滓。
願祝吾皇壽。量同東海水。

詠龍

變化無端倪。噓吸作雲雨。膏澤潤蒼生。滂沱需下土。
倏忽遍九垓。頃刻被寰宇。豈若沙中蟲。與物同臭腐。

詠虎

長嘯發山空。悲風振林木。颯颯秋雨寒。淒淒夜鬼哭。
腥膻徒自矜。皮毛甘可服。何如偃鼠安。飲河期滿腹。

贈曹溪行脚僧有引

南詔觀察祝公下車之初。痛念祖庭荒廢。極意整頓。且自號爲曹溪行脚僧。感而賦贈

曹溪行脚來。元自曹溪去。久假而不歸。忽憶曹溪路。
即墮宰官身。依然無所住。任運大化中。權藏安能護。
猶記別時言。菩提本無樹。以是不迷人。觸目多感悟。
隨緣到故鄉。萬山滿烟霧。未入曹溪門。此心已如故。
況見昔時人。凄然瀝情素。提起屈眴衣。宛若初分付。
椎碎墜腰石。打開寶藏庫。撥出如意珠。獨誇長者富。
三車隨所施。諸子忽驚怖。一喝泣鬼神。片言逐狐兎。
魍魎顛潛蹤。龍蛇喜交錯。經行寂滅場。往來憑杖屨。
穿破禍底雲。踏乾草頭露。瓦礫盡生輝。靈源永不涸。
誰知先後身。主賓自相顧。顧執溫和鞭。長驅白牛步。

酬董國博崇相過訪曹溪

君向曹溪來。直入曹溪路。溪上忽逢君。乍見已如故。
一笑心眼開。主賓忘禮數。促膝坐更深。歷歷披情素。
高懷皎冰雪。淸言振金玉。俯視六合空。長驅千里步。
歲暮事遠遊。理冥無去住。把手送君行。溪橋獨延佇。

絲槐社諸子過訊予時掩關未面而去示之以此

炎炎火宅中。一片淸涼地。雖從長者施。實係　君王賜。法侶喜相過。高懷發幽秘。洞見未語心。直達無生意。何必問毗耶。此中眞不二

董太史玄宰寫山圖贈予之雷陽賦答

五臺三伏天。江南臘月樹。孤蹤空裏雲。餘生草頭露。寒熱本無端。南北任去住。隨地足清凉。此中何所慕。

癸卯初度自五羊之曹溪舟中作

今朝五十八。明日五十九。未來不可思。過去何所有。世相空裏花。毀譽鏡中醜。不推羊鹿車。喜隨牛馬走。自愧麤穿蘆。却怪肘生柳。髮散少冠束。面厚多塵垢。戰退生死軍。打碎無明臼。便盡老婆心。笑破虛空口。兩岸既不容。中流非所守。來往任風波。去住絕耦。天際望長安。寒空一回首。回首問時人。誰是儂家友。

遊方廣寺

朝披南嶽雲。暮宿方廣寺。岩嶤一徑深。千峰鎖幽秘。儼坐青蓮華。頓入清凉地。流泉和松聲。如對談不二。但絕世間心。莫問西來意。安能結枝棲。以滿居山志。休息芭蕉身。滌唾空華事。從此謝塵氛。永絕生人累。

遊南嶽登祝融峰

我懷南嶽山。夢想四十年。天際七十峰。居常在目前。自愧無羽翰。況為形纏牽。頃踐故人約。始得恣遊盤。攝衣登祝融。一望空楚天。湘流引疋練。星斗如腰纏。去天不盈尺。恍惚隨飛仙。睥睨萬象小。世界如彈丸。身已入空虛。足底浮雲烟。若御泠風去。從此超塵寰。回首思古人。三生竟何緣。曹溪一滴水。化爲霖雨罟。焦枯發靈芽。法鼓醒瞑顛。如何獅子窟。今令狐兎潛。梵宇空寥寥。慧燈昏不然。誰秉照天燭。一破長夜眠。徘徊轉悽惻。飲泣如流泉。安得巨神通。彈指變大千。頓成七寶土。遍地敷金蓮。一覩空中雲。普集諸聖賢。

別南嶽山人鄺慕一

我從曹溪來。擬向山中老。山靈不我欺。滿目雲霞好。歷覽古道場。金沙墮叢篠。懶殘煨芋處。幽蹤莫可考。遙想磨磚師。成佛苦不早。獅子窟中王。誰能犯牙爪。法雨久不潤。靈苗竟枯槁。嗟我來何遲。臨風增懊惱。幸遇飡霞人。相期出世表。欲與坐深巖。玄言窮要眇。愛此高尚心。眞能謝紛擾。蓮華社未開。又取東歸道。良以天臨情。日久縈懷抱。今暫辭雲山。此心終未了。我登江上舟。君隱山中豹。因思李鄴侯。君朋恐不保。但留嶺前雲。待我歸來掃。

從南嶽東遊江上留別方覺之

與子江上逢。擬結山中好。相期臥白雲。可共終休老。山靈不我留。拽杖辭窈眇。子亦倦遊人。志在烟霞表。潛神衆妙門。久欲辭紛擾。衷情繫所天。未即恣懷抱。今我駕慈航。揚帆涉浩渺。與子雖別離。因緣猶未了。假我未窮年。重拈一莖草。遲爾婚嫁畢。歸來時尚早。

別衡山解嘲

空林臥不堅。復理東歸櫂。縹緲辭雲山。繾綣縈懷抱。衡嶽七十峰。久欲恣幽討。適來即便去。返遺山靈誚。歸來既已遲。言別亦何早。我本山中人。丘壑宿已飽。杖屨烟霞生。坐臥麋鹿遶。眼耳不容塵。心光離昏曉。四大如空谷。六根絕紛擾。到處即深山。何必戀枯槁。試問山中人。靜縛何時了。打破琉璃瓶。始識隨緣好。

武昌逢石淇岷嶽二禪人還蜀省親因示

我本行脚僧。忽逢行脚客。借問行脚事。相視無言說。匡廬一片雲。峨嵋千尺雪。箇是行脚心。去來水中月。因思母子情。念念不相隔。今歸承歡顏。恰似未曾別。奉旨不奉甘。問冷不問熱。劈破娘生面。乃見不生滅。方是行脚人。到家之時節。

示聞子與病中

病從有我生。我因煩惱集。煩惱擬愛滋。生死輪不息。情根如機梭。妄想相交織。織成幻妄身。衆苦皆叢積。求出苦方便。慧劍急揮斥。斬斷妄想絲。根境當下寂。一念了無生。四大各歸一。求我不可得。病從何處覓。

歸匡山有引

余少志遠遊。三十住山。俟二十年。忽被業風吹入幻海。二十餘年。而此一念。未離寒巖冰雪中也。頃幸晚歸匡山。以遂投老。蓋年七十二矣。嗟嗟浮世人生幾何。視此餘生。如西山落日。浮光瞬息。乃爲詩以紀之。

浮世無百年。夢遊七十餘。幻海渺洪波。彼岸無方隅。一葦隨天風。飄飄任所如。歷覽周八荒。險阻非一途。神疲力已倦。削跡爲遠圖。烟霞結夢想。巖穴心久辜。垂老方遂志。拂袖歸匡廬。一超濁世緣。衆念悉已枯。千峰抱幽壑。邈與人世殊。七賢列雲中。五老頻招呼。眉目時相對。嘯傲多歡娛。明月有時來。一鏡懸空虛。

淸光入蓬華。照我顏色。舒白髮對靑山。形影如冰壺。
頹然踞石牀。日夜雙趺跏。返觀未生前。本來一物無。
了知幻化緣。胡爲有生拘。從此脫紛紜。高登常樂都。

寄錢太史受之

匡廬列雲霄。江湖邈天際。地湧靑蓮華。枝葉相鮮麗。
睠彼華中人。超然隔塵世。夢想五十年。夙緣圖未遂。
偶乘空中雲。隨風至吳會。東南美山水。醒藉多佳士。
一見素心人。精神恍如醉。未語肝膽傾。淸言入微細。
相對形骸忘。了然脫拘忌。精白出世心。太虛信可誓。
苦海方洪波。願言駕津濟。把別向河梁。遂我歸山志。
長揖返匡廬。藏蹤杳深邃。五老與七賢。日夜常瞻對。
誅茅臥空山。烟霞爲衣被。視此芭蕉身。一擲如棄涕。
緬想未歸人。馳情勞夢寐。安得駕長虹。凌風倏然至。
暫謝塵世緣。入我眞三昧。

歸宗登金輪峰禮舍利塔

我登金輪峰。一覽乾坤窄。衆山如蟻奔。彭湖小如楪。
萬壑吼長風。吹落天邊月。夜靜俯下方。燈火自明滅。
身一入空虛。諸想頓消歇。遙念救世尊。法身遍一切。
舍利自西來。至人布三業。峰頭立浮屠。莊嚴以金鐵。
爰感大丈夫。建剎捨居宅。遂爲光明幢。法緣從此結。
上下千餘年。淸涼解炎熱。嗟彼衆生界。四相轉成劫。
禪宮委荊榛。金碧成瓦礫。叢林遭斧斤。孤松獨挺特。
根株半剝斷。枝柯將夭折。何期至人來。呪願施膏澤。
以此卜重興。法雷震前哲。皮骨日夜長。密茂返生色。
果滿金剛心。荒蕪從此闢。法藏自天來。龍光照巖穴。
梵宇如雲興。四衆增歡悅。始知淨穢土。轉變隨心別。

東林懷古

少就遠遊志。夙慕東林師。靑山開白社。高賢畢在斯。
惜晷刻蓮漏。淸修禮六時。淨念絕塵想。極樂爲歸期。
高風振千載。翹首結遐思。光容如在眼。夢寐相追隨。
垂老始攀陟。撫景增餘悲。荒林翳頹垣。草莽重紛披。
徘徊三笑處。莓苔露華滋。影堂列羣彥。彷彿見芳規。
古砌鎖寒烟。白蓮開汚池。香谷發淸響。地籟天風吹。
邱陵有遷變。至道無改移。師有未了願。重來亦何遲。
開林儻如初。高蹤尚可追。山靈久呵護。神運常在茲。
我已畢命待。濁世從此辭。

感遇詩奉酬南康袁使君有引

九滐袁使君治郡南康匡南湖山盡歸化育不唯斯民戴德卽巖穴之士儼若端居白毫相中也棲賢古刹久墮荒榛一旦舉而新之又架鐵雲橋以濟險道此名山不朽勝事法雲開創實感護法精心承惠寺記一言足垂千載勒石告成俚言致謝

匡廬高入雲乾坤鍾秀氣千峰列重霄青蓮擁天際往多飡霞人藏形養幽秘一自遠公來開林結眞契高賢集如雲淸修期出世山色映湖光人境兩相媚憶昔龍象傳法幢列如市晚彼棲賢老舌根如鼎沸拈槌豎拂間直指西來意誰知千載下造化潛更替寶堦墮荒榛諸天委荊刺長者一莖草誰拈未見諦況復野干鳴難同獅子戲鍾磬寂無聲山空神鬼泣天假至人來靈山親授記示現宰官身隨緣作佛事法雨潤焦枯甘霖澤羣卉一片金剛心廣布如大地斯民若嬰兒慈母相盼睇吐哺不啜甘調劑別所忌凡在指顧間鮮不爲生計千里坐春風荒村無犬吠頓置含齒混儼在葛天氏政暇多幽況尋山探靈異覩此祇陀林慨發重興志一舉運斤手丹樓若雲翼不日梵宮成恍忽如天至神力尙有餘莊嚴若未備絕壑架飛梁長虹帶蒼翠玉澗臥虯龍形影如顧視五老與七賢鬚眉雲中墜慈航設險道往來無困躓緬懷利濟恩豈特居方內每接欬唾餘玉屑灑肝肺琬琰勒佳章片石鍾鼎寄功德載名山匡君應列祀樵歌接梵音誦祝千萬禩空谷積雲霞盡爲供奉器感此希世緣短吟寫胸臆頌言保遐齡永錫天人類

有所思

與君一別數千里思君不斷如流水流水東馳去不還我心如環之無端翹首望長空長空杳無涯揮手邀明月明月有來時光影縱相顧可望不可攀安得君容如滿月使我一見開心顏

覩侯生畫山水謌

侯生貧歷夷門客執轡何人過其宅獨有丹靑思入神風流足可稱擬絕一室懸磬冰雪淸烟雲時向毛孔生空中麋鹿時時走暗裏山靈夜夜驚晝長閉戶門却掃粱肉不足烟霞飽含瀋墨汁當醍醐時人却

怪形容好頻年甲子六六支居間一半常苦飢尺布斗粟博美酒清泉白石令人啞有時獨向街頭立見人未語先羞澁都言鐵骨軟如泥誰信剛腸勁似鐵三江五湖波浩蕩千巖萬壑爭奇狀閒披緗素淡揮毫一齊撮在眉尖上入山尋討檞木株松下一見斷相呼喫茶只恨千鍾少問法從來半字無老失壯大舌頭長吞吐萬里明月光星辰散落無收拾君堪與我爲奚囊留君且向山中臥白雲片片青天幕渴飲清流嚼紫芝海枯石爛從他那

曇花精舍歌贈祇園逸史杜將軍韜英

我昔遨遊妙嚴國眼見曇花白似雪花下林林大士身容儀光照黃金色此花不是等閒開千年一度方苞胎至人將現花先發獨爲因緣大事來大事因緣非一類千百億身皆度世三乘八部應念周十方法界隨心至或現天大將軍身威風八面如天神萬里橫行略無敵欃槍掃清烟塵變化無端甚希有亦似曇花開笑口月下吹笙鳳鳥來馬上揮戈獅子吼一開便作人間瑞人與花神兩無二人效祇陀布地心花作園林功德事將軍用武不離禪精舍小築祇園邊對花心入無生國閉戶身居極樂天殺機盡是降魔智色香妙露西來意見色聞香法界空當場戰入三摩地氤氳造化花中主文彩縱橫邁今古陽春號令發雷霆風雲變態驅龍虎園林廣大花無恙精舍剛剛方一丈古今天地芥裏空世界山河鏡中像曇花入鏡倍精神將軍亦是鏡中人萬里懸空如對面眼聽何如耳見眞我亦祇園花下史時時灌溉禪那水五蘊蔓草久芟除四大幻身沒依止拋向炎荒如露布鑊湯爐炭無回互忽見花間舊主人寄聲莫忘來時路

木菴歌 有引

淨泰禪人更字木菴南臯居士有贈因戲書之

枯木菴枯木菴象嶺巖前獅子龕拳技奇曲無可攀霜葉雲披何藍毵望之若杌不足取就之枯槁如眞參雪老堂中如著此文殊前後何三三我已老朽識海乾與爾同坐枯木菴

烏夜啼

寒林積雪白日西慈烏啞啞枝上啼鴟梟在巢未敢棲飢不得食情慘悽虞人網羅亦何密飢烏之肉不足食何事綢繆日夜求返哺不遂情何極母子分飛兩不全況復母死歸黃泉啼聲不絕如杜鵑令子抱恨遺終天啼烏啼烏眞可憐虞人忽死鴟梟殲明明天道何昭然

遊浮山歌

空中一島攢青靄宛如香海浮蓮花巖龕石竇簇花蕊又如帝網珠交加我來遙登華藏界一開雙眼無遮礙周圍行樹影重重分明炳若瓶中芥橫空殿閣雲中影法身不動青山穩飛來花氣暗香浮習習侵人重衲冷拽杖撥開巖中霧怪石崢嶸若棋布指點還如數列星一噴青天洒飛唾石門磴道一線通側身半壁足不容猿行鳥度亦不易如何使我筋力窮攀蘿直上妙高頂眼底湖光霞布錦足未離地身含空回看一似冰壺影小轉還過會聖巖巖廊石室何奇哉遠祖因棋善說法黑白未兆令人猜度溪西上蓮華石朵朵金蓮從地出徘徊不見華中人但聽松風廣長舌回禮金谷丈六身虛明無地容纖塵劫火洞然此不壞始信蒼巖是本眞我欲誅茅依石室餘生借此藏蹤跡儻得安眠白日高身心世界都拋擲如何捨此從他去一葉浮空都是寄不若快便早歸來休教猿鶴常相憶華藏從來是故宅行盡十方出不得潛身頓入一微塵何人於此知消息

擔板漢歌有引

徑山法窟自大慧中興臨濟之道相續慧命代不乏人近來禪門寥落絕響久矣頃一時參究之士坐滿山中至有一念瞥地當體現前得大自在者惜乎坐在潔白地上不肯放捨以爲奇特不知返成法礙也教中名爲所知障所以古云直饒做到如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斷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所謂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名抱守竿頭靜沉死水尙不許坐住況有未到瞥地偶得電光三昧便以爲得弄識神影子者乎此參禪得少爲足古今之通病也恐落世諦流布疑誤多人因有箴銘者乃笑爲擔板

漢歌以示之歌曰

擔板漢擔板漢如何被他苦相瞞只圖肩頭輕不顧脚跟絆縱饒擔到未生前早已被他遮一半者片板項上枷渾身骨肉都屬他若不快便早抛却百千萬劫眞寃家行也累坐也累明明障礙何不會只爲當初錯認眞淸門淨戶生妖魅開眼見閉眼見白日太虛生閃電乾闥婆城影現空癡兒認作天宮殿要得輕須放下臭死蝦蟇爭甚價烏豆將來換眼睛魚目應須辨眞假有條路最好行坦坦蕩蕩如天平但不留連傍花柳管取他年入帝京捨身命如大地牛馬韁韁不須避果能一躑過須彌劍樹刀山如兒戲若愛他被他害累贅多因費管帶一朝打破琉璃瓶大地山河都粉碎我勸君不要擔髑髏有汁當下乾分身散影百千億從今不入死生關

聞沈明耀掩關姑蘇城中歌以寄之

火宅炎炎夢未醒塵中一片淸凉境但見燎空烈焰高道人一念如冰井市聲喧闐奔萬馬日夜不休何爲者耳根寂滅心不生看來盡是空中假妻子對面如化人返觀亦似鏡中身終朝相見不相識兩眼何處容纖塵有時神遊華藏界揮毫一灑胸中塊（明書丹青）水光山色影重重交羅攝入無障礙有時坐入蓮華土地平如掌金沙布八德池中菡萏開香風一觸心開悟方丈一室無壁落量含法界同寥廓十方海會入其中坐參更不勞行脚匡廬萬丈懸太虛與君恰似同室居不出不入不來往問君此際心何如

從軍詩有引

余以弘法罹難蒙　恩發遣雷陽丙申春二月入五羊三月十日抵戍所時値其地饑且癘已三歲矣經年不雨道殣相望兵戈滿眼疫癘橫發死傷蔽野悲慘之狀甚不可言余經行途中觸目興懷偶成五言律詩若干首久就枯寂不親筆硯其辭鄙俚殊不成章而情境逼眞諒非綺語聊紀一時之事云

楚澤非炎徼行吟愧獨醒瘴烟千嶂黑宿草四時靑
颶鬬秋濤怒人斬厲鬼靈從來皆涙跡今日更飄萍
火宅誰堪避淸凉自可求天低偏近日樹老不知秋

海月心何寂空雲思欲浮却憐無住客今復寄炎洲
舊說雷陽道今過電白西萬山嵐氣合一錫瘴烟迷
末路隨蓬累殘生信馬蹄那堪深樹裏處處鷓鴣啼
遠道經行地孤雲獨可憑有家俱是客無累即爲僧
毒霧熏心醉炎風透骨蒸翻思舊遊處儼若履層冰
行脚原吾事擔簦固所能心懸萬里月肩荷一枝藤
吃食愁蠻語安禪喜俗僧降龍空說劍今日始先登
出世還行役誰悲道路難長戈聊當錫短髮不勝冠
沉淪餘三島炎蒸厲百蠻天南回首處落日是長安
皇天無不覆豈獨外遐荒曲折吾生短驅馳世路長
但知心似雪忽覺鬢如霜隨地堪埋骨君恩詎可忘
昔住清涼界今登熱惱天燠寒風氣別南北地形偏
萬里同明月千山隔瞑烟塞鴻書縱寄不過雁峰前
髫年從白業垂老脫緇衣豈是君恩薄多應世道違
烟霞行李少冰雪眼中稀莫問前途事家山到處歸
曉起占天候星河曙色分潮吞丹鳳日山吐毒龍雲
漂泊還鷗侶棲遲憶鹿羣誰知逃世客臨老學從軍
此日天涯道艱虞祇自憐海風腥釀雨山氣毒含烟

畏路從人後衝泥向馬前始知行役苦多在戍兒邊
旅宿悲寒食兵戈老歲年身經九死後心是未生前
北伐思山甫南征憶馬淵梅花何處笛聽徹不成眠
竄逐辭金地窮荒到海涯雲容飛赤鳥星尾曳丹蛇
棄杖林成久揮戈日未斜天南弁塞北是處有胡笳
一鉢從師旅孤征任轉蓬形骸乘野馬心事托冥鴻
雲出蒼梧白霞蒸海日紅吾生久已棄不待此時空
浮世甘爲客勞生恨此身舌存終是苦道在豈稱貧
渴鹿爭趨燄飢烏習近人滄桑雖未變何地不飛塵
一息餘生贅千山去路長問途逢牧馬挾策耦亡羊
衷熱三秋日心寒六月霜所經如蹈鑊安敢任疎狂
幻跡元無住逢山即當歸因看前路窄轉見此生微
時抱桑間餓常懷漂母飢所欣無臘月不望寄寒衣

獨坐

浮世吾身外勞生逆旅中誰能一隻眼豁盡十方空
碧海飛涼月青林散曉風胡牀箕踞坐瀟洒意無窮

晚歸營門

混俗希忘象臨戎想牧羝前驅刻忍草左袒拘伽黎

落日江容醉歸雲樹色迷行藏同倦鳥漸漸向人低

庚子歲即事四首

豹虎中原遍星軺日夜馳詔無哀痛字人有向隅悲
遠探驪龍窟深批弱木枝乾坤聊俯仰愁絶一雙眉
淸海初收捷珠厓始罷征劍門飛赤羽閣道走羌兵
帝聽懷柔遠王師耻戰爭蠻夷應繫長不見請長纓
滿目黃塵暗披肩短髮垂江湖歸路杳鷗鷺傍人疑
康濟思今日安危望此時從來貂珥重寧不愧恩私
生事人甘拙干戈鼎沸騰金珠欣積累萱草畏追徵
國是誰堪定天心未可憑南熏何日奏一爲洗炎蒸

過三峽

萬壑奔流下千山紫翠連帆飛三峽雨人入九秋天
客路浮雲外歸心落日前吾生猶未巳江漢是餘年

宿淸溪驛夢得草蟲鳴斷岸沙鳥宿寒汀之

句因續成詩

迴流導遠渚旅泊傍孤亭月隱山容淡魚潛水氣腥
草蟲鳴斷岸沙鳥宿寒汀最惜飄零者浮生夢未醒

酬朱叔祥惠斑竹禪几

半榻供禪寂支頤臥白雲虛心偏愛我高節獨憐君
細拭含湘淚精裁泣楚文最宜調病骨從此絶塵氛

林參軍從余入山

戎馬身經老風烟鬢巳斑骨疲仇鐵甲心冷愛靑山
木札禪離味茶香事盡閒白雲欣共住肯放出松關

重修曹溪採木入山

一水縈紆入羣峰夾岸迴人疑秦代住僧似竺乾來
竹樹連雲長田疇逐地開誰知五嶺曲亦自有天台

伐木

百尺由萌蘖孤根出草萊歷窮烟瘴苦聽盡鶴聲哀
用大應非折裁成豈是災祇憐今夜月空自照莓苔

小金山坐月

藏海浮香刹華幢湧梵宮靑螺呈寶髻滿月現慈容
世界平如掌江流淨似空應憐驅逐者俱墮法身中

腰沽道中

荒途無遠近曲折似象程地逐河流轉人依鳥道行
雲間孤鷺沒木末片帆輕回首長安路難聞塞雁聲

太平驛

策馬望郵亭。長途舊所經。終朝嵐氣白。十月燒痕青。
面熱撲椰醉。神昏海霧腥。孤城笳鼓動。悲壯不堪聽。

曉行

殘月掛城頭。征笳慘客愁。北風吹短鬢。涼露溼重裘。
野燒連警壘。邊烽暗戍樓。孤雲聊淡伫。瀟洒竟如浮。

化州道中

崗巒盤廣漠。曲折不知層。夾路疑函谷。居人似武陵。
林深藏虎豹。天遠擊鵰鷹。何事風塵道。驅馳一老僧。

化州

孤征過萬里。道遠慨途深。山色螃蛇氣。人言鴃舌音。
遼廬今日事。冰雪一生心。縱有參天木。難同祇樹林。

石城

行穿窮谷口。樹杪見天涯。野曠留殘照。城荒帶落霞。
飢驅忘力倦。欲速較途賒。薄暮投山館。安眠似到家。

橫山堡

羣山低趾壑。一水到迥村。平野開炎徼。邊陲列戍屯。
民生空歲月。時序失寒溫。莫謂天涯遠。扶桑近日暾。

至歡宮

修途煩足力。廣衍入平川。地勢南溟盡。珠光北斗連。
遠山低並樹。大海立齊天。望若垂雲翼。帆開擁寶船。

癸卯春日大廉即事

炎方風物異。歲事總難期。臘謁蟲無蟄。春來鳥不知。
荳花開舊莢。榕葉落新枝。因憶燕山雪。陽和似有私。

春日偶成

瓊海積春陰。炎蒸宿霧深。賽蘭香作瘴。勒竹苦成林。
莫問勞生計。單看近死心。自嫌鬢髮累。日日愛抽簪。

放船

秋水芙蓉滿。扁舟一葉輕。安流猶故宅。飄泊是歸程。
踈雨炎蒸退。清風數浪生。往來隨所適。不信鷓鴣鳴。

中流望飛來寺

兩岸山垂影。千峰倒入空。雲間飛鷲嶺。水底現龍宮。
細落天花雨。長鳴地籟風。急流將繫舫。小可不相容。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八

侍　者　福　善　日錄
門　人　通　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夢遊詩集下

凌江喜雪有引

嶺南自古無雪癸卯臘月偶過凌江一見喜而志之

涷雨灑柴扉寒聲漸覺微乍疑梅影瘦不信雪花飛
重壓芭蕉葉輕欺薜荔衣八年勞夢想今喜見光輝

示寂空鑑禪人

腰包從萬里七載遲炎方居卜恒河畔心牽一水長
有身堪荷負無物可思量斷臂崖前樹重開桂子香

自曹溪撤還戍所

委形隨大化去住豈容心縱使驅炎海還同坐寶林
偷生根帶淺絕跡道源深極目寒空色浮雲自古今

登瓊州明昌塔

大地浮香海孤標湧梵幢水天靈鷲現火窟毒龍降
日月懸空鏡乾坤照夜釭望雲彈五指花雨墮虛窻

丙午夏日自曹溪乞食度嶺至虔州因熱致病寓陳文績將軍池亭時觀魚戲新水清猿嘯月鶴鹿依人宛若深山相與夜坐感懷賦詩五首

冷落將軍署棲遲放客過懶輸塵事少閑勝白雲多
揮麈慵調鹿臨池學愛鵝不知幽谷裏似此更如何

白日炎如火高眠夜氣寒夢醒同月窟心想入冰盤
皷角轅門曉星河曙色闌覺來方散髮愁見簪皮冠

池水江湖思遊魚樂未忘永懷臨大壑幽思寄濠梁
新月沉鉤細垂楊引線長夜來風雨發鱗甲幾飛揚

易謝諸塵累難消大患身行藏容混俗老病豈饒人
牛馬甯將缺猿猴心未純六根如割據不識與誰親

老被閒心使生爲業力驅虛將三寸氣連絡百年軀
藥石元非命心齋豈是愚祗愁人世苦願作佛家奴

山行

仄徑山腰細清流水帶長迎風松子落浥露稻花香
村舍青蓮蕊人家白板房挑源如未到不必問漁郎

晩下高峰遇雨宿蓮花寺

薄暮下高峰山深暑尙濃氣蒸三伏日涼灑一林松
風急催寒雨雲腥起臥龍促歸華藏宿夢醒上方鍾

蓮花寺

一片通香海千峰擁化城靑蓮開細葉慧月朗高明
世遠諸緣息心閑五濁輕徵塵如可破卽此證無生

凌江雨過放舟還山二首

驟雨驅炎熱新秋爽氣生岸沙隨水沒江月傍人行
聚沫勞生事浮雲過客情臨流觀泡影轉見此身輕
一棹乘風去扁舟趁水還山盤旋若蟻江宛曲如環
身與空雲合心將水月閑萬峰歸臥穩寂寂掩松關

鳥遥果深寺

山市依雲集花宮傍水開調生閑不住策杖偶行來
飯待檀那供蓮須社主栽可中淸淨地堪結講經臺

乞食晩歸

落日晴偏好歸途寒更遲閑心雲不厭倦意鳥應知
世路終無盡勞生信有期回看萬峰裏誰䁱業茲芝

佛成道日

今夜明星上當初夢醒時雪山仍在眼覺樹正垂枝
遙想就飢瘦因思獻乳糜六年寒徹骨心苦有誰知

夜發凌江

虛舟隨所適一水絶間關月色看逾好江聲聽轉閑
浮雲身外事白髮鏡中顔莫謂漂零久前途卽故山

舟過湞陽峽

不住元爲客虛舟信轉蓬夾江千尺岸帶雨半帆風
掠石如飛燕乘流似履空迷津終古意都在去來中

宿英州

自笑何爲者棲棲苦問津試摩三寸氣可繫百年身
大地皆遷客勞生總聚塵請看江上月曾照幾多人

春日苦雨二首

炎徼多寒熱淸和賴此辰可憐連夜雨斷送十分春
易破關山夢難禁羈旅人桃花三月水自古會迷津
滴滴心無緖絲絲意轉工一舟迷遠浦雙眼暗長空
已失千村樹遙吹萬竅風茲添新積水𣽁𣽁急流中

擬投老南嶽初至湖東與藏六支公夜話

投老依幽勝眞期有道林百年今夜話歷劫此時心

雪覆衡山白雲埋湘水深歸休今已矣不復費招尋

病中示諸子

厭世心成癖那堪病作魔已知餘日少更見此身多
藥石充香積呻吟當琢磨文殊如有問一默竟如何

湘江即事

春雨過瀟湘輕帆挂曉霜急流迴石皷新水度衡陽
嶽色看來近湖天望去長誰知塵海裏隨處是津梁

宿橋口

落照浸湖天沙明月在船鳥棲臨水樹人語隔林烟
浮世止一宿餘生能幾年如何衰暮日猶滯楚江邊

過龍鬚湖宿兎子口

湖淺不難渡風帆未易施羊腸沙曲折鳥羽岸參差
地折雙輪轉天空一鏡垂還看棲泊處新月照娥眉

過天心湖

羣山連地脉衆水注天心浩蕩乾坤大浮沉日月深
帆飛隨獨鳥野望入平林儻逐扁舟去烟波何處尋

龍陽縣

粉堞隱朝霞孤城傍水涯沿堤多柳色遶郭是桃花
天遠飛黃鵠江清走白沙武陵知不遠渡口見漁家

德山禮祖四首

師據空王令余來愧晚年遙瞻千載上常見一燈懸
鳥語言前句山光格外禪手中生鐵棒刮盡野狐涎
脫盡廉纖見來參古作家棒敲獅子骨舌吐鉢羅花
光相含秋月靈龕隱暮霞室中方丈地曾辨幾龍蛇
堂前閒托鉢獅子慢調兒覿面難回處低頭不語時
未明末後句翻使至今疑爲問三年事因何得早知
頂具金剛眼胸藏栗棘蓬片言轟霹靂四海走英雄
祖意機前薦凡情當下空宗門生殺手凜凜見眞風

山居十首

天地存吾道山林老更親閒時開碧眼一望盡黃塵
喜得無生意消磨有漏身幾多隨幻影都是去來人
鬢不如心白形還似木枯衆緣閒處盡一念看來孤
天已容疎拙禪應離有無餘生當落日步步是歸途
生理元無住流光不可攀誰將新日月換却舊容顏
獨坐唯聽鳥開門但見山幻緣消歇盡何必更求閒
混世多生厭歸山念自休幾曾千載計特爲一人留

浩浩成空劫。涓涓積巨流。但觀清淨理。身世總如浮」
身已難憑籍。支離各有因。暫時連四大。終是聚微塵」
萬籟含虛寂。諸緣露本眞。從來聲色裏。迷誤許多人」
斗大一菴居。其中任卷舒。雲霞生戶牖。星月挂庭除」
念息心愈寂。塵消境自如。南熏時入座。颯颯六窻虛」
飽食無餘事。高眠晝不分。晦明殊未覺。鐘皷幾曾聞」
四面韓青嶂。和身臥白雲。誰言荼力健。能遣睡魔軍」
無意人間世。遊神極樂天。唯餘可漏子。耻放拍盲禪」
獨羨摶風翼。堪多出水蓮。同觀塵土客。誰不爲纏眠」
此性元無著。何爲不自由。祗因生管帶。故被世遷流」
不識空花影。堪憐大海漚。但開淸淨眼。明見一毛頭」
揮麈元吾事。閒心奈懶何。聊將精進力。調伏睡眠魔」
寂寂吹天籟。悠悠逝水波。從來無一字。應不怪維摩」

別南嶽

面帶烟霞去。中懷愧色行。止緣酬舊約。豈是逐浮名」
猿鶴休怨別。松風不住聲。唯留廣長舌。日夜說無生」

舟行

湘水通巴漢。孤帆入楚天。片雲低遠樹。晴日照斜川。
處世常如寄。浮生莫問年。縱遵歸去路。亦似渡頭船

曉發湘潭

曉發清潭曲。揚舲信水流。帆飛隨去鳥。岸轉逐行舟。
樹遠疑天盡。江空見地浮。洞庭看咫尺。漸近岳陽樓

借風亭

天運移炎祚。爭馳逐鹿秋。誰知雲臥客。借筯爲前籌。
帝業三分定。雄心一火飃。東風千古恨。江漢水悠悠

過嘉魚

舟停蒲水宿。侵曉過嘉魚。山露城頭小。江含樹影疎。
天垂疑近日。水遠若憑虛。一葦乘風去。飄飄任所如

舟發武昌

覽勝歷瀟湘。乘流過武昌。江山雄漢口。雲雨誤襄王。
遠跡飛黃鶴。輕帆挂夕陽。生涯隨逝水。不必問行藏

過黃州

七澤控荊襄。連天一水長。江流迴赤壁。山色擁黃岡。
作賦推漁父。行歌憶楚狂。向來思濯足。今已在滄浪

喜歸匡山六首

山是前生住。林從此日開。誤嬰塵累去。喜仗夙緣來。

骨立孤峰瘦心閒百念灰烟霞今已足何必問天台
遯世元無悶居山不厭深密雲晴帶雨幽壑晝嘗陰
乳鹿眠豐草歸鴉集暮林峰頭留明月照破一生心
垂老脫牽纏刳心易入禪偷生至今日怡逸感餘年
夙負驚應盡良緣信未窮潛神一坏土當處湧青蓮
盟主舊烟霞歸來便到家雲生如疋練山擁似蓮花
熟睡忘昏曉凝禪閱歲華可中投足地不用一袈裟
白髮照衰顏潛形賴有山餘生唯待化一息總歸閒
禪爛難開口雲深易掩關圓通入流水日夜響潺潺
老與懶相宜形銷氣不支見聞渾似夢起坐忽如癡
日月從朝暮榮枯任歲時所存唯一念寂爾入無思

夜坐納涼三首

夜色喜新晴迎秋爽氣生雨餘林葉重風度嶺雲輕
靜處觀無我藏修厭有名坐看空界月歷歷對孤明
萬籟寂無聲心源似水淸爐烟通夜細山月入窻明
棲草蟲偏穩眠雲鶴不驚坐深諸想滅忽聽曉鐘鳴
炎熱不須辭淸涼信有時雲飛山色暝雷動雨聲隨
短葛休嫌重商飈莫怨遲但依松下坐自待好風吹

已下古本卷三十六

靜觀

兀坐諦觀心來源未易尋動時分朕兆起處絕幽深
寂寂歸空響綿綿出毅音應知離念相總不屬浮沉

病二首

苦集是生因難消大患身支持唯賴骨動轉不由人
一息微如縷殘軀眇若塵從來皆假借究竟與誰親
久厭形爲累那堪老病侵自慚禪定淺轉覺病源深
了法離諸相觀空見此心欲超生死路不向外邊尋

粥罷經行因示

粥罷慢經行沿流不問程脚如絲線斷身似片雲輕
踏去山光透歸來月色明無勞重入室聽取夜鐘鳴

秋深

秋深寒氣重擁衲正相宜人老骨偏勁松枯枝更奇
黃花生意淡白髮世情離獨坐忘緣後寥寥祇自知

丙申二月抵廣州寓海珠寺

天涯歷盡尙遐征百粤風烟不計程涉險始知塵海
濶道窮轉見死生輕暫依水月光明住偶向琉璃寶
地行到岸舟航今已棄上方鐘鼓爲誰鳴

丁右武王惟吾同遊星巖諸勝未還賦懷

覽勝探奇讓謏邱。況逢簫史是同遊。千山翠附雙龍翼。萬壑爭趨一葉舟。洞裏丹砂誰可覓。雲中芝朮幾時收。莫看松下彈棋者。半局令人易白頭

將之雷陽暫憩小金山

人間飄落事多非。聊向江心擬息機。有寺不容僧暫住。無家應與鶴爭歸。慈雲暗覆空生室。香霧閒侵過客衣。千古迷津懸寶筏。急流肯止便歸依

記公自廬山遠問曹溪

遙向曹溪問鏡臺。入門一見笑顏開。身將廬嶽閒雲至。心帶燕山白雪來。生死歷窮天外路。寒暄寫盡嶺頭梅。故人但得如君思。此念令余早已灰

甲辰曹溪奉臺檄還戍

烟霞元自遂風塵。渴愛林泉敢認真。老去心如無火木。生殘形似再陽春。乾坤不許逃禪輩。禮法難忘出世人。獨有空山猿鶴侶。頻隨清夢伴閒身

舊同妙峰師遊河東萬固寺今聞重新賦此寄懷

四十年曾乞食過。祇陀精舍傍恒河。中條山秀青蓮髻。華岳雲騰碧海波。城郭千家還舍衛。法身三展變娑婆。何時重荷降龍錫。[illegible]谷牀前再蹋磨

登烏遲水樓

穿雲過峽度平田。行盡溪源見市廛。一線河流通大海。四圍山色擁青蓮。樓當水月清涼土。人入空居自在天。可似桃源避秦地。往來但不是漁船

端州壽馮元成使君

廊廟江湖向各天。相逢豈是此生緣。居官書用慈悲行。應世安心自在禪。止有祿金堪布地。更無塵跡可隨眠。曇花一現三千歲。今喜重開北斗邊

舟中苦雨謝鍾二子見過

積雨陰雲晝不開。蓬窻深喜故人來。松花獨許攢眉釀。蓮社爾辭作賦才。世事只看如指馬。此心不說比寒灰。坐聽日暮城頭笛。陣陣輕風送落梅

江上感懷

風雨蕭蕭江上舟。飄零纔見養空遊。夢同松頂棲雲鶴。閒看沙頭戲水鷗。書札不須勞北雁。世情早已付

東流百年已過三之二縱有餘生總是浮

南征道中遇雨

北風吹雨暗山城歲暮天涯尚遠征遯世想從麋鹿隊畏途心折鷓鴣聲十年瘴海孤蓬轉一夕霜華兩鬢生策馬衝泥投野宿不堪回首暮烟横

寄燕都慈壽寺別山長老

當年一鉢久過從長夜披衣聽曉鐘飯食每懷香積界經行常憶妙高峰潛消瘴熱心含雪暗記流年手種松爲掃蓮花師子座待余重舉絕言宗

結夏法性若惺炯公蕉園

蕉園何似坐祇園爲借清風暫辟煩絲葉幾供懷素筆重陰猶覆譯經軒（有房公譯經筆授軒）護生不許朝持鉢習定還應晝閉門聞道本來無一物故今終日對忘言

鄒子胤過訪因示

爲參向上訪曹溪底事分明本不迷曉院風生吹翠竹春山雨過長青藜開來始覺諸緣靜悟後方知萬物齊最是喚人親切處五更夢破一聲雞

德山禮祖後過定王陵

當年一捧聖凡分的的真機泯見聞香火千秋占王氣河山終古覆慈雲空林麋鹿仍隨塵淨土蓮華已屬君杖倚春風還佇立夕陽紫翠正氤氳

衡陽湖東結菴初成劉存赤鍾衡穎遠來相慰遂同度歲

一載神交費所思相逢喜見歲窮時扁舟雪夜來千里淨土蓮花種一枝已老形骸俱長物從頭日月是新知匡山莫謂當年社此地重開定可期

將東遊赴花藥寺齋二首

舍衛城西古道場偶過三匝禮空王觀心已入唯心土說法還登善法堂香飯能令多衆飽醍醐獨許利根嘗當人未即輕拈出儻可重來再舉揚

祇園開向大江西地湧蓮花最可棲佛國遠超諸相外法身高與四天齊暫來即請登華座久住應頻信杖藜可惜過從歸去日不堪回首重悽悽

過花藥寺梅雪堂遜菴宗師故居

梅雪堂開骨更清齋餘閒步一經行香浮石室花初放影入冰壺月倍明斷臂殿前留舊跡懷人笛裏憶

新豐只今若問西來意隻履誰能識去程

過九峰禮無念祖師

梵王宮殿隱烟霞門外紅塵世路賒山自九峰開淨土僧從千葉坐蓮華光浮石室留宸翰影落諸天護絳紗若問西來端的意分明全付一袈裟

宿九峰方丈貽聞圓長老

遙向名山禮法壇此心須乞祖師安九峰夜月侵人白萬壑松風入骨寒已滅慧燈重發焰獨留衣鉢許誰傳應知天帝歸依日獅子音聲話未殘

率諸弟子赴漢陽王章甫齋

郊園遙訪漢江湄一似毗耶集衆時香飯飽飡天上供玄言喜見郢中辭平田舊是裁衣式高柳新垂灑露枝風雨夜深心境寂清涼疑坐藕花池

信宿天光上座接待寺

荊棘叢中古道場廿年辛苦為誰忙堂開四海來龍象梵唄三時禮法王域內圓成華藏界眉間常放白毫光瞻依已入唯心土向上何須再舉揚

過曲阿喜逢王東里明府

出水青蓮住世心軒車亦似在山林空花鏡像塵何寂孤月寒江意更深鷲嶺想從親受記毗耶應是舊知音相逢一句無生話覿面分明不用尋

登徑山凌霄峰

獨上高峯倚杖藜侵人空翠轉淒迷西來二目如鵬翼東去千山似馬蹄絕壑久稱獅子窟空林終許象王棲只今欲說無生法麈尾纔揮萬象低

寄五嶽蔡使君

昔向曹溪結勝緣別來冷落祖師禪時談不二思摩詰每話無生憶大年自信宰官爲示現誰知案牘是眞詮雪峰枯木堂前月此夕因君缺又圓

喜歸匡山

歷遍江湖久倦遊青山直到老方投形骸已謝空花影世事都從逝水流寂寂閑身雲作伴蕭蕭白髮雪蒙頭餘年不必論多少一念無生曠劫休

林觀海明府陳赤石大參入山見訪

匡山白社憶當時此日高軒最可追入處卽能忘世慮到來全不用攢眉身披萬壑雲容溼坐待千峰月

色運一夕淸言成勝跡。乾坤自古重心知。

鄕人至

少小離鄕不記家。同思往事總堪嗟。故人猶想兒時面。枯木難開舊日花。河畔柳枝垂曉露。門前山色帶朝霞。唯餘此景年年在。不必從前問歲華。

送脩六逸公歸家山

廿載殷勤伴瘴鄕。又隨瓶錫走諸方。參玄直上金輪頂。入室還依大法堂。歸去家山雖有意。老來泉石豈能忘。餘年儻未塡溝壑。遲爾同棲寂滅場。

心光法姪持雪淚恩兄手澤讀之有感

君來忽憶故人情。究竟難忘出世盟。乍見遺言猶對面。細思談笑似多生。知從兜率居高座。直入菩提豈計程。儻再相逢如昔日。肯教同伴不同行。

中秋喜陳祠部無異入山見訪

遙聞空山鹿豕羣。巾車入谷到斜曛。披襟細語論衷曲。煮茗焚香坐夜分。喜對月明心似鏡。深觀世事悏如雲。當機若問西來意。一物全無把似君。

示衆

平生蹤跡任前緣。慚愧形骸未脫然。一片閒心隨處見。無端白髮暗中遷。自知來日皆除日。誰信添年是減年。回首家山歸去後。萬峰高枕石頭眠。

壽覺休繆居士

居士由來應現身。金剛心地淨無塵。調生久悟無生忍。住世還同出世人。摩詰法門非是默。龐公妻子不爲親。精神已入蓮華藏。劫念何須問大椿。

山居十首

平生蹤跡任東西。投老那能擇木棲。縱使脊梁剛似鐵。奈何脛骨軟如泥。閒從絕壑看雲起。坐倚千峯聽鳥啼。不必更拈言外句。現前聲色是全提。

依巖結構草爲菴。乍可容身止一龕。但得心源歸湛寂。任從世事付癡憨。三竿日上還高臥。丈室雲封不放參。佛祖直教蹤跡斷。何須前後列三三。

回看五濁氣氤氳。羣鬧啾啾器裏蚊。嘗念未興迷悟絕。一微纔立聖凡分。青山自許容藏拙。火宅誰能爲救焚。翹首長空雙碧眼。不堪大地總浮雲。

堪嗟往事夢中遊。瞥眼空花不可求。心路信如雲散

月形骸任似水浮漚生存一息餘三寸老入千峰勝
十籌從此人間蹤跡斷更無憂喜上眉頭

藏修今已遂初心自昔居山不厭深空外任從千嶂
列目中豈受一塵侵松風時說無生法流水長鳴太
古琴入室何勞重豎拂當機薦取在知音

幽巖蘭蕙有餘芳習習松風送暗香暫借聞熏開性
地勝傾甘露灌枯腸心心直入蓮華藏念念常明般
若光知足便登兜率界何勞此外覓西方

春深寒谷筍生芽又見松梢漸發花一鉢待來元年
供衆僧專等試新茶空無神力諸天飯富有莊嚴五
色霞爲問長安歌舞客幾曾飛夢到山家

三冬擁衲坐枯禪喜見春光最可憐瓦鼎野蔬將獻
供地爐松火漸無烟青山覆雪重開面白髮防寒已
及肩幸作太平雲臥客焚香朝暮祝堯年

舊遊恍忽是前生每憶行藏暗著驚此日青山當日
夢今時白社舊時盟酬機但用無尾秤娛老唯留折
脚鐺若問西來端的意曹溪一派水盈盈

何事當年愛離家難忘舊著破袈裟祇因未了多生
欠不是從前一念差半世業緣同夢幻百年妄想等
空花歸來剩有青山在豈忍將金去博沙

臥病

蒲團香案日生塵老病難容世外身入夢泉聲清徹
耳到牀月色冷侵人閒心不與諸緣合白業唯存一
念眞究竟要知歸宿處蓮華已結未來親

酬陸使君景鄴

高車幾度過空山歷盡千峰直破關有舌不能酬密
諦忘機正可對衰顏飛來白雪寒相照望入青雲思
更閒遙憶轅門端坐處匡廬時在兩眉間

寄仰山靜光禪人

一自匡廬問法歸別經歲月信音稀顧予已入無生
忍知爾常參向上機雨過雲開山骨瘦春深日暖蕨
芽肥何時再振牀前錫拈示西來屈眴衣

憶山居六首有引

余園中宛居深山因而有述

梢柮千年火支撑獨木橋往來人境絕菴主澹無聊

白雪在簷前飛來日如故不是爾無心如何常共住

明月挂寒空光徹寒潭底上下本自同看來無彼此
流水不是聲明月元非色聲色不相關此境誰會得
風從何處來衆響動巖穴靜聽本無聲如何有起滅
身在千巖裏門前路不通寂寥誰是伴唯有數株松

舟泊珠江

月色澹如水潮平寒似空孤舟橫野渡人在有無中

軍中道場吟四首

朝聞鼙皷聲暮聽金磬響動靜雖不同唯在知音賞
旌旗蔽浮雲幢幡影朝日試看生殺機兵不似禪密
法皷震龍宮喊聲動天地何似衆竅風噫出大塊氣
昔坐東海上驚濤怒破山今聞震天雷入耳心逾閑

寄王金吾

偶會忽言別再晤應更難思君心似雪飛夢薊門寒

喜友人至

人生會合期杳如風雨夕與子未見時宛似雲中日

偶成四首

風吹楊柳花東西南北走豈是愛隨他自身元不有
野雉在樊中粱食亦不少何似處山林飲啄隨時了
豹隱南山霧常恐羅網侵只以皮毛故是爲身累心
膏火照夜行人益已受損豈不自愛惜生質固所稟

憶家山竹池

萬竹飛晴雨雙池引石泉別來三十載日日憶栽蓮

瓊山

奇甸香爲國珠崖玉作山人從塵海渡儼若出天關

五指山

一葉浮天外千山落鏡中誰人揮五指劃破太虛空

金粟泉

粟泛黃金屑泉流白玉漿我來持一鉢足可獻空王

明昌塔

瓊海開龍藏香幢出梵天即看火宅內從地湧靑蓮

劉將軍邀觀玉龍泉二首

淸泉寒似玉嘉樹密如雲人有羲皇樂心同鹿豕羣
混沌何年鑿淵泉此地開人依空界立山入鏡中來

題墨香深處四首

碧草橫書帶幽蘭結佩香虛亭人獨坐心已到羲皇
竹色侵簷綠荷花照水紅夜深涼露下人在暗香中

芙蓉開似錦。黃菊疊如錢。醉眼熏心處。端然自在禪。

雪逼梅舒萼。春催草發芽。目前生意事。誰識在山家。

寄膠東李生

萬里路不遠。寸心空更閒。不知思我者。如隔幾重關。

懷丁右武大參

落葉千山雨。寒空一片雲。舉頭聊縱目。何處不思君。

咏松二首

樹老心逾赤。楓凋葉更紅。可憐霜雪裏。獨有一枝松。

霜幹龍鱗老。風枝馬尾長。濤聲清響發。瑟瑟滿虛堂。

詠梅二首

叢林秋已晚。萬木盡凋傷。獨有寒梅樹。飛來雪裏香。

雪色春先到。寒香夜更清。一聲幽鳥語。忽使夢魂驚。

詠竹五首

寒飛千尺玉。清灑一林霜。縱是塵心重。相看亦頓忘。

矯矯凌雲姿。風生龍夜吼。霜雪不知年。眞吾歲寒友。

霜幹寒如玉。風枝響似琴。瀟湘一夜雨。滴碎客中心。

葉落根偏固。心虛節更高。一林寒吹發。清夜伴松濤。

淇澳春雲碧。瀟湘夜雨寒。虛窻人靜聽。颯颯響琅玕。

喜雨三首

凉雨灑炎天。飄風振林木。輕雷響簷端。隱隱似空谷。

元陽如烈火。羣有若陶鑄。忽然風雨來。炎蒸在何處。

山空泉更寒。暑氣無來往。颯颯風雨生。毛骨更清爽。

山中吟六首

塵隔三千界。心超十八禪。鍾聲清夜發。聽徹不成眠。

日月不知去。此心應合空。山樓時獨坐。彷彿在鴻濛。

枝頭春已動。草木氣相鮮。靜裏觀時化。心忘有漏年。

時折寳林松。旋汲曹溪水。來煮雪中茶。此味無可比。

萬山寒色破。地氣暖生春。花落曹溪水。何人肯問津。

無事晝打眠。松風吹不徹。何處木魚聲。夢中響更別。

偶占

一滴曹溪水。千株遍漢松。人依空界立。宛在畫圖中。

示知事僧二首

斷臂嚴前雪。而今血尚濃。黃梅腰下石。能得幾人舂。

積雪苦凝寒。叢林盡凋冱。一陽纔動時。枝頭春已露。

董國博過訪曹溪因贈

曹溪一滴水。流派滿江湖。隨君化霖雨。到處灑焦枯。

夏日王凝過訪

炎熱毒如火。茶香冷似冰。誰知天壤內。除懶盡輸僧。

送悟心融首座二首

一片江南雪。來清瘴海炎。君今度嶺去。寒色帶眉尖。

七尺藤過頂。三飡飯滿瓢。何時萬峰裏。倦飽臥雲霄。

對月

雪嶺孤松老。曹溪滴水寒。誰知今夜月。猶是昔時看。

舟過小金山四首

一度一回新。重來不厭頻。祇因貪佛日。時禮法王身。

青山常不改。流水去還來。獨有松間月。清光照綠苔。

漁火夜深白。沙雞清晝喧。江空人境絕。長日掩柴門。

階下魚龍穩。沙頭鷗鷺閒。盈盈剛一水。隔斷萬重山。

喜黃生公亮歸自薊門五首

人生無百歲。逢君時過半。忽別又三年。離台安可算。

昨日乘虛舟。夜來忽風雨。今朝喜逢君。杳然如夢許。

塞上草頭白。燕山楓葉丹。唯餘寒雪色。君尙在眉端。

驛路千行柳。江湖萬里波。往來空歲月。誰不爲蹉跎。

羅浮半輪月。曹溪一滴水。與爾共飡之。意味無彼此。

喜曇欣慶公至

君從白下來。慰我炎方熱。火宅喜相看。如對燕山雪。

招慶公嘗荔枝

長夏火雲紅。五月荔枝熟。與君坐珠江。日日餐寒玉。

對慶公懷舊

菴居與君鄰。水竹淸同好。一別三十年。相看今已老。

寄蒲坂裏垣震嶽二宗侯三首

一派黃河水。遙從天上來。滔滔東入海。借問幾時回。

華嶽雙峰出。高空碧玉寒。遙聞天樂響。應是禮仙壇。

中條山色青。朝霞散晴綺。知有忘世人。獨坐觀無始。

夢遊天台二首

忽到天台山。相遇雲中老。想是避秦人。顏色如此好。

飛上華頂峰。忽聽天雞叫。遙望蓬萊山。掀髯發長嘯。

懷舊

夢坐龍華樹。聽殘長樂鐘。醒來空谷裏。萬壑吼松風。

懶殘老衲住山

菴小山藏寺。心虛芥衲空。爛眠松下石。坐斷最高峰。

將之雷陽別曇公于江上

送別芙蓉江
江水秋逾碧。歸舟遡寒流。來往心如織。

詠月
湛海光如有。寒空色若無。誰知俯仰內。千古照迷塗。

詠雲
一點如纖翳。瀰漫塞太虛。但知已起後。不見未生初。

試端硯三首
君子愛佩玉。溫潤象其德。此石尤過之。所寶在翰墨。
詞海萬里流。筆峰千丈雪。盡向此中生。時時飛玉屑。
浩浩清江水。磊磊紫石山。誰知千古意。元在混茫間。

化城菴二首
山色自朝昏。榕陰閉古道。多少往來人。紅塵空浩浩。
鑿井在高原。土深水難得。施工極盡時。淵泉流不息。

磬室
斗室懷幽壑。窮交見古人。雖餘方寸地。無處著囂塵。

明禪人施茶
此心元不住。自足本無塵。時汲源頭水。清涼熱惱人。

寄慶堂首座
憶爾栽茶處。滿園春雨滋。何時掃松葉。相對一烹之。

寄宗遠西堂
曹溪春水漲。衡嶽鴈歸時。憶爾跏趺夜。松門月上遲。

寄題龍興寺禪堂
王氣鍾山嶽。經聲徹帝宮。法筵龍象眾。萬世祝堯風。

寄皇陵供奉
乾坤開帝業。日月轉河山。香火勤供奉。晨昏仰聖顏。

題畫小景二十一首
流雲覆春山。輕寒凍欲坼。何處踏青來。歸時月華白。
芳樹夏初長。輕舟湖水碧。携琴訪故人。雲深何處覓。
斷橋人影橫。扁舟霜月白。回首望雲山。悠然塵市隔。
烟樹春雲綠。江天落日紅。不知何處醉。歸向月明中。
風雨孤舟夜。微茫草樹春。茅簷驚犬吠。定是渡江人。
江闊流雲細。孤村白日閑。小橋橫野水。隔斷萬重山。
晏坐桃花塢。幽居遠市塵。祇緣春色好。不是為逃秦。
高樹咽新蟬。深林掩茅屋。斷橋人影橫。白雲滿山谷。
瀑布寒空外。孤亭水石間。日長無個事。結伴看春山。
秋水碧如玉。遠山凝似脂。夜深魚不食。釣餌為誰施。
淅瀝寒林瘦。潺湲水石清。白雲千萬里。相對總忘情。

萬木流雲密。千山落照寒。衡門長日掩。酒伴暮相看」
遠樹晴烟合。江空草閣寒。行吟同澤畔。始信獨醒難」
古木蒼松老。清泉白石奇。携琴問知己。遙望酒家旗」
江閣坐忘機。凭欄望夕暉。沙頭人竚立。擬待月明歸」
雲白天垂練。江清水合空。相携尋酒伴。同過石橋東」
秋山雲氣薄。紅樹曉霜清。一帶湖天濶。空留待月明」
山似天台路。花無秦代春。漁郎坐溪口。不見問津人」
彤雲四野迷。層冰萬木折。衝寒訪故人。踏破連山雪」
萬山凝積雪。高樹折輕冰。何處寒梅發。香勾一個僧」
秋山新雨霽。遠水澹無垠。湖上幽人宅。悠然隔市塵」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八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九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嶺南弟子 劉起相 重較

南嶽逢何玄圃

相逢南嶽前。坐對中秋月。清光徹夜看。疑是燕山雪」

玉山

閒登玉山頭。城中見烟火。萬井密如雲。蓮花青朵朵」

望江樓

獨上望江樓。四面山如織。中有飡霞人。相對不相識」

高山寺

山城枕江流。梵刹雲中起。鐘鳴萬戶開。人在蓮花裏」

愚溪

愚溪何似我。我愚溪不愚。流泉日夜響。說法聲嗚嗚」

華嚴菴

菴近恒河水。僧衣舍衛城。經聲和人語。總是說無生」

雜咏二首

白鶴飛冲霄。翛然任去住。可惜無礙身。不知生死路」

螻蟻慕羶腥逐氣呼伴侶忙忙不暫停所得能幾許

偶成二首

法侶千峰影生涯數畝田信知人世裏難結此中緣

靑山待人歸本欲求深契誰知來者心動靜多相戾

山居十三首

片雲浮太虛倏忽遍大地試看未生前淸淨無纖翳

萬境本寂然因心有起滅一念若不生動靜何處覓

長夜無燈燭脩途總暗冥可憐酣睡者大夢幾時醒

靑山容易入白業不難修獨有降心法英雄讓一籌

一枕黃粱夢千秋汗血功秪知常不朽誰信轉頭空

雪老蒼松古僧閒水石淸坐來忘百慮眼見一身輕

酷暑不可人淸風來竹下颼颼涼氣生毛骨頓瀟灑

風靜蟬聲急龍歸雨氣腥乘涼高樹下閒寫換鵝經

雲深使野寺僧老愛扶笻乞食歸來晩愁穿十里松

爽氣入疎林萬山秋色好貪看溪頭雲忘却來時道

獨坐長松下悠然太古心高山流水意誰復是知音

日月如飛鳥乾坤似轉丸浮生忙裏度誰向靜中看

長明一碗燈夜對心更寂多少醉眠人夢中狂未息

山居二十首六言

松下數椽茅屋眼前四面靑山日月升沉不住白雲來去常閒

雪裏梅花初放暗香深夜飛來正對寒燈獨坐忽將鼻孔衝開

幾片白雲不去一輪明月飛來伴我山中寂寞笑他世上塵埃

一片寒心雪夜數聲破夢霜鍾爐內香銷宿火窻前月上孤峰

滿面淸霜列列盈頭白髮蕭蕭世上空花影落目中幻翳全消

淅淅泉聲入耳明明祖意西來不動舌根常說何須再歎奇哉

幽谷蘭香馥馥中宵月色娟娟一段淸塵勃勃無端打破枯禪

一念忘緣寂寂孤明獨照惺惺看破空中閃電非同目下飛螢

雲散長空雨過雪消寒谷春生但覺身如水洗不知

心似冰清
衰朽賸憐骨弱看來轉覺心强午夜春粱似鐵常時
一念如霜
空谷諸塵盡謝止留一片閒雲伴我松根揮塵堪多
麋鹿成羣
文字眼中幻翳禪那心上浮塵內外一齊拈却大千
世界全身
靜夜鐘聲不住石牀夢想俱空開眼不知何處但聽
滿耳松風
清淨涵空寶鏡春來水滿彭湖照徹廬山面目月如
額上明珠
蓮漏六時猶短長香百刻安排日夜眞常流注識神
早托華胎
一片雲封谷口千峰劃破虛空中有數椽茅屋深藏
白髮山翁
可惜青山常在堪嗟白髮時新盡是塵中逆旅誰爲
物外閒人
山色愁含宿雨松聲冷咽淸霜乞食僧同倦鳥娥眉
月上新粧
世界光如水月身心皎若琉璃但見冰消澗底不知
春上花枝
門外青山朶朶窗前黃葉蕭蕭獨坐了無言說回看
妄想全消

舟中即事

空水連天一葉舟即看身世等浮漚鴈聲呌破緣生
夢明月蘆花古渡頭

大姑山

霞帶雲裳月偃眉江湖滿目少相知寒流徹底心如
洗莫問夫君是阿誰

姑山塔

空裏浮圖水月身太虛中點一微塵行人兩眼重添
屑幾個男兒認得眞

鄱湖寶陀寺

玻璃宮殿水晶盤面面青山碧玉欄中有一人常說
法西江吸盡夜潮寒

過桐江晚晉健齋光祿

龍華樹下舊相逢。每夜談心聽曉鐘。今日見君桐水上。空含血淚灑春風。

清江漁父詞二首

水清沙白月如鈎。影落波心釣未收。無限遊魚吞不得。空教漁父抱深愁。

一葉輕舟逐浪翻。五湖風月任加飡。夢魂常在深深處。最苦離鈎水更寒。

舟次橫浦

五雲一水入南安。萬疊山迴六六灘。行到水窮山盡處。梅花無數嶺頭看。

登南安城

城頭瓣瓣湧青蓮。花蕊香含萬戶烟。身在鏡中人不識。更於此外覓諸天。

度大庾嶺二首

一徑雲霞閣道深。梅花松雨氣陰森。翻思昔日宵行客。何似今朝度嶺心。

嶺上寒梅正發花。枝頭雲擁舊袈裟。試將拄杖重拈出。香逐天風遍海涯。

曹溪謁六祖大師二首

曹溪滴水自靈淵。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從變化。源頭一脉尙冷然。

樵斧纔抛石墜腰。黃梅夜半寂無聊。自持一鉢南歸後。從此兒孫氣日驕。

廣州道中二首

烟水南遊歷百城。相逢知識總無情。挨身纔欲須臾住。又指前途向別行。

兩岸中流總不容。扁舟逐浪任天風。直須高挂孤帆去。自信恩波到處同。

抵雷陽戍所

瘴海嵐烟日夜浮。龍蛇氣吐混清流。到來盡是無生國。愈見 君恩未易酬。

寄少林無言宗師二首

五乳峰頭草木深。春來花發滿空林。峰頭積雪仍千尺。誰似當年斷臂心。

清涼會罷復長安。一度相逢一度歡。別後天南望天北。炎風朔雪兩相看。

放舟波羅江

片帆東去海波平簫皷如從天上鳴遙望三山天外落不知人在鏡中行

寄小金山珍公

天風吹上妙高臺午夜乘潮載月回遲掃楞伽山上石待余重爲寫經來

小金山三首

萬里長波萬里流誰將拳石砥中洲不因禹鑿開三級自是魚龍會點頭

水晶宮殿絕塵蹤香霧氤氳露氣濃明月空中浮客櫂夜深堦下臥魚龍

山浮水面寺依空樓閣虛無杳靄中不是幻成人世界多應天湧梵王宮

寄河東妙峰師三首

首陽山色枕河流師住中條最上頭虒谷林前章敬錫至今風韻鬼神愁

黃河一線自天來流入中原洗刼灰把斷要關看砥柱慈航不數濟川才

天涯行盡路途難毒霧炎風任飽飡忽憶龍門千丈雪猛然提起徹心寒

答高常侍寄香

一瓣名香出上方封書遙寄到炎荒夢聽刀斗疑鐘磬夜起親焚禮法王

懷五臺龍門舊居

萬年冰雪擁茅廬一別於今廿載餘叶斗峰頭明月夜不知誰在此安居

憶匡山

遙憶匡山五老峰白雲深鎖萬株松寒空月照彭湖水瀑布聲飛幾度鐘

懷匡山天池憑虛閣主人

空中樓閣閣中人宛似花間自在身午夜天池浸明月不知此際與誰親

五羊喜譚子文至自薊門二首

西山雪擁薊門寒曾憶圍爐坐夜殘一別杳然如隔世相逢疑是夢中看

炎風朔雪兩無憑火宅何如大地冰相對莫驚鬚鬢

改此心元是五臺僧

憶家山並諸舊遊有引

余別家山三十餘年矣今被放嶺外適法兄珂公同廣姪遠慰因成三絕書還懸之舊壁以見人生幻跡如此

萬竿竹遶舊庵居樓上仍懸讀遍書夢見四簷青不改空留明月照庭除

長安陌上舊行蹤吹盡微塵曉夜風別後消磨三十載不知幾許出虛空

憶昔兒童共聚沙百千嬉戲笑如花風霜縱使形容變此念渾同未離家

本寺同祿余亦遠遊久抱修復之念今聞恩兄已新寶塔而殿宇尚在荊榛感念嬰心遙寄以詩

洞然刼火憶當年寶塔如生火裏蓮今見優曇花再現何時重覲率陀天

獨坐

七軸蓮華一炷香晝長趺坐倚匡床市塵門外深千尺唯任輪蹄日夜忙

送劉貽哲還鄉兼柬諸故人三首

瘴海三年共此心形骸總不屬浮沉君歸獨載秋江月徹底寒波思更深

身自驅馳心自閒穹廬獵隊等青山故人儻問余消息只道婆娑鬢已班

世路崎嶇不易行幾能眞見是浮生君歸儻過西湖上試看蓮花出水情

軍中寄懷虛谷師

禪板輕抛事鼓鼙跏趺鞍馬不相宜夜深月照轅門下恰似松陰對坐時

懷天台山二首

天姥雲霞傍海多半生夢想竟空過何時一曳撩天杖打醒癡僧寂滅魔

華頂峰頭月倍明石梁橋下水偏淸能持一滴來炎海猶勝曇花齋內生

曹溪四時詠

祖意明明百草頭春林花發鳥聲幽朝來雨過山如

洗紅白技技露未收
四山密密綠陰濃窗下風來水面松午睡正酣纔欲
夢長廊忽聽一聲鐘
刀耕火種是良方秋到家家晚稻香放不下時擔取
去何如老僵在韶陽
夜深旋煑雪中茶此味天然最可誇更有一般奇特
處滿林寒月浸梅花

軍中吟二首

鐵甲天教當骸囊從軍原不爲封侯身經赫日如爐
冶傲骨而今鍊已柔
緇衣脫却換戎裝始信隨緣是道場縱使炎天如烈
火難消冰雪冷心腸

陳生讀書天寧寺

跡寄祇園已出塵夜眠應與佛相親夢魂忽被鐘鼓
破始信原爲聽法人

海月樓

海天空處一樓居方丈中涵無盡虛夜起開窗放明
月波光霞氣滿襟裾

劉生讀書石湖

心似寒泉色若冰幽居不讓石嚴僧夜烹一滴源頭
水乞火頻分照佛燈

寄雲棲大師

長眉鶴髮久棲雲麈尾時揮繞鹿羣遙寄旃檀香一
瓣想師拈對法王焚

寄居赤水居士

維摩家近白花山烟水微茫海印寒聞道文殊又東
去不知香飯對誰湌

寄馮開之太史索楞伽經序

憶昔千華一對談珍衣脫却久毿毿楞伽山上摩尼
聚何日重開百寶函

讀達觀大師末後偈

一念從來絕覆藏通身不落是非塲試看撒手輕拈
出始信阿師熱肚腸

懷五臺舊居

叶斗峰頭雪未消別來音信久寥寥炎方屢夢經行
處曳杖閒過獨木橋

軍中寄懷黃羽李侍御六首

十年戎馬走炎荒常憶同遊海印光大火聚中求著脚與君別處最清涼

聚散浮雲不可期此心未離別君時兩輪日月如飛鳥來往無停促夢思

大海長江一脈通烟波浩渺總如空萬山縱使能相隔恰似空花落鏡中

虛空大地可消亡此念如何屬斷常試問維摩方丈內近來諸有置何方

君先待漏紫宸朝遙把楞伽問寂寥侍者飽飡香飯後至今一粒未曾消

世事虛空最是閒乾坤何地沒青山知君正眼相看處不在音聲色相間

寄水田南皋鄒給諫

門前一片福田衣時折松枝當麈揮山色溪聲常說法不知若個是當機

題香爐峰紫雲菴

香爐峰下紫雲深松竹層崖白晝陰門帶長江接溪水清流洗盡世間心

山中夏日

如焚夏日晝偏長渴想菩提樹下涼一陣風從空裏過送來何處藕花香

懷九華山

九江江上秀芙蓉一帶雲霞六六峰迴首故鄉明月夜無端清夢挂寒松

繹公自衡陽來參

遙向曹溪獨問津溪頭秋水淨無塵持來一片衡山月猶照當年獵隊人

寄茶陵劉存赤居士

見面何如未見眞竭來消息嶺頭春衡山月色曹溪水徹底相看是故人

舟次螺江訪僧鍾公不遇

曾坐江樓待雪消螺江春水急於潮今看白鷺洲前月猶似當年伴寂寥

蒙恩宥還山

少小為僧五十年老來特地混塵緣從今走斷天涯

路此去千峰白晝眠

夜坐

露灑幽蘭撲鼻香風吹毛骨夜生涼坐來已覺心如雪月色還疑地上霜

夏日過法性寺二首

菩提樹下風袪暑般若臺前雨送涼一盞淸茶諸想滅更於何處覓西方

覺樹當年向此栽初心爲待至人來千秋衣鉢今仍在說法誰登舊講臺

懷雪峰枯木堂

枯木堂前冷似冰當年曾坐半千僧遙思一片寒灰地何日重挑午夜燈

題畫二首

飛來山色掩湖光烟樹新晴帶夕陽遙聽上方兜率界半天鐘鼓落微茫

一片烟波十五橋雲山落木晩蕭蕭孤城半壓吳江水水上人家夜聽潮

將之雷陽江上別曇公

相逢庾嶺日初遲欲折梅花第幾枝忽逐秋風度炎海別君不似見君時

懷舊居

安居舊住竹林西明月溪頭幾杖藜常想夜深松露下不知猿鶴向誰啼

寄浮山澹居鎧公

浮山九帶事如何回首當年已爛柯爲問夜深趺坐處白雲明月是誰多

舟次小金山志感

常思半月經三度倏爾睽攜又五年此日重來峰頂坐德雲原不是生前

憶山中梅二首

曹溪梅花每至盛開如坐香積世界今冬以魔作祟牽次芙蓉江上望山中咫尺不得坐享香供詩以憶之

寒梅帶雪嶺頭開冉冉天花落講臺好還上方香積國爲予一鉢盡擎來

梅花香樹積成林香氣熏人悅可心樹下現敷獅子

座風聲誰解海潮音

得東海門人江吾輿書二首

從空一紙故人書。萬里遙來問起居。為報親知零落盡。滿頭霜雪更愁予。

十五年來坐瘴鄉。海天相對未能忘。時看萬里中霄月。一似同遊海印芙。

古佛松林

松陰幕幕淨無塵。山色雲光自法身。日夜風濤廣長舌。不知聽徹是何人。

開元曉鐘

明河清淺灣疎星。古寺虛簷宿百靈。一擊曉鐘驚大夢。不知誰最獨稱醒。

平原古塔

浮屠何代擁諸天。傳是隋朝大業年。蒼蘚剝封殘碣盡。平原荒草布金田。

寄愚菴法師

遙想華臺坐講時。四天彌覆法堂垂。座中龍象清如許。可記炎荒老赤髭。

寄草堂法師

瘴海還從坐寶林。常懷法窟舊知音。遙看一片燕山月。盡是隨緣度世心。

山居偶成四首

百年世事空華裏。一片身心水月間。獨許萬山深密處。晝長趺坐掩松關。

滾滾紅塵世路長。不知何事走他鄉。回頭日望家山遠。滿目空雲帶夕陽。

鬧籃誰肯急抽身。自古青山隔市塵。莫謂桃源無路入。落花流水是知津。

日夜烟霞護翠微。相將猿鶴待忘機。青山莫道閒無主。自是閒人不肯歸。

送隱知禪人還蜀

一錫冷冷過瘴鄉。巫山西去思茫茫。峨眉峰頂新秋月。知爾看時到上方。

寄題杜將軍曇花精舍二首

鼓吹轅門獨晏然。曇花樹下晝安禪。誰知可汗歸王日。正是將軍破有年。

鐘皷胡笳總道塲。旌旗影裏坐焚香。思君力破羣魔
壘。自許心空見法王

送慈公還五臺

一別臺山三十年。眼前冰雪尙依然。君來細說窟中
事。又結多生未了緣

寄空印法師

憶昔臺山百尺冰。與君對坐骨棱嶒。翻思三十餘年
事。夢裏相看似不曾

別曹溪二首

爲決曹溪萬里流。歸心常繞大刀頭。因思血浸齊腰
雪。千古令人痛未休
自爲曹溪杖策來。坐看山色笑顏開。從今一別千峰
去。鳥語溪聲不盡哀

初至衡陽喜雪二首

七十峰頭雪正寒。到來深見此心安。回思火宅驅馳
地。盡入冰壺影裏看
五熱塲中幻化身。廿年來往任風塵。今歸一片瀟湘
雪。原是清涼徹骨人

山居二十八首

余生平抱烟霞之癖。早年行脚。三十住五臺冰雪
中者八稔。及居東海一十二載。知命之年。乃被業
風吹墮瘴鄉。將二十年。嗟乎人生幾何。忽忽往來
已七十歲。浮光幻影。豈能長久。頃蒙　聖恩賜還
初服。特來南嶽。作投老計。因緣未偶。乃就湖東古
道塲地。仗諸檀越助營安居。創始於甲寅九月。既
望落成於臘月。逼除草草苟完。從此一片身心。始
得休息之地。如久客還家。以釋重負。其逍遙灑落
何快如之。隨有口占。命侍者錄之。以志幽懷。非言
詩也。興來即筆。略無次第云耳

祇園借得一枝安。從此無論道路難。日上三竿高臥
穩。相看不必勸加餐
雪壓衡門夜擁爐。此身雖寄恰如無。不知日月從何
去。回首人間歲已徂
灌木叢中一小菴。石牀爲座草爲龕。杜門口似維摩
詰。莫問前三與後三
形如枯木念如灰。雪滿頭顱霜滿腮。不是老來偏厭

世眼中無處著塵埃

身心放下有餘閒垂老生涯在萬山不許白雲輕出谷好隨明月護柴關

寒燈獨照影微微疎屋風吹雪滿衣忽憶五臺趺坐處萬年冰裏一柴扉

寒威入骨千峰雪怒氣衝入萬竅風衲被蒙頭初睡醒不知身在寂寥中

百千世界空華影一片身心水月光伎倆窮時消息斷可中無處著思量

地爐無火石牀寒瓦鼎香消坐夜殘萬籟聲沉心更寂却疑身在鏡中看

四圍嘉樹影扶疎樹下深藏一小廬車馬不聞人跡斷閉門長日獨跏趺

寒雨瀟瀟風滿林蓮花漏永夜沉沉誰知擧世難醒夢盡是光明般若心

夜深獨坐事枯禪撥盡寒灰火不然忽聽樓頭鐘磬發一聲淸韻滿霜天

雪滿乾坤萬象新白銀世界裏藏身坐來頓入光明藏此處從來絕點塵

平湖冷浸芰荷衣湖上青山絕是非塵跡盡消入世遠白雲鷗鳥總忘機

雪擁柴扉獨坐時寒林寸寸折瓊枝曉來頓失青山色開盡梅花總不知

春過人日雪初晴新月疎林影更淸夜起推窗望寥廓滿天星斗挂簷楹

雲開四野動春光何處梅花送暗香曳杖欲尋幽谷去一枝斜倚在東墻

一片雲封萬壑松門前流水日淙淙不分晝夜供厭睡好夢驚回隔嶺鐘

春深雨過落花飛冉冉天香上衲衣一片閒心無處著峰頭倚杖看雲歸

信步騰騰任所從形骸一似雪中松偶來纔向溪頭立又逐閒雲過別峰

麋鹿空山孰可從輸他豐草與長松紅塵縱有難醒夢絕世何曾到萬峰

垂垂白髮對青山身在千巖萬壑間寂寂松門無過

。客往來唯有白雲閒

青山不動自如如。朝暮雲霞任卷舒。縱有紅塵深萬。丈曾無一點到茅廬

萬峰深處獨跏趺。歷歷虛明一念孤。身似寒空挂明。月唯餘清影落江湖

睡起呼童旋煑茶。竹爐湯沸雪如花。旗鎗未堅魔先。退始信叢林有作家

倦倚虛窗坐看山。千峰紫翠出松間。無心縱許雲來。往何似如如體更閒

月色松聲總見聞。禪心妄想聖凡分。消歸一念無生。處此意如何把似君

平湖秋水浸寒空。古木霜飛落葉紅。石徑小橋人跡。斷一菴深鎖白雲中

寄舜菴老衲

三十餘年學懶慵。生涯坐斷祝融峰。身輕鶴骨休言。老千尺還看手種松

寄魏考叔

幽居宛是在家僧。一室淸如六月冰。縱使善空諸有

。盡向餘山水挂眉稜

留別湖東社中諸子二首

曇花舍就竹林西。市遠塵囂最可棲。勤掃增前雲臥。地歸來莫使草萋萋

偶來松下掩柴關。招隱相求出世間。豈意又隨流水。去別君心似戀雲山

岳陽阻風二首

岳陽樓外浸湖天。樓下沙汀夜泊船。來往風帆留不。住獨餘山色尙依然

北風吹浪打山城。一葉輕帆阻去程。想爲留看洞庭。月怪來偏向客邊明

過金沙于潤甫雲林

咫尺雲林望不遙。到來寒爽氣蕭蕭。閉門不放烟霞。出多少塵心亦易消

西湖偶成

四面湖山鏡裏看。樓船深浸碧波寒。不知身在冰壺。影可笑沈酣夢未殘

寄歸匡山

垂老青山荷主恩。匡廬南向臥朝暾。七賢五老逅相對。泉響深談不二門。

餽匡山黃龍徹空師二首

昔與師住五臺冰雪中者三載。別來三十餘年所矣。予今投老匡山。一禮師塔。餽之以詩

憶昔清涼對坐時。垂垂冰雪綴雙眉。別來夢到傷心處。一段難禁祇自知。

塔影團團擁萬松。法身不動聳千峰。知師常說無生法。鳥語溪聲和曉鐘。

山中雪夜

雪擁千峰獨閉關。寒燈深夜照衰顏。心灰已絕紅塵夢。誰信人間有此閒。

閱華嚴經十地品夢中偶成

一葉輕舟一釣竿。鈎頭香餌未曾殘。直須入海深撈摝。莫滯蘆花淺水灘。

思鄉曲二首

余十二歲離鄉。今六十年矣。適鄉人遠問於山中。因賦此

門前高柳映清池。常記兒童戲浴時。六十餘年如夢事。幾回猶動故園思。

青山一帶遶河流。家住河邊古渡頭。自小離鄉今已老。此心不斷水悠悠。

懷大都龍華主人

龍華樹下有緣人。一別難求似昔親。幾度夢魂飛夜月。縱然相見總非眞。

入山

直入千峰不厭深。最幽絕處可安心。松門任使青苔厚。從此時人沒處尋。

曹溪堂主俔無昂公來訊二首

自別曹溪已十春。常思香水一霑脣。夢魂時坐松陰下。只恐今生是後身。

溪上梅花不斷香。幾回香霧溼衣裳。年來每到看花處。一似當時坐法堂。

送青林熙公遊南嶽二首

憶昔曾登七十峰。倚天傍日擁長松。幽巖絕壑探奇遍。君去尋余策杖蹤。

萬峰深處碧雲寒香結茅廬學懶殘牛糞尙埋煨芋
火君應一撥地爐看

偶成

湛海波澄一物無寒空深夜月輪孤但看萬里纖雲
斷自覺冰心在玉壺

集外詩五首

喜老母遣弟至

天屬憐同帶君恩賜一身生還如有日尙可奉慈親

憶故鄕居

家住龜山陰宛似恒河曲却憶兒童時熱在河中浴
夾岸柳陰濃當戶南山翠手種碧桃花不知在也未
門前一小橋幼見水衝斷欲架獨木枝路遠猶未辦

憶鄕友

幼小同讀書連牀還共被誰知一別來看看六十歲
却憶聚沙時相戲常生惱只記童子顔不信今衰老

憶家山菴居

樓居水竹總相連長夏淸風白晝眠此日炎荒萬里
外回思恰似幾生前

卷四十九

心已下古本卷三十七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十

僧本昂
菩薩戒弟子　馮昌歷　日錄
僧知融
宰官弟子　王安舜
劉起相　纂輯
長春社弟子　陳迪祥
梁四相　仝較

曹溪中興錄上

中興因緣

師曰曹溪者乃昔曹叔良爲魏武之裔避地於此因
以名焉其道場自梁神僧智藥三藏從西天汎海而
來攜菩提樹於五羊之法性寺讖云百六十年有肉
身菩薩於此出家度人無量將入嶺過曹溪水口掬
水飮之而甘且香乃曰此我西天水也原上必有聖
地因溯流而上至觀其山似象形曰此山宛似我西
天寶林山也乃謂居人曹叔良曰此山宜建梵刹百
六十年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說法叔良卽白州牧

某具奏梁武帝遂命建寺額曰寶林乃開山之始也至唐龍朔間有新州盧道者得黃梅衣盂號爲六祖回至曹溪時寶林已廢有尼僧名無盡者見六祖問涅槃經義知是異人乃白其父兄重修寶林延祖居之未幾有害祖者祖遂避難於懷會隱獵隊中一十五年後至五羊法性寺露穎而出遂於菩提樹下剃髮卽回曹溪開法於寶林時山已易主爲陳氏矣祖說法多年雲集者衆以其山如生象留鼻完具先寺於左頷大牙之內其鼻在右業爲陳氏祖墓故其寺址甚迫隘祖一日謂居人陳亞仙乞一坐具地亞仙許之祖以坐具一展盡罩四山之嶺時四天王出現四隅亞仙卽許之曰也知和尙法力廣大當盡捨之但先祖墓在寺右他日修建望乞存留又曰此山形乃生龍白象來脈他日興造只可平天不可平地於是亞仙遂携家隱去不知所之故此山自六祖開創已來四天王內周環數十里爲一蘭若並無民居其山形風氣完密卽少林已下諸祖道場未有如此之勝者向僧皆以爲藏修地至我　國初開阡陌而環

山之內皆爲田疇收入版籍則僧以務農爲本業樹藝孳畜不異俗人然從來未有民居及弘正間四方流棍漸集於山中始以傭賃久則經營借貸於僧而僧不察以山門通滑源入府孔道而漸成窟穴羅於道側開張市肆豈特鳩居鵲巢將使狠據師窟僧亦捨寺而住莊菴則山門日空流棍日集厥害日作而僧徒竟爲此累以至幾不可保矣丙申春予蒙　恩放嶺外初入山禮祖見其凋弊不堪之甚未幾而厥患果作僧至流離於是一時當道汲汲拯救之初制府大司馬陳公欲予𨑳救正之未既而觀察海門周公甚留心祖道方從事於此頃卽入賀去鹽巡道祝公乃極力致予因是寺僧某等相率來歸請授具戒堅意懇請予應之於庚子秋九月入山卽以　祖庭爲心遂拚捨身命一一綜理次第建立如下所列其概皆大弊極弊不容一日安者幸仗　佛祖之靈當道護法神力冥加八年之中略有頭緒雖未究竟卒業而心膂俱竭其所建者皆可爲恒規僧徒苟能自此謹守勿失亦可保此道場世世無虞矣時師命昌

歷等在寺訓諸沙彌凡所作事皆目擊之及所發言卽日錄之久而成帙題曰中興實錄彷通志十品之例列爲十則其示衆法語淸規手札雜著亦次第於後云

培祖龍以完風氣

師初入山因見祖庭破壞乃集諸弟子曰佛說大地山河唯一眞心之所融結雖形家之說未必盡信而至理存焉亞仙初捨地卽云此山乃生龍白象來脈他日興造只可平天不可平地此葢言地形之不可傷也觀此曹溪主山儼然象形而四足六牙鼻口俱備其寶林初開時山勢完密故寺坐頷中左太牙包裹與右牙連合脣內爲龍潭卽如象口其寶林右壁儼然象鼻而陳亞仙之祖墓先葬其上六祖存日其寶林牆外卽其墓也故乞其地而擴之其口爲龍潭潴水於內有龍居之及祖降其龍乃鑿二牙交關處放水塡潭以葢佛殿然龍既蛻水既竭而靈氣已泄故佛殿雖備其潭未塡完而祖師化去至今殿前猶爲深窪乃前未竟之功也故丹墀剛半師詧知其故乃塡平之前羅漢樓乃初鑿嶺之缺後人因而爲山門既久建樓於上師欲改補而未及以象之食賴鼻而命卽在鼻其鼻當有數節而陳墓正當中故 六祖入滅所存肉身初卽建木塔於墓前以安供慕後建信具樓以藏衣鉢至我明成化間有僧某者去木塔易之以甎其中陰溼未幾祖現夢於郡守乞一安居守命改信具樓爲祖殿其空塔在前遂爲胸中壘出矣其祖殿後爲程蘇閣乃嘉靖丙午間郡守陳豹谷所建師至則見殿左爲方丈當中開一路入後山斬斷象鼻其殿後低窪爲北風所劫來脈有傷故道場頹敗職此之由也師因詧象鼻之形則殿後當有一高阜時一老僧爲師言初爲沙彌時見殿後一堆如壘土比陳公修閣時令僧削去某時爲沙彌亦在擔土列師知其信然乃令所選三學教授僧率肄業沙彌百餘人每日各擔土十回以培之三月而成一山如固有於是改中路於曹溪遶爲迴廊右繞祖庭而行入後山由是風氣始完其於山門之內凡有凶煞者盡除之而衆僧遂安其祖殿後一澗爲蜚錫橋

過橋為阜錫泉即象咽喉師引其泉入香積廚泉右一小嶺如舌狀右一窩鉗即右頷古為無盡尼所居之菴乃重興寶林之主故師中興必首新之此最初入山開創之始也

新祖庭以尊瞻仰

祖庭初以敗信具樓為之殊為卑陋入門不見眉目禮拜不能重列且前有拜殿接檐殊為幽暗基前一墻屹立墻前又有諸天殿重疊破碎壘砌當襟無一隙地近殿左有僧房如拳拄頤右下角有戶長廚屋糞穢垢積兩腋僧居郞當敗椽如荊棘林然外望屋宇參差敘岈略無一線通透此祖道所以壅塞而不暢有由矣師深見開闢之難日夜以思竟無規畫不能成局每每登墻眺望諦觀全寺大勢其左方丈法堂禪堂前即鐘鼓兩樓翼峙成一局師云此必寶林開山初創之制也而右為佛殿乃祖師存日塡龍潭而為之者後有經閣前羅漢樓及寶林山門通為一局後人不善增修故祖殿居中僧房雜居塞其神路全無瞻仰氣象耳今欲分條析理以就規模非巨靈之手何能劈之耶因是見羅漢樓之西山如虎頭回望師買其山取土塡大殿之潭窟出地以移祖師殿左之僧居仍別買房屋以易經閣後之僧房為戶長公廨以除祖殿西角之穢汚其兩廊之僧各別置安居拆其前後諸天拜殿則目前地平如掌矣遂極力經營一一如畫故得重修　祖殿高敞可觀前設兩配殿欲奉南岳青原五宗諸像其大門房周圍一十五間將奉傳燈諸祖兒孫如七十子之從祀於孔子也但前路壅塞乃買空地移有礙僧房三主乃大闢神路直與寶林門齊中與羅漢樓並起華嚴樓三間為祖庭頭門其上為禪堂諸僧書華嚴經所如此天然成一勝概矣今之觀者但見一目了然而不知開闢之難為力也

選僧行以養人才

本寺僧徒向以便安莊居種藝畜養與俗無異寺中百房皆扃其戶入門絕無人迹唯祖殿侍奉香火數僧及住持方丈數輩而已以是山門任流棍縱橫僧徒出入皆避影潛蹤可恨也師初至首以作養人才

為急。即選合寺僧衆四十已上者。聽其自便。若四十已下者二十已上者。每房一二人在寺安居。日日登殿。逐日四時功課。諷誦祝延聖壽。誤者各罰有差。於是集者得百餘僧。俱為授戒。從此晨昏鐘皷經聲相續不斷。儼然一勝道場。僧徒亦知有本業。而外侮亦漸知警矣。但諸僧徒習俗成風。凡幼童出家。祇見師長務農。不異俗人。竟不知出家為何業。而畜其徒者。止利其得力於畎畝。而無一言及出世事。其來久矣。欲望其成人。安可得乎。師至寺之初。即選衆中有通問學堪為師範者本昂等三人。乃勸合寺僧衆。凡有行童二十已下八歲已上者。盡行報名。到住持掬集。在寺立三學館。分三教授。教習經典。一年之中。有通二時功課者。乃延請儒師孝廉馮生昌歷。茂才龍生璋。梁生四相。教習四書。講貫義理。其束脩供餽。師自備之。如是三年。有成者乃為披剃為僧。總入禪堂。以習出家規矩。令知修行讀誦書寫經典。各有執業。即今禪堂諸僧。皆吾師作養之人才也。又謂佛法所貴熏聞成種。嶺南久無佛法熏習。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先教諸得度沙彌。書寫華嚴大經。一以法緣廣大。為最勝種子。二以借書寫攝持之力。資初心觀行。以助入道資糧。初則二三人。已而人人相望發心。不十年間。書此經者已成十餘部矣。此吾師作人之功。灼然者也。

驅流棍以洗腥穢

師見曹溪道場破壞。蓋因四方流棍聚集山中。百有餘年。牢不可破。而俗人墳墓皆盈山谷。視為已業矣。始也。起於傭賃。久則經營借貸於僧。當山門外起造屋廬。開張鋪戶。屠沽賭婬。日滋其害。而愚僧不察。與之親狎。貪緣交相為利。故僧之所畜多歸之。噬嗑日深。則謀為不法。於是多方誘引。以酒色為坑穽。盲者一墮其中。則任其食啖。膏脂盡竭。以故僧之田地山場房屋。因是而準折者多矣。頃則附近豪強。亦垂涎其間。乃通同衙棍。互相架搆。以包姦為詞。訐告道府。借為口實。以張騙局。聳動上司。駭心驚聽。遂以為實。乃具申軍門。令下將莊居盡行折毀。僧不如法者驅逐。時奉令者無良。信其耳目。以為奇貨。乃親入山蹋

勘每至一莊居備估其值輸半乃免由是寺僧盡入網羅業已失其半而禍方滋蔓不遑一息安堵當師度嶺之二年為丁酉歲初謁　制府大司馬陳公因得概申衆僧之情狀乃寢其令幸得免即欲以師往整之師以方在席稾未敢奉命明年戊戌屯鹽道周公署南韶事欲拯之屬師修通誌未幾入賀去己亥南韶道祝公蒞事自號曹溪行脚僧痛惜其弊力致師以整頓之庚子歲公亦以入賀去瀕行面囑且令寺僧懇請師應命於是九月入山見此輩縱橫乃祖庭心腹之疾也不瘳則六祖慧命終難救矣於是棄改風水將山門大路東西塡塞移置溪邊直出水口為通途如是則向之市店皆圍於山門之內而往來者不便於食宿矣然終無術以去之也居三月歲暮往謁　制府大司馬戴公備陳為害之狀公曰此護法之責也但出一令責守土者嚴督之此一尉吏之任耳歲旦行該縣坐守驅逐不留一人舖店盡拆不存片瓦於是山門百餘年來所集腥穢一旦洗之而衆僧之禍害永絕矣舖店既拆市街一空師即於西街向之層肆修旦過堂以接待十方之禮祖者東街修公館以為濶源官長入郡之停驂處其山門道路初則一綫而左則列肆直抵當心因盡拆之石坊亢在上今則移置溪邊開闢塹塞相望如引繩遂成一大觀矣為害之源不能盡述而根深難拔一旦盡絕概錄於此以示來者為龜鑑云

復產業以安僧衆

師以流棍既驅向之所驅田地山場房屋皆執其左券此輩戀戀終無究竟思非善後長策因設齋於祖殿盡邀其賓主各出券相對查原有本而子息未及者補償之息過其半者已之其有本已得過而以息重累者及口腹虛花者罷之於是盡焚其券而以田地山場房屋盡歸其故主自此外患方絕而貧累之僧得以安居無擾矣時人或慮師任怨者師曰不然凡人雖不善必有本心之良苟開曉分明人各自知其非無有不心服者於是諸棍漸引去然亦竟無他虞

嚴齋戒以勵清修

先是寺僧多不守齋戒畜養孳牲以恣宰殺故凡上司府縣入山當里甲供應者必責寺僧而差役恃此以利其口腹即上用其一而下十倍之故所傷生命及所費資財歲不勝紀而本寺之累亦無底止且來者以禮祖爲心而腥葷羅列於前殊非清供亦非仁者本心也積弊巳久思革爲難初幸觀察海門周公開禁革之端准其呈狀及署篆觀察余公乃嚴禁宰殺案載志書故凡供應官長例以蔬齋清供自師入山始但慮兩院威嚴難以必行値直指顧公入山爲二親祈福本縣急督如故事公行齋戒令自此一定爲恒規矣此事既行不唯保護生命雅肅清規即省費資財歲計不貲而常住亦免苦累即僧持戒者日益增進叢林清肅亦此一舉矣復蒙祝親詣山中教諭僧徒戒養孳牲宰殺變魚塘爲蓮池自此山門頓改觀矣

清租課以裨常住

師初入山於祖殿閱常住歲計記籍見券帖數紙皆祖師貸約中載七八分之利息者師扣之主僧應云此常住供應缺乏乃借貸以支給者師爲之痛心及詢常住舊有香燈莊田租稅何所歸耶即衆業備查

祖師香燈有黃巢湍源補鉢及本山續置各項莊田每歲總計約租有四百餘金何所支銷而言不足衆曰各莊逐年但聽十房管事僧輪流徵收即聽彼銷繳及察其故乃管事與佃戶通同作弊故致拖欠不完徒有虛名而無實惠所以常住日見其匱乏耳師即選衆擧公正廉能者十僧管事令對祖發誓刺血書盟不私一毫喚集各莊佃戶立定規則歲期以限約赴寺交納仍設庫司立管常住監寺四人執掌收支於是總計各莊每歲徵足若干兩計其所入將本寺各項應用派有定規著爲章程纖細不遺除支尙有剩餘從此不唯常住豐贍而　祖師法利如一雨普霑且不爲泥犂種子矣其清規條例別列如左

敕賜曹溪南華禪寺設立常住重興長生庫註記出納錢糧清規定格題辭

夫惟吾　佛世尊住世之時初但領衆持鉢行乞食法本無畜積何有常住次因老病比丘不能行乞命

同住比丘就所乞食以其一半持歸供給名曰分衛謂分其所食衛護道業律部載之詳矣及佛滅後西域之法與 佛在時無異及教法東流自漢永平以至唐代累朝帝王名臣宰官長者各捨資財建寺贍僧以爲福田往往寺主濫爲已有貪饕壞法侵漁衆僧不思因果者多至我 六祖大師之孫馬祖弟子百丈禪師始創清規立爲常住凡在伽藍之內所有施利及莊田錢穀俱有典守故寺有主者稱爲住持以說法爲主總領大綱其輔弼叢林助揚法化者則設有兩序執事若都監寺監寺以掌管常住副二住持其歲計錢穀各有庫藏出內所司謂之庫司就監寺內取其公廉出衆者司之恐力所不及又設副寺以佐之其莊田則有莊主及徵收租稅又有監收此就衆中擇其公正廉能寬厚仁恕者充之其經手支給者則又有執歲執月料理山門事務以應官長檀越凡有支取所需必稟明住持准驗票帖明註庫記以備稽查故常住之物毫髮無差是則叢林如一身住持如頭首執事如手足耳目相須爲用而不可缺一者故凡山門事務一有所作則上下同心小大一力如目視耳聽手捉足奔無不從其令者所以叢林興盛法化昌隆外侮不侵內障不起此 佛祖度世之楷模自古叢林之典刑也夫何近代以來祖道衰替叢林凋弊先聖垂訓蔑然無知如我 六祖曹溪爲禪宗之源叢林爲天下冠香火供養不減在昔而常住破壞至極僧徒愚迷癡蠢不知其爲何物也余因弘法罹難蒙 恩遣嶺外於萬歷丙申春二月謁六祖大師睹其道骨儼然如生而山門寥落之甚殆不堪看爲之徘徊泣下者久之且僧徒被害官司勾牽急如星火日夜追逼傾家賣產者過半以致 祖庭廢墜幾如掃地矣幸荷 制府大司馬陳公稍寬恤之次蒙屯鹽道周公署南韶略革應官酒肉之弊次蒙南韶祝公痛懲僧徒之非戒殺宰牲力救之乃命合山衆僧再三請余入山料理於萬歷二十七年已亥冬公面力囑余明年庚子春正月復命寺僧真權行裕淨泰慧珊願識等持書走五羊促余入山余以方在行間未遑應命四月公以入賀北上余送別

靈洲厚公再三面叮嚀之余於是歲秋九月方杖策
入山至則先選僧若干爲授具戒同集殿堂二時轉
法華經次選行童可教者若干名習讀經書分爲三
學擇其衆中學行稍優者爲教師次觀山門風水大
槪有沖傷刑剋者去之破壞者補之塞靈源門培象
鼻以厚　祖庭闢山門路移石坊以受元氣不三月
內翕然改觀而山門內向爲流棍潛住霸占寺基開
張舖店酒肆屠沽巧設婬賭勾結土宄騙害寺僧橫
如豺虎習久成風牢不可破甚爲大蠹竊爲隱憂余
於是年十二月復走端州謁　制臺大司馬戴公請
令以驅逐之尋卽令下曲江勒限三日內盡逐出境
不許容留一人一店於是羣兒屛跡將前所占寺基
街市盡歸常住余乃因而塞其東西穿心大路左立
公館以爲濬源及諸過客停驂之所額曰三生來右
立十方旦過寮以延四來衲子爲挂錫之所額曰一
宿覺將通衢改於溪畔往來行止各得其宜無復混
溷叢林自此潔淸衆僧自此安枕矣余於明年辛丑
春正月朔之三日奉　制臺檄以爲地方之務走靑

鷄且乞　採監李公作中興檀越七月公入山禮
祖壽施三百金爲重修山門之資於是余治寺僧備
査　六祖供奉香燈莊租每歲所獲從來未有毫釐
入常住者皆爲典守侵漁沿爲故習乃先料理太平
莊租業已將萬歷二十九年分課銀歸入常住立定
春秋冬三期以聽常年支銷外今將黃巢萬藩補鉢
及續置本寺諸莊一並歸之俱係先收以聽下年支
銷除將諸莊二十九年分租課先完外自三十年起
以爲定規再查本寺舊有長生庫今復舉設凡一應
常住租稅及施主錢糧盡入庫內收貯仍照淸規事
例設定執事以監寺四人掌管收支選衆中老成公
廉者充之本寺十房舊有都管一人都寺九人原應
差役迎接官長供應府縣取辦椒茶檳榔果筍之物
而向之常住租課盡爲此輩乾沒極可痛恨今擇精
練曉事僧十名充之其一應所須該用之物俱照人
頭派定每僧量攢少許預取入庫以待上司不時之
需庶省煩擾其各莊收入在庫租課查照田糧差徭
常法照數支領完納不致拖欠冒破其上司官長入

山應接所費設有定規亦不致偏累執事其　佛祖殿堂香燈之用各有定例庶不失焚修供奉報本之意其執事諸僧終歲奔走辛苦亦有酬勞務使勞逸均平不致嗟怨仍勘收租全缺量爲盈縮以彰勤惰已上四則俱在庫內支銷獨教授行童束修之資除儒師乃予自備其僧師則出於塔下減損　祖師衣鉢訓育沙彌以增後生慚愧亦有定則如此則常住錢糧無浪費之條典守執事無自盜之罅衆僧無煩優之科常住可爲長久之計矣仍將合寺大小僧徒盡行受戒以免玷辱　祖庭之呵且省酒肉之費以爲衣食之資斯則衣食足而禮義興即畿邦可稱清淨佛土矣曹溪祖庭中興叢林紀綱再振在此一舉大關法運所係非輕除前壞法弊端一切置之不論外其一切事宜自今萬歷三十年更始永爲定式諸執事者宜各勉力務要奉行不許日久因循無賴僧徒妄起希圖生心壞法擅改成規如有此等則上稟
　祖師　靈通　護法伽藍神目鑒察必罪不宥明彰報應即使姦盜壞法之徒生遭王法死墮阿鼻因果昭然毫髮不爽今後凡頭首司其事者各宜時時痛自省心不致誤招苦報自取罪咎立庫之初富年租課俱係下年徵收致庫而現年預支無出余先備銀三百二十五兩在庫抵墊陸續支銷以爲常住張本待後租課節年補還今將應行條例開列於後永爲定規以便遵守

計開　一設職事

監寺四名顓掌庫司收支常住錢穀置辦什物主張山門大事以副住持凡事務同心議處內以一人顓管鎖鑰經理收貯一應錢糧什物庶有責成內以一人監收租課舉劾弊竇不使濫觴爲衆紀綱

一設庫司書記一名專管收支登記帳簿以備稽查不致疎漏

一戶長一名此乃舊規專管里甲差徭糧稅仍照常規此即古副寺

一都管一名此職即古規都知事乃知事首領今即以此職統充莊主率領都寺徵收各莊租課催辦合寺糧差以副戶長亦名直歲

一都寺九品此即古知事以佐都管徵收糧差輪流直月以應接官長幹辦山門大小事務此十執事今照本寺十房舊規輪流各房挨當歲終一換故前此已往皆無賴者多不能料理大事今特選擇才力出衆者充之如遇年終更代之期住持監寺仍察賢勞出衆者照舊留用不堪者或有他緣不能應者即選公廉老成者代之如有不守淸規抗法循私或與佃戶通同破壞常住拖欠租課或貪圖小利措尅佃民剝削衆僧有傷大體者都管監寺不許容隱即時擧白住持鳴鐘集衆對　祖師前明證其罪輕則量懲革黜別選能者代之不待歲終重則呈首到官以法治之以警其餘住持亦不許姑息循情以養成大害愼之愼之

一明收支　收有五欵

一祖殿每年施利及銀帽器物　一常住各莊每年租課　一官長入山及施主隨喜布施一一募化修造及齋僧錢糧　一罰過犯僧人入常住錢穀香油及應入官房產業田地銀兩等物並就庫中回買物料價値及亡僧應入常住之物及常住置買田地房屋什物契書各有項下一一條陳登記簿籍以備稽查每欵各置收簿二扇住持與庫司各執一扇凡有應收者當　祖殿對衆收之

一凡各莊每歲租課各有上下限期預期都管督率都寺同催各佃總責田甲收銀完足親到　祖殿當住持監寺交兌監收執平持衡勘兌明白書記登簿住持僉封即於庫內取庫收印票一張合住持收簿將銀數上鈐合縫印仍各僉花押於執事名目之下方給田甲以爲準的執事之人不許私給若查出租無印票者即係通同侵欺住持頭首定舉送官如律治罪

一凡春秋二季十方施主主　祖師前進香供養銀帽花器及銀兩袈裟衣物等項塔主眷收住持登簿年終代期總類若干見數明白勘校應存留者照舊貯積　祖殿應用者交割庫內照式收支臨期務要集衆書舊眼同勘驗塔主不許隱匿與執事通同黨護查出定以侵尅官物罰治

一凡官長布施及募化修造錢穀齋僧稻糧並一應但係常住之物俱照式立簿一一條欵如法收之不得隱漏但有應收之物而不登簿者即坐書記監寺通同作弊之罪

一凡應用支銷銀穀物件等項直月都寺照式寫支票一紙先到住持處請稟住持許支將票抄落支簿仍將票塡次第號數並所支銀數二處合縫鈐一私記圖書仍於空處寫准支二字直月管事執票到庫支取司庫書記將票抄落支簿監寺方敢照數發銀如無圖書號票卽係昌支少則對祖集衆量罰多則送官治罪如律若不當公用而住持循私與執月及典守者通用妄發一票支出錢物不論多寡查出卽以監收自盜論

一設長生庫貯儲積監寺掌理錢糧之所多人不得混入故又設監寺寮爲會議之所凡遇直月管事僧定要專住寮一月照管常住內外大小事務支過錢穀物件月終結算明白具造月報小冊一本送住持處對查明白批不差二字發送庫司以便年終類結庶不混錯

一凡年終於十月朔日更代之期預先住持會衆結算一年收支帳目是日監寺書記十房都管各執簿籍同集　祖殿請能算數耆舊一人掌算一人唱數對衆眼同撥算明白總付書記具造文冊內開今將某年分本寺常住共收租課錢穀若干布施若干某物若干今某項及雜項支用過若干見存若干或有租稅未完若干一一條列備造總冊一樣四本其一送祖師殿收貯函中其一送中興常住其一落庫司以爲永遠規格其椒茶樱果之類一一如之今將歲支額定項下開列於後

計開　有十五欵

一辦納糧差隨田照例每歲大約銀一百兩有餘若有新增田土及遇閏月差徭有增無減若遇免稅則有少無多

一佛殿香燈每歲設銀十兩

一祖殿供養香燈每歲設銀五十兩

一護法伽藍月月朔望齋供每歲共銀十二兩閏月

無
一住持接待上司往來官長每歲舊例十一兩新增
四兩
一戶長接待官長每歲舊例十兩新增二兩
一監寺四人司庫書記一人每人每歲齋食銀三兩
六錢共銀一十八兩
一都管都寺十人每歲齋食銀三兩六錢共銀三十
六兩
一新設山長一人看守祖山樹木修理栽培每歲量
給食米銀一兩五錢
一藏主維那六人逐日領衆各殿念誦每人給布二
疋折銀五錢共銀三兩
一老郎二人伴僕一人看守公館打鐘鼓報客以聽
常住差使供役每人每歲工食銀一兩二錢共銀三
兩六錢
一中興祖庭重建無盡菴每歲設供贍香火銀三十
兩此乃額外係　祖師自受施利所置又非他人布
施者比後之主者用者及執掌者勿得輕視自取重

愆愼之愼之此項銀兩自三十四年修起禪堂卽將
此銀入堂作十方常住供衆之用與菴無干
一凡遇撫按兩院入山除塔主住持戶長三處迎接上
司外其餘府縣參遊守府賞功中軍把總衛所巡捕
等官及尋常上司差使人役仍照舊規分派十房公
同接待不許常住支銷
一滃源縣出入往來專在直月管事迎接齋食定例
正堂每飯一餐銀一錢　佐貳每飯一餐銀七分
儒學每飯一餐銀五分　相公每飯一餐銀三分
以上四則管事迎接過後卽具支票到住持處僉印
到庫支取若不係本縣仍照舊規
一教授行童經書教師三人每歲共銀十兩各布二
疋每疋折銀二錢五分此俱在
祖師衣缽內取當年塔主備之外每人鞵一雙折銀
二錢此在常住庫內支給此項儻祖殿無出卽在長
生庫照監寺例節年支給不必零星其供應飯食隨
禪堂衆數　以上條例仍照祖師香燈田租均撥公
用永爲一定規格後來住持頭首執事之人不許生

心。饕餮常住。循私任情。妄自增減。卽每年租課完足。除上支銷。尚有餘剩者。執事之人。亦不許巧設事端。別立名色。妄擅支取。除當修補山門。及執事出入盤費。併係常住公用。必不得已者。方許動支。但可省各人。當以厚實常住爲念。切不可起希圖小利之心。自取地獄。古德云。常住之物。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並能撙節浮費。則錢穀不可勝用矣。自此歲歲儲積有餘。經營得法。而日增月盛。叢林未有不興。法輪未有不轉者。余稟　祖命。整捄傾危。扶植頹綱。非爲細事。諸執事者。務必遵之。纖毫毋忽。嗚呼念哉。常住之物。絲毫爲重。蓋是施主福田種子。信心膏血。豈可輕心欺盜。古德云。常住之物。幾如鴆毒。纔霑一粒。則裂肝碎首。通身潰爛。故凡司執掌者。能知因果。卽此便是造就天宮淨土。不知因果者。便是造就無量地獄。鐵牀銅柱。焦熱鐵丸。萬劫苦楚。不止披毛戴角。銜鐵負鞍。酬償宿債而已也。況王法森嚴。　神明司察。可不畏哉。凡我執事。各宜痛省。思之念之。

萬歷三十年歲在壬寅春正月上元日立

免虛糧以蘇賠累

初本寺翕源一莊。乃鄉民謝氏所施。六祖爲供瞻香燈者。歲入租課銀一百二十兩。萬歷六年間。遊學林渙乃本府王郡丞之親友。送寓本寺。意有所欲於寺僧。未遂。因譖於郡丞。謂此莊厚利。皆歸於僧。丞誤聽。値署府事。遂將本莊租銀分六十兩。以抵曲江蛋戶虛糧。具申兩院司道。立爲章程。其存寺六十兩。又因佃戶姦頑。拖欠累及寺僧。無已屢告上司。甚至費千餘金。竟不能免。後遇　軍門劉下議。本府申詳。將洽洸榷稅課。乃　軍門兵餉內扣羨餘。抵補。以免僧累。一向無異。至萬歷庚子。推稅使者出。卽以榷稅入內監。比告軍門戴。蒙准仍照前行。嗣稅監自行差官徵收。則無羨餘可扣。師知之。親詣　軍門陳白。蒙行本縣。查無礙抵補。不得仍累寺僧。本縣再三挨查無出。因議各山通江小河。出穀小艇設稅。計得二十六兩。未足。續查濛瀼對面山。鄉舊有蠱毒田一所。向未起科。遂將此田設租三十四兩。取足。具申准議。自此永杜山門之害。皆・制臺護法之力也。

既免此累而本莊佃民姦頑又以隔縣難制向以此田致累僧區內追田爲費因與衆議將前莊田變賣得價收贖寺內近田爲便具告軍門准批本道行府縣議以爲使此衆佃從祖已來世耕即同已業不捨別賣情願重丈增租永守寺業無替曲江二尹徐公署翁源事拘集衆佃丈量委實田地有餘遂於正課之外量加新增租銀一十四兩有零具申上司詳允乃與衆佃每歲約期交納到庫時寺住持衆僧議新增租課係師之力當歸中興常住師遂併前無盡菴香燈一並歸於禪堂以爲供贍永爲定規惟此一事實山門無已之害前幸　制臺劉公權宜於前竟蒙　戴公永絕其累且爲後福是知佛法付囑王臣非仗大力外護何以能保永永哉此卷案具在府縣

復祖山以杜侵占

曹溪祖山宛若象形前後首尾分明今山後一帶乃全體也其紫筍莊乃　祖師存日所遊花果園十二之一向有僧七主名小南華其來久矣成化元年詔州始開阡陌定井田本山盡爲豪右並吞時年僧滿滄盛公具疏赴　闕奏行撫按勘定復業則以占紫筍莊爲首懲也後因僧多不律致附近居民蠶食爲害竟不能安各歸寺住遂棄此業萬歷二十年間豪民江應東假買僧田盡占後山一帶圖爲風水以至象脊與祖山中分且砍伐漸侵內地師心痛曰從此祖山將盡爲民業矣遂激勸衆僧赴告　軍門蒙准批　本道行府親勘比蒙署篆肇慶府通判萬　親詣山中踏勘定立界石斷將前田令僧收贖以絕禍源師自行募銀二百兩將前田贖回連後山場樹木一並盡爲禪堂永遠供贍不唯保全祖山且爲禪堂永永之業然師以此致怨而不法之僧交結外侮爲害然竟以竪固立碑爲金剛幢矣

開禪堂以固根本

師一日示衆曰叢林之有禪堂如　國家之有學校乃養育材器之地自古爲國者以儲材爲本而法門亦然自達磨西來衣鉢止曹溪當時　六祖座下悟道者三十餘人而南嶽青原爲上首其賨林禪堂乃諸祖出身之地故天下禪堂傳燈所載者一千七百

餘人皆出曹溪一脈如孔門之洙泗是則本山禪堂乃禪宗根本地也夫何歲月已久僧徒失守而禪堂幾於湮沒其舊基地雜居僧房有七而香積厨有二則溷厠豕牢亦各有九以淸淨寶地變爲糞壤矣師甚哀之因思叢林百年須樹之以人今選沙彌教習成人教而不育則如農知種而不知耘終難成實若無禪堂後輩將何賴焉以此日夜以思苦心焦慮偏察地宜自以衣鉢減口之資積金若干兩搜買空地各移僧房貼價另蓋換出禪堂空地寸寸計之以十易一方得均齊方正竭盡心力乃起禪堂一區雖不全舊制其規模已畫此矣又思若照諸方常套決不能久因立十方堂於山門外以接待往來而內堂但安本寺作養後學僧徒專心淨業幸有成規則在堂之僧濟濟可觀儼然一道場矣師以禪堂旣立而食指爲難遂將前本寺供中興菴租銀三十一兩又將翁源新增租銀十四兩告贖紫筍莊田地山場原價二百餘兩並買黃山柴山一片用價若干兩又將自買旃檀林房一座換香積厨後僧房二主一併通歸禪堂以爲中興常住始終併修造所費卽此一所不下千金皆出師一力自此僧徒衣食足而禮義興故今在堂僧徒所受用者皆師當日苦心血汗也後之安享者可不知其本耶僧徒欲食已足又能以法食充之則　佛祖慧命可賴此永固矣

附錄未竟因緣

右上臚列乃遵大師所訂壇經通志十品之規故摭其事之大綱亦分十則以見全體之一毛其微細行門皆出思議之表者亦未易悉數也其在八年之內拮据之勞精神疲竭其已成者開闢之功十之七修造之功十之三其大殿一區未竟之功乃　六祖未竟之功也久欲經營力所不及於戊申春三月嶺西觀察文所馮公入山訪師宿菴中夜夢　觀音大士現高大身相好端嚴公見而頂禮讚歎嚴好聞大士語曰卽非莊嚴是名莊嚴公有省及寤甚喜詰朝入殿禮佛謁大士見大殿後柱腐敗其勢欲傾三大士像亦甚危矣公指謂師曰何不修此師曰久抱此心力未能耳公曰所須幾何師曰非三千金不敢舉公

曰請力任之師曰檀越果發大心在謦欬彈指間耳。公曰固非一力所能姑徐圖之公歸見制府大司馬。戴公告之故公曰孺子將入井仁者必匍匐而往救。況大廈將傾佛塔之危乎此仁心者所不忍遂語馮。公請師面議之師詣而喜乃具圖式往謁戴公按圖。私計曰若公所云猶未也師曰佛事如空中雲第以。此爲緣起耳戴公卽願力爲之師曰法門之事非可。以世法拘又不可期以速成在臺憲一力恐有所不。便須衆心合成但仗法力倡導足矣於是議疏十。通分通省司道府各助之不日軍門二司道府各施。有千金師親往西粵求大材事事皆一肩荷擔明年。己酉孟夏材木盡載運至濠湲師還山集衆議擇日。興工以有礙之僧房須先移空地以堆拆謝之材料。時一二不軌僧徒以爲不便因而倡衆鼓譟如作亂。勢師遂已如是者三日師默坐菴中閱金剛經乃曰。此正予著相之過也仍著金剛決疑解三日而成衆。乃止倡者自憂不獲已乃妄捏師侵寺若干金拆毀。殿堂若干座條牒具訟於道府師聞之曰諸辱可安

忍若言染指常住金錢此干大法豈可緘默乎因具。先設常住清規出納支籍號帖及經手僧名具白本。道下府拘集節年經手者查算一毫無干以住持願。祖侵欺抵罪僧復訟於按臺准批刑廳師親往聽理。於是年五月飄然出山從此不復入寺矣以直指無。代者師奉法不離船居者二載船破賃居者期年困。辱病患無所不至辛亥秋直指王公按部司理蔣謬。聽將師一往所修禪堂及所置供贍山場田地盡斷。歸佛殿爲名其實歸訟者仍坐師不法罪遞解出境。而先事有勞者皆坐以罪事上　直指批曰願祖盜。賣寺基猶然刁逞此祖師之大罪人也某大有功於。六祖者其違法之僧不遣而反坐有功者並其無盡。菴而奪之得無以此爲平等法門乎仍批本道劉公。覆勘詳讞重委陳郡丞到寺按狀歷覈事事皆虛願。祖恩自死以法科抵罪禪堂香燈屬門人圓修主之。六祖如綫一脈賴以存而師心迹始大白矣當道再。四慰留還山以竟前業師曰僧以因緣爲進退今緣。盡矣力以病謝竟浩然長往師乃著中興曹溪寶林

禪堂香燈記具述其事刻之貞石時萬歷辛亥秋九月也諸弟子懇留居五羊長春菴又明年癸丑師以病不能安遂曳杖之南嶽越丙辰夏東遊吳越弔紫柏雲棲二大師黃梅汪靜峰司馬致書浮梁陳大參赤石公爲檀越留師休老於匡山明年丁巳夏師還匡山遂結廬於五乳峰下自師之去曹溪其受化諸弟子輩如嬰兒之失慈母也日夜以思求師復歸難得矣越四年庚申方伯吳公入山覩寺之規模三歎不已衆僧因具白師之功德及山中衆等戀慕之心吳公大發歡喜願與　六祖作護法遂具書請師還山未幾會中興護法　祝公亦至一力堅請師轉法輪由是益知　六祖之靈有感嶺南法化之機有在也此師末後一段因緣因記之以示來者王安舜曰夫建功成事之難也寧獨興朝事業哉卽法門亦然曹溪爲禪宗洙泗海內叢林傳燈諸祖皆出一脈豈細事哉今千年矣其大壞極弊一至於此卽　六祖復出亦難之也何幸微　聖天子之寵靈師以逆緣至一力而更新之不八年而功過半無論其財法二施卽堅忍不拔之志處困苦汚辱而甘心若飴在古人求之亦未易見也然師之眞慈御物應化居常切言不爲世主之忠臣卽爲慈父之孝子每見在行間執戟大將軍轅門爲行卒伍叩首階下出入如坐蓮花而禮金仙未嘗一見其惰容至於地方多故當道束手生民皇皇不安祝師默運慈力排難解紛潛施密化斡旋其間未嘗一求人知或以耿介獨時卽諸弟子人人危之師恬然略無芥蒂無論其妙悟玄機高才磊落卽隨緣應物一味平懷咸聚首而語曰此非所謂現應化身隨類而說法者耶不然何以竊謂嶺南　六祖爲佛法源頭何幸千載之下而一再見豈昔曾授記也耶若師之心如虛空固不可涯量略記其行事之概如此師在行間十有八年所著述有曹溪通志楞伽筆記楞嚴通議法華擊節品節通議金剛決疑道德經解觀老莊影響論唯識百法規矩解起信肇論莊子內篇解大學決疑其詩有夢遊集自羅難始及開示門人法語偈頌計數百萬言然皆在奔走間凡有所求信意揮灑未嘗一安坐經思也又

其染翰入得片紙爲世寶大略觀師於可見者特緒餘耳師之不可見者又可得而思議耶或曰詎所謂和光同塵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耶余曰是亦强爲之容耳欲知吾師請矣如吾師者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十

已下古本卷三十八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十一

僧本昂
菩薩戒弟子 馮昌歷 日錄
僧知融
宰官弟子 王安舜 纂輯
劉起相
長春社弟子 陳廸祥 仝較
梁四相

曹溪中興錄下

爲靈通侍者戒酒文有引 憨山道者著

余初至曹溪懷瓣香敬謁 六祖大師見主塔僧每月朔望之次以酒供奉靈通侍者詰其所因僧曰侍者乃西域波斯國人乘海舶至廣州聞 六祖大師因隨喜歸依願爲侍者永充護法衛安曹溪道場但性嗜酒不能戒飲六祖大師許其偷飲以此妄傳愚盲不達遂爲常規相習至今幾千年矣未有能爲侍者洗其汙者末法弟子某荷蒙 祖師攝受來整曹溪巳經期年今於萬歷辛丑年臘月八日乃吾 佛成道之辰特爲合山衆僧普授戒法誠恐愚僧執迷不化乃爲侍者洗白一心以謝衆口敬拈瓣香上稟祖命告侍者曰恭惟靈通勿問所從旣充護法當合至公侍者當初聽 祖說法本來無物如何不達旣達本無五蘊何有豈有眞空而好飲酒祖師教人飲甘露漿非以糟汁灌此枯腸我觀侍者不離祖師終日聽法豈可不知知之旣眞悟之巳久寧有復迷自揚家醜我惟侍者決無此情愚僧不達認以爲眞大家昏迷日夜酣醉是以祖師豈不爲累我戒衆僧不許飲酒衆以侍者便爲藉口衆僧壞法侍者爲倡今日不止展轉虛妄嗟此末法叢林凋弊我願侍者亟

為之計。若眞護法。請從此始。侍者不飲。誰敢啓齒。我今稽首哀鳴。　祖師徹底掀翻。破此愚癡。打破疑團。捽碎飲器。齊證無生。同登佛地。今後供養。三德六味。侍者受用。與祖無異。以此護法。功德無比。內外清淨。頓消塵滓。靈源迸溢。枯木回春。山河大地。共轉法輪。

謹告

曹溪祖庭地脈形勢緣起說

匡山逸叟憨山德清述

曹溪祖庭道場。始於梁智藥三藏。從西天來。至五羊入中國。舟過溪口。掬水飲之。香美。乃曰。此西天水也。源上必有勝地。乃循水而上。見象山。歎曰。此宛然西天寶林山也。遂與居人曹叔良言曰。此山乃聖道場。一百七十年後。當有聖人於此說法。度人無量。宜建梵剎以待之。叔良白牧侯。奏請　武帝。敕建寶林寺。此開山之始也。至唐元朔間。　六祖起新州。得黃梅衣鉢。回入寶林。時寺已毀。唯一尼。僧名無盡者。郡人也。菴居於後。　六祖訪之。尼看涅槃經。乃問其字。祖曰。字即不識。義當問之。尼曰。字尚不識。安知義乎。祖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即力開說。尼知為異人。即告父兄鄉里。率眾重修其寺。請祖居之。九越月。惡人尋逐。祖受黃梅之囑。遂逃去。隱於懷會之間。獵人隊中。一十五年。儀鳳間。廣州法性寺。因聞二僧風幡之辯。祖曰。非風非幡。仁者心動。時眾聞之驚異。詰之。乃知黃梅衣鉢所在。遂請示大眾。即剃髮於菩提樹下。遂歸曹溪寶林。爰自梁天監丙午。至唐高宗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年。應智藥三藏云。祖既說法於此。三十餘年。座下悟道者四十三人。南嶽青原為上首。於是道分兩派。後出五宗。是則傳燈所載。禪宗一脈。發於曹溪。若孔門洙泗也。祖晚年歸者日眾。堂宇湫隘。乃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乞一坐具地。得否。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出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隅。亞仙曰。也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在此。他日營建。冀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之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遂捨之。竟成大法社焉。此寺之大成也。予居常念禪門法道寥落。思

天下禪宗一脈出於曹溪今其道不彰必源頭壅塞宜疏濬之此久願也萬歷丙申予以弘法罹難　恩遣雷陽初謁

六祖入曹溪觀其山川形勢宛若踞地之象牙足儼然初寶林寺包於左頷之內而　祖殿正坐於象鼻予細察之其當鼻中穿一後路截為兩斷又思象命在鼻必有數節見　祖殿後低窪空闕北風大吹歎曰山脈已斷此法道所以凋零也時寺僧被流棍夥住屠沽作難道場幾不可保矣於是種種方便而調護之及庚子歲時本道祝公心切憐憫連請一整理之予初入山即塞來龍之路擔土培　祖殿後山一座疏卓錫泉引入香積廚遶於殿前衆得飲之乃請制臺令行本縣盡驅逐流棍由是道場一清此中興之最初一步也予見寺之舊制雜亂參差不齊殊不可觀經畫為難且工程浩大力難頓整殿宇僧房扼塞不通日夜詳察思之乃因其勢列為三局以祖庭為正中主剎先開闢迴廊門徑神路廓其胸次開眞眉目其左局即古寶林寺也以方丈為主前法堂之下即當時諸祖悟道之禪堂及香積廚盡設為僧居予買空地移僧房八主乃得其故址修堂宇以安作養本寺僧徒業已拮据八年於茲所費不貲心力已竭而願猶未滿其　大佛殿一區列位右局因見殿前坑窪塡尚未平殿前正面為羅漢樓乃深陷丈餘樓前即虎沙寨胸猶是荒山中出山門一徑如車廂之陝隘殊無大體深思所以乃悟知為　六祖晚年未竟之功也以正殿之基本是一潭詳其山形始為象之兩牙交合處其中渟滀一山之水故其最靈有龍居焉號為龍潭當鼻之右頷乃亞仙祖墓之前下沙今為祖殿之右臂也想　六祖乞陳亞仙地時欲修殿乃先降其龍鑿斷合處似成一渠以放水出方塡其潭以建大殿其殿方成而　祖即入滅故殿前潭尚未及塡平放水之道不及料理後人因其缺陷遂建樓於上而下即塑天王像其苟且狹陋全失大體此其山脈已鑿地又失形故千年以來細閱傳燈而曹溪未見出一人也由是觀之道脈豈不係地脈耶此予所以日夜腐心而不能忘情於此也故先將

兩局巃嵸料理略有其次將重整右局其工力不減於　六祖開創時也以從山門之後殿堂八座盡皆朽敗非仗神運之力安能爲之耶先是戊申歲嶺西道馮文所公入山見其正殿將傾遂發心重修隨白制府戴公慨然樂助一時司道府縣上下共施千金先辦木料予躬自經營方運木到山而魔氣即發遂阻其功予即浩然長往矣今已十年於茲奈形骸已衰心願未滿將作來世公案耳但念　佛法禪道自達磨西來衣鉢止於曹溪而道脈源流佛祖慧命乾坤正氣並如洙泗終古人心世道所關乃我震旦國中第一最上功德之事雖法有隆替世有代謝而大道一脈亘窮劫而常然不朽者此在象教所係山川之靈也此外更有何法爲天地綱常哉此愚思報佛恩君恩未敢一息忘之也予初心願代　六祖了未竟之功第一重修正殿欲培全龍脈將殿前鑿斷之渠重築如故內留一池滀一山之水以聚其靈將羅漢樓改爲大毗盧殿以爲主剎樓前虎沙取用大開明堂修兩廊以安羅漢前立天王殿以完正局外山門從舊其鐘鼓樓原係古寶林寺者今在左局禪堂之前已不可動但於山門之外左右築兩高臺建鐘鼓於上以全一寺之規模其餘殿後大藏經閣諸所皆因其舊制而重新之法堂重修但正其向即此一圖以收三局爲一寺其功不減於最初開創時也切念予今老矣餘日無多況此何時安敢復萌此念乎第以天地大運揆之近見黃河已清　聖人復出堯舜利見夔龍挺生三五之化將在今日仰仗　聖明之覆育　社稷之寵靈風雲際會豈無大心菩薩現應化身作大佛事者乎嗟予老矣即塡溝壑特特留此重見建規以待　命世之眞人即有作者照此規式乃不負區區初心以全山川之道脈是即　六祖在現於世也九原之下切有望焉

大師示曹溪僧衆法語

示曹溪塔主

佛言如來出世如優曇華葢優曇華非已見今見當見甚言其希有耳故昔人每云見善知識如覩優曇華開善知識者暫時一見而不可得況日夜親近隨

順者乎昔法華會上久滅度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全身不散如入禪定是時十方諸佛各各侍者並靈山會上願見多寶而不可得乃憑如來神力開寶塔戶忽使人天百萬一時得見而見者各各皆獲無生法忍乃至發無上菩提之心者不可計也今觀六祖大師雖久滅度而全身不散如入禪定我則謂之與多寶如來無異即大師未入滅時與今日無異彼是時也如永嘉一見即證無生强留一宿而不可得南嶽青原者執侍十餘年所得種種三昧妙門不可思議故發揮佛祖光明如淸暘昇天只今道滿寰區如盛夏赫日蒙者無不抽條發幹敷華秀實而復散爲金剛種子不可勝數斯皆一見善知識之功也曹溪塔主執侍大師朝夕盥漱茶湯粥食與現生無異晨昏鐘鼓音聲大師廣長舌相熾然說法未嘗暫歇執侍之儔朝夕目覩耳聞未嘗暫隱不審諸侍者還有如永嘉之證無生者乎有若南嶽青原之妙證者乎有則如優曇華一時出現無則如優曇華終不可見耳既曰善知識如優曇華則諸執侍者六時禮拜親近供養皆灌漑之功也隱靈根旣在智種深埋苟灌漑功成因緣時至何慮曇華不一時出現老人在旅泊齋中書付曹溪塔主持之以爲異日華開之驗

示曹溪諸僧

曹溪爲天下禪宗道脉之源而山川之勝冠嶺表故叢林甲於諸方自大鑒禪師入滅青原南嶽二大老抽枝發幹豐蔭人天一言半句揚眉瞬目之間得超生脫死者不可勝數自爾此山寂寥幾千年矣豈非枝大而披其本耶然其道雖曰無相而實寓有形與時升降固其理也遠求五宗之源其本無二建立之旨亦在隨宜自宋而元如高峰斷崖中峰諸大老皆力振家聲雷電之機不減叢林盛時明興以來其風浸微不敢望眞履實證求其有志向上一路者葢亦幾希然他方尙或有一二知此道者若曹溪爲當家的骨兒孫獨不識袈裟爲何物剃髮爲何事豈獨人與道違即山川之勝叢林之茂亦無復當時矣況爲惡魔所侵作難非一豈非其道與時升降而與山川共爲休戚乎余於丙申春蒙　恩遣雷陽道經曹溪

口因得參謁六祖大師正値衆僧燒養之餘鼎沸未
消余爲濟然者久之而去明年秋制臺大司馬陳公
念曹溪禪門洙泗欲覺余於其間爲供灑掃余是時
慚愧爲法門玷懼辱祖庭以謝又明年觀察海門周
公攝治南韶心與陳公合余堅讓不已但命執筆重
纂其志周公以入賀去觀察惺存祝公莅政公自號
曹溪行脚僧下車不日盜弭訟息民享泰和曹溪山
門百廢一時悉舉宛若大鑒重拈袈裟角耳向者不
識不知之僧皆煥發佛性光明此豈非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耶公久欲得區區爲大鑒侍者冀將焚
香洗鉢之勞以續破法之愆余慚愧者久之公以入
賀去濱行令寺僧長老率諸大衆作禮公先以書抵
復面叮嚀懇懇至再余感公此行不以官爲得而喜
得作曹溪主人是其幻化門頭現宰官身而作佛事
者乎蓋亦世道交興故能令此山色溪聲挺露法身
而吐廣長舌相也區區罪垢之軀不敢蹈實華繼毒
鼓聊書此以付來僧且爲異日得度因緣作升堂入
室之券時庚子三月既望

示曹溪素林裕木菴泰兩監寺

丙申春予度嶺過曹溪禮六祖大師瞻仰道骨如生
想當時踞華座萬指圍繞無異今則堂宇傾頹叢林
凋弊寶林福地翻爲狐兎之巢徘徊久之而去未幾
外魔熾起僧徒遭難余心愍之因求當道宰官作大
護法制府陳公屯鹽周公皆力振之魔風稍息而僧
力已疲極矣時則寺僧有若素林裕木菴泰海月珊
見傳識與中興爲住持者象漢權之數人者皆誓捨
身命力持祖業以保安衆僧日夜辛勤苦心周慮求
爲能與祖庭作一日依怙者志甚殷也由是衆等投
誠歸依授戒即請予入山　聖恩有在未敢輕諸然
身雖未入而心已如金剛矣萬歷己亥南韶祝觀察
以荷曹溪爲己任力命大衆禮請庚子冬始應命入
山不三月而百廢具擧袪宿蠹還僧徒設義學授戒
法一時翻然成化乃爲重闢規模大開祖道不五年
而功成過半斯實祖靈默啓天龍冥護而裕輩一念
血誠眞不滅包胥秦庭之哭眞心實行所感召者自
不可誣也余住茲已逾五年而奔走過半皆爲經營

之勞衆等事我如一日猶我視衆等如一子地耳頃蒙　恩詔赦宥卽身未披衣而心已解脫一時諸弟子等各歡喜焚香作禮執卷乞語乃拈筆以示之曰諸佛衆生心無差別所言無差別之心卽所謂金剛心地也且此一心諸佛證之而說法諸祖悟之而度生菩薩修之而成道聲聞取之爲涅槃外道執之而謗法衆生迷之而造業三途昧之而受苦凡夫日用而不知吾人以之而應緣卽爾輩爲佛弟子爲祖兒孫凡有施爲莫不皆從此心流出但順佛祖之教爲佛祖之事心心常住念念不壞卽此以往歷劫不磨便爲金剛心地爲成佛作祖之正因種子若夫逆之背之雖身著袈裟心存業道卽此以往便爲苦趣苦因亦長劫不壞生死之苦果也故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順之卽聖背之卽凡豈虛語哉爾等數人同此心卽合山千人亦同此心也若以此心用之於佛祖故如金剛則將來受用亦同金剛若夫用之於一身謀之爲一已視區區糞壤而爲樂地受用如苦蟲心心作業轉眼之間一息不來便入三途苦果無窮亦劫劫生生受用不盡此無他故但以不明此心是成佛作祖之眞種子福田耳裕自從余授戒卽願持誦金剛般若經誓盡形壽且此經乃吾六祖大師之心地也能持之不忘得之於已則將來歷劫受用無窮卽此身心常住於曹溪故曰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也汝等明見今日老人藉曹溪爲淨土驅魔衆爲法侶苟信此心之妙則汝等諸人出生死證菩提不出一念之頃其或未然依舊流浪三途沒溺苦海去也其念之哉

示沙彌智融

子蒙　恩南來諸護法延予住曹溪初入山首以作養人才爲急乃選諸沙彌延明師教以本業習威儀禮誦設禪堂以安居之律以淸規衆如一指老人以業緣牽引不能安居時爲說法更延大德闍棃以尸之又數年而規模造就山門改觀老人嘗謂佛法所貴聞熏成種嶺南久無佛法熏習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每願教僧五十三人各書華嚴大經一部一以法緣廣大爲最勝種子二以借書寫攝持之力資初

心觀行以助入道資糧向以內魔所汨有願未成衆中沙彌智融者最先發心願書大經老人甚嘉其志開端書不半而同學沙彌一時發心書寫者今七人矣嗟乎人之根性豈可局量哉昔吾師釋迦牟尼往劫為凡夫時同千人聞五十三佛名一時發心修行後各次第成賢劫千佛吾師以願力勇猛故先於衆又為十六王子時聽法華經為一乘緣種於八方各得成佛況華嚴乃一乘圓頓法界無礙緣起之大經也所謂入難超十地之階一生圓曠劫之果以一字統法界之經一行攝無邊之海況點點畫畫心光流溢大用現前果當人不昧則不必更參機緣而觀行自足諸法門海不勞遠歷百城而坐參知識豈不為最上法緣乎若以所書之經具在目前終身讀誦受持何用別求佛法即六祖法化所流千七百員知識可一齊普現於毫端三昧矣汝當作如是觀無為俗習情塵障智眼也勉之勉之

示曹溪侻無昂監寺

鄧林之木雖多成材者寡滄海之產雖衆稱寶者希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即吾佛說法四十九年但以十大弟子各稱第一而得正法眼藏者人天百萬獨迦葉契心古今傳道稱的骨兒孫者亦不易也我六祖大師說法曹溪座下不少千僧壇經載悟道者有四十三人而見稱者唯五六人大闡其道者獨南嶽青原二大老而已嶽師侍祖精勤日夜不離左右逾十九年與青原共命終祖之世故自有叢林以來凡善知識開堂說法務在得人畢以二老之苦心為家範此得人之難而求其師表百世者亦更難也老人度嶺之初過曹溪謁六祖大師視其山門破壞幾至埽地一衆惶惶無所依怙所以願與叢林安大衆以存祖師一脈如綫之緒者於千僧中得裕權識泰珊五人焉其所願老人為依怙者若嬰兒之望慈母其所以存叢林之志不減包胥之存楚而乞於余者不減秦庭之哭也於是老人哀其誠而來力任中興之責則蠹麤弊百務具舉選衆僧學禮誦法擇其中堪為童蒙表率而稱教授師者得三人焉既處之歲月察其心術之微操履之端言行相符以成後學繼前

修念祖道保護叢林者唯昴監寺一人而已三人之中詭不曰比肩而趨操不一志行不齊衡石重輕之在人耳目者非一日如瓶黑白瞭如也余曰擧其操履如孔子觀人之法察之亦非一日故諸監寺之乞余言欣然即發獨此三卷藏之五年未敢輕諸非悋法也以古人授受之際不妄許可儻一失言不唯失人抑且失法眼矣知人之難聖哲所病所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四時之序而人者深情厚貌外威儀而中蛇虎者不易知也語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若人人皆可稱忠孝則世之忠臣孝子蓋多多不足奇矣以其希故見其難以其難故爲忠臣孝子者不易也余嘗謂宣孟稱得士而胥死立孤者獨程嬰杵臼二人楚國號多材而捐軀復楚者獨一申包胥嗟乎吾徒之爲沙門釋子者骨肉肝腸皆佛祖之所化也生死升沉亦佛祖之所賴以轉也求其一心如古豪傑之所爲者希以其自愛業身而造苦具不惜橫身捨命而甘心焉求其一念知非能體祖師之家業者難得其人矣是知家無賊子家不破國無賊臣國不亡人無惡行身不須士無苦行名不揚善無積道不高心無堅忍道不大是知善惡雖殊儻不負堅忍不拔之志不能成其善惡之實苟無善惡之實而其報應不殊者不足憑也語曰積善成名積惡殺身積水成海積土成嶽昴子知此不必患彼惡者之自積當患已躬下忠貞道業之不積耳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藉六祖知子有此心亦只如老人之所告子者勉之耳更有何法則爲墮增益語障

示曹溪海月珊監寺

余嘗丙申春二月過曹溪謁　六祖大師見其香燈寥寥叢林凋敝徘徊久之有僧具威儀向前作禮問訊甚恭予見其精誠端慤喜而謂曰此本色山僧也明年丁酉魔風鏡作此道場幾至破壞僧徒無依珊公與同儕數輩謁余於五羊請予爲授戒法余始知向作禮者爲珊公也庚子冬予應請入山公率諸弟子侍祖師塔察其供養之精誠宛若祖師在生無異余因歎曰祖庭千年不朽者所賴兒孫一點孝敬心

耳故世尊曰孝名爲戒即儒之孝爲仁本此道根也及余住山中最初安居凡所經營由出衆心而任勞任怨珊公居多其憂勤惕厲小心敬愼端若孝子之於慈父憂喜疾痛靡不關之是知事祖之心不異事余故余屬之常住與衆等心一力忘身殉道即今日叢林再整法化重興固祖靈之默啓實珊等孝誠所感格也語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嘗念余非祖師攝受不能至曹溪曹溪非余來不能有今日即非公等之孝敬無以繫余心而叢林中興之功德非純誠離以取究竟全始終總是一大事因緣實非偶然且幸修建祖庭工程苟完余於丙午八月二十日即蒙恩詔許爲僧以此始末徵之足見余非無因而來公等亦非無因而生斯世遇斯事也想昔日當祖道大盛之時悟道弟子三十餘人公等爲灑埽執侍人耳不然何以有緣見我親近哉昔世尊於大通智勝佛時爲諸弟子說法華經畢竟至釋迦出世同出一會一一受記成佛以昔日之夙緣今日之現證則將來彌勒補處龍華會中豈少一人即堅持此心以光祖道爲任護三寶爲懷即一莖一葉滴水莖薪凡有益於叢林有補法道者即爲金剛種子成佛眞因使永劫續依十方攸賴即同祖法身常住矣可不勉哉

寄示曹溪耆舊

老人住祖庭一番持爲發揚六祖出世一大事因緣欲令大家修出世因以種淨土之緣不料中道緣差魔風破壞獅蟲作祟使我不遂初心一旦遠離祖師棄捨大衆即今雖居寂寞之濱未嘗一念忘其本願其後學似有向上之志苦無明師良友引進修行之路其耆舊衆中有知老人之心及痛念生死大事者又無老人依歸不能聚集一處同作佛事堪嗟日月如流衰老漸侵死期將至黃泉路上資糧不具憑何法以脫三途地獄之苦報乎言及至此可悲可痛古人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火急修行早是遲矣老人因此熟思再三無可爲大衆決策者適堂主來省正慨老人之心因叮嚀渠回山將老人之心揭示衆耆舊儻眞實爲生死者須大家集會一處結念佛會同修淨業同出生死誓願遞相度脫社中若有一人先

滅度者同力資助往生豈不爲第一最上因緣即此餘年已勝白劫千生虛過也嘗所最要清淨無擾乃能成辦道業禪堂但有後學諷誦事業似屬煩雜唯有老人所修無盡菴最極寂靜色色現成不若就此爲淨業堂成殊勝事不獨不枉老人苦心一場亦可以醻施主功德也其修進之規古人六時念佛晝夜殷勤雖是精進恐老者不能令折中當以四時爲準二時功課二時跪諷行願品一卷念佛千聲發願回向期不計限人不計數但要老成信心篤實者忘賓主泯人我絕是非戒戲論一心念佛不通賓客專以寂靜爲主即是眞阿練若正修行處也若大衆果能洞見老人之心諦信老人之言依法修持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便是與老人生生世世不相捨離常生佛前同聽法音之時其會集結社之人及安居之處一聽堂主主之便是奉行老人之教命也其精進道業又在大衆各自努力古人云把手他人行不得爲人自肯乃方親所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珍重努力

寄示曹溪禪堂諸弟子

老人初爲祖師建立之時大衆不知老人之心今日老人行後凡山門利害及禪堂設立汝等皆樂入堂安居是知老人之苦心也若知老人之心則當知佛祖之心矣汝等今思得老人似前教誨不可得也然聚散之緣雖佛祖不免在諸弟子能知恩報恩依教修行雖佛祖滅後亦同在世親近不異故佛臨入滅時諸大弟子請問若佛滅後衆等以何爲師佛言當尊重波羅提木叉是汝等大師梵語波羅提木叉此云戒也佛常言汝等比丘能守吾戒雖千里外如在左右若不奉我戒縱對面猶千里也此吾佛大師金口親囑之語可不遵乎況今末法去聖時遙若佛弟子不秉佛戒將何以爲修行之地賴何以出生死之苦海乎老人臨行特爲汝等說梵網戒不知汝等一一能堅持否佛制比丘半月半月誦此戒經如從佛親聞作法羯磨毋令毀犯令三業六根念念檢點觀察不許闇生罪過不得毀犯戒根即此便是眞實修行坐進此道不必遠訪明師徒增辛苦也若汝等向來未能堅持則當從今依法半月半月對佛宣誦梵

網戒經十重四十八輕一一戒條熟記分明如犯一條則於誦戒之日請軌範師作證衆中遞相檢舉犯者對衆懺悔再不許犯如此則改過自新道業可就其所犯之辜除懺悔外衆等議定淸規罰例以便遵守如老人向日所遺改條可爲常法也衆等戒經習熟則當背誦四十二章佛遺教經楞嚴法華楞伽諸經以爲佛種其參禪一著當遵　六祖開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當人本來面目公案蘊在胸中時時參究久之自有發明時節如此方是續佛祖慧命之大事因緣也汝等能遵此語則如老人常住曹溪汝等亦不必操方行脚矣

示曹溪沙彌

庚子歲當道延余料理曹溪余應之至則百廢概不能舉因思爲治之道以養材爲本遂選諸沙彌設義學延賓師以教習威儀誦讀內外經書稍知信向則披剃立禪堂使就淸規受戒法晝夜禮誦是時諸沙彌始知有出家業皆厭耕鑿而慕淸修矣余苦心十年差有可觀遂棄去今老矣隱居南嶽諸沙彌皆受化者先未深知老人今乃深思之難求一日之執侍一言之教導難矣沙彌某此時在孩稚今從衆中始知老人心求親近不可得乃具册遙乞開示老人聞而悲且喜也昔佛在時恐久住世間薄信衆生多不敬信遂上昇忉利令衆慕而後來則人人皆生難遭想矣若老人久住曹溪諸人安能戀慕如今日哉沙彌若思老人不若思念佛思念六祖也若思念佛當來必有見佛之時若得見佛便是出生死時也思念六祖當初一賣柴漢耳如何得今日人天供養再思今日供養乃從抛却母親恩愛走向黃梅會下負石舂米辛苦中來再思　六祖三更入黃梅方丈得受衣盋憑何知見向五百衆中獨自得之且人人一箇臭皮袋死了三五日便臭爛不堪爲何　六祖一具肉身千年以來如生一般此是何等修行得如此堅固不壞沙彌如此細細一一思想思想不透但將壇經熟讀細參參之又參全部不能但只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句蘊在胸中行住坐臥喫茶喫飯搬柴運水迎賓待客二六時中一切處頭頭提撕直

使現前定要見本來無一物是箇甚麼如何是不惹塵埃的光景若能如此用心是名參禪若參到自信不疑之地則能眞見六祖面目方知老人鼻孔方是沙彌眞正出家了生死的時節也若不肯向己心中苦求本分事空思老人有何利益一往諸沙彌但知親受老人教導唯習威儀動靜禮誦文字而已若從今日始都與沙彌所請開示如此一力做工夫方是老人眞實訓誨老人老矣此乃最後開示也若錯過今日將來縱向十方世界參訪知識總是他家活計愼勿以老人此言爲空談也

示法空還殿主

佛教末法弟子修四安樂行謂正身正語正意大慈悲心依此而修是爲妙行然此四行以行處近處爲初心行處謂步步不離道場近處謂念念不離三寶余觀末法比丘能踐此行者唯知殿之役最爲親切以沙門釋子不知修行之要縱浪身心不能檢束三業動成過惡故罪業日深生死難出即能遠參知識亦不必能步步相隨心心親近唯有侍奉三寶晝夜香燈是不忘佛也晨昏鐘鼓集衆禮誦是不忘法也大衆和合六時周旋是不忘僧也坐臥經行不離佛殿是步步道場也苟能自淨其心則一香一華皆成佛眞體舉手低頭皆爲妙行是則不動腳跟而徧參知識豈不爲最勝因緣哉安樂妙行無尚此矣行者勉力以盡形壽何用別求佛法

示曹溪基莊主

六祖居曹溪寶林不容廣衆乃向居人陳亞仙乞一袈裟地盡曹溪四境而山背業笱莊者乃袈裟一角也向僧居寮舍當寺之半久之僧多忘本外侮漸侵豪右蠶食其山場田地多入豪強僧業廢於八九而祖龍一背盡失之矣居民樵采已及其內地將見侵於肘腋老人初入曹溪乃悉其故因謂衆曰土地者叢林之本也況吾祖袈裟猶故亞仙之祖墳墓尚存是以謂祖翁田地也安可失乎遂集衆鳴於制府準令本府清其故土正其疆界衆皆譁然不知所止即有知者亦畏縮不言獨基公以昔居此歷歷指掌以是豪強氣沮老人乃募貲收贖其故有之田地山場

盡以供膳寶林禪堂贍養寺後學僧徒肯辦道業者。將以贖六祖如綫之脈。因以基公為莊主。公佐助老人中興曹溪。清理常住錢穀及一切事務。井井有條。苟能守之。即千載猶一朝也。老人去曹溪將十載。諸規盡廢。唯禪堂得昂公守之如故。而基莊主精白一心。未忘初念。視老人如在左右。保護常住秋毫。皆如護眼目也。老人愧無緣不能盡與祖道。因思昔黃龍有不豫之色。首座問之。答曰監收未得人。是知古人用一監收為深慮如此。而莊主之責。豈細事哉。自古國家皆以得人為難。而叢林亦然。曹溪千僧。老人居十年淘汰。只得一禪堂主一莊主兩人而已。更有二三人能為之輔翼者。則德不孤。事易行。而祖師道場亦可保其無虞矣。堂主來省老人於匡山。基公因以問訊。寄此卷請益。老人復何言哉。惟吾佛出世。竝無別事。但為護念付囑二事而已。所以護念者。為欲得人以續慧命也。付囑者。以佛家業有所付託。如長者以家業委付其子也。即歷代諸祖。皆如佛意。志在慧命不斷耳。今佛祖之道。寄在曹溪一脈。而曹溪務在得人。得人要在膳養。膳養賴其四事。四事賴其主者。苟主者得人。則衆有歸。道可辦。而叢林可振。法道可興。法道興。利佛祖慧命相續不斷。永永未來。端有賴於今日也。但能保護慧命。即是深報佛恩。如此即名眞是佛子矣。基公可謂能報祖師恩德矣。從今更能深念六祖於大庾嶺頭教慧明公案。懷在胸中。重下疑情。疑來疑去。疑到疑不得處。忽然迸破疑團。露出本來面目。是乃可稱六祖的骨兒孫。較之保護祖翁田地者。可謂百尺竿頭進一步也。此則公案。是六祖命脈。苟有一人於此參透。則六祖常住世間未滅度也。今千載陳爛骨董。老人重新拈出。因公增價。則此後常放光明。照天照地。直當判此身命。堅固其心。不可一息懈怠也。勉之。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十一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十二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海幢法裔今照今光　收藏

示曹溪寶林昂堂主

嶺南自漢方通中國始知有文物六百餘年至唐初六祖起新州得黃梅衣鉢傳西來直指之道是時始知有佛法開曹溪寶林道場說法其中自爾道蔭寰宇天下禪宗皆以此爲資始何其盛哉六祖滅後肉身雖存而道場漸衰至宋業三百餘年則叢林大壞極矣時有子超禪師崛起而大振之由是重興其道至若傳燈所載者自六祖後不多見其人故道法雖播於十方而留心於根本地者寡矣道場無開化主人而僧徒習世俗之業頓忘其本固其所也由宋迄我明萬歷中又將五百年道場之壞尤甚於宋僧徒不遑其居而法窟皆棲狐兔矣丙申歲老人至嶺外得禮祖庭覩其不堪之狀大爲痛心而去又五年庚子諸護法皆以法道爲心亟欲老人往救其弊至則誓願捨此身命志爲六祖忠臣孝子也一時更新百廢具舉此仗佛祖護念之靈非人力也於時僧滿千衆有懼僧徒之不安者數人而已求其憂祖道不振後學無眼法幢之不固者獨昂而已至若知老人恢復之志誓死之心亦唯子而已嗟乎是知法門之得人爲難也如此於時老人初入曹溪選諸僧徒可教者教之衆中物色亦唯子而已及老人住此八年之間凡所經畫爲山門久計者衆皆罔然其所經心鬬涉鉅細無遺者亦唯子而已及獅蟲破法魔黨競作即前所稱爲道場者數人亦皆在網羅求出之不暇求其苦心保護叢林憂祖道之崩裂深知老人建立之恩者亦唯子一人而已當是時也苟非子砥柱中流委曲調護曹溪卒無今日矣及老人捨之而去禪堂無主幾爲獅蟲所食非子挺身撐拄其間不唯道場破壞後學無依即老人中興一片苦心竟付流水矣安望祖道之再振乎是以老人別曹溪來十年於茲子日夜苦思老人之復至望法道之更新念念含悲未嘗一息忘之也老人之南嶽而子隨至既而老

人逸老匡山子尋卽遠來見其感恩之心益篤憂道日深且冀老人之復至或望至人之將來其誠益難以言語形容耆卽古之忠臣孝子憂國憂家烈女節婦誓死無二心者不是過也適來山中老人留之已久其哀哀之心請益不一老人因而示之曰子之志固嘉而子之思亦過矣子未聞大道之替雖佛祖亦難逃於時節因緣因緣聚會蓋不由人力也且道與時運相爲升降殆不可强卽其人亦不易得也嘗觀六祖入滅以來今千年矣其道徧天下在在叢林開化一方不少求其爲祖庭而經理家法者獨宋子超一人而已子超之後又五百年志爲祖道力整頹綱者獨老人而已況在曹溪有衆千人之中求其憂祖道知老人者唯子而已是則法門之人以此爲懷者豈易見哉今老人示子最勝法門所謂求人不如求己也且當六祖未出世時只一賣柴漢耳因有夙植靈根功夫醞藉已久一旦聞經一語頓悟自心遂得黃梅衣盋豈不是今日寶林道場乃六祖肩頭柴擔舂米腰石邊來故有如此廣大光明普天帀地禪宗一派一言一句皆從柴擔腰石邊流出至今供養香火如生時無異肉身堅固不壞如現在說法無異如是福澤亦從柴擔腰石邊來此豈有心要求人而後得也子既有志上憂祖道何必求人應之彼既丈夫我亦爾且六祖悟的一段般若光明人人有分不欠絲毫如今只當憂自心之不悟不必憂道場之不興若能了悟自心則能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以丈六金身當一莖草自然具大神通隨心轉變任意施爲無可不可如是在我全具又何苦思癡癡望他人來作我家活計耶古人要悟自心在六祖已前都是當下一言便悟更無做工夫之說六祖得黃梅衣盋大庾嶺頭開示慧明道人一則公案後來便是做工夫參禪的樣子也從今向去教汝直將從前憂長憂短望人的心一齊拋却但當自已放下身心拌了一條性命單單一念只求悟明自心將慧明一則公案橫在胸中重下疑情晝夜六時行住坐臥迎賓待客應事接物茶裏飯裏拈匙舉筯一切不教放過疑來疑去定要見自已本來

面目或提念佛話頭要見者念佛的畢竟是什麼人如此疑到似銀山鐵壁疑不得處忽然命根斷絕疑團迸破自己本來面目當下現前是時方知念佛的人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不必問人古人云善造道者千日之功亦有十年五年或二三十年或盡生不悟發願再出頭來又或有二生三生乃至十生多生不昧本願者生死時長常寂光中了無去來之相且子年力尚強果能決志從前日做起即十年二十年能悟今生尚遂我本願即今不悟賴有此參究功夫般若種子就是再出頭來猶是現成活計縱遠不過四五十年打箇筋斗如在目前那時整頓自家家事有何難哉捨此不憂更憂別事都是枉費心思妄想無益不唯無益且增無邊生死苦海是豈不爲大愚癡者哉老人此說如棒打石人頭如此做工夫則是老人時時在汝眉目間放光動地也

示曹溪旦過寮融堂主

天下叢林爲十方衲子行脚者之傳舍以萬里雲遊跋涉登山衝風冒雨躡雪履冰飢寒困苦弔影長途而莫知所止故望一叢林以求一夕之安如窮子之望父母廬舍也儻一到處主者不得其人漠然而不加意使飢者不得食渴者不得飲勞者不得息病者不得安則其悽楚苦惱之懷又將何以控告耶從古接待十方叢林之設深有見於此也諸方四路各有退步或有鄰峰坐市容可不得其所而更之他至若嶺南曹溪道場六祖肉身現在海內衲子所必往而禮覲者所至必數千里外單單度嶺特爲此事況冒煙瘴之鄉出九死一生之地繭足而至此中可無接待之設乎老人未到曹溪之日聞衲子至者無安居息肩之所求其一飲一食而不可得率皆旋行託盡僧房皆閉門而不納即得米升合又無炊爨皆拾薪就澗或得一食而行老人憂之乃逐屠沽之肆闢爲接待十方禪堂別立齋廚以便其食所需皆取給於內堂必使周足聽其飢者食渴者飲勞者息病者調理汚者澣濯任其久近隨其去來是以業海而爲樂土矣但求一主者不易得且有即此而造地獄者比比也或有獅蟲集此以作魔撓力不能制者多未安

也頃昂公來云近得融公爲且過堂主事事如宜足副建立之心居三年如一日也老人聞而喜曰此老人願力所至也當思菩薩修行以慰安衆生爲本當思一切衆生老者如父少者爲兄弟一以孝順心而敬事之況在法門有同體之誼又非其他可比苟能以孝順心而敬事之是則以佛心爲心也梵網戒經乃佛之心地法門也首稱孝名爲戒所謂孝順三寶孝順師僧孝順至道之法若能受此戒即入諸佛位是即以孝順爲戒之本戒爲成佛之本能行此行即是作佛之基不用別求佛法矣華嚴經云菩薩布施衆生頭目身肉手足有來乞者隨與而去且自慶曰彼來乞者皆我善知識爲我不請之友能成就爲無量功德令我堅固菩提願力由是觀之則今十方來者皆我不請之友融公若能以孝順心恭敬供養以滿金剛戒品爲成佛種子即此一行全攝衆行又何捨此而別有玄妙佛法哉融公能諦信老人從此深心以盡身命供養十方堅志不退即是菩薩以頭目手足而施衆生等無有異求佛妙道又何加於此其或未然更將六祖本來無物一語橫在胸中久之一旦識得自己本來面目是時則將六祖鼻孔一串穿却乃見拈一莖草即是已建梵刹雖恐十方雲水之不早至又何疲厭之有哉嗟余老矣愧不能再爲六祖作奴郎公能體此即是代老人常轉如是法輪也

示曹溪沙彌達一

老人逸老匡山寶林堂主昂公攜沙彌達一遠來參謁老人因示之曰汝等當思何修何福生在邊地得爲六祖兒孫朝夕親近祖師肉身如現身說法無異何其至愚如生盲人不知日光所照已也汝又何緣何幸得老人至以金篦刮翳開其盲瞑始見天日猶然不知日光之照也汝等當思六祖未至黃梅但新州一賣柴漢耳一聞誦金剛經應無所住一語頓斷歷劫生死根株此豈由教習而然耶良以佛性種子人人具足未遇緣開發如種在地未得雨露之滋耳老人一向直示汝等種種方便皆得雨之功但汝等煩惱根深難生智種靈苗今遠來請益猶是昔潤之功也從今要智種發生則將六祖所悟無住一語會

取參求忽然心地發明是時不但了却歷劫生死即六祖鼻孔盡在你諸人手裏把住放行只由自己如此便如親侍六祖說法時無異豈待更要老人打葛藤費婆心也老人雖不在曹溪汝只將當家一則公案說與同參諸沙彌等人人都要如此做工夫不可一念放捨如此即是老人常住此山時時為汝諸人說法也此事不是兒戲直要一片死心下毒手拚命根做將去若是朝三暮四一寒十暴不但智種不生抑恐作焦芽敗種也如是不唯辜負老人實辜負自己切不可空過時光恐大限到來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汝當深思自勉勿忽

示曹溪沙彌方覺

達摩西來單傳直指之道衣鉢六傳至曹溪正法眼藏流布震旦今千餘年皆云曹溪一脈如孔門之洙泗蓋所係法門非輕也予昔居東海時每慨禪門寥落必源頭壅閼嘗與達觀大師議欲往濬之期於匡廬未幾予弘法罹難達師以予不果行遂先獨往至其山見其僧皆田舍郎也止於檐下信宿而歸未幾余即以弘法罹難　恩遣嶺外時則以為佛祖神力所攝也師候予於江上謂予曰某先探曹溪矣即六祖復生不能再振也予曰顧願力何如耳及予度嶺居五年庚子當事者以曹溪護法為心力致予往予至則始於祖庭及諸三門百廢齊舉其僧無論大小即諸沙彌率皆樵兒牧豎別修禪堂設為清規令其各從本業如是者百餘人惜乎般若之緣不深老人切示以佛法大義領荷者希第在威儀之間耳老人苦心八年寺僧闌提作難老人竟謝去之南嶽諸沙彌如失乳兒相繼而隨者不絕如覺侍者先候於南嶽今候於匡山乃拈香請益老人哀而謂之曰汝等生邊地不聞三寶名蓋一難也幸遇老人為開導又何幸也雖受化有緣而卒不能深入佛法是未種般若之緣耳汝等念我不忘則信根既具而佛法終有時而入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汝今既知捨離俗纏脫然方外此為入道正因且又親近知識知其所難則不當以妄想狂心當面錯過乃是知所重也若離俗緣自以為無拘束縱恣身心徒事虛華

耽玩山水徒費草鞋錢竟有何益豈不爲重增業苦耶汝今果能拌捨身命志求大法爲生死大事參究向上趂色力強健三二十年直欲發明自性不悟不止如此立行乃是出家正行方不負老人開導之恩亦不負千生萬劫遇善知識之緣亦不負出家親近六祖肉身如生前無異仍須發願願弘祖道以救道場以存法門之標準如此操心立志乃是曹溪的骨兒孫若更悠悠度日執愚自是以朝名山禮祖庭隨喜道場此是粥飯庸流最下品人之行徑饒汝行盡名山依然俗骨凡胎毫無進益豈不辜負自己百千萬劫之大因緣耶汝諦思惟愼無自誤

題門人超逸書華嚴經後

此蓋余壬寅孟冬在寶陀山題門人超逸爲弟子實性補書華嚴經後述其發心始末因緣也余自蒙恩度嶺說法五羊教化數年緇衣中篤信歸依者唯菩提樹下數人而已數人中唯逸公與實性二人同志同行同發大心書大法性不及半遂蚤夭獨逸竟其業噫唯此不獨發心之難即已發心而能有緣遂其志願者尤更難也故我世尊於法會中歷言信法之難如云假使劫燒擔負乾草入中不燒是不爲難我滅度後若持此經爲一人說是則爲難由是觀之又不獨爲信法之難而持法之難更有難於萬萬者矣顧此南粵居海徼其俗與中國遠佛法始自達摩航海昔憩五羊而跋陀大師持楞伽來先開戒壇於法性寺既而智藥大師植菩提樹於壇側爲六祖大師前茅幾百年而跋剌三藏持楞嚴經至宰相房公爲筆授時則盧公起於樵斧間佛法亦自唐始盛其根發於新州暢於法性濬於曹溪散於海內是知文化由中國漸被嶺表而禪道實自嶺表達於中國此所以相須爲用爲度世之津梁耳予度嶺已十有二年憫祖道之荒蕪振曹溪之家風以罪朽之身以當百折之鋒可幸無恙者六年於茲賴佛祖之寵靈諸凡有序草創法道之初時在法會親炙於余者獨超逸通炯二人而已此足見教化之難而得人誠難之難也逸自禮余余往雷陽走瘴鄉理曹溪往來奔走無間日逸乃謹奉教閉門却掃書華嚴大經以爲

日課且以餘力求六祖戒壇故址收贖而重新之暇則率諸同志結放生會每月有常期漸遂海濱遵為法式實余唱之而逸輩能行之也今余苟完祖庭冀休老以了餘生逸又從余以遨遊盡生平唯是不獨發心之始難而更成終之難也然古所難而公獨易此非多世善根於般若緣厚者何易至此哉回視實性一息不來便成永劫即今求其見聞隨喜現前種種殊勝之緣豈可復得是則發心同而夙願異故生死殊途幽冥永隔吾徒有志於生死大事者於此足以觀感矣以逸與性同時請益書此經其讚法之辭具於前部之首今於逸所書不得贅譚獨申發心畢竟始終之難如此

題實性禪人書華嚴經後

我世尊毗盧遮那如來初成正覺於菩提場演大華嚴名曰普照法界修多羅說一切諸佛所證衆生自性法門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顛倒執着而不證得若離妄想顛倒則一切智無師智自然現前又曰吾今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是以此經所詮純以一味平等大智圓照法界爲體以一切聖凡依正有情無情悉皆同等一切衆生所作業行不出諸佛自性法身一切妄想無明貪瞋癡愛皆卽諸佛所證眞如實智一切山河大地鱗甲羽毛蠢動蜎飛皆卽毗盧遮那普現色身是知吾人日用折旋俯仰欬唾掉臂乃至飲食起居皆卽普賢妙行不出毗盧遮那如來海印三昧也何況修習正行而作白業者乎第吾人日用而不知耳悲夫人者迷此本有智慧無明業流沈淪生死往來六道備受諸苦不知其幾百千億恒河沙數世界微塵劫矣曾不自知返省故我大師以平等大悲捨自性法樂出現世間挺身三界而開導之深入火宅如長者之捄諸子也然父之於子其心不止苟免災患而已實望全付家業此本懷也故先最初卽說此經頓示平等法界直指衆生自性法身令其頓得無量法樂故曰譬若一微塵中具含大千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人明見於中遂剖破微塵出此經卷指示衆生轉爲利益且一微塵者

衆生妄想之心也。大千經卷者。乃衆生自性功德也。明眼智人。乃諸佛菩薩大悲主也。剖微塵者。乃破諸人妄想顚倒也。剖微塵之方。即諸佛所說一切經法也。然法有頓漸。其餘諸經。皆漸剖之。此華嚴經。乃頓剖之方。示諸佛所證廣大佛法寶藏。欲令衆生一眼便見。一念頓得無量受用也。由是觀之。則吾佛之恩德與衆生者。豈淺尠哉。嗟乎自有佛法以來。此經流布寰區。見聞不少。求其能知諸佛恩德者。幾何人哉。吾佛滅度之後。從上諸祖傳佛心印。直指衆生佛性者。皆我慈父克家之子也。唯我菩提達摩大師。特爲此事。航海而來。此土少林面壁。冷坐九年。被人毒害數四。唯得二祖一人。即便抽身西去。六傳至我大鑒禪師。起於樵斧之中。一聞經語。便走黃梅。負舂腰石。竟得衣盂。南來然被惡人加害不一。避難於獵人隊中十有七年。後際因緣時至。聊借風旛一語。震動人天。始得剃髮披衣。於法性菩提樹下。說法於曹溪。源頭千七百員知識。從此一派流出。惟此廣大功德。皆從我大師忍苦一念中來。豈非法王忠臣。如來慈父眞子者乎。至今授戒之壇基尙在。埋髮之道樹猶存。凡在覆蔭之下。靡不安然於蓋載之間。食大師之食。衣大師之衣。求其知大師之恩。感大師之苦者。無一人矣。悲夫。是可謂日用而不知也。余忝在大師末法弟子列。弘法罹難。放遣雷陽。丙申度嶺。過曹溪。瞻謁大師道骨儼然如生。慨其法道寥落。風俗澆頹。泣數行下者久之。乃之戍所。是秋歸會城之青門壘壁間。明年春饑癘之死。白骨蔽野。收而瘞之者萬計。乃爲津濟道場。延諸僧衆。越明年戊戌。荷戈之暇。乃引樹下弟子數輩。爲說無常苦空之法。既而註楞伽寶經成。爲其開示。又往樹下爲諸沙彌說四十二章經。則聽者日益衆矣。弟子超逸實性。執香作禮而白余願手書華嚴經一部。以作苦海津梁。予爲歡喜讚歎。二弟子即閉戶焚香。始於萬歷庚子。執筆首事。越明年辛丑。實性奄忽而逝。所書經止二十七卷。其祖超珍復命實性之師明沾。究竟卒業。滿此勝緣。嗚呼悲夫。衆生流浪苦趣。往來六道者。如塵沙劫波。於中能遇佛法能發信心者。政若大海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豈

易得哉今實性生此末法仗此勝因不動步而遊華藏之天一投筆即親剎塵海會覲毗盧於當下圓行海於多劫即已生非虛生死非浪死矣何況乘此津梁而遊不死不生之鄉者乎壬寅孟冬余將有雷陽之行超珍持性所書經至乞予一言以紀其事余冀後之見聞者因之而發信心但能一念回光即出曠劫生死是則實性又以一毛端頭出生廣長舌相而說衆生自性法門不減毗盧遮那坐菩提樹即此便是法身常住也

題曹溪諸沙彌書華嚴經後

大哉法界之經也惟我本尊盧舍那佛初成正覺坐阿蘭若法菩提場金剛心地入海印三昧稱性所演圓融無礙廣大威德自在法門七處九會不起而昇圓滿十身星羅法界塵剎衆生依正齊說熾然無間不可思議之法也曹溪六祖大師秉單傳心印西來衣鉢留鎮此山是即法菩提場金剛地也肉身現在是即舍那法身常住也鐘鼓音聲朝夕無間是即剎塵熾然說法也嗟乎其徒在座如盲如聾是爲覿面錯過久矣予往蒙　聖慈以萬里調伏恩大難酬因誓捨此身重整道場爲圖報地諸弟子輩全不知有此事無異聾瞽予因選諸童蒙沙彌教以習字書寫華嚴尊經意將仗此大法因緣以作金剛種子果不數年間發心書者可期十人堂主昂公乃昔所延教師也持來匡山予見而歎曰此即剖一微塵所出之經也觀其點畫皆從金剛心中流出況有最小沙彌願剌血而書之者斯即吾佛所說無師智自然智現在前矣予感激含涕惜予不能爲諸沙彌作究竟導師耳雖然惟此即予心血所灑若自茲以往見聞隨喜發心興起緣緣無盡至未來際將令曹溪弟子人人入此法門即塵說剎說衆生說熾然常轉此法也斯即舍那現在說法六祖常住此間即予死不朽矣欣躍何如叙書始起因緣以示來者爲發心地又爲老人廣長舌也

題曹溪沙彌血書普賢行願品

予往住曹溪中興祖道作養諸沙彌冀不墜西來之業不十年間似有改觀衆中沙彌某發心剌血書寫

普賢行願品以爲終身誦持老人喟然而歎曰沙彌識法者也乃能刺血書寫此經行此難行之大事葢法界緣起不分迷悟不屬聖凡但有弘爲皆歸眞際所謂山河大地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況此身血從法界流滴入此經豈不稱眞法性者乎沙彌苟以如是書寫如是持誦盡命不懈則心心不出普賢行海步步不離華藏道場但當諦信不疑此外別無佛法如是則老人如法界而稱歎亦未能盡功德之量如其自昧本心動與法違縱覩見願王猶然重增業識耳

常住清規

大師入山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到寺

十月初七日始至初九日止三日在殿精選合寺大小僧行諷經讀書初九日設立法華堂卯時鳴鐘三通齊赴　佛殿擺設不許延遲仍要徧衫整齊各帶法華經一部少則二人共之俱在一時完備不許違誤十三日設立義學三處

一東廊館十月十三日午時開

一西廊館十月十三日寅時開

一延壽館十月十三日巳時開

曹溪寶林禪堂十方常住清規

惟我六祖大師說法曹溪天下衲子歸之祖設安居以容廣衆此禪堂之設最初之始也至百丈大師立律條以約多人此清規創初所由立也自此凡天下叢林皆有禪堂以行清規名爲十方常住雖千萬指如一人之身頭目手足之相須耳惟曹溪禪堂自六祖之後今千年矣久而遂廢凡本寺僧徒分煙散火居止不一而清規不行即十方衲子禮　祖而至者茫然無歸雖有祖庭之設無復清修之業甚至不異編氓豈禪源根本之地爲老人蒙　聖恩度嶺承當道護法盛心不忍　祖庭之零落命寺僧延予以整理之予至則苦心一志以中興　祖道爲心除修殿宇乃清寶林舊址僧房塡塞遂捐資剏買空地移僧房七所闢成一區復立內禪堂一座以安常住僧衆立外堂一座接納十方往來除常住香燈外剏捐已資贖業歸莊田山園地土以爲供贍名爲十方常

住安居既就四事既周恐居是堂者不能律身進道及堂中主者不諳古德清規事有差舛言行乖違有壞法門不唯有辜創立之心實負龍天護法之意凡日用事宜略設條例如左賓主各宜遵守以圖永久光揚祖道庶使法門不墜道業可成老人仰續六祖如綫之脈亦稍慰其本願矣凡我弟子務宜守之愼勿輕忽

一佛說常住有二種一常住常住即今之寺立住持以主之稱曰長老爲一寺領袖一十方常住即今之禪堂立堂主以主之爲十方領袖故居是堂者無論內外皆稱十方以發心修行志超方外非世俗比也其清規禮法如住持例但住持與衆僧有上下之分若主禪堂法食均等者則有師資之分稱曰堂頭如今之少林若但掌禪堂事務稱曰堂主與衆有賓主之分即今之諸方凡在堂之僧日用助道四事因緣皆賓賴之叢林一切大小事務皆仗荷之衆皆拱手而已非細事也是須遞相恭敬內外和合以道爲懷勿妄生議論以求過端所處禮法清規自有定例務安分守成勿妄增減

一禪堂之設不輕堂主之任甚重以十方眼目指歸一人直須言行端潔以副衆望故居是任者務秉慈悲心廣大心歡和心忍辱心謙下心以善權修行心如橋梁如大地方堪荷負衆生乃稱妙行故凡日用飲食與衆同甘苦不得私自偏衆滴水莖菜以衆爲心不得專任已意以取譏謗衆僧有過當白堂中板首婉言方便處之不得遽出暴言麤語任情呵責不得苛刻佃民以招怨謗凡一應執事務要斟酌賢否不得妄用匪人常住錢穀當撙節浮費不得濫用若係當用宜與板首預先商確可否查書記簿明開支銷不得專任已意

一堂中歲計即常住租課每年不足三分之一所欠甚多並無實法但憑大衆修行以感

龍天外護俱在堂主一肩募化萬一不足大衆只宜同甘淡薄不得過求豐美妄貪饕餮以累常住

一作務行人苦心勞力終歲辛勤冬夏二季必須量給單布以助道心但常住歲計不足實難定規是在

堂主多方設處否則不能以安行入其堂中在單僧衆理宜均等但力所不及勢難措辦貸則返累常住難以持久若就八月會中緣難一定抑恐預有借辦當卽塡還今照所有施利先除還所負餘則斟酌多寡量散堂中以助道緣難爲定例若更有餘者存貯以實常住不致空虛庶可持久儻有施主專意布施隨所發心不屬常例

一堂中歲計全在八月會中施主齊集所有齋僧布施米則入庫其有銀兩當立櫃一具簿一扇書記請公正一人同掌其有折米銀兩卽當據實眼同登簿不得移作本色乾沒其辦齋銀兩亦登入簿儲積日逐當衆支用書記別登支銷簿以備稽查堂主不得私自出入其有念經拜懺銀兩亦登入簿以待會罷通融散衆堂中不得執爲已有以在道場內外一力故不得專若外有送茶果之資係堂主者堂主自收入已有送堂中者及榜疏佛事等項是在堂中專執施主專心則聽公取如越例而爭者準清規例據其所爭照數倍罰辦齋一供如不遵者不共住

一堂中坐單僧衆俱係作養本寺僧徒離居不遠切近親朋但恐熟處難忘不得時常託故回房縱意妄爲飲酒博奕遊蕩嬉戲或酗醉到堂觸穢神明輕欺禮法犯者堂主白板首重者不共住輕者當衆罰跪香一炷懺悔改過若不遵者亦不共住

一在堂僧衆皆老人作養以光　祖道唯以修行爲心各宜謹守戒法調練三業制伏過非勿使造業不得聚首妄生議論蠱惑正人以啓事端或勾引匪人破壞常住盜取什物違者與犯者同坐

一堂中一切事務及歲計周支俱在堂主一力擔荷以一人而肩衆事誠難一一恰好倘有差失大衆亦當體亮念其勞苦不得求全責備妄指過端以生別議若果有過差當會同板首就方丈中茶話款敘諫正不得遽發讒言以傷道體

一凡十方遠到衲子俱在外堂旦過寮安歇必須入堂問訊板首卽當領衆同禮敘謝知賓款茶不得坐慢取皐十方若是知識法師及高賢衲子卽白堂主當延入內堂寢室安居或經冬夏務盡心恭敬供養

大衆朝夕咨請法要不得輕慢以增罪過若在旦過
寮借歇三五日者其齋食皆出內庫堂主務要時常
經心檢點勿使缺乏當立寮主以司接納若內堂遇
有辦齋衣堂亦當普請

一禪堂事務至簡租課只就板首催取或堂主親徵
故執事不必多立但知客一人必不可少以應答往
來賓客接待十方衲子此職務在得人如缺其人即
以堂中直日僧代管客至必須款留待茶若施主專
至者必白堂主禮待勿退信心若十方衲子亦須辨
白賢愚勿輕去留

一叢林公務有事不分內外一例普請此天下古今
之通規也今本山道糧則施主親齋莊租則佃民自
送打柴則行人入山此外無多勞役唯有溪邊運柴
園中料理蔬菜而已如遇普請堂中止留直日一人
看堂其餘齊赴不得躲避違者罰跪香一炷

一天下叢林無論內外法屬同體而在堂者賴行人
以助道業行人施力用以資修行其實勞者居多非
道心堅固者不能久甘苦行大段非世俗役使者比
也凡係常住公務而禪堂板首領衆指點作爲一一
皆聽不許抗違若各人私事非係熱情不得私自驅
用即有務下行人叢雜或致喧爭及過費食物或偏
衆飲食犯種種過者先有典座聽其約束如不和合
聽堂主處分照淸規例去留任理堂中儻見有過者
亦當白堂主治之不許徑自麤言辱詈以致諍論以
行人可否皆堂主通達其情非一偏可據故其莊民
非公事不得擅用

一安務下行人專在堂主檢點安留堂中不得私情
强留親友恐有不法破壞常住以累學者事發有犯
連坐

一在堂皆係作養本寺僧徒今見叢林有緒規模可
觀或有本寺後進之徒素無德行不服受業師長教
訓希圖安閒快意假以入堂爲名者決不許入或已
入堂不守淸規戒律任情狂爲不隨衆禮誦專一養
嬾或不時在外仍行飲酒茹葷全無慚愧只託虛名
不務實行攪羣亂衆者堂中板首悅衆請堂主同白
住持頭首即遣出堂不許久留以傷衆德如不遵者

住持當以法治愼勿徇情養成後害

一天下叢林自有百丈淸規永爲成法但本山禪堂名雖十方非諸方比也以老人入山之初切念　祖道衰微僧失本業老人志在中興以人材爲本故始捐束修以教習沙彌及披剃則建禪堂以教修行捐衣資以置供贍種種苦心作養無非上爲　六祖以續道脈下接十方以光叢林今奈老人薄德不能以滿本願中道棄置而去則立十方堂主以代老人之勞但一應所用欠缺尙多堂主縱體老人之心願亦無老人之道力恐有缺漏不能周至本寺頭首執事耆舊大衆各宜體亮當念　祖庭無禪堂不足稱道場無堂主不能接十方保多衆若屬本寺未免徇俗則不久而廢是故本山與堂主有賓主之義各當以道爲懷賓主各盡其禮不得任意苛責以傷和合則有壞叢林以負老人建立之意獲罪

六祖取譴　龍天是當謹戒

右上條件甚多不能備悉卽此所列事宜雖非古規乃切救時弊就此寶林道場苟能一一遵而行之則祖道之興在此舉矣幸勿視爲尋常輕而忽之有負建立之心也凡在堂者各宜勉之

萬歷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興曹溪寶林禪堂

憨山老人德淸書於十方常住

憨大師曹溪中興錄序

歲庚子余備兵南韶念曹溪末法之運而佛界之幾爲鬼闖也悉逐諸屠酤亡賴及所畜雞豚鵝鶩之屬戒僧徒永斷酒肉卽客至啜茗或飯蔬食庶幾稱淸淨道場以無爲肉身菩薩恩造累劫阿鼻惡業諸僧徒始而懍懍既乃讚歎踴躍若出湯火而沃以淸冷語具余粵遊草中是時憨山大師方演法五羊遠近緇素仰若龍象余將以入賀萬壽行慮諸僧徒業習難洗末法且終就湮就請大師來主是山余從五羊面叩之謂寶林一片地千古一大事因緣非師孰與肩任師唯唯送余及靈洲而別迄今辛酉余復以籌海之命入粵過寶林荏苒二十餘年眞屈伸臂頃而師之去寶林且八年所矣睹所更建條布犂然肅穆僧徒皆循循披緇諷唄視昔犢鼻荷鋤酣飽目不識

之無字已恍若奪胎蛻骨在三生前者其跂慕師而
冀旦夕復來不啻赤子之慕慈母因索余數行走匡
廬强要師無何余蒙　恩召還陪都歸舟薄清溪
未及曹溪者三舍寺僧以師尺一並所纂曹溪實錄
來發函而首以夢幻泡影語相質盍深有感於塵世
去來離合之無常也及繙閱實錄則種種皆有爲法
夫既云入妄想中種種皆幻則寶林曹溪亦幻即梵
宇遺蛻衣盋等當無不幻焉用此科條森列米鹽纖
細以煩僧徒且實錄中不以常住法爲僧徒律令乎
一切有爲皆常住法而所云夢幻泡影則不住法也
夫有常住而後可以不住有不住而後可以常住常
不住有常住常不住而後可以無住無不住惟常住
而諸夢幻空不礙有惟常不住而後諸法有不礙空
諸僧徒由不敢侮法入不泥法斯於我師所纂實錄
所譚夢幻與所感去來離合空有相攝而不相礙是
即佛祖本來之旨亦古德無盡之旨余且與師向夢
幻泡影中權住幾劫更作商量師其函爲一轉語報
余天啓壬戌孟秋南京光祿寺少卿西浙祝以豳撰

中已下古本卷三十九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十三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海幢法裔今照今光　收藏

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予姓蔡氏父彥高母洪氏生平愛奉觀音大士初
夢大士攜童子入門母接而抱之遂有娠及誕白
衣重胞是年十月己亥十二日丙申己丑時生也

二十六年丁未

予周歲風疾作幾死母禱大士遂許捨出家寄名
於邑之長壽寺遂易乳名和尚

二十七年戊申

予三歲常獨坐不喜與兒戲祖父常謂曰此兒如
木樁

二十八年己酉

二十九年庚戌

三十年辛亥

三十一年壬子

予年七歲叔父鍾愛之父母送予入社學一日叔父死停於牀予歸母紿之曰汝叔睡可呼起乃呼數聲嬸母感痛乃哭曰天耶那裏去也予愕然疑之問母曰叔身在此又往何處耶母曰汝叔死矣予曰死向甚麼處去遂切疑之未幾次嬸母舉一子母往視予隨之見嬰兒如許大乃問母曰此兒從何得入嬸母腹中耶母拍一掌云癡子你從何入你娘腹中耶又切疑之由是死去生來之疑不能解於懷矣

三十二年癸丑

予八歲讀書寄食於隔河之親家母誡不許回但經月歸一次一日回戀母不肯去母怒鞭之趕於河邊不肯登舟母怒提頂髻拋於河中不顧而回於時祖母見之急呼救起送至家母曰此不才兒不淨殺留之何為又打逐略無留念予是時私謂母心狠自是不思家母常隔河流淚祖母罵之母曰固當絕其愛乃能讀書耳

三十三年甲寅

予九歲讀書於寺中聞僧念觀音經能救世間苦心大喜因問僧求其本潛讀之即能誦母奉觀音大士每燒香禮拜予必隨之一日請母曰觀音菩薩有經一卷母曰不知也予即為母誦一過母大喜曰汝何從得此耶誦經聲亦似老和尚

三十四年乙卯

予十歲母督課甚嚴苦之因問母曰讀書何為母曰做官予曰做何等官母曰從小做起有能可至宰相予曰做了宰相卻何如母曰罷予曰可惜一生辛苦到頭罷了做他何用我想只該做箇不罷的母曰似你不才子只可做箇挂搭僧耳予曰何為挂搭僧有甚好處母曰僧是佛弟子行徧天下自由自在隨處有供予曰做這箇恰好母曰只恐汝無此福耳予曰何以要福母曰世上做狀元常有出家做佛祖豈常有耶予曰我有此福恐母不能捨耳母曰汝若有此福我即能捨私識之

三十五年丙辰

予十一歲偶見行脚僧數人肩擔瓢笠而來予問母此何人耶母曰搭搭僧也予私喜視之僧至放擔倚樹乃問訊化齋母曰請坐急烹茶具齋飯甚恭敬食罷衆僧起即荷擔隻手一舉母急避之曰勿謝僧徑去予曰僧何無禮飯齋不謝母曰謝則無福矣予私曰是僧之所以高也切念之遂發出家之志苦無方便路耳

三十六年丁巳

予年十二讀書通文義鄉族咸愛重之居常不樂俗父爲定親立止之一日聞京僧言報恩西林大和尚有大德予心即欲往從之白父父不聽白母母曰養子從其志第聽其成就耳乃送之是歲十月至寺太師翁一見喜曰此兒骨氣不凡若爲一俗僧可惜也我第延師教讀書看其成就何如時無極大師初開講於寺之三藏殿祖翁攜往謁適趙大洲在一見喜曰此兒當爲人天師也乃撫之問曰汝愛做官要作佛予應聲曰要作佛趙公曰此兒不可輕視當善教之及聽講雖不知言何事然心憤憤若有知而不能達者時雪浪恩兄長予一歲先一年依大師出家見予相視而嘻時人以爲同胞云江南開講佛法自無極大師始少年入佛法者自雪浪始

三十七年戊午

予十三歲初太師祖擇諸孫有學行者俊公爲予師先授法華經四月成誦

三十八年己未

予年十四流通諸經皆能誦太師翁曰此兒可教不可誤之也遂延師能文者教之

三十九年庚申

予年十五太師翁乃請先生教習舉子業初即試其可教乃令四書一齊讀是年多病

四十年辛酉

予年十六是歲四書完背之首尾不遺一字

四十一年壬戌

予年十七是歲講四書讀易幷時藝及古文辭詩賦即能詩述文一時童子推無過者

四十二年癸亥

予年十八時督學使者專講道學以重生爲諢童動隨數十逐隊而謌亦有因之而倖進者予大恥之遂欲棄所業是歲以病辭不入館

四十三年甲子

予年十九同會諸友皆取捷有勸予往試者時雲谷大師正法眼也住棲霞山中太師翁久供養往來必欵留旬月予執侍甚勤適雲大師出山聞有勸予之言恐有去意大師力開示出世參禪悟明心地之妙歷數傳燈諸祖及高僧傳命予取看予檢書笥得中峰廣錄讀之未終軸乃大快歎曰此予心之所悅也遂決志做出世事即請祖翁披剃盡焚棄所習專意參究一事未得其要乃專心念佛日夜不斷未幾一夕夢中見阿彌陀佛現身立於空中當日落處覩其面目光相了了分明予接足禮哀戀無已復願見觀音勢至二菩薩即現半身自此時時三聖炳然在目自信修行可辦也是年冬本寺禪堂建道場請無極大師講華嚴玄談予即從受具戒隨聽講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怳然了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切慕清涼之爲人因自命其字曰澄印請正大師曰汝志入此法門耶因見清涼山有冬積堅氷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號清涼之語自此行住氷雪之境居然在目矣志願住其中凡事無一可心者離世之念無刻忘之矣

四十四年乙丑

予年二十是歲正月十六日太師翁入寂師翁於前年除日畢集諸眷屬曰吾年八十有三旦暮行矣我度弟子八十餘人無一持我業者乃撫予背曰此子我望其成人今不能矣是雖年幼有老成之見我死後房門大小事皆取決之勿以小而易之也衆唏噓受命新歲七日師翁具衣徧巡寮各辭別衆咸訝之又三日即屬後事示微疾與藥不肯進乃曰吾行矣藥奚爲乃集衆念佛五晝夜手提念珠予擁於懷端然而逝以師翁生平持金剛經臨終亦不輟也太師翁爲報恩官住三十年居

方丈及入滅至三月十八日而方丈火衆皆歎異是年冬十月雲谷大師建禪期於天界集海內名德五十三人開坐禪法門大師極力扳予往從少師翁聽之乃得預會初不知用心之訣甚苦之乃拈香請益大師開示審實念佛公案從此參究一念不移三月之內如在夢中了不見有大衆亦不知有日用事一衆皆以予爲有志初不數日以用心太急忽發背疽紅腫甚巨大師甚難之予搭袈裟哀切懇禱於韋馱前曰此必冤業索命債耳願誦華嚴經十部告假三月以完禪期後當償之至後夜倦極上禪牀則熟睡開靜亦不知及起則忘之矣天明大師問恙何如予曰無恙也及視之已平復矣一衆驚歎是故得完一期及出亦如未離禪座時卽行市中如不見一人時皆以爲異江南從來不知禪而開創禪道自雲谷大師始少年僧之習禪者獨予一人時寺僧服飾皆從俗多豔色予盡棄所習衣服獨覓一衲被之見者以爲怪

四十五年丙寅

予年二十一自禪期出是年二月十八日午時大雨如傾盆忽大雷自塔而下火發於塔殿不移時大殿焚至申酉時則各殿畫廊一百四十餘間悉爲煨燼時予少祖爲住持及奏聞旨下法司逮同事者十八人合寺僧恐株連各各逃避而寺執事僧無可與計事者予挺身力捄朔負鹽菜送獄中以供之寺至刑部相去二十里往來不倦者三月且多方調護諸在事者竟免死時與雪浪恩公俱決興復之志且曰此大事因緣非具大福德智慧者未易也你我當拚命修行以待時可也是時卽發遠遊志頃之少祖尋入滅太祖之房門無支持者先是太師翁入滅無儲畜喪事皆取貸不貲故多欠負卽析居知必不能保予恩太師翁遺命乃設法盡償其負貸餘者分諸弟子各執業房門竟以存是年冬從無極大師聽法華經於天界寺因志遠遊每察方僧求可以爲侶者久之竟未得一日見後架精潔思淨頭心非常人乃訪之及見特一黃腫病僧每早起事已悉辦不知何時灑埽也

予故不寐竊經行廊下偵之當衆方放參時卽已收拾畢矣又數日見不潔乃不見其人問之執事曰淨頭病於客房也予往視其狀不堪問曰師安否曰業障身病已難支鍋病更難當予問何故曰每見行齋食恨不俱放下予笑曰此久病思食耳是知其人眞因料理果餅袖往視之問其號曰妙峰爲蒲州人予卽相期結伴同遊後數日再視之則不見予心知其人恐以予累故潛行耳

隆慶改元丁卯

予年二十二特舉虛谷忠公爲寺住持以救傾頽比爲回祿事常住負貸將千金皆經予手衆計無所處予設法定限三年盡償之是年奉部檄本寺設義學教僧徒請予爲教師授業行童一百五十餘人予因是復視左史諸子古文辭

二年戊辰

予年二十三是年謝館事復館於高座以房門之累然也

三年己巳

予年二十四是年金山聘館居一年

四年庚午

予年二十五是年仍應金山聘

五年辛未

予年二十六予以本寺回祿決興復之志將修行以養道待時是年遂欲遠遊始同雪浪恩兄遊廬山至南康聞山多虎亂不敢登遂乘風至吉安遊青原見寺廢僧皆蓄髮慨然有興復之志乃言於當道選年四十以下者盡薙之得四十餘人夏自青原歸料理本師業安頓得宜冬十一月卽一鉢遠遊將北行時雪浪止予恐不能禁苦寒姑從吳越多佳山水可遊目耳予曰吾人習氣戀戀軟煖必至不可施之地乃易制也若吳越枕席間耳遂一鉢長往

六年壬申

予年二十七初至揚州大雪阻之且病作久之乞食於市不能入門自忖何故急自省曰以腰纏少有銀二錢可恃耳乃見雪中僧道行乞不得者卽

盡邀於飲店以銀投之一發而畢明日上街入一二門乃能呼遂得食因自喜曰吾力足經萬鍾矣銘其鉢曰經萬鍾之具銘其衲曰經天下之具乃爲之銘曰爾委我以形我託爾以心然一身固因之而足萬物實以之而輕方將曳長風之袖披白雲之襟其舉也若鴻鵠之翼其逸也若潛龍之鱗逍遙宇宙去住山林又奚衒夫朱紫之麗唯取尚乎霜雪之所不能侵是年秋七月至京師無投足之地行乞竟日不能得日暮至西太平倉茶棚僅一餐投宿河漕遺教寺明日左司馬汪公伯玉知予至乃邀之以與次公仲淹爲社友故耳因得寓所旬日卽謁摩訶忠法師隨往西山聽妙宗鈔有西山懷恩兄詩期罷摩訶留過冬聽法華唯識請安法師爲說因明三支比量十一月妙峰師訪予至師長鬚髮衣褐衣先報云有鹽客相訪及入門師卽問還認得麼予熟視之見師兩目忽記爲昔天界病淨頭也乃曰認得師曰改頭換面了也予曰本來面目自在相與一笑不暇言其他第問所寓曰龍華明日過訊夜坐乃問其狀何以如此師曰以久住山故髮長未翦適以檀越山陰殿下修一梵宇命請內藏故來耳問予狀乃曰特來尋師且以觀光輦轂一叅知識以絕他日妄想耳師曰別來無時不思念將謂無緣今幸來某願伴行乞爲前驅打狗耳竟夕之談遲明一笑而別卽往叅徧融大師禮拜乞和尚指示師無語唯直視之而已叅笑巖師師問何處來予曰南方來師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師曰子却來處分明予作禮侍立請益師開示向上數語而別

萬曆元年癸酉

予年二十八春正月往遊五臺先求清涼傳按跡遊之至北臺見有憨山因問其山何在僧指之果奇秀默取爲號詩以志之有遮莫從人去聊將此息機之句以不禁氷雪苦寒遂不能留復入京東遊行乞至盤山於千象峪石室見一僧不語予亦不問卽相與拾薪汲水行乞汪司馬以書訪之曰恐公作東郊餓夫也及秋復入京以嶺南歐楨伯

先數年未面寄書今爲國博急欲見予故歸耳

二年甲戌

予年二十九春遊京西山當代名士若二王二汪及南海歐楨伯一時俱集都下一日訪王長公鳳洲相見以予少年易之予傲然賓主公卽諄諄教以作詩法予瞪目視之竟無一言而別公不懌乃對次公麟洲言之明日次公來訪一見卽曰夜來家兄失却一隻眼予曰公具隻眼否公拱曰小子相見了也相與大笑歸謂其兄曰阿哥輸却維摩了也因以詩贈予有可知王逸少名理讓支公之句一日汪次公與予同居看左傳因謂予曰公天資特異大有文章氣槪家伯子當代文宗也何不執業以成一家之名乎予笑而唾曰留取老兄膝頭他日拜老僧受西來意也次公大不悅歸告司馬公公曰信哉予觀印公道骨他日當入大慧中峰之室是肯以區區文字爲哉第恐浮遊爲誤耳見予與次公扇頭詩有身世蜩變翼乾坤馬一毛之句乃示次公曰此豈文字僧耶他日特設齋請予與妙師同坐公謂予曰禪門寥落大可憂小子切念之觀公器度將來成就不小何以浪遊爲予曰貧道特爲大事因緣參訪知識今第遊目當代人物以了他日妄想耳非浪遊也且將行矣公曰信然予觀方今無可爲公之師者若無妙峰則無友矣予曰昔巳物色於衆中曾結同參之盟故北來相尋不意偶遇於此公曰異哉二公若果行小子願津之時妙師取藏經回司馬公因送勸合二道又爲文以送予一日公速予至問曰妙峰行矣公何不見別予曰姑徐行公曰予知公不欲隨人脚跟轉耳殊大不然古人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但願公他日做出法門一段光明事業又何以區區較去就哉予感而拜謝遂決行卽往視妙師巳載乘矣見予至問曰師行乎曰行矣卽登車未別一人而去秋八月渡孟津見武王觀兵處有詩弔之曰片石荒碑倚岸頭當年曾此會諸侯王綱直使同天地懸共黃河不斷流過夷齊扣馬地弔曰秉國遺榮意已深空餘古廟柏森森首陽

山色清如許猶是當年扣馬心遂入少林謁初祖時大千潤宗師初入院予訪之未遇出山觀洛陽古城焚經臺白馬寺即追妙師九月至河東會山陰至遂留結冬時太守陳公延妙師及予意甚勤爲刻肇論中吳集解予按閱向於不遷論旋嵐偃岳之旨不明竊懷疑久矣今及之猶罔然至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恍然了悟曰信乎諸法本無去來也即下禪牀禮佛則無起動相揭簾立階前忽風吹庭樹飛葉滿空則了無動相曰此旋嵐偃岳而長靜也至後出遺則了無流相曰此江河競注而不流也於是去來生死之疑從此冰釋乃有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明日妙師相見喜曰師何所得耶予曰夜來見河邊兩箇鐵牛相鬬入水去也至今絕消息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未幾山陰請牛山法光禪師至予久慕之相見喜得坐參也與語機相契請益開示以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深得其旨每見師談論出聲如天鼓音是時予知悟明心地者出詞吐氣果別也深服膺其人一日袋中搜得予詩讀之歎曰此等佳句何自而得耶復笑曰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予曰和尚那一竅通否師曰三十年拿龍捉虎今日草中走出兔子來下一跳予曰和尚不是拿龍捉虎手師拈拄杖才要打予即把住以手捋其鬚曰說是兔子恰是蝦蟇師一笑休去師一日曰公不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所望也予曰觀師佛法機辯不減大慧見居常似有風顛態吟哦手口無停時謂何師曰此我禪病也初發悟時偈語如流日夜不絕自是不能止遂成病耳予曰此病初發時何以治之師曰此病一發若自看不破須得大手眼人痛打一頓令其熱睡覺時則自然消滅矣我初恨其無毒手耳歲暮師知予新正即往五臺乃以詩送之有雲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之句問曰公知否予曰不知師曰要公不可捉死蛇耳予領之向來禪道久無師匠及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略山陰國主問予

二親在乃贈二百金爲終養資予謝曰貧道初行脚自救不了又安敢累二親乎因讓致光師

三年乙亥

予年三十正月自河東同妙師上五臺過平陽師之故鄉也師以少貧値歲饑父母死葬無殮具至是山陰與一二當道助之予爲卜高敞地爲合葬作墓誌師俗姓續居平陽東郭茲春秋續鞠居之後也太守胡公號順菴東萊人聞予至寓城外欲一見不可得及予行公送郵符予曰道人行脚有草履耳焉用此公益重及予行公後追之至靈石乃見同至會城留語數日差役送至臺山於二月望日寓塔院寺大方主人爲卜居北臺之龍門最幽峻處也以三月三日於雪堆中發出老屋數椽以居之時見萬山氷雪儼然夙慕之境身心洒然如入極樂國未幾妙峰往遊夜臺予獨住此單提一念人來不語目之而已久之視人如杌直至一字不識之地初以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氷消澗水衝激奔騰如雷靜中聞有聲如千軍萬馬出兵之狀甚以爲喧擾因問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來聞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溪上有獨木橋予日日坐立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即聞不動即不聞一日坐橋上忽然忘身則音聲寂然自此衆響皆寂不復爲擾矣予日食麥麩和野菜以合米爲飲湯送之初入送米三斗半載尙有餘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則朗然自覺身心了不可得即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此內外湛然無復音聲色相爲障礙從前疑會當下頓消及視釜已生塵矣以獨一無侶故不知久近耳是年夏雪浪兄北來看予至臺山不禁其淒楚信宿而別冬結一板屋以居

四年丙子

予年三十一春三月蓮池大師遊五臺過訪留數日夜對談心甚契是年予發悟後無人請益乃展

楞伽印證初未聞講此經全不解義故今但以現量照之少起心識卽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閱月則全經旨趣了然無疑秋七月平陽太守胡公薄平兵備入山相訪靜室中唯餐燕麥餅徧野菜虀耳時下方正酷熱瘳從到澗中敲氷嚼之公見曰別是一世界也吾到此世念如此氷耳是年冬十月塔院主人大方被誣訟本道擬配遞還俗叢林幾廢廬山徹空禪師來與予同居適見其事大苦之予曰無傷也遂躬謁胡公冒大雪往及見胡公欣然曰正思山中大雪難禁已作書遣迎師適來誠所感也然竟解釋主人道場以全固留過冬朝夕問道爲說緖言開府高公移鎭代郡聞予在署中乃謂胡公云家有園亭多題詠欲求高人一詩胡公諾之對予言予曰我胸中無一字焉能爲詩乎力拒之胡公乃取古今詩集置几上發予詩思予偶揭之方擧思忽機一動則詩句迅速不可遏捺胡公出堂回則已落筆二三十首矣予忽覺之曰此文字習氣魔也卽止之取一首以塞白然機不可止不覺從前所習詩書辭賦凡曾入目者一時現前逼塞虛空卽通身是口亦不能盡吐更不知何爲我之身心也默之自視將欲飛擧之狀無奈之何明日胡公送高公去予獨坐思之曰此正法光禪師所謂禪病也今在此中誰能爲我治之者無已獨有熟睡可消遂閉門强臥初甚不能久之坐忘如睡童子敲門不開椎之不應胡公歸亟問之乃令破窗入見予擁衲端坐呼之不應撼之不動先是書室中設佛供案有擊子胡公拈之問曰此物何用予曰西域僧入定不能覺以此鳴之卽覺矣公忽憶之曰師入定耶疾取擊子耳邊鳴數十聲予始微微醒覺開眼視之則不知身在何處也公曰我行師卽閉門坐今五日矣予曰不知也第一息耳言畢默坐諦觀竟不知此是何所亦不知從何入來及回觀山中及一往行脚一一皆夢中事耳求之而不得則向之徧空擾擾者如雨散雲收長空若洗皆寂然了無影像矣心空境寂其樂無喩乃曰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

世間猶如夢中事佛語眞不吾欺也歲暮擬新正還山乃爲胡公言臺山林木苦被姦商砍伐菩薩道場將童童不毛矣公爲具疏題請大禁之自後

國家修建諸刹皆伐所禁之林木否則無所取材矣

五年丁丑

予三十二歲春自鴈門歸因思父母罔極之恩且念於法多障因見南岳思大師發願文遂發心刺血泥金寫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上結般若勝緣下酬罔極之恩以是年春創意先是　慈聖聖母以保　國選僧誦經予僭列名至是　上聞書經即　賜金紙以助明年四月書經起徹空師遊匡山有詩十首送之

六年戊寅

予年三十三刻意書經無論點畫大小每落一筆念佛一聲遊山僧俗至者必令行者通報予雖手不輟書然不失應對凡問訊者必與談數語其高人故舊必延坐禪牀對談不失亦不妨書對本臨之亦不錯落每日如常略無一毫動靜之相鄰近諸老宿竊以爲異率數衆來驗故意攪擾及書罷讀之乃信因問妙師曰印師何能如此耶妙師曰吾友入此三昧純熟耳予自住山至書經屢有嘉夢初一夕宿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及入則見廣大如空殿宇樓閣莊嚴無比正殿中唯大牀座見淸涼大師倚臥牀上妙師侍立於左予急趨入禮拜立右聞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隨說其境即現覩於目前自知身心交參涉入示畢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及覺後自見心境融徹無復疑礙又一夕夢自身履空上昇高高無極落下則見十方迴無所有唯地平如鏡琉璃瑩徹遠望唯一廣大樓閣閣量如空閣中盡世間所有人物事業乃至最小市井鄙事皆包其中往來無外閣中設一高座紫赤髹色予心謂金剛寶座其閣莊嚴妙嚴不可思議予歡喜欲近心中思惟如何淸淨界中有此雜穢耶纔作此念其閣即

遠。尋復自思曰。淨穢自我心生耳。其閣卽近。須之。見座前侍列衆僧。身量高大。端嚴無比。忽有一少年比丘從座後出。捧經一卷而下。授予曰。和尙卽說此經。特命授汝。予接之。展視乃金書梵字。不識也。遂懷之。因問和尙爲誰。曰。彌勒。予喜。隨比丘而上。至閣陛。瞑目斂念而立。忽聞磬聲。開目視之。則見彌勒已登座矣。予卽瞻禮。仰視其面。晃耀紫金色。世無可比者。禮畢。自念今者特爲我說。則我爲當機。遂長跪取卷展之。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至此則身心忽然如夢。但聞空中音聲歷歷。開明心地不存一字。及覺。恍然言猶在耳也。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矣。且知所至乃兜率天彌勒樓閣耳。又一夕。夢僧來報云。北臺頂文殊菩薩設浴。請赴。隨至。則入一廣大殿堂。香氣充滿。侍者皆梵僧。卽引至浴室。解衣入浴。見有一人先在池中。視之爲女子也。予心惡不欲入。其池中人故汎其形。則知爲男也。乃入共浴。其人以手㪚水澆予。從頭而下。灌入五內。如洗肉桶。五臟一一蕩滌。無遺。止存一皮如琉璃籠。洞然透徹。時則池中人呼茶。見一梵僧擎一髑髏半邊。如剖瓜狀。視之腦髓淋漓。心甚厭之。其僧乃以手指剜取示予曰。此不淨耶。卽入口啖之。如是隨取隨啖。其甘如飴。腦已食盡。唯存血水。其池中人曰。可與之。僧乃授予。予接而飲之。其味如甘露也。飲而下透身毛孔一一橫流。飲畢。梵僧搓背大拍一掌。予卽覺。時則通身汗流如水。五內洞然。自此身心如洗。輕快無喩矣。如是者吉兆居多。總之皆與諸聖酬酢。常聞佛言。常有是好夢

七年己卯

予年三十四。是年秋。京都建大慈壽寺完。初　聖母爲薦　先帝保　聖躬。欲於五臺修塔院寺舍利寶塔。　論執政以爲臺山去京窵遠。遂卜附京吉地。建大慈壽寺。是年工完覆奏。　聖母以爲未滿臺山之願。論　皇上仍遣內官帶夫匠三千人來山修造。是時　朝廷初作佛事。內官初遣於外。恐不能卒業。有傷法門。予力調護。始終無恙

八年庚辰

予年三十五是年特　旨天下清丈田糧寸土不遺臺山從來未入版額該縣姦人蒙蔽欲飛額糧五百石於臺山屢行文查報地土合山叢林靜室無一人可安者自此臺山爲狐窟矣諸山耆舊集白予予安之曰諸師第無憂緩圖之予於是宛轉設法具白當道竟免清丈未加升合臺山道場遂以全

九年辛巳

予年三十六是年建無遮會初妙師亦刺血書華嚴經與予同願欲建一圓滿道場名無遮會妙師募化錢糧畢集京中請大德僧五百衆其道場事宜俱備適皇　上有旨祈　皇嗣遣官於武當　聖母遣官於五臺卽於本寺予以爲沙門所作一切佛事無非爲　國祝釐陰翊　皇度今祈　皇儲乃爲　國之本也莫大於此者願將所營道場事宜一切盡歸併於求儲一事不可爲區區一已之名也妙師意不解　上遣內使亦不解事但以阿附爲心予大不然乃力爭忤之竟從予議頃之江南妖人作難忌者卽欲借此中傷以破道場然以爲　國求儲之題目竟保全始終無虞是年修塔成予卽以金書華嚴經安置塔藏有願文一卷予自募造華藏世界轉輪藏成爲建道場於內應用供具器物齋糧果品一切所需妙師在京若罔知皆予一力經營九十晝夜目不交睫及十月臨期妙師率所請五百餘僧一日畢集內外千人其安居供具茶飯齋食條然不失不亂亦不知所從出觀者莫不駭然初開啓水陸佛事七晝夜予七日之內粒米不嚐但飲水而已然應事不缺供諸佛菩薩每日換供五百卓次第不失不知所從來觀者以爲神運予亦自知佛力加被也

十年壬午

予三十七歲是春三月講華嚴玄談百日之內常住上牌一千衆十方雲集僧俗每日不下萬衆一食如坐一堂不雜不亂不聞傳呼剝啄之聲皆予一人指揮餘無措目者智者不知所以然也生平

精力蓋竭於此三月會罷盡庫內所餘一應錢糧約可萬計盡行封付本寺主者以爲常住予與妙師一鉢飄然長往矣妙師往蘆芽予以病往眞定障石巖調養作詩一首有削壁插天應隘日斷崖無路只飛梯之句是年八月　皇子生予復之京西中峰寺作重刻中峰廣錄序結冬水齋於石室

十一年癸未

予年三十八春正月水齋畢然以臺山虛聲謂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蹈東海之上始易號憨山時則不復知有澄印矣始予爲本寺回祿志在興復故修行以約緣然居臺山八年頗有機會恐遠失時故隱居東海此本心也夏四月八日至牢山初妙師別時以予不能獨行乃命法屬德宗爲侍者予初因閱華嚴疏菩薩住處品云東海有處名那羅延窟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淸凉疏云梵語那羅延此云堅牢卽東海之牢山也禹貢靑州登萊之境今有窟存焉予因慕之遂特訪至牢山果得其處蓋不可居乃探山南之最深處背負深山面吞大海極爲奇絕信非人間世也地名觀音菴蓋古刹也唯廢基存焉考之乃元初七眞出於東方假世祖威福多占佛寺改爲道院及世祖西征回僧奏聞多命恢復唯牢山僻居海上故未及之耳予喜其地幽僻眞逃人絕世之所志願居之初掩片席於樹下七閱月後得土人張大心居士爲誅茅結廬以居入山期年人無往來心甚樂也時卽墨靈山寺有桂峰法師一方眼目也喜得相與

十二年甲申

予年三十九秋七月　聖母以五臺祈嗣之勞訪求主事三人乃大方妙峰與予也二師已至受賜獨訪予不得因力求之乃命舊主人龍華寺住持瑞菴親訪之公知予在海上乃杖策而至具宣慈旨某懇謝曰倘蒙　聖恩容老山海受　賜多矣又何求其他公覆報　聖意不已尋卜地建寺於西山鑣遣內使至期以必往予竟謝不就中使回報以居山堅臥之志　聖意憐之問無房舍

卽發三千金仍遣前使送至以修菴居及至予力止之曰我茅屋數椽有餘樂矣何用多爲使者强之不敢覆　命予曰古人有矯詔濟饑之事今山東歲凶何不廣　聖慈於饑民乎乃令僧領來使偏散各府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所司印冊繳報　聖情大悅感歎不已及後予罹難下鎮撫鞫予數用內帑金予對以請查內庫支籍　上查止此濟饑一事餘無一毫　上意竟解

十三年乙酉

予年四十東人從來不知僧予居山中則黃氏族最大諸子漸漸親近方今所云外道羅淸者乃山下之城陽人外道生長地故其教偏行東方絕不知有三寶予居此漸漸攝化久之凡爲彼師長者率衆來歸自此始知有佛法乃予開創之始也

十四年丙戌

予年四十一是年頒藏經先　國初刻藏有此方撰述諸經未入藏者　今上聖母命補入之刻完　皇上敕頒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首以四部施四邊境東海牢山南海普陀西蜀峨嵋北邊蘆芽時　聖母以臺山因緣且數召予不知賜亦不受乃以藏經一部首送東海初未知也及至牢山無可安頓撫按行所在有司供奉予見有　敕命乃詣京謝　恩比蒙　聖慈命合眷各出布施修寺安供請　命名曰海印寺予在京聞達觀禪師訪予於海上卽趨歸兼程追之値師出山尋卽同回盤桓兩旬贈予詩有閑來居海上名誤落山東之句是年冬十一月予自辛巳以來率多勞動未得寧止故多疲倦至今禪室初就始得安居身心放下其樂無喩一夕靜坐夜起見海湛空澄雪月交光忽然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洞然壹大光明藏了無一物卽說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華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卽歸室中取楞嚴印正開卷卽見汝身汝心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則全經觀境了然心目隨命筆述楞嚴懸鏡一卷燭才半枝已就時禪堂方開靜卽喚維那入室爲予讀之

自亦如聞夢語也

十五年丁亥

予年四十二是年修造殿宇始開堂爲衆說戒自是四方衲子日益至爲居士作心經直說是年秋胡中丞公請告歸田攜其親之子送出家爲侍者命名福善

十六年戊子

予年四十三時學人讀予楞嚴懸鏡請曰此經心觀具明第未全消文字恐後學不易入願字字消歸觀心則莫大之法施也予始創意述通議已立大旨然猶未屬稿

十七年己丑

予年四十四是年閱藏爲衆講法華經起信論予自別五臺時有省親之心且恐落世諦也姑自驗之一夕靜坐忽開眼有偈曰煙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遊一鏡中昨夜忽沈天外月孤明應自混瓏龍乃急呼侍者曰吾今可歸故鄉見二老矣先是爲報恩寺乞請大藏經一部冬十月至京請藏上即命送賫行十一月至龍江本寺寶塔放光連日及迎經之日塔光如橋向北迎經僧自光中行及安經建道場光相日日不絕贍禮者日萬餘人以爲希有之瑞老母聞予至先遣人候問何日到家予曰我爲　朝廷事非爲家也若老母能相見歡喜如未別時止可信宿否則我不歸矣老母聞之曰再生相見歡喜不了那更有悲一面即可況兩宿耶及予歸老母相見欣然絕倒予大以爲異及夜坐族中長者問從船來陸來老母應聲曰何問從船來陸來問者曰從何處來老母曰從空中來予驚曰怪得當時老婆子能捨我也因問老母曰別後想我否母曰安得不想予曰母何以自遣母曰始而不知既知爾在五臺因問師家五臺在何處曰在北斗之下即令郎住處也我自此夜禮北斗稱菩薩名則不復想矣今謂你死則不拜亦絕想矣今見爾乃化身來也予明日祭祖塋爲二親卜得葬穴時老父已八十予戲曰今日活埋老子省他日又來也予把钁斫地老母奪之曰老婆

婁自埋又向煩人連斫數十下三日告別老母歡然如故未嘗蹙眉予始知老母非尋常也即墨有黃生納善字子光者乃今大司公之弟也初予至海上時年十九歲即歸依請益授以楞嚴二月成誦從此齋素雖父母責之不異其心切志參究脇不至席時予南歸光私念曰吾生邊地長劫不聞三寶名今幸遇大善知識爲不請友倘不回吾輩失依怙矣乃對觀音大士破臂然燈供養求大士保予早歸自後火瘡發痛日夜危坐持觀音大士名號三月乃愈愈時見瘡痕結一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畫即其母妻亦未知也恒求出家予絕不聽乃曰弟子打箇筋斗來師又何能止我乎是知篾戾車地未嘗斷佛種也初予以重修本寺志居臺山事已有機但以動至數十萬計未易言故待時於海上至是機將熟乃借送大藏因緣回南都具得本寺始末回覆命具奏　聖母且云工大費鉅難輕舉願乞　聖母日減膳羞百兩積之三年事可舉十年工可成　聖情大悅即　命於是年十二月儲積始

十八年庚寅

予年四十五是年殿宇成春爲　聖母代書法華經時有鄉宦欲謀道場者乃構方外黃冠假稱占彼道院聚集多人訟於撫院開府李公先具悉其事痛恨之下送萊州府窮治其狀予親聽理力抹之無賴數百衆作鬨於府城有匡人之圍時有隨侍二人予斥之他往乃獨徐行其中爲首一人持銅牌有利刃出其鞘鼓舞予前欲殺予予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索即收牌刀圍行城外二里許將分路狂衆疑彼爲首者有利於予即欲毆之予默計彼衆一鼓則其人危矣奈何乃躡踏將別即拉住首者同至寓處閉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噉之時滿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聞之即遣多役偵捕之彼衆惶懼皆叩首求解免予曰勿懼亦勿辯第聽予言何如耳及至太守問曰狂徒殺僧耶予曰未也來捕時僧方與彼爲首者同食瓜果耳守曰何以作鬨予曰市喧耳

太守欲枷彼子曰將欲散之枷則固拘之也太守悟乃令地方盡驅之狂衆不三日盡行解散由是此事遂寧是歲作觀老莊影響論

十九年辛卯

予年四十六歲是年　聖母造檀香毗盧佛　遂建大殿是年秋門人黃子光坐脫

二十年壬辰

予年四十七是年秋七月予至京訪達觀禪師於上方晉時有琬公慮三災壞劫無佛法乃刻石經藏石室其塔院爲僧所賣師贖之欲得予作記予適至師大喜及見即同過石經山乃爲作琬公塔院記及重藏舍利記幷前所作有海印稿時與達師相對盤桓四十晝夜爲生平之奇

二十一年癸巳

予年四十八是年山東大饑死者載道山中所儲齋糧盡分賑近山之民不足又乘便舟至遼東糴豆數百石以濟之由是遶山四社之民無一饑死者

二十二年甲午

予年四十九是年春三月山東開府鄭崑崖公入山見訪問法爲說方便語冬十月入賀　聖節至京留過歲請說戒於慈壽寺時予以修本寺因緣知　聖母儲已厚乃請學事時　上以倭犯朝鮮方議往討姑徐徐乃寢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十三

◎已下古本卷四十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十四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海幢法裔今照今光　收藏

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下

二十三年乙未

予年五十春正月予從京師回海上即罹難初爲欽頒藏經遣內使四送之其人先至東海先是上惜財素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煩時內庭偶以

他故觸　聖怒將及　聖母左右大臣危之適內
權貴有忌遣經使者欲死之因乘之以發難遂假
前方士流言令東廠番役扮道士擊登聞鼓以進
　上覽之大怒下逮以有遣經因緣故併及之予
聞報乃謂衆曰佛爲一衆生不捨三途今東海蔑
戾車地素不聞三寶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歲赤
子皆知念佛至若捨邪歸正者比鄉比戶也予願
足矣死復何憾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酬可痛心耳
乃離即墨城中士民老小傾城而出涕泣追送足
見人心之感化也及至京奉　旨下鎮撫司打問
執事者先受　風旨欲盡招追向　聖母所出諸
名山施資不下數十萬計苦刑拷訊予曰某愧爲
僧無以報　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　皇上之大
孝乎即曲意妄招綱利奉　上意以損綱常殊非
臣子所以愛君之心也其如靑史何以死力抵之
止招前衆布施七百餘金　上查內支簿改前山
東代賑之册籍　上意遂解由是母子如初乃擬
上蒙　聖恩矜察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予以

是年三月下獄京城諸剎皆爲誦經禮懺保護衲
子中有然香煉臂水齋持呪以加護之者安肅鄭
大司馬範溪公子在金吾素未相識特設燕會在
朝縉紳請救以至涕泣訴其無妄一時人心之爲
法如此在獄八閱月供饋者唯侍者福善一人冬
十月發遣南行朝士大夫多褻服策蹇相送以津
濟者出都日福善同衲子二三人隨行十一月至
南京江上別老母作母子銘攜孤姪可久往初與
達觀師於石經山因思禪門寥落謂曹溪禪源也
必源頭壅閼乃志同往以濬之達師先往俟於匡
山予被難時師正居天池聞報大驚曰憨公已矣
則曹溪之願未了也師遂先至曹溪回至聊城聞
予將出遂回金陵以待予至則相別於江中旅泊
菴中師意欲力爲白其枉予曰君父之命臣子之
事無異也況定業乎師幸勿言臨岐把臂曰在天
池聞師難即對佛許誦法華經百部以保無虞我
之心師之舌也予唯唯謝別師爲作逐客說

二十四年丙申

予年五十一春正月過文江訪鄒南臯給諫廬陵大行王性海禮予江上請注楞伽二月度庾嶺至嶺頭覩惠明奪袈裟處詩弔之有翻思昔日宵行者何似今朝度嶺心因見道路崎嶇行人汗血乃屬一行者立捨茶菴於嶺頭一道者勸修路不數年爲坦途至韶陽入山禮祖飲曹溪水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從變化源頭一脈尚冷然見祖庭凋弊不堪言遂淒然而去抵五羊囚服見大將軍將軍爲釋縛欵齋食寓海珠寺大參周海門公率門生數十人過訪坐間周公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發問衆中有一稱老道長者答云人人知覺日間應事時是如此知夜間做夢時亦是此知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周公云大衆也都是這等說我心中未必然乃問予曰老禪師請見教予曰此語出何典公曰易之繫辭公連念幾句予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的一著周公擊節曰直是老禪師指示親切衆皆罔然再問周公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通晝夜則不屬晝夜耳一座歎服先是諸護法者以書通制府大司馬陳公遣鄭府律濟三月十日抵雷州著伍寓城西之古寺夏四月一日即閉手注楞伽時歲大饑疫癘橫發經年不雨死傷不可言予如坐尸陀林中以法力加持晏然也時旱井水枯涸唯善侍者相從每夜半候得水一罐以充一日饑夫視之得一滴如天甘露也城之內外積骸暴露秋七月予與孝廉柯時復勸衆收拾埋掩骴骼以萬計乃作濟度道場天即大雨平地水三尺自此厲氣解八月鎮府檄還五羊寓演武場時往來作從軍詩二十首初過電白之苦藤嶺盜之門戶也乃作銘建捨茶菴豫章丁大參右武以謫廣海至素相慕遂莫逆

二十五年丁酉

予年五十二春正月時會城死傷多骸骨暴露予令人收拾埋掩亦數千計乃建普濟道場七晝夜丁右武身爲之佐先是粵人不知佛自此翕然知歸夏四月楞伽筆記成因諸士子有歸依者未入

佛理故著中庸直指以發之初上下見予爲罪僧甚易之軍門陳大司馬如岡法極嚴無敢私謁者予未往見即遣人候之甚勤是年九月同右武往謁及門投報止之是晚親往拜予於舟攜茶盒坐談漏三下人皆驚異後對諸當道極稱之曰僧中麟鳳也即三司亦論往拜之自是人皆知僧爲重矣

二十六年戊戌

予年五十三春正月侍御樊公友軒以建儲議謫戍雷州初訪予於五羊時予較楞伽稿公問予雷陽風景何如予拈經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公歎異即爲疏募刻海門周公任學臬時問道往來因攝南韶屬修曹溪志學士子向不知佛適周公闡陽明之學乃集諸子問道於予有龍生璋者聞予議論心異之歸謂其友王生安舜馮生昌歷曰聞北來禪師說法甚奇二子俱來請益予開示以向上事諦信不疑切志參究二生素有德業相率歸依日益衆自是始知有佛法僧矣此後法化大開三生之力也每憶達師許經之願其夏始搆禪堂於壘壁間將擬大慧冠巾說法乃集遠來法侶幷法性寺菩提樹下諸弟子通岸超逸通炯等數十人誦法華經爲衆講之至現寶塔品恍悟佛意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即華藏也然須三變者特爲劣根漸示一班耳古人以後六品率爲流通亦未見佛意耳遂著法華擊節右武性急烈負慷慨知敬僧而不知佛法將歸予送之舟中重下鉗錘公翻然大悟乃字之曰覺非居士示之以銘又作澄心銘以警之

二十七年己亥

予年五十四春刻楞伽筆記成爲衆講一過乃印百餘部徧致海內法門知識幷護法宰官且令知予處患難中未忘佛事耳粵俗固好殺遇中元皆以殺生祭先至時市積牲如積薪甚慘也予因作盂蘭盆會講孝衡鈔勸是日齋僧放生用蔬祭從者甚衆自後凡喪祭大事父母壽日或祈禳皆拜懺放生齋素未幾則放生會在在有之爲佛法轉

化之一機也是年夏五月制府大司馬陳公移鎮會城初下車未拜一鄉官乃先遣候予須之命取食器一百餘件俱最精者門下皆不知何用及設齋請予特出新器人人皆知其所重如此未幾請告歸是年秋榷使四出地方自此日多事惠州楊少宰復所公往與予有法門深契久以憂歸今秋乃訪之至之日公已卒於塋所詰朝將入山公靈已至城矣予即往視殮爲求棺槨值潮陽道觀察任公培直指於惠陽請遊西湖登東坡白鶴峰而歸歸即欲掩關却埽矣

二十八年庚子

予年五十五時榷使初出狠戾暴橫官民不堪地方震蕩加以倭警人心惶惶予即散諸弟子閉關絕跡粵人素苦閩海之白艚運米恐騰貴也時以爲亂新軍門閩人也公子舟次海上適大將軍請告將行稅使正畜意侵之偶有白艚數隻即藉口以大將軍爲公子資行者嗾市民大鬨頃刻聚數千人投磚石打公子舟幾破圍帥府持戈相向甚急時三司府縣皆赴軍門行節禮會城無一正官卒無解救者勢變在呼吸也大將軍危之無已乃命中軍詣予關前求解予甚不可曰無神術也中軍跪泣曰師即不念賓主豈不念地方生靈乎予聞之惕然遂破關往謁稅使者從容勸化開曉其意使者聞予言果悟乃令自行招安以散亂民予先往大言於衆曰諸君今所爲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取死即有賤米誰食之耶衆聞之愕然須令至帥府圍即解會城遂以寧父老感予欲尸祝之時三司正在軍門飯聞報民作亂皆投箸而起及回衆已安堵然皆知予之力也觀察任公聞之乃以書抵予曰憨師不出其如地方何憨師既出其如憨師何予亦自知此後無寧日矣是年秋南韶道祝公延予入曹溪予乘輿遂入山爲六祖奴郎新制府戴公知予安亂民深德之意欲一見諭大將軍將予往謁及見禮遇甚優留款齋飯因辭往曹溪公遂願爲護法予是得安心焉

二十九年辛丑

予年五十六春正月予見曹溪四方流棍集於山門開張屠沽穢污之甚積弊百餘年矣墳墓率占祖山僧產多侵之且勾合外棍挾騙寺僧無敢正視者予歎曰此心腹之疾也苟不去則六祖道場終將化為狐窟卒莫可救矣予縱居此何為哉熟慮之無已乃往白制臺戴公公曰無難也予試為公力行之即下令本縣坐守限三日內盡行驅逐不留一人鋪居盡拆不存片瓦自此曹溪山門積垢一旦如洗公因留予齋飯坐談公曰六祖腥羶予為公洗之矣目前地方生靈塗炭大菩薩有何慈悲以救之乎予曰何為也公曰殊船千艘率皆海上巨盜今以欽採貢之以勢罷採之日不歸橫行海上劫掠無已法不能禁此其一也地方開礦採役暴橫掘人之墓破人之產在在百姓受其毒害甚於劫掠由是民無安枕矣為之柰何予曰此未易言也姑徐圖之採使者李公頗有信心是年秋至曹溪進香於六祖留山中數日聞法甚喜予因勸為重興祖庭布金檀越慨然力荷之徐密啓之曰開採為害於地方甚矣非　聖天子意也採船急設約束期往來過限以罪礦罷開採盡撤其差役第令所司歲額助解進秋毫無擾於民可乎採使唯唯力行之由是山海地方一旦遂以寧公深感之以書謝予曰而今乃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以此護法之心益切予因是得以安心曹溪是年秋開闢祖庭改風水道路選僧受戒立義學作養沙彌設庫司清規查租課贖僧產歸侵占一歲之間百廢具舉

三十年壬寅

予年五十七是年重修祖殿培後龍改路徑以屠肆為十方旦過寮闢神道移僧居拓禪堂創立規制

三十一年癸卯

予年五十八冬十一月達觀禪師在京師遭妖書之厄逮下獄訊以為予之故因此又及之予心知不克安心以待命　聖恩寬之京院有通行是年侍者深光出家

三十二年甲辰

予年五十九春正月以達師之故通行至按院撤予還戍所遂去曹溪往雷州因憶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解者予曰春秋乃明明因果之書也遂著春秋左氏心法

三十三年乙巳

予年六十春三月渡瓊海訪東坡桄榔菴白龍泉求覺範禪師遺蹟不可得寓明昌塔院作春秋左氏心法序遊名山作瓊海探奇記金粟泉記夜望郡城索然若無人烟唯城西郭少有生氣予因謂諸士子曰瓊城將有災急禳之人以為妄及予渡海方半月地大震城東壁連門陷城中官舍盡傾塌明昌塔倒壓予所居樓盡碎予行時士大夫苦留之予不肯止若不行則亦為灰粉矣月夜渡海觀瓊之勝概予以為仙都乃十洲之一云夏四月制府檄予回五羊秋七月至曹溪去時祖殿已拆修造工未止歸則完者十之六七所負工料將千金毫無出予化兩內使者施盡償之是年修五羊長春菴為曹溪解院為六祖辦供之所冬十月侍者廣益廣鎰出家

三十四年丙午

予年六十一春三月度嶺至南州侯丁右武謝張相國洪陽公以予在難時公居亞相知予之難始末最詳相與一時力救之予心感焉故往謝公欣然道故請予齋於江上之閒雲樓邀諸鄉友陪坐公曰人皆知慈公為僧中一大善知識不知大有社稷陰功也衆聞之悚然問公公言其概一座動色回過文江訪鄒給諫留數日至章貢陳二師將軍留署中病期月有臥病詩十二首歸曹溪秋八月　皇長孫生有　恩赦凡在戍老疾及詿誤者俱聽辯明釋放予在例乃往告軍門准行勘復之雷州道勘明應赦按察司類造候題遂開

三十五年丁未

予年六十二春三月予告回籍軍門檄韶州安置曹溪予住山中時得為諸弟子說法是年注道德經成予幼讀老子以文古意幽切究其旨有所得

俗弟子請爲之注。始於壬辰。屬意每參究透徹方落筆。苟一字有疑而不通者。決不輕放。因此用功十五年。攜於行間。至今方完。

三十六年戊申

予年六十三。議修曹溪大殿。春二月。馮元成公任嶺西道。因訪予入山。宿夜夢大士現身有感。詰朝殿禮佛。至大士前。見兩棟摧朽。驚謂予曰。何不修此。予曰。工大費多。力不及耳。問費幾何。予應以若干。公曰。無難也。吾試爲之。歸白制府戴公。公曰。殆哉。見孺子將入井。必匍匐往救之。況佛菩薩處此危地。不動心非人也。乃詰所費。即以予言告。公曰。猶未也。即屬南韶道往勘估計。且令請予而議。予往見之。公慨然欲獨爲鼎建。予告曰。若勞公家之費。恐不便。苟依法門故事。請以募衆爲之。公屬嶺西道爲疏十二簿。三司道府各置一扇。隨意施捨。總會於府。解歸於一。無庸歸僧。如此則不勞而易集。公從之。不期月而集將千金。予躬往西粵采大木。至端州。制府留修寶月臺。乃別委官采辦。冬寶月臺成。予作記。材木俱積於端江之滸。次第運之。冬十一月初。安南賊破欽州。戴公請王師遠討。因寢論罷。

三十七年己酉

予年六十四。春二月。予自端江運木回。阻風於羚羊峽。遊端溪。有夢遊端溪記。木運至濠江。予同寺方集衆經營。衆中一二不肖者。遂作孽抵牾。因鼓衆爲亂。如叛民。予見而歎曰。此予重違佛教。乃著相之過也。衆方鼓噪。予獨坐堂上。焚香誦金剛般若。以前但誦文。實不解義。至是恍然有悟。乃注金剛決疑。稿成。衆寂然。不肖者不信。予心益危懼。遂訟於按院。准行司理。予是時即飄然出山聽理。船居於芙蓉江上者二年。資斧已竭。別駕項公楚東抱關於洺洸。邀予往。江行遭風破舟。及至復大病幾死。公延醫力救之。及回郡。乃臥病於旅邸將期年。

三十八年庚戌

予年六十五。是年臥病旅邸。秋七月。直指按部至

部訊及予司理聞之方爲理反坐子罪直指大不然駮之云某有大功於六祖向所捨爲常住計者今姦僧得利而反罪之是謂平等法門乎復行本道嚴究之由是本府親詣山中按僧之所開狀逐欵審之盡妄言無當所誣侵常住八千餘金予初立常住庫司淸規置有號票凡一應錢穀收支有監寺書記秋毫出入皆執號票爲據不妄發也至是當官研覈查算以號票爲準無分毫及予者時上下內外方信予之不妄也事乃白當道重怒其僧再三請予留住山中予心已厭倦力辭之寓五羊之長春菴

三十九年辛亥

予年六十六春三月居端州鼎湖山養痾初奉赦候　題向無按院覆　命故延至今復奉重勘明始注銷聽自便時諸士子相依請益述大學決疑

四十年壬子

予年六十七居長春菴爲弟子講起信論八識規矩乃述百法直解以法華擊節文義聯絡不分學者難會乃著品節

四十一年癸丑

予年六十八居長春菴夏爲諸弟子講圓覺經方半即發背疽醫不能治幾危大將軍漢冲王公業爲予治後事粵人梁杏山者酒人也素以醫瘍名偶至視之曰甚矣少遲則莫救矣幸安心無傷也乃純采草藥以敷之隨手奏效猶如弄丸刻期取效至冬乃痊予爲文以謝之此疽蓋自初坐禪時所發知是寃債以誦華嚴經告假者每向於書寫讀誦華嚴則竊發隨禱而止即至粵中已兩舉不成患在身四十八年矣初起時偶忘之且不知爲疽遂成大疾其寃業酬償蓋以身試之不爽也十月疾愈初與衡陽曾儀部金簡有南岳休老之盟書以十數未能也今以書來請遂杖策而往乃去粵初予至粵時法性弟子相從者數十久之漸零落唯通炯超逸風波患難疾病相從未離左右今將行皆不捨願從之炯尚有羸少遲之擔簦以從

是年十一月至湖東先是弟子福善攜侍者深光北歸探親至是不數日亦追至

四十二年甲寅

予年六十九春正月遊德山禮祖有詩四首訪馮元成公於武陵會龍參知朱陵受榮王齋大善寺衆僧請受戒馮公與諸同道各捐資修曇華精舍夏四月還湖東聞　聖母賓天隨建報恩道場有　恩詔乃對靈龕披剃謝恩還僧服因痛哭曰悲哉檀越往矣本寺之願已矣豈待再來耶楞嚴經自東海立意著通議久蘊於懷未暇述今夏五月方落筆五十日稿遂成十一月精舍成有山居詩度侍者慈力

四十三年乙卯

予年七十春爲衆講楞嚴通議夏四月著法華通義以雖有二節全文尚未融貫故重述之五十日稿成纂起信略疏秋八月遊南岳中秋日登祝融秋九日馮公自武陵移守湖南陪遊方廣寺回巡道吳公生白過訪湖東談及楞嚴吳公大喜即與諸屬捐資刻之禮八十八祖道影吳公大讚歎乃命畫士臨小像册請予各爲傳贊馮公赴任未幾即請予遊九疑冬十月至零陵留過冬於愚溪

四十四年丙辰

予年七十一春正月歸自零陵方遺民從宦遊歸依於湖東命名福心更初達觀禪師入滅之次年予弟子大義請靈龕回南紹白弟子奉供於徑山之寂照菴今一紀矣予難忘法門之義向欲親往一弔故香亦未遣也適聞葬必欲一往將行華藥寺衆僧請齋爲續法系遊梅雪堂弔遜菴宗師夏四月離湖東有去南岳解嘲詩鄺慕一方遺民何仲益諸子送至樟木市五月至武昌會段給諫幻然禮大佛遊九峰六月至潯陽遊東林有懷古詩登匡廬弔徹空禪師避暑於金竹坪註肇論因見其山幽勝有歸隱之意徧覽無可居者七月遊歸宗登金輪峰禮舍利塔有詩有僧以五乳相送爲靜室予登覽觀其地不廣而其境頗幽遂受之江州邢來慈居士達師之弟子也願爲布金檀越故

予有投老之意焉浮梁陳大參赤石公至山相訪聞予有意匡山亦願爲護法秋八月出山至黃梅禮四五祖訪汪司馬公入紫雲山留旬日汪公願作匡山建造檀越別去相城訪吳太史觀我吳中丞本如欲建如意菴以留遊浮山截江登九華十月初抵金沙于王合族與東禪滾崖耀公迎之居頂郎之雙徑石門顏生之居士候迎於吳江乃過其家士備齋資以隨行長至月望辛寂照十九日爲達大師作茶毗佛事先爲文以祭之預定是日無爽識者異之二十五日手拾靈骨藏於文殊臺弟子法鎧隨建塔予爲塔上之銘以盡生平法門之義焉遂留度歲時爲禪堂衲子小參有參禪切要鎧公請益相宗爲述性相通說諸請益者各說有法語作擔板詞粵弟子通岸先別獨超益同諸子福善法孫深光廣益廣講慈伴行

四十五年丁巳

予年七十二歲春正月下雙徑弔雲棲時緇白弟子千餘人久候於山中留二旬每夜小參闡法各名歡喜發揮蓮池大師生平密行弟子聞之至有涕泣請予發人所不知者乃請作塔銘同時玄津法師壑公同通郡宰官居士金中丞虞吏部嚴大參諸公請留淨慈之宗鏡堂日繞數千指爲說大戒作宗鏡堂記諸山各路名德法師俱集於湖上問法各申詰難時謂東南法會之最勝昔所未見也乃遊靈隱三竺西山諸名勝贊揚放生三池乃行城中宰官居士具舟放生餞別於湖上且具狀請留雲棲乃有三年之約遂行凡一過所經諸作玄津壑公譚生孟恂彙爲東遊集四卷刻之回至吳門巢松一雨二法師請入華山遊天池玄墓鐵山諸勝寒山趙凡夫豳天池徐仲容姚孟長文文起徐清之諸居士設供於山中馮元成申玄渚二宰官齋於家將行弟子洞聞漢月久候錢太史受之親迎至常熟遂至虞山信宿太史送至曲河賀知忍父子姪候於奔牛之三里菴請留園中結夏力辭之送至京口受三山緇白齋罷即返匡山五月一日過白下江上一宿見一二故人即揚帆而

西五日至蕪湖劉繕部玉受款留作異夢記說崔吏部鶴樓追晤江上五月十六日舟次星渚抵歸宗寓居未幾時汪司馬公業先具資爲予修靜室六月十五日弟子福善經營五乳開士於十月終始成一室乃得安居爲衆講楞嚴起弟子超逸閉死關於金輪峰

四十六年戊午

予年七十三是年修佛殿禪堂三月浮梁陳赤石公入山結中素鮑公我齋夏公爲十友助修造資冬十二月殿堂成

四十七年己未

予年七十四春正月粵弟子通炯至遂開堂啟諷華嚴長期爲衆講法華楞嚴金剛起信唯識諸經論命炯首衆秋七月以五乳爲十方養老常住八月望予閉關謝事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每念華嚴一宗將失傳清涼疏鈔皆懼其繁廣心智不及故世多置之但宗合論因思清涼乃此方撰述之祖苟棄之則失其宗矣志欲但明疏文提挈大旨使觀者易了題曰綱要於關中批閱筆削始冬於關中爲衆講楞伽起信

四十八年庚申即泰昌元年

予年七十五春課餘侍者廣益請重述起信圓覺直解莊子內七篇注夏病足痛前任分巡衡陽吳公轉粵臬入曹溪禮祖託山中弟子寄乞諸祖傳贊予病中爲纂傳七十一首各系以贊親爲書之初予去曹溪之南岳住匡山業已八年而曹溪衆僧深思予歸堂主本昂等往來問訊十數欲請之而未能迨吳公赴任便道入山見予重興之功嗟歎久之衆僧因具白所以思予歸請不能之狀吳公欣然爲作護法即具書往請合山大衆及本省鄉縉紳居士同具狀昂同二三耆舊至匡山哀乞予時以病謝

天啟元年辛酉

予年七十六春弟子侍御王安舜入山問訊夏爲衆請講楞伽時前任本道祝公亦轉粵海道同吳公具書再至予又以病謝是年冬又爲衆講楞伽

肇論起信

天啓二年壬戌

予年七十七春正月粵弟子孝廉劉起相陳迪祥陳迪純梁四相入山問訊起相與四相相伴山中住半載為講楞嚴起信金剛二月東吳弟子方遠隨至同作休老計秋七月王侍御復入山覲請歸曹溪不諾時力提華嚴名綱要草就吳公朝覲回又遣書意更切韶陽太守張公特書專堂主昴至予情不獲已意必一往於是年冬至月十日出匡山過螺江會太史蕭拙修劉韶也劉轉華馬季房曾堯臣賀可上鄒端侯諸居士過虔城江上會寧都蘇孝　魏　期諸君齋於江上有詩贈別度嶺過集龍菴會劉敬一諸故人十二月望入曹溪合山僧衆羅列香華如獲母

天啓三年癸亥

師年七十八居曹溪禪堂春正月郡守張公入山問訊三月省城法性諸弟子至師時專以法施為心四月為衆說戒講楞嚴起信等經論秋七月又為衆說戒十月初四蕭宗伯玄圃公應詔北上入山見師欣然留連且為師卜壽穴劇談一日夜甚歡出山師卽示疾初六日侍者廣益省城回云來得恰好韶陽太守張公親入山延醫調治初八門人超逸至云再兩日不得見汝了師知幻緣將盡藥劑不服十一日巳時別張公申時飲水沐浴焚香示衆曰大衆當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心端坐而逝於時百鳥悲鳴四衆哀號不已星夜毫光燭天隔山之人咸疑寺中火也三日面色如生髮長唇紅鼻端微汗手足如綿蕭公聞訃悲慟久之卽移書南韶二郡公為師建塔及造影堂先是師離匡山留首座通炯於五乳調理大衆至是三遣書促歸中有云汝早來一日便是一日來老人餘日無多力矣炯得書遂忙忙南還十月朔日抵曹溪師見之喜動顏色且云來得好遲時恐汝懊悔了炯初不會其意連日侍立所聞所叮嚀者皆佛法大意惓惓以法門無人為歎提撕者又極緊切語□去期已先露於炯未歸之前矣

大師年譜自序實錄向有手筆草稾為大師首座寄菴通烱所藏烱師歿後法孫今照今光仕海幢寺華首和尚從二僧取得此藁繕寫封寄今遵依元藁付梓天啓三年癸亥實錄乃大師入滅後上首弟子福善等續記附刻於後以大師為中興龍象一言一行關係人天眼目文取足徵事貴傳信不敢扳緣葛藤添附蛇足以滋法門增益之謗後有正眼幸鑒別焉戊戌孟夏佛成道日海印弟子錢謙益槃談謹書

憨山大師託生辨

湖南顧懸衡公作曹谿中興憨大師傳盛談靈異宿生為陳靖仙歿後應現為蕭公子諸方頗疑其誕天童木陳忞公可闢謬其云大師託生桐鄉為顧司理俊彥少兒歲不語一日呼其父名曰汝我前身弟子也司理登第後官廣州皆先知之病疫不起召魏學使浣初至榻前洗手道故囑撰銘證明末後事余讀而心訝之學使余里人也大師東遊未嘗摳衣禮足安得有執手道故之事司理廣州右門雖其迹尚其詳遂以崇禎二年七月南華僧智融本昂伸報文牒及塔記石本寄余僧牒曰二公子示現童真於菩薩家能令眷屬割世間恩愛作荼毗佛事火浴後頂齒不壞舍利無數大者如彈丸小者如菽色如白瑪瑙扣之鏗然有聲海衆共觀歎異以是月二日酉時安厝靈骨建塔於先大師塔院之左至人出生入死遊戲自在豈先大師遺蛻返匡山現此金鎖還鎮祖庭抑亦山中耆年宿乘願力來住此道場耶塔記則曰顧氏子名訓字虎子生於天啓六年丙寅二月實大師示寂後三年生四歲而殤司理之官日虎子私語家人曰乘便將往曹谿矣以此言證知大師再來若忞公所載呼名敘昔云云則未之聞也司理父子家業歸心信根牢固生生居士常夢護伽藍神邀迎賓頭盧越翼日大師至止慈容法範宛如昔夢司理為書生大師摩頂記莂此為廣理申明大師規約復其侵田虎子以信心入胎自求父母良非偶然也童真示現各有所表吳學往來表法界一地故痘疹發香衣染淨一如故靈骨不損表靈相具足故四

歲夭折表已入鳩摩羅地故歸骨塔院表依止大人故此則積劫熏修彈指幻化不可以思惟測度也若以是因緣證成爲大師再來則竊謂不然何也古來佛祖應化入胎人天轉輪專非聊爾栽榕再世遣浣衣以寄生宜老六年仗白雲而勘辨莫不付囑相應機感歷然而今無是也吸引緣熟啐啄時同雙峰之香烟猶指五乳之眞身有歸吾謂是子也多生此世必入大師室著大師衣受大師戒遣來作使告報與生卽事徵理無可疑者嗚呼我大師人天之師末法中第一龍象也末後轉輪法門一大事因緣也僧徒無識縈心香火指法城爲首丘認寶坊爲華表章句小儒眼如針孔景掠李源圓澤身前身後剩語緇白鄭傳寐言夢斷海形牛迹不已遂乎俗語不實流爲丹靑吾懼後之修僧史撰佛錄者採獵異聞而訛蓋正信也既屬恣公門人告於其師請爲刊正而又書其說諭南華僧鑱諸塔院昭示後人俾勿惑歲在庚子四月望日海印弟子虞山錢謙益槃談謹述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十四

此已下古本卷四十之下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十五

虞山私淑弟子　毛晉　編較

附錄

大明廬山五乳峰法雲禪寺前中興曹溪嗣法憨山大師塔銘有序

余小子廣瀹賓之在中秘也偕同參數子請益于山憨公於龍華精舍蕭宗伯玄圃暨吾家司馬體中與焉所聞非帝網之十玄則祖燈之五葉而師特以體究念佛爲露地兩輪後十年入粵而皖江之素復我又後二十年入吳因體中而浮渡之鼓振我於是余始能游師之藩悉秘現湧沒順逆種種影事又七年玄圃從曹溪而北及送師於懸崖明年而余得請幕府何公克以師蛻還五乳也又明年上首福善瑩石爲楮而奉師自著年譜使余吐舌爲筆余受卒業者三而龍華浮渡之會儼然未散矣師法諱德淸慕淸涼法界之玄故字澄印別號憨山乃還於五臺之奇以喻狂性之歇者也系出金陵蔡氏考諱彥高妣洪氏夢觀音抱送而孕誕於嘉靖丙午孟冬之旬有二

日白衣重包十年辭家依報恩寺主西林和尚使法孫俊公爲之師十九禮棲霞雲谷大師薙髮受具二十六北游出入燕晉得自在三昧於臺山三十八遯蹟東海之那羅延窟久之得六種就踰五十放於嶺南而以出家優婆塞大振曹溪之鐸　覃恩溥逮袈裟著身而師年六十有九矣又三年反自吳營菟裘於廬山五乳峰下剎曰法雲以養十方之老居數歲復如曹溪當年之七十有八臘之六十是爲天啓癸亥先於懸弧者一日而示寂焉師手儀慈滿神情凝定望之似阿羅漢初就外塾而母督之嚴徐而察焉知非池中物也從臾若翁以裂愛網而師之翮閑極也却十鎰之供於山陰藩邸獨拜　孝定皇后之賜泥金和血以塗襍華攝二老於香幢光蕊其省覲也閑於報恩藏輪三宿子舍有法喜而無情怛君子曰生之成之是謂聖善熏之變之是謂潔白世間慈孝其海之一漚而已矣北講之涉天塹也自無極之說華嚴玄談昉也南禪之反故鼎也自雲谷之付念佛公案昉也兩大士口光交灌師頂不驚不溢身恒晏

坐華藏道場而淸泰法王若二法王子入於淨念猛心如形斯鑑其養之專也乃至行於都市不見一人知其解者以爲密雲尙往他日更於肇公似昔人非昔人義得未曾有所謂旋嵐常靜江河不流證之目前一一諦了而七歲時生來死去之疑渙然冰釋其偈曰生死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得宗通之相一卓錫臺山略彴岸頭聞機數反久乃不聞吹萬之諠雪窟頭陀翩對以目菜羹米汁旬喚一升念息塵忘立而喪我者不知幾旦暮也其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得宗通之相二牢山之會心也海天雪月互影交光三昧現前無入無出其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華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得宗通之相三又後三年靜中機發不因心念意在舌端其偈曰烟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游一鏡中夜半忽沉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龍所謂月落後相見是耶非耶得宗通之相四盡自是迴眞入俗而有省覲之游妙喜大悟十八小悟無數箇中

泠煖。惟師自知。意者菩薩根力。次第增上。明妙安樂。恆與王所相應。故華嚴之在筆端也。六字佛名。心手相得。即一點無空過者。而客主周旋。語不憶忘。文無亥豕。妙法蓮華。回向　慈聖亦若是則已矣。臺山無遮之會。日更供具。席以千千。坐滿萬人。皆師陰為擘畫。如時而給。剝啄無譁。所與首事妙峰。登公了不知其來處。當事之嚴。不交睫者九旬。以水代飧者七日。其去以匝月。息者也。借曰壯節。則耄期而徑。余邑星奔。雲與瓶瀉。齊暈至席。不踏其倦於勤也。嘗閒行海南。訪子瞻寂音故蹟。而望郡城生氣。獨據西隅。趣行北渡。而瓊州地震。存毀具如師言。永嘉證定。初曰引起。後曰辦事。師其二之中乎。臺山之悟。四顧無所杳決。而以現量寓目。首楞嚴王八閱月。無用心處。其在那羅延窟。則楞嚴懸鏡。半爛而成。亦無用心處。門人曰。盍使一一文句。消歸觀心。師頷之。楞嚴之有通議。自此昉也。嘗以四法界觀說法華于嶺南。至現寶塔品。喟然嘆曰。佛意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即華藏。然須三變淨土者。曲為鈍根漸示一班耳。從是法華之有

擊節有品。節有通議。自此昉也。折蘆孤唱。楞伽握符。栽松代興。金剛司契。而師照以楞嚴之鏡。則無門之門。無住之住。皆若有啟其鑰者。以故楞伽筆記。和人目為流徵之音。而金剛決疑。則雖空生再來。固當相視而笑。華嚴一宗。往往迷清涼之廣。而耽方山之略。不知廣之可以略也。五乳一關。三周寒暑。疏之綱要。其將與合論並珍。如是種種說通之相。布在方策。觀烟悟火。宗通歷然。誰謂與不傳者俱往。而法雲之漏刻之以香。課佛名曰至數萬。圓頓交參。禪士雙妙。兩大士最初結束。撩起便行。直向山眉海目。繞錫三周。作一宿覺。豈不真勇邁終古大丈夫哉。韋編珠笈。初以為前茅。中以為副乘。卒以為輔車。於是作中庸直指。大學決疑。著春秋左氏心法。道德南華內篇。為智度善巧。而鬼神情狀。表章丘明。曰夫夫冥參魯竺之心法也。東魄周參。知舉大易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以質。師曰。是吾宗所謂不屬生死一著子也。參知躍然。更為諸弟子暢其玄義。而師以西伯為東諸侯主矣。蓋西林翁嘗鈍置師以世諦。使侍皐。比故於二酉多

所漁獵法書頭語少作功力美秀夙成事辭之文居
然良史而非滿字莊嚴一乘鼓吹無迹也王大司徒
弇州屬以慧業建寥得其所謂夷然不屑歐仲奉嘗
贈以晤言曰可知王逸少名理讓支公而汪左司馬
南溟則悲五宗衰相聲輓力推岌岌乎為徑山中峰
之室倘得之矣伏牛法光和尙師目之宗門香象自
慶小穴小友畜師勉以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而
師時已得肇公意旨北臺門影師言庶幾獨怪其吟
哦不停以為魔著閉而請焉報言驟發悟機而有物
據我舌本爾時恨不遭鉗錘毒手痛棒熟眠以至此
耳師心識焉館於胡臬憲順菴之署强可覓句遂不
得休念光師之魔且至寢不成寐跏趺坐忘起問居
諸而數盈於把矣故終其身於無礙辯才而得自在
師之升聞於 慈聖也為 聖躬禱也其作無遮道
場也為 皇儲禱也居一年 貞皇應河淸之瑞而
誕唱導之侶妙峰大方咸被寵錫而獨師逃之海濱
求華嚴菩薩住處所謂那羅延窟而谷隱焉 慈聖
多之建寶坊於西山以召而弗之敢往也 賜金百

五十鎰以繕阿蘭而弗之敢拜也無已請如漢汲黯
矯制事果山以東緇黃餓寡囚繫之腹而有司者策
書以報 慈聖愈益多之藏函 寶璽有隕自天以
草昧故庋於他已久 勅宮姝之勝任者布金有差
而觀音菴之廢墟 賜額尙方稱海印禪寺矣於是
有挾隆隆而耽視玆土者號無賴黃冠百餘輩稱引
宋七眞故宇以為訟端萊守有聞於李中丞將致辟
而首難者露刃偪師談笑道之立解偕行數百武其
黨疑與師購將倒戈師更與入市啖以瓜果一鄰盡
讙謂方士殺僧矣師乃明其不然卽渠魁無使滅耳
第斋驅越境而已其以德報怨類此而往者報恩殿
廊之燼也師與雪浪恩公矢以一期戮力及奉 勅
藏還寺而舍利窣堵出光明橋以迎貝氎師因入謝
請 慈聖日減膳饈需隆棟久之事有端矣戒於島
夷遂不果而中貴人之與轉藏輪者嘗以眦睚得過
上左右衆鑠之謂其監緣飾佛事多壑帑金而詐
稱黃冠撼已事鳴登聞以訟有 旨逮師及中貴人
對簿 詔獄師內空其心而外侃侃言事詞覈內府

則賑饑之籍固在而他無所得其漏卮釋憾於中貴
人者本不欲患師更以所稔顯末具廣貞狀　上意
浸解坐私建梵刹戍之雷陽而諸刹之蒙悉寘於
慈聖者雖往來厲而億無喪矣故相張洪陽先生稱
其難棄能棄難忍能忍以能幽贊　神廟之孝爲
社稷功亮夫師於般若香光固是雲谷老人安上鼻
孔臨岐倔掇亦自不無妙峰恩公一臂臺山遂作春
雲春樹淸風匝地何之非旱歲塡堀而師所描邈於
飛雪之鑪運風之斤狎主之畝亦不啻三鎧甲龍從
涅槃起矣紫柏大師於世罕所許可而獨輕千里之
駕於堅牢晉瑰公塔院之會逶難頑理一坐四旬於
字內法喜無兩其示寂圜扉雖魍魎輩毒於含沙而
本所懷來固未嘗不在雷陽棨戟之下也雙徑之遊
雖微上首澄公固當已事遄往懲期有待而適會紫
柏以舍利遷爰及閣維銘諸堅白其斯以爲方外素
交揚厲雲棲證知吾師蓮祖爲法華地湧中人而浮
山朗目智公亦以旋陀羅尼與作點睛手則予小子
賓竊負法壘螢弧漸騰而附靑雲上矣師謂紫柏攔

之瀏矣維泉之味及吾兩人之未髻也左提右挈以
爲曹溪滌除宗門其有興乎左股旣夷壯馬是急故
紫柏自曹溪如燕而師度嶺已還乃心罔不在祖窟
筮之以周臬憲海門而曹溪志成鎭之以藏制臺而
屠沽之肆一灑狙獪虎冠兵奴我茲蓊聲食我疆里
者令不崇朝鳥散鬼匿招提改觀於是乎範之以律
義經之以出入守之以典籍潤之以法流育之以義
學如是者數年寶坊輪奐浸假若新最後有事於大
雄寶殿而一二黠悍師鑑惡其害已歙張羣諜將以
一矢加遺而師方晏坐誦金剛般若深解義趣愉愉
如也諜者心怍已退而不釋然乃因制府之龍誣師
掠用常住物愬御史臺流寓二年司理錫之鞶帶直
指弗是也下郡徵典守節符會之秋毫無爽乃覈訟
者服以竄而曹溪之蠹裕矣師之少也受遺西林翁
獨以心計償兩世逋負緡至千於無遮之會而竣籍
其羨以昇塔院寺主大方貲至萬知以恬養勞以謙
牧發機於所不得已而藏用於所不可知驥稱其德
而力倍凡馬無算矣雖報恩之壽以師命輟海印之

續以城社隳南華之墉以裨販圯而師惟心之士悲智妙嚴豈復有乏少耶賁璫之濫於權也藪盜叢姦不可嚮邇差幸有浮慕於福田而師受戴制臺請與爲嬰兒其應如響於是稅使者寤於至期迫不得所欲而黃白之治受成有司民不知有蠆尾之咥白糟遺粟食民而騰粵羅邦人患之而戴公胤子將歸溫陵其行也與白糟會於時權使有憾於將軍則多族市井豪譟以媚寵胄士之告急於師者再矣師方安居扉爲之啓從容諭衆而欲得賤糴耶今罪在大辟糴雖賤誰當食者衆怒少息而急白權使者出令寧反側心且明非胤子之過匡圍闐然蓋師輕身以先持戟使師涖大鑒宗盟而師脫載鬼之弧納用缶之牖無烈俠氣有烈俠功所謂動刀甚微謋然已解進乎技矣師毗尼純白廉而不劌門庭在雲棲紫柏之閒德充之符逅之而慢幢折疑城頹瞋劍墮出要咨諏不惜四楞著地惻乎惟恐人之不有之也蹤蹟半天下所至登羯摩之壇升白椎之座以數十會計東齊南越法化久湮佛種幾斷而自其得師也若醯雞

之覩天地熏於二嚴誓於九品乃至盂蘭放生諸白淨行無冠笄童耋翁如也別傳之宗時復爲利根者賈勇而齒牙無畏投芥於鍼使淸涼之區乃得遵累朝憲章弛於任土而大木終其天年爲官家佛法僧物寺主取大邑人無災用脫桎梏居然五天之郛一郟鄏矣　今上毓於青宮　詔戍士之老疾詿誤者陳情而宥師有二焉首尾冣奏凡六年乃聽自恣而　慈聖之爲　孝定也臨於湘東大作佛事然後免妙喜之冠反棲賢之圉而師初行脚時所銘一鉢一衲雖豐城之與延津弗若矣師所莫逆海內賢豪無慮百數而天隨風負則北之胡南之戴爲尤湖東練若以曾儀部金簡爲三年淹五乳十檀則汪少司馬靜峰執其牛耳是時名剎之虛左者桐鄉之浮渡以堂金沙之東禪以構其曰麈尾是贈武陵雲棲則萃通國之權以請禪講勝流刳心竆就美盡東南而竟爲廬阜之岑寂所扃已復爲曹溪之謳吟所吸人以爲疲於津梁而師固未嘗下臺山之座也縱其樂說無礙之辯曲示單傳而鎔入一塵法界似圭峰解

脫於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間障難似覺範森羅萬行
以宗一心而巖無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雖正令寂
寥稍似婆心太熱亦或觀時逗根不忍法堂前草深
一丈耳先甲曰辛以革其面後甲曰丙以蔚其文二
十年以來歛光之華往往於吳楚間振其夕秀淪曹
源者豈曰無庸師可報紫柏於淨土矣書華嚴時夢
與登公謁清涼國師於金剛之窟而慈氏法王亦乘
率陀樓閣影現夢心錫以策文曰分別是識不分別
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佩斯印也
以游世間所謂善能分別一切法於第一義而不動
蓋師之所從來深遠矣年譜之筆絕於癸亥而專以
法施爲心六字其末後句也前化及之三旬偏謝申
警若將遠行且各留楮墨爲別衆以師耆耆法雲也
判袂亟圖而小不豫矣侍者以遺教請至心念佛而
外無他囑也初度欲臨而張韶州奉紫叵羅衣爲壽
淸言浹日歡若生平日中而驪駒叱馭日晡而白牛
說駕矣二時暖於頂三日汗濡於鼻覩貌如生而遍
矚其瑞相者謂招提且火最後供通曰內外諸法空

洞一如何去來之足問然則參雲谷時所覩三聖對
現色身漚滅空澄了無所得永明有言生則決定生
去則實不去剎那際中去齊而送者徙市去越而慕
者傾都去震旦而哀者撼丘陵榮悴離金石如夢乍
醒不消一咄矣緣熏習影重重無盡而出纏弟子曰
福善某某等在纏弟子曰郎墨黃生納菩某某等五
羊馮生昌歷某某等服勤請事助轉法輪皆其感者
也於師臺山願文四攝衆中固是恒河沙一數而黃
生剜臂爲燈以斬反錫痂瘢作大悲形衣髮皆具首
楞嚴戲晝夜一蒲勤勇坐脫可謂奇中倍人下逮余
小子賓啖法乳於名字之初灑心血於窣堵之後雖
步趨末也共相與力倘亦有不可思議者爲師瑰意
奇行著於年譜不可殫書所著復有心經直說圓覺
經解起信疏略起信直解百法規矩直解性相通說
肇論註八十八祖傳贊方便語參禪切要觀老莊影
響論憨山緒言夢遊集若干卷並行於世銘曰　覩
師舌相逾三紀而不能挈其廣長摸師眉毛亘三旬
而不能知其在亡聽之以心兮失嚬呻之師子游之

以目兮得迴旋之象王其語無聲其默孔揚其形不疲其神不傷璞三刖而爲璽金百煉而彌剛禮師塔也皮相者以爲化城之幻迹而心服者以爲寶所之慈航

賜進士出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菩薩戒弟子皖舒廣淪吳應賓頓首拜譔

大明海印憨山大師廬山五乳峰塔銘

我　神宗顯皇帝握金輪以御世推　慈聖皇太后之志崇奉三寶以隆顧養　上春秋鼎盛前星未耀慈聖以爲發建祈儲道場於五臺山妙峰登公與憨山大師實主其事　光宗貞皇帝遂應期而生於是二公名聞九重如優曇鉢華應現天際妙峰不出王舍城大作佛事而大師有雷陽之行其機緣所至橫見側出固非凡情之可得而測也大師之遷化於曹溪也大宗伯宣化蕭公親見其異爲余道之已而南海陳迪祥以行狀來謁余表塔余曰有吾師宣化公在他日請爲第二碑又明年乙丑其弟子居廬山者曰福善奉全身歸五乳而留爪髮於曹溪走書來告曰大師東遊得子而慧曰剎竿不憂倒却矣燈炧月落晤言亹亹所以付囑者甚至塔前之銘非子誰宜爲余何敢復辭謹按師諱德清族蔡氏全椒人也父彥高母洪氏夢大士抱送而生七歲叔父死屍於牀問母從何處去即抱死生去來之疑九歲能誦普門品年十二辭親入報恩寺依西林和尚內江趙文肅公摩其頂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十九祝髮受具戒於無極某公聽講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慕淸涼之爲人字曰澄印從雲谷會公縛禪於天界寺發憤參究疽發於背禱護伽藍神願誦華嚴十部乞假三月以畢禪期禱已熟寐晨起而病良已三月之內恍在夢中出行市中儼如禪坐不見市有一人也雪浪恩公長於師一歲相依如無著天親嘉靖丙寅寺燬於火誓相與畜德俟時以期興復師既蕭然出世而雪浪卒爲大論師修治故塔稍酬誓願焉師嘗聽講於天界廁溷淸除了無人蹟意主東淨者非常人也訪之一黃面病僧目光激射遂與定參訪之約質明則已行矣即妙峰登公也師以江南習氣輭暖宜入冬冰夏雪苦寒

不可耐之地以痛自摩厲遂飄然北邁天大雪乞食廣陵市中曰吾一鉢足以輕萬鍾矣抵京師妙峰衣褐來訪須髮鬖鬖如河朔估客師望其眸子識之相視一笑參徧融貞公融無語惟張目直視又參笑巖巖問何方來曰南方來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巖曰子却來處分明遊盤山至千像峰石室見不語僧遂相與樵汲度夏時萬歷元年癸酉也明年偕妙峰結冬蒲坂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家頓了旋嵐偃嶽之旨作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峰一見遽問師何所得師曰夜來見河中兩鐵牛相鬭入水去至今絕消息峰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過牛山法光禪師坐參請益法光發音如天鼓師深契之送師遊五臺詩云雪中師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蛇耳師居北臺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冰雪中春夏之交流澌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聲以問妙峰峰舉古人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語師然之日尋緣溪橫彴危坐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忽然忘身衆籟闃寂水聲不復聒耳矣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既覺身心湛然了不可得說偈以頌之遊雁門兵使胡君請賦詩甫搆思詩句逼塞喉吻從前記誦見聞一瞬現前渾身是口不能盡吐師曰此法光所謂禪病也惟睡熟可以消之擁衲跏趺一坐五晝夜胡君撼之不動鳴磬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却觀如出入息住山行脚皆夢中事其樂無以喻也還山刺血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廢應對口誦手畫歷然分明鄰僧異之率徒衆來相攪已皆讚歎而去嘗夢與妙峰夾侍清涼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即現又夢登彌勒樓閣聞說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也師既建祈儲道場遂遠遁東海之牢山　慈聖命龍華寺僧瑞菴行求得之遣使再徵不能致賜內帑三千金復固辭使者不敢復命師曰古有矯詔賑饑之事山東歲凶以此廣　聖慈於饑民不亦可乎使者持賑籍還報　慈聖感歎率闔宮布

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師詣京謝恩為報恩寺請藏
上命師齎送因以便歸省父母寺塔放光累日迎經
之日光如浮橋北度經在塔光中行也師還以報恩
本末具奏曰願日減膳羞百金十年工可舉也　慈
聖許之歲乙未而黃冠之難作師住山十三年方便
說法東海彌離車地咸向三寶而黃冠以侵占道院
飛章誣奏有旨逮赴詔獄先是　慈聖崇信佛乘敕
使四出中人讒構動以煩費為言　上弗問也而其
語頗聞於外庭所司遂以師為奇貨欲因以株連
慈聖左右并按前後檀施帑金以數十萬計拷掠備
至師一無所言已乃從容仰對曰公欲某誣服易耳
獄成將置　聖母何地乎公所按數十萬在縣官錙
銖耳　主上純孝度不以錙銖故傷　聖母心獄成
之後懼無以謝　聖母公竊竟此獄將安歸乎主者
舌吐不能收乃具獄上所列惟賑饑三千金有內庫
籍可考　慈聖及　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戍雷
州非　上意也達觀可公急師之難將走都門遇於
江上師曰君命也其可違乎為師作逐客說而別師

度庾嶺入曹溪抵五羊赭衣見粵帥就編伍於雷州
歲大疫死者相枕藉率眾掩埋作廣薦法會大雨平
地三尺癘氣立解參政周君率學子來扣擊學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發問師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
生死一著耳周君憮然擊節粵之孝秀馮昌歷輩聞
風來歸師擬大慧冠巾說法構禪室於壁壘間說法
華至寶塔示現娑婆華藏涌現目前開悟者甚眾居
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僦舍屠門酒肆蔚
為寶坊緇白坌集攝折互用大鑒之道勃焉中興甲
寅夏師在湖東　慈聖賓天詔至慟哭披剃返僧服
又二年念達觀法門死生之誼赴葬於雙徑為作茶
毗佛事箴吳越禪人之病作擔板歌弔蓮池宏公於
雲棲發揮其密行以示學者自吳門返廬山結庵五
乳峰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往曹
溪天啟三年癸亥宣化公赴召來訪劇談信宿公謂
師色力不難百歲更坐二十餘夏如彈指耳師笑曰
老僧世緣將盡幻身豈足把翫哉別五日果示微疾
韶陽守張君來問師力辭醫藥坐語如平時既別沐

浴焚香集衆告別危坐而逝十月之十一日也曹溪水忽涸百鳥哀鳴夜有光燭天三日入龕面顏發紅鬚髮皆長鼻端微汗手足如綿僧徒驚告謂師復生蕭公語余衰老赴闕跋涉二萬里何所爲哉天殆使爲師作末後證明耳嗚呼知言哉師長身魁頎氣宇堂堂所至及物利生機用善巧如日晅雨潤加被而人不知山東再饑師盡發其囷粟泛舟至遼東糴豆以賑旁山之民咸免捐瘠稅使與粵帥有隙嗾市民以白綃作難羣噪圍帥府師設頰論稅使解圍不動聲色會城以寧珠船千艘罷採不歸剽掠海上而開礦之役繹騷尤甚採使謁曹溪師以佛法攝受徐爲言開採利害由是珠船罷採不入海而礦額令有司歲解制府戴公詒書謝曰吾乃今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師爲余言居北臺大雪高於屋數丈昏夜可鑑毛髮堅坐待盡身心瑩然暹明塔院僧穴雪以入相攜行雪洞中里許乃出當詔獄拷治時忽入禪定榜箠刺爇若陷木石逾年在雷陽聞侍者趣呼逮繫毒楚卒發幾無完膚此楞伽筆記所由作也師東遊至

嘉興楞嚴寺萬衆圍繞有隸人如狂易狀搏顙不已曰我寺西仲秀才也身死尚在中陰聞肉身菩薩出世附隸人身求解脫耳師爲說三歸五戒問解脫否曰解脫竟懵然而覺師之樹大法幢爲人天眼目豈偶然哉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前後得度弟子甚衆從師於獄職納橐饘者福善也終始相依於學者善與通炯超逸通岸也貴介子弟剜臂然燈以求師道現大士像於瘡痂中而坐脫以去者即墨黃納善也粵士歸依者馮昌歷爲上首御史王安舜孝廉劉起相陳迪祥歐文起梁四相龍璋皆昌歷之徒也師所著有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楞嚴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若干卷觀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遊集又若干卷嗟乎師於世間文字豈必不逮古人有不逮焉亦糟粕耳師於出世間義諦豈必不合古人有不合焉亦皮毛耳惟師夙乘願輪以大悲智入煩惱海以無畏力處生死流隨緣現身應機接物末後一著全體呈露後五百年使人知有一大事因緣是豈可

以語言情見擬議其短長者哉是故讀師之書不若聽師之言聽師之言又不若周旋瓶錫夷考其生平而有以知其願力之所存也謙益下劣鈍根荷師記莂援据年譜行狀以書茲石其詞寧繁而不殺者欲以示末法之儀的啓衆生之正信也銘曰人生出沒五濁世間生死之涂屹立重關重關峻復誰不退墮師子奮迅一擲而過濟河焚舟懸車束馬一鉢飛渡誰我禦者氷山蟄伏雪窖沉埋氷解凍釋水流花開光明四照上徹帝閽榮名利養匪我思存震霆赫怒我性不遷析楊木栥說法熾然覺範朱崖妙喜梅州雷陽萬里謂我何求軍持應器横戈被鎧毀形壞衣古有遺則大鑒重徽靈照不昧屈眴之衣如施畫績師之示現如雲出谷觸石膚寸雨不待族雲歸雨藏山川自如執執景光以窺太虛福德巍巍文句璀璨視此肉身等一眞幻匡山不來曹溪不去塔光炳然長照覺路　天啓七年丁卯九月朔常熟幅巾弟子錢謙益謹述

憨山大師傳

師諱德清全椒人姓蔡母洪氏夢大士攜童子入門抱之遂娠及誕白衣重胞居常不樂俗年十二聞西林和尚有大德欲往從之父不聽母曰養子從其志迺送入寺時無極講經西林雪浪長師一歲先依無極見師如夙契十九從無極聽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礙之旨切慕淸涼之爲人自字澄印每於講會密察方僧可爲侶者一日見後架潔淸思淨頭必非常人比見乃黃腫病僧每早起事必辦不知何時灑埽也故不寢以偵之則當衆方放參時已糞除畢數日淨頭病師問安否答曰業障身病已難支而饞病又難當每見行齋食恨不俱放下師袖果餌親之問其號曰妙峰蒲州人因相期結伴爲遠遊既數日則已去矣更六年師至長安有稱靈客相訪者長鬚髮衣褐衣入門即問認否師視其兩目忽記昔天界病淨頭也云爲山陰王請內藏來師追妙師至河東山陰王留結冬訂刻肇論向於不遷論來明旋嵐偃嶽之旨忽閱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歸鄰人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

非昔人也豁然了悟初師方七歲叔死叔母撫尸而哭曰天耶那裡去也師愕然問叔身在此又往何處曰死矣意死向何處去疑之未幾次嬸舉子隨母往視見嬰兒問母何從入嬸腹中母拍一掌云爾從何入爾母腹中耶又切疑之自此死去生來之故耿耿於懷至是如冰澌泮矣明日妙師問所得師曰夜來見河邊兩個鐵牛相鬬入水中去也至今絕消息妙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時伏牛山法光禪師在王所示以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師深領其旨每歎曰光師談論如天鼓音一日搜師詩讀之笑曰何自得此佳句復笑曰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師問和尚通否曰三十年來拏龍捉虎今日草裡走出兔子來下一跳師曰和尚不是拏龍捉虎手光拈拄杖作打勢師把住以手捋其鬚曰說是兔子恰是蝦蟆光笑休去一日謂公不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相望也師同妙師登五臺光以詩送云雪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問其意曰要公不捉死蛇耳師言禪道久無師匠比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略大方主人爲卜居北臺之龍門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意喧之問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來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耳根圓通初師日坐溪橋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即聞不動念即不聞一日忽然忘身音聲俱寂自此衆響闃然不復爲擾矣入餉師米三斗日食麥麩和菜以合米爲飲送之半載有餘纔偶粥罷經行忽入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時年三十也悟後無可請益乃展印楞伽經既夙所未講但以現量照之少起識心即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閱月全經旨趣了然量中一夕夢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見清涼大師倚臥床上妙師左侍師趨入禮拜右立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纔說其境其境即現自知身心交參涉入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又夢履空上昇入廣大樓閣瞻禮彌勒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

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
分了然心目萬歷辛巳 神宗皇帝遣官祈 皇嗣
於武當 皇太后遣官於五臺就本寺建道場訖癸
未師以臺山崖聲難久居遂蹈東海之上易號憨山
尋淸涼疏所謂那羅延窟者卽東海牢山也 聖母
以五臺祈嗣之勞訪求三人大方妙峰俱至命龍華
寺住持至海上訪師尋建寺西山期以必往又發三
千金爲師建庵師俱辭丙戌 敕頒十五藏經散施
天下名山 慈聖以其一送東海牢山無可供奉命
合宮布金修寺 賜額曰海印是冬禪室成靜坐夜
起見海忽身心世界當下消落偈曰海湛空澄雪月
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花落大地都歸寂
滅場入室取楞嚴證之開卷見汝身汝心外及山河
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全經觀境了然心目
述楞嚴懸鏡一卷丁亥開堂說戒四方衲子日益至
作心經直說以懸鏡文簡學者不易入始創意述楞
嚴通議己丑爲報恩寺請藏齎送至龍江便道省親
且欲重修本寺師出家處也乞 聖母日減膳羞百

兩積之三年可舉 慈聖俞之甲午冬入賀 聖節
命說戒於慈壽寺再請學修報恩寺 上命徐侯明
年乙未逮師先是 上數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須
偶以他故觸 聖怒有忌送經使者因之發難遂假
前方士流言擊登聞鼓以進下鎭撫司獄望風旨者
盡令疏向所出諸名山施貲十數萬計嚴訊之師曰
媿爲僧無以報 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 皇上之
大孝乎卽曲意妄承奉非臣子所以愛君之心也有
死而已止供前施七百餘金而前所辭建庵金使者
不敢復命師曰古人矯詔濟饑今歲凶何不廣 聖
慈饑民乎令僧與使者遍散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
所司印籍以復至是請覈內支籍代賑之外無他
上意解時相國洪陽張公暨諸當事營救甚力後張
語人曰人知憨公爲大善知識不知有社稷陰功也
衆聞之悚然出獄戍雷州侍御樊公繼謫問雷陽風
景何如師方註楞伽經拈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
督府命住曹溪闢堂濬源行化之外普潤枯瘠癸卯
達觀在京師適妖書發難下 詔獄訊以爲師之故

徹還戍所因憶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
解者師云春秋乃明明因果之書耳遂著春秋左氏
心法乙巳渡瓊海夜望郡城氣索然遂行謂衆曰瓊
城將有災行後地大震陷城東隅暨官民廬舍仆明
昌塔歷碎師所寓樓先時郡士大夫競留師師不止
故免丙午遇赦癸丑至衡陽遊南嶽禮八十八祖道
影丙辰登匡山避暑金竹坪註肇論僧某以五乳貽
師喜其境幽將投老焉爲達觀茶毗手拾靈骨藏於
文殊臺丁巳下山弔雲棲說法淨慈之宗鏡堂日遶
千指歸閉關謝衆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
著華嚴綱要重述圓覺起信直解莊子內篇註學方
伯吳公暨諸弟子固請復至曹溪者三壬戌冬至爲
弟子戒期講楞嚴起信諸經論晚參示衆云老人隱
坐匡廬今日踰河越嶺爲著甚麼爾曹愼毋作容易
想也癸亥冬十月示微疾韶陽太守挾醫問疾師不
御侍者請垂一言師曰金口所演尚成故紙我又何
爲自後不語端坐而逝初外道羅清以其教遍行東
方絕不知有佛法師居東漸久其長率衆來歸開講

大化遂遍東海嶺南佛法久廢海門周公攝南韶集
諸子問道於師周鼎石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師答
此聖人指人要悟不屬生死一著公擊節歎服有龍
璋者聞師論心異之歸謂其友馮昌歷曰北來禪師
說法甚奇特因共請益師開示以向上事諦信不疑
自是王侍御安舜歐文起梁四相等相率歸依士人
向慕法化大行雖上下崇禮奉爲法王而有爲之事
雀角至再然當事有結轄則必乞師解之稅使者惡
大將軍因粵苦閩艚運米新督席閩人也公子舟次
白艚之旁藉口以大將軍資公子行閩士民數千人
沉公子舟持戈圍帥府甚急帥令中軍詣師涕泣求
救師遂破關往諭從容開曉使者悟俾散亂民師先
往大言於衆曰諸君所爲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
取死即有賤米誰食之耶圍乃解會城以寧復甦採
珠之擾其在東海　敕賜殿成勢家冀奪道場搆方
外黃冠稱侵其道院事下萊州無賴數百喧競合圍
師令侍者他往獨徐行其中首一人舞銅牌利刃出
其輔擬殺師師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

衆收牌刀圍行城外二里許將東西行師躊躇請首者同至寓處閉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噉之一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遣多役捕之彼衆惶懼皆叩首求解師曰爾勿懼亦勿辯第聽吾言太守問狂徒殺僧耶師曰未也來捕時僧方與彼同食瓜果耳太守曰何鬨曰市鬨耳太守命三木師曰將欲散之乃故拘之耶太守悟但令地方驅之不三日盡解散師於詩文天才駿發少年入長安王元美諄諄誨以詩法師不答瞠目視之敬美一見笑曰阿哥輸却維摩了也　論曰莊生云以聖人之學教聖人之才其亦庶乎其可矣余以辛酉入五乳訪師者三語甚洽余謂師用世異才也贈以詩曰出世還應用世人師不語其意深自得又謂師老矣何不加意嗣人答云須其人精求之我求何益初師在海上郎墨黃生納善年十九參究堅切脇不至席對大士破臂然燈保師速還火發瘡痛日夜危坐持觀音大士名三月乃愈痂痕結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畫求隨師出家師不許生乃曰弟子打箇觔斗來師又何能止我乎又明年竟坐脫此豈所謂其人耶非耶其在嶺南則馮昌歷五乳之患雖不二者爲福善　賜進士出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會稽陸夢龍君啓撰

憨山大師塔院碑記

嶺南無佛五祖所識而能大師出其無根之智剖三光而劃五嶽掃軌易轍以師百世何其盛也玄風既衰法地亦墜積劫之因是爲闢始師與達觀濂源曹溪之盟結想未紓師乃被難達觀聞之驚曰憨公已矣此願曷酬而師以　主恩佛佑流宥五刑適赴其地雖業累所纏然亦因緣之願力也初至解紛上將督府德之願爲護法先時道場士字割裂侵幷流徒肆爲屠沽主是檄縣期以三日盡之因謂師六祖腥羶已爲滌然生靈塗炭請師救濟其一珠船千艘皆海上巨盜資以　欽採之勢踰期不歸橫掠海上吏不能制其一礦役暴横掘塚破居師乃徐勸權使啓誘信心嚴約珠船徹所遣役歸有司歲額解進民自此安枕矣遂闢祖庭立義學登壇說法自宰官文士

下及貼販。咸遂歸依。改徑拓產。歸所侵田。以居肆爲十方旦過寮。設庫司。清規井然。如官府。法歲大饑疫。勸施掩骼。作濟渡道場。夫無著之機。業絕聖智。有爲之化。波潤津梁。大小精粗。至人畢貫。所以君子契其精玄。小人懷其樂利。沒而不忘。其在斯乎。玄圃蕭先生北上。入訪。因遊次。謂曰。已爲師覓一片福地。問何在。曰天時岡。師戲云。天時岡宰相定穴。非吾法王孰能居之。既別。卽示微疾。數日而逝。甲子春。廬山弟子福善等。至請龕還廬嶺。南弟子歐文起劉起相暨山寺大衆議留。乃鬮卜之。三鬮皆得留字。韶太守張三星爲建塔院。卽所指天時岡也。然龕卒歸五乳。是爲衣履之藏。銘曰。聰明聖智。道不涉焦。金腐芥。世遠裂。大師精神。十方徹撓。挑風雷。弄日月。波瀾不蕩。光不滅。曹溪中流。祖源遏。刊山滌源。九州列。洪鍾在函無扣。歇水逝風行。非續絕。曹溪五乳。無蹟瞰。與塔而三其藏棻

天啓七年六月　賜進士出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會稽陸夢龍撰

本師憨山大和尚靈龕還曹溪供奉始末

識。按本師以萬歷丙申。逆緣入粵。生平履歷。備載於蕭玄圃吳觀我錢受之諸名公碑銘。亦旣逗漏不少。今所紀者。自廬山迎靈龕還曹溪。及開龕漆布始末也。吾師弘法一生。精神半在曹溪。備載於中興錄。耆年歸休於廬之五乳。天啓壬戌。起相同堂主本昂等堅請師南還。以癸亥冬。示寂於曹溪。五乳眷屬知微善公。欲迎靈龕歸廬。龕前拈鬮三拈。皆得留字。于時宗伯蕭公捐貲。會本道我齋夏公。韶府張公。暨遠近緇白弟子。及十房僧道崇建塔院。善公者。本從師於患難九死之餘。孝誠篤摯。遂請吳越諸宰官歸依師門者。具書當道。何制臺下令強迎歸廬。乙丑之春正月也。崇禎庚辰。起相承乏司李瑞州。入山掃塔。始知形家異議。既入塔。復啓殯卜地。因憶壬戌。侍師於廬師別詩云。一片遠心遡流水。相期端爲不傳衣。又嘗於衆中授記云。爾他日爲兵部權要之官。當爲我修蔡家先墳。二十年來。一官拓落。旣難提石上之衣。又罔效包土之力。嘗懷內疚。忽猛省曰。師靈未妥。倘了此段公案。其於修墳。不旣多乎。遂謀力任南迎之役。

長男珵燁隨任因力贊之癸未秋楚寇震鄰兵燹是虞嗣孫慈力廣成等用予言龕前拈鬮三鬮皆順起相解任將南歸遣男珵燁代迎有晏生日瑞者曾物色之兩造中賞其膽智可任渠亦堅請效勞因命之往康郡糧館亦留都人難之曰大師吾梓里也彼能迎我獨不可留乎相先托同鄉康郡司李廖公文英為東道主值廖奉臺檄辦事淮安已在舟中矣為風所留幾八十日晏生懇之廖欣然許諾一夕風轉南遣人趣晏曰風利不泊遲則自誤值晏痢病動轉不得業揚帆北渡晏生已夫望矣是夕石尤風大作又逆遞廖舟還故處晏生手額曰大師之靈也於是檄星子縣署篆倘公主其事牌行山中衆莫敢抗瑞郡守戎金國柱康郡守戎胡宗聖皆遣兵迎送旗鼓導引出山寇警日迫河道梗澀六舟南邁途中值賊客舟皆被邀截獨靈龕船得風揚帆徑去鉤竿皆著手不得如是屢經險阻履險卒夷川嶽助順何莫非吾師之靈也是年冬仲朔二日靈龕到山山中大衆歡聲如雷以為從天而下也晏生及嗣孫慈力為余言

龕靈異甚初出山及度嶺皆四人舁之比到濠裏登岸夫力倍之猶勉強此何說也予謂老人家顯異欲以肉身出現乎擇吉入塔在甲申九月而荒盜頻仍復值　燕都大變崩心痛悼欲先期入山省視未遑也有宋總戎紀者語僧遠蒼曰大師名喧宇宙豈同餘人金剛之體保無缺漏請開龕禮於四月廿八集衆拈鬮許開開則道骨如生儼然端坐不傾不倚髮甲皆長衣服鮮潔白綾坐褥無半點瑕數珠絨串若新大衆歡呼歸命頂禮觀者如堵後數日前吏部尚書李公曰宣韶府黃公錕者入山隨喜共作證明始信肉身大士應緣度世前有大鑒今有本師先是卓錫泉久竭郡侯黃公留心法門百計搜剔比靈龕既啓泉則自湧應若影響豈偶然也起相與余宗元斜本府長春社中緇白善信設闔山大齋以重陽日入山廿五日齋僧十月初十日漆布陞座十房戶長長老耆舊塔主堂主及長春社護法居士具僉帖請嗣孫慈力等守奉塔院香燈宋公首捐五十金漆布且請李公撰募疏謂塔院襟眉未舒為修糊取香燈田

產之費。制臺沈公業題百金。此皆與本師夙植般若之緣。故能於末後一著。各出手眼。為千秋豎光明幢也。起相綿力何幸。躬逢其盛。爰識其始末如此　崇禎十七年十月吉日原任江西瑞州府推官順德菩薩戒弟子劉起相頓首謹識

奉輓　憨翁禪師圓寂　　蕭雲學 少宰 廣西人

鼓棹雙林扣夕扉。故人把袂洽心期。一年契闊龍華會。萬里音書雁斷時。茅結牢山歸北海。花開庾嶺向南枝。衡陽地徧袈裟濶。匡嶽雲深杖錫移。臺鏡本空觀自性。風旛忽動想能師。幾同涼月倍清夢。一宿秋風對故知。隱几談天收密義。揮毫見地掃羣疑。久無粘縛心常定。空有慈悲首重垂。落葉秋深忘語倦。聽鐘夜半說心危。每嗟塵世心常苦。更到禪臺路轉岐。法語聽來堪唯唯。客程催去故遲遲。老知湖海應難遇。會屬機緣忽漫離。鴈過寒山秋影盡。馬嘶曹水去聲悲。尺素傳書入北面。闍黎聞訃淚交頤。法門摧棟材難得。覺海藏舟事莫追。睡蝶蘧蘧纔入夢。猶龍矯矯欲何之。晤來已是經千劫。化去何煩贅一辭。忘我非貪無相好。觀空莫詫有形奇。回看峰色林端寺。夢想潮音篋裏詩。圓寂那曾分去住。莊嚴不改舊威儀。秪愁法侶悲稀少。託鉢傳衣更屬誰

奉輓　憨翁大和尚 有敘　　吳中偉 左方伯 海鹽人

憨山大師禪宗龍象。余治兵湖南。獲展參謁。庚申春再承乏嶺表。道經曹溪。頂禮南華。祖像僅蔽風雨。雖巨材山積。而飄曝鶴飛。丹青剝落。徘徊久之。慨然太息。詢厥所以。老比丘答言。此我憨大師未竟業也。安禪七日。金地將完。讒搆三途。法輪中輟。言罷掩抑。悲不自勝。予重憐其意。語之曰。若等眞思大師。予當為若招之。比丘輩咸各歡喜無量。投地稱謝。遂重趼千里。殷勤啓請。始於此年某月再入曹溪。則僧輩已三詣大師。而予亦三致書師矣。卓錫之日。法訊見貽。薄宦糾纏。未遑酬次。每念他日北歸。庶幾從容化城。仰參心諦。而法臘已滿。遽登涅槃。俾予數年所懷竟成虛想。夫金剛不壞。則大教常流。石電難延。則肉軀等幻。予悼宗風之永寂。哀玄義之將頹。感往多哀。傷今欲絕。攬筆成誄。情見乎詞矣

歸盡天龍有大師講壇華雨落遲遲厨中法膳慈宮
出嶺表恩流　聖主知鷗鳥宰官疑玩世旃檀海藏
有經時是誰高足如迦葉把撰遺疏痛所思
曹溪滴滴泣南華當日親承坐具紗心印獨傳無一
字地金重布有三車林風月掩床頭火殼雨煙消定
後茶末法中興還更墮低徊雙樹獨長嗟
識記南宗歲已千道場重此更安禪法流心在無窮
悟祖去衣藏不再傳泣斷比丘黃葉下靈埋鑠子白
雲邊應留遺教經同佛猶自中流得寶船
滿月當年一試參歸依初地憶湖南衣從白氎身常
淨教演青蓮舌再含金版譯窮經幾部銀鈎書就祖
千函（予曾刻師楞嚴通議師亦爲予手書祖像贊傳）是誰檀越眞師負三度
書招秪自慚

過匡山奉弔憨山大師　王思任（山陰人）

七峰絕頂□開巒蘿葛窮時剩石攀溪舌瓏玲難薊
截教人猶自聽憨山
靈光作線一相牽八里庄前二十年今日拜師猶骨
在知師原是古僉仙

賜環炎海　主恩多鱷浪蛇雲伏幾魔遮莫羨山因
道力空餘好相聽彌陀
治任千般爲一龕曹溪盧阜若何參早知風月猶擎
架一火燒時沒得擔

奉輓五乳大師　博山後學大巘

象王蹟應瑞蓮開五乳峰前吼若雷今日樹煙何鬱
鬱紫雲旋入白雲摧
南華福地塔全身脚底猶披五乳雲柱杖攪渾濤世
界不知得法幾多人

哭五乳大師　弟子福能

憶斷南華歸去來那堪已脫舊蓮胎人誰得髓應成
笑我未忘情自合哀荷法從今皆弱質論文視昔幾
雄才可憐孤客餘雙眼遙對青山泣草萊
乍得歸依雙徑山師資可想鷲峰開幾堪玉樹蒼苔
處即使香臺末路還語對石泉分哽哽涕當風葉墜
潛潛印心四卷楞伽在掉臂何人已出關
泣對緘書轉不平空於手澤訴斷盟相逢未惜懸千
載自棄須知負一生推古但云携履去臨哀誰解作

驢鳴蕭蕭客舍殘冬雪點袂依人若有情淚灑天涯寄弟兄先師遺囑太分明鬚眉五老堪摩擬腰脊三梁自現成紅葉鄉人雙眼血白雲弟子一心旌於茲領取拳拳意何必高談論死生

寄憨大師曹溪法眷書

海印白衣弟子虞山錢謙益致書於憨大師曹溪塔院住持諸上座師兄恭惟甲申之歲大師眞身自五乳歸於曹溪迄今十有三載矣某洊經喪亂萬死一生視息僅存草土自屏既不能襆被腰包躬埽塔院又不克齋心頂禮遙致瓣香仰負劬勞俛辜記莂踞天蹐地赧愧何已唯是多生承事畢世歸依布髮未忘其宿因失乳久思夫慈母此則海墨難盡劫火不灰我大師固當於長寂光中重加憐愍密爲加被者也擧自法幢傾倒末劫凌夷師子逝而野干鳴龍象寢而妖狐熾家家臨濟箇箇德山宗師如茭付拂如葦而又構造妄語侮慢聖僧謗紫柏則曰本無師承毀大師則曰但稱義學聚聾導瞽惑世誣民法門之敗壞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擧世飲狂井之藥而有一人不狂擧世怖曉鏡之頭而有一人不怖單撐孤立風雪當門此一人者或者護世四王密諦力士叡手是人爲如來使使之屏除魔外不斷佛種而我大師慈心悲愍普施無畏亦豈無厚望於後人與諸上座與某緇白不同同出大師之門並受遺囑居今之世隨波逐流坐視斯人中風狂走搖手閉目不爲拯救亦何以稱海印之眞子與魔强佛弱俗重道輕智眼無多法城日倒未上諸上座能不河漢吾言否也今所欲亟請於座右者近代紫柏雲棲皆有全集行世大師夢遊集嘉興藏函但是法語一種其他書記序傳之文發明大法者有其目而無其書聞大師遺稿藏貯曹溪卷帙甚富今特爲啓請倒囊相付當訂其訛舛削其繁蕪使斯世得窺全璧不恨半珠人天眼目剎塵瞻仰斷不可遼緩後時或貽湮沒之悔也又大師著春秋左氏心法乃發明因果之書常自言曹溪創稿時燈前燭下徵求案斷魂魄可追毛髮皆豎以今世時節因緣正當開顯此書用以革頑止殺撈攏劫濁追思大師往昔付託良非聊爾流通之責胡

可道也伏祈諸上座合力搜羅悉心採集片紙隻字罔有闕遺犍椎集衆招告大師眞身之前擧授軺車詔使鄭重鄭致俾某得藉手撰集以告成事此則法乘教海千秋之耿光非及門一人之私幸也大師五乳塔院繖竿載筆南海陳相公會爲題識勒石南華甲申已後歸龕事蹟山門當有實錄不揆蕪陋願考叢作第二碑以備僧史某年七十有五誓以西垂之歲歸命佛門會台賢之異同破性相之岐執闡揚遺教弘護眞乘庶幾黽勉餘生不負大師摩頂付囑至意俟文集畢工少有端緒當爲文一通啓告大師冥機密感念茲在茲而今固未遑及也遙望雙峰焚香作禮嶺海迢然如在床席天寒夜凍瘃冰龜牘意滿楮隱不盡所云歲在丙申十一月長至前三日某和南奉啓

右錢牧齋宗伯訪求憨山大師遺稿書以託龔孝升中丞者頃攜至海幢華首和尙覩之彈指讚禮蓋歎錢公能不負師龔公能不負友而兩公皆能不負佛所付囑也使授諸梓命今釋跋其後嗚呼斯道淩夷於今已極良由信根輕鮮忘法本而背佛恩其視慧命斷續之關若越肥秦瘠笑啼皆僞起倒隨人請以此書正告天下萬世之爲法門後昆者知錢公所以盡心於大師之心與龔公所共弘護之心與和尙所共流通之心皆共出於三世諸佛大悲大願之心皮下有血入觸著便痛不隔一絲危涕既零忘身非險卽生佛慧命實嘉賴之豈止爲大師豎立光明法幢而已時丁酉春正月穀日華首門下弟子比丘今釋跋

台諭憨大師全集泰處署中搜羅咨訪非力所及適金道隱在此知中丞傳台札於海幢法侶其堂頭宗寶老人歡喜讚歎焚香設拜屬道隱題跋付梓布告諸方俾凡有收藏大師法語者單辭片紙皆來聚集現在數種附中丞行笥此外更有所得泰當爲續上也門人萬泰頓首

憨山大師全集舊序

余嘗思維世聖賢立身一代或開創或繼述或守成或重興或救弊其用心於制作之微事無不周義無

不備伷千萬世下有能尋其旨趣者可因之而振起也此非古今之大經大法哉於是更進而思之夫經世聖賢尚能以身盡一代之事以道開萬世之心況我佛祖出世爲人以超生死性命之法而化凡愚迷悟之心其示現普門感應異類者豈不能續三世之慧燈傳大千之種智乎余於憨山大師見之矣大師悟門與教化之廣大已見於自已著述與諸明眼傳記贊銘之詳舉世莫不知爲再來肉身大士矣余何能贊一辭蓋痛念法門而有感焉大師當此宗門凋落之際方與雲棲達觀二大師相爲鼎立以悟宗門之人不據宗門之位是預知宗門將振故爲宗門大防獨處此位而尊此宗使其狂妄僭竊之徒自生畏懼而不敢眇視輕賤此其心又奚啻程嬰杵臼哉嗚呼有三大師如此光明赫奕於前而後世尚有僭竊不恤爲大師之罪人者事不大可慨與雖然孔子作春秋正萬世名義雖不能使萬世之名義皆正而有不能正名義者亦何能逃春秋之誅余昔年見大師贊予壽昌先祖及撰塔銘即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句已知與先祖把手共遊向上一路矣至於平生說法著作曲盡一代時教始終本末全體佛心全行祖意其提唱拈頌及指示偈語曾何減於古人曾何讓今人天下後世自知師實祖位之人不居祖位豈可以師不自居即爲非祖位人乎師沒後二十二年而全身不壞與曹溪六祖開創重興無有二義其進於維世大經大法而能續法身慧命誠無不周無不備也茲大師法孫堅如欲募刻師全集乃特請爲序而贊成之予嘉其爲法忘軀之誠因述余所仰慕感慨之思云㠝天界後學道盛和南題

憨山大師口筏引

客歲龔中丞孝升入粵廬山錢宗伯屬收憨山大師遺文維時華首老人與鼎湖棲壑和尚裒集法語及諸論述附星軺以往珠海牟尼光已照映吳山劍水間矣余從友人黃秋聞又得遺言一則乃師中興曹溪祖庭時與鄧生敷說所謂口筏者也師信口說法泚筆千言文不加點皆從不思議中流出其示鄧生言下指點縱橫穿徧從來單提直指未有如是之簡

捷透快者。師與雲棲紫柏同時。稱三大宗師。弘皆親受記。荊雲棲以低眉作佛事。師與紫柏以努目作佛事。而其作略大都從五臺水觀中來。故其洛墨所宣。莫不有千峰積雪。萬壑轟雷之雄槪。此片紙亦具見一班矣。刻成仍寄宗伯。俾補入全集中。而敬書數語於後。丁酉蒲月中州會弘合掌言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五十五終